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種

王雲五編

洪北江詩文集

(一)

洪亮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洪 北 江 詩 文 集

(二)

洪 亮 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洪北江詩文集

(三)

洪亮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七百七種

王雲五編

洪北江詩文集

(四)

洪亮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主編

洪北江詩文集

(五)

洪亮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七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洪 北 江 詩 文 集

(六)

洪 亮 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洪 北 江 詩 文 集

(七)

洪 亮 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王雲五編

洪北江詩文集

(八)

洪亮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洪北江詩文集

(九)

洪亮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洪北江詩文集

(十)

洪亮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洪 北 江 詩 文 集

(一 十)

洪 亮 吉 撰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七種

王雲五主編

洪北江詩文集

(二十)

洪亮吉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集文詩江北洪

(一)

撰吉亮洪

書業本基學國

集文詩江北洪

(二)

撰吉亮洪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詩江北洪

(三)

撰吉亮洪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詩江北洪

(四)

撰吉亮洪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詩江北洪

(五)

撰吉亮洪

書叢本基學國

集文詩江北洪

(六)

撰吉亮洪


書叢本基學國

洪北江詩文集

(七)

洪亮吉撰

國學基本叢書




洪北江詩文集

(八)

洪亮吉撰

國粹基金會叢書



集文詩江北洪

(九)

撰吉亮洪

善叢本基學國

集文詩江北洪

(十)

撰吉亮洪

書院本 國

集文詩江北洪

(一十)

撰吉亮洪

學基叢書

集文詩江北洪

(二十)

撰吉亮洪

書叢本其學國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百七集二第
集文詩江北洪
冊二十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撰者 洪亮吉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C五九四

翁

洪北江先生年譜

門人旌德呂培等同編次

先生姓洪氏諱亮吉字君直一字稚存號北江晚號更生行一江蘇常州府陽湖縣左廂花橋里人先世本居歙縣洪坑系出唐宣歙觀察使經綸始避唐敬宗諱改宏氏爲洪氏三十六世至先生高祖千運府君諱德健國子監生封中憲大夫娶程恭人生子二長爲先生曾祖秋山府君諱瓌康熙戊寅拔貢生山西大同知府崇祀交城大同名宦祠娶汪恭人歙國子監生世昌女繼娶徐恭人歙處士成教女生子十一次爲先生祖封旅府君諱公案國子監生考授直隸州同知贈承德郎贊於常州趙氏遂遷居焉娶趙安人武進戶部尚書諡恭毅申喬孫女翰林院侍讀熊詔女生子五次爲先生父午峰府君諱翹國子監生累贈奉直大夫娶蔣太宜人武進歲貢生封奉政大夫金聲孫女雲南嶧峨知縣敦淳女生先生兄弟二人

乾隆十一年丙寅先生一歲以九月初三日子時生於常州中河橋東南興隆里賃宅中宅後有積水池先生生於池南西舍十二年丁卯先生二歲

十三年戊辰先生三歲。

十四年己巳先生四歲。午峰府君命先生伯姊課之識字。先生每字必詢其義。日晚皆爲蔣太宜人述之。是年凡識七八百字。

十五年庚午先生五歲。在家塾。從季父希李先生授禮記大學中庸兩篇。正月八日仲弟靄吉生。

按先生從父四人。長諱翰。字翻飛。行一。國子監生。未婚卒。次卽午峰府君。次諱翔。字雲上。行三。次諱

翻。字君佐。行四。國子監生。贈修職郎。次諱翺。字希李。行六。先生仲弟字亦存。行二。十六年辛未先生六歲。在家塾。授論語。七月二十日。午峰府君客鎮洋縣署。得疾歸。未至家五十里。以廿四日申時。卒於洛社舟次。越日。殯於城東天寧寺華房。先生隨蔣太宜人暨三姊一弟守殯宮。凡五十日始歸。

十七年壬申先生七歲。以午峰府君卒。貧無所依。隨蔣太宜人及姊弟寄居外家。外王母龔太孺人之意也。時外家亦窮。蔣太宜人率諸女勤女工自給。并儲修脯。俾先生就外家塾。受經。率夜四鼓方就寢。事詳機聲燈影圖記。及南樓憶舊詩。是歲塾師爲莊觀五先生。城西坂上鄉人。同學。則其子駢剛。表兄肇新。廷耀。馨。凡四人。讀論語畢。

十八年癸酉先生八歲。在外家塾。從惲牧菴先生銘受孟子。惲先生武進縣學附生。憫先生幼孤而慧。常

分館餐食之後其孫與三以乾隆甲午科舉順天鄉試爲先生同歲生。憚先生猶及見之。

十九年甲戌先生九歲在外家塾。從黃敬菴先生朝俊受孟子及毛詩國風。黃先生武進縣學增生。課讀極嚴。是秋先生適楊氏從母亦以嫠居。貧苦無依。率二女僦從兄啓宸後樓以居。與外家相近。移舍日。值先生讀孟子既醉以酒一章。解塾詣其處。龔太孺人及蔣太宜人適在坐。因舉宜其室家句命之屬對。卽應聲曰。飽乎仁義。龔太孺人極賞之。自此益鍾愛焉。是歲表弟定熙亦入塾。與先生年相若。後卒於叔素園先生官舍。先生有詩哭之。

按先生舅氏三人。長名樹誠。字實君。國子監生。贈登仕郎。次名琦。字素園。乾隆甲子舉人。江西德興知縣。皆蔣太宜人兄。次名蘅。字曙齋。乾隆壬午科副榜貢生。賜檢討銜。出嗣世父淮安教授文元後。爲蔣太宜人弟。事皆詳先生所撰外家記聞一卷。處士肇新。少府廷耀。上舍馨。處士定熙。奎耀。皆實君先生子。蔣太宜人之姪。先生之配蔣宜人兄弟也。

二十年乙亥先生十歲在外家塾。從黃先生受毛詩畢。

二十一年丙子先生十一歲。蔣太宜人率先生歸興隆里舊宅。從旁舍塾師受尙書。同學生徒十餘人。不能徧課。每篇音訓諱者恆至十數。日夕歸。蔣太宜人令之背誦。必爲泣而正焉。如濟河惟兗州。兗讀作袞之類。九月八日。叔父君佐先生卒於廣西百色廳寓舍。無子。以仲弟爲之後。十二月。伯姊適城北前。

橋村芮處士光照

二十二年丁丑先生十二歲。從周線里岳介錫先生受禮記。是冬舅氏素園先生以國史館謄錄議敘選授江西德興知縣。迎養龔太儒人於官舍。自此蔣太宜人益貧苦無所依。

二十三年戊寅先生十三歲。仍就外家從表兄肇新受禮記及周易塾課。畢先生始學作詩。嘗作中秋卽景詩。有月出百尺樓。花香三重門之句。不敢示人。惟以示表弟定熙。冬十月舅氏實君先生卒於德興官舍。表兄肇新奔喪西上。因從陳蕤賓先生寶讀書。先是丙子科陳先生赴江寧鄉試。舟覆於江。午峰府君往館世執漳浦蔡太守觀瀾江寧官署。塗次遇之。急募舟以拯。并助館金一笏爲試費。陳後以己卯舉於鄉。與先生亦中表兄弟也。課徒之暇喜錄唐宋詩餘。于是先生亦學作小令。并與表兄馨日課漢魏六朝三唐詩。成誦乃已。是月仲姊適同里汪上舍德涓。

二十四年己卯先生十四歲。在鹿苑菴從董獻策先生舒傳授春秋左傳。并學作制舉文半篇。董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同學十數人。惟與楊布衣毓舒交最密。暇卽唱酬往還。是歲作詩數十篇。及斥釋氏文一首。

二十五年庚辰先生十五歲。在西廟溝謝氏塾。從唐麟臣先生爲垣。受左傳及史記漢書雜文。唐先生武進縣學附生。工詩。三月上巳先生始作制舉文全篇。題爲則以學文一句。文成後唐先生極賞之。同學

爲謝孝廉榕、上舍振祺等四人。孝廉與先生極契。後中乾隆戊申科順天榜舉人。是歲先生有附塾驅兒諸詩。及送表弟定熙至江西官署詩。集中始有存稿。

二十六年辛巳。先生十六歲。從菱蒲里繆映葵先生。謙受唐宋雜文及制舉義。繆先生江陰縣學廩生。同學爲陸上舍焜、布衣文在張、布衣先甲兄弟。凡十餘人。三月初應童子試。不售。

二十七年壬午。先生十七歲。在百花樓巷莊氏塾。從金壇荆廷緯先生。汝翼受公羊穀梁及制舉義。荆先生金壇縣學廩生。先生從表姊子長於先生八歲。舉業最工。因是始識作文法。荆先生後以是科副榜貢生。中順天癸卯舉人。己酉進士官華亭教諭。卒是歲。同學爲莊上舍速兄弟二人。始學作古文。有祭花神文。及園居、南樓夜宿、初生十五六等詩。初與唐上舍鵬訂交。間有唱和焉。

二十八年癸未。先生十八歲。在城北四十里郵村鄒翁元士家塾。仍從唐麟臣先生。習制舉義。同學爲鄒福、梅廷、梅金川三人。鄒翁極重先生。欲以女妻之。知有所聘。乃止。五月。解館歸。卽染時疾。復延及全家。蔣太宜人病瀕危者數次。大母趙安人。大父封旅府君。卽於是月相繼卒。先生承重。居廬至匝月。後病稍瘳。八月初。復赴鄒氏塾。是秋。舅氏素園先生罷官。奉龔太孺人旋里。先生解塾。卽從蔣太宜人仍居外家。與表兄馨、從表兄定安尤契。倡酬談讌。每徹晨夕。郭北篇中井鄉歌諸詩。皆是年作也。

二十九年甲申。先生十九歲。從北後街余芭貽先生。豐受唐宋古文及制舉義。余先生常州府學附生。奇

賞先生有異才之目。每課文日。先生常兼作數篇。或一題卽製其二其三。午餘諸同學方構思未就。輒已交卷。時蒙擊節嘆賞。歲暮解塾。獨爲詩送先生。次卽賞楊生清輪。後楊成乾隆甲辰進士。里中皆謂余先生有知人之鑒焉。是歲同學爲余先生子明經彤及楊章秦畢諸生共十餘人。有雲谿春詞獨酌謠諸詩。始學爲駢體文。

三十年乙酉。先生二十歲。在外家團瓢書屋。授表弟兆岫經。素園先生子歲得脩脯錢二千八百。暇卽從舅氏

曙齋先生問業。時表兄馨從表兄定安皆授徒於家。三人昕夕往還無間。有春園唱和集。又與里中諸名士結社。訂交始廣。有題阿房宮圖諸詩。填詞四十餘首。

三十一年丙戌。先生二十一歲。仍在外家授徒。從學則表弟兆岫。從表弟榮。從舅氏秀君子衡章。族舅氏濟川子三人。歲

入脩脯錢七千。正月二十五日。叔父雲上先生卒。六月。應童子試。不售。是歲詩社以洗研池賦。檳榔行雲谿竹枝詞命題。先生試列第一。又在楊氏騰光館會課。凡四十人。皆里中名宿。先生年最少。從舅氏榕齋先生閱其文。奇賞之。亦列爲第一。此後先生常詣舍南竹屋問字。至辛卯秋客皖江乃已。又賦中秋減字木蘭花詞十首。同輩傳鈔殆徧。劉文學宸贈詩云。才子清眠起夜分。新詞字字鏤香雲。何當共握琉璃管。寫盡羊欣白練裙。是歲詩詞約及百首。

按雲上先生四子。長開吉。字元愷。爲先生從兄。次顯吉。字尙儀。次亘吉。字禹平。次良吉。字元良。皆先

生從弟。蔣榕齋先生名和寧。乾隆壬申進士。由翰林院編修改官湖廣道監察御史。

三十二年丁亥。先生二十二歲。適汪氏仲姊。以先生制義不進。因與蔣太宜人謀。復令先生在張王廟西。潘氏塾。從時月圃先生元福。受作文法。束脩二十千。皆仲姊獨任之。時先生乾隆壬申舉人。中甲戌明通榜。工帖括。同學則潘上舍。尚基。方上舍。起莘。青陽。陳上舍。蔚。江陰。陳秀才。宏器。諸人。尚基之叔。振煥。亦舊識也。六月。應童子試。不售。七月。諸同學就江寧鄉試。先生又僦鹿苑菴。後雲依閣讀書。每夜輒至三鼓。僧徒厭之。託言有賃宅者。遷先生入菴旁土室中。上漏下濕。居之晏然。冬十月。外王母龔太孀人病劇。先生自塾中歸侍疾。衣不解帶者旬日。及卒。慟哭嘔血。七七竟。始奉蔣太宜人歸興隆里舊宅。是歲有南樓贈書圖記。訪從叔縣尉至昆山紀游。哭外王母諸雜體詩。

三十三年戊子。先生二十三歲。在仲姊宅。授汪甥楷經。汪氏居天井里。室宇深邃。宅中所延經師。則同里段布衣聖烈。李布衣瑞寬。與先生爲三。其羣從皆好賓客。每有文讌。三人者恆首坐焉。九月十六日。蔣宜人來歸。先生贅於外家。凡三日。始同歸興隆里舊宅。宜人。蔣太宜人兄實君先生女也。婚甫五日。卽赴弔邵先生齊齋於常熟。邵先生乾隆壬戌翰林。主常州龍城書院。奇賞先生與黃君景仁。是歲有催粧詞。哭邵先生。及游虞山詩。又有寓興詩二十首。及東鄰棄婦等詩。寓興詩後卽失去。

三十四年己丑。先生二十四歲。仍館汪氏。正月。叔姊適同里史君德孚。五月。應童子試。補陽湖縣學附生。

七月與諸同人訪城西徐墅陳刺史明善於亦園與無錫邵秀才辰煥江陰屠進士紳同里劉文學駿中表莊上舍寶書趙上舍懷玉唱和詩極多是月長女傳簫生未幾殤有贈趙表弟七言長歌

按先生少孤午峰府君未及命名初名蓮字華峰是年以縣試第二府試第三院試第八補縣學生督學則副都御史滿洲景福也後以壬辰年改名禮吉辛丑年就試禮部以嫌名當有所避復改今名莊爲先生從母之子後官聊城縣丞趙爲先生祖母兄兩浙鹽驛道佃數之孫後以庚子召試舉人官內閣中書青州府同知

三十五年庚寅先生二十五歲仍館汪氏從學者甥楷及汪生植等三人七月偕黃君景仁附瓜船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薦而不售有游京口三山及江寧雜詩是秋識錢唐袁大令枚於江寧大令謂先生詩有奇氣逢人輒誦之始與里中董太守思駟左刺史輔訂交

三十六年辛卯先生二十六歲仍館汪氏從學者汪董諸生等四人五月偕趙表弟懷玉赴江陰同寓趙孝廉敬業寓齋科試一等四名補增廣生七月十日次女傳綫生越歲春卽痘殤偕楊秀才繼曾炳文劉上舍培基赴江寧鄉試同寓秦淮河房九月榜發不售十一月先生以館穀不足養親買舟至安徽太平府謁朱學使筠時學使尙未抵任沈太守業富素重先生留入府署未匝月適安徽道俞君成欲延書記太守以先生應聘已至蕪湖有留上朱學使書學使得之甚喜以爲文似漢魏卽專使相延入

幕以臘月八日復抵太平。黃君景仁已先在署。學使作書徧致同朝。謂甫到江南。卽得洪黃二生。其才如龍泉太阿。皆萬人敵云。是年秋。在江寧與汪明經中。顧進士九苞訂交。及入學使署。又與邵進士晉涵。高孝廉文照。王孝廉念孫。章孝廉學誠。吳秀才蘭庭交最密。由是識解益進。始從事諸經正義。及說文玉篇。每夕至三鼓方就寢。是年所作詩文逾百篇。

三十七年壬辰。先生二十七歲。在安徽學使署。隨歷徽州寧國池州安慶廬州鳳陽七府。六安一州。徧游采石青山敬亭黃山齊雲齊山諸名勝。六月。以歸省旋里。七月。仍赴太平。十一月。以兩世六棺未舉。歸奉先生祖父母。及午峰府君。叔父雲上。君佐兩先生。叔母趙孺人。櫛葬於城北前橋村新塋。是冬。以所負多。訪蔣編修士銓。汪孝廉端光於揚州。編修解橐金助之。乃得歸。已迫除夜矣。是歲作文二十餘篇。詩二百餘首。

三十八年癸巳。先生二十八歲。時四庫館始開。江浙搜采遺書。安徽省設局太平。聘先生總司其事。沈太守業富。并延兼管書記。閏三月十六日。長子飴孫生。七月。朱學使以閱卷乏人。復延先生偕試徽寧二府。九月。自徽州偕汪孝廉端光歸里。由新安江徧遊嚴陵富春及錢唐山水諸勝。唱和幾及百首。十月。先生以不能家食。往謁胡按察季堂於蘇州。因訪趙表弟懷玉於穹窿。同游東西兩洞庭。入林屋洞。探金庭玉柱之勝。宿包山寺。二夕。記游詩約十餘首。月杪復歸。時錢文敏公維城居憂在里。見先生詩文。

奇之。徒步過訪焉。是冬移居白馬三司徒里賃宅。十二月聞朱學使離任入都。因附江陰繆君晉階赴廣西便舸。至太平送之。繆君爲先生舅氏。素園先生壻。時選來賓。縣界牌司巡檢掣家赴任。貧不能歸。沈太守業富。袁大令枚。皆薄助行資。於歲除日騎驢抵里。有感族人饋新炭詩。作兩晉南北史樂府二卷。

三十九年甲午。先生二十九歲。正月赴江陰補壬辰年歲試。先是錢文敏公會語學使彭閣學元瑞。謂先

生爲昌黎復生。由是閣學亦久知先生。十三日補試。準附一等三名。後又次蔣編修士銓元韻。贈先生七古一篇。薦入常鎮通道袁君鑒署授徒。歲修百二十金。并令在揚州安定書院肄業。膏火費亦及百

金。自此將母稍裕。七月偕黃君景仁赴江寧鄉試。同寓明徐氏東園舊址。是科闈中得文及五策。已定

作元。房師賈先生景誼。乾隆丁丑進士。官蘇州總捕同知。以首藝有別解。與兩主司力爭。因定作副榜第一焉。座師則

翰林院侍讀學士今文華殿大學士董公誥。司經局洗馬今兵部尚書劉公權之也。榜發。座師及學使皆惋嘆不置。十月復詣揚州。冬杪始歸。偕汪孝廉端光唱和詩極多。是歲始與孫君星衍訂交。同里則

孫黃。趙諸君外。復偕楊君倫。呂君星垣。徐君書受。唱酬無間。里中號爲七子。

四十年乙未。先生三十歲。彭閣學薦入江寧陶太守易署中。修校李錯尙史。匝月事竣。太守亦重先生。因延課其孫。兼管書記。四月以太守俸滿入都。因歸省親。七月復至江寧。九月太守擢惠潮嘉兵備道。先生以親老不能遠游。因就句容林大令光照聘。課其壻漳浦鄭秀才聯華。時孫君星衍尊人孝廉勳官

句容教諭。而訓導全椒朱君沛、縣丞錢唐汪君蒼霖，皆工詩愛客。縣中紳士王廣文、吉士兄弟、沈公子衣言，亦慕與先生交。凡客句容三月。文議殆無虛日。又徧游茅山棲霞。紀游詩約數十篇。臘杪始歸里門。十二月十月，次子盼孫生。

四十一年丙申，先生三十一歲。正月，仍至句容縣署。二月，歸里。旋至揚州及江寧訪友。三月，復往句容校縣試文。四月，以林大令罷任歸里。時浙江學使王公杰欲延先生校文。七月，往謁學使於紹興。值其扁試，例不當通刺。資斧幾至乏絕。及試畢往謁，學使一見先生，如舊相識，遂偕往試台州、處州二府。中途歷天台、雁蕩諸勝，皆有詩紀事。十月二十六日，蔣太宜人在里，猝得中風疾卒。春秋六十有三。仲弟以先生在千里外，恐得訃後驚悼有他變，即作札言太宜人病狀，屬姊壻史君德孚持至處州，并促偕歸。到日亦直扁試，留書而返。先生於試畢得書，星夜邁返。十一月十四日晡時，舟至戚墅堰，距常州三十里。疾步至城，有僕窺園父仇三爲營卒，途遇之，問家中狀，仇以實告。先生驟聞哀耗，五內昏迷，方度八字橋，忽失足墮水。兩岸陡削，人不及救，隨流至滕公橋，有汲者見髮颺水上，攬之，得人。試心口尚微溫，始呼衆集救。問里中識者，共舁至家。救者不知先生疑爲避債赴水，及審狀，則皆曰：孝子孝子，悲嘆而散。天嚴寒，衣履冰濕，鄰人蔣松圓釋先生衣，自解衣衣之。舉家號哭呼救。久之方蘇，搶呼痛哭，幾不欲生水漿不入口者五日。諸姊以大義責先生，始稍進米飲。七七內僅啜糲粥，席藁枕凶，晝夜號哭，終喪。

不進肉食。不入內室。所服皆白衣冠。不御縑布。自以未及侍蔣太宜人含斂。哀感終身。嗣後每遇忌日。輒終日不食。客中途次不變。三十年如一日。是歲在苦次。撰次蔣太宜人行述。

四十二年丁酉。先生三十二歲。居憂在里。授徒。從學者汪甥楷、劉生登禾、孫生星衡、瑀、及張楊諸生。凡七人。長子飴孫時已五歲。亦日課以爾雅十數行。十一月。座師劉公權之視學安徽。遣人相延。先生亦以營葬乏資。遂於長至前。由陸程赴太平。并約孫君星衍偕行。劉公相待有加。以先生衣縞素。不肯更易。因約值節日朔望。皆聽獨處。專遣人司飲食。在學署一載。率以爲常。又因先生譽孫君學行。因并款。畱以助衡校。自是先生與孫君助學使校文外。共爲三禮訓詁之學。畱太平度歲。

四十三年戊戌。先生三十三歲。在安徽學使署。二月。隨試太平、徽州、寧國、池州四府。五月中。始返太平。偕孫君至句容學署度夏。七月。復同詣太平。隨試江北諸州府。十一月。在滁州。因葬事先歸。以十一月二十六日。祔葬蔣太宜人於午峰府君墓。知友在百里以內者。咸來會葬。如高郵金君蘭、無錫楊君芳燦、兄弟及同里孫君等。皆館於白馬三司徒里賃宅。旬日方去。先生在冢次三日。夜負土成墳。始歸。歲暮。以負債多。偕孫君至句容。開座師劉公遭母憂。復親詣太平弔唁。至除夕前。仍回句容。

四十四年乙亥。先生三十四歲。仲弟以少孤失學。假仲姊資學爲賈。累歲虧折資本。至無以償。時先生服闋歸里。決計攜弟北上。別謀進取。又以無行資。袁觀察鑒薦入常州黃太守澤定署。閱府試文。薄有所

贈方得成行。過揚州。汪孝廉端光復助以行資。始舍舟從陸道。遇漢軍繆秀才公儼。今名公恩聯車北行。五月初二日。抵都。居黃君景仁寓齋。時四庫館甫開。讎校事繁。座師董公誥爲總裁官。屬總校江寧孫舍人溶。延先生至打磨廠寓齋。總司其事。歲脩二百金。仲弟亦送。入方略館效力。先生節齋所入。半給仲弟館費。以半寄歸。爲衣食之資。迎養叔母。余孺人。季父希李先生於家。用度益窘。每遇訪友。或假書。十里五里。無不步行。八月。應順天鄉試。不售。時翁學士方綱。蔣編修士銓。程吏部晉芳。周編修厚贛。吳編修錫麒。張舍人塤。共結詩社。首邀先生。及黃君入會。每一篇出。人爭傳之。是以先生遇雖甚困。而友朋之樂。以此二年爲最。九月朔日。女紡孫生。是年得駢禮文四十首。詩詞約二百篇。

四十五年。庚子。先生三十五歲。在孫舍人寓校書。仲弟以思家得咯血疾。新歲益甚。先生質衣具資。遣人送歸。時甫近上元。以無衣不克出門。託疾斷屢。弔絕過從者。凡兩月。時方南巡。諸臣例獻賦頌。先生爲山陰梁尙書國治製頌十八章。首邀容賞。于是都下求屬稿者甚衆。先生亦精力絕人。日爲孫舍人校官書八巨冊。類有考證數十條。夜則製進呈冊頁一通。每至三鼓方休。是年恭遇萬壽。頌述之文益多。自二月至七月。所製凡五六十篇。得酬金四百兩。時前橋新塋前地一畝。欲爲豪家估買。先生得家問。即以所得金之半寄歸。先與立券。豪家遂不能奪。仲弟病痊後。復假貸北來。先生爲盡償宿逋。并取還前典質之物。類皆賣文錢也。八月。應順天鄉試。出闈。卽爲四川查按察禮聘掌書記。入蜀。歲修四百金。

先生以屢困場屋不復有進取心。九月朔遂辭孫舍人暫寓蓮花寺。待查公同行。適其方擢四川布政使。未卽就道。初七日揭曉。中式第五十七名舉人。孫舍人同獲雋。查公遂力止先生無行。於是復遷寓舍人宅。是科座師爲協辦大學士漳浦蔡文恭公新。刑部左侍郎無錫杜公玉林。內閣學士滿洲嵩貴公。房師爲掌貴州道監察御史清苑李公孔陽。李公閱薦首場。卽得疾。二場屬吳江丁郎中雲錦代閱。三場屬嘉定曹中允仁虎代閱。座師以制藝皆散體。已定作副榜第一矣。忽中允得五策。以爲顧亭林復生。蔡文恭公取閱亦深賞之。遂移入前列。以五策進呈。揭曉後未一月。房師卽以疾逝。先生與同門生視含斂。并稱貸而厚賻之。是歲與黃君及欽州馮編修敏昌。順德張解元錦芳唱和。及詩社所作。共得詩百餘篇。雜文數十篇。著三國置域志二卷。

四十六年辛丑。先生三十六歲。在孫舍人寓校書。

時移寓買家胡同。

三月。應禮部試。本房山陰王編修增閱卷呈

薦。闈中已定作江南第二本矣。固始吳副憲玉綸爲副總裁。旋以軍機中書汪君學金卷易之。先是孫君星衍已入闈。并札言陝西巡撫畢公沅欽慕之意。先生遂決意游秦。四月十六日。偕崔同年景儀西行。權方至四時征逆回京兵入陝。道出山西。因迂道由館陶臨清至河洛。抵開封而資斧已竭。適舊友楊司務仁基。同年管戶部世銘。皆在開封。共假資以行。五月望後抵西安。寓開元寺一宿。畢公聞先生來。倒屣以迎。翊日遂延入節署。時幕中爲長洲吳舍人泰來。江寧嚴侍讀長明。嘉定錢州判坵。及孫君

與先生凡五人。陝西尙有回警。日偕畢公籌兵畫餉。暇卽分韻賦詩。常至丙夜。間游牛頭香積諸寺。尋曲江及漢唐古跡。又代莊州判。斡修延安府志。歲杪方竣。是月二十五日。適汪氏仲姊以疾卒。先生聞訃。哭之慟。仲弟以尙未議敘。畱都。每月揭資寄之。是年道中懷古紀游及唱和詩。共得二百首。雜文數十篇。

四十七年壬寅。先生三十七歲。在西安節署。三月。偕同人至牛頭寺看桃花。抵終南山麓。始返。四月。黃君景仁以將赴選。謀資入秦。寓開元寺者三月。間旬必偕孫君出訪之。或同游名勝。竟日而還。六月。至朝邑。訪莊大令斡。回塗過潼關。赴陸司馬維垣之約。時陸署同州知府。其子戶部鍾爲先生。庚子同年。畱二日。卽順道游華山。宿

玉泉院。質明。坐竹兜。行二十里。至青柯坪。久憩。皆當步行。自此以上。遂自千尺幢直上。小駐媪神洞。飲泉。由仙人窾。日月崖。蒼龍嶺。至三天門。塗皆危絕。攀鐵索。穿石脅。方得上。先生步行若飛。餘人不能及也。從天門東折。詣玉女峯。坐洗頭盆側。蒼栢滿崖。夕陽欲下。天風泠泠。渺非人境。復上謁金天宮。宮在落雁峯下。距峯頂尙五里。道士供果餌畢。因至後山松檜亭。視新月亭址。卽泰昭王與天神博處。時七月哉生魄日也。薄暝。仍回金天宮。蔬食後。出屋視星斗。皆大於瓜。皎潔異常。倦宿東軒。徹夜有聲不絕。蓋呼吸可通帝坐矣。四鼓。招道童秉炬。上落雁峯。視日出。峯頂僅十餘步。左爲華池。右則鐵屋一間。祀老子。時夜尙昏黑。忽閃電自隔河來。八百里中。條山畢見。久之。海日始上。霞光萬千。較黃山仙掌峯所見。又不同。

矣。躡人下嶺。天尙昏黑。無所見。復秉炬。西至蓮花峯。視巨靈壁山處。又南折至環翠巖。望山南諸峯。并訪陳希夷習靜石屋。徑從原路下山。未刻。至玉泉院。華陰知縣來訪。足力已竭。幾不能具禮。兩日後始復舊。以初八日返節署。九月。舊友湯大令大奎。以輸餉至甘肅過陝。相訪。并出炙研瑣談。屬爲點定。是歲凡得詩百餘首。文二十餘篇。著漢魏晉四卷。撰淳化長武二縣志。

四十八年癸卯。先生三十八歲。在西安節署。三月。莊公子達吉約游郿縣。郿人斯方因同由興平。抵馬嵬

驛夜宿。各有題壁詩。留郿縣五日。登太白山。從新開路至上池一勺。久憩。別日。復上五丈原。望陳倉岐山。回塗過盤屋。徧訪仙游樓觀諸勝。時太倉王上舍開沃主講盤屋。因留宿書院中。二日。由郿縣歸西安。五月。得黃君景仁安邑臨終遺札。以身後事相屬。先生由西安假驛騎。四晝夜馳七百里。抵安邑。哭之于蕭寺中。爲措資送其柩歸里。時季父希李先生留滯漢口。約先生同歸。先生遂自蒲州渡河。由襄陽至漢陽。而季父已先行。座師杜公方鞫獄武昌。喜先生至。邀留旬日。陪遊黃鶴樓西塞山。及隔江大別。梅子諸山。至七日。望夜方行。八月朔日。抵里門。因爲黃君營墓。先是畢公知所居賃宅逼隘。因贈資爲購宅。卽今花橋北居第也。以十月初三日移居焉。十二月。偕陸同年壽昌。趙表弟懷玉。計偕北上。復迂道至句容江寧。乃克成行。時將南巡。車馬皆乏。僱小車前行。除夕。住拈花集度歲。是歲紀游詩百餘首。澄城縣志二十卷。

四十九年甲辰。先生三十九歲。正月十八日。抵都門。二月。偕江陰繆孝廉汝和。寓泡子河觀音寺。時已締

其第四子
先生婿也

三月。應禮部會試。試畢。偕同人游西山。榜發。薦而不售。本房編修祥慶公閱卷最遲。至四月

四日。方以三場並薦。總裁蔡文恭公及紀公昫奇賞之。紀公尤擊節五策。必欲置第一。時內監試豐潤鄭侍御。激以得卷遲。疑之。欲移置四十名外。紀公堅執不允。因相與忿詈不可解。總裁胡公高望調停其事。遂置不錄。紀公於卷末賦惜春詞寄意。出闈。卽先詣寓齋相訪焉。先生以四月出都。由山西赴陝。道中爲田家詩寓意。以資斧告置。迂道訪沈運使。業富于運城。五月半。抵潼關。聞畢公祈雨。太白山。因至整屋仙遊寺相見。翊日同遊樓觀。半道聞甘肅回警。畢公卽回西安調撥兵餉。先生以病暑。留整屋縣署。旬日。方返西安。莊公子達吉繪元都訪古圖。有百韻詩紀事。是月十九日。第三子符孫生。時西安修濬城隍未竟。而西事頗急。畢公屬先生及孫君。時假出游爲名。規畫其事。六月。程編修晉芳乞假來陝。抵署卽病不起。畢公與先生等日爲營畫醫藥。及沒。皆躬視含斂。是歲著公羊穀梁古義二卷。詩文合百餘首。

五十年乙巳。先生四十歲。在西安節署。正月。畢公入覲。并摩唐開成石經進呈。擬薦先生。孫君及吳縣江布衣聲。書國朝三體石經。卽在西安刻石以進。爲當軸者所阻而止。二月。偕嚴侍讀長明。游紫閣白關圭峯草堂寺。由灑水橋。巡第五橋諸舊蹟。時畢公調撫河南。趣先生至開封。遂於月杪由陝入汴。至則

豫省方積旱。又河工事填委。不復有關中唱酬之樂矣。五月十一日。季父希李先生卒。十一月。自豫南回。枉道至固始。謝大令聘署齋。盤桓旬日。方還里門。仲弟以議敘從。九品需次。省先生於開封。先生致書曹州守太谷吳君。署俾就近食力焉。後以史氏男女歸其子上舍昭回里後。歲歉甚。復節嗇衣食。贍諸親友。間亦與錢大令維喬、蔣太守熊昌諸人爲銷寒小集。是歲得紀游詩百首。修固始縣志。

按希李先生二子。長名原吉。字思周。次名炳吉。皆先生從弟。

五十一年丙午。先生四十一歲。在里中。二月。偕錢大令維喬等。買舟至浙江省。從舅氏榕齋先生。時舅氏曙齋先生父子。楊孝廉夢符、孫振學、吳祖健、蔣承曾、陸繼曾。四上舍。並以事至杭。崔浣青、恭人暨公子景侃。亦往任所。連舫十數。徧游錫山、虎溪。復至元墓靈巖。流連篇什。繼以清歌。極琴尊游覽之樂。抵錢塘日。卽居蔣表弟重耀寓齋。榕齋先生間日游龍井。天竺靈隱。淨慈諸名勝。與邵編修晉涵、楊孝廉、蔣上舍、崔公子吟咏。常至徹夜。留月餘。復歸里中。三月。重赴開封節署。八月。登封陸大令繼尊延修縣志。并約爲嵩山之游。以十月由鄭州密縣抵登封。陟太室少室。訪嵩陽書院。暨啓母石。手搨三石闕銘。信宿少林寺。乃回。甫抵開封。聞榕齋先生之訃。哭之慟。是歲南北紀游詩約百五十首。著東晉十六國叢域志。修登封縣志。爲友人改纂懷慶府志。

五十二年丁未。先生四十二歲。正月。偕孫君星衍計偕北上入都。寓繩匠胡同。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

售。以五月初抵里。時競渡方盛。與莊表兄寶書、陳大令賓、陸廣文壽昌、日爲泛舟之游。五月、搆卷施闢于宅西。稍有樹石及小池。日偃仰其中。畢公屢書促行。十一月、偕莊舍人復旦重赴開封節署。是歲得詩二百首。撰乾隆府廳州縣圖志。

五十三年戊申。先生四十三歲。在開封節署。賦寒食紀游詩四十首。和者數十人。八月、畢公擢督兩湖。先生偕行。以九月五日抵武昌節署。時楊進士倫亦主講于此。時與出游晴川黃鶴諸勝。唱和甚多。歲暮。畢公甫自荊州堤工回署。汪明經中、毛州判大瀛、方上舍正澍、章進士學誠、亦先後抵署。談燕之雅。不減關中。

五十四年己酉。先生四十四歲。正月二日、計偕北行。毛州判大瀛、錢先生於江北三山徑。梅已半開矣。由漢陽北上。元夕後、抵開封。居同年徐大令書受寓齋數日。渡河至武陟。訪王大令復。不遇。因獨游濟源。謁濟瀆廟。至盤谷。欲往王屋山。不果。二月、抵都。居孫君星衍琉璃廠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榜發。不售。五月八日、抵里。七月、之杭州訪友。畱旬餘。乃歸。八月、仲弟選授崇文門副使。時同年李太守廷敬官常州。延修府志。并選唐百家詩。以九月進署。十二月返舍。與錢大令維喬、莊公子達吉、爲消寒小集。是歲得詩六十餘首。

五十五年庚戌。先生四十五歲。正月元夕。趁山東使船計偕入都。至王家營。以船行甚遲。復由陸取道秦

安登泰山。至高老橋。日已逼暮。欲逕上。同伴不可。乃還。以二月杪抵都。居仲弟海岱門三條胡同寓齋。三月。應禮部會試。四月初九日。榜發。獲雋。座師爲東閣大學士王文端公杰。吏部侍郎後官體仁閣大學士朱文正公珪。工部侍郎鄒公奕。孝房師爲刑部員外郎後官安襄鄖道王公奉曾也。先是朱文正公雖未識面。然知先生名已久。入闈後。欲暗中摸索得先生作第一人。及得李君廣芸卷。有駁策問數條。以爲先生擬第一。復得朱君文翰卷。用古文奇字。又以爲先生。遂置李君卷第六。而以朱君冠多士。及拆號。而先生名在第二十六。乃相與嘆息。以爲名次亦有定數云。殿試。先生卷條對詳明。讀卷大臣進呈第一。欽定第一甲第二名。五月初一日。引見。授職翰林院編修。七月。派充國史館纂修官。是秋先生與仲弟移寓三里河清化寺街。饒有竹木之勝。查給事瑩舊宅也。歲除。先生以逋負多。避債至城東數日。除夕抵暮乃歸。是歲偕同年張太史問陶唱酬甚多。所得詩文數十首。

五十六年辛亥。先生四十六歲。在京供職。正月十六日。長子齡孫娶婦汪氏。仲姊季女也。四月。蔣宜人率眷屬由水路抵都。十月。石經館開。派充收掌及詳覆官。時至國子監監視刻石。以蔣衡所書十三經字多譌俗。有上石經館總裁書。欲一一更正。不能從也。是歲偕法學士式善。劉檢討錫五。伊刑部秉綬。何工部道生。王孝廉苞孫。唱酬甚多。

五十七年壬子。先生四十七歲。在京供職。三月。考差。引見。蒙記名。八月。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十四日。又在

闈中奉視學貴州之命。向例未散館翰林無爲學政者。有之自先生及同年石修撰韞玉始。蓋異數也。九月榜發。得士董履坦等十三人。副榜希齡等二人。卽日至海澱御園謝恩。兼請聖訓。卽蒙召見。垂詢鄉貫科第甚悉。并命速赴新任。先生退。卽束裝。十六日。次子盼孫殤。二十四日。挈家上道。十月半。抵樊城。眷屬暨賓友由水程進發。先生馳驛先行。十一月十三日。抵貴陽。巡撫嘉興馮公光熊等皆出郭相迓。十五日。接印任事。卽緘題觀風十三府一廳所屬生童。以衙署逼窄。捐貲構署後樓閣。卽今聽事西紅香館。聽雨蓬。曉讀書齋。千葉蓮臺等是也。十二月初三日。眷屬抵署。從子繩孫。悼孫。史甥超宗。並隨署讀書。延表姪蔣上舍維垣教之。從弟顯吉。原吉。再從姪建禾。蔣表弟曜西。汪甥楷。屠甥景儀。及桂陽李秀才萬坤。先後至署。佐理閱文。及幕中雜事。是歲得詩七十餘首。

五十八年癸丑。先生四十八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上游。歲試安順。南籠。大定。遵義四府。五月回署。六月歲試貴陽府。八月出巡下游。歲試平越。思南。石阡。鎮遠。思州。銅仁六府。十一月。回署。先生每課士。皆終日坐堂皇。評隲試卷。積弊悉除。又歷試諸府。皆拔其尤者。送入貴陽書院肄業。一歲捐廉俸數百金。助諸生膏火。又購經史足本。及文選。通典諸書。俾資諷誦。其在省日。每月必自課之。令高等諸生進署。講貫詩文。娓娓不倦。款以飲饌。獎之銀兩。由是黔中人士。皆知勵學好古。甲寅乙卯兩科。書院諸生中式者。至五十餘人。內如胡吏部萬清。花給諫杰。黃大令鶴。何編修應杰。張工部本枝。邱編修煌。翟編修錦。

觀徐進士時英、蘇大令廷棻、焦進士承煒、劉進士煜兄弟、賀進士世清等，連翩擢第，餘皆領鄉薦。及登拔萃科，以去。五六年間，所識拔之士，無仍爲諸生者。是歲具摺奏請，以禮記鄭康成注、易陳灝奉旨交部議奏，爲部臣所格，不行。凡得紀游詩及雜文共百五十首，著意言二十篇。

五十九年甲寅，先生四十九歲，在貴州任。二月，出巡下游，歲試都勻、黎平二府，都勻試畢，陸行至三腳壘，由都江舟行，古之牂柯江也。至古州，復登陸，時彭提督廷棟兼攝古州總兵，與孫司馬鑑出迓，邀游五榕山，入諸葛洞，時方仲春，百卉齊放，菜甲花黃，及一二十里，先生嘗云：江南無此春景也。畱一日，始行，沿路苗寨中，皆合隊出迎，男吹蘆笙，衣錦衣，插雉尾，女則衣黑襜褕，以銀圈飾頸，富者至一二十圍，晚至館驛，必東西列亭，下唱歌，以荷包及銀犒之，方去。黎平以歲科並試，畱四十日，乃行。中途歷游南泉、山少寨、洞獅子崖諸勝，奇麗皆目所未睹。先生並有游紀，三四月，科試鎮遠、思州、銅仁、思南、石阡、平越、都勻七府。五月十四日，返署。先一日，長孫穀曾生。八月，值甲寅恩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科試上游。安順、南籠二府。十一月，回署。是歲所得詩文百餘篇，著釋歲釋舟二篇。

六十年乙卯，先生五十歲，在貴州任。正月十九日，布政使以下，奉邀巡撫馮公及先生，至城南甲秀樓，張譙放燈，酒半，得銅仁苗石柳鄧戕官起事耗，署按察使張公繼辛、貴東道尼堪富什渾公，聞信卽行，甫曙，馮公繼往，自此至任滿入都，苗氛未清，數公並在軍營，時有書函往復，頗參規畫焉。三月，科試大定。

遵義二府五月回署。六月科試貴陽府。八月值乙卯正科。錄送士子入闈。九月以將報滿。蔣宜人先率子婦回里。十一月十日先生自省城啓行。督撫密摺陳奏聲名。以爲清廉愛士。數十年所未有。諸生送者。自圖寧關至貴定。三日中常不絕。熊生煥章。楊生大奎。隨行。皆新中式。無力入都者。十五日抵鎮遠。新任學使談君祖綬亦至。當即交印。由洪江進發。十二月抵辰州。晤湖督畢公沅。湖南巡撫姜公晟。十九日抵荊州。姻家崔太守龍見以公事出。晤崔浣青。恭人。錢上舍伯垌兄弟。二十四日抵襄陽。晤房師安襄鄖道王公奉。曾除夕抵河南南陽府度歲。是年得詩數十首。著貴州水道考三卷。門下士爲先生校刊附鮎軒卷施閣二集。

嘉慶元年丙辰。先生五十一歲。元日偕南陽鎮總兵袁果。南陽府知府完顏岱等。至幄殿。行朝賀禮。初二日。上道。初七日。至滎澤。過河。半渡。風大作。舟幾覆。薄暮。仍返南岸。因步行。攜從子悼孫。及兩門生。至惠濟橋行館草宿。越一日。月夜復渡河。夜半。忽冰凌大下。衝舟至四十里外。方得泊。明蚤。復至滎陽驛。索人夫帆纜。始成行。午刻抵北岸。十四日抵安陽。晤同年趙大令希璜。元夕宿磁州。二十八日入都。二十九日詣宮門覆命。時先以任滿日。黔省督撫保奏過優。蒙諭見。面時題奏。當日軍機處將原摺先遞。旋即召見。諭問黔中課士情形。黔楚苗匪近狀。民情安擾。官吏賢否甚悉。又垂詢祖父兄弟并甲第師生。良久。方遣出。是年以皇上登極。恩詔贈先生父承德郎。母安人。復以本身妻室。應得封典。馳贈祖父母。

如例。二月，儼寓兵馬司前街。四月，散館一等。奉旨置館。六月，派本衙門撰文。七月，派充咸安宮官學總裁。八月，移寓沙土園八角琉璃井官房。有亭池樹石之勝。是歲得詩約百首。

二年丁巳。先生五十二歲。在京供職。二月二十四日。長孫女生。三月初三日。奉旨在上書房行走。侍皇會孫奕純讀書。卽日移寓澄懷園近光樓下。五月。恩賜葛紗宮扇香串藥定有差。蔣宜人率子婦等抵都。八月丁酉朔。皇上釋奠于太學。奉旨偕李編修鈞簡。石修撰韞玉。王編修宗誠。分獻後殿。是日四子昨孫生。其母侍姬鄭氏□□人。蔣宜人前以多病。爲先生購得之。命隨入都。侍巾櫛焉。十月。仲弟以嗣母余太孺人年邁乞養歸。先生垂淚送之。自此亦有歸志矣。十二月。恩賜御書福字。風羊鹿尾諸品有差。是歲得詩文七十餘首。刊東晉疆域志竣。

三年戊午。先生五十三歲。在京供職。元夕後。仍遷入澄懷園直廬。正月十二日。仲弟副使君卒于里門。二月二十七日。大考翰詹諸員於正大光明殿。欽命題爲井甃賦。春雨如膏詩。征邪教疏。先生於疏內力陳內外弊政。至數千言。情詞剴切。閱卷者皆動色。初擬二等前列。旋置三等二名。三月初二日。引見蒙高宗純皇帝記名。時甫得仲弟凶訃。痛哭不食者累日。卽於初七日。陳情引疾。二十五日。挈家屬從陸路南回。四月二十五日。抵里。哭仲弟於厝舍。五月。詣蘇州。哭畢公沅於其墓。七月望日。送舅氏曙齋先生暨長子飴孫至江寧鄉試。九月。榜發。飴孫中式第四十二名。舉人。曙齋先生亦以年過八十。循例欽

賜舉人十月。因長子飴孫至高淳謁房師張君其縉先生。偕至宜興。徧游善卷龍池之勝。旋即歸里。初十日。叔母余太孺人卒。先生經理喪事。踰月不出戶庭。十一月。至杭州。訪阮學使元。秦觀察瀛。寓西湖漱石居。半月而歸。十二月。葬余太孺人於前橋先塋。并卜葬仲弟於塋南計家村。是歲得詩文約百首。刻十六國置域志竣。

四年己未。先生五十四歲。在里門正月。爲洞庭包山之游。回舟復至香雪海探梅。月杪返里。二月。驚聞高宗純皇帝升遐。以內廷翰林例。應奔赴。隨即束裝北上。三月初二日。抵都。奉旨。在觀德殿隨班哭臨。因赴本衙門銷假。暫寓同年戴刑部敦元鐵廠寓齋。四月。派充實錄館纂修官。偕總裁諸公。首先訂定條例。承纂第一分書。卽高宗純皇帝初登極時事也。是月。以高宗純皇帝升祔太廟。恩詔贈先生父奉直大夫。母宜人。本身。妻室。並請封典如例。充己未科會試磨勘官。殿試受卷官。五月。奉旨。教習己未科庶吉士。分課湯君金釗。張君惠言。貴君慶等十四人。移寓西華門南池子闕帝廟。八月。第一分實錄告成。先呈御覽。先生以春初束裝匆遽。在都車馬衣履。一切未具。遂于二十日。在本衙門乞假。已准。擬於九月初二日。叩送高宗純皇帝梓宮後南行。時川陝餘匪未靖。湖北安徽尙率兵防堵。時發諭旨。籌餉調兵。先生目擊時事。晨夕過慮。每聞川陝官吏偶言軍營情狀。感嘆焦勞。或至中宵不寐。自以曾蒙恩遇。不當知而不言。又以翰林無言事之責。不應違例自動章奏。因反覆極陳時政數千言。於二十四日上。

書成親王及座師吏部尙書朱公珪、左都御史劉公權之冀其轉達聖聽。發書後始以原稿示長子飴孫。告以當棄官待罪。是日宿宣南坊蓮花寺。與知交相別。同人皆懼叵測。先生議論眠食如常。二十五日即經成親王等將原書先後進呈。奉旨傳至軍機處指問。旋有旨落職。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嚴審。定擬具奏。二十六日王大臣等在都虞司訊問。並面傳諭旨。洪亮吉係讀書人。不必動刑。先生感激聖恩。伏地痛哭。一如問指陳無隱。當經王大臣等擬以大不敬律斬立決。奉旨免死。發往伊犁。交將軍保寧嚴行管束。二十七日即行。時事出倉猝。車馬行李俱無所出。姻家崔大令景儼方在都門謁選。偕同年王編修蘇同里莊上舍曾詒等。日夜摒擋。滿洲侍郎成格公。時官戶部主事。素未識先生。自以屋券質銀三百兩爲助。方得成行。計在刑部三日。夜及自刑部至兵部。暨出彰儀門。慰問者不絕於道。其中多有未經識面者。先生一一謝之。崔莊二君及同里張庶常惠言、陶孝廉登瀛皆送至蘆溝橋。信宿而返。二十八日至良鄉。遣長子飴孫旋里支持家事。遂挈二僕一車夫以行。統計自京師至西安二千六百五十里。計程二十六日。自西安至蘭州一千六百九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蘭州至肅州一千四百七十里。計程十八日。自肅州嘉峪關至伊犁萬一千里。計程七十二日。先生行篋蕭然。資斧屢見匱乏。賴故交素識殷勤贈贖。饋食解衣。始得進行抵戍。在直隸山西則如李大令景梅、蔣刺史榮昌、陳大令曰壽。在陝西則如朱太守勳、莊刺史忻。費大令濬、錢州判培。在甘肅則如楊戶部芳燦、布政揆、姜按察

開陽唐大令以增周二尹能珂皆先生素交也。十月初八日抵西安。重僱車馬。留三日。乃行。十一月初四日抵蘭州。十二月初一日抵肅州。重僱出關長車。除夕在鎮西府度歲。事皆詳遣戍伊犁雜記。是歲得詩一百四十首。自西行以後。遵旨不飲酒。不賦詩。

五年庚申。先生五十五歲。在伊犁塗次。正月二日。自鎮西府西行。十六日。抵烏魯木齊。二月初十日。抵伊犁。惠遠城。自八月二十七日由都起程。至是凡行百六十一日。始抵戍所。先是伊犁將軍保寧妄測聖意。於未到之先。先遞奏摺。中有該員如蹈故轍。卽一面正法。一面入奏等語。奉硃批。此等迂腐之人。不必與之計較。保公之意。始息。到日。派辦册房事務。并給西城官墅一所。先生自抵伊犁。除謁見將軍外。蹤跡不出戶庭。所居環碧軒。高柳百株。亭亭蔽日。軒下谿水四周。暇則靜坐攤書。間或巡欄閒步而已。是年四月。京師亢旱。皇上虔禱三壇。祈求雨澤。因命清理庶獄。分別減等。又敕刑部及各省。詳查永遠監禁人犯。分別省釋。其在新疆年久。未經釋回者。俱分別開單。候旨加恩。先生以到戍未及三年。例不開列。自四月二十四日。皇上親禱社稷壇之後。經旬尙未得雨。閏四月初三日。因奉上諭。從來聽言爲邦治之本。拒諫乃失德之大。朕從不敢自作聰明。飾非文過。探擇羣言。折衷而用。兼聽並觀。惟求一是而已。去年編修洪亮吉。既有欲言之事。不自具摺陳奏。轉向成親王及朱珪。劉權之私宅呈送。原屬違例。妄爲。經成親王等先後呈進原書。朕詳加披閱。實無違礙之句。仍有愛君之誠。惟視朝稍宴。小人熒

惑等句。未免過激。令王大臣等詢問。擬以重辟。施恩改發伊犁。然此後言事者日見其少。即有言者。亦論官吏之常事。而於君德民隱。休戚相關之實。絕無言者。豈非因洪亮吉獲咎。鉗口不敢復言。以至朕不聞過。下情復壅。爲害甚鉅。洪亮吉所論。實足啓沃朕心。故銘諸座右。時常觀覽。若實有悖逆。亦不能壞法沽名。不過違例奔競。取巧營私之咎。況皆屬子虛。何須置辨。而勤政遠佞。更足警省朕躬。今特明白宣諭王大臣。并洪亮吉原書。使內外諸臣。知朕非拒諫飾非之主。實爲可與言之君。諸臣倖遇可與言之君。而不與言。大失致君之道。負朕求治之苦心矣。王大臣看此諭。先行迴奏。仍各殫心竭思。隨時密奏。軍機大臣。即傳諭伊犁將軍保寧。將洪亮吉釋放回籍等因。欽此。是日午刻。皇上硃筆親書諭旨。交軍機頒發中外。下午以後。彤雲密布。即得甘霖。御製得雨敬述詩紀事。御製詩注有納言克己。乃爲民請命之大端。本日親書諭旨。將去年違例上書發往新疆之編修洪亮吉。立予釋回。宣諭中外。并將其原書裝潢成卷。常置座右。以作良規。正在頒發。是夜子時。甘霖大沛。連宵達晝。旋據報。近郊入土。三寸有餘。保定一帶。亦皆深透。天鑿中誠。捷於呼吸。可感益可畏也。等語。是月二十七日。先生在伊犁。欽奉諭旨。於將軍署庭。涕泣叩首。恭謝聖恩。訖。即呈明將軍。以五月初一日東還。統計居伊犁僅及百日。同人言。自闢新疆以來。漢員賜環之速。未有如先生者。有紀恩詩四首記事。同人皆贈詩送別。二十日抵烏魯木齊。六月初六日。抵哈密。二十一日。抵肅州。換車而行。七月十三日。抵蘭州。十六日。次孫宛曾

生。是月杪，抵西安。八月十六日，抵開封。九月初七日，抵里。親故話舊，幾如隔世。因自號更生居士。十二月小除夕，女紡孫適江陰繆氏。繆壻梓入贅於家。是歲得詩九十五首，補作伊犁紀事等詩九十七首。雜文十四篇。著天山客話二卷，紀程二卷，外家紀聞二卷。

六年辛酉，先生五十六歲。在里門。自二月以後，偕里中耆宿爲壺牒之會。每逢花辰令節，與趙觀察翼、莊宮允通敏、徵君宇遠、蔣通守騏昌、吳封君端彝、陳大令賓、蔣表兄廷耀等，往還唱酬無間。每歲皆然。其於莊大令述祖、臧明經鏞堂，則時時相與商榷經義，屢有辨證焉。五月十三日，孫宛會塲。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詩僧慧超、巨超，皆從論詩。同年會都轉燠，邀遊揚州平山堂。數日，仍返焦山。七月，孫總戎廷璧邀游太湖東西二山，遂至消夏灣觀荷。十月，松太道李觀察廷敬邀游吳淞江。鎮洋汪庶子學金邀游趣園，遂自蘇州徧游婁東諸勝而返。是歲得詩二百十九首，文三十一篇。

七年壬戌，先生五十七歲。在里門。旌德譚君子文居下洋鎮，自建洋川書院，延課諸郡生童，聘先生主講席。遂以二月攜第三子符孫、壻繆梓，至洋川，與諸生講經談菽，每至宵分，遠近聞風從游者日衆。四月，旋里。八月，青陽陳明經蔚邀游九華，歷天臺東巖諸勝，復游黃山，浴朱砂泉，重至洋川書院。十月，旋里。十九日，蔣宜人卒，有悼亡八首記事。作蔣宜人行狀。十二月，吳江徐待詔達源邀遊黎里，旬餘而返。先生自塞外歸，尤喜導揚後進，每遇世交子弟才藻過人者，輒向名公鉅卿稱道不置。同里如劉編修嗣

綰、莊上舍曾詒黃孝廉載華、丁明經履恆、陸孝廉繼輅、秀才耀通、黃上舍乙生、莊秀才綬甲、周孝廉儀、陸上舍鏞、高秀才星紫、瞿孝廉溶等，皆得獎勵之益。其專心古學者，如劉孝廉逢祿、董上舍士錫諸人，則以漢魏諸儒勗之。其在蘇州、松江、鎮江、徽州、寧國、池州，及浙江東西諸郡，簪屐所至，從游最多。每有異才，必加獎許。其尤逸心賞者，至折輩行相交，請質文字，疊疊常盈几案。至有數千里轉輾介紹，以求詩文題字者。如雲南師大令範、袁明經揆、四川郭主簿蘭芬等，不可勝計。至如羽士緇流、素工吟咏者，亦欲得一言以爲幸。偶歸里中，及所過之地，戶履恆滿，樽酒過從，論文考古，動輒移晷。先生不憚其煩也。是歲得詩百七十七首，文三十五篇，著左傳詁二十卷。

八年癸亥，先生五十八歲。在里門正月，同年會都轉煥過訪，因偕同里趙觀察翼、劉宮贊種之、莊宮允通敏、舅氏曙齋先生、莊庶常誦男、謝庶常榦，爲詞館之會。畱讌數日始行。二月，齏政額勒布公聘主揚州梅花書院，因游京口諸山，遂至平山堂看梅。四月，以揚州講席席酬應較繁，辭之而歸。仍赴洋川書院。是月二十八日，次孫女生。五月，旋里。六月，至焦山定慧寺避暑。旬餘而返。八月，仍赴洋川書院。十一月，自洋川由水程沿江至蕪湖。張太守祥雲、陳孝廉懿本、畱游後湖，嶼諸勝，遂訪孫觀察星衍於江寧。月杪，旋里。偕同里諸公爲消寒雅集，杯酒往還，更迭置讌。十二月，復游上海。偕李觀察廷敬及幕中諸客，爲消寒會。旬日返里。十二日，葬蔣宜人于前橋先塋昭穴，復遷葬仲弟副使君於穆穴。先生自營生壙。

戒子孫毋得更葬。爲詩以記之。葬事既畢。因至句容茅山。徧游青元館、華陽岡、乾元觀、與舊友王司馬周南談燕竟日而返。是歲於宅西西圃小築泉石。創曙華臺。更生齋。得詩二百九十九首。文三十二篇。刊竣乾隆府廳州縣圖志五十卷。著比雅十二卷。

九年甲子。先生五十九歲。在里門。正月。率長子飴孫弔平學使恕於江陰。同年邢大令澍邀游長興龍華寺。遂泛湖至長興。自長興訪王少寇昶於青浦。李觀察廷敬復邀游上海。徧訪南園、吾園及葉氏也是園。三月。重赴洋川書院。四月。自洋川至歙縣洪源。謁先祠。展大同府君之墓。五月。旋里。初七日。第五子齡孫生。六月。送書院諸生至江寧鄉試。畱居報恩寺精舍匝月。八月。重游上海。李觀察邀同先生及吳祭酒錫麒。祝編修塋。趙表弟懷玉諸人。以中秋夜泛月至吳淞江。飲宴達旦。各有詩紀事。十月。如臯汪。觀察爲霖。邀游北園。遂偕登狼山絕頂。望海。訪水繪園故址。回滄湖江。復至焦山小憩。十二月。至蘇州。游天平支喇諸山。久住吾與菴。遂往鄧尉香雪海。探梅而返。是歲得詩二百五十九首。文二十一篇。

十年乙丑。先生六十歲。在里門。正月。自宜興渡太湖。至長興。偕詩僧巨超游卞山。遂自湖州至天台。徧游天台。石梁、赤城、瓊臺諸勝。宿桐栢宮國清寺。數日而返。三月。涇縣李大令德淦聘修縣志。設志局於蕭公祠。先生日與縣人趙舍人良燾、廣文紹祖、左明經煊、朱廣文煥等。訂定志例。酬酢往還無間。五月。旋里。六月。重至涇縣志館。八月。旋里。復爲太湖包山之游。徧訪石公山、林屋洞、綠楊灣諸處。九月三日。爲

先生周甲初度。長子飴孫等於里第授經堂稱觴二日。初十日第三子符孫娶婦崔氏。乾隆辛巳進士。分巡湖北荆宜施道。永濟崔君龍見之孫。乾隆壬子科副榜貢生。甘肅兩當知縣。景儼之女也。十月由京口溯江至星子縣。登匡廬絕頂。自香爐峰。歷石門澗。天池。佛手巖。黃龍澗。秀峰寺諸勝。回塗重至涇縣。是月七日。次孫女殤。十二月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四十三首。文二十二篇。

十一年丙寅。先生六十一歲。在里門。正月。至杭州。以元夕泛舟西湖。遂至餘杭縣。徧游徑山。大滌山諸勝。宿洞霄宮。回舟復至鄧尉看梅。二月。寧國魯太守銓聘修寧國府志。設志局于城北戚氏故居。先生以涇縣志事將成。命長子飴孫先往編校。自畱寧國訂定條例。閒訪敬亭南湖之勝。四月。自寧國至涇縣。山水程旋里。五月。復至寧國。七月。自寧國至涇縣。遂由旌德太平。往游黃山。浴朱砂泉。宿紫雲菴。復自黟縣祁門溪。行至崇安縣。游武夷山。徧歷九曲溪及天樞玉女諸峯。入桃源紫雲洞。自上饒玉山舟行旋里。是月四日。孫凱會生。第三子符孫所生。二十三日。第三子婦崔氏卒。八月二十三日。孫彪會生。長子飴孫所生。十月。重赴涇縣。十一月。以涇縣志告成。自涇縣至寧國。墾繆梓補江陰縣學生。十二月。由寧國旋里。是歲得詩三百十七首。文二十二篇。著六書轉注錄八卷。編纂涇縣志三十二卷。

十二年丁卯。先生六十二歲。在里門。正月。往游金焦二山。小憩定慧寺。二月。舟行至於潛縣。游東西天目山。宿禪源寺。數日而返。重赴寧國志局。第三子符孫侍行。五月。旋里。避暑焦山定慧寺。六月。重至寧國。

是月二十日。次女生。二十二日。側室鄭氏卒。七月。自寧國至江寧。八月。嘉興李太守廣芸邀游煙雨樓。遂游常熟虞山。至嘉興。復渡浙江。至紹興。登北榦山。訪快閣天池之勝。十月。重至寧國。十一月。以府志告成。自寧國旋里。是歲常州大旱。秋霧復傷稼。禾苗不成。肌民皇皇。城邑尤甚。先生首請于蔣太守榮昌及武進陽湖兩明府。設局營田廟。捐資施賑。先生總理局事。自捐三百金爲倡。餘按城鄉各商賈。戶酌資勸捐。每日卯刻入局。漏下一二十刻始返。風雨無間。又慮賑需賑米有疾疫及狼藉粒米之虞。於是改賑以錢。自十二月至戊辰四月。每月放賑一次。計在局四閱月。凡捐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錢十萬六千四百餘千。所賑飢口二十萬四千九百六十餘。其鄉歸鄉辦者。不在此數。閭閻稍蘇。而災厲不作。鄉人感之。是歲得詩二百九十二首。文二十四篇。編纂寧國府志五十卷。

十三年戊辰。先生六十三歲。在里門。二月六日。偕陽湖畢明府開煜。在武廟放第二次賑。三月十六日。偕陽湖馬明府紹援。在西廟放第三次賑。是月。自江陰渡江至通州。遊雲台山及狼山。登支雲塔。觀海。四月十八日。偕馬明府在武廟放第四次賑。是月至杭州。小住湖上。游雲棲理安諸寺。回舟復觀吳門。競渡而返。六月。避暑焦山定慧寺。是月二十日。適芮氏伯姊卒。先生哭之慟。浹旬不出戶庭。八月。率第三子符孫至江寧鄉試。回途復至揚州訪友。重憇焦山。以中秋月夕。徧游月波臺巨公崖。與詩僧巨超等談游竟夕。十月。江行至漢陽。訪洪山南湖晴川黃鶴之勝。月杪旋里。十二月。游荆溪南山。入張公洞里。

許而還。初五日、孫序曾生。第三子符孫
姜戈氏所生是歲靖江朱方伯勳居憂。寓郡中。先生偕方伯及其客陳司馬

玉鄰唱酬。往來最數。得詩二百七十一首。文二十篇。

十四年己巳。先生六十四歲。在里門。正月。至蘇州鄧尉看梅。久憇吾與菴。三月。重游焦山。小憇定慧寺及海門菴。四月二十二日。先生偶患疾脇。服醫家消導之劑。月杪漸愈。五月初五日。脇痛復劇。飲食漸減。猶日坐歲寒堂。未嘗偃臥。有問疾者。皆自謝之。初九日。服醫家降伐之劑。脇痛未減。時有喘逆。十二日。氣息漸微。家人環問。類云無所苦。彌留之際。老媪抱幼孫彪曾侍側。呼先生。猶徐應之。未刻。先生卒。越一日。殯于北江草堂。子飴孫等。以是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申時。葬先生于武進縣德澤鄉前橋祖塋昭穴。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并自敘

少瀟慈訓。長乃薄遊。契心五嶽。涉足八州。所資聞見。冀寡悔尤。暨乎通籍。登覽殆周。盤盤經史。復預校讎。庶幾一得。參乎九流。亮吉識。

文甲集卷一

意言二十篇

卷二

釋歲

卷三

釋舟

卷四

貴州水道考上

卷五

貴州水道考中

卷六

貴州水道考下

卷七

書四篇 釋一篇

卷八

序六篇 書二篇

卷九

奏摺一 序傳二篇 考三篇 墓表二篇

卷十

疏一篇 書二篇 序三篇 傳二篇 行狀一篇

文乙集卷一

連珠三十二篇 敍錄十八篇 銘二篇 頌三篇

卷二

七招 賦二篇

卷三

雜文十篇

卷四

雜文十二篇

卷五

雜文九篇

卷六

雜文十二篇

卷七

雜文八篇

卷八

雜文十篇

卷九

代言五篇 雜文 篇

卷施閣甲乙集目錄 井自叙

九十兩卷未刊

洪北江詩文集

卷十

雜文十篇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一

意言二十篇

父母篇第一

生死篇第二

百年篇第三

禍福篇第四

剛柔篇第五

治平篇第六

生計篇第七

百物篇第八

修短篇第九

鬼神篇第十

陽湖洪亮吉學

天地篇第十一

天壽篇第十二

僊人篇第十三

喪葬篇第十四

好名篇第十五

守令篇第十六

吏胥篇第十七

文采篇第十八

真僞篇第十九

形質篇第二十

父母篇

人有百年之父母。有歷世不易之父母。百年之父母。生我者是也。歷世不易之父母。天地是也。人何以生。無不知生于父母也。人何以死。亦可知仍歸于父母乎。且人之生。稟精氣于父。稟形質于母。此其所以生也。及其死。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此其所以死也。離百年之父母。歸歷世不易之父母。雖有孝如曾參。

孝已者。亦何事悲乎。且我未歸之先。我百年之父母。先已歸歷世不易之父母矣。則我無論生。無論死。亦何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乎。難者曰。人無離父母之一日。則吾之生。吾之死。父母主之乎。抑歷世不易之父母主之乎。曰。皆不能也。夫生于土而死于土者。林木是也。生于水而死于水者。魚鼈是也。及問其所以生。所以死之故。林木不知。魚鼈不知。水與土亦不知。則人之生死。卽歷世不易之父母亦安得知之乎。且以吾視之。所謂歷世不易之父母。似今古如一矣。安知不又有消長代謝于其間耶。是歷世不易之父母。尚不能不流轉于氣數之中。而況乎所生者也。魚鼈之生也。若與水無預。而卒不能離水以求生。林木之生也。若與土無預。而究不能離土以求活。人之生也。若與天地無預。而亦不能外天地以自存。是則所謂父母而已。當其偶然而生。是天地間多一我也。多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減。及其倏然而死。是天地間少一我也。少一我。而天地之精氣不加增。卽積而爲千我焉。積而爲萬我焉。其生與死之數。于天地亦不能少有所增減也。林木與土相忘。故能遂其生。魚鼈與水相忘。故能畢其命。人與天地相忘。故能終其天年。且不特此也。天地自生人以來。皆與之相忘矣。故來也無所疑。去也無所滯。不啻率億萬子姓之同過于逆旅也。然雖相忘。而實未嘗相離。卽云有生死乎。人雖亡。而精氣不亡。精氣不亡。是人亦不亡矣。人不亡。則直與天地同弊耳。吾故曰。未嘗有離父母之一日也。

生死篇

生者以生爲樂。安知死者不又以死爲樂。然未屆其時。不知也。生之時而言死。則若有重憂矣。則安知死之時而言生。不又若有重憂乎。生之時而貪生。知死之後當悔也。死之時而貪死。知生之後又當悔也。抑謂死而有知耶。死而有知。則凡死者皆有知。吾將以死覲吾親戚。合吾良友。見百年以內所未見之人。聞百年以內所未有之事。是死之樂甚于生也。且吾有形質。卽有疾病欣戚。今無形質矣。是寒暑所不能侵也。哀樂所不能及也。適孰如此也。以爲死而無知耶。吾嘗飲極而醉焉。醉之樂。百倍于醒也。以其無所知也。吾嘗疲極而臥焉。臥之樂。百倍于起也。以其無所知也。適孰如此也。又或如列子之言。死之與生。一往一返。死于此者。安知不生于彼。是始生之日。卽伏一死之機。雖自孩提焉。少壯焉。耄耋焉。皆與死之塗日近。不至于死不止也。因是知死之日。亦卽伏一生之機。雖或暫焉。或久焉。或遲之又久焉。皆與生之塗日近。不至于生不止也。然則吾于人之始生。當弔之。以爲日復一日。去死之途不遠矣。于人之死也。當賀之。以爲雖或久或暫。然去生之途不遠矣。吾安知世不以吾之以死爲可賀。以生爲可弔爲惑耶。吾又安知不有人以世之以生爲可樂。以死爲可悲者爲更惑耶。

百年篇

生年至百者少。吾欲驗百年之境。于一日內驗之而已。鷄初鳴。人初醒時。孩提之時也。發念皆善。生機滿前。覺吾所欲爲之善。若不及待。披衣而起者。日旣出。人旣起之時。猶弱冠之時也。沈憂者。至此時而稍釋。

結念不解者。至此時而稍紆。耕田者入田。讀書者入塾。商賈相與整飭百物。估量諸價。凡諸作爲。百事踴躍。卽久病者。較量夜間。亦覺稍減。日之方中。飢者畢食。出門入門。事皆振作。蓋壯盛之時也。夫精神者。人之先天也。飲食者。人之後天也。日將午正。陰陽交嬗之時。則先天之精神。有不能不藉後天之飲食以接濟者矣。然先天爲陽。陽則善念多。故有人鬱大忿于胸。匿甚怨于內。至越宿而起。而忿覺少平。怨覺少釋。甚或有因是而永遠解釋者。非忿之果能平。怨之果能釋。則平且以後之善念。有以勝之也。是陽勝陰也。至後天爲陰。陰則惡念生。好勇鬪狠之風。往往起于酒食醉飽之後。亦猶聖人所云。壯之時。血氣方剛。戒之在鬪。正此時也。是陰勝陽也。又一生之事業。定于壯盛之時。一日之作爲。定于日午之候。過此。雖有人起于衰莫。事成于日昃者。然不過百中之一。不可以爲例也。至未申以後。則一日之緒餘。猶人五六十以後。則一生之緒餘。力強者至此而衰。心勤者至此而懈。房帷之中。晏晏寢息。是衰莫之時也。于是勇往直前者。至此而計成敗。徑直不顧者。至此而慮前後。沉憂者至此而益結。病危者至此而較增。視日出之時。判然如出兩人矣。非一人之能判。然爲兩。則一日之陰陽昏旦。有以使之然也。此一日之境也。卽百年之境也。苟能靜體一日之境。則百年之境。亦不過如是矣。

禍福篇

人卽有不孝于家。不弟子室者。未有不畏官法。人卽有不孝于家。不弟子室者。未有不畏鬼神。二者較之。

其畏官法也。尙覺有不可奈何。至畏鬼神也。則出于中心之誠而已。然其畏鬼神者。謂畏其聰明正直乎。抑畏其能作禍福乎。必曰畏其能作禍福耳。然如果有鬼神。如果能作禍福。則必擇其可禍者禍之。可福者福之而已。有人于此。孝于家。弟于室。而不奉鬼神。鬼神能禍之乎。則知有人于此。不孝于家。不弟于室。而日日奉鬼神。鬼神亦能福之乎。然人之于鬼神也。明知不能福。而其奉之也。究不敢改。其于父兄也。明知當孝當弟。而不孝不弟也。亦究不改。則鬼神不特尊于官法。並尊于長上矣。且世人見慢鬼神者。必耳而目之。以爲必得陰譴。見人之不孝不弟者。雖亦心知其非。而權其輕重。覺比之慢鬼神者。罪尙可減。則本末倒置之甚矣。吾故曰。人能以畏官法之心。畏其父兄。則可謂知所畏矣。人能以敬鬼神之心。敬其父兄。則又可謂知所敬矣。又世俗之言曰。雷誅不孝。故凡不孝不弟者。畏鬼神並甚。畏雷不知不然也。夫古來之不孝者。莫如商臣。冒頓。未聞雷能殛之也。雷所擊者。皆下愚無知之人。下愚無知之人。卽不孝。雷應恕之矣。雷能恕商臣。冒頓。而不能恕下愚無知之人。豈雷亦畏強而擊弱乎。畏強而擊弱。尙得謂雷乎。世又言雷誅隱惡。刑罰之所不到者。雷則取而誅之。夫人有隱惡。亦卽有陰德。有隱惡而刑罰不及者。天必暴其罪以誅之。以明著爲惡之報。則有隱德而獎賞所不及者。天亦當表其德以賞之。以明著爲善之效。記云。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天旣設雷霆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殺人。以明惡無可逃。則又當設星辰日月之神。于衆見衆聞之地。福人。以明善必有報。而後天下之人。始曉然于人世賞罰所

不及者。天亦得而補之也。若云天殺人則使人知。天福人則不使人知。則無以勸善矣。無以勸善。非天之心也。不賞善而專罰惡。亦非天之心也。今既無星辰日月之神福人。則所云雷霆殺人者。亦誣也。吾故曰。天不命雷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文子之言曰。倚于不祥之木。爲雷霆所撲。爲雷所擊者。皆偶觸其氣而殞。非雷之能擊人也。雷不能擊人。鬼神亦不能禍福人。而人顧舍其父兄長上而畏雷霆鬼神。不亦舛乎。

剛柔篇

世傳老子見舌而知守柔。而以爲柔之道遠勝剛。非也。老子之言曰。齒堅剛。則先弊焉。舌柔。是以存。不知一人之身。骨榦最剛。肉與舌其柔者也。人而委化。則肉與舌先消釋。而後及齒與骨。是則齒與骨在之時。而舌與肉已不存矣。老子存亡先後之說。非臨沒時之謬論乎。不特此也。以天地之大言之。山剛而水柔。未聞山之剛先水而消滅也。以物之一體言之。則枝葉柔而本剛。未聞本之先枝葉搖落也。且天不剛無以制星辰日月。地不剛無以制五嶽四瀆。人不剛無以制百骸四體。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又曰。剛毅木訥。近仁。孟子曰。其爲氣也。至大至剛。剛之德可貴如此。而守柔之說何爲乎。且日有剛有柔。未聞人以剛日出則凶。柔日出則吉也。人之性有剛有柔。未聞剛者常得凶。而柔者常得吉也。語有之。籛籛之人口柔。戚施之人面柔。夸毗之人體柔。使柔而得吉。則籛籛戚施之人。攸往咸宜矣。而不然也。老子號有道者。豈爲

此不然之論以誑世乎。此蓋道家者流託爲老子之言以自售其脂韋覩忝之術耳。何以見之。說苑云。韓平子問叔向曰。剛與軟孰堅。對曰。臣年八十。齒再墮而舌尙存。若以時論之。叔向尙在老子之前。必不反引老子之說以爲說明矣。明舊有是言。而道家者流竊其說以欺世。又託之于老子。並託之于商容。皆不足信者也。若必曰柔可勝剛。則吾寧爲龍泉太阿而折。必不爲游藤引蔓以長存者矣。

治平篇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娶婦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食田十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人生三計之。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娶婦。卽有八人。八人卽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婦。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以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卽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以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焉。自此而元焉。視高曾時。口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元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卽有丁男繁衍之族。勢亦足以相敵。或者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闢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

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況有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乎。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卽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矣。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閑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是亦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亦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然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況天下之廣。其遊惰不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

生計篇

今日之畝。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卽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寬廣卽古之百畝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長。傭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傭書授徒所入。日亦可得百錢。是士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聞五十年以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丈計者。錢不過三四。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卽

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以養十人。即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于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于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于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于前。而傭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丈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於是士農工賈。各減其值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卽終歲勤動。畢生皇皇。而自好者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尙計其勤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既十倍于前。則游手好閒者。更數十倍于前。此數十倍之游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明也矣。是又甚可慮者也。

百物篇

人謂天生百物。專以養人。不知非也。水之氣蒸而爲魚。林之氣蒸而爲鳥。原隰之氣蒸而爲蟲蛇百獸。如謂天專生以養人。則水之中蛟鱔食人。天生人果以爲蛟鱔乎。林麓之中熊羆食人。天生人果以供熊羆乎。原隰之內虎豹食人。天生人果以給虎豹乎。蛟鱔能殺人。而人亦殺蛟鱔。熊羆虎豹能殺人。而人之殺熊羆虎豹者。究多于人之爲熊羆虎豹所殺。則一言斷之曰。不過恃強弱之勢。衆寡之形耳。蛟鱔之力勝人。則殺人。人之力勝蛟鱔。則殺蛟鱔。熊羆虎豹之勢衆于人。則殺人。人之勢衆于熊羆虎豹。則殺熊羆虎豹。若果云天爲人而生。則水之中有魚鼈。不宜有蛟鱔矣。林麓之中有貂狐獐貉。不宜有熊羆矣。原隰之

中有麋鹿野獸。不宜有虎豹矣。解者曰。此固非人所常食者也。若家之六畜牛羊豕犬鷄之類。則天實爲人而生者矣。抑知亦不然。天果爲人而生。則當使之馴伏不攪。甘心爲人所食。乃可。今牛與羊之角。有觸人至死者。獬犬有噬人至死者矣。豈天之爲人而生者。反以是而殺人乎。又自唐宋以來。人之食犬者漸少。使天果爲人而生。則唐宋以來。應亦肖人之嗜欲。而別生一物。不得復生犬矣。人之氣蒸而爲蠨蝨。馬牛羊亦然。蠨蝨之生。還而自嚙其膚。豈人亦有意生蠨蝨以還而自嚙者乎。推而言之。植物無知。獸供人之食而已。必謂物之性樂爲人之食。是亦不然也。

命理篇

人之生。修短窮達有命乎。曰。無有也。修短窮達之有命。聖人爲中材以下之人立訓耳。亦猶釋老造輪回果報之說。豈果有輪回果報乎。曰。無有也。輪回果報之有說。亦釋氏爲下等之人說法耳。何以言修短窮達無命。夫天地之內有人。亦猶人生之內有蠨蝨也。天地之內人無數。人身之內蠨蝨亦無數。夫人身內之蠨蝨。有未成而遭殺者矣。有成之久而遭殺者矣。有不遭殺而自生自滅于緣督縫衽之中者矣。又有湯沐具而死者矣。有澣濯多而死者矣。如謂人之命皆有主者司之。則蠨蝨之命。又將誰司之乎。人不能一一司蠨蝨之命。則天亦不能一一司人之命可知矣。或謂人大而蠨蝨小。然由天地視之。則人亦蠨蝨也。蠨蝨亦人也。蠨蝨生富貴者之身。則居于紈綺白穀之內。蠨蝨生貧賤者之身。則集於鶉衣百結之中。

不得謂居于紈綺白穀者。蟣蝨之命當富貴也。居鶉衣百結之中者。蟣蝨之命當貧賤也。吾鄉有蟣蝨多而性卞急者。舉衣而投之火。夫舉衣而投之火。則無不死之數矣。是豈蟣蝨之命同如此乎。是亦猶秦卒之坑新安。趙卒之坑長平。歷陽之縣。泗州之城。一日而化爲湖之類也。蟣蝨無命。人安得有命。然中材以下。不以命之說拘之。則囂然妄作矣。亦猶至愚之人。不以輪回果報之說忱之。則爲惡不知何底矣。吾故曰。中人以下。不可不信命。是聖人垂戒之苦心也。亦猶至愚之人。不可不信輪回果報。亦釋氏爲下等人說法之苦心也。亦卽釋氏所恃以不廢之一術也。

鬼神篇

鬼神之說。上古無有。上古之所謂神者。山川社稷之各有司存是也。上古之所謂鬼者。高曾祖考是也。三代之衰。始有非鬼神而謂之鬼神者。杜伯之射周宣王。趙先之殺晉厲公。以及天神降莘。河神崇楚是矣。然此直名之爲怪。不可言神。不可言鬼。何也。鬼不能以弓矢殺人。及壞大門。抉寢門。皆非鬼所能。又聰明正直之謂神。豈有天神而與人接談。河神而崇人以求食者乎。吾故曰。三代以上。有真鬼神。三代以下。不聞有真鬼神。而有怪。鬼神有理。怪則無理。鬼神者。吾當畏之。怪者。不必畏也。不必畏。則視吾氣之強弱。氣強則搏之。氣弱則爲所攝而已。人未有見高曾祖考崇其子孫者也。人未有見山川社稷之神崇其管內之民者也。則知鬼神者不害人。其爲人害者。皆反常之怪耳。若怪而名之爲鬼。是直以高曾祖考待之也。

怪而名之爲神。是直以山川社稷凡著在祀典者待之也。可乎。不可乎。

天地篇

信如所言。則山川社稷。風雲雷雨。皆有神乎。曰。無也。高曾祖考。皆有鬼乎。曰。無也。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林林總總。皆敬而畏之。是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卽生于林林總總之心而已。高曾祖考之鬼。凡屬子孫。亦無不愛而慕之。是高曾祖考之鬼。亦卽生于子孫之心而已。曰。伊古以來。有親見山川社稷。風雲雷雨之神者。又有親見高曾祖考之鬼者。則奈何。曰。此或托其名以示神。假其號以求食。非真山川社稷之神。高曾祖考之鬼也。何以言之。山川之神。本無主名。若社稷之神。則所謂句龍及后稷也。句龍爲烈山氏之子。句龍尙有神。則應服烈山氏之衣冠。后稷者。帝嚳之子也。稷尙有神。亦應服帝嚳時之衣冠。今童巫之見社稷之神者。言服飾一如祠廟中所塑唐宋衣冠之象。則必非句龍后稷明矣。且山川社稷。風雲雷雨有神。則天地益宜有神。吾聞輕清者爲天。重濁者爲地。未聞輕清之中。更結爲臺殿宮觀。及天神之形質也。重濁中更別具房廊舍宇及地祇之形質也。且天苟有神。則應肖天之圓以爲形。地苟有神。則亦應規地之方以爲狀。今世所傳天神地祇之形。則皆與人等。是則天地能造物之形。而轉不能自造其形。不能自造其形。乃至降而學人之形。有是理乎。推而言之。華山之形。削成而四方。泰山之形。峯嶸而軒舉。使皆有神。則華山之神。亦應肖削成四方之形。泰山之神。應亦模峯嶸軒舉之狀。皆不得學人之形以爲

形也。至于鬼之無。則又一言以蔽之曰。人而爲鬼。則已歸精氣于天。歸形質于地矣。歸于天者。復能使之麗于我乎。歸于地者。復能使之塊然獨立。一肖其生時乎。記有之。懼乎如有見。慨乎如有聞。又曰。臨之在上。質之在旁。爲人子孫者。不忍自死。其高曾祖考。則一念以爲有。卽有矣。實則不然也。黎邱之鬼。慣傲人子姪之狀。潁川之鬼。又慣傲人父祖之形。其實豈真子姪。豈真父祖乎。則世之所言見高曾祖考之鬼。亦猶此矣。

天壽篇

夫人之天壽。乘于自然。未聞保攝之卽能多。斲削之卽能少也。何則。禽獸之壽。常不及人。未聞禽獸之能斲削。以人而論。富貴者之壽。與貧賤者差等。貧賤者不能學富貴者之斲削。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轅。軒轅之壽。至堯舜時。養氣而卽可以長生者。亦斷斷不然。夫古之通養生之術。明服食之方者。莫如軒轅。軒轅之壽。至堯舜時。已不存。保蓄神氣。調和性情。莫如榮啓期。抱犢子。榮啓期。抱犢子。至春秋之末。已不存。今試置兩人于此。一則清靜寡欲。調神房闔之中。一則適性任情。馳騫聲色之內。究其後。則清靜寡欲者之年壽。與適性任情者相去。必不甚遠。何則。清靜無欲者。非無嗜欲。其所秉弱也。適性任情者。非故不惜其生。其所秉強也。是則人之天壽。由于所秉之強弱矣。然必云。所秉之強。加以保攝焉。卽可長生不死。則又不然。試以花葉觀之。花葉之在樹。有不及時而落者矣。有過時而後落者矣。其灌溉得宜。猶人之有保攝也。其落之先後。

猶人所乘之有強弱也。而皆不能不落。則乘有強弱。而歸于盡則一矣。又以蟄蟲觀之。有榮惡者矣。有濡弱者矣。或先霜雪之辰而蟄。或及霜雪之辰而始蟄。蟄有先後。而同歸于蟄則一也。花葉不能有榮而不悴。蟲豸不能有出而不蟄。則人又安能有生而不死乎。世又謂清虛宗滅之地。又有仙。仙則不死者也。夫仙而在于清虛宗滅之地。則必不飲不食而後可也。傳曰。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若不飲不食而可不死。則蜉蝣不宜死矣。若不飲不食而死。則蟬飲而不食。三日而蛻。蟬不宜死矣。解者曰。仙非不飲食也。不火食也。記有之曰。東方曰夷。被髮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若不火食而可不死。則東方南方之人。何不皆不死也。或曰。東方南方之人。今已火食。則前不火食之時。其不死之人。今又皆安在也。明人之所賴以生者。恃有飲食。并恃有火食。今乃云不飲食不火食即可不死。則說正與情理相反矣。且人而能仙。則應上古中古之時多。而後古之時少。何今所傳之仙。及人所值之仙。率皆唐宋以後之人。是豈上古中古之仙。至唐宋時而盡死。今之所爲仙者。又適皆唐宋以來數代之人乎。夫仙而果又有代謝。則無樂其爲仙矣。是又進退失據之論也。吾故曰。世無仙。世亦無長生不死之人。人之命有短長。由人氣稟有強弱所致耳。

仙人篇

曰。世果有仙子肯爲之乎。曰。不爲也。夫生者。行也。死者。歸也。人不可以久行而不歸。則人亦不可以久生。

而不死明矣。試以人之老驗之。記曰：八十九曰耄。注：耄，悖忘也。百年曰期頤。注：老昏不復知服味善惡。孝子期于盡養道而已。是人至八十九百年，卽不死而精神智慧已離。不過徒存形質而已。使過此以往，則其冥然罔覺者，更不知何如。縱云長生不死，是徒有生之名而已。無生之樂也。又嘗以人之夜驗之。人卽精神至強，至丙夜，未有不思偃息者矣。至偃息之候，而強其如旦晝時之作爲焉，不能也。卽或強其作爲，其疲憊有不可勝言者矣。以是人卽精神至強，至八十焉，九十焉，百年焉，未有不思怛化者矣。至怛化之候，而強其如少壯時之舉動焉，不能也。卽或強其舉動，而其疲憊亦有不可勝言矣。是知朝而作，夜而息，少而壯，壯而老，老而死，皆理之常也。且人之欲仙者，謂其有知乎？謂其無知乎？謂其無知，則不如死。則必曰：謂其有知也，謂其有知，而飲食衣服，已不知美惡，何況宮室苑囿乎？何況妻子仕宦一切所繫戀者乎？又釋名云：老而不死曰仙。仙，遷也。遷入山也。故其字人旁作山。是又因年命之長，復遭遷徙之苦。卽入山不死，亦不過如述異記之張光始、洞微志之雞窠老人，惛無所知，與木石鹿豕同居而已。又豈有生之樂乎？吾故曰：世本無仙，卽有仙而不可爲者，以此也。

喪葬篇

喪葬之制，古今人惑雖不同，然其爲惑則一也。古人之惑，空地上以實地下，于是一棺之費，累及千金，一壙之幽藏，及百物，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明人子之心也。是其惑尙近于愛親。今人之惑，營一塚之地，或遲

及十年謀一穴之吉。必訪及百輩。于是有至曾元之時。尚未及葬。其高曾者。大率貧賤者尚易。而富貴者則益難。富貴而骨肉支派少者尚易。富貴而骨肉支派多者則愈難。至有兄延一客。弟聘一師。兄購于南。弟營于北。始則各不相謀。繼則各以爲是。喪庭出而復返。卜日成而屢移。其故云何。則祈福之念十倍于愛親之心。爲子孫之謀百倍于爲祖父之計也。是則古人之厚葬。尚近于愛親。而今人之營塚。則實欲爲己謀。爲子孫謀耳。其心術之不可問。一至此乎。又古人喪葬之所飾。不過芻靈楮幣而已。今則更增僧尼道士。簫鼓鐃吹。于是而死喪之家。則一室皆滿。絲麻袒免之親。不及僧尼道士之衆也。袒跣哭泣之哀。不及簫鼓鐃吹之喧也。甚至有爲附身附棺之具。力不及者。尚可從減。而必借此以飾觀者矣。夫鐃吹。軍中之樂也。鐘鼓管籥。吉賓嘉之禮也。而行于喪家。可乎。尤可恨者。僧尼道士所誦之經。又必爲解冤釋罪之語。是真視吾親爲愆尤叢集之身。不如此。則罪莫可釋。冤莫可解也。何其以君子之道待僧尼道士。而以至不肖者待吾祖若考乎。其始愚民爲之。其後士大夫踵而行之。孔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作俑之害。尙至無後。吾不知始創延僧尼道士。簫鼓鐃吹者。又將何如也。

好名篇

甚矣名之累人也。聖賢能不好名乎。孝經曰。揚名于後世。論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是聖賢不能忘名也。崔杼之惡。至弑君。而憂其名之傳。賈充之惡。至戕主。而憂其諡之著。是大姦大慝。仍不能忘名也。

則名不可好乎。曰：好名之弊，亦尙足以扶世。何則？人能好名，類皆聰穎拔萃之人也。聰穎拔萃之人，有賞之不能勸，罰之不能懲，而名之一字，卽足以拘之者矣。然則名亦可假乎？曰：不能也。有聖賢之名，有忠孝之名，聖之名而可假，則莊周、列御寇之徒假之矣。賢之名而可假，則郭解、樓緩之徒假之矣。忠孝之名而可假，則王莽、趙宣之徒假之矣。等而下之，至才士詩文之名，亦無不然。文有文之精神，詩有詩之精神，精神能永百年者，則傳至百年焉。精神能永之十世五世者，則傳之十世五世焉。精神能歷劫不磨者，則傳之歷劫而不磨焉。皆非己所能預也。己尙不能預，而何可以假乎？然則吾欲救天下好名之弊，亦惟使之各務實而已。語有之：實至者名歸之。有聖賢之實者，自有聖賢之名。而莊周、列御寇之徒不能假也。有忠孝之實者，自有忠孝之名。而王莽、趙宣之倫不能假也。有文士之實者，自有文士之名。而傳百年、傳十世五世及歷劫不磨，亦纖屑不能假也。

守令篇

守令，親民之官也。一守賢，則千里受其福。一令賢，則百里受其福。然則爲守令者，豈別有異術乎？亦惟視守令之居心而已。往吾未成童，侍大父及父時，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必代爲之慮。曰：此缺繁，此缺簡，此缺號，不易治。未聞及其他也。及弱冠之後，未入仕之前，二三十年之中，風俗趨向頓改，見里中有爲守令者，戚友慰勉之，亦必代爲慮。曰：此缺出息若干，此缺應酬若干，此缺一歲之可入己者若干，而

所謂民生吏治者。不復挂之齒頰矣。于是爲守令者。其心思知慮。親戚朋友妻子兄弟奴僕媼保。于得缺之時。又各揣其肥瘠。及相率抵任矣。守令之心思。不在民也。必先問一歲之陋規若何。屬員之饋遺若何。錢糧稅務之贏餘若何。而所謂妻子兄弟親戚朋友奴僕媼保者。又各挾谿壑難滿之欲。助之以謀利。于是不幸一歲而守令數易。而部內之屬員。轄下之富商大賈。以迄小民。已重困矣。其間卽有稍知自愛。及實能爲民計者。十不能一二也。此一二二者。又常被七八人者笑以爲迂。以爲拙。以爲不善自爲謀。而大吏之視一二人者。亦覺其不合時宜。不中程度。不幸而有公過。則去之亦惟慮不速。是一二人之勢。不至歸于七八人之所爲不止。且有爲今日之守令。而并欲誚三十年以前守令之無術者。然吾又嘗驗之。三十年以前。守令之拙者。滿任而歸。或罷任而反。其贏餘雖不多。然恆足以溫飽數世。今則不然。連十舸。盈百車。所得未嘗不十倍于前也。而不十年不五年。及其身已不能支矣。無待其子孫也。則豈前之拙者。誠拙。而今之巧者。誠巧乎。亦居心微有不同者乎。

吏胥篇

今日之勢。官之累民者尙少。吏胥之累民者甚多。何則。今之吏胥。非古之吏胥也。三代以前。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是矣。漢以來。諸曹掾史。三老。嗇夫。游徼。亭長。里魁。什伍等類是矣。三老掌教化。嗇夫主知民善惡。爲役先後。知民貧富。爲賦多少。游徼掌徼巡禁。司姦盜。亭長主求捕盜賊。承望都尉。里魁掌一百家。什

主十家。伍主伍家。以相檢察而已。三代時。府史胥徒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上士。中士。下士。漢以來。三老嗇夫。掾史之賢者。即可遞升爲丞尉守令。其人又皆通曉經術。明習法令。不特不至擾民。或尙可有益于民。今則不然。由吏胥而爲官者。百不得一焉。登進之途既絕。則營利之念益專。又自唐宋以後。流品日分。凡世門望族。以及寒俊之室。類不屑爲吏胥。其爲之而不顧者。不過四民中之奸桀狡僞者耳。姓名一入卯簿。則或呼之爲公人。或呼之爲官人。公人官人之家。一室十餘口。皆鮮衣飽食。咸不敢忤其意。其始鄰里畏之。四民畏之。甚至士大夫亦畏之。若有奸狡桀出。把持官府之人。則官府亦畏之矣。何則。官卽欲侵漁其民。未有不假手于吏胥者。又況吏胥之于鄉里。其貧富厚薄。或能瞞官。不能瞞吏。自一金至百金千金之家。吏皆若燭照數計。究之入于官者。什之三。其入于吏胥者。已十之五矣。不幸一家有事。則選其徒之壯勇有力。機械百出者。蠶擁而至。不至破其家不止。卽間遇有吏胥之親戚故舊。亦必不稍貸。是其權上足以把持官府。中足以凌脅士大夫。下足以魚肉里閭。子以傳子。孫以傳孫。其營私舞弊之術益工。則守令閭里之受其累者益不淺。則奈何。曰。此輩卽必不可少。亦惟視其必不可少者留之。餘則寧缺無濫而已。蓋吏之暴如虎。與其使一州邑多數十百虎也。毋寧減之又減。今州縣之大者。胥吏至千人。次至七八百人。至少亦一二百人。此千人至一二百人者。男不耕。女不織。其仰食于民也無疑矣。大率十家之民。不足以供一吏。至有千吏。則萬家之邑亦囂然矣。夫朝廷之正供有常。卽官府之營求亦尙有數。而胥吏則

所謂無厭者也。況守令所以得罪者，大半由吏胥。始則導之貪，導之酷，導之斂怨于民。及至守令陷于法，而爲吏胥者，不過笞杖而已，革役而已。至新舊交代之時，則又夤緣而入，故吳越之俗，以爲有可避之官，無可避之吏，職是故也。然則有牧民之責者，可不先于胥吏加之意乎？

文采篇

人之有文采，猶草木之有華，鳥獸之有毛羽也。桃李之華，可謂豔矣，而不聞以之傲檜柏。鷓鴣孔雀文犀虎豹之羽毛，可謂麗矣，而不聞以之傲兩翼之禽，四足之獸。人則不然，有一篇之奇，一字之麗，則亟亟表暴，若不可終日焉。語有之，花葉之好者來摘，毛羽之文者來射。文采之盛者來忌，然吾謂非人之忌之，已實有以致人之忌也。夫范蔚宗之文，不及班馬，而其視班馬也，不足比數。杜審言之詩，不過沈宋，而其視沈宋也，若不足比數。是則文人相輕，一至此乎。蓋古今來氣量之窄者，莫如文人。雖以屈原之忠，而銜憤以致自沉，賈誼之達治體，而自傷以致夭折，皆其氣量窄之故也。且爲草木計者，願爲桃李乎？願爲檜柏乎？願爲禽獸計者，願爲麒麟角端及垂天之鵬乎？抑願爲孔翠及虎豹乎？爲人計者，願立德立功立言，以致不朽乎？抑僅願以文采表見乎？吾固謂人不可自命爲文人，不得已爲文人，亦當鑒于草木之華，鳥獸之羽毛，而不自炫奇鬻異。元紫芝在陸渾，人不知其能文。陶淵明之在柴桑，人不知其能詩，則善矣。

眞僞篇

今世之取人者莫不喜人之真。厭人之僞。是則僞不可爲矣。而亦不然。襍裸之時。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然不可謂非襍裸時之真性也。孩提之時。知飲食而不知禮讓。然不可謂非孩提時之真性也。至有知識而後。知家人有嚴君之義焉。其奉父也。有當重于母者矣。飲食之道。有三揖百拜之儀焉。酒清而不飲。肉乾而不食。有非可徑情直行者矣。將爲孩提襍裸之時。真乎。抑有知識之時。真乎。必將曰。孩提襍裸之時。雖真。然苦其無知識矣。是則無知識之時。真。而有知識之時。僞也。吾以爲聖人設禮。雖不導人之僞。實亦禁人之率真。何則。上古之時。臥倨倨。興眊眊。一自以爲馬。一自以爲牛。其行蹟蹟。其視瞑瞑。可謂真矣。而聖人必制爲尊卑上下。寢興坐作。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則是真亦有所不可行。必參之以僞而後可也。且士相見之禮。當見矣。而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見。士昏之禮。當禮從者矣。亦必一請再請。至固以請。乃克就席。鄉射禮。知不能射矣。而必託辭以疾。以至聘禮。不辱命而自以爲辱。朝會之禮。無死罪而必自稱死罪。非皆禁人之率真乎。戰國策。衛人迎新婦。婦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曰。拊驂無筭。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使當日者。新婦見以爲如此而不言。則僞矣。新婦之言。新婦之率真也。以真者爲可笑。無怪乎人之日趨于僞矣。總之。上古之時。真。聖人不欲過于率真。而必制爲委曲煩重之禮。以苦之。孩提襍裸之時。真。聖人又以爲真不可以徑行。而必多方誘掖獎勸以挽之。則是禮教既興之後。知識漸啓之時。固已真僞參半矣。而必鯁鯁焉以真。

僞律人是又有所不可行也。

形質篇

今之人嗜欲益開。形質益脆。知巧益出。性情益漓。何以言嗜欲益開也。古之時。膳用六牲。珍用八物。至矣。今則析燕之窠以爲餐。刳魚之翅以作食。蚌黃之醬。來自南中。熊白之羹。調于北地。非六牲八物之所可比也。古之時。冬則飲湯。夏則飲水。足矣。今茶苑則新安武林。高下百圍。備涼燠之用。菸草則香山浦城。閩粵二種。鬪水火之奇。非飲湯飲水之可比也。古之時。中人之家。冬則羊裘。夏則麻葛。足矣。今則吉貝之暖。十倍于麻也。紗縠之輕。十倍于葛也。至于裘則異種百出。種文羊于田。搜海馬于水。不特古人所不及見。亦古人所不及聞矣。何以言形質日脆也。古者疾醫所掌。春時有瘡首疾。夏時有痒疥疾。秋時有瘧寒疾。冬時有嗽上氣疾。四時皆有癘疾之類。止矣。今則小兒增痧豆之科。中年添肝肺之疾。衰老加沈痼之疴。此卽吳普仲景不能定其方。岐伯榆桴不能知其症者也。何以言知巧益出也。今之時。天文地理之學。以迄百工技藝之巧。皆遠勝昔時。吳越之綾錦。出手而已。若化工。西洋之鐘表。自鳴而不差纍黍。手談則枯棊三百。捷過于秋儲。心計則白撰千萬。算微于桑。僅運斤者咸有倂之一指。角技者罔非遲之八投。是也。何以言性情日漓也。古之時。飲羊飾脯。以爲僞矣。今則粉石屑爲鹹。削木枋作米。鴨由絮假。調五味而出。售靴以紙充。雜六街而出市。有人意計所必不及者矣。然則其形質益脆者。非嗜欲益開之故乎。其性情

洪北江詩文集

益漓者。非知巧益出所致乎。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二

釋歲

歲首謂之上日。

尙書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正義稱鄭康成注。帝王易代莫不改正。堯正建丑。舜正建子。此時未改堯正。故曰正月上日。卽正乃改堯正。故云月正元日。

又謂之元日。

尙書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張衡東京賦。孟春元日。

又謂之元辰。

藝文類聚稱晉荀勗正會上壽酒歌云。踐元辰。又庾闡揚都賦。歲惟元辰。

又謂之正旦。

孔叢子邯鄲之民以正月旦獻奮于趙王。後漢書明帝紀。永平四年詔曰。比來歲早饑饉。加有軍旅。正旦無陳朝賀之儀。東觀漢紀戴憑爲侍中正旦朝。

又謂之正日。

續漢書禮儀志。歲正日爲大射朝賀。其儀夜漏未盡七刻。受賀及摯。初學記。稱崔實四民月令曰。正月一日。是謂正日。

又謂之正朝。

晉書禮志。正朝元會。太平御覽。稱元中記曰。今人正朝作兩桃人。立門旁。

又謂之正會。

晉書禮志。漢建安中。將正會。而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又引漢儀。有正會禮。藝文類聚。稱晉咸康起居注。咸康七年十二月。尙書樂謨奏。八年正會儀注。世說。晉元帝正會。引王丞相升御牀。

又謂之元正。

晉書王導傳。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藝文類聚。稱傅元朝會賦。定元正之嘉會。

又謂之元會。

藝文類聚。稱鄧德明南康記。盧耽仕州爲治中。嘗赴元會。魏曹植有元會詩。

又謂之歲首。

漢書武帝紀。太初元年夏五月。正歷。以正月爲歲首。續漢書禮儀志。每月朔。歲首。爲大朝受賀。

又謂之歲朔。

宋書禮志歲朔常設葦英桃梗磔雞于宮及百司之門以禳惡氣。李善文選注元日歲朔也。又謂之歲旦又謂之歲朝。

晉書禮志歲旦常設葦菱挑梗磔雞于宮。按歲旦一本作歲朝。通典引晉書亦同。又謂之元祚。又謂之首祚。

曹植元會詩云初歲元祚。北堂書鈔稱王羲之月儀書云元正首祚。又謂之三朝。

漢書谷永傳今年正月朔日有蝕之於三朝之會。班固東都賦春王三朝李善注三朝歲首朔日也。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爲端其一日爲元日亦云上日亦云三朝亦云三元亦云三朔注歲之元時之元月之元。

又謂之三元。

南齊書蕭穎胄傳朝廷盛禮莫過三元。晉宗懷荆楚歲時記正月一日是三元之日也。又謂之三朔又謂之三始。

尚書大傳夏以平明爲朔殷以鷄鳴爲朔周以夜半爲朔。漢書鮑宣傳今日蝕于三始七日謂之人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七日爲人日。以七種菜爲羹。剪綵爲人。或鏤金薄爲人。以貼屏風。亦戴之頭髮。又造華勝以相貽。登高賦詩。注董助問禮俗曰。正月一日爲雞。二日爲狗。三日爲豬。四日爲羊。五日爲牛。六日爲馬。七日爲人。又一說云。天地初闢。以一日作雞。七日作人也。北齊書魏收傳。魏帝宴百僚。問何故名。人日。皆莫能知。收對曰。晉議郎董助答問禮俗云。時邢劭亦在側。甚惡焉。

上辛日。謂之郊日。

禮記郊特牲。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鄭康成注。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齋戒自新耳。月令。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康成注。謂以上辛郊祭天也。春秋成公十七年。九月辛丑。郊。公羊傳。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春秋哀公元年。四月辛巳。郊。穀梁傳。郊。自正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不郊矣。按宋書禮志云。魏世南郊日值雨。高堂隆謂應更用後辛。蓋卽本穀梁說。左傳。啓蟄而郊。宋書禮志。晉武之世。郊日或用丙。或用巳。或用庚。皆有別議。又云。晉武捨鄭而從諸儒。是以郊用冬至日。既以至日。理無常辛。按自晉以後。宋。齊。梁。陳。郊日仍皆用上辛。北郊用次辛。通典引王儉啓云。宋景平元年。正月三日辛丑。南郊。其十一日立春。元嘉十六年。正月六日辛未。郊。其月八日立春。齊書。高帝受禪。明年正月上辛。有事南郊。梁書武帝卽位南郊。爲壇在國之南。常與北郊間歲。正月

皇帝致齋于萬壽殿。上辛行事。陳書武帝永定元年受禪。修圓丘。柴燎告天。明年。因以正月上辛有事南郊。北齊書。每三年一祭。以正月上辛。後周憲章。多依周制。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是也。自隋唐始。定令以冬至日祀昊天上帝于圓丘。不復用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于圓丘。是也。自隋稱漢儀。常以乙日祀先農。乃耕于乙地。以丙戌日祠風伯于戊地。以己丑日祠雨師于丑地。亦皆在正月行事。與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立夏後申日祀雨師不同。

月亥日。謂之耕日。

禮記月令。孟春之月。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間。鄭康成注。元辰。蓋郊後吉辰也。孔穎達正義。耕用亥日。故云元辰。知用亥者。以陰陽式法。正月亥爲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晉書武帝紀。泰始四年。正月丁亥。帝耕于籍田。文選潘岳籍田賦。伊晉之四年。正月丁亥。皇帝親帥羣后。藉于千畝之甸。禮也。按今本丁亥作丁未。誤。

月午日。漢謂之祖日。月酉日。魏謂之祖日。

通典稱魏博士秦靖議。古無正月祖祭之禮。漢氏用午祖。戊臘。午者。南方之象。故以午祖。風俗通。漢家盛于午。故以午祖也。北堂書鈔稱稽含祖賦序曰。有漢日用丙午。魏氏擇用孟月之酉。晉潘尼皇太子祀祖詩曰。孟月涉初旬。吉日惟上酉。按此。則魏以後。祖或皆用酉日。

十五日謂之望日。

荆楚歲時記正月十五日作豆糜。加油膏其上。以祠門戶。先以楊枝插門。隨楊枝所指。仍以酒脯飲食。及豆粥。插箸而祭之。其夕迎紫姑。以下將來蠶桑。并占乘事。按藝文類聚。稱荆楚歲時記。今州里風俗。望日祭門。初學記引亦同。考今本荆楚歲時記。作正月十五日。不云望日。疑歐陽詢等或以意改也。又詢堅等引史記樂書。漢家祀太一。以昏時祠。到明。徐堅注云。今人正月望日夜遊觀鏡。是其遺事。今考樂書。漢家常以正月上辛祠太乙甘泉。是祠太一定用辛日。不必皆正月十五。至注今夜遊觀鏡云云。詢堅並同。未知何本。今所傳類書之最古者。藝文類聚。北堂書鈔。初學記等。而所稱引不足據如此。餘可類推。初學記稱玉燭寶典。正月十五日作膏粥。以祠門戶。北齊書。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爲打竹鏞之戲。有能中者。卽時賞帛。

又謂之上元。

白六帖。正月十五日爲上元。按上元。中元。下元。本道家之語。始見于白六帖。稱唐明皇實錄云。三元日。宜令崇元學士講道德南華等經。然唐時類書尙無有列及十月朔日者。猶近古也。今故削之。而附記于此。又類書引歲時記。上元夜。貴戚例以黃柑相遺。謂之傳柑。此當屬宋陳元靚歲時廣記。非宗棟也。

又謂之正月半。

世說。禰衡被魏武譎爲鼓吏。正月半試鼓。荆楚歲時記。稱續齋諧記曰。吳縣張成夜起。忽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謂成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卽此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其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

三十日謂之晦日。又謂之月晦。

荆楚歲時記。元日至子月晦。並爲酺。聚飲食。注。每月皆有弦望晦朔。以正月初年時。俗重以爲節也。玉燭寶典曰。元日至月晦。今並酺食渡水。士女悉湔裳酌酒於水湄。以爲度厄。今世人惟晦日臨河解除。婦人或湔裙。按初學記引公羊傳曰。提月。六鷁退飛過宋都。提月者何。僅建夏晦日也。何休注。提月。邊也。魯人語也。在正月之幾盡。白六帖亦同。今考公羊本及注。提皆作是。未知堅所據何本。至云僅建夏晦日也。亦與今本不同。然堅係另摘二字標目。必非無據。爾雅。太歲在寅。爲攝提格。楚辭。攝提貞于孟陬兮。正月。建寅之月。則稱正月爲提月。或古有是語。

二月戊日。謂之社日。

周書召誥。戊午。乃社于新邑。詩。以社以方。周禮。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禮記。月令。擇元日。命民社。郊特性。日用甲。用日之始也。宋書禮志。以歲二月八月二社。日祀之。荆楚歲時記。社日。四鄰

並結綜會社牲醪爲屋于樹下先祭神然後饗其胙。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二月祀大社之日薦韭卯于祖禰。按社祭土戊日屬土故古之社日皆用戊。召誥戊午乃社。白六帖引鄭康成禮記注元日謂近春分前後戊日元吉也。杜祐亦云周初未制禮之時社日猶用戊後乃定用甲日郊特牲及月令鄭注是矣。漢社日用午。蔡邕祝社文曰元正令午是也。魏社日用未。魏臺訪議曰帝問何用未社丑臘。王肅對曰魏土也土畏木丑之明日便寅寅木也故以丑臘土成於未故于歲始未社也。晉社用丑。晉書武帝紀秦始皇元年冬十二月詔臘以酉社以丑。此蓋五行生剋各有趨避非古制也。王虞春可樂云吉辰兮土戊明靈兮惟社。宋時方書亦以立春後第五戊日爲社日。近代禮又以秋分後戊日祭社是民間社日皆承用戊日可知。又按晉又兼用酉日社。潘尼皇太子社詩曰日惟上酉應禎祝社文曰吉酉辰良是矣。今吳俗社日則率以二月二日又未知始于何時。

是月祭飲食謂之臠。

說文楚俗以二月祭飲食也。一曰祈穀食新曰臠臠。玉篇臠飲食器也。冀州八月楚俗二月按風俗通作楚俗以十二月祭飲食當衍一十字。

去冬節一百五日謂之寒食。

荆楚歲時記云冬節一百五日卽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注據歷合在清明前二日亦有去冬至一百

六日者。藝文類聚稱陸鬪鄴中記。寒食三日。作醴酪。煮粳米及麥爲酪。擣杏仁作粥。白六帖稱玉燭寶典云。寒食節。城市尤多鬪雞卵之戲。或雕鏤相遺餉。藝文類聚稱藝術圖曰。北方山戎。寒食日用鞦韆爲戲。以習輕躡者。按俗謂寒食始于介子推。非也。今考太平御覽引劉向別錄。寒食蹋蹴。黃帝所作兵勢也。或云起于戰國。與鞠毬同。是三代前已有寒食之名。周禮司烜氏。仲春以木鐸修火禁於國中。鄭康成注曰。謂季春將出火也。太平御覽稱古今藝術圖曰。今寒食。準節氣是仲春之末。清明是三月之節。然則禁火蓋周之舊制。其以爲子推者。始於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新論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爲介子推故也。周舉傳舉移書于介子推廟云。盛冬去火。殘損民命。非賢者之意。自是衆惑稍解。魏武帝明罰令亦云。聞太原。上黨。西河。雁門。冬至後皆沍寒之地。令人不得食寒。云云。周斐汝南先賢傳。陸鬪鄴中記等並同。無論并州一方之俗。不足以概天下。且子推死有定月。故周舉傳言其月神靈不樂舉火。今寒食節或在二月。或在三月。不一。則明非因子推而始可知。又初學記引琴操云。晉文公與介子綏俱亡。子綏割腕股以啖文公。文公復國。子綏獨無所得。子綏作龍蛇之歌。而隱文公求之。不肯出。乃燔左右木。子綏抱木而死。文公哀之。令人五月五日不得舉火。綏推古字通。北堂書鈔稱石虎鄴中記亦同。據琴操。鄴中記。則子推亡在五月五日。據新論。周舉傳等。則子推亡又在盛冬。皆與清明節前之寒食無預。惟歲時記引晉孫楚祭子推文。用今寒食節醴酪事。則以清明前寒

食爲因子推而設者。誤或自西晉始。而陸翽等又承其誤也。

三月巳日。謂之上巳。

詩。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蘭兮。太平御覽。稱韓詩章句。詩人言溱與洧方盛流渙渙然。謂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秉蘭兮。秉。執也。當此盛流之時。衆士與衆女。方執蘭而祓除。後漢書注。稱韓詩辟君章句。又云。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鼻。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共往也。漢書孝武衛皇后傳。帝祓灊上還。注。應劭曰。祓。除也。今月上巳。祓禊是也。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春者。蠢也。蠢蠢搖動也。尙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療生疾之時。故于水上。盪潔之也。續漢書禮儀志。三月上巳日。宮人並禊飲于東流水上。沈約宋書禮志。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盪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之上類也。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士民並出江渚池沼間。爲流杯曲水之飲。是日取鼠麴汁。蜜和粉。謂之龍舌糝。以厭時氣。注。論語云。莫春。浴乎沂。則水濱祓禊。由來遠矣。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三月三日。及上除。采艾及柳絮。文選注。稱梁蕭子顯云。舊言陽氣布暢。萬物訖出。始洗絜之也。巳者。社也。言祈介社也。一說。三月三日。清明之節。將修事于水側。禱祀以祈豐年。按沈約云。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用上巳。今考魏以前。亦有用三日者。束皙云。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是也。魏以後。亦有用上巳者。元和郡縣志。潤州上元縣鍾山江表。上巳常遊于此。又張華集。有上巳篇。潘

尼上巳日帝會天淵池作詩阮瞻上巳日作賦等是也。

四月謂之雩月。

左傳龍見而雩。劉昭續漢書禮儀志注稱服虔云大雩夏祭天名雩遠也遠爲百穀求膏雨也龍角亢也。謂四月昏龍星體見萬物始盛待雨而大故雩祭以求雨也。夏小正四月越有大旱穀梁傳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冬大雩非正也。禮記月令仲夏之月大雩帝鄭康成注雩之正當以四月。凡周之秋三月之中而旱亦修雩禮以求雨。因著正雩此月失之矣。正義凡正雩在周之六月。通典周制月令建巳月大雩五方上帝。按周制雩皆在四月。故穀梁傳曰雩月雩之正也。秋大雩非正也。若月令仲夏之雩在周已屬秋矣。疑秦時雩始用五月。月令係秦制非周制。故鄭康成等均譏其失也。自秦以後雩祭亦類皆用四月。續漢書禮儀志自立春至立夏盡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府郡縣各掃除社稷其旱也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求雨。劉昭注四月立夏旱乃求雨。禱雨後旱復重禱而已。訖立秋雖旱不得禱求雨也。後魏書文成帝和平元年四月雩北齊亦以孟夏龍見而雩。隋制若京師孟夏後旱則祈雨行七事。通典引唐貞觀禮孟夏雩祀五方上帝五人帝五官于南郊是矣。五月十五日謂之五日前十日謂之端午。

大戴禮記。匿之興。五日翕望乃伏。其不言生而稱興何也。不知其生之時。故曰興。以其興也。故言之興。

五日翁也。望也者，月之望也。而伏云者，不知其死也。故謂之伏。五日也者，十五日也。翁也者，合也。伏也者，入而不見也。又云：蓄蘭爲沐浴也。文子上德篇：蟾蜍辟兵，愁在五月之望。按古人五日皆當是十五日。今楚俗亦以十五日爲大端陽，初五日爲小端陽。續漢書禮儀志：五月五日，朱索五色桃印爲門戶飾，以難止惡氣。藝文類聚：稱周處風土記曰：仲夏端午，烹鶩角黍。端，始也。謂五月初五日也。又以菰葉裹黏米煮熟，謂之角黍。按此，則魏晉以來，已用初五日爲五日。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四民並蹋百草，又有鬪百草之戲。採艾以爲人，縣門戶上，以禳毒氣。以五采絲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又有條達等織組雜物，以相贈遺，取鳩鵲教之語。北堂書鈔稱提要錄云：五月五日午時爲天中節。按俗謂五日始于屈原，非也。今考五日之名，見於經者一，夏小正是也。見於諸子者一，文子上德篇是也。見於傳記者二，田文母嬖，五月五日生文，父勅令勿舉之。後母私舉文，長成童，以實告之。又鄴中記及琴操皆云：介子推以五月五日生，世人謂之忌日。此數事皆在屈原之前。又屈原之事，始見于續齊諧記，既不足憑。又云：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年，長沙歐回，見人自稱三閭大夫，謂回曰：日嘗見祭，甚善，但常患蛟龍所竊。今若有惠，可以楝樹葉塞其上，以五采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憚也。回依言，後乃復見稱感。今人五日作糉子，帶五色絲及楝葉，皆是汨羅之遺風也。按風土記：菰葉裹黏米，本取陰內陽外，包裹之象，所以贊時也。若云爲原而作，則五日煮肥龜，又何說焉。又

荆楚歲時記。五月五日，競渡。俗爲屈原投汨羅日，傷其死，故命舟楫以拯之，而下復引越地傳云，競渡起于越王句踐，是日競渡采雜藥。夏小正，此月蓄藥，以蠲除毒氣，一競渡也。旣以爲采藥而設，又以爲弔屈原而設，一書記載已復不同，何能傳信。竊謂五日競渡，古人風俗如此，非因采藥，亦非爲屈原。藝文類聚，稱會稽典錄，女子曹娥者，會稽上虞人，父能絃歌，爲巫。漢安帝二年五月五日，于縣江沂濤迎婆婆神，溺死，而歲時記稱邯鄲曹娥碑又云，五月五日，時迎伍君，逆濤而上，爲水所淹，則東吳之俗，五月五日，又似爲伍君及婆婆神，與屈原復無所涉，是又可不必置論矣。

夏至後第三庚謂之伏日

史記秦本紀，德公二年，初伏。集解，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周時無，至此乃有之。正義曰，六月三伏之節，起秦德公爲之，故云初伏。伏者，隱伏避盛暑也。歷忌釋曰，伏者，何以金氣伏藏之日也。四時代謝，皆以相生，立春木代水，水生火，立夏火代木，木生水，立冬水代金，金生水，立秋以金代火，故至庚日必伏。庚者，金，故曰伏也。初學記，稱陰陽書云，從夏至後第三庚爲初伏，四庚爲中伏，立秋後初庚爲後伏，謂之三伏。曹植謂之三旬。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六年六月己酉，初令伏閉盡日。注，漢官儀曰，伏日，萬鬼行，故盡日閉，不干他事。風俗通曰，戶律，漢中巴蜀廣漢，自擇伏日。荆楚歲時記，六月伏日，竝作湯餅，名爲辟惡。注，魏氏春秋，何晏以伏日食湯餅，取巾拭汗，面色皎然，乃知非傅粉。則伏日湯餅，自魏已

來有之。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初伏日。薦麥瓜于祖禰。按夏小正。六月。養桃。傳。養以爲豆實也。蓋卽後世薦麥瓜食湯餅之類始。

孟秋第七日。謂之七日。又謂之良日。亦謂之七夕。

初學記稱崔寔四民月令曰。七月七日。作麪合藍丸及蜀漆丸。暴經書及衣裳。歲華紀麗。稱風俗通。織女七夕當渡河。使鵲爲橋。北堂書鈔。稱周處風土記。俗重七月初七。是夜灑掃于庭。露施几筵。設酒脯時果。散香粉于筵上。以祈河鼓織女。言此二星辰當會。守夜者咸懷私願。或云見天漢中有奕奕白氣。有光耀五色。以此爲徵應。見者便拜而願乞富乞壽。無子乞子。惟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頗有受其祚者。又云。魏時人或問董助云。七月七日爲良日。飲食不同于古。何也。助曰。七月黍熟。七日爲陽數。故以糜爲珍。今此日惟設湯餅。無復有糜矣。荆楚歲時記。七月七日。爲牽牛織女聚會之夜。注。戴德夏小正云。是月織女東向。蓋言星也。春秋斗運樞云。牽牛神名略。石氏星經云。牽牛名天關。佐助期云。織女神名收陰。史記天官書曰。是天帝外孫。傅元擬天問曰。七月七日。牽牛織女會天河。此則其事也。河鼓黃姑。牽牛也。皆語之轉。又云。是夕。人家婦女。結采縷。穿七孔鍼。或以金銀鑰石爲鍼。陳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網于瓜上。則以爲符應。按俗謂七月七夕爲牽牛織女而設。非也。今考七日之名。見于淮南子及萬畢術。漢武帝故事。列仙傳等書。皆不言及牽牛織女之事。其以爲二星辰當

會于此夕者。始見于風俗通。傅元擬天問及周處風土記。吳均齊諧記等書。而宋南平王鑠及謝惠連。遂有七夕詠牛女詩。此後七夕遂專屬之于牛女矣。無論風土記等所錄。皆荒誕不經。卽謂神仙怪怪之言可信。則事在魏晉以前者。已不止一事。請舉述之。北堂書鈔稱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于承華殿齋。其日或有鳥從西方來。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有頃。王母至。有二青鳥如鳥。夾侍王母旁也。又云。王母遣青衣女語帝曰。七月七日。王母暫來。帝于其日。修除宮掖。燔百和之香。然九光之燈。則謂七日從王母起。可藝文類聚稱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冶鑄師也。以七月七日。乘赤龍仙去。又云。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作鳳鳴。遊伊洛之間。浮邱公接以上嵩高山。二十餘年後。于山中謂桓良曰。告我家。七月七日。待我緜氏山頭。是日果乘白鶴駐山嶺。望之不得到。舉手謝時人。數日而去。則謂七日屬陶公王子喬亦可。初學記稱神仙傳云。吳蔡經去家時已老。還更少壯。頭髮皆黑。爲家中言。七月七日。王君當來。至期日。王方平果來。一又云。七月七日。麻姑當來。可取數百斛酒飲之。至期。王方平偕來。乘羽車。駕五龍。聞金鼓。簫管人馬之聲。是七日屬之麻姑。王方平亦可。太平御覽稱漢武帝故事。景帝王美人。以乙酉年七月七日。生武帝于猗蘭殿。西京雜記。戚夫人侍兒賈佩蘭云。在宮時見戚夫人侍高祖。至七月七日。臨百子池。作于演樂畢。以五色縷相羈。謂爲連愛。一云。漢采女常以七月七日穿鍼于開襟樓。云云。皆不及牽牛織女之事。明七月七日。日月皆屬陽。古人以之爲良會。後

遂附會爲牽牛織女事也。夏小正。七月初昏。織女正東鄉。後人因此附會矣。

七月望前一日。亦謂之禊日。

宋書禮志。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又或用秋。漢書。八月。祓于霸上。劉禎魯都賦。索秋二七。天漢指隅。人胥祓除。國子水嬉。又是用七月十四日也。

八月十五日。謂之中秋。

周禮籥章。掌土鼓。鼗。籥。中春。晝擊土鼓。歛。鼗。詩。以逆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枚乘七發。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遊兄弟。並往觀濤于廣陵之曲江。李善注。稱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五日。日月相望。荆楚歲時記。八月十四日。民並以朱水點兒頭額。名爲天灸。以厭疾。又以錦綵爲眼明囊。遞相贈遺。按中秋節。唐初尙未盛行。故虞世南。歐陽詢。徐堅等作類書。歲時部皆未列入。若唐以前。八月十五日。見于史傳者。惟隨書新羅國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各賞以馬布。及武夷山記。八月十五日。武夷君與魏真人等會山頂宴集。數事而已。

季秋第九日。謂之重陽。又謂之重九。又謂之九日。

北堂書鈔。稱魏文帝與鍾繇書曰。歲往月來。忽復九日。九爲陽數。而日月並應。俗嘉其名。以爲宜于長久。故享燕高會。白六帖。稱魏文帝書又云。日月並應。故曰重陽。晉書禮志。九月九日。馬射。或說曰。秋

金之節。講武習射。象立秋之禮也。西京雜記。漢武帝宮人賈佩蘭。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相傳自古。莫知其由。荆楚歲時記。九月九日。四民並籍野飲宴。注。杜公瞻云。九月九日宴會。未知起于何代。然自漢至宋未改。今北人亦重此節。佩茱萸。食餌。飲菊花酒。云令人長壽。按北堂書鈔。稱孫瑞奏事云。興平二年秋。朝廷以九月九日。賜公卿近臣飲宴。今考孫瑞當作士孫瑞。脫一士字。後漢書。獻帝紀。興平二年十一月。王師敗績。衛尉士孫瑞等。始爲李傕郭汜所殺。則九月中瑞尚在也。杜公瞻云。九日宴會。自漢至宋未改。所云漢。蓋卽指此而言。則九日節始盛于漢末可知。又按古人每以隻月爲盛會。除正月一日爲歲首不計外。如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其日月皆應陽數。故古人于此日。讌集出遊。其制蓋仿于三代。自漢以後。遂各附會其說。並非也。又按今人以五月五日爲競渡節。九月九日爲登高節。不知古人每值佳日。無不可泛舟。無不可登高。荆楚歲時記。人日登高賦詩。隋陽休之亦有人日登高詩。石虎鄴中記。正月十五日。有登高之會。隋書。文帝嘗于正月十五日。與近臣登高。玉燭寶典。元日至晦日。今並酺食度水。荆楚歲時記。元日至月晦。士女泛舟。或臨水宴樂。蔡邕月令章句。暮春。陽氣和暖。鮪魚時至。將以薦寢廟。因是乘舟禳于名川也。輿地記。齊武帝起層城觀。七月七日。宮人多登之。稽含有七月七夕登高詩。又月令仲夏。可以居高明。可以遠眺望。可以升山陵。可以處臺榭。是五日不特可以泛舟。并可以登高矣。

冬至後第三戌謂之臘日。其夕謂之臘夕。亦謂之臘夜。

說文：冬至後三戌臘祭百神。廣雅：臘，索也。左傳：虞不臘矣。杜預注：臘，歲終祭衆神之名。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祖五祀。鄭康成注：臘，謂以田臘所得禽祭也。史記秦本紀：惠文王十二年，初臘。正義：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始皇三十一年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索隱云：蓋從歌謠之詞而改從殷號也。風俗通曰：夏曰清祀，殷曰嘉平，周曰大蜡。漢曰臘。臘者，獵也。因獵取獸以祭。又云：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初學記：稱高堂隆、魏臺訪議曰：詔問，何以用未祖丑臘。臣隆對曰：按月令，孟冬十月，臘先祖五祀，謂薦田獵所得禽獸，謂之臘。又師說：王者各以行之盛祖，以其終臘。水行之君，以子祖辰臘。火行之君，以午祖戌臘。木行之君，以卯祖未臘。金行之君，以酉祖丑臘。土行之君，以戌祖辰臘。今魏據土德，宜以戌祖辰臘也。又云：漢火德，火衰于戌，故以戌日爲臘。魏土德，土衰于辰，故以辰爲臘。晉金德，金衰于丑，故以丑爲臘。按此，則魏蓋先用丑日臘。至隆議後，始改用辰耳。晉宋舊事：引魏名臣大司農董遇議又云：土行之君，故宜以未祖。以丑臘，爲得盛終之節，不可以戌祖辰臘云。江表傳：吳以爲土行，用未祖辰臘。通典：宋水德，王祖以子，臘以辰。晉書隱逸范喬傳：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娛耳。藝文類聚稱養生要術：十二月臘夜，令人持椒臥井旁，無與人言，內椒井中，可除

溫病。荆楚歲時記。十二月八日爲臘日。諺語。臘鼓鳴。春草生。村人並擊細腰鼓。戴胡頭。及作金剛力士。以逐疫。其日並以豚酒祀竈神。按據月令。則臘本在孟冬之月。疑始皇三十一年改臘曰嘉平。始移至十二月也。高誘注呂不韋書。今人臘前一日。擊鼓驅疫。謂之逐除。蔡邕獨斷。臘者。歲終大祭。縱役人燕飲也。續漢書禮儀志。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四分律音義。臘。歲終祭神之名。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也。蓋自秦以後。臘皆在十二月矣。惟後周遵古制。以建亥之月臘。通典。隋初因之。亦以孟冬下亥禘百神。開皇四年。詔曰。前周歲首。今之仲冬。建亥之月。大禘可也。後周以夏后之時。行姬氏之禘。考之前代。于義有違。其十月行禘者。止。可以十二月爲臘。是反以建亥之月臘。爲非。可不考古矣。至以十二月八日爲臘日。則又自荆楚歲時記始。迄今皆因之。故俗皆云臘八。亦若今人定以二月二日爲社日也。又今人祀竈。又率以月之二十四日。

臘明日。謂之初歲。又謂之小歲。史記天官書。臘之明日。人衆卒歲一會。飲酒發陽氣。故曰初歲。藝文類聚。稱晉博士張亮議曰。臘。接也。臘明日。爲初歲。秦漢以來有賀。此皆古之遺語也。太平御覽。稱崔寔四民月令。臘明日更新。謂之小歲。敬酒尊長。修賀君師。又稱徐爰家儀曰。蜡本施祭。故不賀。其明爲小歲。賀稱初歲。福始。慶無不宜。又云。小歲之賀。旣非大慶。禮止門內。

歲盡日謂之除日。又謂之歲夕。又謂之除夜。

禮記月令：日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數將幾終，歲將更始。張衡東京賦曰：卒歲大儺。晉書循吏曹摅傳：歲夕，摅行獄。荆楚歲時記：歲暮，家家具肴蔌，詣宿歲之位，以迎新年，相聚酣飲，留宿歲飯。至新年十二日，則棄之街衢，以爲去故納新也。事文類聚稱：風土記云：除夜，祭先竣事，男女聚飲，祝頌而散，謂之分歲。北齊書：季冬晦日，選人子弟，赤幘阜構衣，執鼗鼓，百二十人，逐惡鬼于禁中，其日戌夜三唱，開諸里門。

冬至後四十六日而立春。

周書時訓解：立春日，東風解凍，又五日，蟄蟲始振，又五日，魚上冰。按諸書所引易通卦驗說，與時訓解時有不同。今以月令呂不韋等書考之，當以時訓解爲準。淮南王書：大寒加十五日，指報德之維，則越陰在地，故曰：距日冬至四十六日而立春。陽氣凍解，音比南呂。按天文訓所言，皆本孝經緯。又按太平御覽：稱皇覽逸禮：距冬至四十五日，天子迎春于東堂。初學記：稱孝經緯：周天七衡，六間曰立春。又稱易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宋均注：條風者，條達萬物之風。孝經鉤命決曰：立春，勅門闌無關鑰，以迎春之精。續漢書禮儀志：立春之日，下寬大書，制詔三公，方春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罪非殊死，且勿核驗，皆須麥秋退貧殘，進柔良。下當用者，如故事注。月令：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卽此詔。

之謂也。荆楚歲時記。立春之日。悉剪綵爲燕。戴之。帖宜春二字。

後十五日爲驚蟄。漢曰雨水。

周書時訓解。驚蟄之日。獺祭魚。又五日。鴻雁來。又五日。艸木萌動。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寅。則雨水。音比夷則。按漢始以雨水爲正月節。漢書律歷志。營室十四度。驚蟄。注。今日雨水。降婁初奎五度。雨水。注。今日驚蟄。是也。

又十五日爲雨水。漢曰驚蟄。

周書時訓解。雨水之日。桃始華。又五日。倉庚鳴。又五日。鷹化爲鳩。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甲。則雷驚蟄。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春分。

周書時訓解。春分之日。元鳥至。又五日。雷乃發聲。又五日。始電。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卯。中繩。故曰春分。則雷行。音比蕤賓。周禮。春分之日。祭馬祖。按說文。龍。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馬。龍之屬。故以始登天之日祭之也。晉書禮志。武帝泰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春分祠厲殃及禳祠。詔曰。不在祀典。除之。太平御覽。稱齊民月令曰。春分不殺。

又十五日爲穀雨。漢曰清明。

周書時訓解。穀雨之日。桐始華。又五日。田鼠化爲鴛。又五日。虹始見。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乙。則清明風至。音比仲呂。按劉歆三統歷。穀雨三月節。清明中。與時訓解同。而淮南王書等。清明在穀雨之前。故漢書律歷志。大梁初胃七度。穀雨注。今日清明。昴八度。清明注。今日穀雨。是也。

又十五日。爲清明。漢曰穀雨。

周書時訓解。清明之日。萍始生。又五日。鳴鳩拂其羽。又五日。戴勝降于桑。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辰。則穀雨。音比姑洗。周書周月解。春三月中氣。驚蟄。春分。清明。孔晁注。舊作雨水。春分。穀雨。非古法也。

史記律書云。清明風。居東南維。楚辭九懷。季春兮陽陽。王逸章句。三月溫和。氣清明也。

又十五日。爲立夏。

周書時訓解。立夏之日。螻蟻鳴。又五日。蚯蚓出。又五日。王瓜生。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常羊之維。則春分盡。故曰。有四十五日而立夏。大風濟。音比夾鐘。

又十五日。爲小滿。

周書時訓解。小滿之日。苦菜秀。又五日。靡草死。又五日。小暑至。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巳。則小滿。音比太族。三禮義宗。小滿爲中者。物之生長。小得並滿。故以小滿爲名也。

又十五日。爲芒種。

周書時訓解。芒種之日。螳螂生。又五日。鳩始鳴。又五日。反舌無聲。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丙。則芒種。音比大呂。三禮義宗。五月芒種爲節者。言時可以種有芒之穀。故以芒種爲名。宋書循吏阮長之傳。時郡縣田祿。芒種爲斷。此前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前人。此後去官者。則一年秩祿。皆入後人。始以元嘉末改此科。計月分祿。長之去武昌郡。代人未至。以芒種後一日解印綬。

又十五日爲夏至。

周書時訓解。夏至之日。鹿角解。又五日。蜩始鳴。又五日。半夏至。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午。則陽氣極。故曰。有四十六日而夏至。音比黃鐘。北堂書鈔。稱孝經緯。日周天有七衡。夏至日在內衡。又稱春秋感精符曰。冬至日。成天文。夏至日。成地理。續漢書禮儀志曰。夏至。是日浚井改水。按春秋考異郵曰。夏至。井水躍。故于是日改水。三禮義宗。夏至爲宗者。至有三義。一以明陽氣之至極。二以助陰氣之始至。三以明日行之兆。故謂之至也。荆楚歲時記。夏至節日食糗。是日取菊爲灰。以止小麥蠹。又十五日爲小暑。

周書時訓解。小暑之日。溫風至。又五日。蟋蟀居辟。又五日。鷹乃學習。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丁。則小暑。音比大呂。三禮義宗。六月小暑爲節者。此以相形爲名。形大暑。故謂之小暑。六月初。暑氣熱未極。故以小爲名。大暑爲中者。自十一月。一陽爻上。從地而出。至此之時。方始上徹。陽氣併出。以上。大暑

既極。故暑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暑。

周書時訓解。大暑之日。腐草化爲螢。又五日。土潤溽暑。又五日。大雨時行。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未。

則大暑。音比大族。通典。後漢制。太史每歲上其年歷。先立春。立夏。大暑。立秋。立冬。常讀五時月令。

周書周月解。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暑。

又十五日爲立秋。

周書時訓解。立秋之日。涼風至。又五日。白露降。又五日。寒蟬鳴。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背陽之維。則

夏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秋。涼風至。音比夾鐘。三禮義宗。七月立秋之言。湫縮之意。

又十五日爲處暑。

周書時訓解。處暑之日。鷹乃祭鳥。又五日。天地始肅。又五日。禾乃登。按月令。呂氏春秋。並作農乃登穀。

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申。則處暑。音比姑洗。國語。處暑之既至。蟲蟻之既多。

又十五日爲白露。

周書時訓解。白露之日。鴻雁來。又五日。元鳥歸。又五日。羣鳥養羞。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庚。則白露

降。音比仲呂。

又十五日爲秋分。

周書時訓解。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又五日。蟄蟲培戶。又五日。水始涸。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酉。中繩。故曰。秋分雷戒。蟄蟲北鄉。音比黈賓。文子曰。老子爲天地之氣。莫大于和者。陰陽調。日夜分。故萬物春分而生。秋分而成。

又十五日爲寒露。

周書時訓解。寒露之日。鴻雁來賓。又五日。爵入大水爲蛤。又五日。菊有黃華。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辛。則寒露。音比林鐘。

又十五日爲霜降。

周書時訓解。霜降之日。豺乃祭獸。又五日。草木黃落。又五日。蟄蟲咸俯。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戌。則霜降。音比夷則。周禮正義。稱韓詩。古者霜降逆女。冰泮而止。周書周月解。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

又十五日爲立冬。

周書時訓解。立冬之日。水始冰。又五日。地始凍。又五日。雉入大水爲蜃。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躔通之維。則秋分盡。故曰。有四十六日而立冬。草木畢死。音比南呂。按易通卦驗。立冬。不周風至。水始冰。而

符瑞圖云。立冬。北方廣莫風至。今考淮南王書。廣莫風後。不周風四十五日。乃至。符瑞圖說誤也。

又十五日爲小雪。

周書時訓解。小雪之日。虹藏不見。又五日。天氣上騰。地氣下降。又五日。閉塞而成冬。淮南王書。加十

五日。指亥。則小雪。音比無射。三禮義宗。十月小雪爲中者。氣序轉寒。雨變成雪。故以小雪爲中。

又十五日爲大雪。

周書時訓解。大雪之日。鳴鳥不鳴。又五日。虎始交。又五日。荔挺生。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壬。則大雪。

音比應鐘。歷義疏。大雪。十一月節。月之初氣也。言大陰之氣。以大水凝爲雪。故曰大雪。

又十五日爲冬至。又謂之亞歲。

周書時訓解。冬至之日。蚯蚓結。又五日。麋角解。又五日。水泉動。淮南王書。寸指子。則冬至。音比黃鐘。

續漢書禮儀志。冬至。鑽鑿改火。北堂書鈔稱孝經緯。冬至。日在外。衡牽牛之初。說文。冬至。斗指

子。夜半時加午者也。宋書禮志。冬至。朝賀享祀。皆如元旦之儀。又云。其儀亞于歲朝。按魏晉時。則有

大小之別。元旦稱大會。冬至稱小會。亦見晉宋二書禮志。歷義疏。冬至。十一月之中氣也。言冬至者。

極也。太陰之氣。上干于陽。太陰之氣。下極于地。寒氣已極。故曰冬至。北堂書鈔稱西域諸國志云。天

竺十一月十六日爲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爲臘。則麥熟。

又十五日爲小寒。

周書時訓解。小寒之日。雁北鄉。又五日。鵲始巢。又五日。雉始鳴。按淮南天文訓。冬至。鵲始巢。與時訓解稍異。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癸。則小寒。音比應鐘。三禮義宗。十二月小寒爲節者。亦形于大寒。故謂之小。言時寒氣亦未是極也。

又十五日爲大寒。

周書時訓解。大寒之日。雞始乳。又五日。鷺鳥厲疾。又五日。水澤腹堅。淮南王書。加十五日。指丑。則大寒。音比無射。三禮義宗。大寒爲中者。上形於小。故謂之大。十一月一陽爻初起。至此始徹。陰氣出地方盡。寒氣併在上。寒氣之逆極。故謂大寒也。周書周月解。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大寒。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三

釋舟

兪、謂之舟。

說文、舟、船也。毛傳、兪、空木為舟也。从亼、从舟、从𠂔、𠂔、水也。桡或作楸。俗字。方言、自關而東、或謂之舟。

釋名、舟、言周流也。桡、淮南王書汜論訓、乃為窳木方板、以為舟航、高誘注、窳、空也。兪、窳二字、音義

並通。故徐鍇說文繫傳云、亼者、取二合之義。音兪、猶窳穿之義。會意是也。

通名謂之棧。

說文、棧、船總名。玉篇同。徐鉉等曰、今俗別作艘。非是。漢書溝洫志、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棧。桡吳越

春秋句踐歸國外傳、晉竹十陵注、陵、當作棧。漢書溝洫志、漕船五百棧。是棧又通作棧。兼作慶。說文、慶、

水槽倉也。義亦通。藝文類聚、稱太公六韜、武王伐殷、先出於河、呂尚為後將、以四十七棧船濟于河、

又謂之船。

說文、船、舟也。桡此即轉注字。方言、舟、自關而西謂之船。釋名、船、循也。循水而行也。藝文類聚、稱

韻集曰、船、舩也。桡舩即船之重文。字書或分為二。非。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爾雅。舩。我也。說文同。義闕。廣雅。舩。舟也。玉篇。舩。天子稱。按淮南王書。欲與物接。而未成舩。兆者也。文選注。稱許慎注。舩。兆也。舩。兆當屬轉注字。故名舟爲舩。又謂之舩。又廣韻云。舩。古文作舩。則或从剡。木爲楫之義。制字。故从舟也。易。剡木爲楫。剡。本亦作舩。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按舩字。說文。玉篇並無。當作桺。古字通也。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吳船曰舩。廣韻同。玉篇。舩。船小也。按荊州記。湘州七郡。大舩所出。皆受萬斛。又水經注。贛水又逕谷鹿洲。舊作大舩處。宋臧質石城樂亦云。大舩載三千。漸水丈五餘。是舩亦不僅小舟也。

又謂之舩。

廣雅。舩。舟也。玉篇。吳船也。又舩。按當從說文作舩。

又謂之舩。

漢書古今人表。晉舩人固來。廣雅。舩。舟也。玉篇同。

又謂之樓。

廣雅、玉篇並舟名。瓊州圖經文昌縣有焚樓山。近大海。漢樓船將軍楊僕征黎至此。焚船登岸。故名。按故書無樓字。疑土人合樓船二字爲一。後人遂制此字矣。吳越春秋。越有樓船卒。漢武帝秋風辭。泛樓船兮濟汾河。則樓船之制。自昔有之。通典又云。樓船船上建樓三重。

又謂之纒。又謂之麒麟。

廣雅、玉篇並舟名。

又謂之餘皇。

左傳昭公十七年。楚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廣雅、玉篇、餘皇並舟名。又云。皇、吳舟。郭璞江賦。漂飛雲。連餘皇。抱朴子。餘皇。鷁首。涉川之良器也。按說文無餘皇二字。始見新附。今仍從左傳作餘皇。皇。又別作鱣。

又謂之船縮。

方言。艇謂之船縮。小船縮謂之艇。按艇爲小舟。則船縮之制。當在大小之間。廣雅。船縮。舟也。玉篇同。宋書吳喜傳。從西還。大船。小船。爰及草舫。錢米布絹。無船不滿。通異名。類篇。縮。大舟。按縮。當卽船

字。

又謂之漣。又謂之鑿。又謂之艘。又謂之艘。又謂之艘。

玉篇有。廣韻。小船上安蓋者。按淮南王書修務訓。水斷龍舟。高誘注。龍舟。大舟也。此艘字疑合。

二字爲一。隋書亦以戰艦爲水龍。玉篇又有髣字。云。以竹葉髣船也。疑亦艘字重出。或又云。髣。卽艘。今附記于此。

又謂之觀。

按疑亦合吳舟二字爲一。

又謂之艦。又謂之梯。又謂之艦。又謂之舩。

玉篇又別出髣字。非。

又謂之艦。又謂之艦。又謂之艦。又謂之艦。又謂之艦。

梁江淹詩。方水理金艦。以上並見玉篇。

又謂之艦。

玉篇。艦。船名。

艦。謂之艦。

見廣雅。

五戒相經音義。稱埤蒼。艦。艦也。亦名艦。

玉篇。艦。艦也。又。船艦。廣韻同。

王逸楚詞章句。艦。

舫也。洪興祖補注。舫，船邊也。北堂書鈔稱會稽典錄。楊橋上諫曰：臣聞之。曾子扣舫易水。魚聞入淵。鳥驚參天。郭璞江賦詠采菱以叩舫。按此皆與祖所據。

輪、謂之枕。

見廣雅。玉篇。輪，船也。按今以船旁木爲枕，亦作牘。

長而薄者，謂之牘。

見方言。廣雅。舫，舟也。玉篇。艇，鱗船。

短而深者，謂之舫。

見方言。郭璞。今江東呼舫舫者。玉篇同。廣雅。舫，舟也。小爾雅。艇之小者曰舫。梁書羊侃傳。初赴

衡州。于兩舫舫起三間通梁水齋。

又謂之舫。

集韻。舫，船短而深也。陳書侯景傳。景乃以舫舫貯石。沈塞淮口。資治通鑑。侯景召石頭津主張賓。

使引淮中舫舫及海鱸。

小而深者，謂之舫。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櫂。郭璞。卽長舫也。按舫、舫、櫂，本一字。蓋正作舫。通作舫。今玉篇又別出櫂、櫂二字。

益非疑。方言本亦後人依玉篇追改也。今姑隨其義兩列。

大舟謂之櫂。

說文櫂，海中大船。徐鉉曰：今俗別作筏，非是。廣雅：櫂，舟也。玉篇：櫂，大船也。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筏，作櫂。韻集：筏，作櫂。同扶月反。按：櫂、筏，皆俗字，並當作櫂。又別見。

又謂之櫂。

說文：櫂，江中大船名。廣雅：櫂，舟也。玉篇：櫂，大舟也。按：櫂，俗字，當作櫂。方言：東南丹陽會稽之間，謂櫂爲櫂。按：方言：櫂爲小舸。櫂與櫂同，則櫂亦不盡是大舟矣。又別見。

又謂之般。

方言：般，大也。玉篇：般，大船。餘別見。

又謂之舸。

方言：南楚、江、湘，凡船大者，謂之舸。玉篇：舸，船也。左思蜀都賦：宏舸連舳。李善注：大船曰舸。按：三國吳志：董襲傳：襲乘大舸船，突入蒙衝。南齊書：王敬則傳：高道慶乘舸，舸于江中迎戰。此舸爲大船之證。然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劉備乘單舸往見周瑜。風土記：船舸單乘，是單船亦謂之舸也。說文無舸字。見徐鉉新附。

又謂之艫。

廣雅：艫，舟也。玉篇：艫，大船也。

又謂之舶。

華嚴經音義稱：呂忱字林，舶，大船也。今江南泛海船謂之舶。昆侖及高麗皆乘之。大者受萬斛也。又

稱：埤蒼，舶，大船也。玉篇同。又稱通俗文：晉船曰舶。初學記引大者長二十丈，載六七百人。按水經

注：孫權裝大船，名之曰長安，亦曰大舶，是矣。俗別作艫，非。

又謂之𦨭，又謂之𦨭。

玉篇：𦨭，𦨭並大船。集韻：𦨭，兩槽大船。梁元帝吳趨行：何時乘𦨭歸。按別作𦨭，非是。陳書侯安都

傳：坐𦨭內，墜于櫓井，時以為不祥。又王子晉等，乃僞以小船，依𦨭而釣。

又謂之胸臚。

廣雅：胸臚，舟也。玉篇同。集韻：胸臚，太扁也。北堂書鈔：豫章城西胸有臚洲。水經注作谷鹿即呂蒙作胸臚

大扁處。按吳志：呂蒙襲關羽，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于胸臚中，是胸臚又通作構臚。又稱楊泉物理論

夫工匠經涉河海，為胸臚以浮大川。通異太平御覽稱：雜字解詁曰：胸臚，雜船也。

小舟謂之刀。

毛詩河廣云。曾不容刀。鄭康成箋云。小船曰刀。按詩正義及釋文並云。說文作𦨇。今考說文無𦨇字。疑

陸德明等誤記釋名玉篇諸書爲說文也。餘類此尙多。姑附記于此。釋名。三百斛曰𦨇。𦨇。貂也。貂。短

也。江南所名短而廣。安不傾危者也。按近人校釋名。誤以說文之𦨇合𦨇。不知說文之𦨇从別省。讀若

兀。音既不同。且此云。安不傾危。而說文云。𦨇。船行不安也。義亦相反。今別見。又詩正義引說文云。𦨇。小

船。未知何本。廣雅。𦨇。舟也。初學記。稱埤蒼。𦨇。吳船也。音雕。集韻。或作𦨇。通作刀。或作船。廣韻。船

吳船。按一切經音義引方言。小𦨇。謂之艇。郭璞曰。艇。𦨇也。音刀。與今本方言異。或別有所據。但刀

係正字。𦨇。船。𦨇。皆刀之別字耳。北堂書鈔。初學記。太平御覽。引釋名。艇。皆作𦨇。玉篇。𦨇。小船也。

又謂之艇。

方言。小𦨇。謂之艇。郭璞。今江東呼艇小底者也。玉篇。艇。小舟也。按別作𦨇。非是。

又謂之艇。

方言。艇。謂之𦨇。小𦨇。謂之艇。郭璞。艇也。釋名。二百斛以上曰艇。其形徑挺。一人二人所行者也。

按說文無艇字。應作挺爲是。廣雅。艇。舟也。北堂書鈔。稱說文云。艇。小舟也。形狹而長。按艇字見說

文新附。然北堂書鈔引說文如此。則鉉或別有所本。小爾雅。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謂之𦨇。高誘

淮南王書注。蜀艇。一板之舟。若今之豫章。是也。

又謂之舠。

方言小而深者謂之楫。郭璞卽長舠也。廣雅舠舟也。玉篇舠小船也。饒同。馬融廣成頌連舠舟。李賢注舠小舟也。傅元正都賦越舠泛吳榜浮。

又謂之舠。

玉篇舠小船也。按宋書武帝紀盧循有八艘艦九枚起四層高十二丈又垣護之隨王元謨入河虜悉已牽元謨水軍大艘連以鐵鎖三重欲以絕護之還路是艘亦大小兼有不盡屬小船也。宋書恩倖傳論又云南金百毳來悉方艘。按說文無艘字疑卽漕字之別。說文漕水轉穀也。一曰人之所乘及船也。宋書云水軍大艘與玉篇廣韻水運爲漕之說亦合。後人或去水加舟耳。

又謂之麗。

玉篇麗小船也。莊子秋水篇麗不可以衝城。司馬彪注麗麗小船也。按襄松之三國志王朗傳注稱獻帝春秋孫策率軍如閩越討朗朗泛舟浮海欲走交州至朗對策使者云獨與老母共乘一麗流矢始交便棄麗就俘云云亦麗爲小舟之證。麗麗古字通。佛本行讚經音義亦云麗小船也。麗當屬麗字之別。

又謂之舠。

玉篇。舠。小船也。梁書王僧辯傳。侯子鑒等。率步騎萬餘人。于岸挑戰。又以鷁舠千艘。並載士。兩邊悉八十棹。按玉篇無鷁字。當作鳥。了鳥。蓋言其小也。

又謂之幹舟。

高誘淮南王書注。幹舟。小舟也。通異名。一曰大舟。

又謂之舩舩。

廣雅。舩舩。舟也。玉篇。舩舩。小舟也。按南齊書張敬兒傳。敬兒乘舩舩過江。遇風。船覆。又云。上與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舩舩流至。御坐前覆沒。此可證舩舩皆小舟。

戰船謂之蒙衝。

釋名。外狹而長。曰。蒙衝。以衝突敵船也。廣雅。蒙衝。舟也。玉篇。蒙衝。戰船。按字當作蒙衝。吳志。董襲討黃祖。祖橫兩蒙衝。夾守沔口。又周瑜逆曹公于赤壁。部將黃蓋。取蒙衝門艦數十艘。實以薪草。陳書侯瑱傳。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通異名。廣韻。幢。短船名。

又謂之紙艦。

廣韻。稱字林。紙艦。水戰船。玉篇。紙艦。戰船也。按廣雅作舩艦。或以字近而誤。

又謂之斥候。

釋名。五百斛以上。還有小屋。曰斥候。以視敵進退也。

軍行在前。謂之先登。

釋名。軍行在前。曰先登。登之向敵陳也。初學記。稱晉令水戰有飛雲船、蒼隼船、先登船、飛鳥船、劉遠云。飛雲。蓋海吳樓船名。按此類異名尙多。不能悉錄。附記于此。

置戈船下。謂之戈船。

張晏漢書注。越人于水中負人船。又有蛟龍之害。故置戈于船下。因以爲名也。按臣瓚引伍子胥書。有戈船以載干戈。吳越春秋句踐伐吳外傳。戈船三百艘。則戈船之制不始于漢。

輕舟。謂之楫。

玉篇。楫。輕船。廣韻同。

又謂之楫。

宋書鄧琬傳。劉胡遣陳紹宗、陳慶。率輕楫二百。大艦五十。出鵠尾外挑戰。南齊書柳世隆傳。輕艦一萬。隋書來護兒傳。楊素令護兒率數百輕艦。徑登江岸。戴暘釣竿篇。蕙花裝小艦。按此篇所收字。至玉篇而止。唯艦舩等字。以已見宋齊梁陳等書。故亦錄入。疑屬艦字之別也。又今本類書引方言。南楚呼艦曰楫。今方言無此語。

輕疾者、謂之赤馬。

釋名、輕疾者、曰赤馬舟。其體正赤、疾如馬也。崔豹古今注、孫權時名舸爲赤馬、言如馬之走陸也。又小舟名馳馬。北堂書鈔、稱江表傳、孫權名舸爲馬、言飛馳如馬之走陸地也。又稱杜預表、長史劉循、治洛陽以東運渠、嘗用赤馬。按劉熙亦漢末三國時人、所云赤馬舟、當卽指孫權所造而言。抱朴子、水馬飛鳧、義亦同。

子船、謂之艦。

玉篇、艦、子船。

通異名

集韻、覆船具、亦曰艦。

合木船、謂之舸、又謂之艦。

廣雅、艦、舸、舟也。

初學記、稱周遷輿服雜事、其人欲輕行、則乘海舸。合木船也。廣韻、艦、合木船。

編竹船、謂之篲。

玉篇、篲、竹長千丈、爲大船也、生海畔。

運舟、謂之擘。

玉篇、擘、運船也。廣韻同。又廣韻云、擘、釣船也。附錄于此。

海中舟、謂之櫂。

見上。玉篇。檣、海中大船也。泝也。亦作檣。按玉篇分檣、檣爲二字。非。下檣、檣亦同。

又謂之檣。

見上。藝文類聚。稱韻集。艘、海大船也。

又謂之舶。

見上。廣韻。海中大船。集韻。蠻夷泛海舟曰舶。

又謂之霽。

玉篇。霽、海船也。

又謂之艫。又謂之艫。

初學記。稱稗蒼云。海中大船曰艫。玉篇。艫、海船也。綱、船也。廣韻。艫、海中大船。綱、海船名。

江中舟謂之檣。

見上。按初學記。稱說文曰。江中舟曰檣。音禮。蓋卽蠡字之誤。玉篇。檣、江中大船也。又作檣。

又謂之舩。

見上。廣韻。對舩。江中大船。按舩又舩字之別。禮部韻略。船字下引廣雅。船、舩、舟。今考廣雅亦無船字。

惟舩字。曹憲音滔。韻略蓋因此誤也。廣韻亦無此字。

舟飾、謂之鱗。又謂之舩。

玉篇、鱗、舩、舟飾也。按廣韻無鱗舩二字。

載多、謂之鱗。

玉篇、鱗、音富。類篇、船載多也。按此蓋望文生義。因玉篇有此字。故錄入之。

編木渡、謂之泚。

詩周南、不可方思。毛傳、方、泚也。釋文、泚、本亦作泚。又作杼。或作柎。又作柎。按廣雅、玉篇、又作杼。皆俗字。

說文、泚、編木以渡也。玉篇同。楚辭九章、乘汜泚以下流。王逸章句、編竹木爲泚。楚人曰泚。秦人曰

撥也。三國吳志徐夫人傳、伐蘆葦以爲泚。佐船渡軍。裴松之注、音敷。

泚、謂之箄。

見方言。廣雅、箄、箄也。玉篇作箄。又作箄。詩釋文稱郭璞云、木曰箄。竹曰箄。小箄曰泚。華嚴經音義、

今編竹木以水運爲箄。秦人名箄。江東名箄。又云、北人名箄。南土名箄。義同。北堂書鈔、又稱東觀漢

記、張堪爲蜀郡太守、公孫述擊之、三百人斬竹爲棹、渡水、遂免。是字又作棹。後漢書岑彭傳、乘枋箄

下江關。鄧訓傳、縫革爲船、置于箄上。以渡河。李賢注、箄、木箄也。按說文無箄字。今從後漢書作箄。

箄、謂之箄。

方言。籜，謂之筏。筏，秦晉之通語也。馬融論語注。桴，編竹木。大者曰楫。小者曰桴。玉篇。筏，箄也。按撥筏二字。廣雅。玉篇。已皆兩收。今故隨其義分列之。又大殷涅槃經。筏，又作楫。元應注。經文从木作楫。非體也。韻集。又作撥。義亦通。通典。軍行渡水。又有蒲楫。葦楫。

箄中謂之薦。

方言。江淮家居籜中。謂之薦。音荐。疏證。荐。各本誤作符。今訂正。

泝之小者謂之桴。

馬融論語注。小者曰桴。韋昭國語注同。長阿含經音義。小泝曰桴也。

水中浮木謂之查。

玉篇。查。水中浮木也。王嘉拾遺記。堯時有巨查浮于西海。按。又作楂。又作槎。並非。又廣雅。玉篇。艘。

字。當卽槎字之別。今姑從其義兩列。

併船謂之方。

爾雅。舫。舟也。郭璞注。併兩船。釋文引樊光本。舫。作坊。說文。方。併船也。象兩舟省總頭形。又作沝。云。方。或从水。按。太平御覽。稱說文。又作舫。云。併兩船也。北堂書鈔同。是方亦通作舫。戰國策。方船積粟。循江而下。史記。酈食其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司馬貞索隱云。方船。爲並舟也。按。此。知舫古皆作方。然。

張儀列傳。舫船載卒。小司馬又云。舫音方。是二字又可互通。大般涅槃經音義。稱通俗文。連舟曰舫。併兩船也。玉篇亦同。後漢書岑彭傳。乘枋單。下江關。李賢注。枋。卽舫字。古通用。北堂書鈔。稱王隱。晉書。顧榮。紀瞻被徵。行至彭城。見王路塞絕。遂解舫爲單舸而歸。王濬傳。濬乃作大船連舫。方百二十步。宋書臧質傳。明旦賊更方舫爲桁。按晉書戴淵傳。陸機在舫屋上。蓋謂淵。王廙傳。倚舫樓長嘯。是則舫制亦如艦。上有屋。并有樓也。

方舟又謂之航。

說文。航。方舟也。徐鉉曰。今俗別作航。非是。方言。舟。自關而東。或謂之舟。或謂之航。戴震疏證。後漢書文苑傳。北航涇流。注。航。舟度也。方言。自關而東。或謂舟爲航。說文航在方部。今流俗不解。與航字相亂。誤也。淮南王書主術訓。大者以爲舟航。高誘注。方兩小船並濟爲航。航同。又汜論訓云。乃爲窳木方板。以爲舟航。注。舟相連爲航也。又說林訓。釣魚者泛航。注。航。航通。按集韻。航。方舟也。羣書無此字。惟釋文首序云。吳興大航頭。蓋又屬航字之別。今考航。航雖各部。然古人率皆通用。如漢書地理志餘航縣。吳興記云。秦始皇舍舟航于此。因以爲名。以迄淮南王書等。是矣。航既航之別字。若作航。則又別之別耳。又按晉書五行志。海西公太和六年六月。京師大水。朱雀大航纜斷。三纜流入大江。據此。則航卽今之浮橋。不止並兩船也。水經注浙江水下。剡縣西度通臨海。併二十五船爲橋航。故蔡謨傳云。蔡

公過浮航。脫帶腰舟長也。宋書臧質傳。賊吏方航爲桁。水經注。成固縣城北水舊有桁。是也。然又有單船。謂之航者。水經注。浙江水下云。剡縣東南二度通臨海。並泛單船爲浮航。又謂之瀦。

說文。瀦。小津也。一曰。以船渡也。方言。方舟。謂之瀦。玉篇同。郭璞。揚州人呼渡津舫爲杭。荊州人呼瀦。廣雅。瀦。筏也。太平御覽。稱太公六韜。天船。一名天橫。以濟大水。橫。瀦。古字通。按成實論音義。枕。古文橫。牘二形。今作枕。同。古黃反。廣雅。輪。謂之枕。枕。當卽瀦字。集韻。輪。船前枕也。韻會。輪。俞。舟名。義亦兩通。今仍從說文。廣雅分列。而附記于此。

船有屋。謂之檻。

釋名。上下重版曰檻。四方施版。以禦矢石。其內如牢檻也。晉書音義。稱字林云。檻。屋船也。音檻。玉篇。檻。板屋舟。按說文無檻字。今從釋名作檻。陸機辨亡論。前驅不過百檻。晉書陶侃傳。侃乃以運船爲戰艦。又云。賊鉤侃所乘艦。侃窘急。走入小船。何無忌傳。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北堂書鈔。稱義熙起居注。盧循新作八艘。艦九枚。起四層。高十餘丈。按宋書循吏杜慧度傳。慧度自登高艦。與循合戰。放火箭。雉尾炬。循衆艦俱然。一時散潰。是也。宋書王鎮惡傳。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汭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人。咸謂爲神。張興世傳。司徒建安王休仁。命

沈攸之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通典門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此戰船也。通異名藝文類聚稱廣雅云艦大船也。按與今本廣雅不同。當別有所據。

又謂之鱣。

廣雅鱣舟也。玉簫舡小船屋也。鱣同。太平御覽稱字書船上有屋者曰鱣。類篇舟也。一曰舟有窗者。楚辭九章乘舡船余上沅兮。王逸章句舡船船有窗牖者也。淮南王書倣真訓越舡蜀艇不能無水而浮。高誘注舡小船也。按舡鱣本一字。廣韻于舡字下云舟上有窗。鱣字下云鱣艦有屋舟名。蓋誤。

其上板謂之覆。

釋名其上板曰覆。言所覆慮也。按今本作言所覆衆枕也。誤。太平御覽引此作覆衆慮。又衍衆字。今考首篇釋天云露慮也。覆慮物也。知此亦當作覆慮。

其上屋謂之廬。

釋名其上屋曰廬。象廬舍也。按別作簷。非是。

上重屋謂之飛廬。

釋名其上重屋曰飛廬。在上故曰飛也。

又其上，謂之爵室。

釋名。又在其上曰爵室。於中候望之。如鳥爵之警視也。按視。今本作示。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太平御

覽等書引此。又作若鳥雀之驚視也。

船頭、謂之臚。

說文。臚。船臚也。一曰船頭。

通異名

小爾雅。船尾。謂之臚。

玉篇。臚。在船後。按左思吳都賦。巨艦接臚。庚

闡揚都賦。青雀飛臚。是臚又通作舟名。

又謂之閣閭。

方言。首。謂之閣閭。郭璞。今江東呼船頭屋謂之飛閭。是也。玉篇。五比爲閭。又。船首之閭。

又謂之鷓首。

方言。或謂之艦艦。郭璞。鷓。鳥名也。今江東貴人船前作青雀。是其象也。廣雅。艦艦。舟也。玉篇。舟頭

爲鷓首。又作楹。司馬相如子虛賦。浮文鷓。張揖曰。鷓。水鳥也。畫其象于船首。淮南王書。龍舟鷓首。

天子之乘也。按此。則字當作鷓首。後乃統加舟旁耳。又晉書。武帝謀伐吳。詔王濬修舟艦。畫鷓首怪

獸于船首。以懼江神。是船頭之名鷓首。又專以繪鷓于首得名。

船尾。謂之舳。

說文。舳、舻也。漢律名船方長爲舳舻。一曰舟尾。方言。後曰舳。郭璞。今江東呼柂爲舳。又云。舳制水也。漢書。武帝自潯陽浮江而下。舳舻千里。注。李斐曰。舳。後持舵處。舻。前頭刺櫂處也。通異名。小爾雅。船頭。謂之舳。按小爾雅所言。正與說文等相反。劉逵吳都賦注亦同。又謂之杙。

釋名。其尾曰柂。柂。柂也。在後見柂曳也。且弼正船使順流。不使他戾也。玉篇。杙。船尾小梢也。木部有柂。舟部有舵。並云正船木。按杙卽柂字。今別作柂。又作舵。並非。物原云。帝嘗作柂槽。夏禹作舵。又妄分爲二。非也。淮南王書說林訓。毀舟爲杙。高誘注。杙。舟尾。按與柂同。俗作柂。亦作欸。皆非。裴松之吳志注。江表傳。孫權于武昌新裝大船。試泛之。釣臺。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取羅洲。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卽轉柂入樊口。北堂書鈔。稱孫放別傳。不見船柂乎。在後所以正船也。按漢書。淮南王安。諫擊閩越云。柂舟而入水。說文。柂。曳也。則柂當作柂。爲是。十誦律音義亦云。柂字从手。

船前立柱。謂之桅。

釋名。其前立柱曰桅。巍也。巍巍。高貌也。按桅。本又作檝。其前。太平御覽引此。作船前。玉篇。桅。船上檣竿。通異名。淮南王書說林訓。遽契其舟桅。高誘注。桅。船弦板也。

船後木謂之舳。

玉篇舳舳舟又木部舳云船後舳木廣韻同。按舳與駐同。玉篇于車部載此字云舳車也。今湖湘間

小舟無柁者于梢上作孔欲停舟卽從孔中植一木船卽不行。舳舟之義當取此。通異名玉篇又云舳

筏名也。

舟中牀以薦物者謂之箬。

釋名舟中牀以薦物者曰箬言但有簣如箬牀也。南方人謂之箬突言溼漏之水突然下過也。盧學士

文詔校本今船底上有襯板水或浸淫而入其最低者曰水倉常時去之名曰刮潮與此說合。玉篇

箬舟中牀也。按說文箬車箬也與篋通訓是舟車中可以薦物者通得謂之箬。

張幔謂之颿。

說文颿馬疾步也从馬風聲。徐鉉曰舟船之颿本用此字今別作帆非是。按舟之使颿亦如馬之疾步

故假借用之。釋名隨風張幔曰帆帆泛也使舟疾泛泛然也。按今本帆泛也在隨風之上非又一切

經音義兩引此一作隨風張幔曰颿一作隨風張幔曰帆蓋一據說文改也。佛本行集經音義稱聲

類云颿船上幔也。一云船上帳也。又稱三蒼颿船上張布帔也。玉篇颿風吹船進也亦作颿帆船上

帆也與颿同。按據此則帆颿帆皆颿之別字今廣雅別出字颿玉篇舟部風部並別出颿字皆非。廣

韻。帆。船上幔也。亦作颿。風土記。帆。從風之幔也。施于船前。各隨宜大小爲制。大者用布一百二十幅。高九丈。太平御覽稱韻集云。颿。船張也。

又謂之雙。又謂之篷。

說文。棹。雙也。玉篇別作絳艘。又作棹雙。廣韻。棹雙。帆未張。又云。雙。帆也。今從說文作雙。玉篇。篷。連

船帳也。

颿柱。謂之檣。

太平御覽稱埤蒼。檣。颿柱也。俗作檣。玉篇同。按玉篇舟部。又別出檣字。非。北堂書鈔。稱王粲浮淮賦。

建衆檣以成林。郭璞江賦。舳艫相接。萬里連檣。

船旁板謂之柁。

王逸楚辭章句。柁。船旁板也。柁。一作棧。玉篇。柁。楫也。與棧同。按楫柁本二物。玉篇合而爲一。後人皆

因之似誤。

又謂之舩。又謂之梳。

並見上。

所以進船。謂之櫓。

釋名在旁曰櫓。櫓，臂也。用臂力然後舟行也。玉篇：櫓，所以進船也。吳志呂蒙傳：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晉書夏統傳：乃操柁正櫓。南史：梁呂僧珍見武帝頗招武猛，命多伐材竹，未用。僧珍獨悟其指，因私具櫓數百張。通異名四分律音義：櫓，船上樓櫓也。

又謂之濯。

說文：楫，舟濯也。漢書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輯濯令丞。如淳曰：輯濯，船官也。師古曰：輯、濯，皆所以行船。釋名：在旁撥水曰濯。濯，濯也。濯于水中也。且言使舟濯進也。方言：或謂之濯。郭璞：今之濯歌，依此名也。楚辭：桂濯兮蘭漿。王逸章句：濯，楫也。後漢書岑彭傳：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李賢注：棹卒，持棹行船也。東觀記作濯。前漢書：鄧通濯船爲黃頭郎。大方廣佛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濯，謂之臄。玉篇：濯，機也。棹同。按說文無濯字，始見新附，當係濯字之別。玉篇又別出棹，棹字益非。

又謂之札。

釋名：又謂之札，形似札也。

又謂之楫。

易：剡木爲楫。詩：檜楫松舟。毛傳：楫，所以濯舟也。說文：楫，舟濯也。按漢書百官表：有輯濯令丞。師古曰：輯、讀與楫同。是楫亦可作輯與機，皆古字通。方言：楫，謂之橈。釋名：又謂之楫。楫，捷也。撥水使舟

捷疾也。淮南王書七尺之楫而制大舟者。因水爲資也。玉篇楫行舟具也。按楫亦通作杖。水經注馮舟自運無杖楫之勞是也。說文攸行水也。徐鍇曰支入水所杖義亦同。

又謂之版。

玉篇版、舫別名。

小楫謂之橈。又謂之挈。

方言楫謂之橈。小爾雅同。楚辭蓀橈兮蘭槳。王逸章句。橈船小楫也。玉篇同。吳越春秋得一橈而

行歌道中。注橈小楫也。淮南王書七尺之橈而制船之左右者。以水爲資。高誘注。橈刺船棹也。一作

撓。後漢書吳漢傳。裝露橈船。李賢注。橈短楫也。按俗作撓。非。佛本行經音義。江南權大于橈。而楫

殊小。作橈者面向船頭。立撥之。作權者面向船尾。坐撥。楫權。按此則唐楫橈之制。又與古小異。

司馬彪莊子注。挈橈也。

所以隱濯謂之槳。

見方言。今本作槳。郭璞。搖船小槳也。江東又名爲胡人。玉篇槳。楫屬。按字當作槳。物原云。顛頊作

篙槳者是也。

所以縣濯謂之緝。

見方言。郭璞繫船頭索也。

所以斥旁岸謂之交。

方言所以刺船謂之檣。釋名所用斥旁岸曰交。一人前一人還。相交錯也。玉篇。篙。竹刺船行也。僧祇經音義亦云。篙。刺船竹。一云。刺船竹杖。按此蓋望文生義。玉篇木部。又別出檣字。益非。方言疑亦後人追改。越絕書。闔閭問子胥曰。船軍之備何如。子胥荅曰。篙工船師。可當君之輕足驃騎也。淮南說林訓。以篙測江。高誘注。摘船以篙。僧祇經音義。稱許慎注。篙。謂刺船竹。長二丈。以鐵爲鏃者也。左思吳都賦。篙工楫師。選自闔閩。按本取相交錯之義。故字當作交。俗作篙。說文新附云。篙。所以進船也。然此乃玉篇篙字義訓。不可移訓篙。

濯船羽。謂之櫓。

玉篇。櫓。棹船羽。

以板遏水。謂之殊牒。

玉篇。殊牒。所以遏水也。

又謂之業。

爾雅。大版。謂之業。說文。業。大版也。

廣韻。業。橫水大板。

按玉篇無業字。此蓋隨文生義。以大版在水

中故加水旁。今仍作業字。而存其義。今人呼水中橫板曰淌水。

以竹塞舟。謂之筴。

玉篇。竹筴。以塞舟。又作𦉳。云。所以塞舟漏也。按今舟人塞漏。尚謂之茹船。出曜論。扞船。音義。扞。漏也。

又廣雅。扞。泄出也。義並通。

維舟。謂之鼎。

方言。維之。謂之鼎。郭璞。繫船爲維。

又謂之緋。又謂之縶。

爾雅。緋。纏維之。緋。縶也。郭璞注。縶。索。說文。緋。亂絲也。縶。繫屬。玉篇。縶。舉船索也。或作縶。

詩正義

稱孫炎曰。縶。大索也。又云。舟止。繫之于樹木。戾竹爲大索。李巡曰。縶。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

又謂之纜。

玉篇。纜。維舟也。吳志甘寧傳。勅船人更增舸纜。

引舟。謂之筴。

釋名。引舟者曰筴。筴。作也。作。起也。起舟使動行也。按太平御覽。引作筴。作也。起舟使動作也。今考筴字義別。當作筴爲是。水經注。吳國西十八里有岝嶺山。俗說此山本在太湖中。禹治水。移進近湖。又東

及西南有兩小山，皆有石如卷筴。俗云：禹所用牽山也。太湖中有淺地，長老云是筴嶺山蹠。自此以東稍深，云是牽山之溝。太平御覽稱纂文：竹索謂之筴，茅索謂之筴。按下筴應作筴。漢鼓吹曲曰：桂樹爲君船，青絲爲君筴。漢書武帝紀注：西南夷尋筴以渡水，因號叩筴。按此，則漢越巂郡定筴、大筴等縣，蓋皆以是得名。魏文帝詩：負筴引船行。玉篇：筴，竹筴也。引舟竹筴也。又作筴。按說文：筴，竹索也。是筴、筴、筴三字並通。

又謂之纒。

釋文稱韓詩曰：纒，筴也。爾雅：纒，綏也。郭璞注：綏，繫。邵侍讀晉涵正義：筴與綏義同，可以起舟使動行。又謂之牽。

說文：牽，引前也。集韻：類篇稱字林云：緯，絞，挽舟繩。玉篇：牽，挽也。速也。連也。按維舟之索，今俗統謂之纒。引舟之繩，今俗統謂之緯。緯卽牽之別字。今挽舟兼有牽引之義，故借假用之。水經注：禹所用牽山，齊書：張融權牽船于岸上住。北堂書鈔：稱語林：劉道真于河側自牽船，是也。唐人名之爲百丈。又謂之綵。

廣韻：集韻、稱字林、綵，挽船篋也。按說文：玉篇並無此字。疑屬紵字之別。說文：紵，轉也。轉亦有挽之義矣。

繫舟木謂之檝。又謂之杙。

爾雅。檝謂之棧。郭璞注。檝也。說文。檝。弋也。弋。檝也。詩正義稱李巡曰。杙。謂檝也。北堂書鈔。今繫

舟木曰檝。俗加舟作灑。漢書注。牂柯。繫船杙也。通典。軍行渡水。又用挾絙。以善游者繫小繩。先浮

渡水。次引大絙。于兩岸立大檝。定絙。使人扶絙浮渡。大軍可爲數十道。

又謂之戩。

玉篇。戈部。收戩。云。船板木。弋部。又收戩。云。船左右大木也。廣韻。戩。船纜所繫。按戩。戩本一字。玉篇

分爲二。誤。今姑从廣韻作戩。又戩。疑亦戩字之別。柯。一作戩也。

又謂之牂柯。

常璩華陽國志。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檣船于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檣船。牂

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裴松之常林傳注。稱魏略。諸葛瑾攻圍樊城。遣船兵于峴山東斫材牂柯。

太平御覽。稱異物志。牂柯。繫船木也。按玉篇別作戩。非是。

候風謂之纒。

淮南王書。若纒之候風。高誘注。候風之羽也。楚人謂之五兩。文選注。稱許慎云。纒。候風也。玉篇。纒。候

風。五兩也。

又謂之倪。

淮南王書。譬若倪之見風也。無須臾之間定矣。高誘注。倪。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按統與倪字形本相近。當屬一字。論語莞爾之莞。陸德明釋文。又作萈爾。是也。

又謂之五兩。

郭璞江賦。覘五兩之動靜。按候風之法。蓋起于軍中。故太平御覽。稱兵書云。凡候風法。以雞羽重八兩。建五重旗。取羽繫其巔。立軍營中。此卽候風之制。船上候風。制亦當同。

泝斗。謂之樞。

廣雅。泝斗。謂之樞。曹憲音頤。玉篇。樞。船戽斗。

又謂之杼。

太平御覽。稱纂文云。杼。水斗也。

整舟向岸。謂之檣。

史記項羽本紀。烏江亭長檣船待。集解。稱應劭曰。檣。正也。孟康曰。檣。附也。附船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檣。劉逵蜀都賦注。南方俗謂正船回濟處曰檣。玉篇。檣。整舟向岸。按檣。當作檣。

水渡。謂之艤。

說文、艫、津字古文。水渡也。古文津从舟。玉篇、艫、古津字。按玉篇又云。一作𦨇。蓋又津字之別。今削之。

船師、謂之舫。

說文、舫、船師也。明堂月令云、舫人、習水者。

通異名

爾雅、舫、附也。郭璞注、水中箒符。

一切經音義稱通

俗文、連舟曰舫。按餘已見上。

又謂之榜。

禮記月令、命漁師伐蛟。鄭康成注、今月令、漁師爲榜人。北堂書鈔、稱月令云、榜船人、習水者也。漢書司馬相如傳、榜人歌聲流喝。張揖曰、榜、船也。月令云、命榜人、榜人、船長也。按舫、榜古字通。今俗尚呼刺船者謂榜人。又謂之長年。玉篇、榜人、船人也。通異名廣雅、舟、舫、榜、船也。按或作榜。非。楚辭、齊吳榜以擊汰。王逸章句、吳榜、船櫂也。北堂書鈔、稱傅元正都賦、越船沉、吳榜浮。

舟旋、謂之舠。

說文、用也。一曰、車右騎。所以舟旋。古文舠从人。玉篇、舠、舠、舠二同音伏。廣韻、舠、古文舠字。按皆取可以

周旋之義。

舟辟、謂之般。

爾雅釋言、般、旋也。還也。說文、辟也。象舟之旋。从舟、从攴、攴、所以旋也。古文般从支。廣雅、般、桓、不進

也。又般、還也。按禮記投壺篇。主人般旋曰辟。同意。

舟動謂之舩。

玉篇。舩。船動貌。按集韻又出舩字。云。船動貌。與舩同。

舟播謂之舩。

玉篇。舩。播舟。

舟行謂之舩。

說文。舩。船行也。玉篇。舟行也。廣韻同。按玉篇又云。舩。爾雅云。祭也。今考舩。舩。寔二字。在丹部者。說文。

丹飾也。亦借作祭名。書。高宗彤日。爾雅。商曰彤。是也。音徒冬切。一在舟部。說文。船行也。音丑林切。玉篇。

合爲一誤。

又謂之舩。又謂之舩。又謂之舩。

玉篇。舩。捷。並舟行。

舟進謂之舩。

玉篇。舩。進也。

舟不行而進。謂之舩。

說文。不行而進。謂之舟。从止在舟上。

舟不安。謂之舠。

說文。舠。船行不安也。讀若兀。玉篇同。方言。僞。謂之佗。佗。不安也。按舠。佗。蓋一字。玉篇別出舠。廣韻又別作舠。並非廣韻又有舠字。云。船不安也。

船著不行。謂之艘。

爾雅。艘。至也。孫炎。艘。古屈字。方言同。說文。艘。船著不行也。讀若莘。玉篇同。又音屈。廣韻。艘。船著沙不行也。音珂。按不行卽至矣。故孫炎以爲古屈字。

舟危。謂之臧。

玉篇有。按今本字書引玉篇。有舟危也三字。

舟沒。謂之淦。

玉篇。匿。船沒也。善見律音義。稱字體云。匿。船沒也。亦作淦。廣韻。匿。船沒。按字當作淦。說文。淦。水入船中也。方言。淦。沈也。義亦同。淦。匿。皆俗字。以音同而別。

吳謂之艘。

玉篇。艘。吳舟。按左傳。餘皇。吳所造。故名之爲吳舟也。

又謂之艚。

見上。初學記稱廣雅曰吳曰艚。廣韻同。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吳船曰艚。

又謂之艚。

見上。初學記稱埤蒼艚吳船也。

又謂之絳。

見上。玉篇絳吳船也。轉注古音吳人目舟曰絳舡。

越謂之須慮。

越絕書吳內傳越人謂船爲須慮。

晉謂之舡。

見上。初學記稱李虔通俗文曰晉曰舡。華嚴經音義稱通俗文晉船曰舡。

蜀謂之舡。

廣韻舡蜀人呼舟。

外域人謂之舡。

見上。北堂書鈔稱南州異物志外域人名船曰舡。大者二十餘丈高去水三四丈載六七百人。物萬

斛。

天子舟、謂之船。

說文、船、古文造、从舟。玉篇、天子船曰船。按周制、惟天子得用造舟、船、蓋合造舟二字爲一。釋文、

稱郭氏圖云、天子並七船。薛綜東京賦注、造舟以舟相比次爲橋也。

又謂之鷁首。

見上。藝文類聚、稱韻集、鷁首、天子船也。

船、又謂之浮梁。

方言、船舟謂之浮梁。郭璞、卽今浮橋。廣雅同。公羊疏稱舊說云、以舟爲橋、詣其上而行過、故曰造舟。

按東晉朱雀桁、亦其遺制、但自天子而下並得渡耳。

諸侯連四舟、謂之維。

爾雅、諸侯維舟。郭璞注、維連四舟。詩正義、稱李巡曰、中央前後相維持、曰維舟。

大夫併兩船、謂之方。

爾雅、大夫方舟。郭璞注、併兩船、義已見上。

士單舸、謂之特。

爾雅。士特舟。郭璞注。單舩。公羊疏。稱李巡曰。一舟曰特舟。

庶人併木渡。謂之泚。

爾雅。庶人乘泚。郭璞注。併木以渡。義已見上。公羊疏。稱李巡曰。編木以渡。別尊卑也。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四

貴州水道攷上

貴州十三府爲楚蜀粵上游。其間巨川數十。皆見于班固漢書。司馬彪續漢志。郭璞山經。酈道元水經等注。而唐宋以後。則無聞焉。蓋地沒于苗蠻。名乖于土俗。一水則隨地易名。有至十數名不止者。何怪乎撰方志。詢土俗者之轉轉承訛。無一可依據乎。其間卽有思矯其弊。如郭子章之黔記。田雯之黔書。而橫據胸臆。不尋源流。則其失亦與方志之俚鄙者等。夫貴州諸巨川。其旁皆高山峻嶺。非若東南之水。可隨時易其故道者也。余以壬子冬。奉命視學此方。輶車所至。類皆沿源溯流。證以昔聞。加之目驗。旣不信今。亦不泥古。兩年于茲。撰成貴州水道攷三卷。凡經流七。皆水之直達江海者。大水八。皆水之絡數十小水。至貴州境以外合經流者。中水百八十一。皆水之能絡小水。在貴州境以內合經流及大水者。小水一百五十二。皆合中水以入大水者。而水之無名。及不知所歸者。尙不與焉。書成。晰爲三卷。以由湖南入江者爲卷首。由四川入江者次之。由廣西至廣東入海者又次之。各冠以表。條分縷晰。庶後爲方志者。有所考鏡云。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八月一日序。

由湖南入江諸水

沅水至湖南由洞庭湖入江經流一。

豐寧司水入沅。

九股河入沅。

烏堯河入沅。

龍潭河入沅。

麥冲河入沅平洲河藤茶河附。

諸梁江入沅魚梁江蘆坪江附。

卡龍河入諸梁江。

麻哈江入沅擺遞河附。

馬場江 羊場江 地松河楊老河武勝河等附。

冷水河 樂平溪 勇勝溪 凱旋溪 舟溪。

山江河並入麻哈江。

高溪入沅。

秀水入高溪。

小江入沅水。

丹江入小江。防里河又入丹江。

鑑水江入沅。

西江。分水凹水入鑑江。

潭溪水入沅。

洪舟江入沅。

平茶江入洪舟江。

邛水入沅。

長忌河入邛水。

城東溪入沅。

龍溪入沅。

凹溪入龍溪。

左溪入沅。

冶水溪入沅。

直銀水入沅。

幞頭堡水入直銀水。

木耳溪入沅。九江附。

無水。至湖南黔陽縣入沅。大水一。

飛雲洞水入無。

興隆大河興隆小河入無。

苗畧水入無。

處洞河入無。

北門河入處洞河。

施秉小江入無。秉溪別溪等附。

杉木河入無。

瓦窰水入無。

江凱溪入無。

鎮遠城西河入無。

宛溪入無。

焦溪入無。

梅溪入無。

秋溪入無。

松溪入無。

牙溪入無。

小由溪入無。

勇溪入無。

白水溪入無。

鐵溪入無。

異溪入無。

鐵廠水入異溪。竹坪河。苗龍河。附。

馬口溪入無。

注溪。架溪。入馬口溪。施溪。海龍溪等附。

文水河入無。

易家河入無。

野雞河入無。

西溪。梭溪入野雞河。

黃道溪入無。

銅鼓塘水入黃道溪。

辰水。至湖南辰谿縣入沅。大水二。

獨母水入辰水。

省溪入辰水。

也江入辰水。

烏羅溪。羊溪入也江。

前溪入辰水。

提溪入辰水。

印江入提溪。

沅水攷

沅水至湖南黔陽縣始有沅江之名固矣然其發源之處自班固酈道元以後即無能分析之者唐杜佑

通典列沅溪于五溪之內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於沅水又屢易其名辰州沅陵縣曰沅江辰溪縣下曰沅

則是水道之混自唐賢始也攷漢書地理志武陵郡臨沅縣下引應劭曰沅水出牂柯入于江無陽縣下

班固原注云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重牂柯郡故且蘭縣下班固原注云沅水東北至益陽入

江過郡二行二千五百三十里水經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說文及劉昭郡國志注為旁溝水太平寰宇

水又東至鐔成縣為沅水唐開溪縣漢鐔成縣地杜佑通典注云有沅溪水東過無陽縣道元注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

故縣又東南入沅謂之無口合此數說明無水雖入沅然沅水自有正源不僅資無水也按今黃平州屬

重安長官司北有金鳳山山南即重安江古沅水也貴州紀事清江上通重安以達都勻下通黔陽以會朗水舟楫往來較澗溪為便山北即鎮

陽江之源古無水也自重安江以上在清平縣境者名凱里河在麻哈州境者俗名平定河在八寨同知

境者俗名雞賈河在都勻縣境者俗名長河又名劍河亦曰馬尾河蓋自源出都勻府城內之東山至黃

平州界已流三百餘里矣又下此至平召寨北入生苗界又東南百餘里至黎平府西北鎮遠府東南之

清江廳界始名清江又東北至天柱縣之甕東始入湖南黔陽縣界鎮遠江自東北來會蓋自源至此已

千一百餘里矣統計經古郡二牂柯武陵今府廳州縣十五都勻平越黎平鎮遠沅州五府八寨清江二

廳、都勻、麻哈、清平、黃平、施秉、開泰、天柱、黔陽八州縣。二水既合，又歷辰州、常德、長沙三府、辰谿、溆浦、瀘溪、沅陵、桃源、武陵、龍陽、益陽八縣。由洞庭湖入大江，共千二百里。合前實二千三百餘里。古里數較短。故班固云行二千五百三十里也。蓋沅水舊名三，其始出故且蘭，爲旁溝水。一曰旁流水，統名沅水。唐時則名又曰沅，俗名九。曰長河，曰劍河，曰馬尾河，曰雞賈河，曰平定河，曰凱里河，曰重安江，曰前江。施秉、前江在爲重安江，下即清水江。曰清水江。今且可由沅無二水。攷故且蘭之所在，水經：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班固云：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今無水實出黃平州南金鳳山，山南又即沅水所經之地。則故且蘭縣即在黃平州以西，都勻府以北，左近界中無疑矣。檢諸地志：貴筑、貴定、清平，皆注云：故且蘭縣地。圖經則云：且蘭在湄甕黃施之交。明漢時縣大。自黃平州西南，貴筑縣東北，皆故且蘭縣地也。前人以遵義爲且蘭，其說蓋非。又因故且蘭，可知牂柯郡治所在。何則？兩漢牂柯郡，皆治故且蘭。則牂柯郡治，亦在今黃平州西南，貴筑縣東北左近界內。可知，並可因此證漢晉諸地志之誤字。班固注：沅水東南至益陽入江。許慎說文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東北入江。今驗此水，自黔陽縣以下，至入江，皆東北流。惟經辰州府城外，稍東南流數里，即折向北。則許慎之言已確。漢志東南流南字，蓋傳寫之誤也。劉昭郡國志注：故且蘭下，引晉書地道記曰：有沅水。按經注：沅水出廣漢縣，下入涪水，與此迥不相涉。舊本後漢書世祖本紀：賊宮與延岑戰于沅水。沅又誤作沅。蓋皆以字近而誤。亦沅字傳寫之誤。又攷沅水至重安驛東南，平越府諸梁江，合麻哈江諸水來會。其餘州境諸水，如高溪等，皆會重安江。明沅水自故且蘭以上，僅

名旁溝水。自此以下至鐔成。今開泰天柱等縣山海經。始有沅水之名。今在開泰清江廳境者。始名清水。江是也。齊侍郎召南水道提綱。亦知清水江爲沅水上源。而不能確指其出都勻府之東山。而又混入平越府西北諸梁江。以爲亦沅水上源。不知此特支流入沅水者耳。黃宗羲今水經。又混沅無二水爲一。皆失不細考。

豐寧司水。圖經。自都勻府界。流入長河。

九股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南。發源九擺寨山中。東北逕鳳臺諸寨。入于清江。

烏堯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北。發源城東烏堯寨山中。流經烏耶關。入于清江。

龍潭河。圖經。在都勻府西北山。東南流。至府北十餘里。有一水自北山來。一水自東北來。一水自東南

來。並會南流。逕府城西。折東南流。入馬尾河。

麥冲河。明史地理志。平浪長官司東南。有麥冲河。通志。在都勻府城西南。圖經。馬尾河經都勻府西南

境。折東南流。有一水自西南經大河鋪來會。按當卽麥冲河水。又考地理志。平洲六洞長官司南。有平

洲河。通志。丹行司西南。又有藤茶河二水。當亦流合清江也。

諸梁江。圖經。出平越府西北大山。東南曲曲流百餘里。至府南境。有一水西南自貴定縣東南山。東北

流。經黃絲驛。合數小水來會。稍北。府城水自西來會。正當城南。東北流。府城東水又來會。又東北。卡龍

河西北自牛場來會。又東麻哈江西南自州來會。通志諸梁江在平越府城南三里。俗又訛豬梁江。按平越縣東又有魚梁江。蘆坪江。當亦合諸梁等江入清江者。

卡龍河。圖經合諸梁江。

麻哈江。明史地理志麻哈州本麻哈長官司。洪武十六年置。州南有麻哈江。按州當以水得名。圖經麻哈州西

水有三源。一西出貴定縣東南之樂平司。兩溪至司東合而東流。至州西南。一出州西南者。東北流。一出州南者。西北流。俱會北流。逕州西。又北合東來一水。又北而東北。至楊老驛北。又北至林老驛西北。入諸梁江。通志江在麻哈城南五里。其上游爲兩岔江。明史地理志兩岔江以兩源合流而名。又爲算水。下流入于清江。

按麻哈州南又有擺遞河。當亦合麻哈江。

馬場江。明史地理志平越府南有馬場江。通志在府城南四里。與羊場江通。

羊場江。明史地理志平越府南又有羊場河。俱東入于麻哈江。貴州紀事。明景泰元年。冉繼分兵七盤坡。羊腸河。楊老堡。解清平圍。通志在府城南二十五里。二水並流。合麻哈江。

地松河。通志在平越府城東北十五里。其地名松屯。南流入麻哈江。按縣境又有楊老。武勝等河。當亦合麻哈江。

冷水河。明史地理志黃平州東有冷水河。通志在黃平州城東三里。流入兩岔江。明史石邦憲傳。招

降冷水溪諸洞苗二十八砦卽此。

樂平溪。明史地理志。樂平長官司南。有樂平溪。通志在麻哈州樂平司南。下流合于麻哈江。

勇勝溪。

凱旋溪。圖經並在麻哈州境。入麻哈江。按相近爛土司境。又有灣溪。明史四川土司傳。都御史張瓚及楊輝。攻敗灣溪。及灣溪既立。爛土諸蠻惡其逼。是也。今不知何水可以當之。或今昔異名。姑附記于此。清平縣冊又云。勇勝溪。合山江河。始入麻哈江。

舟溪。明史地理志。清平縣有舟溪江。貴州紀事作丹溪。通志在平定司東。入麻哈江。

山江河。明史地理志。平定長官司東。有山江河。源出香爐山。圖經亦在麻哈州境。入麻哈江。

高溪。通志在黃平州城西北。旁有高溪屯。下流合秀水。入重安江。

秀水溪。通志在黃平州城東三十里。合高溪。

小江。通志在台拱同知城南之牛皮箐。北流。逕城南。繞城西北。入于清江。

丹江。通志在丹江通判城西。合諸山之水。以成江。下流入小江。防里河。通志亦在丹江城東。下入

丹江。按沿江苗又有大丹江小丹江之別。實止一江也。

鑑水江。通志在天柱縣城北。又名北門江。發源新溪。繞城而下。與清江合。

西江通志在天柱縣城西北下入鑑水江。

分水凹水圖經在天柱縣城北七十里沅州界水自凹分一歸沅州一歸鑑江。

潭溪水一名三十里江又名八舟江又名新化江明史地理志潭溪蠻夷長官司下有潭溪按元置潭溪長官司

即以水得名八舟蠻夷長官司下有八舟江源自府城西爲三十里江北流經此又東北爲新化江新化長

官司下東南有新化江又西北合于清水江圖經潭溪有二源一出黎平府西山曰少寨河一源出府

西南東北流逕府城西北與八舟河會又東逕老潭司北又東北逕新化所西曰新化江又北逕銅鼓

衛西又北至明耳司之西北入清水江水口正與邛水對黎平府志新化江源出城西其上流爲八舟

江下流合于清水江。

洪舟江明史地理志洪舟長官司下有洪舟江按元置洪舟長官司即以水得名下流合于湖廣靖州之渠河按靖州

通道縣有渠水方志源出縣西南北流逕靖州界至會同縣西北入郎江郎江至辰州府黔陽縣注沅

水黎平府洪舟江在洪舟司一名洪州江攷此水合兩水後始注沅水今水經反以渠陽江爲入于洪

舟江誤矣。

平茶江黎平府志在府城東南源出太平山流合洪舟江。

邛水元一統志宋邛水故城在今鎮遠縣東南八十里按宋立邛水縣卽以是水得名卽今邛水縣丞

所轄。圖經。邛水亦曰德明河。出鎮遠縣東南。二溪合。東南流。有長忌河。自西南來會。又東。逕邛水司南。又東南。有一水。自東北合。二溪來會。折南流數十里。又東南流。受北一小水。又東南。逕南洞西。又東南。百里。至毛坪之南。入清水江。通志。在邛水司南。源出苗寨。下流入沅江。是也。

長忌河。圖經。長忌河西南會邛水。

城東溪。圖經。在錦屏縣城東二里。發源于苗山。經府屬之湖耳司。逕迤達于湖廣之黔陽縣。按此水蓋至黔陽縣入沅江。

龍溪。通志。在思州府城西。下流合凹溪入清江。

凹溪。通志。府境又有凹溪。合龍溪。

左溪。通志。在都素司南。下流入清江。

冶水溪。通志。在左溪西南。亦流入清江。

直銀水。圖經。出天柱縣西界之東大山。東流。曰等溪。折東北流。經直銀村西北。又東北折。南流。至縣北。分流。夾城左右。有一水。西自幞頭堡。至縣西來會。又東。稍南流。至遠口北。入清江。

幞頭堡水。圖經。合直銀水。

木耳溪。明史地理志。烏羅洞南有九江。又有木耳溪。亦曰九十九谿。下流亦入沅江。通志。其流紆曲。東

抵平南寨有九十九折

無水考

無水之名。隨時代而改。漢無陽縣。以無水得名。班固無陽縣下注。無水首受故且蘭。南入沅。行八百九十

里是也。云首受故且蘭者。蓋首受故且蘭縣諸水。即今俗名苗裏水。處洞河等是矣。按水經注云。無水出

受故且蘭。明其發源之處。又兼受諸小水矣。合觀明史地理志。鎮陽江亦曰澗水上。受興隆。黃平諸水。東流三百里。入沅江。其說益明。晉書地理志。宋書州郡志。則名澗陽。

蓋口音輕重。字亦隨音而改。沈約云。前漢作無陽。後漢無晉。太康地志有。蓋三國吳時所立。縣名澗陽。則

水亦名澗水可知。元和郡縣志。稱荊州記。舞溪獠澗之類是也。唐又名爲武谿。李賢後漢書注。土俗無作

武。在今辰州界。又名巫溪。杜佑通典。唐置巫州。以在巫水之間。又龍標縣下云。漢巫陽縣是也。又名雄溪。

圖經。鎮洋江。即古雄溪。五溪之一。明史地理志。湖廣會同縣下云。東有雄溪。一名洪江是也。按水經注。雄

自唐以後。乃混而爲一。故無溪亦兼雄溪之名也。雄。又作熊。後漢書注。雄。土俗作熊。元和郡縣志。辰州下。次東南熊溪。敘州。潭陽

縣下云。溪水在縣南二里。按潭陽本漢無陽縣地。是也。宋名澗陽水。亦名澗水。太平寰宇記。沅溪縣有澗

陽水。元豐九域志。沅州黔陽縣有澗水。是矣。明世名爲鎮陽江。亦曰鎮南江。亦曰澗水。明史地理志。鎮遠

府。鎮遠縣南有鎮陽江。一名鎮南江。亦曰澗水。是矣。至名之隨地而改者。在黃平州者。曰黃平河。又曰西

門河。在施秉。曰洪江。亦曰大江。明史地理志。施秉縣有洪江。即鎮陽江。舊志。大江在施秉城北。下流即鎮

陽江也。在鎮遠者曰鎮陽江。又曰鎮洋江。在思州府者曰灕陽江。在青溪縣曰青溪江。在玉屏縣曰平江。亦曰平溪。貴州紀事宋寶祐四年詔京湖帥臣黃平清分駐屯戍明置平溪驛亦以此水名又統名之曰洪江。明史地理志湖廣黔陽縣北有沅水。又東有洪江是也。至發源之山班酈及唐宋諸地志皆不詳。今水經云其源自黃平所爲黃平河水。道提綱云源出平越府東北之黃平州南金鳳山舊志又云源出黃平州西北三十里之都凹山。今驗金鳳山都凹山下。通志北攸河在黃平州城北三皆有細水流入西門河。或皆無水發源之所。唐宋以前地志詳慎。故第云出故且蘭耳。至無水入沅。班氏云行八百九十里。今計黃平州至黔陽縣實八百里而近。益爲不爽矣。又水北爲陽。水南爲陰。今沅州府治漢無陽縣地。正在水北。而樂史引荊州記曰。牂柯在舞水之陰。今黃平清平等州縣均在水南。又可知漢時牂柯郡卽在今黃平州左近矣。或云今黃平州舊城卽漢牂柯郡治雖亦

去當亦不遠然相約略之詞

飛雲洞水圖經無水經飛雲洞東有一水自西北來會。

興隆大河

興隆小河今水經二水皆入鎮洋江。

苗裏水通志在黃平州城東南下流入鎮洋江。

處洞河通志在黃平城西十里源出苗境東流合北門河入鎮洋江。

北門河。圖經。在城北。下流合處洞河。流入施秉縣境。俗亦名小江。

施秉小江。通志。在施秉城南。源出黃平北門河。至城東合大江。按圖經言黃平北門河下合處洞河。今復言此江源出北門河。豈北門河水又分二派以入小江處洞耶。又考縣境更有秉溪、別溪等水。當亦合灘江。

杉木水。通志。在施秉城北合大江。

瓦窰水。通志。在施秉縣境合大江。

江凱溪。通志。在施秉城東合大江。

鎮遠城西河。圖經。鎮陽江又東北流。一水自北來注之。卽鎮遠府城西河也。

宛溪。通志。在鎮遠城東十五里。

焦谿。明史地理志。鎮遠縣有焦溪關。梅溪關。通志。在鎮遠城西四十里。

梅溪。通志。在鎮遠城東五十里。

秋溪。通志。在梅溪東六十里。

松溪。通志。在鎮遠城西南三里。

牙溪。通志。在鎮遠城西五里。

小由溪。通志。在鎮遠城西十里。

勇溪。通志。與小由溪相近。

白水溪。通志。在鎮遠城西三十里。

鐵溪。明史地理志。鎮遠縣東北的鐵溪。通志。在鎮遠城東北三十里。自宛溪以下。所謂鎮遠九溪也。按鎮遠九谿。內無秋溪。以上十溪。皆入鎮陽江。宋咸平中。以田承寶爲九溪十洞撫諭都監。卽此。

異溪。通志。在思州府城東五十里。圖經。上源出鎮遠府西北界大山。曰路瀨河。東流數十里。合南北二水。經鐵廠南山之南。東北曲曲百里。至思州府西北境。有鐵廠東北水。東南流來會。此水以西水。卽入白巖河。經石阡府北注烏江者也。

鐵廠水。圖經。合異溪。通志。鐵廠河在青溪縣城南。按縣境又有竹坪、苗龍等河。疑亦合異溪者。

馬口溪。通志。在都素司。卽灑溪之上源也。下流至城南一里爲灑溪。又會注溪。繞城而東。合架溪。出兩河口。入灑江。

注溪。通志。在思州府城西南三十里。按明史地理志。施溪長官司東有施溪。思州府志。又有海龍等溪。當亦合諸水入灑江也。又考水經注。沅水過沅陵縣後。又東。施水注之。此施水卽今沅陵縣之施黔水。與此施溪迥別。

架溪圖經。瀧溪在思州府城南一里。會注溪。遶城而東。合架溪。

文水河。通志在玉屏城東。會諸澗水。入平江。

易家河。通志在玉屏城東。流入平江。

野雞河。通志在玉屏城西。源自西溪。梭溪諸水會合。經飛鳳山。野雞坪。象鼻山。入于平江。

西溪。

梭溪。圖經並入野雞河。

黃道溪。明史地理志。黃道溪長官司。下有黃道溪。按元置黃道溪長官司。卽以水得名。圖經一名戶溪。江源出思州府北境山。東流九十里。折東南五十里。至司西南。折東流。有一水。東北自銅鼓塘。西南流。合一水來會。至大魚塘北。合洪江。按以下至湖南境。入無水者。皆不錄。他皆倣此。

銅鼓塘水。圖經入黃道溪。

辰水攷

銅仁府圖經。銅仁江在府城西南。發源四川酉陽司。會府境諸水。流至湖廣麻陽縣。入沅江。今水經。辰水源出辰州府境南二百四十里。三崧山。崧三崧山蓋卽三山谷。水道提綱。謂之麻陽河。云。西自銅仁府。合諸水來注之。又云。麻陽河數源。最遠者。出銅仁府西北界。曰順溪。其山北卽朗溪司水。西入烏江者也。此水東入麻

陽縣界。又北至辰溪縣城西南。入沅江。今以漢志及水經注攷之。卽辰水也。班固辰陽縣下注云。三山谷。辰水所出。南入沅。行七百里。水經注云。沅水又東。逕辰陽縣南。東合辰水。水出縣三山谷。今考銅仁縣有九龍山。在縣西烏羅司西南六十里。當卽古三山谷。元和郡縣志。三山谷。一名辰山。今俗又名梵淨山。銅仁、大小江。並出于此。圖經謂此水發源于四川西陽司。今西陽司。實古辰陽縣地。是圖經與班固諸說並合。且發源處又名順溪。辰順音同。流俗聲轉耳。酈道元又云。辰水東南流。獨母水注之。水源南出龍門山。亦名龍門溪。歷獨母溪。北入辰水。今銅仁府城西北有小江。圖經云。源出甕濟洞。至城東。合于大江。水道提綱。麻陽河。又東北折東流。而東南有小江。自北山東南流百餘里。合東一水。經府城西北而南。來會焉。與道元辰水東南流。獨母水注之。及獨母溪。北入辰水之文。無不脗合。則今之銅仁小江。卽獨母水也。所云甕濟洞及北山。當卽古之龍門山也。又辰水流逕古錦州。故亦名之爲錦水。又名長水。今沅陵縣亦有辰水。南流入沅。與此水名同實異。

獨母水。今名小江。明史地理志。銅仁縣西南有銅仁大江。西北有小江。通志。在銅仁府城西北。至城東。合于大江。

省溪。一名宙羅江。明史地理志。省溪長官司西有遑邏江。卽省溪。石邦憲傳。賊欲攻石阡。不克。還過省溪。卽此。通志。在省溪司北。源出江頭山下。合大江。

也江。通志在烏羅司南。納烏羅溪、羊溪二水。下合銅仁江。

烏羅溪。

羊溪。通志並合也江。

前溪。通志在城南舊大萬山司西。源出大萬山。東北流入銅仁大江。按明史貴州土司傳。銅仁長官司五。其三曰大萬山。

提溪。明史地理志。提溪長官司東有印江。西有提溪。通志在提溪司。源出濫泥山。流入銅仁江。印江。通志在銅仁府東。又流合提溪。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五

貴州水道攷中

由四川入江諸水

延江水至四川涪州入江經流一。

黑章水入延。

落折河入延。刺雍河杉木河附。

裸羅河入落折河。

以則河入延。

烏西河入延。

總已河入延。

木空河入總已河。

楊柳河入延。

豬場水入楊柳河。

簸朶河入延。

武著河。墮極河。織金河。並入簸朶河。

西溪河入延。

楠木溪水。雷澗等溪附。猓隴河。高家河。並入西溪河。

以濟水入延。

打鼓寨水。渭河。烏慶河。並入以濟水。西門河。安樂河。隴溪河。又入渭河。

洛陽河入延。東溪車頭河附。

九溪河入延。

三岔河入延。思臘河碧波橋河寧穀橋河附。

牛場河入三岔河。

谷龍河入延。

池水入延。

跳蹬河入延。

三潮水入延。

雞公河入延。

修文南水。那奢河入雞公河。

白花箐水入延。

羅傅大河入延。

息蒙所水入延。

刀靶水入延。

養馬水入延。

源溪水入延。

朗水入延。

滓溪水入朗水。

繖水入延。

黑澤水入繖水。

厚水入延。

三江水入延。

窄溪渡水。上關水。花水溪。涓溪。馬渡谿。角路溪。大溪。並入三江水。大洞溪。入涓溪。

渡口水入延。

石梁河。浦浙水。並入渡口水。讓水黃魚溪等附。

洗泥河入延。

南明河水入延。

上馬橋水。濟番河。一宿河。四方河。黔靈山諸泉水。貫城河水。富水。龍洞河水。

黃泥哨水。並入南明河。尤愛溪。入濟番河。擇溪。入貫城河。

江界河入延。

甕水。鬲坪水。袁家渡水。白泥司水。佛山河水。並入江界河。白厓河水。紅頭鋪河。

草塘司河。又入甕水。城西河。蛇子河等附。新村河。新街河。又入白泥司水。

小江入延。

牛場河入小江。

鼈溪入延。

小溪入鼈溪。杉溪船溪附。

落花屯水入延。

清水河入延。

八字河。簸箕河。三水江。甕首河。甕城河。並入清水河。麥新溪。入八字河。原谿。入簸

箕河。加牙河。入甕首河。翁黃河。羅鴨溪。乾溪。三岔河。甲港溪。並入甕城河。翁樹河。

十萬溪等附。

巖頭河入延。

龍底江入延。

大溪入龍底江。

樂回江入延。

深溪入延。

各容溪入延。

凱科江入延。

義陽江入延。

泥水河入義陽江。

桶口河入延。

洋溪。石貫塘河。

清江溪。並入桶口河。

犵木溪。

松溪河。

板坪河。又入清江谿。

沙溪河入延。龍坪河。會川河等附。

芙蓉江入延。

三江入延。

虎溪。思溪。入三江。

河由江入延。

亭子溪。後溪。並入河由江。猛溪。河麻海溪等附。

石馬江入延。

昔樂溪入延。

憲溪入延。

鸚武溪入延。仁溪。掌溪等附。

思邛江入延。桶溪。網陀溪等附。

盤水。由遵義縣境入延。大水一。

温水入暨水。

鳳皇溪入温水。

黠水入暨水。

桃溪水入暨水。

樂閩河入暨水。

金鼓潭水入樂閩河。

樂安河入暨水。

費水正流至四川黔江縣合延水入江。支流又至湖北宜都縣入江。大水二。

更始水至四川彭水縣界合延水入江。別支又至湖南永順縣界合酉水入江。大水三。

倒羊溪水入更始水。

煎茶溪水入更始水。

登龍河水入更始水。

洪渡河水入更始水。

羅多水入更始水。

何只水入更始水。

大涉水。至四川合江縣入江。經流二。

小河入大涉水。

孫家河。板橋河入小河。

齋郎河入大涉水。

龍巖山水入齋郎河。

九溪河入大涉水。

乘龍山水入九溪河。

古蘭河入大涉水。

水思河入大涉水。

儒溪。泥溪。盤橋溪。猿猴溪。並入水思河。

金沙溪入大涉水。

胡盧溪入大涉水。官堂。趙洋等水附。

溱溪。南溪水入胡盧水。

堯霸溪入大涉水。

沙霸溪入大涉水。

後溪入大涉水。

風溪入大涉水。

永壽橋水入大涉水。

灑溪入大涉水。玉溪河附。

樊溪。至四川江津縣界入江。經流三。

坡頭河入樊溪。

三溪河入樊溪。

安徽水。至四川南川縣界入江。

延江水考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營縣下。班固注云。不狼山。警水所出。東入延。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水經注。延江水出犍爲南廣縣。東至牂柯營縣。又東屈北流。至巴郡涪陵。注更始水。酈道元注。溫水。黠水。並出符縣。俱南入警水。警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班氏所云警水過郡二者。蓋牂柯。犍爲。水經雖云延江水東至牂柯營。

縣然。驚水入延江水處。實如道元所云。在犍爲郡符縣地。蓋延江水自驚縣東。屈北流之後。驚水始注之耳。今考烏江一名黔江。源出威寧州東北山。東南流。逕畢節縣南。又東逕大定府南。又東逕黔西州南。又北折而東。逕清鎮縣鴨池汎北。又東北逕修文縣西北。又東北逕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又東北至思南府西南境。又遵義府南境。又東南逕餘慶縣西北境。又東北逕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又東北至思南府西南境。又東北至府城東南。又北稍東。逕印江縣西北境。又北稍東。至婺川縣東北境。折西北流。入四川西陽州西南境。又北稍西。至彭水縣南境。又西逕武隆廢縣南。又北曲曲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亦曰涪陵江也。統而計之。其在安順府普定縣者。曰三岔河。按三岔河合以且海等入烏江。故自安順以下烏江亦兼有三岔河之名。清鎮縣境者。曰的澄河。明史地理志的澄河。即陸廣河上流。大定府境者。曰六歸河。畢節縣境者。曰七星水。黔西州境。曰羅革河。鴨池河。與清鎮縣界。陸廣河。黃沙渡河。王三善傳。別將都司。線補。袁出黃沙渡。至烏江城以下。始名烏江。至餘慶縣界。名巖門江。貴州土司傳。總兵楊愈懋。等與賊戰于江門。而死。疑卽巖門江也。過思南府城。曰思南河。又名德江。至彭水縣以下。曰黔江河。又總名曰涪陵水。亦謂之內江水。太平寰宇記。涪陵水一名內江水。蓋逕二省。受貴州湖南兩省水入四川。八府。二十餘州縣。凡十數。易其名。而始入大江。攷威寧州東北大山。已入四川屏山縣境。距犍道縣不遠。元豐九域志。戎州南溪郡。治犍道。其地界東南至南廣蠻一百八十里。知威寧州東北境。在漢爲南廣縣地。至宋時。已爲苗蠻所占。故云南廣蠻也。至大定。黔西。修文。開州。甕安。餘慶。石阡。皆漢牂柯郡地。畢節。遵義。又漢牂柯郡甕縣地。水經所云。延江水至牂柯

暨縣。又東屈北流。是也。按此水自西而東而北一一不爽至思南、印江、婺川、彭水等縣。又漢武陵郡酉陽縣地。華陽國志。

枳縣在江州巴郡涪陵水會。道元于江水下引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也。水乃延江之支津。分

水北注。逕涪陵入江。故亦曰涪陵水也。延江水下名之曰小別江矣。此又烏江爲古延水之一顯證也。至

云至涪州城東北銅柱灘入大江。考今涪州實蜀漢漢平縣地。江水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漢平縣二

百餘里。左自涪陵東出百餘里而屈于黃石東爲桐柱灘。桐柱灘卽銅柱灘。古今字異耳。道元此注卽在延江水注江之

下。于是而烏江之爲延江益確然不可易。獨怪延江大水源流二千餘里而自唐以後。元和郡縣志黔州

涪陵江自牂柯北歷播費思黔等州北注岷江今攷唐發播州在今遵義府界發費州在今思南府界唐

思州卽今思南思州二府境唐黔州卽今四川酉陽州及彭水縣等地與今烏江所過州縣歷歷不爽足

證唐以前尙無有以延江水爲烏江者又考宋時名此江爲巴江太平寰宇

記嶺東有沅江水嶺西有巴江水一名涪陵水是也武隆縣務川縣下亦同爲諸土俗名所混竟無有能

剖析之者。豈非以道路絕遠。又大半爲苗蠻所居。鏡古者所不能入。今我國家承平百餘年。上下游生苗

奉化惟謹。而余適以其時持節。得徧列十二府。惟銅仁卽水道之迂入苗寨中。不獲親履其地者。皆

細詢土人。得其曲折。證之水經地志等書。無不脗合。寧非一快事哉。水道提綱。旣不知烏江卽延江。而黃

宗義今水經田雯黔書。又皆以烏江爲卽牂柯江。不知牂柯江乃南流至廣西泗城府。合爲左右江者。里

隔數千。源流迥別。則又不足置辯矣。

黑章水。通志。七星水。過七星橋。有黑章水注之。或曰卽黑特川。元大德五年。劉國傑破蛇節。宋隆濟于

墨特川當卽此地。

落折河一名落腳河。通志七星河至大定府西南有落折河。自府城西北二十里當兩山間破地吼出。南流注之。畢節縣冊亦名響水河。下流名永清河。又名東門河。卽落折河之上源。按府境又有喇雍河、杉木河等。

猓獾河。圖經落腳河又東合北來之猓獾河。

以則河。通志七星河過大定府治南。東流右得以則河。按此當卽圖經之以麥河。烏西河。通志在大定府城東二十里。源出仲麥龍潭。入六歸河。

總已河。通志在大定城東南。源自七星關。過天生橋。合木空河。同入六歸河。

木空河。圖經入總已河。貴州紀事。明萬曆中。都御史蔡文等親詣木空河。讞安智等獄。不決。

楊柳河。圖經出平遠州西南境山。曰卜牛河。至州南境。合豬場水。下流入烏江。

豬場水。圖經自南來。合楊柳河。

簸朶河。通志在平遠州城東一百里。源出安順。下流入六歸河。

武著河。通志在平遠州城西北六十里。

墮極河。通志在平遠州城西北三十里。

織金河。通志。在平遠城東三十里。並入簸朵河。明史貴州土司傳。安邦彥奔織金。卽此。西溪河。通志。六歸河又東北。有西溪河。合楠木溪水。猓隴河。高家河等水。東南流來注之。楠木溪水。通志。入西溪河。按州境又有雷澗等溪。當亦入烏江。猓隴河。

高家河。圖經。西溪河至黔西州南境。有猓隴河、高家河。俱自西南來注之。

以濟水。圖經。出黔西州西北山。合打鼓寨水及渭河。烏慶河三水。東流百五十里。會烏江。打鼓寨水。圖經。以濟河。合西南來經打鼓寨之水。

渭河。圖經。又曰以馬河。明史貴州土司傳。播州平分其地爲遵義、平越二府。以渭河中心爲界。王三善傳。三善討安邦彥。渡渭。降者相繼。四川土司傳。安邦彥等遁入青山。諸將逼渭河。西門河。通志。下流卽沙填河。合上洪。下洪二水。入渭河。安樂河。隴溪河。通志。在大定城東北百五十里。會安樂河。出三重堰。合渭河。

烏慶河。圖經。烏慶河。西自黔西州西北境。合三水。東流百五十里。來會以濟河。

洛陽河。通志。在安平城東二里。又東北至清鎮縣城西。入陸廣河。按明史地理志。平垣衛東有東溪。及安平縣冊。城南有車頭河。當皆流入鴨池河者。

九溪河。明史地理志。安順軍民府東南有九溪河。通志。在安順府城東南四十里。九溪匯而成河。

三岔河。通志。在安順府城北三十里。舊稱水內水外者。此也。圖經。三岔河西南自安順府西合。以且海諸水合注烏江。以且海在威寧州東南二百里。此水自源至此。流七百里。實黔江之南一源也。圖經。水城汛河。以固汛前河。古北河。並合以且海。明史魯欽傳。陸夢龍等分駐三岔河。貴州土司傳。朱燮元分遣別將林兆鼎從三岔入。按明史土司傳又云。黔兵由普定渡思臘河。地理志。安順府有思臘河。接水西界。今方志不載此河。疑卽谷龍河等之別名也。通志又有碧波橋、寧穀橋等河。

牛場河。圖經。三岔河。經清鎮縣西北境。折西北流。合西南來之牛場河。

谷龍河。明史地理志。西堡長官司北有谷龍河。下流合烏江。通志。在安順城西五十里。以上三水皆合流注烏江。

池水。圖經。六歸河。經鴨池汛北。有池水自南來注之。

跳蹬河。圖經。自鎮西衛來注六歸河。

三潮水。通志。在修文縣城北五里。水日盈縮者三。北流注烏江。

雞公河。通志。上流曰麻線河。圖經。南合廣順州。及安平、清鎮二縣水。注烏江。

修文南水。圖經。雞公河至修文縣西境。有縣南水。經城南。東折西北流。來注之。

那奢河。圖經。雞公河。又北。那奢河自東來注之。

白花箐水。通志。烏江又東。左合白花箐水。

羅傳大河。通志。自永寧縣東南。過遵義府。西南流。來注烏江。

息蒙所水。圖經。水自烏江城南注烏江。

刀靶水。通志。烏江又東。得刀靶水。

養馬水。通志。烏江又東。得養馬水。

源溪水。通志。在綏陽縣城北十里。

朗水。通志。在綏陽縣城西。又名螺水。源出朗山。

達溪。通志。在綏陽城東南。源出楊柳水。經達摩山。西流。與朗水合。

繳水。通志。在綏陽城東南。合達溪。朗水諸流。出遵義。入烏江。

黑澤水。通志。一名清水河。流入繳水。

厚水。通志。在綏陽城東南。源出趙家里。經長灘。入遵義。以上四水。皆注烏江。

三江水。明史地理志。湄潭縣西有三江水。下流入於烏江。通志。在湄潭縣城西南容山司。有三源。俱出

苗界。東流入烏江。

窄溪渡水。

上關水。

花水溪。通志。在涇潭縣城北二十里。

涇溪。明史地理志。涇潭縣南有涇潭水。下流入烏江。通志。在涇潭城南。大洞溪。通志。又入涇溪。

馬渡溪。

角路溪。

大溪。圖經。以上諸水。並合三江水。

渡口水。通志。在綏陽城北。卽合口河。下流。圖經。烏江又南。有渡曰落汪渡。右合渡口水。

石梁河。通志。在城北。源出桶關。與渡頭河合。

浦浙水。通志。在城北。一名大灘。源出涇潭山管中。與渡頭河合。按縣境又有灤水及黃魚等溪。

洗泥河。圖經。烏江又南。有洗泥河水注之。通志。在開州城東南四十里。

南明河水。通志。烏江東南至巖門。有南明河水來注之。圖經。南明河在貴陽府城南門外。源出廣順州

界。東北流。逕府城。至下流。爲牛渡河。到巴香。北流。合烏江。

上馬橋水。通志。在上馬橋司東北。下流入南明河。

濟番河。通志在貴陽城西南三十里。尤愛溪。通志在廣順州從仁里。下注濟番河。

一宿河。通志在廣順州從仁里。

四方河。通志在貴陽城西南五里。源出廣順州。合南明河。

黔靈山諸泉水。通志下注南明河。

貫城河。通志自崆嶺山發源。貫入城中。流會南明河。擇溪。明史地理志作宅溪。通志在貴陽城北。

源出燭髀山。流合貫城河。明史李標傳。賊退保澤溪。王三善傳。破賊澤溪。卽此。

富水。通志在貴陽城南。源出八里屯。

龍洞河水。通志在貴陽城南十里。下流入于南明河。王三善傳。賊退屯龍洞。官軍遂奪七里沖。據此。

則七里沖亦當在龍洞左右。

黃泥哨水。通志注南明河。通志府城西北有墨特川。元大德五年。宋隆濟蛇節作亂。攻貴州。元將劉國傑討之。大破隆濟等。于此。今考貴州紀事。大德七年四月。劉國傑師出播州境。大破蛇節于墨特川。按此。則墨特川自應在水西左近。不得在貴陽也。晏斯道引或說。以爲卽墨章水。尙近之。

江界河。圖經烏江又東。至龍泉縣西南。有渡曰葛閃渡。又東南有甕水。鬲坪水。袁家渡水。白厓河水。瀝爲江界河。合餘慶縣之白泥司水。佛山河水。北流來注之。通志江界河在甕安縣城北五十里。入烏江。

甕水一名甕安江。通志在甕安城南。水自高坪司。由乾溪里。亦曰乾溪河。至縣。流入江界河。按甕安縣以甕水得名。白厓河水。通志在甕安城南二十里。滙衆溪。經劉家堡。入甕安江。按縣境又有城西河、蛇子河等。疑亦合甕安江。紅頭鋪河、草塘司河。圖經並合甕安河。

高坪水。按當卽水道提綱所謂坪橋河。

袁家渡水。明史陳璘傳。追奔至龍溪。又追及于袁家渡。卽此。

白泥司水。一名白泥江。明史地理志。餘慶縣東南有白泥河。下流合于思南河。通志在餘慶縣城南。發源甕安。流合烏江。新村河。通志在城東。下流入白泥江。新街河。通志在城東。源出官山下。至

餘慶縣治前。入白泥江。

佛山河水。通志合江界河。

小江亦曰小烏江。明史地理志。餘慶縣南有小烏江。下流入于烏江。通志在餘慶縣城西三十里。入烏江。

牛場河。圖經出餘慶縣西南境山。合小江。

鼈溪。通志在餘慶城西九十里。發源漁鼓洞。流入巖門江。

小溪。通志在餘慶城西發源立鐘山。流入鼈溪。按縣境又有杉溪、船溪。疑亦合他水入巖門江者。

落花屯水。圖經。烏江東北受落花屯水。水出涓潭縣南境山。

清水河。亦名清水江。明史地理志。楊義長官司下。又有清水江。上流自新添衛流入。經城西。又名皮隴江。北經乖西巴香諸苗界。入烏江。通志。在貴定城西北三十里。與貴筑縣分界。皮隴江在平越縣城西二十里。又東北。逕開州界。至巖門入烏江。

八字河。通志。在貴定城東二里。麥新溪。圖經。入八字河。

簸箕河。通志。在龍里縣城北。流入貴定縣。合清水河。原溪。圖經。入簸箕河。

三水江。通志。在貴陽府城北三十里。府西境之水。派流而下。至此合流爲一。又東。入于清水河。

甕首河。明史地理志。太平伐長官司東南有甕首河。下流合清水江。通志同。加牙河。明史地理志。龍里衛有加牙河。下流入甕首河。通志。在城東。源出縣東南之谷者巖。流入太平伐司之甕首河。

甕城河。明史地理志。新添長官司有甕城河。李標傳。參將范仲仁赴援。遇賊甕城河。卽此。通志。在貴定城西二十里。自平伐發源。視諸水差大有橋爲黔楚大道。下流合清水河。翁黃河。通志。在把平司翁黃山下。入甕城河。羅鴨谿。又合翁黃河。入甕城河。乾溪。通志。在貴定城西十里。流合甕城河。三岔河。通志。在小平伐司。三水匯流。合于甕城河。甲港谿。圖經。亦入甕城河。按縣境又有翁樹河。十萬溪等。當亦合他水入清水河者。

巖頭河。圖經。烏江又東北逕石阡府西境。龍泉縣南境。有巖頭河。自南來注之。

龍底江。一名白巖河。通志。在石阡府城西南三里。其上游爲包溪流。逕城東黃茅園。合大溪。繞府前入思南界。注于烏江。按此蓋卽明史地理志所云石阡江。

大溪。通志。在石阡府城南流。合龍底江。

樂回江。通志。在舊葛彰司南。其源有三。至方竹箐。合爲一流。注深溪。而入烏江。

深溪。通志。在石阡府城西北二十里。

各容溪。通志。在深溪西八十里。皆西流。注于烏江。

凱科江。通志。在石阡府境。亦合烏江。

義陽江。通志。在龍泉縣城東北五十里。環繞縣治。通思南大江。

泥水河。通志。在龍泉縣城東。發源東山。合義陽江。

桶口河。通志。在龍泉城東一百三十里。縣境諸水。匯流于此。合成大河。下流直抵思南。入大江。

洋溪。通志。在石阡府城北十里。又西經龍泉縣界。合桶口河。

石貫塘河。通志。在龍泉縣城北三里。上流由老木橋。三跳石。二水合成大河。下流過清江谿。至泥水。

山羊等處。合桶口河。

清江溪。通志。在龍泉城北五里許。下流入桶口河。

犴木溪。松溪河。板坪河。圖經。並入清江溪。

沙溪河。通志。在遵義城西一百里。源出巖孔山。流入烏江。明史貴州土司傳。楊應龍反。安彊臣兵從沙溪入。卽此。按縣境又有龍坪、會川等河。

芙蓉江。明史地理志。正安州南。仁懷縣東南。並有芙蓉江。自烏江分流。東北入于黔江。通志。在正安城南一百里。源出黎川。按今遵義城北亦有芙蓉江。與此自別。又攷漢書地理志。犍爲郡漢陽縣下。班固原注。山闔谷。漢水所出。東至驚。入延。水經注亦同。今以輿圖核之。四川敘州府慶符、長寧二縣。皆漢犍爲郡漢陽縣地。在今仁懷縣西斜北。則昔之漢水。當卽今清溪、石門江等水。以在貴州境外。故附記于此。

三江。明史地理志。正安州有三江。東南流。合于虎溪。亦注黔江。按通志又言虎溪流入三江。今核從通志。

虎溪。通志。在正安州城西南七十里。流逕州南。入三江。

思溪。通志。在正安州城西七十里。源出南川縣牛角寨。流入三江。

河由江。通志。在沿河司。源出銅仁之烏羅司。流入德江亭子溪。通志。亦在沿河司。水自龍岡中流出。入

河由江。

後溪通志。亭子溪又北七里。有後溪。自馬鬃嶺流出。入河由江。按通典。費州扶陽縣。以扶水名。今廢縣在思南府城西北八十里。則扶水亦當在府境。但未知今易何名耳。水道提綱。烏江至思南府境。又有猛溪河。麻海溪二水注之。今攷思南府境諸水。皆會德江。此二水或即扶水。昔樂溪等之異名也。

石馬江通志。在沿河司。下流合于德江。

昔樂溪通志。在思南府城東十里。流入德江。

憲溪通志。在思南府城南五里。匯于德江。

鸚武溪通志。在思南城北三十里。按就近有仁溪、掌溪、思印江。太平寰宇記。思印水本出錦州洛浦縣界。經本縣四十步。至思王縣。下流入內江水。通志。在印江縣南。源出朗溪司。北流入德江。後訛印爲印。遂以名縣。按縣境又有桶溪、網陀溪等。當亦合思印等水入德江。

暨水考溫甜二水附

今以延江水考暨水。則今之湘江。其卽漢之暨水乎。漢書地理志。牂柯郡暨縣。班固注。不狼山。暨水所出。晉書地道志。東入延。過郡二。行七百三十里。水經注。暨縣有暨水。出暨邑。西不狼山。東與溫水合。今考遵義志亦同。

府志及圖經。湘江水出遵義府治遵義縣北境。桐梓縣南境之龍巖山。流逕湘山南。與桃溪水合。迂回五百餘里。入烏江。道元云。鼈水于符縣而東。注延江水。符縣。今仁懷廳及仁懷縣以北地。漢鼈縣屬牂柯。符縣屬犍爲。是班固所云過郡二者。牂柯。犍爲。圖經云。迂回五百餘里。又南入烏江。與班固七百三十里之數亦合。則龍巖山當卽古之不狼山也。又以鼈水卽今湘江攷之。則古犍爲符縣之溫水。黠水。卽今合湘江之洪江。仁江乎。水道提綱不載仁江。今水經則井洪江不錄。晏斯盛黠中水道。漢書地理志。符縣溫水。南至鼈。入黠水。黠水亦南至鼈。入江。此江卽延江水也。水經注。鼈水東與溫水合。溫水。一曰煥水。出犍爲符縣。而南入黠水。黠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闕駟謂之闕水。俱南入鼈水。鼈水于其縣而東。注延江水。今遵義縣實在仁懷等縣之南。知二水雖出符縣。皆南至鼈縣注鼈水耳。若以班氏所云入江之文。謂卽大江。則皆應云北注。不得云南入矣。知班氏所云入江。卽指延江。與道元所言無二。古人文字簡略。否則或從其究言之也。圖經。洪江出婁山關南山。東南流。至遵義東境之清乘橋北。有鳳皇溪。東北自綏陽西山。西南流。來會。又東南入湘江。通志。仁江在遵義城東南五十里。源出永安驛山澗。下流合湘江。是二水皆合湘江。與道元俱南入鼈水。文相合。又攷班氏云。溫水南入黠水。道元亦同。又云。黠水亦出符縣。南與溫水會。明二水同出一縣。亦互受相注之稱。今土人或云洪江注仁江。又或云仁江注洪江。是也。又洪江在唐宋時爲邠水。太平寰宇記。邠水在芙蓉縣東三十里。南流。仁江在唐宋時爲仁水。太平寰宇記。仁水

在芙蓉縣西南一里。南注邗水。是矣。且可因此證漢志及水經注之誤。今本漢書警縣下。警水東入延。延字誤作沅。華陽國志亦同。當屬傳寫之誤。道元延江水下注云。警縣。故犍爲郡治也。攷警縣自漢迄晉宋。皆未嘗屬犍爲。又以知道元是誤記耳。

溫水。今名洪江。通志在遵義城東四十里。源出大樓山。合仁江入烏江。

鳳皇溪。通志在遵義城東四十里。亦名長灘。下流合洪江。

黠水。今名仁江。通志在遵義城東南五十里。下流合湘江入烏江。

桃溪水。通志在遵義府城南十里。源出城北六十里上莊山。溪水匯流爲羅家河。至霸竹水。羅會水。又數里與湘江合。按此水源流亦遠。但源出遵義府城北至六十里之遠。以是知非溫黠二水耳。明史貴州土司傳。安疆臣焚桃溪莊。當卽此。

樂閩河。明史地理志作落閩水。通志亦在城西南四十里。原出雷變山。東流八十里。合湘江。

金鼓潭水。通志在遵義府城西南四十里。流合樂閩河。

樂安河。圖經出綏陽金竹里。南流爲綠塘河。又作鹿塘河。明史地理志作樂安水。通志鹿塘河二源。一出綏陽縣西北山。一出東北山。流至城南。合而南數十里。有一水自東北來會。又南八十里。合湘江入烏江。按元和郡縣志。太平寰宇記。及唐宋地志。又有夷牢水。帶水。胡刀水。胡江水等。此四水未知今係

何水未敢臆決。姑附記于此。俟再攷。

費水攷

費水。今名上費溪。流至四川夔州府。以下名夷水。亦曰清江。杜佑通典。太平寰宇記並云。後周置費州。因水爲名。通志在思南府城東北百里。舊費州以此名。北流入四川黔江。東北入湖廣施南府界。曰清江。明史地理志。四川黔江縣南有黔江。源出貴州思州府。應作思南界。正流自涪江合大江。支流經此。下流爲湖廣施州衛之清江。施州衛下云。清江合衛境諸水。下流至宜都縣。入于大江。按漢書地理志。南郡巫縣下原注。夷水東至夷道入江。過郡二。行五百四十里。夷道縣下引應劭曰。夷水出巫。東入江。攷巫夷道並屬南郡。而云過郡二者。蓋水又從巫縣東逕武陵郡俱山等縣。始入夷道界耳。水經。夷水出巴東魚復縣江。漢魚復縣。爲今四川夔州府奉節。大寧二縣地。四川黔江縣在思南府東北。夔州府又在黔江縣東北。蓋費水正流自黔江縣合大江後。其支流又東北至夔州府境。或名魚復江。夷水又源于此耳。總之。班固志地理。不能于巫縣以上。更詳夷水之源。水經又不克于魚復以西。著彼分流之始。皆緣漢時思南等府。尙陷武陵蠻中。是以不能從流溯源。梳剔幽隱。故各從其所見言之。亦其慎也。按延江水實漢詳柯捷爲二郡所入。附見其名于暨縣下。亦此故。唐杜佑。李吉甫。亦似不知費水卽夷水。故于施州清江縣下並云。清江一名夷水。杜佑又云。清江縣西有都亭。夷水所出。清江卽漢巫縣地。以爲夷水出于此。亦與水經爲夷水出魚復江同。今考

魚復江在今奉節縣都亭當在今巫山縣相去僅百里。若明代迄今圖冊皆係土人記本境山水非舟楫所經即耳目所及以視昔賢爲較密矣。今此水支流至荊州府宜都縣入大江與漢地理志水經適合。元和郡縣志費州涪川縣下云內江水經縣北一百五十步疑即指此。按下多田縣云涪陵江水經縣南五十步則知內江水非即涪陵水也。至若諸水之合費水入江者皆已在四川境此故不錄。水道提綱等亦止言清江發源施南府西北境不知實出貴州。

更始水考

更始水今名豐樂河亦名水德江。明史地理志安化縣東南有水德江即烏江之分流。至四川彭水縣流入涪陵江。通志在婺川城東五十里其水由龍泉湄潭折入縣境至洪渡入龔灘北會烏江水道提綱烏江入四川酉陽州西南界又北稍西百餘里。東爲四川界西爲貴州界有南溪河東北自湖廣施南府合諸水西南流自龔灘來會南溪河上源即北河也。于沅江下又云沅江至辰州府城西南有北河即酉水西北自酉陽州合諸水南經府城西來會據此則南溪河與北河本通一支合涪陵水又一支合沅江矣。今攷水經延江水至巴郡涪陵縣注更始水。云注更始水者乃波流通注互得其稱耳酈道元注更始水即延江支分之始也更始水東入巴東之南浦縣又謂之西鄉水亦謂之西鄉溪溪水間關二百許里方得出山又通波注遠復二百餘里東南入遷陵縣道元于沅水下云西水導源益州巴郡臨江縣故武陵之充縣西源山東南流逕無陽故縣南又東逕遷陵故縣界與西鄉溪合即延江之支津更始之下流謂之西鄉溪口今考無陽故縣在今

沅州府芷陽縣東南遷陵故縣。在今永順府保靖縣東。道元言酉水合西鄉溪水。始東逕酉陽故縣南。今更始水至永順縣界入酉水。正在漢酉陽故城南。與道元言亦合。一統志更始水。今俗名北河。水道提綱云。北河卽酉水。蓋自其合酉水後言之。不知本別一水也。合此數條。則知今水德江卽古之更始水。道元言延江之支津。明志言烏江之分流。其說若一道元又云。更始水卽延江支分之始。言支分。則知水有二支。故得一入延江。一入沅水也。又云。延江之支津。更始之下流。明自延江分出。下流乃合酉水入沅。故北河亦兼酉水之稱矣。庾仲雍所謂有別江出武陵者。益足證也。道元江水下云。其水南導武陵郡。今思南府。酉陽州。及辰州。永順等府。皆漢武陵郡地。是矣。水道提綱言南溪河西南流。至龔灘合烏江。而通志亦言豐樂河至龔灘合烏江。是豐樂河卽南溪河之證。其名豐樂河者。河左側有豐樂埧。蓋因以名河耳。太平寰宇記更始水。又名涪陵水。今名內江水。蓋更始水係延江分支。下又入涪陵江。故通得涪陵江內江之名也。

倒羊溪。通志在婺川縣城北五里。一名曉洋江。至隘溪渡合豐樂河。按此。則隘溪卽倒羊溪下流。通志別列隘溪誤。

煎茶溪水。圖經豐樂溪得煎茶溪水。登龍河水合洪渡河。倒羊溪水東流。注烏江。
登龍河水。水道提綱作龍登河。

洪渡河水。水道提綱。源出婺川縣西南境。龍泉縣北境山。東流。經綏陽場南。折而東北流。有大水河。自西北合一水來會。又東北有小水河。自西來會。按太平寰宇記。黔州洪杜縣。唐武德二年置。以縣東洪杜山得名。貞觀三年。又北移于洪杜溪。今攷洪杜廢縣。距此不遠。則此河當即昔之洪杜溪。以音同而轉耳。舊唐書亦云。洪杜縣。治洪杜溪。麟德二年。治龔湍。即龔灘也。

羅多水。太平寰宇記。在務川縣東八十里。羅多。何只。皆獠之姓名。明史地理志。務川縣有何只水。又有羅多水。下流俱注于水德江。

何只水。太平寰宇記。在務川縣東二十里。又云。思唐山在思州東四里。南連何只水。北枕內江水。按寰宇記。縣境又有河渝水。都濡水。丹陽水。波濤水。今未知已易何名。姑附記于此。

大涉水攷

大涉水。自晉以後。名安樂水。唐亦名赤虺河。唐書。武后征雲南檄文。有赤虺河。是也。後轉爲赤水河。貴州圖經。赤水河。源出雲南鎮雄州。由赤水衛東流。經仁懷縣。至四川合江縣。入岷江。攷今仁懷。合江二縣。皆漢犍爲郡符縣地。漢書地理志。犍爲郡南廣縣下。原注云。又有大涉水。北至符入江。是也。水經名之爲鰓部水。而道元注。則名爲安樂水。按晉穆帝分符縣。置安樂縣。水又因縣而改名矣。常璩華陽國志。夷縣有安樂水。漢平夷縣故城在仁懷縣西南。又符縣下云。縣治安樂水會。東接巴蜀樂城南水。通平羌。鑿邑。是也。水經注江

水下符縣治安樂水會。水源南通寧州平夷郡警縣。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又逕符縣下。北入江。今正安州在仁懷縣之北。唐于今州西七里立樂源縣。今故城尚在。則樂源亦當以水得名。由此而推。晉安樂縣亦必在今正安州界。故道元云。源南通警邑。流逕符縣治。又北逕安樂縣界之東。又逕符縣入江也。又可知。晉時分符縣斜東北地立安樂縣。而安樂縣之南境北境仍屬符縣。以道理核之。歷歷不爽矣。元和郡縣志。安樂水逕簡州平泉縣南七十步。平泉縣本漢牛鞞及符兩縣地也。

小河圖經。西南自畢節縣北境合孫家河。板橋河諸水。東北流會赤水河。

孫家河。

板橋河圖經。並流合小河。

齋郎河。通志在桐梓縣城西六十里。圖經合龍巖山水。西流逕縣城南。西行百七十里。又北合一水。西南流會赤水河。

龍巖山水圖經。入齋郎河。

九溪河圖經。自南合西南來之乘龍山水。北流注赤水河。

乘龍山水圖經。又入九溪河。

古蘭河圖經。赤水河西逕脉困塘北。有古蘭河。自西南來。注之。按古蘭疑古蘭之譌。以古蘭州得名也。

水思河圖經赤水河至土城西有水思河自東來儒溪泥溪自西來並注之又西北有盤橋溪自東猿猴溪自西南先後注之。

儒溪、

泥溪、

盤橋溪、

猿猴溪圖經並合水思河入赤水河。

金沙溪圖經自東來注赤水河。

胡盧溪通志在桐梓縣城西五里與溱南二溪水會按縣境又有官堂趙洋等水。

溱溪通志在桐梓縣城東二里。

南溪通志在桐梓縣城南二十里並入胡盧水。

堯霸溪、

沙霸溪、

後溪圖經赤水河又北受堯霸溪沙霸溪二水後溪一水。

風溪圖經赤水河至仁懷縣西南境有風溪自西南來注之。

永壽橋水圖經仁懷縣境永壽橋水自西來注赤水河。

澧溪通志在仁懷縣城東數十步自東注西與赤水河合按縣境又有玉溪河。

夔溪考

夔溪今名南江卽綦江之上流圖經源出桐梓縣北境山兩源合北流百數十里曰松坎河受西南來一小水又北數十里有坡頭河自東北山來注之又北流西受一水又北九十里有三溪河自東來會又北七十里經綦江縣東而北有龍角溪自東合三小水來會又折西流經城北又西北流有沙溪溝自東北來有清溪河自西南合三岔溝及魚子溪水東北流三百餘里來會又西北百里北受一水又北有孫溪河西南合棋盤山水來會又北至江津東境又北入江圖經江水經江津縣城西北又東北流數十里有綦江自南合諸水來注之曰夔溪口攷元和郡縣志夔溪水在南州南川縣南四十步在三溪縣西太平寰宇記夔溪水南自廢丹邱縣流入南川縣又流經縣南四十里又北入渝州江津縣界明史地理志桐梓縣北有夔溪源出山箐綦江之上流今按夔溪之名唐以前無攷惟通典言唐武德三年平南蠻置夔州四年始改南州唐夔州之置倘以水得名耶通志桐梓縣下不載夔溪惟云有蒙渡河在桐梓縣北七十里俗傳漢唐蒙渡此因名以方向攷之或卽是耳按漢書西南夷傳發巴蜀卒治道自夔道指牂柯江疑卽此。

坡頭河。通志在桐梓縣北一百四十里。

三溪河。元和郡縣志。貞觀五年。置三溪縣。以縣南有焚溪、東溪、葛溪合流。故名其縣。按此。則東溪、葛溪。皆合焚溪也。今東溪、葛溪。通志亦不載。又此下龍角溪等合焚溪。已在四川界。茲不錄。他皆倣此。貴州紀事。楊應龍反。以綦江之三溪五渡。南川之東鄉。立石爲播界。

安徽水考

安徽水。今名小烏江。通志源出椒溪。在綏陽縣城東北六十五里。流入正安州。經南川界。入涪江。考太平寰宇記。安徽水。一名孤微水。西自綏養故縣來。東流。經綏陽縣南八里。又東入都上縣西十四里。又名涪水。一名泐野水。又折西南流。入廢雞翁縣南三里。又南入費州城樂縣界。雞翁廢縣。在今綏陽縣東。按舊志以德江、小烏江合而爲一。似未清晰。寰宇記又云。涪江水南流。注安徽水。亦誤。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六

貴州水道考下

由廣西至廣東入海諸水

豚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一。

羊角寨水入豚水。

馬場水入豚水。

木魚河入豚水。

巴開河入豚水。

風柳溝小谿入豚水。

勞村江入豚水。

青雲溪水入豚水。

三寶山水入青雲溪。

高坡河入豚水。

紅盆水入豚水。

苗溪、浪溪三水入紅盆水。

嘯山水入豚水。

帶溪入豚水。

溶江水入豚水。

車江水、崩坡塘水、從龍溪並入溶江。

孖女江入豚水。

孖覽江入豚水。

曹平江入豚水。

溫水由廣西合鬱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二。

馬別河入溫。大橋河附。

深溪河、阿希河、木郎河、都威河並入馬別河。阿棒河附。

羅炎河入溫。

搏獵河入溫。

克渡索猴河入搏猴河。

龍渣河入溫。

冗渡河入龍渣河。

樂繁河入溫。

盤水由廣西合溫水至廣東南海縣入海。經流三。

結里汎南山水入盤水。

花魚洞水入盤水。

桃花溪水入盤水。

九十九渡水入盤水。

落白河入盤水。

拖長江入盤水。

海子鋪北水、豬場河、西安河入拖長江。

軟橋河水入盤水。

南板橋河水入盤水。

者卜河水入盤水。

阿黑河入盤水。

馬京河入阿黑河。大章河附。

馬畢河入盤水。

都城河。江西坡水入馬畢河。

寧谷河入盤水。

白水河。王二河。霸陵河。打罕河。公具河。阿破河附。關嶺驛水。並入寧谷河。楊吉河。

榮子河。石溪河。又入白水河。

北口河入盤水。

巖下河入盤水。郎公河。落葉河附。

魯溝河入盤水。

大坡哨水入盤水。

潭水。至廣西來賓縣合溫水。大水一

彩江入潭水。

大巖江入潭水。

樂民溪入潭水。

利濟溪入潭水。

容江入潭水。

剛水至廣西武宣縣入潭水。大水二

漣江入剛水。

冷水河入漣江。

環帶江入剛水。

回龍江、羅番河、小水河並入環帶江。

九曲江入剛水。

奔龍江入剛水。

大龍河入奔龍江。

遶翠江入剛水。

大韋河入剛水。

底方河入剛水。

小番河。雲溪水入底方河。

玉帶河入剛水。

擺遊河入剛水。

腰帶河入擺遊河。

洗馬河入剛水。

小溪水入剛水。

雙峽水入剛水。

豚水考

貴州通志都水在獨山州城東。其上源為獨山江。又其上為都勻之邦水河。本名板河。發源于都勻府西二十里之邦水司。是也。按邦水河為都江之上源。而舊圖經水一名龍江。有二源。一出西南豐寧土司之北山。北流折而東北數十里。至州南里蜡寨北。有西源羊角寨水。自西山東流。經州城西南折而南流。十餘里來會。今考都江自發源六十里至獨山州屬之三角屯。江流漸廣。可容大舟。又百餘里過都江通判城西。又南逕來牛定。且諸寨。至古州城東。會溶江。車江南流。入廣西懷遠。雜容二縣界。按漢書地理志詳

柯郡夜郎縣下。班固注云：豚水東至廣鬱鬱林郡。廣鬱縣下。又注云：鬱水首受夜郎豚水。至四會入海。山經鬱水西南夷傳：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水經注：鬱水，卽豚水也。按道元此注不及班氏明晰，蓋豚水實別出象郡。西南夷傳：夜郎者，臨牂柯江。江廣百餘步，足以行船。水經注：鬱水，卽豚水也。按道元此注不及班氏明晰，蓋豚水實別一水，亦爲鬱水上源，至廣鬱下始統名爲鬱水耳，不可合而爲一。豚水東北流，按此水自三角屯以上皆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故且蘭侯國也。一名頭蘭。牂柯郡治。元鼎五年，武帝伐南越，發夜郎精兵下牂柯，同會番禺，是也。後漢書西南夷傳：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爲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卽此。今水道提綱名是江爲龍江，反以爲福祿江之支流，不知此江之源。較福祿江遠六七百里。余以甲寅二月，自都勻按試黎平，由三角屯舟行至古州。凡三日夜，及試黎平畢，將赴鎮遠，沿道驗福祿江之廣狹，曾不及都江十分之六。且發源又近，而反以爲經流，知提綱之舛矣。道元云：豚水又逕中溜縣南，與溫水合。今廣西象州來賓、武宣，皆漢中溜縣地。南盤江、都江二水，至來賓縣始合流。逕武宣縣西南。蓋今南盤江卽古溫水也。今都江卽古豚水也。益覺道元之言絲豪不爽。又龍江之名，蓋起于唐。唐初置龍水郡及龍水縣，皆以此水名。龍水縣卽今慶遠府宜山縣也。豚龍聲相近，蓋音之轉耳。推此言之，漢牂柯郡及且蘭縣治，當在今清平都江之間。正臨都江之上。武帝元鼎五年，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其下江之處，亦當在今獨山州三角屯左近也。惟道元言豚水東北流，逕談藁縣，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考談藁亦漢牂柯郡屬縣，則談藁縣亦當在今都勻府境左近。獨山州西南可知。蓋豚水古名二曰豚水，亦曰牂柯江。

近名九發源處曰板河曰邦水河亦曰黑神河在都勻者曰都江亦曰都勻河在獨山州者曰獨山江入廣西境爲龍江明史地理志獨山州南有獨山江即都勻河下流南入廣西天河縣界爲龍江又名潯江又名潯江至田雯黔書以烏江爲牂柯江則一言以折之曰今烏江不能通番禺明鄭旻又以北盤江爲牂柯江則又可卽漢書水經折之道元云豚水東逕牂柯郡且蘭縣謂之牂柯水水廣數里縣臨江上按今北盤江在永寧安南之間非漢牂柯郡及且蘭縣治所其誤一也今北盤江廣數十步兩岸皆高山峻嶺無從展拓與水經注水廣數里及縣臨江上之說又相背謬其誤二也北盤江今尙不通舟楫圖經至廣西泗城界始略通船而漢書武帝時伐南越發夜郎兵下牂柯江同會番禺必非此水其誤三也至北盤江今尙有瘴氣而都江則無亦與道元劉昭之說相合然此或古今異宜又不直據以折鄭旻矣我朝雍正八年雲貴總督鄂爾泰奏上江河道不特現通爛土司與粵之荔波縣接壤而爛土司地方有溪河一道進至交然寨登陸五十里卽係清水江實天地自然之形勢但有三大灘及數小灘應行修鑿已檄飭獨山州知州孫紹武查勘五十里陸路若可一併開成河道則都江清水江呼應通而聲援接云云是沅水與豚水相隔又不過五十里並有可通之勢也後不果開

羊角寨水圖經都江之西源

馬場水圖經邦水河左合馬場水右合爛土司西南溪水東流爲都江

木魚河。圖經。都江又東北數十里。有木魚河。南自唐懷寨來會。

巴開河。圖經。都江至爛土司北。折東流。有巴開河。自南來會。

風柳溝小溪。通志。都江過來牛營。有風柳溝小溪。北來注之。

勞村江。明史地理志。河池州荔波縣東南。有勞村江。源出貴州陳蒙爛土長官司。流入州界。爲金城江。

河池州下云。東有金城江。下流合于都泥江。通志。在荔波縣城東南。其源二。一自黑貓。一自爛土司。合

流而入縣境。圖經。都江又西南。而勞村江北自荔波縣城來會。按勞村江凡合四小水入都江。

青雲溪。圖經。自廣西南丹州。合三寶山水。來注都江。

三寶山水。圖經。合青雲溪。

高坡河。通志。在丹江通判城南。發源城西南囊路寨山中。經喬港。趨坡諸寨。南入都江。

紅盆水。圖經。出南丹州西南。經河池州城南。又受東南來之浪溪三水。北入都江。

苗溪。通志。合紅盆江。

浪溪三水。圖經。注紅盆水。

嘯山水。圖經。都江又東南流。受北來嘯山水。

帶溪。圖經。出古州八萬峯山東北。與生苗界山。流至廣西思恩州白沙村西南。合龍江。

溶江。通志在古州城西北。合衆小溪以成江。至城北。與車江會。至城東。合于都江。圖經。都江至古州城西。有溶江。自城西北合衆水。又至城東來會。

車江。通志在古州城西北。因繞車寨得名。圖經。至古州城北合溶江。

崩坡塘水。圖經。合溶江。

從龍溪。通志在永從縣城西南。源出老荒山。流入溶江。

孖女江。通志在古州城南。苗人謂山之高者曰岑。水之分者曰孖。下流合都江。

孖覽江。圖經。自永從縣寨正寨平流出。北合都江。

曹平江。圖經。自黎平府曹滴司流出。注都江。

溫水考

按水經注。溫水出牂柯夜郎縣。逕談藁。昆澤。味。滇池。毋單。毋掇。律高。罈封。來唯等縣。始東至鬱林廣鬱縣。爲鬱水。今考南盤江至雲南曲靖府城外。合白石。瀟湘等江。始有南盤江之名。明史地理志。南盤江下流。環雲南。潯江。廣西三府之境。至羅平州。入貴州界。按今曲靖府治南寧。實漢味縣地。圖經。南盤江上流爲八達河。出霑益州花山洞。考霑益州爲漢宛溫縣地。縣名宛溫。當以溫水得名。按水經注。止作溫縣。又按云。花山洞者。在漢時或風夜郎縣境。至下云。逕雲南府宜良縣東北。則漢滇池縣地也。又逕路南州西境。則蜀漢建寧郡地。

也。道元云。諸葛亮討平南中。劉禪建興三年。分益州郡。置建寧郡于此水側。此水承上文而言。即溫水也。又逕激江府。治河陽縣東境。則漢俞元縣地也。又南逕彌勒州西境。寧州東北境。則皆蜀漢與古郡地。逕阿迷州北境。則又漢益州郡地。又逕廣西州之南境。廣南府之西北境。則亦蜀漢與古郡地。明史地理志。激江府治河陽縣東。有鐵池河。源出陸涼州。流至此。會撫仙湖。復引流爲鐵赤河。入于盤江。考鐵赤河。即古橋水。班固益州郡俞元縣下注云。池在南。橋水所出。東至毋單入溫。行千九百里。道元水經注云。橋水上承俞元之南池。一名河水。按南池。鐵赤之轉。是今之河陽縣。即漢牂柯郡毋單縣左近地。益可證今南盤江之爲溫水矣。道元又云。溫水又東南逕梁水郡南。溫水上合梁水。故自下通得梁水之稱。梁水當即今九龍、馬別等河。是梁水郡或亦即以南盤江得名也。樓班固牂柯郡鐔封縣下注云。溫水東至廣鬱入鬱。過郡二。行五百八十里。常璩華陽國志。鐔封縣有溫水。蜀漢時。鐔封分屬與古。晉成帝分置梁水郡。縣又屬之。今考自彌勒州以下。南籠府以上。在蜀漢爲興古郡。在晉爲梁水郡。來唯縣。前漢屬益州。後漢省。今臨安府阿迷州。則又漢益州郡地也。道元所云溫水。東南逕鐔封縣北。又逕來唯縣東。當即此矣。南盤江下至廣西南寧府境。合鬱江。與班固東至廣鬱入鬱之文亦合。水經則言至廣鬱爲鬱水。與班注小異。南盤江。俗又名紅水江。在册亨者。俗又名八渡江。

馬別河。通志在普安縣城南八十里。圖經南盤江至廣西西隆州界。又東北流。有馬別河。西北自貴州。

合深溪、木郎諸水南流，逕南籠府境，東合都威河，而東南來會。按縣境又有大橋河，當亦入南盤江。

深溪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一百二十里，水道提綱又云：深溪河，卽馬別河之上源。

阿希河圖經：馬別河又東南流，有阿希河，東北自普安縣東南山，西南流百里來會。

木郎河圖經：出普安州南界山。

都威河通志：在南籠府城西三十八里，三水並注馬別河，又府城北五十里有阿棒河，下流入永豐州。

羅炎河通志：在永豐州城東一百二十里，卽永寧州盤江河，下流入廣西紅江。按明史地理志：安隆長

官司西南有同舍河，疑卽羅炎等河之異名也。

搏猴河通志：在羅斛又西北有克渡索猴河，自定番而下，二水交流會合，入紅江。

克渡索猴河圖經：入搏猴河。

龍渣河通志：冗渡河在冊亨，流入龍渣河，至者壘，迤邐入紅江。

冗渡河圖經：入龍渣河。

樂繁河通志：在冊亨東北，南流爲達嶺河，又南爲百樂河，入于紅江。

盤水考

盤水今名北盤江。圖經源出今威寧州西一百五十里亂山中。南流入雲南霑益州界。按北盤江實出威寧州境。自州境南流。方至霑益州。而今水經及水道提綱並諸方志。均以爲兩盤江。皆出雲南霑益州。蓋失未深考。又曲折東北流二百里。仍入貴州界。曰可渡河。又折東流。至大山而伏。又東南二十餘里出山。東南流曰天生橋。又東南逕安南縣境。始曰盤江。又東南逕永寧州西境。通志永寧州毛口河亦盤江上流。今有鐵索橋。與安南縣夾江爲界者是也。又南入生苗界。又自生苗界東南流。入廣西泗城府界北境。又南與南盤江會。流入粵江。注海。今考三國志。諸葛亮入南。戰于盤中。卽此水。經注。葉榆水。又逕賁古縣北東。與盤江合。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東逕梁水郡賁古縣南。水廣百餘步。深處十丈。甚有瘴氣。朱褒之反。李恢追至盤江者也。又云。劉禪分與古之盤南。置郡于梁水縣。所云盤南。卽盤水之南矣。劉昭郡國志注。牂柯郡宛溫縣下。引南中志。縣北三百里。有盤江。廣數百步。深十餘丈。此江有毒氣。按今雲南霑益州。卽漢宛溫縣地。云縣北三百里。核之。卽今威寧州。知水源出今威寧州無疑矣。又考今普安。安南。皆元普安縣地。于唐爲盤州附唐。平夷。盤水三縣地。于晉爲梁水郡地。于蜀漢爲興古郡。于兩漢爲牂柯郡地。今方志皆言南籠府境爲牂柯郡地者。蓋從其朔言之也。晉書地理志。賁古縣。雖屬興古郡。然依水經注所言。梁水郡賁古縣。則成帝置梁水郡。此縣卽移屬可知。且唐置盤州及盤水縣。皆以今北盤江得名。推此言之。則今普安。安南。卽漢賁古縣地。且以水勢驗之。今盤江營鐵索橋所在。水漲處僅可百餘步。深十餘丈。春夏之交。卽有瘴氣。又其明證矣。按葉榆水卽今西洱河。檢諸方志。皆不言與北盤江通。然細核水經及注。經云。

葉榆水入牂柯郡西。隨縣北爲西。隨水又東出。進桑關。過交阯。越冷。縣北。道元注云。自西隨至交阯。崇山接險。水路三千里。劉昭郡國志注。西隨縣下。引晉書地道記曰。藥水西受。徵外。東至藥冷。入尙龍溪。又馬援言。從葭冷水道出。進桑王國。至益州。賁古縣。博輪通利。蓋兵車資運所由矣。此則葉榆河。逕賁古縣北。與盤江合之一明證。今葉榆水自永昌以下。爲諸地志所消。二水遂若風馬牛不相及矣。然賴有後漢書及水經注諸證。俱在異日。如履其地。尙可尋源溯流。一細考之耳。圖經又云。拖長江。自普安州平夷所來。會者平夷所。卽舊時平夷縣可知。按漢唐皆有平夷縣。此當歷唐平夷縣故址。又唐盤州在今普安州東三十里。盤水廢縣。亦在普安州西。皆今北盤江所經。是又一證。至所云盤水出律高縣東南。盤町山者。當指伏流復出之所而言。今考方志言天生橋爲盤江伏流復出之所。在威寧府東南百六十餘里。其處亂山重疊。左側卽華蓋洞。當卽道元注所云盤町山也。盤江或卽以盤町山得名矣。又云盤水又東逕漢興縣山谿之中。漢興縣。晉宋志皆屬興古郡。以道里推之。卽在今南籠府以東。與泗城府交界處可知。

結里迅南山水圖經。卽威寧州東南水。西南流。會可渡河。

花魚洞水圖經。可渡河至木東汛。有花魚洞水。西來注之。

桃花溪通志。在威寧州城南八十里。兩岸皆植桃花。故名。

九十九渡水通志。在威寧州城西南百里。並合可渡河。

落白河圖經。可渡河至安南縣東北。有落白河。自曲靖府界東流。來注之。

拖長江貴州紀事。明宏治中。普安苗米魯等。築三寨于拖長江諸處。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七十里。源出

沙陀石巖中下通盤江。

海子鋪北水。

豬場河。

西安河。圖經並注拖長江。

軟橋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三十五里。

南板橋河。通志在普安州城東八十里。上接城南三十餘里之大水塘。俱流入盤江。

者卜河。明史地理志。普安州東南有者卜河。下流入于盤江。通志在普安州城東南一百八十里。流至

永寧州。亦名者馬河。

阿黑河。通志在安南縣城東南十餘里。圖經阿黑河合馬京河。西北自安南縣東境來注盤江。

馬京河。通志又合阿黑河。按安南縣境。又有大章河。

馬畢河。通志出南籠府新城汛西北山。東流經城北。又東數十里。折東北而北。經高伍塘及安姑之東。

又北流注盤江。水道提綱作馬軍河。誤。

都城河。晏斯盛黔中水道考。南籠府有都城河。自安南縣界得江西坡水。至高武汛西。合馬畢河。

江西坡水。圖經合馬畢河。

寧谷河。圖經。河自東北安順府。會西南鎮寧永寧二州諸水。西南流入盤江。水道提綱。寧谷河有二源。一出普定縣東北境山。一出西玉山東北麓。其西北麓卽三岔河源。北流入烏江者。是西玉山亦黔中分水嶺也。

白水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路旁。楊吉河。通志。在鎮寧州西南十五里。下注白水河。菜子河水。圖經。合白水河。石溪。通志。在鎮寧州城南四十里。亦注白水河。

王二河。水道提綱。寧谷河折東南流三十里。合東來之王二河。霸陵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三十五里。

打罕河。通志。在永豐州西北。按明史地理志。元以打罕夷地置永寧州。則此河亦當以打罕夷得名。又按地理志。十二營長官司下。東北有公具河。北有阿破河。二水當亦合寧谷等河入盤水。

關嶺驛水。圖經。並合寧谷河。

北口河。通志。在永寧州城東二十里。下合盤江。

巖下河。通志。在永寧州境。圖經。河東北自巖頂山西南流百餘里。合東來一水。南注盤江。按州境又有郎公河、落葉河等。當亦入盤江。

魯溝河。圖經。盤江既入生苗界。有魯溝河。自西安籠鎮之西北木舌寨山東流。來注之。

大坡哨水通志盤江過普市又合大坡哨水。

潭水考

潭水。卽今永從縣之福祿江也。今水經福祿江源出湖廣靖州西南流入貴州黎平府西境爲古州江東流至永從縣東南流合爲福祿江又東合大厓江爲南江入廣西柳州界經融縣入柳江。明史地理志黎平府又有福祿江其上源爲古州江下流入廣西懷遠縣境通志在永從縣城南源出石井山至黎平府西境爲古州江東合彩江爲福祿江又東合大巖江爲南江流入廣西柳州界考漢書地理志武陵郡鐔成縣下班固注云玉山鐔水所出過郡二行七百二十里水經注溫水又東入阿林縣潭水注之水出武陵郡鐔成縣玉山東流逕鬱林郡潭中縣周水自西南來注之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又逕中溜縣東阿林縣西右入鬱水許慎說文亦云水出武陵鐔成玉山東入鬱林今考靖州本漢武陵郡鐔成縣地黎平府亦漢武陵郡地以是知福祿江卽潭水自黎平永從至柳州界皆東流又與班酈二注合惟水道提綱及諸方志以福祿江卽柳江則誤元和郡縣志柳州馬平縣潭水東去縣二百步柳江在縣南三十步是潭柳係二水明甚今按在柳州府城南者是發源都勻府之豚水而福祿江則經柳州府城之西所謂東去縣二百步者也。按唐馬平故城在今縣稍北以此推之則今之都江乃唐之所謂柳江太平寰宇記潯江在柳州南三十步亦名柳江是柳江又名潯江今水經亦名之爲右江明史地理志馬平縣南有柳江亦曰潯水

亦曰黔江。名雖多，而實止一水也。元和郡縣志：潭水在龍城縣西十里。今福祿江亦逕柳城縣西南，以合柳江是也。蓋唐時潭水之名尙未改。至宋亦然。太平寰宇記：洛容縣有潭水，是矣。至明史地理志，始名之爲福祿江。柳州府懷遠縣下云：縣西北有九曲山，山南謂爲石門山，兩山夾峙，福祿江自貴州永從縣流逕其中，至融縣，爲融江，至柳城縣，爲柳江。云至柳城縣，爲柳江者，蓋福祿江至柳城縣，合于柳江也。潭水入鬱處，在今潯州府桂平縣城東，桂平縣，卽漢布山，阿林二縣地也。與道元鬱水東入阿林，潭水注之，及潭水逕中，潯縣東，阿林縣西，入鬱之文，無一不合。按漢阿林廢縣，在今桂平縣東。又通志言福祿江源出石井山，考今石井山在黎平府城南八十里，豈卽漢鐔成縣玉山耶？然福祿江源實出于靖州，靖州在黎平府東北，石井山則在府東南，且去靖州較遠，則方志福祿江源出石井山之言，非確論也。

彩江。明史地理志：永從縣有彩江。通志：古州江東合彩江。

大巖江。通志：在西山司，源出大巖山，東南流，入于永從縣之福祿江。明史地理志同。

樂民溪。通志：在永從縣城東南，源出鹿背山，流合福祿江。按明史地理志：永從縣又有永從溪，今不見，疑卽樂民等溪之異名也。

利濟溪。通志：在永從縣城西南，流合福祿江。

容江。明史地理志：曹滴洞長官司西南有容江，源出苗地，北流入福祿江。

剛水考

漢書地理志牂柯郡毋斂縣下。班固注云。剛水東至潭中。入潭。水經注溫水下。道元注云。潭水又東南流。與剛水合。水西出牂柯毋斂縣。王莽之有斂也。東至潭中。入潭。今考柳州府屬之馬平。雒容。柳城。懷遠。融。象。來賓等州縣。皆漢潭中縣地。云剛水西出牂柯。東至潭中。入潭。以地形考之。殆卽今貴州定番州南境之濛江也。通志濛江在定番州城南。源出州西北三十里亂山中。曰濛潭。會州境諸水。至破蠶。入廣西泗城府界。亦名牂柯江。俗名烏泥江。亦曰都泥江。又曰紅水江。入廣西界之後。歷泗城。慶遠。思恩。柳州。潯州五府。東蘭。那地。忻城。邊江。來賓。武宣六州縣。于武宣縣西北流入潭水。皆由西而東。一證也。鎮寧。烏泥江。見下。定番二州。本漢牂柯郡地。漢毋斂縣。今雖未知所在。然以漢宋地志考之。縣當并入故日蘭。則今定番州地。或卽漢毋斂。是二證也。漢書地理志鬱林郡定周縣下。班固注。周水首受無斂。東入潭。受無斂者。當是首受無斂水。卽剛水也。疑剛水至柳城。又合周水。始東注潭。周水。卽今柳城縣西南之龍溪水是矣。元和郡縣志。來賓縣在都泥江北。來賓水東。故名。今考濛江正在來賓縣南。又東流入潯州府界。明史地理志亦曰。來賓縣南有大江。亦曰都泥江。是三證也。濛江。土人亦曰牂柯江。太平寰宇記。來賓縣有牂柯水。樂史引郡國志。嚴州州門有長水。深十丈。從牂柯河下。是四證也。今水經。牂柯江有二源。俱出程番府。一自金筑司治北。爲麻線河。按今通志。鎮寧州南百里。有烏泥江。明史地理志。卽都泥江。源出山箐中。東南流入金筑安撫司境。今廣順州。又在金筑東南。圖經麻線河在廣順。

州城北二十里。卽所謂發源金筑司治北之水。然則烏泥江一源。又寔出鎮寧州也。至府城西境。爲七曲江。過廬山。東經洪番方番。至爲番司南。爲大韋河。一自上司馬橋治東北流。經小程番盧番北境。南流。遠府城。過臥龍司西。與大韋河合。爲牂柯江。水道提綱。雖不明著牂柯江之名。而云泗城府水二。俱出北境大山。一西南流。一東南流。至府城南而合。又云。此水源流三百餘里。泗城西山北山諸水畢會。今考泗城府北境。卽緊接定番州。非濛江而何。此五證也。按水道提綱。惟誤以源出雲南賓寧縣之西洋江爲卽古夜郎。豚水最誤。道元云。鬱水又東入阿林潭。水注之。按潭水未至阿林縣之先。于潭中縣已合剛水。今水道提綱。紅水江。西南自來賓縣來會柳江。俗曰都泥江。今水經以今都江爲右江。云右江南流。逕來賓縣東。牂柯江來注之。按今水經之右江。卽提綱之柳江也。今明濛江先合柳江。始注鬱水。與道元所言無不恰合。是六證也。

漣江通志。在小程番司南。流入濛江。

冷水河。圖經。合漣江。

環帶江通志。在羅番司南。又金石司東南有回龍江。俱合流而入濛江。

回龍江。黔中水道考。環帶江。合回龍江。羅番河。入濛江。

羅番河通志。在羅番司北。

小水河通志。在羅番司東。亦合環帶江。

九曲江通志在定番州西二十里。

奔龍江通志在大龍司東下流入于濠江。

大龍河通志又合奔龍江。

邊翠江通志在臥龍司南流入濠江。

大韋河通志在韋番司南上通程番下接臥龍亦入濠江。

底方河通志在方番司合于濠江。

小番河

雲溪水通志並合底方河。

玉帶河通志在定番州城北下流入于濠江。

擺遊河通志在廬山司西流入濠江。

腰帶河黔中水道考水自廬山司南合擺遊河入濠江。

洗馬河通志在盧番司東流入濠江。

小溪水通志在洪番司南東入濠江。

雙峽水通志在小龍司南入濠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七

上石經館總裁書

亮吉頓首肅啓。閣師石經總裁執事。昨奉諭旨。辦理石經。并諭以蔣衡所寫進十三經爲底本。鴻都門側。建立百碑。務本坊南。書從一體。雲臺辨難之旨。定自禁中。開元御製之篇。冠于碑首。士生今日。千載一時。又欣值執事。以上袞之尊嚴。領羣經之問答。總司祕籍。董率羣賢。此則鸞臺鳳閣。別標監領之名。虎觀麟洲。雅重諸儒之選。本日復派亮吉等四人。預司其事。老聘之守柱下。子政之居閣中。自問何人。敢同前哲。承命之下。欣悚交并。伏以聖朝舉事。度越百王。況石刻流傳。將貽萬古。是必博稽羣籍。參以昔賢。訂蜀宋之叢殘。校漢唐之昔誤。其體則括一字二字三字。爰定厥中。其字則準大經中經小經。俾分其任。子思子之言曰。以俟聖人而不惑。張伯松之言曰。懸諸日月而不刊。迨今日執事及諸君子之任乎。若亮吉者。與天祿石渠之選。已愧非才。掌三皇五帝之書。尤慙無任。竊見兩年之限。校讎既有程期。而旬日之間。義例仍難畫一。此則屢承垂詢之餘。私心有不能已者也。又自計于石經一事。不爲無緣。早從江左之使車。壯入咸秦之節署。于學士則贊成其事。乾隆三十七年。安敷學政朱筠奏請立石經。于侍郎則助校其訛。乾隆五十年。陝西巡撫呈。貸先儒之廡。摩京兆之叢碑。從好古之家。識熹平之殘字。南仲篆書。搜于覈學。光堯御筆。拓自錢塘。每

有遺文。悉歸劉覽。又況書編隸釋。仿自先臣。開建蓬萊。不無家學。今復忝預掌書之任。廁身祕閣之中。雖識大識小。事有不同。而盡美盡善。期于無負。輒不自量。謹撰上二十四條。各約舉一二事。尙祈執事于機務之暇。察其愚昧之誠。不棄芻蕘。賜之采擇。雖義難徧及。而餘庶類推。倘可施行。乞頒本館。

一、經注參錯宜正也。易序卦履者禮也四字。旣誤以經而作注。儀禮下言爲世父母二十一字。又誤以注而作經。左傳上天降災四十二字。又并非注而誤作經之類。

一、前後倒置宜正也。穀梁僖二十年釋宋公三字。當在外釋不志之上。尙書武成王若曰十二字。又誤移大告武成之下。

一、脫文宜補也。大易童蒙求我。中乃脫來。論語賜也賢乎。下應增我。

一、又有因數字之脫而上下不貫者。宜補也。左傳桓十三年。淇水二字全脫。而亂次以濟之義不明。可以證釋文者。酈元之注也。論語子貢章。樂道二字脫一。而富而好禮之文不配。可以證孔傳者。皇侃義疏也。

一、衍文宜去也。易傳坤至柔上。衍文言曰三字。禮雜記君之母與妻上。復衍君之二字。

一、又有因一句之衍而文義不續者。宜削也。易傳衍變則通三字。而德明之本。尙可並行。禮記衍舞斯愠三字。而貢父之編。遂生異議。

一、因一字之別而本義全乖者。宜改也。儀禮司射實觶之實誤爲賓。而洗升之文難喻。左傳旦辟左右之旦誤爲且。而厥夢之符不彰。

一、前後宜畫一也。易包字凡十見。而苞桑之苞獨从草。孟子饑字凡六見。而無饑之饑獨作幾。句踐之句並从口。而問亦作厶。盤桓之磐本作般。而又或加石。

一、偏旁宜急削也。暮从二日。憾有兩心。添木爲樹。加草于臧。卽且之側从虫。胡連之旁置玉。此類殊多。亦難畢數。他若本之爲本。暴之仵暴。磷堯之在魯論。餽孳之留孟子。更爲別字之尤。又屬全文當改。

一、字有誤自魏晉以前者。儀禮則祧初从濯。風詩則昉本爲繫。大易陰凝。叔重尙知其俗。春秋衮服。當陽已改爲均。

一、字有誤自唐宋以前者。著訛爲葢。幸有賈逵之注。可證說文。憑誤爲漣。倘非鴻烈之編。誰明古義。此上二端。並宜裁定。

一、字雖非俗。而亦當定从本字者。如論語後彫之當作凋。左傳絺綌之當作邴。是也。

一、同一俗字。當酌去其已甚者。拖、拖、皆論語袍紳之別字。與其从拖。不若从陸氏之拖。爲得。濱、濱、皆顛之或文。與其作濱。不若从廣雅之濱。爲是。

一、經不可改从注也。禮記大學篇。此之謂自謙。鄭康成謙讀作慊。而近刻卽改爲慊。周禮九嬪。贊王。杜子

春王讀爲玉。而各本依改爲玉。

一、此經有可以彼經改者。同一引書。則大學篇一个臣之類。移从公羊傳作一介爲是。

一、此經有必不可以彼經改者。各存古字。則公羊傳鄭伯馭之字。今改从左傳本作伯堅爲非。

一、有因上下文而誤者。亦當改正也。左傳僖廿八年齊侯二字。以上文而誤重。論語子路章輕裘二字。因下章而竄改。

一、前代之制宜改也。秦并天下。臯乃从非。漢戒羣臣。對初離口。著火德之符。改从水之洛爲雒。表金刀之識。易處者之留爲劉。以迄新莽。疊文之誤。開元頗字之訛。字苑出而影始从彡。草書行而修訛从羽。繼之作緇。城之作圻。匡之仝。匡。桓之作栢之類。既事隔于數朝。悉當从乎釐正。

一、漢石經有急宜从者。子游之爲子旂。石磻之爲石階。大易先心之文。尙書微言之字。此類亦多。略標一二。

一、唐石經有宜酌从者。尙書視乃烈祖之烈作厥。左傳其氣餒以取之之餒作炎。風詩禮矣。不誤从禾。論語德衰。下仍加也。至其失者。則于干不辨。專尊不明。此類殊多。亦難枚舉。

一、兩宋石經有可从有不可从者。南仲號工篆籀之文。乃以豐而配禮。光堯始準宣和之詔。復易陂而作頗。

一、唐宋石經外刊本宜搜羅也。夫毛居正之正誤，藉讎監本之訛，晁公武之遺書，足校石經之失。吳興沈氏之刻，相臺岳氏之編，本留淳化，與閩本以兼行，堂號永懷，較汲古而稍善。此則並可博搜，以襄盛舉。一字當以說文爲本，而從否亦當斟酌者，字書無覲字，則覲當從繫，傳本作價，舊文無晒字，則晒當從淳。化本作攷，以及份份之在論語，壇壇之在風詩，此急宜從者也。至若文馬之爲燭馬，戚施之作醜，蠶不妨存此異文，可不改從古字。又況蒔之誤莪，麗之從麗，均後所誤加，不堪依據。

一、本當以釋文爲據，而錄取亦當鑒別者。如論語襍負之作緘負，易鞶帶之爲鞶帶，以隋唐之大儒，反有愧宋元之監本。又況尙書一冊，宋人之補釋爲多，周易二經，近刻之脫文不少，能無待精識之去留，與碩儒之裁決哉。此上凡二十四條，未知有當與否，幸有以教正之。

釋大別山一篇寄邵編修晉涵

今俗以漢水入江左側之山爲大別山，始見李吉甫元和郡縣志，余每不爲然。今細核之，益知無據。尙書正義稱鄭康成注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西南。漢書地理志：六安國安豐縣，班固云：禹貢大別山在西南。孔穎達尙書正義云：地理志無大別，唐人陳諤皆此。酈道元稱京相璠春秋土地名云：大別，漢東山名也。在安豐縣南。康成注經如此。孟堅著史若彼，春秋土地，京相有其明徵，禹貢山川，漢儒均無別義。此一證也。水經：江水又東北，至江夏沙羨縣西北，沔水從北來注之。道元注云：江水又東逕魯山南，古翼際山也。地說曰：漢與江合于衡北。

翼際山旁者也。自道元注經，以迄君卿作典，祇標魯翼之名，無有別山之號。此二證也。首疑大別山不在安豐者，自杜預預於地理，既非所長，然終不敢遽指翼際山爲大別。蓋其時去漢尙近，而同時裴秀、京相璠等，於地理又屬專家，必知翼際、大別二山不可混而爲一。故止云：然則二別在江夏界。姑設疑詞，以啓來惑，而究不能定指一山。奪茲舊義，此三證也。必知翼際非大別山，又實有據。道元于江水下，引地說云：漢與江合于翼際山旁，于沔水下，又引地說云：漢水東行，觸大別之坂，南與江合。夫同云地說，則必出於一人，或一書，而一則云翼際之山，一則云大別之坂，各標一號，明係二山。此四證也。杜預之所疑者，不過因左傳定公四年，吳師伐郢，楚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大別，以爲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在安豐。今細繹傳文，吳舍舟于淮，自豫章與楚夾漢，則吳師在漢北，楚在漢南。楚司馬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蓋欲子常在漢南，沿水與之上下，以綴吳師而已。則往漢北，故云：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今方城山在南陽府葉縣南，大隧、直轅、冥阨，皆在汝南府信陽州界，均漢水以北之地也。下又云：子濟漢而伐之，蓋楚都郢，在漢南，濟水始至漢北，及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已在漢北矣。推此則大別、小別，皆淮南漢北之山。大別既在安豐，則小別在今光黃之間，豈有吳師自淮而南，未及交戰，先自退五六百里之地，至今之沔口者乎？且楚都郢，卽至沔口，亦不過沿漢而東，何得云：濟此五證也。夫師行三十，吉行五十，至于轉戰，則道里不常。若疑距漢稍遠，則傳所云大隧、直轅、冥阨，及下云塞城口而入，

皆距漢在五百里以外。又可以去漢較遠疑之乎。此六證也。夫欲求大別小別所在。必先求柏舉所在。柏舉之地。杜預不詳。高誘注呂覽。京璠釋春秋。雖或云楚郢。或云漢東。皆無指實。惟墨子非攻篇云。吳闔閭次注林。出于冥阨之徑。戰于柏舉。中楚國而朝。當子常不從司馬之計。濟漢轉戰。至於柏舉。其時吳已出隘而西。楚事不可爲矣。夫云出隘而西。則已出今信陽州之隘。卽上所云大隧直轅冥阨也。據此而推。則柏舉當在今黃隨左右。京相璠云。柏舉在漢東。最諦。又按水經注。舉水出龜頭山。今山在黃州府麻城縣東。相近有黃巖山。圖經亦云。舉水出黃巖山也。巖柏聲同。則柏舉或卽在此。吉甫亦知春秋柏舉爲龜頭山。而乃移二別至漢南入江之處。可乎。又傳文云。自小別至于大別。三戰。下始云。二師陳于柏舉。則并當求自大別至柏舉之道。今麻城縣東北至河南商城縣七十里。商城縣東至安徽霍邱縣一百十五里。而龜頭山又在麻城縣東六十里。大別山又在霍邱縣西南九十里。則自大別西至柏舉。實不出三十餘里。可以按圖而索。此七證也。柏舉下卽云。吳從楚師。及清發。杜預不注所在。水經。溇水又南。過安陸縣。西道元注。左傳定公四年。吳敗楚師于柏舉。從之。及于清發。蓋溇水又兼清水之目矣。是清發在安陸縣。漢安陸縣。兼今德安府安陸雲夢二縣界。今考麻城西南至黃陂縣七十里。黃陂西至孝感縣六十里。孝感西至雲夢縣十里。是柏舉至清發。又約百三四十里。皆自東北而漸至西南。此八證也。下又云。敗諸雍澁。禹貢云。過三澁。至于大別。鄭注。三澁。水名。在江夏竟陵之界。今澁水在安陸府京山縣西南。南流入天門縣。

爲漢水。雍澁或取雍遏之義。與沔水有死沔之稱同。吉浦又以爲岳州巴陵縣南十一里之澗湖。足下于

巴陵又在荊州府東南四五百里。又隔大江。吳欲至郢。必不反。越郢而遠。詣巴陵。司馬自息還。敗吳師于

此。司馬必不舍國都而遠趨江外。其種種謬殊不足辯。又澗湖本名翁湖。見道元注。其水實沉湘。澗

之餘波。非河水決出而復入者。足下欲蓋至此。漸趨而南。距郢都不過一百餘里。故下復統而言之。云五

明雅訓。而反引此以汨經。殊非所望矣。蓋至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雍澁正在息及郢之中。道

戰及郢也。傳文及字甚明。斷無越傳又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敗吳師于雍澁。雍澁正在息及郢之中。道

里適合。蓋禹貢導水由西而東。故先言三澁。而後及大別。吳師入郢。則自東及西。故既至大別。乃及雍澁。

非特釋左傳地名。益可證禹貢山水千年疑竇。一旦豁如此。九證也。次又當求豫章所在。而二別益可推。

杜預釋地云。柏舉之役。吳人舍舟于淮汭。而自豫章與楚夾漢。此皆當在江北淮南。後徙在江南之豫章。

杜之意。蓋以春秋時柏舉豫章皆當在江北淮南也。夫云江北淮南。則正今霍邱縣大別山所在矣。杜得

之于柏舉豫章而失之于大別小別。則不察也。然因此益信漢儒詁經及著史之確。雖疑之者。亦無心與

之發明。又按定公二年傳文。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此十證也。傳文云。左司馬戍及息而還。杜預注。司馬

至息。聞楚敗。故還息。卽今光州息縣。而大別山實在今光州固始縣。與安徽霍邱接壤處。距息止二百里。

蓋司馬欲與子常夾擊吳師。并毀淮汭之舟。至此聞敗。乃反。則大別山又近息可知。此十一證也。又司馬

云。我自後擊之。蓋吳師自淮汭舍舟西南趨。子常濟漢擊之。正出吳師之前。司馬自息取道至淮汭。則出

吳師之後。一則當其軍鋒。一或邀其輜重。此十二證也。又今漢川縣小別山者。本名甌山。隋立甌山縣。取

名于此。強名爲小別。亦始吉甫。元和郡縣志小別山在漢川縣東南五十里春秋吳伐楚令尹子常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卽此夫二別之山見于經傳。如果有可牽合。則京相道元等何並不言。且杜預正以大別致疑。若小別可指實。則無難由西驗東。因一得二。而卒無一言。可知非實。此十三證也。且因此小別之疑。并識今內方之妄。漢書地理志。江夏郡竟陵縣。班固云。章山在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今山在安陸府鍾祥縣西南。接荆門州界。而漢川縣之有內方山。亦始吉甫。至樂史遂據以爲禹貢內方矣。尋其初。不過泥漢水以強求二別。又因二別而僞立內方。而極其弊。則禹貢一章。隨其竄易。春秋諸地。皆可強名。若又信彼虛詞。刪諸古義。則必宋唐以上。絕無地理之書。樂李以前。并乏淹通之士。而後可。此十四證也。總之。後人之流傳。因吉甫之附會。吉甫之附會。成于杜預之致疑。然預之咎。尙可解釋者。預注云。二別在江夏界。今考晉初江夏郡。尙兼今信陽羅山諸州縣界。則與京相璠在漢東之說尙不甚遠。非若吉甫終日釋地。而尙不知郢在漢南。吳來淮內。百程遙隔。忽求縮地之方。二別強名。乃有移山之術。予故謂小顏注史。反汨班書。吉甫繪圖。全乖禹蹟者。此也。足下于經甚深。所爲爾雅正義。必傳無疑。而乃云。殷時荊州。以漢水爲界。自大別以東。江南之地。屬于揚州。大別以西。漢東之地。屬于豫州。蒙竊有疑。敢獻其惑。夫僕願學于足下者也。昔者鄭君一志。有張逸之更端。孟冬七篇。喜屋廬之得間。況僕之與足下乎。又漢水以南。皆屬荊州。云云。亦似誤。以西漢水爲漢水。今別陳漢水釋一篇。正之左右。幸皆有以教之。

附漢水釋

山海經漢水出鮒魚之山。水經沔水出武都沮縣東狼谷。如淳云。此方人名漢水爲沔水。今按漢書地理志。武都郡沮縣。沮水出東狼谷。南至沙羨。南入江。與水經所言出東狼谷同。是沮水卽漢水。又名沔水也。今略陽縣東南。略陽。漢武都郡沮縣地。今沔縣西。至略陽縣界四十里。有大丙山。左思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注。丙穴在漢中沔陽縣。有魚穴二所。嘗以三月取之。樂史云。大丙山。小丙山。並在順政縣東南七十里。順政卽漢沮縣。北有穴。有水潛流。土人相傳爲丙穴。沮水經穴門而過。或謂之大丙水。又常璩華陽國志。沔陽有魚穴。濁水出鮒。是今之大丙山。卽山海經之鮒魚山也。東狼谷當卽鮒魚山之別名。或谷在山左近。總之。漢水出鮒魚山。西漢水出蟠冢山。按。氏道漾水亦出蟠冢山。或以兩蟠冢爲疑。不知實一山也。以班志考之。西漢道廢縣雖無可考。然與西縣同。屬隴西。則相去必不甚遠。可知。禹貢及班固、鄭康成等所言。皆各指一水。並未嘗相背。自魏收始誤。以華陽郡蟠冢山爲漢水所出。而後人如杜祐、李吉甫等。皆承其誤也。又考班志。沮水過郡五行四千里。今以水經所過州郡核之。五郡爲武都、漢中、南陽、南郡、江夏。若今之寧羌州爲漢廣漢郡葭萌縣地。實爲西漢水所經。東漢水卽沮水並不經其地。按。白水所入之漢。爲西漢水。班固云。氏道縣。白水出。微外。東至葭萌。入漢。而酈注則云。白水于吐費城南東南流。注西漢水。是也。班固西縣下云。蟠冢山在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東。後人乃以州北之蟠冢山。附南至江州入江。此言西漢水至廣漢。則白水入之。非謂西漢水入白水也。會爲東漢水之源。益見其誣矣。至班志與水經。沮水及西漢水之外。又別出氏道之漢名漾水。今考漾

水至武都沮縣。已合于沮漢。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水經今漾水出隴西氐道縣蟠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而班志則云。武都道東漢水。受氐道水。一名沔。今考氐道水。卽漾水也。東漢水。卽沮水也。二水合。乃有沔之名矣。班志又云。過江夏。謂之江水。入江。而水經云。夏水東至江夏雲杜縣。入于沔。明二水至江夏合爲一。故沔水又蒙夏水之稱矣。劉澄之云。夏水。古文以爲滄浪水。與禹貢又東爲滄浪之水亦合。又沮水卽東漢水之一證也。

又與邵編修辯爾雅斥山書

爾雅九府東北之美者。有斥山之文皮焉。斥山。高誘注淮南王書。及郭璞。均不言所在。今足下作正義。稱隋書地理志。及樂史太平寰宇記。以爲斥山在今榮成縣南一百二十里。今考隋志雖言文登縣有斥山。然偶同其名。不能定爲卽爾雅所指。惟樂史始言卽爾雅之斥山。樂史之于地理。其疎誤足下所知也。然則足下注殷商古制。而僅據北宋單詞。僕竊以爲過矣。今敢據周禮。爾雅。爲足下陳之。周禮職方氏。正東曰青州。其山鎮曰沂山。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爾雅惟以東方爲東北。東北爲東方。與職方略異。今考爾雅九州。本屬殷制。夫殷都河內。故以沂山爲東北。而以醫無閭爲東。周都雍州。故又以沂山爲正東。而醫無閭爲東北。古圖今雖不存。然宋劉豫阜昌七年所刊禹蹟圖者。尙屬賈耽相傳舊本。今核二山所在。以正兩代之名。旣無累黍之差。益信立言之審。此一證也。職方氏九州之山。除五嶽外。餘卽四鎮。職

方氏舉周制四極之內。故不及昆崙墟。惟此與爾雅異。爾雅四荒云。觚竹。北戶。西王母。日。下。今西王母石室。即在昆崙山。若常山。卽今恒山。爾雅。恒山爲北嶽。堯典。宅朔方。曰幽都。則北岳可名幽都之證。故郭注亦曰。幽都山名是也。餘七山則盡與爾雅同。此二證也。隋開皇十五年。詔祠名山大川。以沂山爲東鎮。醫無閭爲北鎮。會稽爲南鎮。霍山爲西鎮。是四鎮皆不出周禮職方及爾雅九府。此三證也。四鎮之名。周禮大司樂注。與新唐書地理志所載不同。周禮注云。四鎮。揚州會稽。青州沂。幽州醫無閭。冀州霍山。而唐志則云。東沂山。南會稽。西吳山。北醫無閭。是西鎮有時變遷。而東沂絕無異說。此四證也。若云東北之美。則周書王會解。孤竹距虛。不令支。元獫狁。不屠何青熊。東胡黃熊。注云。皆東北夷。距虛。野獸。驢騾之屬。獫狁。白狐。元獫狁。則黑狐。又鹽鐵論。燕齊之魚鹽旃裘。蓋壤地旣連。則珍奇易萃。此不特羽畎之貢。載自堯時。綾絹之徵。詳于近代。而黃熊墨狐。且與紫草紅藍而并著矣。新唐書地理志。青。州。貢。紅。藍。紫。草。此五證也。今登州府榮成縣。雖有斥山。山旣辟小。隋書地志。僅有其名。此外。則自漢迄唐。皆無著錄。必非爾雅九府之山。至樂史之言。又最不足據。故不辯。此六證也。沂。斥字。隸書本近。或省文作斤。隸書又誤寫增。蓋沂山以沂水所出得名。故山字可不从水。猶之沂山爲沂水所出。濰山爲濰水所出。後人省文。亦止作斤山。鸞山。此七證也。爾雅旣屬殷制。殷之九州。爲冀。豫。隴。荆。揚。兗。徐。幽。營。則九府係一州舉一山。冀州霍山。豫州華山。隴州崑崙山。崑崙山在今肅州西南。禹貢雍州。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又云。厥貢。惟球。琳。琅。玕。荆。州。梁。山。揚州會稽山。兗州岱岳。徐州沂山。幽州幽都山。晉太康地志。幽州。本以幽都得名。營州醫無閭。尚書疏云。青州之境。非止海畔而已。莫時。青州。越海。

而有遼東。舜爲十二州。分青州爲營州。營州卽遼東也。禹貢又并營于青。爾雅營州之境與禹貢青州同。故醫無閭得在營州。若謂今榮成縣南之斥山。則與醫無閭同。屬營州。一州舉二山。而徐州反闕。旣垂任土作貢之義。又失辨方正位之規。聖哲立言。不當如此。此八證也。況足下八山。皆據周禮職方及考工記。獨東北斥山。乃近據樂史。而不信職方可乎。又足下能別梁山之爲衡山。而乃失之于此者。則不察也。僕近爲乾隆府廳州縣志。義于古人之外。時有一得。然卷帙旣廣。訛舛實多。海內故人。多聞直諒如足下者。亦僅見。他日亦欲足下引繩披擗。是正缺失。故敢先貢其愚。幸不吝教我。

與孔檢討廣森論中牟書

承詢中牟所在。昨客次口陳。恐尙未悉。敢略布之。閻百詩徵君著四書釋地。于春秋戰國地理發明者甚多。獨于中牟以爲真不可考。余竊爲不然。管子云。築五鹿。中牟。鄴者。三城相接也。五鹿。今直隸大名府元城縣。鄴卽今河南彰德府安陽縣。是中牟在當時與五鹿鄴相接矣。韓非子外儲說。晉平公問趙武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脾。邯鄲卽今直隸廣平府邯鄲縣。是中牟在當時又與邯鄲咫尺矣。臣瓚引汲郡古文云。齊師伐趙東鄙。圍中牟。趙時已都邯鄲。是中牟又在趙邯鄲之東矣。戰國齊策。昔者趙氏襲衛。魏王身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驚河山之間亂。衛得是籍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是中牟又在衛之北境矣。暇日閱太平寰宇記。湯水在湯陰縣治北。源出縣西牟山。去縣三十五里。元

豐九域志亦云。湯陰縣有牟山。卽疑中牟。當在湯陰縣左近。或以牟山得名。及見戰國策。舊注云。中牟在相州湯陰縣。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司馬貞索隱云。此河北之中牟。蓋在漢陽西。漢陽蓋濮陽之誤。今湯陰縣正在濮州西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亦云。湯陰縣西五十八里有牟山。蓋中牟邑在此山側。益信。古今人所見如出一轍。則中牟在今湯陰縣境內無疑也。今湯陰去安陽不五十里。去邯鄲元城五鹿城在元城縣亦不出一二百里。益信管子。韓非子。所云相接。云肩髀。無一字妄設也。春秋定九年左傳。晉軍千乘。在中牟。及衛侯過中牟。中牟人欲伐之。哀五年。趙鞅伐衛。圍中牟。亦同。杜預以滎陽中牟爲注。而疑其回遠。裴駟史記直解。又以中牟非自衛適晉之次。不知春秋傳之中牟。卽今蕩陰之中牟也。淮南子道應訓趙簡子死未葬中牟。晉在衛之西北。今蕩陰縣正在滑縣等西北二百餘里。爲衛入晉必由之道矣。蓋河南之中牟。漢雖立爲縣。而其名實未嘗見于經傳。其見于經傳者。皆湯陰境之中牟也。吾又獨怪班固著漢書地理志。最爲精審。獨于河南郡中牟縣下原注云。趙獻侯自耿徙此。則以鄭之中牟爲趙之中牟。雖偶有未檢。然殊非小失矣。唐孔穎達左傳正義。以爲中牟在河北。不復知其處。而又引臣瓚云。中牟當在溫水之上。史記集解引瓚說。溫水又作溧水。則又未知何據。敢并以質之足下。至足下解春秋左傳。桓公如夫人六人。懿公母氏位次在第六。故以甲乙之數名之曰夫已氏。其說甚新。而未敢遽信。容再詳之。并白。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八

乾隆府廳州縣圖志序

蓋聞方圓有象。白阜成書。流峙初形。綠圖有記。黃帝中經之外。乃逮于九丘。重華益地之餘。聿聞夫禹貢。周禮職方。實係九州之志。春秋內傳。洵爲百國之書。秦圖三六。由四極而四荒。漢郡百三。乃一候而一尉。由茲以降。可得而言。若夫斷代爲書。建元表號。則太康地記。始有成規。永初山川。實標定目。開元十道之記。旣開吉甫之前。元豐九域之書。又繼元和而作。若據茲見在。以定厥歸。則李相所編。執衷斯在。而其得失。又可推焉。夫爲地說者。右圖左記。旣屬良模。舉要撮凡。斯歸至當。故裴秀舉地官之職。惟表川原。蕭何得御府之圖。藉知阨塞。必有資乎經國。非欲助夫遊觀。乃今觀其所采。則嚴光江岸。莊子濠梁。前詰釣遊。有而必錄。此則郭象述征之記。延之攬勝之編。非地理之要也。昭仁等慈。丹臺仙觀。二宗創置。靡不畢詳。此又名僧西域之經。高士老君之傳。非地理之要也。又有甚者。夫挂劍徐君之壠。灑酒喬公之墟。同係昔賢。均堪覓弔。然與其有詳有略。何妨概屬闕如。今則關中諸兆。存班固而削馬遷。江左崇封。登陶侃而芟卞壺。載籍並存。無疑可闕。而乃如此者。洵莫詳其用意焉。又如周禮職方。春秋國邑。孟堅一志。文命一書。洵海宇之權輿。肇山川之名號。必謂生年已後。無得而徵。則疑者不言。盍衷諸聖。今則春秋土地。視杜預。

而尤踈。禹貢方名較魏收而益誤。前者既不知所本。則後者亦莫敢復承。且其言曰。古今言地理者。凡數十家。尚古遠者或摻古而略今。探謠俗者多傳疑而失實。飾州邦而敘人物。因邱墓而徵鬼神。旨哉斯言。實皆自背。夫大別小別。各立其名。內方外方。強標其號。以至天興一縣。載二事而皆虛。襄邑一區。設兩言而亦誤。此非尚古遠而失者乎。五星升渚。一聖名山。石則陽翟婦人。竹則霍山天使。此非采謠俗而失者乎。至于陵爲蛇骨。水繫蛟潭。陶侃則一龍作梭。跋拔則七魚猶串。馬融經學。先表讀書之臺。謝朓文人。乃紀賦詩之所。非飾州邦而敘人物乎。孝童營冢。烏口先傷。力士鑿山。牛形遽變。舒女化魚。水聞歌而赴節。思王埋烏。魂在冢而能呼。非因邱墓而徵鬼神乎。雖然。責人斯易。考古良難。安知今之所爲是者。後之人不又叢責備也。要卽今所見。以揆其所安。則雷同附會。有皆不敢。而其間因革。亦徵具體裁焉。今者每布政司所轄。各冠以圖。統以三京。爲圖二十。昔則亦緊畿望。今則衝繁疲難。道里之數。一準近圖。戶口所覓。要于今冊。故城舊縣。有則必書。鑿嶺開渠。遠而必錄。此則遵彼良規。無容改作。至若金牛聖渚。因水利而登編。白鹿神禾。以分疆而入錄。外此。則畸人逸士。昔賢前聖之遺跡。概不列焉。五岳四瀆。圭瑁之尊。同于牧伯。故并列其祠。外此。而浮圖宮觀。不與焉。帝升王降。弓劍之所。比于山陵。故各詳其地。外此。卽聖賢冢墓。亦不及焉。同知通判。分駐必詳。則班生記都尉治所之意。郵亭鎮堡。隨方亦錄。則馬彪載郡國鄉聚之遺。五金利用。標所出之山。近監便民。記置場之所。水道。則據今時出入。而綴以故名。陂塘。則記歷代廢興。

而并詳創始。形勢所在，非可空言。戰爭之區，因事附錄。又名之可合于禹貢，益名班書左傳者，疑則或闕。徵則必書。此又其復古之初心。作書之微旨也。我國家膺圖百年，闢地三萬，東西視日，過無雷咸境之方。南北建斗，逾黎母呼孫之外，光于唐漢，遠過殷周。然而大一統之書，內三館所繪，祕圖則流傳匪易。鴻編則家有爲難，非尋櫛括之方，懼啓津涯之歎。臣遭逢聖世，得預儒流，四及計借，再膺里選。九州歷八，親探禹穴之書，四部窺全。曾寫蘭臺之字，粗知淇濁，稍別方輿。閱以歲年，撰成此志。卷裁五十，慚管見之難周。譜及八荒，表盛朝之無外云爾。

漢魏音序

古之訓詁，卽聲音。易說卦曰：乾，健也；坤，順也。論語曰：政者，正也。基之爲始，叔向告于周，枵之爲耗，梓慎言于魯。又若王制：刑者，例也。例者，成也。展轉相訓，不離初音。漢儒言經，咸臻斯義。以迄劉熙釋名，張揖廣雅。魏晉以來，聲類字詁，諸作靡不皆然。聲音之理通，而六經之旨得矣。許君爲說文記字，字各著聲，覽而易明。斯爲至善。又通其變，爲讀若，聲近之言，則達嚴詁字之精。杜鄭說經之例，義或不同，而音皆轉相訓。亦其善也。蓋有定者，文也；無定者，聲也。卽一字一聲，而讀又有輕重緩急。古今風土之不同，如台之爲吾，吾之又爲我，伊之爲而，而之復爲爾也。古人音聲清，故爲台爲伊，中世稍轉，則爲吾爲而。後人口語重，則爲我爲爾。以及施之讀爲繆，閱之讀近鴻，則急氣緩氣之分。秦呼卷爲委，齊呼卷爲武，則齊人秦人之別。

若一以孫炎沈約以後之音例之。則重讀者不能輕。急讀者不容緩。台伊遞降。既淆今古之聲。委武隨方。又擯齊秦之語。反語出而一字拘于一音。四聲作而一音又拘于一韻。而聲音之道。有執而不通者焉。是以里師授讀。俗士言詩。皆執音韻之書。以疑天籟。越客適秦。魯人入蜀。又泥聽聞之素。以訝方音。由聲音之道不明。欲合輕重緩急之讀爲一音。強東西南朔之聲出一口也。夫求漢魏人之訓詁。而不先求其聲音。是謂舍本事末。今漢魏音之作。蓋欲爲守漢魏諸儒訓詁之學者設耳。止于魏者。以反語之作。始于孫炎。而古音之亡。亦由于是。故以此爲斷焉。又嘗考之。漢廷諸儒。精研聲訓。厥惟許君。而康成次之。許君之義。均見說文外。又有注淮南王書。今不傳。惟道藏中淮南鴻烈篇二十八卷。尙題漢南閣祭酒許慎注。或當有據。然世所盛行之本。則皆題漢涿郡高誘注。今考許君之注。有淆入誘注中者。或本誘采用許君之說。後人遂誤以爲誘也。今略論之。淮南王書。鞞其肘。高誘注。鞞。讀近茸。急察言之。又。罟者扣舟。高誘注。今沈州人積柴水中搏魚。爲罟。皆與說文之說同。此類尙多。以是知許君之注。有淆入誘者矣。康成注易書詩三禮。及易緯乾坤二鑿度等。皆有音讀。今考漢書音義。有鄭氏。薛瓚云。是鄭德。晉灼云。北海人。不知其名。按漢書高帝紀。肝胎注。鄭氏音煦怡。武帝紀。蛇邱注。鄭氏。蛇音移。郊祀志。推終始傳注。鄭氏音亭傳。而史記集解。皆作鄭元。漢書揚雄傳。祛靈虯注。鄭氏。祛音怯。而文選注。亦作鄭元。是漢書音義所稱鄭氏。蓋康成居多。故晉灼亦曰北海人也。其間有出于鄭德者。如高帝紀。方輿。注音房預之類。集解亦別標出之。

裴駟、劉宋時人。必非無據。是康成又或爲漢書音義。世所不及知矣。今以許鄭二君之說參校。又各有異同。許君云豐。从豆象形。而康成儀禮大射儀注云豐。其爲字从豆。曲聲。今考曲不成字。不當爲聲。康成蓋誤以象形之字爲諧聲也。許君云櫛。从木。斲聲。而康成考工記注云。斲讀如涅。从木。熱省聲。今考斲本可作聲。不必從熱省。許君云裘。古文作求。而康成詩箋云。裘當作求。聲相近故也。今考裘求本一。不必改字。合此數條。疑許君之說爲長矣。蓋許君生及東漢之初。親從賈逵、衛宏等問受。其于西漢諸儒。張敞、劉向、揚雄、鄭興等。不啻親承提命。其學既專。故其說獨博而諦。又非他儒之所可及也。今編次仍從說文舊部。而以所無者附見于後。或說文所有。而後復譌爲他字者。則注云某字本某字。不移其部。若傳譌已久。則亦各從其部。正附兩列焉。其後儒以反語改漢人之音者。亦置不錄。以非其舊也。排比闕失。成于六旬。演贊前後。斷爲四卷。書成。值乾隆四十九年。歲在闕逢。執徐。長至日。爰付之梓。庶幾諧聲故讀。復厥舊音。反語四聲。此爲前導云爾。

三國疆域志序

陳壽三國志有紀傳而無志。然如天文五行之類。略備沈約宋書。皆可不補。其尤要而不可闕者。惟地理一志。元郝經所補。全錄晉書地理志本文。卽見于沈志中者。亦近而不采。他可知矣。予自戊戌歲。校四史畢。卽有志於此。留心裒輯者二載。然因有數難。輒復中輟。沈約云。三國無志。事出帝紀。雖立郡時見。而置

縣不書。此一難也。晉司馬彪撰續漢書郡國志。凡郡縣增省。在安順以後者。卽不置錄。是前無所承。唐初修晉書。于地理學最不精。建置沿革。舛錯過半。是後無所據。此二難也。卽云出帝紀矣。而荊州江夏。則南北並立。蘄春廣陵。又魏吳不常。能析其州郡本末。尤不易辨。其縣道遷徙。又或居巢狄道。兩國置壘。鍾離遂遼。空地不居。臨賀郡所屬。則荆廣之說不同。宜都郡立名。則魏蜀之辭不一。此三難也。從前諸地志。上論沿革。每自漢越晉。中闕三國不書。彼傳信之體則然。今旣欲補志。則須上詳郡縣與東漢異者若干。下與西晉異者若干。全據金行。旣謂以孫而定祖。概徵炎運。又嫌有昔而無今。此四難也。沈約著宋書。去三國不過二百祀。當時冊籍輿圖。諒存祕省。所引太康元康定戶十餘種。最資證左。而汝陰建郡。顯背魏書。蒙縣著文。復乖漢志。此五難也。今世所存諸地志可采者。如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樂史太平寰宇記等。不過五六種。而邱頭旌武一人。而前後不同。油口號公三書。而彼此互異。此六難也。三國土壤旣分。輿圖復窄。州郡之號。類多遙領。吳有犍爲之守。蜀存京兆之名。武都一郡。土歸西國。而名立扶風。房陵一區。實隸當塗。而虛領益土。近而易混。驟每不詳。此七難也。葭萌改漢壽之名。則與屬武陵者亂。上庸建北巫之號。則與隸建平者淆。東京所無。而西魏忽置。誰別建始之年。南邦所創。而太康已廢。難識革除之始。此八難也。陳壽史例。最號精嚴。而高陵海陵之縣。沿著舊名。新安新昌之稱。復標近號。加以松之注史。好采殊說。始興未建。作守者已有羊君。東安未立。臨郡者先推郭智。作者旣視睫而不見。閱者復貯心而不疑。此

九難也。繼此九難，遠閱千載。沈約所據十餘種，僅存其二，而又不能稍參己意，增定郡邑。此十難也。然用力既久，終不忍輟作，而證左俱絕者，則闕疑以待焉。蓋地理之難也。班生錄本朝之書，猶存俟考。沈氏徵近世之壤，每著存疑，從事于此者，當若是矣。今大類倣宋書州郡志之例，而于扼要之地，爭門之區，可考者，附見諸郡縣下，參用郡國志例焉。其郡之未經分割者，置縣次第，準郡國志爲多，或已分割及廢而復置者，則先後類從晉志。要在有補原書，而不汨其實。此哀輯之意也。然天下州邑之志，繁如星草，安知所疑而闕者，不皆散見于諸郡邑圖志中，補是志者，既非爲己，何必皆出一人，同好之君子，苟能隨所見而足之，以成一史未竟之事，則是書亦補三國志疆域者之權輿矣。

東晉疆域志序

歷史地志，互有得失。若求其最舛者，則惟晉史地理志乎。其爲志也，惟詳太始太康，而永嘉以後，僅掇數語，又不能據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等書，以爲準則，故其志州也，梁州之建，與王隱地道先後不同。湘廣之分，與沈約宋書多寡互異。其志郡也，北海則一方全脫，濟岷則兩縣無徵。其志縣也，巴東無漢豐，梁國無西華。既異晉初之疆理，滎陽有陽武，南郡有監利，又非江左之輿圖。雖分卷至四，洵可謂本末倒置。後先失據者焉。然余以爲且無論其得失也，卽其以永嘉爲斷，亦止可稱西晉之地志，而于江左，則尙無預焉。此東晉疆域之不可不作也。又有甚者，僑州郡縣之設，始于東晉，而僑州郡縣之與實土相混，則莫若初

唐卽以此書之外論之。顏師古注前漢書。以京兆南陵爲今寧國府南陵縣。李賢注後漢書。以九江當塗爲今太平府當塗縣。遂使方州之志。郡國之書。遇荆揚之士著。皆疑并冀之流人。譜楚越之名區。悉改燕秦之郡望。喧客奪主。以假亂真。此則實土之與僑置不可不分者也。然而志東晉實土之難也。其時全得者。不過荆揚及分建之湘江數州。他若梁益則李氏僭于前。譙縱王于後。交廣則李遜踞其始。盧循亂其終。青徐則地不全屬。充豫則戶已半淪。司州雖時置戍卒。而僅服于德宗。雍州則纔振兵威。而卽亡于夏國。其蹙境也。始于咸和。甚于寧康。再甚于隆安。其拓置也。肇于永和。再振于太元。大啓于義熙。其朝南募北。旋有旋亡者。雖巧術不能算也。至若志僑置之難也。僑州至十數。僑郡至百。僑縣至數百。而皆不出荆揚二州之域。東海一郡。寄治海虞。而又移京口。汝南諸縣。僑留金水。而又說塗中。襄垣寓邑。並奪蕪湖之舊稱。合肥主名。乃改汝陰之客號。其他僑而不知所在者尙多。輿地之記。旣不克並徵。州縣之圖。亦殊難盡信。此則行迷路者多窮。而理亂絲者易紊也矣。將謂沈志可據乎。而新昌壽昌之縣。合作一區。軍平軍安之名。不知兩縣。壽春重鎮。而存沒不著于篇。營陽新建。而懷穆互殊其說。其他與紀傳舛錯者。又時時而有也。又或謂晉書紀傳可據乎。而寧境罷州。旣顯殊于宋志。漢嘉改郡。又互異于蜀書。梁水之建。亦傳紀之不同。武寧之分。乃後先之各出。蓋撰述者旣非一輩。採采者又非一書。無怪其虛實並陳。始終不照矣。暇日以晉書紀傳爲主。詳求沈約。輔以魏收。外若太康地志。元康定戶。王隱。虞預。臧榮緒。謝靈運。孫盛。

千寶諸人所著僅存于今者。參之以酈元、李吉甫、樂史、祝穆之所撰。旁搜乎雜錄。間采乎方書。凡兩閱歲而成其紀。及于山川邑里。鄉堡聚落。臺殿宮閣。園林冢墓者。非特仿馬彪、魏收之例。亦以自西晉以來。陸機、華延儁等數十輩造述。今已悉亡。其佚說見他書者。懼其復歸淪沒。爰爲采掇之。悉著于編。庶藉羣賢之簡牘。成一代之掌故焉。書成。藏之篋笥者又十年。乃序而付之梓云爾。

十六國疆域志序

十六國疆域志。固與東晉疆域相輔而行者也。然志十六國之難。則更難于東晉。何則。其竊據之久者。不過數十年。少則止十數年。劉曜續開之州郡。既迥異于淵聰。石虎晚定之山河。又大逾于襄國。甚者姚萇以馬牧起事。故崇鎮堡之勢。以敵方州。赫連以統萬建基。故芟郡縣之名。盡歸城主。後先錯出。彼此互殊。縱欲指陳。殊難畫一也。近時崔鴻十六國春秋。既係明人所輯。不足據憑。惟太平御覽中所錄。尙屬當日舊書。而簡略特甚。十止二三。晉書載記。又非詳核。是依據者少。二也。當時霸史之見于隋唐經籍志者。有常璩漢之書十卷。舊唐書作蜀李書九卷。田融趙書十卷。舊唐書作趙石記二十卷。王度二石傳二卷。舊唐書作二石記二十卷。不著名。又二石僞事二卷。舊唐書作六卷。范亨燕書二十卷。張詮南燕錄五卷。王景暉南燕錄六卷。遊覽先生南燕書七卷。高閻燕志十卷。何冲熙奏書八卷。席惠明奏記十一卷。姚和都秦紀十卷。張諮涼記八卷。舊唐書作十卷。劉景涼書十卷。史喻歸西河記二卷。舊唐書作段龜龍誤。段龜龍涼記十卷。高道讓涼書十卷。沮渠國史涼書十卷。無名氏拓

跋涼錄十卷、劉景敦煌煌實錄十卷、和苞漢趙記十卷、吐谷渾記二卷、翟遼書二卷、諸國略記二卷、永嘉後纂年紀二卷、段業傳一卷、南宋時已漸次散失。是可搜采者盡亡。三也。卽有附見于晉宋諸書紀傳中者。與載記又多不合。如晉書列女傳、王廣仕劉聰爲西揚州刺史。而前趙錄等不載有此州。桑虞傳、石虎青州刺史劉徵、請虞爲長史、帶祝阿郡。而後趙錄等又不載有此郡。四也。又或名號則彼此分建。方隅則叛服不常。長子屬建興之郡名。乃肇于西燕。赫連築骨律之城土。早歸于後魏。豫州。則石趙東晉共治一城。壽春。則江左苻秦各分要地。五也。復有逞其胸臆。則務廣虛名。核彼輿圖。則多非事實。如石氏建揚州之號。僅得一城。前燕標荆土之名。惟餘數縣。夏宋誓書指恒山爲界。旣涉張皇。慕容郡册援唐國爲稱。亦慙假借。六也。甚有指南爲北。革舊標新。赫連也。以陝地爲荊州。乞伏也。以澗川爲益土。琅邪之國。強號幽燕。朔代之區。忽標齊服。近而易混。驟每不詳。七也。又王彌、曹嶷、段匹磾、慕容永、翟遼、段業等。皆建有國都。跨連郡縣。雖不別爲作志。亦例得附書。若非舉要而削繁。又慮喧賓而奪主。八也。又兗豫青徐之境。空地常多。旣不隸于諸方。又不歸于江左。若此者。其郡縣之空名。每以戰爭而附見。列爲實土。已無戶口之可稽。目以僑邦。則又山川之未改。此則去留不可。位置尤難。九也。卽云魏收、酈元、李吉甫、樂史等諸人所述。可以取材矣。而靈昌立渡。各異其方。梁馬名臺。互殊其號。魏該一合之塢。與晉傳而先殊。石家太武之堂。在襄國而疑誤。十也。乙巳歲。客開封節樓。燕居多暇。因雜取諸書輯成之。距東晉曩域之成。不逾二稔。其附

書山川宮閣。一如東晉志之例。他若田融、段龜龍等書之僅存者。並一一錄入之。非廣異聞。亦所以存故事也。時中秋後五日。是爲序。

與盧學士文詔論束脩書

前坐次閣下言及吾鄉鄒君釋束脩二字。以爲當從束身修飭解。心竊疑之。今觀臧君鏞堂輯鄭氏論語注二卷。內間有疏證。于自行束脩以上句。用後漢書注李賢之說。以破古義。愚以爲不然。夫一字有本訓。有假借。有轉訓。說文束。縛也。从口木。凡經傳束脩。束脯。及束牲。束矢等。皆須束縛。此本訓也。因束縛。又通爲檢束之束。故史傳亦言束身。束心。此通借也。說文肉部。脩。脯也。从肉。攸聲。三部。修。飾也。从攸。聲。皆本訓。然音雖同而義實迥別。公羊莊二十四年。脩脩云乎。何休注。脩脩者。脯也。脩脩。取其斷斷自修正。古人皆取同聲之字相訓。故以斷脩脩。以修訓脩。此轉訓也。然取修正之義。以訓脩則可。遽改脩脯之字爲修正。則不可。何則。釋名又云。脩。縮也。乾燥而縮也。謂肉乾燥或縮。脩縮又音同。故取以相訓。若脩脯可改爲修正。則素縮亦當同胸膊之義乎。周禮。凡肉脩之。頡賜。皆掌之。禮記。夫人之贄。脯脩。前後司農皆訓脩爲脯。正義。加薑桂鍛治者。謂之脩。不加薑桂。以鹽乾之者。謂之脯。散文言之則通。以迄張揖廣雅等。無不皆同。是脩之明訓。見于經傳者。又如此矣。鄭氏論語注。謂年十五以上者。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皇侃疏。十五。成童之歲。識趣堅明。鄭氏蓋言始可以執束脩之禮。見于先生長者耳。李賢不通義訓。于延篤傳注。

云束脩束帶修飾。劉般傳注又云束脩謂謹束修潔也。今考束脩二字見于經傳最古者。儀禮穀梁檀弓。儀禮其以乘壺酒束脩一犬賜人。若獻人則陳酒執脩以將命。脩言執與酒言陳對舉。穀梁隱元年傳曰束脩之肉不行竟中正義。束脩之肉者脩脯也。謂束脯之肉也。檀弓古之大夫束脩之問不出竟。若依李賢之說。又當作束帶修飾之肉。與謹束脩潔之間相訓乎。且古人一字不虛設。況于聖人。若果作束帶修飾。則但當云自束脩者行及以上三字。皆爲剩義。今有行者。明束脩是禮。禮須人行。故曰行也。孔叢子亦云。子思居貧于衛。或獻尊酒束脩。是又束脩之見于子者。今臧君等據唐人單詞。而卽欲破三禮二傳。及先後鄭諸家之詰訓。又使聖人之言。語字支離。可謂銳于立異矣。又後漢書言束脩者。亦不一而足。伏滿傳曰。自行束脩。訖無毀玷。延篤傳曰。吾自束脩以來。劉般傳言束脩至行爲諸侯師。胡廣傳曰。使束脩守善。有所勸仰。蓋亦如古人所云。束髮立名節。及史傳所載。吾自束髮受書以來。及吾自委贄以來。吾自從師以來。義實等耳。賢注伏滿傳卽云。自行束脩。謂年十五以上。蓋意以若訓脩爲修飾。則下毀玷句爲贅。且自行束帶修飾。亦不成語。故不同于篤等傳注耳。前坐次語未悉。故敢復及之。并以質之臧君。

與章進士學誠書

承示拙著乾隆府廳州縣圖志。每布政司所轄。應改爲總督巡撫。始符體制。君詳于史例者也。用敢略陳一二焉。按唐分天下爲十道。故賈耽有開元十道述。厥後李吉甫因之。所著元和郡縣志。亦分爲十道。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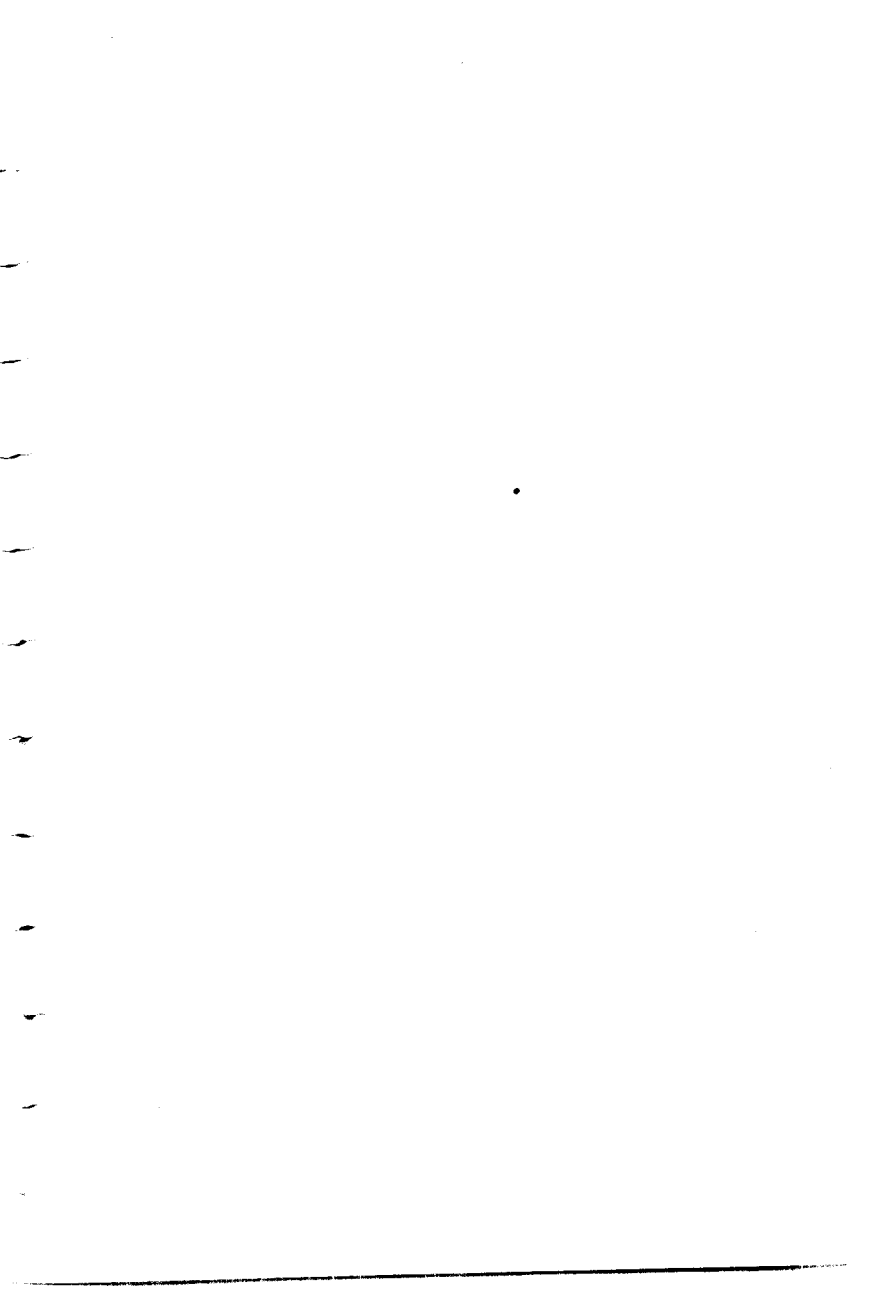
移隴右道至第十。與開元志略有不同而已。宋初分天下爲十二道。故樂史太平寰宇志因之。後又分天下爲二十三路。故王存元豐九域志因之。元分爲十三行省。明分爲兩京十三布政使司。本朝增爲十九布政使司。雖俗尚沿元行省之舊稱。而實則同明布政司之成例。況地志者。志九州之土也。志九州之土。則每方各著守土之官以統之。足矣。督撫自明成化以後。雖已是定員。然其名。則欽命也。其所握。則關防也。固非可名之爲守土之官者也。且漢以刺史統郡守。而班固地理志。則大書郡名。而下注云。屬某州。不以州名冠郡之上也。唐以節度觀察使轄諸州。而開元志。元和志。新舊唐書地志。皆以十道爲率。不以每節度每觀察所轄爲準也。宋亦設節度。防禦。團練等使。以轄諸州。而二十三路。則專以轉運使所屬爲定。轉運使之職。與今布政使司無異也。又本朝皇輿表。一統志。皆各書某布政司。而不書督撫。是又志府廳州縣者所常效法耳。考之于古。則班固。賈耽。李吉甫。王存。樂史如彼。證之于今。則皇輿表。一統志。又如此。何必別翻新例。以紊舊法乎。又今之制。總督或轄兩巡撫。或轄三巡撫。又有有督而無撫。有撫而無督者。如君所言。將書總督乎。書巡撫乎。將一一爲之分釋乎。巡撫又或轄一布政。或轄兩布政。如君所言。將書巡撫復書布政乎。抑或止書巡撫乎。若一一書之。則題篇不勝其繁。若或書督。或書撫。則稱名又嫌不一。則何如書各布政司之爲得乎。且每府沿革之下。必首記總督巡撫及兩司守道駐劄之所。是卽班固于每郡下注屬某州之例。新唐書地理志于每道下書采訪使治某州之例也。又今之應鄉試者。皆云應某

布政使司鄉試不上及巡撫亦不上及兼轄之總督亦可知一方之官至布政司而無不統矣不待言督撫也亮吉非憚于改正實例當如此耳敢更以質之左右

新修鎮遠府志序

貴州一隅前人視爲荆梁南境外荒裔之地是以志方輿及山水者皆不及焉然郡曰牂柯縣曰且蘭見漢書及桑欽水經許慎字指水曰沅水曰無水見班固志地理及酈元注水經尙非蒙巒諸蠻地所能比也予好爲地理之學今年冬奉命視學黔中自常德以南卽沿無水行抵鎮遠見其山水回互地形高下以爲當去故且蘭不遠迨檢諸地志悉無與我合者心竊疑之適太守監利蔡君創修鎮遠府志成舉以示余其條分縷析星羅碁布以爲獨爲其難旣又讀其夜郎牂柯且蘭等考辨而嘆蔡君之精于地理實有先獲我心者焉余亦何以序之亦惟舉余之與蔡君合者還以質之蔡君而已蓋欲知牂柯郡所在必當以故且蘭爲證漢書地理志及續漢郡國志牂柯郡皆首列故且蘭司馬彪云凡縣名先書者郡所治也前漢雖不言牂柯郡治何所亦當治且蘭可知此一證也欲知故且蘭所在又當以沅水爲證地理志故且蘭下班固原注云沅水東北至益陽入江過郡二行三千五百三十里若沿舊志以遵義爲且蘭而以烏江爲牂柯江今考遵義諸水流通他處者凡四湘江洪江仁江則皆注烏江者也烏江則合三江北流入涪水者也與沅水相距甚遠則不得以遵義爲且蘭明矣此二證也漢書西南夷傳始楚威王時使

將軍莊躡、將兵循江上。師古曰：緣江而上也。是由江入沅，由沅入無，可知。後漢書西南夷傳則并云：遣將莊豪從沅水伐夜郎，則語更明顯，可證非從涪水矣。此三證也。水經云：沅水出牂柯故且蘭縣，爲旁溝水。又東至鐔成縣，爲沅水，東過無陽縣，而酈注則云：無水出故且蘭南流，至無陽故縣，又東南入沅，爲之無水。今考沅水出都勻府城東，無水出黃平州都凹山，當卽故且蘭所在。此四證也。常璩華陽國志云：楚頃襄王時，遣莊躡伐夜郎，軍至且蘭，楸船于岸而步戰。旣滅夜郎，以且蘭有楸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爲牂柯。夫登岸步戰，必水道不能通舟，故須楸船于此。今無水至鎮遠以上，卽劣不容舟，川行至此，必須登陸。此五證也。又地理志故且蘭下，引應劭曰：故且蘭侯邑也。而西南夷傳云：中郎將郭昌、衛廣引兵還，行誅隔滇道者且蘭，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柯郡。今鎮遠郡實爲入滇要道，則且蘭侯故邑與鎮遠當不遠，必不在遵義矣。此六證也。凡此諸證，皆可以推廣蔡君之說，是以略述焉。他若貴州水道之混，余又擬別爲一書，以正其譌失，俾後之撰方志者，有所取裁，當亦蔡君所樂觀其成者歟。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九

請禮記改用鄭康成注摺子

奏爲敬陳管見。恭請訓定事。查貴州本年歲試。五經內輸出禮記。臣按試諸郡。皆於尋常擬題外出題。諸生百人中。卽有曾讀全經者。亦茫然莫知其解。臣推詳其故。實緣元儒陳澹所撰禮記集說。自前明永樂以來。用以取士。潛書本爲科舉起見。是以凡遇可備出題者。注解略爲詳明。其餘卽譴陋殊甚。是以士子無所遵循。伏查十三經正義。現列學宮。內禮記及儀禮。周禮。皆用漢儒鄭康成注。最爲詳備。誠如我皇上欽定禮記義疏所云。精奧無如鄭注者也。且陳澹集說。其詳明者。皆采取鄭注。其簡略者。卽自以意爲刪改。是用鄭注則集說之精華已備。用集說則昔賢之訓詁半淪。近奉到部咨。春秋一經。奏定改用三傳。凡士子有志讀書者。無不歡欣踴躍。爭自濯磨。臣愚昧之見。可否禮記改用鄭注。俾諸生通曉全經。兼明五禮。似于讀書行己。皆有裨益。未審有當與否。伏乞皇上訓示施行。爲此謹奏。

邵學士家傳

君諱晉涵。字與桐。一字二雲。先世系出洛陽。宋南渡時。有諱忠者。爲從官。護蹕南下。遂著籍餘姚。君以禹貢三江。其南江從餘姚入海。遂自號南江。曾祖炳。縣學生。祖向榮。康熙壬辰會試中式。由內閣中書改知

縣復改教諭。父佳銳，增廣生。兩世皆以君貴，累贈中憲大夫、左春坊左庶子、加二級、妣袁氏，累贈恭人。君贈君之仲子也。生有異稟，爲教諭，君所鍾愛，攜至鎮海學署，親課讀焉。年四五，卽知六義四聲。十二，徧通五經。十七，補縣學附生。屢試優等，食餼。歲乙酉，舉于鄉。辛卯，舉會試第一人，殿試二甲。歸部銓選。歲癸巳，詔特開四庫全書館，校勘永樂大典。時上方崇獎實學，思得如劉向、楊雄者任之。于是大學士劉公統勳、以君名首薦。遂特旨改庶吉士，充纂修官。踰年，授職編修。歲辛亥，御試翰詹，君名列二等，擢左春坊左中允。遷侍講，轉補侍讀。歷左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日講起居注官，皆兼文淵閣校理。歷充咸安宮總裁，萬壽盛典、八旗通志、國史館三通館纂修官。又爲國史館提調官，兼掌進擬文字。一爲廣西主考官。兩充教習庶吉士。覃恩，歷加中議大夫。此君之所歷職也。君體素羸，又兼諸館，晨入暮出，復以其暇授徒，自給執經者。嘗林立以待。前後著錄弟子至數百人。由是體益不支。今年三月，感寒疾，醫誤投劑，遂劇。竟以六月二十五日卒于邸第。年僅五十有四。卒之日，語笑如平時。人有乞爲志傳，未及成者。檢篋中稿，付次子秉華。遂從容就席而瞑。可謂神明不亂者矣。生平至性過人，居教諭，君及贈君暨恭人之喪，皆哀毀骨立。過時猶思慕不置。伯兄履涵早卒，前一歲，君以其未葬，特遣子秉恆歸，爲營冢穴。以是秉恆不及視君含斂。性和易，與輩流交，皆終始如一。談古今事，雖坐起數十，娓娓不倦。卒未嘗以所能驕人。惟有以非義干者，不待語竟，卽拂衣起。人以是嚴憚之。于學無所不窺，而尤能推求本原，實事求是。蓋自元明以來，儒者務

爲空疎無益之學。六書訓詁。屏斥不談。于是儒術日晦。而游談空興。雖閒有能讀書。如楊慎、朱謀壻者。非果于自用。卽安于作僞。立論往往不足依據。迨我國家之興。而樸學始輩出。顧處士炎武、閻徵君若璩、首爲之倡。然窻窳未盡闢也。乾隆之初。海宇又平。已百餘年。鴻偉傀特之儒。接踵而見。惠徵君棟、戴編修震。其學識始足方駕古人。及四庫館之開。君與戴君。又首膺其選。由徒步入翰林。于是海內之士。知向學者。于惠君。則讀其書。于君與戴君。則親聞其緒論。向之空談性命。及從事帖括者。始駸駸然趨實學矣。夫伏而在下。則雖以惠君之學識。不過門徒數十人止矣。及達而在上。其單詞隻義。卽足以欲動一世之士。則今之經學昌明。上之自聖天子啓之。下之卽謂出于君與戴君講明切究之力。無不可也。君子于經。深三傳爾雅。成進士以後。未入館以前。以宋邢昺疏義。蕪淺。遂別爲爾雅正義一書。亮吉始識君。與同客安徽學使者署。見君一字未定。必反覆講求。不歸于至當不止。如以九府之梁山爲卽今衡山。釋艸蘩菀。爲卽今款東。皆同客時所訂定。而亮吉等急歎以爲絕識者也。服官後。又爲孟子述義。穀梁古注。韓詩內傳考。並足正趙岐、范甯、及王應麟之失。而補其所遺。君又病宋史是非失實。且久居山陰。四明之間。習聞里中諸老先生緒言。遂剏爲南都事略一編。君嘗謂人曰。南宋諸傳。最無理法。其稿創于袁桷。桷與史氏中外。故于甬東諸人。多鄉曲之私。今讀南宋諸雜史。及桷清容集。君說信然。熟精前明掌故。每語一事。輒亟稱劉先生宗周、黃處士宗義。蓋君史學所本。而又心儀其人。欲取以爲法者也。外又有方輿金石編日。皇朝

大臣謚法錄、翰軒日記、南江文稿、南江詩稿等。若奉命校祕閣書，如薛居正五代史等，皆君一手勘定。分校石經，君職春秋三傳所正字體，亦校他經獨多。生平爲文，操筆立就，有大述作，咸出君手。其冲和淵懿，奧衍奇古，則又君之學爲之也。君于國史，當有專傳。今公子秉恆、秉華等，以亮吉尙足知君，乞先爲家傳。以綴君行事。亮吉與君交幾三十年，于詞館爲後進，凡值校讎之役，如國史、石經等，亦無不與君偕。卽集中唱酬之作，亦惟亮吉爲多用，是不敢辭，而爲之條繫如左，俾他日志經籍、傳儒林者，有所採擇焉。

分江水考

漢書地理志、丹陽郡石城縣下原注：分江水，首受江。東至餘姚入海。桑欽水經同。會稽郡吳縣下原注：南江在南。東入海。常疑分江水與南江截然爲二。今細校水經注、沔水下，道元稱地理志云：江水自石城東入，爲貴口。東逕石城縣北，東合大溪。溪水首受江。北逕其縣故城東，又北入南江。南江又東逕宣城之臨城縣南。考臨城廢縣，在今青陽縣南五里。是分江水至石城縣境外，已與南江合矣。下又云：南江又東逕寧國縣南。又東逕故鄣縣南，安吉縣北。則今之寧國縣及建平、廣德、安吉、孝豐諸地也。下又云：南江又東北，爲長瀆。歷湖口，南江東注于巨區。是又分江水與南江合後，並入太湖矣。許慎說文云：江水東至會稽山陰，爲浙江。音灼。道元亦云：江水又東逕餘姚縣故城南。縣西去會稽百四十里。因句餘山以名縣。山在餘姚之南。句章之北也。江水又東注于海。前人每致疑岷江不能至餘姚入海者，不過以中隔浙江故耳。今考

水經漸江水下。道元云。臨平湖。上通浦陽江。下注浙江。名曰東江。行旅所從以出浙江也。又引闕駟十三州記云。江水至會稽。與浙江合。浙江自臨平湖南通浦陽江。又于餘暨東合浦陽江。自秦望分派。東至餘姚縣。又爲江也。則語更明晰。蓋南江實合具區。臨平湖。浦陽江。三大水始入海。班固云。南江在吳縣南。東入海。東之一字。所該者廣。不必泥言在吳縣境入海也。韋昭漢末鉅儒。其注國語。亦以松江。浙江。浦陽江。爲三江。蓋此三江實岷江之下流。岷江合之。方可入海。惟班固。桑欽。皆漢和帝以前人。並云江至餘姚入海。至許慎。晉灼。卽止云江至山陰爲浙江。不更及餘姚者。餘姚在蕭山之正東。山陰之東北。山陰圖經。鑑湖初本通潮沙。漢永和五年。太守馬臻。始環湖築塘瀦水。溉田至九千餘頃。疑南江水自築塘後。已不能直抵餘姚。故許慎等言。又與班固異耳。宋葉夢得避暑錄。尙知今錢唐江乃北江之下流。則亦一顯証矣。惟北字當改作南。總之。以今道里計之。分江水合南江後。由今貴池。古石城。青陽。古臨城。銅陵。古春穀。寧國。宣城。皆古建平。廣德。安吉。孝豐。皆古故鄣。烏程。武康。皆古烏程。餘杭。漢舊唐錢。蕭山。古餘暨。山陰。漢舊餘姚。諸州縣。方入海。其所逕之大水。則太湖。臨平湖。浦陽江也。班固云。過郡二者。丹陽。會稽。云行千二百里者。今自池州府至紹興餘姚縣。約計千里。古里數短。故云千二百里也。

惠定字先生後漢書訓纂序

惠定字先生。以經學名東南。其所著九經古義。易漢學。明堂大道錄等。精博有過闔顧諸君。余昨著左傳

謁一書。采先生之說爲多。今又得讀後漢書訓纂。而知先生之史學亦非近時所能及也。此書皆先生采綴衆家。凡有異同增損。皆摘錄入卷中。其門下再傳弟子朱邦衡爲之繕寫補綴。彙爲一編。仍有簽識某書某卷未經錄入者。吾友桂進士未谷復爲補成之。定本既出。適吳念湖司馬入都。爰力任剞劂之事。瀕行。復索序于余。時司馬刊閩百詩古文尙書疏證甫竟。復能以餘力校刊此書。公諸同好。是亦今之汲古主人矣。余嘗慨世之讀史者。類多耳食。每以謝承諸人所撰後漢書爲過于范史。嘗細校之。而後知蔚宗去取之精。決擇之慎。有非諸家所可同日語者。就諸家之中。謝承最有名。又最先出。而其紕繆已非一端可竟。又況華嶠、袁山松、謝沉、薛瑩諸人。年代較遠者乎。試舉一二端言之。范史周嘉傳。高祖父燕曰。我平王之後。正公元孫。李賢注引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食采于女墳。今考武帝紀。元鼎四年。行幸滎陽。還至洛陽。詔曰。瞻望河洛。巡省豫州。觀于周室。邈而無祀。詢問諸耆老。乃得孽子嘉。其封嘉爲周子南君。以奉周祀。至元帝初元五年。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成帝綏和中。始進爵爲公。安得有漢興卽嗣封正公之事。如謂漢興二字。卽指綏和以後而言。則燕在宣帝時。下距此尙遠。又汝陰縣。王莽時改名汝墳。漢興安得有汝墳縣。承蓋因燕正公之言附會而成。不知燕所云正公。蓋戰國末東西周皆降稱公。燕是其裔。故云然耳。厥後唐杜牧爲周墀墓志。及新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云。漢興。周仁封汝墳侯。表更言賜號正公。皆沿承誤。而更爲之說者。又三國志陶謙傳。廣陵太守琅邪趙

昱、徐方名士也。裴松之注引承書曰：昱遷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今考陶謙傳，融走廣陵，太守趙昱待以賓禮，融利廣陵資貨，遂乘酒酣殺昱，放兵大掠。陳壽吳志劉繇傳及司馬光通鑑等並同，則所謂拒戰見害之事非矣。承又云：謙初辟昱別駕從事，辭疾退避，謙重令揚州從事會稽吳範宣旨云云。考謙傳，謙未嘗兼領揚州一也。吳志吳範傳，舉有道詣京都，世亂不行，至孫權起東南，範始委身服事，是範亦未嘗爲揚州從事二也。且謙本以融爲下邳相，督廣陵、彭城、下邳、糧運，及曹操擊破謙，徐土不安，融乃將男女萬口走廣陵，則融之走廣陵實由下邳東下，道不出臨淮三也。他如范史隗囂傳，更始勒金吾鄧曄，注引承書，曄、南陽南鄉人，前漢旣無南鄉之名，又胡廣傳注引承書，李咸以靈帝建寧三年，自大鴻臚爲太尉，今考靈帝紀，咸爲大尉在四年，由太僕，亦非大鴻臚。是承書于邑里官爵皆率意妄書，不求其實，其他之好爲異說以貽悞後人者，又比比也。今先生所纂於十六家後漢書，皆條采之而不專主其說，間爲舉正其誤，又可云：先獲我心者矣。余于後漢書中，又嘗有蓄疑數十事，及後校刊他書，而忽覺冰釋者，亦不妨略舉一二焉。安帝紀永初元年，及元初元年，皆三月癸酉日食，上已有三月己卯日南地折一條，與續漢書五行志所紀同，逆推至此年正月甲子，則己卯日定在三月，唯己卯後同月不得更有癸酉日，況三月二字，又屬複書，且是年冬十月戊子朔，日有食之，自太初定歷後，至此一歲，亦不容有兩日食，及以五行志細勘，乃知此條專屬永初元年三月事，范史冒昧又複述于此。

也。又王允傳傳言關中人相謂曰。丁彥思、蔡伯喈、但以董公親厚。並尙從坐。彥思不知何人。陳范二史于卓傳亦不錄。及後偶閱裴松之注。引漢獻帝起居注云。尙書丁宮、附會卓廢立云云。而始知彥思者。當卽丁宮無疑也。至唐李賢注後漢書。本集衆手成之。往往得失互見。卽如第四十九卷張衡傳。七十九卷南匈奴傳。最爲鄙謬。則以分注之人較劣。又卷帙獨長。注後復不加檢勘故耳。然則排纂諸書。以爲一書。折衷其是。如訓纂者。又曷可少乎。按梁書王規傳。規集後漢書異同。注續漢書二百卷。劉昭傳。昭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書。共一百八十卷。唐志。劉熙注范蔚宗書。亦一百二十二卷。竊謂當梁陳時。衆家之書俱在。故三家所注。卷帙繁衍若此。今先生獨能于殘闕之餘。網羅散失。雖僅得若干卷。而其難有十倍于王劉者。當不獨欽先生之學識。并可以鑒先生之苦心矣。余近又嘗以水經注校范書及續志。增益二十餘事。以前漢書、三國志、宋書校范書續志。舉正亦不下數十事。他日當質之吳桂二君。或可附先生之書以行也。

時嘉慶元年。歲在丙辰。夏至後五日。

敕授登仕郎。晉贈武德騎尉。卹授雲騎尉。世職湖北呂堰驛巡檢王君神道表。

乾隆六十年十二月。余視學貴州。還京。以小除日抵湖北之呂堰。曠黑中有迎拜馬首者。余起驚詢。則吾友王君芑孫之弟。呂堰驛巡檢王翼孫。旣抵館。揖之入。其所言皆民間疾苦。與差務絡驛。貌憔悴而公服破壞。余悚然異之。已復出其寄兄芑孫之書。與一文槥。余愍其官貧。出囊中金持贈。以別。行數驛。作書與

湖北大吏言君之賢。大吏復書云。君蘊直。屢忤上官。上官及其同官。無悅之者。余又爲爽然不懌者久之。越五月。得芑孫書。則君以禦賊不屈死矣。方嘉慶元年正月。湖北逆民猝起。于是鄖陽。荊州。宜昌。施南諸府州縣。所在如蝟毛。襄陽府屬南漳等縣。亦相應而旋起。呂堰當南北之衝。無城郭可守。君日夜焦灼。屢啓上官求擘畫。皆不報。君不得已。自起行村鎮。爲畫守禦策。時縣中官吏捕邪教嚴。株及里黨。一方囂然。具擔索。欲移徙。君急慰止之。揭榜曉示。俾耕種如常。會賊已起。襄陽之黃龍璫。君預立備賊章程八條。一。凡鄉勇十名。設頭目一人。頭目十人。設總頭目。各相轄。而統于巡檢司一。附近小村。口戶單弱。悉遷呂堰鎮。一。鄉勇能自食者。聽其無食之人。爲設飯廠。立糧餉。總頭目司其事。他若擅自遷徙。及飲酒賭博。皆有厲禁。部署甫定。賊大至。攻呂堰。三月二十九日。君出迎擊。禽賊目劉方達。劉漢德。陳起蛟三人。縛斬驛前。又自作官文書。詣當事告急。然賊勢益盛。君所部寡弱。度不可守。乃作書別父兄。付弓兵劉祿持去。且使取巡檢司印上府。又令從人徐升開道行。而身上大橋罵賊。頃之。復令小吏廖之義趣劉祿。之義走未數步。見賊已過橋。有數賊方環視橋下。之義意君已投河死。遂跳免。比賊退。之義還。見橋下沙壓露衣。乃君迎擊賊時所著。繼襄陽知府跡徐升至。辨認亦如之。義言。八月某日。賊再陷呂堰。領兵者從賊手獲君巡檢司印。賊目俞宗武。自言親殺驛官。且言驛官從橋上獨身接戰。連刃數人。旣中矛。創甚。自投于水。賊衆憤。鉤出之。并褫其衣。刀槊叢集。猶罵不絕口。乃死。君死節事。至是乃大白。然前此或傳君已死。或以爲未。

死。而余則斷斷然必君之死。蓋立談數刻。而見君之性定也。自君死。賊過呂堰。無不顛敗。若有躡之者。輒驚曰。此巡檢君之靈。爲立廟雜拜。乃去。或曰。君遺骸亦賊所營葬。則君族弟仲光至呂堰訪問所得也。事聞。有旨入昭忠祠。依縣丞例議卹。又視四品以下世襲雲騎尉。襲次完。更襲恩騎尉。罔替。朝廷所以報死節之臣。可云厚矣。嗚呼。君一巡檢耳。慮事之周。臨命之定如此。然則大吏守天子封疆。而數百驟起。烏合未定之賊。任其往來豕突。化爲萬千。蔓延無已。以致傷我實心任事之吏。與守死不去之民。及事已過。或以輕敵債事之咎委之。則平日以君爲嚮。以君爲忤。上官者宜也。又吾聞湖北之宜昌。四川之達州。逆民起事之始。皆因州縣逼迫。藉此逃死。而君以一巡檢。獨善拊循其民。無事則勸之耕桑。有事則偕爲守禦。至危苦萬狀。而民卒不忍舍去。迨君死。而一鎮之民。死于賊。死于路。死于饑寒者。亦遂無噍類。嗚呼。君可謂賢也已。且大吏不能禦賊。而巡檢禦賊。大吏能遷延避賊。而巡檢獨當賊之衝。日夜殺賊。奮不顧身。乃力竭而爲賊所殺。此奇節也。亦僅事也。余爲天子史臣。而不能傳奇節。志僅事。則不稱職。是懼。故因君兄芑孫之請。而爲直書之。以揭諸其墓。又幸余之尙及識君。并尙能斷君之必死也。若君平日行事。以迄世系。生卒歲月。詳秦兵備瀛與君兄芑孫所爲行實及狀中。不更贅。

呂太淑人墓表

太淑人吳氏。明太傅大學士諡文端諱宗達五世孫。父文學諱宏。母王氏。太淑人爲文學君次女。性至孝。

嘗以父疾侍湯藥。不解衣履者累月。年二十二。歸于奉政君。時奉政君父方司訓泰州。舉家隨任。太淑人述子婦職惟謹。司訓亟稱之曰。名家女能嫗禮法。不易得也。嗣司訓以老告歸。家僅四壁。立太淑人所以奉養之者備至。顧自食不厭糠覈。族黨賢之。奉政君以乾隆壬申。舉京兆試。甲戌。成進士。是時太淑人在家。延師課子爾昌。爾益爾熾。饋食豐潔。鄰里不知其家之窘也。歲丁丑。奉政君以前教習期滿。揀發山西。以知縣用。旋補萬全。調任安邑。太淑人始率諸子之官署。自奉一如在家時。勸奉政君節廉俸所入。饋遺族鄰。又爲族鄰之無力者。擇地營葬。至十數棺。有族子幼失父母。太淑人攜至署。飲食訓誨。一如所生。長以己姪歸之。歲丙戌。奉政君擢張蘭同知。時長君爾昌已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未幾。奉政君以事去官。偕太淑人就養京邸。無何。奉政君遘末疾卒。太淑人之辛勤醫藥。黽勉喪葬。與前之奉司訓君者無以異。歲丁酉。爾昌以刑部郎中出守濟南。歷濟東泰武臨兵備道。擢安徽按察使。太淑人皆就養官廨。雖爾昌之所以奉母者無不至。然太淑人時時以盛滿爲憂。遇讞獄。必問有所平反。有輒色喜。先是爾昌之官山左也。巡撫某公。曾同官刑部。以是知爾昌才。相待出諸屬吏上。太淑人獨憂之。每密戒爾昌曰。某公非廉謹者。又情性不常。他日汝必爲所累。後爾昌稍欲自遠。而大府已怒。假讞案不實。奏請鐫秩矣。及移官安徽。而某公果以賄敗。爾昌亦被累遣戍出關。半道遽卒。太淑人處之裕如。謂家人曰。吾固知有今日久矣。嗚乎。太淑人處閨閣中。而深識遠見。固如此。以視此大案中。數監司大吏。爲所株連。至駢首而不悟者。太淑

人之識。不已出尋常萬萬哉。人常謂古今人不相及。若太淑人者。與漢之東海嚴母。又何以異。太淑人歸處。家事益井井。幼子爾禧。以癸卯舉京兆試。旋以四庫全書館謄錄議叙知縣。發浙江。而仲子爾益。亦以副貢生歷官雲南廣西直隸州州判。太淑人以地近就養浙江。所以戒爾禧者益嚴。以是爾禧幸桐鄉。調署仁和。皆有聲。由太淑人之教也。桐鄉獄囚。每爲禁卒所苦。多有瘐死者。太淑人則命爾禧時時恤視。并以私錢給發寒暑衣。及病者醫藥。全活甚衆。無何。爾益爾禧相繼卒于官。太淑人復歸里第。居常對親串。雖時爲達觀語。然神爲之戚矣。時惟第四子爾喆在。爾喆幼不良于行。以疾故。尤愛憐之。爾喆復多病。太淑人每蹙然曰。強壯者盡死。吾猶冀孱弱者可以送老也。及太淑人之卒。而爾喆已先一月死。太淑人之不起。亦半由追悼諸子云。太淑人體素豐。望之如立玉。生平所爲。皆有士大夫節槩。遇事持大體。與人言。必懇誠。有過。亦必盡言規之。無少回護。待下嚴而有恩。撻婢妾。數未嘗過四五。有士族女淪于臧獲。太淑人聞之。急出贖歸。爲擇良耦。婢女年及笄。父母或不能輸直。輒焚券聽令遣嫁。其厚德又如此。太淑人以嘉慶三年十月初八日卒。臨時無甚疾苦。若解脫者。距生康熙五十四年。壽八十四。屢受覃恩。累封至太淑人子五人。爾昌。爾益。爾熾。爾喆。爾禧。皆前卒。女二人。均適仕族。孫六人。子瑗。子璵。子琴。子環。子珏。子班。子瑗以副貢生官山西平定直隸州州判。子班以太淑人歿後舉京兆試。餘皆讀書有聲。子瑗將以今年四月某日。合葬太淑人于奉政君之阡。求所以傳太淑人者。屬之亮吉。亮吉幼及見奉政君。及中歲客

西安爾昌之出關也。送之于渭橋。繼又識爾禧于杭州。爾益爾喆。又皆與亮吉有連。以是知太淑人詳。爰不辭而爲墓道之表云。

伯益考上 此係幼時所作。適從故館中檢出。因附刊于此。

余讀劉向列女傳。畢子生五歲而佐禹。曹大家注云。皋陶之子伯益也。益信皋陶沒。禹封其次子仲甄於蓼。以奉先祀。蓋長卽伯益。次仲甄也。伯不封仲封者。明伯時佐禹。不外封也。伯非益。則禹越次而立仲。舛也。或曰。伯益實帝高陽第二子。水經注。偃師九山。有百蟲將軍顯靈碑云。將軍姓伊氏。諱益。字隕。數帝高陽第二子。曰。旣帝高陽第二子。則齒帝嚳弟也。皇甫謐曰。帝嚳生三十五年立。立七十年嚳死。而摯代之。又九年禪堯。堯立亦七十年。合舜攝爲九十八年。舜立三十九年。禪禹。禹距啓又十七年。啓之立。益無恙也。則益之歲二百三十餘也。況春秋緯命歷序。顓頊傳九世。帝嚳傳八世。則世數益不可考矣。而曰帝高陽子者。非也。或曰。益旣非出高陽。出皋陶矣。聞益之後爲秦。則皋陶宜有後于秦也。臧文仲聞六蓼滅。曰。皋陶庭堅不祀。何也。曰。秦之祖伯翳。非伯益也。伯翳。大業子。使翳卽伯益。則皋陶名庭堅。又名大業矣。列子曰。夷堅聞而誌之。服虔注。夷堅卽庭堅。則又名夷堅矣。一人四名。非古也。史記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封爲秦。垂益夔龍後。不知所封。劉歆進山海表亦云。伯翳與益。主驅禽獸。崔靈恩云。秦。虞夏商時。已爲諸侯。則秦之出爲伯翳。非伯益明矣。益之後旣不見。而六蓼又滅。故重歎不祀也。曰。唐祖皋陶。祖伯益。是乎。曰。祖皋陶是也。祖伯益。非也。英舒李六四

姓。仲甄之後也。祖皋陶。不得祖伯益也。然則列女傳亦盡可信乎。曰亦非也。曰五歲贊禹者。亦嚮子帝顓頊年十五佐黃帝。帝譽年十五佐顓頊之論也。且五歲贊禹。則舜舉益之日。益尙無歲也。虞廷之臣。稷不先益。若稷爲帝譽子。則放勳殞落之日。稷齒亦近百矣。而益以五歲出其上背也。曰列女傳亦不信乎。曰其以伯益爲皋陶子。信也。曰五歲贊禹者。誣也。其他書可引。若高誘注呂氏春秋。及鄭氏詩譜。陸德明音義等。本朝閻璩百詩已言之。不贅。

伯益考下

余旣辯伯益爲皋陶子矣。閒取新唐書讀之。其在宗室世系表者曰。李氏出自嬴妣。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皋陶。皋陶生伯益。其在宰相世系表者曰。顓頊裔孫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生皋陶。皋陶生伯益。曰余得以新唐書之誤而證經史志三書之誤矣。按秦本紀。大業娶少典之子。曰女華。則女華者。大業妻也。今誤以爲子。且于皋陶上增減世代。則新唐書之誤不必言矣。孔穎達詩正義曰。皋陶。大業一人也。若據宗室表。則皋陶去大業二世矣。據宰相表。則皋陶去大業又三世矣。而曰一人者。則孔穎達誤也。秦本紀云。大費佐舜。調馴鳥獸。是爲栢翳。則栢翳名大費。唐書謂大費生皋陶者也。而索隱曰。卽尙書伯益。以三名屬一人。以三世爲一世者。則索隱誤也。地理志云。嬴。伯益之後。鄭語云。秦。栢翳之後。因鄭語而誤者。則地理志亦非也。夫五帝之世次。原不可考矣。若必就諸家之說。而以年代世數斷

之。則顯瑣之下。大業之上。當以史記爲斷。而唐書宗室表宰相表。其說盡非。大業以下。皋陶以上。當以唐書爲斷。而史記及孔穎達諸說盡非。皋陶以下。以及伯益之所出。則當以呂氏春秋及劉向列女傳爲斷。而史記索隱。以及地理志。水經注諸說盡非。如此。而古人或可不受誣于後世乎。



卷施閣文甲集卷第十

征邪教疏

戊午二月廿七大考題

今者楚蜀之民聚徒劫衆。陸梁一隅。逃死晷刻。始則惑于白蓮。天主。八卦等教。欲以祈福。繼因受地方官挾制萬端。又以黔省苗氛不靖。派及數省。賦外加賦。橫求無藝。忿不思患。欲借起事以避禍。邪教起事之由如此。然臣以爲邪教實不足平也。何則。伊古以來。焚香聚徒。斂米入教。如漢之張魯。張角。晉之孫恩。盧循。六朝及唐川蜀之米賊。宋之儂。知高明之劉六。劉七。趙風子。徐鴻儒。唐賽兒等。類皆起于中葉以後。政治略弛之時。然尙皆不旋踵卽撲滅。若我朝聖聖相承。振綱飭紀。每有賑卹。皆不屑百萬帑金。視民如傷。愛衆若子。此不特中外知之。陷入邪教者知之。卽爲邪教之首者亦知之。故臨陣撐拒。必言受地方官重害。以致背皇。上大德。試思此等皆身罹叛逆。萬死不足贖之人。而天良不昧。尙如此。臣故云邪教不足平也。臣今敢有請者。以爲脅從宥貸也。邪教入一村。則燒一村。入一鎮。則燒一鎮。以脅良民爲賊耳。邪教旣退。州縣官又利其燒燼所餘。屏民使不得歸。于是良民始不得不從賊。邪教滋擾數省。首尾三年。燒村鎮愈多。則無身家衣食之民。附麗之者愈衆。邪教又不甚愛惜。每行必驅之使前。或抑之在後。以抵官兵。故諸臣所入告云。殺數千人。數百人者。卽此無業之流民。非真邪教也。非真賊也。且此曹每州縣動輒以萬

計可盡殺乎。即可盡殺。亦非皇上如天之仁所忍出此也。故臣以爲脅從宐貸。一則開愚民之自新。一則離邪教之黨羽。黨羽一散。真賊乃出。從此官兵刀箭鎗砲之所傷。乃真邪教也。乃真賊也。一則吏治宐肅也。今日州縣之惡。百倍于十年二十年前。上敢墮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資。以臣所聞。湖北之宐昌。四川之達州。雖稍有邪教。然民皆保身家。戀妻子。不敢犯法也。州縣官旣不能消靡化導于前。及事有萌蘖。卽借邪教之名。把持之。誅求之。不逼至于爲賊不止。臣請凡邪教所起之地。必究其激變與否。與起釁之由。而分別懲治之。或以爲事當從緩。然此輩實不可一日姑容。明示創懲。旣可舒萬姓之冤。亦可塞邪民之口。蓋今日州縣。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賑撫卹之項。中飽于有司。皆聲言填補虧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無事則蝕糧冒餉。有事則避罪就功。州縣以蒙其府道。府道以蒙其督撫。甚至督撫卽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達。二也。有功。則長隨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則掩取遷流。顛踏于道之良民。以塞責。然此實不止州縣封疆之大吏。統率之將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縣之效尤乎。三也。一則責成宐專也。楚撫守楚。豫撫守豫。陝撫守陝。戰雖不足。守必有餘。卽以陝西言之。武關。潼關。蒲關。東面之三門也。大震關。大散關。駱谷關。西面之三門也。其地皆重巖極險。使預爲之備。先使百人守之。賊何以能入武關。何以能進劍閣。又何以能復入鷄頭。趨褒斜。東西蹂躪數千里。如入無人之境。此非封疆大吏不知地利。不知形勢。不先事預防之失乎。夫朝廷之馭天下。不過賞罰二端。前者平金川。平緬甸。所以能卽日告功者。賞罰嚴明。賞必待

有功。罰不避勳貴故也。今行軍數年。花翎之錫至千百。而賊勢愈熾。蹂躪之地方愈多。則功果安在乎。將弁之棄營汛。棄鎮堡。常可賊鋒相避者。大吏又務爲掩飾。則咎果誰任乎。況有功而使無功者受其賞。則有功者解體。有罪而使無罪者代其罰。則有罪者益恣。故臣以爲今日之事。朝廷則賞必當。罰必行。親民之吏。則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則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諉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臣謹疏。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一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其目見裴駟史記集解。而晉書地理志因之。嘗以爲不然。今考之。愈知其妄。漢書地理志。本秦京師爲內史。分天下作三十六郡。小顏注云。京畿所統。特號內史。言其在內。以別于諸郡守也。是三十六郡內本無內史。而以數不足。強牽合之。此則裴駟之妄矣。宋劉攽又謂秦三十六郡無鄆郡。今考地理志。丹陽郡下班注云。故鄆郡。而劉顯注。司馬彪郡國志。則明言丹陽郡卽秦鄆郡。且于故鄆縣下注。秦鄆郡所治。以迄圖經。吳地志等。無不然。而以爲秦無鄆郡。則劉攽之妄矣。至闕下以爲楚漢之際所置。此約略之詞。亦嫌無明據。他亮吉以爲秦三十六郡。當以史記漢書地理志爲證。蓋與其信裴駟。不若信馬遷。班固。應劭諸人之說爲是也。今細校地理志。秦郡自河東至長沙。共三十四郡。皆見於班固原注中。河東太原上黨三川東郡潁川南郡九江泗水鉅鹿齊郡琅琊留稽鄆郡漢中蜀郡巴郡他若黔中黔西北地上郡九原雲中雁門代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中郡鄆郡薛郡長沙

郡見史記楚世家。郟郡見漢書高祖本紀及地理志。東海郡下應劭曰秦郟郡。而魏收地形志亦云。郟郡。秦置。漢高改

爲東海郡。御覽引十道紀。海州東海郡。秦爲薛郡。地後分薛郡爲郟。水經注。始皇二十三年置薛郡。疑分薛爲郟。卽在三十六年并天下之後。

也。漢改郟爲東海郡。水經注。沂水下。郟。故國也。東海郡治秦始。皇以爲郟郡。漢高帝二年更從今名。郟郡由薛郡所分。故高祖本紀亦薛郡郟郡

連書。蓋薛郡入漢爲魯國。郟郡入漢爲東海郡。細核地理志自明。是則秦有郟郡之明證。而前人考秦三

十六郡。皆未言及。何也。至閣下又以桂林、南海、象郡爲卽在三十六郡內。則益不敢爲然。蓋秦分三十六

郡。在始皇二十六年。而桂林等三郡之置。則在三十三年。相距尙八年。必不預爲計及明矣。又旣數及桂

林等三郡。則閩中一郡。置又在三郡之前。不互反漏。史記閩粵王傳。秦并天下。以其地爲閩中郡。按秦并天下。在二十六年。是閩中郡之置尙在桂林等三郡

之先。若統行數入。卽除內史及郟郟二郡不計外。亦與三十六之數不符。恐卽如閣下言。亦當慮前後失據

耳。況秦制天下爲四十郡。除內史外。其名皆見于史記漢書。故唐以前地志。皆遵用之。又非可意爲增減

斐駟之過。惟以內史足三十六之數。而不知有郟郡。閣下則又欲并四十郡爲三十六郡。遂不得不引劉

敞之邪說。旣又知其不安。則以爲置在楚漢之際。且又并閩中郡削之。以附會當日成數。亮吉恐皆不足

以傳信。而啓後人之惑也。用敢論及之。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二

來示又云。據宋志。南梁郡之睢陽縣。卽漢晉之壽春縣。疑太元收復以後。卽僑立南梁郡。不更立淮南郡。

又避鄭太后名。不立壽春縣。卽以睢陽當之。云云。今考沈志。義熙十三年。宋高祖以義慶爲豫州刺史。鎮壽陽。元熙元年。義康督豫幽司并四州諸軍事。亦鎮壽陽。劉敬宣傳。遣使特節督馬頭淮西諸郡軍事。鎮蠻護軍。淮南安豐二郡太守。梁國內史。事在義熙五年。又劉洪傳。高祖以義康爲豫州刺史。留鎮壽陽。以洪爲長史。梁郡太守。劉粹傳。亦言以豫州刺史領梁郡。鎮壽陽。此梁郡卽南梁郡。是晉末淮南南梁二太守並立。兼有壽陽縣之證也。近又得一顯據云。隋書州郡志。淮南郡壽春縣下云。舊有淮南。梁郡。北譙。汝陰等郡。則晉末二郡並置益可知。杜佑。李吉甫等云。東晉時。以鄭太后諱。改壽春爲壽陽。尙竟省壽春。則又無容改矣。又舊圖經云。合肥縣。古淝陽城。東晉于此置南梁郡。是南梁郡又在淝陽。不在壽春。今考淝陽城在合肥縣東北。壽州在其西。相拒不遠。以其近。故豫州刺史常兼領梁郡也。尋閣下致疑之由。當因宋書州郡志。孝武大明六年。廢南梁郡屬南豫。改名淮南。睢陽令亦于是年改名壽春。以此疑晉無淮南郡及壽春縣耳。不知二郡之合。實在宋永初以後。于晉無預也。

與錢少詹論地理書三

史記曹相國世家。柱天侯反于衍氏。小司馬本作天柱侯。又引廬江潛縣之天柱以實之。閣下又信其說。而登之于考異。不知非也。無論史記漢書皆作柱天。小司馬求其地而不得。遂倒轉作天柱。已屬曲說。一也。漢書地理志廬江潛縣。班固原注。天柱山在南。劉昭注。郡國志亦同。是天柱山名。而非地名。秦漢之世。

侯國未有以山封者。二也。又衍氏魏邑。與廬江之潛。相去甚遠。二也。蓋云柱天者。不過夸大其詞。言若天之有柱耳。實非地名也。後漢書齊武王演傳。自稱柱天都尉。柱天大將軍。賈綜傳。交趾兵自稱柱天將軍。卽同此意。豈南陽郡及交趾。又有天柱山。得以曲爲之說乎。小司馬之妄。往往有名號侯。而必欲求其地。以實之。卽如高祖功臣。亦有始終名號侯。不別封邑者。如信武侯。斬歙。位次最高。在第二。而封非實邑。是矣。周繹傳。亦爲信武侯。小顏注云。以其忠信。故加此號。繹後更封鄙城侯。則與歙異矣。又考歙爲信武侯。食四千六百戶。蓋皆以名號侯食實邑。制當與後來關內侯等相仿。小司馬不知。而云地理志無信武縣。當是後廢。豈非曲說乎。至蔡邕傳。出補河平長。閣下以爲郡國志無河平縣。今考兩漢河南郡皆有平縣。疑此河字下脫一南字。又陳寔傳。除太丘長。李賢注。屬沛國。按漢書地理志。沛郡無太丘縣。惟敬丘。下應劭曰。春秋遇于犬丘。明帝更名犬丘。下犬字應作太。傳寫點誤在上耳。水經注。淮水又東。逕太丘縣。故城北。班固地理志曰。故敬丘也。然則犬丘卽敬丘。而閣下復欲以瑕丘當之。似亦微誤也。

候選縣丞附監生黃君行狀

祖高淳縣學訓導大樂

父縣學生之揆

乾隆四十八年。歲在癸卯。黃君景仁。以療疾卒於解州。臨終。以書貽友人洪亮吉于西安。俾經紀其喪。亮

吉發書卽行。以五月十六日臨君殯于解州之運城。亮吉知君最詳。塗次撰君行事狀以乞志傳。并使後之傳文苑者有述焉。君諱景仁。字漢鏞。一字仲則。系出宋祕書丞庭堅。自宋南渡時。由鄱陽遷武進。遂爲武進人。祖大樂。以歲貢生官高淳縣學訓導。父之揆。孺于學宮神祠而生君。故小名高生。君數歲卽孤。伯兄又繼卒。訓導君撫以成立。性不耽讀。而所受業倍常童。年八九歲。試使爲制舉文。援筆立就。學使者歲科二試。吾鄉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君卽冠其軍。前常州府知府潘君恂。武進縣知縣王君祖肅。尤奇賞之。君美風儀。立儔人中。望之若鶴。慕與交者。爭趨就君。君或上視不顧。于是見者以爲偉器。或以爲狂生。弗測也。君守訓導。君訓未嘗學爲詩。歲丙戌。亮吉亦就童子試。至江陰。遇君于逆旅中。亮吉攜母孺人。所授漢魏樂府鈔本。暇輒朱墨其上。閒有擬作。君見而嗜之。約共效其體。日數篇。逾月。君所詣出亮吉上。遂訂交焉。及常熟邵先生齊燾。主常州書院。亮吉及君皆從游。君學益大進。君爲諸生。家甚貧。不願授徒。值潘君恂。王君祖肅。遷官杭歛。君遂歷訪之。歸必得詩數百篇。後復攜邵先生書。客湖南。按察使王君太岳署中。是時君已攬九華。陟匡廬。泛彭蠡。歷洞庭。每獨遊名山。經日不出。值大風雨。或暝坐崖樹下。牧豎見者。以爲異人。自湖南歸。詩益奇肆。見者以爲謫仙人復出也。後始稍稍變其體。爲王、李、高、岑。爲宋、元、祐諸君子。又爲楊、誠齋。卒其所詣與青蓮最近。歲辛卯。大興朱先生筠。奉命督安徽學政。延亮吉及君子。幕中先生賓客甚盛。越歲三月上巳。爲會於采石之太白樓。賦詩者十數人。君年最少。著白袷。立日影中。頃

刻數百言。徧視坐客。坐客咸輟筆。時八府士子以詞賦就試當塗。聞學使者高會。畢集樓下。至是。咸從奚童乞白。拾少年詩。競寫一日紙。貴焉。君日中閱試卷。夜爲詩。至漏盡不止。每得一篇。輒就榻呼亮吉起。誇視之。以是亮吉亦一夕數起。或達曉不寐。而君不倦。居半歲。與同事者議不合。徑出使院。質衣買輕舟。訪秀水鄭先生。虎文于徽州。越日追之。已不及矣。其標格如此。君自知年命不永。嘗共赴弔邵先生于常熟。夕登虞山。遊仲雍祠。北望先生墓。慨然久之。曰。知我者死矣。脫不幸我先若死。若爲我梓遺集。如玉芝堂乎。玉芝堂者。王君太岳爲邵先生所刊詩文集名也。亮吉以君語不倫。不之應。君就便爇神祠香。要亮吉必諾。乃已。故平生于功名不甚置念。獨恨其詩無幽并豪士氣。嘗蓄意欲遊京師。至歲乙未。乃行。亮吉亦以貢入都。值母孺人疾。中止。君自京師貽亮吉書曰。人言長安居不易者。誤也。若急爲我營畫老母及家累來。俾就近奉養。不至累若矣。亮吉時奉母孺人憂家居。發其書。資無所出。君向有田半頃。屋三椽。因并質之。得金三鎰。俾君之戚。護君母北行。後二年。而亮吉遊京師。君果以家室累。大困。亮吉復爲營歸資。俾君婦及子奉君母先回。而君已積勞成疾矣。又二年。亮吉遊西安。君繼至。今陝西巡撫畢公沅。奇君才。厚資之。遂以乾隆四十一年。上東巡。召試二等。在武英殿書簽。例得主簿。入資爲縣丞。銓有日矣。爲債家所迫。復抱病逾太行。出雁門。將復遊陝。次解州。病殆。遂卒于今河東鹽運使沈君業富運城官署。距生乾隆十四年。年三十有五。君性不廣與人交。落落難合。以是始之。慕與交者。後皆稍稍避君。君亦不置意。獨與

亮吉交十八年。亮吉屢以事規君。君雖不之善。而亦不之絕。臨終。以老親弱子拳拳見屬。君之意殆以亮吉爲可友乎。此或君之明。而亮吉亦有不辭者矣。君年甫壯歲。蹤跡所至。九州歷其八。五岳登其一。望其三。及歿。而出篋中詩。篇幅完善者。至二千首。是可傳矣。君之喪。沈君經卹之甚。至巡撫畢公。暨今陝西按察使王君昶等。亦厚賻之。皆俾亮吉挾之歸。以奉君之親。以撫君之孤。以無貽君九泉之戚。畢公又將梓君詩以行。蓋數公者。於君皆始終禮愛之。爲近今所難及。亦君之才有以致之也。君娶于趙氏。生一子。二女。子年十三。女長年十六。次年五歲。五月二十六日。行次宜陽。友人洪亮吉謹狀。

包文學家傳

先生諱士曾。字省三。一字心山。宋忠義武進縣知縣諱圭十八世孫。世居武進之橫山。雍正閒。割縣東爲陽湖縣。今爲陽湖人。先生少開敏。有大志。學務該博。不名一家。居恆諷誦不輟。寒則納履束藁中。至夜分不寢。歲壬戌。補博士弟子員。有聲庠序閒。顧七試皆報罷。遂專力詩古文辭。時長洲沈尙書德潛。方以詩名吳下。從之遊者。類皆研摩格律。剽取聲調。以求合于唐開元天寶諸鉅公。而貌合神離。千首一律。其弊至以前人名作。竄易數字。冒爲己有者。先生雖爲尙書所激賞。而意趣不同。嘗與同輩論詩曰。詩爲心聲。吾之詩。必肖吾之心。然後可。若轉而求肖古人。縱極天下之工。亦古人之詩。非吾之詩也。又嘗作書規尙書。選唐明諸家詩。不考檢故籍。往往時代統緒。地理官爵。顛倒錯雜。或以前爲後。本東指西。并摘其紕繆。

數十事。有類于明孫鑛茅瓚之校史。鍾惺譚元春之說詩者。乞急改正。毋爲有識者所笑。尙書得其書。數日不樂。然無以難也。此亦可見先生之質直有過人者矣。其在里中。過從者不過五六輩。餘則鍵戶默坐。或時時著書。不妄結一客。善飲酒。至斗許不亂。醉則談古今義理。娓娓不倦。然非投分深者。則竟席可無片言。喜寫竹石。雅得天趣。古籍法書名畫。縱橫几席閒。旁及岐黃青烏星卜六壬諸書。無所不窺。試之亦未嘗不驗。歲乙亥。里中大祲。先生饋粥不給。然族有貧無以斂者。卽質庫錢與之。歲甲申。修兩縣志。當事辟司采訪。先生素留意里中掌故。凡溝渠通塞。道里遠近。及士大夫之嘉言懿行。可以備采擇者。先已一一筆之于書。至是條舉付局中人。皆推其詳贍。先是常客吳中徐某家。徐以事涉訟。有陰事連其鄰富人童某。人咸嗾徐許出之以窺利。徐以商先生。先生爲陳利害。止之。事得解。已而童知出先生意。詣客次謝。先生不任也。歲乙酉。赴試江寧。遭疾遽卒。年甫四十有八。越三十年。族人將修譜系。其子達源。前已舉于鄉。官泗州儒學訓導。遠致書亮吉。乞爲立傳。亮吉與達源同歲生。知先生詳。且舊史氏也。遂爲編次如左云。

珥塘荆氏族譜序

風俗之嫩惡。由于士大夫。其端不出乎上也。亦不出乎下也。東漢風俗之嫩。士大夫有以致之。西晉風俗之薄。亦士大夫有以致之。其由于士大夫何。蓋治天下未有無法者也。治天下之有法。必自士大夫之各

修其家法始。故觀一世之治亂。以風俗之媿惡。下之。觀風俗之媿惡。又以士大夫之家法。修與不修爲斷。家法壞。則害及于國矣。害極于天下矣。士大夫之家法。轉移風俗之具也。范滂之母。以令名勗其子。樂羊之婦。以不義傷其姑。風俗所以美也。迨正始之後。有居喪食烝豚者矣。有直斥其父之名而謾罵者矣。名家則不修叔父之敬。宦族則世無涓陽之情。陵夷衰微。以致爲人心世道之患。則風俗之薄爲之也。丹陽珥塘荆氏。自漢三國以來。卽爲名族。迄今已二千年。而讀書敦行之士。代常數十輩。其故何耶。譜系之修舉。家法之嚴明。百倍于他族故也。其合族之法曰。善惡有別。貴賤有等。夫善惡有別。則父日以戒其子。兄日以戒其弟。而不肖之子弟。無所容身矣。貴賤有等。則富者或寬博卒世。貧者反章服耀身。父日以勉其子。妻日以勉其夫。而偷便安。喜遊窳之子弟。幾無以自立矣。其法行之二千年而不壞。故荆氏之門地才望。常爲他族冠。蓋一家無偷便安。喜遊窳。及不肖之子弟。不過一家之故耳。使推其法行之。而一州一邑。及于天下。可無莠民矣。一州一邑。及天下無莠民。而尙有作不靖。以干國紀者乎。吾故曰。家法之詳。國法之所以簡也。余與荆氏有連。又幼嘗受經于華亭教諭荆先生汝翼。故知其家法甚詳。則今之序。雖由于荆氏之請。然豈僅爲荆氏一族言之乎。推之于他族而可。推之于天下而可。

釋名疏證序

代

劉熙釋名。其自序云。二十七篇。案後漢書文苑傳。劉珍。字秋孫。一名寶。撰釋名三十篇。以辯萬物之稱號。

而韋曜、顏之推等皆云。劉熙製釋名。熙或作熹。案三國吳志。曜傳。曜在獄中上辭。有云。見劉熙所作釋名。信多佳者。然物類衆多。難得詳究。故時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云云。玩曜之語。則熙之書。吳末乃始流布。是熙之去曜。年代必當不遠。一也。舊本題安南太守劉熙撰。近時校者以二漢無安南郡。或云當作南安。今考劉昭注續漢書。稱三秦記曰。中平五年。分漢陽置南安郡。元和郡縣志亦云。漢靈帝立。是郡置已在漢末。二也。此書釋州國篇有司州。案魏志及晉書地理志。魏以漢司隸所部河南、河東、河內、宏農、并冀州之平陽。合五郡置司州。是建安以前無司州之名。三也。又云。西海郡。海在其西。據劉昭注。則西海郡亦獻帝建安末立。其時去魏受禪不遠。四也。釋天等篇。於光武列宗之諱。均不避。五也。以此而推。則熙爲漢末或魏受禪以後之人無疑。又自序云。二十七篇。而文苑劉珍傳云。三十篇。篇目亦不甚懸遠。疑此書兆于劉珍。踵成于熙。至韋曜。又補官職之缺也。其書參校方俗。考合古今。晰名物之殊。辨典禮之異。洵爲爾雅說文以後不可少之書。今分觀其所釋。亦時有與爾雅說文諸書異者。爾雅曰。齊曰營州。而此云。營州。齊衛之地。爾雅云。石戴土。謂之崔巍。土戴石。爲岨。而此依毛傳立文。曰。石載土曰岨。土載石曰崔巍。正與相反。是也。說文。錦。从帛。金聲。凡爲聲者皆無義。而此云。錦。金也。作之有功。其價如金。故其制字从帛。與金。是以諧聲之字爲會意。又說文。平土有叢木曰林。而此云。山中叢木爲林。亦皆異義。且其字體出說文外。十之三。益信熙之時去叔重已遠。其聲讀輕重。名物異同。與安順前又迥別也。暇日取羣經及史漢。

書注、唐宋類書、道釋二藏校之、表其異同、是正缺失、又益以補遺及續釋名二卷、凡三閱歲而成、復屬吳縣江君聲審正之、江君欲以篆書付刻、余以此二十七篇內俗字較多、故依前隸寫云、所以仍昔賢之舊觀、示來學以易曉也。

西溪漁隱詩序

詩至今日、競講宗派、至講宗派、而詩之真性情、真學識、不出、嘗略論之、康熙中、主壇坫者、新城王尙書士禎、商丘宋尙書學、新城源出嚴滄浪、詩品以神韻爲宗、所選唐賢三昧集、專主王孟章柳而已、所爲詩亦多近之、是學王孟章柳之派、商丘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于眉山蘇氏、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亦皆靡然從風、同時海鹽查編、修慎行、亦有盛名、而源又出于劍南陸氏、是又學蘇陸之派、秀水朱檢、討彝尊、始則揣摩初唐、繼則泛濫北宋、是又學初唐北宋之派、博山趙宮贊、執信、復矯王宋之弊、持論一準常熟二馮、以唐溫李爲極、則是又學溫李之派、迨乾隆中葉、長洲沈尙書德潛、以詩名吳下、專以唐開元天寶爲宗、從之遊者、類皆摩取聲調、講求格律、而真意漸漓、是又學開元天寶之派、蓋不及百年、詩凡數變、而皆不出于各持宗派、何則、才分獨有所到、則嗜好各有所偏、欲合之、無可合也、賓谷先生、弱冠通籍、自祕閣而機庭、又以才幹結聖主知、總理江淮財賦者十數年、官事之暇、以詩文爲性命、其天才學識、又足以副之、所著西溪漁隱詩若干卷、是也、先生居西江、而不專主西江之派、觀集中題湘花女史詩卷、

及戲效香奩體諸作。則又宛然西崑。信乎才力之大。凡有所作。期于言各肖事。事各肖題。而規仿前人之習。所不屑也。亮吉二十年前。與先生同舉京兆試。同出清苑李先生之門。繼入詞館。于先生爲後進。然宦轍南北。未嘗得半歲合并。今先生官維揚。與亮吉里居咫尺。而亮吉又遠戍乍歸。一意杜門。感恩省咎。不獲預賓從之末。一發其所欲言。先生顧不唾棄。獨寄示近作若干卷。曰。子其爲我閱而序之。亮吉何敢序先生。亦惟舉平日所欲與先生言者。一質之先生而已。若亮吉所爲詩。則意有所至。而筆未克達。其去先生遠甚。倘他日有所自得。與有可自信之處。俟十年後。亦當乞先生序之。

祝貞女傳

貞女祝氏。世居海寧之袁花里。父某。諸生。母朱氏。女行四。幼端嚴。寡言笑。稍長。讀書通大義。遇古人節烈事。必手抄成帙。時諷咏之。笄字海鹽。徐生杼。生勤學。得療疾。纏綿數年卒。訃至。父母知女性烈。祕不以聞。忽一日。閉戶飲泣。父母啓扇入。女哽咽曰。徐郎死矣。昨示夢于女。以不得入祠爲恨。父母能如女願。當往成徐郎志。否則從此絕粒矣。兄弟輩百方勸慰。女惟俯首啜泣。乃往告徐。徐初難之。姑蹙然曰。有婦如此。而使之齎恨以終乎。遂諏日成禮。于庚子三月歸徐。女時年二十七。距生歿已三年矣。登堂拜姑後。奉主入祠。布衣蔬食。儼然未亡人也。女事姑孝。姑謂人曰。我得此婦。二郎若不死。姑遘疾。女醫禱罔效。含殮畢。屢欲引決。有宗長謂之曰。婦之來。爲夫計也。今兩世未葬。嗣子未立。遽捐生。如死者何。始收涕謝之。徐家

故貧。女與伯叔析居。受瘠田三十畝。多浮糧。遇儉歲。饘粥恆不給。女性勤儉。至是爲窳窳計。晝夜操作。指爲之。敏明年冬。歸奉母病。不解帶者三月。母歿。哀毀盡禮。女念父老多疾。留侍養。逢時節及諱日。始往家祭祀。亦時迎父于家。歡奉之。紉綴浣濯。不假手他人。越四載。以父病歸侍。室內無人。儉兒穴垣入。空所儲去。女聞之。號曰。天乎。是十指所積。欲爲舅姑與夫營兆者也。旋居父喪。女以痛父故。且念貲盡失。葬無所措。悲憤成疾。疾少閒。又念年力尙壯。或可後圖。力疾強起。用益節。作益勤。雖困頓不恤。久之。戚黨見女憔悴甚。規以攝生。且卽欲爲立嗣。女曰。壽天命也。婦職未盡。何以子爲。作不輟。癸丑秋。積勞成疾。瀕死者數少。瘥。詢悉醫藥費所耗殆盡。懊恨見于辭色。初。女得生遺像。懸諸房。日夕焚香。病時爲人所碎。見益悲慟。是冬。以哭弟歸。怔忡大作。泣謂所親曰。女不天。所隱忍至今者。爲兩世遺骸計也。門內無人。相助者惟兄弟。今弟又天死。兄復旅食。頻年手口所營。一空于盜。再耗于病。羸體又不任勞作。是天不欲我襄大事也。但恨辜負此十餘年耳。素蓄一婢。至是遣去。惟子身焉。蓋自裁之計決矣。嗣後疾痛無虛日。丙辰春。女自知力不支。欲鬻產營葬。衆尼之。不果成。三月杪。絕粒八日不死。至夜。投繯而絕。女生于乾隆十九年八月十五日。歿于嘉慶元年四月初四日。得年四十三歲。嗣子一名鳴珂。方三歲。女歿後所立叔子也。史氏曰。貞女之死。可云從容就義矣。其不死于夫。爲舅姑也。不死于舅姑。爲葬舅姑及夫也。至所積之資。一耗于賊。一耗于病。內外親又零落殆盡。而貞女不得不死矣。嘗讀南史孝義傳。諸暨東洿里屠氏女。孝

養父母及父母卒。女以無兄弟。誓守墳墓不嫁。爲山刼所殺。貞女之死。一何其相類乎。卒能感族人。爲營葬立嗣。則徐氏一宗。非貞女幾幾不血食矣。志定于中。而嗣延于世。所繫豈淺選哉。

新刻晏子春秋書後

晏子春秋一書。前代入之儒家。然觀史記孔子世家。所載晏子對景公之言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敖自順。不可以爲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爲俗。遊說乞貸。不可以爲國。云云。是明與儒者爲難矣。故其生平行事。亦皆與儒者背馳。唐柳宗元以爲墨氏之徒。未爲無據。近吾友孫君星衍。校刊晏子。深以宗元之說爲非。謂晏子忠君愛國。自當入之儒家。然試思墨氏重趼救宋。獨非忠君愛國者乎。若必據此以爲儒墨之分。則又一偏之見也。惟宗元以晏子爲墨氏之徒。微誤。考墨在晏子之後。當云其學近墨氏。或云開墨氏之先。則可耳。漢書藝文志。墨子在孔子後。

予幼時讀荀卿子修身篇曰。其爲人也。多暇日者。其出人不遠矣。予嘗執此以觀當世聰明才力之士。其有所成者。皆勤而不暇者也。洪君稚存。幼孤。得母夫人訓。自力於學。年未二十。以貧客四方。迄今又二十年。備書食力之外。卽鍵戶誦述。研精覃思。過其外者。如無人焉。于經深春秋。所著有春秋三傳古義。左傳詁二書。於史精地理。所著有三國東晉十六國疆域三志。刊史記以下四史謬誤十二卷。又以宋李繼遷傳國逾百年。而事蹟闕略。復成西夏國志十六卷。于六書通諧聲。所著有漢魏音四卷。外爲詩至二千首。文及雜著數百篇。而所修府州縣志。及爲幕府牋奏。不與焉。洪君吾不能諒其所至。庶幾可爲無暇日者矣。君善於漢魏六朝之文。每一篇出。世爭傳之。以倦於鈔寫。茲友人爲刊其乙集四卷。以予素嗜其文。因請序于予。予前嘗欲錄亡友邵編修荀慈。胡徵君稚威。暨君數人之作。合爲一集。忽忽未暇也。今玉芝堂集。及君此刻。並已刊成。老念藉以稍慰。至其文之淵雅。氣質之深厚。世皆能知之。予不贅述云。

乾隆五十一年。歲在丙午。花朝日。錢塘袁枚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一

連珠三十二首

蓋聞十日並出。不若陽烏之再中。百川疾流。不若靈河之東注。是以日中見斗。燭物之理自存。山下出泉。朝宗之心已著。

蓋聞以近槩遠。中無豪釐。舉後定前。失者什伍。是以宋國五石。忽憶前身爲星。泰山一雲。安知異日作雨。蓋聞片壤之安。羌娘逞其智。一葉之庇。螻蟻仰其陰。是以吞巨舟者。必思江海爲家。戴尺木者。乃以風雲爲蔭。

蓋聞威劫于外。則不非其非。智昏于中。則非類亦類。是以指鹿作馬者。刑餘之臣。以鶩當鳧者。刀筆之吏。蓋聞造物之儲。或留而不用。聖王之制。每過于所防。是以一世之衆。飲不竭河。而供之以江海。萬夫之勇。超不越丈。而限之以城隍。

蓋聞塵揚席上。灰然鼎間。飛揚雖同。涼燠以異。是以灌夫罵坐。難止膝席之賓。次公酒狂。羣驚仰屋之歎。蓋聞力竭智窮。則愚者必收拙效。識大見遠。則感者不嫌過計。是以塵當揚海。故冤禽之志不衰。杵可倚天。則杞國之憂匪細。

蓋聞勢盛復持以奢。必無以處時過。日午又益以火。必無以禦夜寒。是以朱門矜土木之工。不能以片瓦覆末世。祖宗饌飲食之譜。不能以一飽貽子孫。

蓋聞岐塗萬千。不當殉之以跬步。今古億態。不當處之以思議。是以立志可以入世。故萬物漂動。而金石不流。無心可以貞運。故七曜改色。而風雲不壞。

蓋聞器適于用。貴賤之形泯。材值其候。小大之勢易。是以二曜不可鑑影。慙于半規之銅。五嶽不可厲刃。遜于一尺之錯。

蓋聞分有可冀。則谿壑難盈。物非所勝。則庸愚念息。是以鷹隼卽鷲。不求虎豹之腥。漁人雖貪。非冀蛟龍之獲。

蓋聞獨心雖智。謀事不臧。隻拳雖勇。遇敵必債。是以明堂九仞。承之以百柱。則安。迅流千里。障之以一黃必決。

蓋聞邪正殊者。必無合志之言。得失明者。不爲無益之事。是以爲盜之室。寧致禱于黔婁。習佞之夫。不交魂于汲直。

蓋聞巧匠制物。成毀難定。明鑑過影。曲直未分。是以漢壁千鎰。不能止亞父之碎。秦鏡百具。無由燭趙高之佞。

蓋聞善之與惡。氣必相感。利之與害。勢有各驚。是以栽棘成林。鷓鴣樂其安宅。平衢似砥。狐鼠以爲畏途。蓋聞思匿其短者。以猜疾爲肺腑。冀遂其私者。求黨類爲膠漆。是以無鹽入室。視明燭而必讐。瘦者過市。見曲瓢而自慰。

蓋聞五簋登筵。旨者早盡。千葩攢樹。豔者先摘。是以終童夙慧。不臻厭次之年。龔生竟夭。乃致彭城之涕。蓋聞誓苦而不信者。五嫁之妻。力勤而不錄者。屢逃之僕。是以漆室之行。非藉于指天。晉文之臣。不煩于投玉。

蓋聞非神無以燭事。而或有所窮。非勢無以馭物。而或有所遏。是以珠玉沒水。日月不能垂其照。魍魎遁虛。雷霆不能施其烈。

蓋聞節有至奇。視其所發。行有甚烈。必貴得宜。是以證羊之直。用于子而不慙。嚴父抱柱之信。移于女而必爲貞姬。

蓋聞乾煦坤和。矜垂于微末。日變月蝕。兆起于纖豪。是以一婦至冤。東海有赤田之旱。匹士銜憤。吳門成白馬之濤。

蓋聞能有所盡。智有所窮。安之者聖。強之者愚。是以六合之外。不知仲尼。故聖于鄒衍。五經之表。不議孟。子亦賢于莊周。

蓋聞淒思一入。則萬態助悲。華心旣揚。則百族盡煦。是以朱戶累累。明月至而益輝。蓬關蕭蕭。寒風來而若怒。

蓋聞飛霰于夏。時苦救而天災成。舉素于朝。民勞同而主事廢。是以馭一世者。以不勞成勞。調四氣者。以不德爲德。

蓋聞乘萬族之秀。則物遜乎人。成一節之奇。則人希乎物。是以充廉士之節。必爲蚓而爲魚。言君子之化。或成猿而成鶴。

蓋聞能有獨擅。理不得均。器有偏饒。勢無能共。是以田竇之家。以千金而易一賦。枚馬之室。用萬言而貸半鐘。

蓋聞美醜雜陳。要于取法。剛柔性定。貴擇所從。是以下士心競。視流水而可平。懦夫氣衰。見高峯而亦竦。蓋聞嚴霜被澤。嘉草同萎。野火燎原。仁獸亦燼。是以君子業業。不垂禍福之言。小人皇皇。乃著災祥之論。蓋聞理無所宜。必求實效。用各有適。無貴虛名。是以琴瑟雖雅。非能引之論心。鸞雀甚馴。不可委之守臧。蓋聞炫寶于門。伺者百盜。露奇于世。忌者萬夫。是以尺璧在抱。必加再襲之衣。積金之家。恆著重扃之戶。蓋聞拔木之獸。天不能不生。而有山以相域。惑川之蟲。地不能不載。而有墟以相容。是以魚假之足。則江海之塗必塞。虎傅之翼。則城郭之民已空。

蓋聞貴不若賤。以計得失。智不若愚。以識趨辟。是以萬衆局縮。蹈白刃者烈夫。一世震懾。犯龍鱗者匹士。淳化縣志敍錄十八首

予自歲辛丑入關。撰定此間方志者三。同州之澄城。邠州之淳化。長武是也。關中地大物博。又諸紀錄。自漢三輔黃圖以降。暨唐韋述關中記。未宋敏求長安志。程大昌雍勝略等。咸可準繩。而府州縣志。可采者蓋寡。蓋明代諸賢。事非師古。苟爲簡略。卽故城舊瀆。皆棄之如遺。今所盛傳武功朝邑二志。不知者以爲實過古人。非篤論也。予爲此志。一準昔賢。非苟求立異。實欲藉茲成規。示諸來禩。凡爲記八。爲簿二。爲志五。爲略三。共三十卷。凡五閱月而成。其敍曰。

古縣今縣。新城故城。黎園舊鎮。流金昔鄉。咸攬川陸。附之橋梁。做晉朱育會稽土地記等。述土地第一。史言甘泉。傳志石門。冶谷引涇。荆山導汧。灌溉之利。被于無邊。做齊劉澄宋初山川古今記等。述山川第二。

史家遺法。首記大事。三千餘年。如掌可指。做漢司馬遷等大事記。述大事第三。

古云。吉行日三十里。披諸圖經。式其遺意。做隋西域道理記等。述道理第四。

嬴秦築宮。遷五萬家。越漢始元。徙民三輔。良規旣失。志丁略戶。稽其盈虛。逮今淳化。做宋元康六年戶口簿記等。述戶口第五。

惟民之俗。百里不同。爰志士女。逮農工商。做晉周處風土記等。述風土第六。

雍州積高。神明之區。雲陽甘泉。又帝所居。下暨小鬼。靈而不誣。做齊祠廟記等。述祠廟第七。

世遠莫追。金天有陵。青鳥之家。圖書可徵。仿宋李彤聖冢墓記等。述冢墓第八。

秦皇漢武。築宮祈仙。洪崖弩陸。增城在焉。百世飄忽。羊牛下來。下士奏賦。通天之臺。做晉洛陽宮殿簿等。

述宮殿第九。

征輸之薄。前代所無。農桑絲粟。以迄市租。冊籍可稽。職于胥徒。做宋李常元祐會計錄等。述會計第十。

泮宮居前。叢祠列後。英英羣賢。光我俎豆。做宋崇寧學校新法志等。述學校第十一。

才餘于官。不廢嘯歌。此如傳舍。所閱既多。做宋無名氏衙署志等。述衙署第十二。

白公鄭國。民歌至今。王陽作令。亦有遺音。采其遺蹟。以代吏箴。做唐杜佑通典職官志等。述職官第十三。

世需多士。士貴通經。茂才異等。咸貢王庭。做宋崔氏登科記等。述登科第十四。

廣陵列士。會稽先賢。列女後傳。撰于顏原。邑縱蕞爾。無微不傳。做晉常璩華陽國士女志等。述士女第十

五。

金石之文。古稱不朽。彙茲豐碑。庶傳于後。做宋鄭樵通志金石略等。述金石第十六。

淵雲之作。冠于簡端。國師峨峨。亦賦甘泉。後有多士。庶幾前賢。做漢劉向七略詞賦略等。述詞賦第十七。

凡志方隅必推今昔。稽乎古圖。準以今尺。惟茲一編。咸述舊聞。勿淆其次。以俟後人。倣常璩華陽國志序錄等。述序錄第十八。

終南山圭峰寺銘

若夫一峰之上。支公疏其小池。百尺之餘。祇園森其列柏。高瞻遊鱗。頰颺飛鳥。南則層峰接天。意凌星斗。北則青氣屬地。靡見寰宇。陰厓草枯。積雪尙白。煦谷氣暖。巖花已紅。怖鴿一隊。枯僧兩三。翳綠蘿而居。穿白雲而出。相與並肩。層巖凝睇。初日金碧萬端。華心易其素念。霞采億狀。茅齋成夫麗矚。蓋已響沈音外。思舉雲表者焉。適有奇石。陵乎坐次。爰爲之銘曰。

空水易曙。白雲知春。十步五步。花香送人。蘿谷尙暗。松軒已辰。僧疑入定。雀乍棲真。鐘疎出寺。鐙暗披帷。琴牀月落。蝶帳風開。草名躑躅。花號徘徊。虬枝競挽。馬首頻回。塔看倚杵。峰真秉圭。

終南山高觀谷銘

鄂縣東南行三十里。有高觀潭。谷水出焉。五里未及。驚霆接天。百步尙懸。飛瀑搏頰。洵人外之奇觀。霞表之靈境也。若其危厓半傾。若斜景之入海。巨石自轉。同高穹之隕星。曾不踰時。已抵絕壑。雖激電之閃戶。飛矢之出林。不是過也。春雨旣積。山空自鳴。萬壑競乎一門。百丈限之盈尺。此則山澤氣阻。陰陽與之回皇。風雲色變。星辰因而匿采者矣。余尋幽匪遙。好奇斯過。遵彼磐石。薄焉觀之。齋心旣空。盈耳有悟。遂爲

之銘曰。

鯨波乍湧。龍氣猶腥。高欲切漢。光疑浴星。頽峰作檻。劈石成扃。出資始白。回瀾乃青。流金迄石。衝谷注壤。海若輸靈。坻隕遜響。遵巖覓電。類壑尋雷。天地黯慘。風雲蔽虧。無人獨往。有月飛來。

漢麒麟閣功臣頌并序

麒麟閣者。漢宮閣疏名云。蕭何造。張晏曰。武帝獲麒麟時作此。因圖畫其象于閣。遂以爲名。以予推之。閣蓋構始于文終。錫名于武帝。漢書武帝紀。元狩元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至太始二年。始下詔更黃金爲麟趾。以協瑞應。是時漢興已一百十年。日月麗于中天。文武集于亨衢。時博陸侯霍。已入禁闥。富平侯安世。已爲尙書令。光祿大夫。營平侯充國。龍頰侯增。均已爲郎。丞相博陽侯吉。爲廷尉監。典屬國武。已使匈奴五年。按春秋感精符曰。德及幽隱。不肖斥退。賢者在位。則麒麟至。是知飲泉食露之符。爲連茹拔茅之兆矣。至宣帝甘露三年。始圖畫其人于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惟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凡十一人。偉矣哉。定策則博陸。相業則丙魏。名臣則杜張。宗賢則陽城。儒雅則梁蕭。武功則韓趙。使節則子卿。親賢並升。文武備列。昔陸機爲漢

高祖功臣頌。袁宏爲三國名臣序贊。歌詠功德。至數十人。然徵其美備。考其績效。均若有不及焉。蓋世遭隆平。士逢豁達之主。得明目殿陛。振聲巖廊。挾一策入石渠。請長纓度沙幕。居禁闥而不遺。在窮巷而亦顯。中廡之馬。旣擢日磳。上林之羊。亦升卜式。牧豕極于上相。販駿登乎九列。亦可謂立賢無方。用人不求備者焉。此數人者。向使生秦項之世。值吳蜀之主。上則刀筆趨走。自擬于鸞駘。下則筆門甕牖。發聲于蚘。安能鼓垂天之翼。絕塵而逞其驥足哉。此門彀所以垂涕而言曰。知臣莫若君。樂羊所以捧篋而泣曰。非臣之力。君之功也。豈不美哉。夫以光武之明德。悼歎于龐萌。元皇之風烈。受譏于張禹。則知人則哲。從古難之。遂使孤臣萬里。餘搶地之呼。下士百世。奏通天之牘。自非英斷卓識。鴻業大烈。曷臻于斯。暇日慕其風尚。不揣謏陋。爰各爲之頌。亦以存景風之思。爲來禩之式云爾。

漢至五世。云惟百年。德盛化洽。麒麟至焉。按古圖書。讖緯之篇。來此上瑞。登庸大賢。皇皇大賢。神明攸贊。桓桓博陸。粟騎同產。旣媿阿衡。亦參姬旦。負屨畢世。放桐不反。大節旣植。生知不學。英辟握手。幼君入抱。三踐帝席。兩握國寶。勳存畫室。忠勒高廟。矯矯杜陵。留侯共族。兄罹蠶室。父治鼠獄。勤勞旣著。肺附是屬。身膺上袞。世執圭玉。國鈞旣秉。民譽四洽。雅善魏丙。不友田甲。英英漢廷。口議八法。彬彬儒林。腹置三篋。侯有龍額。世爲虎臣。千戶旣益。萬騎出屯。雖有令德。亦鑿凶門。時惟鷹揚。起于巫蠱。功參上宰。事歷三主。言求偉伐。試覽勳簿。震震烈烈。篤生營平。方叔召虎。來于西京。有漢中葉。西羌不寧。黃髮鮐背。爰求將兵。

神爵之元。天子推轂。旄頭初出。羽騎始肅。光光將軍。遠夷斯服。將偃五兵。講求六轂。高平對策。進由儒者。頗厲威嚴。庶資媿雅。建策堂陛。馳傳天下。觀漢故事。講求便宜。外戚附奏。列侯詳議。號通轅蓋。乃學計倪。征和之間。八蠻鼎沸。隆準寓獄。長楊望氣。中使星馳。圓扉夜閉。婉孌哲人。實司郡邸。中興之相。陰德以侯。既主禮讓。實惟仁柔。赫赫公府。恢恢皇猷。不解案吏。惟知問牛。次公簡簡。亦明法律。才平獄訟。復議鹽鐵。持躬以整。應機以疾。元平正始。實惟憂虞。職典方藥。功參立儲。幾陷許止。乃比朱虛。隆漢之規。親賢並用。城陽濟北。厥後誰踵。盤盤宗英。名德見重。甘泉召對。未央列議。軺車七乘。汗血千里。尙冠以輿。海昏用廢。六經至漢。蔚然羣師。琅邪受卦。兼擅易旗。絃服入廟。旄頭墮泥。儒術旣隆。艸階不替。宏羊駢駢。比茲心計。五鹿嶽嶽。慙其經義。東海蕭生。起于白屋。犯主顏色。責相吐握。吏持匈匈。友哂碌碌。終登貳宰。人授禮服。承明高議。聲振殿瓦。英英及門。槐里蓋寡。旣趣飲鳩。遂請斬馬。賢傳旣決。佞臣斯忤。子卿少卿。並寄絕域。一蹶胡服。一持漢節。義重于生。冤銜至沒。陵惟霑衿。武乃刺血。鬪帳奏樂。穹廬雨霜。飛雁不下。牧羣旁皇。掘根鼠穴。書帛雁足。方困羝乳。乃畫麟閣。肅矣西京。炳靈羣公。前後萬古。茲惟日中。允文允武。立德立功。平視九駁。高參五龍。昔歲魯郊。宣尼所歎。今茲隴首。匡鼎以贊。傑閣雖朽。崇勳尙爛。望景中澗。流芬灞漭。昌國君樂毅頌

臯兆大澤。伊緣空桑。猗惟若人。厥聲亦英。生後十世。不直禹湯。舉足欲出。九野虎狼。虎狼之羣。鳴鳳萬仞。

回翻秦楚。斂翼三晉。攬茲德輝。擇主以進。功殊蓋世。恩亦逾分。三光既赫。九鼎亦震。時方忻亂。天未祚德。間騰卽墨。功墮騎劫。七十二城。悉傳以翼。英英鄒彥。曾不入燕。翩然來斯。惟茲一賢。封崇昌國。義感沒世。身雖居趙。引領北視。銜恩而息。戴德而死。頌于千年。以感國士。

萬壽無疆頌并序 代太常卿倪承寬作

臣某言。臣伏讀皇帝陛下正月元日詔書。以乾隆四十五年。值七旬萬壽聖節。敬法皇祖聖祖仁皇帝成典。布大澤于天下。猗與休哉。詔書所列。自祀五嶽四瀆。以迄肆赦。凡二十條。臣竊見皇上自御宇以來。四十有五年。國家承平一百三十七年之久。天下戶一千萬。口一萬萬。內自羣工卿士。師尹百辟。外暨億兆臣妾。遼遼曠遠。殊形而共慶。異聲而同和。喁喁焉。竹竹焉。蓋延頸接跡。冀德倖澤。自九天之下。迄九地之上。六合之內。以薄于六合之外。然皇上猶持盈戒成。蘊謙育和。自乾隆三十五年六旬慶節。至此又越十載。始沛然順輿情。頒大詔。以安神祈。以答中外。而又繁文縟節。槩敕勿事。面戒有司。訓諭諄諄。逮于下者。無不隆。受于天者。靡敢侈。至矣哉。法祖之烈。敬天之心。勤民惠下之誠。盛德勿德。雖休勿休之念。靡不繪丹展縣。黼坐降玉陛。歷金門。而被于凡有知識者矣。夫含生之類。靡一物不得其所。至聖矣。化之所被。不心而應。不踵而至。至神矣。禮樂之盛。藻地緝天。至文矣。聲威所被。窮舟阻輪。跨嶽越海。至武矣。謨文定武。廣聖極神。涵億兆之和。而受繁祉之錫。至壽矣。臣不敏。侍從數十年。自翰林游登卿貳。親見皇上展禮嵩

高告功岱宗。歷太行。登會稽。蹕興京。謁闕里。循河隄。築海防。每所省幸。施澤輒數百萬。又親見皇上平回部。再平金川。西南諸酋。稽顙歸化。難可舉數。拓地三萬里。迄乎日月斗所出入。又開四庫館。自周秦以來。經史子集。靡不集其大成。兢兢業業。若彼巍巍。蕩蕩若此。臣竊見詩之序。曰時邁。曰般。言天子巡守。告祭柴望。及祀四嶽河海也。曰魚麗。曰蓼蕭。言天子功成治定。制禮作樂。澤及四遠也。曰天保。言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故曰降爾遐福。曰受天百祿。言天與天子以廣遠之福。而天子克荷之也。又曰貽爾多福。言神又能目多福。貽天子也。故天不答天子以日月之壽。則百祿之應不章。五嶽四瀆。羣祈百神。不佑天子以億萬之齡。則多福之徵不顯。羣工卿士。內外百辟。不祈天子以覆載之永。則歸美之誠不敷。琬琰所鐫。金石所述。五三六經之所遺。不可誣矣。臣今者。又披瑞應之圖。集靈寶之記。以合今之所見。則狺狺踴躍。與化低昂。笑夸世之主。而待乎麟鳳。何生不育。元氣滲漑。何曩葉之君。而炫夫嘉穀。墜齒者。岱爲宗。曷爲濯露。瑞日月。而待升中。淘淘者。河以鴻。曷爲束魚鼈。恬駭浪。而就成功。羣蒙首首。于以戴斗。惟生之厚。庶祝天子之壽。橫目顛顛。而惟視天。何歡而抃。云慶天子之年。天人之應協矣。神人之理昭矣。兆姓之符著矣。凡此數十條。臣每見漢唐宋中葉諸盛辟。得其一事。無不加尊號。膺玉冊。鋪張鴻名。增益盛算。而皇上獨一切勿事。惟民生治術爲兢兢。蓋于子焉。翼翼焉。又將超其識于八代之上。藐然而繼五位三紀之盛軌也。臣不敏。素以文字受特達之知。況親覩偉烈。首沐至化。又恭值敷天之休。率土之慶。得預百辟之末。

而奉萬年之觴。且雅頌之蹟。彰彰若彼。而臣獨不克繼軌前哲。導揚盛美。臣實慙焉。輒不自諒。謹獻萬壽無疆之頌八章。頌曰。

皇帝御宇四十五年。惟天眷帝。惟帝法天。法天伊何。敬以率先。德盛化洽。持之以謙。謙惟召和。敬以集福。儷乎天位。永此帝錄。右第一章

五緯既曜。九甄聿張。鬱鬱紫府。肇乎文章。惟茲文章。釐以甲乙。苞賢蘊聖。昭典鑄則。甲觀辰啓。乙帳夜陳。炳炳麟麟。法天之文。右第二章

惟天有鉞。鉞亦南指。惟天有弓。弓實西矢。蠢惟不靖。匪西而南。命彼六師。撻伐以三。爰俘渠率。爰拓疆土。震震霆霆。憲天之武。右第三章

眈眈穆清。厥兆誰見。三百六度。知行之健。淵淵帝躬。八賚是奠。四十五載。省方亦徧。東西既歷。南朔聿臻。惠下以實。則天以勤。右第四章

鴻流之貫。揚豫究青。視天有漢。爲地之經。惟湮隄防。下土以疾。展茲宸畫。繼彼曩烈。赫赫六飛。遵海而觀。惟帝東邁。象天左旋。右第五章

無云巍巍。天亦降威。曾不終日。雷霆已回。惟皇鑒之。以詔司土。捐瑕濯蠱。一與更始。方網既解。圓斗益明。凡百肆赦。助天省刑。右第六章

無云赫赫天實降澤。八紘之廣。覃州溢域。帝御三殿。詔出九門。黎黃蒼赤。歸化咏仁。司農頒粟。內府出帛。凡百綸綍。體天施德。右第七章

惟威惟德。帝皆則之。允武允文。命以顯思。融融穆穆。亦若示喜。天之視君。蓋惟一體。肇啓壽域。肇築慶基。億萬斯年。天之與齊。右第八章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二

七招

昔宋玉賦大招。枚乘著七發。予讀而善之。因合其體做焉。

空同主人。遊於元冥之鄉。寐而失其魂。其友憑公憂之。招於曠野。三日不得。踉蹌而歸。謀賓朋。詢臧獲。乃得主人。生平所嗜好。意志所溺惑。十失一二。猶得八七。爰升墟而招之。

曰。今子冥焉莫焉。忘焉忽焉。如遊尾閭而失足。登昆侖而隕巔。將招蒼童。下白雀。尋神氣於高下。訪音響

於寥廓。聞子昔者凌飛濤。主人江行。上自大別。下抵海門。錢唐富春亦頗歷焉。上削玉。主人以壬寅七月遊華山。往反三日。東經長淮。北未及於王屋。

壬辰癸巳兩歲。皆道長淮。抵鳳泗。辛丑歲。自都門至大梁。欲遊王屋。不果。揆奇不已。思畢命於嶽瀆。計子所未至。乃尙有六。今將與子升中天。

歷太行。道密高。眺南衡。由雷瓊。瞰外洋。遵登萊。而岸勞成。山則岩岩嶢嶢。雲氣四塞。泉奔如江海。龍嘯若

霹靂。驚麝銜不死之草。毛女蘊長生之術。黃金之丹可成。而靈藥可乞。水則茫茫混混。色奪絳紫。大若一

丸。魚長百里。當月午而潮定。見天中之霞起。驚志乍牧。醺酒未已。南風拂之行千里者。不知其幾。若此者。

黃華失其奇。壬辰戊戌兩遊黃山。歷登蓮花。台蕩奪其秀。丙申秋。主人偕學使者。按天都兩峯。回塗皆戀九華。經宿浙東。歷遵天台。雁蕩諸勝。嗤太白之雪嶺。夏莊

大令折遊主人遊太白。晒匡廬之雲岫。雲夢七澤。坳堂而可方。中阻風泊匡廬。下凡五日。巨區萬頃。已

十月主人訪趙舍人寔玉於尊嶺山因同泛一甌而儼受此亦跨凌古今橫絕宇宙魂如歸來急以此請大湖歷東西兩山又獨入林屋洞凡數百步

呼聲未絕而百步之外微若有影

曰和闐之玉采之昆侖百馬載一來於西屯行車則疾雷破地止舍則奔星在門昔所未值世無其珍侑

以播川之犀昌化之石白文衝天赤采照澤廉州翠羽鮮若霞升瓊山蜜臘黃如栗蒸永昌黃金若鑑合

浦明珠代鏡自播川犀以下皆見今一統志土產復有九州奇貨淪於厚土中郎發丘以供嗜古南山之石椁破而東園秘

器陳鼎則仲丙公乙兄丁伯申卣則祖乙父癸婦庚母辛虹燭之錠鏡蒲萄而馬鬣鐘荇葉而

螭紋一寸之珠搏於媚尸之口逾尺之璧攬之驕王之身漆鐙煙騰而罩地水銀光滿而燭天好事所未

見述古者所不聞古刺之丸古刺丸自明永樂中入中國今故家時有之歐羅之表大西洋人表極精恆百金直一千鈞則如意百串則多

寶乃有呂宋所產一世瑞草含茹則火入四肢呼吸則煙騰百竅蒸淫不歇薰炙子鼻菸草一種百年來盛行近復尙鼻煙

皆剖玉爲瓶縞者至穴大珠爲之五官拉雜黑塞竅穴珠胎既凌剝玉孕復剖裂他若士有女行則冠紳而約闌吳俗男真約金玉

關及佩決弱爲武容則樽俎而佩決若此者皆世之所珍而吾子不能舉其質言尙未卒魂如豕脫飄風

拂之入東壁而沒

曰無已將樂子以靡靡之聲蕩之以淫樂北部則縱陽襄陽秦聲繼作芟除笙笛聲出於肉棗木內實質

管中鑿今時稱椰子腔竹用篔簹才用棗啄木聲碎官蛙閣閣聲則平調側調裁則東郭西郭東郭西郭見孫明經星衍芍藥本事詩然子

吳人也。請歌南部。曼綽絃索。院本是祖。五聲清脆。節之以鼓。弋陽海鹽之調。良輔伯龍之譜。梁伯龍。魏良輔。明萬曆間。

人始變爲崑山腔。吳姬婉約。是曰名娼。髮若燕剪。聲如鶯簧。年二七而尙穉。宵三五而登場。於是繡幄盈坐。珠鐙

滿廊。披玉茗之四部。舉粲花之樂章。一聲兩聲。若清商之出天半。高舞下舞。如神女之降高唐。風雷生乎

幕外。霜氣襲乎衣裳。上客厭金疊之易罄。主人訝紅燭之不光。送客既出。朝曦滿堂。復有秣陵清音。維揚

小部。既美歌喉。尤擅姿首。二部今時盛行。劈梨桃而心醉。擲羅巾而目授。秦淮迢迢而晚涼。蜀岡盤盤而清晝。檀

板既徹。歌韻乍透。微聲動波。沈響入岫。林鳥識其餘音。市兒應之撫手。十番嘈雜。喧於里門。方響則呂黑。

勻。鉦則羅雲。擲笛則陸三。調絃則莊昆。里中十番一部最盛。尤擅揚者。則羅淩雲。莊象昆。陸開三。呂威如。皆先後入都。獲盛名焉。始春置酒。天中啓筵。

魚鐙之光燭地。龍鷓之竿拂天。萬錢買吳孃之舟。百尺擇臨流之閣。圓鉦乍起。羯鼓閒作。響徹霄漢。聲溢

郊郭。或神迷於絕伎。復破產以酬酢。至若櫻桃紅兮半樹。芍藥豔兮雙枝。植富春之館。栽北海之池。淒迷

五夜。顛倒百詩。西雲擷英之譜。嚴侍讀長明有秦雲擷英譜。南枝傷逝之辭。南枝集。曹學士仁虎著。知者所樂道。才人所豔思。歌

至十闋。魂惘惘而不識。鄰雞一聲。影若冰釋。

曰。穀則河汴之麥。御廩所需。河南歲貢。秦中之稷。九州稱腴。今秦中人呼小米曰稷米。黃兮若真臘之寶。

皎兮若冰霰之餘。三吳之秫。佐以嘉穀。餅餌所資。雜入羹臠。飴周於輪。果實其腹。倘憎陳而說新。或罷飯

而進粥。則有北江之稻。白者如玉。俗呼爲香稻。米歲以入貢。初春未食。香已盈屋。牲則大荔之羊。江山之豕。豬以穀飼。

雲中之熊白。灤河之野麋。射雉則句曲。徵鵝則固始。以上具見方志蔬則苜蓿。莧紅。芽黃。白菜生江淮以北者。俗呼為黃芽菜。菘

白。華陰石髮數尋。吳淞葦絲百尺。瓢兒瓠子。露葉霜實。菘本則號堯。菜種則名葛。呼諸葛菜。即今俗所酒則曾稽之

醞。珍於達官。京口之釀。莪莪百船。侑以橘英之觴。惠泉之尊。酒味最冽者。紹興。次則京口。香鄉。惠泉。高梁。燒

春。今燒酒。唐人呼為燒春。味縱劣而雜陳。莫不合歡則永好。陶陶則百年。又或選珍於山。採腴於湖。雍涼有孕香之

饜。閩廣有食果之狐。似帶匪帶。暨易江中有魚狀若帶名吳王。膾殘非魚是魚。膾鮮鱗而或棄。巢壘燕而有餘。燕窩一名燕

記西北則終南太行百年之鹿。眉之爲脯。東南則臨平射陽五色之鯉。薦之以醋。西湖行廚以醋論生知

子嗜之而未篤也。則有牛渚銀鱗。鱗魚以采石所產爲上。晴江石花。味或華而不清。質或清而不華。貌江鄉之風味。

首。鱖鮓之足誇。河豚產江陰。魚會成對。始市。煎炊不熟亦能殺人。沙洲始春。海門初日。滿百則江湖已浮。捕一則怒皆欲裂。入市

則一雙十雙。炊薪則永日永夕。專諸之刃縱刺。西施之乳不釋。河豚助名西施乳。江瑤則質薄。刀鯽則味屈。羅陳

於前。待子食畢。芳芬射越。魂若有鼻。依於屋楹。欲卽不卽。

曰。將與子攬轡燕趙。遵乎大同。回覽吳越。極於閩中。明月旣倦。宵投清風。明月。清風。鎮名在定州。十車載氈裘之帷。

百船裹綠油之篷。綠篷船。見廣州府志。凌越溪。抵湘江。披班竹之戶扇。垂烟波之釣筒。莫不明豔如雪。回環若風。千

金出客裝。百金擇冶容。留人則鷓鴣啼樹。喚客則鸚哥出籠。蕩子因以不歸。冶遊因之誘速。吾子閒雅。知

未敢託足也。若夫松陰偃蓋之巷。班竹如椽之亭。梨桃之谿。不夜。金粟之館。長晴。花交春而失影。月墮秋

而有聲。園歷十畝。樓分數家。斗隨廊而北轉。雨飄簾而左斜。恍兮若接。倏爾莫及。曠千春而寡儔。藐遺世而獨立。一則氤氳氳氣。如初春。衣飄搖而欲仙。佩委宛而如神。忘情三五之夕。無夢百花之辰。一則光生不滅。影若新月。素采匿重帷。餘輝想空閨。慕不言之桃李。傲無聲於反舌。竊料昔者。東西望塵。君子所不能致。惟茲二人。昔肩門而距影。今披帷而吐誠。願以弱質。充茲下陳。久長要乎天地。終始誓以星辰。髮紛披而雨泣。望良人於鬼門。音響未畢。魂兮若來。隔秋花而不前。抱輕煙而徘徊。

曰。今與子搜史氏之編。采經生之籍。溯周秦而上之。逮唐宋之陳跡。行車如雷動。止舍若山積。則涉子問字之亭。訪子藏書之宅。江籬盈數畝。蠹魚長一尺。僕縱欲敷蒼擗黃道。白剖黑窮。古今之至蘊。而不足擴子之高識。若夫今天子文治之昌也。弁冕千祀。涵濡百載。徵奇編於六合。挺祕閣於大內。皇皇焉。首首焉。隆隆古所不克津逮。緋披萬集。甄錄百輩。惟江左之絕學。則庶幾乎惠戴。戴則生入華省。惠則書登祕帙。九經盤盤。古義是出。漢儒之詰。周易是述。戴則句股割圓。以之經天。水經。水地。以緯地理。詰字則楊雄之書。校經則戴德之記。主人不及見惠徵君定字。至戴吉士震則於廣坐中一面不及請益也。所見二家之書。注。水地記及校楊雄方。惠則九經古義。周易述。易漢學。易例。左傳補注。諸種戴則大戴。阮校正。句股割圓。水經言數書餘皆不及見。若此者。子之所見。所不見者。尚以百計。吳門之江。沈冥蜀莊。舍蝓蚪而無字。降柯榻而不詳。出則鄰犬吠影。入則飢鳥競糧。越六十年。尚書著錄。小篆手寫刊木焉。吳江布衣聲。尚書之學。六十年。近始以著錄。恐涉標榜。惟布衣年近七十。知者甚希。故著之以明絕學。成一家之言。高二尺之牘。汲古之士。則踵門求觀。徇華之儔。流汗而不卒。

讀學士金石碑惟五千大興朱學士筠政貯金石至五千種未及編校而卒奏開石渠厥志偉焉刊石經及請校永樂大典學士官安徽學使時曾奏請知古

則董浦杭錫修世駿知今則茶山錢文敏蟻蝨一牀甫沈酣乎論著戈甲滿側乃敷陳而萬言香要奏事至數

十 蕝苑則詞林丈人邵修齊編鄭善虎文鄭贊蔣鉛山蔣編程欽程校理晉芳詩則元祐以上文則正始之聲莫

不著集百卷流傳萬編錢文敏茶山集杭編修道古堂集邵編修玉芝堂集鄭贊善誠齊集蔣編修清容集程校理勉行堂集皆幾及百卷不朽之事昭昭可言語

畢四視五步之外來如輕雲雖不即至然若有慕云

曰今廣子伐木之篇徵子平生之識者儒碩彥齒髮近百多聞在前英俊侍側則有談飛四座采嘆一室

錢塘則雄奇萬端袁吉士校鉛山則鋒鏗百出即編修談神則氣王語鬼則志懾隨園則方冬敷花三徑則未

秋零葉又復孫郎好辯汪叟力敵錢塘汪縣丞著霖佞佛孫明經明經老萊之考汪明經中著書千餘言

作非柱下史老子人有詰之者則盛氣及之州倅熊耳之說錢州倅十日不決今辯卓存二人篋中言未及吐頸已發赤若

夫秋林萬聲清潤五色來錢生之寓齋同里錢大坐汪子於舫側儀真汪學清談忘倦妙緒絡繹榮悴不

經其懷是非不關於臆趙蔣覃覃樂陳先世主人及見趙大令彪詔暨大令再從孫舍人懷玉凡四世皆

從受溫溫邵管善語故事餘姚邵校理晉涵同里善陳先世舊事侍御蔣先生和寧暨弟明經衛皆主人男氏

孔則推占星辰同里項秀才森孔布錢許則剖析姓氏錢先生人麟即文敏尊人與許大令寒暑雜出與

居不佳進黃生之綺語雜蔣子之談諧黃縣丞景仁快意所及不經於懷幽憂可倏愈沈疴亦立差於是

一室之內。光入若電。魂來有聲。咫尺莫辨。

曰。今當返子中河之橋。覓子委巷之居。

主人舊居在河橋側。委巷在中。

危樓則北攀。土牆則中虛。淫霖奔乎寢榻。酷日炙

其庭閭。吾子則蓬鬆披髮。十歲不足。六七有餘。讀書則善忘。識字則易畢。被笞逃塾。眼淚沒鼻。聲與百舌競。蠻字與蚯蚓爭。拙泥人滿前。發鼓旁列。鄰童里女。奔入滿側。疥蟲盈手。色盡醜黑。唇焦口缺。足又病。蹙相與積東堂之輒。以象太山。決北溝之流。以狀溟涬。裁枯枝爲林。剪木葉作笈。回皇一室。已入復出。摩挲雞柵。薰炙鼠穴。母姊溺愛。不復呼喝。口目正倦。羹熟呼食。食竟卽臥。顛倒錯失。呼聲如虎。不知枕母之左膝。詞尙未竟。魂已倏合。體肉旣動。脣吻開闔。親朋畢賀。雜踏一室。昔飄飄焉如雲之出山。今離離焉若膠之黏漆。嬌兒十一。粗識典籍。陳詞俚鄙。願長者壽彭大夫之八百。

傷知已賦并序

粵以仲秋之月。久疾乍痊。孟冬之辰。二毛甫擢。悲哉。無金石不流之質。有蒲柳始謝之姿。犬馬之齒。過齊太尉之生年。羈旅之期。逾晉文公之在外。接於晝者。希逢舊識。覲於夢者。懼若平生。以是而思。伊其戚矣。於時窮谷日短。關門雪深。清渭濁涇。共滔滔而東逝。太白太乙。與蒼蒼而齊色。駕言出遊。靡問所之。松柏合抱。云是含元之基。藜蒿尺深。言經端禮之闕。鳥飛反鄉。值弋者而登俎。獸窮走城。遭野虞而褫革。戴日而出。炳燭以歸。萬事迫於窮冬。萬憂生於長夜。秦聲揚。不能激已阻之氣。魯酒薄。不能消未來之憂。叢臺

有霜。殘月無影。鄰笛起於東西。鄰鷄鳴乎子亥。嗟乎。回風美人之曲。楚臣殉之以身。鐘鳴落葉之操。帝子繼之以泣。大地搏搏。非以載愁。惟天穹穹。豈云可問。是知掘井九仞。冀可覲夫泉塗。載鬼一車。必當逢乎素識。復沛郡丈人之魄。或尙沈酣。起魯國男子之魂。猶應慷慨。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嗚乎。於是綜其梗槩。述其終始。虞山邵先生齊肅。大興朱先生筠。清苑李先生孔陽。尙書錢文敏公。博士全椒朱君沛。明經高郵賈君田祖。縣丞黃君景仁。舅氏大令琦。中表定安熙。凡十人。賦曰。

大化推遷。人居其裏。感乎通塞。遂有憂喜。非我所生。非我兄弟。情均誼共。是曰知己。是以元伯入夢。巨卿哦而恍然。罕生云亡。鄭僑呼曰已矣。夫跡不出乎四海。壽不逾乎百年。忽承顏而握手。乃同心而比肩。假

以羽翼。寵之光顏。惟子之故。豈曰能賢。感茲逝者。云有十焉。我之降生。攝提之歲。靈均是同。兆乎憔悴。張儉至而全家傾。先大父以外姻株累。又爲大王父令伯生而慈父背。子生六年。先鬼瞰其室。地荒荒而出。

流。所居卑隘。又枕大池。至六月間。烏焚其巢。天盤盤兮如葢。子與太孺人同居一樓。樓爲鄰火延燒。仲寶

嬰於數喪。先君子沒後。不數年。營宏依於涓陽。孺人及三姊一弟。依於外家。感尊親之義。願母。太孺人

鍾愛。所以撫卹之者。無不愛計。日而分糧。南阮北阮。妻董安人。與太孺人最善。听夕來往。無間。元方仲方

至。大令舅氏亦時周給之。爰計日而分糧。南阮北阮。妻董安人。與太孺人最善。听夕來往。無間。元方仲方

中表十數人。定安熙。尤與予善。定熙以庚辰年卒。於江西。文杏碧桃之館。雨龍竹馬之場。啓遺經於別

塾。王申以後四年。皆盼歸帆於豫章。中凡六年。至壬午歲。舅氏罷官始歸。太白守井。而霖雨集。太歲在

亥而詰人亡。外王母以丁亥十月晦日下世年八十四。鼯鼠一庭。歸彥甫之子舍。太孺人以外王母沒後。是秋大霖雨。宅前白雲谿中水溢出數尺。鼯鼠一庭。歸彥甫之子舍。質無可依。始挈家歸興。

隆里宅中。雞犬滿柵。別公房之婿鄉。余為舅氏。實君先生。二十餘年。奉親而處。草沒衡門。霜飛甕戶。巖使臨而

興歎。先大父自歙遷陽湖。始居白雲谿。東後徙縣西大宅。遂以故居歸趙氏。及癸巳甲午間。巖遭事。故縣西宅復入官。時趙賓西先生官浙江。巖使為大母伯兄代購興隆里宅十數椽。始定居焉。尚書

來而徒步。遊山詩奇賞之。適以事歸。遂徒步訪焉。及東里縞帶投之而訂交。西華葛衫。泫然而道故。言與先

童之抗禮。驚上客之頻來。風蘇蘇而振壁。星踈踈而點苔。被襟而檐日昃。語笑而林花開。於是中外之感。

高下之才。欣於投紵。樂與銜杯。五經無雙。爰升講堂。青門丈人。來於新昌。歲丁亥戊子。邵先生主龍城書院。講席。余借黃君景仁受業焉。

先生嘗呼之為二俊。垂二俊之譽。共江夏之黃。作論盈篋。余時著論史數十篇。先生奇賞之。嗙聲滿廊。快新篇之手錄。播逸格於詞

場。惟崇名之起俄頃。譬初日之出博桑。昔者不樂薄遊江干。歲辛卯。朱先生視學安徽。一時人士會集。最

章進士學誠。吳孝廉闕庭。高孝廉文照。莊大令所。置上舍。華與嚴徐枚馬。適館授餐。談經則大戴。著史則

余及黃君景仁。皆在幕府。而戴吉士。震兄弟。汪明經。中亦時至。嚴徐枚馬。適館授餐。談經則大戴。著史則

仲援。雋勃海之博帶。杜扶風之小冠。惟戴斗之碩望。彙人倫之偉觀。方千里而建節。歷八郡而盤桓。前灘

後灘。孤月濯影。上嶺下嶺。異花成團。王辰癸巳。兩遊黃山。外若齊雲。九華。敬亭。采石。天門。龍眼。諸山。靡不歷焉。復飛牋於虎觀。喻得士於龍泉。

先生致錢詹事大昕。程編修晉芳。書云。雨蒞江南。長江天塹。淮海惟揚。乘長風而往來。逐飛隼而翱翔。揖

流最衆其質直好。值朱游於建康。朱博士官句容訓導年已七十餘風貌甚古愛人如不及予乙未百川義未有如明經也。歲客句容與相處甚久茅山赤湖閒亦時同遊焉以庚子春下世百川助流秋雨霽而泛海十日並列華鐙排而涉岡高談則海若遁跡縱飲則山神畏狂裁報棧而盈案疊吟篇而滿筐天地運而成冬日月窮而入夜采薪於嚙指之辰。謂丙申冬奉太孺人憂。散髮於招魂之舍皋魚免喪列子遠嫁竹箭貢於皇庭羈禽遊於日下迎門倒上公之屣傾蓋柱名卿之駕荀祕監四部之目祕而得傳歲己亥入都館於同歲生孫君溶寓爲校四部書阮孝緒七錄之編聞而願借。都下借書惟翁詹事方綱程編修晉芳數家惟寂惟寞實惟隴西秉直德於雕鶚相逸羣於黃驪。房師李先生性清介以御史屢與校士出其門者人迨夫皆謂無私以庚子十月下世余與同門生視含斂焉執贄之日已鄰屬續之期枕孟喜之邾勉之以易學絕施讎之手勗之以審幾嗚呼此知我者歸於九泉不知我者謂我胡然甲第則紛紛易主丙舍則蕭蕭數椽車輪經而腹痛班馬過而鳴酸山巨源七輩之遊人皆有集。錢文敏公茶山集邵先生玉芝堂集朱先生笥河集賈明經黃縣丞詩集俱孟獻子五人之友半已不傳。從表兄定安及表弟定熙均少慧錄其平生之語贈言皆緘藏篋中感其臨命之談文敏公余不早爲恨臨沒猶爲公子中無十旬之杯酒有百年之松杉心飛過嶺之樹。大令舅氏以去年秋沒目鏡中鉞言之並屬訂交加禮焉。無十旬之杯酒有百年之松杉心飛過嶺之樹大令舅氏以去年秋沒目斷臨河之帆。錢公子中銑以己亥四月入都補官病發鬼燐紅兮沙磧逾縣丞黃君以去年夏扶病自京師乃卒於寓舍。神鏡白兮江潭定熙江西之喪弟思有窮兮萬古愁無際兮終南。

過舊居賦并序

縣南中河橋之側。洪子有舊居焉。蓋居之者三世矣。後主者以直賤轉質他族。乃更徙焉。歲癸巳十一月也。室有樓。上下各四楹。樓後有池。寬可十步。霖潦既集。亦生鼃魚。池側柔桑一株。桃實數樹。一箔之蠶。春足於食。尺之童。三秋足於果。倨倨焉。廣廣焉。不自知其室之陋也。然而夏水甫盛。則萍藻帶於周廬。秋霖乍淫。則莓苔生於陰牖。出戶之棟。黽黽與室鼠競馳。積鄰之垣。枯株與薜荔交翳。室既荒陋。器亦敝敗。其木之剝而曲者。太夫人之織具也。其輒之方而折者。予童時之噍几也。過之者色不怡。居之者樂自若。蓋始生焉。少長焉。及授室焉。生子焉。歷二十八寒暑。乃徙前歲復過之。則平池積淤。半已作道。鄰人以桑翳其室。斧其東枝。餘者隨墮岸而踣。周隄而視。則枯條朽蔓。無有存者。而牆之擘北如昔也。復窺其室。則敗筓折几。無有留者。而棟之欲落未葺也。里媪巷嫗。集者數輩。則尙述太夫人之德不忘。因感而爲之賦曰。惟吾祖之令德兮。冀樂土之是盤。吾祖居歙縣洪濟康熙遵過庭之雅訓兮。就婚媾於江干。造家屯於癸甲兮。乃巢毀而不完。吾祖始卜居白雲谿東後以其宅歸趙氏始遷居縣西大宅歲癸巳甲午家事中落乃更徙焉駐征楫而陸處兮。爰構造之無端。借大地之尺咫兮。規周天以爲垣。逮予躬而三世兮。尙營葺之未安。詢東鄰之所業兮。云曲簿而織筐。沸晨吹於西舍兮。職吹簫而給喪。連櫨椽於後巷兮。聞永晝之鍛聲。井泉清而倚戶兮。喧朝夕之百鑼。紛吾廬之衆響兮。每夜起而傍徨。牖虛明而入月兮。瓦離披而漏霜。鳴蟲集於唵案兮。鼃鼠經其頰梁。羌吾居之何陋兮。實先世之此藏。桃離離而秋實兮。藤宛宛而春垂。風盈扉而自闔兮。雨積牆而不圍。水東西而十

步兮。桑南北以數枝。每炎暑之蒸酷兮。披後戶之涼颼。居陶陶而自適兮。雖屢空而不辭。昔先人之食力兮。乃終歲而在行也。暨慈親之厲節兮。勤日昃而不遑也。奉甘糗於尊章兮。爰夜紡而曉經也。惟鄰左之責言兮。淚洑洑而輟響也。囂聲慚而自化兮。薄俗久而益貞。訓鄰姬曰婦道兮。舍嫗集而傾聽。迨行之於數紀兮。消閨室之競聲。憶鄒舍之東遷兮。非垂教於三徙。念琴書之去此兮。亦豈炫乎仁里。惟居廬之易主兮。情紛悒而靡喜。犬周巡而不輟兮。誰悲鳴而四起。非儔類之是戀兮。情亦眷於鳴吠。遺縑巾於里媼兮。挂別箴於戶裏。環車輪而遠送兮。盼百步而不已。別遙遙而六載兮。乃屢過乎里門。池涓涓而已竭兮。桑猗猗而靡存。紆蛇出於毀竇兮。宿莽抽其故萌。伊茲樓之虛敞兮。乃久處而習魂。紛一歲之百夢兮。每九十而是賁。荷鄰柯之曲蔭兮。感檐日之奇溫。思吾親之居此兮。亦撫子而抱孫。業去此而適彼兮。遂遠泰而屢屯。歲月盈虛。人生與俱。前負米而養志。茲銜戚而晝居。雖爰居而爰處。孰倚門而倚閭。昔居庫而亦樂。今室廣而增歎。悟卅年而成世。實一世而此居。旣性與境而皆易。吾又何樂此一世之餘。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三

楚相孫叔敖廟碑

隆古以來。吾知之矣。高卑甫形。君與民近。天子猶一方之吏。九重有並耕之說。沾體塗足。日接于巍巍。茅茨土階。不隔于攘攘。夙哉上乎。九紀以降。五遷以前。惠民之實。事歸于元首乎。由周以來。亢鋸益密。閭閻九重。黔首不能歷其一。繁露十二。圓顛不能瞻其秒。又人列十等。國及數圻。非夫實心之宰。莫就小康之俗。而循吏一傳。權輿于司馬。春秋五人。兆始于南郢。則實惟楚相孫叔敖云。相君期思之鄙夫。荆楚之下士。推其登進之由。投分之始。則婉孌之一人。膺薦賢之上賞焉。道由于莊王罷朝。樊姬立侍。牀第一語。史臣書于廟策。朝宁三歎。尸臣易其常度。人以謂南服之霸。非君王之謂。樊姬之力也。吾以謂令尹之進。非虞邱之功。掩袖之效也。然相君本幼而神靈。長而秀羸。殆庶憐于亞聖。儀表出于齊俗。有多能之稱。稟無欲之性。一日出見岐頭蛇。殺而埋之。啜其泣矣。是將死矣。其誰知之。母也聖善。庸何傷乎。子有陰德。是知一成而爲敦。蛇邱以之著號。兩首謂之枳。妖德因而自戕。及其相也。四境咸喜。一人獨弔。相君降赤芾之尊。聆白冠之語。位益高而志下。宦益大而心小。同虎乳之三已。凜狐邱之六言。四牡戒其疾。則利牝馬之貞。一狐怯其溫。方纒殺羊之鞅。利前害後。悟主于蟬翼。泉輕幣重。利民于蟻鼻。迨夫百事具舉。精心爲政。

衡前於輓三年而不知輪庠于榭半歲而自易百金之缺無益而可碎三尺之喙不言而奚事又修僕區之法擇鬻熊之典舉荆尸之政紹封汝之規惟此文德益之武烈詩曰元戎十乘軍志曰先聲奪人盛矣哉勝則河雍之濱封武軍之尸敗則敖鄙之間食嬖人之肉霸業之定由勝算之先與至夫爲于一日利及千祀築芍陂濟陽泉淮南王書曰決期思之流以灌粵婁之野皇覽云激沮水之波以作雲夢之澤後有知者楚南大澤之池誰其嗣之廬江萬戶之邑謹案祀典曰法施于民勞以定國非是之謂乎夫其三仕三黜勤拳于當國十世二世綢繆于家事固知尺帛之暖不逮于生前負薪之困將貽于身後而存資相工之益沒餘伶人之助越禩荆鬼避一名于寢邱戾岡妒谷環萬禩于封邑君子之澤非將斬于五世廉吏可爲行有奮于百代焉廟蓋創于西京之初修于延熹之歲棟宇墮壞則感夢示之兆輪奐聿新則遷秩酬其德迄二千年有舉莫廢知縣謝君慕潘國之政紹魏郡之績方校輿地著士女之志遂覽勝蹟涉名賢之庭見夫曠而不修憬焉而懼又以其地逼隘遂移先賢句子之祠祭于別所增其式廓需以時日廟成乞爲文于石時予方助修縣志校勘圖經陵谷未變長掖之碑已迷淮流方漲北隅之基宛在竊以爲旣食其利必報其功連山之竹木相君之所植九壑之蕃廡小民之所利平田納結則一畝浮于十鍾方舟下粟則數鄉濟于百縣昔云堯喾下濕今惟沃饒上土惠此中國遺于孫子矣余感夫循良之首美利之廣宜尼未生不及流遺愛之涕薦賈先隕無由識治民之效而使東南之民日出而尸祝百世之

下春祠而歌舞。中興主相。聞縣名而動色。末世嗣續。入崇廡而頌酢。則奉法舉職。守死善道之吏。均未得及焉。是以班固作史。宰相入于良吏。范氏紀載。司空儕于牧守。莫不舉此成法。譜彼風愛。斯所謂知致治之體。得核實之道矣。則夫綰黃綬。乘墨車。至祠下者。流連乎堂戶。留覽于豆俎。遐哉渺焉。蓋移風易俗之事。孰不由于此焉。

八月十五泛舟白雲谿詩序

小雨忽晴。秋花轉媚。雲谿小閣。月來沉沉。錢唐郭生。南巷呂子。或攜壺觴。遠挈簫篴。予與孫君。買舟深港。徑可十尺。租才百錢。王生居處。疊市甘脆。蔞栗之屬。粲已盈艇。與二三子。拍浮其中。幃袖作帆。折柳代楫。西經紅橋。東阻北郭。兩岸宿鳥。一川遊魚。隨波沸騰。離樹上下。啾啾唧唧。聲不得歇。沿谿以北。稍有竹樹。下蔭密藻。寬可彌畝。黑白萬羽。浮沉千頭。波喧葉飛。悉萃其裏。從洲以南。檐瓦可數。橋陰數尺。乃界中外。孤簫一聲。高樹蒼響。呂生歌狂。不覺離口。樓閣半里。鉤簾一時。兒童不眠。應以拊掌。歌韻欲寂。盈觴勸酬。欣羅狂譚。樂說舊事。忽復相覩。首已如沐。唼肩既冷。零露可挹。離離星辰。方訝西暗。川東曉華。驚見日出。相與登岸。因而賦詩。里傳其狂。朋訝爲逸。嗟乎。半世之樂。成于奉親。百晝之娛。奚若選夕。奈何中歲。各值多故。星辰渝乎昔約。風雨破其奇褻。顏非朱而潭鯉驚。衣皆麻而林鳥訝。此則攬盈尺之照。則逃影子。聞聆入秋之聲。而離樹却走也。以少歲之遊。畢于此夕。故振筆序之。以貽數子。亦以志不忘耳。詩凡若干首。

時乾隆四十一年丙申八月十五日越三歲己亥十月二十日序同游者爲錢唐郭鎔同縣呂星垣孫星衍王育璇凡五人

適王氏亡姑權厝志銘

先君子同產七人其五爲適高氏亡姑歸縣學生其泰早卒者也姑又次之年最幼與諸兄弟齒故行第七家人咸呼七姑云魯國嬌女扶風幼妹生甫數月卽罹家屯時先王父追償大同城工核賦帑項臺符屢下折田券而輸官囊金已空露鳴槩而僦屋爰自雲谿里舊第遷于中河橋賃舍脩飾予羽業鷓鴣之四章依依降桑均鳴鳩之七子甌生塵而日宴風吹籜以歲寒然而歌詩甫半悟鹿食之相呼魯論未終結鶉衣而不耻以儒風移其閨識者也乾隆十七年歸國子監生王君汝桂琴瑟靜好松柏悅心樂羊廢讀則正容以悟之周郁耽遊則流涕而私諫尊親嘉其有禮所天感其柔誠無何值歲元枵傷夫奇疾文宣見兆知宏微之條奄蔣侯示神識悅豫之不永截髮夜禱則光暗北辰割肌晨饋則血溢衷相靈場之鏡自燼虛牖之幔驚開雖戟手爲厲尤避貞姬而搏膺之言親聞弱婢臨終誦詩而逝未知其祥也嗟乎語怪之錄哲人所懲而無鬼之言阮生已屈同禍三載侍疾七旬摩笄自刺則慈母驚啼對食不殮則君姑繞泣痛心誓殯掃跡居樓連塵而語不聞隣限室而影無踰闔蓋雖雅志竟遠而已枯魂待斃者矣先王父憂之俾啓紗幔以授徒飾蒿簪而教讀童姬繞案便號經師幼奴入門咸稱弟子亮吉每以春秋暇

日參訊起居。念揚水而傷心。勉遺孤于忠孝。蓋一門兄子。雅愛李膺。兩世曠僚。惟期沈正。先是監生君父某。三世未葬。七棺在堂。平原則哲。孫屢殤。信都則全家善病。姑每以爲憂。微而入諫。某末之急也。無何姑亦遘疾以卒。烏乎哀哉。松枝生室。華屋廢爲山邱。桃符貼窗。饗廚減于藥竈。鄭宗孝婦。雖代尊章之愆。穎川悖守。將受亡靈之責。姑生于雍正五年月日。卒以乾隆四十四年七月九日。守節二十五年。年五十有二。無子。以翁命撫族子及異姓子各一人。甥而禰舅。不聞昔經。子又生孫。望之異日。以監生君未葬。故權厝于某所。禮也。積陰之氣。旣驟損乎生人。陳殯之居。或不容於列匱。重爲之銘曰。繫中閨之弱質兮。夙降志于典墳。旣怡松而悅柏兮。乃入室而字人。嗟三年之失儷兮。羌廿載以酬身。視雙棺之前後兮。隨七殯而紛陳。厝廬之未可久兮。亦聊以妥夫貞魂。

與孫季逵書

季逵足下。日來用力何似。亮吉三千里外。每有造述。手未握管。心懸此人。雖才分素定。亦契慕有獨至也。吾輩好尚旣符。嗜欲又寡。幼不隨搔頭弄姿。顧影促步之客。以求一時之憐。長實思研精蓄神。忘寢與食。以希一得之獲。惟吾年差長。憂患頻集。坐此不逮足下耳。然犬馬之齒。三十有四。距強仕之日。尙復六年。上亦冀展尺寸之效。竭志力以報先人。下庶幾弭竹帛之聲。傳姓名以無慙生我。每覽子桓之論。日月逝于上。體貌衰于下。忽然與萬物遷化。及長沙所述。佚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感此數

語掩卷而悲。并日而學。又傭力之暇。餘晷尙富。踈野之質。本乏知交。雞膠膠則隨暗影以披衣。燭就跋則攜素冊以到枕。衣上落虱多而不嫌。凝塵浮冠。日以積寸。非門外人刺巷側過車。不知所處在京邑之內。所居界公卿之間也。夫人之知力有限。今世之所謂名士。或縣心于貴勢。或役志于高名。在人者未來在己者已失。又或放情于博奕之趣。畢命于花鳥之妍。勞瘁旣同。歲月共盡。若此皆巧者之失也。聞嘗自思。使揚子雲移研經之術以媚世。未必勝漢廷諸人。而坐廢深沉之思。章宏嗣舍著史之長以事某。未必充吳國上選。而并亡漸漬之效。二子者。專其所獨至。而置其所不能。爲足妒耳。每以自憫。亦惟敢告足下也。錢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序

重光亦舊若元月。吾友錢君獻之注爾雅釋地四篇畢。時予方疏國語地名。未竟。病茅隗之莫定。阻彫魚之乏證。旁采金石。搜稽或窮。高觀周秦。披覽亦徧。聆遂得于許氏。臯落證以韓生。廣都之壠。注乃增乎韋昭。卑耳之谿。名堪通于劉向。以墮高之文。識觸山之語。誕由田渭之蹟。知惠竇之傳疑。國語共工氏墮高。從予于渭濱。渭濱韓非子書作惠竇。茫茫一編。窺古獨笑焉。蓋六合云渺。難從豎亥之步。三古甚遠。誰詳伯翳所名。而儒者好破舊聞。矜其臆獲。甚或變易陵阜。移徙川澤。此則超北溟之說。非屬寓言。移太行之語。遂成左證也。夫創奇者旣信心之已過。守故者又目證而或離。以數雜之居諸。窮八埏之浩渺。知其難矣。又況高下定名。肇于文命。川藪著錄。仿自元公。梁卜之所未言。樊李于焉缺注。卽云證之別備。而東

陵未究。先地昧于金蘭。漢地理志廬江郡金蘭西北有東陵鄉水經注廬江郡有金橋山屢移遂神迷于劍鳥而能采茲衆說成乎一是高平廣平皆區方之可指朝陽夕陽非向背之虛號則前哲之所未及視景純而或過者焉時孫君季逵亦注山海經削諸迂怪之談證以耳目所及揖夷堅于上世諒厥用心友喪酈于六朝均茲命意蓋輿地之學至今日而言者益廣亦訂之益精也若夫日下之所在息慎之爲方此之闕疑師夫前聖。

適汪氏仲姊哀誄

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十二日。日在西隅。亮吉客西安使院。得舍弟京師報書。知仲姊之喪。實明爲位而哭。烏乎哀哉。天高不聞。喪我哲舅。伊惟哲昆。閨闈之仁。烏乎哀哉。秋林隕風。嘉實首墮。高厓驚雷。迅羽早落。固知本傷者墜。隕巢崩者卵毀。而未墮之翼。迷音于霧雨。在林之柯。甘志于搖落。是可傷矣。不有闡微。曷云紀實。烏乎哀哉。姊諱孫。先府君次女也。先是府君舉一女。婉孌穎惠。未期而殤。府君哀銜于心。朱識厥臂。及姊生。前志宛然。固知一嚙之肌。恩延乎再世。盈掬之淚。沉痛乎九地。雖在甫生。而孝德已種矣。年及毀齒。出就女師。誦盤中之詩。工九九之筭。先王父尤鍾愛焉。年十一。遭府君喪。育于外家。外家女兄弟十數人。聯裾爭華。簪首耀玉。見姊工作。爭走嚮之。姊曰。是貧女職也。夫奚以恥。桃林披華。靡追乎遊讌。風雨如晦。尤勤于夜織。一樓不遷。十載于此焉。一夕。女兄弟十數人。共坐室中。比舍回祿。延及寢室。闔坐盡走。

不知其然。姊獨却入室中。扶外王母龔太孺人以起。人以是異之。伯姬待姆。無下堂之嫌。劉姜叩天。獲反風之應。誠孝之所格也。年十五。通論語毛詩。蘋藻可掇。無忘乎飲泉。簞瓢亦怡。陶陶乎婁空。時伯姊已出室。母舊多病。一室之故。姊實總之。檐曰。杲杲。曝先人之賜書。樓風蕭蕭。值嚴親之諱日。聞趙女之哭。哀感路人。聆樂姬之論化。及鄰媪。從舅氏妻董安人名知人。嘗曰。姊曰。端敏之性。必宜爾家。柔仁之資。亦儀其母。爲中外稱首矣。年十八。歸國子監生同里汪君德涓。相夫有禮。處家以勤。上承君姑。內接同室。汪固巨族。食指數千。每伏臘。有辰。或值宴喜。堂寢左右。列盈盈之百筵。居鄰東西。陳羹羹之束帛。侍婢林立。行僮候門。姊指畫裕如。應機俄頃。伯姬歎其敏決。媪嫗以爲神明。于于焉。肅肅焉。豐約各適。其宜者也。姊事母孝。一歲迎養。常及十旬。亮吉以貧。故輟讀。姊哀其志。俾得卒業。梁安定之室。樊懃繫其輕重。李伯度之學。穆姜益其神智。姊自處尤約。曷滯曷否。服前時之嫁衣。一餐再餐。同守舍之薄餼。然而斂之數質。則周六親之貧。倉之屢匱。以拯四舍之急。蓋廓如也。晏如也。前後凡產四男四女。今惟一男四女在。姊嘗謂亮吉曰。吳下之俗。出室之女。資千金而靡吝。授經之男。脯一束而殊慊。予每病之。是以多金延師。先日供具。所以教者。靡不兼至。今子已授室。幾有成立。而姊遽以卒。烏乎哀哉。歲在丙申。遭吾母喪。姊及弟五人。拊踊一室。自是凡出處。必靜。必咨姊。後行。姊哀其衷。撫視尤摯。逮亮吉舉順天鄉試。姊貽書及之。勉以世德。乃昭昭之言。方鏤厥膺。而冥冥之棺。已闔厥視。言旋言歸。靡復伯姊之問。松耶柏耶。遂拱女須之里。烏乎哀

哉。姊生乾隆五年十月二十日。卒以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四十有一。遂爲之誄曰。
金瓯不存。澤蘭永逝。惟姊之孝。申乎易世。祁祁府君。訓方惟義。亦越慈母。柔規靡替。有鶯其文。有玉其實。
哦詩習算。儒服是試。歲之重光。云值閔凶。予羽飄搖。室遷于東。婉孌諸姬。耀羽綴玉。姊居其間。布裳整肅。
鄰之不戒。燼其東南。赫兮沸湯。伊誰克探。一女之勇。逾乎百男。惟茲諸姬。自謂靡及。厥聲英英。中外咸集。
歲華方殷。事此夫子。伊惟德門。克匡厥事。慈親之訓。民生在勤。惟姊承之。富而能貧。盤盤一編。朝夕靡替。
云茲衰祚。以望予季。疇昔蓬居。凝沍之辰。持編夜歸。憶姊候門。入室爨冰。束火不溫。姊勸我讀。達乎凌晨。
承師之資。惟姊是恃。曾三十年。靡慰厥志。重泉旣反。見母有期。云此弱弟。行猶棲棲。伯遵乎西。仲居于北。
言旋言歸。靡有年載。烏乎哀哉。暉暉日月。人祈其壽。我獨異斯。曷云不驂。晏晏室家。人慶厥居。我獨異斯。
入室而吁。曾昭昭之昔戒。復洸洸之別淚。星離離而幾易。魂遙遙而莫逮。昔昔之期。夢姊于庭。若戒塗而
南適。勅予季其東征。朝陳書而發冊。懼宵兆之不禎。詎徂春而徂夏。慟一死而一生。烏乎哀哉。父兮母兮。
惟姊從兮。曾是鮮民。不克共兮。欲報之德。惟姊申兮。曾是鮮民。顏之覲兮。情憧憧而哭姊。志惋惋而悼姑。
感衰宗于五載。曾十輩而九殂。維賈逵之永歎。服仲由之不除。庶百年之倏忽。永嘉覲于淵塗。

晉太康三年地志王隱晉書地道記後敘
靈巖山館叢書大類有三。小學家一。地理家二。諸子家三。地理自山海經至宋敏求長安志。凡若干種。先

生以亮吉羸知淇濁。稍別廣輪。每成志地之書。輒預校讐之役。闕逢執徐歲壯月。所校太康志地道志二卷刊成。授簡賓筵。命書後序。謹按太康三年者。晉平吳後第二年也。日南之地。甫入輿圖。建業之宮。裁爲郡治。于是潘岳著關中之記。摯虞成畿服之經。王範上交廣之書。徐氏作都城之錄。唐李善注文選。稱太康地志曰。都盧國。其人善緣高。是知州郡之外。又志八荒風土之餘。兼詳異俗。拓地萬里。成于二紀。劉石未興。揚益旣滅。令甲之所載。典午之最盛云。厥後賈耽之述四夷。樂史之詳百國。蓋灌輿於此。與王隱以作史之才。著承家之美。時則五馬渡江。纔逾三主。羣龍戰野。已沒八州。而史氏區區。欲按伊洛之圖。舉秦函之界。雖寰中百縣。曾隸方輿。而海外十洲。同夫飄渺。撫劍及伊吾之北。而褰裳阻天限之江者焉。今觀所述。姑臧穀遠。辨方語之譌。大夏令支。補職方之闕。采聲罔實。或見諛于鄴元。館籍陳圖。庶亟登于劉氏矣。以此編摩。推其紹述。則仲遠一記。旣導美于太康。彥季全編。殊有功于處叔。飲水知源。撫柯求葉。亦沈約魏收之祖也。昭代右文。坤輿日闢。皇帝復撰靈河之紀。著灤水之源。輿書歸于乙部。盧牟資夫宸斷。皇大哉。莫以尙矣。先生才爲命世。學旣專家。每集一編。期乎匝月。煥綠字赤文之采。補蘭臺石室之藏。茫乎莫測。興望若之驚。疑者勿言。守闕如之義。亮吉不敏。遂不辭而序之云爾。

翰林院編修記名御史鉛山蔣先生碑文

先生諱士銓。字心餘。一字若生。江西鉛山人也。先世吳越著姓。彭錢世家。祖諱承榮。年十數齡。值明崇禎

甲申之變。衰楚無室。哀錢王之孫。宛童寄生。作蔣侯之裔。父贈君諱堅。生有異稟。長而奇貧。陳萬游俠。惟云濟人。申韓刑名。祇除害馬。年四十六。始娶鍾太宜人。逾年生先生。先生含宏深之資。稟倚魁之行。年四歲。母鍾太宜人教之。剪桐葉以習書。裁竹枝而成字。聲滿一室。智百常童。時清江楊勤恪公。以主事假歸。過瑞洪。見焉。藥肆問奇。先知遠志。衡門訪友。卽號通家。越三歲。鍾太宜人授九經畢。贈君攜先生遊澤州。擊楫于洪河。停車于霍太。鼓接天之浪。定異常鱗。嘶向日之聲。知非凡驥。館于鳳臺王氏者數年。王氏樓接百棟。書連十楹。先生達晨而觀。終歲已竟。時耆師宿儒咸在。驚趙禹之無害。傲叔向而不能。年二十二。始隨贈君還鉛山。其年卽補博士弟子員。時左都御史錢唐金公德瑛。視學此方。見而異之。有奇人之目。國器之稱焉。逾年丁卯。舉于鄉。越十年甲戌。以試授內閣中書。又二年。補官。充誥勅撰文中書舍人。明年丁丑。成進士。改庶常。自朝考及散館。皆列第一。授編修。前後充武英殿國史館。皇清開國方略。文獻通考館纂修官。一爲順天鄉試同考官。京察一等。記名以御史用。省中四戶。天象應其休徵。海內一人。人倫資其模楷。中壘之校秘閣。是曰兼官。永明之策秀才。號稱得士。偉矣哉。仙人入宦。東觀比于神山。漢官定儀。太史高于上宰。此先生之官也。回翔館閣。云惟廿年。眺覽巖壑。中逾十稔。武陽之干進若彼。成都之守靜若此。然而凌雲一賦。天子幸其同時。涉湘逾年。九重歎其不見。是以道馭六合。前席聆其極言。威約百僚。當官容其臥病。長揖之下。上相以矜。名士之呼。禁中所定。此先生之遇也。至若雷電倚戶。恣其發揮。雲霞

在天。從其剪裂。植筆岱宗。並日觀而爭秀。回瀾滄溟。與滬閭而競納。五字未竟。薄海誦述。以迄殊邦。一篇甫成。薦紳傳鈔。暨于女士。鉗耳之造象。必乞高文。馭臂之傳經。亦求定說。繡平原而絲貴。圖洗馬而縑空。此先生之名也。丁卯乙未。遭贈君及鍾太宜人憂。哀至卽慟。哭無常聲。又終鮮兄弟。一妹聯其影形。我送舅氏。外家均其休戚。祁黃羊之薦友。鄭罕虎之知人。匹士未達。夜寢于焉不寧。一夫未安。露坐爲之畫策。爲上客設饌。無改八口之飢。與踈宗合居。依然四壁之立。此先生之性也。執亢鋸之柄。以扶倫紀。踞龜觚之識。以飭士林。王貢在位。風俗比于鄒魯。賈范入官。節義崇于性命。故臺省未入。已生列柏之風。惠文欲冠。先起避聽之諺。有緇衣好賢之雅。墨車疾惡之聲焉。此又先生之志也。梁木易萎。激湍不駐。以乾隆四十年二月二十四日。卒于南昌里第。春秋六十有一。逾年。歸葬鉛山。禮也。海內人士。知與不知。異聲而同哀。遠奔而近赴。烏乎哀哉。蘭芷之芳。不得見霜。膏明而炳。翠羽而殃。痛彭城之廉里。悼交州之讓鄉。是知三尺之石。不足書百年之行。盈掬之土。無以掩蓋代之名。而松楸甫萌。若有待于恒榦。華表旣峙。不無望于歸魂。此則化人之委蛻。入戶贈之三號。柏堂之隕身。臨穴增其一慟。亮吉先生前主安定書院。時肄業弟子也。文學之來魯國。先蒙小友之呼。步舒之至江都。遂受專家之學。立碑置墓。植表景行。烏乎。隨武子之德。我欲觀于九京。郭有道之文。均不慚于一字。

蔣定安墓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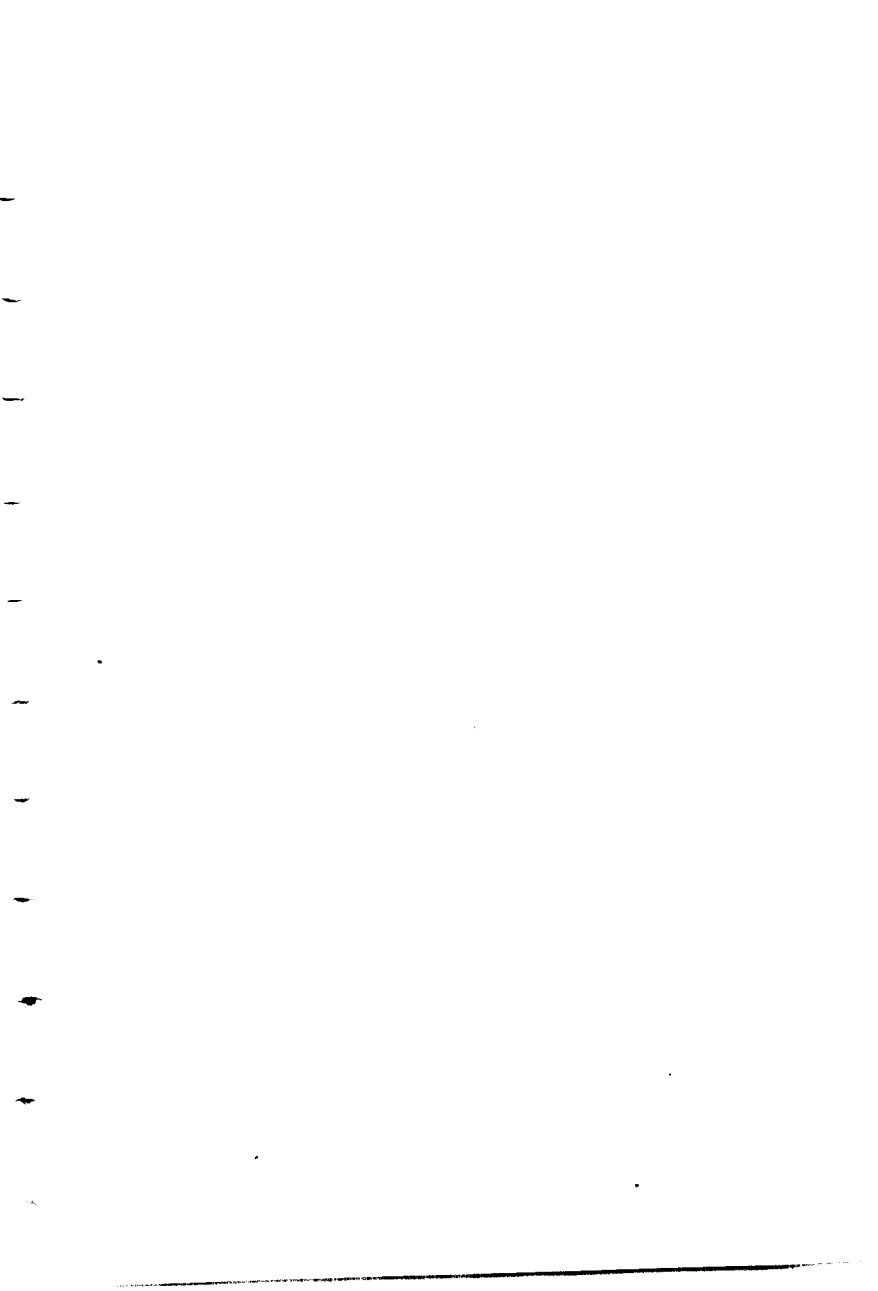
君諱寶善。字定安。從舅企宸先生幼子也。澤門之哲。長號多姿。江夏之黃。生而善悟。爰自能言之歲。卽標獨異之稱。母董安人尤愛之。以善病。未令苦讀也。所居枕谿樓閣尤勝。成童後。出居外舍。軒楹啓日。雲麗迷花。門徑臨波。風踈振柳。羣從旣盛。執友時來。饒茲勝地之吟。益以華年之樂。君願簡靜。無所嗜也。默然視層城之移陰。與飛鳥之過跡。則停觴以思。淒淚忽墮。故銅臺之遊。乏謝莊而寡韻。南皮之會。有吳質而損歡。一日。偕送友人葬。夜歸。室冷無寐。秋蟲鳴階。鑑薄影于星河。弔浮光于林露。是夕言神鬼之事甚悉。烏乎。君蓋有悟夫年命之靡常。而修短之合致者矣。君之卒。以療疾。遺命以道士服斂。爲詩若干首。母不忍觀。亦納諸棺中。化形之鶴。猶愛羽衣。識字之蟬。偏隨病骨。予與君知愛特甚。自君卒及斂。嘗守君之寢。烏乎哀哉。生何如死。願入夢以諮魂。夜已嚮晨。尙陳尸而待暝。君以乾隆三十年。歲在乙酉。七月二十一日卒。年二十有三。卽目其年九月附葬于先人之壠。禮也。君聘妻孫氏。誓節不嫁。奉姑以居。雖無子之痛。較甚羊舌。而嗜義之念。有重熊掌。可嘉也矣。予爲君從表弟。少君三歲。懼夫江水衝溢。高陵或沉。爰爲立石于墓。而誌其歲月云。

靈巖山館詩集序

夫時至則爲者卿相。然絳灌在位。斯懷慙于賈生。問世一出者達人。而邵管不升。亦遜能于諸葛。若夫承天八柱之才。勳勸于五岳。後帝七車之識。名徹于三辰。仲寶撰述。變陰陽而乃成。元凱注經。盟帶礪而創

始則不朽者三事兼之于一人焉。巡撫秋颿先生應靈潮而生。有列緯之望。先德則歷相唐宋。望族則屢遷吳越。爰自生初。已徵異表。練時日而拜庚子。學春秋而知己亥。然而大任欲降。始遇己屯。蓋公生十二年。而先贈公卽見背焉。公秉茲祖德。飲聞母訓。厲志于初服。授經于蕭寺。霜凌晨而辨色。月映夕而開緘。靈巖山館者。公昔讀書之地也。山石壁立。披松檜之天風。湖波浩然。挹魚龍之奇氣。命世之學。根于此矣。濟物之量。兆其端云。集之所由名也。迨乎釋褐早歲。襄職禁庭。鄼侯之稱典客。國士無雙。茂陵之策平津。漢廷第一。以此達才。冠茲朝彥允矣。遂復百縑市紙。旬日而賦三都。十吏侍書。一畫而揮百牘。樂彥輔之名言。劉穆之之幹識。公殆兼之。維時官京師者。贈太傅錢文端公。工部尙書裘文達公。刑部侍郎贈尙書錢文敏公。暨大興朱先生筠。禮部侍郎錢君載。少詹事錢君大昕。編修蔣君士銓。按察司王君昶。從舅氏蔣先生和寧。皆海內偉人。士林碩望。交滿一世。尤厚于公。倡酬之篇。于焉以富。未幾。帝知茂倩之深。人望安石之切。出蓬觀而建節。過隴坂而行部。迄開府于全陝。攝節于甘涼。十年之中。奇勳數著。遂膺茲殊寵。錫以崇階。涿郡三綬。表應物之才。會昌一品。名等身之集。而公事所屆。出玉門者萬里。持節所及。歷鳥道之百盤。秦州書事之作。野老誦其辭。太白禱雨之章。屬吏傳于口。惠愛形于著述。訓誡不斷于文誥。自乾隆丙戌以後。至是凡得詩若干篇。合前所作。編爲靈巖山館詩集若干卷。神明之範。非所識矣。意度所在。微得言與。何則。雅頌旣遙。騷歌亦古。斷于唐代。不乏達人。曲江感寓之篇。元相言情之作。常侍七日之寄。

中書三楚之唘。無不弁冕一朝。楷模來禊。然或攝美人之香草。殊少壯懷。類澤士之行。亦乖偉望。求其稱斯名寔。符于德度者。實惟難之。若公前後之所作也。魏行人之念母。秦康公之送舅。陸平原之勗弟。鮑東海之寄妹。暨于友誼。尤富篇章。山公致叔夜之牋。庾令問深源之牘。甚或慰耿恭于絕域。書至而涌靈泉。弔溫序于高原。事久而含生氣。性情之故。有獨摯者焉。上若九如。所以答君貺。五箴所以達下情。韋孟愛君。辭皆悱惻。劉向對上。言必懇誠。是又求匪躬之節。必于曾閔之門。陳大雅之音。先洗江徐之習者焉。若乃際天人之學。恢八極之槩。沉想極于羲軒。大氣包乎垓宇。含墨未吐。先翻積石之源。擲筆而前。卽有終嶮之勢。匪由人力。殆降自天。固知崇朝而雨天下。必屬太山之雲。盈寸而燭九幽。實惟陽谷之日。夫豈蓬蓬焉。燭燭焉。寸明尺澤之所可擬乎。授簡暇時。命爲之序。亮吉孤露偏同。聞知獨陋。宋楮刻而無用。鄭璞操而見知。稱孔融之小友。事涉抗顏。受蕭奮之專經。義當北面。歷茲年載。備極譙談。昔者彥升弁文憲之集。云以述恩。陳留序江夏之文。藉之垂法。今之握管。義亦云然。至若勳名之昭著。惠政之周流。則蟠松生徑。將參召伯之棠。多士在門。行闢孫宏之閣。其紀于國史。著于金石者。將與垂山惇物。共不朽焉。非所及矣。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四

與孫季速書

季速足下。僕遠閱千里。不覩一士。日惟陳書。頽仰宇宙。夜或秉燭。輻役魂夢。昨已冬始。寒尤逼人。狂風一來。吹卷出戶。稍遲未覓。已過牆外。南鄰朽桑。蟲厚逾寸。敗葉既盡。時來嚙人。車聲過巷。床几皆動。土既不實。條陷窟穴。雖離黃蒿。乃長屋角。閒塵積畝。反不生草。地幸稍遠。掩戶避客。偶出酬接。皆至失歡。一再以思。未識何故。計念足下。顧戀墳墓。思遂南歸。寄跡丙舍。而田不滿頃。松才盈寸。溝水未活。谿橋不成。以此數事。尙遲年載。當復移家近冢。就姊謀居。對鵲營巢。徙魚築宅。林花悅魂。水鳥養性。招邀耆童。呵叱鄰狗。一廛之外。更築生塹。門皆東開。易見日月。穴必西向。暉就父母。松陰一樹。承以梅株。魚田半頃。圍此蟹齋。更望足下。能來同之。當于屋旁。爲構數室。瞻身之具。取給園蔬。歸魂之棺。仰此林木。時直霜露。言羅雞豚。祀親之餘。謀以醉客。如此數歲。卽復奄忽。良可不恨。嗟乎。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況開篋而視。已有傳書。入隧以觀。全具骨肉。後世知我。不詳何人。及身而思。惟有足下。自非親暱。誰能深言。勉謀殮饗。幸蓄光彩。重修唐太宗廟碑記

蓋聞天眷有德。五運所以疊隆。民報惟功。百世而有必祀。矧大矣遠矣。聿臻上治之休。唐哉皇哉。爰同中

古之號。則黃帝之壽三百。以畏其神。炎宗之廟六十。思廣其報者矣。醴泉縣唐太宗廟者。自宋建隆之歲。創自東郊。逮明萬曆之年。移茲南郭。嗣後百有餘歲。曠而勿修。守土者懼焉。請于上官。發茲中帑。銀凡九千有奇。工甫數月而畢。乾隆四十五年。歲在庚子也。天作高山。成萬年之寢室。漢立原廟。藏一帝之衣冠。固知魂魄樂遊之地。近在武功。神明永聚之鄉。先瞻谷口。祀典所以重與。夫閔位不列。則嗣漢者首唐。大統有開。則名宗而實祖。必推其始。有可言焉。爰自黃星既見。天習瓜分。黑水羣飛。民隨波沸。未嘗知九州百縣。統于盈寸之圭。四海萬夫。責成一人之抱。金宿則時時入斗。玉璽則頻頻出宮。天地之厭亂至矣。神人之望治切矣。于是六合再朗。成于戊午之朝。星辰忽降。光茲甲乙之館。允矣哉。太平之運。兆于開皇十八年乎。一治一亂。運天地之生。前聖後聖。拯斯民之死。故上古未奠。則八裔開媧氏之勳。中天未平。則雙龍建神禹之績。近古未靖。則六馬昭唐室之功。亦越萬年。甫聞三聖。則凌晉跨漢。越秦軼周者焉。尤可異者。禮樂征伐。並曜一時。文德武勳。兼隆俄頃。定龍鯨之駭浪。握管而賦小池。戢咒虎之雄威。擘箋而唵艷體。何其盛也。美矣君哉。是以廿三年之政紀。在史官。十八士之文。壓于御製。梁魏二武。對金甲而顏慙。高光兩朝。見華詞而色沮者也。至于自家及國。則略跡論心。陳混一之策。奮袂而起王師。挈九五之尊。拱手而歸嚴父。此則漢尊太上。終非有位之稱。周得武王。方有無憂之實。卽或闕伯構釁。元武貽譏。此之播稱。或云慙德。不知西京歌尺布斗粟。廟亦稱宗。東征賦取子毀巢。名無嫌聖。恢恢乎包舉天人之槩。非一端

可議者乎。知縣蔣君宰斯三載。禮祀歷時。護青衿之家樹。繚以紅牆。法太紫之星垣。建茲黃屋。三過昭陵之作。世遜其工。式瞻畫象之文人。推其博。當惟新之落成。乃徵詞而授簡。亮吉再辭不獲。三歎以興。昔者龍鳳挺質。表偉度于書生。今茲蠹鬩負文。紀殊勳于下士。則通天裁。曾嘉沈炯之表。漳水浩浩。永鑒陸機之文。英爽邁昔者。諒鑒觀在今也。遂使兒童父老。嬉遊忘天日之尊。棟棟几筵。環拱聚川原之勢。他日者。過驗穹碑。來觀典禮。庶幾衝山之風忽起。西接上郡之祠。如龍之雲怒飛。東連豐水之廟云爾。

錄楊起文白雲樓詩序

白雲樓詩上下二卷。今錄作一卷。予觀其下筆不凡。寄思無朕。回視聽于內。而運徑寸于外。一世之事。不入于戶域。而千載之念。時輟其餐寢。茫昧于衣履之近。而振悟于丘索之表。徹卷而視。以鷄犬爲麟鳳。枕軸而臥。疑妻子若聖賢。故其言多古裏。意寡近韻。若曙色未啓。天有昭回之星。秋飈乍興。原多淩歷之響。林木幽蔭。欲語于山鬼。宮徵離合。非有心于作者。推其志。亦欲混哀樂于一致。然辭愈達。而思幽。平古今于俄頃。然心雖長而旨短。此則達人促朝露之期。而撫編饒駒隙之感者矣。吾鄉論詩者。以同時若干人。合君爲六逸。然觀其筆墨所至。寄意所極。惓惓格南田集。尙不能獲其彷彿。則不欲更論也。茂挺抒華于唐代。應德發藻于有明。啓文振秀于本朝。蓋吾鄉詩人之冠也。君曾孫毓舒。與余善。亦學君之爲詩。而意識限之上。章困敦歲余月。錄君詩竟。因序數語于篇首。亦以明吾鄉詩之足傳者。止此數人。俾步趨者知

所嚮往也。

祭保母王氏文并序

保母王氏。父本士族。歸于某。某無賴。僦外家臨谿屋二間。貧不能出直。母因歷乳兒及姊。以償之。亮吉生時。母年五十餘。司保抱者。又數歲。後母老且寡。轉徙寄食。逮亮吉補學官弟子。母來賀。因流涕語曰。吾有五女而無子。以後事累郎君矣。及母卒。亮吉適客外。竟負前諾。歸詢其女。又不告母葬所。因設薄醊。招其魂以祭之。曰。

五女之門。盜所不過。母而遭此。亦云家禍。嗟嗟五女。乃嗇一餐。七十之年。渺焉寡歡。惟母之亡。實惟我愆。重泉之恨。曩昔之言。母難復生。我述母德。惟母之德。人所不克。烏呼藐孤。而敢忘昔。零丁孤露。育于舅室。兒之告飢。母曾減食。負而過塾。聞讀以思。母分傭錢。兒迺就師。皤皤黃髮。助我親喜。聞師有言。兒讀善記。兒童而冠。厥聲英英。猶未若母。仍呼以名。如何有家。不母之顧。非我之尤。實母之故。周廚歷室。慨我之貧。粟絲所入。言當奉親。維時我思。母庶耆耄。我之報母。非止一日。囊錢攜贈。于河之干。母兮含悽。送我出門。昔母之居。屢荒茂草。秋桃倚井。其實惟好。疇昔之辰。升樹而嬉。攀枝撫實。棘猶在衣。今茲之來。桃顛母死。踟躇半畝。頽仰一世。母亡誰知。母葬未識。負母何言。呼天以辨。敢陳薄醊。招此遺魂。告子若孫。無忘母恩。

孫季述述倉頡篇序

倉頡篇者。吾友孫季逵之所述也。粵若龜浮效象。兔泣垂文。視狗知畫犬之形。伏禾制禿人之字。子夏釋物。辨丁乎魚枕。秦醫說疾。測蠱于蟲皿。徵之竹素。靡不粲然。泉乎左隸之分。遂失前人之誼。安國不以篆文存經。而易之隸古。康成頗以便讀傳教。而廡存故書。是以白羊之印。乖謬乎六書。烏馬之文。微茫于三寫。必窮其失。可得言焉。漢世諸儒。深研象數。漸忽蟲文。言星者。日下從生。說地者。土力合乙。箸衣于求。而古文昧。增竹于匪。而物象離。以曲爲聲。失豐形之字。指加食爲餽。違稍氣之本訓。習甲乙之文。誰分鉤識。作乙。信帶金之識。孰辨處者爲留。自茲以降。益難更僕。參首以众。能足爲三。犯从戊己之形。般有丹青之義。書狃狃而字改。傳汎汎而文增。爾雅變夫。龜。玉篇益其。最。匄改爲。圍。音或符乎。漢。碣。薛譌爲。薩。字始缺于。儒書。楞以四方。切從十數。此則呂顧偶亂于前。陸孔復乖于後者矣。求其合者。則八。子系。一。士。弓。長。草。肅。謠。齊。木。亘。識。晉。委。妥。可。通。非。姜。鼎。而。始。見。近。岸。本。一。證。周。彝。而。益。明。此。則。謠。詠。合。于。經。文。假。借。通。乎。字。例。者。也。至。若。作。旅。車。敦。古。義。莫。釋。帝。僮。之。裔。姓。纂。亡。徵。橙。榘。不。登。于。昔。編。齒。齒。互。殊。于。傳。注。寧。非。闕。如。之。義。當。同。于。聖。者。乎。夫。篆。之。降。隸。增。減。見。于。斯。篇。文。以。括。音。精。博。昭。于。許。說。今。召。陵。之。書。廣。傳。于。學。者。而。上。蔡。之。論。半。墮。于。梵。編。此。季。逵。所。急。爲。按。輯。也。亮。吉。年。逾。數。雜。學。歷。五。稔。別。石。鼓。之。舍。志。在。盍。簪。訪。倉。史。之。臺。快。觀。此。冊。云。爾。

南樓贈書圖記

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怡老之室也。予以髫年。過承識愛。別異諸孫之列。策其凌絕之程。先是外王父。嚳峨君喜貯書。有田十雙。歲以半所入。購積軸。歷數十年。而倉粟未滿。書簽已盈。又赴洛之後。增蓄異書。校閱之餘。兼存別本。每當朱明入序。赫日縣庭。陳萬卷于軒楹。散羣函于室牖。仲達之簡。兩急自收。高鳳之居。麥漂不顧。蓋自嚳峨君卒後。輒遇伏日。舉而行之。一日暴書之暇。外王母抽數冊以授曰。吾家代衰矣。能讀是者。其惟甥乎。予時十歲。再拜受之。迄今又二十寒暑。追維往昔。遽與九地之嗟。時慟深恩。頻展兩楹之殯。蠹窺人而漸老。螢入簡而不光。陳留丈人之語。王粲念之而覺悲。扶風大家之書。馬嚴續之而未竟。又況校閒庭之月旦。已乏人知。接外氏之遺聞。先無母問。淚浮于卷。痛寄斯圖。時乾隆四十四年十月八日。是爲記。

嘉禾序

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等處地方。兼理糧餉軍務。加一品服。畢公。再涖陝西之二年。今上四十六年也。燕康公之分陝。棠表其年。魏成侯之治秦。釜銘其德。來歌去思。于于乎原者。六郡百縣。循循乎成法。蓋下車未幾。而四月登麥。先慶有年。三時勉農。不遺厥力。皇皇乎新政之首效也。未幾涼州一隅。番回肆逆。公靡分畛域。首運機宜。元甲雕戈。具軍于一旦。白鹽赤黍。籌餉于千里。天子嘉焉。叔子緩帶。不張鈴閣之威。元長黑頭。早錫上公之服。偉畫所至。蠶爾藉寧。和風旣蒸。應者日。于是十日一雨。天

瑞實惟醴泉雙岐。合莖地寶。名曰嘉穀。則長安縣某鄉之某鄙。一本兩穗之禾實生焉。原露未晞。句人以告。猗與美哉。于傳有之。嘉禾因而名冊。其效達矣。美稷以之立縣。公方抑然不敢自居。欲附捷書。因茲入告。此則江夏獻冊。字美乎方書。陽翟陳圖。名貞于瑞志者矣。且禾名同本。異類革心之應也。種曰銜滋。同生樂化之效也。匪惟政祥。抑亦國瑞。亮吉以爲當立茲樂石。貽諸後政。遂原而序之云爾。

蔣青容先生冬青樹樂府序

蓋聲何哀怨。杜鵑爲望帝之魂。變亦蒼皇。猿雀盡從軍之侶。遇金人于灞上。能言茂陵。值銅駝于棘中。誰知典午。又況南遷烽火。北狩軒輿。言乎締造。則東南置尉。拓疆無劉濞之雄。及此淪胥。則五百從亡。歸骨少田橫之島。嗟乎。江山半壁。非僊人劫外之基。金粉六朝。盡才子傷心之賦。今之作者。意在斯乎。昔者申徒下士。赴清冷而不辭。精衛冤禽。投滄溟而不返。此之挺質。本視鴻毛。未有九重端穆。弊黃屋而乘桴。萬乘輝皇。褰龍裳而蹈海。此卽鱗臣効順。不能使東海之波不揚。而虜主奚堪。更非若南征之舟不復者矣。夫赤眉構禍。隆準之窳斯開。臨洮肆凶。銅馬之帝遭醜。不過行同竊鈇。號等摸金。雖下竭于三泉。尙不讐于枯骨。而此之慘虐。更所難言。斷首剝膚。毀裳裂冕。烏呼。吞炭雖忠。智伯之頭已漆。納肝較晚。懿公之體先殘。至于掩骼之仁。出自采薇之士。問中興之顯運。荒土數坏。慨六葉之承華。冬青一樹。卽遺黎之感槩。何補于在天之沈痛也哉。雖然。萋宏化碧。激衰周義士之心。比干剖心。作洛邑頑民之氣。焚山之節。旣顯。

之推。匪石之誠。亦逾生畝。若夫廬陵信陽之大節。其效龍逢夷叔。而分塗者乎。迨至風雷一警。遂歸先軫之元。陵谷已遷。尙識王琳之首。哀矣。怨矣。求仁得仁。蓋士感知己。伯牙碎琴。義激友生。漸離擊筑。效包胥之慟哭。慷慨登臺。賦宋玉之大招。勞皇生祭。三百年之運。已盡庚申。一二士之心。猶回天地。覆亡之慘。從古無斯。而忠義之忱。亦于今爲烈者焉。他若生而玉食。長自天家。山陽哀痛之語。命在何時。樂陵永訣之言。兒乎奚罪。柴車而辭鳳闕。破夢而入龍沙。烏乎富貴已空。神仙何在。徒使玉輦金輿。禮化人于西域。黃冠繡鳥。望紫氣于東來。此則靈妃入道。固無心不死之方。而室主移宮。獨甚此未亡之痛者也。況夫微子朝周。猶存禮樂。項伯入漢。僅事功名。韓王孫之晚節。漂母見而益哀。劉宗室之陳符。列宗聞而大恥。他若連屬當塗。華子魚尙稱名士。言歸石趙。王夷甫更侈清談。彼人是哉。何足筭也。嗟乎。蘭臺著吏。婦豎不能識其辭。隴西隳聲。搢紳或爲諱其語。何似取陳留之軼行。抵掌而說中郎。借赤壁之遺聞。快意而談諸葛。則人驚伯有。或能廣閭巷之傳。而鬼有董狐。殊堪增竹素之色。先生于是屬爲之序。遂著于編。若夫聲音之道。文字之工。則讀臧洪之傳。髮自衝冠。登廣武之原。皆先裂血。抑至此乎。非可詳矣。

長儷閣遺象贊

長儷閣者。吾友孫君季速妻王孺人之棲止。孫君悼亡時所署者也。桃枝亘幔。松陰灑窗。歸魂之房。入銀燭而不輝。同心之帳。棲流塵而易故。墮釵在握。遺粉懸容。爰成永逝之文。迺有傷心之賦。然而草本忘憂。

禽原並命。窗深共坐。紅圍四面之花。韻險偕吟。墨染崇朝之頰。春寒而手握微溫。酒冷而衣香互覆。又況華星被野。晨露迷原。翩爾來斯。溫其如玉。爪痕在竹。晝自何年。衫影驚魚。窺來靜夜。比肩而尋幽野。擁背而候江湖。境難淹于百年。魂遂斷于五稔。夫三辰離離。初無停鏡之影。四海浩浩。曾靡駐波之萍。葉離枝而咎風。禽頽巢而怨雨。達士之識。已悟無生。騷人之吟。方悲未艾。于是遵茲往屬。寫彼遺形。唇朱不塗。碧猶摺。誓長帷而不娶。留空室以自娛。可爲情逾于分。哀過其禮者矣。象成屬爲之贊。僕固未之許也。繼思散其哀以達其志。爰爲之書其首云。

朝暉嫌明。春色賤冶。零愁淒川。積想傾野。魂兮雖斷。猶手一編。韶華幾時。落葉積前。悟浮生之易盡兮。亦何必希乎大年。

送汪劍潭南歸序

夏序忽來。獨居已覺。絺裘婁更。雜以風雨。晝長宵短。興寐不定。置鷄于窗。將以警旦。乃復鳴夜。籠鐙于牖。所藉燭暗。不覺妨月。意緒乖違。跬步錯失。貽譏儕輩。匿笑臧獲。蓋自子欲歸。已不憚累日。幽憂不已。將成疾。繼而念之。吾與子食桐江之魚。棄子悉已成鯉。擘山院之果。遺核又復抽林。蓋山川悠悠。言笑宴宴。不自知元思之減。華色易醜也。且吾與子得矚影數紀。振響十步。中下之士。樂與齒序。瓜桃之戚。識其嗜好。閉戶以處。雄長婢僕。出室而遊。亦有處所。無昧于明。以視日星。不跛于履。以羞厚地。握管徑寸。上溯結

繩申紙逾尺。下窮倚杵。自謂門毛角而俊。視植物而靈者矣。何必移原隰之草。萃于一丘。招高下之鳥。同棲一樹。始欣欣合色。啾啾均響哉。吾子行矣。奔轂戒疾。涉川鑿沈。凡百榮利。以爲子箴。憂無傷性。喜無蕩心。百歲相保。有此骨肉。怡怡飲食。跂跂動作。從此及老。脫復偶遭。髮白面皺。起而相嘲。勞千聲于蚓篆。假一寐于蟻垤。冥冥于萬古。憤憤于七尺。無糸于覆載。無害于動植。蓋同形而化者。不無聖賢。代我而生者。又有孫子也。子行矣。子不能飲。勸子以食。子食而咽。歌以蕩魄。歌曰。

風起匝地。雨落晦天。念子不見。卽如百年。百年亦勞。有生有死。其間握手。乃在吾子。此無彼厭。子不我噴。飽食嬉遊。以說性真。各知其短。愛契所長。閱于歲時。殊忘否臧。誰驅而出。誰挺而走。念子之歸。倏如驚獸。投林覓柯。不擇其音。慨我之留。得不怪禽。獸則有穴。禽無故枝。歌目贈子。孰知我思。

與崔禮卿書

禮卿足下。霖雨南北。泥塗接天。驚禽不飛。巢樹越月。東渡清濟。西抵河洛。麻麥千里。川原百重。披林知晨。映水識夕。登陟勞頓。宿患轉失。犇車乎滎陽。覆轍乎成臯。暑疾破腹。言停假師。炎風裂衣。乃徑函谷。時值深夜。危連十車。土囊陰陰。千丈落月。離樹冠斗。鷓巢冒星。車聲崩雷。雜以谷響。時復臥起。不識昕夕。沈沈燭光。映曉青紫。驚沙濛濛。當午黃赤。如此三日。始抵平陸。更復馬首斷雲。千里隨夢。雁足飛雨。崇朝灑襟。雲山恢奇。殊涉遐想。念切吾弟。南行涉江。帆驚蛟龍。棹壓魚鼈。茫茫混混。始復觀海。殊足增長氣識。濬鑿

心智。海日上樹披蓬而觀。江豚逐舟。瞠目而視者矣。歲華不居。游讎已極。往者都下。羣從如龍。連輿接茵。尤在吾弟。齋居盤盤。言笑宴宴。晨樹撼鵲。于以極興。夜寢列燭。求其悅魂。始知美酒一石。增劉伶之狂。嘉言三復。損臧仲之疾。非昆季之愛。不及此矣。近聲揚生。夢符遽遭此厄。僕亦遠病。重有姊喪。秋堂流螢。不夕已臥。東陽帶圍。滅此盈握。潘岳病髮。時元一莖。追亡悼存。撫近念遠。以此慘戚。遂減跳盪。時復咄咄。如何如何。吾弟方在盛年。尤復嗜學。六經收其視聽。羣史供其口實。暇則縱棹幽遠。振袂原野。壺觴旣列。遠憶狂客。松徑落落。宵我直致。則亦西望不樂。北遊方遙。丁生丁生。履端共此寥寂。哲舅旣別。亦寡音耗。遠聲太公。循績斯茂。所得如此。并報吾弟。東鴻若西。有以荅我。

四哀詩并序

秋日苦雨。南山多陰。校理程君晉芳。忽焉溘逝。悲盈于中。十旬輟業。又頻得友人書。知贊善鄭先生。虎文文學唐先生。爲垣暨司務楊君仁基。相繼物故。傷哉傷哉。命也命也。予穉齒未毀。執經豫章之門。元髮乍束。交友宏農之館。耽吟握管。則贊善播其英聲。研經著書。則校理長其浮譽。歲月旣往。中心藏之。師友之間。人倫盡矣。于是擇窮陰沍寒之日。招秦吳燕越之魂。陳觴而言。爲位以哭。哀哉。原夫贊善之志。古人是期。梁傅太息之襄。步兵痛哭之槩。操一于此。卽能損年。兼而有之。斯多戚緒。然而談縱八極。戢黃髮以入棺。交滿海寓。御布衾而辭世。雖云悲也。可無恨焉。文學自少至老。爲詩五千。窮年累時。質券數百。授經之

席移市門而便沽。問奇之酒呼里魁而對飲。推其梗槩。實不可一世焉。校理生有積貲。沒逢奇窘。將居北山之北。訪友南山之南。四馬駱駱。載傳書而來。雙旌蕭蕭。斂體魄以去。是可哀矣。司務累葉清華。一門要劇。而焚研之後。既歎數奇。毀巢之餘。又窘陰雨。命之不育。憂殆傷人者焉。嗟乎。統而言之。贊善之達。不勝其憂。文學之窮。未改其樂。是知沈魄逝矣。招雍門而鼓琴。天懷廓然。逢劉伶而市飲。校理則魂無避債之所。司務則死餘對獄之驚。朝露之痛。不越乎兼旬。秋霜之威。遂凌乎萬物。日之夕矣。鑒素月而不輝。天何言哉。隨大化而俱去。百年之壽。不能與麋鹿爭。十步之外。或當與松柏處。所以各述其懷抱。繫之以詩者。亦以通存沒之情。均哀樂之致也。詩曰。

猗惟贊善。身沒道存。下視百世。心縈古人。積憂炎炎。寢室以焚。室前毀于火。逝川東來。高岸亦崩。沈痾作書。告

我以誠。魂如可招。越之東門。烏呼文學。以酒自晦。闔地軒天。沉句緬載。誰云閉門。默坐而慨。草元未就。西日歸海。質券雖積。囊錢猶在。欲奠先生。吳之里市。校理覃覃。士流之冠。洪彼經術。足于文瀾。著書何多。云以待刪。說士之甘。一世所難。宦既不達。西行入關。驪歌召哀。往而不還。神氣所聚。歸于南山。司務英英。弱年嗜古。玉立既振。金聲徐吐。挹茲襟抱。執云步武。方秋之朔。如月之午。頻傷疾疾。遽委蒿土。縣棺有待。殯此江滸。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五

南華九老會倡和詩序

乾隆十四年。吾鄉莊氏之致仕居里中者凡九人。曰禮部郎中清度。年九十。曰福建按察使令翼。年八十四。曰臨洮府知府祖詒。年八十二。曰黃梅縣知縣贈文選司主事標。年六十九。曰密縣知縣封福建臺灣兵備道欽。年六十六。曰開州知州學愈。年六十三。曰湖南石門縣知縣封甘肅寧州知州柏承。年六十三。曰射洪縣知縣贈順天府南路同知大椿。年六十二。曰溫處兵備道封禮部右侍郎柱。年六十。因爲南華九老會。各繫以詩。其宗之年及六十而未預斯會者。復二十一人。各依韻和焉。盛矣哉。非特宗族里鄰之榮。蓋昇平之僅事矣。且數公者。旣無巧宦之目。仕有廉吏之聲。彈琴之治甫成。抽簪之情已切。其在官也。種秫之田無五十畝。其謝事也。成都之桑少八百株。貴而能貧。知止不殆。此其高致一也。居鄉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有公綽之不欲。法嚴平之自然。風貌樸誠。肖其披服。卜商不假之蓋。酷暑而詎張。晏嬰已敝之裘。奇寒而始御。其高致又一也。東西之第匪遙。釣遊之所不乏。葭莊之魚。涉春而已種。蘆墅之菱。經秋而可采。方伯別業。實曰青山。尙書廢園。亦名來鶴。永日永夕。斯陶斯遊。觀邦國之蜡。曳杖而必偕。養里社之神。聯裾而早集。其高致又一也。維時風俗旣淳。里居最樂。盈門頽白之叟。占野屢豐之年。然而刻魚。

入饌行于鼎食之家。束脯爲禮。饋彼歲時之會。從大夫之後。亦竟徒行。避長吏之庭。有同由徑。薦紳之譏。市僧不列於筵。士夫之尊。吏胥罕識其面。均得遂彼恬適。享其大年。其高致又一也。家世傳學。則有夏侯。代不曠僚。實惟沈氏。是以隨會既老。變句詞而登朝。望之未休。育咸皆成。廕仕。門閥之盛。里鄙榮之。而數公者。處貴寵而不矜。與寒素而鈞禮。羣從之謹飭者。賜嘉果而必捧。子弟之通脫者。逢乘馬而亦數。此則十室之邑。忠信所存。百年之宗。家法斯在。其高致又一也。予少以孤童。逮承顏色。高山仰止。不去於懷。乃文考欲賦靈光之殿。已頹。孔融成童。老成之人先謝。是可戚矣。石門君孫宇達。世其家學。早有令聞。懼良會之就湮。遺翰之放失。遂各係以小傳。並索序于余。余惟九世卿族。首數乎甯俞。萬石素風。或衰于石慶。花樹之法。不及于百載。棠棣之碑。僅傳于數紀。皆名宗之所宜鑒也。故原其本末。序之。所以紀人瑞之符。亦以垂後來之則云爾。

復錢少詹書

亮吉頓首。少詹先生閣下。比惟道履勝常。義蘊益邃。禮堂暇日。惟寫六經。中壘暮年。漸成七略。幸甚幸甚。亮吉雖未及閣下之門。然每得閣下一書。輒憫其嗜古之誠。爲析諸疑義所在。則亮吉之師閣下已久矣。承爲刊定三國疆域數條。除淵泉漢葭。前已自悟其失。隨即更定。餘謹一一如來教也。又承示唐開成石經左傳。與今本異同處。甚爲精審。然如且辟左右之且。誤爲且。少齊有寵之齊。誤爲姜。石經之外。北宋甄

本及淳化本尚皆不譌。益知亭林顧氏之言爲不足據。比來以諸書釐正左氏經傳本文。至數十處。如郭
邵二邑。缺其一方。文公六年淇水兩言。全成脫簡。恒公十年增子于適。宣公二年脫侯爲齊。恒公六年均係本文。非爲小失。
此之增損。或尙不至戾于古也。又有杜氏時經傳本已誤者。如輔車之爲輔。衿服之爲均。亦惟求杜氏已
前諸儒之說實可據依者。間爲釐定。稍疑卽闕之。俟纂本粗定。尙當質之閣下耳。兩年以來。左傳詰以外。
復成乾隆府廳州縣志五十卷。大類亦同元和郡縣。而于兩漢故城。歷朝舊縣。河渠之興廢。水道之遷徙。
頗加詳焉。又五金利用。詳所出之山。近鹽便民。記置場之所。其有爲吉甫所載。而今則略者。如莊子觀魚
之臺。滕王宴賓之閣。並登佛寺。兼采道家。以爲無裨于輿地之實。勿收也。惟水道有十數條。不敢仍古人
之失。而又不能遽定者。謹略述數事。就正焉。許君云。河南有溟瀆二水。同出密縣。淮南王書及酈道元注。
讀均如急敕之敕。今以目驗及口音斷之。疑非二水也。水經云。漢水有沮沔數名。同出狼谷。而山海經及
常璩國志。又別標鮒魚之源。今以昔名及今地核之。又知實一水也。他若爾雅東方之斥山。疑卽今青州
之沂山。以字近而誤。漢志廬江之泝水。疑卽爲說文之漚水。以音近而淆。凡此未知有當與否。幸閣下有
以教之也。近時樸學之士。皆從閣下問受。閣下猶子獻之。及李君生甫。均亮吉所心折。然獻之注爾雅。而
必書雅爲正。遂致西安書手。驟爲亦匹之呼。李君字許齋。而必書許爲響。乃令近時齒錄。分鑄無邑之字。
好古似微過也。附近所見聞。以博夫子之莞爾。亮吉再頓首。不宣。

湖廣道監御史蔣先生別傳

先生諱和寧。字畊叔。世爲武進人。雍正三年分縣。又爲陽湖人。其生卒歲月。行事官閥。具於家狀甚詳。其從甥洪亮吉。以爲古之顯於當時。名於後世者。皆有別傳。見於載記。自東方朔至夏統。已一百十人。所以襄志乘之闕遺。備史家之採焉。爰甄其遺事。以爲之傳。曰。先生以強仕之日策名。杖鄉之年去職。其在朝也。官不越五品。其家居也。遊不出千里。而許與氣類。導迎善氣。以是抱人倫之鑒。負海內之望者三十年。迨卒之日。多士之在朝在家者。皆爲位而哭。相向失聲。蓋自東漢許郭。有唐韓李以來。至今日僅見云。而又內行醇備。友誼諄篤。李元禮之仕宦。不異神仙。衛叔寶之風華。無傷道範。若綜其高致。可爲神往者焉。夫世之獎許爲襄者。或因片言之善。或錄一技之長。皆本素知。由于歷試。而先生則聞聲已識。望氣先知。王猛鬻春之歲。卽推公輔之才。孝侯射虎之前。已卜非常之器。每當羣賢高會。達士盈門。推白屋之童牙。謝後門之寒賤。致之高坐。無異賓師。望彼成名有逾子弟。非夫性情之摯。能若已有之如此乎。又以士之曠遠。歷落者。類不護細行。好爲大言。史魚爲盜。苟況以之叢譏。顏回復生。禰衡因而隕首。而先生則百喙以辯。萬端曲全。憤此鷺凌。形于辭色。以巷伯之疾惡。成緇衣之好賢。保全者實多云。家無一頃之田。百金之產。而九族之親。來而共食。一面之識。貧而解衣。重門洞開。雖疎逖而可入。城府坦白。卽鄙客而必言。不移牀遠客。故人樂其寬。故破產酬酢。故世稱其達。多能本乎天性。思理成于自然。自夫家居。或營小築。

平泉一石。亦微磊落之裏。龍門半池。乃有回環之勢。聆寒谷之竹。早識陰陽。移遠圃之花。先明向背。將母以濟物之量。寓之于泉石者乎。若夫朗月入抱。莫喻其高。裏白雲在天。思成其春服。守馬卿之四壁。食何曾之萬錢。有柳下之阨窮。御孟嘗之狐白。此則不可無一學步而卽非。誰其嗣之。望塵而不及者矣。先生于學。或有不窺。而識無乎不貫。雄博如劉子駿。授太元而亦觀。逸才如陸士雲。見都賦而驚歎。至于商榷一字。如星位之安于天。領悟半言。若時雨之零于物。則微言之未絕。視古人而莫愧者歟。亮吉少以孤童。育于外氏。執畚挈榼。偶影于僮奴。食淡衣麤。視同于傭保。先生識之于糞壤之內。拔之于羣從之中。同舍改觀。里閭致敬。憫康伯之陋。則輦書以貽之。傷羊曇之貧。則賭墅以乞之。嗟乎。士感知己。無時可忘。我送舅氏。啜焉而泣。秦人之思鍼虎。欲隕百身。晉客之念范公。將通九地。尙何言哉。他日信陵之客。張耳有推賢之名。潁川之門。景顧成行義之實。是則後死者之責。而先生之所望矣。

文學呂先生墓表

先生諱祖輝。字杏標。始祖泰然。南宋時。知吉州。始自婺州之金華遷宜興。十七傳而諱仲始者。復遷武進。遂世爲武進人。太末三徙。不越會稽。西蠡一宗。別于丞相。祖諱倜齡。父諱官山。學官弟子員。行誼文學。爲里鄰推重。稱靜軒先生。其次子也。自其幼時。已有成人之度。其事親也。本樸誠。其交友也。崇節槩。里中父老。悚然異焉。不有君子。斯焉取斯。刑于寡妻。孝乎惟孝。靜軒君及母許孺人。皆鍾愛之。未幾。學業頓

進聲譽赫然。項橐七歲。先稱闕里之師。施讎幼童。已擅專家之學。自是教授里中者垂數十年。蹤跡所至。北不越乎大江。東不及乎滄海。西登于牛首。南極于蛟渚。一歲之中。閉戶者常及十月。六經之師。著錄者乃至百輩。操朱墨之管。而目以之眇。書甲乙之籤。而指爲之繭。默思而坐。則屢銳繩床。問字而前。則幾穿戶限。而先生之教人也。則又以德行爲先。文藝爲末。尹公之弟子。咸號端人。東海之學徒。並矜奇節。士林遵其月旦。鄉里以爲祭酒焉。室屢空而晏如。德無鄰而不愾。方先生之少也。與同里大學士劉文定公。侍郎劉圃三先生輩。結爲文社。先生以年常爲社首。無何兒寬上第。嚴助入官。馬安則四入九卿。望之則一歲三徙。而先生以丞相之故人。作諸生之都講。仲舉則經時拂榻。平陽則無客掃門。蓋文定公時適奉諱。家居。亟遣社友招之。謝而不往。有詢其故者。曰。使劉公有不赴招之老友。顧不重耶。此則濮陽之爲揖客。見重公卿。槐里之斥。小生居然口實。世論兩高之。然造物嗇先生于前。而豐之以暮境。窮先生以遇。而酬之以大年。是以禽慶遊嶽之歲。嗣續乃生。辟宣罷政之年。茂才始舉。六極則疾居次首。而先生又益以貧。五女則盜不過門。而先生復增其一。以平子之四愁。不改啓期之三樂。于是齒以老而強。遇以塞而泰。高密舉小同之載。尙克傳經。子堅察高第之時。猶能健飯。優遊里閭。快叙平生。迨至楚國之舊友。盡號先賢。陸氏之門人。亦先廟食。謂先生學徒湯知縣。大垂時殉節鳳山。而先生始息影衡門。休神家術。則天之報施善人者實多云。亮吉與先生有連。且近同里巷。開庭撲棗。則王吉之東鄰。關徑聽松。則泉明之北牖。王微枕上。聞捫蝨之

談經。伯陽竈觚。視望羊之讀易。知先生者。實最深矣。以乾隆五十二年月日。孤子榮。將葬先生于城東新河鄉之高三畝原。乞所以傳先生者。亮吉遂不辭。而爲墓道之表。先生生于康熙四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卒以乾隆五十一年五月二十五日。年八十有一。配蔣氏。繼配巢氏。子榮。丁酉科舉人。揀選知縣。將贈先生如其官。女六人。皆適士族。孫二人。貽安。抱安。楊亭。則藁艸尙元。蒿里則衣冠盡白。烏乎。一邱之士。三尺之碑。此日隻雞之奠。稱有道而不名。他年下馬之陵。號通儒而莫愧。是爲表。

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宜人葉氏神誥

宜人姓葉氏。諱貞。世爲蘇州太湖廳人。浙江分巡寧紹台兵備副使士寬之長女。刑部福建司郎中趙君繩男之淑配也。生而淑慎。動合儀則。又聰明善鑒。柔嘉有文。自夫結褵。逮于屬纊。無疾言。無遽色。門內化之。姻鄰宗之。蓋夫人生自鼎族。歸于德門。葉氏自少保公以來。趙宗由宋魏王以後。均代有達人。世著清德。庭誥二首。擬于顏門。女誠七篇。方諸曹氏。而是時勾吳於越之俗。吹羅綺則障大。排管絃則沸日。婆羅曼衍之戲。與節序並陳。踏青上巳之游。與冠蓋爭勝。以市媪佐談讌。以廟覲代醫療。是以沉沉畫閣。祀青溪之小姑。宛宛紅閨。雜黃冠之女士。謝夫人之整肅。尙接濟尼。竇太君之嚴明。亦通巫媪。習尙所在。賢知交譏者焉。乃宜人爲女也。則秉副使君之懿訓。其爲婦也。則守恭毅公之家法。曲江從宦。伍相之濤詎觀。太未侍親。刺史之屏不識。迨夫里居。益嚴矩矱。僮僕受範。內外秩如。安志枕溪之宅。馬戶之禁斯嚴。平

仲近市之居。魚里之優。不入盜衢。社火婢不窺門。隔院鐘魚。尼難闖戶。以閨閣之從風。肖臣門之似水焉。宜人則更繪列女于寢。頌其格言。祀先姑于庭。以爲師保。語笑不達于鄰。跣步不踰于闔。早焚博具。蠶織之婦難休。嚴絕禱祠。高明而鬼不瞰。若其貴而能貧。儉以率下也。翟菲之服。與澣濯而並陳。莞蒲之筵。而粗糲之是饋。諸父諸舅之至。乃具牲牢。二分二至之期。斯修魚菽。亮吉大母。爲恭毅公女孫。幼時頻隨至里第起居。宜人視若猶子。憫其孤童。闔門之教以宣。亢宗之期斯切。凡宜人之以身爲範。遇物盡誠之道。亮吉又多得之目見焉。天性孝友。篤于弟昆。德公罹禍。文姬則流涕以言。羯奴廢學。道蘊則正容而悟。以先臣服官之訓。勗茲夫子。以大賢行己之法。望其所生。故長君喪。玉次君球。玉皆早有令聞。鬱爲時器。時刑部君供職于朝。蓋宜人之教居多云。疾病遽嬰。不臻者蓋以乾隆四十九年十月十日。卒于里舍。春秋六十有三。越三年。葬于城東黃塘鄉之黃塘原。方宜人之卒。長君襲玉。服官京師。不及視含斂。故高柴之反里。兩泣者三年。獻子之服喪。加人者一等。亮吉呼天之痛。早歷歲時。見星之奔。同茲莫逮。鑿寒泉而弔影。聞風樹以傷心。敬于几筵。是爲神誥。并申以頌曰。

化之覃敷。門內斯起。如何世族。鮮克由禮。閨風之振。繫惟哲人。神明不惑。矩矱是崇。家人師師。惠而不怨。笑笑孤童。誨我無倦。搯臂之痛。椎心亦遲。庶幾無忝。夙夜以思。

與錢季木論友書

昨復枉書。極言友道。昔觀吾子之面。今知故人之心。輒貢鄙誠。要于永好。蓋僕縞紵之道。有二端焉。學問之友。必先器識。拘于一隅。難與高論。談性命則爲周孔。言訓詁則稱鄙儒。特性所祠。糾其違而卽同。非聖方冊。既載。舉其失而便爲違經。此一蔽也。言無智愚。時有今昔。渾敦窮奇。以古而足貴。垂棘和氏。以近而不珍。此則宛邱既平。必當高于秦岱。惇物尙時。亦可等于蟻封。此一蔽也。據近定遠。屈前就後。荀卿儒術。見黜于後賢。蒙縣著書。致譏于里塾。視犬之字。斥爲委談。猶龍之言。疑非確議。此爲仲尼之識。不及于里師。新安之經。反尊于闕里。此一蔽也。復有神明本昏。胸臆是任。讀易半卦。已疑軒義。哦詩一章。便嗤鄭衛。張頰植髀。持不根之論。窮老盡年。爲無益之學。謂日月可廢。矜其一鐙。謂菽粟多事。恃其夙飽。此又一蔽也。又或遂厥初非。矜彼私學。愚公移山。智士亦同其誨。陋儒談天。經師引之爲證。此雖賢者之過。亦一蔽也。若夫事必究其原。論必求其是。解帶一室。鄒魯不能欺其半言。馳輪九垓。嵩華不能搖其一瞬。研幾極神。深識殆聖。求之吾鄙。亦有人焉。性情之友。要于至誠。非我有咎。疑詩人之不真。豈不爾思。爲宣尼所深歎。而近世之士。或以齷秩叙鴈行。拘年輩爲鱗次。何云締交。乃左雄限年之格。何云結友。成正始服官之簿。此一蔽也。聲譽起落。引爲重輕。蹤跡顯晦。據爲高下。郭李盛名。必難言其紕繆。毛薛賤士。或至掩其琳瑜。此一蔽也。執彼此之見。以致參商。因趨向之殊。忽離膠漆。孟公鷗夷。形張竦之短。伏波畫虎。顯季良之失。此一蔽也。又或以志意而合。以門戶而離。仲宣賦筆。乃不曠于司農。叔然學徒。必先讐夫聖證。此一蔽

也。又性有喧寂。質有華樸。子雲沈思。強中壘而亦默。向生好遊。戒王邑以疾走。究之失其一長。或至兩敗。則亦一蔽也。若夫脫略繩檢。求其性真。白雲在天。望之而可見。風雨如晦。思之而不可見。僕又恨吾師之士。幼而定分。以間其隱。片言之誠。金石亦將輸其烈。求之吾師。又有人焉。足下卽其一也。僕又恨吾師之士。幼而定分。長遽踈節。或智竭于一官。或識昏于妻子。耳目所及。不能離夫簿書。形骸若遺。未嘗踰乎寢榻。而足下則師琅邪之不娶。學平陽之若寄。落落如玉。處于朱門。明明如月。成其素履。淮南之雞犬。雅於薛公之賓客。河間之簡冊。親于中山之家室。染翰終日。至忘寒暄。披圖一朝。或遺冠履。此僕之所深悉也。乃或操筆萬語。貢于所知。求人作箋。以答顯達。頻云采薪。逃簪笏之席。或乞急假。憩名山之廬。觀白鷺之羽。穢其塵容。攀青松之枝。寄此幽挹。此又僕之所深悉也。僕舍足下。又將何與交哉。蠡水之側。聞營艸堂。距僕先人之閭。半里而近。東海再舉。卽焚麻衣。吳興一朝。或解華組。相與商略疑義。宴談晷日。招莊生于濠梁。致蔣濟于側舍。樂何如哉。相去千里。氣候頓殊。僕客汴水。日餐黃沙。君官四明。乃飲碧海。倘因翔鴻。時有覆我。

孫太孺人八十節壽徵詩啓

夫萬物競流。不移金石之性。百卉謝氣。始開椒蘭之馨。貞于運者久。則享其報者烈焉。是以物性至維。而冬生之木。必貞。有生不恒。而夜半之禽。獨壽。理可言焉。見於是矣。孫母許太孺人。陽羨之名宗也。父知縣君。南閣祭酒。旌陽仙令。鵝籠一具。飄爾攜家。蛟浦十年。傷哉遠宦。孺人終鮮兄弟。獨奉庭闈。吟雪豔其高。

才飲冰同其清德。年二十，贅贈君子家，而延陵善愁，扶風易病，集樓之鳳，已罷吹簫，過隙之駒，猶勤學易，逾年舉一子，而贈君遽卒。知縣君既因玉樹之摧，欲奪柏舟之志，孺人叩心出誓，瀝血自明，所生惻然，不能強也。無何，知縣君亦卒，嗟乎！父兮母兮，逝者已矣，天只人只，生者奚辜？勞耳叫天，則清霜凌于平旦，截髮搶地，則白日冥于中庭。遂乃兩楫克前，雙旌並舉，昔叔先雄之殉孝，白貞姬之矢節，具一于此，已詫至畸，兼而有之，斯爲大感。于是帷車萬里，則馬助哀鳴，過峽百重，則猿隨墮淚，崩城之慟，行路咸傷者，與窀穸旣成，蒿麻不釋，英臺讀書之地，雙影無依，臨沂感孝之瀆，半塵爰闢。先是知縣君有家財，臨沒析其半以畀孺人，孺人雖身挾積貲，室無長物，古屋則神鐙時出，壞牆則磷火羣飛，懷璧是憂，瘞金無所，至乃緘以素縑，藏之斗拱，滄上寡婦之僕，涕一尺而偷窺，南陽不義之奴，縫兩囊而默運，孺人不及知也。無何，乳媪之居，喧傳金穴，里卒之舍，赫建重樓，僚僕以告，孺人乃疑，發棟視之，空篋在焉，孺人旣寃，結莫伸，詣神自訴，爾乃傭奴鬼縛，里媪神驅，叩首投情，詣官自告，鼠穴授其剩貲，牛車載其餘貨，十僅獲一，稍以自存，人以爲至誠之感焉。一日，以貧困坐古室中，長歎甫伸，一媪欵至，謂孺人曰：爾無憂矣，顧視之間，形神頓失，翌日趨影堂視之，則某代某妣之象似焉，宜都之覲，聖善無假，冥求潁川之覲，先靈非煩，左顧貞孝之獲佑，一至此乎？于是有若焯掌，報母氏之劬，顏生餐煤，共歉年之食，歲丙子，令子舉順天鄉試第十三人，祀膳甫歸，計偕適值，時孺人方當扶杖，已荷旌閭，三江浩然，峙裏清之百尺，萬瓦香若，表行義之一椽，更

復桓氏之嫠。推本帝師之規。夏侯之孫。呼從外家之姓。義興房之號。與定遠支相配。云。孫故定遠分支。及又呼爲宜興。三原舉母氏也。越十年。孝廉筮仕。得句容儒學教諭。百里就官。六旬迎養。孺人有田一頃。遂命入于大宗。以奉時祭。樹墓檀焉。夫長樂讓產。獨表于儒林。平輿贍宗。不聞于閨閣。而孺人顧以仁讓之德。克紹孝弟之宗。有識偉之宗。鄙欽之者矣。御板輿而入官。隔紗帷而助課。過庭學禮。則移訓文孫。遷舍斷機。則親督婢媪。雍雍焉。肅肅焉。蓋敬姜之告文伯。大家之誨子成。無以易此。未幾而平原文學。遠著賢聲。洛陽秀才。亦垂妙譽。句容固當孔道。時集勝流。于是過令伯之居。先瞻大母。詣士行之室。必拜尊親。而孺人亦視聽不衰。禮儀可範。餌華岡之木。肌體愈輕。讀老氏之書。神明頓徹。歲丙午。疊荷覃恩。介茲眉壽。遂卽官舍爲。孺人稱八十之觴。禮也。大年之兆。非假乎學仙。餘慶之徵。必推于積善。亮吉等與孺人子若孫交。欽禮宗之在望。過義門而先式。咸以爲琬琰可以鑄德。竹帛可以著聲。不有鉅篇。曷彰朗節。于是采其本末。跡其操作。以貽世之君子云。

崔君妻莊孺人壻志

孺人姓莊氏。諱素磐。濟南府知府敷坡先生之季女。今杭州府水利通判曼亭先生之子婦也。濟南伏氏。經學傳于女孫。江東謝宗。閨望逾于男子。自其幼時。最得大父末夫公歡。稍長。隨其父濟南君。歷官數州。五行俱下。視不停眸。十紙齊揮。墨常盈口。迨乎始筭。積詩已至百首。訪汝墳之俗。過南陽之墟。登高覽古。

有士大夫之風槩焉。年十八歸于通判君。次子景儼。載玉萬隻。一珥至而輸華。有鳥十雙。比翼鳴而戢影。通判君妻崔恭人。故尙書錢文敏公之女也。馬芝之行。附見辭宗。左芬之篇。光于藝苑。自孺人之歸。而扶風子婦。作讚大家。河東孝娥。續編閨範。几硯日親。文筆益進。是時通判君左遷涖郡。全舫移家。訪孤山之雪。則娣姒偕吟。觀廣陵之濤。則婦姑並賦。吳江楓落。有吾宗之逸篇。陌上花開。尋外家之故事。仕宦之地。有神仙之望焉。松方悅柏。中道而彫。月不舒華。上弦遽隕。以乾隆五十二年八月遭疾。卒于鄆鎮官署。年二十有三子。二曾述。懷荆女。一均幼。景儼感逝既殷。傷心屢賦。十二時之內。欲廢黃昏。三百篇之簡。竟刪蒙定。其年歸葬于武進某鄉之某原。嗚呼。明星七夕。天上誰期。秋水一渠。人間何世。墓門鶉萃。時開怨女之花。華表鶴來。卽作望夫之石。

署河南直隸汝州同知徐君妻楊安人墓表

歲乙未丙申以來。里中之友。悼亡者三人。錢君維喬。趙君襄玉。孫君星衍。三人皆婦賢而才。又皆乞志銘于余。余羈旅歲時。未暇畢應。今年春。客開封。同歲生徐君書受。適爲州倅。此方以妻楊安人墓道之文請。州倅悼亡之戚。視三君而尤過焉。因不敢辭。而爲第其本末曰。安人諱銀盤。及長。字孟貞。某官某之女也。與州倅爲中外親。自其少時。卽姻禮度。州倅母楊太安人。奇愛之。遂聘定焉。稍長。其家益貧。兼不戒于火。安人倉猝之間。掖所生以免。伯姬旣出。靈光乃頽。非叔先雄之孝。則宋無忌之灾。不免乎。年十二。隨父服。

官鹽山。逾八年。州倅就婚。遂于署成禮。州倅幼有令名。所爲詩篇。已滿人口。迨安人之歸。而益勤勸學。于是江總詞筆。借奉常之說文。李權儉腹。資大農之國策。締交通儒。是正文字。始則中論既成。列建安之七子。繼則義訓益究。受扶風之六經。阿客入世。不諳空踈。子雲閉門。益勤撰述。則安人之助也。又二年。隨州倅旋里。遭閔既多。數蹙踵至。太常齋室。尙不入夫內言。巨孝聖廬。益相遠于中閫。然而曉日三號。則蒿簪陪列。春秋殷祭。則麻衣助勞。寒幾不勝。屢瀕于殆。合而計之。十年之中。共牛衣者。不過三載。四方之游。偕鹿車者。亦止數旬而已。未幾。州倅舉明經之科。有奉檄之志。安人所親在遠。顧戀莫勝。州倅嘉其意。不忍違也。遂乃風雪載塗。寧車自送。嚴君一官。沈淪九品之末。老弱數口。困頓萬里之餘。安人則侍母氏之痼疾。悲夫子之遠行。離觴旣傾。情若終訣。每當鋒車入谷。塞雁內飛。未嘗不纏緜徐淑之篇。沈痛呂姜之翰。其族兄倫見之。以爲卽衛女之賦。載馳。黎莊夫人之詠。中露。不是過也。嗟夫。藪蔓之誓。皎日而莫逾。卷施之條。抽心而遽死。乃至入室之女。殉母不辭。望夫之誠。闔棺未瞑。可哀也矣。安人產一男二女。今惟次女阿男在。又幼卽嗜書。每有造述。所著若干首。今藏于家。州倅將以某年某月。葬安人于某鄉之某原。念夫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元堂旣扃。懿行莫列。乃爲之表如左云。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六

錢獻之九經通借字考跋

昭代尙文。百爲具舉。六書之學。近乃益昌。王工部訂楚金之譌。孫文學校德明之闕。皆有成書。附于小學。然尙未及讎校九經。正其文字。如高密定禮堂之本。傳可無疑。江式就太常之編。聞而競寫。則演贊次列。猶有待焉。錢君獻之。夙操記事之觚。早究結繩之學。研六經從文字入。故時析精微。研文字又從聲音入。故尤明通假。以丙申之春。爲九經通借字考十四卷。若其所得。有可言焉。夫經爲宣尼所訂之書。字皆在叔重所編之部。惟簡經屢易。師或殊承。聲轉未求。偏旁轉誤。然因仍識乃。知六經無不正之文。用武求無悟衆說有能通之義。周禮司几筵仍几。故書爲乃。鄭司農云。乃讀爲仍。按是也。舉一隅而不反。推六籍而可該者焉。至若近世學人。亦研竹素。顧或好標異說。致忽恒經。修誤爲脩。而轉議開成之失。遘轉爲姤。而或致熹平之疑。不狂爲狂之論。識者病之。若錢君是書。集衆師之言。以召陵爲斷。下則證以百家。校之金石。凡聚書若干種。而始成言。標其要。則義可翼經。事涉夫疑。則吾猶及史。非僅徐邈張參之能事矣。亮吉亦以壬辰之夏。著漢魏音一編。舉昔人讀如讀若之端。聲近聲訛之故。自杜鄭說經。如蘇注史。以迄涿郡之賤陽翟。浚長之疏淮南。靡不畢收。以存故讀。蓋實據叔言反語之先。爲衆經通轉之助矣。證之君子。或有同

心。貽於後人。實非小裨。因序君書。藉及之云爾。

歸求堂壽言詩序

夫舟航可以濟遠。而戒心于江海。松筠可以樂素。而謝質于巖廊。是以富春之蹈。履高節而動星文。會稽之蹤。振瑰辭而扣天闕。彼各有所暗。故甘進者不謀于乍退。養志者靡樂乎梯榮也。若夫達身以襄一世之務。居閒以研邃古之業。臨菑讜議。屢奏乎九重。長樂專經。並行乎六籍。則出處之際。物我之事。庶交盡焉。內閣侍讀嚴道甫先生。當代偉材。幼生異稟。方今上御極之初。時內閣學士李公牧堂。禮部侍郎方公望谿。以耆德重望。號稱知人。其見先生。均降彼達尊。接茲幼德。常山都水之學。濬厥靈源。亥唐子夏之對。矜其奇智。逮夫列士。籍服儒衣。讀委宛之祕編。識靈光之餘老。積逋償于一日。隆名起于寸晷。則前兵部侍郎長白夢公之力也。自乾隆十六年以後。上省茲河海。屢幸東南。是時九服承平。羣才輩出。奏枚生馬卿之賦。貴比制科。別明經進士之條。升茲碩學。蓋召試得人爲盛焉。以亮吉所見。今少詹事錢君辛楣。副都御史王君蘭泉。編修程君魚門。皆後先以獻賦頌入列清華。海內號爲宗工。儒流尊其著述。而先生則其一也。入官內閣中書。直漢票籤處。前大學士諸城劉文正公。武進劉文定公。皆奇賞之。前後領諸館纂修凡五。以彼達才。承茲異數。宜矣。逾年。以文正公薦。入直軍機處。夫世之履經綸之地。居禁近之中。不過居常恂恂。溫室有不言之樹。自守凜凜。東海無可通之賄而已。清素可風。寵靈足荷。若先生則應機成務。

濟物爲裏。總數館之機宜。清累年之陳讞。滕公一言。生人于伏質。孫卿千鎰。免客于奇禍。而又國體既立。非朱浮之賣恩。朋交亦全。異蘇章之用法。方辛卯春。雲南督糧道羅君源浩。以賠項逾期。獄事甚急。時文正公兼刑部。當主稿。先十日。已奉命入主禮部試。人傳先生袖疏草。排棘闥。于上相之顏。動列卿之色。事卒得解。仁者有勇。庶幾見之。陰德活人。於斯信矣。於是叔堅之形。或繪圖于南楚。寶石之德。亦俎豆于長陵。聞有屈將率之尊。就子弟之列。目申報德者。先生固不自言也。其年擢內閣侍讀。凡直禁近七年。拜上賜者數四。人方謂當宏此設施。成其博濟。納言常伯之任。監牧連率之司。夫固已識在禁屏。屢勤清問。而先生當未衰之歲。遭二親之憂。遽遂初衣。擔茲榮路。有識所深惜也。達人其有見乎。歸築歸求草堂。貯金石文字三千卷。圖書三萬卷。法書名畫復三百卷。谷永疏達冠絕夫西京。敬通詞翰。昭回于建武。君山說經之粹。臣瓚析史之精。以迄厭次之述。十洲涿郡之名博物。莫不抉宇宙之未露。廣古今所欲傳。規石爲硯。筐于三易之餘。裁縑作牋。價逾十倍之上。凡著述共三十二種。副既藏于家塾。字可懸之國門。兼之讀道旁之碑。則黍前能疏其誤。出枕中之祕。則嬌女亦諷其辭。一門有集。祕監別于大顏。內外皆文。道韞參夫諸謝者矣。配葉宜人。柔嘉有則。婉孌善文。自歸先生。卽勤家政。時先生尊人。以事避居舒城。宜人積紡績之資。爲舟楫之費。歲之春秋。聿云定省。寢門旣謁。攜冰鯉以稱觴。良人未歸。潔黃甌而祀竈。傳先姑之言。訓于冢婦。以夫子之戒。勸其佳兒。儉然慘然。其有定識者也。歲在辛丑。先生及宜人皆屆五十甲子海

內知識。爲詩以壽者。凡若干。令子峻等。彙錄以寄先生。亮吉與先生同客陝西巡撫畢公之署。辱先生之知。命爲之序。昔彥升弁文憲之集。陳劉美伯始之文。類皆綜核生平。詳求隱行。蓋太中之勳。或韜于文學。右軍之德。反掩于書翰。自非采薦紳之口述。錄名流所心許。則潛美或不章焉。又況列真五緯。配厥修齡。高山大原。徵其積累。儔類所能頌述也。若夫表知微之識。著濟時之要。則子雲鄉里。或有當于君平。彥黃周旋。庶不誣于衛尉云爾。

芍藥本事詩序

芍藥本事詩者。吾友蔣大令玉予。及孫君季遠憶舊之所作也。探春北墅。言歌鄭國之風。修楔曲江。遂值郭虞之拔。鶯嬌待至。馬細馱來。蓋蓋屋郭郎名喜者。二君所眷也。看花客倦。回面而引襟裾。聽鳥歌闌。抗喉而申宮羽。于是蔣君舉靈飛。經有仙人郭芍藥者。告坐客曰。是亦一芍藥也。固知多年入道。難忘綺麗之名。一日同舟。雅有神僊之望。然而新葉之生下澤。已厭淤泥。靈鶴之出空庭。不工頽仰。矯矯乎有拔俗之心焉。故振其孤花。方移姿夫露檻。而挺茲弱植。忽高舉乎風埃。春讌正濃。玉人告去。蔣君舉觴而思良會。寫影而紹餘歡。此則陽春屢詠。初移齊右之風。而夏五遂書。已應郭亡之讖者矣。無何遠遞魚牋。寄定情之金劍。誤傳鵲語。迎別館之瓊枝。蓋桃思代李。雖憐根葉之同。而燕不逢鴻。如學尹邢之避。時值河東曲部。籍甚關中。新聲圍羊侃之筵。妙舞亂周郎之顧。翻有麗人。忽焉傾坐。召而問焉。尤可異者。東郭西郭。

隔河水而同源。南枝北枝待春風而欲合。拈珠紀歲。既已齊齡。映玉爭妍。尤堪並蒂。孫君子是撰將離之譜。昔夢方殷。欣如願之逢。亞枝更續。蒲洲郭郎名雙者。並枝芍藥圖所復作也。預斯集者。咸美而賦詩。窮窈窕含睇之情。極旖旎從風之致。予授簡之下。又有感焉。昔春卿開徑。羊仲頻來。子荆賦詩。馬公首和。款渾于之譙。燭幸高燒。贈小史之篇。賤會屢易。筵長未接。先知越客之心。袖冷思溫。已進襄成之手。未嘗不歎其同饒慧業。共厥僊源。一則泠泠善語。墊巾餘名士之風。一則宛宛依人。揮塵有清流之習。雖子元之注蒙叟。篇終而竟竊馬蹄。文舉之依茂宏。會始而猶披鹿褐。標舉所在。有不同矣。離合之致。洵可言與。夫今夕何夕。星明照邂逅之期。新人故人。道遠致殷勤之問。可知賞真者不嫌乎兼美。情摯者靡遺乎自昔也。爰不辭而爲之序。

十二月十九日終南仙館同人祀蘇文忠公詩序

歲序乍開。豐年告慶。山隅千尺。積雪與齊。官齋東偏。舊有山館。與二三子。觴詠于茲。月惟嘉平。日值十九。宋故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蘇文忠公嶽降之辰也。覽乎遺文。嗟不並世。求其宦歷。又近在茲。相與薦茲清羞。列彼嘉豆。几筵既陳。畫象斯肅。則高冠義義。從乎支遁。長袖落落。綴以踈梅。瞻拜之餘。遐想有寄。惟時簪筆之士。既紹南皮。笙歌之聲。亦逾鄴下。當夫旅揖再拜。三歎一彈。寒禽蹲樹而不飛。凍鯉破冰而出。聽南山白雲。圍乎坐右。增采軒棟。助潤襟裾。青松在庭。列柏蔭戶。崇儀則迎神降神。清聲則滿室滿堂者。

焉嗟乎。尙友之志。誦詩讀書。仰止之誠。大星列嶽。七百餘歲。思公而不忘。十有三人。握管而競賦。至于斜月沒樹。音猶繞梁。寒威襲衣。飲始投轄。中心好之。驪駒之歌。且止。歲云暮矣。蟋蟀之旨。無忘。預斯集者。詩無不成。昔孝若作贊。言圖歲星。陳留聚賓。致徵緯象。今序而傳之者。亦以紀嘉會。著良日。且使後之祀公者有所述也。

與孫季仇書

亮吉白。季仇足下。別後五句。亮吉亦渡風陵。徑條谷。裏人蒲坂之寺。哭友巫咸之山。鹽池既屆。馳蔣生之寓書。熊耳回經。憶錢君之昔辯。道路饑渴。存忘在念。兼以獨遊。時涉遐想。非復曩時共載之興矣。然而沿乎洛汭。遵彼汝墳。七聖皆迷之野。獨爾驅車。耦耕不輟之鄉。猶承指道。幽憂之思。亦間以篤什寄之。閉置二句。始達樊城。臨池而舉觴。尋碑而墮淚。越日。乃舍騎登舟。白鷺出樹。回翔可觀。潛鱗上竿。尺寸皆市。惜沿漢入江之樂。不及與足下共也。暑月正滿。當抵武昌。行攜濁醪。上揖黃雀。彭蠡既泛。卽指北江。回日再當詳書與足下耳。長安人海之地。尙望稍節語言。謹慎嗜欲。相見尙遠。我勞如何。亮吉白。

鄧尉山人徐友竹詩序

夫知山莫如樵。而無與巖壑之勝。知水莫若釣。而莫窮浩渺之概。知簡冊莫如儒。而不克極夷曠之致。是以升林麓而能賦。謂勝于樵。臨川上而能言。謂勝于釣。積經籍而能化。謂勝于儒。若其兼此者。則身世之

樂亦幾盡焉。復有知而不獲踐者。嵇生曠矣。而鸞鳳之翮不鍛。公理遠矣。而參佐之職不辭。故著樂志之論。而跡局于冠纓。成養生之篇。而遇極于幽憤。達者之過。古人類然。友竹先生。脫塵網以遊。抱白雲而逸。一畝之宅。山花環而欲笑。五湖之田。魚蛤類而可拾。杖策所至。崖傾谷懸。則能賦矣。縱棹既遠。潮靈帆船。則能言矣。積軸萬卷。心超語逸。則能化矣。若夫極一世之工。而猶窮于自然之致。涉千祀之想。而不能忘在身之累。此今之作者所以傳而不遠也。觀先生之詩。可以自悟于山水間乎。

出關與畢侍郎賡

自渡風陵。易車而騎。朝發蒲坂。夕宿鹽池。陰雲蔽虧。時雨凌厲。自河以東。與關內稍異。土逼若街。塗危入棧。原林黯慘。疑披谷口之霧。衢歌哀怨。恍聆山陽之笛。日在西隅。始展黃君仲則殯于蓮城西寺。見其遺棺七尺。枕書滿篋。撫其吟案。則阿孳之遺賸尙存。披其總帷。則城東之小史旣去。蓋相如病肺。經月而難痊。昌谷嘔心。臨終而始悔者也。猶復丹鉛狼藉。几案紛披。手不能書。畫之以指。此能杜鵑欲化。猶振哀音。鷺鳥將亡。冀留勁羽。遺棄一世之務。留連身後之名者焉。伏念明公。生則爲營薄宦。死則爲卹衰親。復發德音。欲梓遺集。一士之身。玉成終始。聞之者動容。受之者淪髓。冀其遊岱之魂。感恩而西顧。返洛之旆。銜酸而東指。又況龔生竟夭。尙有故人。元伯雖亡。不無死友。他日傳公風義。勉其遺孤。風茲來禩。亦盛事也。今謹上其詩及樂府共四大冊。此君平生與亮吉雅故。惟持論不同。嘗戲謂亮吉曰。予不幸早死。集經君

訂定必乖余之指趣矣。省其遺言爲之墮淚。今不敢輒加朱墨。皆封送閣下。暨與述菴廉使。東有侍讀。共刪定之。卽其所就。已有足傳。方乎古人。無愧作者。惟葦草皆其手寫。別無副本。梓後尙望付其遺孤。以爲手澤耳。亮吉十九日已抵潼關。馬上率啓不宣。

城東酒壚記

城東酒壚者。余弱冠之時。與亡友黃君景仁、馬君鴻運、及今知南陵縣左君輔、文學蔣君青曜諸人。燕遊之所也。地則面橋背市。沿林枕溪。闢圃製亭。截椽作閣。風颿出其前。雲樹亘其後。酒則隔歲之釀。東西接楹。魚則截流之舟。尺寸入市。摘蔬田之晚翠。啖瓜圃之深黃。乘斜日以出。載曉星而歸。霸陵醉尉。雖昌禁而不呵。吳門市卒。恒闔扉而見待。此數子者。又復逸氣溢坐。高譚接雲。平子作達。則一市縱觀。阮生狂歌。則四筵聳聽。北牖之日。倏去而倏來。南溪之流。時澗而時溢。撫青松以寄懷。指白首而要誓。蓋亦極酣嬉之致。窮日夕之勝焉。當是時也。自以爲七尺之身。金石比之而不及。百歲之遠。更僕數之而難終。委巷棄甓。當與浮屠爭高。名廚製羹。較諸酷暑尤熱。除蜡臘之外。無非合并之期。際霜霰之辰。彌驚宴集之數矣。嗟乎。言笑宴宴。信誓旦旦。而咸池之魂。已招而不返。燕市之魄。復墮而不收。逝者戢影一棺。存者繭足萬里。沉酣之醉骨。與冥漠以合邱。窮愁之涕淚。雜風雨而迸落。半宵之談。如隔乎數世。七子之飲。幾疑爲昔人。蓋曾不卅年。而市廛已移。遊侶頓改。城陰幾尺。不蔭黃公之壚。危橋數尋。寧來謝客之屐。升茲毀岡。弔

彼陳迹。則去我不顧者。東逝之波。瞻望弗及者。西馳之日而已。暇日偶得故圖。玩其遺詠。渺爾數子。墮若秋空之雲。怛然一身。自疑遼左之鶴。遂作是記。以志感云。

蒼雪山房詩序

蒼雪山房詩者。元和張君琦之所作也。其人也。飲酒泉之酒。擘瓜州之瓜。下床而接邗連。關牖而窺龍勒。昆侖萬仞之雪。烹之爲茶。吐谷一川之羊。指而欲食。盍歸乎來。西王母之石室。其樂已極。牢蘭國之瓊廬。祭酒投筆。反勒緝熙之銘。終童弄繡。緣借鑿空之使。落落自喜。超超不羣。此則天傾西北。子乃來遊。地缺東南。家乎斯在。可謂極壯夫之槩者焉。然而搜其故篋。時歌陌上之花。念彼同心。頻折岸頭之柳。行乎日沒之處。方思日出之鄉。夫洲連橘柚。則黃紉之光。燭山花雜雲霞。則青紅之氣。成海橋如缺月。四面波通。巷若長虹。百門洞啓。層樓千尺。勢欲居天。圓牖雙扉。人疑入月。遊無晨夕。出斜日而歸。啓明。產乏上中。茹青山以飲碧海。照吳興之鏡。發采過乎春葩。酌虎阜之泉。轉喉工于百舌。宜其巢枝是戀。首禾致思。夢一夕而百回。意一篇而三致者矣。雖然。言乎居處。則西極之客。視蘇杭爲上天。采其風謠。則南音之靡。聆秦聲而卻步。冰霰之質。桃李因而萎容。琵琶之聲。箏簫以之微響。漁謳棹詠。何如瀚海之篇。玉樹瓊花。壓以天山之曲。歌傳勅勒。俗士比于聞霆。調入伊涼。媚夫隨而墮魄。今僕之交君。非一日矣。乃轆轤之屨。愈遠。則杼柚之機。益新。百篇授我。絕管輅之常談。三日不來。見阿蒙而刮目。其獨傳西夏之音。斯永冠句吳之

士者乎。夫絲竹未罷，哀樂之心已紛。觴壘既陳，鬱紆之氣尙涌。善乎昔士之言，處境有其極難，聖人亦當情恕者矣。僕聞其遊蹟，先已醉心，抽彼新詩，尤驚絕調。又念自十年以來，僕亦東棹乎甌江，西車乎汎國。州有九，未臻乎梁益，岳有五，尙缺乎岱宗。亦可謂東西南北之人，燕齊楚趙之客矣。我所思兮，乃九州外之大九州，子好遊乎，無百步而笑五十步。

杭堇浦先生三國志補注序

近時之爲史學者，有二端焉。一則塾師之論史，拘于善善惡惡之經，雖古今未通，而褒貶自與，加子雲以新莽，削鄭乘于寺人，一義偶抒，自爲予聖，究之而大者如漢景歷年，不知日食，北齊建國，終昧方隅，其源出于宋之趙師淵，至其後如明之賀祥、張大齡，或并以爲聖人不足法矣。一則詞人之讀史，求于一字一句之間，隨衆口而譽龍門，讀一通而嗤虎觀，于是爲文士作傳，必倣屈原，爲隊長立碑，亦摩項籍，逞其抑揚之致，忘其實直之方。此則讀史記數首而廿史可刪，得馬遷一隅，而餘子無論，其源出于宋歐陽氏之作五代史，至其後如明張之象、熊尙文，而直以制藝之法行之矣。夫惟通訓詁，則可救塾師之失，服虔等二十一家之注，漢書是也。亦惟隸故事，則可救詞人之失，裴松之注三國志之類是也。余少讀道古堂集，卽歎先生之學于史最深，今合觀之，先生之史學，亦卒莫外乎訓詁及隸事二者。若三國志補注之作，則又繼裴松之而起者也。雖然，補注陳志矣，又兼注裴注，以事在晉宋以前，不厭其詳也。采諸家矣，兼采及

方志以事關故老之傳。或轉得其實也。亦間有仍古人之失而未及更正者。如魏文帝紀。塋首陽陵。補注引通典云。富平縣西有魏文帝陵。今考文帝陵在偃師縣首陽山南。其在富平者。西魏孝文帝長陵也。且因此可以證樂史及今通志之誤。何則。富平之西爲今耀州。圖經云。耀州東至富平縣界十里。則杜祐云長陵在富平縣西者是也。寰宇記云。在富平縣東南二十五里者。樂史誤也。若大唐山。又在耀州西北七十里。而通志云長陵在耀州西北大唐山者。則又因樂史之言而誤也。楚王彪傳。黃初七年。徙封白馬城。補注云。志稱七年徙封白馬。而陳思王詩。稱四年白馬王朝京師。則當時未有此封。宜稱吳王。今考陳思王集云。黃初四年五月。白馬王任城王。與余朝京師。魏氏春秋亦載。植是年還國。贈白馬王彪詩。植傳。黃初四年。徙封雍邱王。則彪徙白馬亦當在此時。傳言七年。或誤也。他如魏受禪碑之可以補魏紀之缺。魏王基碑之可以糾本傳之疎。而注不及者。先生或未暇錄及金石乎。夫小顏之注班史。得失並陳。二劉之于漢書。瑕瑜不掩。而重其書者。尙一目之爲功臣。一稱之爲諍友。又況先生此注。足以救前二端之失。而又兼有此三子之長者乎。令子賓仁。于先生身後。能一一刊先生之遺書。俾之流布。則其能承家學。又不待問。余故不敢辭而序之。

與莊進士書

今月二十四日。方奉到去臘十日手牋。圍鑰發書。逃暑始獲。乃歎千里之隔。寸心之誠。天道變矣。人事間

之爲可念也。承示校小徐說文繫傳。時有心得。足下以淩虛之才。而用之于實。有信古之美。而闕其所疑。求之于昔。則張杜有其規。準之于後。則徐李失其步。僕嘗聞之。實事求是。河間獻王之學也。演贊其志。召陵公乘之言也。足下近之乎。夫近世六書。幾成習尙。甚至江總詞客。亦諷說文。郭公畫史。并研字學。實則明三隅而昧一知。二五而忘十。必推其故。亦可言焉。其下者。則芟除音聲。惟講意義。中心爲忠。如心爲恕。得其一端。欲杜千口。其次者。則不明假借。不辨聲轉。說要之義。則久假不歸。舉背之形。則古文未悟。草修成羽。叶紂爲鯛。此則書登梵籛。口必加旁。字入道書。雨常建首。曾儒衣冠。而膜拜禹步之同量矣。又或本非義類。強爲牽合。稽省旨而加山。貢合章而成水。小言破道。似是實非。若不嚴兩觀之條。恐無救六書之失者乎。手示云。說文無覲字。小徐本價字下注云。見也。最是。雍熙本注作賣也。恐非。僕向欲爲弇山尙書篆石經儀禮論語。藁本私覲字本皆改。從價。得足下書。知有同心也。然竊疑雍熙本賣字亦未爲失。說文賣。銜也。从貝。齋聲。賣。古文賍字。讀若育。凡價及讀續等字。習從賣。得聲。則價注爲賣。尙从本訓也。且銜字之訓。亦有賣義。或後人以字近。又傳寫以賣爲賈耳。總之。小徐說文。視鼎臣稍善。然時有意爲增損。貽誤來學者。不暇詳述。姑舉經史各一條。質之足下焉。左傳昭公七年。遠啓疆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諸君。唐石經及宋槧本。欲字皆無異文。今小徐于賍字下引傳云。齊與晉賍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說文。賍。移與也。玉篇。賍。益也。無訓欲之說。而小徐言如此。若云賈服舊經。旣無明證。而云齊晉移

與。又不成文。執此單詞。準其素行。不過好爲新說。以亂舊經而已。漢書地理志。山陽郡平樂侯國。洮水東北至沛入泗。而說文云。洮水出山陽平樂。東北入泗。今考洮水自睢州東北流。通商邱。始至單縣。相距二百餘里。而漢平樂故城。又在單縣東四十里。則洮水不出平樂明甚。乃小徐欲申許。而遽改班志本文。洮出平樂縣東北至沛入泗。夫云至沛。則沿俗本之譌也。而云出平樂。則承許君之失。而又爲之辭也。足下能表其長。而又不諱其短。則善矣。炎暑攝衛何似。僕學非王陽。遣子受梁邱之易。才謝陸孟。甥復習嬴公之經。殊以爲幸。末識兒輩能受教否。他日守其師說。積彼近聞。問難于釋屨之時。更端于過庭之日。恐僕終當爲足下屈也。白雲在溪。修竹環舍。相見有日。不復多云。

中州金石記後序

尙書弇山先生成關中金石記之後二年。奉命調撫河南。又三年。而復有中州金石之著。自是而秦涼之寶墨。荆豫之貞珉。技采靡遺。殆稱觀止。亮吉于金石之學。素寡究心。而輿地之嗜。幾于成癖。暇日嘗假先生碑數百通。校史傳闕遺。其間得史文之誤者十之三。以史文正碑石之失者亦十之一。繼又周覽大河。縱觀崇嶽。南遊乎汝潁。北極乎殷魏。又悟乎金石之失。有卽可以金石正之者。如大坯之山。尙書有洛汭之文。爾雅標一成之目。而唐天寶中河北黜陟使碑。以坯爲岬。遂舉黎陽縣南山當之。雖說由臣瓚。而義無左證。何則。昔日一成。今乃巖巖之石嶺。昔日洛汭。今乃湯湯之淇水。必謂臣瓚之言足據。則周公文命

之言未可憑也。惟晉灼漢書音義、黎陽縣下云、黎山在其南、河水經其東、其上碑云、縣取山之名、取水之陽以爲名、固知魏晉以前無有以黎陽南山爲大坯者矣。又汲縣近代比干墓碑、稱酈道元水經注、北魏時墓前石銘云、殷太師比干之墓、夫未蒙其寵、而先有是稱、此則厚誣古人、取譏來哲、惟唐李翰碑云、貞觀十九年、太宗東征、師次殷墟、下詔追贈殷少師比干爲太師、諡曰忠烈、固知飾終之典、遠逮夫貞觀、崇號之加、無關于拓跋、必炫其該博、信此魯魚、是謂生被實禍、沒蒙虛稱、非後儒之無學、卽前賢之不幸也。若夫滇陽之爲慎、正以永平四年之印、成臯之爲臯、見于建武中葉之章、雖始存終軼、而此是彼非、是知前之樂石、足以訂來刻之譌、昔之吉金、亦可糾近鑄之失、有裨于實學不少也。近者圓石出洛陽、而知王伯輿爲耐墓、殘本藏太室、而知堂谿典字伯并、昨馮戶部敏昌、遊王屋之山、于懷縣得司馬昇墓誌銘、武進士億、行鞏洛之野、于董家邨得姜纂造象記、求之昔人、皆未著錄、蓋好古之至、川嶽鑿其誠、購奇之心、球琳逾其價、固不必投文清泗、搜羸秦已失之金、移檄陽侯、訪太學久沈之石、而所得旣如此矣。亮吉按魏司馬昇碑、曾祖彭城王、祖荊州、云云、而知晉史列王之傳、缺略實多、又校齊姜纂記云、天統元年、太歲乙酉、九月庚辰朔、而知北齊後主之編、干支亦誤、未嘗不鋪紙百回、求其墮義、面壁竟日、取悟一隅、儻類以此而疎、寒暑因之而變也。昔者戴淵之涪州、兼司兗豫、近則田公之作督、亦統山東、先生倚畀之隆、倘同茲例、庶幾絃歌有暇、讐闕里之碑、旌麾所賁、訪郎臺之刻、自是而天下之大觀、庶畢萃于一室矣。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七

福建鳳山縣知縣贈雲騎尉世襲死節湯君墓表

夫仁義豈有常蹈之者君子股肱旣已竭加之忠貞是以苟息再死永符白圭之言臧洪復生無隲酸棗之節士君子肩一世出萬死之地義重于生乃如此乎若吾友湯君者迨其人焉君諱大奎字會輅一字緯堂世爲武進人自六世祖某至君父監生君自銘皆有隱德監生君又以學行顯于時祖父兩世皆贈如君官監生君夢明太常都穆入室而生君以是奇愛之君生而廣額大目明慧夙解八年而通尉律十五而明六經時君與亮吉並居中河橋側委巷中亮吉六七歲時君年已逾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締交名流是正文字陋巷專室之中有魁士畸人之跡自君始也未幾乘二親之命爲四方之遊南眺禹穴北覲闕里備書乎吳會佐幕乎鄒魯飛蓬嘆于微子負米同于仲由蓋十五年于此云歲壬午年三十五始以國子監生舉順天鄉試明年成進士殿試二甲因請急假歸又二年卽奉命往河南以知縣用時二親在堂板輿迎養案牘之暇極色養之致焉補柘城縣知縣遭內憂歸服闋補浙江德清縣知縣又奉監生君憂君頻遭大喪有逾常禮廉吏薄俸靡給乎饗殮先人敝廬或搖乎風雨始自中河橋側遷于昇仙里右卽今之居第也服闋補福建連江縣知縣四年調任鳳山鳳山懸于海中民番雜居風俗不一又飴餼

蜃蛤之產。利徧天下。筐篚篋篋之資。富堪數世。用是前政率以賄敗。君選于上官。特膺此任。檄調之日。攜一子兩僕赴焉。至則掃除積習。徐做刁風。三年于茲。俗安其治。候代未歸。值臺灣奸民林爽文之變。其黨莊大田遙應之。君訓練鄉勇。整飭吏民。晉陽之內。有壘而必增。踈勒之旁。無城而亦守。未幾。聞彰化陷。又未幾。聞諸羅陷。其時也。壞雲四落。海水亂飛。怪獸突門。驚禽布野。君結纓禦寇。握矢登門。刀蟻負之卒。防豕突之兵。士氣乍揚。賊鋒稍挫。方復問傷弔死。秣馬厲鋒。回聽事之堂。行飲至之賞。而烏合三百。踰毀垣而登。朱旗一軍。鑿凶門而遁。賊復蜂擁。民同獸挺。君知事不可爲。率典史史某。及愛子所親。禦于堂皇。前後手及賊六七人。賊斷君三指。復中數鎗而隕。烏乎。楚司馬之背。創之者三。晉中軍之指。斷而非一。至乃元黃被地。愛子隕于衝戈。手足異門。鄰童甘其白刃。死義死孝。茲爲烈矣。求仁得仁。又何怨乎。越四日。吏民入殯。君子署。以史君及君之子荀業列于左右。平原之裔。用國殤而在堂。秣陵之尉。以鬼雄而列殯。無何。賊復陷鳳山。署燬于火。逾月。大兵定臺灣。搜牢之舉。已行列肆之民。復返。于是巡撫徐公。懸賞購君之尸。不得。今年二月。君所親有復至鳳山者。掘堂皇下二尺。得之。史君及君之子遺骸亦在焉。恒榦旣摧。而上衝之髮猶植。燎原雖熾。而欲裂之骨不腐。遂復複衾三襲。斂溫序之鬚。元纁數車。藏卞公之爪。聆伯奇之哭。霜墮于重林。聞杞婦之聲。城崩于隔海。時有旨別臺灣死事者。平日居官優劣。大府獨舉君廉謹以聞。于是有旨賞給雲騎尉承襲。又恩給祭葬銀一百兩。照陣亡例賞卹銀一百兩。千秋死節。事白于彌年。

翁歸潔身。賞隆于沒世。于是報功之典彰焉。激勸之旨寓焉。君之孤范業。暨孫貽汾。始奉君之喪歸。葬于某鄉之某原。復累君行事。求爲墓道之表禮也。君生于雍正六年三月十一日。死事以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年五十有九。君生平所著詩若干卷。彘研瑣談若干卷。又補遺若干卷。康樂成童。先驚得句。孝侯臨命。尙復賦詩。以至時歌易水。感下泣之賓朋。不讀河梁。恥生降之都尉。蓋性情之正如此也。若夫彘研瑣談之作。又可言焉。飛詞南閣。則不乏雕龍。投分衡門。則尙多窮鳥。未嘗不矜其片言之善。錄其一藝之長。雜以舊聞。將成信史。振筆則仲宣七子。悉入編摩。餘篇則鄒衍九州。將歸著述。嗟乎。不知者或以爲海外恢奇之著。其知者卽以代襄陽者舊之編乎。今則成編數十。咸歸溟涬之宮。奇字三千。欲問豐隆之府。嗚呼。立論立功。不朽者旣如斯矣。百篇百卷。所存者乃止此歟。雖復終軍之亡南粵。引重儒林。季雅之沒射姑。尤增文譽。而傳家積軸。未得比于牛腰。望海招魂。并欲搜于魚腹。天之阨君者。不已甚乎。此則化東周之血。靡待三年。殺南海之青。惟留數簡。攜材之彥。不置辯于碧雞。樹檟之墳。必飛濤於白馬。烏乎哀哉。

從母莊孺人墓表

莊孺人。吾母同產姊也。少而開敏。爲外王父嚶峨君所愛。與吾母皆親課之。所讀倍于諸兄。年十九。歸同里附貢生莊君韡。莊故方雅之族。自孺人之歸。卽操家政。孝于姑妯。睦于敬。有田一頃。市廩十楹。孺

人明于豐嗇之宜。謹于出納之節。以故常裕。時貢生君從昆弟十餘人。皆前後擢高第。而貢生君輒不遇。孺人每以義命慰之。支機于玉鳴之側。衣敝于垂組之旁。晏如也。未幾。君舅黃梅君。以疾告歸。孺人酒醴必親。果飴夙俱。割肉之正。以薦尊嫜。棄蒿之邪。以存家戒。咨點心之方于鄭慘之嫂。求曼首之法于盧謙之家。蓋所謂不潔不饋。無形無方者歟。又性至孝。時熠峨君已卒。外王母獨居。恆晨夕致饌。寢門未開。便了至而攜漿。夕飡欲陳。方成來而饋肉。亮吉少孤。從吾母居外家。常刻日影記之。不逾寸黍焉。與吾母尤相愛。每當歸寧。輒周所乏。亮吉七歲時。孺人常攜至家。時孺人五子。均在塾中。盈尺之壁。皆鑿楹而貯書。勝衣之童。知盤辟而雅拜。亮吉見而慕之。又一日。至孺人家。憫其宿饑。食之過飽。未幾。而韞係解于砌。履踵決于庭。孺人爲泣而正焉。此則淮母之惠愛。有見于拂情。溧姬之壺漿。不忘乎沒齒。孺人以君舅之喪。過哀。遇疾而卒。年四十有五。大宗喪其女儀。外姻傳其室訓。以乾隆二十七年。葬于某鄉之某塋。越二十一年。而子寶璋官雲南會澤縣知縣。寶書以方略館議敘。候銓八品。于是錫類之典。頒焉。施德之報。顯焉。寶書因乞亮吉爲墓道之表。亮吉惟果羸之愛。無能去懷。寒泉之思。因之益痛。對漆梓之字。流涕其遺規。過花樹之宗。私求其餘慶云爾。

從母楊孺人墓表

楊孺人。吾母同產妹也。爲熠峨君幼女。年十七。隨宦至雲南。未二年。從外王母奉熠峨君窆。以歸。峻嶺千

折洪波萬重。悲淚積于蛟潭。哀聲慘于猿岫。既歸而毀。已見骨喪。幾不勝。逾年始適同縣處士楊君安吉。時兩家並中落。僅克成禮。廉吏之室。鬻犬因而市釵。積貲之家。市脯乃能具饌。孺人處之泊如也。所居芳茂山側。貧乏僕婢。凡抱瓮而汲。量粟而舂。皆身親之。未幾。處士君欲入貲應京兆試。未果。卒于都門。孺人有一子。先卒。二女尚幼。聞耗之餘。屢瀕于死。自後日臥土室中。以織紡自給。遂得偏枯之疾。至老尤劇。云外王母憐之。迎車數遣。僅乃一來。設藜羹而不甘。御麻衣而欲隕。外王母以道遠。爲賃樓三楹。居從舅氏室中。樓舊有狐祟。自孺人居之。遂爾絕跡。人以爲貞孝所感云。孺人積牛衣之痛。抱羊舌之悲。是以子姓之中。撫甥尤厚。亮吉幼時。出塾。卽過孺人。每爲亮吉誦河梁之詩。唸朔風之作。俾成誦。乃已。蓋孺人習于漢魏詩百數十篇。暇卽諷之。人有詢其故者。則泣曰。此先君之所授也。濟南之女。不忘列宿之章。沛中之姬。永懷帝師所訓。蓋同此歟。居從舅氏室。凡十年。迨二女各適人。始依外氏。及亮吉以居。又二十年而卒。年七十有一。嗚呼。百歲若瞬。而沈憂者七旬。兩家多故。而齋志者沒世。迨至出室之女。亦摩笄而誓天。承家之男。輒零丁而絕世。此則我辰安在。周傳以之傷心。實命不猶。國風因而隕涕者矣。以卒之後十日。合葬于處士君之壙。孺人之志也。亮吉感林風之不寧。悲墳草之易宿。爰爲加土若阜。立碑如門。庶幾十步之內。松栢茂于幽垌。百年之中。牛羊遠夫貞壠云爾。時乾隆五十四年九月日也。

王樓村先生靈豆錄序

靈豆錄者。寶應王樓村先生中歲之所輯也。昔神農之作本草也。凡三百六十五種。以配一歲三百六十五日。日生一草。草治一病。是知五味六穀之宜。百醬八珍之用。以迄六根五華九實之選。造物非僅養人。亦藉以救人乎。若夫上古之世。至人嘗藥。中代以降。巨孝知醫。其次則有長者拯危之用焉。又其次則有通人博物之資焉。此先生輯書之旨也。若言其已驗者。則馬尾夜呼。烏頭食禁。見羊桃而兩泣。縮藹綬而顏開。宋平國狗之噬。蕭起河魚之疾。臣意則消石一齊。堯華數撮。元化則青黏十兩。漆葉滿升。莫不矜彼。荆聞。動關神效。士不必九能。而克名其物。醫不必三世。而可服其齊者焉。今先生則又增以宏景之篇。益以慎微之記。上稽乎伯益化禹。外極乎齊諧洞冥。卷首于五行。篇終于寓物。含咀陰陽。包括海陸。將使天地之大。一物莫能遁其形。古今之久。一名莫不登于簡。此則藤藪不知。儒流引之爲恥。豹鼠旣辯。士林舉以爲榮。由是對大廷。冠多士。上第推夫單父。舉首表于菑川。何莫非稽古之勤。濟人之切所致乎。抑亮吉又欲爲先生廣其例者。蓋語乎上。則天水之碧。見秣陵之書。求其下。則地泉之甘。標荆楚之記。火則九沸九變。伊尹言之乃詳。水則一溜一灑。易牙嘗而自別。他若言乎卉木。則昆崙之蘋。具區之菁也。陽華之芸。雲夢之芹也。言乎飛走。則朝穴之丸。夜飛之翼也。蠶水之鯤。青邱之炙也。庶用以廣療瘼之用。通醫意之條焉。嗟乎。牽牛天駟。數起于形生。搏桑落棠。不離乎卉木。是知蒼蒼正色。亦垂造物之稱。首首羣蒙。雅有廣生之目。倘正名乎百物。均不逾乎動植者乎。先生曾孫嵩高。早通燥濕。爲楚國之枝官。解治偏枯。匪魯

邦之胃子官暇。又推先生之例。作補遺若干條。此則束皙續經。特增乎有獮。梁文補雅。更廣于明蟲。義必務于精授。理有資夫泛濫。亦名醫副品之條。隱居百一之助也。用推其意序焉。以貽世之讀是書者。

開師稽拙修先生八十紀恩序

夫五老同遊。必在伊耆之世。九軀遵度。聿生駘耆之英。士大夫之荷隆名。享耆福。恩承異數。事出常倫者。非得天之獨厚。亦修德之獲報焉。開師錫山相公者。蓋其人矣。公甫弱冠登朝。又十年開府。周翔七卿之署。遂膺上袞之尊。中外著聲。後先踵美。綜其奇瑞。實有八云。何則。今皇上道照鴻軒。德開壽甕。占六日七分。值地天之交泰。驗八徵五福。適君相之齊年。坤輿德厚。既普潤乎大生。日月光多。乃分輝于列宿。是以鸞鶴異表。竟可參威鳳之年。松栢有心。遂得擬大椿之壽。鵬冠子云。秦上一族。算比于成鳩。王仲任云。分陝二公。壽齊于文武。以古準今。同符合揆。此其奇瑞一也。夫二首六身。絳縣老人之算。三百六十。赤烏遺種之年。此不過異稂宿肉。爲盛世之耆民。采朮餌芝。作昇平之庶老。而公則禮隆五豆。登台輔已十年。算閱八旬。光卿月者四紀。平當未位三府。先使行河。趙儼纒作九卿。卽看持節。金堤虹亘。早有生祠。赤臆風馳。爰敷渥澤。此其奇瑞二也。而且韋平之世及。具躋大年。鄧李之期頤。久登首輔。過伯珍之第。知老壽之尤多。飲荆楚之溪。識享齡之未艾。此其奇瑞三也。言乎前世。則龔勝奇節。已表栢堂。語彼後來。則劉歆祕書。復讎天祿。又復計相多男。分歷官于中外。春卿闔第。已起譽于孫曾。一門有集。退沈謝之素風。七葉珥

貂。兆金張之渥慶。此其奇瑞四也。夫薛國上卿上第。既僅見之名臣。漢家元朔元光。亦耆齡之天子。可謂既得其年。又逢其主者矣。然而東閣首開。已值懸車之歲。菑川上計。聿臻養國之年。求其徧列卿曹。再周歲鑰。于門下門生之後。預同年同甲之筵。覺前哲之抱慙。自後來而居上。此其奇瑞五也。申公耆壽。行有藉乎安車。汲黯清羸。政必資夫臥治。此卽蹲龍之聖。不免嘆乎吾衰。盤馬之賢。或設心于諱老。而公則氣海既盈。神明益壯。上公九命。有天閑上駟之頒。耆艾一人。無丞相小車之號。進止有常。過龍樓而必下。委佗可跡。舍鳩杖而能趨。此其奇瑞六也。耆英表乎聖代。盛事冠乎詞林。閱茲周甲之期。再值恩榮之宴。逮今百載。實有三人。黃侍郎之于辛未。史文靖之在庚辰是也。然文靖則在告而始蒙御製。侍郎則入宴而未奉恩綸。若夫見席上台。并承特旨。詔天潢而主席。命宗伯以視儀。紅披一品之衣。花戴三公之冕。一百二士。摠衣而上。謁同年。二十九科。折柬而肅稱前輩。一周彈指。覺獨峙乎靈光。六紀居官。總未離于蓬苑。此其奇瑞七也。最異者。宴杏園之正歲。移爲萬壽之恩科。冠芸閣之三人。皆屬同鄉之後進。是科一甲三人。皆江南人。祝嘏之餘。謁丹扉而上壽。獻琛之暇。詣黃閣而呈珍。鼂錯授經于伏勝。不虞鄉語之訛。賈生執業于張蒼。可操土風而往。此其奇瑞八也。凡此非忠悃上結乎主知。誠感默符乎天眷。則福壽之慶。理或難兼。齒爵之符。義非能並。安能遊大疑之壽域。分百福之餘榮也哉。亮吉等。忝預後塵。仰叨同歲。慈恩入宴。首陪行儉之筵。永始同朝。可撰李克之杖。奉酒而節迎。永日躋堂而慶溢。敷天獻麥邱之三祝。引以萬年。分天保

之一言。頌茲元老云爾。

送同年張問陶乞假歸潼川序

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二月朔日。張君問陶給假歸蜀。其友洪亮吉、烹玉田之蔬。挈山陰之樽。送之于國西門。曰：足下家居遂寧。婦留成都。鼻子宦粵。旣傷親心。曩臣贅秦。復悲身計。然則足下辭金門而南邁。並赤日以西馳。勞乎此行。蓋非能已。仍復迂道嵩洛。戒途雍梁。爰謀裹糧。並訪親密。西嶽道士留之而不能。東方細君隨之而並逐。百步之外。弱弟出迎。一門之中。密親咸萃。解笏金而貯案。被采服以娛親。雖嚴生告歸。相如乘傳。不是過也。又足下宰相五世孫也。葛侯冢畔。八百之桑尙存。召公祠旁。一隅之宅能割。谿茶可摘。則病婦攜筐。山筍欲抽。則衰年補徑。秋原半頃。稅給于王官。春韭一畦。食供于家老。而且糞米作糝。春麥爲糧。以資餘人。或給耕者。甫生之犢。等愛于孩提。頻來之燕。視同于親故。則亦物我均適。心形兩忘者焉。又況蠶經禽演。不乏奇書。蛤港螺田。別開精舍。臘頭讌客。社尾迎神。朝衫忽著。則鄰里詫觀。縣令偶來。則牛羊突竄。南軒旣闢。北牖時開。果落枕前。花生鏡裏。一林百樹。招鷓鴣。雙澗疊波。留魴放鱧。若是考。采其吉語。娛我眉梨。懲彼殺機。戒茲子弟。播三田之種。閣上巡觀。廣七月之章。房中屬和。未嘗不集吉門之慶。極幽居之致焉。定省之暇。時而出遊。則義眉當其前。青城出其後。大江流其左。資水徑其西。解角之鹿。可施鞍橋。浮鼻之牛。以當舟楫。餐雲欲曙之嶺。采藥斜陽之洲。團蕉數尺。非佞佛而可趺。危梯

百層不學仙而亦往。閒防疾厄。時覽方書。偶有篇題。緘之經藏。此則金門大隱。不止平原。玉筍真人。復來宏景。若夫僕與足下之交道。又可言焉。僕處鳩音之里。君居吠日之方。蛩蛻之合無由。牛馬之風不及。乃闕前一覲。忽若素知。飲中百篇。愛同前哲。顧性憎釋氏。不侈前因。亦鄙道流。詎云緣法。靜言思之。或卽吾儒。所謂如舊相識乎。夫卅年成世。足下旣近之。僕則又過半矣。頽仰一身。離合萬里。常恐百年。交道不盡。然精氣不散。當成神明。風車電帷。來往不絕。則僕與足下。又何慮哉。又何慮哉。自此之別。一日之內。僕眺日升。君眺日沒。一江之水。君飲其源。我飲其委。則亦何嘗有須臾之間。遠近之殊哉。保齋神理。時時讀書。簡牘不詳。悉之于夢。亮吉頓首。

遊極樂寺看荷花序

出西直門三里而近。有極樂寺焉。長河蔭前。高阜倚後。其東有國花堂。西有勺亭。皆塵外之幽構也。梧門學士。以偶日下直。徧招同人。飯于詩龕。接軫以往。車行者三里。舍車而徒。復二里。甫抵寺門。綠陰當空。赤日亭午。池荷東西。曾不百步。間以傑閣。繞之回廊。水氣升岸。結爲輕綃。林香入波。漾此晴采。于是或暝坐巖側。或孤行竹中。或壁牋庭隅。或讀畫塢側。堂高于垣者一尋。門低于砌者百級。重寮洞開。直視十里。負戴而來者。望之如鷗。乘軒而過者。擬之以艇。坡塘高低。岡阜回互。香氣拉雜。雲光降升。促織繞砌。聲如碎琴。風蟬過枝。韻疑零鐸。遊藤綿延。上樹皆紫。細草芬郁。杼花必黃。乃蔽炎牖。爰開北窗。松露尙零。栢風成

陣家京國者。雖然有雲表之慕。宅南中者。又恍然有江鄉之思焉。林陰屢移。羽觴乍接。果則紅暈徑寸。與藏冰而共升。瓜則生黃滿盤。汲井華而并薦。陶令之榼。無時不攜。韋公之菴。適心而飲。相與商榷。今古縱談。雅俗據石。命句臨流。作圖幽襟。旣抒勝賞。斯愜又破曙而遊。薄暝始返。星河滿空。影乍曳乎籠燭。雷雨在後。勢忽掣乎軒帷。此又晴晦出于一時。涼燠交于俄頃者焉。同遊者。爲許封君兆桂。張運判道渥。李刑部鑾宣。何工部道生。吳明經方南。及梧門學士。與余凡七人。運判旣爲之圖。余因序其顛末云。時辛亥年七月初四日也。

南樓憶舊詩序

夫鳥以高爲巢。魚以深爲穴。居魚鳥之中者。人也。築基九層。而上爲之樓。則與鳥爭高矣。濬池十仞。而中爲之島。則與魚競深矣。然鳥啁啾而爲巢。使無繒繳之患。則終歲猶是也。魚屏營而爲穴。使非芳餌之誤。則畢世無易也。人則不然。飛狐落雁之嶺。八埏之險也。鳥所不能飛者。人或上之矣。奔霆落日之區。九州之浸也。魚所不能歷者。人或過之矣。則夫陟險不已。將迷東西。揚帆條來。杳無津涘。當此者。其亦有故巢之戀。在沼之思乎。南樓者。外王母龔太孺人所居也。余以孤童。幼蒙鍾愛。年末毀齒。從母移居。姊越十齡。弟才匝歲。魯國男子。方驚毀巢。漢陽孤生。未歌窮鳥。由春徂冬。衣無單複之製。以夜繼日。瓶無逮晨之糧。煢煢焉。踽踽焉。蓋十五年于此焉。若夫雨龍竹馬。瓦狗泥車。探春燕于棟頭。捉秋蟲于徑裏。岡賂跳而將

平井投輒而欲滿。臨溪咒鴨。涉渚撈蝦。既兒戲之無方。亦童蒙之求我。此一時也。隨母梳頭之歲。從師識字之辰。烏焉混于一篇。蚯蚓登于半紙。藏書之篋。時匿金錢。衣帶之傍。私攜面具。同學則謝家阿買。送餐則裴氏小奚。盼日影之不西。怨雞聲之太早。此一時也。至乃歲值元枵。門憐奇窘。仲理則厨難耗鼠。史雲則釜欲生魚。井淘麥屑。反避知親。徑拾墮薪。偏逢長者。然而天青入牖。水綠周堂。秋月塞門。春花交砌。何嘗不破啼而四顧。擁絮以周遊。此一時也。又或蘇季上書。全家盡返。謂舅氏。齋先生。桓姬索米。半舫爰來。謂適母。中外則雙丁二到。不乏奇童。弟兄則羯末封胡。并饒道蘊。虛堂論史。鵠亦垂頭。側徑敲詩。蟲來嚙踵。篙師南巷。雅乞書符。蠶妾北頭。偏多問字。此亦一時也。授徒北館。作贅東堂。卜商色養之時。賈誼秀才之日。會稽僚婿。動色而見嚴生。陽元尊嫜。改顏而親劇子。鄰有束紉之饋。室無戛釜之聲。闢竹徑而待賓。借栢堂而讌客。此又一時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況螟蛉果羸之場。與松栢薦蘿之所乎。此則明明如月。難忘在闔之辰。悠悠我思。無踰樹杞之里。遺聞傳于斯養。瑣事得于鄰童。畦栽赤莧。則滌上之蒼頭。穴識金鑲。則羊家之故媪。失簪楚國。墮履徐方。燕知春社之人。犬識衰門之客。延陵之劍。無封樹之堪懸。班惠之書。有篇題之可認。能無墮傷心之淚。鐫思舊之銘乎。又況臘頭社尾。上巳元宵。餅識春辰。餠名令節。楊柳半橋之月。芙蓉北市之鐙。水增一尺。則已嚙閭門。樹密三重。則隱開樓扇。燭龍之首。與鷗尾競高。彩鷁之竿。與神燈並出。販脂鬻粥。擊鉢吹簫。莫不紛至沓來。風馳雨驟。此又晏嬰之宅。因近市而居奇。虞氏

之樓。以臨街而角勝。標孝侯之風土。記荆楚之歲時。差可連類而書。削牋以奏者哉。詩四十篇。稿成。以寄
巡檢二兄。上舍三兄。文學四弟。凡爲此者。亦所云寄魚鳥之思。致今昔之感也。



卷施閣文乙集卷第八

寒林雅集圖序

自寓齋清化寺街。至正陽門三里。正陽門至厚載門十里。厚載門至詩龕又三里。每詩龕主人之見招也。必戴啓明而興。聆雞聲而駕。飯僕于路。飲馬于途。而後至焉。至則一卷數曲。已遠市聲。雙橋半傾。僅入車轍。五陁之山。雲霾而亦見。千頃之澤。冰凌而可行。明湖瞰其前。傑閣峙其後。寒林之雅。多于遵渚之雁。中厩之馬。高于應門之童。泉明北窗。殘月甫墮。儒仲南牖。朝曦已升。相與脫略儀節。商榷古今。酪漿旣行。圍坐未畢。而諸君者。亦已接軫而來。排闥以入。輟霜簡之威。乘粉署之暇。豐貂乍集。則寒鳥依楹。高論甫申。則渚雲落檻。子公之染指。移而作圖。張運判道渥能以指作畫莊辛之握手。因而出句。而且欲讀之書。鑿楹而已貯。久別之友。面牆而可親。壁中黏友朋酬贈作至數百首竹徑乍東。舫齋又啓。匪安石之別墅。乃昭明之選樓。縹緗塞窗。篇什盈棟。此則當陽萬戶。難忘身後之名。魯國四筵。無乏樽中之酒。凡茲二者。兼自一人。以視昔賢。尤爲盛事。于是忻彼雅遊。幸茲暇日。遂各授簡爲記。揮毫作圖。或馳騁乎百言。或該綜乎數韻。至如僕者。官旣最閒。性尤嗜友。茂宏竟席。不逃金谷之觴。劉芳半生。虛有石經之號。又允宜陪尊俎之高會。追談讌之餘歡者也。坐中作圖者三人。長洲曹指揮銳。浮山張運判道渥。甘泉羅山人聘。爲記者一人。長洲王孝廉芭孫。爲

詩者九人。蒙古法學士式善、上元王給諫友亮、汾陽曹侍御錫齡、介休劉舍人錫五、靜樂李比部鑾宣、汀州伊比部秉綬、靈石何水部道生、漢軍玉大令棟、泰安吳明經方南、而陽湖洪亮吉序之云爾。

楊耕夫先生柳邊紀略序

夫出重閉之內而行九拂之外。不知者以爲遠矣。舉萬全之身而冒百出之險。不知者以爲勞矣。抑知不然。披蒙茸。跋荆棘。有身之至苦也。蚴冒勃蘇甘之。蒙霧露。犯霜霰。宇宙之至辛也。尹子伯奇行之。是二人者。又何嘗移呼天之泣于陟屺之時。與我辰之哀在靡盬之候乎。若山陰楊耕夫先生者。其有焉。先生尊人安城。康熙初坐張魏之獄。徙于邊。時先生年十三。旣壯。走京師。謀所以救父母者。屢易其期。百方不就。年已四十。甫克出塞。省其二親。移愛日之念。爲見星之奔。輟望雲之思。作履霜之操。於陵之三日不食。墨子之百舍以趨。實一身兼之焉。試爲計之。自京師至山海關七百里。自山海關至奉天八百里。自奉天至尙陽堡二百四十里。自尙陽堡至烏喇約千里。則混同江在焉。渡混同江至寧古塔又千里。言其廣輪。則太章所不能步也。言其幽險。則夸父所不能踰也。又其間馬蹶而仆者再。石顛而殞者再。蓋越十旬出百死。而後至焉。此柳邊紀略之所由作也。嗟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作詩者其有所不得已乎。而不知者或以此爲延之攬勝之書。束皙發蒙之記。是又沒作者之心。忘有生之痛矣。然其條舉大綱。包羅纖悉。較量山水。略述古今。實視南燼紀聞。北狩革書諸作。倍爲詳核。亦何嘗不可補域中志乘之遺。備海外恢奇之

錄乎。夫松漠紀聞之作，異書也。實臣職也。則柳邊紀略之作，奇書也。亦子職也。是書傳而盛京以西之道里傳，土俗傳，作者之勞心苦思傳，卽作者之父母亦無不傳。此則孽戕握管，卽無異于田號泣之時，申紙發函，已如繙我躬不閱之什矣。何其流離而不敢告哀，沈痛而不能卒讀如此歟。先生從曾孫夢符，與亮吉交，屬爲之序。因述其本末云。時乾隆五十七年，歲在壬子，上元後五日，陽湖洪亮吉序。

誥授懷遠將軍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張君妻洪恭人墓誌銘

恭人洪氏，世居歙縣。五世祖某，客如臯，因家焉。高祖某，又遷于縣之掘港場阿干之部，以族盛而移宛孔之家。因貿遷而徙。父諱簡臣，官廣東高州府通判，南郡儒學。聿生馬倫，望都史才，乃傅班惠，年十九，歸遊擊君。大學士文貞公從弟也。丞相近族，以材官而起家。華仲哲孫，由武科而入宦。時遊擊君父封君某，亦以浙江寧波營遊擊年老致仕歸。恭人逮奉二親，克勤終日。撰李充之鳩杖，進宣子之魚殮，闔閭焉。穆穆焉，嫻乎禮教者也。逾年，遊擊君成進士，選藍翎侍衛。漢世期門，比嚴徐于金馬。唐家曠騎，參陸李之貂蟬。里郟榮之，恭人自若也。又復貝齒長饑，負糧而資臣朔。鹿車遠宦，質衣以奉君姑。八年于茲，有如一日。及遊擊君外擢江南羊角營都司，恭人乃隨舅姑之任所，宣明鼓吹，以壯軍聲。潘岳板輿，甫隆孝養。每當閱武之期，輒有犒軍之典。恭人則躬率侍婢，宿詣上庖，割肉必方，釀饈有術，以焚噲之歲肩，配盧謐之曼首。無王京兆之簡略，有陳孺子之均平。歷此載年，士流輯睦。雖遊擊君之馭軍有術，亦由恭人之饗士有禮。

所感焉。時封君以遠念鄉里先歸。恭人則傾囊出金。市縑製復。吳檣似馬。越騎如龍。曾不浹旬。迅歸京口。封君得以優游江國。宴聚賓朋。皆恭人先意承志所致也。未幾而舅姑繼卒。遊擊君將見星而奔。恭人亦衣麻待發。而鎮帥某。以委任方重。援戎弁有在任守制之例。格不使行。金革無避。墨衰涖官。雖云建牙無改。枕由服除。擢福建建寧中營遊擊。值本境賊匪魏繕。聚衆剽掠。途次卽奉檄催赴。與前官王某勦捕有功。蒞任甫九日。又檄往護金門鎮總兵印。復渡海巡臺灣。七閱月乃歸。弭谷口楊崗之釁。卻城頭子路之兵。挈金卽以渡重洋。率戈船而巡險陬。時則外嚴鐵騎。旣扞上將之威。內築金城。雅有夫人之號。蓋軍政之肅。亦內助居多云。歸署後。遊擊君以中暑醫誤投劑而卒。時乾隆辛未年七月三十日也。公孫之里。大樹爰推。貞婦之居。嚴城忽圯。流移問道。沉痛積年。蓋自奉遊擊君櫬歸。而恭人亦幾不勝喪矣。復乃徹其環瑱。襄此窀穸。奉我夫子。耐君舅而君姑。率是藐孤。克盡哀而盡禮。宗族憫之。鄉鄰稱之者焉。及恭人之教子也。合內外之兩宗。爲義方之三徙。特開塾室。親授禮經。董父之勇。生丕茲而事仲尼。文彊之勳。有高卿而號元德。猿臂輟射。應甲乙之科。牛心啖炙。起伯仲之譽。不十年而正倫正藏。並舉秀才。元方季方。各膺禮辟。歲己酉。次君秉銳復成進士。特旨以知縣卽用。辛亥。入都就銓。而恭人遽以八月二十六日膺疾卒於里舍。享年七十有七。誥封恭人。例封淑人。子二。秉鈞。秉銳。女一。適□□□□孫□□□。烏乎哀哉。方奉毛生之檄。已執高柴之喪。原流逝暉。林靡靜響。將以壬子年月日。祔葬於遊擊君之壙。禮也。世去不停哀。

纒無盡。屆期。乞亮吉爲文銘墓。亮吉與恭人同宗。且識長君最早。爰不敢辭。而爲之銘曰。
如臯支歎所分。幼煎室訓兮。歸哲人。相攸以武兮。貽厥以文。文武之道兮。萃于一門。蒜山之原。江水之澨。
我銘吾宗兮。無愧前史。

椒花吟舫圖序

椒花吟舫者。翰林院侍讀學士大興朱先生邸第南偏棲息之所。而亡友懷寧余君鵬飛所作圖也。先生負蓋代之才。具人倫之鑒。誘掖後進。獎許輩流。寢門未闕。束修之士紛來。夕漏欲沉。問字之車未返。而先生又各竟所長。不名一藝。荀賈之學。與枚馬之賦同登。後門之賢。與世家之英錯列。有景伯之和易。無周朗之偏奇。于是海內之士。有不詣先生之居者。遂不得爲聞人焉。雖夫子之門何雜。見哂叔孫。而此斗以南一。庶惟高密。今者其室甚邇。哲人云亡。高臺多風。空室易雨。薰林之花轉芬。盈升之實空衍。武城之薪木。今同分陝之棠。公超之故居。昔並五都之市。此則山邱華屋。獨士以之涕流。斗酒炙雞。三步因而腹痛者矣。若余君之爲此圖也。以賈生弱冠之年。預長伯四科之列。望衡而處。執業以來。每咨經傳之疑。時值笑言之宴。欣然命筆。遂作此圖。昔者鉅野之刻。曾閔及望羊之門。射陽之圖。宣尼謁猶龍之坐。非形之于圖繪。不克傳聖賢心跡乎。乃伸紙未竟。風泉之聲已悲。濡墨欲乾。師弟之亡何遽。以視趙岐臨穴。方繪延陵。劉操感亡。乃摩廣戚。何以異乎。亮吉以歲辛卯。謁先生子當塗學使之署。始預賓僚。繼焉問業。逮已

亥庚子。父從先生遊于京師。劉向之校祕閣。時假異書。朱祐之學成均。屢蒙殊獎。蓋師友之際。存歿之感。均有不能已于言者焉。暇日。先生子孝廉錫庚。出是圖屬爲之序。竊以先生之門。著錄弟子。不下千人。咸負盛名。各官內外。而孝廉獨授簡于余者。豈非以受先生知最深。且與余君有同堂之雅乎。夫過因樹之屋。悼歎申屠。趨種栢之堂。有懷龔勝。以今視昔。其理庶符。爰序而還之。俾世之觀是圖者。亦以知取材落實。庶幾于大匠之門。攀條撫枝。泣然生並世之感云爾。

祭天柱縣學生劉緯等文

乾隆五十九年四月朔日。貴州督學使者洪亮吉。遣天柱縣學教諭劉□。以清酒庶羞。詣無水之流。致祭于天柱縣學生劉緯。附生程三桂。童生譔忠欽等之靈曰。歲惟闕逢。孟夏朔日。汝黨六人。共遭斯厄。我聞驚愕。詢彼市廛。云汝將歸。舍陸而船。時夜甫半。無流忽高。一舟飄然。乃觸石橋。橋門有三。劈舟爲兩。羣眠方酣。語不及響。烏呼此水。望海邁奔。直下千里。難停子輿。汝之始來。于何不卜。思攀驥尾。顧葬魚腹。羣瞻其出。不見其歸。成名之望。尙切庭闈。爾劉爾程。里閭有聞。文期無害。命乃不辰。人亦有言。兄弟弟敬。尤慘三生。全家併命。謂程三桂兄弟三人。哀哀讖生。褻然舉首。干鄒方試。卞玉未剖。檻衫一襲。兼製儒冠。焚之三橋。慰彼九泉。尙饗。

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墓表

乾隆五十八年歲在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吾友刑部江蘇司員外郎楊君以疾卒于京邸年甫四十有
四烏乎哀哉越明年二月始奉君之赴爲位哭于官廨又逾月君之孤紹恭等繕狀來乞爲表墓之文謹
按狀君姓楊氏諱夢符字西躔一字六士漢太尉震其遠祖也宏農之裔卅世遷于會稽安城之鄉五傳
載其隱德紹興府學生贈承德郎諱國英者君之曾祖也優貢生廣西通判借補平樂縣知縣諱之琳者
君之祖也國子監生候選州判贈奉直大夫諱大德者君之父也母金太宜人夢長庚星入腹而生君故
小名長庚及長而名與字皆取義焉傳說之騎箕尾猶屬後時曼倩之爲歲星乃徵先兆九歲能作詩二
十工舉子業二十八以國子監生中式陝西鄉試改歸浙江又十年而成進士歷官刑部提牢廳及湖廣
清吏司主事江蘇清吏司員外郎總辦秋審處其間扈蹕山東隨園熱河各一又隨侍郎玉德按獄奉天
直隸江西湖江諸處時大學士英勇公阿桂管部事及尙書胡公季堂等皆深倚之烏乎處元奉使來歸
甫及十旬奉倩積勞遷官未嘗滿歲亦可謂死于其職者矣若君之居室也孝于親友于兄弟其友于兄
弟也使妯娌無間言其孝于親也使鄰里消勃諍蓋自長樂君之卒君之考以貧故遷徙不常最後寓常
州之邗溝因定居焉客籍甫占家糧告匱巢棟之燕伴季女而長饑翔林之鴉感太和而輟響君又念無
以爲養也動捧檄之念則投牒者數州習負米之勞則傭書者十載迨乎登巍科官省闈而君之親已不
及見矣于是擢第則泣擢官則泣歲時祭祀則泣十餘年如一日焉捧而不輟者盈尺之硯讓而不居者

一成之田。推乎庭闈。以及親故。則戚鄰之待。以舉火者。又十數家也。烏乎。至東乍離之日。復念周親。目未瞑之時。望深予季。君之至性。肫篤。一至此乎。若君之交友也。內自一鄉。外逮九拂。樹米架羊之彥。飲爻吐鳳之英。莫不識面。欲先締交。恐後朝饗。告匱。忽然燭以娛賓。冬裘旣罄。尙假衣而貸客。又或蘇援世事。則咸舉智囊。糾排俗紛。則敢爲怨府。以是自里居。以迄服官。坐上之客。戶外之車。未嘗不滿也。余與君交二十年。每見有才奇而不遇。守正而遭踣者。君歎憤輒形于色。是則君之交友。亦根于性者與。若君之服官也。以劉穆之之才。居崔祖思之任。事理無滯。神明不欺。蓋自幼時侍君。外王父按察司金君祖靜。外姻贈尙書刑部侍郎錢文敏公。皆奇其開敏之資。與商訊讞之務。君偶發一言。輒驚二老。以至身典案牘。職司犴扉。平疑獄者三。馳星輶者四。西蜀李邵。識使星之來。丹陽馬稜。推善風之至。人皆以君爲有陰德焉。嗟乎。丙博陽之報。雖阻于生前。于廷尉之門。將高于身後。理固有可推者乎。若君之爲文也。枕籍六藝。揣摩八代。儻約遜其精純。庭誥無其妍麗。美矣乎。其將三典午之世。四卯金之代。以參于作者乎。然而桃李之色。承列柏而不華。雲霞之光。入殘月而彌慘。九州浩渺。偏饒幽朔之聲。四序參差。乃鬱秋冬之氣。才之不羈者至矣。年之不永者亦由此矣。記有之曰。詩言志。若君之詩。則斷雲零霞。無其清也。奔巖削壑。無其峭也。幽花叢篁。無其韻也。馮夷水仙。無其幽也。所著有心止居詩文集十二卷。三惜齋筆記二卷。君藉以不朽者。將在是乎。君配錢宜人。克相夫子。勤于內政。子三人。紹恭。紹文。紹垣。皆聰穎特達。端妍善文。女一人。

孫一人紹恭等將以某年某月返葬君子武進之某鄉某原以亮吉交君之久也於是馳札萬里求其一
言嗚呼余又何以傳君乎猶憶丙午之春共艇適越時同里鄞縣知縣錢君維喬文學蔣君陳尊崔公子
景侃咸在坐次君時喜爲綺麗之文酒半戲余曰君他日銘墓之作當以見屬矣余齒視君稍長當時以
爲友朋親愛之言無不至也由今憶之月犯星之兆慮戴逵者翻貽會稽之凶膏燒明之痛哭龔生者願
在彭城之叟梁國戲話念之而心傷鍾繇調詞引之以自咎余之交君者不謂其止于此也他日薄宦粗
就歸休里閭訪將軍之巷君宅在三將軍巷則大樹猶存過邗水之橋則溪流半涸亦足以悽愴傷心者矣

少寨洞贊

黎平府西四十里有少寨河河左數里有洞焉門險若劈厓危欲傾入數十步則左塗右谿徑益深邃陸
可乘馬川能棹舟土人云桃花水時魚則廬至尋源而進勢及百里惜未獲窮其勝也徒觀其積厓萬丈
無一尺之坦懸瀑百仞靡暫時之停荒寒接天陰翳匝地雖思狂技不覺瑟縮又未至少寨以前景亦奇
麗石徑百折蟠如怒蛇危橋十尋襯以鮮羽繞岸居者凡數百家牖接漁艇樓通鳥巢花紅上牀苔綠入
窺人禽俱蠻莫辨啁啾土石盡赭尤淩景光名花夥于種人鵝鶩繁于沙石則又楚南之秀壤荒外之奇
觀云贊曰

左塗右谿石作鄂郭魚長于人陡向厓落黑盡生白光如爨烟呀洞陰杳疑爲墨天春波如雷千尺逆上

樵丁方樵墮入漁網。

師子厓贊

自黎平未至天柱縣百里。有師子厓焉。予行黔楚中幾徧矣。若茲之奇。則未之觀也。青氣往往。迷茲嶺坳。元岡纍纍。突出天半。其下則表裏洞達。東西延袤。已枯之松。倒挂者千尺。欲落之石。相黏者徑寸。縱無能停瞬。不及轉。如此者半日。方抵平坦。則麥隴鋪秀。雲光疑錦。延回一村。異景百出。高曾居巢。卑幼處穴。一榻之外。無非雞豚。百仞之餘。乃匿牛馬。怪魚窺人。頭尾五色。妖鳥咒客。飛鳴百回。黃果滿樹。卽兒童之糧。紅蕉百尋。裁蠻女之袴。此則吳越山水。遜其靈奇。荆江土風。減彼殷阜者矣。贊曰。

石若立。巖如覆。孟穴腹空洞。倒生棕櫚。奇邪嶽嵒。常有落勢。人行其間。目輒上視。紆行百盤。直下千級。厓方師蹲。馬忽人立。

黑神河贊

黑神河者。牂柯江之別名也。觀其懸流一絲。獨下千里。石亂若屋。魚飛似星。雖未遽接天。而離地已百仞矣。是以終日疾行。不覩寸壤。一夜數起。惟聞怒雷。花氣灼日。雲光亦紅。松濤接天。波影俱黑。雞犬之柵。高子鵠巢。魚龍之腥。裹此人氣。此則思理所不能及。實荒外之奇。曷焉。又趨坡出其旁。孖水流其側。紅盆繞其北。青浪瀉其南。村女睇客。則啼如猩猩。花苗下坡。則轉若碌碌。均足啓豁。聞見。廣益神智。贊曰。

高惟見天。俯若無地。帆檣切斗。下瞰雲氣。飛鳥蹠實。神魚冒空。來往不礙。咸行鏡中。分瀕壁沉。獨下南海。我窮其源。孰竟其委。

白水河贊

求寧州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白水河。其始也。自地至天。倒行者百丈。其繼也。由上迄下。橫飛者數里。雲日蔽色。始輸其奇光。人禽絕聲。乃逗此靈響。驚雷怒霆。不敢過其側。飛霰積雪。未能凝其旁。一川茫茫。雖子夜而如晝。百步慄慄。卽炎天而亦寒。行客木屐。欲按乎山坳。仙人水簾。忽懸于天外。下則洞闊數武。巖深百尋。飛泉蓋之。不見日影。穴鼠大于山鷄。苔錢圓于斗棋。神怪所窟。忘其歲年。幽靈往來。恆以月午。客曾登雁蕩。陟匡廬。所爲飛瀑懸溜。均無此奇也。于是嗜靈異者。有觀止之歎。居蠻嶠者。可無域中之慕矣。贊曰。是聲是色。非意所想。闌千百尋。忽落奇響。白雪之白。寒冰之寒。飛仙所爲。靈怪是蟠。相傳有水犀伏于洞中。滔滔混混。凌躡川瀆。滄溟縱到。怒氣猶鬱。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學使北江先生少孤。其克自樹立。及學之有成。實稟賢母蔣太夫人之教。故其編詩也。以及侍太夫人所作者。爲附鮎軒集八卷。漢書地理志。會稽鄞縣。有鮎崎亭。南越志。巢鮎長寸餘。大者長二三寸。腹中有蟹子如榆莢。合體共生。俱爲鮎取食。郭璞江賦。所謂瓊蛞腹蟹是也。先生十歲。始就外傳。二十卽出授徒。負米所至。皆不越五百里外。一歲必兩歸。以慰太夫人。與莢蟹之早出暮入相類。及奉太夫人諱。讀禮於閩門者二年。繼又饑驅四方十年。乃獲升上第。官禁林逾一歲。卽持節視學黔中。人欣先生之遇。而不知先生以祿不逮養。每與人言之。輒泣下不止。爾雅。卷施草拔心不死。先生之名集。蓋以此乎。卷施集。自己亥至癸丑。已得十四卷。門下之士。乞刊之于黔中。遠覽在里門日。卽受先生之知。今又從官牂柯。先生之所以待遠覽者。未嘗以屬吏視之也。今遠覽行以老乞休矣。先生門下士。以遠覽知先生尙深。乞爲序刊詩歲月。因卽遠覽之所以知先生者序之。至詩之工拙。世之知先生者甚多。非遠覽之所敢及也。時乾隆五十九年。歲在甲寅。新正十日。鎮遠縣知縣。署黎平府下江通判。河南張遠覽謹序。

卷一

備書東觀集 古今體詩九十二首

卷二

憑軾西行集 古今體詩五十四首

卷三

仙館聯吟集 古今體詩七十八首

卷四

官閣圍爐集 古今體詩三十三首

卷五

太華凌門集 古今體詩三十八首

卷六

中條太行集 古今體詩八十二首

卷七

緱山少室集 古今體詩一百二十一首

卷八

靈巖天筑集 古今體詩一百三首

卷九

西苑祝釐集 古今體詩七十九首

卷十

祕閣研經集 古今體詩八十二首

卷十一

五經聯騎集 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卷十二

黔中持節集 古今體詩一百三十六首

卷十三

黔中持節集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六首

卷十四

黔中持節集 古今體詩八十六首

卷十五

關嶺衝寒集 古今體詩九十首

卷十六

蓮臺消暑集 古今體詩八十首

卷十七

回舟百嶠集 古今體詩一百十三首

卷十八

侍學三天集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八首

卷十九

全家南下集 古今體詩一百十八首

卷二十

單車北上集 古今體詩一百四十四首

卷施閣詩卷第一

備書東觀集己亥庚子

句容別朱三潞時朱居憂抱疾幾殆閱而贈之

一心願汝作頑石我歸來兮石不泐

高郵金秀才蘭以戊戌十月與亮吉訂交越月來會母葬事畢將反同人集味辛齋作詩送之并索亮吉詩謹賦此首

死生離別杳難支復向城西餞素知窮歲冰霜行未定高原風木泣多時君因作贅悲身計我愧論交有鬢絲夢折素梅聊贈遠孤篷才發已相思

清明後一日與孫大攜酒飲王七秀才廷俞南圃歸過縣門憶亡友林嗣基作

晚陰朝咏寄蕭騷王七園前一樹桃接翼水禽窺綠鬢連枝風蕊墮青袍君從愁裏何妨醉我覺塵中尙可豪歸路忽驚官閣過又教鉛淚滴城壕

勞勞身計本無涯生儻多愁死亦佳閱世短于欵枕夢招魂長入酒人懷琴書風捲知誰在花月尊空與願乖欲把閒蹤比飛絮年年開落縣南街

揚州別汪大端光

木葉暗天地。雨聲連曉昏。吾行數千里。別子舊東門。家在依鄉黨。親亡憶弟舅。猶餘尼父歎。三至席難溫。
渡河寄孫大星行

春林綿綿雨聲接。紅白花飛雜黃葉。黃飄一葉忽入樓。樓上獨客生春愁。讀書先忘歲終始。瞥眼韶光已如此。同經憂患傷年少。太息前遊成隔世。荒墳三尺少婦棲。謂孫大喪婦吾家墓門雅亦啼。頻年禮俗斥凶服。

只有訪子還麻衣。麻衣不共蜉蝣死。失母尤愁對妻子。塗窮歌哭止從君。百里遙遙共江水。君家大母顏色溫。一載撫我如撫孫。華陽席中多友朋。屬爾作弟吾爲舅。窮冬風雪記出門。遠遣瘦魄隨饑魂。三條銀

燭共校文。暇揖沮頡談巴棊。吾儕作客尤狂放。哭母傷妻一堂上。丈人知我自不憎。謂劉雲房先生同輩相看訝無狀。言狂寧失座上歡。性分屈曲非能堪。錢刀生計亦偶爾。我輩于分難饑寒。層紅疊翠江南地。草草狂

歌人亦忌。插架奇書送爾歸。連床別夢勞予記。鳩今喚侶我別家。挂席百里隨風雅。平生性命視知己。得一死友殊堪誇。此時憶君顏不華。醉裏擾擾人聲譁。遙程豈止無一花。青草路斷飛黃沙。

高郵哭亡友賈田祖

城角參差暮雨昏。水程何處弔騷魂。吟狂陋巷三間屋。骨冷高原尺五墳。遺業尙存通德里。舊交真軼古夷門。囊錢斗酒江南路。他日相期報愍孫。丙申夏予留滯太平。幾不能行。先生假錢攜酒送歸。

握別盟言未敢寒。重泉書去杳漫漫。承家久已傷羊舌。論史何應食馬肝。公子才名終不達。故人歌哭總無端。零昏蠹蝕三千字。忍向燈前掩淚看。

夜行宿遷道中

荒原真厭馬行遲。不定陰晴四月時。破澗怒雷分雨勢。斷崖高樹表風枝。無家已絕經年夢。有約先懸出世思。他日故巢相憶處。好尋芳草寄卷施。

邳州城外

十里涼雲拂柳絲。野花香破酒醒時。征衫幾日塵沙黦。怕向谿頭看鷺鷥。

偶成

荒塗百里夜程輕。破暝重從石磧行。天闊露寒人不見。忽驚邨外雨絲明。

過永濟橋

塗長客意勞。持火出層壕。小市人聲亂。危橋馬影高。岸風清薄酒。林露滴垂桃。晨氣還成雨。微寒入紵袍。

曉行

邨雞喔喔酒全傾。擁被求衣事曉行。四野月明迷向背。一山雲出定陰晴。春殘苦乏加餐信。道遠愁非負米程。醉醒十年前事起。馬頭塵夢較淒清。

過蕭望之故里

西京獄吏皆丞相東海蕭生偶抱關。讀罷辭碑無一事支頤還望馬陵山。
經術崇隆位望崧元成太傅總奇才彭宣枉自稱方正不及朱游和藥來。

滕文公廟

商鞅立新法大啓陌與阡子居謀王道更欲建井田強秦以滅秦二世社以遷。
滕亡祀則存廟食普萬年我來謁荒祠悼歎小國君遺像一畝宮五十里致虔霸術豈足矜謀國須大賢。

四鼓行嶧縣道中

高原墳樹古人鬼或同經夜氣沉殘月天風動大星未愁前路暗不斷此山青。
向曉寒尤勁車前雨脚腥。謁孟廟

落落非無志。囂囂亦有承。吾猶距楊墨。真不遠齊滕。小邑衣冠肅。崇祠俎豆增。
摩挲讀碑字。應愧歷階升。憶賃東西廡。曾傳內外篇。承師北堂上。勤學斷機前。幼賤同尼父。親喪愧少連。
寢筵虔拜謁。心折爲三遷。客舍

紙屋繩床擁敗衾。鳴雞聲裏慘晨陰。星離雨絕書難達。山亂雲荒夢欲沉。
香覓反魂勞曼倩。草尋益母泣曾參。應憐孤露餘生贅。無復髫年入世心。

東阿謁西楚霸王墓

松柏曾無半畝宮。蒿萊時起憤王風。學書我亦慚無就。刻劍君應恨未窮。十載通侯酬項伯。千秋大義戮丁公。猶餘一事逃清議。賣友誰誅呂馬童。

滋陽謁柳下惠墓

斷水鄰鄰樹色昏。行人駐馬揖空邨。孤羈我下無家淚。三黜誰招去國魂。偶食廟牲齊下邑。愁逢海鳥魯東門。傷心死士偏寥落。曉日樵蘇上冢屯。

五日客感

節物關心淚暗滋。斜陽原上泣多時。殘鷓驛路聲無緒。瘦馬崑山骨不支。五日花開憐客久。重泉家在恨歸遲。愁看弱弟同行役。相對昏鐙理鬢絲。

與黃大景仁話舊

壯志都從憂患移。別離如夢見檜疑。尋山蹤跡誰還健。戴斗文章爾獨奇。塵海此時容小住。書倉終日坐長饑。朝來欲上燕臺望。好覓天街瘦馬騎。十五年前將母身。同攜襖被出城闔。緣知來日非今日。已覺吾親卽若親。晚歲互看謀粟米。衰齡密共禱星辰。登堂此度先垂涕。我已傷心作鮮民。

備書

備書生計尙淹留。并疊唸懷事校讎。獨鶴見人殊惘惘。饑鳥得樹亦啾啾。雲和草色荒三徑。月與花光豔一樓。却厭軟紅塵裏逐。放教愁坐轉忘愁。

小病

佳時曾少出遊車。側屋三椽此寄居。失喜遠書來酒後。時得季仇書卻憐新病入秋初。名花作果香偏異。野鶴隨人性亦疎。拋得世緣耽學靜。鬢絲一月未經梳。

得孫大江寧書却寄

櫻桃一樹傍紅牆。書到翻憐客異鄉。酒癖更沾衣袂溼。花疎時入枕函香。刪除好夢緣妨睡。檢點閒身未肯狂。我欲悟君先學道。攜編三月坐匡牀。

憶汪大端光

淮南冀北經千里。除却孫郎便憶君。小別正當春後雨。封書欲寄隴頭雲。人輕詞客張三影。天與揚州月二分。珍重綺年題綺句。莫教前輩擅清芬。

夢入外家南樓覺後有感寄內弟阿魁阿愚四首

樓頭殘燭迴淒清。樓下愁人怨曉明。千里斷虹隨夢遠。五更零葉打衣輕。風鴉巢樹知前後。竹馬鄰童識

姓名若把舊時情緒譜。杏花樓上是三生。

兩家兄弟王成行。十五華年逐隊忙。作達最憐羣上樹。學趨猶見汝扶牀。燈明樓閣催書急。花入闌干壓夢長。說與封奴渾未識。却教阿母倍淒涼。

梅蕊初飄杏復葩。商量春事已如麻。拜殘阿姊簾前月。看足鄰姬徑裏花。生少學愁愁未慣。孤眠遲夢夢還賒。牆頭風細星辰定。不識何時轉歲華。

鞭絲爲客去悠悠。一事如今恨轉同。尺五蕊波輕燕艇。三層松閣紙鳶風。閒中草綠埋歌扇。愁裏花紅照殯宮。十九年中衰盛異。欲從何處悟初終。

哭錢公子中銑

邗上孤篷竟未歸。絕憐愁魄斷斜暉。京華迢遞猶傳札。慈母殷勤尙寄衣。五日正沉江畔黍。一官虛憶省中薇。魂消送我谿南日。苦說燕臺伴侶稀。

童年經術本無師。曾愧尙書國士知。死日尙聞憐趙壹。諸郎都解敬袁滋。卅年宦達虛身計。五葉門衰賴子持。莫愴筵前小兒女。更愁堂北鬢如絲。

七夕露坐憶孫大

瓜果筵虛薄露零。懶看河鼓說精靈。思君永夕空濛望。南斗光中第一星。

讀長慶集寄孫大

長慶集樂天自序。長微之七年。今亮吉春秋三十四。而季仇年纔二十七。與微之小子樂天同。二人之交。亦不減元白。所不逮者。或名位耳。其他尙可企及也。爰作一詩寄季仇。并邀同作。

偶讀開成少傅詩。七年我亦長微之。神仙共挂蓬萊籍。風月追吟楊柳枝。一代才名何必愧。九原交誼本堪師。江州司馬通州倅。料理頭銜似往時。

結交行寄孫大

浮雲變滅安足論。爾來友者洪與孫。九天仙人不嫌謫。一代交道殊能敦。君不見。結交不過通侯門。賤客雞狗無由分。結交不入春風場。少年鷹犬徒相妨。與其長安城中交俗儒。不若咸陽市上留博徒。俗儒言貌師中庸。緣飾經術爲三公。君無更齒馬東海。我尙恥說胡華容。博徒之交亦何有。長笑傾心在杯酒。一言席上吼雙龍。千古英雄困廣柳。我交黃子景仁。十七年病鶴雖病形疑仙。妻愁親老不思返。白日憔悴長安眠。趙生懷玉之交歲逾十。持論英英輩難及。洪生狷者不欲狂。知我只有真州汪。端光壬冬岐路一握手。朗若璧月分輝光。驚濤飄篷亦思止。自問心期只三子。江山花月久厭陳。乃貢清氣生茲人。非惟文藝擅儕輩。亦覺至性流眞淳。我交數子止可生。不若交子兼幽明。我交數子皆許身。不若許子兼心魂。三千里路夢飄忽。二百十字言温存。前得江寧寄書。才二百十字。我廢我蒿篇。子悲蒙楚詩。中年哀樂亦如一。我若非爾

形難支。自從五年來。會合一一數。茲離檢歷日。已過一百五。黃金臺下才士多。我不見爾還高歌。擢黃短。趙屢相憶。要聽秉燭言。如河君不見。今人交道皆厭貧。不識古有范史雲。今人交道皆厭真。不識古有龔君賓。誰言刎頸交。我弔成安君。誰言投漆堅。我訪雷與陳。乃知天生爾。我爲交道。不獨文雄詩傑垂千春。華陽憶舊行寄朱博士沛林海州光照汪縣丞蒼霖兼呈孫丈勳及令子星衍

異時我客華陽春。一方宰吏無俗人。汪丞治績亞林宰。更有博士真天民。吾鄉丈人亦軒特。鏡裏顏紅髮斑白。四家僕從屢招人。一縣醇醪止供客。邑中賢者沈與王。亦設薄具邀唵狂。居留三月九十醉。餘者病酒眠匡牀。天然憂樂還相召。妖鳥鳴春已驚告。碧樹愁聞山鬼啼。縞章夢致谿神弔。城東一別事若麻。三載復看城中花。宰官擢守縣丞徙。博士貧老辭還家。當時我識三公子。兩抱妻憂一身死。乃知造物最忌狂。自悔唵顛亦應止。孫郎悟早雅興除。脫然樓上思著書。我來憔悴寡顏色。戒酒怕過山公廚。前遊歷歷春時節。欲著思量怕愁絕。鳥趨岡南宛轉簫。青元館裏昏黃月。人生年壽何須蓋。三十當令一生畢。已分琴書付鄭三。謂霞浦鄭聯華林君愛培受業于余者未應塞放同王七。謂縣中秀才王廷龜春華已過憐秋曉。落落天空寄魚鳥。隔世形容照水愁。無家笠屐登山好。博士年衰屢致思。縣丞無息宦聲遲。一篇爲寄淮南守。慰爾風前哭子詩。

代書寄汪大端光八十韻

百慮不失一。子才爲世需。六經甫通三。我識愧里儒。才識工拙間。出處可不圖。子意乃不然。勸我入帝都。

爲言予有親。尙欲依菰蘆。子親存我亡。一請傷藐孤。負米十四年。婁空粟與芻。子行燕趙歸。勤作反哺鳥。
 我成吳越遊。忽爲失母雛。我生慚世間。感子引作徒。爲傾囊中金。爲計道上儲。六百里水程。十八日旱塗。
 歷歷夷險郊。孰宿孰可鋪。英英公卿中。孰謁孰則毋。我足雖云劬。子口亦已瘡。感子珍重心。臨行野踟躕。
 譬若深谷風。幽草亦漸蘇。存亡心已傷。離別淚屢枯。萋萋四月花。莽莽長河蕪。挈弟旣慘悽。念友更咽鳴。
 相離第一程。夢子秦郵湖。涼月忽抱肩。老魚窺汀蒲。東阿縣西門。夢子又在吳。俱爲少年遊。鐙舫狂呼盧。
 三夢宣武坊。斜日殷銅鋪。新知無一人。知子應念吾。每夢必有淚。每淚必有書。書皆千百言。紙惡字跡麤。
 豈惟字跡麤。兼愧言辭紆。長安識君人。謗譽亦復俱。每苦立論嚴。憎子所服殊。我不置一辯。歸室始歎吁。
 欲摘天半星。爲子冠上珠。欲剪湘中霞。爲子身上襦。天河濯五色。色異凡紫朱。天衢曝衆文。文匪常羅縑。
 春月潤子顏。秋露濯子膚。日吐瑰麗辭。稱此珮服都。日陳琳球響。稱此顏色姝。留侯似婦人。曲逆美丈夫。
 不聞史傳譏。但覺流輩無。塵冠敝履中。不必德義孚。囚首垢面人。不必名實符。雖然願一言。少歲亦已徂。
 二十顏尙髻。三十頰有鬚。吾徒勤事業。棄置常所須。要當惜心神。何必營衣裾。急從良友箴。息此俗論誣。
 明年登玉堂。三館步復趨。貽茲老成規。莫被輕薄愚。我來人海中。戚戚意寡娛。因緣識文人。千百量以車。
 多文或爲史。小智僅作胥。行雖歷方州。見乃守坐隅。羣讜出詩編。朱墨盡貢諛。立語苦不工。已謝鮑謝逾。
 我時出直言。衆目怒以盱。謂我立論高。謂我制行迂。一心苟無慙。兀兀任毀譽。求子素識人。又各問一區。

非無楊生清。亦有黃子耀。旬日乃握手。餘皆掩蓬廬。時時讀子詩。消此慨與歎。子才信鷓鴣。我筆非於菟。頗愧紛疊來。索詩若索逋。我常思子言。氣斂不敢舒。逢子乃一發。筆禁口亦呼。子書亦易作。字錯墨屢塗。前聞欲移家。急札馳郵奴。煤車米石昂。詎可攜妻孥。況復堂上衰。行坐總欲扶。豈任舟車勞。與此食粒糲。詩儲潤書。及瘦方。本言皆悉錮銖。詎不爲子謀。使子鳥就笱。子行試禮闈。先利矛與父。亦思賀萬錢。不若儲百壺。倘或成同官。雅足見發紆。拙效我亦收。令謨子先敷。壯往庶有程。少習藉可除。被酒一縱言。省札應豁如。

九月初二日得家書始奉適王氏姑七月初九日計翼日子崇南坊寓舍爲位以哭哀定并賦詩一章

吾祖憐嬌女。慈闈愛小姑。弱年尤痛子。適王氏逾年舉一子數日而殤中歲卽從夫。憶嫂顏常瘦。思親淚屢枯。重泉真健

羨。骨肉慶提扶。

八月二十日偕黃二暨舍弟飲天橋酒樓

長安百萬人。中有賤男子。日挾賣賦錢。來遊酒家市。昨日送君回。今日約君來。送君約君子。此橋長安酒。人何寂寥。酒人無多聚。還喜破帽塵衫。挈吾弟。攝衣上坐。只三人。爽語寥寥。落檐際。君言內熱。需冷淘。我慣手冷。應持螯。閒無一事。且沉醉。不然辜負青天高。青天高高復飛雨。二十四櫺風欲舉。飛篷卷葉十里。間直視城南。落鷺羽。濃雲欲暗南郭門。斜日忽破千林昏。陰晴萬態。鬪秋景。醒醉一夢。恬吟魂。持千螯。揮

百尊不覺樓上空無人。君歸雖遙莫先走。萬事要須落人後。君不見。門前豪騎控雙龍。笑我西行馬如狗。
重九日陶然亭遇吳四端彝話舊因憶亡友唐肇文并寄令弟孝廉熊

辭君久已事征鞍。猶作壇頭俠少看。九日一尊同濩落。十年三見話辛酸。唐衢骨冷誰重哭。吳質心愁自
寡歡。應愧故人狂未死。典衣還欲滯長安。

送繆公子公儼之江浦兼簡孫大

余四月中入都與繆
遇于逆旅遂訂交焉

相別翻憐相見遲。坐中人影壁間詩。魂搖青草東風路。夢立黃河遠岸時。與繆初
相值處病馬去來應有恨。秋禽
蹤跡本誰知。寥寥門閉紅塵裏。殘臘都將濁酒支。

去去遙山一桁青。愁程先已夢中經。江南迢遞傷情思。公子知交有性靈。久據竈觚看讀易。暫探石闕記
搜銘。來朝風色東南便。我亦商歸大海萍。

好因魴鯉答枯魚。總覺蛩蛩念鉅虛。白日懷人當檻坐。紅雲羨爾對江居。身名莫笑中條叟。鄉里須乘下
澤車。丙舍一椽松數尺。未妨他日訪吾廬。

僧寺與徐書受話舊卽贈二首

一夕長安雨。寥寥話十年。魂驚隨逝水。鶴病憶空天。被酒還如昔。題詩已遜前。窗風與庭葉。蕭颯枕函邊。
爾念無兄弟。逾年服姊喪。余尤痛風木。復此感姑亡。骨肉重泉滿。松楸隔歲長。相將營丙舍。頭白住江鄉。

東坡生日集翁學士方綱蘇齋卽送羅山人聘出都

廿載我居公舊宅。

東坡卒于常州其宅前屬余外家蔣氏歲常以生卒日記東坡并爲會

一年兩度薦清醑。殊鄉作客初逢臘。學士開齋尙

號蘇。雅有詩名傲西蜀。愁聞征棹反東吳。買田儻遂中年願。亦擬歸收陽羨租。

被酒與吳生麟夜話

遼東道士應成鶴。陽羨書生莫化鵝。尙有十年人海願。却來吹笛共高歌。

程編修晉芳齋觀元耶律文正畫象賦

先生好古構兩軒。邀我讀書兼開尊。頽然素幅出偉人。云元宰相遼王孫。斜陽欲下壁色昏。慘慘若動須眉神。眼光下欲視千世。限以尺幅猶英麟。長身盤領大獨科。追憶至論如懸河。人生歲月百年耳。公甫及半勳何多。巍巍一代推上功。替人只見劉秉忠。文章年壽亦相似。若論志節尤推公。異書壓腹奇難剖。落吾徒出公後。詞筆還驅入海濤。姓名欲戴垂天斗。卽今卷畫空堂走。反復公名難去口。焚香閱傳意有餘。更酌坊南一杯酒。

題僧石濤竹西歌吹圖

浮雲急景安得留。我頃四月離邗溝。隄邊歌吹尙沸耳。回視已隔天南頭。懷鄉念友殊孤悶。我見此圖驚復問。中有春波蕩漾舟。七年往事帆檣趁。豈惟前事縈方寸。畫裏朱顏亦凝恨。紫陌牽愁柳作絲。紅窗吹

夢風成陣。回流一曲波如剪。合隊春人若鴉點。三尺寒波一寸蕩。游魚尙厭春塘淺。誰從門際吹短簾。萬
朶花落從東飄。尋圖我欲眺江左。雲樹一抹橫林梢。此詩此畫俱高格。墨粉淒涼年近百。今日揚州勝昔
時。歌臺已徧隄南北。吾徒流滯幾春秋。魂寄東風第一樓。爛醉莫嫌狂杜牧。枯僧亦復繪揚州。

送趙表弟襄玉南歸卽呈侍御舅氏兼寄孫大

孫郎約我遊燕臺。爾者八月無書來。趙生約共長安住。亦復驅車覓歸路。堂前白髮各數莖。一名驅爾不
得停。雖然親在亦須仕。努力勗爾祈榮名。榮名得失尤須數。落落塵中尋故步。我愛時吟短李詩。人言合
獻長楊賦。我年四五卽識君。相與賭字傾其羣。爾來歲月及卅載。文筆喜各持堅軍。風霾雨黑傷年少。我
爲窮愁著書早。君無羨我覆瓿書。我實輸君事親好。橋東惟爾巷南孫。海內知交有幾人。勸君歸後復垂
淚。偃臥一室傷羈魂。人心不同面尤異。尺五惟營閉門地。根矩終非入世人。寥寥時有胸中氣。頃攜弱弟
住長安。黃葉秋深補敝冠。貧來雅復對牀臥。眼底誰足謀饑寒。窮冬道我顏何瘦。我爲傷親益思舅。三徑
憑傳問訊書。十年我受恩私厚。更傳消息語孫郎。莫向人前倚酒狂。殘歲燕山風雪冷。梅花開後夢千場。

客感寄孫大

燕臺春日試飛蓬。無盡山川不定蹤。客久尙須遊二嶽。歸遲眞待長千松。成鄰幸結束頭屋。投老同聽北
寺鐘。何止與君交一世。此心無昧總相從。

憶汪大蓮花寺時汪大病新愈

北巷南條共夕曛。見時雖少夢時勤。愁多壁著疎疎字。病久窗生黯黯雲。後死未妨還屬我。此生無恨爲交君。中年退盡春衫色。只有爐香尙細薰。
敬亭山色對牀眠。彈指交期已九年。詩卷正愁盈篋底。風裁無恙立鐙前。顏垣怨雨傷春早。古屋疎梅照夜鮮。應愧故人還未達。賣書眞欲學遊仙。

與楊三倫夜話并悼蔣寶善楊炳文

何因心跡許相從。失母辭家共轉蓬。病裏春生勞遠望。愁邊書少憶狂蹤。爲孫大千年城郭須歸鶴。三客鄉

閩總號龍。我擬買田身計穩。倚門同數九株松。

被酒閒徵少日場。棲鴉辭樹燕移梁。墮楊門徑春陰遠。秀蔣池臺夕雨荒。數口尙存顏轉瘦。幾生修得鬢初蒼。宵談祇厭燈迷燄。不覺風聲徹戶涼。

連得孫大書却寄

江東有客寄唼箋。苦說人生祇百年。多病況緣憂患積。無家仍復歲時遷。雙垂別淚燕山末。千折歸心春山前。心事累君身累世。茫茫愁日又無邊。
和汪大憶舊詩十二首卽效其體

十五年前在謝家。上樓明月下樓花。如今門鎖空春裏。一任閒枝閱歲華。
病怕東風護曲屏。每逢長日恨春晴。幽眠未起西窗晚。銀燭光中度一生。
繞砌疎蘭入海棠。眠春魂膩不分香。當時夢醒愔愔甚。開戶斜陽滿鏡黃。
自愛幽居不結鄰。樓前十里漾空春。溟濛水色淒迷雨。只向疎闌淨麴塵。
山色依楹水繞牆。一層雲氣一分涼。高居莫掩窗前後。引得銀河接鏡光。
城隅一曲上無端。城裏春衫城外看。只倚北樓傭不走。柳絲衝面怯春寒。
見不分明夢亦空。接天樓閣有東風。幽窗覓徧聞歌地。只在疏螢細草中。
水花春徧憚家池。十五華年鑑影時。今日再來羞野鶴。柳枝添恨鬢添絲。
剪燭三更鬢乍梳。宵遊還覓徑生疎。誰知別有關心客。鸚鵡橋西識面初。
兩重門內數春星。燭影微紅鬢影青。容易使他籠鳥散。不來相伴讀仙經。
看鏡歸後病多時。花滿房櫳總不知。今日試將簾幕啓。亞牆開到殿春枝。
移家一棹去愔愔。蟋蟀銀牀烏玉籠。盼得近春消息到。情懷無奈隔江鐘。
贈莊四寶書卽題行幃

京華遲日飲千鐘。風味都憐酒味濃。入世偶然成短翮。長松如此亦雙龍。身因早客眉痕皺。書欲名家指

繭重手版到君須遠宦。未應同我住鵝籠。

連雲樓檻接深池。記否兒童竹馬時。花底衫裳同侍母。簾中書策遠尋師。相看夢冷情疎日。欲詠兄肥弟瘦詩。遙憶謝家羣從好。玉顏都已鬢添絲。

二月十五日與汪大至天橋酒樓薄飲乘月而回

青郊三里月紅燭。一杯春痛飲消餘晷。能閒有幾人。壇雲入窗暗。山鳥上樓馴。只隔軒舳外。車塵雜馬塵。爾念邗溝水。經時照玉顏。予悲白門柳。曾復伴春閒。鄉樹偏縈夢。華年渺未還。疎櫺愁絕處。聊與眺西山。憶舍弟時抱病南歸。

弱弟如形影。相隨作客初。抱關吾妄願。舍弟近在館中趨走。數年後或當得一官。涉世爾尤疎。粟水顏常瘦。塵沙髮屢梳。性好待營田一頃。早與共扶鋤。

籬桃三兩樹。歸及見垂枝。藥裹須頻製。郵書莫更遲。饋蔬憐阿姊。挈袖識諸兒。只有傷心處。門閭入始知。春江行贈汪大

紅闌干影接天。一江春水闌干前。闌干搖紅水搖綠。波底闌文百回曲。我共春江魚。同飲春江潮。潮聲出入鯉魚腹。水色蕩漾吳儂瓢。吳儂家。花滿畦。春風來。江北飛。君門前。千樹桃。春雨落。江南飄。飲水暮還朝。思君不可邀。水遙遙。尺五篙。夢迢迢。十九橋。

憶遠行寄孫大

波森森。星搖搖。約君不來。莫已朝。吳帆停。越車駕。約君不來。春已夏。春光九十。靜掩關。幾年春閒。君不聞。曾雲萬里。宵征路。却恨君閒。我難住。十五已作。同巢鳥。南枝北枝。名對呼。十九更作。尋源魚。曉行雖遠。莫復俱。東流水深。南枝有陰。千里與萬里。兩心同一心。朝心徘徊。莫心怨。幾日春魂。自淩亂。莫剪疎桃。入戶枝。春花開上橫門扇。

谿南曲

谿西月不華。谿北桃無花。風光只落谿南路。和月和花築樓住。花枝二月人二旬。樓高一層春一分。谿光已隔畫橋影。柳色自闌疎。闌春岸。雲凝紅水雲白。總遜春衫好顏色。百花開處。百禽鳴。樓上添衣樓下行。尋芳肯到春谿口。隄上行人學垂手。放船肯過長河湄。牆頭女兒做畫眉。畫眉尙避春鶯見。照鬢都疑水禽羨。鏡裏濃雲曉上頭。竹中輕粉宵勻面。春旛親製初護風。樓角三面懸玲瓏。眸迎深館迢迢綠。手展文窗扇。扇紅星疎夜久愁猶立。露冷草蟲尙蟄。百餅薰籠總厭燒。啓帷試放生香入。消息今年異往年。客巢新定。故巢遷。愁邊曉泪疑含露。望裏春潮已接天。傷春會到春臺畔。籠鳥生疎。茶敢喚。背客親移北戶鏡。呼鬢更掩重門扇。短短疎籬漠漠塵。沿谿樓閣對牆身。緣知谿路經三折。只共波光住浹辰。可憐門左閒亭塢。三月誰爲衆香主。拋客年光誓不停。迷人草色尋應苦。一樣扁舟去未還。五湖蹤跡異三山。春來

依舊花千樹。夢醒空愁月一彎。

二月二十三日復與汪大上天橋飲醉歌

著書不爲千年計。直借陳編壓奇氣。出門不逐萬古愁。聊上高閣開吟眸。天橋樓前一杯酒。昨日苦思今在手。我能飲。君能留。三十莫抱二十憂。識君二十年。尙少屈指十年君。未老眉痕鬢影未減青。一色綠衫同似草。盈樓飲客我獨眠。未飲滿椰青銅錢。座中誰識兩少年。江南江北無一田。尊深酒熱莫更催。頭上一雲紅覆杯。休嫌飲盡衆賓散。伴客時有春禽來。城門樓上春陽滿。一鳥嘯春聲緩緩。城西山色影接天。極視惟愁目光短。今日白晝飲。復勝清宵吟。百壺雖盡意不盡。兩客所喜皆同心。醉顏時紅亦時白。一市圍觀不相識。頗說近來無此客。

二十六日過汪大齋頭見餉酒者汪大云留以相待歸後夢汪大以昨酒別餉人意甚不樂醒後戲作此以寄之

故人不入夢。入夢牀頭酒。帳中燭影欲礙眉。枕上道書猶在手。夢時得失乃可知。莊生偏悅夢醒時。君不見。心空不著閒輕重。憶酒憶書都入夢。

宵望

登墟聊一望。萬瓦月光齊。地迴風生樹。春濃露覆隄。雲光迷向背。田綠誤東西。莫逐巢枝鵲。回聽警曙雞。

屠大令紳以報最入都話舊賦贈四首

遠宦迢迢十載餘。相逢我亦領添鬚。賢勞已覺官聲起。憂患偏憐壯志虛。釜欲生魚推上考。書應成蠹少寧居。重來流輩俱清秩。莫哂狂奴尙鹿車。

一縣無能滿百家。水深山瘴路尤賒。未妨茅廡吟詩鉢。慣聽荒城破曉笳。民難搖擻難定戶。官清胥吏厭隨衙。敝衣報政來京闕。却使尋常計吏譁。

剪蔬我奉北堂餐。市酒君憐阿姊寒。君伯姊適汪氏與余鄰居君恆主其家五載篝燈通夜紡。常時籬落饋春盤。青雲志節

賓朋慰。綠鬢升沉里巷看。今日乍逢先涕下。板輿天末羨承歡。

門前都復有青山。憂患時時擬閉關。客早自憐華鬢改。官貧莫愧俸錢慳。閒中歌板消年歲。君喜度曲歸後谿船遞往還。我亦尙營千載業。著書多欲待君刪。

得內寄衣

縫裁初見汝封題。百結蕭蕭故縷稀。猶恐亂將慈母綫。此生相殉只鶉衣。

送繆公子公儼出都

五嶽未陟一欲歸。難戒塗撫劍送子行。浮雲亦南徂。子有東顧心。戀此巢上烏。予懷欲南馳。念彼濁水鱸。兩地忽易居。一心安得無。子行過岱宗。爲我謹獻書。已辦十兩屐。願屆神所都。俯視六合間。靈氣藉發舒。

神乎幸勿哂東海賤丈夫。

送董秀才思駟南回

曙色起北垣。星隱西南隅。暉暉殘月光。與子升遠墟。輪蹄百萬中。中有吾子車。車行飭弗停。遠復屈子廬。妻子念遠歸。悅志慰歎噓。七載殯在堂。窀穸匪得徐。江流入海州。地大土亦腴。鬱鬱千高原。富此人鬼區。子其勉營作。庶效人子劬。吾將爲子文。明子志節紆。恭聞哲人言。爲善報有餘。勿以世澤深。冀此祿利虛。研經世務通。窮達盡足娛。吾家北溝頭。數武距子居。近聞積淫霖。尺水通積淤。黃葉堆作薪。復富鰥與魚。兒童各兩三。應客清且癯。他時著書人。兀兀子與予。

送莊四寶書至廣東得十二韻

我辨東山屐。明年上岱宗。鬢牽山霧綠。眉隱海雲紅。爾泛南溟棹。虔心禮祝融。地虛風力上。天闊日華東。嶺嶠游逾壯。川塗望欲窮。懷人依畫舫。憑客寄詩筒。遠宦憐公舉。謂令兄寶篆時任雲南會澤令微疴念敬通。謂舍弟三郡別。尊酒兩年同。得句酸醜外。言情哀樂中。艱難知稼穡。少壯歷磨礱。住覺雞餘肋。歸慙鵝有籠。早營田二頃。耕鑿慶年豐。

爲楊孝廉夢符題錢三維喬秦中畫冊卽寄維喬時錢宰鄞縣

何時得入函谷關。放筆卽落終南山。南山連綿畫不竟。拔取一峯來入鏡。胸中有山卽有樓。下筆有川兼

有舟。豈惟山水色不別。樓上客醉疑眠。醉顏昏昏憶孤在。逸客都爲酒錢累。剖胸欲入秦中雲。洗眼仍須渭川水。南山浮光。山北夕陽。飛橋如雲不能跨。怒蜺飲渚裁成梁。林梢幾尺天光足。怪石森森點寒綠。此間應復置錢郎。四十癯顏尙如玉。南高峯。北高峯。宦遊今落名山中。錢今官山川二月尤清曠。憶共錢郎飲湖上。楊生思家靜掩關。客帳夢好時時還。吾曹須勸苦不閒。直當爲畫迢迢一谿之綠水。落落湖上之烟鬢。

奉酬繆公子白沙河見懷詩

爾如華亭鶴。不欲識二陸。解后得值張季鷹。雅志不復矜飛騰。我如昭邱狐。讀書名博物。茂先可語不識機。亦欲辭歸住蓬蓽。

卷施閣詩卷第二

憑軾西行集辛丑壬寅

書從兄顯祖畫卷

家有十步池。引水蓄百魚。室有三尺牆。種竹滿四隅。令其泉上有石。竹中通渠。穿徑之筍。不以入餐。過橋之魚。不使上竿。魚皆習主人。已忘江湖思。修竹何娟娟。亦斂干霄姿。主人不歸歸有時。主人有一弟。侷儻素好奇。曾就主人宿。愛此半畝之竹一畝池。奇石落落清流淅淅。掩戶十日臥。出關百里馳。蓮華峯頭攬明月。挂爾谿邊屋角之南枝。

酬黃上舍鉞

閒日偶傾燕市酒。經春別爾謝家樓。故人入夢疑黃鶴。早歲相期共白鷗。判與苦吟常入夜。最憐華鬢欲經秋。江湖浩蕩休歸急。風月分番且賦愁。

趙大至得孫大入關之信兼聞蔣表弟良卿欲入都城東酒徒無一人居里者感賦此首近簡黃二楊三徐大

一歲居里傾千壺。兩年爲客償宿逋。城東日日添酒壚。城西時時出酒徒。城東酒樓一十六。城中少年出

相續。酒翁歎息酒嫗愁。可惜少年皆遠遊。少年誰最狂。雅數孫與黃。就中短趙差有檢。結束身手趨喧場。東風吹春入酒樓。當時少年百不憂。三更酣春樓上頭。紅燭光滿樓前洲。騎龍弄鳳世不驚。只有酒家知姓名。城東城西路回惑。只有酒家門徑識。酣嬉落魄非可常。一朝餞我束急裝。濃雲浮江雨暗海。風吹人顏面改。離家豈獨無酒筵。太息總無諸少年。出門各歷路萬千。前後差喜皆遊燕。酒徒十輩五得官。餘者未免謀饑寒。孫郎苦戀里中樂。昨亦襍被辭江干。新春忽夢晴谿曲。暗識溪南草應綠。醉尉衙前碧月圓。蘋風乍轉春流足。花枝縱好酒縱醇。我識一城無酒人。豈惟花發無酒人。兼恐減却樓前春。春去春復來。春情忽然失。朱顏變蒼顏。黃金鑄不得。君不見。少年雖歸非昔日。又有城東少年出。

清明日關中夢先慈感賦並寄孫大關中二首

三千里外無家客。寒食傷心念北堂。未死夢魂通夜永。浮生淚眼怯春光。頻移骨肉依青隴。雅課兒童種白楊。天末故人還抱病。風檐此日思茫茫。

爾緣親老亦遊秦。短札頻言去住因。句曲官窮居未得。殺函塗險客方新。溪山迢遞應謀築。天地分明許結鄰。各有著書心跡在。未堪終歲作游民。

十八日早偕同人至天橋酒樓

閒蹤亦已忙。侵曉試遊裝。楊柳閉門處。桃花發曙光。露香深幕徑。鶯語靜周廊。屈指春三月。還輸逸客狂。

過橋春五里。登閣樹三重。風轉閣聲沸。塵將遊騎衝。鶯花憐震蕩。衣袂競纖穠。咫尺郊壇外。春雲總似龍。
法源寺訪黃二病因同看花

長安城中一畝花。遠在慶西法源寺。故人抱病居西齋。瘦影亭亭日三至。一叢兩叢各稱心。前年去年看至今。今年花盛病亦盛。轉恐病久花難尋。天光未發雲半沉。牆角有樹交深陰。故人此時花下吟。頭鬢露沐光浸淫。梨枝桃枝分不得。楊柳接天青一色。海棠雙樹復絕奇。花背深紅面浮白。長安一畝不數看。莫夢江南千里陌。法源寺近稱海棠。崇效寺遠繁丁香。花時可惜雨聲阻。不爾遊屐時傍徨。看花抱病還難顧。我更因花乞同住。春陰如夢不逢人。牆角游禽出無數。故人逸興猶不凡。日復一訪同幽談。君不見。回途却值如龍馭。日晚羣言看花去。

三月二十六日同人至崇效寺看花作

絲風飄林雨灑空。寒甚十日留春容。馬頭拂青馬尾紅。青山亦隨馬首東。岡原東來氣深旺。青山低昂瓦檐上。迷行一里始出林。古寺山門兀相向。門高徑古叢青草。松已百年僧亦老。門前見樹尤絕奇。屋畔無枝不娟好。高低深淺藉發舒。禾苗不生地力儲。培根渥節厚人力。挺此七尺花形殊。樓前一株復兩株。搯破屋瓦參浮圖。危檐高柯勢凌躡。意以向背爭妍姝。海棠無言壓桃杏。鶯聲不來空畫水。尋廊萬點白參差。恍若銀河瀉星影。閒心愛看日午花。采色詎似殘春葩。原形十里足雄厚。天路尺五饒清華。花開雅興

無虛日。三度餞春留冀北。柳絲廳北傲高筵。贏得山僧姓名識。看花十輩多少年。花下兩兩聯吟肩。花枝已闌離思牽。時崔二景
嚴欲南回目斷送爾江南天。來時車鐸喧。去時塔鈴語。明日狂風遽如許。竹裏猶零前夜雨。

送崔二景儼南歸讀書并就婚

憶昨同醉長安之酒樓。少年十輩君不浮。憶昨同跨郊垌之駿馬。偕遊七人君最雅。君才豈比凡少年。我意雅欲追前賢。長安城中與君友。五度碧月聯吟肩。我交于世皆蒼老。朱賈淪亡益悲悼。謂全椒朱訓導
沛高郵賈文學吾曹緩急須託身。詎敢相輕此年少。我感古人志行超。雖未絕交能寡交。身今縱賤有殊稟。冀與一世回輕輿。十年此志不暫忘。世人不知謂我狂。鄉閭益復盛嘲毀。并以餘論加孫郎。畏讒一室居疑蟄。昨者孫郎有書及。我謀于衆謝不敏。君獨不辭乎燥濕。亦知人生饒緩急。難爾少年尤獨立。朱門紈綺豔障天。獨出英英矯餘習。吾儕快意得一朋。如入玉陛升金門。急持一書報遠人。謂此年少非常倫。離風昨日吹原野。花葉紛披已成夏。交君未久別念侵。獨持一盃與論心。酒樓花開三面陰。馬蹄浮紅尺五深。燕秦十年遊。近始抵鄉土。晏公祠外簫鼓喧。競渡來看日端午。離程關隴復數千。時余疑
遊秦中南瞻無家有墓田。桑根草堂富經史。舉半贈子窮雕鐫。識君不嫌遲。別君不嫌早。讀書谿南柳陰好。新婦窗前月痕皎。人生聚散殊草草。君不見。百回相思令人老。

四月初二日黃二景仁邀同人于法源寺餞春卽席同賦得餞字

江南百萬花不看。長安一枝春愈顯。江南唵客花成瓣。買屋花中靜排遣。憶昨款門客大至。半畝綠苔橫被踐。抱河應客竟日勞。客去閉門頻仰偃。繞檐百匝唵成惱。昨黃君賦惱花篇客不逢。噴花得譴。吾儕立論貴平允。勞者尤當戒衷褊。今宵忽復驅童至。雅意欲爲花作餞。書云。昨值風雨驟。草色反深。花色淺。惱花不得。更憐花。痛飲無辭。袂衣典。黃生兩歲爲花病。一歲惱花。愆可免。祇憐花。謝客不留。餞客餞花同一宴。屬生悔過復賦詩。明日欲來花下展。

將出都門留別黃二

拋得白雲谿畔宅。苦來燕市歷風塵。才人命薄如君少。貧過中年病却春。枵腹誰憐詩思清。掩關真欲廢逢迎。期君未死重相見。與向空山證世情。

與丁二履端夜話卽以贈別

時余約與屠大令紳共買外家鷓鴣莊別業。丁君言已爲渠親串所得。並以志感。

燕車代馬三千里。越水吳鄉二頃田。此志十年仍未遂。對君一夕竟忘眠。憑將書札傳廉吏。莫更犁鋤課少年。未擬買山先買水。會須笠澤共耕烟。

新交數爾及崔陳。握手臨期意獨伸。聶政母亡尤念姊。馬卿家在總依人。休嫌骨相前生薄。敢認心期數子真。風色滿天雲氣冷。更從岐路入西秦。

涿州三家店水木明瑟舍弟前共過此有誅茅之思書此以寄并當示孫大

異時我作樵蘇計。幸有孫郎及難弟。夫容湖畔結廬好。我亦川居富蘆芰。門前流水屋後山。照影幾度驚
孱顏。野夫何時得暫閒。偶借客夢歸蓬關。原空雅飛十餘里。烟柳千條拂花起。吾家令弟昔愛之。殘月扃
門數回啓。卽今留滯何能走。我獨橋南醉邨酒。百年心跡幾相知。持此遙遙質良友。

出都行涿州道中見芄麥徧野慨然有田廬之思因作田家詩二十首寄意並寄芮光照楊毓舒兩布衣
朝耕山上田。頗苦赤日酷。雨氣來北山。蜻蜓滿空谷。家遙餼糧具。釋耒坐石屋。日晚牽犢歸。下山泥沒足。
疇昔惰農畝。蓬門生長蒿。頻年生計足。梁燕亦來巢。豐嗇理有常。由來非一朝。社日集子孫。烹蔬酌邨醪。
中坐垂誠言。百事須積勞。

山村十餘家。古木自回互。筇穿來東鄰。果熟落北戶。居鄰結姻婭。雞犬互相顧。出門望原田。高低百餘步。
仲夏天氣晴。涼風集高樹。茶瓜供過客。留話愜幽素。日晚樵童歸。問名均不誤。

二月序始和。黃花徧林原。濃陰滋宿麥。春露洗高原。雞豚喧早市。牛羊出毀垣。隱塘花爛漫。過澗水潺湲。
鳴鳩聲不已。釋耒聽無端。心切崇朝雨。都忘向曉餐。

采桑升高枝。衣上日華轉。遲遲看春陽。一谷柳花暖。沿林緒風至。對樹鶯睨睨。不惜枝葉長。但嫌心力短。
東家采桑女。日暮行苦遠。沿回大堤坐。心急待同伴。揮汗忽不停。春衣又將澣。

窮鄉寡文學。頗愛土俗淳。茅檐八九家。五世相與鄰。兒童讀書歸。行處拾墮薪。偶逢大父行。拱立識所親。

日晚餉北臯。牽衣渡橫津。心憶朝誦書。沿途諷逡巡。

門前隙地稀。屋後半畝綠。桃李皆豐年。云茲佐嘉穀。高曾手栽樹。均作出檐木。日午蔭北牕。茅檐靜堪托。溪風一回蕩。山果枝上熟。童稚不識爭。探懷已均足。

層冰何棱棱。雪積冰上寸。日色照亦寒。豁風利如刃。經旬斷來往。閭里走相訊。鄰翁釀村醪。屈指年事近。還因隔城郭。甲子無可問。晴宵仰瞻天。北斗知歲閏。

力耕心志純。外物不得動。雖經百寒暑。寢息無一夢。妻孥習辛勤。百事常與共。秋成共欣慰。春至卽播種。年豐賽神畢。臘酒互相送。尙哂鄰家翁。年衰腰足痛。

邨雞一兩聲。持鎌待天曉。出門不知塗。沿林警棲鳥。宿雨零衣裳。原頭刈新草。牛饑我心急。況復犢離抱。八口嘗苦饑。飼牛嘗苦飽。

牆頭百草花。秋至尙顏色。涼雨朝來過。秋蟲鳴屋脊。驚茲時序變。當案不能食。葵枝翳南軒。疎黃落如積。物微經手植。幾月盈數尺。榮枯本隨候。催我鬢蕭瑟。村女不感時。明燈夜牕織。

山泉奔曲澗。澗曲使魚肥。板屋臨流水。當窗白鷺飛。高枝曬魚網。圓牖挂簑衣。莫訝軒牕陋。黃塵入戶稀。枕上雨聲過。蒲葵生曉涼。隱聞屋後雷。鯉魚飛過塘。孟夏天氣昏。檐間杏初黃。梅實早薦新。原麥亦可嘗。壯健旣不閒。婦稚習築場。商量醞邨醪。待插三田秧。

田家偃息早。月出戶已扃。連閭無人聲。屋上促織鳴。寂寂秋夜長。眠早亦易醒。荷鋤向西疇。露澹明珠星。朔風吹南山。黃葉滿一屋。掃之向牆隅。然薪一冬足。田疇雖不廣。常滿瓿頭粟。閉戶無所營。時還把書讀。巖阿近開闢。鬱鬱多桑麻。人耕北山翠。牛食野田花。廢壘都牽果。零疇或種瓜。亂雲埋古徑。飛瀑落人家。境地殊清絕。寥寥噪曉蛙。

仲夏一月雨。屋中衝流泉。檐鐺來樹間。全家具晨餐。兒童騎土牆。葺漏尙未完。天霽日忽開。泥衣曝先乾。晴晦出一時。驚雷復喧喧。

飼蠶候三眠。繰絲日千度。辛勤一生內。衣未識紈素。東家有嬌姿。生小無所務。披服非不多。著新卽厭故。昨暮會北鄰。驚看機上布。

寒鄉率多壽。作苦況不閒。暮飲谷中水。朝耕山上田。不聞求長生。倏忽已百年。同時一輩人。白髮並及肩。但苦東作忙。日出難晏眠。

種松連高岡。云有先世墳。一歲增尺土。巍然竟成原。寒食飛紙錢。盈阡拜曾元。但苦樸陋鄉。諱字已不傳。日晚祭掃歸。野花紅如然。

四月二十六日抵河間縣知崔二先一日發却寄此首

車停古驛日已曛。窗南一鏡昨照君。鏡花未落客先起。瘦影已逐寒鴉羣。清晨共出官河左。柳眼迎君方

及我楊生行色念北堂。君亦曉夕馳歸裝。車聲馬聲原上走。百里程遙亦何有。路人傳君好身手。清削真同道旁柳。道旁柳花飛貼肩。君行曉寒籠玉鞭。山雲濛濛壓衣重。清冷偏宜馬頭夢。違君百里猶可追。車上敗鐸聲如雷。祇愁殘月沒前路。征馬愈嘶人不住。丁生念友君所知。昨復屬我傳相思。鄉閭年少盡君等。使我慨歎相知遲。黃梅雨廉纒。南行亦殊苦。紅棗花紛披。東徂迫炎暑。丁生五月方出都。歸棹應防惡風阻。君不見。長江風黑暑浪煎。函谷關險愁雲連。阿兄西行路復千。送彼蜀道升青天。時令兄將入蜀定省。

五月初三日臨清關雨因食角黍有感

徂南日共風鳥語。忽值龍行北來雨。行人衣濕饑火煎。且復車前餐角黍。沉思此景傷年載。谿上幽雲久相待。三更清夢越鄉閭。尙有半樓燈火在。

自臨清關渡運河曉行

曉星未落催客程。夢聞雨聲醒復晴。車輪安穩陌塵軟。如乘越舫烟中行。河流東渡樹如薺。一綫中流日華起。行人上馬亦壯觀。開闔中原數千里。

館陶道中

柳絲濛濛新月高。臥聞笛聲過館陶。催車向路日已長。霞色尙映征人袍。城邊古路尤雄直。松矯如龍百餘尺。古來奇士倘復然。獨立原南歎高格。

元城道中

元城縣東榆樛田。千株百株青蔭天。車行五月不知暑。道上漚漚鳴流泉。草香花暖千家室。闔戶都爲賽神出。河流兩載喜漸平。慶與農人食新麥。

五日客感示崔同年景儀

馬上一枝榴火紅。行人朝日發清豐。淒涼古驛值佳節。倦客如醉吹薰風。風花無情翳前路。客憶江南岸頭住。野花匝地試驕馬。谿水拍天喧競渡。局門不出十五年。手種楊柳都搖烟。寧知今日道旁坐。麥飯冷飲茅檐邊。鄉閭少年誰可憐。錢郎鼓聲絕客筵。爲錢舍人中銖時下世已二年趙家樓閣昔年飲。覺我盛氣何無前。橋烟谿月百回白。壓坐惟留陸生笛。沿谿瘦蔣亦不歸。時蔣大齊耀客山西空鎖書堂北邊宅。吾儕流落縱如許。客裏聞歌尙軒舉。終能不學輕薄兒。醉挈妖姬作吳語。崔生似舅尤清婉。共我遙程數千遠。佳辰只惜鄉夢無。臥看車前斗杓轉。

未至黃河十里阻風宿辛店明日始從柳園口渡

惡風一日阻急程。十里外聽黃河聲。黃河聲急暑雨橫。高浪戰雨喧三更。洶洶到枕不安寐。廐下劣馬時奔鳴。披衣支戶起危坐。飲滿百盞神終醒。邨荒味淡食不咽。雨暗飽嗅蛟龍腥。耳中歷歷聽頽壁。川原曠望生夜明。樓高燭冷萬慮絕。不覺孤月來窺楹。風聲雨聲罷酣鬪。百鳥歸樹天光清。半生飽向江海宿。此

夕河浪聲尤驚。清晨徑渡大波伏。霞氣壓席青紅平。十年履險不知數。狂直自笑波濤輕。
自河南入關所經皆秦漢舊蹟。車中無事因做香山新樂府體。率成十章。

滎陽城

滎陽城高百尺。因阜築城如鐵色。漢王夜出城西門。滎陽以東屬楚人。惜哉一鹿抵死爭。食肉不足思分。
羹。當時若翁幸不烹。乃火紀信燔周生。嗟嗟兩烈士。殉主亦殉名。我行天下歷州七。奇險無若滎陽城。君
不見滎陽城。值太平。排百雉。無一兵。司關午臥門掩扇。百戰古城今下縣。

北邙山

北邙山頭松百步。前碑後碑橫作路。碑前繫馬客不愁。還喚北邙山下渡。前津流水無停刻。松色蒼蒼暗
斜日。白楊無風亦蕭瑟。千樹萬樹升涼月。林鳥夜啼穴兔蹲。千年不看葬貴人。居僧閒乞紙錢挂。寂寞知
是誰家墳。穹碑愈殘文愈好。前人傳多後人少。始知坏土繫功德。不在森森數華表。嵩高山色遠復蒼。眼
中親切惟北邙。君不見。征車須卸此山側。松冢蕭蕭無暑色。

尸鄉置

尸鄉置。客欲愁。三十里進生王頭。海中山波欲湧。五百人同死土壠。有死士無生王。王頭上殿目尙光。九
重真龍爲一哭。韓王楚王顏瑟縮。腐儒遭醢理不誣。王頭乃復償腐儒。我來尸鄉中。白日忽挂樹。鄉人說

王尙如覩君不見。王愛士士效忠。誠不若項王故人呂馬童。手裂王體居奇功。

賈誼墓

西京執戟郎。綠鬢忽已皓。太宗愛老臣。乃少武皇愛。少臣復老。坐令人惜賈洛陽。懷奇亦不值武皇。灌嬰周勃噲伍耳。是老秃翁何足詳。長沙西來對宣室。漢皇才高殊自失。固知尙鬼由楚人。因從楚來詢鬼神。鬼神之言亦陳戒。漢廷惟生識成敗。君不見。微嗔賈生賦。車過洛陽界。墳荒無人碑已壞。紛紛何況里中兒。我亦少年先下拜。

董宣祠

東京六酷吏。五輩政足觀。王生非其流。類合附宦官。名儒歔歎首尹京。威聲始傳董少平。乾坤初平天子武。徑直寧知長公主。赫然盛怒乃可撓。九重幸識小吏名。殿頭東西排赤棒。百轉安能回令項。吁嗟乎。臣賢主聖誠難得。却霽主威成令直。君不見。祠西半里府所治。道旁百碑名去思。叢碑雖高復誰記。只向道旁思酷吏。

金谷園

咸寧以前多吳氛。元康以來昏戰塵。晉家全盛只卅載。却值金谷園中春。美人顏紅與花匹。百斛名珠易珠一。樓頭光碎紅珊瑚。主人殉財兼殉珠。傷心豈獨名珠墮。轉眼洛陽城亦破。持螯仙客最遶觀。興廢都

從醉中過園花開園樂陳朝千觴暮百樽二十四友皆僉人此輩可惜惟劉琨。

二嶠山

偏仄復偏仄西經二嶠山山溜衝作道巨石橫爲關關門前黑如許西飄秦風東晉雨南陵北陵事蹟陳
遑識夏后兼周文止憶晉五帥秦三臣爲晉勝爲秦奔晉人雖墨衰秦人亦素服向師茫茫勸秦穆老臣
此時無淚哭出山一里路漸平巨石夾道愁縱橫君不見山凹不特炎暑酷警有野鷹來攫肉

函谷關

車行摧輪馬傷骨一綫路中盤八日今晨始及關北門月黑望關關欲崩新關高插天舊關深入地赤沙
濛濛白日翳一日一夕車帷蔽樹根石脚露土窰穴土一尺經旬勞居人生世稀見日面黑映戶疑山魘
君不見秦人虎狼據谷口百二遂爲虎狼有寧知天險不屬人六國敗後終無秦豈如乾坤蕩平天險失
前車後車行接轍人生快意亦有時馬上詩成車出穴

潼關門

出險復入險別山仍上山河流五夜色昏黑一片日紅先射關壯哉龍門濤至此始一折驚流無風舟尙
失大魚如龍欲迎日風陵津北起黑波重舸徑向中流過河聲漸遠坡愈迴却拉馬首看全河君不見哥
舒拒祿山魏武破孟起門開如雲列千騎喧聲動天箭灑地時平雲氣亦卷舒戽卒立門司啓閉關頭傲

罷客亦閒。早有太華開心顏。

華清宮

秦皇墳上野火紅。萬人燒瓦急築宮。築基須深劖山破。百世防驚祖龍臥。雲暄日麗開元朝。祖龍此時庶解嘲。人間才按羽衣曲。地下未燼鯨魚膏。前人愚。後人巧。工作開元逮天寶。離宮別館卅里環。羅綺障眼如無山。紅闌影向空中折。高處疑通廣寒窟。仙妃天上坐無聊。玉笛一聲飛入月。華清宮臺殿工。欲訪舊事無衰翁。泉流鳴咽助淒思。冷暖曾無內官試。君不見。山前四月開海棠。早有野人來試湯。

贈馮編修敏昌卽乞題機聲鐙影圖卷子

馮君南海儒。二十年不出。門前靈綠一萬頃。篋底縹青數千帙。出門看海入讀書。元氣吐納如靈珠。荒廚烟斷有時有。百怪窺戶無時無。豈惟不畏亦不嗤。一室靜坐忘三時。偶然一出試有司。衆喜貢爾來京師。聖人方開白玉堂。數十萬軸陳琳琅。蓬萊山高碧雲裏。仙客正復需東方。鯨鯢戮後乾坤蕩。萬卷盤盤蠹魚上。晴窗日一校祕書。手冷玉籤沾薄釀。僑居頗厭人海聲。下直只住西南城。門扃似鐵不輕出。解后偶識黃方平。兩年落落京華夢。文案無題輟唵諷。有時申紙出萬言。筆壓鱷魚愁不動。大馮君。小馮君。君偕弟入君復告我神仙羣。謂張解元錦芳廣南怪底少珠貝。斂攝精氣爲斯文。君不見。我家空住東海頭。曉日正面清江流。慙無文筆東江海。潮沙澎湃無時休。江流日日晴沙壅。上有松楸百年冢。先人志節實不誣。待覓數

碑高置壠。文章不朽。今見之。對面勞我經年思。吾徒會合既有時。放筆爲我唸風詩。

徐大書受浴牛圖

南溝水流北溝。水行苦無舟。幸有轅下牛。羨君使牛如使舟。跨腹穩渡春塘流。南溝水清。北溝水濁。濁流須浴牛。水清留濯足。螺千升。泥一斗。尺鯉寸鰕無不有。濯足流還入牛口。君不見。春田之外官路高。百千萬事如牛毛。人饒千駟不能樂。君有一牛亦足豪。

聞孫大二女皆殤書此慰之並促入都

朝不見爾。暮不見爾。不能得爾書。使我煩憂不能止。朝知爾。枕一書。莫知爾。入酒壚。鴉飛鵲翻門。索通盤。盤廣文居。今歲殤兩女。隕一奴。奴進興亦以今歲病死縊魄復跳梁。擲此巨綆。學吏耿升以去歲縊于庭。赫然三重門。常有十幅符。長人鬼伯利弱徒。其餘精魄強。睥睨孰取如。陽春倏然回。陰煞盡掃除。丈人康強大母扶。行見中婦歸。而將雛。爾既久失偶。又苦貧。曷不遠遊負粟以奉親。長安輩流中。近復無爾比。吾當屬王三。爲爾戒行李。

十二月初六日宿讀雪山房話舊卽贈崔公子景儼

經旬頻過訪。識爾氣無前。客路三千里。春光十九年。錦書堂北枕。紅燭夜深筵。一夕虛臆夢。無忘共被眠。謝貞女詩卽寄令子振祺

我年始十五。母遣從里師。其時謝氏居。遠傍陳忠祠。貞女撫子名振祺。十五入學初勝衣。一出入奉母儀。貞女雖有子。室居嘗涕洟。白日何昭昭。顧視久不怡。上堂奉魚殮。入室餐薄糜。兒行讀經解。唔咿市肉食。子身苦饑。我時親見之。歸以語母共歎歎。爾來二十年。不復相聞知。昨得尺一牘。邀我唸風詩。開緘忽涕零。負米感後時。吁嗟失母人。遑敢措一辭。雖然母前爲我言。貞女之節世所希。汝行克屬文。闡彼孝且茲。母今雖亡母訓垂。忍一握管銜酸悲。詩成勗爾廣孝思。作詩者誰洪孤兒。

卷施閣詩卷第三

仙館聯吟集辛丑至癸卯

八月十一日夜終南僊館坐月聽趙芝雲彈琴作

秋花黃。秋月涼。細步曲折行秋堂。秋堂美人琴思生。起喚靜者彈秋清。南山月明一千里。北堂琴絃三四鳴。聲迴欲入月。絃和不驚秋。東西十五房。蟲韻咽不流。一聲何低。一聲復揚。天宇乍濕。微吹新霜。絃淒絃切四五聲。此時秋聲畢。入城江南夢。遠忽歸去。聽此柔櫛空中行。茫茫神明區。杳杳不可攀。怪靈千年巢。此山有時白雲成。美人青瑣窺客垂雙鬢。有時元鶴化童子。丹頂未脫遊人間。風車月馭倏忽過。此驚我。忽斷忽續。一一空中彈。虛房無人素月圓。飛雨入夜青苔寒。幽音欲乞紫府和。空腹冀得明霞餐。君不見。彈鳴琴。憶仙駕。月宜秋。琴宜夜。

同作

孫星衍

秋河下映秋池清。中間月出隨波盈。烟中影結多時綠。風裏輝流不定明。秋堂主人有仙骨。授簡賓僚待秋月。珠履宵沾白露移。碧紗暮對青山揭。此時分照入千門。十二閒街靜碾塵。斷續城中傳柝響。依稀樓畔搗衣人。銀屏夜落橫琴影。月底弄琴琴索冷。指上清光凌亂生。絃中商意分明緊。一彈秋月生。

波瀾再彈秋花欲語言。流螢乍落看還住。斷雁將飛似更還。石闌前頭百重樹。葉葉枝枝化烟霧。樓閣
疑浮海上來。風泉忽到山深處。曲終月淡天爲高。何處仍吹宛轉簫。一聲約住流雲影。萬里魚鱗豔不
銷。主人尋幽足幽思。何必東山挾聲伎。君不見。終南仙館夜深琴。門外終南碧無際。

十二夜雨坐

彈琴留白雲。涼雨入今夕。離離秋葵花。深黃落如積。閒房雨中坐。細酌尊酒白。寒意吹不開。空憐倚風笛。
所居堂西偏。秋氣亦逾冷。房櫳既深靜。蟋蟀共淒警。三更檐霧入。澹此紅燭影。欲展江南書。先悲客秦嶺。
十三夜射堂觀月

沉沉碧苔影。皎皎寒潭光。秦嶺上孤月。清輝滿射堂。繚垣鴉點黑。零棟燕泥黃。一聽山陽笛。行歌慘不狂。
是日于孫大書
中得朱三亡耗

馬嵬

馬嵬驛旁佛堂三楹。唐楊貴妃舊縊所也。今歲三月。余偕莊公子達吉至郿縣。二鼓抵此。以燭視壁間

石刻斷句。約百餘首。率無佳者。因相約出新意爲之。至漏四下。各成六截句。乃上馬而去。

客程新自會昌回。刺眼燈光宿馬嵬。錯訝驪山舊烽火。一般紅燄逼人來。
半晌恩恩訣身岐。縱然死別不生離。他時金闕西廂約。天上仍懸會面期。

佛堂宵半劇淒涼。清露微茫月有光。漠漠紫藤牽一徑。花開猶認舊香囊。
五家合隊事全非。鞭馬都看出近畿。猶勝宣陽諸姊妹。陳倉化作野雞飛。
天教國色鑿興亡。遺冢偏留官道旁。一片軟紅飛騎過。豈堪重問荔支香。
茫茫蜀道返秦京。難遣君王日暮情。只有上陽頭白女。不承恩澤竟長生。

哭朱秀才路二首

會同原北數歸雅。原樹南頭識爾家。上已覓春衣袂冷。清明吹雨帽檐斜。詩從公子筵前諷。酒憶瞿曇坐
上賒。君側卷有草庵僧釀酒極美。零落數人重點檢。兩沉泉路兩天涯。君與余及孫君暨林公子奕眠。過從最數。今林及君俱下世。

移榻曾依鄭廣文。故人頻到手難分。譚狂一夕空生死。夢冷三年靜見聞。身後詩名常笑我。眼中山色竟埋君。元言未就桓譚死。畢竟誰傳揚子雲。

十五夜

闌干千尺雨聲收。坐久頻看燭影流。秦嶺雲高連太白。上元月澹應中秋。俗言中秋陰晴與明歲元夕同。多年客思金尊滿。一夕天風玉笛愁。好把濃陰盡吹却。庾公清興在南樓。

同作

常時偏憶此宵情。直到今宵客恨成。如此月愁終夜對。往來雲愛一天生。舊游似夢依依在。酒力輸心

孫星衍

細細清。又是芳筵忘未得。芙蓉池上共吟聲。

秋夜有懷崔二禮卿

蘭薰桂亦薰。燭燼復思君。歷亂百重嶺。微茫千里雲。松窗無人夢亦幽。化爲孤鴻遠相求。江空離離橘柚洲。天遠漠漠沙棠舟。夢君何如在君側。夢苦知君亦相憶。劃竹痕留指爪青。看山影入修眉碧。星橋七夕祀茶瓜。紅豆閒庭接砌花。三層閣冷唵秋雨。八扇窗開佇月華。蕭王里畔清遊寡。落落朱門手誰把。遠恨吹成宛轉簫。秋聲響徹參差瓦。書堂歸後倚樓東。詩帙翻殘興乍慵。葵扇綠輕秋撲蝶。橘燈紅小夜搜蟲。才名此日推昆季。二十崔鴻學強記。交許忘年趙不虞。謂味辛舍人書憐似舅何無忌。思親有日計程還。重上巴陵八角灘。相思應望秦關險。憶爾重歌蜀道難。

嚴侍讀長明招飲分詠齋中花木

數蓋牆角放無端。玉色居然照坐寒。應是神仙常散髮。不教收拾上星冠。玉簪花

石闌干畔倚斜曛。葉葉枝枝惹砌雲。數到前生合惆悵。美人顏色葬秋墳。秋海棠

靈巖讀書圖爲畢侍郎

公才旣大識亦先。一山讀書曾十年。山奇澗仄泉溜壑。石古路削雲浮天。三間讀書堂。昔昔坐復眠。研經殿史志力堅。偉抱不欲談神仙。龍吟于波虎嘯山。公時賦詩靜掩關。全湖水色看不厭。一世寫入胸懷間。

雲窗陰陰關不得。靈氣空山潤生殖。松兮柏兮百餘尺。一一如苗手中植。我開名山圖。綴以七十峯。烟巒明滅不可識。水氣自綠巖花紅。茫茫月波寒。極此三萬頃。長檠短檠宵不輝。空處猶搖露華影。奇書讀能手自緘。山腹適有藏書巖。乃知名世本蘊蓄。中外文武才皆兼。公官于西昨偶還。放艇窈窕尋烟鬢。兒童不識鶴偏識。約略少日書生顏。西人德公不暫忘。行祝入相光巖廊。觀圖倘復識前後。天末回首吳雲長。人生事業固不同。萬卷要在填心胸。君不見。靈巖山卑不稱公。須借太華銘奇功。

黃二景仁以舊得宋鑄山谷詩孫印屬題卽以誌別

智永視右軍。遠祖乃七世。觀其筆端奇。殊不愧哲嗣。神明離合偶得之。不惟書然亦有詩。黃生年少苦乏師。口誦祖集無一遺。童耽詩祖詩。長獲法孫印。靈文出山雷電迅。黃生得之筆奇進。二十七世六百春。恍以句法傳文孫。吾家駒父有美聲。合彼難弟稱三甥。若論源派責繩武。內外均應奉初祖。我慚作客矧多病。未暇從君乞詩譜。與君離合亦可歎。客邸借印曾三番。縑囊緘佩入華山。時君將遊華山好句藉可通天關。君不見。印方以寸深數黍。有才如君庶得主。聊藏篋笥貽子孫。百世傳公用心苦。

九月初三日雨後偕黃二孫大遊薦福寺

薦福寺中秋氣陰。寂寥一輩愜幽尋。唐餘舊碣苔文暗。僧老閒庭竹樹深。金碧樓臺清磬響。青蒼巖谷暮鴉沉。眼中歷歷皆千古。留與詩人劫後吟。

慈恩寺上雁塔

憶從初地擅名場。閱劫來遊竟渺茫。韋曲花深愁暮雨。終南山古易斜陽。高張岑杜詩篇冷。天寶開元歲月荒。莫笑衆賢名易朽。塔前杯水已滄桑。寺外卽曲江。今澗不數步。

關中送黃二入都待選

欲別復念我。我歸猶無時。江流入海家倘在。越客到秦寒自知。同居江城。中門臨北風裏。三月發一書。迢迢及秋尾。君言少賤耽百憂。欲爲卑官已不差。長生如鶴善俛仰。莫更高視輕同儔。翰林仙人瘞黃土。鶴恍離巢。猿失主。余與君早爲朱笏河先生所知。有獲龜之目。今先生已下世。我非憂患不克伸。兀兀何爲著書苦。昨來得家書。一紙猶不足。妻常歸寧兒罷讀。草堂雨圮西頭屋。尋檐讀罷色亦怡。不嫌才奇貧亦奇。吾家阿連亦志士。都下索米時長饑。雖然一二年。亦須約歸期。傾資構草堂。買石安漁磯。兒童不讀書。日課種一畦。君迎板輿行入官。我守親墓居江干。居者自戚行者歡。南溪邊。北江口。他時官滿放歸艘。我倘持魚壽君母。

朱孝子詩

塵勞十年三駐車。華陽岡南孝子家。伊惟孝子家。松蒼柏逾古。茅堂敞三間。全家讀書所。我識孝子父。亦識孝子昆。孝子承父兄。事事求諸身。欽其善氣蒸一門。百鳥就樹欣春溫。妻孥不憂僕夫樂。雞犬未識君家貧。東門柳條三易春。我重來遊送廣文。謂全椒朱廣文沛。時以老疾乞歸。是時孝子憂父病。對我戚戚忘朝昏。俄焉一

刻驚死生。骨肉至痛。肌膚輕抽。刀揮股肉零。何言孝子非好名。諱此一割如諱刑。創鉅至死無呻聲。茫
茫華陽岡。哭聲一何苦。麻衣唁君憶三度。我歸哭母君哭父。我猶能生君竟死。嗚呼華陽朱孝子。

乾州馬生爲寫淩波卷子因題十二首

年華三五日。樓閣兩邊春。絕憶驚鴻影。閒中寫洛神。
書緘二十年。字暗無人曉。臨水覓游魚。尋巢問棲鳥。
破夢閒尋久。松間第幾廳。凭闌有深誓。雲隱半天星。
殷勤一紙書。夜久映牕讀。忽地訝光華。池輝後樓燭。
春愁自不同。橋影隔西東。一度褰簾見。朝曦映頰紅。
拋殘千種書。祇習嬾嬛記。縱不學神仙。衫裳有雲氣。
專愁病已侵。長日瘦難禁。不愛春花影。生來百種心。
門地寒如此。蕭郎合受徒。頻緣問攻苦。開篋贈奇書。
初三新月來。幽徑自迷輝。小膽愁逢魅。沿廊吹笛歸。
留茲心一寸。記此谿三折。倘復有相逢。春船岸頭歇。
悟後心常定。閒中恨亦消。猶餘空際影。風裏帶裳飄。

春愁發杏花。客夢醒亭午。聊復借銀牋。遙情細相數。

湯大令大奎以公事至甘肅。往來皆過西安書贈六首。

遠宦棲閩越。皇程向雍涼。故人稱早達。客鬢亦初蒼。報政心猶昔。吟篇興較長。終南山色裏。留與話斜陽。

三十年前望。能詩獨有君。閒中思數子。風裏恨離羣。徐穉頻留蜀。謂徐會基。今宰巴縣。錢郎近宰鄞。謂錢竹初。惟餘漆園

吏。天末共秦雲。謂莊似撰。

所居曾咫尺。岸柳不能分。舊與君皆居城東。與隆里曹庵之側。古巷一條直。疎鐘兩處聞。兒童尊輩行。里俗習溫文。社日成

嘉會。初看接坐芬。余年十數歲。以里中公事識君于劉氏宅。

移居曾幾載。蹤跡始相違。我誦諸經徧。君成進士歸。舊書留次第。新宅羨光暉。兩歲消寒飲。燒殘官燭輝。

平生耽著述。興發每忘餐。事僻須頻采。書成欲借觀。壯心消久宦。歸路憶衝寒。二月春光好。看山合據鞍。

連江三百里。風物渺相思。骨相羸如此。官齋清可知。幾家分薄俸。咸黨依君者最衆。一縣誦新詩。正有循聲起。無

嫌報最遲。

終南仙館獨遊看山桃花作

閒尋古廊日數回。人日已見山桃開。江南驛使昨傳訊。破臘尙未舒江梅。原高樹古春尤早。地稔年豐戶均飽。終南山色對高齋。天放一株春色好。春風開簾日射櫺。草根未青花已紅。橋南冰判出潛鯉。牆脚氣

暖驚鳴蟲。苦吟桃李二十年。綠鬢漸改花枝前。有情誓不負鶯燕。篋底零落詩千篇。山原氣候殊南北。花亦因方異顏色。冶葉倡條豈共時。冰魂雪魄同高格。看花春首非偶然。幽賞旣愜兼逃喧。園東容膝坐不厭。板屋總做江南船。君不見。平園賓客春多暇。妙舞清遊各消夜。三更歌吹殷地時。我亦閑來坐花下。

元夕看桃

元夕一年居一方。接天歌吹來咸陽。終南山月盛光采。一夕樓上鋪新黃。崇仁坊前百戲陳。雜樂共作秦聲尊。頗欣土俗樂豐歲。巷少服馬居無人。嚴寒初除信風勁。風裏試燈燈不定。端禮門連長樂樓。萬聲壓市囂難聽。連宵賓從席屢移。選舞徹夜殊忘疲。屏風高障碧天色。蠟泪滿堆紅地衣。園南獨客愁爭逐。看花欲來深徑宿。避寒三度著春衫。照夢千枝列華燭。牆頭月色清可憐。桃花一枝影入筵。江南無此早春景。自愛枕上看花眠。須臾舞寂將殘夜。月向城西鵲巢下。一陣簾前料峭風。遠雞聲裏寒桃謝。鄉閭此時誰復留。攢崔瘦蔣成俊遊。禮卿雲三橫塘半里足簫鼓。燈火直接三元樓。十年兩度清遊寡。更有汪倫手堪把。甲午元夕在揚州庚子客都下俱與汪劍潭同遊江館雲迷宛轉簾。帝城月照流離瓦。

十六日早夢破書懷

正月十六天氣陰。窗色欲曙聞鳴禽。殘燈未滅枕書在。手記卷頁勞重尋。景純雖復好奇著。叔夜兼不妨幽吟。房櫳春思集黯黯。檐角雨氣來森森。眼看十日易新歷。屈指百夢交寒衾。蔣家高閣睡頻見。堂北老

桂年逾深。無端童稚歎漸老。一輩才調誰猶欽。心雄欲狎萬奔馬。氣尙曾却千黃金。丈夫要可嗜聲色。細故詎得關胸襟。卽今壯齒已逾七。坐覺客歲三交壬。談經旣慚中壘歆。著史亦愧山陰沈。惟餘一事似朱穆。欲守六義追鄒湛。九州山川快登臨。五嶽方寸平崎嶇。寥寥一編望古今。今音不操操古音。三千卷在。尙傳世。寄此一寸空明心。

十七日曉起

曉寒逼戶微吹雨。柳眼欲青春不許。簾開如夢見山桃。玉色亭亭尙無侶。園空春氣來如絲。墨雲成鱗開日遲。閒移鵲巢向北枝。恐礙雙燕新來時。

二十四日侵曉園中看桃作

條然千枝開夜風。桃花不香春氣濃。重帷未曉已高揭。靜放花態嬌簾櫳。看花背樹鶻不知。鶻夢尙落東南枝。輕紅淺白漸分影。曙色欲入光參差。情孤意冷千回走。月墮烟寒著花久。倚風一樹恍如人。露眼紅顏欲回首。看花人老花莫噴。客鬢曾與花爭春。年華三十事若塵。欲訴舊事無桃根。

題黃石齋先生手書詩卷

斯人不賴世。世實賴斯人。一息不死軀。天地所以存。有時而責躬。時而念友昆。時而誨諸子。大義何諄諄。我欲起九京。危苦與悉論。南中劉念臺。北州史道鄰。八挺變非常。無過明甲申。嗟哉數君子。亦配殷三仁。

操筆爲語言，氣若江海奔。雷霆走其間，足懾奸佞魂。誰當贖此牋，懸之國東門。否亦寫百通，各付子若孫。滔滔萬萬世，藉以扶人倫。

楊孝廉夢符泣硯圖

一方石，母所藏。兒名甫，成母已亡。泉涓涓，墨池滴。盡是孤兒眼中血。我遭孤露，偷視息。對此徬徨不能食。少貧無硯，寫以磚。六經手書，母所傳。至今磚在，猶拾襲。我念親恩，抱磚泣。君孤此意，當早識。莫負區區一方石。君不見，男兒負硯已可恥。負親不得爲人子。

慶將軍桂屬題方山松石卷子并送入覲

憶近雲霄天語溫，十年三度拜殊恩。詔宣耿秉趨丹陛，功定班超入玉門。前部笙歌聽乍徹，舊山松石記還存。藍輿小駐非無事，臥看終南濕翠痕。

曾騎竹馬備兒童，生長鈞陶荷相公。將軍爲尹文端公第四子吳苑佇看持使節，沙堤仍望繼家風。經霜塞北顏猶昔，

似畫江南夢乍通。幾處舊遊題句徧，近聞多已碧紗籠。

送蔣大齊耀南歸

外家廳北記重行，已苦無人喚小名。冷齒尙冰寒食粥，倦眸猶怕讀書檠。新來烏鵲巢枝改，乍長兒童口語生。手授一編仍未習，十年端愧望孤甥。予少爲外祖母鍾愛，今手授書尙存。

雜詩

淵明古奇士。識者唯延之一世。乏知己。日唯唸我詩。永初人物誰。不足供一嗤。柴桑五柳間。寓目一何遠。與其交俗人。心隔貌繾綣。何似桃花源。寥寥結雞犬。

賈生治世才。經術亦第一。偶然作詞賦。秦漢渺無匹。惜哉生非時。世正尙刀筆。販脂屠狗中。宛若獨鶴翔。幸值賢守吳。亦識計相蒼。倘欲覓賞音。庶幾張子房。

張耳殊庸才。陳餘實烈士。薰蕕本殊別。何可絳生死。一遂爲趙王。一則死泚水。後世俗益澆。借交傾良朋。皆張肇其端。可惜得沒身。雖然夫與妻。身各事兩人。微詞寓刺譏。吾服前史臣。

馬周值貞觀。李泌逢肅代。迹其遇合奇。事欲出紀載。桓桓良相業。洵足邁流輩。臣主旣相得。底蘊無不傾。終始無纖毫。沒哀生則榮。何以僅贈官。不復得易名。

宮中及府中。一體皆董率。小臣戲殿上。夫乃宰相失。彼哉前史臣。反哂無學術。桓桓申屠嘉。法欲斬鄧通。其事雖不行。血已漬府中。不學孔博山。唯知媚董公。

古今一石才。植已擅八斗。下此一萬年。升合定無有。如何魏晉下。代不乏作手。又言晉南渡。已絕第一流。立論旣可嗤。失色亦足羞。吾視古才人。皆若貉一邱。

春睡

春睡覺來美。窗桃發數枝。無人自開卷。初日上簾時。

倚梅圖

春風已到江南否。手植玉梅堪凭手。探春消息肯孤尋。翠羽飛飛貼釵首。凝寒徑雪猶封苔。非具仙骨誰能來。愛花雅復識花性。逸翰不遣依樓臺。冷泠風放枝高處。花氣籠人亦須住。剡蘚分明認舊題。劃釵依約成新句。花光月露看難真。月欲傍花花傍人。徘徊半日不分影。袖底高壓江南春。江南春到三千樹。須記名花望花主。錦幕寧吟處士詩。廣平已有新裁賦。

宋謝文節公橋亭卜卦硯歌并敘

研斂材修九寸七分。廣五寸六分。厚九分。額篆橋亭卜卦研五字。面左右草書云。此吾石友也。不食而堅。語有之。人心如石。不如石堅。誰似當年采薇不食。守義賢也。轉背右題程文海銘。又右題大明永樂丙申七月。洪水去。橋亭易爲先生祠。扣地得之。閩後學趙元。硯中正書題宋謝侍郎研五字。舊藏天津城西海潮菴。雍正初。周上舍月東焯。以米易得之。今湖南巡撫查公禮。最所心賞。歲丁卯。月東遘疾。時巡撫公官廣西。太平府知府。月東臨沒。語其子。持書抱研。行萬里。至太平。以贈。嗣後公官于四川十年。會皇師平金川。公蒞其事。常與硯偕。歲壬寅。公有湖南巡撫之命。自四川入覲。予得謁公于陝西巡撫畢公之座。因屬爲歌。以紀其事云。

卜卦研。隨忠臣。六十四卦反覆陳。早識宋運終庚申。橋亭邊。卜卦所。一片趙家乾淨土。有時米盡卜亦閒。
讀易無聲飲泉苦。集賢銘後處士銘。六十八字兼元明。橋亭東西流水清。此硯欲出鏗然驚。建陽城。研易
米。得錢卽揮得米喜。海潮菴。米易研。瞻研如瞻昔賢面。誰云石一方。重乃抵璞玉。故人欲之心已諾。研得
所歸方瞑目。嗚呼研兮。前身不從謝信州。後亦不殉程趙周。物經百劫復得主。光彩早歷天西頭。臣忠友
信兼生死。抱研來還知孝子。攜經萬里越百川。研兮得完人足穿。君不見。研今隨公不離側。軍中十年尤
著績。飛符四調糧。草檄屢殺賊。三爻六爻有時卜。一詠一吟隨所適。平生亦聞周月東。今不見。研先交公。
研修九寸一寸厚。聊成一卦卜。研壽書繇辭。作研贊。海水枯。石不爛。

贈花圖爲嚴公子觀賦

嚴公子。姬人。袁子才先生青衣也。公子悼亡後。先生舉以爲贈。因繪贈花圖。係以四詩。公子索同人共
賦云爾。時壬寅八月十八日也。

秋社分明日欲斜。肯容燕子到天涯。生來不出烏衣巷。長自王家嫁謝家。

一卷曾披金石文。公子有金陵古刻叢鈔。玉郎才調信無羣。奇書校罷還題句。可寫新裁簇蝶裙。

識字偏多性亦柔。談經帳後十年留。鄭家詩譜聽曾慣。他日傳來與阿侯。
安石筵開酒百壺。春名桃葉記曾呼。他時倘放江干棹。更有桃根贈我無。

二月十四日自西安送蔣三知讓至臨潼試華清泉並上驪山絕頂侵曉復酌酒爲別因口占送之

灞橋楊柳春風青。南山桃花錦作屏。看花溯水不知遠。送客過盡春風亭。正逢驪山明月圓。華清宮中試湯泉。閒從柏路至絕頂。天半檐鐸風冷然。飲酒亦不樂。獨謠殊自傷。馬頭明日落花片。指點別路愁孫郎。城南小史翩翩影。謂郭句藥別有春人夢難醒。花過二十人半生。人縱欲愁吾齒冷。東瞻太華雲千盤。一條清光露欲團。三更暢好眺烟景。道士催客局柴關。來時一山烏鵲飛。去踏松頂驚巢棲。君不見。驚鳥初啼慘將別。且酌驪山半山月。

十九日姚按察頤招集冠山堂雅讌卽席賦呈並送至湖南新任

花朝送客青門東。柳絲濛濛一萬重。柳絲迷雲花匝路。月光如花亦穿樹。穿樹明月光愁人。月到十九花初春。風光如此復愁別。冠山堂裏離筵陳。昔公建節來湘川。取士一一皆蓀荃。外臺聲名更煊赫。三月欲上春江船。離心明日長亭道。難遣圖中舊花鳥。葉底琴聲枝上陰。可憐都似江南好。平泉賓客氣肯降。公也愛士尤無雙。春燈滿前酒百缸。思渴頓欲傾春江。春江江頭采靡蕪。黃陵廟前啼鷓鴣。楚天千里清且都。此景却憶秦中無。秦中幾日雲愁結。太華終南渺傷別。車前送者百輩喧。回首中條色清切。憶公日日來花前。公所手植姿尤妍。紅闌十二好遮護。待取歲月枝參天。轉愁三月春如許。公去花前復誰語。別夢都牽楚澤雲。挂帆來聽瀟湘雨。

附同作

孫星衍

冠山堂中列紅燭。主人有酒傾百斛。中丞夜呼客論文。客醉不歸靜寄園。節署園名春風吹愁散懷抱。座上才人各英妙。平原孟嘗並一時。却望長安共西笑。千金招賢東閣開。千金買花池館栽。看題捧硯盡紅袖。潑墨試取青眸回。桃花千枝弄容悅。欲奪尊前酒嬌色。一聲豔曲飛上天。明月白雲行不得。獸鑪紅深三寸灰。那信急雪凌春來。停歌出戶一驚顛。醉影忽落瓊瑤臺。雪光朝朝花暮暮。愛客筵張日三度。明朝花落雪還晴。主人遷官客歧路。終南雲生入洞庭。客送主人霸上亭。回紅轉綠不容惜。去去爲國馳威名。尺書問訊衡陽雁。何日東山續歡燕。園深花發客愁來。此客知公亦稀見。

清明日偶成示孫大

一春曾未見流鶯。屈指韶光數漸盈。新月如眉過寒食。東風吹雨作清明。無多簾影牽塵夢。不斷楊枝綰別情。知否白雲谿畔路。半陂新水踏歌行。

花時四面啓疎櫺。花氣穿櫺夢易醒。春樹乍遮千頃綠。南山只放半樓青。回廊雨勢添簾潤。隔院禽聲怨戶扃。最是昵人連夕醉。水邊人影柳邊亭。

癸卯三月十六日孫大將入都並車送至灞橋折柳爲別因憶己亥春孫大送我石城東畔至此已五年矣感而賦此

石城東畔牽衣處，灞岸西頭折柳時。人世五年重惜別，春風兩度費吟詩。才人學道狂應減，村酒澆腸醉始知。今夜驪山正圓月，未嫌清夢逐君遲。

歸臥孫大書齋讀所著山海經音義却寄一首

憶君重臥草元亭，對燭攤書戶早扃。豈意異才逾郭璞，未因狂醉失劉伶。閒中花鳥探羣雅，悟後文章似六經。應愧故人耽著述，一編留與澹心靈。

附留別詩

孫星衍

翩然歸騎出青門，草色長亭綠未勻。不信朝朝花底醉，東風偷換六番春。不斷霓裳按曲聲，無邊銀蠟徹宵明。歡餘醉裏成書易，紕繆何曾似子京。

洛下東西屋接聯，等閒人望若神仙。未妨皇甫輕居易，日日危談動四筵。予與嚴道甫錢獻之洪禪存王秋厓客節署最久議論時

鎮日瓊筵錦瑟傍，人言書記倚疏狂。黃金擲得休嫌重，只費長門字數行。紅燈和月影參差，每日閒街罷宴遲。守尉平生多狎侮，不妨馬上細吟詩。城南風日入秋清，憶得攜朋落拓行。雁塔聯吟一長嘯，本來李杜不題名。黃仲則游秦曾與禪識字時時一座傾，著書往往食時成。傍人漫說狂如故，北海如今薦正平。

洪北江詩文集

雲山須作少年游。處處韶光要客留。
灞岸春風石城月。梅花應笑柳枝愁。

卷施閣詩卷第四

官閣園爐集

錢大令汝器知武功臨卒之日自言當爲汾河神孫大星衍後適汾州因爲文祭之並邀余作詩云爾

昔者巨卿死友厥有素車之馳。子文酒徒無損成神之骨。恭聞故實不謂逢君。曩以燕遊妨君小節。園花作縣。傾穴移金。桃分子瑕之筵。手進襄成之袖。一日則古疑無死。千秋則魂猶樂思。無何越人大去。淒涼山水之心。向生重來。墮淚山陽之笛。宛其入室。喪予平生。然而文翁之知亡日。燕飲如常。子通之令太山。妻孥有夢。雲旗畫接。鳧鳥宵飛。彼汾一曲。如玉娛戲之方。姑山藐然。神人翔泊之所。僕後車日載。五嶽遊來。渡妒婦之津。過臺駘之廟。所思予美。忽藉君靈。邂逅壺觴。徘徊祠宇。方冀靈衣羽葆。損爾尊嚴。散髻斜簪。助予跌宕。烏乎。參差誰思。猶揚楚江之靈。絃歌赴節。尙涌舒姑之浪。我懷如夢。君豈忘心。倚玉何時。模金宛在。況復愁加岐路。悲甚生離。靡無感再逢之難。桃梗被漂流之笑。罔兩問影。歡先後之無期。丹朱馮身。庶歡娛之有託。澆君壘碗。保此嬋媛。知我幽冥。庶其歆饗。

故人不特多高秩。關廟作神今六七。洪厓不僂有奇格。留作廟中酬酒客。今晨得讀孫子文。欲傍汾水爲招魂。生能痛飲死廟食。侗儻不負錢王孫。花枝英英開滿堂。憶初逢君興飛揚。君言得閒且引觴。爛醉卽

臥花枝旁。別來春衣墮秋霜。此語闊達殊難忘。君不見歌千聲。飲百場。少年有願須先償。既入神籍安能狂。

華清宮故址聯句

甲觀推三輔。鎮洋離宮溯盛唐。邑富秦內史。長洲吳山作古陰康。統自先天禪。江寧嚴祿承五葉昌。麾戈

綏國步。陽湖洪負斧振王綱。百度依皇極。湯湖孫諸臣凜憲章。封巒兼泰華。長洲吳拓地盡河湟。上理幾

元化。沅真靈降帝鄉。長生期縹緲。秦來中禁厭周防。懿此邦之右。長明隗其鬱以蒼。根蟠西土厚。亮吉陰

逼午雲涼。嶺半分星宿。星衍峯多雜雨暘。懸流明鏡夾。紹昱注壑委紳長。濺霧晴難覺。沅烝霞曉不遑。巖

端呈絳闕。秦來樹杪架飛梁。萬戶銅交鎖。長明層岡粉界牆。百司環近陞。亮吉十宅錯回廊。花萼迷前路

星衍星躔接九潢。跋烏光隱映。紹昱支鵲影微茫。七拔崑依藻。沅千官鶴引吭。鏗鐘蚪拂郁。秦來開扇雉

飄颻。珠鞍驕三國。長明金羈鬪五王。煒衣同輦侍。亮吉黃繖一輪張。大駕方逾畛。星衍前驅已過閭。受朝

簾箔暗。紹昱頽朔瑀璜鏘。蓬觀私榮李。沅沙隄黨植楊。陳辭無董勸。秦來懸象有禎祥。麴蘖調元漠。長明

宮商儼贊襄。嵩呼中谷應。亮吉天語隔烟詳。陟降由旬島。星衍低徊十六湯。星津詞鄭重。紹昱月地幸仿

祥。紫玉裁為筵。沅青霓想作裳。樓臺長結霧。秦來卉木不知霜。昔在恢基日。長明由來閱武場。唐自高祖

始幸溫湯。校獵於驪。穹霄乘作肅。亮吉外事用惟剛。衰草無邊白。星衍驚沙一片黃。英雄歸駕馭。紹昱飛

山嗣是著為令典。

走識騰驤。叱咤風雲氣。沅 趨趨劍戟光。熊彪相顧盼。秦來 狐兔敢遮藏。耕使韜鈴習。長明 兼令士馬強。載
惟思尙父。亮吉 諫不拒東方。隙駟俄成逝。星衍 從禽遽兆亡。錄纒淪治鏡。紹昱 柄蚤失干將。養虎真遺患。
沅 封狼肯受戕。三塗容易裂。秦來 四扇苦難搪。火箭飛黃屋。長明 金戈指御牀。親征詔元降。亮吉 下殿議
先倡。貂珥倍行幄。星衍 蛾眉勉急裝。將軍何跋扈。紹昱 天子太徬徨。殺氣橫官路。沅 陰風慘佛堂。白飄三
尺練。秦來 紅斷一枝棠。掩袂辭孤驛。長明 銜枚走北邙。帝車聊蜀道。亮吉 天意自儲皇。內草方傳命。星衍
前茅已割疆。蚩尤行就僂。紹昱 黃道復當陽。司隸章重觀。沅 勾陳氣載揚。九河供洗甲。秦來 八駿頓迴輻。
去似春難別。長明 來如夢未忘。翠微晴歷歷。亮吉 新漲綠汪汪。澀浪猜鳴佩。星衍 宮花罷晚妝。安從鸚鵡
問。紹昱 酸遺荔芟嘗。錦襪愁雙掩。沅 金釵淚一行。星仍迴七夕。秦來 雨祇怨三郎。短景勞催馭。長明 長星
勸舉觴。軒弓看欲墮。亮吉 秦壁待誰蘖。有客歌長恨。星衍 含情訪未央。陰符資聖姥。紹昱 嘉頌第元萇。氣
候三春盡。沅 虛無一徑妨。坐憐斜日瘦。秦來 行愛野雲翔。蹇產金仙閣。長明 蚡縵玉女房。檐虛凋菌苒。亮
吉 瓦鬪破鴛鴦。冷蕊低妨帽。星衍 么荷緩挹漿。暗紅流不散。紹昱 真豔洗猶香。守吏邀傾蓋。沅 耕民拾墜
璫。探懷惟古意。秦來 發韻總清商。舊史書承統。長明 綏猷倚峻良。如何三紀盛。亮吉 旋致髦期荒。重色原
傾國。星衍 由奢每積殃。存亡機自決。紹昱 修短運靡常。幾見宵蜂誤。沅 空悲夜市忙。何因降西母。秦來 堅
坐話滄桑。長明

鼎高二尺。圍四尺。深九寸。款足作牛首形。藝文類聚引三禮鼎器圖云。牛鼎容一斛者是也。銘分三節。第一節蓋因王錫忽赤環赤全瓏等。而用金作牛鼎。以祀文考。允伯也。第二節則小子歡與井叔訟。以金百爰贖五夫。忽受五夫。而爲誓詞也。第三節則匡衆寇忽禾十秭。忽告東宮。因與匡季爲誓詞也。合四百字。乾隆戊戌歲。巡撫公得于長安。屬坵爲釋文。土花歷錄。不盡識也。旣命工鏤剔。字蹟顯露。因以偏旁證之。古籀。而可辨者。咸得焉。巡撫公矜此幸存。與同幕士更唱再和。成聯句一首。以坵如豫章之識。韓城鼎也。令略疏文意。兼紀由來。書于詩後。若夫字畫難稽。或磨泐未析。則從闕疑之例云。壬寅之

二月十有五日。錢坵記。

陳倉石鼓昔初得。沉韓始欲歌辭不敏。偉哉斯鼎晚方出。泰來坐使才人俊難忍。鑄成二尺徑四尺。長明

字或如螭。又如蚓。東坡欲讀歎塞默。亮吉南仲如尋有譌僞。賴通六義求偏旁。星衍頗涉百家知的埠。文

云生竊合班志。以竊爲魄差可引。沉又云賞平馬証許書。有賞平無償乃其準。推尋井氏得穆傳。泰來考

驗王居值京尹。同名不嫌或齊忽。長明去古未遠猶稱朕。信知穆後有共宣。亮吉不到周餘入獾狁。豐宮

當時大禘禘。星衍重器昔聞陪業篋。銘功示世真恢奇。沉覆甬入門何轉殿。六卿無事飽公餽。泰來同姓

駿奔分社賑。百鈞涵牛自腹闕。長明半面鑄鑿尤目眇。雷雲舊制匪糾結。亮吉彩翠細文浮癡胗。薦之仍

几承以黼。星衍佐以莞筵績之純。巧倕如過訝齷指。沉力士試扛曾絕贖。豈知楚問至郟鄏。泰來早見秦

謀動儀軫。子孫永寶。嗟云云。長明 匕鬯一驚。憂憲憲。邊都已謝。挈瓶智。亮吉 入泗。還聞貢金隕。休屠出世。

先崢嶸。星衍 長翟模形亦輪困。此時此鼎落何處。沅 藏壑藏舟守其牝。咸陽原頭赤流燒。秦來 渭水都前。

綠封畛。會鄰馬冢勢隄杙。長明 留鎮終南骨嶸嶸。誰云有耳竟沈埋。亮吉 幸免折足遭牽紉。宣和大索究。

誰獲。星衍 神物欲降須天允。時清一出世方寶。沅 斗際多年氣成屨。廟堂之質古所惜。秦來 草莽如遺孰。

當慙。試讎經傳識科斗。長明 藉埽俗學喧龍睚。泥沙乍脫尙斑駁。亮吉 顏色驟開還影鱗。靜思世事直奔。

駒。星衍 卻愛字鋒仍畫隼。與君拂拭過銑盪。沅 使我摩挲類珉瑤。焦山鼎存苦狹陋。秦來 吳郡地大空隱。

賑。靈巖之山水之涘。長明 積翠疑鬢黛。疑鬢。明駝千里好移致。亮吉 錦鬪十重宜載稱。詎因螭魅避光芒。

星衍 要件金仙置闌楯。鈞金摩拓動都邑。沅 闔縣傳看走愚蠢。便從空界與山壽。秦來 不共恆沙隨劫盡。

高齋古色燭鬚眉。長明 祕室清吟鈇肝腎。成詩或讓侯喜奇。亮吉 識字庶謝揚雄哂。星衍

開成石經聯句并序

唐刻十二經及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在今西安府學後舍。通計一百二十有八枚。按宋黎持記。石舊在務本坊。天祐中。韓建築新城。委棄于野。朱梁時。劉鄩守長安。從幕吏尹玉羽請。輦入城中。置唐尙書省西隅。汲郡龍圖呂公復徙置於府學。分爲東西。次比而陳列焉。明嘉靖乙卯。地震。石半摧陷。本朝康熙庚子。曾經哀輯。未歲厥功。乾隆壬辰。中丞畢公。持節關右。釋奠伊始。詢訪古刻。見下字傾圮。植石零落。

顧瞻悚息。旋於榛莽。餒會復得遺刻數十方。爰議修建堂廡。排比甲乙。分植其間。用以侈錫方夏。垂示永久。竊惟經典所以載道。顧道雖無窮。而器則有敝。石經肇自炎劉。熹平所立。凡四十六碑。魏正始間仿之。所謂一字三字諸刻。久隨運代遷徙。至後蜀成都。宋開封。臨安。並有撫勒。今惟祥符僅存四石。杭州僅存八十七石而已。夫書原稽古。易著觀文。竊歎古今鑒藏家。偶得宋元剞劂。叢書別集。每相珍惜。夸詡矧夫聖謨古訓。復爲唐賢校勘書寫。勒在堅珉。垂諸東序。天球大貝。其爲寶貴。當更何如。而世之人。往往未暇顧此。其得謂知所先務者耶。壬寅春正月上丁。中丞致祭廟廷。同人咸往觀禮。竣事後。循覽貞石。相與共賦長律一章。以志其事。凡八百字。并屬秦來書於碑末。用代題名云爾。

孔壁羣經在。沅斯書八體更。請觀唐太學。長明直紹漢東京。伊昔乾綱振。江寧張復初因秦道清。殷憂開

福祚。玷仁讓戢戈兵。發迹同陽武。亮吉除姦過子嬰。冗員裁伎術。星衍隻日見公卿。馭世方多暇。沅司天

亦有禎。李充陪釋奠。長明翟黼奏開覺。祕閣東西列。復純遺編甲乙呈。其時冬十月。玷二載號開成。鳳漏

傳深禁。亮吉天香雜佩珩。軒堯臨斧辰。星衍稷契掌機衡。先鄭原遙胄。沅臣覃敬署名。備官兼祭酒。長明

乞上法熹平。拜表稱干冒。復純鋪墀久屏營。五三經屨屨。玷百六卷從橫。帝曰嘉斯績。亮吉疇咨展乃誠。

宿儒須日拔。星衍天語自風行。識藉揚雄洽。沅讎資子政精。校量秦博士。長明趨走魯諸生。法變陳留蔡。

復純 形摹下杜程。殊文刪囫圇。即日唐武 新字戒蠶翼。孫亮造 吳 樣自由元度。亮吉音仍用德明。選臺

知兔泣。星衍 驅石有神驚。一一蒲車載。亮 堂堂露闕盛。琅玕交動影。長明 絲竹暗藏聲。元白真筍口。復純

韓裴欲眩睛。扇天當北戶。培 切地倚南榮。峭似崩雲駐。亮吉 駢疑駭浪撐。蛟龍時攫畫。星衍 奎壁夜晶瑩。

煥矣依天府。亮 歸然鎮斗城。卜年傳萬萬。長明 碩畫自庚庚。豈意壇山石。復純 難藏汲縣塋。斯文愁一墜。

培 大廈竟同傾。節角蕤苔薜。亮吉 棧題竄黜黜。流傳多贗版。星衍 剝落半沉阮。一片從樵牧。亮 何方避鼓

鉦。代移應鬼守。長明 時去懼雷轟。有客來開府。復純 多年此駐營。使君終好武。培 幕吏竟非僧。便訝摧為

礮。亮吉 翻成愛似瓊。聖經危更續。星衍 物理否還貞。浮世真過隙。亮 嘉賓等食苹。榻來同訪古。長明 悵好

值新晴。壁水深浮藻。復純 林鴉細學鶯。偶因尋最屐。培 復此觀崢嶸。鈎勒曾緘篋。亮吉 摩挲獨倚根。升堂

欽禮器。星衍 忘味等韶談。與士為模楷。亮 伊誰覆棟臺。時清修廢事。長明 公德及斯氓。謂中 手自披跋額。

復純 心憐共瓦鎡。護加丹楯麗。培 出帶土花頰。石鼓初遷地。亮吉 蘭亭頗覆罍。是碑猶磊磊。星衍 試擊尙

經。賴子窮三體。亮 因公更一鳴。許書時不用。長明 周籀俗何輕。昉史譏非妄。復純 參功詎合旌。為求文

歷歷。培 直使意恇恇。有口初嫌士。對字及口漢文帝 三田竟易品。疊字及品王莽改及三田 網非秦忌改。秦忌疊字用

星 三景葛書并。影本作景葛洪字苑始加多 似此諸經易。亮吉 能無下士爭。書循安國僞。長明 傳亂左邱盲。九易惟從

費。復純 三詩直取亨。雅詞加重鳥。重音虺 禮本失濯鬢。古文禱作濯 玉筍非無伎。亮吉 珉材若待評。時如追

史佚。星衍 隸豈守秦嬴。當代開蓬館。亮 呈書及晏楹。雅流皆蒼萃。長明 藝術有根莖。藜火虬檐澈。復純 仙

才虎觀盈。百家刪稗莠。坵萬卷別瑤瑛。論列須公等。亮吉招要盡國英。陽冰曾獻東。星衍江式有餘情。玉

燭調方久。沅鴻都事合賡。蜀經成露電。長明宋刻久榛荆。作聖誠超古。復純如川一到瀛。卑唐徒爾爾。坵

佚漢自醜醜。揖讓黃虞夏。亮吉翱翔頡誦彭。魯魚迷早辨。星衍科斗寫誰令。舊刻爭留詠。沅新材待發矚。

大書重作貢。文治翊恢宏。復純

集終南仙館觀董北苑瀟湘圖卷聯句。圖以謝元暉送范彥龍詩洞庭張樂地瀟湘帝子遊二語為境

一綠千里何迢迢。沅人烟不接水氣驕。泰來雲霞今古見復消。長明天若蓋笠峯覆瓢。坵扁舟胡來波上

飄。亮吉絲風微吹絲雨掠。星衍前有雙姝顏若茗。沅下誦經歲猶垂髻。泰來仙骨一束從風搖。長明欲出

天外難招要。坵坐中一人衣帶影。亮吉華蓋柄曲星垂杓。星衍璫罕戍削侍從么。沅乘風而來氣忽颺。泰

來得非有虞從二姚。長明往帝七澤都三苗。坵從舟三人靜不露。亮吉綠袂乍舉朱唇歎。星衍排筮緝瑟

相和調。沅始若有慕終無聊。泰來將母楚人為楚謠。長明傾耳欲聽心搖搖。坵萬象匪意所及料。亮吉零

陵內史仙格饒。星衍新亭促別心焉切。沅詩非沈約迺謝朓。泰來想涉太古神寥寥。長明憑誰意會來生

綃。坵鍾陵仙人官庶僚。圖畫見聞志董源鍾陵人亮吉微軀遠寄如鷓鴣。星衍中洲北渚時逍遙。沅瀟江湘江初上潮

參來。水色欲盡天為繚。長明其下雜插蘆葦蘆。坵間以弱柳垂烟條。亮吉一千年前新月嬌。星衍遠映漁

子來巖腰。沅譽若蛛網人蠅蝟。泰來目所到處神與超。長明真宰上訴誰遮邀。坵靈均墜魄已莫招。亮吉

王郎經湘亦復天。星衍蛟宮龍堂悲寂寥。沅水底大集文壇鼻。秦來靈珠出握光入霄。長明以日爲夜星爲朝。坊幻作墨寶猶騰煥。亮吉翻飛落手豈倖微。星衍裝之古錦匣亦雕。沅東西北隨使者輅。秦來秋堂展翫清以漻。長明題詩婉比英咸韻。坊直須大斗胸中澆。亮吉爲公浮白歌離騷。星衍

消寒一集登靜寄園平臺望南山積雪分賦得雪字。
層陰凝高齋。淒念集素節。凌晨瞻終南。歲宴已飛雪。華筵撫時序。瑤館坐超忽。凜凜朔朔風。沉沉眺遙闕。微黃辨清灞。積素連太乙。慶井何鬱紆。川原互明滅。幽人來若鶴。深徑望疑月。心空冰柱響。耳訝竹梢折。豐歲諒可占。晴陽盼方切。

消寒二集同人集姚觀察頤冠山園分賦齋中草木

水仙

海客歸無計。江花見有情。遙蹤同水國。小草得仙名。一種忘言契。先春與目成。簾疎莫遮卻。新月影中橫。

天竹

篔簹影不同。千點亦玲瓏。秋實偏憐小。春花欲讓紅。拂闌朱粉暗。映樹火星中。自覺冬容淡。移瓶插數叢。

木瓜

一種香偏永。疎籬曲几傍。殷勤何以報。轉側敢相忘。木性還經歲。瓜期已履霜。青門一樽酒。風味許同嘗。

蠟梅

素心誰與侶。宴歲獨含葩。香冷回殘夢。塵昏隔故紗。過秋疑剩葉。籠月似無花。燒燭須頻看。羅浮信正賒。
消寒三集吳舍人泰來招集講院席上同賦食品二首

鐵雀

銅標鄴中記。玉集魯東家。似此名先遜。還應味可誇。以珠彈乍惜。似鐵鑄非差。十月綿初重。千頭炙欲賒。成羣來塞積。洗處落邊沙。大廈蹤曾託。空倉粒競譁。覆車還共取。墮網亦誰嗟。骨碎登樽俎。肌豐佐齒牙。蟹螯鋒欲避。雞距銳寧加。異物餐難數。吾生欲有涯。未妨調肉糜。稍足點薑芽。食罷興三歎。門前數晚鴉。

銀魚

小言真可賦。微物信堪憐。種匪來銀穴。名真壓錦筵。形輕團柳絮。影細貼榆錢。未覺盈筐貴。初看布網連。吳船珍乍寄。越客嗜尤先。漑釜難渝色。和羹詎改鮮。晶鹽看乍點。甘雪試同煎。夾箸慙三兩。隨波憶萬千。餘芬還沁齒。薄味轉流涎。偶帶冰霜質。相忘江海邊。塵情聊自遠。鄉思暫教牽。何日吳王膾。登盤得比肩。
消寒四集十二月十九日爲東坡先生生日同人集終南仙館設祀并題陳洪綬所畫笠屐象後
誰攜玉局堂前酒。七百年來爲公壽。中丞愛公才似公。邀客設祀高齋中。高齋玲玲戛檐鐸。壽公無詩公不樂。公生于蜀卒在吳。吾鄉一樓還號蘇。外家舊宅有樓爲東坡先生撤瑟之所歲嘗以此日祀先生于樓上人傳樹古樓亦古。公昔撤瑟

予懸弧。童年學句殊清瘦。詩法從公夢中授。樓前溪水百尺流。公前纈舟予放舟。憶公登金山。謁公入黃樓。十年三度祀公處。略識清穎兼杭州。平生憂樂誰能悉。晝裏蒼然見鬚髮。公也何心詠蟄龍。天乎賦命遭磨蝎。世人雖知公。未若公自許。東京黨錮范孟博。北海奇人孔文舉。無端住世厭世名。飄然上天作列星。衣裳怪底切雲霧。雙屐一笠浮空青。我于公舊公宜識。陽羨書生住谿北。公思陽羨我思鄉。江岸田荒歸不得。瓣香到公應已知。天上樂或忘年時。烏臺舊案公莫思。紫府且復吟新詩。

掃室

居然一室住經春。嬾學嵇康得性真。蛛網布來無隙地。燕巢移去擇嘉辰。窗濃未拂雲山翠。篋冷猶棲京洛塵。眼底乍看陳迹淨。檐前鵲語亦懷新。

烹茗

爐響間從竹裏聽。霜華初試酒初醒。參差烟繞屏風碧。深淺山從穀雨青。渴思幾番憐永夜。空江千尺憶中泠。終嫌結習除難盡。訂罷茶經又水經。

試香

數種貽從西域遙。拈來仍與栢同燒。故人一瓣心空寄。繡被經時氣未銷。渾惹凍雲來冉冉。放隨清夢去

迢迢酒痕滿。漬征裘。敵且復濃熏度歲朝。

糊窗

近刪竹葉通朝旭。欲易桃符感歲華。作賦十年餘故紙。籠詩四壁換新紗。爐煙已隔香空篆。檐鵲難窺語
乍譁。一榻琴書幾回睡。早看晴色上梅花。

消寒六集同人集花鏡堂分賦青門上元燈詞

桃塢南頭閣一層。坐來春夢尙瞢騰。休嫌青鬢風前改。十五年看客裏燈。
蕭郎清興本無端。幾度添衣備夜寒。拋卻廣場千頃月。卻來城市覓燈看。
坐來不復按雲笙。自理三絃撥玉箏。休放吳歌惱清聽。四圍筵上總秦聲。
更闌一騎去匆匆。衣上香飄葉葉濃。行到北樓人海沸。開元坊裏戲魚龍。
小徑行來避市譁。生疎還怕路頻叉。蝦蟆陵北寒塘側。月午閒看隔院花。
踏歌聲復轉城東。樹影微茫月影空。一盞佛燈同劫火。慈恩塔上夜深紅。
漢宮餘瓦尙參差。遺事惟因故老知。想見殿頭傳蠟燭。不教明月擅秦時。
城西古寺足勾留。煮茗清宵話勝遊。歸騎忽驚春月暗。南山晴雪照危樓。
留髡筵上酒頻堪。檀板聲清我尙諳。客散未教春睡穩。夜深簫鼓在樓南。

頻燒紅燭待孫郎。醉後閒眠六尺牀。遮莫歌筵苦難散。五更催着舞衣忙。

消寒七集招同人集朝華閣分賦長慶集生春詩四首

小樓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小樓。月中簾影上。風裏笛聲柔。綠意枝梢破。紅情燭畔流。三更乍聞語。香氣落牆頭。

畫廊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畫廊。一雙人影瘦。十二曲闌長。掃壁雲濤湧。巡檐月露涼。微聞屣聲近。知欲探疎香。

遠山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遠山。多時看窗影。幾日驗眉彎。地覺晴雲上。天將空翠還。遙遙數重樹。先合夢中攀。

曲池

何處春生早。春生在曲池。水紋開宛轉。魚眼動參差。舊夢牽萍葉。新愁颺雨絲。凌晨卷簾看。波影上來遲。

消寒八集同人集小方壺賦憶梅詞

一年看梅在廣陵。平山高下樹千層。寒冰乍削波中鏡。碧月初圓天上燈。一年看梅在姑熟。二月花光豔
溪曲。避冷人登白紵樓。尋幽艇放青山麓。曾尋梅信到錢塘。前後山光接水光。幽窗與鶴論高格。石屋隨
禽嗅冷香。富春江郭潮初上。千樹垂垂亦齊放。此水東流我復西。晴波影裏疎枝漾。錢塘歸後住江邨。更

載梅花向白門。刺史宅邊餘幾樹。可憐樹樹識吟魂。家園亦住梅前後。只惜花時客行久。驛使頻看寄遠音。明年花放人歸否。百句爲客住京華。十月先看深窈花。園空陸弟吹簫冷。枝小崔郎壓帽斜。愛梅不合秦中走。待得花時憶花瘦。夢裏分明見折枝。閒中寂寞眠清晝。我賦新詞舉玉樽。梅花深館寄汪倫。劍潭舊宅

有憶梅館。舊東門外三條巷。臘雪今餘幾樹存。

消寒第九集同人出西安城西南訪第五橋故址回途至香積寺小憩約賦六言二章分韻得長頭二字

初三月色雖好。第五橋名已荒。雲與石厓共削。客同原樹爭長。

香積寺中午飯。樂遊原上春遊。水脈欲尋龍首。岡形忽現牛頭。回途至牛頭寺以日晚不果入。

卷施閣詩卷第五

太華凌門集壬寅癸卯

初三日抵玉泉院

雲光已不同。出樹鬪青紅。過澗方三里。穿林復數重。引泉通十頃。築館面層峯。松蔭迎人遠。花香落掌濃。杉條旣疎直。荷柄自玲瓏。魚梁棲夜鵲。獸吻墮秋蟲。日沒風雲徑。天低星宿宮。臺廊通淨氣。樵牧接閒蹤。拂塵開石舫。展簟對疎櫺。靜看初三月。才聽戌夜鐘。

自玉泉院至五里關

入谷氣始陰。上坂地復失。盤盤行空中。石亂忽拒輟。維時正晴午。昏晦霧欲結。遂令高峯雲。慘若太古雪。陰寒生蒼苔。錯落繡根節。神工竟草創。巨斧未剗截。萬古積鬱怒。欲下勢已猝。危茲幽人居。陡向崖底突。云開北邊牖。夜半或見月。欹松橫成梁。直石立作闕。幽瞻正徘徊。飛瀑頂上出。

由車箱谷經十八盤諸險

一松扶升天。一石絕入地。信哉雲門暫。巨石上鑿雲門天壘四大字奇險難久閉。坡陀半日上。直下復里計。飛騰挂枝猿。曲折旋磨蟻。非徒鐫鑿工。迥出神鬼意。坤靈信難戴。天意恍立異。排空刺日月。鑿鑿試鋒利。仙人萬間

廈破碎忽被棄。巖東不開闢。拓以巨靈臂。十折復八折。草路入雲細。回瞻足幾失。直視神乃悸。藍輿尙徐行。天路誠匪易。

自莎蘿坪至青柯坪小憩

出谷始有見。怪峯驚鸞環。人行莎蘿中。襟袂何爛斑。藍輿折危橋。飛瀑爲洗顏。樓臺破空垂。天頂壓石闌。蛇紆逕蒙泉。虎響生高壇。明明暑氣隆。頓覺秋意殘。客子念早饑。徒侶衣裳單。暝坐百尺亭。道士伴我閒。掬彼石鏡水。餐此桃實丹。紅日不覺午。青光交一山。巖扁雖云高。目力與往還。森然下天風。靈氣何能關。從天井上千尺巖。

空胸衝松風。側笠敵日色。危瞻千尺巖。出井級已百。驚沙亂迷目。瘦隼莽攪客。雖云級凌厲。益鼓氣峭直。手滑鐵索熟。足落石勢側。幾將隨崩濤。險復墮厓脊。調神久方定。置命往逾力。唇焦呼聲勞。力竭心氣逆。洶洶雲俱垂。蕩蕩天若壁。同儕詎能顧。出險未過刻。身今逾輕緩。緩竿祇百尺。

過二仙橋憩媪神洞

人蹤既已疲。天險亦少收。行行經危橋。橋回出高樓。房簷交層雲。松子一尺浮。飲澗襟抱涼。蟬聲亦鳴秋。怡神洞門前。石几清且修。絕壁下日光。正罩青松頭。高樹皆人巢。飛羽反不投。搆此尺木棲。有若絕壑舟。東西皆深厓。遑識路所由。天意開西峯。惟堪化人遊。徒緡黃庭經。塵跡難少留。

經天梯升日月巖

峰危殊難飛。路斷鐵索在。高瞻誠堪驚。欲往寧有待。思隨天風升。值此雲氣鬩。千尋無寸曲。百上不一逮。足勢久已虛。腕力忽欲怠。先登倘一墮。直下無地載。誰云心胸奇。驟覺腹氣餒。遵峰意猶掉。履險志不悔。乾坤分層梯。日月絢疊采。巉巖升甫半。突兀觀頓改。腰平終南山。目直大瀛海。

仙人砭望雲臺諸峰

石勢亦欲轉。孤峯圍成岡。道隘束一門。逼仄五里長。絕壁雨露稀。草綠忽已黃。陡上數十盤。飛隼安敢翔。鑿石不少寬。鋒利趾已傷。東西十步餘。飛石橫作梁。背倚千尺巖。下視萬仞強。華雲披南山。初月映石廊。闌干難重扶。欲落勢早防。直下龍所居。雲霧會渺茫。思隨飛仙人。下一探所藏。雖離攀虬枝。盤盤出羊腸。日昃經蒼龍嶺。

先登夫何難。欲往恃所執。瞻茲雲路駛。揮此雨汗濕。途危氣偏降。退九進乃十。窳寄誰人開。空處陡置級。蹤疲欲暫駐。石石倏起立。山腰衝風來。忽攪頭上笠。中途一驚望。呼出不得吸。前行盡頹偃。垂鐵苦繡澁。危均騎虎勢。過趁老龍墊。因堅向禽志。差免阮生泣。身輕既出險。始覺百憂集。前望金鎖關。僊從訝生入。通天門縱眺。

茲門通天門。獨上願已果。危闌折逾峻。空處雲落朵。先登需同儕。疲極藉神坐。清泉流巖腰。甘果摘道左。

紆徐手堪掬。偃仰足復髀。高低峯巒奇。濃淡青綠裹。轟轟下山日。烈烈燎原火。冥冥天餘青。落落星綴顯。高瞻數峯色。藉此一徑鎖。當須鼓全神。始力戒終惰。

坐玉女峯望東峯松檜

入雲復出雲。數里上空冥。白玉築一峯。黃金開層扇。慚非列真期。已到仙人庭。雲窗借蒲團。坐半日已暝。松檜一萬株。山黑團古青。空濛洗頭盆。正落北斗星。檐廊時思飛。風掣殿上鈴。非烟亦非花。衣上空翠馨。直下半里餘。樹色尙未暝。回觀信恢奇。物外猶亭亭。

侵黑登落雁峯

大聲非常聲。山響接天響。冥蒙黑四山。顧視青在掌。初升尙牽蔓。絕頂已棄杖。洶洶何隆隆。高絕不獲仰。元衣披雲霞。赤足踏緯象。卓哉峯萬仞。不置一寸壤。清泉冒峯巔。穴大若瓮盎。酌茲泠泠水。空彼一一想。塵寰旣高出。天路愈欲往。瞻西一星暝。下啓六合朗。昏昏三條流。遠近色蒼漭。奇標竟遵一。遊跡實寡兩。燭刻石上銘。來遊異時儻。

夜從落雁峯足至蓮花峯

青蒼無端倪。石石爭作嶽。濛然元氣在。至妙不雕斲。侵冥登峯稜。天頂已在握。中厓視星緯。五色辨班駁。長蘿輕堪騰。劈石積不仆。滃滃足生霧。歷歷頂落雹。無端分陰晴。慘若變晦朔。稍西勢逾峭。直上怪風撲。

孤鐘方三聲。老鶴忽一啄。危壇禮星斗。珠露聚作幄。何當逢秦人。險絕臂欲捉。

未曉由金天宮西至環翠巖望山南諸峰

飛隼不到處。高松搖天風。冥冥四更山。初日颺遠紅。樵子導客遊。徑絕強欲通。持火破白雲。四山青濛濛。松花開巖端。香氣來無蹤。屏山西南周。翠色一萬重。引客坐北窗。衣露何鮮濃。清寒香難勝。山霧積欲空。俯視一徑沉。頓覺來跡窮。時聞泠泠聲。不知何峰鐘。臥起出石門。山童進晨供。

金天宮夜宿

雙闕兀立峰西東。斜陽欲落已動鐘。間階百級聚蟋蟀。要使天耳聞秋蟲。齋心正盥碧潭水。香炷乍謁金天宮。天衣颯爽垂坐上。神斧廓落交庭中。三重門閉寡天色。山果自落靈旗風。宮中道士張巨儼。自說七十顏如童。向求軒闕事偃仰。遠指樓閣穿青空。虛廊暝色下無際。歸寢更借神燈紅。闌窗四面且勿臥。星若瓮盎懸當中。作書下寄訝流輩。與鶴共宿南高峰。

松檜亭待新月

東峰戶久扃。蒸此雲氣濕。濛濛梁棟間。松鼠貼若蟄。窗開分雲。一西一東。山南歸鴉。驚飛其中。石泉何空濛。俯映新月色。初生雖微茫。原上千里白。回看黃流昏。色帶清渭夕。青峯收青欲上天。山綠如雨歸平田。一山茫茫白霧連。空際止鼻香爐烟。爐烟濃。塞歸路。月光如花繞階步。山童攜酒出石臺。卻似野鶴穿烟。

來。

縹紗嶺納涼

雲門古松三十七。三十六株鱗盡裂。一松蟠蟠徑離石。勢欲上天猶去尺。白雲移松巔。巨石忽欲走。巖風吹征衣。上險切星斗。石鏡露落山泉微。光暝色入樹。松花初黃。人間殘暑不至此。鶴鬣乍著宜新涼。雲光深。霞色淺。倒影空蒙衆山顯。枕泉半日不飲泉。飽向松梢餐露眼。

四更上落雁峯看日出

客夢視初日。起來攜孤筇。河東閃電來。先見中條峯。昏昏九州烟。黯黯三霄中。大聲皇皇地軸空。玉色隱隱天門東。東星西星景濛濛。南斗北斗雲滂滂。忽然前峯開。已發松頂蒙。滄溟隄近一千里。海上上觀搏桑紅。樓臺金銀一萬重。日上似戴仙人宮。黃人捧日力逾駛。耳畔隱覺聲洶洶。十年絕頂兩度見。壬辰四月。王辰四。

山曾升仙掌。峯看日出。

霞采爛爛光雙瞳。白雲穿空入太行。飛雨若席傾河梁。是曉隔河雨甚。人間塵夢尙未醒。我倚絕壁

下抵玉泉院口占答華陰令送酒

昌黎尙識華陰令。李白才登落雁峯。餉我一樽開石舫。乘風先醉玉芙蓉。

華陰廟六十韻

太華高羣嶽。秦神貴九州。帝同周二時。佐視漢諸侯。一德承蒼昊。千年統虜收。原形回阪峻。開勢出關浮。浩蕩門題迴。嵯峨石級逾。練均吳下市。琛集海南舟。一巷營千廩。三衢列八驍。圓場圍說法。隙榭聚觀優。磴左盤蒼翠。廊低飾黝髹。瑣窗籠蟋蟀。寶肆挂篋篋。總抗金銀闕。全虛青綠疇。竿危衝太白。棟峻壓神邱。絕牖飛烟裊。層城聳榦抽。絳霞披紫閣。白電鎖朱樓。作者垂紳佩。諸天覲冕旒。到階雙屐響。入殿一衣摺。侍吏咸依楮。眞官悉擁矛。御香懸日月。宸詠切奎婁。工作千人集。莊嚴歷歲修。詔頒中府帑。頻遣大臣籌。黃屋開南面。丹梯閣上頭。更憑黎庶樂。仍望翠華遊。并豫推彌廓。川巖眺欲週。扶天排碧巘。劈地出黃流。足跨嶠函險。腰馳曲杜郵。沉雲極羈馬。飛霧洒泉鳩。儼覺巖雷湧。森無野鶴投。雨龍垂檻攬。風鷲入雲搜。冥漠心神炫。孤危足力柔。俯瞻秦地窄。高動杞人憂。傾耳聲疑聆。齋心實有求。尙須窮日力。詎敢作神羞。降闕瞻叢廡。依楹覽四陬。虛房丹粉落。空室鬼神幽。曠朗人間世。陰沉地府囚。百司紛案牒。兩造恍啁啾。意或威林總。觀眞邁等儔。繪牆虛舊蹟。展戶闢新眸。八角檐鈴峻。三層栢子稠。散仙巢棟節。陰鳥穴杉瘤。鐵鎖西封楹。欄扶北偃楸。竄原驚白鹿。列樹走青牛。槐目舒經漢。松腰折自周。語奇誰紀載。境古足夷猶。風柝沿林杪。嵐光瀉瓦溝。斷看碑錯落。精愛石雕鏤。唐碣尋陽孕。周文變暇攸。校量逾宋榻。剝落過岐蒐。壓石蛟螭瘦。崩沙蠹窟愁。鑑形當愧魅。識字竟輸虬。凡此殘文在。皆經劫火留。高穹藉撐拄。萬古識琳球。記擅雲間陸。廟工爲潼關軍民同知陸君維垣承修凡碑樹古者皆別標名談窮天口鄒。九垓初極覽。一葉正迎秋。月露零如豆。霄星燦

若榴。晦明分積氣。暘雨荷靈麻。早試猱升木。明同鷹脫鞵。翻從毛女借。詩學楚人咻。肅肅瞻疑在。明明願易酬。真符如顯燦。帝所亦行游。

朝阪行

一碑僅露尺。細視萬歷年。風吹河東沙。日沒河西田。黃河身高田亦高。碑石九尺埋蓬蒿。君不見。居人耕沙沙沒踵。子孫田盡高曾家。

三門當黃河。門半以土窒。惟開城西門。日夕車馬出。居民防害願築堤。萬錢鬻石兼運泥。君不見。河流已退。催租急。堆土若山堤未立。

昨傳黃流增。驛到八百里。官方坐早衙。失色推案起。白鬚吏人前執裾。官今勿驚安衆愚。君不見。官無一言吏會意。日午傳呼縣門閉。

龍門一百韻

鴻流何包荒。天地縣漏釜。湯湯勢誰極。莽莽氣頗粗。當夫開鴻濛。誰復任析剖。師心厭平坦。用意極莽鹵。奔濤未三折。中路忽一柱。激令流洶洶。奪彼原臚臚。忽高復忽下。驟吸乃驟吐。欲博天帝笑。不慮河伯怒。直看凌孟門。意若撫幼豎。高奔觸風扇。倒射激天鼓。無端星辰衢。幾作魚鼈塢。馮夷既飛騰。鱗伯亦跋扈。微窺意何居。欲規天作府。巢傾窟更陷。利大害亦普。側聞昔陶唐。其俗雜歡懣。有崇司水職。四岳實舉主。

惜哉賢非賢。有若瞽子瞽。寧隨河性導。竟以民命賭。法官罪不糾。悍辟恩轉怙。或言驅蛇龍。何不役饕虎。欽哉虞帝聖。不受岳牧侮。八殞事誠難。任子不任父。九載功復續。治水先治土。赫然雷霆行。詎假神鬼輔。遂徵百川長。繫以八尺組。招呼不敢後。瑟縮乃欲偃。羣爭貢謨策。遠畢集圭組。雖皆據淵藪。不敢觸綱罟。憶夫初離家。正值啓欲乳。出門始聞哭。在室乃敢撫。冠經屢挂木。履識百易蠹。茲山當洪源。厥險抵天柱。巖奇未經鑿。功驟不可樹。若高不肯下。若仰不欲俯。凹疑氣初懾。凸訝勇欲賈。昂看楚趾高。伏欲晉腦鹽。逆如蠻問鼎。順若彝貢斫。峻峻臯面削。曲曲郤背僂。纍纍髮全禿。鑿鑿脾半腐。寧成陵黯上。韓信恥噲伍。若行若中止。若立若遭踣。一起一落勢。不得不用斧。喧摧穿右脇。折拉破左股。快哉源昆命。忽一瀉肺腑。又疑天西門。落作秦北戶。神驚走相告。天口忽若杜。意非滔滔平。曷以萬萬古。強爲生民計。不受主者誣。驅除到蛟鱷。束縛若撻毆。尾初出長城。頭險觸砥柱。凍汾澮渭涇。五水畢集潯。鱉鱸舶舫艇。一棹敢入浦。荒荒束奔騰。兀兀植標幟。但聞巨靈蹠。不見女媧補。大哉回天力。允矣幹父蠱。九五勳縱酬。百萬工孰估。惟神有庚辰。襄役逮甲午。居然奠九圍。功足配兩廡。至今三門山。若集百石弩。誰言下浮竹。不及追駿駟。紅桃漲三春。頰鯉集萬數。驚如梭投機。捷若矢射堵。橫流尾竿楫。抉浪首瓮甌。壁立五里危。直上千尺武。先登頭戴角。已落腹破肚。如藝角闕廷。盛士集鄒魯。夷然美交醜。下者玉雜礧。無慮萬與億。得上百不五。徒然限仙籍。甚或入食譜。尤傷額墨點。那得尾火炷。紛紛收鱗甲。往往漑鸞脯。川奇思一究。雲閉不使覩。

徒勞測尋丈。難復量斗屨。方區信瑰瓌。人物亦黻黼。有漢太史奇。遭時肉刑苦。表書本紀傳。今古聖賢簿。沉才卞泣別。堅筆稟邊努。倣高徒權輿。彪固敢翻件。神雖妥鄉壘。名首歷史部。寧惟嵩高嶽。克降仲山甫。探奇搜殘碑。懷古酌濁醪。迢迢望舟楫。歷歷植稼圃。區雄左馮翊。縣近古投襖。分流灌蒲郛。餘潤及杜野。旁田號膏腴。陸產富稻稌。寧能忘帝力。早亦識神祐。朝今邁唐虞。殿昨舞千羽。四聖百卉載。五風又十雨。羣祈奉約束。異類就規矩。禋祠倘思建。奏請每不拒。施丹塗神宮。撐碧向晴宇。磨厓深鐫銘。壑石突作坐。允惟萬世功。先薦一束脯。勳勞至高大。鐘磬盍搏拊。推源祀黃熊。配極用白琥。恬波衆皆慶。報德神所取。靈壇交松烟。石屋裊香縷。回聽波濤翻。忽覺風雨聚。靜思元圭烈。普戴赤日照。聖不可知神。吾無間然偶。抵盪屋書院。與王明經開。漢步月至三鼓始宿。

青松夾幽居。高下白鷺翔。客子行入門。衣上新月黃。主人高齋臥未醒。止客暫憇松風局。客行看松出亭外。不詣主人先解帶。主人睡起客復眠。爲客松下開長筵。南山如屏列坐前。山綠似雨零層田。主人新齋月尤皎。遠有松風入簾好。縱談舊事不厭疲。清析數聲衢巷悄。松聲入竹韻滿空。月影穿栢尤靈瓏。軒墀東畔樹如洗。更挂北斗光簾櫳。流螢三更入衣袂。主人無言客先醉。桃笙展罷未欲眠。門外終南立空際。自城東沿山行至樓觀作。

山雲展碧山禽語。松樾十圍時漏雨。隨風亂捲白石圓。山果礙帽皆如拳。斜行一里山色好。人行讀碑馬

斲草摩挲未已石勢欹。勒馬離碑愁欲倒。仙人舊宅今作祠。騎牛丈人稱本師。五千言古昨校定。昨借秋
先生
以傳奕本。校道德經。青山白雲人可思。樓臺切天朱火噴。遠有道士來迎門。疲蹤據石暫思憇。水杓飲滿甘泉温。穹
碑列三層。石橋亦尋丈。馬嘶巖石鞍挂松。塵外溪山覺清曠。巖腰一角鳥道空。遠見下觀斜陽紅。前宵一
雨尙未足。濕霧滿谷雲滃滃。邀登百級歷飛觀。人語寥寥落天半。爲開仙幄禮上真。更止殿門揮雨汗。殿
旁松竹闢一扉。揖客入坐紛追陪。山風吹顏露灑衣。清齋飽餐松子肥。飛泉分流竹梢重。瞰壁依微出深
洞。邀遊客倦復苦辭。上馬出門鐘已動。

清曉由熬屋書院二十里入南山遊玉女泉歷黑龍潭並憇仙遊寺作五首

出門望山行。再轉山已失。粼粼白石灘。遠水漾朝日。清寒生松林。涼露時墮一。朝饑亦堪忍。探袖出桃實。
沿流飲清澗。澗淺足不沒。時聞山花香。橫波弄晴色。沙田極千頃。秋至課梨粟。清絕廿里程。幽人尙局室。
巖腹徑十里。四山圍平田。飛瀑山頂來。正灌麥壠邊。人家亦無多。雲白接炊烟。山童跨黃牛。掉尾不用牽。
數步過石橋。就飲飛瀑前。林禽亦忘機。飛鷺何翩翩。愧挈馬足塵。踐此草色鮮。曉日關北窗。山齋望疑仙。
雲紅開層局。草綠迷半里。牽衣來山亭。泉聲出亭裏。瓊瑤扉旣闕。窈窕窗亦啓。層山列如屏。高處聊隱几。
天風遞清響。醒夢均可喜。東扣玉女肩。危潭似無底。泉涼齒初沁。石冷跡頻徙。倘有飛仙人。相遣一雙鯉。
山腰落飛濤。潭氣晴亦黑。高低及三里。聳積鐵色石。奔流無回湍。觸柱卽倒射。東西危支梁。傾仄險墮魄。

雖堅壯往志。勝覽塗限尺。躡茲盤石坐。飛浪高及額。東瞻七層塔。倒影入波直。雲霧出不窮。幽靈信龍宅。寺古不記歲。門欵戴蒿萊。峩峩古金仙。腹背生綠苔。風積丈室塵。經月客未來。款門渴求漿。實指一樹梅。幽扉既重扃。潭響猶奔雷。閒覓石級層。上此千佛臺。回視當午日。正向南山開。山前飛火雲。騎馬詎得回。解衣坐須臾。支几消濁醅。

過終南鎮

山禽飛向山。澤禽飛向澤。山禽翎紅澤禽白。終南鎮前一萬家。均飲山綠餐山霞。山溜注水還無涯。良田出門百餘步。力倦還騎水牛渡。果熟原南悉知數。

急雨登五丈原謁諸葛忠武祠

清晨出縣霞色晴。迷路久指原東行。溪深幸跨馬腹渡。雨急似向龍鱗傾。坡塘陰陰滿杉櫟。原南怪風吹馬立。離原一里石徑奇。草深尺餘靡向西。風雲變色渭川湧。太息復有荒祠遺。原高祠荒一間屋。廟栢森枝直斜谷。斷碑棱棱石蟲蝨。土人耕烟拾遺鏃。入門禮謁日已曛。梁棟南北交山雲。陰廊細繪漢丞相。分廡尙祀前將軍。雞豚雅識居民意。祀典雖崇復私祭。遺冢蒼茫失大星。土人傳有葬星處 綸巾颯爽留生氣。烏鴉

上樹客出門。卻視渭北昏霾屯。回風蕭蕭馬蹄起。如掌原平三十里。鄜縣道中望太白山積雪。越日清曉復由縣抵清湫鎮。入太白山三里。憇上池作五首。

茲山何體體。一白天際突。奇標隱難見。太古已積雪。陰厓絕風雲。寒影刺日月。寧惟樵徑斷。鳥道亦已絕。遊蹤屆巖肩。當午氣凜冽。天風偶吹蕩。時落飛霞屑。洗眼看北山。巖光較清切。

昨來南山風。一雨山半綠。危瞻上峯雪。倒影射飛瀑。三更寒霧重。青氣溢郊谷。皎月出上方。泠泠四山肅。奔流不注地。奇響聞觸木。虔哀禮星辰。盥沐壇頂宿。絕隔光景殊。靈明或神燭。

發曙禮清磬。望雲臻層肩。行穿松檜中。鞍袂何空青。山禽引雛飛。松子雜露零。陰崖一回瞻。訝若集萬靈。雲氣出不窮。觸石石卽冥。千尋類深潭。驚見北斗星。天光依微開。山腰出危亭。

亭半泉脉落。石淺泉流深。一掬石上泉。能令千里陰。映泉鑿深池。涼至披客襟。奔瀑灌頂來。四注竹栢林。頽峯屈成梁。半里石脊黔。嶙峋出東南。建此傑閣尋。坐酌太古雪。永清塵外心。支枕臥石龕。泉聲戛鳴琴。西峯何高奇。雲出迷向背。青松交雲蘿。展此十里翠。草香難知名。一谷別蒿艾。沿流溯清泉。再轉白石礙。巖回偶孤坐。霞采亦時墜。側徑樵語喧。連柯訝危戴。猿行渡深谷。雲白踏欲碎。幽賞歷一時。晨曦上衣帶。

後漢陂行戲贈汪進士應奎

時汪主鄂縣書院約同遊不至

馬蹄三日行山前。高下不盡南山田。原高土肥喬木列。時有流水鳴濺濺。稷州城東及鄂西。窮披縣圖尋漢陂。沿山十里歷阡陌。祇見果熟秧低迷。土人爲言百年涸。決水爲田收萬斛。田坳積雨亦作潭。水淺無能及牛腹。陵移谷徙何代無。漢代蚤失昆明湖。茲遊適值新霽夕。萬頃明月同波鋪。朋辭暑疾不至此。壺

觴獨夾岸頭止君不見不特漢陂前無尺水好奇亦少岑夫子

春盡日偕陳公子曠攜酒至曲江村看牡丹作

殿春花紅酒亦香。攜酒十里來花旁。春衫少年束急裝。玉鞭搖搖君馬黃。花堂主人酒先把。揖客登樓望君馬。游絲拂地柳接天。連騎直至花枝前。花枝紅紅水波綠。照水花光十分足。墻隅一朵徑若盤。顏色轉盛蜂成團。紅闌影外春陽轉。主人惜花幕難捲。花枝照眼酒入唇。綠鬢未愧稱春人。午餘花酣客微倦。攜鞭出門馬嘶汗。更插花枝馬頭看。

將賦南歸呈畢侍郎六十韻

微生三十年奔走及廿載。方其探幽奇。直欲出字內。秦中富名山。高欲兩秦岱。公乎稱好士。一世冀盼睽。備書羈蘭臺。引領西望再。維時歲辛丑。四月節值晦。春官初下第。喜極乃不慨。急束一篋書。重欲等耜耒。艱于行李費。肩背自負戴。塗長三十日。勇進不暫退。微聞番回肆。小醜盍芟刈。公時調兵粟。旬日敵王愾。全秦一書生。士氣自百倍。疲車來青門。十五亦列隊。公才善鎮靜。曾不耀甲鎧。乘閒一投刺。急復請相對。嘉其一言善。俾得列朋輩。賓僚皆天人。詎敢驟置喙。均蒙采葑菲。各各沃觴酌。周旋旬日中。技發不得耐。陳書近百軸。云以待清誨。公云有數才。洵足名一代。極知言獎假。厚意實可佩。公時出一篇。雅頌等切劘。賤文百重繭。筆力欲透背。時時驚望若。不敢冀津逮。維于廣堂上。默坐聆警效。偶道一士奇。名已入夾袋。

嚴冬十丈雪。深夜理茶焙。愛此說士甘。足若蹲兩敦。吾鄉數蒙莊。斫屈節近作倅。錢生_姑亦經彥。急欲及鋒淬。賓筵有時開。燦若列采績。殊源復千派。到海一一匯。孫郎才偏奇。近苦性隔礙。人爲推甲子。星或入計李。非公鑒其實。世視若棄穢。新年陳華燈。列坐視魄礪。行牽歌袖急。幾至酒德悖。維公善調劑。諧語息衆懟。前時別公去。感激欲傾肺。公無慮其狂。狂實恃公愛。鄙人最無能。才足守水碓。童年承母訓。勤學掌亦燂。今來秦楚大。詎可列鄙鄴。公也待士均。一一勤勞徠。軒寮皆周行。闕物卽頒賚。爲開軒檻東。點入山半黛。感今得知己。生世可不悔。雖然受恩深。益不揣冒昧。一言願陳公。好醜匪一概。公雖仁覆物。曲木勿姑貸。今將別公去。非爲憶鰕菜。郵奴馳高函。發紙忽三嘅。爲言叔衰病。久客覓自在。昨復一書促。厲語責憤憤。行買百斛舟。柁鼓湖上埭。公前爲購室。屋好不破碎。行當列花竹。喜尙遠闌闌。明發函谷關。思公我心悔。

卷施閣詩卷第六

中條太行集癸卯甲辰

自西安至安邑臨黃二景仁喪奉輓四首

生何憔悴死何愁。早覺年來與命讎。病已支牀還出塞。君扶病自京師逾大行出雁門始抵安邑故病益殆家從典屋半居舟。魂歸

好入王官谷。名在空懸太白樓。君早年以太白樓詩得名。一事語君傳欲定。卅年心血有人收。為君梓遺詩。

歸骨中條我未安。為憐親在欲憑棺。君病中欲葬中條。須營江畔墳三尺。好種籬前竹百竿。君生平喜竹。空有頭銜書

尺旆。愁餘名紙伴高冠。君衣裘為醫藥實盡。卒后餘名紙及敝冠數事。才人奇氣難銷歇。六月松風刮殘寒。

早年獲鶴與齊名。月旦人先赴九京。朱笏河先生嘗呼余及君為獲雀。今先生已下世。共哭寢門思往日。向借君在西安。聞笏河先生訃同哭于興善寺。

獨臨遺殯愴生平。貞孤論盡朱公叔。存沒交餘范巨卿。卻愧素車來未晚。樹頭飄雨旆將行。

個儻平生孰可如。遺絨欲發屢踟蹰。交空四海惟餘我。魂到重泉更付書。君作太夫人書畢。目已瞑。復蘇乃更作書。貽予于西安。庚

亮報函疑可達。臺卿服友感難除。傷心昨歲青門道。執手危言未盡紓。君不善攝生。去歲別西安。余又苦規之。君雖領之而不能從也。

五月十五夜宿蒲州城外因遊普救寺作

人來桃林塞。月出普救寺。蓬蒿埋山門。碑斷覓餘字。急行百里馬汗流。卻向寺東謀少休。寺僧開門揖客

入一塔面坡高百級。閒尋石級上五層。遠見太華高峯稜。蒲州城郭亦殷阜。夾縣石闕分衢燈。山僧煮茗來邀客。月臺坐。僧言家本縣北居。五十年從寺中過。恆逢征騎急叩扉。不詣古殿尋廂西。山僧語客客微哂。更引長廊看朱粉。

臨晉道中

驛騎抵二更衣。上殘月出風沙浩茫茫。峻坂復百折。奔馳念亡友。詎憚炎暑日。沉疴逮三載。慈母旨甘缺。臨終馳素札。瞻嶺願歸骨。置茲達士懷。慰彼遙念切。吾徒重然諾。未可異存沒。殘夜聞馬嘶。荒塗險相失。道中望中條山作

昨歲蓮峯宿。看山百里遙。茲來因哭友。不及訪中條。雲色分秦晉。河聲捲暮朝。急行凡幾日。猶未及巖腰。風陵渡歌爲巡檢李璣作

風陵渡頭行客喜。昨來長官聞姓李。長官白皙尙少年。法嚴不受津吏錢。津船月支得歸橐。十舸義義敢橫索。官騎白馬立岸頭。行者色喜津吏愁。津頭鯉魚長數尺。長官市魚時宴客。漁人得鯉爭進筍。發錢還比市上加。我聞客言爲動色。長官清貧我亦識。君不見津船東西暴客多。客行結隊乃敢過。官好安得常監河。

六月初六日襄陽舟中望峴山作

昔年羊太傅。勝地日相還。賓客黃初後。勳名太始間。我來登廣武。無淚灑茲山。欲試登臨興。征車偶未閒。
初七日泊舟候風

沙上月初白。微茫漢水東。三更峴山色。斜影舵樓中。村鼓偏迷曙。神鴉已警風。無人共杯醴。復此憶羊公。
舟中曉起

一程復一程。山縣枕邊過。平明讀道書。飛雨書上墮。青松障天赤日東。魚網尙挂星。纓璫舟人闢窗曉氣紅。卻入萬頃荷花風。

六月十五夜宿漢川板湖口夜起視月並送舟子回家

夜闌關戶光明徹。不覺月圓疑曉日。靈湖萬頃影接天。巨魚枕波效客眠。平波無聲岸風快。柳絲牽船出天外。船行十里人不知。輕扇未舉生涼颺。隨波微茫歷湖口。朝寒初生水楊柳。舟人夢醒船抵村。卻喜到家還扣門。將至漢口江水大。漲舟行值風甚險。

大波如帆飛。高岸徑三尺。小波如荷卷。葉葉悉翻白。大波森然湖氣黑。小波粼粼滿舟濕。帆檣東西若隼搖。人影高下生林梢。村人三日懸釜爨。危視屋脊來長篙。此心安得百念平。眼底擾擾心猶驚。君不見風聲水聲鷺飛起。隻影掠波還數里。

鸚鵡洲

七子才著建安。三士奇不獲全。才人易與忌者奇。陳琳不誅非偶遺。雄謀生殺人。頃刻斷皆果。平原書生無一可。世能殺之不必我。狂生不殺示有容。持刀乃早及孔融。宏農少年亦融伍。峻網肯寬楊德祖。咄哉禰正平。奇足與命讎。生作鸚鵡賦。死葬鸚鵡洲。君不見大兒與小兒。一死尙等倫。君逢傖父亦殺身。惜哉已辱薦禰人。

二十一日自漢陽渡江登黃鶴樓

初日波如掌。平飄一葉東。攜童自登閣。與鶴共臨風。曉氣三層白。塵聲八面通。延回望江國。青霧點遙空。再偕友人登黃鶴樓

仙人眞復好樓居。樓影涵江江影虛。一客正攜京口酒。百錢復得武昌魚。相邀話舊三層閣。共展臨風尺

一裾。卻望洞庭西灑淚。素交詩句十年餘。壁間見亡友黃仲則庚寅年詩句。

七夕吳上舍紹濬招同畢山長懷圖王太守嵩高暨諸同人集漢江天都禪寺抵暮泛舟後湖至二鼓始還率成四律

是日雲如蓋。亭亭向客舟。柳邊才繫艇。花裏一登樓。病鶴栖難去。奇書曝欲收。鈎簾待嘉客。清景足淹留。復此秋堂集。佳期已及年。風花澹今夕。河漢渺中天。波影吞簾白。霞光照座鮮。一舟迎一客。鼓浪乍如仙。坐覺良宵永。秋鐙替月來。夜聲千樹出。涼意一帆開。鄰舫乍飄笛。賓筵時舉杯。樓臺厭曛黑。白鷺忽飛回。

醉後衫裳委。聞當入畫圖。溪山留勝賞。風味憶吾徒。鼓棹出潛鯉。到門啼夜鳥。惟應良會好。客主念全無。
是日舍姪琰以小病不至作此柬之

行穿修竹倚疎桐。到客皆憐鄉語同。合坐九人浮醖白。卷簾七夕拂雲紅。吾家法護工秋思。小病維摩怯
晚風。穩待明朝洗車雨。清涼應復鬥詩筒。

江漢書院喜晤秦表兄朝鈺賦贈一首秦前官楚雄太守

官清萬里乏歸裝。轉向名區闢講堂。爾汝共憐生計切。江山如許著書忙。時以所著消寒詩話等見示宵深已入高堂

夢。話舊都稱大父行。忍把外家遺事譜。十年羣從半淪亡。

漢江舟中謁座師杜凝臺先生時奉使自湖南回復奉諭旨至武昌讞獄率上二律

晴川閣外挹江亭。落落天空見使星。迓吏乍傳津鼓急。闌風先值畫橈停。帆圍鸚鵡洲前綠。旆曳胭脂嶺

上青。明日鯁生須謁事。高情還啓碧莎廳。

三度清江使節馳。公庚子年曾奉命至四川讞獄實心尤荷九重知。如山案理淮南獄。匝月襟題漢上詩。官燭幾條當座

出。新涼一葉墮波遲。受恩祇覺彭宣最。此日辭公有所思。

黃鵠磯題仙人祠

黃鵠磯。似黃鵠。仙人遊空鵠飛落。鵠壽計以百。仙壽計以千。我不識黃鵠。安能信神仙。神仙何人云費禕。

亦如鷓鴣言翟子威。君不見兩黃鸝言猶莫據。何況樓成鷓鴣先去。

大別山訪魯肅祠

大別及小別。兩山波中央。小別戴土頂以方。大別累石形何長。整水窈綠。楚天青蒼。江流合漢流。夾此明鏡光。故妃墳前桃李香。山相傳有息媯墓將軍祠旁松栢荒。行人前來問桃李。松栢荒涼廟將圯。君不見勳存此土不可忘。曷不附祠神禹旁。

七月望日觀前湖放燈二鼓復至梅子山憇臨湖亭作

山石百級湖波千層。山月不復輝。耀此湖上燈。湖船遙遙來叩關。一湖燈光隨上山。松梢竹梢露初炫。時有鴉影驚飛遠。開蓬扃。歷松嶺。天青欲壓四山頂。君不見人聲既遠月亦涼。松頂如蓋危亭方。

崇府山飲劉氏園

山城半里卽一曲。曲處山光照牆綠。城欲上山猶礙麓。主人園好冠一山。非有逸客門常關。竹徑過雨花爛斑。爛斑花紅弄秋影。主人壺觴客酩酊。城上角聲吹酒醒。

舟中望匡廬

終南太華頰秦關。關外中條昨偶攀。獨客塗長四千里。挾旬遊徧五名山。到來大別秋方永。看罷匡廬棹欲還。九采白雲天際落。好同瀑布浣征顏。

自九江開放舟至彭澤作

曉涼吹雨出江關。薄暝彭湖第幾灣。舒簾正來殘月影。推篷卻望小孤山。道書有味教童讀。秋水無心與鷺閒。臥聽鄰舟集鄉語。北風猶是計程還。

彭澤卽事

四山圍一縣。泊處月昏黃。空水足魚影。吹波生晚涼。雨雲愁黯黯。葭菼路蒼蒼。獨酌盈尊酒。因風醉馬當。

移舟泊小孤山

湖雨初飄江雨收。大孤遙影小孤浮。湖風直上北邊開。指月正生東海頭。雲外數星連斗極。檻前九派接天流。請看直下千餘里。不覺人愁我欲愁。

東流江舟憶唐縣尉軼華卻寄二首

唐尉此縣

頻從使節到江干。

壬辰戊戌皆隨學使者幕至此

秋半江聲帶雨寒。雙鬢綠慚爲客改。四山青憶上樓看。故人作尉功名

冷。小閣臨流烟水寬。甚欲寄書憐道阻。倚橋離思忽無端。

未因善哭識唐衢。肩拍洪厓廿載餘。春水到橋同喚渡。綠楊垂巷共鄰居。巢門尙記雙鷓鴣。釣艇頻擣尺鯉魚。憐爾宦遊予久客。夕陽荒徧舊茅廬。

江行舟中雜憶從母姊弟四首

孤露家何處。江千尺五墳。但餘松滿徑。無復杖迎門。搜篋衣裳故。尋圖笑語溫。昨宵秋漏永。千里乍通魂。
昔日雷津戍。參軍寄妹書。今逢江口月。憶姊亦踟躇。馬磨生猶窘。鰕田稅未除。一名期弱弟。何日得眉舒。
相依曾幾載。憔悴日支牀。眼底無兒苦。懷中有母香。老猶儲粟米。從母早寡。惟二女生。計甚窘。尙時時謀拯之。別每誦河梁。外

父所受漢魏詩百餘篇。略能上口。時下傷心淚。應知爲塔鄉。時愛女新寡。

秋來惟憶弟。衣敝客經時。薄宦欣堪就。衰親惜未知。寄兄書有淚。先我鬢添絲。風雪柴門望。歸期莫更遲。
二鼓順風自花揚。鎮放舟至蕪湖作

清江殘月影。放棹下蕪湖。衣袂出螢火。帆檣掠夜烏。吳歌聲乍徹。戍鼓聽疑無。一夕船頭響。兼程百里徂。
舟中望采石太白樓感賦

清江秋月圓。放棹出晴川。三更舉首別黃鶴。鶴影欲拍空江船。蒲帆南來不可收。竿杪復拂仙人樓。壯哉
東南海氣浮。碧浪影逐紅雲流。仙人昔乘赤鯉魚。遠勝黃鶴腰身耀。乘風飄忽千里餘。半道或欲遊匡廬。
昔居仙人樓。酒熟輒一篇。掉頭江海別五年。綠鬢詎識才如仙。客遊萬里來。松亦百尺長。松聲如龍客鬢
蒼。樓好亦復侵斜陽。一詩題高樓。一詩寄道士。君不見。偕遊少年盡客死。辛卯至癸巳。與顧文子黃仲則同客當塗。頗遊此樓。今兩君俱

下我欲登樓淚難止。

舟中望青山因憶舊遊作

翠高谿畔路。謝眺宅邊峯。水綠明城上。山青入鏡中。魚苗上波黑。鳥喙集枝紅。竹深風宛轉。橋淺月玲瓏。野翠添流潤。仙雲落樹濃。帆回曾駐影。樓靜憶聞鐘。闕訝漁梁斷。危看石磴空。勞勞遊乍記。昔昔夢思通。且復吟漁父。還因寄遠公。

抵里門感賦四首

到門已作臯魚泣。久客空餘陸賈裝。猶憶十三年上事。典衣沽酒奉高堂。年時歸值倚柴門。百徧先誇識字孫。今日兒曹誦經過。不曾親聽已聲吞。姑理征衣姊勸餐。送兒三月上長安。如何五載音塵隔。無復牽衣但撫棺。

阿應新來文筆佳。彌甥學語就人懷。謂汪甥應科。近已生子矣。九泉呼姊還相告。弱弟差欣得宦階。姊以季弟幼失學。故望其成立尤切。

八月抵里門寄錢大令維喬二首

握別江干雲樹秋。故人宰縣我狂遊。曾尋舊句南山上。君昔遊關中。遠識循聲東海頭。卻晤惠休勤問訊。遙從

小阮溯風流。宦情客況居然似。贏得新涼詠暮愁。

清名搥注潮江東。白髮衝霄說太公。君尊人鑄菴先生官蕭山知縣。早值尙書傳使節。更逢仙令繼家風。後門寒素餘徐

邈。北海門生有孔融。余爲君伯兄文敏公門下門生。故云。願借一編書世德。臨風三度感無窮。

八月二十五日薄暮自吳門舟抵靈巖山館偕張上舍復純等止宿次日得詩六首即寄西安節署

南去水方迴。上來秋已闌。平橋人語斷。小市夜燈殘。側徑禽迎路。閒扉鹿抱關。星明瀉灘急。樹暗上樓難。疎窗響叢竹。石砌點幽蘭。悟徹巖棲志。泠泠泉在山。

空蒼千盤松。紺翠百仞壁。森然西向青。卻此東日赤。幽人既宵起。山館候晴色。直下千頃波。稜稜遠帆仄。山風吹黯黯。松果墮歷歷。開扇面軒牖。梁燕訝素識。容膝坐小齋。稍休試登陟。

谿橋蓮葉東。小閣靜回風。聚此游魚影。能令水氣紅。房廊檐互覆。竹栢葉交通。月采依簾沒。天光卷幕空。蘋絲既迢遞。石柱亦纓瓏。半日看雲坐。還疑碧鑑中。

重簾驚宵明。室暗光乍吐。披衣見殘月。水色亦映戶。東南遵回廊。叢竹靜堪俯。泠然岩露下。絕壁恍有覩。疎窗出燈火。因復禮菴主。茅堂無鐘魚。何知非太古。

楊柳三層閣。芙蓉九曲廊。晚花偏旖旎。秋士覺心傷。寒蛩抱根泣。疎螢點節涼。一花依靜檻。千葉隱回塘。氣候當秋杪。池塘生靜香。

萬安僧袈裟塔歌

平生不謁梅檀林。今日偶訪袈裟塔。袈裟塔名由義士。不爲西來傳佛法。宋家末造僧萬安。爲僧作將皆偶然。此身所自有君父。不敢浪語稱逃禪。流離燈昏粥魚墮。卻使滿城飛劫火。轟然巨礮衝雲梯。半天淋漓肉雨飛。飼鷹飼虎苦不飽。何似茲僧捨身好。年經七百塔尙完。赫然空門爲改觀。莫謙之。徐道明。方外。

節義皆錚錚。君不見。子昂不識忠孝字。空寫佛經盈一笥。

九月九日蔣太守熊昌招同人集息養齋雅譙卽席賦贈

昔我同君遊。雲谿草堂月。雲谿明月踏百回。草堂主人飲連日。十年重招邀。素髮已欲飄。黃花滿籬酒百瓢。訪君乃在烏衣紅杏之雙橋。似聞欲息塵中鞅。近有一齋名息養。淮頭潁尾官六年。傾囊卻喜餘酒錢。酒錢雖多酒人少。坐上招邀半詩老。我豪于飲詩亦豪。胸有太舉終南高。爲君消盡百壺醪。明日訪菊還東郊。菊花黃。菱角香。北墅泛艇。東郊浮觴。風聲雨聲一句絕。月影星影三更涼。君不見。主人閒客亦狂。中秋飲醉連重陽。

遊西山百花壑坎至慧聚寺因止宿

連山東南隅。金碧塞天地。盤盤殊難升。徑窄入一騎。抵門聞疎鐘。再轉石級細。樓臺從東開。參差屋檐麗。頽松蒼龍蟠。修竹巨若臂。憑高一遙矚。妙欲出觀記。山風颯然來。萬戶倏爾閉。一谷白日遲。桃李聚春氣。紅墻及巖麓。碧瓦山翠賦。猶餘綠千盤。蒼泚被割棄。芒鞋輓輻轉。與極乃一憇。暝色衣上來。天星出眉際。由慧聚寺上嶺行三里許。抵化陽洞。復持火入洞行二里許。

千盤升天門。再轉入地腹。先行聊示勇。寄命一寸燭。高低勢如削。入險恐不速。鋒銛旣嚙履。偃仄忽礙目。陰飈來颺颺。蠟炬光已縮。何知莓苔青。但訝衣袂綠。高疑衆靈居。儼若萬間屋。泉靈恍無底。梯迴欲出覆。

呼聲引同儕。怪響集空谷。石黑捫有稜。腥疑蟄龍伏。牽衣乍前踵。引頸屢後矚。奇險不可名。靈區哂卅六。
由羅喉嶺抵檀柘寺憇

北谷天未曙。李花明一山。稍南辨晨光。驚此桃藥丹。花香本難名。草氣郁若蘭。層田植梨棠。密林間松檀。
五里及寺門。流聲已潺潺。碧瓦見佛樓。清泉出僧關。屏山忽然開。萬樹綠欲變。山靈待遊蹤。百卉未敢殘。
俯見木筆花。高低映修闌。明昌揚殘碑。舍利建石壇。寥寥百千年。倏若指一彈。靡境不遠投。僧雖導躋攀。
興倦高關眠。赤日門外閒。

由檀柘寺後二里抵龍潭憇八角亭作

湖泉來空山。百折泉不見。亭午微北風。千林落花片。孤循危磴上。花瓣驚拂面。半里憇石樓。疎鐘禮神殿。
危崖急奔溜。直下有如箭。石墮儼作梁。松顏合成澗。山僧導東轉。傑閣忽高建。百卉合一山。人稀闌鴛燕。
清泉鑑毛髮。坐久復生戀。涼燠既倏殊。風光亦千變。谿茶向樵乞。山果有猿薦。瞑坐不覺遲。歸塗月如綫。
戒壇古松歌

沿山西行日光斷。一松如龍黑天半。松根一龍榦九龍。欲攬臺殿凌虛空。虬枝北出風刀駛。五里亭邊落
松子。蒼然一頂常宿雲。巢鶴不敢呼其羣。枝蟠入石石不知。石竅常見生靈芝。年深力厚觸山破。根斷猶
穿北山過。客行破曉卽看松。高下樓閣清光中。南枝迎陽日氣濃。北枝臘雪猶未融。倦時眠松根。醒時看

松色山僧愛松亦如客。隔歲松花餉人食。一株旁倚態亦奇。偃蓋靜覺春陰移。復有一株雲氣重。一風微吹榦俱動。寺僧名爲活動松其餘八九縱復橫。傾耳搥作龍吟聲。初唐武德至今遠。山古寺古濤聲平。寺創于武德五年我留三宿非愛山。松下百匝偏忘還。君不見看松如我亦無兩。黃海終南各千丈。余歷遊諸名山。所見松惟黃山及終南山。樓觀最奇。

龍潭憇八角亭。亭外櫻桃百餘株。花色紅白可愛。桃杏亦盛開。因而有作。

我行入谷正溯風。一山桃花飛向東。山深谷轉風不到。尚有杏葉垂深紅。孤亭八角當山半。百樹櫻桃向春炫。此花顏色異常花。紅影壓波波影絢。傍花前行轉坡陀。花氣撲處春禽多。墻隅花積厚寸許。照面忽覺朱顏酡。四圍青山落白雲。高下南北花光薰。亭坳坐久不知返。袖底香氣來氤氳。惜花平生不折花。祇向花下矜春華。山僧定後始招客。石上分餉新煎茶。如眉新月已上牆。花葉尙帶斜陽黃。歸塗似聽春禽語。明日白雲將作雨。

獲鹿縣早行

出門欲看山。山險落額上。盤盤車輪摧。巨石橫一丈。疎林縱森峭。遠與峯頂抗。怪禽啼檐端。聞聲不知向。冥濛氣成雨。谷暗久不亮。缺月墮半規。昏星露三兩。梢梢寺鐘動。塔頂儼可望。居然升天關。至此斷心匠。凌空勢如攔。入穴險欲葬。千盤隨高低。百態具偃仰。颺驚掣車幔。露腳衣上漾。破曉望始驚。黑雲蒙一嶂。

井陘關題成安君祠壁

輔楚滅輔漢。興耳乎曾客魏。信陵項不臣。劉不屈。餘乎能死趙王歇。存忘不易心所安。亦如留侯志存韓。不然富貴易易耳。稍一屈節王無難。鬚眉英英面白皙。趙邦立祠名報德。世人漫說李左車。不從其計原非愚。君不見英雄一誤殊堪死。刎頸交先有張耳。

由固關營至井陘縣山行

人傳井陘奇。山石立若幹。直下類削成。泉聲出淩亂。斜行人深谷。人馬祇見半。匡空響易徹。隔嶺遞相喚。松櫟忽萬重。天青四垂幔。偏于危絕處。觸目得奇觀。石罅花亂飛。禽驚入雲竄。坡陀更前折。性命呼吸判。危維此天險。卓絕念神算。居人耕土脊。時得鋒鏃斷。成安以爲趙。淮陰以爲漢。太息陵谷遷。殘陽落高岸。井陘縣

我行縣東及縣西。百里石田麻麥稀。青山缺處見城郭。楊柳合抱山禽肥。前宵一雨春泉足。水淺石深傷馬腹。停車問路客始愁。卻到斜陽盡頭宿。

核桃原

持鞭笑指官塗左。濃綠一山將作果。鳥聲綿蠻枝上墮。果熟垂枝園已鎖。深山五月果作糧。客來入錢許飽嘗。高枝纍纍搥盈握。行人食殘鳥還啄。

石門汎

遠山青近山綠。不斷山光與天複。異花團團如覆屋。南岡北岡果齊熟。危塗一綫盤兩輪。忽然青天開石門。行人失喜車軸折。停馬看山還半日。

塞魚城唐受州故城址尙在。今作汎。

一綫月開天關。車聲馬聲去不還。關頭老兵持火照。十里回皇谷猶耀。我乘殘月來塞魚。馬走半日偏嫌徐。君不見荒臺合有神靈守。城廢花開大如斗。

介休縣署中望介山有感作

我思古聖賢。憂來不能坐。庸人均遭逢。抱志獨轆軻。包胥旣逃賞。夷叔共高臥。茲山號旌善。云以志君過。猶封綿上田。終勝翳桑餓。

禁烟緣子推。競渡弔壘屈。秦昭專上祀。陶潛名九日。不知千載上。何竟少佳節。古風殊堪欽。吾懷若饑渴。四序任所遭。何心記年月。

晚宿水頭鎮

水郭帶山城。喬林倚修竹。人家總臨水。山翠亦浮屋。遙聞城西鐘。知從水南宿。萋萋三月暮。芳草綠成幄。鄰歌度崇垣。聞聲惜遺俗。懷人屢開篋。推枕起燒燭。卻上嶺千盤。靜看汾一曲。

曉度韓侯嶺。嶺有淮陰侯祠。俗傳侯墓在此。

持燈行三更。十里雲氣溼。一穴落半天。乘車穴中入。土門旣回互。石罅復百級。樵蹤升如援。貼壁立若蟄。初疑徑深阻。再轉亦已及。足劈樹杪雲。參差見原隰。鷓鴣及疲馬。破曉山頂集。荒荒開幽琴。忽忽墮雨泣。征衣慙短後。下馬致長揖。西瞻秦塞迥。北望代雲立。雷雨交一時。披蒿讀碑急。

國士橋

智宗已滅。誰報仇。趙人乃漆智伯頭。漆頭何爲作飲器。臣亦漆身甘作厲。漆能變體炭變音。所不能變惟其心。咄哉劍術非不精。離橋數尺馬已驚。嗟嗟原過生。不若豫讓死。中都祠荒澤水泚。千載石橋名國士。

原過祠在北齊中都縣故城西一里。又史記原過見霍太山神于王澤。

曉發洪洞由臨汾襄陵至太平縣宿

汾水四州綠。姑山三縣青。前晨發介州。莫擬宿太平。道經伊耆鄉。懷古跡久停。風俗固大殊。茅茨而土型。炎雲起堯祠。義義昔神京。樵蹤絕千年。松柏頂上平。摳衣致心虔。下馬五里行。高低多原田。一徑入窈冥。引領夕亦勞。停車飯初更。縣小無百家。十室九已扃。深黃草頭花。新月荒半城。出蓮城二里。抵野狐泉。復上亭子望鹽池。作

野狐拜月昔有亭。野狐得仙泉亦靈。泉靈終覺在山好。百折不肯逾禪局。亭邊老梅乍垂實。實密枝低鹽

上結車箱連日厭火雲。愛看清涼萬堆雪。

歌薰亭

山光合處樓臺陰。直下百級窮幽尋。青天白雲不改色。只有山溜無鳴琴。琴聲宜民俗以康。坐使風俗同軒皇。君不見石琴七尺猶在牀。想見當日垂衣裳。

運城與沈運使業富話舊卽席賦呈二首

萍蓬蹤跡尙天涯。十五年前客郡齋。平卯歲沈君官太守余客其署至此固應憐范叔。見公猶憶在秦淮。丙申夏于江寧寓中相值

會從官閣聯吟久。及與郎君上計偕。令嗣以癸卯秋登賢書今春同客都下應進士舉兩世知交幾回別。又逢投轄暢離懷。

炎天騎馬謁公門。剪燭頻招旅客魂。謂黃君景仁去夏客死于此一桁山光憐久別。十年賓從歎誰存。辛卯壬辰間與余同客太平驛

中者爲賈田祖願九苞及黃君今已先後下世壁中尙欠分題句。衣上空餘舊酒痕。元伯縱亡留母在。白頭朝夕感深恩。謂黃太孺人

寄丁二履端二首並柬崔二景儼

人海叢中兩少年。憶聯昆季鎖隨肩。詩慙敬禮新投句。近有見贈詩四章書答宗之遠寄牋。時得崔二浙中書研北故應

留絕業。城南都復少閒田。心期白首真無幾。短趙狂孫共此賢。

何因躍馬向西行。蹤跡偏憐去住輕。幾日羽書馳隴阪。三旬腹疾臥咸京。高齋說劍山泉湧。小閣看星夜

漏平。疎賤未嫌關國計。靜燒紅燭佐籌兵。

言舍人朝標自西安攜唐開成十二經石刻回將貯于先賢言子祠屬作詩紀事並以志別

舍人南歸時百碑載一軸爲言先賢祠遠在尙湖曲名宗富羣從薪楚秀相錯童而受諸經頗誤里師讀

安其所聞見竟以登簡牘紛然譌偏旁令甲屢不錄已卯甲午二科君里中及吾鄉以書題紙軌字畢字錯誤不錄者甚衆其實皆沿坊本之失未改耳舍

人憂之深思一變習俗茲經唐石刻元度所詳覆雖非禮堂定合者十已六牛要束之歸莫飽蠹魚腹祠

旁爲相地列以十間屋旬時登拜暇把玩亦可熟尤期鈔萬本急欲正里塾君家諸小阮麗句輩流服儻

欲窮六經應知讓臣叔

贈程上舍敦卽題其抱經圖卷子

我初識君時君方作文我賦詩癸巳歲隨朱竹均先生校士歙縣識君子儻人中八年相逢在京邸君耽六經我注史少年已過

學亦深君窮古文我古音時君校說文解字及釋名等書而余著漢魏音亦適成此圖初作我能說兀兀圖君抱經日畫師詎識君

少年不貌昔日風姿妍堂堂歲月三十載貌更蒼于作圖歲拋殘心力祇兩端枕書甫了還據鞍燕齊馬

首歷欲盡秦漢蠶簡窺將完宵半語今昔我慘君不權作詩纔畢示孫子時與季仇同客節署白日窗外升三竿

甲辰四月自都門抵西安聞使節有太白禱雨之行追及于盤屋遂同尋仙遊潭止宿時四月望日也莊

大尹斫方宰此縣公子達吉因繪元池訪古圖索詩歸塗于馬上得一千字卽寄大尹并公子

我遊西山來欲與南山抗太行升盤盤赤日貼背上醒夢二十程忽已過千嶂才經蒲東門大舉儼相向

驚雷隔河。至電影衣上颺。手劈雷雨開。徑渡百尺浪。河西土囊口。城闕標閭闔。跨鞍窮日力。如棹不一榜。山形盡東轉。似復有所讓。忽然青天開。徙落千里障。滃滃雲霧塞。恍若渤海漲。兼程追使節。勒馬時一放。迷塗入深谷。屢被野人誑。一日一夜馳。旌節乃在望。持鞭才半揖。已見馬頭傍。代拂三斗塵。驚喜問無恙。材官及步騎。各各腰有鞬。鳴鉦屏喧雜。旗幟悉肩擱。騎從飭皆停。征馬各繫抑。一谷驪駱驪。灘左色滉瀟。頗慚碧潭水。爲我洗泱瀟。雲山招客久。不暇述近況。翩然攜狂孫。星踏此碎石囿。鄙人十年來。特辦屨數緇。東西及高下。興至靡不往。王生開馬疲甚。壓坐體偏壯。頻遲不能到。殊覺致深悵。再折入一山。已隔塵埃壘。摩天青松枝。當午日不煬。人家隔流水。列屋摠如舫。白鷺羽若霜。軒窗从馴養。桑陰翳南牖。列宿飼蠶蟪。經年住城市。奇氣久抑喪。茲來豁懷抱。各訝神色王。袈裟穿樹出。香炷集半爨。樓鐘不須擊。風至自播盪。寧惟童叟樸。雞犬亦殊狀。鳳臺暨龍堆。案籍覓式樣。穆滿祠已古。南北高有閭。八駿繪四隅。逸氣壁上旺。稍南讀書臺。淺步石硯碕。我諳輿地志。石室此蓋妄。謗奇涉危構。歷屋寡閃闐。高臥一小亭。四壁天若帳。厓南防獸突。車軸塞數兩。時聞控弦聲。一矢忽集甬。土人言山有虎時撥營兵數十屯谷口備之班狸竄無跡。祇見野鷹掠。是時將仲夏。春色尙駘宕。紅白滿路花。庶草亦蔭蕃。渥夷置行幄。圍坐一隅廠。微聞暮鐘動。極視益軒曠。南寺北寺間。水谷深且漾。橋危支獨木。空處絕依傍。森森高浮屠。積雨青綠荒。蛇行出危巖。石缺補以瑩。山神避何處。深谷走跟跟。恨不揖之出。導我歷蒼莽。攏王。逃官筵。私復買邨釀。拉客入蘿徑。痛飲腹

屢脹居然遊興發。無暇事揖攘。選徒饒十輩。一一均可仗。入險戒不諱。足恐致跌踢。公然遵部勒。私謝善將將。猶驚賢令尹。僻處皆供張。山廚清脆備。僧更具蔬醬。羣餐毋過飽。云欲歷崕嶂。四顧白一山。屈指月正望。北斗垂谷口。大欲奪蠶盎。溪奔石復滑。窄徑樵所創。頻于奇絕處。欲以性命償。松根劃山破。石力不敢擋。石谷蟲亂鳴。幽深忽如壙。濡頭松栢露。寒意欲挾纊。塗危值犇獸。訝極以臂攬。竟復貼耳過。似不敢窺狺。厓南旣無路。西去若有嚮。草深愁毒虺。鼓勇孰先倡。狂孫首頻肯。非是不獲暢。梨桃及乾糗。絡續有童餉。逼仄路若繩。月暗天忽亮。折松插巖肩。歸路備遺忘。冷冷天風吹。遠遞樵子唱。升中眺天闕。直視無所妨。疊疊星壓帽。高絕不獲仰。山僧促歸頻。改道走橫嶂。荒祠偶長揖。非欲冀神貺。力盡捉短筇。如瞽者有相。洶洶黑潭水。直向頂上漾。極知終宵饑。急語致饁饗。百壺澆茗飲。未若酒無量。瞑臥玉女房。殘月落衣筦。夢中諸仙人。各各手與充。稍眠復驚起。傳語束急裝。亭午集樓觀。兼訪化人葬。元哉五千言。似欲一彭殤。終焉委恆幹。致我久惻愴。阿戎忽狂呼。鋪紙窮意匠。作記累百言。三復寄微尚。君才當避舍。我尙負輩行。索詩故不應。先乞飲醇醑。我詩本能奇。近避俗人謗。匆匆據鞍就。別馬走踉蹌。紫閣白閣雲。曹騰醉中訪。

卷施閣詩卷第七

織山少室集乙巳至戊申

寒食自潼關至闕鄉道中書懷二首

塵欲浮冠浪拍肩。未成寒食賣餚天。兼程驛路猶飛雪。是日大風並雨雹。隔岸山村乍禁煙。舊友別來逾二稔。晤風。

陵渡巡檢李璣名花看盡入中年。匆匆節序渾難遣。柳葉牽人到酒邊。

一種人間未了愁。杏花斜月屋西頭。都無芳草能迷徑。只有閒雲易上樓。金釧影移籠畫軸。玉簫聲徹動簾鉤。殘宵舊夢何時醒。門外黃河拍岸流。

出關日先柬畢侍郎

花暗長堤草覆汀。上坡楊柳接天青。半春移節來關外。一路傳書向驛亭。管下名山皆有嶽。坐中奇士盡談經。報公欲著河防略。燭跋更殘手未停。

清明後一日憇靈寶東二十里風雪寺作

馬上游絲拂面過。匆匆寒食奈愁何。鶯花已逐華年去。風雪偏于岐路多。石鼎水清勞更淪。壁苔碑暗費親摩。重來綠髮蕭疎甚。入定枯僧鬢亦皤。

緱山道中夢遊仙詩

嬾跨茅龍上玉京。新涼踏月海中行。回頭碣石都無影。移得黃河近洛城。
眞誥親繙太古前。容成展上本齊肩。吹笙歲月三千載。子晉還稱後輩仙。
三度人間謫乍還。玉虛容易綴仙班。淮南雞犬偏無劫。穩住紅雲碧落間。
來往閒雲不定方。莫遊西海曉扶桑。玉龍行雨都無暇。驅作羣仙代步忙。
八駿前頭一鶴翔。步虛聲引玉鐙鏘。不誇帝繫誇仙繫。幾度瑤池侍穆王。
上界仙人住杳冥。閒來紫府鬥心靈。青天大似彈棊局。空裏時聞有落星。
裁雲片片作窗紗。銀漢西頭織女家。天上晝閒無個事。隨風時唾碧桃花。
自檢名山結靜緣。藥爐丹竈火陰然。忽然萬里紅雲破。流下仙人濯足泉。
太室峯連少室高。黃河空裏影迢迢。緱山幾尺神仙地。引得羣神日夕朝。
蕭史吹簫子晉笙。半空鸞鶴鳳凰聲。神仙一例都年少。白髮無從住玉京。
天都逐便訪浮邱。更向空同石室遊。鶴背乍涼還乍暖。不知人世幾春秋。
閒童五百執香爐。玉節新從紫府除。碑石拂雲都嬾看。神仙不習漢唐書。
紫府三層碧玉臺。曉雲濃處百花開。蒼龍白虎司天闕。卻放騎驢道士來。

妙義同參帝釋居。龍華會上集簪裾。忽然海水浮天去。無數星官盡跨魚。
秋半天中看月華。廣寒宮闕泛浮槎。玲瓏玉樹交無影。空裏聞香不見花。
天上仍攜古錦囊。依然覓句擅詞場。都緣長爪仙人少。勅取麻姑降李郎。
膠舟南邁世人憐。傳說昭王作水仙。畢竟上蒼忠厚報。一家眷屬摠昇天。
采樵三日入煙深。絕嶺分明屐齒橫。再轉一山雲氣隔。松花如雨落琴聲。
遊戲東池采碧蓮。被風吹得髻斜偏。倦來只踏飛鴉影。卻訝羅裙黑半邊。
詔書新降玉霄宮。南下關門啓數重。勅取海魚三百尾。放來天漢待成龍。
借得仙雲一片平。展來如席睡難醒。多因夢重雲頭落。閣在松風盡處亭。
金闕南頭奏玉牋。薦將師曠更司天。神光豁處雙眸炯。曾見仙人總角年。
天帝分明築外臺。琪花瑤草勅齊栽。裴家玉杵溫家鏡。挈取神仙眷屬來。
洗馬清談庶子狂。勅來仙案與司香。才名畢竟人天重。詔冊仍徵白侍郎。
共守東皇藥竈邊。傳言玉女試金仙。回眸不語拈花笑。一夕都生離恨天。
駕鳳閒來碧海濤。霜柑偷食近千林。都因橘債償難滿。強得天公爲雨金。
玉妃兩兩鬥新粧。騎鶴公然下界翔。卻灑黑塵迷世眼。不教親切見衫裳。

童顏如玉髮齊肩。自守丹爐五百年。騎得石牛偷下世。一生不願做禪仙。
怪得雙成玉手溫。搏桑三日弄朝暉。鯨魚死後滄溟漲。添得天南綠一痕。
嶽瀆羣神賀正回。玉皇高拱坐層臺。虛窗亦養紅鸚鵡。慣述人間瑣事來。
無多識字便成仙。香案惟留易一編。詔取洛陽王輔嗣。茅亭重與論先天。
上方光景若飛煙。臺殿空明徹四邊。三十一天無月看。月輪只照兩重天。
憫旱

鎖日帷車坐。偏愁雲氣晴。客行殊望雨。敢說爲蒼生。
兩歲多憂旱。山田赤地多。到秋霖雨集。瘠土更防河。
百車汲井華。綆斷水亦竭。辛苦野人言。殘冬已無食。
三月黃花少。蓬蒿積菜園。殘燈山館夜。殊復愧傳餐。
嚴侍讀長明屬賦歸求草堂十二詠

思話軒

我愛思話軒。默坐久無侶。香草一尺深。秋蟲自相語。

冬讀書室

寂然冬讀書。一夕抵一歲。若及三十年。便足一萬載。
知白齋

坐臥知白齋。萬卷閱金石。墨氣升作雲。寥寥室生白。
過雲室

一室名過雲。籤軸紛滿架。掩卷看青天。雲生亦如畫。
蒲盧學舍

學舍名蒲盧。萬事取相類。只恐劉眞長。當今本無輩。
知魚檻

濠梁靜觀久。自謂能知魚。魚相忘江湖。豈復知有余。
賓竹廊

長廊列篔簹。此君無不可。他日或生孫。大父行屬我。
目聯臺

言登目聯臺。四望各百里。身世忽若浮。大江流足底。
茶塢

我尋茶塢來。茶味如在口。倘欲邀狂生。壚旁合呼酒。

兼山

拳石有山名。石勢殊卓犖。如許山不看。出門遊五嶽。

白兔泉

泠泠白兔泉。石闌高一尺。倘值梁王賓。應繙兔園冊。

小香林

寒深香意遲。夢破花枝小。無數鶴飛來。江南春正曉。

孫大自句容來貽我二石刻喜甚各賦一詩

吳衡陽太守葛君碑

君歸止三月。我夢已百回。君來打門夢初破。破夢示我孫吳碑。我聞黃龍年。赤烏日一縣。神仙都姓葛。麤沙大石人棄之。取以作碑奇字突。鴻臚冷卿倘哲昆。南海傲吏稱文孫。羅浮章上罷官急。遠遜衡陽政聲立。試問鄱湖酒一甌。何如句漏砂千粒。君不見葛君碑。在縣西。縣南英英祀達奚。縣南有達奚將軍廟。莫能得其本末。將軍夜半過太守。賀爾石傳名不朽。

梁天監十五年井銘

祇園近小池。一雨沒深井。井在句容崇明寺側。余乙未年客句容與孫大等時遊焉。我看紅荷花。時餐井華冷。井闌危坐無虛日。詎識足邊奇字出。孫郎爲剔百年苔。楷法稜稜三十一。蕭家半壁江山麗。塔高參天井入地。寺有塔甚古。相傳六朝時建。清和月後天驕陽。千乘萬騎來皇皇。淨名釋後兼好道。去訪宰相華陽岡。此時淮堰成逾月。梁書天監十五年四月淮堰成。萬井森森植楷骨。仁心詎惜五州民。卻憫居人道旁渴。茅山道士鳩工徒。作井十五遵臺符。一亭覆一井。一井深百尺。行人如願飲甘泉。宗廟反憐非血食。尋源知味不可忘。欲蓋石屋名蕭梁。興亡一瞬中。都付塔鈴語。更喚井底龍。亭前作飛雨。龍言守石已千年。奇石旣顯龍升天。

胡民部文銓蔣公子光世招飲相國寺

已拚泥飲度蕭辰。紅樹前頭忽覺春。偶語乍來窺檻鵲。高枝偏隱上樓人。相看舊雨都如夢。更展屏風已隔塵。幾曲豔歌歸去晚。碧流離瓦綻星辰。籠街紅燭照歸鞭。書記平安有報牋。天放薄寒醒宿酒。人傳太白是真仙。隔坊宛轉猶聞曲。上馬憎騰祇欲眠。明日戟轅傳勝事。哦詩聲徹曉鐘前。贈陸民部鐘卽送入都

去秋同侍鹿鳴筵。二百人中最少年。通籍早司金穀重。趨庭還羨采衣鮮。機雲洛下東西屋。韋杜城南尺五天。今日送君春正好。青門遙望紫絲鞭。

聞謝大令聘由固始擢守鄭州卻寄

太傅園亭我下帷。早年蹤跡鎮追隨。綦爭別墅心尤競。詩學春坊格未卑。王庶子大雀。爲君房師。製錦乍來遺愛里。

栽棠留伴叔敖碑。同官尙有吹笙侶。留滯天南報最遲。謂屠大令紳。

自密縣至登封謁嵩高山留山下三日徧遊嵩陽書院及少林寺回塗訪三石闕

中牟及鄭州風黑已三日。行經大駟山谷險忽距轍。天青被原野。氣候亦殊別。十里輒一亭。穿雲到新密。山光時破碎。風捲出林栗。一谷石若羊。高下嚙馬膝。地肥巒翠暖。村叟袂衣出。馬尾別大駟。馬首揖太室。洗眼洧水濱。看山庶真切。

四面各萬里。茲山天當中。言尋古圖書。名號有獨崇。足踏河洛流。背與三塗通。赤日照上方。正如心在胸。誰云無神仙。軒昊已築宮。天帝湯沐饒。嵩陽與登封。自非雨露殊。何以歲屢豐。是冬大有年。不見長松枝。亦扇

天門風。

登封壇處南。外方祠在北。惟留少室峯。割作化人宅。少林寺在峯下。祠前一株柏。屋外太古石。言從天地始。便已

挺孤直。軒轅雨七晝。堯代雪三尺。倘欲與細論。長風閃林黑。太室少室闕。開母季度銘。茲文在世間。一字

一列星。我來遊嵩高。兼謁縣吏庭。覓得數搨工。南北敢暫停。如猿升松梢。先剝苔蘚青。聞聲不見人。墨汁

樹杪零。三日始畢工。爲文謝山靈。字既徑寸奇。文亦比六經。牛車馱百張。回鋪草元亭。

自少林寺攜僧欲登少室峯以積雪不得上還憇子晉峯待月

山空無定影。雲白亦疑花。坐待轆轤月。聊烹煖院茶。曾聞餌雲母。誰解贈丹砂。五岳此遊四。還家鬢未華。

余曾謁真定恒山及六安霍山。壬寅秋復陟太華與此而四。

送王大令復之官臨漳兼寄楊州牧芳燦伏羌徐州倅書受太康

函關西去川原古。下第六旬行役苦。余以甲辰報罷後入關始與君訂交。是時君爲短主簿。夷門東來景物澄。河浪三月方

飛騰。是時人呼鬻縣丞。君才作賦尤可傳。景龍才人王子安。競爽遠有楊盈川。卽論詩筆亦擅場。鄴下首

湖登樓王。作配乃有徐偉長。梁園賓客嘉書記。才子爲官亦遊戲。卻被人呼作仙吏。君不見神仙吏。不可

忘。楊伏羌。徐太康。王臨漳。

戲詠玫瑰花

芍藥花嫌小。茶蘼香較濃。連宵枕函裏。開得一枝紅。

偶得五百字酬景方伯安柱贈之作

五年客京師。五年客西秦。十年亦何益。頗與載籍親。昨來遊梁園。編校事亦殷。雖依尙書居。一面或數旬。

貪讀終卷書。久立門外賓。盤盤齋西頭。乃與公比鄰。君前官按察時。衙齋與節樓比。識面雖未嘗。吟聲日相聞。前奉一卷

詩。未讀已束紳。開帙贈友篇。古意何溫醇。我雖未面公。已晤公心神。豈惟識公賢。公友亦絕倫。方今富羣

才作者日以新。誇多而鬥奇。如鳥爭鳴春。若論性情詩。當代無十人。昨來喜雨篇。憂國何諄諄。民之饑渴。懷乃若在一身。聖人垂衣裳。周覽靡不臻。惟茲大河南。民俗庶可淳。疇咨雨暘區。責此司牧臣。溫溫今尚書。百族依其仁。抑聞爲治方。寬猛得並伸。推誠固宜先。條教慮勿違。自非束吏嚴。曷表于物勤。此方當河衝。水旱又已頻。調劑幸垂思。蘇此十郡民。明明哲人言。芻蕘亦諮詢。吾儒道無方。詎敢分域畛。值昨憂旱災。露坐每達晨。雖無牧民責。憫此俗痛呻。又聞垂空言。不若實意存。元公生中唐。疲俗善撫巡。春陵詩一章。字複語句陳。不妄作一言。言言盡真純。重之如典謨。敢並詞客論。期公亦如斯。古治藉以振。立言非徒然。六籍乃本根。公行擁麾幢。我亦邦國珍。各望致遠謨。貴在質有文。廿年客諸侯。利弊粗得分。前蒙相公知。謂大學士英文肅公謂可軼輩羣。相公居東華。于公世婚姻。我行讀公詩。宗法倘可循。公才及前修。況乃性行真。感激贈一篇。交誼賴以敦。行當計吏偕。千里馳短輪。方其未屆塗。先欲一掃門。傾心于所知。拂拭衣上塵。公其佇清聽。含意庶畢申。

戊申社日送友人至河北

去年社日風。鼓浪渡河北。今年風更峭。捲卷送行客。梁園作客無可誇。春半欲過無春花。昨升射圃望原野。青草不見餘黃沙。狂來濁酒誰能捨。更逐兒童趨里社。丈夫志業亦區區。割肉聊同宰天下。

杏花四絕同方五正澍作

倚牆臨水只疑仙。豔絕東風二月天。要與春人鬥標格。有花枝處有鞦韆。
春陰薄薄霧濛濛。魂在江南細雨中。千朵冷光看不定。辛夷花北柳枝東。
春當好處鎮無聊。自向簾前理玉簫。手把一樽歌一曲。紅顏祝過百花朝。
十年騎馬曲江頭。拂袖籠肩憶俊遊。畢竟植根高處好。占他天外小紅樓。
開封寒食懷里中。勝遊並記壬寅癸卯看花章。曲之勝漫賦二十截句。

賈卻黃壚酒滿卮。破愁聊飲半春時。東風吹得沙成海。不見江南雨一絲。時旱甚。

沙堤高比鐵浮屠。不信經時草未蘇。七百年來理春夢。閒窗私展上河圖。

才人豔說李深之。束髮能題七字詩。一事至今忘未得。賣花聲過晏公祠。末句余童
年作也。

枕溪樓閣水迢迢。租舍南頭巷北條。半樹桃花一雙燕。與鄰家共
之故云。十年同住裏河橋。

閒來時傍女牆行。半里蘇蘇草欲平。蝴蝶滿樓人不信。日烘花氣上春城。

經旬曾未踏蒼苔。杏樹花疎欲替梅。紅到枕邊驚夢醒。一枝揜破紙窗開。

溯流歸去路偏賒。欲到溪南被柳遮。時有鶉鴉啼一兩。墨雲如夢罨千家。

辛夷含玉柳垂金。襯得簾前一片陰。渾愛曙光初破處。遶闌來看百花心。

短短疎籬曲曲塘。過橋十步破雲光。春衫不上梨花影。只覺月明衣袖香。

一拳奇石構幽居。小極攤書向午餘。何事鏡奩光不定。紫藤花影罩紅魚。
醉醒渾未識天涯。古寺南頭一徑斜。似有塔鈴傳細語。菜花黃徧那人家。
兩年頻讌曲江池。紅杏尙書是本師。知要傳公舊衣鉢。碧紗籠徧紀遊詩。
樂遊西去幾長亭。杏樹交紅柳接青。卻礙白雲無路上。南山屏是百花屏。
豹林谷口亂山交。三兩幽禽挂樹梢。與我一般無宿處。木瓜花覆舊時巢。
半日招提問路行。欲歸已有野僧迎。一峯才轉一峯出。北斗向人衣上明。
皇子陂前一徑通。藍輿三宿水聲中。小樓東面不曾掩。夜半月來花頂紅。
傷春筵上憶王郎。容我朝眠錦瑟傍。榆莢盡飄荷樣小。更無錢與買年光。
折柳傾觴日數回。班驩欲去更徘徊。送人一片南山月。穿到霸橋東岸來。
花時頻入少年場。兩兩遊蜂逐隊忙。悟後始知春意淡。沿溪都種白丁香。
被塵封處客難行。破曉愁聽粥鼓鳴。輕燕不來人跡少。客窗誰與證清明。
寄錢三惟喬鄞縣

昨聞急使到河干。珍重臨期語百端。念友心情成疾疾。著書蹤跡尙平安。閒中閱世誰先覺。夢裏聞君欲去官。繞宅太湖三萬頃。幾時同我把漁竿。

張憶孃簪花圖

花紅無百日。顏紅無百年。只有茲圖中。花與人俱妍。當時一笑春風闊。頭上好花終不落。可知花福亦修來。長得纖纖手。香握卷中小。立亦百年。不覺衣帶飄束邊。幽蘭無言露猶溼。花意人意交相憐。百年花尚香。百年人不老。題詩我憶卷中人。莫更錯呼張好好。

題夷門餞別圖爲凌上舍廷堪送友

三千食客都無用。四十斤椎乃有靈。風黑滿天塵繞地。欲從何處送秦青。雖云卿自用卿法。坐覺人愁令我愁。目送羊車出城去。柳絲五月已驚秋。

趙大懷玉寫經圖

小時一筆不得書。吾母教以分行疎。小時一字不能識。吾母教之先點畫。識從一字至九千。寫自一筆幾連篇。年華屈指心先悚。書欲如山筆成家。人言學術有淵源。我視庭闈若周孔。自傷孤露東家子。不謂君前亦如此。卅年文舉冠九州。可識從親授書始。白雲溪頭橫舍東。吾親若親昔過從。互依膝下問奇字。各舉傳記談如風。檐前風樹聲無定。不待孤兒讀書竟。生年不造痛亦同。六十三年月冬孟。吾母及君母葉三。下世又貽親望子以令名。我免爲惡慚先靈。卽論至性愧君甚。泣血寫徧千回經。吳門日昨來何駛。共並以十月。貽親望子以令名。我免爲惡慚先靈。卽論至性愧君甚。泣血寫徧千回經。吳門日昨來何駛。共展雙圖淚難止。時余亦以寒槩永。墓圖屬君賦長句。題篇不敢寫今稱。母但知兒小名耳。

七夕詞倣方五體

閉門三日雨無聊。聞說秋霖漲絳霄。若使天孫有餘巧。擲梭應已化成橋。
返船新到綠沈瓜。早汲銅瓶薦井華。佳節莫栽閒草木。牽牛花映女郎花。
商量羽葆日相過。肅肅長雲裊裊波。莫喚填橋舊烏鵲。好教精衛去填河。
紅闌小極戶常扃。只看銀河眼轉青。忙裏卻添閒意緒。拜完新月拜雙星。
題仕女屏風

尋幽徑有三更霧。小病人如四月花。胡蝶影多簾影少。幾回隨夢入西家。
怪來書味上春容。校得仙經意乍慵。不信驗他雙指爪。粉痕猶淺墨香濃。
三年渾住宋家東。一語嬌羞尙未通。他日曲江亭子上。借他簪鬢一枝紅。

徐孝廉嵩芙蓉湖上讀書圖

有峯三十六。都接海天青。爲要魚龍聽。先繙嶽瀆經。鏡收千樹綠。鐙借一湖星。
莫厭春蔬淡。時餐雨脚腥。嚴侍讀長明平生樂。雨花岡二忠祠。竹木之勝。沒後適權厝於此。其子爲圖。乞詩因賦此篇。
梅花如雪開朝暎。昔時翩然來叩門。山僧驚起款尊客。石上煮茗春泉溫。
佛樓花謝剛前度。遺魄偏來賞心處。山潛行脚尙未歸。返使先生作常住。
梅枝垂實葉暗廊。琉璃一鐙綠到房。闌干幾曲助風勢。總帳瑟

瑟生新涼。萬言結習難忘卻。真見唵聲出樓角。可知此客不尋常。三護鳴鑾四登嶽。壯志方期獨擊鷹。赴書已附西飛鶴。枉憶春風去住舟。癸卯甲辰間與君先後回江南于路相左長懸夜雨東西閣。謂同遊紫閣白閣君不見。雨花岡南坡草青。前後車馬來無停。先生高臥事亦得。不見墻外勞勞亭。

黃通守易訪得漢武梁祠堂石刻聖賢畫象既爲亭覆之又繪訪碑圖索詩

高平石刻皆雲烟。千載復見嘉祥阡。平原武安吾不識。得姓要在西京前。大河南移川變陸。削石棱棱數間屋。不隨巨浪入滄溟。中有聖賢牢置足。四百餘字漢八分。句字樸棟如皇墳。以之持較李剛刻。四角但少龍鱗文。訪碑客至何瀟灑。拓地爲碑營大廈。道旁錯認魯東家。一車兩馬栖栖者。

八月初九日將赴楚中童少詹鳳三邀同張學使燾崔編修景儀趙舍人懷玉蔣上舍齊耀預至吹臺登高歸飲寓齋卽席賦別

人生擾擾東西走。快意登臨亦何有。梁王城外亂雲飛。天預商量作重九。翰林仙人張別筵。邀客先上層臺巔。五車聯尾出東郭。七騎矯首來雲邊。紅沉綠暗青林表。人亦踟躕若飛鳥。中臺陡接天半風。吹斷語聲空際裊。歸來酒腸誰最寬。詩老昨幸留餘歡。謂張學使一時忽得兩短李。崔趙何處可覓詩方干。時約方五正對不至冥濛樓閣鐘聲細。清夜淹留賞心地。遊客鄒枚讓馬卿。酒徒毛薛依無忌。卻憶三條樺燭人。時正局院試青衫白纈雨如塵。名經我愧身非佛。作賦羣推腕有神。少詹及舍人皆以召試通藉勝遊一夕聯吳會。別後萍蹤復誰在。明

日朱仙鎮上眠。先商黃鶴樓頭醉。時少詹亦將遊楚

中秋夕自尉氏至朱曲途中玩月作

四望各無際。疑行萬里沙。碧天微有影。初日定輸華。露采驚棲鵲。雲光發檻花。此時心跡冷。誰復夢思家。
中秋夕三鼓作

林露下千點。砌蟲鳴百端。此時羅袖影。一一上闌干。佳節異鄉好。清輝徹夜看。延回思往事。坐久不知寒。
自樊城渡漢遊峴山歸謁羊杜二公祠作

我從南陽來。欲飲襄陽酒。秋霖三日不暫停。馬足泠泠挾波走。還攜梁園客。遠上樊城望。昨日秋風捲地來。一條漢水浮天上。襄陽城北樓正開。放艇若從天際回。城樓高與柁樓對。無數山綠衝帆來。松楸連綿十餘里。客到寺門山忽起。昔聞峴首今始登。一石真堪入雲裏。可憐好景輸後來。削壁點上千年苔。紅闌干落一江水。白日照舉堂中杯。當時幾掬西風淚。更值山公百回醉。寥落征南身後名。何如眼底杯常在。習家羣從噪一時。我知葛彊亦可兒。滄桑陵谷幾回改。何處可覓山公池。白雲茫茫一千頃。曾照前賢角巾影。羊公遊後渺無人。秋草荒寒沒人頂。山前一亭昨復傾。騎馬上與浮雲平。難追國士濡頭飲。亦愧英雄脾肉生。一碑橫眠一碑側。石上摩挲感今昔。百世來分風日佳。一編欲正春秋癖。時著左傳話歸路憎騰醉不辭。乍醒還謁二公祠。可知此客今無輩。放下高吟峴首詩。

隆中諸葛忠武祠

遂有經時臥。知逢漢德終。地當天下險。山卽宛中隆。蜀國望難極。沔江流不窮。蒼茫墮清淚。知不爲羊公。
九日雨中飲楊進士倫江漢書院齋舍卽席賦贈

堂中書百堆。門外雨三尺。堂裏讀書人。修髯新若戟。前時別君處。七客揖馬鞭。歲月苦未多。兩復地下眠。
謂莊舍人選宸君思武昌魚。我饌終南鹿。食鹿苦鹿肥。還尋渭濱竹。首春寄君札。八月無報書。聞言楚水

高魚蝦自登廚。我乘東南風。鼓此接天浪。帆落卽訪君。疑君坐天上。讀君五年作。飲我九日觴。腹笥旣已富。修髯有時張。轉思三十年。交君及君弟。君弟亦服官。
時君弟官從舉
州判官適至自知吾老矣。無言契闊久。且喜會面初。兩心苟相親。天地不得疎。

道中作

亂峯高映斜陽赤。谷裏人行已深黑。溪南新月透山來。千朵白雲不遮得。東西秋水隔一村。跣涉尙喜山泉溫。山村樹溼昨宵雨。石屋冷泠出蠻語。

黃鶴樓

黃鶴磯前黃鶴樓。到來一笛欲迎秋。神仙蹤跡成長往。吳楚江山此上流。帆影靜排千雉堞。櫓形飛控兩雄州。支頤我正東南望。卻有雲生碧海頭。

仙棗亭

纔泊金牛港口沙。上山亭復做浮槎。真疑楚國萍如斗。誰識仙人棗比瓜。白鷺雨餘飛急浪。紅闌天半放秋花。談深我亦饒鄉思。時值里中舊友百椀頻澆陽羨茶。

月夜再登黃鶴樓。憶尙書師荊州。

上城已有角聲催。曠黑窗櫺信手開。十月魚龍先入定。三更烏鵲自飛來。巴人路向雲邊出。楚國天從盃口回。誰斂庾公樓畔月。不勝清興待銜盃。

種菊

古人愛深黃。今人愛淺碧。豈惟人事殊。花亦悵今昔。今晨買花至。隙地種盈尺。百種盡棄之。聊存花正色。清泉日疏灌。間以數奇石。倘訪泉明居。沿流卽彭澤。

食蟹

江客嗜飲江。烹鮮及菱藕。無緣傍江住。常復面山走。茲來愜心素。百步距江口。江水照讀書。江船送春酒。武昌魚既好。鄂渚柑常有。右手留校書。持螯還左手。

黃鶴樓送史上舍善長至南昌並寄王方伯昶

蜻蛉舟。黃犢車。爾不如仙人。陸行有黃鶴。水騎亦鯉魚。豫章城。武昌郭。仙人不如爾。朝登武昌之飛樓。夜

宿豫章之傑閣。一樓旣參雲。一閣復接天。洲前鸚鵡喚客不能住。閣上螭蝶飛舞開賓筵。司勳詩筆王郎文。我優爲之何論君。成名當世偶然爾。拍手笑殺神仙羣。神仙舊侶吾能識。方平牧羊今作伯。有時耳傾彭蠡百斛濤。手拗匡山幾方石。明月湖光一碧。百花洲香四塞。與酣容我倒玉山。不然爛醉從君校金石。
方伯近著
金石集成

送蔣孝廉知讓歸江西

屋角新月明。送君在今夕。君言歸故里。營家有期日。一奴一馬縛兩羸。千里冰雪高嵯峨。黃塵飛盡綠波出。卻上黃鶴同高歌。
時楊進士倫主講
武昌君言當訪之君家兄弟今無輩。百歲相知亦何愧。知君念我當有時。啓戶來看

九江水

爲張孝廉鶴題鳥巢風雪卷子

枯楊聲已悲。夜烏啼不歇。男兒處窮海。十日九風雪。朝烏催讀書。夜烏催閉門。枯楊作薪爨不溫。老屋還倚枯楊根。去日長。來日短。夜烏窺人顏色慘。讀書成名何足言。不若識字依親前。君不見。兒行不離親。鳥飛不離樹。鳥巢呀呀能反哺。失母孤兒哭何處。欲望重泉作歸路。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卷施閣詩卷第八

靈巖天竺集丙午至己酉

跋英文肅相國所藏錢文敏詠物詩卷子後

故紙方三丈。尙書五字詩。九原悲宿草。七客有餘思。是日集余風雪授經堂者七人同觀是卷。箋寫就。烟雲過

眼時。猶慙門下士。亦辱相公知。余爲文敏門下門生。夢堂相公見待亦多異數。

入值同趨朵殿偏。匆匆落墨寫陰牋。曾攜暖翠浮嵐上。夢堂相公藏書畫閣名暖翠浮嵐。忽寄閒坊冷巷邊。文敏幼弟維

得之坊市上。時相國下世甫數月。小友忘年情愷惻。兩家多故淚纏綿。相公詩格尙書筆。當代何嘗有後賢。

丙午二月十日借錢三維喬楊大夢符等元慕探梅作

停帆及山椒。雨點忽破夢。東風來林間。春衣香氣重。尋山三折至一亭。樹梢微紅雨脚青。山光雨光乍零

亂。薄暝花紅出天半。空林黃葉時。一零木葉盡。脫花含馨。全湖香氣收欲盡。時有孤客揚幽舲。白雲不在

天。碧霧欲沉水。一片溟濛盪成海。危瞻花路復百盤。瘦影先憐幾人在。時錢君備崔夫人等先在。花光如月澹不分。松

翠入戶團幽芬。繞花百匝不知厭。可惜下有春人墳。時尋明張靈墓不獲。持千觴。揮百尊。不飲已慚花下人。來聞曉

磬聲。歸及晚鐘動。春泥深深鞋沒縫。十里回途花作街。

贈崔三景侃二首兼寄哲兄景儀都下景儼劍門

客兒微子本齊肩。未向衙齋識阿連。今日西堂賦春草。懷人蜀道上青天。難兄執筆趨蓬觀。小弟裁詩壓綺筵。三處離愁一杯酒。夜寒聊與對牀眠。

會訪疎梅徑石橋。錢郎度曲蔣生簫。

謂錢大令暨蔣上舍陳尊

閒愁歲月過三十。如夢谿山似六朝。五夜衾裯交燭淚。

一句衣袂未香銷。穠春正好須歸去。且莫風前折柳條。

由淨慈寺至龍井道中作

離湖始入山。一徑青裊裊。土風殊清淳。花比桑麻少。人家嵐氣重。屋角出青草。馬上人影高。窺林撫巢鳥。空外山雨來。方嫌出門早。

龍井小憩

昨夜月沉前灣。朝來白雲不閉關。款關僧少復誰伴。白鷺引客來前山。山巔一亭高百尺。峯後峯前勢相及。行人天外忽舉頭。一谷石奇都欲立。

冒雨尋三生石

一寺雨松梢。零天半樓閣。開青冥三生。寺邊石如屋。我坐剝蘚看題名。山空氣候殊難省。冰柱檐前燕巢冷。春風開徧半山花。尙有半山紅樹影。

薄莫至湖上小飲

行人乍離山。山色已如夢。回聽南屏鐘。薄暝數聲送。衣單思中酒。春醪喜盈甕。漁人蓄魚處。引水漸成術。雙鯉欲飛時。全湖綠俱動。

錢唐舟次作

芍藥開雙枕。芙蓉刺裏衣。不知花是繡。蝴蝶上牀飛。

錢唐歸舟寄錢三維喬一首

昨來揖客津亭東。布帆如雲已挂風。春風亭前一杯酒。送客多于道旁柳。我行小別君遠官。十艇接尾衝波寒。虎溪橋頭住經日。塔影亭亭對波出。全湖雨勢閣上來。放艇忽欲尋疎梅。梅枝高寒雨聲急。倒著羊裘雨中立。攜花滿船夜不眠。花底裙履皆神仙。時崔夫人亦借往。我船載酒獨欲前。更有一艇鳴幺絃。幺絃初斷笛聲起。白鷺繞波飛不已。哦詩聲細出舵樓。更放健筆圖清遊。時方作聯舟雅集圖。快哉風帆不獲收。一日一夕來湖頭。湖雲正好湖月輝。惜爾遠宦余仍歸。五年回首別孤嶼。夢度江波逐君去。君行送我一惘然。何日更放梅花船。君不見。故人十輩多爲吏。誰爲梅花決歸計。

送楊大夢符至東平書院

巷南春泥深一尺。知爾欲行行不得。杏花枝頭春日晴。爾今別我有遠行。欲行不行奈何許。隔渡先聞喚

船語。莊生

莊四

玉立北岸偏。瘦影已過溪橋前。趙家兄弟巷東走。拂盡垂垂道旁柳。沿溪送者三四人。日

日痛飲酣青春。青春回首六十日。與爾同舟及旬月。忽然疑我欲作仙。著脚萬樹梅花邊。忽然疑我欲出

世。百尺厓邊悟無始。看花十回月五回。更向西浙看山來。山花流紅照杯酒。碧月蒼茫墮湖口。茲行樂事

無不有。十舫義集集良友。樂亦既已極。別亦不必嗟。劉安鷄犬亦同徙。羨爾一舫攜全家。此時只憶城東

門。桃枝李枝將放春。莊家筍足酒亦溫。可惜眼底皆離人。時蔣大齊耀將赴選。盛二樽大入。都補官。趙大懷玉亦有浙西之行。作詩寄耀崔

兼與瘦錢說。年荒花好難久居。我亦清明挂帆別。

花朝日訪袁大令枚江寧。卽出隨園雅集圖索題。因賦以志別。

生年雖後可不慙。圖中五君識者三。吳門尙書年近百。艤舟亭邊亦相值。沈文慙我讀尙書篇。已識袁尹

賢。白門深秋一相訪。苦說詩人惟瘦蔣。蔣心餘騷壇落落此數翁。若論文筆尤推公。圖中少年昔驚坐。州

陳倅此日鬚眉已如我。公前罷吏學閉關。卻有謝傅遺東山。後先居山兩安石。公不爭墩名自敵。儵然松竹

倚北原。因憶主者名隨園。園本隋織造所。卅餘年來執牛耳。不到茲園名不起。公自言名士未偶然落筆

貌昔遊。歲則乙酉時清秋。園林疎疎風屑屑。已覺尙書履聲出。彈琴既無絃。垂釣亦直鈎。少年落紙不肯

休。我見識是非常流。此詩此畫誰能逮。出筆都憐才蓋代。南北詩人十數公。卷中如莊滋圃。劉文定。尹文

文慙。彭芝庭。諸尙書均已下世。僅餘一老稱前輩。山中訪客當花朝。擲我一卷如牛腰。止留紙尾盈一尺。寒夜乞我來揮

毫。是夕大令留宿小眠齋外花光紫。窗前藤花甚開讀書讀詩愁不止。尙餘一客昧生平。掩卷來尋尹公子。圖中唯尹

公子闕未及謀面

道中遣懷十首

月館風廊望若仙。眼花濃笑髮齊肩。讀書燈下匆匆見。此事分明十五年。
欲歸清漏已迢迢。忽覺沿溪笑語飄。風裏紙燈拈不定。暗扶絲柳過紅橋。
長廊轉盡款幽房。鐙穗微紅月乍黃。天半忽聞金釧響。最高樓閣整衣裳。
私理銀瓶汲井華。個儂薄醉未回家。鸚哥欲睡人還立。團扇親拈自煮茶。
看星歸去已匆匆。早闔園扉怨小紅。贏得夜深談往事。一雙人立雨絲中。
春波東去逕西斜。紅杏枝低戶半遮。垂淚別他雙燕子。烏衣巷口欲移家。
酒溫香膩乍魂消。月采冥濛隔絳綃。早有玉人傳細語。百花生日是今朝。
團團月扇放簾低。對面梳頭背面啼。故倩旁人說春夢。自來庭北剪棠梨。
夕望征帆已百回。模糊明月上梯來。梨花一樹宵無影。卻傍人人素袂開。
往事怔忡一夢中。欲滅清淚寄東風。可堪行到無人處。一樹桃花著意紅。
秦二世泰山石刻止存二十九字在泰山碧霞元君宮乾隆戊午年復燬于火榻本甚少今夏黃州倅易

構得一本寄孫大因爲賦之

昔者東海神。照見秦山火。惜哉篆法存。竟值爇燔禍。神人嗜古理則同。急雨已下元君宮。碑雖不存紙本出。光焰尙燭秦封中。我聞漢家重六經。丞相半武夫。秦人棄詩書。當國悉大儒。咸陽門邊呂覽收。秦山碑旁斯篆留。一摩巨石衝天上。一抱遺經入黃壤。爲陵爲谷倘有年。碑石沒地下。遺經出人間。經學旣大昌。籀法亦可窺。人摩一本日觀寫。豈數丞相東封碑。斯言雖狂由激發。且寶斷碑臨萬札。君不見欲將一字比一星。二十八宿應添伐。

童上舍鈺所藏晉太康五年買地菑歌

大男楊紹買地菑。太康五年歲在乙。文云九月廿九日。黃滕闕澤北瞰湖。古名今地勘不符。今爲山陰十七都。湖嘉靖中山陰十七都人耕地得之乾坤六合甫歸一。日月四時須作質。瓦尾更言如令律。可憐青蓋飛前年。四十三郡登降賤。當時曾不費一錢。太平土價高于玉。買土爲墳傍山麓。四百萬錢稱賤鬻。土公當日疑有私。賣地不與天公知。故列證佐詳年時。前孫吳與後司馬。劫後山川餘片瓦。光欲流虹手難把。童君好古無一田。一瓦乃直二百千。抱瓦日向高齋眠。瓦文棧棧六十字。不及質君真恨事。采入晉家置域志。時著東適置域志適

成。新中黃滕闕澤諸地名。悉采入山陰縣下。

青門送別圖爲史上舍善長賦卽送歸吳江

渭城西去青門東。古今送客愁不同。咸陽原邊馬行少。只覺客從東去好。去年別青門。今年客梁園。梁園爲客忽不樂。放眼歷歷思秦川。幾年君向何方住。君久客甘肅卻望秦川作歸路。貪看削雪萬重山。行到斜陽最西處。東西歷盡詩一囊。已抵陸賈千金裝。吳江楓落句雖好。何似變體吟伊涼。讀君詩完飲君酒。七尺憐君好身手。麈衣浣向海東頭。飽看日上滄溟流。

送邵祕校晉涵入都補官

君行不得行。一尺大梁雨。流潦衝夷門。街泥積如許。大梁雨足欣有秋。君雖不行我夷猶。廿年三度與君別。被酒歷歷追前遊。逢君乃研經。逢君乃注史。當時苦說兩少年。只惜黃郎已前死。仲則騎龍弄鳳戲里閭。斬蛟射虎節不拘。性情至此忽一束。細校科斗牋蟲魚。讀書識字居然異。長句猶能矯奇氣。大龍山下別君時。千六百言君倘記。辛卯壬辰與君同客安徽學使幕後于懷寧城下相別各爲詩八百字以贈焉壬辰三月上巳筵。江水一樓詩一篇。我畝白恰方詠月。君著宮錦行朝天。長安米貴居偏易。蓬觀爲君著書地。宣南坊外三斗塵。一客入門驚故人。故人久別儀容野。日倚陳編與傾寫。已看貴紙寫南都。君時著宋南都事略及爾雅正義尙少築臺名爾雅。十年哀樂事亦同。往往相左紅塵中。丙申夏君奉諱南歸訪余于里門不值是年冬余亦還太孺人憂及甲辰春入都訪君又于三日前奉太公諱南下不及見矣梁園握手亦意外。濁浪飽吸餐炎風。河流拍枕朝難醒。官燭燒殘夜忘永。蠹魚窺客客不知。雙鬢都垂二毛影。盤盤萬卷縱堆窗。只覺逢君氣早降。禮堂若寫羣經定。君署南江我北江。君據漢書地理志許君說文定分江水從餘姚入海因自號南江余亦據地理志

陵北江在北東入海因顏其草堂曰西齋北江云

黃州倖易得漢石經尙書論語拓本殘字共一百二十七因自繪象于後索賦一篇

陳留中郎真大儒。六經能以一手書。一手書後萬手模。太學門外車填衢。闕堂皇皇三百尺。日月入之光

欲奪。當時共喜聖籍尊。可惜偏遭漢家末。碑成不遺麤鱗馱。預恐識字驕龜鼉。惟應儒者得觀覽。證以師

說無差譌。六經之文萬萬古。水湍火滅均可補。周篇秦已值祖龍。漢刻晉還逢石虎。水經注石虎載經于陝津沉沒大河

左右地可觀。掘土尺許皆琅玕。魏安僖冢逸書出。唐御史府遺碑傳。宋初開地唐御史府得石經十餘石此經此本誰所拓

疑古疑今日詳度。八分縱異石室體。一字已勝稽山閣。論語碑較蓬萊閣刻本由誨下多一數字黃君是年三十四。尺璧換來

殊不易。賞音不啻鑿下材。寶墨尤逾枕中祕。吾儒策勳亦可哈。詎有麟閣兼雲臺。研經半世貌逾古。畫像

且復登蓬萊。虛堂六月消暑色。且借此碑讎隸釋。中郎中郎不能值。我見虎賁三歎息。

送沈秀才思誥回浙中就試

三日檐漏聲。正慮大河決。沈郎馳征車。乘此疎雨歇。一奴鬚蒼然。一馬色驪栗。亦有酒一杯。迎門且言別。

歸裝不憂儉。萬卷深壓轍。八月天地潮。排空試詞筆。吾鄉窮令尹。錢大令維喬望我一書切。軍門亦吾友。陳提督大

用。天上吹觴策。君行倘相值。定復詢消息。爲言頗善飯。暇即耽著述。去去弗復遲。沿途有新月。

吳大令錫緯以二月抵大梁卽奉檄勘賑西平遭疾遽卒亮吉等斂金相助至九月旅櫬僅乃得歸率賦

此首哭之

夙交君叔賢昆。

予與君季父祖健及仲兄繼緒素相契。

相識方欣萃一門。濟水南來曾鬥酒。

辛丑夏予下第。備崔吉士儀赴陝中。時君在臨清樞署。

留飲。

大河東去與招魂。夢爲蝴蝶同飄忽。

昨夢君及莊同年。選宸莊爲生與蜉蝣競。且昏更向邗溝尋舊。

一。日。大。河。東。去。與。招。魂。夢。爲。蝴。蝶。同。飄。忽。

君表弟時下世已一年矣。錢伯謹仲默升之守之。唐介石在茲。

耳。二。人。

送汪秀才頰堂歸錢唐

琴堂曉日列長筵。執卷呼名始得前。

君厚人邪憲曾令陽湖。予始應童子試。即識君。我傍土牛依砌下。君騎竹馬出簾邊。論文尙

記三千十。

時二縣應童子試者至三千人。

此事多應二十年。今日送君惆悵甚。使君墳草已芊芊。

喜楊大芳燦至大梁即送入都

十年復一面。萬里各在胸。重來酒壚邊。恨已無黃公。

謂仲我方強仕歷九州。尙恨未極天西頭。君才早宦

原非過。僅得一城如斗大。花門接面昨負恩。城大如斗真思吞。升平本乏邊塞績。小醜乃建君奇勳。手揮

稜稜萬言檄。左手更兼能殺賊。城頭一矢落一人。餘者不敢來爭門。飄然望君一千里。

時予客西安。

日讀軍書爲君喜。丈夫事業豈偶然。頗恥僅以文章傳。等身著述亦何有。我抱壯心看北斗。涼秋九月集大梁。左蔣

並在寧辭狂。

時左孝廉輔。蔣上舍青曬。適皆以事至。

此時頗復憶孫楚。謂淵爛醉尙滯華陽岡。眠遲消盡雙紅燭。別久話多

還抵足。尙書愛客知客狂。夜勅齋廚餉醞醖。一句送爾城南臺。倘得殊擢君還來。君不見。吾徒會合真無幾。更隔十年愁老矣。

乞梅詩投左二

故人齋畔樹。植我小池東。他日花開處。如君笑口紅。
疏池貯科斗。搆石帶莓苔。預恐秋窗寂。先移春樹來。

卷施閣落成偶賦四首

我非一世人。世味本無泊。中年感孤露。顧影失棲托。故巢有時歸。戚戚寡歡樂。妻孥中道合。久對面生怍。衣食粗已完。聊爲事疏鑿。閒身置天地。非可自菲薄。臺佟忘世事。幽賞寄巖壑。藉此山一房。寥寥通五嶽。晨涼始讀書。午倦亦展衾。昔夢旣爲昔。今夢成其今。夢醒理未殊。安得分戚歆。昨者疏一池。貯水不欲深。安知旬日間。不復成雨霖。閒門晝常關。石古苔氣陰。積卷貯石旁。一詠兼一吟。掩卷忽慙然。此意難復尋。迷陽花斷腸。卷施草傷心。傷心以名閣。淚下露衣襟。

東鄰啼鶉鴝。西牖蟬噪柳。忘機一延佇。物態欣有偶。茲晨風日好。爲具約吾友。豐歲慶有期。先秋富蔭藕。雛童識南北。款戶速誰某。齊年居七八。大者顏未叟。各各徵所聞。居然足談藪。傾觴及終日。僅足盈一斗。中坐或慨然。年前失黃耆。

昔者慕著書。鉛槧二十年。傳世難預期。庶足慰目前。前年少尹亡。黃仲則檢討疾亦綿。孔楨約惜哉同心人。生命均不延。初日照屋閭。神澹不復眠。偃仰萬卷中。有若田大田。注史忘歲時。炎暑忽已遷。一雨斷往來。展卷晤昔賢。餘事非所營。庶以全性天。

七夕獨遊放生禪院兼至楊氏宅訪友有懷進士倫武昌

一院千聲出。風蒲葉葉秋。怪雲都上殿。野水忽平樓。石徑歲逾圯。禪堂昔未遊。夕陽真有意。穿樹到東頭。九株松檜綠。遙識草元亭。鄂渚客偏久。山房昨已扃。款門逢地主。佳節指天星。正好涼汀坐。相攜采素馨。

初八夜蔣太守熊昌招同人小集卽席賦贈

久別眞憐廢過從。舅家庭樹尙葱蘢。所居本余從舅氏故宅樽前秋思催春燕。天外晴雲挂雨龍。安志約僮刪徑草。閒心邀客鬥詞鋒。狂唵痛飲都成慣。不管前溪渡口鐘。

冒雨

行人未歸處。雨點黑如鴉。細路獨三里。秋原餘幾家。魚梁人波冷。荷徑送香斜。爲有年時舊。留賓過水涯。

郊宿

破牆南望處。十里月空明。秋露洗逾綠。殘鐘敲更清。樹疎涼意定。塔古夜光生。不覺心神寂。寥寥夢未成。

夜起

水南一燈明復昏。欲歸不歸夜向晨。秋花如拳挽行客。月露似眼迷歸人。流螢出門光乍小。徑密人行復披草。卻到橋西憇石欄。寒鴉噪客來何早。

早行

曙鴉聲一片。秋露洗高原。暗影驚谿樹。迷塗出毀垣。磬疎分寺塢。波響涉泉源。略徇危如此。松梢手欲援。

紅梅閣小憩

野人愛郊野。近郭行半里。紅樓出林梢。星壇入雲裏。因緣開北牖。半日坐難起。秋圃黃金花。空潭赤文鯉。

東郊憇劉氏花園

出郭閒行閱歲華。風光偏足野人家。涼生碧玉參天樹。秋到黃金布地花。小閣四圍巢燕棟。夕陽三面響魚叉。林園不欲窮幽處。留與閒時共鬥茶。

飲酒十首

人生天地間。各各私所有。未知室中物。屬客百年否。百歲非可期。得半亦云久。萬事取目前。沉沉飲吾酒。憶從墮地來。不識天上事。同儕應念我。久別及一世。飲酒或夢之。時時致沉醉。寄語區中人。無爲擾余睡。嘗嫌生世遲。千載隔鄒魯。不知更千載。我又成太古。詩文代相祧。視我卽鼻祖。所以勤著書。空言不無補。作客二十年。衣食知其難。卑身與周旋。不敢忤世顏。人事旣以希。飲酒輒閉關。頗哂一世人。苦說不得閒。

性癖喜獨尋。不避邱與壟。高原何蕭蕭。愛此木已拱。要知百年後。行者皆接踵。春到骨亦知。柯條節間聳。涼蟬飲清霄。下者口亦啄。物性饑渴同。飲酒人所獨。神明頓通徹。味乃勝食肉。所幸吾已多。東鄰酒家屋。黃生苦不達。飲酒或酒悲。孫郎庶通方。量復與興遠。吾皆與之交。泥飲輒不歸。一死一別離。行當徹尊壘。秋聲來無時。當戶鳴蟋蟀。夜短心甚長。沉憂逮朝日。卑身處天地。非敢計家室。百念集一尊。傾觴亦將噎。客有一寸心。抱此亦云久。妻孥不能知。庶可喻良友。悠悠二三子。悼歎莫吾偶。一世乏賞音。吾將寄身後。前日無好懷。昨又寡勝侶。今晨心賞至。檐外忽風雨。蠟屐雖已攜。塗泥積如許。感此復閉門。終朝杯獨舉。將至烏鎮。率成二首呈崔通守龍兒。

我騎竹馬甫成童。綠野堂開識寓公。

壬午歲于錢文敏公第中識君時甫成進士

裁句早甘牀上下。飲泉今徧澗西東。

君歷署金華處

州及烏鎮同知雲霄事業看兒輩。謂長君編修景儀夫婦神仙豔里中。若說通家較清切。伯孫榻畔拜扶風。

蹤跡愁邊與病邊。放懷應不受人憐。中郎才筆推前輩。太傅門牆記往年。謂錢文敏威鳳羽儀終就日。成龍腹尾盡升天。淮南賓客如相問。只我遲回懶作仙。

四鼓渡鶯脰湖

三更涼月侵。放棹復幽尋。客念此時寂。鐘聲昨夜沉。露翻千葉白。雲定半湖陰。只有閒鷗鷺。能知天地心。夜話贈蔣上舍陳尊二首

秋樹齋頭夜氣深。故人久別話升沉。黃金市上空求骨。白雪尊前孰賞音。循吏幸依崔不意。君客崔通守署中最久。

專家應學董無心。時訊董孝廉思嗣消息甚至。年來絕業誰能識。撰到清風與竹林。

二十年前共閉關。白雲谿上著書閒。曾拋屋畔撈鰕渚。君有別業在鵝蕩近屬人矣。卻買州南射虎山。君學人近買宜興縣南山數十

頃云十年後當獲其利。別日壯懷應少減。故家生計未全慳。何時得遂幽棲志。擬笛風前與往還。

新正二日太倉毛州倅大瀛招同鉛山張上舍舟歛方上舍正澍無錫鄒公子恩三山徑探梅卽席賦贈

六首

昨來世事繁。今晨賞心果。寧惟市塵絕。十里斷烟火。行盡落葉聲。寥寥花數朵。

衡門當道左。客至主人辭。園林非一所。樓閣掩經時。開傍宜春帖。離離紅亞枝。

合牖敞風樞。離堂開雨宴。陰晴花氣殊。深淺雲容變。猶斂向南枝。將無待春燕。

疎香不到處。山水足清華。曲澗流時斷。幽巖路忽叉。閒心聊點筆。元日詠梅花。

雙筵旣藏鉤。獨客時唵句。淺醉已學狂。欲歸猶未許。且上百尺樓。簾疎試春雨。

居然人慕蘭。毛君字又其故云。亦有字同楊。方布霧方誰學。談天口乍張。無爲勤遠送。揖別此花旁。

初二夕宿漢口聞爆竹聲不絕

漢水入江處。東西一道斜。五更喧爆竹。十里散飛花。已破早梅萼。還驚徹曙鴉。聊應當鄉語。淺夢乍回家。

確山贈金同年朱擘

故人爲此縣。幾載有賢稱。隱几書三尺。當門嶺數層。雨肥山郭蘚。風瘦驛樓燈。馬亦諳清況。衝寒只飲冰。元夕宿尉氏贈張大令大鼎并寄徐州倅書受

去歲中秋永

去歲中秋日往武昌送過此留飲

今年元夕寒。兩回明月好。都向此城看。邑宰幸同譜。盤餐聯素歡。遙憐徐

騎省。雲外倚闌干。

朱仙鎮元夕

鄭塞逢人日。朱仙值上元。殘燈依半壁。春夢入中原。月直危樓影。天連野燒痕。明朝騎馬去。又過古夷門。洪兒歌爲徐同年書受賦

尚之三十後生子。乞余命名。余舉前人之例。名以余姓。而以余名字之。曰孟吉。則因其庶長也。並作是詩。

昨來欲訪夷門雪。獻歲發春才十日。故人舉子乞我名。我名故人子不輕。我年始十三。六經都過目。書堂學咏新月詩。得句先令輩流服。爾來卅載饒憂患。文筆天人倘堪贊。我老雖漸晉始興。兒行何減吳元歎。字之以吉名。則洪富貴或過我。文章止期同。白雲谿北餘環堵。我有三兒健如虎。架上盤盤萬卷書。他時一半應分汝。

董生詩贈董上舍達章

董生賦吳山。指上立采虹。董生賦南海。舌本翻龍宮。我知董生由趙左。趙大襄玉不識董生才過我。我詩

往復頗不窮。不及董生句更工。我文亦饒氣。不及董生律尤細。董生知我我不知。直待頌徧千篇詩。哀君

愛巧大令。徐愛真。徐大書受。二者生筆皆能臻。不然何以天風海濤相間鳴。亦復雜出紫燕百舌黃鸝聲。董生

三十無世名。我吟一篇見者驚。還生詩編生自省。我在何能壓公等。

閹官詩

徐上舍均爲言乾隆壬辰年。其尊人某。官邢臺令。沒于官。喪歸至臨清。大風覆舟。一妹三奴盡斃。惟均子甫四歲。憑棺蓋得免。時奉天何士錫爲閹官。爲出錢募役。得曳柩出水。四人者皆爲藁葬。又賃屋居生者。數月。均甫自邢臺至臨清。得奉喪歸。暇日爲余述其詳。余感何君之義。爲賦此篇。

臨清閹。閹置官。閹官閉閹方一日。忽見天上來浮棺。浮棺誰。舊令尹。急溜失風船。沒板。一女數奴魂不返。漆棺浮處沉四屍。棺頂乃復憑嬰兒。漕船栽栽下水來。大聲呼閹閹不開。閹不開。衆皆詈。閹官倉皇掉其臂。三百閹夫聲若沸。曳棺出水兒亦蘇。魚腹奪出雙亡奴。漕船不前漕卒怒。拍手大言官得賂。官寧受取得賂名。爲德不卒非人情。奴行烘衣兒進粥。更爲羣棺賃雙屋。周巡一日至數回。越六十日喪方歸。君不見。何閹官。救人出死力。送喪淚尙垂棺側。竟與棺中不相識。

濟源謁濟瀆廟作並寄錢州倅姑西安

我昔尋淮源。騎馬至大復。濟源今始訪。尙未及王屋。馬頭星落日未光。天半忽然落太行。山形西上水東下。中有百里雲之鄉。雲鄉萬畝收常最。水鳥鷺絲時作對。開門飲水性不浮。頭上白雲還可戴。尋源入廟得數潭。酌以木杓殊清甘。坐思地脉出靈異。更有一源穿寺南。延慶寺西南有藻萍靜覺微風起。那識泉流及千里。不是天青落眼前。都疑赤日行潭底。殿頭斜交松柏風。碑頂錯落填青紅。九州三瀆得配食。北海一神成寓公。廟後祀北海神。水光沉沉走靈氣。飲水況兼知水味。點波縱乏魚眼紅。入饌復添萍葉細。土人以萍葉作羹。雛童道我行不休。出廟遠看珍珠流。土人指點復非一。我臥欲向山南遊。斜行卅里無平地。石觸馬蹄如斧利。車箱側坐作一篇。聊當西尋濟源記。我有故人官故京。萬言能辨濟爲榮。州倅以辨雅濟爲澁爲榮字之甚辨。何時並馬入河滸。應訝蔡河原號楚。

延慶寺

向西行一里。側耳水潺湲。古寺埋荒草。春風被北原。上樓迎雁過。遠樹避禽喧。欲抑飛揚性。時時酌水源。

盤谷寺

日斜來谷口。新月正東升。石壁餘千仞。空山祇一僧。品泉殘雪淨。當竈白雲蒸。照我歸途好。寥寥塔上燈。

盤谷寺東山墅題壁

我來百級盤空砌。一樹臘花香蓋地。寺中臘梅一株花朶積地寸許香尙郁烈出門正值過嶺風。半里疎疎挹香氣。此山泉水不出山。曲折偶落幽人關。泉流落處閣飛起。更向天半支紅闌。閒心款戶還相揖。一馬一奴催去急。臨行偶展几上書。窗外白雲如鶴立。

盤谷寺道中

盤谷路屈盤。怪石都欲齧。馬行旣傷蹄。騎馬復傷膝。馬鞭苦不前。奴亦涕垂尺。當其勢倉皇。天頂作浮黑。天黑未黑幸有星。松櫟百樹流空青。入山行遲出山急。馬上別山聊與揖。

宜溝行

宜溝驛中逢節使。三日馬蹄聲不止。衝途驛馬苦不多。役盡民馬兼民騾。民騎不給官家食。更要一騎增一卒。馬行三日力不支。馬病乃把民夫笞。長鬚壓後尤無忌。急選官騾訪官伎。民田要兩官要晴。一日正好兼程行。車前輿夫私歎息。曾與此官居間壁。官前應試苦力疲。百錢得驢詫若飛。君不見。人生貴賤難如一。不是蹇驢偏有力。

夜過漳水橋

十里平沙兩戍樓。薄寒衣上點春愁。行人莫問銅臺事。漳水如今入海流。
自錢唐放舟至上虞卽寄唐大令仁植嵎縣

我拋西子湖。來訪山陰月。山陰道上夜不眠。明月都疑古時雪。古人何太閒。今人何太忙。四明山色笑人久。狂客一去誰能狂。山陰舊友無人到。還訪山陰昔時廟。巢梁秋燕忽翻飛。螢火遙遙出門照。山前月綠山背紅。十里燈火連青松。神簫法鼓聽不足。水面黑已搖靈風。北山雲暗誰能見。星點如萍落波面。枕中秋夢爾許長。船上月痕移一綫。我思訪友至剡溪。故人手版歸無期。曹娥江水秋轉綠。話舊還來此江曲。天台山連天姥青。舊遊十載難重經。偶然雲朵錯江上。訝落十二芙蓉屏。道旁峩峩孝女碑。當日偏遣兒童爲閒繙榻本。坐船屋落落可笑時無才。自非賀季真。誰識李太白。我羞黃絹詞。祇憶錦袍客。詩成絲雨忽下汀。屈指明日秋當晴。會須散髮飲官酒。百尺樓上眠秋聲。

湖上看雨

雨聲不著地。惟走松栢梢。山風颯然來。時時撼鴉巢。歸鴉點黑雨。點青星出復沒。天冥冥。樓高百尺陰晴變。山外月明山裏電。

湖上坐月

闌干旣戀月。月亦戀闌干。十二回廊內。無人徹夜看。青天沉沉黑雲破。時見東山鬼燐火。星沉月落雨一天。關牖更枕荷香眠。

湖上夜起

背山十里行何遲。沿湖草香人不知。草根螢火草頭露。照客歸夢三更時。紅疎綠暗誰家宅。十二曲欄眠獨客。開門無意望雲山。秋水連天月華直。

韜光精舍

山頭戴屋屋戴山。山上又復開禪關。斜行百步路深阻。飛鳥不到人應還。竹梢垂垂柏陰直。一徑夕陽紅欲沒。雲深草暗不見人。蝴蝶花開四山碧。

山陰舟中

四山圍一澗。流水不能東。青草添波綠。高雲映樹紅。挂帆零竹雨。啓帳引松風。已覺衾裯薄。寥寥秋氣通。夜坐

三更人意定。風竹自敲琴。樹樹月華直。峯峯秋氣深。海雲當戶落。齋磬隔烟沉。莫飲寒潭水。空明此夜心。

中秋詞

樓上月。疑尋人。穿戶南北還當門。墻頭花。疑伴客。覆屋高低復窺隙。秋棠軒北待月華。出戶小語聞呼茶。葦絲如指藕如臂。齒冷怯進西園瓜。池臺左側闌干右。隔巷萬燈輝若畫。琅玕鎖徑不一開。坐久竹風涼逼袖。三更月暗絲雨飄。約伴溪北行三橋。走橋人多不相省。獨向橋心鑒春影。

錢三維喬以桃花卷子屬題時錢新室將落成因作長句貽之

春風百萬花枝旁。桃花李花能不香。桃花紅紅李花白。誰比春風好顏色。昔人飯桃三十年。顏色姣好都疑仙。人生駐景亦虛語。聊取玉貌臨風前。披圖一人美無度。綠鬢猶留遂初賦。東邗溪北斗城南。欲種桃花閉門住。一株花開千萬株。紅蔽天卷圖。忽忽念疇昔。此景只有南山邊。牛頭寺古慈恩側。雲欲不紅何可得。君今臨水築新居。縱不栽多亦當百。春風一吹香半空。隱几如坐南山中。半城鶯燕在何處。聞氣只掠花西東。初陽入樹光凌亂。一日風光百回換。尋常客至門不開。祇許鄰童上牆看。我家亦傍溪水隈。桃無一株愁舉杯。豈徒鶯燕不相訪。蝴蝶絕少窗間來。與君街東西。屈指月三五。攜樽來遊莫相阻。我今題作桃花塢。

楊秀才嶠谷漁樵問答卷子

聖不自聖何其謙。執射執御無能兼。儒羞爲儒亦何意。欲漁欲樵誰者是。方其學爲樵。不識世有淵。方其學爲漁。不識世有山。用心可一不可二。君意胡乃雙相關。我知終日樵。薪復不盈束。何以贈君。爲君歌伐木。終日漁魚。復不上竿。何以贈君。爲君詠忘筌。吾儒之道無不該。況乃二者當優爲。樵夫笑十匪無謂。漁父鼓枻何悠哉。君家家法爲儒好。天祿可讎元可草。堯夫經世吾懶觀。復恐誤爾儒爲禪。有入都者偶占五篇寄友。

孫比部星衍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作詩。作詩與誰觀。誰爲定妍媸。一篇偶賞心。世論不免嗤。一篇牽率成。俗賞反在斯。我雖不敢言。得失我自知。唯我與子心。膠漆難喻之。我工子開顏。我拙子不怡。非惟字句間。兼爲審篇題。前寄袁尹章。枚昨答汪叟詞。蒼髯上皆有墨藩。由君指其疵。或時作一篇。我心如亂絲。置君于我旁。紊者卽以治。別君居三年。作詩少千首。以此厚怨君。君能識之否。

邵校理晉涵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著書。一義偶有疑。搜篋復發廚。不然在君旁。理蘊已畢抒。問一必答三。背誦若貫珠。君疏爾雅篇。訂正五大儒。使我心上疑。一日頓掃除。君師錢少詹。大昕精識世所無。吳門及錢唐。復有王鳴盛與盧文昭。皆言此書傳。遠勝唐義疏。盧爲校三匝。誤字一一鋤。惟嫌體清羸。力疾廣授徒。穀梁疏尙成。孟子義定乎。別君居三年。我書不盈尺。以此厚怨君。君行亦當識。

章進士學誠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作文。我前喜放筆。大致固不淳。君時陳六藝。爲我斧與斤。不善輒削除。善者爲我存。儀真有汪中。此事亦絕倫。藐視六合間。高論無一人。前者數百言。並致洪與孫。矚其肆才力。無徒嗜梁陳。我時感生言。一一以質君。君託左耳聾。高語亦不聞。君與汪論最不合君于文體嚴。汪于文體真。筆力或不如。識趣固各臻。別君居三年。作文無百幅。以此厚怨君。君聞當瞪目。

管民部世銘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詣人。詣人或有忤。時時致紛紜。誰能爲斡旋。並復正色論。我病非由他。半或飲酒醇。君齒逾十年。戒之每諄諄。畏此一尺面。嚴冷無陽春。我交有趙莊。懷玉_進祖。我交有楊倫。數子亦獻規。使過不敢文。餘人非不言。言亦或不聞。言豈有不同。數子愛我真。前時傍君居。藉此得束身。傭書蘭臺中。得免一世噴。別君居三年。酒失屢自懺。以此厚怨君。君行倘相念。

汪學正端光

自君居京華。令我懶入山。君雖不能遊。喜我窮躋攀。陟險慮我危。懸樹驚我頑。嘗坐白石邊。靜日待我還。復恐相背馳。時喚林壑間。每挈酒與肴。解我饑渴顏。共艇泛釣臺。同車出昭關。七十二盤嶺。三百六十灘。時登仙人峯。時上毛女壇。我狂不可遏。藉子爲捉攔。不然險上天。失足性命殘。紀遊實雄奇。君誦皆循環。別君居三年。過山亦不詣。以此厚怨君。君時當一噓。

酬崔太守龍見時攝處州守

萬里歸來攝一州。桃花嶺畔使人愁。松杉密處稀耕隴。麋鹿閒時滿郡樓。到海怪風聞尙懷。愛山狂客記曾遊。丙申秋從王學使至此。官清何事忙偏甚。幾許新詩落案頭。

寄崔三景侃三十二韻

昨來遊西湖。兼爲訪君病。迎門一相見。坐語不能竟。欹臥六尺牀。朝曦與相映。紅窗闔兩扇。尙畏曉風勁。藥物貯枕函。醫嫌不符症。復言昨攜燈。失手不持柄。燈燼誤拂眉。癡痕額間釘。君雖顏色瘁。玉骨尙精瑩。竹扇揮不停。羅衣最娟淨。神清能照物。朗若玉爲鏡。楊畔數冊書。拋殘未裝訂。爲言是君集。偶亦取諷詠。雲箋蒙四壁。愛好實天性。翫几插白蓮。秋桃花亦倩。朱魚貯鬢奩。水淺喜游泳。憐余欲稍憇。深室早除摒。阿母喜客來。開扉急延請。齋廚戒葷殺。蔬筍搬欲罄。銀梨手中擘。綠果盤內釘。傾觴復攜榼。一一催使令。憶昨握別時。君妻尙初聘。今聞妾盈載。嬌婉並能敬。君兄持玉節。失喜早相慶。仲子昨有書。潛修怕奔競。惟君忘進取。所喜達時命。晚挈臥具來。紗廚放端正。辭君不可得。連榻話宵靜。絮語不覺長。疎疎佛樓磬。雖癩談尙劇。使我醉時醒。一夕話數年。奚奴隔窗聽。松櫺移影徧。殘月復窺徑。明發尙別君。重來尙難定。

九月念一日自府東街醉歸由迎春橋取空閣處玩月歸舍喜而有作

我從缺月看至圓。復自月圓看至缺。其間何夕最賞心。初八十三今廿一月。當八日剛上弦。日午已挂城

樓邊。私心催送夕陽去。好透清影來窗前。十三此夜清輝好。遠挈幽人踏衰草。

是日借錢竹初莊廷叔飲。趙味辛宅酒後即借味辛。

兄弟自雲溪步月。東折至葛仙橋始歸。趙家樓上千盞清。縣尉衙前百燈皎。今宵無意復出遊。坐客失喜相攀留。

是夕值州守余存謙。

招客因拉入坐次。主人初歸萬餘里。塵面未洗邀朋儔。歸途正值如圭月。照我城東堞樓隙。沿溪寂寂揔閉門。剩

得清涼沁肌骨。我生愛月歷八州。月色無異殊歡憂。中間多病復沉醉。誰肯徹夜懸簾鈎。少年二八還三

七。得月不眠眠若失。古巷迢迢走欲窮。高樓漸漸看將徹。出門漸遠月漸親。千里對月如鄉人。幾回愁苦向之說。高興引亦同清樽。海門浩渺江流羨。看月出波還沒浪。萬斛清光一葉舟。誰言我不居天上。蓮花峯東玉女盆。五十六無黃昏。齋心曾向石壇坐。百怪看月來松門。嵩高夜色尤無匹。霜一層蒙尺深雪。緱山明月向南來。三樣寒光一時結。東西南北遊萬場。祇恨不上天中央。我疑青天月色不及此。有若鏡面皎潔鏡背無輝光。看殘月慘新月歡。百歲月止千回圓。尙嫌平地住時久。起處落處不得一一窮其端。我詩被酒尤清快。說月還愁衆星怪。夜深說月更有神。引得一番兒女拜。

爲史秀才次星賦焦尾硯

硯才係端溪石。閩江舟人以支茶竈。史君客閩時。出錢三百易之。其半尙焦。後琢爲硯。因名曰焦尾云爾。

昔有焦尾琴。今有焦尾硯。山中木石豈有知。不遇才人不能辨。琴來爨下五尺長。此亦日久支茶鑪。磨之三日故紋出。洗以海水逾清光。端溪僞質今無限。此石故應稱舊產。有時攜向沸水旁。蟹眼尙侵鴟鵂眼。史君才大不可量。攜硯歷涉天南方。興來草辨漢赤壁。否亦或賦秦阿房。草堂他日吾當識。匣以紫檀時拂拭。人生皆作如是觀。爛額焦頭稱上客。

偶成

情懷苦被繭絲纏。時醉時眠亦偶然。誰向西窗喚人醒。一房春夢碎難圓。

卷施閣詩卷第九

西苑祝釐集庚戌辛亥

萬壽樂歌三十六章并序

臣謹按唐臣元結有補樂歌十章白居易有新樂府五十篇類皆言簡意深可以播于樂章歌曲臣嘗慕之伏見我皇上御極五十五年仁如天宏如地舉凡廣聖極神謨文定武類非形容所克盡致今者恭值八旬萬壽慶節臣幸得擢巍科備員詞館自正月一日恭讀恩詔以後親見皇上敬天法祖勤民察吏諸大政足以度越百王而垂則萬世者已不下數十事輒不自量謹依類撰次爲萬壽樂歌三十六章非敢繼元白之逸塵亦庶乎衢謠壤詠得附本朝樂章之末云爾

元日詔第一

上章之年月初建旭日初升太和殿詔宣宗伯上玉墀二十二條宣讀徧九門以外齊歡呼一日數驛馳郵夫殊恩豈獨神州內普錫還教外藩逮遐哉上古迄漢唐三千年來無此祥皇皇天語真堪述每遇庚年輒逢吉

讀實錄第二

作者聖。述者聖。天命元年逮雍正。我朝開國值泰交。百八十載如一朝。夜向晨。讀實錄。玉檢金函日三復。人言帝治超軒鴻。崑師三祖及二宗。

巴勒部第三

巴勒一部。遠在西徼。酪食漿飲。同時獻表。云敬大皇帝。如敬佛三寶。珠瑟瑟。衣班班。道畢拉。兼烏闌。哈哩。薩野先稽額。巴拉八都還合掌。

坎扒窪經第四

樹頭櫻高五六丈。其實纍纍花可釀。葉名貝葉取寫書。一葉百字如聯珠。梵經不到西南部。以意作經遂。四布。國基既兆立普哇。傳經亦名坎扒窪。坎扒窪經有義。不歸佛法不歸僧。只願歸依大皇帝。

貢子象第五南掌所貢

貢子象。貢子象。人面刺花。人性獷。遠邦百載名老搨。左佩右佩皆雕瓜。別乘數象來中華。不嘉遠物嘉誠效。特敕象房增俸料。

春燈詞第六

昆明湖水連天碧。萬盞燈輝一天月。臨湖亭上看春燈。魚龍曼衍從東升。春燈詞接春帖子。遠自乾隆丙寅始。辛壬以後皆八篇。卻與卦象同綿延。生生不已真堪卜。今歲自隨還至復。年年歲歲游豫同。誰識義

蘊陰陽通。宸篇下計歸政日。卻合伏羲全部易。

普免租第七

免錢糶。免漕糧。四次兩次看騰黃。今年詔下恩尤厚。普免正供由萬壽。三分減一十減三。前史盛事何庸談。大農錢粟雖頻散。耕九餘三積儲慣。戶部銀仍八千萬。

殿勤政第八

夜未央。乾清宮中燭煌煌。日將出。勤政殿前傳警蹕。機庭綸閣三兩賢。日或一再瞻天顏。萬幾當晝皆周徧。七品宰官多引見。法官御苑名總同。行在亦復懸堂中。江寧行宮有勤政堂讀書若以今方古。隻日視朝何足數。

續石鼓第九

太學中。周石鼓。二千年來石文古。若將一字比一篇。卻合關雎及殷武。石鼓舊存僅三百十字親加排比較短長。重刻十石陳堂皇。舊者藏痠珍球琅。流傳至久還堪數。周宣中興製石鼓。乾隆萬壽年春補。

八徵璽第十

古稀天子古已稀。復越十載符貞期。重華宮中製聯句。既壽永昌猶泛語。嘉名肇錫得未曾。璽章特與鐫八徵。石經若舉殷宗例。享國百年重製璽。

五福堂第十一

萬年天子兮。萬年觴。五代元孫兮。五福堂。儒臣歷檢明宋唐。得者六輩錢吳張。士夫獲此慶已長。帝籙從未膺斯祥。膺斯祥。由慶洽。十一世還徵玉牒。

釐四部第十二

四部書帙萬萬。提要一百卷。臣昫臣熊奉敕撰。全書告竣已十年。有敕亥魯須重編。本朝實事皆求是。不遺傳疑留一字。文淵畢釐文源。百臣日夕來御園。東南三分皆無誤。海上然藜校文湖。

御製集第十三

御製詩。御製文。近自己酉。溯丙辰。文一千。詩五萬。五十五年成百卷。九經廿史義蘊宣。四岳五瀆搜根源。遠紹二典三謨傳。巍巍卷軸如山立。豈特帝王難冀及。十倍漢唐文士集。

五國朝第十四

東西南北車書極。朝正國王三十一。三十一國分年來。春秋冬夏邸第開。普天同慶當斯日。五國遙遙適相值。神雞五色魚八捐。貢及犀兕兼獐獠。史臣若舉春秋筆。五國來朝王正月。

開經筵第十五

讀洪範。讀召誥。五三六經開秘奧。萬幾之暇日一編。春仲敬復開經筵。經筵樂奏何囉囉。抑詩還取衛武公。昔賢今聖皆先覺。九十耄期還好學。

親釋奠第十六

臨雍歌。幸學詩。八十天子猶尊師。崇賢坊。大成殿。二月上丁來釋奠。春渠如鑑波溶溶。前年天子臨辟雍。太平盛事皆稽古。鄉飲酒歌詩樂譜。

朝日壇第十七

朱旗絳扇來城東。至尊親詣朝日宮。黃軒紫幄光如燭。至尊親詣齋宮宿。太平五色雲擁輪。迎日正見雙黃人。雙黃人捧日起朝日禮成天下喜。

登岱宗第十八

會稽南。恆岳北。西及五臺中。太室。天旋向左帝邁東。卅年六徧巡岱宗。吾皇卓識超秦漢。但禮天中不封禪。天門日觀瑞色開。八旬天子騎驪來。

謁闕里第十九

猗昭維則。聖人在昔。衆善若林。六經乃宅。猗皇是欽。聖人在今。宗謨旣纂。祖訓是尋。青旗央央。越歲來謁。前聖後聖。其揆則一。歲則庚戌。月維庚辰。山左三大。禮祀畢臻。

百歲民第二十

廣督摺。直督摺。百歲耆民比肩立。滇撫章。皖撫章。民間五世共一堂。太和翔洽超前代。不產麟皇產人瑞。

朱提文綺出上方。幾餘染翰錫一章。耆年壽婦布魯特。絕域貢珍由感德。

萬壽科第二十一

萬壽節。萬壽科。九十八來婆婆。春官一百二進士。外一百人年已至。詔出東華盡宣賜。膠庠抑阨五十年。閩苑盡許稱神仙。白髮亦戴花盈顛。升平盛事誰能及。兩宴南宮值庚戌。大學士臣璜謝摺。

勤察吏第二十二

盜不讞。責總督。清苑縣官愆莫贖。吏蠹民責撫臣。高郵州牧罪較真。皇躬一日周萬幾。外省案牘何從稽。詔書直下諸大吏。當戒江南與直隸。

清字藏經第二十三

西華門中闢經館。大小乘經堆欲滿。法門先寫百二章。排比兩晉兼三唐。國書結體尤嚴重。舉筆如龍復如鳳。經成一藏功萬千。佛力祚皇萬萬年。

黑龍潭第二十四

三月麥。四月秧。不雨麥瘁秧將黃。行宮宵旰無時釋。先詣黑龍潭外歇。排空萬朵雲垂垂。真龍不禱雨不來。

三大祀第二十五

三大祀。歲必親。五十一月象輦陳。南天壇。北大內。百尺燈竿與相對。壇內宮中合虔拜。耆民夾道成風謠。
五十五徧躬南郊。

山莊夏第二十六

灤河之北臨邊墻。每年避暑來山莊。雲山四面奎文署。云是山莊最高處。澄然四海集一心。日日亭上占晴陰。殿前引見員嘗滿。吏部帶來分月選。更撥幾餘念柔遠。山莊但識無炎歎。日昃可念宸衷勞。

經壇設第二十七

九門中。官吏車。一日百輩來徐徐。殊方絕域摩肩入。在籍諸臣亦羣集。分曹百輩爲一班。盡檢大寺開經壇。湖山郁作梅檀味。初日輝輝照初地。青梯樓閣須暫開。無量壽佛拈香來。

盛典增第二十八

萬壽盛典凡六門。聖德聖文兼聖恩。萬方集慶儀文重。其次繪圖同獻頌。巍巍蕩蕩難具書。特徵二事古所無。八徵五代奇祥起。塞外關疆三萬里。

夕月壇第二十九

朝禮日。來東郊。暮禮月。來西郊。鸞輿親向齋宮出。萬壽節過才一日。規壇不獨祀夜明。二十八宿兼經星。不見唐貞觀。樂五闋。隋開皇。坎三尺。豈如吾皇大祀躬致虔。禮成光景生中天。千秋金鑑懸當前。

安南來第三十

安南來。安南來。國統雖舊基新開。廣南大吏爲陳奏。親詣天朝祝天壽。路人指點盡識名。安南國王阮光平。海邦自此知冠履。好變文身與椎髻。阮光平奏請從本朝章服特旨俞允。

前殿宴第三十一

太和門中頻列讌。日日分明御前殿。七旬宴後復八旬。下逮屬國兼陪臣。年九十。階一品。特賜金尊殿前飲。千人統計歲萬千。稽首合作今皇年。就中受恩誰最樂。國子監臣郭鍾岳。

祝嘏樂第三十二

祝嘏樂。樂一部。歌者歌。舞者舞。敲銀瓶。擊銅鼓。萬里遙遙來祝嘏。太常樂奏列四蕃。不數貞觀兼開元。蕃王親向階前祝。史獻十章名法曲。法曲十。可歌亦可謠。一章一章名特標。謁金門。賀聖朝。阮光平進萬壽詞凡十章。

昇平寶筏第三十三

三層樓。百盤砌。上干青雲下無際。上有立部位。坐部位。其下回皇陳百戲。蟠天際地不足名。特賜大樂名昇平。考聲動復關民事。不特壽人兼濟世。萬方一日登春臺。快看寶筏從天來。

王會圖第三十四

東西廿里如繩直。夾道樓臺成頃刻。千層覆屋百尺臺。大舸載自東南來。回廊曲檻天然合。空處扉樞自

開闢方壺圓嶠咫尺間。海上頓訝移三山。拈毫若準唐貞觀。王會圖應添百卷。

晉天慶第三十五

日庚申。圓明園中法駕陳。日甲子。乾清宮中鹵簿起。宮中御苑石作塗。萬叟夾道還嵩呼。如山燈火連湖曲。想見太平調玉燭。

萬萬壽第三十六

萬壽節。日以十三時。八月月瑄日。徽皆叶律。我皇御極當丙辰。越若稽古堯期臻。五五數復箕書陳。無疆若展大衍策。萬有一千還五百。

馮少卿應榴夢蘇草堂卷子時馮作蘇詩合注。

少卿室冷無纖塵。穎濱翩然來叩門。履聲皇皇響空谷。欲前不前猶躑躅。褰簾一笑霜滿空。迎門次公立長公。長身高冠貌奇古。七百年來覲詩祖。邀公不入亦可思。一屋光燄皆公詩。夢中自謂得所師。敬告欲續施元之。公雖不言心已可。來處仙雲落如朶。峩眉山月清可憐。半夕移挂高齋前。來時不迎去何送。我謂非真亦非夢。醒來急詣南頭翁。謂翁閣學方綱證以畫象將毋同。君不見少卿詩名滿人海。夢裏師公醒如在。因君我亦念瓣香。太白樓前一江水。

自蒙陰縣界早發從車上望泰山半日始抵山麓又步行半日憇高老橋日已曛黑乃尋路而返

夙昔好大言。岱宗視秋毫。茲來距百里。意念肅不驕。靈風吹車帷。總向西北飄。日上戴一山。半白雪未消。平明開東峯。忽與天爭高。向背卅里間。鉅細無不包。聖人坐明堂。若受萬國朝。半日走未休。才能憇巖腰。絕頂谿一門。注視久亦勞。誰云千丈松。貼若徑寸苗。海氣漬石厓。天聲走林梢。來乘西月光。去揭北斗杓。小酌白石泉。吾行過飛橋。

臚傳日馬上口占寄畢尙書師湖北

五年爲客曲江頭。屢向慈恩寺裏遊。曾解綠衫陪廣讌。愛拈紅杏上高樓。看花未必輸前度。擢第偏教遜一籌。好邀公門舊衣鉢。至今慙愧說袁州。

昨年里中有入都者。偶占五篇寄友海內。交舊見之。共詫以爲洪體。今適一年。余留官京師。里中知好。復往來不能去懷。適汪甥楷以定省南歸。爰更賦五篇寄諸同人。未章并以示弟原吉及兒子飴孫。見者幸勿復以爲創體也。

盧學士文弨

里中誰最憶。我憶抱經堂。抱經翁七十。讀易猶琅琅。餘經貯案頭。日漬丹與黃。盤盤經師居。庭草一尺長。問字數百人。誰來上堂皇。匪徒文體乖。書仍誤偏旁。俗學鋼性靈。反厭師說詳。一月偶一來。惟應伺餼糧。就中領悟誰。庶有願明與臧。臧堂顧生嗜說文。臧生勤爾雅。百里澄江中。誰如二人者。

錢大令維喬

里中誰最憶。我憶竹初居。前年養疴歸。買地十畝餘。四邊何周遭。桃梅竹棕欄。規高欲巢禽。掘地乃種魚。魚鳥既獲安。餘力營吾廬。一室開八牕。風日來徐徐。主人欲登樓。花氣爲縈紆。主人欲出門。芳草攔衣裾。北巷呂秀才。景尙南頭畢居士。涵偶有剝啄聲。經旬一來此。

趙舍人懷王

里中誰最憶。我憶味辛齋。味辛齋中居。風日多好懷。五日一出遊。經旬宴朋儕。我居與若居。僅隔南北街。花時與月時。出入必與偕。君尤善清談。觸緒理不乖。差苦持論莊。時爲雜談諧。同志六七人。均能外形骸。無日無客來。鬪敵不必排。不來亦有時。或值體不佳。盛懣大吳堂。近南歸莊賈書。蔣齊耀復遠宦。預苦離別多。臨觴定三歎。

蔣上舍馨

里中誰最憶。我憶杏花樓。杏花既已枯。種杏人在不。雖無一株花。花下石尙留。雖無種花人。畫象懸樓頭。昔爲大母居。謂外王母。太孺人。今屬孫曾遊。孫曾昨問訊。敬我齒已優。童年看花詩。黏壁尙四周。種杏曾幾時。一讀一淚流。檢點樓下人。半又客遠州。阿三庶雁行。阿二延壘。尙兄事。何時續栽花。吾當日三至。

弟原吉兒子飴孫

里中誰最憶。我憶卷施谷。拔心不死人。時來谷中宿。谷中有羣書。谷中有嘉木。主人出門去。書好無人讀。花紅上斗栱。草綠出垣腹。賴有主人兒。時來埋書簾。稍移礙簾燕。時剪出墻竹。昨宵家問至。北上期亦卜。愁無束裝具。典卻里中屋。一書寄令弟。一書示飴孫。此谷不入券。爲吾鎖重門。

自題城東訪月圖

余家清暉橋。距城東門不三十步。出城古寺五六。排比而立。寺後爲晉陵縣故址。廣場數百畝。幽人三兩家。余每晚食後。必一詣其處。半里之內。鳥之有巢。花之有名者。莫不與余相識。卽風雨夕不能至。夢亦詣焉。庚戌獻歲將北行。友人錢明府竹初。畢上舍蕉鹿。爲合作城東訪月圖。遂係以詩云爾。

月初三。至初九。一日一回城外走。十三以後人不閒。人靜月好更先闌。徹夜不遣城門關。月過二十看星出。乘殘月歸更欲絕。人言我愛月如癡。不識城東月尤潔。城東有白塢。城東有紅橋。橋痕下欲枕蘋藻。塢影上直干雲霄。迎春堂北東西路。一草一花都識數。匝月能來二十回。繞堤何止三千步。三松一客靜淹留。復有危巢結四周。好寄吟魂與烏鶻。夜深隨月上城頭。

張進士若采梅屋讀書圖

築室高丈餘。鑿楹深尺一。我愛一屋中。書外無長物。無心種桃李。無心種桑麻。我愛一屋旁。梅外無餘花。書牕只向梅邊拓。果熟好從書上落。長身如玉忽然來。不是主人疑是鶴。

送莊通判所至漢陰新任

太乙從西來終南向東轉我前甚羨君十宰山水縣

君歷宰郿縣宜居整屋富平長安咸寧渭南朝邑諸縣今擢判漢陰

高觀潭上銘牛頭

寺中詩君前亦羨我五醉桃李時花枝歷亂山南路紅欲上天雲轉妬君從山縣偶然來一路尋花入韋

杜黃河西岸渭水隈我頃亦復騎驢來

君官郿及整屋朝邑時余皆曾至其署中

君家令子亦好友十日留飲三千杯仙遊壇

北風飄瓦君坐藍輿我騎馬意外孫郎手重把慈恩塔下日炙軒君摹石刻我上巔拍手尙有婁江錢

獻之尙書賓從居然異醉裏後先升上第萬條紅燭百篇詩贏得人傳杜書記識君已卅載別君又五年

重陽風日正晴好相與共話金臺邊治中別駕今何有五十才名作通守鄂杜山田買不成全家更進癡

斜口離筵重傍菊花開適有尙書信使回畢竟梁園賓客好如今視草用鄒枚

吳布衣蓬癡寄示紙仿秦漢瓦當爲題二絕

陶泥作瓦形難古

近西安陶者能燒漢瓦當與眞者無二

爛紙爲泥法轉良總是規灰燒不盡有人閒裏仿阿房

應共錢獻之程彞齋作雅遊青門西去曲江頭蠻牋十樣如分寄君定能成五鳳樓

送李同年廣芸赴任浙江

上章闈茂歲科舉由萬壽我方登岱宗三月乃北首遊山筆殊健得逐衆賢後同舉一百人于君契尤厚

君才富詞藻早復窮篆籀闡中萬言策兩策蒙進奏春官遲錫讌新例試當覆光明殿東西賢良門左右

聖人親試士。如漢策孝秀。衆中君最捷。一卷成正畫。引見來御園。麻衣改紳綬。人才較清拔。竟以民社授。官由楚改越。以親老改近。母老欲遷就。十月始出都。風號雪花驟。同袍凡八輩。執酒道旁候。疲馬出北門。依然學寒瘦。阿翁循吏傳。君尊人亦以進士宰江西有惠政。車上可尋究。努力報最先。無徒事琛賾。輜軒倘重到。舊侶可全觀。郎官改祕閣。此例亦有舊。二十有七人。今歲蒙恩入館者共二十七人。待子成列宿。

王大令復自汴中來邀同人小集惜陰秉燭山房羅布衣聘作圖紀事是日并送儲明經潤書南歸分韻得租字

有客歸何急。疑收陽羨租。似君來正好。還挈朗陵廚。官滿趨金闕。春濃買玉壺。朝衣吾幸典。衫笠入斯圖。十五夜對月。獨坐有懷里中舊遊。

獨酌一樽酒。含情上小樓。故人難會面。明月卻當頭。隻影長廊入。清輝滿鏡收。誰云天上好。今夜不勝愁。送萬大令應馨之官廣東

謫仙樓頭乍相揖。君年三十我二十。初識君在朱竹君先生節署下所云高顯張黃皆署中客也。平山堂外飄長裾。君年四十我有鬚。

廿年歲月真如駛。高東井。顧文子。張方海。黃此中死。卽今海內論心交。汪子劍潭。憔悴孫郎。淵如。豪馬蹄。亂踏長安市。前後與君成進士。若論位置殊可商。君爲外吏我漫郎。一官遙遙六千里。三月仍難具行李。僮餓馬瘦住不安。我轉質衣謀爾餐。孫郎汪子交終厚。日揭破車門外走。窮冬行色略已成。此時送君須。

出城崇文門前別不足。更借宣南坊裏宿。故人有子稱能文。謂仲子。昨歲主我今依君。君不見貧交生死原非偶。此子年來況無母。君先令讀等身書。我爲故人兒娶婦。

錢同年福昨乞假南回書此送別

君歸我何憶。我憶西湖水。飲水亦已香。水中菱更美。湖中誰最憶。我憶裏湖魚。小繫雙篷艇。時來五柳居。湖頭誰最憶。我憶山陰酒。一葉載百罇。千錢沽十斗。湖邊誰最憶。我憶上山茶。煎向深甌內。如開數朶花。預想君歸時。食單先出宅。烹魚水要鮮。醒酒茶先摘。此時卻憶金臺人。無米飽飯天街塵。人生快意當有日。君倘能來我應出。

崔公子景偁竹樓圖

竹綠參天筍亦抽。偶然竹裏有高樓。不知樓上人何處。我欲打窗尋不休。

三尺寒檠七尺牀。阿三曾共捉迷藏。謂令兒景侃。落來畫裏還相識。爲我窗西補夕陽。

袁安臥雪圖爲王太守嵩高作

屋頭無炊烟。門外一丈雪。此時屋中人。已恐不能活。永平及永元。三世弼天子。此時屋中人。如何遽能死。閉門一臥歷一時。門外雪深殊不知。洛陽縣令來何巧。從事汝南饑欲倒。門外雪花飛入竈。從茲舉足一出門。衣被四海皆陽春。眼前高臥匪無意。預想俗儻當還醇。君不見丈夫一世歸懷抱。有事日多無事少。

卽論無事亦須眠。那得閒心訪安道。

三月廿五日小病初愈至法源寺看花適得崔三景侃書卻寄

剩得韶光有幾時。病餘端不負花枝。商量欲把春衫典。又值微寒颺雨絲。
幾日人閒蝶卻忙。引人花底款遊廊。傷春正憶昨年事。迎面一枝紅海棠。
冥蒙花外語呢喃。燕子真同佛一龕。千尺綠陰吹不斷。粉紅牆北是江南。
鶯鶯燕燕可憐春。乍款花枝乍款人。無數亂紅飛上柳。更疑楊柳是花身。
一春心事費商量。欲趁春陰夢幾場。花上曉星花底露。分明著眼看年光。
春盡傷心抵歲除。江南別後意何如。丁香花底惜騰醉。卻展崔三二月書。

五月初三日偶成

蜀葵如錦粲籬根。檐雨初添屋漏痕。新月乍來簾正捲。槐花落盡不開門。

五日憶白雲溪競渡作示兒輩兼寄錢三趙大里中

黍裹菰蒲酒泛芸。薄醺閒話小兒羣。江鄉四月饒新雨。樓閣三時盡白雲。
溪果作紅偏礙帽。岸波搖綠欲煎裙。誰憐天上清如水。手擘桃符遠憶君。

送丁二履端南歸

白雲溪水向東流。我住南頭爾北頭。小市酒帘頻夜飲。斷橋蠟屐共春遊。搗來天上愁無盡。卻惹人前罵不休。屈作宰官原可惜。時擬借崔曼亭太守至荊州以教習期滿以知縣用而止也應差勝客荊州。

法學士式善招飲詩龕并至西直門看荷花卽席賦贈一首

翰林近日詩名盛。遠有詩龕近詩境。翁閣學方綱額其齋曰詩境詩龕主人尤嗜詩。退直閉戶噓多時。

龍樓鳳閣森前後。尺五天邊住偏久。五經山色落牆頭。時有閒雲墮高柳。開門十頃荷花潭。邀我早日同

幽探。啓明星落已催駕。我本蓄意來詩龕。馬前遙遙兩紅燭。十里路中晨睡足。詩龕已到不索詩。舊讀主

人詩已熟。東頭詞宗百菊溪。百侍御齡宗伯宅復連街西。鐵侍三人分日操選政。時有滿洲四朝詩選一室墨雨揮淋漓。

以詩存史誰能及。佚事多年苦接輯。遺山已矣傳習亡。北斗以南惟此集。清談已竟還傳餐。飽食散步來

河干。城門正對御河口。萬柄荷葉風聲搏。官衢南北車如織。騎馬欲歸歸未得。青槐影裏晝初長。我亦玉

堂將入直。

七月初四日遊極樂寺看荷花分韻得看字

出西直門三里而近。有極樂寺焉。長河蔭前。高阜倚後。其東有國花堂。西有勺亭。皆城外之幽構也。梧

門學士以偶日下直。徧招同人。飯于詩龕。接軫以往。車行者三里。舍車而徒。復二里。甫抵寺門。綠陰當

空。赤日亭午。池荷東西。曾不百步。間以傑閣繞之。回廊水氣升岸。結爲輕綃。林香入波。漾此晴采。于是

或暝坐巖側。或孤行竹中。或擘箋庭隅。或讀書塢側。堂高于垣者一尋。門低于砌者百級。重寮洞開。直視十里。負戴而來者。望之如鷗。乘軒而過者。擬之以艇。坡塘高低。岡阜回互。香氣拉雜。雲光升降。促織繞砌。聲如碎琴。風蟬過枝。韻疑零鐸。遊藤綿延。上樹皆紫。細草芬郁。扞花必黃。乃蔽炎牖。爰開北窗。松露尙零。柏風成陣。家京國者。離然有雲表之慕。宅南中者。又恍然有江鄉之思焉。林陰屢移。羽觴乍接。果則紅暈徑寸。與藏冰而共升。瓜則生黃滿盤。汲井華而并薦。陶令之榼。無說不攜。韋公之筵。適心而飲。相與商確。今古縱談。雅俗據石。命句臨流。作圖幽襟。旣抒勝賞。斯愜。又破曙而遊。薄暝始返。星河滿空。影乍曳乎籠燭。雷雨在後。勢忽掣于軒帷。此又晴晦出于一時。涼燠交于俄頃者焉。同遊者爲許封君兆桂。張連判道渥。李刑部鑾宣。何工部道生。吳明經方南。及梧門學士。與余凡七人。運判旣爲之圖。余因序其顛末云。時辛亥年七月初四日也。

長河萬柄紅荷花。匝月不來開已半。花枝似嫌河水窄。幾葉亭亭欲升岸。初陽人浦看難定。十里雲光自淩亂。寺門南下景最幽。可惜年時水波斷。田田葉瘦花枝悴。我欲重煩桔槔灌。新秋天意亦可知。雷雨急將新水換。別來花不忘前約。一朵迎人出橋畔。東西燕剪掠不停。惹得盤珠落無算。鶯黃鷺白來成陣。一見花如欲喚。花香深處朱樓好。檢點新涼放詩案。明朝無用騎馬來。畫取花枝卷中看。

送趙大令希璜之官夏邑卽題其三十二峯詩集後

昨來卸輕裝。今復馳急騎。牛腰詩卷行必偕。復恐人呼作塵吏。趙生三十詩名早。脫手羣公已傾倒。黃生
謂仲租屋與對門。五夜疊誇詩句好。爾來十載官長安。君行入關我出關。終南太華昔皆歷。所恨背我遊
梁山。搜奇剔勝狂如馬。好古如君亦應寡。摩天欲覓秦昭箭。掘地能尋漢宮瓦。山南山北行不休。官好到
處容勾留。幾年頗喜善摘伏。一事可慙同摸邱。盤盤法物歸樽俎。奇字入詩詩愈古。我披三日手不停。可
惜良朋已黃土。指仲歷官差喜名區多。昔傍陸海今黃河。譙城北去黍邱右。不日佇聽疲民歌。河流日夜
奔馳速。此土年來亦非沃。故人一語欲規君。好破夜唵披案牘。

跋鐵宗伯保容臺詩卷後

梧門學士交何遲。乍見示我容臺詩。宗伯屬梧門學士轉示亮吉容臺詩名高北斗。三百二篇如一首。誰言官貴詩難

工。此卷半出雲霄中。西清南苑日趨侍。日月混漾天花紅。橫山北上灤陽道。眼底萬峯青不了。直廬夜半

忽朗唵。拔地倚天長句好。琅邪參政劉尙書壙嘉禾翁。錢侍郎載詩名海內歸秩宗。先生健筆復軒舉。要與冀北開

宗風。萬條紅燭聯官騎。正好同官有難弟。開學玉保玉河斜月午門鐘。馬上百篇成復易。我前讀公詩。今復隨

公遊。殿頭作賦公最賞。可許執筆從螭頭。君不見。丈夫事業垂區夏。豈僅曹劉與方駕。他時一品集編成。

我欲作文同鄭亞。

法學士式善山寺說詩圖

茅屋十數間。青松百餘樹。昔爲說法場。今作談詩處。說法祇了生死緣。不若說詩能使死者不朽。生者傳。倘同天釋較功德。一瞬萬古殊相懸。梧門學士才名勁。說法亦同僧入定。席前傾耳凡幾人。木佛都疑座旁聽。談深不知寺在山。高論往往通天關。指揮若假鐵如意。花雨欲落茅檐間。詩龕左右詩如海。時選近人詩丹墨紛披幾年載。他時悟後忘語言。更有不傳詩法在。

送周同知世紹回西安

詩名宦蹟廿年中。雅與高三十五同。君行二十五年故云雙節正堪膺上佐。百篇曾共賦東風。同官一輩憐亭長。錢之自號閔音亭長時宦況甚苦。因爾連旬夢石公。君與張舍人石公交最厚欲別更邀通夕飲。城頭殘月已如弓。

贈陳方伯淮

十年兩度謁行旌。叩閣皆逢失喜迎。殘雪尊壘滋水驛。經秋風月武昌城。詩名早見題襟集。世澤欣承曳履聲。倘許從容話鄉里。鵝籠我本舊書生。

偶成

白露甫三日。闌干著意涼。偶然飛雨至。花亦點頭忙。

雨中答法學士見懷之作

重門三日雨。百鳥響俱寂。秋館渺無人。青苔夢行客。閑房夜難寐。矯首望城北。昏霧接半天。連林色如墨。

遙憐通德里。定閉草元宅。瓦燈紅一盞。砌草荒三尺。應有苦吟人。披牕檐漏滴。

卷施閣小集

秋樹脫一葉。素心來幾人。將以屐齒頻。補此閒庭春。閒亭立多時。一客入門喜。胡蝶亦翩翩。飛來客懷裏。斜陽條西頰。新月已在東。同心六七人。團坐秋陰中。秋陰何離離。一榼傾未了。幸有石上藤。先扶醉人倒。屋南青梧桐。屋北雙株槐。諸君欲言歸。正好月滿街。

十三日張運判道渥招同人小集分韻得露字

長安路。花無邊。酒無數。醉中陶陶十年住。酒客家家識門戶。西風幾徧吹。酒人去何處。今朝花下飲。忽復思前度。主人愛客黃金富。何不先將酒人鑄。長安路。人生行樂須及時。君不見。屋角殘星草頭露。

中秋日無月獨飲

中秋月。一年無。一年有。有月卽出門。無時滯盃酒。離離雞冠花。短短鴨脚草。秋紅旣傷心。秋綠如何好。秋雲吹黑入酒尊。長安比來無酒朋。坊南深冷一間屋。判與無月還無人。闌干影外初停雨。舞罷筵前小兒女。我有心情梁燕知。三更尙作將離語。

十六夜有月

幽人喜新晴。屋角看星影。巡廊才數武。圓月出西嶺。白雲東西飛不停。七里壇樹秋烟平。危樓驚起白蝙蝠。

蝠似曳正練空中行。天橋南北千家宅。萬瓦參差月光濕。柳絲如沐草垂珠。添得碧苔無限色。微風吹空
月流波。山翠落向城隅多。清輝入掌覺微膩。衣上似復傾銀河。歸來敝南軒。傾此一榼酒。三更靜後無一
人。卻喜戴頭惟北斗。北斗未落客不眠。一榼酒盡愁無錢。光明如此不須燭。卻把道書梯上讀。

卷施閣詩卷第十

祕閣研經集辛亥

南樓億舊詩四十首并序

夫鳥以高爲巢。魚以深爲穴。居魚鳥之中者。人也。築基九層。而上爲之樓。則與鳥爭高矣。濬池十仞。而中爲之島。則與魚競深矣。然鳥啁啾而爲巢。使無增繳之患。則終歲猶是也。魚屏營而爲穴。使非芳餌之誤。則畢世無易也。人則不然。飛狐落雁之嶺。八埏之險也。鳥所不能飛者。人或上之矣。奔霆浴日之區。九州之浸也。魚所不能歷者。人或過之矣。則夫陟險不已。將迷東西。揚帆候來。杳無津涘。當此者。其亦有故巢之戀。在沼之思乎。南樓者。外王母襲太孺人所居也。余以孤童。幼蒙鍾愛。年未毀齒。從母移居。姊越十齡。弟才匝歲。魯國男子。方驚毀巢。漢陽孤生。未歌窮鳥。由春徂冬。衣無單複之製。以夜繼日。瓶無逮晨之糧。焚焚焉。踽踽焉。蓋十五年于此焉。若夫雨龍竹馬。瓦狗泥車。探春燕于棟頭。捉秋蟲于徑裏。岡賭跳而將平。井投輒而欲滿。臨溪咒鴨。涉渚撈蝦。既兒戲之無方。亦童蒙之求我。此一時也。隨母梳頭之歲。從師識字之辰。烏焉混于一篇。蚯蚓登于半紙。藏書之篋。時匿意錢。衣帶之旁。私攜面具。同學則謝家阿買。送餐則裴氏小奚。盼日影之不西。怨雞聲之太早。此一時也。至乃歲值元枵。門憐奇

窘。仲理則廚難耗鼠。史雲則釜欲生魚。井淘麥屑。反避知親。徑拾墮薪。偏逢長者。然而天青入牖。水綠周堂。秋月塞門。春花交砌。何嘗不破啼而四顧。擁絮以周遊。此一時也。又或蘇季上書。全家盡返。桓姬索米。半舫爰來。謂曙齋舅氏及適楊氏從母。中外則雙丁二到。不乏奇童。弟兄則羯末封胡。并饒道蘊。虛堂論史。鵠亦垂頭。側經獻詩。蟲來嚙踵。篙師南巷。雅乞書符。蠶妾北頭。偏多問字。此亦一時也。授徒北館。作贅東堂。卜商色養之時。賈誼秀才之日。會稽僚壻。動色而見嚴生。陽元尊章。改顏而親劇子。鄰有束紉之饋。室無戛釜之聲。闢竹徑而待賓。借柏堂而讌客。此又一時也。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又況螟蛉果羸之場。與松柏薦蘿之所乎。此則明明如月。難忘在闈之辰。悠悠我思。無踰樹杞之里。遺聞傳于廝養。瑣事得于鄰童。畦栽赤莧。則湔上之蒼頭。穴識金鑽。則羊家之故媪。失簪楚國。墮履徐方。燕知春社之人。犬識衰門之客。延陵之劍。無封樹之堪懸。班惠之書。有篇題之可認。能無墮傷心之淚。鑄思舊之銘乎。又況臘頭社尾。上巳元宵。餅值春辰。饅名令節。楊柳半橋之月。芙蓉北市之燈。水增一尺。則已嚙閭門。樹密三重。則隱開樓扇。燭龍之首。與鷓尾競高。彩鷁之竿。與神燈並出。販脂鬻粥。擊鉢吹簫。莫不紛至沓來。風馳雨驟。此又晏嬰之宅。因近市而居奇。虞氏之樓。以臨街而角勝。標孝侯之風土。記荆楚之歲時。差可連類而書。削牋以奏者哉。詩四十篇。稿成。以寄巡檢二兄。上舍三兄。文學四弟。凡爲此者。亦所云寄魚鳥之思。今昔之感也。

沿溪樓閣枕南頭。溪水迢迢自北流。怪底近來鄉夢好。一句多半杏花樓。

余家自追賻先曾祖大同城工核減帑項田產悉入官至先君

子下世遂無乙椽可居

循廊三折入層梯。板屋居然判畛畦。不向大家廚索米。自泥新竈小樓西。外王母以南樓西偏一間令太

七齡入學感孤兒。逃塾先教都講陔。燈下國風還課讀。始知阿母勝嚴師。余七齡附學實君舅氏書塾蒙師為憚牧菴先生外兄肇新則

學長也

婉轉隨娘識百憂。貧家照水亦梳頭。不知梁燕緣何事。卻怪春人懶下樓。此言諸姊隨太安人作苦終歲不下樓也

三月青黃不接時。燕南書札寄歸遲。朝來欲糴桃花米。已報租船到水湄。外租母田不滿百食指浩繁每及缺乏時素園舅氏館于京師

亦間寄修脯歸供廣乏

黃泥墻北颺街塵。簫鼓嘈嘈聽未真。清曉上書還未半。巷頭不放看迎春。

夜寒窗隙雨淒淒。長短燈檠欲欲迷。分半紡絲分半讀。與娘同聽五更鷄。余八九歲時自塾中遣歸每夜執經從太安人紡側讀恒至漏

一年多半住江邨。饋歲匆匆入里門。不待郡城元日到。江船先已送河豚。此謂素園舅氏妻楊孀人江陰楊文定名時猶女也一歲歸寧

時多惟錯臘乃回

十齡左右謝家甥。孤露偏憐易長成。綰得一般雙角髻。家家戶戶拜新正。

侍郎宗派號東莊。愛女先教住近坊。使了作奴如願婢。有人分口饋羹湯。此謂適莊氏從母事外。王母最孝常分日饋羹。

西頭阿姊慣勾留。小極扶梯不上樓。約得走橋諸女伴。背人月午更梳頭。

天中節後賽神多。十六雲車次第過。剛是卷簾迎面看。水嬉又報進城河。吾鄉雲車相傳隋司徒陳杲仁守城時所創。今司徒誕日及賽

神皆設之城內外凡十六坊故數亦十六

迎門西去徑欹斜。曲曲房廊被柳遮。一尺井闌涼沁骨。記曾團坐說人家。外家門西偏有井最清冽近聞已涸矣。

清明過了又端陽。母不梳頭針綫忙。幾日斷餐緣底事。疊錢來買束修羊。吾鄉從師者饋束修常以清

衆裏聰明百不如。學將新樣寫神荼。比鄰一半迎春帖。乞取蕭郎弱腕書。歲除前數日臨溪三五小

久別都應見面生。相逢幾徧問年庚。早來阿母房前過。親切重聞喚小名。此指適河橋程氏姊姊為曙齋

十年歸而問齒長幼故云

江鄉豐歲景偏饒。親製連環小樣糕。一棹牢丸三百顆。歲除筵上吃元宵。此指適楊氏從母居城東鄉芳

粉丸外王母以分給諸孫及余等粉丸俗名元宵

走索人教細馬馱。十番纜了又秧歌。臨街樓上憎騰坐。要看魚龍徹夜過。樓前為縣學場每

問訊廚娘去不回。歸寧百徧使人催。五更枕上春波響。知是山橋艇子來。從母居後隔一二歲始

至

樓前楊柳最依依。樓下人家試袂衣。那識清明好時節。滿樓胡蝶雜花飛。雲溪清明前。後風景尤勝。

尋常不放到門邊。生小都憐疾病牽。記故廿三逢縣考。小心囑上渡頭船。此指十五歲時初寄籍。陽湖應童子試也。

連塵北出竈新添。疊日齋廚課米鹽。買得呂家新宅子。小房分住白雲尖。文元遂徙居白雲尖。曙齋舅氏出後祖。

新裁錦襖束當胸。競渡先將逆浪衝。日午晏公祠外路。暖波初試小青龍。吾鄉競渡最盛。以余所見。不下十餘。有金龍小龍。青龍。小青龍。白龍。及五色龍。諸目。

別開池館隔重墻。半種芙蓉半海棠。留得一方明月在。倩人涼夜捉迷藏。此指從舅氏啓宸先生所居。在南樓西偏。饒有花木。余幼時常

輿中表寅谷定。安等嬉戲于此。

社公生日是來朝。已聽沿門畫鼓敲。今歲燭龍添九節。簇燈還插滿池菱。元宵及社日。並有龍燈。自三節至九節不等。其簇燈之佳者。俗

名滿池菱。

八字門偏路復叉。春陰曾不隔窗紗。冥濛添得墻頭黑。知是東鄰皂莢花。此指從舅氏秀君先生所居。在南樓東偏。鄰有皂莢一株。覆屋

常滿。

塵土真疑欲汚人。尋常衆裏亦嫌身。蓬門一例先教鎖。明日高齋會六親。自移居後。外家有大謙集。太出人常鑰。余兄弟于室中。不令出。

一條幽徑幾家通。徑轉偏憐曲似弓。攜得紙燈何處去。石榴廳北捉秋蟲。外家東廳側有長巷一條。門凡三四。從外祖永嘉及從舅氏于

廣先生等並宅焉石榴廳即從舅氏居也

銀泥榻子粉紅墻。蛺蝶遊蜂爾許忙。一陣暖風初過處。百花齊撲曬衣場。南樓後有隙地一廡為諸宅曬衣之所

纒過中元又下元。賽神簫鼓巷頭喧。年來臺閣多新樣。都插宮花扮杏園。賽神會中每用七八人扛一棹上扮金元院本諸故事名曰臺閣

手簡先蒙羣從招。郭東明日合登高。晚來乳媪床頭說。好吃倪家九日饅。南樓外臨水有小家住宅三四其一以賣饅為業倪姓即乳母

王氏女夫也

新來小婢勝樵青。識字依稀認一丁。乞與百番書紙仿。章郎十五擅書名。此指素園舅氏自江西罷任回有浙婢名小丁最慧常給事書

堂故云

一室如瓢枕水隈。綠楊影裏小門開。紙鷺脫手人驚散。卻值先生曳杖來。外家書塾名瓢書屋

昨宵短至飲梅漿。功課新添日影長。還喜學堂人散早。初三新月上紅墻。南樓迤東即學宮寮垣

榻子通明刷絳紗。小庭三面放秋花。已涼天氣清如許。約伴今宵守月華。庚辰辛巳歲後直中秋日每與外兄弟鴻三定安重光等及外

家姊妹于南樓守月華恒至徹曉

除夕初開讌喜筵。諸孫合隊拜床前。有心欲乞奇書讀。辭卻朝來押歲錢。歲除日選青錢結百索賜小兒名押歲錢亦名百索

園扉斜對禮門開。纒著檻衫馬已催。惹得比鄰皆注目。秀才初謁泮宮來。此余初補博士弟子員日也從舅氏園門與學宮禮門正對

露滴新紅水染藍。兩重門裏試單衫。薺花撩亂春如海。記得年時三月三。吾鄉諺云三月三薺菜花兒單布衫。
只把聰明譽啟孫。說將孤露便聲吞。紗帷寂莫庭花死。垂淚頻過通德門。外祖母以乾隆丁亥十月晦日下世不數年樓前杏花亦萎。

題張同年問陶詩卷

同輩二三子。詩各有所優。或優春夏氣。亦或優于秋。惟君一卷詩。盡把秋氣收。讀詩亦不同。候有昏與風。或當矇疎星。或欲秉明燭。惟君一卷詩。宜剪秋燈讀。昨攜君詩歸。氣候已迫冬。儻然一室居。四面皆秋蟲。又疑秋鳥鳴。嚶嚶滿寒空。此聲非出砌。此聲非出籠。有聲亦無聲。均出詩卷中。秋燈乍滅還乍明。時復朗誦時孤行。思君此意不可得。無乃造物賦爾偏多情。燕臺住十旬。蜀道遠千里。思親兼念友。悵悵何能已。我欲借春氣。生君十指間。方君作詩時。桃李皆開顏。迨余讀詩日。花色猶斑斕。然後登君堂。飲君酒。我狂可百樽。君捷亦千首。謫仙和仲人。二公皆蜀人故云。並庶幾。若說今人已無偶。

附原贈作

張問陶

翰林魯未遇。名高神采王。歌聲塞寰瀛。筆與嶽瀆抗。今春同拜官。識面鑾坡上。示我紀遊詩。雙眸豁層障。墨雲騰十指。一往但奔放。崧嶽想嶽奇。江湖寫清曠。眼前真實語。入手見奇剗。五字作長城。騷壇躡名將。我生齊楚間。望古心無讓。衣染泰山雲。帆迴洞庭浪。年來苦饑走。轉喜遊蹤暢。足跡半人寰。舟車隨所向。夢中窺海日。愁外看雲嶂。方域所區分。鶯花亦殊狀。方知詩律難。一得終無當。小技具神工。乾

坤歸醞釀。軒然讀大作。一片官音亮。萬象羅心胸。此才胡可量。詩人遇不窮。名士語何妄。努力頌昇平。殷勤副時望。

長至前一夕。久坐待張同年。不至兼懷里中舊。遊拉雜書畢不覺破曉。

三更正懷人。一馬嘶過巷。失喜自啓門。正與馬鞭撞。馬鞭東指客面生。孟浪客前還致聲。入門無聊出門走。更向街西市春酒。歸來風葉隨打門。打門童驚欲詈人。僮癡貪眠客貪起。十二曲闌行不已。隨闌一曲酒一盃。靜若主客相追陪。青天淡淡雲如掃。月光畢竟江南好。金波樓閣紅闌橋。去年此月還此宵。相思不獨人如鶴。兼有野梅初破萼。梅枝開落未一年。轉眼客路成三千。人燒銀燭朝天早。我典金貂猶醉倒。坊南遠客期不來。不覺一窗先白曉。君不見。我居咫尺郊壇中。壇外雲氣升如龍。更殘烏鵲不敢東。天子今夜居齋宮。

附

張問陶

臘月十三日。與朱習之。石竹堂。錢贖夫飲酒。半夜忽有作道士裝者。影門掩入。視之。則洪稚存也。相與痛飲達旦。明日作詩一首。分致四君。同博一笑。

勝侶偶然合。何妨一舉杯。南隣朱老聲如雷。大呼僮僕無遲回。曼卿亦復隱于酒。錢郎爭勝惟狂吼。閉門歡笑儼一家。掃除賸客如揮帚。回看好月來窗下。更洗清樽同卜夜。看盡將擒寺狗烹。壺傾又向鄰。

僧借客貧歲暮時搔首。豈不懷歸愛吾友。任他風析響三更。密坐談心還執手。何處微風入。開簾若有
人。羊裘氈履五柳巾。莊嚴妙相如天神。大叫取酒來。四座皆逡巡。疑是唐朝酒人李太白。不然定是荷
鍾所埋劉伯倫。屋漏之神或大笑。公等無鑿混沌之七竅。樽有餘瀝且澆之。乾坤浩浩知爲誰。吁嗟乎。
乾坤浩浩知爲誰。醉中各化飛雲飛。

十二月初三日雪霽邀同年張問陶顧王霖過飲醉後作

墻東半畝園。雪積難置足。客來門亦鎖。護此一庭玉。高低枝上白萬條。愛惜不遣兒童搖。今宵卻初三。新
月出墻腹。峨眉山下人。聞來訪庭竹。掃此枝上雪。迸作盃中春。冷飲亦可堪。胸次饒春溫。閒中富貴誰能
有。白玉黃金合成酒。屏除童僕不入門。行酒卻驅坐上賓。公榮不飲亦殊苦。罰作怪禽筵上舞。墻陰一尺
掃不開。醉便埋此何須回。一層銀燭輝。一層新月影。樹頭屋角看更奇。倒射清光百餘頃。主人不送客亦
行。脫略酒後皆呼名。來時衣上黃。去時衣上碧。來乘斜陽去月色。君不見。人奇馬亦清到骨。嚼我海棠枝
上雪。

附同作

張問陶

臘月初三。雪後拉容堂就釋存飲酒。醉後酣臥。中不知何以遂至松筠禪院。五更酒醒。見案上有朱
習之方茶山名刺。僅云此二公者。昨日戌時過訪。坐此室中。談笑久之乃去。主人不知也。因細詢昨日

事。僮云。主人在雪裏時。但聞洪顧二公呼李太白。主人在床上時。但聞朱方二公叫劉伯倫而已。
賓主威儀一笑空。酒杯嵌入雪當中。大家伏地同牛飲。直有無懷已上風。
錦衣玉帶雪中眠。醉後詩魂欲上天。十二萬年無此樂。大呼前輩李青蓮。
何人負我入輕車。混把空門當敝廬。寄語鄰僧須看樣。非仙非佛是真如。
上帝敲門也不開。偶然醉死亂書堆。比鄰二妙真多事。悄入遊仙夢裏來。

張同年將乞假歸蜀醉後作兩生行送之

一生居坊南。一生住坊北。車聲馬聲不得停。十里路中常若織。我馬見君馬。鳴聲一何高。君僮與我僮。望
著手卽招。我來時多子來少。馬繫寺門僮醉倒。青天如磨旋不休。醉裏有時來打頭。心癡直欲走天外。下
瞰日月方開眸。朝沾三升暮盈斗。吸盡東西兩坊酒。朝衣典盡百不憂。尙有身上青羔裘。一生皇然開笑
口。那著酒錢街上走。一生無聊想更奇。酒盡伏舐壚邊泥。有時忽下牀。有時忽出門。人來雪裏衣盡白。疑
是送酒柴桑人。幕天席地原無礙。十萬人中兩人醉。醉中分手亦不辭。淚墮黃公酒壚內。君不見。長安莫
復輕酒人。酒人腹裏饒經綸。容卿百輩等閑事。爛醉尙復噓陽春。一篇我作臨行曲。馬帶離聲僮欲哭。從
此長安少一生。酒星只照南頭屋。

附同作

張問陶

讀君兩生行。涕笑一時作。黑夜關門讀不休。打窗奇鬼爭來攫。懷詩急走心茫然。遠登雲棧如登天。人言彼土卽吾土。藏詩可以經千年。我方欲西行。一星墮我前。戴罽衣。瓊佩龍勺。俗客驚駭疑真仙。莫驚鬼奪詩。我爲公呵護。且復立斯須。和此好詩去。是時下界冬已殘。風狂雪虐天漫漫。一生牽衣愁欲絕。一生和詩嘔出血。城南萬柳禿無枝。天詔酒星綰離別。重讀兩生行。如見兩生情。一一若吾語。大痛難爲廣。翩然一躍入杯底。繞地萬人呼不起。生瑜生亮偏同時。萬古之名今已矣。酒星抱月來。擲入兩生杯。兩生驚起糟邱臺。歡呼轟作隆冬雷。忽聞門外征馬語。兩童泣下紛如雨。馬聲高朗童聲俯。似訴兩生離別苦。一生聞之悲。一生聞之喜。兩生悲喜人不知。天外浮雲地中水。君不見。開天盤古氏。其情最可憐。九州莽莽無人烟。獨坐獨行一萬年。又不見。高真之居亦孤寂。舉酒招人人不暱。九天費盡百神謀。僅奪唐朝一長吉。兩生把盞同軒眉。居然日日相追隨。一生偶送一生去。臨期何必吞聲悲。我馬莫憐君馬獨。君僮莫向我童哭。雲天萬里好聯吟。共把長空當詩屋。

再送張同年一律

更從何處別。且復上高樓。一世真遊戲。三旬偶滯留。已超生死劫。難破古今愁。何日青天外。同君一舉頭。

附同作

張問陶

吸盡都城酒萬杯。此行原不算空回。眼前醉語大收去。別後詩情夢補來。小住談心孤月滿。狂呼拍馬

亂山開。思君他日書千紙。定向峨眉頂上裁。

小除日仿唐賈島例與張同年問陶祭一歲所作詩並屬王文學澤爲作圖各係以詩

君詩四百篇。我詩六十首。君詩苦多我苦少。差喜流傳同不朽。我年二十登詞場。接詠已有橋西黃。仲則晏公祠內祭詩處。一屋神鬼皆憎狂。生年三十尤奇肆。是日孫郎號同志。筆壓南山白額愁。挺鋒復把生龍試。燕秦楚趙遊何壯。所不能臻祇天上。風月千場酒萬場。醉中歲月偏奔放。爾來四十氣已降。筆陣敢謂今無雙。異才爾復出西蜀。百斛龍鼎邀同扛。前年同客龜山左。我不知君子知我。直待蓬山頂上行。相知一世方能果。我詩與君詩。識者不能別。雖然我自知。與爾陳一一。長江一萬里。先瀉君門前。若論飲水源。我較輸君先。一年三百日。日日有昏曉。若量日出時。我比君家早。君如吸盡江水源。使我門外朝夕無奔湍。我如繫住西馳日。令爾屋頭終古長如漆。我放白日西。爾蹴江水東。高高下下總無極。與爾分半填心骨。爾筆何處架。青城與峨眉。我硯何所支。黃山與天台。天公夜半笑口開。餘子位置綦難哉。此時一瓣香。裊入九霄碧。惹得千家與萬家。如椽紅燭都無色。君不見黃郎黃郎已前死。不及見君詩百紙。孫郎雖狂一字無。見爾亦作奇人呼。今宵約不來。苦說有官事。坊西令我走不休。欲把閑人作陪祭。醉中一客爲作圖。更遣一客題分書。時朱同年交翰適至君不見。門前車轍痛掃除。分付鬱壘同神荼。今夜俗客不許來催租。

送張同年問陶乞假歸蜀井序

乾隆五十六年歲在辛亥二月朔日同歲生張君問陶乞假歸蜀其父洪亮吉采玉田之蔬挈山陰之尊送之于國西門曰足下家居遂寧婦留成都鼻子遠宦已傷親心蠹臣贅秦復悲身計然則足下辭金門而南邁並赤日以西馳勞乎此行蓋非能已仍復迂道密洛戒途雍梁爰謀裹糧並訪親舊西嶽道士留之而不能東方細君隨之而共反百武之外弱弟出迎一門之中密親咸萃解笏金而貯案被采服以娛親雖嚴生告歸相如乘傳不是過也又足下宰相四世孫也葛侯冢畔八百之株尙存召公祠旁一隅之宅能割谿茶可采則病婦攜筐山筍欲抽則衰年補徑秋原半頃稅給于王官春韭一畦食供于家老而且糲米作糲春麥爲糰以資餘人或給耕者甫生之犢等愛于孩提頻來之燕視同于親故則亦物我均適心形兩忘者焉又況蠶經禽演不乏奇書蛤港羸田別開精舍臘頭宴客社尾迎神朝衫忽著則鄰里詫觀縣令偶來則牛羊驚竄南軒旣闢北牖時開果落枕前花開鏡裏一林百樹招鶴辭雅雙澗疊波留魴放鱧若是者采其吉語娛我眉梨懲彼殺機戒茲子弟播三田之種閣上巡觀廣七月之章房中屬和未嘗不集吉門之慶極幽居之致焉定省之暇時而出遊則峨眉當其前青城出其後大江流其左資水徑其西解角之鹿可施鞍橋浮鼻之牛以當舟楫餐雲欲曙之嶺采藥斜陽之洲團蕉數尺非佞佛而可跌危梯百層不學仙而亦往閑防疾厄時覽方書偶有篇題緘之經藏此則金門大隱不止平原玉筍真人復來宏景若夫僕與足下之交道又可言焉僕處鳩音之里君居

吠日之方。蛩距之合。無由。牛馬之風不及。乃闕前一觀。忽若素知。飲中百篇。愛同前哲。顧性嗜釋氏。敢
修前因。亦鄙道流。詎云緣法。靜言思之。迨卽吾儒之所謂如舊相識乎。夫卅年成世。足下旣近之。僕則
又過半矣。俯仰一身。離合萬里。常恐百年交道不盡。然精氣不散。當成神明。風車電帷。來往不絕。則僕
與足下。又何慮哉。又何慮哉。自此之別。一日之內。僕眺朝陽。君眺夕采。一江之流。君飲水源。我飲波末。
則亦何嘗有須臾之間。遠近之殊哉。保齋神理。時時讀書。簡牘不詳。悉之于夢。亮吉頓首頓首。

城南初日照高樓。樓下勞勞僕馬愁。此日別君須握手。古人見爾尙低頭。交同北郭推三世。學許東方記
十洲。竟欲上天留不住。夢魂隨過古安州。

附留別詩

張問陶

離筵相新別情多。曾與羣仙會大羅。半世心交偏得爾。十年詞筆偶登科。堅持壁壘爭詩律。亂擲尊罍
闋酒魔。忽送孤鴻天際去。月明千里意如何。

年年奔走逐風塵。又對春明折柳人。蓋篋隨身千管秃。鶉衣衝雪一童貧。山中酒熟還家好。雲外心閒
得句真。肯學長卿西去日。高車駟馬嚇鄉鄰。

一椽破屋寄三川。累我西行欲上天。十萬峯巒生足下。尋常雲月在眉前。花時泥飲從田父。雪夜狂歌
理釣船。只恐重來忘禮數。倒持手版謁同年。

小碾輕車出鳳城。東風煖到子規聲。一官偶得常疑夢。萬里能歸豈好名。細詠白華真樂事。便言畫錦亦人情。迴鞭忽下憐才淚。八百孤寒羨此行。

袁大令枚病中以自挽詩索和率賦一篇寄呈

我生爲鮮民。逮養苦未果。孤真同孟陋。名合作楊軻。雖然檢此身。欲死尙不可。唯公丈人行。早結文字緣。事勳與文章。一一喜可傳。卽論委蛻期。事亦須推袁。幸公未死時。我欲代公述。二十厲志初。七十著書畢。若論文福兼。公可死者一。早年預清班。繼復作循吏。風謠至今留。俎豆倘可冀。若論位望亨。公可死者二。君卿取十妻。諸葛得二男。身如柏枝強。境若蔗尾甘。若論居處優。公可死者三。十洲縱未遵。五嶽已畢至。黃山武夷間。垂老游復肆。若論山水緣。公可死者四。拾遺踏耒陽。供奉隕江潯。昌黎不攝生。和仲備疾苦。若論年命豐。公可死者五。中書廿四考。方鎮四十年。汾陽處危疑。長沙疾縣延。身命匪不達。得不償失焉。何如公致身。半世臥巖谷。入門與出門。偃仰無不足。若論心志舒。可死不止六。世凡號爲儒。家置公一編。上者師公文。次學公詩篇。下逮決科策。誦之口流涎。公名聳警知。公貌僮媪識。或疑天上人。或引作前哲。寧知公尙在。年僅七十七。如此復不死。寧能望神仙。勢必神采離。形作塊壘牽。與其臥閨闈。曷若墟塚間。顏公自爲銘。陶令自作詩。頗怪同輩中。一一不和之。逮公始創例。徧索執紼詞。我謂果愛公。生并致脯奠。及公能飲食。一切口嘗徧。庖人出新意。尙可令公羨。又公在地上。說鬼不肯休。恐歸地下時。萬鬼聲啾啾。

蓄憾既已深。瓦礫伺間投。公其見夢余。聊可助一臂。公雖塊然亡。我尙有生氣。鬼車與鬼馬。辟易一萬騎。公今雖自挽。我更欲速公。公如讀之竟。大笑聲隆隆。當嘉此狂生。交道有始終。

袁大令以辛亥除日復作告存詩七首索和戲加二絕奉答

赴書昨日過江東。消息傳來總不同。我信戴逵無死法。越中名士勝吳中。

時誤傳錢少宗伯載赴書至京

儻來勳業那堪論。絲竹東山道自尊。卻見白鷄原不礙。故應久占謝公墩。已抵紅塵一百齡。名山五十載。韜形如何更展人間限。天上多應妒歲星。告存纔接七篇詩。此語賓朋喜可知。誰識仙山樓閣裏。有人望眼欲穿時。準擬銘旌已欲題。無端白日忽回西。生成佛都應後。莫晒精廬孟會稽。蒼舊居然壓輩羣。老來心力著書勤。十分彭祖當時壽。卻愧公還未一分。人嫌不及此偏過。恐是神仙受折磨。謫籍至今填未滿。周妻何肉累公多。名山咫尺好攀躋。趁此春江綠欲迷。畢竟太真年命脆。請公來日試然犀。脫手新詩衆競鈔。豐干莫怪舌偏饒。兩篇多作非無意。先代巫咸賦九招。里中十二月詞

辛亥小除夕。避債沙河門側。因憶里中舊遊。及諸勝事。爰成十二月詞十二首。

西瀛里畔人聲沸。翠色染天紅蓋地。排門剝粉書豐年。屋後水扉燈影連。橋上人。橋下艇。不斷櫓聲兼帽影。東迎邗水西接城。夾河祇聞爆竹聲。料量香燭南街口。共向喜神方上走。元宵節近當出遊。卻喜客歲晴中秋。吾鄉西瀛里中爲百貨叢集之所。臨河一帶。半皆染坊。屋上飛竿插天。大率皆曝布廊也。除夕爆竹聲尤盛。詰朝紅線紙積地常至寸許。又里諺云。中秋雨打上元燈。若隔歲中秋晴。則元夕月必大好。以此爲驗。十常不失一。

右正月

神祠明日鏡花笑。屈指社公生日到。龍鏡九節菱滿池。就近還參各神廟。後街絲管聲沸天。鏡影直接斜橋邊。衣香隊裏春雲熱。謁廟仍須夜深出。鏡光疎處穿市過。社公不拜拜社婆。延回只說歸塗杆。朱雀橋邊水聲響。笑指鄰家姊妹言。百花生日還相訪。里中近年尤重社公生日。鏡火較元宵更盛。城內外社公徹夜不絕。傾城士女皆于更定後出遊。朱雀橋在玉梅橋東。過橋卽楊氏園亭也。朱

右二月

二月二過三月三。薺花黃徧穿單衫。單衫何處尋春好。先踏艤舟亭畔草。紅梅閣接迎春堂。一路草香花亦香。紅墻缺處危樓突。正好滿塘春水活。賣花擔子不得停。昨日寒食今清明。花間古廟門開早。一片香烟接花裊。傾城人出不遽歸。緩步卻從城北回。君不見。輿闌欲訪閒桃李。卻惜山莊前已圮。里諺云。三月單布衫。艤舟亭。紅梅閣。迎春堂。皆在城東。距城北三里。有青山莊。爲前明吳氏別墅。林壑之勝。甲于郡中。雍正中。張布政。适居之後。籍入官。爲里中富民所有。乾隆三十一年。其家中落。遂拆以償。迨今。久鞠爲

茂草
矣。

右三月

玫瑰花香一城爛。數起數眠天不晚。城彎北去覓午涼。柳線亂將行客綰。鱗魚上市值萬錢。山笳轉嫩櫻桃鮮。微泉開枕緩雲閣。商略欲啓茶蘼筵。廉纖梅雨纒經夕。已報江波入三尺。趙家樓上望欲驚。畫舫卻與樓窗平。出東門至天寧寺。後有曲巷一條。名城彎。夏中納涼所也。微泉閣在縣學西。侍御史董玉虬別業。今歸趙氏。紱雲閣在雲波東。舊屬呂氏。今圯。

右四月

柁工昨日支關鈔。迓得龍頭出神廟。龍身沉處奠酒肴。頃刻龍尾波心搖。六龍城古龍舟七。城北東西按方色。一層彩纛燈一層。水面徑看高百尺。晏公祠外臨河澚。朔日先聞賽神鼓。三元高閣颺錦標。聯尾北出迎春橋。飛竿快槳都成隊。船上樓中卷簾對。打招要取波面寬。一舸前呼百船退。雲溪半里樓接天。一河鏡光人不眠。龍頭纔過看龍尾。四面十番絃索起。洞庭楊梅甜不酸。更有盧橘堆成盤。舵樓吳姬約早餐。港口昨到江魚船。每歲競渡時。一龍舟例支許墅關稅銀十餘兩。常州城有六門。舊號六龍城。余所見底。而以龍頭藏廟中。至用時乃迎取焉。晏公祠三元閣皆在雲溪。

右五月

萬花開後園林老。日永如年客來少。銀衫斗笠思出遊。城北水上多危樓。窗櫺豁處天光現。十頃荷香撲

人面東西兩水夾寺門。水綠欲把門扉吞。紅闌幾曲生林杪。屋古似巢僧若鳥。閒僧喚客客不應。小艇出市前溪淺。晚涼莫向閒街走。九栢山房門新酒。城北放生菴內外有池寬至十數頃荷花甚盛菴南卽元士倫九栢山房也。

右六月

七月七日侵曉妝。牛郎廟中燒股香。回塗更把裙衫整。織女橋邊鑒春影。彎彎新月看至圓。結伴好上臨河船。東塘北岸人爭覷。倚艇低頭放鏡去。今年鏡樣人更誇。飄出萬朵紅荷花。年年歲歲祈無疾。自信今宵鬼緣結。君不見東家女兒結束工。染得指甲如花紅。斜簪茉莉作旛勝。鬢影過處饒香風。又不見西家女兒還未嫁。閉戶挑鏡坐深夜。神鏡社火總不看。獨望銀河占米價。北門外十里有牛郎廟旁一木橋俗又多市楮幣子深夜燒之名結鬼緣七夕前後天河隱不見者常十數日吳俗以日數之多寡驗米價貴賤多不爽。

右七月

十三月如元宵。十四十五光尤饒。蒹葭莊來鶴莊更有蘆墅。蒨堪嘗歸來樓上開扉望。正見光從海門上。江波濯月月更涼。千戶萬戶堆新霜。層樓影向三更直。高下棧棧瓦檐濕。更殘女伴出走橋。行過八字剛三條。頰顏難卻鄰姬請。更走烏衣及紅杏。莊家燈謎猜不完。曲巷更有花鏡看。打十番。跳百索。攔路復看飛鼠落。兜鞋纔了復墮斂。南街怯行行北街。君不見團團明月方迎面。一入采棚天不見。藜藿來鶴二莊桂花最盛蘆墅

在北門外產菱尤佳。八字橋在城東，與紅橋及元豐橋斜對。烏衣紅杏二橋名在邗溪上。近年中秋夜，謠盛行。已酉庚戌，莊公子遠吉在里門，延名士十數人，專司其事。以是所製尤膾炙人口。中秋前二日，恭值萬壽聖節，居民皆結采為棚，張燈至五晝夜，大街及西瀛里尤盛。

右八月

中秋說餅辰，重九題餠節。汪三湯餅倪婆餠，卻與龔九作三絕。出門衣袂多北風，偏向南郭聽齋鐘。再轉僻寺來城東，驚聞天半人聲雜。一郡人登七層塔，攔門一客索一錢。鼓勢直上浮屠巔，窗櫺八扇迷方向。咳吐皆飛鳥巢上，前行如挽後若推。足底復有人頭來，飛梯盡處波如鏡。坐久蒲團始神定，閒尋菊種來僧房。更借苦茗澆詩腸，歸途忽見紅鐙簇。禮斗筵前夜焚錄，雲溪倪婆製糕，萬仙橋汪三製餅，皆舊有名。外九月中香會頗盛，自城南至東郭，必出崇慶寺前。太平寺在東郭，有塔七層，為九月登高處。里中人常以九月禮斗。城東毘耶室塔，隱山房皆禮斗壇。

右九月

一花一草都無色，黃葉砌邊堆數尺。下元會好強出遊，乍冷客亦披輕裘。蕭辰欲借笙歌暖，排得雲車大街滿。迎神曲好還送神，香篆影裏回陽春。馬山紫蟹螯，鶴蕩青魚尾。屈指消寒會當起，舍南竹屋梅乍開。掃室便已安尊鼻，趙君飽噉吳君飲。更有蔣君工食品，潁州酒政推嚴明。不到四更杯不停，君不見，坐中有客歸何遽。欲附租船上墳去，里中賽神以清明中元下元三節屆期，城隍神皆詣北壇行禮。出入儀從甚盛，兼設雲車臺閣故事。傾城士女咸設幕觀焉。蟹產太湖者佳，鶴蕩在西門外五里，產魚最多。里中諸老輩，趙丈繩男食量兼人，吳上舍祖健稱豪飲。蔣太守熊昌酒政尤嚴，舍南竹屋則余侍御舅氏書舍也。食品每出新意，他人做之皆不及。又吾鄉屈墓以清明及十月

右十月

租船歸日盈筐載精穀上倉粗入確嚴塞料理及齋鹽買得城南幾挑菜花豬成隊羊一羣冬至日前商祀神蜡筵開處賓朋滿紅燭壓簾行酒緩清歌小部方上場門外嫁女笙簫忙君不見東鄰贅壻仍開讌自說豐年百般便連天爆竹西半城一月不停歌吹聲樂工醺醺里巫飽卻詡今年日辰好吳俗于冬日預蓄菜數百斤以鹽漬之可經久不壞里中富人于冬至後報賽名曰蜡筵是日必徧請親朋又里俗婚嫁事必擇冬季若遇豐歲則更多亦昔人霜降逆女冰判而止之遺意也

右十一月

桃仁滿把餠盈掬臘八家家煮膏粥袈裟三百紅滿街穿徧一城云化齋闌干影裏飛花爆相約廿三先祀竈神祇五路土五方屋後有井堂前倉小兒新年上學堂牲體并欲祠文昌年殘百物先儲蓄家讌賓筵喜俱足君不見書生生計絕可憐研斷凍墨書春聯臘月八日以百果煮粥并饋親鄰城東天寧寺僧徒常三百餘人臘月初則空寺盡出名化臘八米祀竈舊以廿四日今則家計稍裕者皆移廿三土俗以五路神為行人歲盡則祀五方土主人則加祀文昌朱衣歲除寒士之最窘者恒設筆硯于通衢代寫春聯可日得數百錢

右十二月



卷施閣詩卷第十一

五徑聯騎集 辛亥壬子

兩窗讀何水部道生詩適有饋蟹者率賦一首即題卷末

平明生輕寒。秋雨閉門大。窗風扇如鬼。梢人竹數個。起來天冥冥。枯坐無一做。攬得一本詩。中邊頁先破。案頭光正黑。捉就窗隙臥。讀一首兩首。大叫急起坐。波濤欲掀屋。日月忽顛簸。無端蟠虹霓。光怪生土莖。排空一枝筆。五岳透皆過。凝然七字出。重欲百馬馱。又如五兵利。當者無不挫。讀時忽狂笑。一屋悉驚邏。一句復一滴。恍與檐漏和。雖然萬言富。無救一日餓。忽然敲門來。送蟹有鄰左。是時雖正晝。牆外黑若磨。安排醋盈盞。疊取薑桂剉。呼童急斟酒。好句我欲賀。遺經嬾書寫。即此當清課。時爲幼子書爾雅讀詩一兩卷。食蟹七八個。快哉復快哉。屋漏頂上墮。

自蘆溝橋西入山至花犁坎道中作

山程七十里。半道馬已死。時同行劉檢討湛齋馬忽斃

主人寄坐僕告歸。一馬乃載三人來。前山蒼蒼月初出。對面一

山看落日。微紅入水尙有光。水底已復鋪新黃。山風斜衝兩山口。倦客欲眠山石走。一峯欒葉下趁人。車上鈴鐸聲疑噴。客行無糧馬無草。三兩人家閉門早。卻怪前頭紅樹多。囊駝不到山初好。

自慧聚寺北行歷化陽朝陽觀音諸洞晚上極樂峯作

峯形南北殊凹凸。人地上天皆一日。潛行五里不見天。蠟炬光遠空浮烟。莓苔森森綠疑夢。蝙蝠手捫皆不動。一風衝出微帶腥。足底萬竅聲俱鳴。好奇徑欲窮顛末。行僮失聲炬將滅。四人急轉我後來。風黑恍有千人追。是時屈指當交酉。出洞見天天尙晝。飲泉百盞神始清。坐調鼻息方遠行。樹巔斜行途轉窄。鴉點撲人如雨黑。東行一洞勢較低。一洞復出清泉西。斜陽沉沉嶺頭落。客意極疲龜極樂。下方已黑天頂青。側帽恐礙當頭星。

自潭柘寺至龍潭久憩

一亭蓋清泉。再轉泉已失。山腹空若囊。時時怪風出。青松高穴蒼。鼠肥紅葉遠。雜鳥雛飛。四山茫茫樵跡稀。山翠沁骨思添衣。斜陽下嶺客上山。山寺防虎門先關。坡陀百轉行客餓。林果却從頭上墮。

宿慧聚寺山房

寺門望殿樓。樓迥若天上。一松蟠殿角。高復出千丈。山僧導客行不休。石屋轉出青松頭。客行開窗玩松頂。下視僧房若居井。秋衾鋪月夢不成。一夜枕上皆松聲。松耶雲耶不能省。月裏千重百重影。三更闢戶禮上真。北斗正南來瞰人。

日午抵潭柘寺至猗玕亭久坐

到門諸峯低，青翠收一殿。直上百級奇，雲紅撲人面。穿廊入廚院，百匝水聲徧。危亭圍衆綠，當午無所見。林杪開北風，晴陽落如綫。山牕當殿展，涼燠亦時變。朝饑誰可喻，山果幸時薦。吳筠雖說餅，束皙仍賦麪。臥枕明昌碑，狂思永和讌。亭有流觴曲水故云。

慧聚寺夜起行馬鞍山麓

三更東峯明，斜月逗林左。連閭無人聲，獨往意亦果。北戶昨已扃，山風自開鎖。梢南通一徑，細路出墻堦。碧樹合作屏，黃雲散成朵。低同馴鹿步，高與彌勒坐。一寺十數廊，閒行止餘我。徘徊念儔侶，水黑月已墮。歸路愁徑昏，山榴綻如火。

山房與邵侍講晉涵話舊兼呈曹侍御錫齡劉檢討錫五張運判道渥

憶昨從君遊，青山謝公宅。五更搖夢醒，君苦行不得。出門殘月尙在牆，照見四野黃花黃。傍花前行衣袂香，綠鬢欲與花爭光。看山百度花千度，鏡裏朱顏已非故。五嶽雖成汗漫遊，一春每被風光誤。洪厓仙人寧足誇，君亦嫺種青門瓜。雲山無意忽相合，且拾山果烹谿茶。對床七輩今誰似，可惜三人已前死。壬辰同遊青山七人，今朱竹君先生、張上舍、方海黃二尹仲則並下世。學士才名上舍詩，還餘李嶠真才子。今日張顛有替人，曹劉聯轡出風塵。青松白石談遙夜，艷李夭桃訂好春。時約明歲三月重遊。

歸途遊石鏡山作

馬行半日坡皆陡。櫺葉隨風出林走。桑乾河北飲馬時。却望樹色還參差。平沙茫茫埋馬膝。復有一山當路出。遠尋千級到寺巔。寺外城堞皆衝天。紅林蕭疎日光薄。破樓無鐘殿扉落。庭隅堆草溼一邊。夜半或有山魃眠。

梧桐葉

梧桐葉秋來大如掌。肅肅西風催。蕭蕭打門響。

何工部道生招飲卽席羅山人聘曹指揮銳張運判道渥合作一圖名秋堂雅集因繫以詩

一人畫山一人畫樹。旁有六七人。嚶嚶屋中住。曹興宗昔時畫馬今畫松。羅江東畫人不工畫鬼工。張風

子畫卽有風。蕩葉恍起秋堂中。兵曹詩百篇。法時舍人酒一斗。劉湛比部談天農。李石我叉手屋頭有樹樹

杪山。却怪樹底門常關。晚晴巷口車聲接。一徑呼僮掃紅葉。斜陽入樹留一分。道遠客欲趨城門。時帆居內城

君不見山雛窺客喜復嘔。認是昨日遊山人。

遊古寺

入門悄無人。北風吹小住。誰肯揖先生。長身一松樹。

朱孝女奉親圖

孝女婺源人。誓志不嫁。以養父母。父亡事母幾二十年。及母沒。孝女年已五十。依兄弟以君。繪父母象。

懸室中朝夕事之如生。其兄某爲作奉親圖。索詩云爾。

二十事父母。三十依偏親。四十作藐孤。哀哀逮晨昏。父亡事母母亦亡。高齋却掃爲影堂。影堂西偏兒所住。生死不離親一步。行年五十不下堂。父母以外無尊章。畫師敬復瞻顏色。髮白未筭何可得。椿兮萱兮合作圖。旁有几榻兼詩書。君不見。孝可生。孝可死。由周秦。逮今此。伊誰作配光青史。北宮之女嬰兒子。

歲暮飲酒詩十篇

一屋無閒人。勉復出門走。一巷無閒人。驅車出坊口。東西街十里。排戶款良友。皆云出門久。十至九不偶。沿路爆竹聲。兒童拍雙手。車來仍復返。斜日已交酉。一世無閒人。誰同飲盃酒。

飲酒或不樂。時時復嘯歌。讀書有時疲。披牋亦吟哦。設榻書案旁。所以消睡魔。房廊亦周行。時還撫庭柯。大抵一日中。良朋間經過。飲酒時究少。讀書時究多。

自爲京朝官。童僕色不展。連晨朔風至。寒色到雞犬。吳奴昨告去。朱戶別思款。今辰關右僕。衣被亦將捲。欲留心不忍。各爲計安善。十年依倚久。一旦忽辭遠。周親復交臂。食窘衣不暖。笑讀東觀書。何如北門管。學士不能飲。而時負酒錢。法時帆喜招客。侍講久輟詩。邵二獨喜客贈篇。孝廉耽宵吟。王暢日出擁被眠。廣文退食遲。汪劍潭負券愁逼年。皆隔十里遙。誰能比吟肩。歡悰杳難尋。俗累苦復牽。惟應孫比部。瀟如時闖笙歌筵。

比鄰指揮署。對戶車贏坊。鄰雞第一聲。馬嘶人亦忙。否則公案側。貫索聲琅琅。羣動既已繁。吾行起徬徨。門戶尙未開。初日上北墻。窺廚炊烟稀。正苦瓶無糧。吾師昔人言。冬日則飲湯。

歸鴉值歸鴉。十十復五五。酒人憶酒人。相思倍云苦。寥寥心一寸。誰復可傾吐。欲因西逝日。寄此蜀江潯。

江水杳以深。高原復相阻。思君不能見。夜起聽更鼓。安得雙鯉來。奇篇概今古。

此首寄張同年船山。

屋頭無星辰。積晦已三夕。凌晨先習霰。騎馬懶入直。生徒來饋歲。野鷺聞鮮鮒。更有酒一樽。聊云破岑寂。雖慚通德里。差比草元宅。呼兒開美醞。小酌經案側。正好無俗人。門前雪盈尺。

人皆處城西。我獨居城東。城西人不來。賓坐時時空。非徒息紛紜。藉臥篇籍中。日旰弱弟歸。粥飯喜與同。兒曹誦經餘。得句輒復工。爲善無近名。我師陳仲弓。干祿不欲多。我法邴曼容。興至卽舉杯。消磨寺樓鐘。昨來京華居。闢室作影堂。晨昏覲吾親。旬朔申瓣香。祿苦不逮親。時時我心傷。幸伴弱弟居。諸甥亦隨行。誨以勤讀書。庶幾能顯揚。歲晏風雪中。懷人益傍徨。一舅依郭門。兩姊居江鄉。何時能合并。築室先壠傍。向生無他奇。貧甚益偃蹇。人言年歲竟。屏當無一件。開函展然笑。一室尙仰偃。泉明乞食詩。吾行恐難免。欣然喻妻子。且設歲除宴。爲歡極今日。先把百愁遣。待過元日期。衣裘亦堪典。

歲除以酒灸。醉亡僕窺園。并繫以詩。

自余爲諸生。汝卽侍左右。皖江隨學使。姑熟依太守。兩年居白下。一載住京口。逮擢明經科。相從浙東走。

窮冬遭大故。九死返林藪。汝也痛哭隨。衣穿露跟肘。經年聖廬內。料理及糶。一僕乘間逃。蓬門汝兼守。余心感其義。待汝乃不苟。除喪來日下。百事益紛糅。春秋兩闈試。十上九顛踣。屈指十五年。所值苦不偶。親知久相弃。汝乃誓不負。落落十數州。商量覓升對。遊梁才匝歲。客陝時最久。中謀金半百。爲汝歸娶婦。南下不半年。長饑婦先訴。踉蹌復追及。訴室有病母。汝才工料事。兼復習科蚪。每寫百幅書。人疑出余手。余交徧區宇。能一數某某。孫黃暨崔趙。識我交最厚。不來同我憶。來卽具尊酒。各能諳食性。默爲理菘韭。武昌城郭外。客歲歷申酉。地也南北衝。邨墟雜花柳。平生汝頗謹。苦被僚僕誘。到此亦有由。都緣婦奇醜。妄心希外遇。或可副箕帚。放艇夜渡江。時時逐鷄狗。衙推頻乘隙。間值墨尿毆。有時方縱笑。遭我出行陡。厲色一禁之。鞭笞願甘受。扶疴方就道。風雪復連嘍。余來幸通籍。解汝顏色愀。遣歸迎眷屬。兼爲覓糧糗。汝時雖已病。聞語尙抖擻。今年附舟至。面色益昏黝。殷勤覓醫藥。病早醫乃後。短至節氣長。時時伏床嘔。屏除諸食品。日僅啖菱藕。沈疴由自取。將死乃一剖。彌留三兩日。作札呼汝舅。瞠目不得言。頭從枕邊叩。卅年爲一世。誰識汝不壽。汝行雖廁僕。汝義實兼友。汝不善攝生。吾行又誰咎。急爲馳惡耗。書至月已九。汝母哭定癡。汝父顏亦叟。伶仃遺弱女。學語未離殼。一棺雖草草。必爲枕邱首。除夕酌一杯。傷心汝知否。小除日寓齋。卷施閣祭詩作。

昨年祭詩日。同館挈仙史。

謂張船山

今年祭詩時。闔戶僅兒子。一兒讀詩業未醇。一兒學選粗有文。呼來筵上

作陪祭。不向屋外招詩人。事功一歲慙何有。詩一百篇文十首。借之作達亦可憐。敢向衆中誇不朽。此筵設自我。此例舉自唐。浪仙詩句鏤肝腎。積歲預恐心神戕。我詩直欲寫胸臆。元氣未副何由傷。雖然一日間。檢韻亦已忙。灤河仙鹿北谷羊。作脯聊潤詩人腸。南鄰詬諍聲。北巷市塵沸。吾廬雖冷一事無。尤喜門無索租吏。一詩焚筵前。一詩寄蜀中。狂生避債作臺後。預想掩戶浮千鐘。我行亦返卷施谷。欲仿長江作詩屋。更邀諸老同祭詩。短趙狂孫附擢陸。陸秀才繼幹年尚幼。陸秀才繼幹年尚幼。

小除夕從家大人祭詩歌

飴孫

兒時放塾庭前過。重慈提攜侍行坐。桑陰屋側隨嬉遊。手捧新詩當餘課。十年負笈從師遊。樓前學詠珊瑚鉤。閒中分賦荷奇賞。出語不肯同朋儔。歸來朗誦喜阿母。慈顏一笑開眉愁。歲除亦解束詩卷。雅伴積軸堆床頭。屋傍十畝富風景。絕愛春晚兼新秋。偶然好句覺自得。僮僕往往往嘖嘖。熾舟亭畔蠡河地。花落花開摠能記。年華二十春二分。入世文章敢遊戲。春明北上隨慈親。歲星在亥月在辰。曾登鳧繹望泰岱。更喜擊楫經渾淪。看山看水不相識。問名一一窮本根。祝風咒雨一枝筆。行客舟子驚奇珍。燕中隨宦樂趨侍。一卷兀兀隨晨昏。過庭重誡爾小子。學詩一語言重申。閒堂月好命分賦。擘牋擲管噓陽春。一篇偶合長者笑。一篇若拙長者嗔。弟昆相賀復相戒。冥索時復煩心神。金臺芍藥開河柳。快飲百杯詩百首。夜闌掩戶時朗吟。一屋兒童都上口。卷施閣集排西東。更列酒脯酬天工。庭除恪侍

作陪祭。缸穗凝綠花冥濛。太華培塿並時列。光氣凌亂殊青紅。瓣香縱不在前哲。敢說家學能兼通。他年倘得嫻一藝。略比過邁隨坡公。

花朝日獨遊。二閨歸適馮編修集。梧得田侍郎雯大通橋秋泛卷子索題。因率書長句于後。

花朝日展重陽圖。百年風光今在無。蓼紅荇碧色不減。只有卷裏人俱徂。河流北去都成岸。驢背紅塵亦頻換。誰從物外觀古今。石墖亭亭峙天半。惜哉秋好何如春。津水乍綠無纖塵。獨遊徑苦意蕭瑟。坐恨不見當時人。百年似此清遊寡。都策疲驢不騎馬。沿堤正好迎面風。攬得柳絲盈一把。米船東來畫舸西。百丈往往牽朱旗。羣公觴詠致堪樂。可念民力東南疲。君不見。東南十郡沿江潞。陟險誰憐挽輸苦。就中若以河沙量。我亦江鄉一編戶。田郎仁者固不同。刻石告誡垂橋東。卽論文筆亦殊健。赤幟已植騷壇中。風光過眼誰能久。感舊懷人一杯酒。春禽送客如有情。約我重來看新柳。

葉舍人雯移居觀菜園上街東作圖索詩爲賦長句

樓頭壁山作兩峯。門外江漢流無窮。先生開軒日正東。繞宅萬樹桃花紅。朝烹武昌魚。暮飲江渚酒。卅年撰述無不有。博士一官堪白首。無端欲將闔闔排。愛看紅藥翻當階。江頭池館覓人住。反使猿鳥情俱乖。水程迢迢陸程少。糧盡唯憑讀書飽。津門橋南賃百驢。囊金雖少書有餘。竭來都門三易居。菜圃開處真吾廬。盤盤老屋橫街後。分半貯書嫌不穀。鎖廳退直事亦忙。目力苦短書聲長。談心時接北街李。小松聯

句尙有南頭王。楊夫君不見。買山何似還山住。一樣門前幾株樹。屋頭添得十丈塵。失卻雙川合流處。

法學士式善屬題曹指揮銳張運判道渥所繪二卷子

蓬壺有仙人。早歲卽食祿。所居尤禁近。丹闕森在目。官清饒暇日。當千駐車軸。閉門詩作命。萬事不貯腹。我頃謂先生。身外物皆足。無須更誅茆。天地卽詩屋。苦吟朝復夜。雙舉日月燭。惟愁鑿幽險。或致鬼夜哭。元氣不可漓。期君返眞璞。詩名試屈指。海內不五六。餘如閱傳舍。彼此可駐宿。賞心雖偶寄。過眼亦苦速。茲竊庶突兀。表以出檐木。名山原有待。壇坫今已築。我亦念故居。卷施一隅谷。

右詩竈圖

我家門前接早潮。却行一里數十橋。橋邊朱樓橋下艇。千尺闌干漾清影。扶橋楊柳高接天。樓上著客疑飛仙。偶然窗際落高詠。却惹遊魚出波聽。此橋此屋別幾年。轉眼風月凋朱顏。幸從塵外竟棲止。百步尙有泉濺濺。車聲馬聲何日歇。每遇橋名輒驚絕。橋心何止無水流。反惹岸塵高尺一。先生詩思本最超。更喜晝裏逢溪橋。桃花溪南楊柳梢。著一斗室如鴉巢。我因鄉夢頻生妒。君爲尋詩盡延佇。徑攜秃筆及團蕉。明日從君晝中住。

右溪橋詩思圖

寒食出遊詞

牆頭無雨聲。牆下無草色。杏花一枝空。復情薄。暝吹香作寒食。春衣初試。欲出門。東風吹塵日已昏。天橋南去路如掌。楊柳缺處。藏春墳。春墳高高盡尺五。貼徧紙錢。知有主。橋西燕子飛不停。啄得幾家墳上土。啄殘墳上土。來作梁間塵。堂前宴客開酒樽。卽是掃墓歸來人。世間行樂皆如此。一邊生人一邊死。消沉代謝那得知。冷眼卻輸雙燕子。東風吹塵日向西。燕子亦逐遊蜂飛。成團蝴蝶出門去。屋角幾樹桃花低。坡陀高低土無隙。高種花枝下栽麥。老翁往歲食有餘。麥穗旣黃桃實赤。今年無雨桃少華。麥隴三月飛黃沙。關心歲事各惆悵。令我與盡思還家。歸來閉戶同誰語。一枕輕寒夜如許。忽驚飛夢到江南。借得鷓鴣來喚雨。

館僮折梨花一枝供膽瓶中。率賦一絕。

折枝聊復詡春華。插向文窗影絳紗。蝴蝶一雙來入定。錯疑添得樹頭花。

三月廿三夜丁香花下獨坐。適法學士式善以庚戌辛亥兩年所作詩屬訂定。因跋于後。

丁香花底展君詩。花穗千條月一絲。句向卷中吟欲活。月從窗裏墮多時。商量握管題長句。珍重臨風嗅亞枝。明日欲邀花下醉。更憑殘朶索新詞。

三月晦前一日清曉獨遊法源寺看海棠花。下值馮戶部敏昌因同過寺旁亡友黃二景仁舊寓室已傾圮。不可入。感賦一首。

出門誰是看花路。縱馬直前知不誤。斜行七里破曙光。馬不識途能嗅香。平明一寺攔街出。萬綠衝門馬驚逸。客行下馬方拂塵。花下已有先來人。羨君何止尋花早。花氣入簾餐欲飽。十分花事情已過。砌下漸比枝頭多。明朝更惜花無幾。窗外怪風成陣起。看花人老花莫悲。花下幾見常追隨。不然花枝南頭兩間屋。曾有詩真抱花宿。眠時如鷗立如鶴。看得開時復看落。如今寂寞鎖幾春。花屋祇當詩人墳。門闌雨圮紙窗破。時聆唵聲夜深墮。君行歎息欲出門。我更代花招客魂。君不見。客寔定在花深處。怪底曙鴉啼不住。

暇日校法學士式善張大令景運近詩率賦一篇代柬

我詩時苦難。法詩時苦易。若欲詩筆工。兩人先易地。張君下筆有古人。我詩下筆苦有我。若論詩格超。有人有我皆不可。咄哉詩道匪易言。何況雅頌至此已。及三千年。誰無好句播人口。大抵來往起滅。一如雪烟。天有日月星。地有嶽與瀆。筆端撼之不能動。何以奴視荆朱僕。賁育若夫一身之內理。更該心志各凌爍。口眼各闔開。不將我之心志。口眼寄于古人。四體百骸內。始覺我與天地錯立成。三才不能已于心。乃復出諸口。爲天地立言。于我亦何有。有所溢于目。乃復矢厥音。爲山水寫照。而我何容心。一言二言精不磨。千語萬語寧嫌多。鋪牋直可概八極。濡墨真欲成江河。然後張君詩法君詩。牛腰巨卷擲我我欲頂禮同所師。且令前萬古與後萬古。得我數輩中立藉可相支持。

晦日卷施閣餞春偶賦十首

紅杏枝前拜朔來。丁香花底餞春回。冷官一月無餘事。祇向疎闌數舉杯。
經旬常坐此花前。花幔愁開日影煎。怪底鬢絲都不潤。江南拋却已三年。
白雲間有護花心。時墮高枝作曉陰。雲起接天花委地。欲憑誰與判升沉。
細語檐鈴那得聞。城東風物感羈魂。春原一樣平如掌。只少菜花黃到門。
雨絲真欲比黃金。尺五閑階草未侵。九十日春晴過了。却餘今日是春陰。
春殘排日鎮飛沙。自掩疎櫺護碧紗。誰向燕南記風土。屋頭青草窖中花。
閒禽多半向城東。花裏高樓面面通。不看生紅看生綠。天壇十里柳絲風。
送春歸處敞斜屏。星露微茫點袂衣。休更梯墻看風色。明朝不放紙鳶飛。
悟徹繁華摠是空。興來擲笛自西東。尙餘幾尺斜陽影。要與春花鬥晚紅。
一種心情小婢猜。四更猶自踏蒼苔。燕疑殘月衝簾出。那識幽人秉燭來。

惜春詞

一風吹自東。一雨來自西。風催花作塵。雨催花作泥。作塵飛揚作泥定。誰是春花舊心性。桃枝欲窺廊。柳枝欲窺樓。窺廊見客行不休。樓上柳眼看春愁。入門復出門。不見碧天色。離離滿徑堆綠陰。明月欲從何

地白心長夜短睡不甘。曉夢亦復歸江南。夢時看花醒時叫。芍藥如盤向人笑。

四月十三日張連判道渥招同王給諫友亮劉舍人錫五伊比部秉綬何水部道生胡文學翔雲陶上舍
渙悅至海北寺街古藤書屋看花小集分韻得花字

一屋如舫門開斜。半空吹香不見花。入門老榦復橫路。根古半入鄰人家。抬頭花向竹梢颺。一架正把天
光遮。綠雲濛濛雜紫霞。花朵缺處蜂爲衙。花光豈止潤眉宇。坐久衣上濃香加。主人華筵開咄嗟。有畫可
質無須除。巷南喧喧來酒車。花片驚落隨飛鴉。以花入酒沁齒牙。海濱石首津門蝦。更喜蘆筍先抽芽。年
光慨如赴壑蛇。春止一日須豪奢。十五日握拳透爪拇陣譁。上樹百徧能搔爬。酒盞嵌入枝丫杈。不爾恐
有旁人掣。十三清宵月正華。笑視竹影生窗紗。忽思逃席路復叉。一徑却好鳴官蛙。到家冥冥吹曉笳。袖
底香氣留些些。

自御園回半道遊五塔寺。寺中有古樹二株出檐幾數十丈。花開覆屋。寺僧曰銀杏也。爲賦一律。

五塔寺邊雙樹奇。馬行迂道款禪扉。高枝似向雲中出。落葉猶能天半飛。清磬幾聲催夕照。疎香十里點
朝衣。鄰齋東去春如海。寺旁卽極樂寺。牡丹薔薇盛放。較爾濃陰覆院稀。

廿二日侵曉偕孫大至豐臺看芍藥

馬聲嘶過柳梢頭。宛轉雲容清淺流。十畝竟從人外闢。萬花如向鏡中浮。狂思海國春三月。夢斷江城尺

五樓小坐不妨遲。日出滿汀濃綠撲簾鈎。

國花堂看牡丹

新綠叢邊競吐芽。柳陰先爲障飛沙。縱教風雨無寒色。占得樓臺是此花。幾日酒中勞悵望。有人簾底惜韶華。如盤莫向閒時笑。第一銷寬數謝家。

崇效寺看海棠

入寺先教蜂蝶忙。殿前一樹倚朝陽。若逢蜀客應回首。不作秋花恐斷腸。夢雨心情初挹露。冠春顏色肯施香。紅紅白白看千朵。莫更臨風笑野棠。

題阿少空彌達西尋河源卷子

鞭梢生層雲。馬尾搖晴暉。却行數里卽天上。側帽忽礙星芒歸。雲外一株樹。我疑是落棠。不然何以夸父。擲杖來茲方。石林何周遭。復疑天盡處。不然何以豎亥遠。欲欲回步地高于天石。壓雲北斗背上生。峻岫幾回洗眼望來路。祇覺黃氣一縷從東奔。漢家西南羌。元人鄂端尾。去此不知凡有幾。一條天路雖分明。歷萬萬古無人經。飲源三日馬亦靈。五色石上飛而行。天河轉近滄溟遠。三面銀光截雲斷。行經萬里無一人。立久氣如春日煖。乃知山經水注皆放哉。眼底甫竟真源回。道逢青鳥亦不訝。見慣捧日黃人來。中

繪花翎黃馬挂

君不見相公奉命安河流。怒濤如雷喧七州。此時那識鑿空使。藐爾已據天西頭。一尋其源一疏

委。同日奏功天子喜。雲梯關北望板桐。只隔地中三萬里。

立秋前一日法庶子式善邀諸同人至積水潭滙通寺泛舟觀荷分韻得學字

入門一徑何磽确。山鳥迎人如鼓樂。繞垣三折到寺樓。松櫟園堂密如幄。是時正值新晴後。破曙園亭色

班駁。張顛窗裏先揮翰。以指擘牋如可學。卷頭祇寫波一層。已覺清光動棖桷。苦吟尙厭人聲雜。逕上高

枝與商榷。何生入座先邀客。後日出遊期可確。時約遊南四門外金尚書園亭坡陀高下石百堆。坐啖冰稜與瓜飴。新蓮

去蒨桃芟核。客未及餐遭鳥啄。纍纍紅果堆綠陰。不問鄰家棗先撲。誰人升屋思逃酒。墻角銀衫險遭捉。

樹頭啖果人不知。風峭時時墮菱殼。碧筒盃好長三尺。荷露殊清酒偏濁。東西拇陣何喧雜。熱暑欲將衣

袖濯。趁閒拉客凌波去。忽有小舟無木樵。船頭三四船梢兩。喜得吳儂體修掣。豈惟快飲荷盤露。盤底嫩

紅時一搦。離離百頃生晚涼。此樂江南庶堪較。坐中誰復唵詩健。欲以持橈抵橫槩。弄波東去香尤迥。指

爪時驚刺菱角。潭平日落風正生。手撼前汀鷺絲覺。

法學士以康熙己未鴻博前輩徐嘉炎等崇效寺雪公房探梅詩冊索題爲賦一律

粟花寺裏看花日。我後諸君祇百年。見說雪公疑古佛。却驚梅榦亦飛仙。馬蹄聲冷春三月。鴻爪泥留尺

五天。莫晒阿儂題卷末。後來應又作前賢。

卷施閣詩卷第十二

黔中持節集壬子

八月十四日闈中奉視學黔中之命紀恩八首

手披口誦日巡環。清福誰言不等閒。却愧主恩原過厚。校文纔了許看山。

未妨旬日緩征程。官閣西偏瑣院清。時居會經堂西八百孤寒倘回首。使星猶傍玉階明。

學荒寧好作人師。心賞偏教下筆遲。日向一堂橫處坐。沉思不異課經時。

二十三人說聚星。三主試十八同考及內收掌二人共二十三人橫排几案敞扉櫺。諸公僻事勞相訪。我尙應慙劉石經。

一紙除書下九重。凌晨傳徧棘闈中。神仙亦有升沉感。閑向瑤階說杜沖。時分校十八人惟余及江西李編修傳熊奉視學恩命

箱擎甲乙卷縱橫。宵漏沉沉入五更。忽得一篇勤擊節。却逢紅燭語分明。俗言燭花語為吉祥

七尺筠籃手乍拋。舉子入場例攜竹籃貯什物竟攜文筆試同曹。官資深淺由君較。坐中有言科分深淺者是以及之只我前年尙白

袍。姓名題向榜頭遲。短李才偏噪一時。填榜畢本房頗有知名之士纔欲解顏先下淚。孤兒十載已無師。予少孤從太安人授經今太安

人下世已十七年矣

九月十六日次子盼孫殤

一病經旬朔。行蹤爲爾遲。如何束裝日。却值蓋棺時。櫬楚威初斂。予督縣頗嚴參苓命不支。九原翻羨汝。先得

待重慈。兒爲太安人所愛

臨發志感

萬里初持節。經旬屢斷魂。受恩原色喜。念母忽聲吞。負米程非昔。傳經席尙溫。明明昨宵夢。親見倚閭門。

蚤發良鄉小雨

村雞喔喔五更餘。馬陟坡陀步轉徐。昨日晚涼翻急雨。滿堤黃葉似遊魚。

良鄉道中

我行雖值秋。氣候已冬月。尙喜天宇溫。風霰猶未烈。濛濛遠道開。溼光楊柳綠。盡初生黃。歎鄉豈獨民無

業。樹底饑鳥亦餐葉。

早發涿州

寒夜雞失晨。馬嘶聲愈警。十籠銀燭輝。遠遜殘月影。

由涇陽驛早發至望都縣小憩復抵清風店

早發涇陽驛。兼程日未西。力疲山縣馬。聲短戍垣雞。淀落雲千頃。秋成菜百畦。傳餐吾自愧。車下有饑黎。

蓮花池募訪汪修撰如洋不值留東一律

豈料塵千尺。猶留水一方。風沙來數驛。烟雨忽橫塘。漿仄開波暝。星圓蓋樹涼。主人何處在。雙雀入書堂。
趙州雨花庵小憩壁間有雍正三年吳少宗伯襄題句和者甚衆亦用其韻作一首示菴僧滿坤

一菴當孔道。終日鐸鈴譁。但願土宜麥。不須天雨花。乍醒完縣酒。頻浣趙州茶。知我南來客。勞勞問九華。

宗伯自題九華山人故菴僧詢及之。

邯鄲題呂祖祠

兩年前尙一書生。持節今看萬里行。自恐功名亦如夢。漫逢人說是皇程。

自柏鄉至磁州道中雜詩

一日行兩驛。所苦乏昏曉。十日歷數州。尤愁值僵殍。眼中過百井。生計殊草草。閭邑雖尙盈。歡顏抑何少。
日斜楊柳外。一一閉門早。驛亭依北郭。路斷垣亦倒。吏辭供億困。愍此山縣小。僮僕有人心。宵餐不能飽。
昨日馳縣東。今日馳縣西。屈指兩月中。萬里積四蹄。我願騎馬人。惜此馬力疲。渴引就水源。行無使長饑。
此寧欲市恩。體物或庶幾。廐吏慘不仁。鞭撻詎有期。我詩寫驛亭。墨淡字亦欹。用以警牧民。危言匪無稽。
十里一驛樓。三里一堡房。塗皆列五軌。楊柳踈成行。持較江以南。地力殊太荒。行者色苦饑。居者無餘糧。
岡原何高低。土脈鬱不揚。洛水旣已微。滄流庶湯湯。欲著水利書。俾引清濁漳。越俎倘代謀。何人宦茲方。

北風連晨來。節候已冬月。荒荒野燒紅。補此炊烟缺。人家林木外。氣象何凜冽。饑來聊飲水。乾糗苦時絕。誠知年歲歉。生理亦殊拙。道逢駝背叟。引與話清切。辛苦無他言。惟祈一冬雪。

道中寄真定邱太守學劬

雨花庵內柏林中。太守文章老更工。得句便思勤寄與。郵筒今變作詩筒。

湯陰道中簡管同年世銘時在河南撫署

強半詩從馬上成。孤吟不覺過層城。人因入洛三年別。天許看山萬里行。尙喜石交難割席。若論子舍各

沾纓。時君方居憂夷門東去繁臺路。明日知君望遠情。

衛輝行館憶己酉春計偕北上阻雨于此一日逆旅主人尙識之

臨街樓上雨縱橫。三載重來感客情。莫訝馬前雙節引。道旁還識棄繻生。

早發鄭州

此地通河洛。車聲徹旦昏。適逢秦歲首。來過鄭時門。百戰荒原在。三椽遺愛存。謂子產祠七垣青不斷。一綫上

朝暾。

鄭州十八里舖

連閭擊柝破林昏。候吏迎人過一村。無數鶻聲原上起。日光濃塞戍樓門。

自鄭州至新鄭道中作

鄭州及新鄭。百里劣不足。程其土色堅。乃可礪剛鏃。森森禿邱阜。厥性不宜木。行過郭店驛。益覺欷地軸。土門何陰森。岡隴愈回複。出如囊露穎。入訝車脫轆。是知名函陵。曾不異函谷。前行泥沒髀。後矚塵眯目。危橋經洧水。我馬行始速。十里陘山青。原田亦輸綠。

早發新鄭作

陘山月落尙有星。紅燭亂注幽禽驚。坡陀逼仄若行巷。楊柳缺處天初明。濛濛豈獨衣垂霧。點滴初明馬頭露。天寒十月已有梁。無假縮足升車箱。

將至穎水橋

高原日午露初收。紅葉疎林尙帶秋。岸勢欲南岡自北。一條清穎向中流。

十一日暮抵襄城行館作

龍陂山色參天半。城內石坊高插漢。昏時騎馬出南門。烟水微茫欲無岸。沿橋南北皆石堤。鋪岸月色何高低。排空忽奏軍門樂。驚起大魚波面躍。

抵南陽行館蔣表弟青曜自舞陽來訪因邀至前驛共宿談次出行卷索題爲拉雜書此并以志別。白雲谿之東。書屋名團瓢。君家屋東偏。小巷走北條。酣嬉少年遊。厥性誰最豪。我齒加長三。賭跳欲競高。

阿母愛汝深。縱汝塾屢逃。壓袖十數錢。日市倪婆糕。上樹或偶閒。墻東紙鳶飄。阿定與阿馨。屈指無汝刁。光景若目前。歲月忽已遙。自余爲孤兒。怕與親串遭。往事一縱思。痛極祇欲號。十年三值君。京洛及漢臯。情話苦太長。日短繼以宵。今作萬里別。離懷益蕭騷。爲汝設一筵。環之以兒曹。汝姊亦不眠。頻將燭花挑。袖中出短圖。灑落白紵袍。頽松兩三株。日午響怒濤。不飲顏亦紅。唵聲激林梢。鬢豈類禿鷲。須亦磔蝟毛。欲我作一詩。爲汝略解嘲。前餐泔水頭。樂土願久僑。我意乃不然。欲汝返舊巢。庶幾三徑中。剪此蓬茅蒿。他時我歸田。與汝頻招邀。投老暇日多。歡悰續垂髫。支木斗拱間。勻輒補堂坳。盆池益栽荷。更植千葉桃。因君夢還鄉。小立紅闌橋。我醒君已行。雙淚頻頻拋。

王大令復以雪苑消寒集屬題。因憶甲辰乙巳間。與大令同客西安。畢尙書師幕府。亦有此集。預其會者。吳舍人泰來。嚴侍讀長明。賈上舍元模。莊通判斡。錢州倅站朱秀才燭。徐布衣墜。蔣縣丞齊耀。王文學開沃。孫比部星衍。凡十人。今甫八年。存沒相間。不勝懷舊之情。爰作一篇。跋大令集後。并寄尙書師武昌。

憶昨三冬飲。誰如十客閒。嚴吳歸地下。王賈散人間。別有神仙侶。偏淪簿尉班。謂錢朱雲稱久疾。孫楚亦

長繲。避債媧山側。謂莊逃禪胥水灣。謂徐襟期總霄漢。遊戲偶塵寰。醉每忘階級。狂寧避謗訕。別來經歲月。遙

隔萬雲山。吾子官初達。高齋客乍還。一編沿故事。百首許重刪。驚坐名原振。陳明經登樓賦早爛。勝遊

何灑落。逸興與躋攀。水碧圍衣帶。峯青鬥髻鬟。嘔心憐句好。握手恨緣慳。我愧持雙節。行將化百蠻。凌門

欣咫尺。謂尙書師在武昌。沔水歎回環。屬有同堂誼。時方子雲孫香泉皆同在幕府。都愁會面艱。感恩情抑抑。懷舊淚潛潛。爾日風多厲。相思月乍彎。持牋不能寐。已恐鬢添斑。

夜至林水驛

薄醉馳三驛。迷途轉數岡。岸藏茅屋小。村入密林長。水鳥依沙白。天星映月黃。依微有漁火。此景是江鄉。夜抵呂堰驛。因憶戊申八月與方五正澍赴武昌。阻雨于此。却寄一首。時方尙在武昌節署。

歷歷經遊所。明明美語溫。半廊斜礙砌。雙榻小依門。隸覺饑年瘦。燈憐雨夜昏。思君幾回喚。恐有舊時魂。

樊城

樊城三萬戶。美語徹晴江。帶得斜陽影。都開臨水窗。賽神沿楚俗。吹笛雜吳腔。正好衝風渡。漁人盪漿雙。涉漢欲至峴。首輿丁誤輿。入九宮山時日已將暝。因小憩而返。

山光欲雨江欲晴。雲黑復白波微明。此時擊楫涉江去。薄暝始向前山行。林梢一抹斜陽色。高下山礮一千尺。雲中道士來遠迎。語不分明指碑石。纍纍林果紅一山。傾耳祇覺禽聲蠻。道旁礮石削如鐵。山溜滴瀝苔花斑。沿岡久立怯北風。送客出戶聞馱鐘。昏江棱棱水聲起。却喜一星明舵尾。

羊杜祠

拍手兒童送遠行。荒祠重到轉欹傾。金環尙識生前事。石碣誰爭死後名。偶爾折肱成素志。居然垂瘞戮

遺氓何如祇學山公飲。日日高陽未解醒。

宣城

一路沿江轉。隨帆到郭門。燈明小河集。縣古大堤村。欲飲宣城酒。偏貽京口尊。是夕署縣事楊君壁間詩

句在三復憶狂孫。行館壁上黏余及淵如聯句詩。

將至荊州先柬太守崔丈龍見

昔年判鄖鎮。昨來佐臨安。我皆騎驢來。訪舊河之干。痛飲曾幾時。丈人復原官。君前守順慶。緣事左遷。近始復原官。郎君昨

來稱使星。次者近復成。明經劉綱夫。婦鬢猶綠。往往聯句開中庭。黍前五輩吾皆識。阿四形疲阿三瘠。因

君我復念存亡。痛哭東山謝安石。君爲尙書錢文敏公。增是以云。我行役敢厭遙。昔者司寇馳星輶。相傳一日行五驛。

脾肉總向忙中消。稜稜執法原無礙。過峻差貽後時悔。王令先悲少子仁。鄭公幸有孤孫在。此州地大甲

楚中。城險況值江流衝。五年民氣未全復。所願吏好年常豐。尙書用法公施惠。法立民方識慈愛。但使遺

黎說有瘳。何妨大府稱無害。武昌欲往道苦迂。我視荆郢兼程趨。心知尺一定相迂。果有驛使來通衢。談

深夜久殊難別。駐馬卸裝謀久歇。酒酣試問座上人。量好何如浙西日。我持使節難久停。明日送我西南

程。匆匆更作道旁語。殘月欲向衣邊明。武陵南去桃源路。回望荆門在何處。一山歷盡復一山。不到青天

恐難住。

自麗陽至石橋驛道中作

移居欲避千章木。山鳥山人齊出谷。高低一月共苦辛。高處結巢低蓋屋。客行望谷如可遊。前欲涉水愁無舟。茅齋了了見烟火。笑語自共谿聲流。背岡北去行難速。嬾向溪東石橋宿。三更入門甫卸裝。頻起開戶看山光。寺鐘初鳴鵲聲起。月墮長林三十里。

早抵荊門州憩象山書院

殘月已墮風淒清。水綠自向城頭明。冥濛山徑開一綫。巖栗吹處幽禽驚。吟堂豈獨山堆案。堂下水聲還拍岸。芙渠雖枯菱葉黃。枝幹尙帶前時香。周堂綠竹復千箇。惹我百徧唵回廊。堂虛無人水聲急。雀到空亭與長揖。出門數步馬忽驚。却訝樹頭山欲立。

本欲詣武昌以驛道迂回不果行次建陽驛三鼓得尙書師急遞以適欲至襄陽閱兵爲先期行二日約相會于鍾祥塗次時亮吉已越行二百餘里勢不能回車再圖握手夜起不寐輒成長句一篇却寄

從公十年遊八年居幕府。離公祇兩載。月僅二十五。

余自己酉春從武昌計偕北上至壬子三月尙書入覲都門復得握手統計別時僅二十五日耳。昨

年公入覲復得旬日從。自喜師弟緣。時可意外逢。慈恩縱愧傳衣鉢。幸出公門早持節。盪盪百驛敢厭遙。更喜路從荊河出。才過新野縣。已得鄂渚棧。橐鞬一何雄。控馬拜道邊。襄陽日訪閑僧寺。兩日待公書不至。酒酣上馬嬾出城。縱有峴首愁重經。大堤南去方逾夕。夜宿荊門建陽驛。三更門外遞急郵。失喜讀罷

翻成愁。偏憐此度緣難巧。急遞書遲我行早。自悔王尊叱馭忙。欲從墨子回車好。細思會合亦有期。公待入相光綸屏。同門數子各清要。謂邵二雲孫淵如我亦官滿歸京師。城南奕奕鳴珂里。早侍趨朝暮歸邸。三館讐書我定隨。百篇脫稿公應喜。此時憶公因不眠。起視落月行檐前。霄騰却夢旌麾過。只隔武陵山一座。抵荊州

早行荊南展然喜。碎甃砌塗三十里。渡舟復有兩下篷。恍若置我秦淮中。濛濛水綠低飛鳥。近郭更聞人語好。差憐屋瓦碎不完。昨者江浪衝城垣。危樓傾欹石坊倒。城北至今人戶少。爾來差喜皆有年。移戶漸入居城邊。長衢似砥房廓寡。願飭官窰急燒瓦。此州歷歷鎮重兵。戶號十萬田疇盈。災傷元氣亦易復。吏不擾民民已足。宰官迓我勸駐驂。導訪息壤來城南。荆臺遺跡渺何處。但見蒼茫接江樹。西琛南貝夾道陳。簫鼓一城稱賽神。君不見。新城峨峨堤屹屹。我仰廟謨同禹烈。城工及堤皆奉勅建

至公安寄崔三景侃

十年五度手頻分。猶喜常時入夢勤。行到驛亭殘月出。一叢修竹臥思君。

澧州城外渡澧諸水作

澧水綠如玉。水清魚露目。沿波惹得鷺絲忙。高下日光飛不足。紅霞欲渡波攔住。一綫分明接天處。澧波入澧澧入沅。欲向何處尋江湍。殊方晚稻收偏早。黃葉自零花自好。行人十里香筍蹊。踏得澧陽岸頭草。

宿澧州行館夜雨因東州守方維祺

昨來行館宿。蕉柏雨縱橫。更漏分明處。思君吏術精。一麾今出守。三拜昔知名。他日潯陽浦。彌添望遠情。

至清化驛

澧州六十里。行抵清化驛。其中涉三水。淺者亦沒膝。前旌及行李。半晌渡方畧。盪盪升賴岡。轉轉歷黝穴。肩輿忽高視。天上炊烟出。回頭戒僕御。至彼謀久歇。初日出縱高。杉林帶殘月。晴光時破碎。宿雨明復滅。岡南勢稍坦。我馬行已疾。手劈樹上橙。聊先慰饑渴。

大龍驛道中

五塘汎南塗。百折二十四。岡斜刺日大。岡如龍小如虎。復有如雷水聲阻。肩輿力盡跨馬行。屈指籠燭當相迎。溪風蕭蕭生馬尾。一綫日光馳卅里。

桃源行

沉江水碧疑無岸。一路布帆飛入縣。藍輿偶憶義熙年。三復陶公一篇傳。我知栗里宅。卽是桃花源。武陵路遠不須涉。咫尺好上潯陽船。陶然酒後詩成偶。可識漁人亦烏有。試問千株洞口桃。何如一帶門前柳。北窗日共羲皇遊。眼底尙恐無殷周。何言秦漢與魏晉。卑論不欲驚時流。華胥以上風尤厚。事隔千年已非舊。雲中雞犬尙有知。肯出淮南八公後。但書甲子仍作詩。此意亦有誰人知。永初開國是何世。不若洞

裏忘年時。沉沉遠岸楓林出。恍若溪桃欲成實。波流千折樹百盤。再轉或恐逢真源。

夜抵桃源宿江上行館

澧水既已綠。沅江流益清。三更鑑江波。波影逾空明。昨宵雨足山流黛。添得江波幾層翠。帆空若行明鏡中。鏡裏對舞山禽紅。涉江何處江波狹。欲向回塘問鸕鷀。鷗鷺忽迎殘月飛。扇得水波流向西。溪深綠暗途尤阻。纔見郵亭一燈吐。三層閣上客少休。閣底自任江聲流。虛窗閃白疑人面。却是布帆來一片。

桃源行館夜起

明知宵漏竟。開牖光尙黑。萬木裹一亭。森森日難赤。瞻西殘月影。微露遠山碧。高低飄溼翠。不放白雲白。江溜昨有聲。回汀沒三尺。

涉蘇溪

蘇溪何彎環。中有百家屋。出間臨水坐。炊飯白如玉。樹頭山果殊酸甜。祇向縣中求食鹽。涉溪前行馬礙脚。水鴨多于枝上鷓。

過長板塘進山口作

甫過長水塘。山色當晝昏。林木既回翳。湍聲急東奔。樹杪出數家。斃關東出門。非徒便趨麓。藉可瞻朝暾。欲習筋力勤。絕壁居子孫。昨構木百章。營巢畜雞豚。空處立一橋。下倚松柏根。我渴趨此林。索水貯瓦盆。

箕踞進一瓢。詎識官長尊。戒吏勿使呵。喜彼風俗淳。

武陵行館飯畢戲作

飲溪何其涼。佐以稜稜薑。自常德以上水性過寒。每食必啖薑少許。煮魚何過美。芼此青青菜。溪田晚稻亦有香。山果嫩綠橙生黃。蠶腸似荷山神憫。爲我一林生瘦筍。

新店驛夜起

四更林梢明月出。光甚暫。山禽影落波。反使遊魚啖。欲攜雙艇子。遠至谿南泛。離岸山雨來。衝波閃燈暗。出新店驛雨暫止留東李學使傳熊

積晦殊難霽。山靈倘待君。料量三日雨。留得一溪雲。高閣燈初燼。東峯曙欲分。猶餘竹間露。衣上灑紛紛。入沅陵縣界雨中遠望壺頭諸山

沿溪雨猶零。上嶺天始曙。帶得桃源雲。來穿沅陵樹。濛濛竹木覆。一山不見馬公穿岸處。男兒出身須立名。足底萬里遊行輕。雖然垂老亦宜審。當日何意輕南征。君不見二十八將登雲臺。馬革獨裹公尸回。論功我意亦未允。不特薏苡遭嫌疑。蕭蕭谷口松杉直。怒幹都抽一千尺。精靈倘化蜀山蛇。夜夜山頭望京國。相傳穿岸處有一巨蟒。卽公精靈所化也。

發界亭驛

昨宿新店驛。今居界亭谷。試看黔中山。久已離地軸。藍輿不至天。恐未得歸宿。雲中數騎出。北斗貼馬足。我驚一回顧。詔是後來僕。濛濛露迷眼。背上北風肅。高處難久停。身心願時束。

廿八日五鼓師子塘西見殘月

如塵似霧影溪流。惹得行人馬上愁。却比初三更消瘦。曉星一箇占當頭。

過揚武堡升嶺

我方下嶺謀少休。前騎又復穿雲頭。藍輿待得土岡脊。一谷白雲無馬跡。高高下半年日中。百徧起伏隨雲峯。有時望嶺行欲及。石復離雲自孤立。半空山果紅欲然。連臂恨不如羣猿。到來始信高居好。從此擡頭已無鳥。

將至辰州先東陳太守廷慶

到州已歷百重山。消息應知太守閒。釀酒乍迎千里客。作歌欲化五谿蠻。日邊書至顏先啓。天上詩成手自刪。爲問玉堂前度宿。可曾飛夢入壺關。

界亭驛南以山險肩輿增絳夫八名

卅日歷萬山。所幸軀未損。今晨出門望。失喜忽一哂。輿丁增八箇。繫絳笱輿本。爲言塗崎嶇。藉此力勉賑。不然升陁壁。或復致狂窘。我感郵卒意。百計致安穩。回思立身處。曾未藉牽引。茲雖憑衆力。失足亦能殞。

途同蟻旋磨。客類牛負紉。高低既相倚。曲折若施準。天路即可通。吾心尙當付。

白露塘道中

沅陵三百里。秀止萃林木。居人讀書少。見客輒瞠目。雖云枕山住。愛結水邊屋。十月溪無梁。行歌亦雙足。山深寒不至。荷榦尙芬馥。商略出市鹽。門前菜畦綠。

山行

日光沉入淵。水光浮上嶺。水日空明中。禽魚趣何永。無窮物外意。所苦人不省。魚將蘋作屋。鳥以谷爲井。飛行寧復越。各若守疆境。我讀莊周書。閒觀倘心領。

廿八夜飲陳太守廷慶署醉甚四鼓起行四十里至馬溪河乃稍醒

森森萬竹竿。日出溪上綠。涉此徑寸波。溪魚圍馬足。溪流三折忽暫停。石上戴土營危亭。茅菴一僧閒誦經。烹茶餉客酒始醒。指途南行入峯缺。壁隄仍煩數人曳。沿山松竹忽無聲。一嶺蘆花白如雪。

將至辰州道中望大小西諸山作

施黔江上望山路劣纔通。天壓松杉綠。雲連橘柚紅。緩行長水驛。時見伏波宮。入沅陵界居人祀伏波甚虔我亦無他

願書藏大酉中。

初一日未曙渡辰溪

一州及四縣。皆以水得名。凌晨渡辰溪。天黑尙未明。臥聽柔橈聲。知較沅水平。上流一燈飄。爭渡喧有聲。輕帆觸烟來。誤向溪左行。船丁正徘徊。穿出林鳩鳴。

從山塘驛行十里至龍門塘一陡坡作

削峯峨峨天半立。白馬白雲爭路入。有時雲向馬首飄。馬足亦與雲爭高。坡陀直下蹄難駐。雲始離山欲升樹。乃知馬亦戀白雲。行過西坡復回顧。

渡周溪入山

沿山三日西南行。山果愈美溪魚腥。出門忘挈種樹經。靈橘百樹疑冬青。水花茫茫亦登陸。一頃寒蘆雜修竹。山危不平心轉平。馬上睡起知身輕。

十一月朔日發懷化驛輿丁甚速行三十里至板橋塘天始曙

四更排馬陟山岡。候火齊明竹樹光。欲向藍輿續殘夢。鐘聲驚過第三塘。每至一塘塘兵輒擊鉦相迎。

雙溪水繞一山流。溪上冥濛薄霧收。睡起不知雲弄采。錯疑天半有朱樓。

大山頂

山頂樹樹杪人。樹底歷歷吹輕塵。回頭人復出樹底。樹上稜稜一山起。危塗似却反得前。要在絕地方通天。拋書莫关無心得。幾日山增學識。

板橋塘北入山

五色溪光炫眼新。到來不信是蕭辰。穿林石墮偏驚鳥。出嶺雲奇欲趣人。小夢乍迷千樹橘。長吟想見萬山春。行經谷口須重問。恐有當時鄭子真。

已刻抵羅舊驛

我來羅舊驛。日已及午候。陰晴勢未分。赤白雲相鬥。須臾赤雲升。日影乃微溜。白雲復歸谷。空作一川皺。山雲本無心。人意有左右。白鳥亦喜晴。勞勞向川咒。

抵羅舊汛卽沿無水行

今來見無溪。不復憶沉澧。同此石磷磷。無流清到底。沿溪山百折。勢斷復中起。似欲勒波住。不放出山裏。魚遊戀潭曲。鳥亦鑑波喜。最羨臨水居。峯峯石如洗。房廊藏暗谷。石罅墮蕉尾。天半露一窗。知聞馬嘶起。山行至一谷。

好奇往往入雲屨。此谷樵人或未經。行到上頭心轉怯。四山綠欲破天青。

至巴洲汛無水中生。一洲長幾一里無。水至此分流復合。

無谿忽分流。水色仍可辨。洲窮溪復合。波影益葱蒨。沿溪盤細徑。直下欲如綫。馬走北谷中。恍若帆一片。紆回出林杪。馬上露人面。同行成久別。忽復得相見。稍休厓石上。一一喚名徧。愛水故緩行。吾真欲成殿。

自芷江縣曉行

沅州出西門。頗苦歷永巷。出城卽板橋。長逾一里。上坊。屢無隙地。覆屋不獲仰。俯行一里始出坊。欲曙未曙。星猶光。溪深谷陡。杳難辨。撲面祇覺林蒼蒼。前旌半日途疑失。數騎驚看隔山出。人行貼樹馬逼崖。上下朱纓紅奪橘。看山一路不覺疲。吐納雲氣忘朝饑。峯奇正惹人回顧。急溜偏從馬頭注。
下山至大栗塘

興丁愁上山。我意怯下嶺。步放不得停。顛危出俄頃。白雲英英鋪嶺平。誰識左右山崎嶇。行人欲前飛鳥停。勸客暫憩山前亭。一坡棱棱注千尺。直下途危況深黑。始知身世總若浮。譬若鴻毛輕一擲。
上回龍關

夕宿無谿西。朝發明山東。藍輿天半忽一折。坐處正落空潭中。心驚不敢復俯視。尙喜缺處交長松。回頭顧僕復不至。人說尙隔雲重重。行經平地願少憩。飽聽萬壑衝松風。

山行

探奇因失路。觸處總高墳。渡水雲成陣。爭山獸作羣。轉愁人跡少。渺與世塗分。一晌支頤坐。沉沉靜見聞。
便水驛行館見水仙一盆。榦長三尺。香亦較江鄉者馥郁爲賦一絕。

傍山臨水幾人家。下馬匆匆感歲華。牽得客懷無別事。芷江驛裏一枝花。

騎馬行

我昔居里門，騎馬如騎龍。屏息不敢言，急復掣馬鬣。十年作客奔馳急，與馬誰知日相習。風陵渡北中條西，百里風馳入安邑。謂赴黃仲則之喪，一日馳二百餘里。即今騎馬如騎羊，馬亦步步隨低昂。愛之不忍復鞭策，一日常教餘馬力。朱纓纒纒玉鞭把，我馬力常先衆馬。舉鞭問僕笑不休，何似吳下蜻蜓舟。

渡無溪土人名大河。

溪亭皆有屋，分半水禽巢。昨夜前灘漲，遊魚上樹梢。

無溪道中

我行十日歷五谿，馬蹄不南卽向西。凡渡澧、沅、施、辰、無五水。山深愈轉塗愈出，令我日日看山疲。臨溪飯罷行尤急，轉眼斜陽欲追及。亦知此地近西垂，好擇一山看日入。

將至波州汎行入一山轉轉不得出，林木甚美爲小憩少頃乃別。

沿溪北折山如夢，濃綠堆林欲無縫。忽然樹杪一綫開，穴底倒射天光來。一村松竹復疑繪，鷄犬亦雜居樓臺。林陰染黛山成幄，我酌水泉疑漱玉。君不見，炊光上與雲頭平。烟火亦徹仙人肩，他時縱復得霞舉。誓與此山通性靈，僕夫催行三十里。我坐松陰不能起，下鄰結宅亦虛言。但假十日山中眠。

波州汎南上山

東峯視西峯。已與碧天界。南峯更孤迥。意乃出天外。峯頭一峯雲不收。似向天外仍回頭。前山行完後山阻。我識天公用心苦。六曲屏風界黔楚。

將至大魚塘山行

水聲湍急處。山亦讓溪流。只此萬峯隙。何來一葉舟。石潭魚瑣碎。竹徑鳥鉤輻。正覺孤吟好。黃梅發嶺頭。過風木塘有感

及此塘西路。連岡百折餘。徑荒飛野馬。名古泣臯魚。人說官資好。吾傷祿養虛。望原徒步過。不忍坐藍輿。曉發玉屏劉教諭副武陳訓導秀升率諸生相送輿中口占六首示之

一例青衫馬首迎。羅施山半見諸生。眼前指點爲文法。似此峯巒始不平。

童年敢說有師承。一事如今記尙能。堂比雪深三尺路。不曾辜負讀書燈。予少孤蒙太安人授經

潛修莫恨閉門遲。倍惜分陰是此時。却喜十州民氣愿。殿頭早荷聖人知。召見日蒙諭以黔省士習淳樸須勤爲教導

閣帖堂碑奈俗何。烏焉三寫已成訛。子雲門下生徒盛。誰比侯芭識字多。

一字離音總不成。黔音差較楚音清。諸生莫慣稱天籟。好屈周顛學四聲。

我無奇術報殊恩。欲闢當時通德門。他日講堂勤問業。六經誰似鄭公孫。

發玉屏縣

玉屏及清溪。五十里不足。其中山雜沓。頗覺寡平陸。寥寥依斥堠。時有幾家屋。西南綠吞山。雲斂日光縮。猶欣枝上竦。土性無曲木。山凹諸土著。居各面林麓。邊徼歲屢登。稍聞事儲蓄。深林鵲聲喜。時得啄餘粟。前及羊坪塘。村烟已成簇。

山行

出山泉百折。殊有戀山心。澗水復時落。重源何處尋。紫藤垂岸陡。白鳥渡波陰。臥聽灘聲急。勞勞自古今。將至漫溪塘。

漫溪途猶危。絕巘立斥堠。心疑不能到。再轉谷已湊。遵坡何洵洵。雲出與石鬪。不知雲起落。但覺一山皺。前行塗轉晦。時見涉波獸。濃綠復萬重。密林無正晝。

將至清溪縣上嶺

障坡千萬樹。不覺有山城。忽訝鳥巢外。時飄人語聲。撥雲看塔峻。映柳識橋橫。及渡清溪水。方知水色清。清溪行館見梅一株。花甚爛漫。喜而有作。

風利如刀雨若梳。一林花密竹蕭疎。塢頭更有山無數。疑是江南二月初。

何曾驛使解封題。空向長安醉似泥。三載別來惟兩面。白雲溪外卽青溪。都門不產梅。惟庚戌春初。計借屋。時老梅適放數花。然不及此十分之一。

夜移瓶梅入紙帳作伴曉起香愈酷烈復賦一首

自來荆郢南山路愛曉行馬蹄慣踏紅燭影送盡殘月聞鐘清偏憐昨夕山窗裏寬滯踈香不能起風踈雨薄送出城猶執一花籠袖底

發清溪縣至梅溪塘二十里沿無水行山徑逼仄幾不能上

盤山道險幾不通大石礙路如癡龍灘聲愈急嶺愈峻嶺似不放溪流東一卒引馬十卒引輿頗念衝途人不得常安居兒童生小登山易履險真如履平地百錢縛肘餅繫腰口吸山泉詫甘味梅溪才過復小溪十里肩上藍輿飛書簽倒落茶具剖只有梅枝猶在手山行望舟始覺平舵樓客眠尙未醒君不見行經平地僕夫喜一葉舟驚突波起

渡水至焦溪行館山水環抱林木尤邃覺巖灘剡中無此奇勝也

山百折溪百回到來山水欲俱斷一葉忽破青冥來南津樓北津樓津樹對出雲分流嵐光密處山花好十月猶青堤上草沿溪一帶飛綠烟偏向人家鏡中裊人來岸南立少時岸北征馬聞驚嘶行人衝寒馬流汗馬影度波魚忽竄

盤石塘

黔中行兩日山險止梗道東西無起訖所苦寡阨要行經盤石汛石脈始森峭奇峯破天出頽石突若廟

排空立一徑。萬古不得到。中疑穴靈怪。縷縷雲出竅。飛瀑復百重。誰能扶真輿。生平好奇性。失喜忽一咲。尋路欲出山。鷓鴣恍前導。

侵曉入太和洞

轉覺岡巒峻。難容地脈回。客方升閣望。山欲渡溪來。市郭燈初暗。帆檣霧未開。半時心境澈。孤坐此層臺。

上油榨關

一石橫絕天。一石橫塞地。盤空兩巨石。缺處復鋒利。雖云置營汛。劣僅入隻騎。前經絕壁下。轉覺人馬細。東南初破曙。一縷入雲氣。大息撫鳥巢。吾形願同寄。

下關逢驛使。却寄張同年。問陶時張方由蜀入都

君來蜀道如天上。我渡黔關入地中。今夜相思尙回首。各從北斗辨西東。

相見坡

小相見坡折不休。三起三落時句留。藍輿正對我來路。迎面不復勞回頭。盤盤路向雲中辨。七里來尋大相見。石古途危細如綫。馬頭亂撥雲濛濛。馬上人面猶雲中。東西對立峯何陡。天半驚看一招手。馬頭已西人面東。隱約尙見坡竿紅。飛泉攔路復衝出。人面始同坡面隔。下坡十里行轉遲。縱不相見還相思。還相思。不相見。我願天下人。皆如此坡面。東西縱復隔浮雲。一日之中時隱見。或云會面數則離。此則仍復

分東西。雙坡近。又判兩縣。大相見坡屬施秉。

亦若古者好友百里愁分攜。乃知在遠仍如邇。我念神交倘如此。劉

家塘畔作一詩。火急封貽二三子。

偏橋

重鎮當年建節旄。石闌千步尙迢迢。江南到此川程絕。想亦應名萬里橋。

天梯關在施秉縣城內。

樓閣排空雉堞齊。霓旌高閃夕陽低。萬山過盡疑天上。不信前頭尙有梯。

二鼓至飛雲巖。秉炬上巖略周覽。卽回至養雲閣。宿平明獨行上巖。并至聖果亭。雲根泉等久憩。

藍輿小睡已二更。半里外響飛泉聲。入門一徑生虛白。是石是雲同一色。前行百級卽少休。秉炬却憩巖西頭。征衣暫付山童澣。先煮山泉與山款。自來京國夢始寒。枕上一夜鳴飛湍。平明待得雲全出。始向山根搜石窟。乃知雲亦無石奇。石轉覺瘦雲嫌肥。纍纍却似枝垂果。一朵峯尤奇。一朵飛騰只在人眼前。不遽拔地思升天。遵巔欲及仍難及。石却戴松空處立。玲瓏百竅生百松。飛起松亦當排空。松身天矯本若龍。會見汝植天門中。須臾日晦光開闔。雲復飛來與山合。出門雲動石覺行。雲脚送我來黃平。

巖側古梅一株花正放

碧澗層層暗綠苔。石闌干畔久徘徊。不知樹向巖中出。祇覺香從頭上來。新月正宜當檻坐。高枝疑欲待

人開。寺僧云。今日花始盛放。泉聲石色都成戀。便繞花光亦百回。

黃平州西見日出

黔中行兩日。天短日苦陰。玉屏及清溪。尤若日暮行。黃平州北逢初七。甫見平衢流赤日。車前歡喜到八驕。馬上曝背寒威收。宜娘山外風尤峭。一半花苗出趨廟。紅綾肩上羊一腔。七尺花幡引神轎。相違百里風土殊。山前老苗亦讀書。怪來門帖宜春字。明日欣逢日長至。

至日發重安江行館憶京師早朝諸君子

過盡州西劣。巔峯重安江水綠溶溶。獨從萬里橋邊宿。却憶千官闕下逢。三殿左趨燈影密。石經國史諸館皆在殿左。五雲高捧日華重。幾年此夕朝天慣。猶向山齋數曉鐘。

渡重安江上嶺作

三里與江背。冷冷響尙聞。前經百重樹。始隔一川雲。天向松梢暝。途從石罅分。寄書情較切。空有雁成羣。入大風洞半里。阻水不得進。

途行抵清平。山不秀而樸。盤盤十里外。石脈已潛伏。巉巖當面出。劣欲轉地軸。停輿入欹徑。風氣早森肅。泉流四飛注。細石時礙足。絕險劈一門。途寬不紆曲。東南諸洞穴。所苦地維促。茲遊庶森爽。敞及萬間屋。恍若古達人。推心貯人腹。渾淪含衆有。不太別清濁。巖奇列千竅。尙未及雕劂。乘虛一燈入。百怪露人目。

風輪覺森森。大氣自回復。寒裳行欲進。捫黑若相觸。陰房長入夜。日月光不燭。狂思傾海水。一洗龍霧毒。
東西靈境闢。真見列松竹。方志云洞深可廿里許昔有高一廬者乘炬深入忽見天光豁然洞外松竹森列。瞑坐一縱思。莓苔照人綠。

晚晴自白泥塘至楊老驛山行

才收薄霧卽新晴。似畫溪山馬首迎。添得白雲成睥睨。連岡真似古長城。
白泥塘北石零星。下坂難教足暫停。幽絕山村幾家屋。晚霞黃處炊烟青。

宿楊老驛

兩山中間夾一驛。驛路如繩盡高出。山凹忽現數百家。瓦屋鱗鱗若居穴。下山欲向橋南住。水碧堤青渺無路。更殘繞砌空百回。新月不過山岡來。

度響琴峽

排空石筍立一山。人向筍上行。響環藍輿舍。此卽無路危。在皆從筍尖步。行人至此亦掉心。空有細響同鳴琴。琴聲愈急步愈促。一跌幾將陷山腹。我行萬山無此奇。過此一折山仍夷。君不見危塗莫謂無人到。此是康莊通六詔。

黃花坪道中

黔中雖易雨。一雨亦易晴。溼翠甫欲收。早喜霞光明。山花亦時開。助以百草馨。最好山徑奇。一轉一曲屏。

才過清水塘。已抵黃花坪。回頭望諸山。復覺雲冥冥。

冷溪塘

四山盡高出。中陷若一井。居人欲入縣。數里方及嶺。松樅若井闌。沈沈閉升景。塘兵瞻導騎。半日已引領。樹杪百尺樓。樓前柝聲永。相將過溪去。溪水清鑑影。太古雪尙留。何嫌水光冷。

牟珠洞

層山天半列作屏。下有洞壑藏真經。到門口缺若建瓴。一徑斜入天光青。飛空真人倚踈櫺。法象奇古忘年齡。千百萬態韜真形。旋螺三折步不停。石上戴石何瓏瓏。巖深無人杳冥冥。石腹天矯參龍形。中陷若穴堆蜻蜓。凝脂點乳流素馨。石嫩可搯膏猶零。恍如鴻鐘撞寸莖。絕巘往往揚空舲。有聲無聲難可聆。偉哉造物實至靈。鑿出雷斧穿飛靈。另闢一洞居明星。小者如盎粗如瓶。否亦或是仙人庭。百丈高處懸飛鈴。更有一曲雕雲駢。馬前兩兩排仙伶。馬旁力士疑五丁。後來一人殊伶俜。側首鬢影光熒熒。回身匿避如尹邢。千年老雀初刷翎。絕壁萬丈懸獐狴。或如空原萃鵲鷓。或如高枝綴蜻蛉。如人拂拂似豹躄。回毛宜乘細角麕。形奇態詭孰使令。久視方得心神寧。稍南一厓結作廳。嫩綠錯雜同回汀。碎影點出踈踈螢。一門森森列萬釘。五色變幻形鈴蜃。巨者恍若浮江萍。山南如坎北若陘。幸有巨石層層回。萬古不入蛟龍腥。靈風蕭蕭雨濛濛。晦朔惜乏知時冥。來遊如夢出若醒。刻石欲作山前銘。我留一言神倘聽。巨斧徑

欲鐫吟磬。一綫裂處開明廷。從茲光怪不得肩。正午赤日來亭亭。時議欲用四川開鹽井法。于巖頂鑿一穴以通日光。

過新安塘。未三里見絕頂。一關高出鳥道。卽隴首關也。延回行半日始至。

才過新安塘。未抵壠首界。嶺樹千重復萬重。驚看白道懸天外。計程七里行半時。我意尙覺來何遲。回頭

忽驚飛鳥墮。隔却白雲穿不過。

晚至龍里縣

清絕山城祇百家。城門樓上晚吹笳。猶餘溼翠收難盡。商略明朝作曉霞。

早發龍里縣道中雜詩

濛濛四山雨。中有一山晴。漏得朝曦影。林鳩復怪鳴。

絕巘疑無路。雲穿一徑斜。野花隨意放。不復有人家。

山樵值山樵。陡壁亦相揖。濛濛雨不晴。莓苔綴圓笠。

牛羊識分界。不復過溪隈。只有谿魚好。斜穿石罅來。

全家三五輩。種藥此山中。開牖摘生果。朝霞滿袖紅。

誅茅構一亭。遠近皆可徙。因貪聽溪聲。移入前林裏。

觀音閣

溪聲流不盡。三折到橋南。初日紅猶斂。殘冬綠尙酣。乍疑僧入定。眞與佛同龕。北閣休教掩。衝寒性所耽。

小除夕祭詩作

南行逾萬里。小歲入三更。爆竹驚心碎。桃花照眼明。時桃杏及海棠諸種並已盛開祭應遵舊例。醉復盡餘觥。笑向兒曹語。今年帙已盈。

除夕寫歲寒圖貽徐太守日記

樂府新傳二十篇。太守近勸事定番州有樂府二十篇蠻花犴鳥倍鮮妍。使君循蹟吾能識。記得相逢又廿年。壬辰年太守官英山令時

余隨學使者至六安得識面

風光知否入春無。竹葉青葱柳眼蘇。欲祝一番交誼永。臨溪仍寫歲寒圖。



卷施閣詩卷第十三

黔中持節集癸丑

人日登東山遇雪復攜客至黔靈山久憩

別來方十日。春色滿山村。樹矯將穿牖。峯奇欲突門。
半城新綠影。齊上振衣岡。露濕棲鴉徑。春濃選佛場。
我愧非安石。山真似白門。乍披天半牖。同醉雪中樽。
松陰委曲廊。杏樹攢高閣。城中客始來。原上花先落。
積雨廚烟重。穿雲澗水溫。馬頭山鵲噪。牛角野禽蹲。
樹侵官道窄。山壓女墻低。馬逐雲頭上。人隨雨腳西。
三層樓上雪。百尺樹頭花。白欲迷天影。紅疑迸歲華。
廊長縱獨行。龕小容危坐。天上有人聲。山樵墮松顛。
小亭三面影。清磬四時聲。樹暗歲西嶺。窗明瞰北城。
半窗初積霰。一枕乍聞雷。時連夕臘意屏前散。春容鏡裏開。

新正初一日發筆

誰向黔陽記歲時。殘年氣候較參差。夢回昨夜燈猶永。春入空園柳已知。小病乍將人事減。薄寒聊遣酒杯支。驚雷爆竹都成陣。門外三更雨若絲。

初春憶里中諸同人

萬山深處住。忽憶海邊春。不特花香好。兼思花下人。花枝濛濛柳條長。花裏高樓日堪上。危橋東轉多坡陀。一水出城名蠡河。河流至此剛三折。亭號艤舟人亦歇。左家兄弟工煮茶。閑訪屋北踈梅花。錢郎多愁趙生矯。瘦董瘦生超然瘦生癯崔瘦生兄弟。鄉語好。毘耶室冷畫不肩。塔影七級看亭亭。圍鑪聚久清談足。小臥還繙歲經讀。蒙莊興逸不可當。來及曙色歸斜陽。一童攜錢每先走。爛醉城東市橋酒。此時十輩五客燕。兩客復住荆江邊。我頃南行路七千。遠道誰拍洪厓肩。山形盤回水迢遞。夢裏還家亦非易。作詩火急欲寄回。屈指到日榴花開。

貴陽元夕燈詞

花墅連宵爆竹催。惹他桃杏一齊開。惟餘徑草難全綠。却值山南絲雨來。西南郭外盡平疇。節使筵開百尺樓。燈火似山人似海。忽驚天半一回頭。廿家門巷一樓燈。火樹銀花夾數層。只有笛聲淒怨甚。四更還待月華升。

金鎖橋西送客回。趁人叢處廣場開。蘆笙吹徹秧歌起。逐隊花苗跳月來。
一句強半雨連綿。不信黔南是漏天。騎馬出門思鏡聽。沿街却喜說豐年。

廉訪齋南笑語諱。姜廉使開陽工射。每集同官角勝負。當筵絕技使人誇。射棚一盞銀燈上。牆外驚傳鼓子花。

花枝不異故園春。短巷長廊記却真。倚徧石闌干畔月。就中只少走橋人。

簫鼓初停坐客稀。管嚴節使以予不觀。劇爲擇日另設一筵。半酣筵上換春衣。七千里隔津門路。却有黃魚入饌肥。

古墻陰碧燭花紅。待月樓高影數重。一簇銀燈山半墮。乍看真訝下天龍。

踈楊成幄水如烟。錯認江南二月天。星月未來樓閣暝。萬枝燈裏漾秋千。

清鎮道中

春陰一堆紅百堆。山翠缺處桃花開。冥濛綠意石根迸。春筍昨夕聞驚雷。行人衣上泥猶濕。高樹塘邊漾晴色。山泉日午開鏡光。菜甲花滿疑斜陽。

過龍井塘上坡

李花如含顰。桃花已迎笑。藍輿再轉復一岡。天外奇峯門清峭。春塘北折凡幾家。飛蓋過樹驚棲鴉。回崖陰蝶飛滿。春在海棠深處暖。

春分日抵安平行館作

清削峯巒得未曾。峭厓馬上却肩承。山泉圍郭綠三里。村樹接天紅一層。遠道書來春正半。小樓人去月初升。商量欲待尋巢燕。齊捲疎簾喚上燈。

沙作塘西上陡坡

連聲爆竹鵲驚回。正好山南雨欲來。只有桃花解迎客。趁人叢裏一枝開。人家多住石塘西。石屋參差望欲齊。空裏鶉鴉聲轉急。山雞飛上故巢啼。

中火塘西入山

東厓及西厓。深巷密無縫。厓窮山寺突。補此密林空。行人下岡脊。騎劣急施鞚。石罅三百家。隨波綠疑動。冥濛遠天外。飛鳥忽相送。宿雨時一零。檐間杏花重。卻葢一層雲。山房尙春夢。

寒食出安順府西門校射

閉門甫經旬。芳草已如積。黃花瀾平疇。春露曉逾白。青山迎道左。濕翠馬頭滴。闢圃三里餘。朝晴試騎射。隄旌紅閉野。岸柳綠窺隙。山鵠閃畫弓。林鳥占門戟。于焉心寄賞。觀者足若植。慙無養生技。敢論扶風德。聊記在蠻方。西郊度寒食。

三十日遊金鐘山

百盤升作嶺。一石削成臺。山筍高逾屋。天風響若雷。澹紅雙徑羈。新綠一窗開。正好容危坐。齋鐘莫屢催。

武當山久憩

道人侵曉初啓關。一城花光浮上山。闌干影外春陰膩。香氣依微塞空際。交鳴鶯燕殊有情。三里路中飛不停。深紅淺白看難足。葉底參差間新綠。看山百回眼轉青。山殿開處祠元冥。殿旁一徑天風墮。我借蒲團向風坐。此行訪客擬夕陽。一騎忽復來山房。傍花南行衣袂濕。花裏先聞響鳴鏑。是日彭軍門延棟約射鼓子。

初一日出南門至華嚴洞持燭入三里許

百折山已深。遵巖復千轉。山肩深萬仞。欲往怯途遠。洞門蠟炬擲兩頭。直下無底光難留。奮身一擲若飛鳥。回視偏驚洞門小。土花濛濛綠滿衣。巨石礙路如雙扉。牽衣屈曲入屏幃。飛瀑偏從兩肩下。危厓覆蓋下轉空。大聲如鐘疑螿龍。孤筇欲拄不得拄。地底陡復衝大風。厓窮路斷天愁晚。半寸燭中人復返。高低三里路蜿蜒。出履平地同登天。當時誰把華嚴說。已覺豐干太饒舌。我欲磨厓易舊名。讀書山畔藏書穴。華嚴洞外山甚秀。折而無名縣人趙氏聚族居焉。余歲試安順趙氏子弟獲雋者文武各二人。因以讀書名其山。從土人所請也。

城南十里路回環。百折烟嵐水一灣。却喜青衫迎馬首。華嚴洞口讀書山。是日直諸生釋菜回。

初六日發安順作

昨旬騎馬入行臺。草腳踈青尙未回。今日藍輿向西去。海棠花放蜀葵開。韶光欲老愁梁燕。碧月初圓照

酒杯莫更匆匆感時序。山榴紅綻客仍來。

上巳日自鎮寧抵安莊道中

銀塘北去山如鎖。正好一村新綠裹。沿林乳鵲飛刺天。掠得餘花落千朵。藍輿小睡轉數岡。夢裏時觸幽蘭香。山危已換長繩挈。一半花苗帶花出。林深綠暗路欲迷。却喜穿樹如鴉飛。今年上巳風差緊。分水橋邊鑿春影。過橋南北分兩堤。樵徑北去行人西。柳絲濛濛挽客衣。去路開徧黃茶靡。

白水河

我尋白水源。澗削流殊細。西經白虹橋。河聲始如沸。前行十里響不停。巨石欲裂穿驚霆。河流至此經千曲。激得飛濤欲升屋。回頭屋後山俱破。却讓河流隙中過。非烟非霧鬱不開。此景豈是人間來。忽驚一白垂無際。高欲切天低蓋地。泉聲落處搆一亭。水色正壓羣山青。離潭一尺波如斛。襯出空潭影逾綠。蠻方三月景不妍。賴此兩兩懸珠簾。轉愁萬古簾難捲。隔得仙源愈深遠。潭側有水簾洞爲昔人避兵之所潭旁一枝花較紅。照影只在空潭中。四圍山色高如岸。祇覺白雲顏色暗。眼中神物誰得看。潭中相傳有犀牛伏此會待月午波心寒。行客去不停。孤吟我偏久。泉飛兩派君知否。分送行人出山走。亭側有二道往雲南及南籠府者于此分

鷄公嶺

險絕鷄公嶺。枝蟠百斛蛇。嶺背有古藤粗幾百斛上樓天欲墮。攀樹日初斜。怪石圍孤寺。蠻烟簇幾家。下山途更窄。

警客有棲鴉。

關索嶺

山南路。鳥飛亦不知。排空翠巘逼天住。乃識細路懸如絲。前行問路頻相失。時入穴中時出穴。東西向背杳莫分。幸向林梢辨斜日。兩山中間夾一橋。細水畢集聲如簫。過橋三折方遵嶺。忽訝危橋若深井。前行簾條後戚施。時俯時仰愁難支。征衣匆匆棘心挽。攫客復有青松枝。居然一廟藏山半。上視山巔尙霄漢。停輿聊復酌山泉。以手讀碑疲復換。後先濟美誰所云。嶺上有關索廟。相傳祀蜀漢前將軍子。當日或隸征南軍。神扉開處山僧迓。我敬英靈且先拜。虛亭留客聽晚鐘。炊火遠雜山花紅。出門撲面風尤大。幸有扶人竹千箇。君不見。來途一綫雲初破。天上驚看馬頭墮。

永寧道中

一馬行天半。雙旌逼嶺頭。澗光黃奪月。山勢黑吞州。蟻穴開平郭。猿梯直戍樓。人家止三兩。相對雨中愁。哈馬塘

哈馬塘邊路。肩輿趁午晴。山如重甌合。人亦左擔行。竹密都題字。花香不識名。前旌且回緩。留酌野泉清。抵盤江過鐵索橋。久翹復下坡。至涼水營。午飯

盤江水。流千里。三月江水清。冷冷望無底。岸東安順西南籠。天半一橋飄若虹。空中正練交如織。知費當

時幾州鐵。高低兩層鋪板平。人行半空馬不驚。登樓試面晴江色。陡下驚看一千尺。四圍山勢若削成。樹亦直上無縱橫。危厓盡處僧房鎖。三月榴花已如火。闌干影裏望行人。一半分趨石厓左。蠻中節物何太忙。百卉開落誰平章。賞心豈獨無儔侶。鶯燕南來亦蠻語。出門石罅路不分。鳥道十里鋪黃雲。涼塘三百家。忽覺春如海。我食盤江魚。還憶盤江水。

普安道中作書寄南中諸友

別來春色已成團。一種花枝隔水看。榴火樹中風驟暖。芭蕉聲裏雨仍寒。蠻方不定陰晴景。瘴嶺先慵旦晚餐。南籠一府處貴州極南。微有瘴氣。客此者宜節飲食。居處是以云。便欲寄書無別語。七千里外客平安。

新城行館卽事

繞廊不厭百回行。客已離軒酒尙傾。銀燭一條花兩樹。伴人清夢到三更。闌干都復綴青苔。鋪地松陰綠不開。半捲竹簾貪看月。鶉鴉啼雨枕邊來。

南籠苦旱余抵郡二日卽得驟雨。然麥苗未暢發也。十三夜甫就枕卽聞雷聲自南來。雨急如注。徹曉不止喜而有作。卽柬張太守鳳枝。

經旬誰說使車閒。憂旱心情未解顏。乍覺清涼思擁被。忽驚雷雨欲移山。沿堤松柏爭飛瀑。合隊烏鴉猛叩關。却趁電光升閣望。已聞歡喜到苗蠻。

答張太守鳳枝見贈之作

領郡天南復幾春，退衙仍是苦吟身。
苗蠻繞郭風偏悍，孔李通家誼最親。
千樹影中圓月上，萬山深處一
官貧，閑情譜到雙紅豆。莫哂吳儂白髮新。
太守有紅豆詞二闕極工。

南籠府東郊試射士作

盤馬場西綠欲勻，紅旗獵獵起纖塵。
貪看一角春山翠，忘卻當前角伎人。
一條馳道倚晴空，破曉先聞響角弓。
正是柳塘風急處，亂花隨馬入雲中。
南籠道中夜行

藍輿三折面方塘，雨後溪光著意涼。
行到石橋剛夜半，野花殘月鬪深黃。
羊場塘西見海棠

三月風光疑有恨，十分顏色已無香。
林昏露薄誰人看，留得松陰護曲廊。
發新城道中值雨

別來春色已陰陰，收拾高低徧野金。
來時菜花極盛。一晌東風豈無意，雨絲都灑百花心。

三望坡騎馬歷黑土坡老鴉關諸隘

三望坡前綠欲迷，一鞭高與白雲齊。
多因馬上人回首，惹得春禽逐馬蹄。

楊柳三層接綠苔。春陰如海浸樓臺。山凹一騎穿花出。錯認雲帆天半來。

度老鴉關

絕險疑無路。回頭雨復來。正愁疲馬惑。却值嶺雲開。細草黑如霧。野泉聲若雷。輿前長官拜。何處與徘徊。

安南令張君
世昌迓至此。

過保甸塘至盤江道中

隔江途若綫。正對行人面。更轉百坡陀。江流尙難見。

春盡日發新鋪至永寧州道中

到曉風難定。山雲欲亂飛。上樓初破夢。過嶺復霑衣。石澗草蟲響。藥欄花事非。去程三十里。如夢雨霏微。

道中作家書戲占一律

過得鷄公嶺。蠻風說亦愁。春田喧蟋蟀。晴木嘯鸚鵡。雷雨輒排戶。牛羊分占樓。居人怕飛瀑。竹屋製成舟。

自永寧州署發至北口塘值雨

百折途如綆。千林晝若昏。嶺藏初祖塔。苗別仲家屯。竹瘦欲穿石。雲奇竟塞門。隨車謠已愧。偶值雨翻盆。

連日至安南永寧皆得
雨土人有隨車之謠。

觀音洞

仄徑西來日欲曛。洞門流水綠沄沄。擡頭忽覺峯奇峭。錯認天空數朶雲。
半厓音響若聞鐘。石罅纔開藓復封。誰識洞中仍有洞。小橋流水一株松。
自界首塘至駱家橋道中

南岡北阜自分條。如雨谿光路轉遙。欲引行人向東去。柳花攔定駱家橋。
乾溝道中書所見

新綠填街馬過遲。幾家竹屋枕陂池。鴨欄明淨鵲巢整。却有野棠開一枝。
初六日渡鴨池河至四方井道中作

隔窗催客鳥何勤。涼甚先將濁酒醺。才欲出門衣袂濕。馬頭猶罨昨霄雲。
江干清曉泛浮槎。隔岸山隅路幾叉。行入白雲紅萬點。半空都放石榴花。
將至黔西東州守張同年會埽一首

憶昨相逢渭水邊。忠宣門下說齊年。同官萬里君尤遠。曾宰三峯吏是仙。
到處溪山疑綠野。予曾兩詣桐城並至相國
林別來京國望紅箋。時郎君計借北上衙齋借榻心殊慰。爲我先開卜夜筵。

四方井至黔西州道次

危途旣稍夷。平壤拓十里。溪聲流四面。山亦伏不起。良田富林麓。百鳥展然喜。
固知巢危厓。心亦匪得已。

溪田新雨後。波活掉魚尾。裊裊青竹竿。抽指入鳥裏。途長怯晴日。迂道走坡底。一頃荷花風。炎蒸忽如洗。十九日至大定城西坡上。校射歸塗。復詣斗母閣看飛瀑。

射場距五里。清曉聞吹笳。初日旗幟翻。鳴鉦出官衙。拂露過北郊。先驚樹頭鴉。藝士植若堵。臺高建崇牙。下馬入鎖廳。山青四周遮。臺杪射的紅。高低奪明霞。一水出道旁。來源抑何賒。墻缺竹樹交。路若之字斜。直下百尺餘。依稀有人家。雲氣復四飛。驚風走汀沙。回路改郭西。山田夾鳴蛙。飛瀑空際來。濕此半嶺花。客倦欲暫停。禪扉試煎茶。

路穿巖

萬仞峯何峻。巖腰豁一扉。遠從波影入。已有日光飛。攀徑野花綠。排空石笋肥。谷鶯偷覷客。時復閃紅旗。

烏西塘

清晨馬上來。薄暮烏西宿。烏西人已知。巖頭注雙燭。

黔西州署西偏有海棠一株。大蔭半畝。惜花時已過。同年張君約科試時。再過此相賞。因作此以贈之。海棠籠半畝。辜負此花時。車馬何因暇。闌干有所思。碧窗懸舊句。紅藥剩殘枝。不是張公子。誰能訂後期。

張同年邀遊東山寺

山廚連日綺筵開。邀客東峯角伎回。是日約同人在山棚角射。我比謝公心更冷。屏除絲竹始能來。

石峭潭空夜氣生。少焉亭上燭縱橫。酒闌倘復待殘月。北斗欲斜山四更。
將至爛泥溝上嶺

四山飛瀑合。鳥亦誤西東。乍劈林梢綠。遙分寺角紅。幾家波影外。終日雨聲中。絕險藍輿折。尤防撲面風。
革撥塘遇急雨

百道飛泉合。魚龍欲上天。戍樓何處在。野水忽無邊。徑仄花迷眼。厓傾棘刺肩。夜程猶十里。愁絕馬難前。
夜黑行三重堆汛南諸山中

卅里羊腸路。高低夜色浮。虎風腥撲面。榴火艷擡頭。雨急三層磴。雲迷百尺樓。林梢一聲磬。隱隱出平疇。
贈周刺史景益

卅年家住蠡河灣。只隔衡門不往還。清切早聞登上第。沈淪我亦廁朝班。閒情偶欲消餘晷。君善度曲遠宦同
應歷萬山。何日對床鄉夢好。白雲流水自潺潺。

渡渭河橋

渭河北去路尤稀。急溜橫衝石徑微。二十二條衣帶水。劈空爭欲上山飛。

楊柳塘道中

雨絲初斷日光微。十里亭前試袂衣。剛被軟香吹破夢。滿山黃徧野薔薇。

白蠟坎道中

忽覺身無據。藍輿下半空。冥濛萬重綠。中隱夕陽紅。客醉連宵雨。花殘昨夜風。誰言播州惡。土脈較疎通。

鴨溪道中

水田千百級。中有石泉青。一道復孤下。四山相與冥。過溪晴乍永。隔岸雨猶零。最是椒花好。時時破夢聲。

五月五日遵義試院憶里中競渡之勝十首即寄錢三維喬趙大囊玉

溪流一曲巷雙條。燈影三層接畫橋。我亦趙家樓上客。七千里外憶今朝。

新闢柴門遠市塵。病餘讀書復逃禪。謂錢三多因暇日添遊興。偷上吳孃鴨嘴船。

內河昨日雨蕭騷。溪水平平添綠篙。惹得龍舟銜尾去。十番船泊北城壕。簫鼓聲聲壓畫檐。整衣多半出褰簾。檝頭艇子如飛去。就近還趨八字尖。河干扶醉却歸來。聽雨樓窗半面開。偏是謝孃諳食性。枕函堆徧紫楊梅。兒童撲手說端陽。杏子輕紅梅子黃。乞與一瓶桑落酒。醉眠仍入少年場。三元閣上久裴徊。天氣陰晴乍熟梅。畫舫塞河人塞岸。忽驚雷雨打頭來。雲谿谿北接官衙。添得紅闌眼乍遮。好是一河燈影白。橋東錯認月西斜。連日河頭畫舫開。無端鄰姬亦追陪。溪南一樹石榴盡。都到美人頭上來。

艾葉紛披蒲葉長。盈觴酒綠泛芸黃。蕭王里畔鄉風好。幾日門前角黍香。

遵義試院

花紅結作屏山綠。圍成障。引領望山城。山城在天上。

遵義校射場在城外六七里。因就近假副將署射圃校士。

三面青山繞角場。僅餘一面入斜陽。沿林石細馬堤脆。帶得落花來射堂。

三里周垣百尺臺。斷碑如戟翳莓苔。多應曾作老蛟宅。夜半石厓喧怒雷。署本明楊應龍舊宅。

回龍洞

過橋凡五折。已到遠公廬。徑削才容馬。溪喧欲土魚。曉烟搖竹栢。初日定村墟。莫訪垂龍洞。泉靈脈久淤。

桃源洞

名區馬到亦徘徊。竹葉迎人鳥語催。已覺溪山隔城市。絕無鷄犬有樓臺。前塵事向殘碑讀。洞土人相傳爲李太白廳

驚絕壁花爭五色開。依舊澗聲流不住。錯疑重到武陵來。

渡烏江

出山殊有戀山心。飛漿迎人過浦陰。百折水紋千折嶺。急流時見點波禽。

江流中劈四山開。雨後江聲怒若雷。萬朵白雲空際落。錯疑潮自海門來。

馮巡撫光熊招飲卽席賦贈二首是日馮初度

早識雲間大小馮。時令子開州牧克。蠻方何幸服官同。欣看裙屐筵初啓。難得民苗歲屢豐。囊筆卅年呼

內相。公久值。趨朝四日領司空。自山西巡撫入覲特旨署工部侍郎四日卽有黔撫之命。到來倘竟稱觴地。却有東山若待公。

咫尺衙齋遞往還。識公心跡幾曾閒。五年官已移三嶽。公自山東布政司調直隸。八月恩先洽百蠻。州貴

甫八月又。調撫雲南。秋半風雲迎使節。樓高烟雨夢鄉關。移家我合稱同里。只隔明湖水一灣。

使院後墻俯臨縣倉有荷池十頃癸丑二月將按試上游命工築三層臺于墻內五月杪歸池荷正花臺

適告竣因分日讌客于上同里楊上舍浦爲繪千葉蓮臺雅集長卷同人各繫以詩余亦率成此篇云爾

北人喜看山。南人喜看水。我雖南人居北久。有水有山方不悔。胷中先有萬仞山。山外流水聲潺潺。欲從

山斷水流處。更種疎花築廬住。拜官昨歲來筑中。所見宛與胷中同。不特有山有水有高閣。且喜山綠繞

閣閣外十頃荷花紅。爲補竹百竿。爲築臺三層。倉廩百舍比如櫛。靜裏已落書窗燈。花枝紅。水流碧。雲氣

時黃亦時白。有時天黑雨欲來。却好一窗收五色。宴客既有藕。藕底復有魚。池蓮可劈桃。可食酒盞借此

青芙蓉。簾垂百尺樓千丈。讌客真疑在天上。窗櫺八角燈影聯。一城居民望若仙。樓高高。觴滿滿。豐歲莫

教行樂緩。黔中有山皆可田。雨足便已成豐年。新秋昨夜涼風起。樓閣都歸雨聲裏。君不見。紅荷花開亦

無幾。接得稻花香十里。

七月五日曉出南門三里至南嶽山下射圃校士回塗小憩野人籬落偶成

數月不一出禾麻已盈疇炎暑曾幾時節序慨已秋
離離瓜田花黃露未收日出鷄尚鳴沿灘飲羣牛
射圃向北開南折路苦修旗門揭峯前東西兩高樓
迤左百尺牆觀者積上頭山鵲噪不停矢向巢上流
馳道滌白雲馬行亦遲留回途改西南偶作物外遊
園扉映方塘竹筍秋尚抽防驚幽人眠花裏停鳴鷓
七夕四首示女紡孫

一歲十二回回回拜新月何事禮雙星一年惟一夕

牛女緣何摯天人路本殊何須借靈鵲月裏有蟾蜍
挈得書千卷樓頭曝不停分將小兒女樓下拜雙星
銀漢間紅牆迢迢理七襄天孫如果巧何事不成章

十六日姜廉使開陽招同馮巡撫光熊萬方伯寧吳超尼堪什張繼辛三觀察暨徐太守曰紀聽綠軒賞
荷卽席爲賦采蓮詞十二首并邀諸君同作

祥柯秋到雨如麻盼得新晴露已華我自看紅君聽綠

一月前余曾邀同人集紅香館賞荷

參差一月賞名花

曉日華筵水上開瑣廳千尺接層臺笙歌小部雍容甚都雜兒童竹馬來
門前赤棒肯攔遮齊放遊人入使衙恠底鷺絲無立處壓波人影黑于鴉

鳴騶來處甫侵晨。午榻橫排任欠伸。各占一亭陳百戲。却忘賓主是何人。

東素腰纖點屐高。

是日令諸歌童結束作采蓮女子。

花非勺藥卽櫻桃。旁人錯認紅粧好。十五吳姬刺錦篙。

偶然擊楫趁波平。也學津船打鼓行。消受小年無個事。一花開處一飛觥。

繚垣日午轉驕陽。一例都將小繖張。知有美人空處立。好雲低爲護明璫。

水心亭北接危城。亭左先聞按玉笙。見覓柳陰深處坐。暫停雜伎奏新聲。

無端燈影欲迷星。高拄檐牙下繞汀。空裏忽驚添异采。晚霞黃入電光青。

百重檐子憩墻陰。小合高擎唱點心。一樣酒帘花外颭。亂吹羌笛搗胡琴。

薄暝遙看打漿迎。紫微花點照波明。若非萬里橋橫岸。

軒側有萬里橋。

尙認吳頭楚尾行。

廿年前乏此花枝。貴州近年始有荷花。小艇何由泛曲池。此日黔陽似江左。當筵爲譜采蓮詞。

十七日徐太守曰紀偕安順遵義思南石阡黎平銅仁六太守威寧麻哈開州普安四刺史松桃丹江兩

司馬貴筑遵義及候補諸大令復邀集聽綠軒賞荷是日馮巡撫萬方伯以事未至卽席戲東諸君子

笙歌隊裏許閑行。月黑簾櫳水自明。鸚武亦知遊客意。此來看雨昨看晴。

夜涼移席屋西頭。燭跋都同笑語流。怪底諸君興偏逸。座中有蟹少盃州。

是日始食蟹。

鄭州倅覬自永豐寄近作百篇乞爲點定因率成長句題後并寄張太守鳳枝

我從黔靈山。望子萬峯底。知君升黨領。夢遠亦千里。山能隔面不隔心。一月不斷瑤華音。官閒一室開常早。虎跡訝多人跡少。使君句好誰能詎。高吟祇憑石點頭。怪來詩札霽如許。道遠閒經普安雨。我時宴客開華堂。發函光擲馮侍郎。侍郎讀詩笑語我。屈宋衙官何不可。東南賓從萃一時。更拓北牖哦君詩。八行莫訝詩牋皺。入坐荷香可同嗅。三更客去益朗吟。涼月正墮層波心。倦來復憶南荒守。索米還家得之否。書成燭跋贅一言。蠻府參軍我詩友。時太守欲假百金歸。爲兩親壽聞尙未得。

馮巡撫既作外臺讌集詩及見余采蓮詞十二章。卽日復依韻見答。其用韻之妙不減皮陸。爰作此志謝傳牋。飛騎一何忙。射虎將軍善挽強。不特事功吾拜倒。瓣香直欲到文章。

新秋回憶早春時。頻把餘閒付酒卮。燈影兩層花幾朵。博公二十五篇詩。公元夕燈詞及兩次賞荷詩共二十五首。

吳司馬玉墀洗硯圖

瓶花齋中書有目。不減鮑家知不足。搜羅各本元宋明。天一閣中無此精。東方冊萬言。南閣九千字。盤盤嗜古三十年。歲宴不知門外事。忽然四十作漫郎。騎馬遠復來炎荒。牙籤錦軸誰寄將。書少乃珍硯一方。蠻陬豈獨無書假。硯亦止憑縑素寫。君未攜硯來所見止有圖耳。一世難耕慨石田。半生卒業思蒼雅。可憐有硯不鈔書。僅寫年來主客圖。開緘忽欲念良友。讀書已覺忘朝餽。因君我憶卷施谷。千本異書碑百束。他時兩客各歸田。硯北還從借書讀。

十四夜坐月

初三逮十四。月止晴一宵。差喜寘已圓。清光徹層霄。鄰東歌吹聲。舍北亦叫號。豐歲庶有期。中坐喧酒豪。而我亦甚閒。銜杯飲陶陶。一酌天宇開。再酌雲氣消。悠然到三酌。月采如鮫綃。兒女集我前。競索梨與桃。礎潤既已收。房廊步周遭。幸此徹夜光。歡喜到汝曹。他時返江南。水郭景倍饒。結伴或采菱。沿堤泛輕橈。比舍攜密親。相將走谿橋。此景汝勿忘。興至我欲謠。紅燭忽斂輝。開簾已崇朝。

寫管下名山圖八幅寄富尙書綱

古人祝長年。類取象岡阜。我今頌尙書。亦以山爲壽。尙書八州督。惠澤及民久。前時持節處。閩海及陝右。仁風所丕播。地方實雄厚。每于奇絕處。皆得未曾有。中南從東趨。太白向西走。武夷清曉海。華岳秀參斗。尙書前按部。一一迎馬首。飄然來萬里。清夢憶之否。雲奇嶺復奇。條又落吾手。碧阜出我前。蒼山峙其後。烟嵐日千變。各各入窗牖。春秋多勝日。時復挈賓友。咸云享清福。得此葢非偶。慙余課士暇。秃筆有如帚。翩然圖名山。不敢雜培塿。圖成寄尙書。應復開笑口。尙有飛仙人。同來獻春酒。

過隴首關

排空傑閣勢迢迢。百折才能及嶺腰。只向密林深處轉。怕憑風力上層霄。

新安塘道中

橘柚叢中半里遙。秋雲如畫束林腰。溪南欲訪閒親串。趁曉先支獨木橋。
村村都喜說豐年。板屋斜開穰極邊。飽飯芋魁無個事。盡收雞犬上樓眠。
廿二夜看殘月

團欒時節雨辛酸。待得如鉤轉耐看。那識幽人有深意。五更樓閣坐高寒。

谷子塘

人行谷子塘。林木始回互。野花生東西。葉葉悉垂露。肩輿欲東轉。黃犢忽攔路。旆影拂曙鴉。驚飛四穿樹。
初陽開谷口。樓閣恍無數。知有山僧居。冷冷曉鐘度。

九日偕署中同人至城南福泉山高真觀登高鄭大令五典設筵于此相待卽席賦贈

纔經寒露辰。已值題餽節。騎馬上城時。暉暉半樓日。胭脂花紅菜甲黃。夾道半里來山房。主人開筵樂未央。琥珀作蓋菜莢觴。幽禽語琳琅。清磬聲疎越。騎馬下城時。輝輝半樓月。仙人樓閣涼意生。隔嶺遞響山泉聲。爨光如霞出山頂。却壓萬家燈火影。

九月十一日發平越至葛公橋作

平明天氣晴。送者逾五里。言尋葛公橋。乃復居釜底。冷泠江一綫。絕壁插江汜。嶺樹鬱百重。凌晨露如洗。危亭峙林表。初日出亭裏。花朵映日紅。晨扉竹中啓。鄰舂杵相答。童叟色俱喜。白屋飯已香。幽人睡難起。

清平道中

四山茶花香。黃白均可愛。花苗聯袂出。時折一枝戴。秋葵盈半畝。野蓼色如醉。危塗穿竹徑。竹密出岡背。險絕天半程。疲蹤屢思退。前旌久延佇。半晌甫及隊。行及羅仲塘。山雲轉深晦。

藍嶠至草塘關道中

藍嶠及草塘。十里壁如削。濛濛棘生刺。左右難著腳。回崖野花艷。谷口日西灼。石竅噓北風。鷹鷲馬頭掠。人禽爭一竇。撲面險欲著。東西缺盈丈。道險藉略約。樹杪俯石樓。窗櫺望依約。驚沙莽成陣。馬走前復却。半道聞語聲。長纜鬪山藥。

過偏橋西三里上一陡坡

石黑雨亦黑。行人向何處。巉巖當面出。欲往決無路。蹊斜非意想。時隱復時露。石罅逗一門。奇花忽無數。高低盤百級。樹杪作回互。搗客西北風。洶洶有如怒。頻于奇絕處。欲把生命置。老樹猛攔人。踉蹌敢回顧。危疑行半日。深險已畢度。出谷路轉平。欣然下徒步。

翁頭塘道中

半嶺昏雲積不開。空山秋盡恍聞雷。怪他百道山泉合。却詫藍輿飛渡來。翁頭塘北路尤賒。屋脊橫看一徑斜。誰向閑門訪秋色。夫容開徧野人家。

自平貫塘至白巖汛道中

午餘都枕白雲眠。兩兩飛泉出竈邊。肯向淮南乞靈藥。本來雞犬只居天。
馬頭濃綠間深紅。半日全行複嶂中。百轉千回抱村塢。江南無此好屏風。
濃濛絲雨日千回。夕照光中霧半開。怪底樹頭山鵲噪。却驚天上笳輿來。
秋來風味足山家。深淺園林百種花。先有入樓紅柿子。飽嘗聊可當谿茶。

百阡城南溫泉

石罅空濛逗燭光。訪泉亭上拂衣忙。半生莫訝塵勞甚。已試人間第七湯。
予所試溫泉直隸則盤山陝西則臨潼整厓江南則黃山硃砂

泉及和州句容與此而七矣。

白石渾疑築釣磯。流從壁隙漾依微。形神釋後卻危坐。蝙蝠嚇人頭上飛。

自塘頭舟行至思南府城外

青山至塘頭。南北忽中斷。驚流適有幾。葉舟一半舟。行半登岸。帆影欲入地。馬嘶驚上天。高高下下行。不歇。馬力反後帆。居前雙江合。處波流。振急溜平添。水千斛。高低橘柚合一村。五色石中魚比目。風帆北轉。飄雨絲。馬上戴笠知多時。舵樓半晌酣清夢。馬背人愁濕衣重。江流曲處城郭開。岸上一騎驚先來。船頭吹笳船尾鼓。濕霧驚開日剛午。

出思南府遵化門道中

一山方如筐。一山圓若筥。山真中繩尺。雲亦就規矩。偉哉造化功。幻此亦奚取。奇零不能割。嵌以數僧宇。霞景正欲升。炊烟穿縷縷。林紅初曙日。澗綠昨宵雨。誰關天半扉。幽人正軒舉。

至思南府城東七里校射作

三里出郭門。七里至角場。材官藝士已先待。日乍破曙雲蒼涼。忽然對面誰能覩。霧捲千人萬人去。須臾一騎來破空。帽影正罩晴暉紅。斗坡直下誇輕舉。馬背白雲飛縷縷。山雲高高上接天。萬綠倏現屏山前。紅林蕭疎噪山鵲。屋後人家飛矢著。

夜起至射堂看殘月

樓臺高下樹縱橫。環郭峯巒不見城。好是四更山月上。獨來亭裏聽灘聲。

觀音閣

到來已覺上青天。尙有人耕屋上田。老樹綠零前夜雨。夕陽黃破半城烟。江聲似恨山重疊。鄉夢都迷路七千。且倚石闌閒啜茗。半空靈果落僧肩。

小厓關

足底先驚萬壘山。半空樓閣自回環。紅雲堆砌不知冷。白水繞門無用關。日影鏡光偏照耀。鳥聲人語合

綿蠻差憐送客殷勤甚。七里岡前馬未還。

將至掌溪塘道中

歷徧危岡陟淺沙。沿江途細欲如麻。蠻鄉秋盡饒春氣。十月猶黃菜甲花。
客程難得片時間。穩臥藍輿出險關。欲剩心情看江水。垂簾行過幾重山。

將至石阡道中

水西林塢好。迢遞隔東村。偶跨水牛渡。閒從石嶠蹲。嶺穿疑有路。雲定不知門。清絕垂綸叟。忘機坐竹根。
重浴石阡溫泉

百里裝方卸。孤亭馬獨來。誰云此冬日。聊比坐春臺。磴削穿巖竇。屏虛障水隈。奚童款扉入。一綫夕陽開。
曉發路瀨塘

離堂尙聞雞。暗谷甫見日。濛濛荆棘影。披草至絕壁。露氣周一山。秋衣冷侵骨。回瞻驚後隊。如蟻穴中出。
前旌復穿雲。石瘦路如髮。風蘆聳清聽。時墮隔林橘。客倦欲少休。茅軒樹頭突。

將抵荊蓬塘

誠知山百折。每折非意想。飛瀑間一層。泠泠愈神往。茅齋雲際逗。絕壁倚仙掌。十月花尙紅。松濤落清響。
山田欣倍入。石困列三兩。豈僅人事饒。雞豚耕生長。兒童乘冬隙。倚戶結絲網。相約捕渚魚。烹鮮佐樽盎。

過思南塘道中

高下田如百衲衣。人家初日啓雙扉。草中尙有閒胡蝶。却恨蘆花作雪飛。
轉覺空山氣候春。冥濛花氣拂蕭辰。峯根獨石誰來坐。時有松枝掃落塵。
出鎮遠城南三里。試射士

一半山雲雜水雲。到來空裏草香薰。環牆人語覺清脆。曉日射堂紅一分。
寥寥飛矢去如星。惹得樵蘇跡暫停。天半午鷄啼不徹。東南樓閣鬢烟青。
沿流歸復誤西東。出郭燈光映水紅。不信鳥巢皆戴屋。幾家樓貼半空中。

送姜簾使開陽入都

相離真不忍。且盡酒千壺。每歲衝風雪。憐君在道途。君自言五年除夕皆在途中計應朝北闕。且莫憶西湖。好趁帆檣

便。行過故里無。

同官凡幾輩。接跡成三邊。謂歸王顯三方伯吾子能孤立。君恩僅左邊。暫還諸季節。行贈繞朝鞭。他日金臺餞。相

思屢寄牋。

冒雨訪諸葛洞

雨聲無時停。天宇忽已黑。輿從空際下。蹊路有白石。前行未及轉。飛瀑已及額。蒼蒼兩層崖。萬古積暝色。

懸流至三仞，雲出波下白。排空列千竅，難作老蛟宅。居人掩關坐，屋上浪花織。傾耳聽此聲，天空地疑拆。
再度響琴峽

黃平州度玉虹

玉虹夾在黃平州南

青天飛下一白龍，魚梁江度琴峽。十萬絃聲驚拉雜，大聲疑宮小聲徵。激得山

雲去如駛，斷崖峻岫石色紫。厓上沈沈日光死，離波百步飛雨飄。隨響曲折經危橋，溪風蕭蕭溪月靜。疑有神魚出波聽。

黃花坪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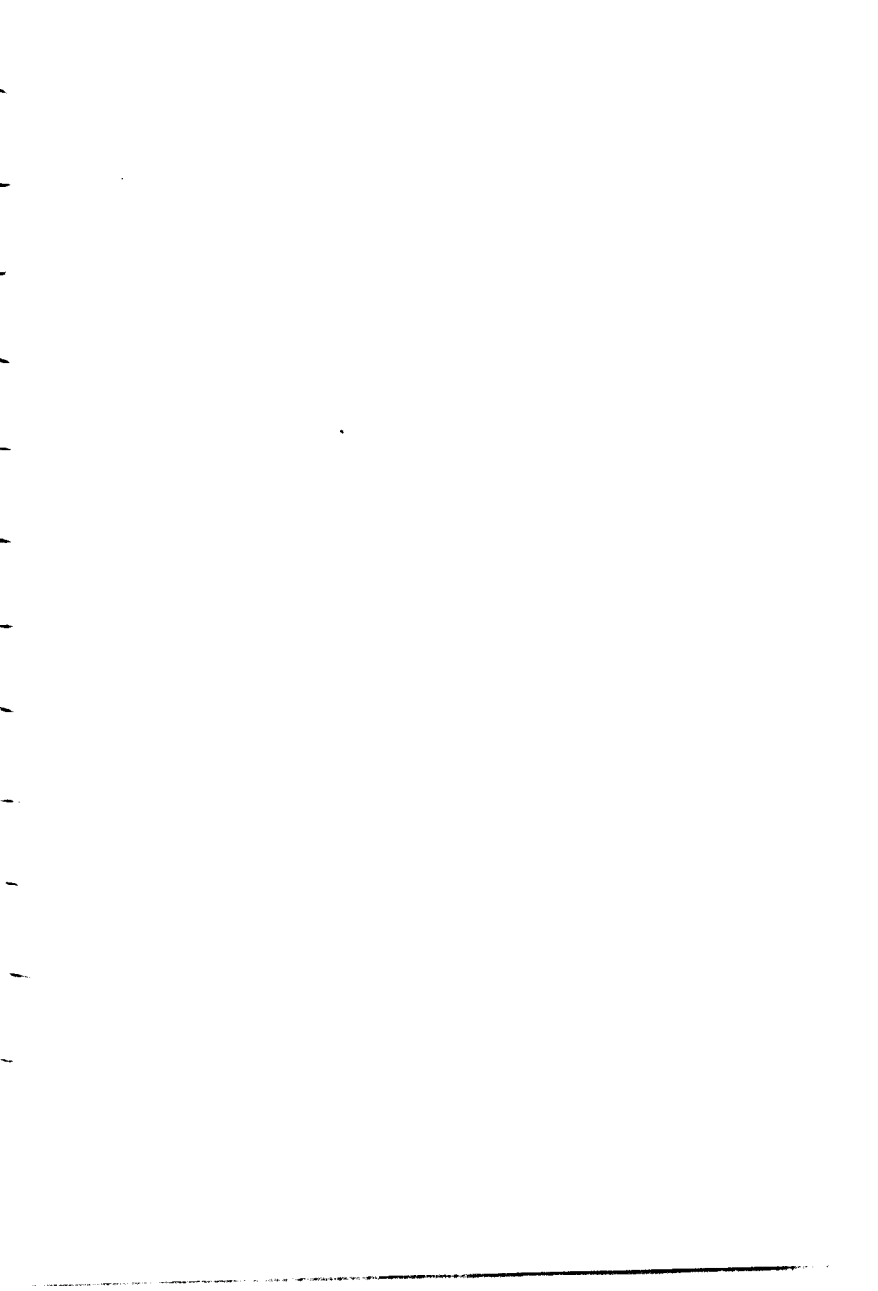
連岡西去路千重，竹色蕭蕭間嶺松。照路野花然似火，出山流水活于龍。風棱時掣當風燭，雲朵驚飄隔院鐘。錯認脫綿時序近，豈知寒序迫隆冬。

再經隴首關

朝晴爽氣通，胡蝶尙西東。錯訝春花放，平原野燒紅。掩關募復朝，香篆生林末。孤客心易驚，上樓雲欲活。

雪意試貴山書院諸生題得先字

嚴凝雲樓杳難眠，是處林巒暝烟。飛霰乍飄孤嶼外，重陰欲釀小寒先。光埋高下三更月，雲黯西南半壁天。不是官齋望偏切，欲憑盈尺卜豐年。



卷施閣詩卷第十四

黔中持節集癸丑甲寅

初五日近山堂消寒一集分體詠秦宮人鏡鏡銘云天上見長
君心思君王八字

六王雖畢閭左空。男行築城女入宮。長城東西萬餘里。永巷迢迢亦無底。宮中永巷邊長城。內外結成冤苦聲。入宮詎識君王面。三十六年曾不見。轉思天上歲月閒。那識相見期仍難。班班血淚銷難盡。剩得團欒一方鏡。攜來照影影亦寒。明月尙作秦時看。非珍異物思垂鑒。背上千年土花豔。君不見。鏡銘八字誰所爲。篆體絕似東封碑。留伴斯刻千秋垂。

家大人命同作

飴孫

祖龍一臥羣雄起。三月阿房土花紫。千年宮鏡出人間。往事分明亦如此。玉容顧影人爭羨。昔日紛華鏡中見。驪山明月夜梳頭。竹宮歌舞朝勻面。鏡能察面難察心。冷眼那及金銅人。菱花徑尺青絲紐。拂影都誇好身手。可憐三十六宮懸。不辨興亡辨妍醜。天上迢迢望本奢。昭陽銘後事如麻。誰攜玉匣闈中物。去照宜春苑裏花。

初十日漱石山房銷寒第二集題張太守鳳枝珠還圖

圖爲太守侍姬冉氏所作。姬母無賴，妄構訟端。姬由是遣歸。其母謀別嫁之。姬剪髮自誓，乃止。同人感其義，勸太守復迎焉。爰作是圖，名曰珠還，亦所以美太守也。

瓊廳圍坐燭如山。本事詩成手自刪。輸與清廉海南守。六旬傳說去珠還。

自返蓬門百事非。香雲和淚剪依微。從茲百幅梅花帳。不覺蕭娘鬢影肥。

兩條官燭影闌珊。百詰初窮語抵譚。絕勝河陽舊潘令。種花猶易護花難。謂陳大令。

暇日間窺青瑣旁。玉山筵上未頽唐。抵他一曲黜風怨。只有銷寬淚兩行。姬以訟事未結，留貴陽守署。匝月一日隨徐恭人觀劇，偶窺坐

客見核齊太守在席不覺垂淚。

輕車油碧許迎回。紈扇親拈出鏡臺。臨行徐恭人以二絕題紈扇贈之。不是求仙舊童女。肯隨徐福住蓬萊。

垂老休嫌善賦愁。使君宗法本風流。他時九曲梁溪上。合與修成燕子樓。

十五日藏春塢消寒三集題范巨卿碑額卽送張州守曾埈南還

作者黃少尹。此碑刻係戊戌年夏亡友黃君仲則所貽。貽我金卿碑。摩天石刻揭巨孝。復有獨行名孤垂。洪流浩蕩豐碑沒。僅

識青龍舊年月。八分徑寸誰所書。無乃山陽縣君辭。傳觀足令友誼敦。二千年來八字存。若言至性刊金

石。不數王貢兼雷陳。一篇論愧朱公叔。中世交期益翻覆。賣友人傳酈曲周。面朋我恥蕭光祿。史家創格

非好奇。欲與薄俗貞心期。不傳吏蹟傳友誼。此意亦愁知者稀。開緘淚已垂言下。恨不還君伴長夜。匹馬

招寬又一時。荒阡種樹知何暇。百徧摩挲紙亦光。含情重送邛君章。他時北上金鄉道。酌酒應臨官道旁。
家大人命同作

飴孫

烈士相交祇情性。一千年來傳獨行。偶從山縣拓此碑。姓氏偏教坐生敬。卓哉山陽范使君。獨抱古意超倫羣。豈其交誼足不朽。乃寄金石垂斯文。千秋一語饒奇旨。生死論交自君始。始知友誼殊可珍。交到重泉合心死。邛君章與殷子徵。未識死友焉知生。長沙學生新野卒。縱不立交亦心折。巨卿好友不顧身。落落死後殊無人。幻形誰復論爾我。一往直欲兼幽明。鄉民翟循縣君薛。留得金鄉慕前碣。篆文不特軼八分。好補鄺元經注缺。建安以來世俗澆。慨然何止劉孝標。願將剝落數行字。持贈世人同石交。蠻鄉刺史殊今昔。況值窮冬束裝日。偶讀廬江太守碑。一篇還贈張元伯。

張州守瀕行又以素册索詩復成二絕句

風雪連晨偶滯留。行蹤莫爲左遷愁。君看判府威名重。絕勝西南領小州。

紅塵十載鬢初班。却喜今因定省還。欲借寒威暢離緒。留君十日住黔山。時留作消寒第三集。

二十日聽雨蓬消寒第四集同詠諸葛燈

尙從遺製識英靈。五夜軍書肯暫停。收燼未應忘火德。宥胸先已勒金銘。虛疑絕徼留銅鼓。遠憶高原墮大星。畢竟出師餘恨在。至今燈影作深青。

二十三日寫歲朝圖贈馮巡撫光熊並繫以二詩

如水臣門日往還。識公清節服諸蠻。何妨饋歲無長物。自寫黔南幾尺山。
錫香粥鼓滿平疇。鬧得花香出樹頭。都是蠻方小兒女。春風竹馬十三州。

二十五日思補齊消寒第五集卽題徐太守日記陽春有腳圖

何妨遣婢中閣。聊爾充君下陳。欲賜人間湯沐。先回天上陽春。

蓮蕊屏風凍雨。梅花紙帳春雲。待過消寒九九。預防修竹彈文。

附

飴孫

溫和足底有春光。着意真能識熱腸。頓憶孤山林處士。梅花多處太淒涼。

早從洗濯見風流。一晌春華偶滯留。不着人間閒冷暖。此鄉端合號溫柔。

小除日消寒第六集招同張太守鳳枝孫刺史文煥陳大令熙藩王參軍洪恩暨兒子飴孫卷施閣祭詩

卽席成六十韻

我方謀讀書。俗事急除屏。爆竹出我旁。瞿然心始警。起來視林梢。失喜發桃杏。黔中花事最早明明紅燭燄。一歲

去無影。因之思我友。走僕急延請。陳生疲案牘。王子困簿領。孫郎耐繁劇。張叟性剛硬。窮冬居省會。衣敝

鞍不整。居然七千里。聚此數萍梗。豈無還鄉夢。隔越萬重嶺。蒼蒼四邊山。城郭若居井。牛車行鼠穴。一笑

等蛙黽。差欣合并數。未覺昏旦永。規船作吟齋。製小類舴艋。獸炭紅一爐。先堪辟奇冷。雙棚支鼓子。弓弩
懶不櫛。樵門誰更出。一室樂恬靖。房廊稍曲折。衆詫若仙境。堂阿鋪長筵。截脯雜餈餠。霜螯搗初碎。鮮鮑
已剔鯁。滇榴暨勻橘。兼不棄梨棗。南方來百物。圓鱗長者麤。歲除饒食品。一一列盤皿。非徒祀心神。藉以
壓灾眚。明燈懸四角。香炷紅耿耿。高杯羅數十。文石及生礦。雄黃鑄咒虎。犀角刻菱荇。或如肘生柳。或若
瓠有瘦。爭先誇大戶。蓄意欲吞併。盤飧來陸續。誰識夜已丙。慙余少孤露。敢說有殊乘。時時避詩債。獨處
心怏怏。永豐才尤奇。筆早露鋒穎。創爲小言賦。剖析到句籟。南籠年六十。齒硬截春餅。雖然能飽啖。不改
顏瘦瘠。惟愁酒杯寬。苦語求減省。參軍揮千言。尙說才未逞。微知所宗法。天問及哀郢。浙西饒秀士。遠復
勝汝穎。宰官仁及物。讞獄繼張邴。心雖尙寬大。酒政獨嚴猛。藏鬪兼拇陣。十九冀微倖。與酣開牖望。繁麗
富星景。衙齋闕西北。隙地得一頃。雖非二三月。春樹已華鬪。兒曹不入座。窗隙屢延頸。大兒粗有筆。頗復
愛習靜。年來通選舉。出語喜彪炳。盤盤祭詩筵。得預良已幸。小兒才十歲。逃塾每遭打。攔門喧畫鼓。日轉
益頑獷。阿翁防醉仆。座外戲扶綆。酣眠到童僕。百問百不省。皆言沐餘歡。沉湎誰可儆。窗櫺頭互觸。蠟炬
險失搦。更闌客辭主。失笑喉復哽。肩輿北風大。各各蔽笞箠。輿前馬居後。爛醉戒馳騁。何須更持燎。太白
光問問。

新正五日消寒第七集同人集陳大令熙藩雪溪吟舫大令以盆栽素心蘭見贈卽席賦謝

此日何日窗樞陰。撫序不樂求我素心。素心之人其室如斗。街南巷西爲約良友。春酒既熟園蔬雜陳。雖未投轄童先閉門。離離光明一室四出。重簾無人花影若月。坐客默坐咸披素襟。所愧空谷。竟然足音。移花居前。移酒在左。友知我心。舉以贈我。我家南頭一閣面山。山桃水仙。位置其間。人之素心。花亦相肖。言詮已忘。靜不索笑。時或獨醉。時還孤眠。半窗冥冥。香徹曙前。

賀方伯長庚屬題其尊人蘭竹卷子

畫蘭不畫雨。雨已飛晴空。畫竹不畫風。風已出幹中。稜稜數竿風。卷此楚波白。亭亭幾枝雨。亦勝楚天碧。先生偶開門。漢水澁水流。無痕先生偶。隄戶蘭枝竹。枝約同住卅年。豈以畫得名。轉借蘭竹抒幽情。乃知氣味本無別。與蘭同心竹同節。一幅雪景一幅晴。末幅皎月枝間明。君不見蘭枝竹枝幅盈十。并寫森森石林立。展圖不及見先生。奇石當前且長揖。

人日消寒第八集同人登黔靈山復迂道訪聖泉歸飲王參軍湛恩一角山房雜成三十二韻

兩載逢人日。三年住鬼方。路疑窮北首。雨欲破南荒。過臘餽簫緊。初晴筍屐忙。願尋何地勝。咸指此山岡。峻嶺回天外。奇峯立斗旁。浮青界滇粵。濃綠壓城隍。交壁松烟暝。岐途柏轅擋。幾回衝馬首。百折走羊腸。積霰鋪層殿。罡風響曲廊。解鞍懸石磴。易履坐繩床。果向僧衣落。禽從佛面翔。怪聲穿土穴。仙掌拓蠻鄉。半郭巒光斂。全黔地勢張。天龍煩說偈。野鹿看傳觴。更許陪開士。憑誰禮法王。客方搜古蹟。巘已下斜陽。

詎可辜清興。仍須束急裝。澗幽留剝蘚。寺僻富修篁。毀廟神無火。陰崖虎有俚。微黃辨樵徑。曛黑墮漁梁。
聖水名終妄。上人言投一錢。泉即漲。起試之。不驗。同人擬易其名爲廉泉。廉泉改未妨。逸情嫌晝短。回路覺川長。候騎依官柳。宵鐘出
女牆。雙街籠燭樹。一角訪山房。濁酒何能減。通篇久不償。簪裾來淨域。旗鼓集虛堂。當代爲長句。羣公雅
擅場。俊才同鮑沈。堅筆鬪班揚。設榻容孤臥。行廚約徧嘗。擁爐斟淺碧。升閣望空蒼。此會多應羨。他年誌
勿忘。靈山今夜月。添影照詩狂。

十五日五鼓起看雪

欄門語忽驚。僮報四山晴。蠻地少冬雪。逢人詫夜明。冷光飛列帳。寒影淡孤檠。幸有辛盤在。聊將卯酒傾。
陳大令熙藩屬題城南雅集卷子

茲方當九日。撫序卻三秋。早陟高真觀。客秋按試平越。九日在高真觀登高。遙思甲秀樓。果然逢大尹。于此集名流。愧未陪
遊履。題詩最上頭。

十六日消寒九集湛碧亭禪房看雪至二鼓乃返

及此初更後。冥冥雪乍晴。林巒互蕭瑟。水月與空明。兀訝樓臺影。寒流鳥雀聲。倩誰圖作障。一角傍山城。
蠻方暫久駐。豐歲喜頻仍。一尺道旁雪。萬家門外燈。爆從冰柱裂。月共凍雷升。是夕大雪。中有雷聲。此夕清虛景。還
應念遠朋。時徐太守馮開州以疾不至。

寒風送別圖送張太守鳳枝南歸

甲寅新正十二日。太守遭外艱去任。將于春杪奔喪南歸。同人欲作黔山折柳圖贈行。余意有未安。易爲寒風送別。蓋仿燕丹時白衣冠送荆卿之例。攷白衣冠本弔服。非執喪者所衣。吾輩與太守交厚。于其行。故當素車白馬送之。情事方稱。爰賦三詩。卽邀諸君同作。

名山人日記勾留。乘輿聊同麋鹿遊。一度巷門重問訊。麻衣如雪感蜉蝣。
歸及江鄉五月時。北堂正好夢孤兒。思君欲贈忘憂草。不向風前折柳枝。
易水千年事已陳。歌聲猶若繞梁塵。何妨更舉前修例。皆白衣冠送此人。

初春折柳圖送陳大令熙藩北上

前年來黔陽。長官攝疲邑。貴定城東南。馬前驚一揖。去年駐會城。長官爲劇縣。衙齋欣咫尺。投謁乃無算。
長官爲政甫及今。大吏拭目民輸心。琴堂愔愔靜撫琴。暇復伴我耽幽吟。一行作吏何嘗廢。赤棒森森墨
胥避。簿書叢裏集賓朋。撰得城南一篇記。謂所作城南雅集圖記初春柳絲黃及肩。拂拭鞍馬行朝天。蠻方百姓心
難足。官好更防遷去速。燒燈節過持瓣香。私向山神社公祝。十月種麥四月秧。官歸正好麥上場。吏胥無
權戶殷阜。但祝官遷此方守。

出貴定城雨至高家塘稍止

今晨山氣寒。呵凍集徒侶。行穿石罅中。濕霧黑如許。蕭蕭松竹徑。馬首寒不舉。前旌瞻後隊。似隔烟萬縷。忽然衝山風。捲去一層雨。稍復見晴雲。山樵喜相語。

自蔣塘岡至谷洞塘

寒空時復捲風聲。石削橋傾道未成。忽訝禽巢落人語。山樓都向竹梢生。連山無際水無涯。過嶺南來一徑斜。不是數聲山犬吠。全邨都被雪花遮。

早發谷洞塘

一峯雲。一峯雪。一峯冥冥影未開。猶帶前溪夜深月。須臾天平明。月向雪峯墮。冷光百道飛。撲人穿得白。雲如縷破。前山日欲出。後山雨復來。深谷隱隱喧輕雷。君不見。蠻方氣候殊凌亂。曉日須萎午須扇。

落月西塘

馬首迢迢溯北風。兩山青破酒顏紅。我來似欲齊昏旦。落月塘西日正中。

將至都勻道中

一山途四出。一水流百曲。山奇方礙帽。水冷復縈足。途危輿轉穩。空處交竹木。前行皆俯視。一綫入山腹。茅檐無冬春。濛濛土花綠。花苗迎使節。半嶺注紅燭。十里戍鼓鳴。蘆笙響空谷。

橋頭汎

過橋方數折。正對石塘西。却望來時路。蒼蒼樹已迷。野蔬全上屋。春水半吞堤。莫厭山程緩。才聽日午雞。

初六日小雨至都勻府西門外試射士

半里冥濛霧。山邨雨不成。野雲隨地落。春樹接天生。白訝懸泉影。青流飛矢聲。射堂寒較甚。馬過亦驚鳴。

初七日射堂試士畢登劍河橋聳翠亭望西北諸山

沿流都有鷺絲飛。空翠時時沁客衣。忽訝危厓突人影。似驚鳴鏑啓山扉。

回潭西去綠沄沄。一角樓臺上夕曛。傾耳却聞空際響。入山雲門出山雲。

勻陽書院春望

春波闊處春堤狹。十二回塘滿浮鴨。晴鳩催換袂衣忙。樓上人閒盡開篋。半城花香鼻若絲。新綠對岸愁

參差。銷寬別有東風柳。絕似春人十五時。

多結塘

多結塘邊雨似麻。沿途風峭尙飛沙。無人知道春將半。時有出牆紅杏花。

晚度大登高小登高諸險

一山當面氣冥冥。高下燈光接樹青。不是雨絲飄左右。玲瓏猶認半天星。

都江舟中

危厓春正半。花氣欲薰天。劇愛東風樹。斜生北斗邊。凌空自樓閣。絕壑渺雲烟。一帶人家好。簾垂飛瀑前。
下陡坡渡鷄賈河

上征誠云難。下達亦非易。橫空旋若磨。百折始及地。藍輿寧敢却。頭上壓飛騎。欲前仍縮足。轟處石犀利。
胡蝶忽一雙。飛來立人臂。厓窮坡復陡。入隙途轉細。平視雞賈塘。斜陽落巖際。

羊忙塘

行徑羊忙塘。奇石破空下。壓雲排萬仞。時裂一尺罅。飛泉頭上出。光景相激射。稜稜峯斷處。欲往少憑藉。
馬首卷北風。孤桃向空謝。杉林轉蒙密。間亦露臺榭。頗念北山人。幽棲若長夜。

石檻灘俗名石門檻

始棹發都江。江干日初起。鑼聲行不絕。奮迅已百里。蒼蒼兩邊山。厓斷石將圯。驚梭時一擲。險欲沒潭底。
石腳萬竅鳴。時時出潛鯉。前行經石檻。舟子展然喜。風暖日亦晴。沿邨數桃李。

雷音灘

一舟挈一繩。一繩長百尺。繩頭持十輩。畢力踞巖隙。高低懸半里。觀者咸失色。一瞥倏已過。微驚眼光黑。
危崖排石齒。都向舵樓突。我僕忽失聲。頭低險遭嚙。長年欣過險。緩棹出厓側。却望四邊山。蒼蒼路仍塞。

都江夜行

前山誠欲雨。其奈後山晴。澗水忽然暝。李花無數明。墨鱗成隊出。白鳥破空行。臥聽花苗曲。勞勞解送迎。

古州登抱膝亭春望

山城二月花光足。空處香飄萬家屋。桃枝搖岸柳拂簷。花裏兩兩懸珠簾。樓臺影外春陰薄。試茗重登一層閣。日斜盤馬射堂西。却送菜花黃出郭。

抱膝亭望憩園花木甚盛欲往未果

小築烏蠻地。全家綠水灣。數聲花外屐。千尺雨中山。午倦童呼茗。春閒鹿抱關。上頭容展眺。未肯說緣慳。

渡溶江登五榕山兼謁諸葛祠作

溶江江頭石如磨。五龍徘徊一龍臥。排空一石支一樓。高榦四出扶樓頭。一枝雅復高羣木。樹腹空于百間屋。低枝欲雨高蓋晴。臘雪尙向枝梢明。年深樹古禽難宿。剩有一巢藏廟祝。行人入廟火伴驚。鳴鳴角聲巢上鳴。

孫司馬鑑招同彭軍門廷棟書副將麐飲署西諸葛臺並角射至二鼓乃返

闌干曲處林陰直。官裏春閒試鳴鏑。平坡十頃吹細香。日色曩曩垂鵝黃。笛聲初停鼓聲警。舫屋深深若居井。忽地排空雨作絲。梨花白得春無影。

八匡塘

一邨都不見。全被李花遮。澗水到門合。山樓出樹斜。露光開梵剎。雲影抱人家。時有遠香至。應知春事賒。夜宿寒麻有。苗女年十三。四者結隊來。歌苗吹蘆笙。和之。

歌管初停舞袖忙。燭花紅處勸飛觴。前身合是梁間燕。猶着烏衣入畫堂。苗女衣裙皆黑。故云。

山中夜行

小雨乍三日。梨花合一邨。夜燈紅覆屋。春樹綠當門。卷幕留禽影。開扉驗水痕。更殘月將出。山氣尙昏昏。九朝塘

嘈嘈。天半響笙簧。雉尾排肩繡兩檔。三百蠻姬擁前後。藍輿飛過九朝塘。大容塘值春分。

薄寒初散酒初醺。炊火斜連嶺上雲。小閣兩層山四面。百花香裏度春分。宿路圍行館。

使節遙從柳外村。一間茅屋侶鷄豚。妖禽入樹花先顫。薄霧吞簾鏡亦昏。吹夢夜風寒有影。接天春水月無痕。柴扉莫謂誰來款。宵半驚雷欲劈門。

將抵黎平。歷滾馬坡諸險。

古州及黎平。天黑少白日。忽然雲際一閃紅。天外雷驚劈山出。沿山巨石悉欲崩。轉眼已失千家邨。白雲

茫茫時吐吞。陰厓束人疑鬼門。一坡直下如注矢。削壁棱棱僅容趾。輿夫歎息何至此。呼吸真堪判生死。峯形中斷裂若溝。鞭馬一躍愁回頭。前峯行完後峯起。上欲摩天下無底。眼前親切雲霧生。足底忽已闕山城。君不見。平岡鱗鱗鋪萬瓦。突起一峯名滾馬。

出黎平南門

街衢南北嶺西東。柳外高樓面而通。一晌曉霞紅不定。前旌行入百花中。依然江水綠無邊。不信離家道七千。絕似踏青南陌路。暖風晴日袂衣天。

射堂卽事

出郭濛濛霧。林烏背客啼。梨花三百樹。白到射堂西。隔岸坡陀好。人希馬作羣。過橋飛矢急。穿破一溪雲。極目望層城。春融萬家屋。祇覺遠天低。靡靡接新綠。山樓鼓角忙。歸騎出橫塘。無數春人影。斜陽落女牆。

南泉山

今朝天氣晴。靈鶴聲有喜。言遵南泉山。异境乃獨啓。喬枝森上聳。側出悟石理。生翠羃一山。空青露如洗。蹤疲方問路。絕頂尙三里。裊裊石鼎香。迎人入亭裏。天風盪衣袂。雲白欲緣履。卑瞻窮萬仞。微辨爨烟起。

却哂下方人。經旬居釜底。

靈觀開春望。

千折泉出山。百折人上嶺。尋源至亭側。石闕方若井。禽聲千百種。蠻語本難省。手掬石上流。呼童試新茗。郡齋憐官寂。飛騎餉春餅。幽人居絕壑。構屋恍橫艇。微風振林杪。斜日逗光景。闌干飛百尺。坐處據松頂。半日衣袂香。濛濛逗花影。

過少寨河橋

平蕪一雨春花謝。濃綠樓臺若深夜。雲陰如夢不逢人。澗水分從馬頭瀉。波空若行明鏡中。鷗鷺兩兩舒春容。危厓面水不濡水。石腳到地仍懸空。人家屋上山如活。石竅玲瓏牖邊突。沿溪三里行半時。細聽丁丁斧聲出。

少寨河旁入一洞行半里許

一峯高疑帆。缺處作堂奧。前行石當額。側足入岩竅。玲瓏千百隙。曲折孕奇妙。大石闕若扉。稜稜縱森峭。左途右爲壑。坐石儼可釣。稍深阻天日。飛瀑光已照。支遁少石牀。稽康留鍛竈。厓同豺虎伏。水學龍鸞嘯。削室驗孟勞。入洞有鍛者數十人在此製削藥籠驚伯約。昏程不逾百。閑客倘能到。來欣去悒快。一步一回蹈。半里望始迷。晴陽赤如燒。土人云入洞可五六里。惜未窮其勝。

早發新化塘

水田百級行方半。攔路野雲蹊忽斷。牽衣避道歷少時。大石如牛復當岸。行人欲歇嘶馬催。村店正向雲頭開。山坳石磴暫延佇。衣上綠綬寒莓苔。冥濛路向松梢破。絕頂一山如石磨。清泉落處花朵妍。山翠壓樓人尙眠。

平江塘

晴鳩聲裏燕呢喃。高下藍輿睡乍酣。好向春波寄花片。迢迢此水入江南。春殘是處綠芊眠。十里平蕪盡帶烟。胡蝶欲高高不得。野花黃已上青天。

出錦屏縣城上斗坡

一山綿一縣。高下里三十。高者仰如跂。下者俯如揖。愁霖行撲面。碎石險埋膝。中途勢倉皇。懸溜復飛及。天風下林莽。石竅自呼吸。蟠澗三兩松。人禽亦爭集。匡深羣燎火。盪此衣袂濕。濛濛雲氣蔽。却向空際立。石罅忽啓扉。生苗下山汲。

黃泥峽

馬蹄真已踏千峯。上嶺叢杉下嶺松。當午日光分顯晦。南山雲淡北山濃。誰將界石作橫梁。上是黎陽下濼陽。怪底廟門開向北。南行不炷嶺頭香。

紫雲橋

春山一片疑無骨。都作紫雲扶曉日。馬頭隨意歷西南。無數樓臺復飛出。沿溪一橋如一舟。橋上三面開朱樓。前旌後隊何回緩。似向長虹腹中轉。橋心倒插十丈餘。飛蓋過處驚遊魚。君不見。一山前頭復如井。却喜嫩晴鋪十頃。

師子厓

我行及雙溪。大石黑半天。人緣石隙中。有若蛇蜿蜒。危巖何陰森。行處正壓肩。懸瀑復四飛。時聞響濺濺。藤蔓百尺垂。倒出花朵妍。空處突一亭。簾垂裊青烟。延回出層厓。萬頃鋪水田。清絕半里程。人家總疑仙。沙鳥亦有情。飛蹲笏輿前。

早發叩水

早行出叩溪。殘月溪上漾。濛濛千樹花。正罩叩溪上。花朵落盡。巢禽不知。遊魚吹花。香氣若絲。花光深。萍色淺。襯出魚苗綠。千點枕波樓閣。三百家春夢正好。驚啼鴉。橋東覓路才能出。暗影溪頭自飄忽。千林綠重曙不開。一樹梢紅甫迎日。

瓦寨

半程冊里走沙礫。一寨四面圍松栝。雄黃出穴百蟲伏。牡丹壓闌羣卉慙。洞形如扉日韜采。天頂若握雲

拖藍相攬活火欲烹茗。却有死谷邀停驂。

鬼鳥塘

石徑空濛露有光。四山風刺袂衣涼。杜鵑一樹紅于血。月黑愁過鬼鳥塘。

路瀨塘道中

路瀨塘西石逕逾。人家竹屋半臨流。低飛胡蝶高飛雨。百種花香出草頭。

高下岡巒馬去遲。緩行剛及午晴時。山南一片波如掌。閑看兒童捉活師。

雨夜至石阡溫泉浴

月黑雨聲愁。穿林到嶺頭。似防湯谷沸。飛瀑入池流。

昨宵江水深。沒却江干樹。老鶻無處棲。從人屋檐住。

延江兩生行示貴筑熊生煥章思南安生嶼

延江水。流千里。一生居江頭。一生住江尾。熊生十八貌最羸。自構竹屋臨江居。一室窘乏文豐腴。安生英

英年十九。從宦三年住清口。尊人官江
南桃源令落筆居然學劉柳。我前持節來衡文。萬言日試童子軍。惟二子者

超倫羣。雖然日課文一篇。不若日讀書一卷。赤文綠字填方寸。激電驚虹注雙腕。嗟余遲莫猶勤學。矧復

生年甫當冠。九垓一瞬何難屆。尺璧寸陰寧得換。扶起三霄翮欲全。遠行百里程方半。佇看子筆排風霰。

會見余言匪河漢。君不見蠻中一雨何綿連。延江水流行拍天。吾曹學術亦如此。努力來看有源水。

袁太守純德招遊城南文昌閣並歸飲署齋卽席賦贈并壽太守七十

我前遊秦中。聞君宰米脂。十年來荆襄。君官擢同知。盤盤政績推尤異。佐郡淹留賞心地。尙書清節號知人。我作門生君屬吏。昨慙持節來黔陽。君亦五馬官思唐。秦中知名楚中見。何似黔中日謀面。春殘約客城南頭。江漲欲從城上流。看花步幃遊山屐。誰信使君年七十。窗櫺八面閣四層。飛步早從高處立。日斜回馬東南街。轉歷百級來官齋。亭危正面延江口。我飲一杯君一斗。眼中落落五老峯。且挈浮邱爲君壽。雨發思南袁太守純德鄒遊戎寬率兵弁出小屋關相送卽席賦贈一首

袁君揖我處。絕壁立千丈。藍輿方欲下。飛瀑眼前滉。竹亭留少坐。茶話覺清曠。雨立三百人。升頭致微愴。愁霖敢安坐。急騎出厓上。澗水奪路流。巖門不能抗。前行泥滑滑。黑霧馬前障。五里甫出山。晴光草頭放。發都勻日枉道過七星山入仙舟引洞

偈仄疑無路。隨雲七里東。水從深徑黑。果向怪厓紅。削壁風徐下。幽軒日乍中。正憐書韻好。鳥語復瓔瓏。

諸生徐時英
等讀書其中。



卷施閣詩卷第十五

關嶺衝寒集

八月十五夜

蠻方今夜月兒女集樽前。迢遞思鄉國。團欒敵客筵。塔光雲外隱。菱角雨中牽。不寐緣何事。相將話昔年。
十六夜雨

闌干沉不見。都在雨聲中。細霧吞簾白。孤花隱幔紅。半街籠畫燭。一笛引涼風。正好臨流坐。寥寥爽氣通。
秋日登城南甲秀樓訪鄂文端公紀功鐵柱

層樓設重局。事罕與俗接。芳洲歷春夏。送客偶陟躡。節序慨已移。青林半黃葉。雙橋通梵刹。三面俯城堞。攝履偶上征。褰裳畏深涉。豐功細疇曩。往事稽故牒。銷金清四野。立石表三捷。勳名旣鷹揚。文史復漁獵。丹方初奠定。黃閣藉調燮。俯仰跡已陳。苗蠻志猶懾。叢祠屏乍展。荒徑露還浥。詎止攬勝心。孤懷濟時業。
九日偕富尙書綱馮侍郎光熊重至甲秀樓登高

菊已衰黃柳尙青。更尋芳杜出前汀。殊方再值重陽日。候館欣聯五使星。是日送黔中兩主司北上諸葛廟旁開石舫。伏波灘畔訪金銘。惟公志業差無愧。十五年來邊徼寧。寓節制瀘黔已十五年

徐太守日記餉菊數十盆。因結作花龕。并邀同人共賞。卽席賦謝太守。

十日苦雨三日晴。秋老已覺無歡情。打門有客送花至。一笑紅紫紛相迎。來鴻去燕無消息。剩得山雞日
啁噴。攤書堂北日猶長。人與花枝共高格。衝寒花性昔所諳。斗室合作歲花龕。重重簾幕夜難放。勾取殘
月來花南。秋堂夢好偏能醒。看足花真抱花影。寥寥風味許誰參。不種醇醪稱清茗。醒時看花倦卽眠。人
意花意交相憐。君不見紅塵十丈官道邊。誰有清福來花前。

沈太守丙招集寓齋賞菊

三間古屋如浮槎。靜掃四壁懸秋花。扃門不出究何事。却與此花商位置。篋管三寸截作瓶。刳腹滿貯寒
泉清。高低花色誰能省。恍若銀河瀉星影。一花前頭酒一盃。客若不飲花徘徊。酒傾十斛花千朵。醉倒倩
花扶客坐。三更以後客較狂。月影花影催浮觴。君不見花前五客皆濡首。花意未知嫌客否。從花乞假亦
可憐。明日閉門須病酒。

嘉杜軒公讌

嘉杜軒初構。今看一再來。霞從雲外落。花向雨中開。夜已侵三漏。狂猶酌百杯。主人留客摯。籠鳥亦徘徊。
馮刺史克鞏招集七研齋

窗前葉葉芭蕉雨。坐上沈沈簫管聲。不是主人情較重。醉眠誰遣到三更。

入坐先教飲百壺。簾鉤影裏燭花粗。狂來合被時苗罵。蔣濟頭銜是酒徒。

題篇已擅沈休文。頌酒仍須劉伯倫。謂坐中沈太守明日馬頭西北去。醉顏還剩十分春。

自新鋪至永寧

馬上尤愁撲面風。坡陀百折誤西東。初晴也識朝陽淡。添得千堆野火紅。
山南山北路嶙峋。只隔蘆花便絕塵。削壁四圍溪半折。野鷹盤處定無人。

安南抵安姑作

幾日西風撲面吹。濛濛尙有柳絲垂。鳩方逐婦天偏霽。馬到安姑路轉危。渴思乍拈籬畔橘。閑心還讀道旁碑。山程紅燭誰相迓。却喜前邨月半規。

將抵南籠道中作

羊場驛外千山亂。一郡如巢突天半。藍輿百折入郭門。細水中分兩峯斷。高低半日坡難上。斜處却留行客館。尤愁馬瘦蹄應碎。不覺役疲肩屢換。居然一巷深如井。對面樓臺若居岸。如龍松柏競瞰城。幸有女牆高處判。已看日沒繁星景。難得雪天揮兩汗。雙旌早駐前山麓。一屋尤爲衆峯冠。排衙纔了且賦詩。百尺龍山作吟案。

南籠試院卽事

衙齋高處逼浮屠。天半樓臺落日孤。雲氣大都紅似火。居人多半黑于烏。城隅尙隔三層嶺。樹杪驚看四出途。也識搏猿饒瘴厲。怕從直北展輿圖。

十八先生墓

按南籠府志明桂王由榔、自廣西至貴州。孫可望處之安籠所四年。無人臣禮。從臣吳貞毓、張鐫、周允吉、楊忠、徐極、蔣乾昌、李元開、李順、朱議屨、鄭允元、趙廣禹、蔡續、易士佳、胡士瑞、朱東旦、任斗墟等憤甚。與內侍張福祿、全爲國謀。遣之滇南。諭李定國共圖可望。事洩。皆爲可望所害。時人哀之。收遺骸葬于城外西山之麓。題云明十八先生成仁處。自是桂王復入于滇。蓋國朝順治五年事也。

七千里路接蠻鄉。十八先生併命場。絕勝瀛洲唐學士。就中寧有許高陽。

黔中樂府十二首

賽神謠

山腰十數家。屈指無百人。樹頭營危巢。云以祀土神。前門飄風後門雨。偃仄半間神乏侶。村女纔燒一辦香。社公腹內秋蛇語。

打虎謠

斑斑猛虎文。彎彎水牛角。牧童騎牛來。乘便虎欲撲。虎憑爪銳牛角尖。兩兩轉門來山巖。腥風沾林血粘。

草虎臥病創俚出禱。

起龍謠

黔中怪底淫霖注。石腹龍藏不知數。閒來龍穴看起龍。頭大如瓮聲疑鐘。晴天亦覺風雷湧。百步龍堂陷如冢。排林牧馬莫不收。日盼生駒得龍種。

網魚謠

上山忙。下山緩。花深深。波滿滿。踏波不須郎。儂衣正將浣。腰肢不怕春波濕。村樹陰邊裏衣脫。沿回半晌。卽出波。八幅裙拖鯉魚出。

漏天謠

東黃平。西普定。十驛雨中行不竟。有時雲際露日光。萬戶爭曝泥衣裳。蠻山萬疊愁霖透。不說天荒說天漏。老翁自詫八十年。生日未逢晴正晝。

跳月謠

一年中好時節。前中秋。後元夕。錦袜碧當胸。羅裙紅染血。蘆笙吹徹人欲還。眼波一瞥郎上山。上山亦識儂心切。天際黑雲來罩月。

摘蔬謠

廚中苦無鹽。盤內久無肉。幸喜一方田。青青菜畦足。山家食料常如此。瓜蒂深黃茄色紫。筠籃挑滿手暫停。牽得樹梢红柿子。

采茶謠

今晨儂獨來。昨草歡未遇。製得憶歡歌。沿山采茶去。春慵不嫌歸路遲。茶盞枕首眠少時。村花滿頭紅未放。胡蝶一雙釘頰上。

宴客謠

男行欲成婚。女行欲出嫁。團團茅柴筵。纔把生客迓。石臺却有八尺長。東西南北羅酒漿。座旁誰牽牛一隻。黃犢離村亦爲客。

嫁女謠

十五愁嫁遲。十三欣嫁早。嫁女雖十三。偏愁歡已老。山羊十角米百擗。嫁女不惜傾家財。歡來牽儂儂不宿。卻抱黃羊水邊哭。

織錦謠

阿娘理紅絲。阿妹理彩綫。竹閣止一間。織絲看四面。眼波時向郎邊瞥。十指纖纖化工出。春禽怪底齊上樓。織得一堤花欲活。

曳纜謠

上官來役夫走。百板雙繩齊在手。上山居前下山後。排頭雨汗揮不停。鬢上都插山花馨。生苗出語真無緒。官好牽他上天去。

自南籠至新城道中病酒

一程纔了日平西。遠近岡巒望欲迷。渴馬縱蹄尋野水。閒禽展翅曝山泥。節臨長至猶餘燠。天入南荒漸覺低。慙愧故人知病酒。滿籃黃橘早封題。

新城行館獨坐

獨坐竹軒內。冷冷夜欲分。半窗斜入月。空徑靜生雲。病酒宵餐減。拋書吏牘勤。同儕知欲至。隱隱馬嘶聞。

小病

小病初除偶自思。料應不及少年時。酒能忤客先宜減。墨欲磨人漸不支。婦解藥方參服食。兒通選學付鈔詩。君親一例酬難盡。閑處齋心憶四知。

三昧塘道中

一帶坡隨馬首東。記程今夜宿波中。敲殘石虎尋雲母。見慣山羊類雨工。傍屋種松憐地窄。冠厓營閣與天通。寥寥橘柚今餘幾。留伴楓林鬥晚紅。

自高伍塘至安姑宿

高伍塘邊渡隙河。緩程不覺夕陽過。人疑夸父西追日。路識安姑北下坡。白首僧從初地出。茜裙苗憶仲家多。桑間三宿真成戀。況復頻聞子夜歌。

自安姑抵安南道中

界首塘東路復彎。情懷真耐雨闌珊。無魚偶作經旬客。多虎全荒一縣山。捲地黑風迷鬼箒。排天紅葉出禪關。安南令尹驚相訊。走馬來偏走馬還。余往還此縣皆騎馬以避三旺坡老鴉關諸險。

范公子學敏讀書倉廩索題

伏波能聚米。上蔡亦監倉。移作攤書地。真成避客方。水泉朝淪茗。石鼎夜焚香。落月諸峯好。玲瓏影上床。自保甸塘望盤江。對岸諸山半日行。尙未到感而有作。

半程誰識路途修。百折巖坳尙未休。只有鳥飛偏逕直。往來曾不礙雲頭。侵曉渡關嶺。

之字山程卽字樓。昨宵剛值月當頭。一聲雞唱出門去。小市夜燈猶未收。松櫟爲屏石作境。罡風吹袖覺衣單。相看卽是青天上。莫更頻歌蜀道難。

去歲三月。自安順按試南籠。道過安莊。花事甚盛。今復經此。則秋林盡搖落矣。感而賦此。

安莊汎北路頻又使節重來感歲華。依舊野羊眠道左。半林紅葉替春花。
歲莫懷人二十四首

袁大令枚

清福能消四十年。老來仍作地行仙。居然手筆空千古。隨分頭銜寫一編。
公頭銜或書庶吉士或書江南知縣或書陝西候補知縣不拘
例一名士竟須依作主。美人聞已放歸禪。存亡舊例都參破。生輓詩鈔萬口傳。

錢少詹大昕

燕吳楚越路偏長。
君官京師余在里中及君服闋友人延修浙中志余亦自楚中歸甫得相見
十載纔申一瓣香。絕業竟傳齊稷下。此翁何似

魯靈光。奇搜秦漢碑無缺。例校金元史獨詳。我亦誼應參北面。淵源寧止丈人行。

畢尙書師時緣事降旛山東

全湖南北節初移。聖主優容俾近畿。五斗未能除薄俗。兩旬聞已昧先幾。右才每構千間廈。左宦仍披一品衣。
山東巡撫兼提督銜此日汲公難臥治九州分半入封圻山東一省全得青窰二州境其迤北迤南及迤東諸處又兼有幽豫徐三州地也

錢通判維喬

相識寧論行輩先。爾來久已訂忘年。早傳吏績人呼佛。晚避詩魔自學仙。百種盡除留畫癖。幾時重與枕書眠。勸君歸後余纔宦。面目多應愧此賢。

王侍郎祀

聞聲卅載苦相思。孤露同看母作師。獲雀從軍憐早歲。尊鱸歸計惜衰遲。眼前事業千頭橘。身後才名萬首詩。一卷苦爭君記否。三條官燭校文時。

盧學士文弼

文格蓬萊賦紫微。罷官依舊苦長饑。六經校後真無誤。七十行來尙若飛。雅苦俗儒嗔狗曲。閒謀隙地築漁磯。草元亭在雲溪上。除却侯芭問字稀。君自言主講常州三年能請益者惟臧輔堂一人

邵侍讀晉涵

苦憶餘姚邵夫子。授徒却待勘經回。君兼石經國史二館下直卽復授徒殊師肯啖公羊餅。君擅穀梁學絕業誰營爾雅臺。憶共五經連榻住。也同六郡校文來。謂在朱笥河先生安徽學使署青山回首應惆悵。斷送高張幾許才。謂同幕高東井張方海黃仲則諸人

屠刺史紳

案牘如山目已迷。趁閒偏欲逞篇題。縱官刺史無千石。却學君卿有十妻。好友總拋蠻嶂外。全家憶住小湖西。所居名西湖何時共泛南歸棹。臥聽溪禽自在啼。

李太守廷敬

五載欣看歷四州。清郎出守最風流。曾登秘省稱前輩。重到蘇臺感舊遊。愛客自拈金縷曲。迎人多上木

蘭舟吳閩風月梁溪酒。可憶人居天盡頭。

法祭酒式善

翰林詩格冠詞場。屢改頭銜作漫郎。左手書應成絕技。苦心詩已入中唐。兩番胄監遷官速。百本名經選佛忙。君時選同我愧枚公賦情拙。莫將疎陋玷班揚。

管侍御世銘

積歲機庭苦未閒。昨觀除目與開顏。青驄早避鮑司隸。溫樹難言孔博山。作賦十年推老宿。爲郎十載冠清班。也應寫寄爭臣論。好待昌黎出使還。

趙舍人懷玉并酬入直見懷之作

舍人入直題牋日。驄馬南行按部時。明設提學御史。今尙沿稱學院。却憶紫微廳北路。聊吟紅杏驛中詩。鄉園漸喜田除稅。余有田二頃。入京後。皆爲主者贖。去聞君年來亦割田償債。故云。兄弟都驚鬢有絲。遮莫善愁兼善病。得閒須復強支持。

王學博吉士

誰是南宗與北宗。阿兄城北弟城東。穿籬却有_三間舫。入市頻驅五尺童。產破中人憐沈駱。幸迎上客說孫洪。瘦羊博士今何處。薄宦聊應似轉蓬。君尙未補缺。惟東西署事。

楊大令倫及令弟焯

迎春橋北放生池。猶憶平生訪舊時。門巷一雙前進士。家風五葉老經師。藏花席上看君醉。

君拙于酒令。問字

堂邊待我遲。

同在龍城書院肄業。

羯末封胡俱下世。

謂大令煒伯兄簡及仲弟熾從弟燮諸人。

不愁君不鬢添絲。

汪明經中

不敢隨車試大廷。頭銜真許號明經。人言盞目同荆尹。自詡龍頭壓管寧。喜讀梵書排釋氏。慣餐劣藥冀

修齡。狂來更頌東陵跖。

君有孤父之盜頌一篇。

手劈蠻牋寫作屏。

陳軍門大用

識字何須五石弓。昇平儒將最謙沖。爭看隨陸司兵籍。無復伊涼唱土風。江國別來饒豔句。海氛清後寡奇功。軍門只在千花內。好買鱸魚鬥酒筒。

汪助教端先

卅載閒情不自持。蕭疎今已鬢添絲。纔看薄宦拘平子。多分揚州誤牧之。我欲共參山水月。人傳三絕畫書詩。年來苦憶梅花館。開徧南枝到北枝。

孫比部星衍

早入承明侍從廬。爲郎莫更嘆紆徐。經時偶斷船官獄。何日同乘使者車。郭芍藥詩成本事。鄭櫻桃室作安居。奇寒可憶茅山夜。兩客同驅一蹇驢。

張檢討問陶

西蜀奇人作冷官，青氈猶剩十分寒。何妨日住蓬萊頂，不改常餐苜蓿盤。子美數間吟舍窄，淳于一石酒腸寬。金釵典盡眉常斂，欲畫仍須拂鏡看。君篤于伉儷。

呂學博星垣

卅載詞場志已灰，狂名猶被世人推。好奇欲破古今格，傲俗肯交中下才。不覺一官餐苜蓿，依然十幅寫玫瑰。年年避債君尤窘，曾與同登百尺臺。已酉年除夕，君避債城東，囉經臺，余訪君劇談竟日。

王孝廉芭孫

人言風貌太酸寒，那識詞源萬斛寬。吳下早聞呼短李，禁中久已識詩韓。傳經帳後縑雙疊，君以賣文爲活寫韻軒前墨數丸。誰似阿儂夫婦好，賣琴錢少減晨餐。

揚州守芳燦暨令弟觀察揆

家山百里望堪通，君住溪西我水東。兄弟才名吳二陸，宦途階級漢諸馮。射雉身手知還健，君前守伏羌城，射殺一番入蜀詩篇誦最工。我在黔中七千里，寄書應趁石尤風。

左大令輔

當時踪跡最清閒，繞屋梅花自掩關。千首早摹梅處士，一官今傍謝家山。緣知小弟才尤捷，可識衰宗客

未還。謂黃仲則子時在廣東。余屬至君署中讀書應舉。腸斷廿三年上事。黃公壚在白雲灣。

莊公子達吉

兩載何因滯故鄣。一鞭聞已入咸陽。多金結客家頻破。廣柳藏人事已忘。狂甚竟聞呼彥國。貧來先欲弄姬姜。何時碗墨澆應盡。與築糟邱醉百場。

續懷人詩十二首

紀尙書昀

子雲筆札君卿舌。當代無人可並論。直閣新銜同掌院。文淵閣開。先生首兼直閣事。曲臺故事號專門。研心十載讎皇覽。快意千篇續瑣言。謂近所著說部五六種。只我最饒知己感。下春官第柱高軒。先生主甲辰會試。余試卷最爲所賞。欲首擢之爲監試。御史所阻。而止。子卷末題惜春詞六首。有云：萬紫千紅驛花。海冠春畢竟讓槐黃。微棘後又枉道過訪。

江布衣聲

家傍要離尺五墳。布衣七十甫名聞。因題刺字摹秦篆。君生平未嘗作楷書。卽題刺亦皆篆字。爲愛尙書習古文。生世未嘗知鮑謝。學徒差喜得芭萊。君自少至老。從未有授館者。近忽有市賈延君教子。執禮甚恭。亦奇人也。閱音亭長今同調。謂錢州判姑。一樣嶽嵒不入羣。

家編修梧

機庭綸閣兼詞館，十載勤趨朵殿東。家世我慚稱大阮，制科人已比三洪。君兄弟三人，皆以召試得全拋中書人比之郡陽三洪云。舊業因廉史，君伯兄機，出守順德清節，絕人家以此中落。合譜新詞寄阿翁。君尊人填詞最工。兩樹櫻桃一樽酒，風懷閒日與誰同。

管漕督幹珍

早歲清名滿石渠，東南久已駐輶車。君巡江南漕至三任數程不異官鄉郡。十省今看領國儲，嚴檄早清飛輓路。閒心時復故人書，堂開依舊塵凝坐。爲有耽吟習未除。

方上舍正澍

家本新安客上元，半生知己得隨園。工愁五十偏無恙，避俗三旬竟不言。手筆捷如錐脫穎，肩輿行比鶴乘軒。梅花百本扁門住，尙厭朝來鳥雀喧。

徐太守大榕暨從弟縣丞書受

二十年前擗最深，鳴珂南巷酒時斟。阿兄作吏能強項，小弟裁詩學嘔心。七子才名虛擬議，一家官爵竟升沉。篝燈倘憶初逢處，只惜秦州宰木森。余初識縣丞時方從董州守，照讀書今州守聞已下世。

唐少府軼華

中河橋左廟溝西，老屋三間戶最低。蠟屐每思穿巷過，粉書時復到門題。卑官已屈陶彭澤，佞佛何如孟會稽。一事至今忘未了，謝家園裏有鶯啼。園在君宅後。

章進士學誠

鼻窒居然耳復聾。頭銜應署老龍鍾。未妨障麓留錢癖。竟欲持刀抵舌鋒。君與汪明經中議論不合。幾至揮刃。獨識每欽王仲任。多容頗畧郭林宗。安昌門下三年住。一事何嘗肯曲從。君性剛鯁。居梁文定相公寓邸三年。最為相公所嚴憚。

蔣少府廷耀暨令弟上舍譽

君增十歲稱齋長。我後三人作學徒。外家兄弟五人。余齒居第四。逃塾早曾窺睥睨。背燈時欲學吟哦。樓扉敞覺書聲脆。紙仿描驚字跡粗。重向講堂尋舊事。桂花零落杏株枯。

莊縣丞寶書

夢來阿嬰竟無徵。從母生君時有夢兆。五十驚看白髮增。詩社早參三健守。君詩集中與蔣太守熊昌徐太守大榕及從子通守折唱和最多。通守時攝興安府事。書名誰似兩鬢丞。君書法與蔣縣丞齊耀並名。回車尙憶南皮飲。丁未夏訪君河間客邸。歸艇同尋北寺燈。指庚戌年元夕。荒徧外

家廳畔路。竹梯邪斷杏難登。

馮戶部敏昌

早向長安門酒盃。之秦之楚屢追陪。一官止抵傳經席。五嶽都成避債臺。君以避債出都。遂徧遊五嶽。在都日屢同詣好名山。曾步後塵來。已酉春。余北上。枉道遊王屋。時君甫出山數日耳。青松兩樹花千本。頓使先生笑口開。法源寺看花。

姜廉使開陽

憶自蠻鄉入帝都。舊營池館日荒蕪。三層閣上簾虛掩。萬里橋邊水亦枯。臬署有萬里橋搜篋雅知廉吏窘。時甫謀搆復道真持杯誰念酒人孤。何戡早逐西飛雁。謂君所善歌者喜兒爲問先生記得無。

福公相康安自全蜀移節滇黔近聞已抵威寧寄呈四首

烏撒山川界蜀滇。遠勞上相復行邊。拜公鄧禹年三八。鑿空張騫路萬千。左道更須嚴折石。偏鍾誰敢鑄浮錢。時辦理大寧郭教兼清盤錢法旁人莫羨頭仍黑。國事辛勤已久肩。

束髮爭傳命世才。相門出相著風裁。何妨早日登三省。已覺奇勳塞八垓。兩度廣陽看飲至。頻從絕域受降回。朱轡玉節雍容甚。分野星明接上台。

昨傳使節入秦關。威望先馳壓百蠻。三萬里踰星宿海。八千人上賀蘭山。偏禪盡注通侯籍。掌記猶分侍從班。方太常惟甸楊侍讀揆近日皆曾隨幕府却笑燕然地猶近。竇公容易勒銘還。

外臺何幸接班聯。溫語頻番荷報賤。一刺記投通德里。庚戌夏公自兩廣率安南國王入覲余時新入館曾謁公里十年久領大羅天。欣陪節鉞來荒徼。敢向蓬瀛說散仙。幾度自慙文思拙。欲將簪筆頌凌烟。

安平行館見梅

輕裘覺暖寒猶淺。峻嶺初平路轉叉。獨坐小窗斜日裏。膽瓶風折一枝花。

衙齋十詠

貴州學使公廨最湫隘。乾隆癸巳。今大學士孫公士毅。視學此方。始於其後。積土爲堂。名曰近山。然屋止三楹。不足以資燕息。余抵任後。復于堂西隙地。築屋十數楹。或高而爲臺。或曲而爲塢。或因樹構屋。或臨溪製軒。賓僚觴詠之暇。昕夕讀書。恆于此焉。開歲將報滿入都。爰分詠十截句。以貽後之來者云。

官廨各占山。

貴州官廨自巡撫以下各占一山。惟學使署在平地。

此但與山近。最喜開北軒。寥寥發松韻。堂後與東山咫尺。

右近山堂

獨坐思話軒。孤吟悵無侶。幸有黃栗留。時來伴人語。

右思話軒

筑中山最高。況復據山頂。披香夜半開。東西眺星景。

右千葉蓮臺

春來樓檻外。百卉盡抒紅。欲別風花味。香生第幾叢。

右紅香館

屋仿江南船。聊住江南客。所苦一百旬。孤篷雨如織。

右聽雨篷

日坐此閣中。著書愁未了。窗櫺三面陰。綠徧卷施草。

右卷施閣

疊中金粟花。三歲偶開一。方牀夢醒時。婆娑滿窗月。

右金粟山房

惡木既已鋤。篔簹植千个。只有問字人。時穿竹中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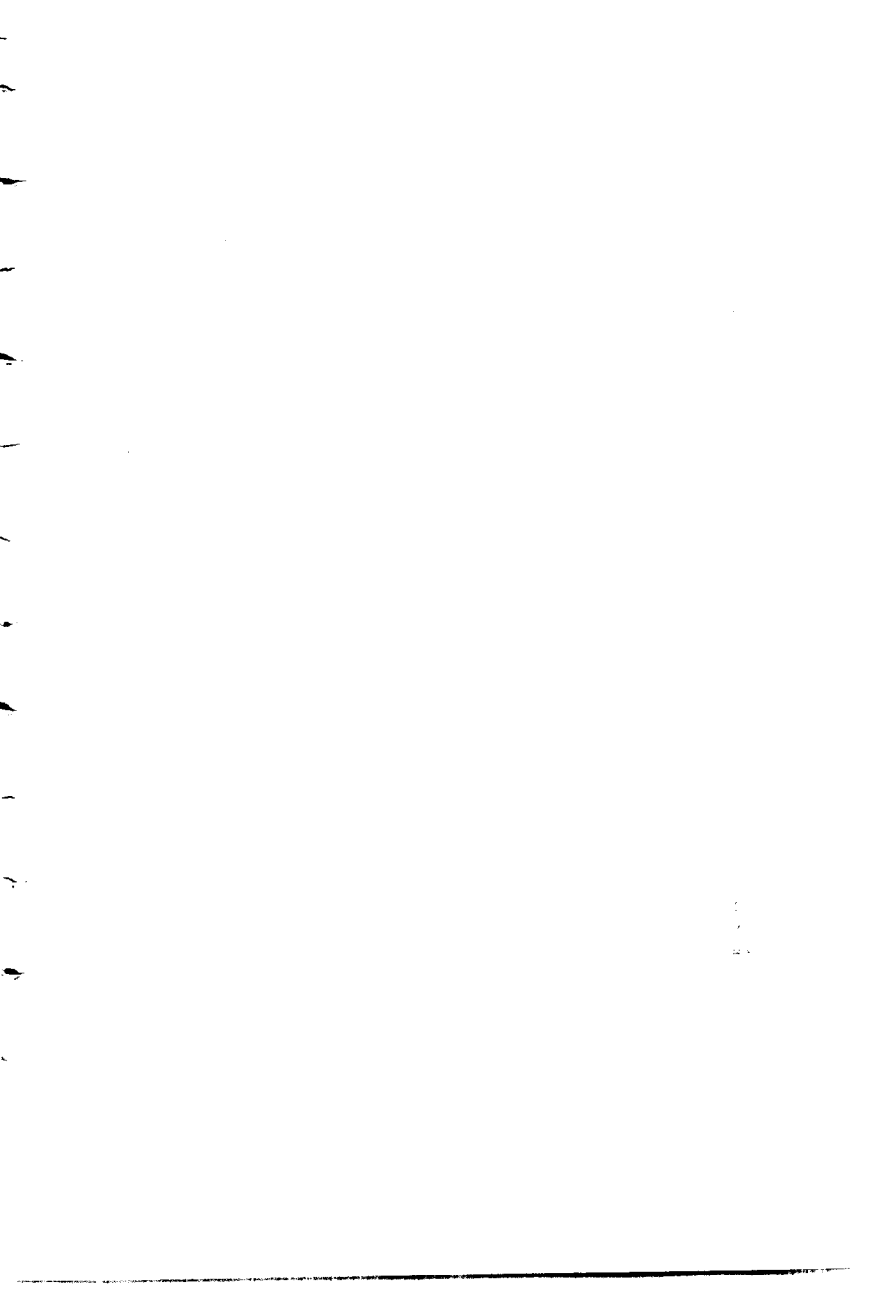
右修竹廊

無日不讀書。無日不晨起。闌牖看啓明。濛濛鵲聲喜。

右曉讀書齋

天無一日晴。地覺四時暖。持此養寸心。潏然春氣滿。

右藏春塢



卷施閣詩卷第十六

蓮臺消暑集乙卯

乙卯人日早登黔靈山

扶雲入山門。一壁削天半。青松三百樹。直上寡曲榦。危厓嵌樓閣。懸處鐵索斷。開軒同客話。響與禽雀亂。窗紗裂盈尺。臘雪尙堆案。僧延繙佛藏。石匱鼠驚竄。雲光開半郭。下視起烟爨。東西萬家屋。驛道復中貫。一徑促下山。藤枯屢縈絆。嶄巖生對面。欲下削如岸。風寒砭肌骨。坐處裘屢換。忍凍舌本強。輿丁尙揮汗。回途自郭外。東轉至雪厓洞小憩。

危橋背郭幾人家。石徑東西路轉斜。清淺溪山浮曉日。冥濛樓閣散棲雅。閒身乍嬾非關病。春氣原馨不繫花。一帶壁龕藏古佛。幾回欲與論年華。

十五日立春

元夕春。百年少。日月食。皆逢卯。鴉聲愁。鵲聲喜。兔申頭。虎曳尾。雷憑憑。電光掣。春朝風。元夜雪。

二十日送客久憩圖寧關

黃塵飛百尺。樓上馬蹄聲。道古高于屋。山奇逼若城。關軒春睡足。窺逕晚烟生。莫更留行客。勞勞尙半程。

二月初六日偶成

春雲黯黯飛一城。城角缺處花枝橫。風吹折枝供膽瓶。不向樹上賤其生。烏鳥角聲吹不停。憶昨夜過三

千兵山陰美酒賈百瓶。傾耳欲聽苗蠻平。

時銅仁苗匪滋事巡撫以下並領兵親往

羣公花下來駐旌。醉過寒食兼清明。

初十日侵曉至龍場

銀燈影外星初落。一山開雲蟲樓閣。冥濛花氣不知名。十里曉風浮絳萼。花前鶯語聲猶澁。花底春衫著

疑薄。晴光豔豔鋪郊甸。青氣茫茫注巖壑。馬頭回處客亦驚。卻值曉暎紅出郭。

阿江汛道中

一山途四出。曉日正當頭。好鳥背人立。清泉擇地流。霧歸僧閣暗。雲出寺門浮。半晌沿林走。偏忘路阻修。

杏花一絕

屈指好春惟二月。稱心小閣却三層。多應獨夜愁無侶。來向書窗惹客燈。

十九日出城東門看花至芳杜洲作

只有尋芳興未闌。閒排僻徑出層關。淡紅十里杏花路。淺碧四圍楊柳山。夢好尙憐春思冷。塵飛時望捷

書還。征東將士應無恙。何日先平板楯蠻。

時銅仁逆苗尙未授首

曉發龍場

二月氣尙寒。蟄蟲局未啓。冥濛菜甲花。飄黃十餘里。南瞻黃盡處。一綫日初起。人家依竹木。分半住坡底。東風瀟然來。綻此桃與李。宵露濯滿枝。浮香出垣裏。寒鳩蹲屋角。兩兩鳴未已。一晌雨復來。高原忽如洗。
延江道中

桃花已全紅。李花未全白。翩翩馬上人。高比花逾尺。初陽才出樹。紅紫相映射。花梢度人影。花底繫馬策。西顧殘月痕。冥濛淡無色。沿溪籬落好。風定纔烟直。香氣不可名。交飛蝶如織。

早渡延江

蠻鄉居已久。不復知蠻中。蠻水一彎綠。蠻花千樹紅。蠻人如飛禽。舉足能蹈空。但覺雲四飛。眼底青濛濛。倏忽下萬山。驚流盪心胸。青綠瀆一堤。撲此詹宇濃。解纜語未完。舟已當水衝。中渡驚語聲。我僕留岸東。蒼蒼鷗鷺羣。送客飛逆風。

將至螺堰塘

白雲埋西山。雲破花一谷。花光接雲氣。交處香斷續。沿山行十里。稍覺展地軸。高下極水田。參差萬畦綠。波流縈折處。臺榭亦回複。溪魚能入市。驚筍穿石腹。日午飯已香。幽人候茅屋。

養馬塘道中

延江及播州。山勢忽平易。坡陀騎馬入。逼仄始見地。衡門兩下屋。構製亦微異。曲巷分數門。平堤溢川氣。

連岡西北展，斜與碧天際。居人汲深泉，百級盤石砌。雲容間梨杏，稍覺天宇膩。一頃黃花風，牛羊下山細。
曉發遵義四十里鋪

濛濛雨不停，十里天尙黑。春塘白鷺絲，寒箔梨花立。
沿溪數十家，斜左窗並啓。風遞人馬聲，吹笳入雲裏。

遵義試院

二月春光好，幽尋使院西。草迷僮室暗，花壓步欄低。馬病離槽立，禽閒擇樹啼。樓前小家巷，時聽屐衝泥。
二月晦日使院小樓看桃花

長水捷書當可達，銅仁逆苗聞已進播州春雨不能晴。山圍城郭常時暗，花發簾櫳徹夜明。精舍未妨勤課士，羸官聊願與談兵。如掾紅燭燒何事，樓上閒來酒獨傾。

試院小樓獨坐柬嵇太守承孟

風光多在小樓西，無數山雲壓檻低。與客生疎惟燕剪，背人開落有棠梨。酒逢地主慙中戶，君量札報天兵過五谿。時得福公相書言已早晚捷書來郡閣，春融拚共醉如泥。華黔兵入辰沅間矣

曉發遵義

深淺山坳內，時浮一樹花。白猶零露雨，紅不見人家。澗水碧于玉，雲光薄似紗。面西樓閣好，翻恨路東叉。

八里水塘道次

十日雨始晴。高原鬱春氣。連山亘南北。濃綠漲天地。斷嶺一以開。花紅亦無際。連綿芳艸合。來路渺難記。幽香惹行客。處處欲停轡。竹屋三四家。鳴泉響頽砌。臨波亭自好。新筍大如臂。窗櫺紅八扇。花裏自開閉。簫鼓知賽神。材廚爨煙膩。

鴨谿行館

一巷黃鸝語。多于雞犬聲。酒邊人去住。花裏徑縱橫。戍火上樓見。山泉傍榻生。居人最勤力。月黑未歸耕。

石壁塘道中

一程六十里。昨午發蠻郡。窮鄉不知途。祇覺嶺奇峻。坡陀懸絕處。十退乃九進。人方驚失足。頭上鳥飛迅。敗葉已隔年。因風尙成陣。與夫行視地。石削利如刃。岐途仍百出。荒絕少人問。冥濛山澗綠。壓客詹宇潤。一晌花氣紅。山村已知近。

發半水塘

南原寡桃李。桑樹圍成村。桑葉尙未抽。稍待春氣溫。居人數十家。咸關臨水門。無事遠汲勞。清泉繞山根。山廚豁然開。餘瀝傾瓦盆。斜左一徑寬。呼聲集雞豚。深屋復數重。遠颺簾幕痕。已有白髮人。樓頭曝朝暉。度虹安碣。

分半溪聲作雨飄。暗風時復響錫簫。百重花路行初透。又踏春紅過小橋。
短篷風捲落花多。却趁春晴曝雨簑。捉得鯉魚長一尺。小舟如葉旋回波。
宿沙溪行館

依然下馬歷重巒。宛轉房廊屈曲屏。添得蠻中一旬雨。屋頭山比去年青。
風光都被亂雲遮。水閣南頭路較賒。看到小桃紅盡處。夕陽幾點着歸鴉。
過三重堰上嶺

蠻方積煙霧。日午氣始開。梨桃搖天風。引客上北臺。衆山西南趨。中峯獨東回。
迤左削一厓。俯瞰綠萬堆。值此春雨餘。山泉響如雷。飛旆過北林。飢鳥已驚猜。
半道值戍樓。復有畫角催。陰寒中人深。屢剔衣上苔。稍休下前山。呼童剪蒿菜。

渡渭水橋晚抵牛場塘

厓東無暝色。一谷李花明。澗底水流響。雲頭人語聲。半橋楊柳占。獨徑鷺絲行。
正有衝寒意。欣逢候火迎。黔西州廨海棠一株大可半畝。到日花正盛。開喜而作。

兩年心跡寄喬柯。喜向花時整玉珂。碧澗雨餘泉溜急。紅闌風定日華多。
山光著客濃于酒。簾影隨雲逝若波。要與東皇再三約。好留十日待重過。

看牆外桃花

池臺斜占水波東。無數繁枝壓砌紅。醉裏似聞鶯燕語。桃花顏色稱春風。

宿海棠庭院

牆頭香氣時飄忽。騎馬入門絲雨歇。春風亭外二分花。夜色簾前半規月。梨桃杏李春事忙。參差一畝橫海棠。三更窺徑花如活。紅氣入窗蒸夢熱。

自黔西州至新鋪道中

春陰何重重。花外路如墨。擡頭見鳴鳩。咒雨一雙黑。坡陀過新鋪。稍覺徑夷直。高原三日雨。千頃抽宿麥。溪山最雄奇。大氣自闔關。森森松柏幹。雲外挺怪特。生苗饒種類。作屋厓畔匿。年來厭追呼。塞逕橫巨石。居然判畦畛。遊騎停不得。遙望一畝花。沿波弄春色。

寒食大定試院試威寧等三州童生竟日坐聽事作

日午臺前試袂衣。柝聲清脆掩雙扉。多應人氣烝如雨。惹得梁禽觸紙飛。

十五日薄莫作

枕上紅燭攤書看。貂裘壓被防晚寒。離居誰信是寒食。檐外風雨來無端。登樓試眺山南北。薄暝窗櫺已無色。萬點歸鴉何處棲。冥濛壓得桃花黑。

清明

三年寒食住三州。

前年在安順。昨年在黎平。並皆屬院試土。

一樣攤書據案頭。春半雨多頻臘屐。蠻中花好不登樓。局門鶯燕

時來覷。出谷烽煙昨已收。

時得馮巡撫知會初二日在嗅腦勳殺逆苗二千餘入正大營道路已通。

卻笑青衿未知事。漫思投筆佐軍籌。時有舉節

附生熊瑤具呈欲移送軍前効力余已諭却之

十七日晴使院後圃望遠

分半山城入畫中。炊煙都裊岸西東。房廊映水多時綠。衫袖承花一色紅。上冢船歸雅咒雨。築毬人去馬

嘶風。年年桃塢春如許。辜負鄉園三兩叢。

將抵西溪

欹斜石徑杳難通。來往輪蹄若蹈空。卻好一村居谷底。爨烟開處萬花紅。

冥濛曉露濕花心。欲到橋西路莫尋。三兩鷺絲明似雪。隔溪飛不破春陰。

西溪汛卽事

蒼蒼山已深。淼淼流不止。無嫌鳥飛疾。撇浪魚若矢。稍休厓石上。四面聒流水。風勢聚一橋。驚看去雲駛。

橋西邨落好人語。罷朝市。紅白花萬堆。中飛爨烟紫。

重至黔西宿海棠庭院

闌干十二敞銀屏。尤喜芳時此再經。雙柳有情垂檻綠。萬山如夢壓簾青。花邊惆悵尋前約。葉底參差聞曉星。依舊燕鶯飛不定。可能重把夜窗扃。

將抵鎮西衛

兩山離百步。中挂一絕壁。人攀厓樹上。碎石傷馬膝。穿雲過深澗。飛露灑如雪。高下千級田。濛濛漾朝日。房廊臨水好。雲向枕邊出。茶樹花亦香。迎人下山歇。

偶寫荷花便面寄費方伯淳

小閣纔看暑雨過。一拳奇石面層阿。知君雅有鄉山念。爲寫錢唐一頃荷。

端五日聞官兵捷音是日夏至

今年節候奇。元夜立春節。如何日長至。復值端午日。榴花紅處排兩筵。卻值露布來東邊。輿酣邀客共劈。鏝吹雅樂吟連篇。官兵早破黃瓜砦。賊勢愁亡榔木隘。後隊仍燒蘭艸坪。前軍已逼花園界。固知廟算無遺策。遠近花苗更輸力。臺築三層號受降。詩歌六月勞還役。主將翩翩善出奇。搜牢應遣種無遺。還憐春夏行軍久。倘念西南民力疲。

自春及夏淫雨連。綿倉池荷花十減六七。感賦一篇近東馮侍郎。光熊張兵備繼辛銅仁尼堪巴圖魯。使思州並寄姜兵備開陽甘肅。

前年築臺面池水。昨歲花放池臺前。朋來喚我作花主。日日樓上開賓筵。今年霖雨無停刻。水綠衝臺臺欲缺。三層閣上無一人。花亦悄然如惜別。征東軍容盛如火。憶昨出城來別我。殘荷隔歲尙數莖。臘雪初看出梅朵。城頭一別經廿旬。轉眼已值看花辰。豈徒花色減疇昔。把酒苦憶花前人。幾年愧作單車使。不獲荷戈先戰士。昨日軍符又發兵。焚童捲甲東行駛。此時花發不欲看。月裏閒卻紅闌干。已涼天氣纔幾日。一任風雨搖無端。轉思萬里橋邊水。多半樓臺雨中毀。泉使署中荷花最盛。今空署中。年聞樓閣半傾。花亦憔悴非昔。兩地看花無一人。寥寥壁上詩牋在。藏春塢北偶傍徨。風急猶聞遞遠香。莫更城東招小史。左官先已抵伊涼。謂姜泉使事。左遷平慶兵備道。小史郭郎。卽姜所眷者。何時一輩重相聚。笑折花枝賦長句。屈指平苗露布來。主人亦欲辭花去。

平苗凱歌十章卽寄福康安公相行營

海宇年來慶謐寧。偶移旌節澈邊庭。鈎陳十二明如月。上相星聯上將星。

軍律嚴同細柳營。聲威先已懾蠻荆。囊鞬大將皆趨左。詔統川滇五路兵。

萬仞蒼厓一綫通。兜零火照馬頭紅。原知廟算真無敵。先定黔中下楚中。

五姓花苗敢獷狁。曾傳吳畢石雞娘。烏羅地大如甌子。又見天兵下石梁。

明史土司傳。宣德五年。石各野糾同石雞娘。吳畢郎等擾亂銅

仁亦會川湖兵討平之。

出險方看建鼓旗。居然絳灌列偏裨。前軍早報花連布。已解長圍入永綏。

南出羅蒙北峭關。十旬先定五溪蠻。摩厓好壓中興頌。勒徧壺頭百尺山。
關外軍威敢自尊。國恩重疊與傳宣。勞來不用歌周雅。六月王師已凱旋。
黃旗植處許歸耕。一半蚩氓慶更生。神武聖仁原不殺。詔書先築受降城。
五度殊方討不庭。凌烟圖上鬢猶青。酬庸比日原無兩。耀首新頒三眼翎。
榴花紅徧四山梁。初度欣看日正長。十萬貔貅齊下拜。凱歌聲裏慶傳觴。
楊兵備揆兩至黔中。皆不及見今得書。知又抵軍營寄懷一首。

我生遊跡殊通達。禹貢九州今歷八。雖然輸爾涉河源。遠度崑崙越哈察。
東西南北五萬里。頭上翠翎風細戛。如拳大字如椽筆。先把天山石磨刮。
銘功紀德字五千。高比浮屠七層刹。居然遠壓神邱頌。何日重煩墨工刷。
丈夫志業真難量。一半貔貅歸統轄。昨來雪嶺今炎山。車不停輪況脂牽。
花門異種方稽顙。五姓苗徧肆輕狽。盤陀斗絕隆棚險。一半休誇地形丸。
搜牢匝月肯暫停。山搏熊羆水擒獺。滇黔楚蜀雖同勦。
神武聖仁非嗜殺。杈桺怪樹當山巔。百歲根株一朝拔。
尙煩奇計參帷幄。頓使蠻方靖戈鏃。讀君露布才益奇。
鬼膽先看破羅躔。寧知馬上殺賊手。正復翩翩如俊鶻。
相思苦欲專人訊。道遠又愁泥滑滑。重陰天氣發一械。
霪雨應零八行札。

聞銅仁日來復有賊警兼辰水決城數丈馮侍郎光熊率官弁晝夜堵禦寄懷一首

天乙虹梁暑雨交。昨傳江水決城壕。蠻中穉穉紅千頃。峽裏舟船綠半篙。六月可能平板楫。一軍聞尙駐松桃。蕭蕭白髮籌邊夜。誰識馮唐志意勞。

酷暑至蓮臺夜坐

六月六日天乍煦。窄袖葛衫猶苦暑。連房早厭人語稠。卻曳襍被來樓頭。蓮臺三面波光漾。一榻居然最清曠。濃濃桃樹月西斜。烏影斜生紙窗上。

自六月朔日移至蓮臺避暑聞兒子飴孫疾尙未愈書示一首

經旬曾未涉南臺。藥裏頻從禁滿開。却笑兒曹未耽讀。燕狐纔去雁狐來。

七夕陳大令熙藩邀集城南鳴玉山房卽席賦贈一首

感時青鬢欲如何。初地聊從暇日過。赤甲一軍爭渡久。時續調滇粵兵甫過境紫微雙樹得秋多。陳邱已保思邛水。

劉秩應嗤曳落河。莫向尊前問牛女。早憑天漢洗兵戈。

中秋日曉望

城南未見烽煙歇。忘卻秋中有佳節。陰寒霧雨迷一旬。纔見清涼此宵月。烹葵剝棗飲不休。逸興且上城南樓。忽然黃葉下如鳥。笑過三歲蠻中秋。

秋海棠

一種嬌無那。新涼小院東。葉猶棲敗蝶。根已泣秋蟲。豔色偏嗟晚。酸心孰與同。昨宵鄉夢破。露冷一庭空。

中秋夜坐

上弦及初圓。一夜輒三起。連廊南北抱。鞞履行未已。闌干嫌露重。空處聊徙倚。衫袖葉葉風。斜穿竹華裏。樓臺萬家夢。燭影沉不起。簷瓦弄月光。空明忽如洗。簾櫳中外徹。暗牖不須啓。照水水亦空。魚鱗逗波底。蠻鄉三載住。良夜能有幾。握管欲賦詩。朝曦墮林尾。

乙卯貴州揭曉會城書院生徒獲雋者二十七人回途率成五百字志喜全用十四緝韻卽呈吳烜陳希曾兩主試及許刺史學范諸同考

前年使者來。冬仲月初拾。奉命宣化條。窮經事尤急。周行十三府。日或不暇給。苴蘭及毋斂。亘古屬蠻邑。山坳嵌城郭。俯視類蟲蟄。無旬不淫雨。萬古地卑濕。蠻生粗識字。書不入行笈。剔除到筆硯。所事者篋笠。間歲試學官。泥塗甫衣褶。低詹對文卷。窘若遭縛紮。四聲踈不講。顛倒出篇什。化俗具苦心。庠宮飭修葺。陳書數十篋。云以待溫習。兼疏聲韻譜。潤此舌本澁。峨峨講堂開。一善皆引汲。經句輒分俸。俾得備糧粒。行之勤不懈。多士志方輯。貴山儲人才。兩歲雋及冊。謂貴山書院生徒甲乙兩科中式者至四十餘人。方忻讀書效。私自理囊裘。昨歌鹿鳴來。城府已廩集。然聞聘同考。頗復論階級。賀方伯代監臨試考官以朱經朱雲名不預。執卷每鳴喞。朱鏞其擬墨編送同人關門逢月朔。雨霽路微曠。監司迨州縣。一一連騎入。堂深更局鑰。門外植雙級。朱墨卷

二千兩吏相對執名皆抗聲唱。得失判呼吸。挨排附欄楯。頭上墨淋汁。聞書五經魁。千百燭光煜。紅箋名在手。咸擬破鍵屐。白屋士較多。塵聲沸如灑。我行然炬返。欣此輿論翕。酬恩願粗了。行且具舟楫。三年飽看山。大啜小者岌。籠南管東北。靡險不搜緝。誰云鬼方惡。直欲勝宣歙。麻衣三百輩。門外時鵠立。諄諄戒勤學。士行尙謙挹。紅苗前蠢動。論此嘗悒悒。昨聞大芟勦。不日兵可戢。高低萬山田。耕者看色悒。頻年仍大有。喜氣溢原隰。持衡兩君子。公望庶諧識。筵排多士卷。一一蒙訪及。庶幾能相馬。拔十真得十。翩然召陵許。文不尙沿襲。前時鎖廳見。贈子先一揖。掄材盡如此。願爲執羈鬮。談深嫌夜短。時復飯癯臍。只惜北郭生。猶然向隅泣。時諸生中知名者惟賀世清獨不售賀居北郭故云。

十九日獨酌偶成是日家累南回。

不覺蕭蕭雨。風聲徹戶涼。又添新別恨。獨對古重陽。石鏡花千朵。琴臺酒一觴。遙憐車騎遠。凝睇此高岡。

徐太守曰紀屬題桐廬申屠氏宗譜中山水畫冊八幅雙婆澳

嶺頭時有窄徑。江口皆通小河。鄭姥宅連杜姥。陳婆溪繞楊婆。

兩坂邨

爭傳上坂下坂。卻界前村後村。漁網陰邊小市。稻香深處衡門。

黃山

名擬三天子嶂。秀參五老人峯。莫訝山田龜坼。時瞻雲氣如龍。

范井

家移浙水平壤。里本陳留外黃。瓣香我憶傭叟。汲井人傳壻鄉。

譜云。申屠氏自漢代遷居富陽之屠山。及宋時有贅于范氏者。又移居荻浦焉。井卽

范氏之舊也。

慈濟寺

紅雲高閣初啓。白鷓春田四飛。待得孤僧入定。鐘聲穿出松扉。

荻花溪

高低山合村塢。南北江連渚沙。消受九秋明月。輸他千頃蘆花。

雞頭峯

欲賽社翁社姥。相邀漁弟漁兄。雞頭峯頂晨雪。鴨嘴船邊夜明。

松濤浦

閣外蒼苔一片。門前碧水三篙。居屋不殊居艇。松濤遠接江濤。

屠二紳自尋甸州守擢判廣南道。過貴陽留飲三日。醉後賦贈

依綠亭邊識君日。三十年來五回別。一回握別一傾倒。我越壯年君未老。天憐狂客愛遠遊。遠宦曾出天

南頭君行斗大得一州。我亦持節來邊郵。囊空衣敝官初改。歷盡蠻山飲炎海。北來驛使遞一箋。驟閱反疑君左遷。人言宦廣勝宦滇。俸入乃逾十萬錢。平原坐上多良友。比日談君不容口。忽然一客來款門。矯首徑入無寒溫。旁人驚看僕夫笑。三寸麴塵猶在帽。卸裝先約欲促裝。爲爾南去程途長。秋花黃處頻高會。一日爲謀兩回醉。朋來尙未悉姓名。脫口遽已聞歌聲。我行一一爲分析。故態狂奴總如昔。不爾先防欲逃席。昨日醉外臺。今日醉縣中。歌盡百曲傾千鐘。新交有嵇陳。舊交憶孫趙。鄉語連翩述難了。君不見少歲警我去。幸有少歲交。紅闌百尺挂酒瓢。恍若醉我城北之山橋。山橋邊。卽鄉社。我距君家不三舍。何日同歸醉橋下。

喜代人將至率賦六詩留以志別并貽新學使談戶部祖綬

我饒山水癖。乃官山水鄉。黎平及都勻。靈秀之所藏。大山何峨峨。長川亦洋洋。五嶽四瀆外。得此庶韻頗。間歲輒一遊。奇蹤匹翱翔。靈氣歸筆端。奇矯得未嘗。詩文及千篇。藉以壓客裝。仲冬當北征。念之尙傍徨。約客頻出遊。時時陟高岡。西郊松竹幽。南郭蘭杜芳。作詩別山靈。此景殊難忘。

東從相見坡。西去亦資孔。茫茫三十驛。鎮遠迄南籠。疲氓居要道。百事實倥偬。民夫徵不足。披剔到蠻洞。負擔行萬山。心傷足俱腫。銜胥不之卹。而復相驚恐。我朝恩澤厚。域外悉併轡。況茲梁楚界。大吏所控總。所期仁及物。役不到繁冗。公廉率其下。守宰自惶悚。昨來馳尺一。荒戶給田種。軍行所過郡。秋不賦粘穗。

愚民縱無知。戴德已山重。東南傳露布。艸野悉躍踊。聞宣寬大詔。卻立手俱拱。花苗旣輸誠。吏勿輕煽動。
雲山殊戀別。忽作兩月晴。自八月十四日至此已兩月並無大風雨土人云爲數十年所未有清晨來閣中。霞采東南明。連岡何蒼蒼。修林亦英英。機事庶久忘。物亦諒此情。伴我日讀書。不覺寒暑更。謝者尙未謝。生者日以生。愛此三載中。日添雛鳥聲。新篁手所栽。亦樂觀其成。

泮柯及夜郎。古乃列益部。今茲十三州。夔郢實門戶。津船通列貨。閭亦雜書賈。流傳坊市本。十竟不登五。刪除到羣經。擢髮罪難數。我行按左塾。見此赫然怒。嗟嗟蠻嶠土。化久隔鄒魯。開籓出六經。仍隩四聲譜。口陳兼手畫。聽者若環堵。精微難遽悉。冀或得其粗。餘閒陳列史。俾得究今古。憶昨按部回。書聲滿堂廡。紛然陳藝暇。略亦通訓誥。明明尹荊州。庶思能步武。後漢書西南夷傳泮柯郡人尹珍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圖緯學成還鄉里教授常璩華陽國志尹珍

毋斂人官
荊州刺史

此方雖蠻方。楚蜀粵上游。延江及沅江。其源一何修。沉埋唐宋間。地志苦不收。前年使者來。一一窮險幽。鑿水旣合溫。黔江亦通涪。盤南鎖鐵橋。勻左列木舟。我行皆乘之。徧歷十二州。惟洞仁府寄考鎮遠按部所不至馬上作一書。分此楚蜀流。芟除土俗名。不使混固彪。庶以示後來。不貽茲土羞。

香榭南北廊。修竹東西徑。紅雲樓百仞。白藕花千柄。茲廬最閑適。旁榭亦幽靚。豈茲崇土木。藉以適身性。昨者偶讀書。欣聞有除命。前旌臨沅水。當遣鷗從迎。周閭更修飾。砌石拭如鏡。雖爲居者計。客暫寄歌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卷施閣詩卷第十七

回舟百嶠集乙卯丙辰

自鎮遠舟行至常德雜詩時正會勦銅仁沅州紅苗一路皆傳箭遂舟僅乃得過亦幸水程距札營處稍遠也

青溪及玉屏水程從此起飛夢入吳江迢迢七千里

兩關皆虎豹一棹若蜻蛉昨得軍門札傳烽送使星

孤猿攀危厓意思亦若懾仙人飛空行投杖手復接

一程復一程幸爾水流急山頭看花苗排刀向空立

水祇深三尺舟搖亦不妨來朝衫笠影隨月漾瀟湘

見慣卽不驚殘骸蔽江黑鷹隼何不仁抽腸作常食

楊柳千條巷夫容百尺樓可憐兵火後剩有夜烏愁浦市甫經燒劫所見尤慘

空灘三百級一石一文贏更有莓苔影朱文漾錦波

殺聲喧落日何處可潛逃幸是昏黃月騰身附鵲巢

泊舟仙人房仙人遁無影我欲上帆竿延回瞰深井

楚女生來好。凌晨掉小舟。神魚知好色。出水看梳頭。
及到洪江口。材官馬上迎。蘆灘都有謀。不敢點燈行。
人頭及人脛。一半出魚腹。怪底帆不前。荒灘鬼叢哭。
凌晨坐清寒。閉目養心性。過盡千百灘。都從雙耳聽。
烽煙不到處。幾樹發黃梅。鵲語先傳喜。雲光亦四開。
六州兼十縣。魚鳥竄紛紛。只惜桃源洞。難容爾許人。

辰州謁畢尙書師出所定詩文集見示卽席賦呈二首

一半戈船下瀨橫。烽煙開處見山城。天南縱置籌邊驛。研北仍聞擊鉢聲。幕府盡稱詩弟子。謂劉侍御錫嘏等。虛

窻閒禮古先生。軍容茶火由來盛。未改臣門似水清。
述作多應拜下風。憐才如此復誰同。諸生並致三霄上。五嶽分標各卷中。歲月釀成無事福。灾氛消盡未
言功。殿頭第一人爭羨。不負科名僅有公。

常德胡同年文銓招飲郡齋卽席賦贈

十年前事重徘徊。曾醉梁王百尺臺。未覺壯懷輸少日。不妨閒裏鬥深杯。掃除硯北橫經席。料理城東小
史來。清興到今仍未減。春風先爲拆疎梅。

荆州喜晤錢上舍伯垌卽送南歸并寄令叔維喬

年時揖子清暉橋。卷施閣中挂酒瓢。沉沉醉後不能別。轉盼燭花明復滅。彈絲戛竹夜未央。節日笑我行

何忙。一城春燈轉曲廊。送者短趙兼髯莊。謂舍人玉翩然一別萬餘里。凌亂雲山馬頭起。尙書筵上說

錢郎。抵辰州日尙書爲言。君尙在荆臺未歸。坐客半驚余失喜。嘉平廿日來渚宮。騎馬直詣官衙中。攔門握手久相視。尙喜

君貌非衰翁。中郎阿大欣俱在。時令兄鍼亦在署。詠絮詩成復誰對。我官蠻府已四年。才劣恐難成一隊。飄風三

更入五更。牆外羽檄飛無停。龍山殘雪落如掌。頗念未息征苗兵。萬言揮灑仍如故。此筆合移書露布。不

然手挽五石弓。上馬殺賊成奇功。稜稜俠氣填胸抱。可惜君偏著書老。卅年知己姜侍郎。姜巡撫辰。一見猶能

一傾倒。雖然此遊不可忘。踏徧七澤兼三湘。零珠斷璧箇中字。尙抵陸賈千金裝。欲行不行更搔首。握別

還思素心友。君不見。竹初菴內證無生。應笑勞人日奔走。

荆州官廨借錢上舍鍼令弟伯垌暨崔恭人作消寒七集卽席有懷崔丈龍見

款客荆臺苦致思。舊遊重到酒難辭。猶憐匹馬衝寒日。卻值閑庭詠絮時。久別未妨書代面。故交多已鬢

添絲。冰弦彈至傷心處。時話文。敏舊事。不管花窗夜漏遲。

一載軍書插羽飛。人傳公瘦我寧肥。路穿烽火驚身在。夢逐波濤入姊歸。時在宜昌一帶。職獄。會面未能忘息壤。關

心先自理初衣。君時乞養病歸里未允。天南佇看苗氛淨。好買荈湖築釣磯。

題崔恭人秋山訪菊圖

幽窗雨過點青苔。蠟屐曾從響屨回。自覺向來秋氣少。不隨探菊祇探梅。丙午二月曾道陪鄧尉看梅。

衣裳葉葉起雲霞。簇蝶裙飄一徑斜。卻過小橋天路近。絕無人跡有飛鴉。

飛瀑渾疑石上琴。欲從何處更幽尋。空明一點靈山月。與證迢迢世外心。

雲裏紅闌曲折橫。半秋時節出山城。飛仙一個花千朵。都署頭銜太瘦生。

閒從卷裏憶西州。零落羊曇感舊遊。苦向尊前問癡叔。謂大令維喬。渚宮殘雪不勝愁。

少日談詩有性靈。後堂延客眼先青。願營百本梅花屋。更展紗帷乞授經。

酬錢上舍內曜

舊時門巷判西東。蠟屐常穿楊柳風。占得雲溪一灣綠。小樓都在水聲中。

詞筆欣看萃一門。比年風月共琴尊。龍華會上如相問。交到彭侂四葉孫。余幼時謁蕭山公。卽蒙獎識。及長。受尙書之知。又與大令及伯

峒兄弟並稱莫逆。

鄉園春半飲屠蘇。握別仍行萬里途。自笑遊蹤太遼闊。更從北夢說西湖。前在西湖與君別。

襄陽呈房師王觀察

遠宦迢迢各一方。馬頭真喜向襄陽。西南尙見烽煙赤。師弟初驚鬢髮蒼。懷古池臺聊駐節。探春簾幕偶

傳觴。是日盈箱案牘須勤理。肯學山公醉百場。

立春日過襄陽謁羊杜二公祠有懷孫觀察星衍山東

君爲東國諸侯長。我作南方多士師。竹馬共思逃塾歲。土牛又見迓春時。酬恩尙愧身無補。傳世先驚鬢有絲。至竟古人能及否。薄醺閒謁二公祠。

元日南陽

幄殿趨朝夜向晨。宛南春首淨無塵。早聞內禪光唐宋。又見元年值丙辰。全楚正欣秋再稔。史官應奏日重輪。堯階未在三陪列。尙愧西清侍從臣。

人日抵鄭州巡撫景安遠遣人相迓書此報謝

握別梁園已八年。憶君風味逼前賢。大河南北頻經歎。好爲蒼生計息肩。

人日聊登百尺樓。繁臺東望久淹留。破除舊例吾何敢。瘦馬羸童入鄭州。君清素如昔。一切酬應。送迎之禮皆絕。今獨遣一介相及。是以

衙齋聯句記經時。風雪甘涼苦致思。在甘肅籌邊最久。尙以書生待開府。逢人仍索憶山詩。君所著有憶山詩草。

王大令復專人約遊。偃師余以驛路迂回未果。翊日從岡里渡河。半渡風發。舟幾覆。日晚僅得抵南岸。因徒步攜從子兩門生至惠濟橋行館宿。卻寄大令一首。

故人一別經歲時。封書約我遊偃師。把書沉吟復東走。塵土隨人已三斗。津頭塵暗風尙微。挂席如馬從風飛。忽驚風從半空旋。長年大呼人語亂。眼看北岸離纜尺。帆急欲收收不得。一風吹舟舟轉輕。樓榜盡訝凌空行。蕭然天末一使星。河伯已遣蛟人迎。盤渦欲下仍未下。惡浪幸從船後瀉。舟人心定客始猜。欲抵岸北偏南來。聳身一躍得平地。觀者居然詫神異。鄰舟望我竟若仙。餘艇尙在風中顛。君不見。故人此日遲高會。客臥津亭自顛沛。瓦燈一盞土橋南。且喚行童理生菜。時覓食物無有。僅得生菜數把。

葉縣道中雜詩

保安及昆陽。一驛三十里。奔馬逐歸鴉。齊入黃塵裏。

屠蘇酒乍傾。簫鼓賽昇平。爆竹聲何脆。年頭年尾晴。

卓午昆陽道。溪橋細細風。春衫紅一片。併颺日華中。

寄王大令復

南來已是一句馳。真擬恹恹入偃師。河外土風堪作宰。洛中人日偶題詩。何因祖客筵前酒。轉憶孫郎帳

下兒。來書言及舊僕吳順。已作孫郎帳下兒矣。幾許笙歌兩行燭。呢人魂夢憶多時。

黃河阻風卻至惠濟橋行館晚攜從子門生至橋東玩月作

寂寥山館許停驂。酒薄都憐興未酣。多謝北風能款客。吹帆三日住河南。

類壙三折路參差。拂樹先驚鵲踏枝。豔殺野橋山店月。不妨人去立多時。

過新鄉贈孫同年希元

籃輿薄晚過山莊。飛騎驚看迓道旁。一代相門傳縣譜。君為文定公從孫。千古古邑號新鄉。采風近郭民諷肅。話

舊虛窻月影涼。更喜外臺條教密。時景侍郎撫豫有善政又為州縣設立科條甚周

兩河應可息痍傷

曉發湯陰

破曉趨南郭。城荒竹木稠。地為今下邑。山即古中牟。殘雪明華表。驚沙暗驛樓。停驂吾不願。昨已飯宜溝。

將至安陽先柬趙大令希璜二首

尋常三五團圓月。自到祥柯見未曾。料得鄴中元夜好。故人應為剪春燈。

爾許情懷漸不支。屏除絲竹已多時。還能與鬥筵前酒。可有孫郎帳下兒。王子冬飲君署醉甚。幾欲逃席。值孫兵備舊僕郭勺藥代飲數

解觥乃

湯陰謁岳忠武祠

古木叢臺起怒風。岳王祠倚堞樓東。何因浣盡孤臣血。不祀前朝稽侍中。

埋骨西湖恨已多。小朝廷久厭兵戈。此方立廟非無意。尙為君王障兩河。

抵安陽境塵土撲人戲東大令一首

主人倘厭客經過。故遣飛沙織似梭。休望琴堂門尊酒。元規塵已汚人多。

十四日未刻抵安陽趙大令爲招春燈社火讌客海棠詩屋至三鼓乃別翊日更邀遊天寧禪寺設百戲
餞別醉中賦贈

鄴中十萬戶。一戶排雙燈。城東城西徑十里。萬影礙月難東升。安陽大令我素知。飛書約我停少時。排門
燈影看不足。中有戛竹兼吹絲。紅塵障天綠波掣。馬尾搖風馬頭月。鼓樓街北蕭寺東。齊捲珠簾看飛雪。
昨日醉幾場。好友爲我招張王。皆幕中賓客海棠詩屋圍社火。夜半更約傾千觴。今晨別何地。更遣鬢丞控飛
騎。佛樓開處面廣場。關戶爲余陳百戲。此回元夕無不有。月影燈光與杯酒。董生董生惜前走。謂上舍達章時已入
部說與王郎應妒否。謂大令復更排石級上石亭。一城華燈尙若星。摩挲金石百回步。寺有元至元十二年足
力倦處開僧局。念君官事忙如許。衆裏離觴復頻舉。一晌歌聲壓彩雲。梅花山館飛如雨。君持手板輿前
立。我瓣心香馬頭揖。時以所刊近著見贈別袂猶餘燭燼光。離亭已暗風沙色。

晚發安陽至磁州行館一路燈火甚盛喜而有作

十里平沙柳數層。漳河橋上月初升。何因爛醉安陽酒。來看磁州郭外燈。

李舍人鼎元登岱圖

平生心力瘁躋攀。五岳遊完鬢未班。肯待向禽婚嫁畢。僅留老眼看青山。
欲捫星斗挹穹蒼。杖策仍須辟穀方。我是上春君早伏。入山先已異炎涼。

戲題秦人種桃采芝圖

童男童女五百桃。實桃花萬千。何不成鄉里。婚男嫁女耕田。
毛女忽然大笑。惹他四皓顏開。商洛山連太華。大家飛去飛來。

馮給諫培竹鶴圖

意中我有閒樓閣。閣下亭亭立雙雀。雀徑時看一花落。胸中我有奇峯巒。此外觸處皆琅玕。六月更有松風寒。乘軒豪。此君直開徑。居然得三益。門開無人。雀亦應門。叢竹兩兩。爲除行塵。門關無人。竹亦索笑。仙禽翩翩。自詡同調。先生此圖。實得我心。雀既有侶。修篁成陰。尙恨竹外無月。雀邊無雲。石牀無積書。竹兒無清尊。客來不醉相對。何以能追古人。君不見。今人不來古人往。雀步空庭竹森爽。畫中山好不可居。何不歸爲五湖長。

寒食早得家書偶題二絕寄南中小兒女

莫怪尋常鶯燕猜。踏青時節未花開。鉤簾欲訪春消息。却值江南驛使來。
平堤一色綠初鋪。四月江鄉畫不如。遙憶風前小兒女。紫藤花下讀家書。

奉酬邵學士晉涵病中見寄之作

與君卜鄰意非好。欲拉酒徒時。醉倒牆西望。汝一樹花。君病未瘳春遽老。牋云日噉半甌粥。頗厭牆東酒徒擾。牆東酒徒非得已。匝月行完七千里。轟天礮火衝身出。弔影驚魂可知矣。昨來偶自窺青鏡。不覺二毛填鬢底。期君醉我君辭疾。反作新詩惱行客。酒連我縱盈門索。藥券知君亦山積。君如戒藥我戒酒。一日顛毛恐俱白。

李公子存厚梅窩圖羅兩峯畫

橫斜影百枝。坡陀石千尺。不知是我不得來。或是君家不招客。花遮簾櫳柳藏榻。空裏似飛鶴一隻。有魚千頭禽百翼。幽人一一與之數。晨夕兩峯畫。石如屈鐵。兩峯畫梅如值戟。披圖我忽念疇昔。三十載前攜蠟屐。余未弱冠時從叔爲崑山尉曾過訪留居旬日一峯如頽一峯劈。更上一峯吹竹笛。此時不知梅窩在南復在北。但見高低屋橫脊。屋上殘冬雪花積。百年君居此山側。孫時看梅祖所植。幸我淵源盡相識。不然何以揮灑千言有餘力。詩成對卷仍嘆息。兩峯老嬾殊可惜。君不見玉峯前頭湖水碧。咫尺應須望鄉國。倘使餘牋更有一丈長。直接吾家水西宅。

卻扇詩爲吳孝廉薰賦

譽婦詩成百口傳。可知標格本天然。青綾步帳曾相識。我是張予友謝予。吳所娶爲孫兵備從妹

半臂新裁蜀錦鮮。薄寒聊與壓吟肩。馬頭明月如團扇。偏照恩恩惜別筵。
耳語臨歧記可眞。回頭生怕阿兄憎。看花遲早尋常事。莫作蓬瀛第二人。
怔忡鞭馬出金臺。失意偏教笑口開。我憶堦鄉風日好。紅荷百頃待郎回。

白髮詩爲胡上舍唐作

鄰東胡生昨叫絕。白髮忽然衝帽出。大呼擲帽理髮末。幸喜根株惟有一。胡生胡生意若失。走馬索詩兼口述。我爲生語生勿怵。此事何關存與歿。古來賢聖半夭折。顏賈頭中無此物。矧生飾貌有不屑。從此何妨罷梳櫛。平生品與陸展別。無子未聞收側室。鉗之鑷之可不必。生聞我語笑兀兀。二三子者粗有筆。爲我責頭須痛切。我聞生言意亦豁。一毛雖小慎勿拔。或者明朝生七八。疾呼奚僮馳急札。朋來盍簪賀白髮。茅柴之筵咄嗟設。生今上坐非忝竊。燕毛之禮誰敢忽。雖然生不可不察。此物上頭急作達。從茲陸行乘驢水乘筏。面垢莫除塵莫刮。衛玠弗愁人看殺。

題王太守宸仿董北苑瀟湘圖爲徐孝廉嵩賦

此卷長三尺。零陵老守圖。居然棐几側。隄落洞庭湖。山水情今古。荒唐夢有無。臥遊吾尙記。千里下黔巫。
予自黔中還朝。取道洞庭。

四月廿日與胡公子稷會飲金光祿孝繼宅被酒醉甚歸途于馬上得五百字卽送南歸兼柬莊上舍達

吉陸秀才繼輅

今年絕代才。皆下考功第。汪端王芭徐嵩趙懷玉張安尤苦不得意。王生除學博。賣字作歸計。趙生居僻巷。

忽爾鬧車騎。無端長鬚奴。失笑復垂涕。揭曉前一日汪生將外擢。以助教當畢力此一試。寅初聞揭曉。側

立門隙伺。猛聞敲扉聲。妻子雜沓至。寧知非報捷。有客誤投刺。徐生病支離。一夜屢登廁。先期唵病鶴。君

作病鶴賦。識已兆雷翅。蒙頭聞報罷。急起理囊笥。張生已獲售。黜落爲奇字。欲歸東西川。柰此楚氛熾。相邀避

人跡。戚戚聚蕭寺。吳生顯示不屑。頻日酒筵肆。監廚得驚坐。謂假陳肖肴饌悉精緻。酒徒七八輩。痛飲日

三四。我慚居下位。不克挽風氣。尙書名知人。紀宗本可愜羣議。微嫌心有主意。在急防弊。遂令中材升。杞

梓或被棄。凡茲數君子。一一洵國器。中年饒底蘊。詎止文藻麗。沉淪致顛蹶。此事亦匪細。今晨聞剝啄。君

又理歸轡。君才希數子。靡不夙投契。況茲年尙少。拭目盼遭際。嗟貧兼歎老。與衆不一例。感君行計速。飲

餞爲粗備。不愁分袂早。反恨遲把臂。君歸過庭暇。勤學戶嘗閉。吾州衙署廠。古檜陰拂地。側聞賢太守。一

歲興百廢。靈瓏疏曲河。構閣臨睥睨。春闈兩人捷。吾鄉獲已獲毀橋利。形家言吾鄉威墅堰及城中白雲

之。其餘懲薄俗。悉力整凋敝。侯賢實棄梓。予與太守東望舉足企。明春當乞假。官閑尙可詣。蒙莊雖從甥。

夙昔視猶弟。知君過從數。一語煩遠寄。逋錢三百萬。土木苦煩費。園成諸債集。何不築臺避。陸生才筆健。

竟欲逾老驥。陸生嘗昨來觀近作。好句我能計。吾鄉茲數子。得不詫尤異。相思不相見。發念時一寃。遊山

從予遊

我防嫻日在空中肄。所欣腰腳健。百里走尙易。一羸聊負篋。一僕持絮被。預思重握手。不得到春季。尙及三月三。春江可修禊。

五月初八日。方比部體吳孝廉。蘊逸同人出西直門小集金氏園亭。卽席賦贈。並送桂大令馥之官雲南。雨絲踈不斷。一路出西城。日閃槍頭影。雷轟澗底聲。草高飛騎入。花滿露舟橫。清絕尙書塢。當門杞已生。幾許關心客。無多賣賦錢。暫拋官裏事。來趁酒家眠。岸柳陰三面。溪雲白四邊。遙程愁更數。西去萬三千。

城南雅集圖

城南雅集圖凡八人。法祭酒式善、李編修如筠、張檢討問陶、劉舍人錫五、何戶部元煇、水部道生兄弟、王廣文、芭孫、徐孝廉嵩、圖成、屬亮吉跋之云爾。

城南百萬家。屈指無幾人。匪繫果無人。下直常閉門。幾年我苦居。天末閒煞城南好風月。側聞我友與尙豪。把卷呼之齊欲出。法祭酒王廣文。近來作詩種雅馴。徐孝廉張檢討。倔強自誇長句好。介休詩老偏改官。貧甚不厭居。長安稜稜弱冠才。尤異難得何家好兄弟。我交短李惜已遲。覲面却值居憂時。八人所貴忘形久。不問圖中貌妍醜。昨日作一篇。今日作一篇。城南塵舍不數里。時有飛騎馳吟箋。流傳俗口殊難耐。只說羣兒自相貴。豈知帝京景物本冠十七州。賴有數子晨夕成清遊。不然東西紅塵日如織。何以使春花生輝月饒色。一奴前行不著鞭。八騎矯首皆如仙。穿行古刹及荒墅。日永或借閒齋眠。數君才調皆

經世所喜昇平無一事。木天粉署官本閑。欲以琴尊消壯志。徐生忽然策蹇驢。時下第南歸王子亦欲登牛車。時赴華亭教諭任遂令七客忙不已。分日載酒延王徐。還君斯圖三太息。勝會如今亦難得。卷圖水竹自生涼。差信此中無熱客。

法祭酒雪窻課讀圖

堂中一寸書。門外三尺雪。孤兒讀未完。慈母心若結。朝行課讀書。暮行課讀書。孤兒業甫成。慈母年先徂。衰親無百齡。積雪不逾月。所以人子心。常思事親日。感君與我孤露同。六歲七歲稱孤童。君以七歲孤。余甫六歲。貧家無師讀不得。卒業皆在紗帷中。雖然我與君稍異。憂患餘生復難記。五雅三蒼業縱同。經旬九食談何易。白雲前頭一曲谿。余昨繪機杼燈影卷子。亦圖太安人課讀時事。昔者我友曾分題。長檠無光短檠繼。持較此卷殊依稀。我家茅三層。君家竹千箇。我家屋比君家破。雪朵盡從頭上墮。君家門向左。我家門向右。我家雪比君家厚。徹夜有光飛甕牖。可憐遲暮猶耽讀。只惜春暉杳難續。每值窮冬風雪辰。攤書時向茅檐哭。吁嗟乎。今年之雪非去年。今日之景非從前。安得衰親常存雪不化。兒寧讀書終老茅檐下。

少宗伯鐵保暨少宰玉保繪聯床聽雨圖屬題率賦一篇

散人步入蓬萊遲。大茅小茅皆本師。天門不敢與鈞禮。却憶抗手同行時。余與少宰同舉京兆鄉試。祇疑未換仙人骨。閑掃落花消白日。忽聞天上落吟聲。矯首不禁狂興發。披圖乃仿逍遙堂。下直兩兩登匡牀。置身高處莫

忘却。但見榻畔左右竹柏搖青蒼。誰言天上清閑極。一例苦唵能入癖。他時竹杖或敲門。慎莫移牀先遠客。

送桂大令馥之官永平

汪錢盧邵汪明經中錢教授塘暨盧文昭邵晉涵兩學士相繼作。海內故人今益稀。洪生終日塊然坐。欲哭不哭常歔歔。數君豈

止傷天折。汪錢邵年皆僅五十左右六藝微言亦將絕。閒披篋底出手箋。精義猶堪補殘缺。桂生亦是今儒者。六十局

門校蒼雅。遠官萬里無一錢。手抱遺經尙難捨。君不見。許君弟子有尹珍。首以小學傳蠻人。二千年來師授絕。得毋待爾一一重敷陳。君不見。蠻方志乘尤疎略。若水蘭滄考須確。博南尙許宦三年。他日應傳賈君學。

題陳布衣嵩畫梅册子

君前築屋臨江屯。老梅一株香一村。泠泠江水半彎綠。更向花下開橫門。幾年作客思家切。手寫一枝如鐵屈。猶嫌比屋多塵氛。不遣虬枝四邊出一花。中間綴一星。空處掩映天光青。嚴寒百鳥絕無影。間有老鶴來梳翎。客來時立梅花側。是客是花渾不識。三更月淡雨又來。清冷獨抱花魂回。

題陳同年慶槐借樹山房

人生天地間。百物無不借。日受天地恩。不向天地謝。况乎百年內。偶復賃傳舍。何人開此巷。此屋又誰架。

主人名誰何。何日得閒暇。因而覓奇樹。一種如稼。何年高出屋。清影相激射。自從有樹來。人事疊交卸。前者有因依。後者得憑藉。冬有以爲冬。夏有以爲夏。時而蔭清晝。時而響長夜。除此千尺陰。無須一金價。居人不之德。鄰亦不之訝。我今爲評量。不得不枉駕。知非乞諸鄰。造物者所貴。君如思報德。日日羅酒炙。邀此一世。人相與酣樹下。狂來鋪席臥。林密已無罅。倘問身所來。亦從天地假。

七月七夕吳侍講錫麒招集澄懷園賞荷卽席賦贈

居然秋雨餘。邀客集深徑。何止盈眸花。葉聲清可聽。槐黃堆北牖。香氣一窻迸。奇書隨手讀。兼復展明鏡。婉婉越客謠。沉沉洛生詠。雖無鸞鳳翮。雅有麋鹿性。蒙莊方任達。管輅苦言命。坐中趙味辛舍人談命不已。莫負佳節。歡移樽酌波暝。

酒半移酌池上與張同年問陶皆失足墮水戲作一篇並呈

西頭萬葉戰秋雨。東岸百花明夕陽。夕陽紅退遜花色。秋雨綠淨逾溪光。張郎酒行冠已側。笑道一年惟此夕。攜觴約客臨北池。指點塘坳欲鋪席。影先入水身誤從。影沒反訝身凌空。一花驚從足底紅。轉眼荷葉迷西東。誰云直下真無地。幸踏纖纖藕如臂。玩波一晌不出波。濃綠溪光若衣被。忽然一躍波已開。分手亂擘青莓苔。五曹不死亦可哈。多謝花朵擎魂回。

初九日早舊僕朱祿忽遘危疾卒將以是夕斂于旁舍余不忍視之因出巷至胡文學唐寓齋索飲醉甚

至二鼓始歸率賦一首

凌晨欲出門。一僕隕西牖。念其久追隨。不忍視棺匱。驅車出巷西。復東訪友十輩九不逢。雨聲蕭蕭促歸去。日晚方欣與君遇。主人不在客亦豪。胡時主程吏部振甲舍程前已出使呼酒半日辭無肴。充腸且復啖生果。幸有蔞栗兼梨桃。我前與君同里井。三十六峯懸倒景。烏聊山頭筍堪煮。更摘鄉園雨前茗。時吳上舍文桂出問政山筍及松蘿茶啖客千杯百杯酒不辭。簾角月已來絲絲。排頭生客座旁聽。鄉語拉雜愁難知。鼓聲隆隆街北響。我醉欲歸神忽愴。馬嘶聲苦步亦慵。瘦馬轉若憐疲童。居不見。魂燈已出門。藥帳猶在舍。世間百事皆代謝。新僕逡巡候檐下。

初十日吳上舍文桂邀津門李生爲余寫管領九秋圖爰贊以二絕句
管領秋花事可知。姚黃魏紫不同時。算來也被仙人妒。東海新教月上遲。
籬前薄薄有花陰。小立居然爽客襟。一曲紅闌天萬里。是誰能識九秋心。

桂大令馥戴花騎象圖

與其北方騎橐佗。不若跨象踰牂柯。與其東中餐苜蓿。不若簪花撫蠻服。我官蠻服諳土風。民戴長吏同家翁。車前何必八騶列。象鼻舒卷如長虹。花枝紅紅罩官帽。六十使君猶若少。有時象背啗欲顛。惹得幼姬開口笑。祝君官滿無一錢。堆鬢花好垂吟肩。君不見。三年政成歸亦好。叱象北來耕海島。

趙大令希璜雲車飛步圖

我昔至盤谷。欲登王屋山。馬疲僕嬾不能到。日晚僅訪靈源還。是時閑雲逐歸鳥。天半夕陽紅不了。空林飛瀑影間之。襯得四山青裊裊。我亦欲乘雲中車。天門旁邊學步趨。舉頭見君忽大笑。已被怪風吹裂帽。張同年問陶夢月卷子

我夢久已闌。君夢乃方兆。斜月照天西。迢迢石牛道。

此客支離極。隨人棄道旁。蓬蒿三五尺。中有竹匡牀。

陳布衣嵩詠篁軒卷子

深淺篔簹內。能令日氣青。四山飛瀑布。百道下巖扃。欲制安心法。聊攤種樹經。何人伴幽獨。螢火兩三星。

卷施閣久坐

園林千萬葉。如雨落漫漫。秋燕已無影。夜窗殊覺寒。小眠琴榻潤。閑步竹廊寬。只有西軒月。無人徹曙看。

送張孝廉問安歸蜀

朝看東籬花。暮折北提柳。人生無根株。安得不奔走。張生年四十。抱道苦不偶。西顧有老親。曰歸覓升斗。窮秋霜霰集。戚戚聚儕耦。相對慘不歡。惟應市鷄酒。君家難弟好。縱飲日濡首。長飢資薄俸。未足餬兄口。我意亦勸歸。名山關窗牖。沉潛三十載。庶可冀不朽。努力盡一尊。西行寡良友。

邵進士葆祺邀集寓齋餞張孝廉卽席賦贈

邵生不特詩才逸兼買黃花醉行客。就中行客我素知。西蜀才人張亥白。十餘年來詩道乖。正論往往參
俳諧。汪孫端光星衍近亦輟吟詠。欲覓長句誰能佳。張郎令弟才如虎。酒後千言氣頗粗。只惜奇書束不觀。沉
酣自欲成千古。生成進士方少年。乃復憔悴長安眠。郎官上可應列宿。何必蓬島方神仙。聯吟快得閨中
友。豔體疊成三百首。壁人居處亦不凡。罍竦裁扉月爲牖。花前揖客屢舉杯。客醉欲別花徘徊。攔門殘月
向東逗。興發尙能騎馬回。君不見。醉中歲月偏無據。落葉紛紛訝飛絮。東頭言八朝標折柬來。明日酒人
須復聚。

寓中獨坐

荒園倚古井。三折遠市塵。傍屋十數株。鳥巢多于人。蕭然一徑東南好。豈止無花且無草。堆檐黃葉一尺
深。下有著書人不老。

廿三日雪邵進士葆祺餉酒并約張同年問陶過卷施閣小飲別後復獨酌池上讀亡友黃景仁悔存軒
集至二鼓作

酒人攜酒來。賞我庭畔雪。我時方讀史。一卷粗已畢。掃茲盈尺地。相與坐林樾。風爐依土鏗。隨意雜陳設。
閒官兩移居。皆喜境孤絕。當時沉醉處。依約記庚戌。倏忽六七年。雲煙事生滅。橫街南北路。好友半夭折。

謂邵學士楊比部如何不酣飲。坐待生白髮。君看空中花。真如電光掣。

淺醉不出門。送客竹籬畔。酒人從此去。蒼鼠亦隨竄。前車方越巷。後騎忽聲喚。俄頃人語希。來塗雪飄斷。移尊酌池上。看此冰欲泮。舊友隄上心。遂令齎無算。沉酣到中夜。空白忽欲暗。正好殘月來。光華與凌亂。題黃上舍恩長印譜

雅覺一拳堅。綴尙須八體摩。描試問誰工此技。山農谷口三橋。

叔孫不朽三事。江夏無雙一人。文苑儒林藝術。恐君難以分身。

送黃戶部鉞乞假還蕪湖

黃生通籍久而乏仕進意。郎官才半歲。堅欲潔歸計。乞闕書既允。偃臥無一事。歸日萬斛濤。空明洗胷次。築屋古鳩茲。于焉可終老。苦無江上田。可刈霜前稻。仍然攜襖被。遠復客江島。時將遊皖江一世無相知。何人識飢飽。

十一月十四夜卷施閣待月適蔣表弟良書以惠泉酒索售因留飲至醉作

所居偏西南。十日寡良友。今夜明月圓。清輝殊膩手。蔣生叩門入。半日俯其首。索我助急裝。餉我一尊酒。開尊與酬酢。鄉味汝知否。移坐石屋中。清談亦云久。苦言辭我去。相送出門走。夜半西北風。冷冷吹笑口。十六夜獨坐玩月至四鼓。月食詣太常寺隨班行禮。

全家既南歸。一婢攜向北。欣聞月當頭。爲我具肴核。軒墀開左右。雲向瑣窻白。古木十數株。居然富泉石。攜壺隨處坐。淺醉不終夕。官閑乏塵事。敢尙曠厥職。三更驅羸車。入寺救月食。

感舊

忍向三生石畔過。此情除有劫能磨。愁中花月催人老。夢後樓臺易主多。紫燕已門移舊棟。白雲猶是宿層阿。惟將一掬東風淚。和雨和煙逐逝波。

胡上舍唐屬題夢李昌谷圖卽戲效昌谷體

古錦裁作囊。時嘔心中血。古錦裁作被。時縈夢中結。江南仙客夢隴西。魂氣上覺南山低。左耳黃河聲。右耳瀉滄海。塵飛接黃雲。如鉤月沉采。闌干十二行不前。轉眼已及三千年。玉京路向瑤池直。金虎玉龍攔不得。却怪仙人酒面紅。映天天作桃花色。清虛帝所宅。何有白玉樓。一語道破天應愁。天公愁。山鬼笑。神雞亂囓星斗完。飛上燭龍頭上叫。夢中授受詩百篇。只借東壁爲長箋。從茲投溷詩。仍須出人間。來何翩。翩去何邊。出戶有光團若絮。長爪纖纖破天去。

東錢三維喬

竹初庵主近如何。習靜翻憐歲月磨。到枕水雲清夢適。應門汀鶴道心多。黃金久已欺中壘。白璧誰能剖卞和。君前幸鄞縣。爲接任者所累。大爲上官白眼。一片五湖千頃月。收帆擬共著漁簑。

夢入從舅氏白雲溪舊宅感賦長句

一半軒窗面水隈。已涼頻奉板輿來。簾從碧月光中捲。花向紅雲影裏開。分砌紙燈搜蟋蟀。過汀蠟屐點莓苔。歡場總被風吹散。贏得春宵夢百回。

張烈婦詩

烈婦王氏。余友人張大令景運之子婦。文學慧裕之妻也。慧裕以勤學得療疾。氏刲肱療之。不愈。卒後一月。氏繪夫像于壁。雉經其側以殉。

張烈婦。交河人。年二十歸所天。所天勤讀書。氏亦助攻苦。朝聞雞嚶嚶。暮聽桴如鼓。所天學成病轉危。夢裏血淚時時垂。誰言色如花。匝月成死灰。叩天乞緩須臾死。割肉如丸啖夫子。臂創未合髻已垂。柰此出腹兒呱呱。嗟嗟一塊肉。敢累翁與姑。長跪向保母。願乞存遺孤。捐軀卻憶前三日。心事曾爲小姑說。翁姑有叔兒有母。地下良人待余久。神完志定反不忙。却掃東壁如銀光。七尺軀。牆上植。烈婦善繪事。先畫良人像于壁。乃就旁繪。三尺繩。梁上直。墨光血光相對射。形影不離夫一尺。君不見。婦先兒。兒童烏阿翁復作鬼董孤。大令近作述異記數

種一家奇行皆堪圖

偶成

哀樂中年詎可支。未衰恐已鬢添絲。遭讒真悔知名早。投隙方嫌見性遲。乍識面人偏入夢。不關心事忽

沉思平生學行吾能審。豈待悠悠論定時。

百種芟除癖尚留。閉門索句出門遊。研摩未及唐餘史。蹤跡粗窮禹九州。胸次漸能忘寵辱。舌鋒從不快恩讐。白雲溪畔三間屋。略有頭銜好乞休。

間來屈指溯從前。孤露餘生我自憐。平輩半皆成老宿。故人多已學神仙。難忘硯北千秋業。卻有城南二頃田。一事冷官差可慰。趨朝常得弟隨肩。

亘亘平生一寸心。不同朝士竟升沉。憑誰可解胷中結。倩客時彈海上琴。乞與藥罇希駐景。肯從塵網索知音。南舟北馬頻來往。坐使勞勞變古今。

廿五日雪

蓬門且喜絕將迎。繞砌南頭自在行。一片廣場三畝雪。好同心地證空明。

十二月十九日卷施閣招同人祀蘇文忠公卽席賦一章並邀諸人同作

七百年來彈指過。又隨裙屐壽東坡。生天至竟誰能免。傳世如公庶不磨。香篆裊時詩思入。風簾開處雪花多。狂吟痛飲君休惜。不見勞人鬢已皤。

謂吳侍讀錫麒時以病未至。

小除日邀同吳侍讀錫麒戴吉士殿泗趙舍人懷玉溫舍人汝能方比部體劉舍人錫五伊比部秉綬葉舍人繼雯張檢討問陶彭明經薰交戴禮部敦元集卷施閣祭詩作

洪生除日築兩臺。舖糟避債人俱來。客來不來豈須速。先注滿堂銀蠟燭。歲聿云暮興轉高。分半債帥兼詩豪。卷施之門如鐵立。百輩申頭不容入。側聞門外客。暗數堂中人。九州仙客萃一門。休嫌坐上賓僚少。閩粵楚吳兼蜀趙。坐中十二人。凡四川湖北廣東福建山西浙江安徽江蘇共八省。無端聚飲衆。或嗤轉假舊例稱祭詩。多逾二百篇。少乃十數首。吾曹自有傳世資。不藉詩篇成不朽。燭花分從肩上飛。蠟淚滿滿堆春衣。忽驚屋後雷聲墮。四面紙窻齊欲破。山雌水母并入肴。遠有吳客貽車螯。百壺不嫌多。一觴不言寡。夜半清談振檐瓦。肉拌貂酒汚茵。脫略極處無人嗔。明宵莫守庚申歲。後日早朝纔破醉。

偶成

客來半不知名姓。到卽隨堂住幾時。醉後忽然長揖去。主人不問僕難知。破工夫把蜀茶煎。一枕新涼乍欲眠。不合約他狂道士。騎驢直到竹牀前。

卷施閣詩卷第十八

侍學三天集丁巳

正月十四日雪霽溫舍人汝能招飲分韻得兼字

且插梅花壓帽檐。乍來香氣欲衝簾。籠街月與燈光合。繞砌霜將雪色兼。縱飲未妨朝客罵。朗吟生怕夜鳥嫌。十言一例輕揮灑。已有春華上筆尖。

十五夜琉璃廠步月

一市人如海。塵從隙處穿。帷車排巷窄。社火壓場圓。濁酒呼朋飲。奇聞藉客傳。欲尋容足地。飛爆向肩然。元夕有懷四首

半生思紀外家聞。

朱文公有外家紀聞

清淚時時滴典墳。十六人中留上壽。

舅氏再從兄弟共十六人

惟舅氏屆八十七千里外寄奇文。

予典學貴州時舅氏將生平所述作寄存余處

難忘閣上三更月。只占溪南一塢雲。莫哂霸陵亭醉尉。阿誰能識李將軍。憶州伴舅氏

一居閩闈一居鄉。零落年來姊妹行。少賤每教通世故。長貧時與話家常。封書寄弟箋曾溼。對鏡梳頭髮

已蒼。腸斷邗溝東去路。

適汪氏二姊下世已及十六年所居天井巷小樓屢過之不忍登也

小樓空鎖月昏黃。憶姊

晴暉橋北學場東。竹屋時時與夢通。砌繞石泉三寸碧。窻分梅蕊一株紅。已將複閣棲嬌女。可有新詞寄

阿翁猶憶北行牽袂處。萬家燈火五更風。憶女戊元夕北上庚

故人生子我生孫。世執還應擬弟昆。趙舍人得一歲長余孫一歲。竹馬跨時纔識路。紙鸞放處定當門。攤書已分傳

家業。學語差憐具。夙根遲汝長安來繞膝。看翁日日倒金尊。憶孫

吳上舍文桂倚梅圖

黔南冀北走紅塵。昨夢江鄉正好春。何不石旁添畫我。承明同作憶梅人。

纔過燒燈無幾日。誤書穀雨我心驚。來札雨水日誤書穀雨。多應仙客思家切。預想踏青人出城。

劉刺史大觀爲亡友黃二景仁刊悔存軒集八卷工竣感賦一首卽柬刺史

一瓣心香契獨神。此公高義出風塵。應憐少日齊名者。已作千秋傳世人。檢點溪山餘笠屐。刪除花月少

精神。詩爲翁學士方綱所刪凡稱涉綺語及飲酒諸詩皆不錄入。向平婚嫁爲君畢。君一子一女皆君沒後爲之婚嫁。亦擬穿雲訪列真。

題蕭照所繪宋高宗瑞應圖六幅

剩得東南半壁天。忍將奇瑞說從前。何曾楚壁能歸趙。轉使吳州又姓錢。朝野雜記徽宗夢錢武肅王入宮而生光堯。內殿早

教飯繡佛。小朝真欲泣金僊。蕭郎落墨非無意。只畫樓臺夕照邊。

不少當時命世雄。橐韃都覺有儒風。誰令密計參張慤。卻以中原付杜充。唾手燕雲時已異。傷心懷愍事

將同。茫茫一局全輸卻。轉悔飛棋入九宮。

天水南流議不成。臨安城異汴州城。到來捷縱誇三矢。從此寒應在六更。未覺赤龍能踐夢。好防白鴈欲渝盟。冰天雪窖吾家事。坐使披圖百感生。

三月三日作

不妨衣冷更裝綿。十里衝寒籠玉鞭。到處雨猶零昨日。別來人乍入三天。是日入直上書房。情懷已分難成夢。消息緣知欲禁烟。只有御河橋畔柳。臨風裊裊試初眠。

送吳文學文桂旋里

我從黔中來。共子客京邸。君今新安去。是我舊鄉里。旄頭星落白虎傾。屈指井絡當銷兵。二千石吏尙奉法。五斗米賊何難平。金門索米空年載。無補于時亦思退。黃花半頃麥一畦。努力同輸太平稅。

送郭同年淳乞假還里

春秋三榜悉同年。入直同趨朵殿偏。手版竟思參俗吏。時同年外任者頗衆。頭銜莫更說神仙。著書我續容齋筆。述

祖君賤爾雅篇。他日講堂來問訊。胥臺側畔越溪邊。

古意十首貽晉齋應教同作

魚遊濁水中。鳥宅高枝上。托身雖不同。遙遙亦相望。連枝新月出。鳥影波上漾。魚樂我自知。沿流擊輕浪。晨興必資餐。夕寢必資被。一身雖無多。物物無不備。從茲百年內。殊覺太繁費。當前欣各足。安用事心計。

微名在身後。亦以付天地。惟時把書讀。掩卷輒垂涕。持此一寸心。寥寥欲誰寄。

莫辭家出門。出門路卽岐。處旣誰可借。出亦誰可依。身非我之身。父母之所遺。敢學陳孟公。一世隨高低。松筠及桃李。羣焉托春風。先時及後凋。命意乃不同。桃李方華滋。松筠亦青葱。共結青帝知。幽芳閒香叢。榮悴任所操。不居造化功。所以深識人。澄觀悟初終。

五日一澣衣。十日一沐浴。衆中常緩步。敢逞絕塵足。齋糧時告匱。祇復購薪束。不知何奇書。然火樓上讀。昨者臥復起。忽然心憂煎。前古與後古。一身居其間。責備之所歸。安得不懼焉。何以貽後來。何以承昔賢。當食三歎嗟。高懷惜徂年。反羨行路人。逐便可息肩。

繁星與望舒。晨夕麗天闕。司存各有在。取道亦殊別。如何百星光。難補員景缺。北斗亦自知。光輝不如月。我不爲神仙。非徒厭荒渺。亦恐過百年。事能生意表。閑居偶然夢。列闕事幽討。洪厓與浮丘。容顏那能好。微聞田橫客。近尙住仙島。畢竟忠義人。後天而不老。

人言記誦佳。不必炫文采。寧知華與實。兩兩實相待。生爲行祕書。一死究何在。何如能涉筆。自命可千載。締交數十年。夜夢隔魂魄。忽然來同心。半面成素識。神明苟相契。不在今與昔。孔程乍傾蓋。華管久分席。君看曹平陽。方延掃門客。

送鮑郎中之□乞假南歸

五年不復同簪筆。忽向東華語將別。高齋學士我自慙。長慶老郎君第一。廿年前憶夫容城。君官我尙爲書生。一篇君賦初月影。我把君卷時縱橫。十年前過昆陽驛。君作使星君尙客。八句君嘲退院僧。僧把君詩倍珍惜。驛旁僧有妻生子者。君作詩嘲之。僧每舉以示客。劫來同宦曾幾時。君復僦屋鄰曹司。銜杯每苦暮鐘動。一僕一馬趨城遲。君寓內城。此回別君真草草。道遠飯君須及早。練塘湖北蒜山西。他日訪君應未老。

西爽村雅集應教

平波三十頃。樓閣總如浮。聽雨來檐隙。穿雲歷樹頭。竹梢時礙鹿。花點欲驚鷗。不是春光滿。還疑雪苑遊。
三雍開祕笈。萬畢述奇辭。古樂河間獻。新碑丞相斯。主人工小篆。時觀所撫碑山碑。阜同分陝陌。水軼定昆池。喜值端居暇。賓筵酒不辭。

清明日同人各携酒至陶然亭餞吳侍讀錫麒分韻得郭字

今晨值清明。淺步不出郭。言登西南亭。稍覺筍鞋拓。窻櫺無用掩。空翠四垂幕。天半遞遠風。輕雲落如鶴。梨棠間桃杏。花暗一層閣。春蔬羅數十。所喜新意各。泥飲苦不豪。停觴歎離索。東瞻暨吳會。西念及商洛。時聞賊匪竄入魯山。如何遲露布。顧望期屢錯。吾子又告歸。心期渺誰託。中年富筋力。敢退事耕鑿。無容籌去住。且復視寥廓。客去酒忽醒。泠泠夏車鐸。

閉門見花落有感

塵勞擾擾復紛紛。卻掩重門杜見聞。入世早推能慮事。到頭何止僅工文。閒花積地驚三寸。薄酒澆愁祇一分。欲構草元亭未就。暫將奇字課劉棻。

晚坐

草花豔紫林花紅。胡蝶五色飛當中。刺梅黃更出牆角。白玉一樹嬌春風。藤床坐久春陰薄。香氣冥濛合。成幕忽地吹來雨。腳斜。梨花樹上桃花落。

四月十一日綺春園雅集應教

名園一棹水沄沄。柳正披香草乍薰。畫舫已教延碧月。紫藤偏欲上青雲。欣傳檄報秦關捷。不礙顏從魯酒醺。雅有剡溪棹百幅。時觀成親王所書堂額亦乞寫卷施閣榜醉餘書許乞羊欣。

昆明湖水接天流。揖客都從水上頭。正好柳陰三弄笛。未妨花裏一登樓。迂疎尙荷賢王禮。擾攘誰分聖主憂。殘盜莫矜盤踞穩。早看飛將下神州。

趙忠毅鐵如意歌

三尺鐵作如意。誰其握之趙忠毅。惜哉公生明已季。委鬼茄花吹滿地。恨不擊王孟津。門生有此真亂羣。恨不擊烏程魏。故人子已成敗類。半生所遇總如此。悼歎公生不如死。鐵兮別主二百年。倔強宛若公生前。君不見我雖不見公。幸見公遺物。稜稜一方硯。凜凜三尺鐵。嗚呼二物偶流傳。想見公心如鐵石。

米圖南鐵笛歌

一聲遲。一聲疾。雲將穿。石欲裂。不知何人製頑鐵。百鍊鋼成三弄笛。空園初春。宵其無人。水際一曲。蛟龍欠伸。排清風。出明月。樓高高。聲不絕。三更已還客興闌。百舌軟語花開顏。

望雨作

朝望雨。雨不來。烏鵲聲裏紅雲開。暮望雨。雨不下。柝聲茫茫星影瀉。五陘山。十日不出雲。赤日炙竄牛羊羣。昆明湖。一句水減尺。青草欲生魚鼈窟。東西紫陌飛麴塵。祈禱日煩兩聖人。君不見。安得檐頭雨如注。更望驛西傳露布。時望陝西捷音甚切。

廿六日新雨後作

燕歸梁。雀歸牖。雅巢左邊鵲巢右。延回只有雙老烏。無樹無巢向空闕。先生看雨出屋頭。破暝復聞呼婦鳩。風聲蕭蕭葉聲亂。一尺鯉魚飛上岸。

頻夜起看殘月有作

少歲如新月。初三及上弦。最憐光滿夜。亦似客中年。齒髮今如此。情懷愈黯然。回回過宵半。判與看殘蟾。

偶成

殘月出半宵。殘客扶半醉。月從門外入。披牖與之對。客行既不前。月影亦不退。何如鋪桃笙。就此月中睡。

澄懷園卽事十首

讀書樓上一燈紅。穿破疎簾入水中。隔牖乍驚錢庶子。誤疑殘夜月升東。所居與錢庶子榮相接。

雨溼溪光畫不成。平堤百尺水雲生。過橋時有琤琤響。學士廳前落子聲。張學士運暹與王侍講綬襄編修謙暇輒對局。

直廬遙對寺門開。董大理鳳三寓廬獨在澄懷園外。分得西山一角來。載酒欲過重大理。十年重與話繁臺。十年前曾同客開封。

八分日影上塔除。張檢討綬出入每刻日影爲度。風動簾紋自卷舒。携得剡溪藤十幅。成王書罷定王書。

嫩涼時節雨初過。格子千行墨數螺。卻笑病餘陳贊善。萬全索書人比索逋多。

屈指風光五月前。蛙聲閣閣草綿綿。宮紗賜罷顏宮扇。日午博宜集後天。

偶向花前共舉觴。自慙小戶遜三張。謂學士及檢討綸綬。花豬肉好梅蘇熟。更憶西頭達侍郎。達侍郎樞密兼人。

破曙同看入左門。金爐宿火尙餘溫。傳經不愧真司業。分課皇家五代孫。邵司業玉清督課最嚴時分授皇元孫經。

洗馬清談昔擅名。說經祭酒亦鏗鏗。闌干日午天風起。吹徹南來笑語聲。謂王學士坦修汪祭酒廷珍。

閒廬一畝富莓苔。正值花時借榻來。架卻紫藤扶住竹。清陰仍待主人回。子應居西頭小樓以牆字盡圮暫假寓萬侍講承風直廬。

夜起

塔頭明月來。長徑一千尺。非比青松枝。欹斜不能直。

天中節近有懷里中景物并望家累入都

梅仁如豆杏如丸。桃實成拳砌滿盤。昨夜江船來海口。鱒魚三尺勸加餐。
薔薇一架後先開。不向墻根問蜀葵。襯得石榴紅更好。野鸞桃與土玫瑰。
睡覺西窗雨氣腥。戲將采線繫蜻蜓。聚頭扇子無多摺。自寫黃庭內景經。
石首江瑤總遜渠。品高入市故徐徐。銀鱗玉頰疑無骨。喚作人間團扇魚。
新蘩白酒透簾香。冰齒還嘗薜荔醬。卻謝水鄉三尺雨。楊梅深紫枇杷黃。
約伴同遊西瀟湖。梳頭先費睡工夫。倦來不怕春魂覓。新貼紅梅關上符。
蜀山鞭筍出林長。紫萁黃瓜取次嘗。兔麥上場蠶豆老。便乘舴艋醉新涼。
枕波樓閣止三椽。簫鼓盈盈咽一川。已是苧衣涼沁骨。更扶殘酒上燈船。
初三已是學堂空。競渡爭看出郭東。六角蒲葵三角黍。采絲穿就過天中。
不見津門信使回。小亭遲汝獨銜杯。船頭醉蟹船窻酒。可穀而翁消夏來。

山行雜詠

人從窻裏臥。塔向門外立。忽然塔上人。欲與窻間揖。檐鈴吹笑語。高下勢不及。無由寄真意。飄此頭上笠。
一晌乘便風。翩然墮階級。

空園半畝花。左右交虎迹。清晨客初來。怪鳥啼屋脊。心空忘喜懼。卽此鋪尺席。鳥亦竟遠飛。虎亦不前逼。

始知忘機人。物外有真適。

船從西岸行。馬向岸東走。魚從急溜下。三者勢若湊。中流微約略。十步拒前後。魚沉倏無影。馬倦亦難驟。客意正苦吟。沿流一篇就。

山樵本無家。隨意向山宿。忽于鴉巢外。突出半間屋。上竄鼯與鼯。下復走麋鹿。樵薪堆一岸。意倦亦託足。縷縷飛爨煙。應知飯初熟。

斜陽半天紅。雨氣半天黑。冥冥紅黑交。蠓螬橫百尺。仍然雨難下。依舊幻晴色。須臾雲黑處。透出星漢白。野老涕不休。低頭對原麥。

一塢寄塵外。謂有田堪耕。豺狼多于人。見慣亦不驚。客至主染疴。閉戶絕送迎。連呼強之出。先把門扉撐。荒寒信難居。滿頰莓苔生。

出谷雨聲碎。入谷雲光肥。一出一入中。蝴蝶雜客飛。疲蹤欲誰投。暫借雲所棲。一川饒怪蛇。百鳥噤不啼。何因知宵昏。庶賴警曙鷄。

橋東與橋西。破曙一招手。前行殊未覩。隔此水楊柳。荒荒行半日。月落斷山口。居人方啓戶。行者倦奔走。勸客盍早餐。山桃實如斗。

四望悉無見。松杉與檐齊。亂石黑半天。壓此眉睫低。石竅出一門。何能辨東西。居人耕山田。盡向屋脊騎。

勸客早出山。雲生路當迷。
迷途忘高低。蠟屐向空墮。濛濛倒生竹。衣袂牽向左。欲尋人跡問。半里斷烟火。沿流聊徙倚。缺處雲落朵。
古廟無神靈。牛羊占高坐。

午日拜紗葛香樂之賜紀恩一首

弱冠爲人師。逮今幾卅年。人言神佩榮。簪毫入中天。經傳聖人孫。戊削甫及肩。朝朝食天廚。齏鹽夢仍牽。
日午宣賜來。鵠立朵殿邊。繽紛香藥丸。紗葛欣有聯。纔出內左門。傳宣復連翩。俯念節物佳。當食更賜鮮。
是日並蒙賜克食 我苦無母遺。承恩涕淪漣。會當家祭時。持此告寢筵。

偈側行同金秀才學蓮作題亡友黃二悔存詩集後

偈側復偈側。住世纔幾日。朝吟山頭魂。暮委泉下骨。偈側行。歌黃郎。黃郎五歲始識字。十五十六能文章。
十七試冠軍。十八登詞場。十九客浙東。二十遊瀟湘。當其興發欲賦詩。寒暑昏旦皆忘之。山行麋鹿憎。水
行蛟龍嗤。有時沿林覓句不知遠。前飛鷓鴣後猿犬。我疑蒼蒼位置皆得宜。獨出此人天不管。春非我春。
秋非我秋。一世出不得。延回歷九州。大兒小兒亦何有。忽向燕臺訪屠狗。形疲骨瘦志已灰。偶爾一官頭
上來。驅車入解梁。誓將涉咸陽。避責未築臺。塊然身遽亡。三十旣已逾。四十渺難得。赴君之喪。哭君切。伶
仃一棺詩數冊。此時偈側復偈側。巫咸岡。雲四結。昆侖河。濤百折。炎風蕭蕭雨聲急。又疑天爲詩人泣。詩

人亡後十五年。新鬼故鬼圍墳前。君亡後君配與太夫人皆相繼卒錦州刺史劉大觀。獨抱一卷來長安。奉錢三百千。

一爲校刊姓名。一日長安市。交口誦君如未死。我頃聞之淚難止。卻憶石交疑隔世。楊大令趙舍人。里中

昔年稱等倫。此時憔悴百僚底。轉羨君名日邊起。偏側行誰所爲。金子亦豈人間才。浮名身後總如此。不

若未死常銜杯。一杯復一杯。偏側歌偏側。卻憶虞山山頭論。詩夕夜半神祠火雲赤。茲遊何期死生隔。嗚

呼茲遊真成死生隔。

送楊大令倫之官粵西

儒流誰說不知兵。躍馬提戈萬里行。猿鶴已堪成一隊。時以粵西軍務檢發知縣八人皆先後同行苗蠻從此乞餘生。愁經百

驛先頭白。官比雙江徹底清。莫忘鴝籠舊時事。夜寒風細擁孤檠。

南行飛雨北飛沙。三十年來事若麻。笑我尙難忘輩行。羨君先已富才華。論詩未欲輸餘子。破涕先聞說

外家。姊弟數人天末住。君從洛中赴粵時蔣表兄鴻三久客洛陽表姊適穆氏幾時商略泛歸槎

戲簡陳侍講萬全四首。時陳新納姬人作詩索和

填門索字比催租。頗覺仙郎暇日無。添與玉人書紙仿。者番須破睡工夫。

偶然一語尙嬌羞。說到雙眠着意愁。比似早朝還起早。怕人簾底看梳頭。

昆明湖左路偏除。下直偷歸日已斜。好事卻同錢庶子。五更雙巷響雷車。錢庶子榮直澄懷園每三日必一歸卽于次日五鼓趁海淀入

直常以爲例君寓
居相近故戲及之

倦來鸚鵡替呼茶。不掩窗櫺看月華。我屬司香好調護。東風纔放二分花。姪年十四

立秋前一日偕顏大令崇榘趙舍人懷玉侵曉詣太液池觀荷便訪法祭酒式善遂自德勝門徒步至西直門五里長河花事甚盛並過極樂寺勾亭久憇乃返

北斗未落天冥濛。騎馬獨入蕭齋中。夢醒拉客事遊覽。曉日未透觚棱東。三亭二十有四面。所喜面面花香通。豈惟花色艷如錦。魚尾亦閃閃霞紅。此時夜色未全散。樓閣不受驕陽烘。石闌干落一千丈。月影星影穿玲瓏。斜枝面水結巢穩。鵲夢未破花香濃。荷盤承露亦殊好。珠光細碎磨鏡銅。偶然興發欲出郭。三里已至官河衝。背城人語太岑寂。繞砌百級喧鳴蟲。劉家亭子足清賞。細路曲折諮老農。斜行距水不三步。仄徑尙被蛛絲封。黃塵車馬鬧如織。閑處鷗鷺何從容。西山咫尺不容見。花挺高榦遮雙瞳。乍紅乍白乍深色。裁出片段非人功。環橋石勢門清削。花亦旋轉如長虹。池寬不放水波展。風蒲獵獵交水葦。迷行半晌始得路。歷盡豕欄兼牛宮。花前吟客果下馬。一一瘦步行偏工。寺門斜對御園關。當午紅氣酣房櫳。欽環塞戶不容入。是日國花堂爲遊女所占僻巷走避衝斜風。瓜花斷路蓼橫徑。紫艷映水黃浮空。吐絲蟲碧轉丸黑。堆地棘刺仍叢叢。何來驟響刮客耳。別出水脈穿青松。僧房盡處避人坐。瓜果一任僧雛供。開窗望雨不能得。雷鼓隱隱聲隆隆。冰盤磊落高數尺。蠅蚋半日潛無蹤。良朋屢約期屢誤。世事何苦填心胸。團蕉臥

久僕夫促來趁斜月歸聞鐘回車頓覺有秋意一葉正墮青梧桐。

二十日早章大令學濂邀遊積水潭看荷同人分韻得光字

十里長河匯作塘馬嘶人語看花忙能閑客總神仙侶當曉潭交日月光斷札幾行留黯淡時展舊遊長卷見亡友王亮通副所作看荷詩喬松千尺揖青蒼惟應薄醉牽船好消受荷花面面涼。

跋方布衣薰所作春水居長卷後

方居士性本孤畫水不畫舟畫岸不畫廬縱然畫屋僅結茅前後左右皆禽巢一身居其間意態何嚶嚶縱然畫舟僅一葉四面風聲水聲接掉船何所之似欲出六合春林綠重煙濛濛初日淡作臙脂紅杜門百事不挂意闢牖自與天光通方居士富有千頃波貴作五湖伯朝吟晚吟同蟋蟀夜窗無人電光擲人立大魚時揖客不爾前灘訪鸕鷀偶然興發作此圖一筆卽已環全湖全湖盡處青無數知是君家冢前樹我與居士交恨未及往還手訂居士詩不識居士顏他時我訪湖西宅爲補四圍松與柏君不見飛去飛來寒鷺絲渾疑弔客衣冠白。

七月朔日雨竟日夜不止作此排悶

一夜蕭蕭雨開門水倒流亂雲穿斗拱野鳥宿簾鉤兵甲真堪洗樓檣尙未收似聞宵旰慮仍在益梁州苦雨待客不至戲成

五更雨急檐頭衝。壞垣倒屋聲洶洶。起尋蠟屐出門看。半里曳入塗泥中。西家床頭索瓦瓶。東巷歷歷排
墻聲。重來輦轂又逾歲。天漏似向黔中行。吾家老屋常掩關。壁倒已覺無遮欄。獨愁苦霧翳天半。咫尺不
見西頭山。冷官百事皆相左。折柬偏言此晨可。齋廚無蔬爨無火。拒客先將巷門鎖。寧知客念亦早灰。侵
曉誰肯衝泥來。廠橋西門水三尺。到亦叱馭驅車回。水聲冷冷沒及髀。掩書無聊酒時把。一杯未已復一
杯。忽爾風狂墮飛瓦。君不見天公此意知者寡。更向西南洗兵馬。

哭愍孫

爾病真難起。吾衰久矣夫。猶應阿兄在。次子盼孫于王莫嘆夜臺孤。世業憑誰振。重慈藉汝扶。傷心厝棺

地。夕照滿平蕪。盼孫棺厝于城西。子秋瘞于京邸。

詩冢詩

無錫顧兵備光旭。選刻同縣人詩爲一集。其剩稿賈上舍崧乞得之。爲卜地瘞于梁溪之側。三伏日走
數千里爲索詩。可云好事矣。爰爲賦四絕句。

側柏疎梅插滿塋。三千里路走燕京。不知何預先生事。肯爲詩人觸熱行。

身後浮名定有無。尙餘清淚灑平蕪。他年地下傳文苑。此事真推鬼董狐。

少日齊名顧虎頭。老來吳質倍工愁。顧進士敦恒。吳明經誦仙于梁溪詩人爲最。九原珠玉終難瘞。合置中郎與發丘。

不結詩人結酒人。邇來麴蘖更沉淪。潘張陸左誰能識。有鍤須埋劉伯倫。

女貞行爲俞貞女作

無錫俞貞女。許字高郵金明經。蘭未幾。明經病卒。貞女誓以身殉。母兄防之苦。貞女畫女貞花一枝。題詩于上以見意。不半歲。終以療疾卒。其兄孝廉坊爲索詩。爰賦此篇。

花莫作斷腸花。草莫作拔心草。拔心草死尤可憐。誰識斷腸花色好。俞貞女字金明經。二十待年仍未行。明經亡。貞女病。口不欲言。心已定。寫得一枝。祈絕命。不繫尺五組。不赴清冷淵。兒身雖可捐。母意殊拳拳。十旬百藥終無効。兒雖死。貞不傷孝。英英女貞樹。鬱鬱冬青枝。上有六出花。下有五色芝。君不見。斷腸可續死可生。不若此木尤堅貞。良人無年妾命促。手握此花方瞑目。萬古貞心托貞木。

同人約七夕卷施閣小集先作此代柬

紅燭千條酒百瓶。石闌干外雨初停。人間未必輸天上。此夕虛堂聚德星。

七夕詞

今歲風波惡。濤衝星斗邊。時大雨連日。鴛鴦三十六。險欲上青天。

茅垣排東西。土室圯前後。只有天漢邊。紅墻尙依舊。

別夜雲輶斂。凌晨絳節移。年年當此夕。真可說瓜期。

十一日同人集卷施行閣醉後作

十日無一客。客至必滿堂。十日無一樽。客來必千觴。主人愛客客亦知。皆競來早無來遲。鞭絲影拂稜稜瓦。洗手花前客停馬。淵魚林鳥盡不猜。客到先已穿池臺。茶爐聲喧話不足。失喜一林新果熟。雛童攀樹鳥啄枝。一徑先入紅參差。果中開筵忘爾我。上坐主人無不可。忽然客句矜速成。滿屋盡變爲吟聲。歡呼座中人。歷亂屋頭雨。驚雷掣電繼不聞。銀燭如椽客圍語。須臾雨歇月滿廳。蠟屐攢響來窺楹。半廳人歸半廳坐。別掃一廳留客臥。金手山等皆留宿閣中。三更門索誰更牽。知是驚鳥夜飛過。

鳳仙

砌下亭亭立。應呼侍女花。綠須扶徑草。紅欲睨窗紗。逸榦零朝雨。芳心待月華。窺籬兩三種。因爾倍思家。

鷄冠

爾亦知時者。忘言得久安。未應憐鍛羽。空自揭高冠。秋實寧同味。幽花不並看。劉琨思起舞。側耳聽無端。

秋葵

八尺檐楹峻。枝高尙出楹。孤懷終自揭。仙掌曉來擎。似愧凌霜質。徒矜向日名。寧隨鮑莊子。別足有餘榮。

紅蓼

秋花雖自好。未比水花妍。紅紫分三徑。江湖別十年。舞風疎竹外。弄影夕陽前。不聽吳娘曲。從茲別夢牽。

秋海棠

何事腸俱斷。傾城色尙誇。春人兩行淚。秋雨一叢花。恨繞江郎筆。愁生蘇小家。蟲聲漫鳴咽。心緒正如麻。

玉簪花

秦關誰種玉。楚國倘亡簪。泣露冤難剖。埋蒿冷欲尋。淡宜涼月曉。閒稱古牆陰。似有冷泠響。風前蒼素琴。
十七日驚聞畢尙書師楚南之赴翌日子卷施閣中爲位而哭哀定賦詩六章卽寄莊邠州忻錢乾州拈
陝西毛簡州大瀛四川孫兵備星衍山東楊靈州芳燦甘肅方伯揆貴州楊大令倫廣西王大令復河南
三十年來事。都憑信史編。此生誰念我。九死欲呼天。計出朝班上。魂歸夕照邊。報公惟砥節。方不負名賢。
死不爲公恨。傷公未盡才。潢池仍待勦。衡嶽遽先頽。諸葛中年隕。文淵半道摧。世儒真淺識。猶望歷三台。
由來三楚事。終始一人文。微管功寧泯。亡彭讖獨奇。公少時術士言公官楚南日卽當謝世蓋合公姓名爲讖也夜星驚攞馬。秋霧濕
牙旗。千百孤寒淚。從今灑路岐。

遣大投艱後。羣疑衆謗中。萬言陳至計。公去歲請撤湖南兵專勦湖北疏入上嘉其盡誠一死遂孤忠。分野旄頭落。盤門羽檄通。

蠻民商配食。先在伏波宮。

老每思巖壑。君恩未賜環。回天心獨苦。匝月鬢都班。公體素強自籌楚事旬日鬢髮皆白事與元勳勒。封同五等頒。傷心別

時語。乙卯冬余自黔中報滿入都公留話三日方別原不計生還。

同人凡幾輩。白髮半應飄。訝絕全家訃。牛年以來公仲弟夫婦及家媳房老皆相繼卒哀騰八月潮。公以朝生日生故小名潮生枕鞍書耿耿。歸櫬雨瀟瀟。他日虛堂宿。仍歌楚大招。

曾都轉燠以六月廿一日集平山堂爲宋歐陽文忠生日設祀同人賦詩成帙并索亮吉詩因賦此

臨安祀東坡。邗上祀永叔。兩公政績猶在人。不特高名輩流服。異哉平山堂。乃祀和仲忘歐陽。予以癸巳甲午客揚

州權署臘月十九日曾兩隨衆于平山堂爲蘇文忠設祀門生風義古無匹。詎敢僭食來堂皇。千秋此論誰折衷。乃在七百年後曾南

豐。雖然文章節義諡並同。配食六一庶得肩山翁。此後君倘接武雙文忠。賓筵開酒人滿。太守風流逮都

轉。昔時門生今里閭。誰知誕日尤奇絕。君後公生纔兩日。陳八塘接邵伯湖。荷花世界昔所無。不羨奏樂

章。不羨祝嘏詞。只羨蜀岡岡頭三日讌。正直千朵萬朵紅。白花參差古來文福能兼少。況復身持節旄早

一輩才人座上多。二分明月揚州好。君不見。我亦平生感舊遊。吟魂多在庾公樓。大星昨報前軍隕。昨得

尙書清淚揮殘天盡頭。君思歐公我思畢。同是龍門異今昔。十輩門生宦九州。謂莊似龔錢獻之孫淵如楊蓉裳荔裳諸同學感

恩一日頭俱白。王南寧。少林太守陳博士。禮堂學博我所思兮二三子。卻憶征南幕下人。一篇並寄吳江史。册匡文學

重哭尙書師

三日愁霖漲滿池。打門消息到偏遲。南來薏苡冤方白。北渡瓊瑰夢已知。無淚哭公惟有血。此身閱世詎

多時。平原賓客消沉盡。誰共筵前奠一卮。謂邵學士諸人

七夕夜坐戲擬古別離詞寄孫大山東

中歲念師友。懼或成晨星。晨星今亦稀。惟剩一啓明。啓明之東我則西。天末回首常淒迷。一回思君一回切。願減光明作殘月。一月相隨得旬日。不然此滅彼復生。君爲啓明我長庚。昏旦相代東西行。我持此語思上告。織女黃姑愁未報。南極老人先大笑。

苦雨

十日雨不停。莓苔緣斗拱。虛堂蒸毒霧。梁燕欲移棟。居鄰斷煙爨。款戶求火種。爲言墻半圯。床榻陷成家。填街三尺水。決竇不旋踵。憂來展書坐。蟲喙集窗孔。心切望曉晴。偏驚橫蟬竦。

贈楊州倅廷煥卽題其傳硯堂卷子

難兄薄宦久蹉跎。

時令兄倫檢發廣西軍營

萬里新從馬伏波。小別最憐饒涕淚。半程相送越滹沱。傳家硯比兼金重。

賣字錢無落葉多。我是孔融交兩世。一回展卷一摩挲。

八月廿二日侵曉出西便門抵海澱約任軍門承恩共遊西山因小憩官廨待法祭酒式善何水部道生

作

我行月初升。甫到月未落。初日亦已輝。星光尙回薄。濛濛開濕霧。纔止巷南橋。官齋野花艷。隙地日開拓。早飯及射堂。紛然具羹臠。年豐饒稻蟹。且喜繪新斫。傳觴休更緩。有約在巖壑。斜行車屢陷。溝水仍未涸。

周廬欣在望。便道一省度。園林甫修葺。昨已飾丹雘。笑指雲外樓。今成草元閣。時新修澄懷園余已移居近光樓下因便道入視

循青龍橋北入山

高原無人居。千頃堆白日。前行驚眯眼。沿道飛石屑。流雲勢洶洶。意欲礙車轍。萬葉鼓北風。斜衝一門出。騎行既回互。徒步徑尤劣。絕險度一岡。同行儼相失。璽璫諸石竅。往往野花苗。秋蟲與相間。竹徑亦幽絕。到覺萬仞湖。孤懸石樓末。

久憩龍神殿觀泉源并喜春海棠復開

墮薪天半落。知復有樵人。及此林花放。幽巖忽覺春。稍稍開宿雨。黯黯及蕭辰。三時金鑑影。五色莓苔文。土囊風既迅。石竇泉初分。松陰灑危殿。嵐光度寒門。層層凌曲磴。步步絕流塵。禪肩雲欲活。初地鳥尤馴。百念此時寂。齋鐘亦不聞。

登蒼雪菴小軒望安定平則諸門并見白塔

松陰甫迎人。櫛葉忽拒輟。土垣從東頽。了了露佛闕。旋螺方數轉。足險入石穴。欹斜臻層軒。眼界始突兀。窗樞寧待啓。雲怒已飛出。重岡莽回環。幸有北口缺。奔流從此注。百里只一瞥。濛濛煙盡處。時逗人馬跡。心空無窒礙。木葉半俱脫。誰云飛鳥迅。詎若隙駒疾。危瞻七層塔。天際白如雪。斜日下九門。丹樓亦齊突。題羅山人聘爲周編修厚轅所作移居圖

人生安得如淮酒。更載奇書及嘉耦。書完一卷酒一杯。鶯燕一一飛前來。倦餘卽臥書函下。酒得美人斟較雅。我疑醉鄉日月不可遊。何意復戀鄉溫柔。或云藉銷奇氣憑萬卷。否則佐此情話須千甌。周郎舊乞金門假。重到蓬萊已三夏。偶然聚得薄笨車。家具如此方移家。酸寒頓改儒生素。玉軸金釵照衢路。遂令畫鬼羅兩峯。描繪人物仍能工。馬嘶塞路車填轍。一笑敵君如有術。以劍抵君書。以琴抵君妾。惟餘酒癖未盡忘。醉裏狂譚磨齒頰。雖然此客尤可防。倚酒或恐登君堂。書能目十行。酒亦吸一斗。把君奇書覆君額。惹得美人開笑口。

八月廿九日抵澄懷園成親王枉騎過訪并辱贈詩謹賦此報謝

偶廁談經席。頻勞問字車。過汀喧列騎。入室噪棲鴉。土竈茶難熟。丹林日易斜。不因鄰禁籟。猶認野人家。

中秋日何民部元煊水部道生招同法祭酒式善伊比部秉綬趙舍人懷玉遊法源寺竟日

慈仁荒敗崇效遠。禪窟此間稱最古。維摩立地有丈六。傑閣去天纔尺五。三門乍啓通松徑。百步相連有花圃。虛堂僧健老復丁。靜夜人歸月亭午。

澄懷園九日

荒園秋盡景蕭騷。一半松林起怒濤。是處岡巒行已徧。破除今日不登高。

澄懷園夜起看月

卷簾列宿已全收。是處天光接水流。剩得一星隨一月。憑欄看到五更頭。
周廬三面麴塵清。風起雲生與地平。百步樓臺少人影。馬嘶聲和客吟聲。
管夫人墨竹

石徑空濛翠欲流。琅玕影裏雨初收。何緣不寫王孫草。多恐人饒故國愁。
澄懷園卽事

橫塘萬頃荷花死。蓮葉蓮根泣秋水。參差鴛瓦鋪新霜。螢火一夕收清光。
空墮湖東明月湖。西來綠窗此事開未開。

晚步

荒岡南去徑縱橫。半里斜飛落葉聲。惹得暮鴉成陣噪。夕陽人影樹頭生。

夜起

落葉驚人起。開軒月露迷。卻從行馬外。斜度濯龍西。萬樹風聲肅。千門燭焰低。
勞勞我何意。默坐聽荒鷄。

築屋

築屋臨官道。郵書鎮日馳。水寒雲去駛。天迥月來遲。劍閣初聞捷。荆門尙出師。
南征諸將士。知否抵恩施。

澄懷園偕同人晚步

歸鴉已入林。未礙客幽尋。風遞千門響。雲飄四野陰。訪經蕭寺冷。照水石梁深。不是逢搖落。誰知天地心。

袁大令枚寄示擬戊午己未重宴鹿鳴瓊林詩二十首。率成十二絕。奉簡唐代詩人。推李杜。何曾雁塔得追陪。先生要吐前賢氣。兩向慈恩頂上來。也逐遊塵上六街。不知早已脫芒屨。賓筵開處叻叻鹿。定帶長生苑內牌。白首研摩事可憐。從來一第比登天。名經千佛雙番寫。始悟公真劫外仙。三月春光暖已回。五雲多處綺筵開。劉郎前度誰能識。錯認耆年賜第來。一輩人皆上玉京。獨留老眼識羣英。先生遊戲蓬萊日。多恐諸賢盡未生。憶昔追陪聞喜筵。記同上相說齊年。謂庚戌登第日。稽文恭公重赴禮部宴。不知此老來春宴。更有何人步謫仙。卻笑從前向子平。苦留婚嫁晚經營。先生五岳書名徧。游戲重題雁塔名。老去重登選佛場。此翁何似魯靈光。斷無門下門生在。有亦居然大父行。宴罷瓊林走壁車。珠簾十里影橫斜。當時玉貌誰能識。只有宜春苑裏花。短筇秋到倍精神。無數羣賢逐後塵。畢竟姮娥愛蒼老。桂枝全借白頭人。屢枉山公問訊。械林泉歲月一何淹。公與文成公阿桂同舉鄉試。今文成已辭世。少微不隕中台隕。始信公真文福兼。王母蟠桃歲月長。竭來屢見竊東方。曲江杏比瑤池實。也要先生三度嘗。

十月初六日同人集積善大令晚香精舍看菊并出古琴十六相示即乞主人與何水部道生于花下撫琴率成長句

琴琴不同聲。花花不同色。琴標六代元宋唐。花放百枝黃亦白。古琴泠泠一十六。其外蕭疎盡叢菊。琴囊滿墻花滿屋。一本花開彈一曲。主人豈止能愛琴。愛琴兼賞琴知音。何郎三十妙指法。花下一見先題襟。主人豈止能愛菊。尤愛看花人不俗。爲花築屋亦殊雅。別自扃門不煩僕。我生嗜古癖未忘。舊物先撫澄心堂。主人蓄唐琴三。其一即澄心堂物也。題名元祐三十字。洗以菊水逾清光。灌花初完撫琴好。猶有春泥在長瓜。琴聲惜惜花裊裊。花韻都浮七絃表。客彈一回主一回。千朵萬朵花徘徊。罷琴置酒客不去。花下促坐傾千杯。琴停既無聲。菊暝亦無影。主人離披客酩酊。明月入來窺藻井。

輓王大令復二首

昨得安陽札。安陽道大令希瓚。札來始得凶耗。連篇悼偃師。更憐交友少。已愧哭君遲。涕上猶相訊。孫大昨來札。尙詢君近狀。函關定

末期。錢州倅。姑。茫茫揮老淚。西向醉親知。謂畢尙書師及君。

中州民力竭。防賊又防河。屢處凋殘地。偏能惠愛多。敢期膺上計。終自拙催科。一卷新詩在。明明勞者歌。

李大令符清漢陽跨驢卷子

琴堂三月別。獨跨一驢來。面目都非是。銜萐各浪猜。詎知行役苦。安怪壯顏摧。他日傳循吏。推君利濟才。

乞友人作歲朝圖貽詒晉齋主人并綴四截句

窈窕房櫺水一彎。早春偶得著書閒。休嫌屋後峯巒峻。此是淮南大小山。
沿街都爲歲除忙。清絕城西半里坊。卻憶諸王勤問字。未妨門有束脩羊。
詒晉齋中一事無。幾聲爆竹歲將除。兒童簫鼓轟前後。不礙閑堂讀道書。
日晚天街跨馬回。小疲聊復舉深杯。房廊迤左休教掩。要跨西山臘雪來。

小除日章大令學濂遣人餉酒時適寫歲朝圖卻寄并附以詩

故人念我寒餉我酒一尊。關門不敢應。恐是催租人。催租人不來。送酒人踵至。時郭大令亦遣人餉酒及食物開顏對使
人。汝亦大解事。主人官亦縣。騎馬日出城。百事逼歲除。猶能念友生。銜杯對盆梅。盆梅前數日承餉盆梅四種此意何可
報。聊寫春風圖。博君元日笑。

卷施閣詩卷第十九

全家南下集戍

偶成

黃埃飛百尺。難辨馬頭人。只有雲生處。都無一點塵。
三冬及半春。雪白不蓋地。遂令墻頭蒿。枯黃刺天際。

欲留不留歌贈張太守鳳枝

欲留不留。廠橋西頭。欲坐不坐。橫街斜左。攔門一人。龍鍾可憐。千里萬里。將戍極邊。念爲置酒。勸之加餐。
酒沾衣裳。淚落食料。高高三天。下者九地。一身居中。生死不易。白骨不朽。行當長征。冤心不剖。誰能暫生。
風吹車帷。高至屋脊。三更出門。聊與訣別。

人日讌客薄醉聞韓孝廉崧及令弟觀察巒招諸同人作消寒四集因闌入痛飲醉後孝廉兄弟屬題聽
雨圖率筆作長句應命

一杯人日酒。醉我至元夕。君家兄弟皆可人。宥放非時款門客。款門客豈真酒狂。或者以醉韜其光。孝廉
說我詩名好。比部訂交愁不早。滿堂華燈滿堂客。半不相知半相識。長安人海宦十年。屈指觴政皆居先。

閑坊冷巷行還坐。酒姬酒翁都識我。卽如今宵痛飲亦偶然。坐客握手一一稱前緣。忽然牛腰巨卷擲我前。屬我醉後放筆題長篇。繪圖伊誰馬秋葯。趙詩懷舍人頗詳盛詩略。侍御寧畫中兩人顏戍削。分案讀書分盞酌。聽雨木牀三隻腳。君不見長安八月無雨聲。屋脊祇有蓬蒿橫。愁君欲聽不得聽。此景令我思江城。吾家令弟昔抱關。作者共我趨朝還。尊羹鱸膾與莫渴。先我一載還鄉山。觀君斯圖意相觸。我家亦有雲溪之老屋。雨聲琳琳如夏玉。不爾共泛吳船之百斛。聽雨層湖亦酣足。梁溪之酒傾百鍾。此樂豈與長安同。君今四十當建功。伯也亦是人中龍。縱饒有宅江水東。何暇聽雨眠孤篷。昏燈一盞簷漏重。千里百里雲頭濃。蕭蕭瑟瑟聲灑空。韻事合讓歸田翁。卷圖一笑生長風。

將乞假南歸仍于行寓種花蒔藕以貽來者戲題壁一首

雙橋口栽新柳。乞歸未遽歸。更種橫塘藕。寥寥春風不過短牆。團團明月剛滿曲廊。桃花蹊。李花隄。海棠一株香絕奇。黃薔薇。紅郁李。紫藤花牽北窗裏。君不見。月月花開主人喜。種花人隔三千里。

澄懷園夜起作

前宵風。昨宵雨。一花初開鵲傳語。樓高榻冷夜不眠。紅燭艷艷光簾前。長安道上車輪駛。只有半宵聲暫止。三更向盡橫門開。枕上馬蹄聲已來。

卽事

一屋都無壁。禽聲四面穿。斷崖冰柱瘦。高樹日光圓。便作攤書舫。愁無載酒船。幽眠正酣處。促起聽傳宣。
十九日綺春園觀燈卽席應教

一燈迎人過橋去。忽有千燈萬燈聚。水中燈影乃益奇。百影已化千虹蜺。爆聲飛林鵲墮巢。火艷燭水魚驚逃。樹頭彎環燈若橋。亦焰儼欲烘三霄。玻瓈屏風八窗列。一房燈光疑入月。持燈作街上石梁。歷徧十二空中廊。稍餘一角天光白。太乙星芒大逾尺。斜飛燈影復百枝。碧月欲升升不得。三更熾火列帳旁。酒人鬥酒嫌酒涼。開窗意欲待殘月。不覺幕底飛新霜。廣場棧棧千步拓。大聲如雷轟爆竹。前行低頭穿壑谷。百似冰山穴其腹。裁冰爲鏡雪作燈。高下社火飛千層。禽蟲飛揚獸馳突。一半銀花穴中出。此生此樂安得忘。好客況似陳思王。黃金堆盤一宵擲。昇平樂事寧易得。鄙人歸田有時日。欲與田間老農說。乘船甫了復據鞍。歸路黑霰仍漫漫。昏燈入門僕驚瞬。蠟淚積冠高一寸。

花朝日作

橫塘燕鶯相見。今日百花朝。花香無一片。塵暗地。愁漫天。鶯聲不來殊可憐。風連旬。霧連曉。半春豈止無花鳥。踏青又恐無青草。

春日遊昆明湖

車輪進馬蹄。遽十騎斜穿碧雲去。山雲穿罷入水雲。鴨鷓天半飛成羣。闌干窈窕回廊複。山作屏風亦千

曲。朝陽一縷透遠紅。卻被松杉罩深綠。牽牛亭北環橋東。八窗齊開迎八風。回途咫尺春波漲。燕剪都從馬頭颺。

清明日侵曉自南城抵澄懷園道中作

幽人春夢方迷曉。催客鴉聲出林早。持燈夜待門闌開。一片曉霞城上來。橫門西來卅餘里。泥滑馬蹄聲不起。揩眼春光忽逼人。五雲樓閣桃花裏。

澄懷園早起

主人枕上眠方起。百種禽聲入窗裏。西飛殘月東飛星。花香此時偏杳冥。平明略約誰同過。一隻鷺絲人一箇。千門萬戶交春風。日影已射金鋪東。

三月初四日驚聞舍弟南中之訃。因準古人期功之喪去官。例乞假南回。書此志痛。卽留別京邸同人。往昔期功例去官。聞喪何忍更盤桓。斯人詎料中年隕。異事偏留老眼看。肯學右軍先誓墓。欲同元伯一憑棺。鴿原已抱無窮戚。況聽荒鷄感萬端。

廿年彈指別親闈。此日初衣願已違。敢翫入山成遠志。轉傷無母寄當歸。餐螻縱後張長史。化鶴將隨丁令威。聞說草堂親購就。祇應分半貯斜暉。

西厓詩爲法式善祭酒賦

昨者法祭酒。索我西厓詩。西厓以人重。不在水一陂。寂寥今昔人。斷續往來水。流波照居人。前後差濟美。相公居前朝。文作一代雄。祭酒生盛世。詩有三唐風。遂令東逝波。疊鑑苦吟影。厓前通長河。厓後冠西嶺。昨聞西厓上。別立雙梧門。非云塔級高。精表壇坫尊。六月紅荷花。清光徹天地。高低千坡陀。日有百遊騎。君餐層湖藕。我飯北江稻。西厓去人遠。疑在五雲表。流波日以深。積土日以高。他時西厓名。與嶽爭岩嶢。周孝廉邵蓮屬題羅山人聘所仿董北苑瀟湘卷子

屢題瀟湘圖。一詣瀟湘境。瀟湘人不見。獨雁時相警。榻來得遇湘浦人。紙上瑟瑟秋將分。山樓幽風亭楚

頌。余在秋帆宮保節署八年。其題北苑瀟湘圖時在秦中。及昭王蓬心太守仿本則在湖北。今宮保已下世。回望瀟湘轉增慟。萬事尋思縱如夢。

瀕行詣韓城座師話別兼憶舊遊卽席賦呈一首

汪于劉李。汪明經炤于文學。劉編修並蹉跎。歲月真隨東逝波。如許少年成老輩。記曾賓坐縱狂歌。

憂時早見扶鳩杖。賜第都堪設雀羅。與諸城相公隔。差喜鄉關馳露布。元戎新已剪么曆。時姚之輔齊王。氏皆在陝西授首。

淇懷園留別諸藩邸

草元亭外水粼粼。日晚軒車載酒頻。自覺漫郎饒意味。不妨要路絕依因。半春我約隨歸雁。一疏人傳批逆鱗。詎敢便尋忘世侶。報恩終擬剩閒身。

臨行張刺史鳳枝走送書此志別

蠻鄉血戰經三昔。慷慨故人多廟食。

謂軍門彭廷棟花連布諸人

南籠老守僅脫身。亦作西垂戍邊客。臨行握別淚不

流。荷校送我城南頭。東飛黃塵西掣電。不死他時會相見。

東方朔故里題壁

敢言竟比汲直。巧宦何如馬安。漢家自有法度。先生游戲無端。

抵兗州日適孫大星衍自濟寧回署即日邀遊南樓席上賦贈

東武城南古兗州。暫停歸騎一登樓。奔鯨駭浪方迷目。

時河決口未合

野鶴閒雲偶掉頭。林壑總留他日約。

時約遊濟

寧諸名勝以行促未果

神仙應妒此宵遊。試看百里賢人集。

時王石華張止原畢恬溪楊雲三王景桓劉震裳皆不期而集會見祥光燭斗牛。

臨別戲贈孫大并索和章

時河臣以孫未諳河務奏離本任候補

少日齊名孫與洪。卽今相對儼衰翁。疏渠若苦桃花汛。蕩漿吾欣柳絮風。津吏幾時沉白馬。

時決口尙未合詞臣

有客避青驄。

自余征邪教疏出每有京邸譴集居諫垣者必引避

十年共挂神仙籍。却外居然勝却中。

錢少詹大昕林屋夜遊圖

我携鐵杖遊林屋。此事如今及卅春。蝙蝠竅中時見日。蛟龍堆裏不逢人。竹籠貯火驚穿穴。石墨留名記

隔塵。便欲辦蹊三百兩。徑從山脅上昆侖。

萬頃湖環三大州。飄然一葉忽西浮。要尋委宛奇書讀。真向嶙峋古洞遊。百里未妨通地肺。一拳先欲壓人頭。先生何事臨厓返。卻惹靈威笑不休。時同人皆至。隔凡惟先。生以足力不及中止。

靈巖謁畢尙書師墓。墓即水木。明瑟園。

奇勳久勒凌煙閣。遺愛猶留墮淚碑。公與古人爭不朽。我思前事感無涯。篋中章奏千篇富。屋後峯巒百尺垂。便擬一年來一度。野花村酒奠江湄。

虎丘謁白公祠。卽呈同年任太守兆炯。祠卽太守所建。

大歷才人剩此翁。百篇稍已變唐風。因思白傅談詩好。雅與生公說法同。言外自然參妙悟。箇中兼可喻童蒙。西昆詞格西江派。只惜彫鐫語太工。

同攀仙桂無多日。得蔭甘棠已十年。差喜故人皆守郡。時魏君成憲亦擢守揚州。可容傲吏早歸田。租船卽繫祠邊樹。築屋都模池上篇。何止政清詞筆麗。望君心跡繼前賢。

上海樞署與李兵備廷敬夜話卽席賦贈
八載重來訪素知。訝公頭白我添絲。樽前萬里投荒客。時牛太守稔文在坐。卽當赴雲南激江任。篋底千篇寓興詩。激電入樓

飛一瞬。怪風吹海立多時。更闌急遞書何數。只覺樓船出浦遲。時崇明狼山二鎮會。勦洋匪。久未出海。
偕牛太守稔文范孝廉□至砲臺望海

徵江太守老能奇。邀我同來陟翠微。人與魚龍爭奮迅。帆從鷗鷺各紛飛。天光澄碧遮眉宇。海色青紅上袂衣。便欲乘風向東去。空濛一點著魚磯。

將發上海寄王博士芭孫

我乘松江潮。欲泊松江郭。舟人連日酒。酒醒潮已落。仙人海上忽見招。要看六月飛寒濤。搜巖剔壑匪無事。窟穴恐有潛蛟逃。時正搜捕洋匪聞中賓從開臺榭。難得羣公政多暇。李兵備連日邀客遊吳淞砲臺及葉氏園溪南笑指白雲生。

別有故人廬此下。

砲臺觀海歌

平生頗耽奇。欲出天地間。飛行忽履北關巔。下已無地高惟天。目光遙遙百餘里。直送青天入波底。天波合處界盡明。一縷黃霧分空青。漫天重疊魚龍色。夕照沉沉不能赤。驚雷出海聲已收。似怯惡浪先回頭。忽然激電來如箭。一點微茫著洋面。海中黑子人盡驚。十萬煙火崇明城。更從此外尋源委。上已無天下無水。冥然孤坐閣上頭。靜攝耳目從天遊。鷺絲窺客久不去。或者疑我同眠鷗。客行將歸客不樂。自覺身心杳無托。回瀾萬里生遠風。一笠飛從海中落。

李兵備邀集葉氏園小集待客久不至贈楚僧鐵舟

一千章木生回風。邀我早集斯亭中。客來不來勞久待。閣外飛樓有僧在。我不待客先揖僧。僧握客臂從

東升僧言與客成三友。身外一琴年代久。橫琴在膝欲摘絃。忽有鼓吹來門前。

吳淞江道中雜詩

前山已挂龍。咫尺雨當到。危橋面西北。曲處可停棹。長年知燥濕。語每得其要。驚雷衝小暑。所慮伏秋潦。樵人驅牛羊。亦下山北道。所居雲水鄉。鷗鷺共生長。全家生計足。一屋一魚網。門前雖有路。屋後別通舫。還因粗識字。不斷客來往。日昨雨沒竿。池寬鴨堪養。海居鑿海鮮。日日市江鯽。江魚餐亦厭。復把野蔬擷。商量釀村酒。知近插秧月。日午餉北田。雷喧雨飄忽。村女花滿頭。因之感時節。一村據高阜。去海不千步。兒童忽驚傳。龍蟠廟中樹。遂令羊與犬。奔走出門戶。莓苔蒙塑像。久已斷香炷。日晚吹北風。前溪雨如注。曲處排石林。欲把海潮捍。地形西漸下。人盡住東岸。西溪形製好。曲折啓山館。漁人網魚至。各各出門喚。再轉忽已迷。坡陀樹遮斷。生死不相遠。十屋間一墳。街衢與巨隴。畛域無由分。連廬爨煙稀。磷火飛出門。客行阻風潮。繫艇枯樹根。牛亭月白時。鬼語時時聞。

感舊

往事只如昨。回頭已卅年。瑣窗曾瞰客。白髮遽垂肩。辟月冷無恙。花溪清可憐。傷心石橋立。南北數人煙。

九峯園感舊

一雨園林足。泉聲百道來。夕陽明蟬竦。高閣暗莓苔。燕繞橫塘楫。魚窺曲水杯。古藤應識我。親見五回開。

慧山酌第二泉

自來茲泉側。水厄乃不避。竹爐煎松明。靜聽蟹眼沸。一椀至百椀。走卒苦急遞。清涼生齒頰。兼復沁心肺。童奴皆竊笑。已被往時例。先生語童奴。汝太不解意。我重在山泉。兼之故鄉味。神清不思睡。偃仰借初地。

村居卽事

對面魚梭擲。回頭鵲羽驚。貪看過橋影。錯應隔牆聲。徑小穿林入。村斜割澗成。乍涼思午睡。隨意拂桃笙。

跋陳方伯奉茲敦拙堂詩後

杜陵叟作前輩。栗里翁真替人。我從東浦酌蠡。不向西江問津。門前彭蠡九派。屋後匡廬數峯。先生擲筆而起。章水貢水朝宗。累我長吟短諷。知君後樂先憂。所爲五字七字。不減嘉州道州。力厚欲蟠崧華。氣奇直薄星辰。眼空前古後古。膽破千人萬人。

後湖觀打魚歌

橫街一雨水急流。擔夫爭道趨湖頭。漁人挾具來尤早。背上一舟蓮葉小。舟輕入水若蹈空。一一漾出波心中。大魚蹴浪高于屋。尾急觸舟舟欲覆。一舟一漿去不停。倏爾舟散如浮萍。魚多網重收難住。突有一魚飛上樹。風聲離離水聲怒。半空鳥與魚爭路。跳波不已復擲波。來往倏忽疑穿梭。忽然脫網逃偏急。水而居然學人立。須臾風急帆亦收。千頭百頭齊入舟。鳴榔港口聲何數。泊岸舟多水先濁。舟人停舟魚赴壑。我縱非魚識魚樂。

晚靜閣聽山僧鏡澄彈琴

冥冥復濛濛。簾外雨絲小。移來烏木几。屈作琴牀好。先有剪刀聲。枯僧削長爪。一松覆一庭。空外怒濤集。寥寥琴韻起。松響時參入。風遞三兩聲。禽驚出巢立。

快園雅集

雨餘蠟屐集南城。竹樹蕭疎古意生。一徑野雲疑鶴影。半廊人語雜蟲聲。間中花氣穿簾入。坐上詩篇刻燭成。莫怪比來歡讌數。承明容易得歸耕。

水閣

秦淮一雨水初通。昨日江潮到閣東。妾自拜星魚拜浪。夜涼同宿電光中。

白秋海棠

墻角離離殿衆芳。空濛影不上斜陽。孤花忘到色香味。一洗俗名稱斷腸。

題金文學捧閨客窗續筆後

蹤迹山巔及水涯。齊梁久客不思家。移居誰似先生便。頰上時懸鬼一車。
正是華年賦壯遊。靈奇都藉筆端收。小閒欲乞談天口。海外重繙大九州。
瓠巴鼓瑟伯牙琴。弦外泠泠得賞音。不譜談奇譜淳行。就中尤識揀時心。
屋後回環西小湖。談空時覓北街屠。謂屠刺史紳時亦著瑣蚌雜記等書比鄰各逞如椽筆。爭作人間鬼董狐。
冰上相逢眼乍青。白門仍約共揚舲。空江夜靜煩揮塵。要使魚龍出水聽。

桃花洲歌贈王文學豫

北江入海我所家。從岸北望迷津涯。焦山金山兩回抱。中有百里洲欹斜。南阡北阡路不賒。天遠水遠雲難遮。平明日射三山腳。突出一洲如木杓。樓臺空濛樹依約。樓中居人益纖削。恍似連林鳥巢着。春江綠淨磨青銅。黃鶴九子排屏風。桃花開時天地紅。桃花魚漾波玲瓏。下襯十里黃花叢。其外綠柳煙濛濛。花朵盡處雲光濃。京江西北瓜步東。奇氣不盡歸魚龍。乃有逸士生其中。春來放棹春江側。載酒兩頭隨所適。看海看山兼看客。船屋奚童飭吹笛。船後箏琶亦時摘。江神江神本相識。爲我春江展如席。

小西湖雅集

勛屋三兩間。門外立一塔。天風噲上來。泠泠語相答。案頭青綠堆浮屠。腳下十頃環靈湖。靈湖盡處大魚集。一一網出供山廚。眼前百輩奇人集。海外羈孤亦闌入。歸塗星黑雨欲來。空裏塔光飛九級。時座中有安南國道人。

人成

八月初七日秦司業承業招同座師劉少宰暨戴學使均元張侍講蕭茅學士元銘李兵備廷敬許太守兆椿集隱仙菴看桂并聽王樸山道士彈琴丙夜乃返

平明欲出門。一巷忽飛雨。前行及山店。雲白穿縷縷。衫裳半日嵐氣濃。不覺已入雲當中。雲中道士爭相揖。天半一亭如斗笠。秋林蕭蕭冠蓋集。林外馬蹄盤百級。樓臺既參差。老桂復兩三。前身金粟本不凡。逸榦四出陵松杉。花梢棱稜度遠帆。花底客並能清談。側聞千年枝。化作兩童子。倏忽十數年。此生彼卽死。爲花爲人偶然耳。游戲人間乃如此。天風吹客不得休。忽然招我百尺之飛樓。樓房盡處繙書坐。宿露時從竹梢墮。瓊臺貝闕驚早寒。琴韻雜雨來無端。一聲遲回一聲疾。百鳥飛集紅闌干。紅闌干外零星地。認是臨春兼結綺。五條弦上六朝山。一夕分明感秋氣。天低月黑江怒潮。過嶺艸木聲蕭蕭。琴彈一曲續一曲。坐使江月復白江天高。樸山道十翻新譜。能令人苦我願頑仙住世間。眼空不復知今古。琴聲欲畢滿進觴。琴韻復入杯中涼。鳴蛩百種陡然絕。飛雨瑟瑟鳴空廊。三更歸路誰能見。下嶺水波明一綫。

衝泥正欲尋冶城。如雨秋螢撲人面。

蔡明經元春天花亂落長卷

我從皇初平。曾詣蔡經宅。麻姑長爪亦出迎。啖以松花及桃實。翩然一別三十年。此老白髮都垂肩。半時挈我堂北語。苦詢雲中舊時侶。雲中舊侶散八州。時間楊蓉裳孫淵如近狀宦海出沒歸無舟。洪厓仙人格較優。許脫

手板東南遊。坐君天花齋。臥看天花落。踟躕對影兩不俗。門內一翁門外鶴。

蠟磯夫人像爲方廉使昂賦

廟門斜對石磯開。一日靈潮兩度來。好鴈錦鱗三十六。劉郎浦口寄書回。識力居然軼輩羣。卷中依約說三分。二喬莫更誇夫婿。天下英雄只使君。一舸翩翩下武昌。歸寧以後史難詳。惠陵松柏如南指。尙認江東作壻鄉。越羅猶認嫁時衣。花艸吳宮事已非。只有杜鵑啼血夜。江聲如哭撼危磯。吳頭楚尾路迢迢。家國多年恨未銷。咫尺望夫山上石。一般心事付江潮。一賦驚鴻辭議騰。寓言詞客本難憑。洛川終古留遺恨。不及江波徹底澄。

蔣上舍徵蔚雨窗讀史圖

三百六十日日可讀書晴日客苦多。不若雨斷途。堂東堂西檐漏徹。堂裏讀書盈一尺。朝研羣經莫諸

子。其外六時皆讀史。先生用目不用耳。一目驚看十行駛。客來百喚百不應。靜裏目光時透紙。驚雷掃戶
雨瀉盆。何法可使先生聞。先生此時只閉門。但怪昏黑無朝暉。我今用耳不能目。目力雖衰尙耽讀。買山
何不與君鄰。君日讀書吾耳熟。

友人屬題春山覓句圖

借得仙人屨。輓轡不知曾徧九州無。我慙結習除難盡。一岳遊成繪一圖。
疊嶂連峯春到遲。江南山淺好尋詩。野猿相見不相識。跳上月明松樹枝。

初九日侵曉至攝山。待劉少宰座師李兵備同年共遊最高峯及紫峯谷白鹿泉諸勝。竟日乃返。

別山二十年。夢寐松色古。松濤已出關。迎人至江滸。江雲欲上山。雲下紅紫壁。間相激射。泠泠清梵雲中
出。五色樓臺不知夜。藍輿過嶺夢始醒。海日甫上天鷄鳴。山僧揖我樓前坐。無數馬嘶知客過。齋堂小憩
踏轉東。鶴蓋共歷高高峯。背峯乃識峯奇狀。百轉千回不容上。齋心既久身世空。峯頂飯罷聞疎鐘。綠雲
庵。紫峯谷。一石一雲看不足。桃花澗。白鹿泉。一僧一客來偶然。謂許封君兆桂及僧默庵。秋風吹山秋氣深。座上別念
時時侵。東南良會有如此。屈指何日重幽尋。醉中飛觴益何急。怪石扶人向空立。出山南北不復知。松下
頽然一長揖。

八月十五日晚聯觴邀方上舍正澍儲廣文潤書汪文學文錦暨諸名士至青溪泛月遂暢飲達旦醉中

作

隔岸先有月。隔舫先招呼。樓頭一燈淡欲無。月裏啼殺城頭烏。欲浮秦淮潮。雙鯉告潮歇。城烏約客東北行。去弄青溪古時月。一船送酒一舫迎。約客未至杯先傾。前舟阻淺勸勿停。抗手菱葦叢中行。橋高百尺樓千丈。紅袖居然出天上。三更已盡復四更。天上人聲雜鷄唱。水色飛上楹。月采飛上梁。平堤南北亘無極。水月盡處交天光。荒荒城南隅。柝聲知欲盡。月照小姑祠。團團尙如鏡。我今欲問城上烏。青溪小姑汝識乎。六朝人物本如海。可有一客狂如吾。涼風吹水水拂衣。雙槳始復分頭飛。陸行爭輿水爭渡。送客未完天已曙。

廿九日邀同人至陳渡艸堂小集

陸行四里餘。水行乃三倍。登樓望江城。正與郭門背。西蠡河外通西瀉。引水入橋高數尺。秋林八月山果紅。山鳥啄墮溪流中。風吹欲出橋門鎖。鳥口啄殘魚腹果。園扉陰陰當晝開。主人不約客亦來。君不見滿堂花香客酩酊。網得一魚長似艇。

冒雨至錫山作

冥濛竹樹交成片。炊煙和雲不能辨。溪光淨處豁一橋。泉水下注聲如簫。山腰一抹人家少。山不能深徑偏杳。擡頭正喜山果肥。已有黃葉林間飛。

阮大令升基約遊陽羨山水先寄一首

五岳尋都徧。鄉山獨未遊。偶逢賢令尹。約共小句留。天外峯初現。雲邊翠欲收。年豐萬民樂。冠蓋亦探幽。

龍池寺

蒼蒼山已深。古木復回互。冥濛松樹杪。一綫日華吐。嶙峋盤百級。石碎馬蹄怒。危瞻斜壁外。飛瀑影微露。蓬蒿深十尺。已斷采樵路。雲光偶然開。石屋突無數。廚煙生胯下。岸仄窳回步。枯僧迎客遠。約共石梁渡。東西排梵籥。丹白別經注。盥手禮法壇。山精瞰庭戶。

善權洞

靈奇信無端。顯晦各一窟。高征摩蝠竅。俯視入蟲穴。攀枝禽共迅。履險螻同屈。峯峯環如螺。歷歷墮若蟄。樽鼻亦奇古。甕盎別凹凸。危橋中偶斷。巨釜下先缺。導騎忽失聲。行童屢迷轍。微明空際下。怪響壁中出。石牀延客坐。了了寮顛末。半响出石樓。松梢已新月。

善權寺訪祝英臺讀書處及三生堂故址

百折溪流斷。藍輿束急裝。碧山迎客遠。紅樹導人忙。道旻侵官柳。臺荒倚女桑。三生益何渺。茶話此閒堂。

偶成

一度相思一舉杯。昨宵書到手難開。彎彎竹徑濛濛月。記得人來夢亦來。

偶向山中度歲華。浹旬春事已如麻。世情怪底闌珊甚。又報東風嫁杏花。

初八日斷橋晚步

閒從獨鶴行。偶與孤僧遇。落葉忽驚飛。衝人入林去。

南高峯上月。徐度北高峯。坐使全湖綠。都飛匣鏡中。

偶成

纔飲湖頭酒百杯。笳聲已向堞樓催。船船都載夕陽去。卻讓後湖新月來。

與陸七穉三游湖卽送入城

諸公虎嘯我龍蹲。踏遍松杉竹柏根。但祈兩日作一日。不放夕陽紅對門。

城門不夜已吹笳。陸七穉三盞到家。誰共湖頭飲春酒。德生菴裏華秋槎。

湖上作

朝看湖上山。一一雲中出。莫看湖上山。一一煙中沒。雲煙出沒不可常。雨後滿郭生青光。離離雲動山疑活。城縱界山山勢越。山腰樓閣一萬家。天半炊火紅如霞。山中望湖頭。一水明于鏡。紅樹千條罩鏡中。寥寥更落招提磬。窮冬十日湖上居。日飲湖水烹湖魚。人說客貌清而腴。客行時醉還時醒。卻愛看山復酌。酌城扉闔處興轉孤。飛出一城燈火影。

莫歸

湖頭淺醉歸來日。竹裏軒窗自在眠。不怕幽人夢難醒。夕陽紅到枕函邊。

余內直日與胡總憲高望直廬咫尺。總憲沒及半年。適余假歸。以事至武陵。與總憲遺榭同日抵湖上。厝屋又甚逼近。不勝存沒。今昔之感。爰賦一詩。哭之。卽寄謝方伯啓昆。馮鴻臚應榴。二君皆總憲同年生也。彈指人生歲月遷。感公歸骨我歸田。并無華屋棲恆榭。自有清名過昔賢。魂魄詎應淪九地。班聯曾共直三天。何因丹旆飄搖日。又結居鄰水樹邊。時以無居第櫺厝湖上。

龍井小憩

山已深百折。水亦曲百回。怪哉茲山巔。石石如飛來。石腹中偶虛。欹斜寺門開。憇我雲中亭。悍石立萬堆。側坐不敢安。石恐頭上頽。所幸機事忘。魚鳥不我猜。深山十月中。香已逗古梅。冥坐歷片時。泉聲殷如雷。

靈隱山房浴

雲林信幽奇。古木互盤曲。到門途逼仄。忽復展地軸。嶙峋非意想。一石戴一屋。山僧穿飛廊。迅疾乃逾鹿。山房留客夢。山寺招客浴。詎止清我心。兼堪濯雙足。窮冬天地閉。水尙作春綠。浴罷望始驚。危樓挂深谷。蘇文忠公祠二首。卽呈秦同年瀛。詞卽秦所創。

長篇千首恨雷同。近時學公詩者極多。不無流弊。不敢師公祇慕公。略有瓣香歸栗里。久因奇節說文忠。祠前蘋藻三時

潔屋外梅花一頃紅。擬作蜀遊仍未果。好移清夢入湖中。

只我重遊日。湖淤已歷時。倘尋良吏傳。并建白公祠。花發來時路。官饒去後思。他年商俎豆。到汝汝應知。

案在浙中極有政聲。

秦同年瀛觀察浙江重新淮海先生祠落成索賦

君子淮海稱初祖。我距忠宣亦未孫。各有祠堂留浙嶺。互將詩筆溯淵源。廿年何愧蘇持節。百首先嗤陳閉門。今日奠公吾自忝。掃廳擬更潔清尊。

春溪垂釣圖爲秦同年賦

好向波心築釣磯。溪風吹鬢水滌衣。不妨分作江湖夢。魚已忘機客息機。文書堆案鬢添絲。忙裏能閒樂不支。三兩桃花一雙燕。伴渠垂釣覺多時。春濃魚不厭波寒。清切真如鏡裏看。知否太湖三萬頃。得歸隨爾把魚竿。

五柳居食魚

夢憶湖頭雙鯉魚。十年重向此幽居。溪童拍手還相識。卻繞紅闌引客裾。文窗窈窕夕陽鮮。一樣湖光落榻前。添得柳絲長百尺。隨風與客拂吟肩。十一日待蔣大齊耀昆仲不至因買舟往御教場聖果寺

船船都不是。偏復到門前。別鼓尋幽艇。仍攜買酒錢。半湖搖落日。一棹破輕煙。到晚休相訪。山公醉欲眠。

是日晚蔣裕之攜歌者相訪。遂至湖心亭及蘇公祠。痛飲醉中作。偶攜春酒至湖頭。難得春人鏡裏遊。半舫賓朋誰是主。一隄風月尙疑秋。禽魚雅識閑中趣。絲竹都飄水上樓。爛醉莫辭歸去晚。斷橋掃榻待淹留。

月夜自湧金門泛湖至漱石居

城頭吹角促客行。客醉尙戀茶香清。關門持鑰不敢下。一燈遙遙出門罅。舟斜欲趁北岸風。月影已落南高峯。高低出沒十餘里。水面飄忽南屏鐘。湖心跳浪聲何急。魚厭波寒出波立。三更歸路月已昏。剩得一星明斗笠。

壑菴訪破迷和尙不值題壁

壑菴一石塞一壑。桂子石邊無數落。菴有香桂數株。種絕奇。我餐松子石上眠。初日正墮山窗前。山窗四面黏吟句。

挂壁木魚搖不住。松花飯熟僧不歸。聞說南屏訪師去。

十三夜自花神廟夜歸

南屏鐘未歇。且復小遲留。月黑花王殿。春生酒姬樓。朗吟驚宿鳥。緩步逐眠鷗。忽有千燈出。冥濛水盡頭。

鳳皇山頂望江海及裏外湖作

湖水綠。江波黃。海氣五色浮空蒼。山形抱湖江抱山。大海東北仍回環。峯形南走連閩廣。百轉千回勢蒼
澗。回頭一望歎絕奇。十萬煙火山城低。南峯雄奇北峯峭。中有孤峯復回抱。茅菴煮茗歷少時。海口潮上
聲如馳。閒穿石罅玲瓏走。一半磨厓大如斗。前吳越。後建炎。王氣落落東南延。祇憐老樹心空早。欲問前
朝竟誰曉。朔風吹客下頂峯。峯面尙挂斜陽紅。君不見。南遷怪底營作宮。上有十二巫山峯。山頂有巨石
十二大皆數
十圍吳越時
呼
爲排衙石卽此

長至日攜酒至葛嶺訪初陽臺半閑堂故址

昨訪閩古泉。今來半閑堂。小朝廷事碎如火。蘇石剝落誰能詳。初陽臺上初陽出。可惜蓬蒿沒山骨。仙翁
祠屋亦已歛。鼯鼠都從石龕穴。神仙畢竟不可爲。化鶴或恐仍歸來。試問葛稚川。何似丁令威。荒荒昔人
臺。落落今日酒。城中招客不得閒。地下寥寥呼死友。

由華津洞登蓮花峯

直石立作龕。橫石臥作廟。尤奇穿石樹。宛與石形肖。巉巖理斜出。阻客入深奧。彈碁形略具。伊昔誰所造。
擾擾此暫停。茫茫發孤嘯。陰厓落蟲篆。絕壁出鳥道。擡頭礙峯頂。側足限石竅。寧知雲路滑。欲下心尙掉。
齋心無妄念。平地翼可到。洗眼看北山。參差入斜照。

由鳳皇山半至勝果寺復從寺後尋石門及仙姑洞郭公泉升天梯諸勝

幽人欲移筇。石石先下嶺。前行三兩客。一一如墮窅。峯奇非意想。欲去屢延頸。玲瓏穿石罅。時漏夕陽影。飛樓當山腰。屋古極修整。升臺雖百級。坐處尙如井。搜奇興尤劇。屋後豁異境。雙扉斗然落。一水過清冷。迤西峯雜遝。欲往迫短景。空處忽有梯。延緣望山頂。

月夜從六橋歸

欲訪漁師舊釣磯。鐘聲沉水月光微。六橋行遍無人跡。楊柳居然挽客衣。

雲棲寺望五雲山并訪蓮池大師塔院

到來一谷雲。空白濕朝露。披雲尋絕磴。生翠落無數。濛濛萬竿竹。中有接天路。谷禽飛不透。怒欲攫雲住。巘岼正迷目。塔院忽回步。縹流吾豈識。重此本儒素。遺規尙堪仰。百代守其故。引泉來山門。飛雨屋上注。齋廚隨粥飯。不更闢堂戶。衆生皆簡默。勞客久延佇。清磬出石房。悠然發靈悟。

向晚由徐家村至理安寺

理安萬株松。雲棲萬竿竹。理安較雲棲。山徑益深複。高低萬綠冥。濛濛聚攔住。夕陽飛不去。歸鴉招客入。一林山鳥噴。人復相拒。千回百折上石臺。嵐翠膩屋扉。難開山僧總覺眉。字綠古佛亦臥青莓苔。陡然一片山風惡。綴壁萬松搖欲落。厓危石峭路亦窮。松頂偶看支一闌。林梢一抹野火然。手拾松子煎山泉。紅查花開臘梅破。繞屋異香延客坐。

下石屋嶺徧遊石屋水樂諸洞

風聲遞水聲。松影接天影。千盤青雲梯。百折白石嶺。孤禽前若導。嘶馬後如警。危驚天半石。截若水中艇。東西列尊壘。高下別畦町。莊嚴三百輩。欄袂悉修整。恍疑泛滄溟。一一咸引領。潏然水聲出。古樂誰更省。齋心讀銅篆。洗眼摩石鼎。欲發僧苦留。遲歸僕頻請。

表忠觀拜錢武肅王像

不爲東帝只稱臣。江左眞王僅此人。故里錦衣殊赫奕。中原棋局太紛綸。州排十四疑無敵。弩射三千若有神。依舊吳宮好花月。遺民從未識煙塵。

躍馬提戈海上回。儒風早喜被江陔。年名不改唐天祐。國士能容羅秀才。使宅例皆除艸創。陌頭歌已報花開。門材百世猶全盛。時有文孫握節來。

靈巖山重展畢尙書墓感賦

江左方傳箭。天南佇洗兵。時聞川更馳新露布。無復舊書生。三壑心徒戀。公屢欲遂巖巒氣未平。松杉識

人意。都作怒濤聲。

石湖戈氏園訪戈上舍襄復不值

一程趨水國。百折走巖扃。欲雪地先白。過雲峯轉青。怪禽摩絕壁。老鶴啄空汀。訪客仍難遇。空題石上銘。

小除日城東晚步

百事拋殘歲欲終。得閑聊復步城東。念沉清罄一聲外。影入歸鴉萬點中。疊港乍添新雨綠。小樓斜帶夕陽紅。道人正把雙扉關。知要堂西訪寓公。

崑山道中阻雨

時吳門友人
已有書相促

野禽飛不透。雲氣十分濃。夕照昏如此。前山路復重。遠煩馳越使。昨已發吳淞。到恐難拘日。遙槭莫早封。

臘月二十九日澹香斜月西堂告成招陸秀才繼輅等及兒子祭詩

年除百事費支持。檢點閒情付酒卮。卻約比鄰三陸到。掃廳同與祭新詩。瓣香同奉此清才。百樣春醪百種杯。要與先生洗寒瘦。迎神歌裏報花開。



卷施閣詩卷第二十

單車北上集已未

初九日楓橋訪袁上舍廷樞

挂帆東南行。百里祇瞬息。非徒訪疎梅。兼詣幽人宅。幽人宅。傍寒山住。臘雪在門曾一顧。三條水涵今復通。依約門前繫舟樹。洞庭山人約客遊。鼓浪擬到湖東頭。吳船屈指須三宿。好插疎梅滿船屋。

三鼓自木瀆於舟至胥口

濃濃露未收。黯黯月方墮。三更欲渡湖。先此理征柂。幽人眠正熟。估客浪先破。微茫接天水。歷落綴星顛。感此一葉微。驚濤屢掀簸。披衣看曙色。早向柁樓坐。穿黑旅雁飛。聲從半空過。

自胥口渡湖

看山三十年。甫欲遂初服。閒居又經歲。人事苦拘束。竭來湖東頭。藉洗塵百斛。伸眉視初日。紅展鏡中綠。湖寬三萬頃。差足養心目。潛鱗方俯視。飛鳥忽高矚。物物各有天。忻忻遂其欲。空明無障礙。高下不局促。我亦心志怡。終朝坐船屋。何來南下客。苦欲附童僕。中坐忽告言。西南尙蠻觸。

湖心遇風

偶向篷窗臥。誰傳風色顛。情懷消短夢。身命付長年。浪已高千尺。衣纔濕半邊。奚童休股栗。險未及從前。
謂癸巳十月。

將至東山作

沿山半日行。欣此巖壑美。微覺風北來。千帆皆貼水。濛濛鷗鷺影。一半出蘆葦。亦有蚱蜢舟。船沿坐烏鬼。
篷窗展衾枕。客倦臥移晷。神澹夢亦清。經時絕塵累。

暫憩東山麓

一塔高千丈。魚龍氣尙浮。灑空松柏暗。陟險鬼神愁。古佛依人臥。馴禽導客遊。面西窗莫啓。兀自濺驚流。
翠微禪院

東山白雲起。欲與西山接。寧知飛鳥路。亦向浮雲貼。蒼蒼幾重岡。一寺出山脅。登樓半無見。蔽此松柏葉。
軒窗何玲瓏。橘柚貯重疊。回廊斜北啓。庶足展眉睫。穿牖出一燈。枯僧理經笈。

客夏孫總戎廷璧約遊東山。以事未果。新正八日訪梅鄧尉。因便詣衙齋。值他出不遇。兩公子留住信宿。
意甚勤摯。爰留別二首。并呈總戎。

爲有將軍約。來隨估客槎。半帆懸雪月。百里走風沙。公子欣除舍。疎梅正作花。夜闌銀燭裏。留與鬥新茶。
憶昨吳淞浦。樓船出海遲。枕戈時待旦。橫槊偶題詩。豈意萑苻澤。頻煩組練師。報恩知有在。莫惜鬢如絲。

同孫公子錦暨令弟鑲至翠峯枕流閣訪梅

昨留漱石居

客冬寓西湖漱石居半月

今訪枕流閣。川程逾十驛。勝地乃交錯。青松千丈接水隈。十步五步梅花開。僧

房盡處一株好。榦古錯落青莓苔。山凹石屋何鱗次。五騎如龍後先至。門開正值東北風。笑語吹入雲當

中。客倦倚石牀。馬亦繫天井。一亭稜稜據山頂。主人敲詩僕烹茗。窗隙太湖三萬頃。

卽席贈程司理師樂

清絕程司理。官貧日課詩。心香原有屬。手板不曾持。肯作通方吏。寧爲多士師。時以課徒自給梅花三百首。風味

耐尋思。

鄭司馬時泰招飲賦贈一首

剖符殊不俗。分領此山中。尉吏如梅福。

謂程司理

通家得孔融。

孫總戎父子

快談當世事。饒有古人風。臨別仍相約。

同來訪石公。

約夏半遊西山

渡湖與鈕布衣樹玉同舟。因出其所著說文新附考。見示賦贈一首。卽東錢少詹大昕王給事念孫段明

府若膺孫兵備星衍

東山三萬戶。僅止一儒者。童年耽竹素。暇復討蒼正。說文五百部。寢食不暫捨。蠅頭排細字。時把心得寫。

茅檐兩三層。住乃近橋社。家貧長物少。書反盈兩廈。扁舟偶相訪。坐久燭屢灺。口陳六書失。如水向盆瀉。

維時四座客。耳口若聾啞。二徐生唐末。不甚曉通假。諧聲兼會意。一一多苟且。強編新四字。合者蓋已寡。惟生糾厥失。證以毛鄭馬。隋音庶劉曹。唐疏陋孔賈。陵夷南北宋。棄置若土苴。長編侈稱引。又出張郭下。方今富儒術。小學亦婣雅。王錢暨孫段。見爾手定把。倚棹贈一篇。飄風忽飛瓦。

十三日鄧尉訪梅憶昔遊寄錢大令維喬蔣文學陳尊

昔遊錢蔣殊不閒。獨我近自山中還。連宵清夢屢飛越。聞說梅放西山灣。西山灣中萬樹花。古榦鬱勃枝

交叉。山中猿鶴盡無恙。豈識世事紛如麻。艸元亭坵季重亡。

謂楊比部夢符。吳上舍正健。

天末回首思崔郎。景侃閒心

檢點壁閒句。蝸篆剝蝕無偏旁。湖亭三面交遠風。香氣擾入湖光中。看花歲月苦難駐。花亦憔悴無歡容。

君不見。看花背花立少時。別有會意誰能知。忽然大笑出山去。峯頂落落雲分馳。

光福鎮哭徐處士堅

魂歸萬樹梅花內。家在三更鶴唳中。我欲哭君無處所。半山殘月滿湖風。

過鄧尉感舊

首春來吳門。訪客入雲樹。相邀攜蠟屐。告我苦無暇。寧知人事改。歲月屢代謝。別來山中客。已葬山下。

摩挲墳上樹。一半梅枝亞。花光縱奇麗。未肯照長夜。念寂獨舉杯。初陽出林罅。

元慕小憩

穿林十里只一鞭。花影灑地松浮天。松濤覆屋客眠穩。夢覺香氣來無邊。波流到戶聲先約。花影入波魚
誤囑。松間客倦欲少休。且汲寒泉樹木杓。

香雪海久坐

下方蠟屐聲何急。卻惹山禽出巢立。山禽欲下客徑登。相與覽此岡三層。風吹花氣入遠空。一半上接山
雲紅。君不見。人間清福消未易。幸是玉皇香案吏。

北行

三月束裝歸。二月束裝發。出門才十稔。抵家無百日。昨爲弟喪歸。今爲國喪出。我勞何敢憚。我淚忽嗚咽。
揮淚北向行。程程冒風雪。

已爲還山雲。復作出山水。看雲心尙戀。照水色增愧。親朋苦留餞。臨發期敢改。前行誰與共。一僕瘦如鬼。
初日上蒜山。回頭望東海。

過沂水橋東族孫梧二月十二日。

沂河之水清且徐。先二十日來。祓除風光春半尙未足。鶯燕見客猶生疎。參差流水兼修竹。綠暎橋南萬
家屋。橫流昨歲喜乍平。數郡創痍漸將復。時以曹縣河決鄰郡皆助工作路人爲言太守賢。貪吏昨已褫歸田。君不見。吾
宗兩守皆稱職。記否趙人思順德。君兄樸守順德有惠政

別敖陽鎮二日敖山尙可見因題壁

茲山雖一拳。青出天地外。連晨走三驛。路已及新泰。瞻山仍在目。風尙送清籟。迤南方數武。蒙嶺亘如帶。再轉望始迷。翻嫌去程快。

羊流店望岱

精誠與山通。百里覺迅速。夜半岱頂雲。飛來冒車屋。冥濛雲斂處。顧視炫心目。月出斗柄東。森然衆山綠。青松一千丈。霞采時斷續。想有飛仙人。排空走如鹿。

夜半忽大風雪驚雷徹曉

三更驚雷奔。忽復雪沒膝。神區信靈異。寒暑一夕出。狂飈來若怒。激電去如掣。稜稜檐瓦落。歷歷冰柱折。思沾山後酒。屢斷門外轍。遙程瞻尤驚。一白色突兀。

將至泰安于崔莊驛壁敬讀太上皇遺泣賦一首

平明欲出門。青氣已四布。崔莊行廿里。木末天始曙。驚傳上皇誥。涕泣滿行路。黃縑曳三丈。急遞頒鎮戍。山崩川復潰。此事關氣數。茲方當孔道。八見翠華駐。成功告天地。神亦被休祚。今來山色改。慘戚若蒙霧。時當春仲後。急雪匪無故。神人哀痛切。井邑先縞素。微臣等蟻蝨。夙昔感恩顧。俄焉驚遏密。旬日急奔赴。山靈鑒微誠。恍若導前步。百里行不休。橫流馬驚渡。

山雲

濛濛四山雲。欲出不敢出。回瞻岱宗上。白練飛一匹。一匹白練當空馳。四山出雲圍繞之。君不見。出山爲霖未可知。何日更是歸山時。

泰山道中五首

茲山巨東方。鬱勃截生氣。虛輪扇風海。空腹入天地。其高無端倪。一半植空際。滃滃雲出始。裊若絲髮細。俄焉分道騁。寰宇悉衣被。洪荒迨今日。年代渺誰記。登封壇數尺。藉以驗興替。允哉神明區。心精默相契。山人渡海來。告我山勢尊。波面日出時。與山相吐吞。遙看不知山。謂是天有根。峯稜破空垂。倒挂日月輪。青冥一氣中。高下固不分。伊誰啓鴻濛。當有主者存。雙厓劃然開。截作天東門。

一山戴一山。重戴至谷口。遵山視重戴。高僅及社首。方知衆高積。拔勢乃得陡。山坳環數郡。元氣蒸澤藪。中虛蘊靈寶。萬古誰敢剖。天閭雖已逼。地軸亦孔厚。七十二代君。貞符藏北斗。

山形非徒高。遠莫測所屆。滄溟三萬里。石脈透海外。當其勢奔騰。顯越齊魯界。低瞻饒岳瀆。並此析支派。巍巖兼蕩蕩。克配天體大。其標難正視。萬象怵光怪。支峯皆整肅。略不涉奇態。風遞滄海濤。山前作清瀨。三更望茲峯。月出石腹內。雲容方欲展。雷雨已在背。明明神所宅。乃復遶陰晦。冰柱十丈長。驚看石厓戴。居然神斧落。厓半亦奔潰。回颺搜激電。雪月光迸碎。遂令登陟客。倏忽迷向背。清遊雖暫阻。未敢遽思退。

終當攜松明。絕壁掃蕪穢。

雪霽

日昨大冰雪。地寒天宇陰。今晨已晴和。冰雪在我心。在地或可消。在心終不忘。庶幾炎暑時。胸次餘清涼。

二鼓抵鄭州故城宿南關

居人時向女墻耕。一片東風百艸生。忽地樓臺空裏現。三更月上鄭州城。

重抵蘆溝橋有懷亡弟

橋下層冰積雪寒。春明重到感無端。白鬚老吏當車立。猶是歎歎說故官。

跋金文學學蓮悼亡詩冊後

春花紅。美人結屋花當中。秋艸碧。美人悽然立花側。花花艸艸無一年。含淚永訣梅枝前。梅枝陰陰滿天雪。豈止燕歸雛亦失。巢空難居。隻燕欲回。一日百匝。飛鳴徘徊。燕行思雛復思偶。況值主人亡未久。明朝雪霽花欲開。忍覩新燕巢中來。

蘆溝折柳圖送金文學至大梁

東西南北人。皆向長安走。蘆溝橋上往復來。便折橋頭一枝柳。蘆溝橋柳年年禿。折盡柔條剩枯木。幽燕客罷客大梁。楊柳作絮飛何忙。莫作道旁枝。莫作道旁客。道旁枝。手易折。道旁客。頭易白。

萍梗篇爲友人作

不作天上星。乃爲地下萍。星宿有定位。萍梗流無停。一風吹從西。一風吹從東。萍面作艸綠。萍背疑花紅。紅旣不如花。綠亦不若艸。我送浮萍歸。頗思故鄉好。

哭任軍門承恩

槐里朱雲本最狂。藉公時復語通方。同遊愛詠新題句。分道爲收舊奏章。予去歲大考後。即以弟喪乞假歸。部下盛傳予疏。競相傳寫。聞有失真者。公恐又成僞稿。死友誼真逾骨肉。殤兒疾已入膏肓。公六十後甫得子。不厝塵何止時來唁。一事相思奠一觴。

法源寺看花卽送言八朝標至夔州任

卷施一谷中。花好無不有。主人緣獨慳。花發出門走。黃沙撲面三千里。待得看花已春尾。花前旣少雙鷓鴣。花下更有誰提壺。櫓聲啞啞花外斷。白日馬足塵模糊。花光何似江南好。花氣薰人亦難倒。君不見。看花偏值別花辰。走馬從戎趁好春。會看白帝城頭立。卻笑黃金臺下人。

春盡日夢入卷施谷看花

窗前十餘株。窺牖復窺街。高低拂牀榻。紅紫疊壓夢。幽人眠正熟。壓夢識春重。伊誰伴清宗。新燕昨巢棟。波光猛飛越。春半已消凍。綠階栽綠竹。一碧欲無縫。奇書堆面面。正此酌春甕。一晌魂已飛。南鄰笛三弄。

題左大令輔葛嶺蒿廬圖

北江至西湖五百里而遠。一歲上冢。忙春分及秋晚。十年遠宦。嗟何及。丙舍蒿先沒階級。魚殮麥飯遠莫將。反使孤兒抱圖泣。孤山葛嶺西南開。我昨詣君先冢來。摩挲松柏一回首。拜石爲洗青莓苔。虔心豈獨私吾友。雅聆南陵政聲久。君不見。孤兒倘思親。欲親傳不朽。豐碑百尺亦何有。不若好官碑在口。

四月二日法祭酒式善邀同人至極樂寺小憩分韻得月字

我前遊莫釐。正值早春月。濤聲猶在耳。迫促詣京闕。凡花幾開謝。月祇兩圓缺。船頭經花朝。馬背閱佳節。我病何敢辭。我勞誰可述。風沙眯人目。紅紫色不別。雷車時聒耳。塵土鼻仍窒。蝸廬甫能定。春去已飄忽。花開思走避。俗恐砭肌骨。偶得學士棧。邀我敍契闊。賓朋集三五。飯能強之出。前遊雖隔歲。門徑亦粗別。桃李七八叢。紛披倚禪窟。縱談當世事。喜罷或鳴啞。側聞秦隴蜀。兵苦不得歇。至尊憂黎元。御殿每日昃。時時思讜論。何異飢與渴。開誠布條教。欲使黎庶活。柰何諸大吏。敷告尙不實。民猶困科斂。吏不奉法律。文書巧相抵。百變難致詰。居然貪欺成。不復畏斧鑕。兩湖全陝地。事變可臚列。因循及弛廢。百事待剛決。倒懸誠已久。水火救宜切。我官非諫諍。詎敢肆筆舌。幸多同志友。肝膽素鬱勃。能言固堪貴。尤在通治術。敷陳政之要。置彼事纖屑。雖爭焚諫艸。道路有傳說。吾儕究多幸。貯見盪平日。花前時時來。一醉百憂豁。

送同年祝兵備曾至陝西軍營卽題其山寺讀書卷子

男兒少日貧如此。四面亂山如破紙。仍無一屋可蓋頭。暫借僧房作棲止。僧房似竇排山麓。夜半雲奇欲穿屋。林空無人竄驚鹿。山鬼依微伴宵讀。扇門不出眼界空。意見不與時雷同。丈夫豈肯忘世事。四海九域環胸中。一朝山雲破空去。人亦公然得奇遇。山深幸喜住十年。不爾何來濟時具。君不見。殷深源。房次律。畢竟讀書無本末。君今上馬能殺賊。下馬檄書成頃刻。亦知平生饒素識。召對尤蒙賜顏色。散關峩峩去天尺。一賊不除歸不得。露布期君在朝夕。濟時已了倘欲還。仍作山中讀書客。

偶成二十首

我聞荀生言。善惡皆有性。忍于殺人者。乃反惜物命。此非性之真。轉展惑報應。仍緣薄滋味。可自託清淨。百僞寡一真。吾心湛明鏡。

我昨謁達官。先有後堂客。思陳天下事。四坐皆簡默。移牀前復卻。日影去階尺。寧惟言不省。反欲斥狂惑。

朔風吹橫門。檐瓦響歷歷。中有揮塵人。豐貂饒菜色。近時士大夫蔬食者十有六七。

廣場三十頃。乃在池以南。近移居西華門外南池關帝廟。自非土偶居。卽作木佛菴。土功何煌煌。香火積一龕。日與神鬼

居。禍福念不參。陰陽縱回翔。柰性所不諳。攤書梵篋旁。相與同沉酣。

一身雖不貲。事有大于此。何因賢與哲。僅自計生死。端居勤學道。民物寧可恃。驅馬出北街。殷然念朝市。八紘誠已廣。所見乃尺咫。欲貢出位言。愁呼妄男子。

千金構亭臺。百金施繪采。天公矜物力。不使成遽毀。前門方逮訊。後戶已遷賄。複壁不匿人。惟應穴金在。
主人雖已易。朱戶仍不改。春半燕子來。啁啾舊時壘。
男兒不出門。出門路四岐。對面卽太行。途危不逶迤。裹糧思長征。白日忽已西。揮汗走不停。百里或庶幾。
我寧遭豺狼。不逐狐與狸。
承平百餘載。風俗漸喜誇。物力苦不多。踵事而增華。我頃讀風詩。頗願刪木瓜。苞苴之所興。禮節日以奢。
君子慎厥初。百事除萌芽。
遊魚性喜沉。林鳥性喜浮。人生居其中。渺不克自由。迺颺吹飛蓬。旋轉何日休。自非金石性。皆逐流波流。
東海雖已廣。何能積沉憂。庶幾三神山。可與逸客遊。
人生一世間。駒隙影易度。飲食與衣服。詎云皆細故。所惜士大夫。視同經世務。不然營土木。樓閣極回互。
平生名好客。惟見揖樓護。落落張伯松。望門先卻步。
束髮事結交。相知本難得。馳驅三十載。已寡素心客。稍能知大義。半死刀劍側。精魂歸大漠。時向夢中識。
昨得插羽書。憂仍在西北。沉酣非我志。藉以遣晨夕。
縛茅作一亭。正面微向東。四壁盡斥除。依傍庶一空。侵晨卽披衣。陡覺曙色紅。社日旣已過。徧野饒春農。
攜編省芸鋤。勤苦理則同。倦憩亭北隅。引領眺澤宮。他時開八窗。藉以通八風。

師臣者三王。友臣者五伯。逮茲秦漢後。視下比廝役。長儒前正論。天子輒變色。惜哉公孫宏。其性本便辟。庸儒司國柄。何事足裨益。田蚡暨衛霍。半又起外戚。當日嚴憚人。庶幾惟汲直。

寒暑飲食中。所獲本微恙。忌醫兼諱疾。自恃一身壯。天時日乘除。精采忽不王。陰寒入筋絡。危至莫名狀。遂令皮毛疾。惡乃攻府臟。和緩失色啼。庸醫又何況。

孔明相巴蜀。貴在飭綱紀。斷獄斬幼常。時時面流涕。古來真將軍。親愛法不廢。所以百萬師。常若身使臂。桓桓司馬法。無事出奇計。恩多不能勸。用法乃始勵。莊賈後卽誅。庶乎知此意。

依艸而附木。自信不如此。平生戒受恩。盍自賢者始。伊余少連邇。本不盼榮仕。遭逢況逾格。業已被驅使。兼之凜慈訓。詎敢背尺咫。吹律暖不回。其人已心死。

平生何所慕。所慕在同調。三川恣沿洄。五岳寄歌嘯。青雲忽緣履。白日斜壓帽。側聞唐太尉。勳業繼周召。功雖積山阜。事往何足道。只惜平泉莊。生時不重到。

疾風走空谷。奔此霆與雷。鬱鬱松杉姿。高幹罔不摧。一朝營華居。悼歎無良材。良材本無多。大匠意不回。我欲從唐虞。先借臬與夔。開誠而布公。一世識所歸。君看參天枝。夫豈旦夕栽。

操持本不優。又欲守成例。遂令一世才。受制幾胥吏。危疑偶相值。苦乏經遠計。盈庭皆雷同。誰肯獨立異。雷同心始慚。獨立遭所忌。根矩兀傲人。英英動心氣。

鷹隼善搏物。尙懼鳳鳥噴。豺狼欲噬人。道恐逢麒麟。今乃知不然。麟鳳性益馴。積骸雖如山。委以不見聞。轉于水火中。救此至不仁。或云西方法。祇乞見在身。羣生究何辜。冤痛杳莫伸。

少年頗耽奇。氣欲吞名山。有時驅樓船。入海不願還。倏忽三十年。塵土冒鬢顏。顯晦亦偶然。山水興未闌。著書高于身。準待同志刪。要皆真氣存。足訂懦與頑。興至欲舉盃。天風響禪關。

送陳太守熙藩至貴州。卽寄馮侍郎光熊吳兵備超暨程太守國璽諸人。

五年我已別南雲。又向金門見此君。幾許故人皆抗節。謂彭廷棟花連布兩軍門。無多健吏亦從軍。張太守鳳枝近以事發新驪。工

愁吳質官先罷。垂老馮唐力尙勤。珍重雪厓亭畔月。好封書札慰離羣。

爲法祭酒式善題漢晉人畫象

東國奇男子。重瞳是故人。偶然敬一足。天上動星辰。

右嚴子陵

百千儔類中。乞食亦一等。我欲拜督郵。琴心先不肯。

右陶淵明

書事

憶昨倉皇際。防生肘腋憂。何嘗動聲色。先已決機謀。訊鞫歸藩邸。傳呼出殿頭。縞冠纔幾日。褫服作梟囚。

歛怨知何似。茫茫八極中。干戈兆秦楚。珠玉罄南東。逼迫歸邪教。搜求過正供。明明祖宗法。百計壞淳風。全家俱內侍。甥舅暨婚姻。推轂歸子季。分符引所親。病仍升鼎鼐。敗亦繪麒麟。日晚塵如織。高門接要津。尺五城南第。經時締構崇。閣摹元武闕。人出上陽宮。金屋參天半。銅山穴地中。是誰搜複壁。珍蓄頓教空。漢廷誰巧宦。賣友得呈身。不是懷中奏。難成坐上賓。商量竅高秩。汲引幾私人。附傳他時好。崔倪尙後塵。怙寵真逾昔。辜恩遽若斯。小車穿殿過。隻騎繞廊馳。地密誰能舉。天高尙未知。監奴益無忌。通籍上軒墀。屈指承恩盼。南頭一侍郎。祇緣新歲近。催送侍姬忙。粉墨乖清議。銀黃奪舊章。浪傳收騎過。失足墮匡牀。火城三十步。煙燄欲薰天。故相揮門外。真王拜轎前。幾人容接膝。同列敢隨肩。一事尤奇絕。曾豪願執鞭。金字書恩地。由來在賜廕。憑人說鷄狗。堅自乞貂蟬。詞筆慙三榜。圖書冠一船。直廬清切處。莫謂少流傳。誰說台司重。真憐骨相輕。上公偏下視。直級亦斜行。偶舉遺忘事。時矜聰察名。猶應勝齊虜。五鼎食非烹。單車催上道。特敕不隨人。奏艸除元惡。爰書比叛臣。脅從先股栗。判吏乍眉伸。畢竟能行詐。題篇炫鬼神。賜盡圓扉日。無聊舉百觴。攀龍知已後。牽犬歎偏長。西市鳴鉦急。東原啓土忙。恨無朱椽在。親葬董雲陽。爲法祭酒題移竹圖

一竹綠一窗。十竹綠一牖。尋常百竿竹。能使雲水皺。雖然竹性北不宜。榦葉縱具清蔥稀。先生愛竹識竹性。先引活水周塔畦。豈惟竹下流泉迸。竹裏白雲圍半頃。穿廊憂牖響不停。嫩綠都浮碧天影。廣文先生

首着盤。京俸苦薄無餘餐。長飢婢僕尙林立。一一瘦若青琅玕。先生暇日緡僮約。婢未裹頭奴赤腳。擔土汲泉前復卻。一亭誅茅泉一勺。亭外更須營略約。一堵一兒顏戍削。喚取筵前侍杯酌。君不見。何時新筍出一林。我欲載酒來相尋。

哭管侍御世銘

半生每自誇龍尾。晚節僧人說鳳毛。獨有上書心事在。不教風節並錢曹。聞先生客秋欲上封事。屬紳已定遽卒。莊刺史所尙及見之。錢

曹爲錢南園曹劍亭兩侍御。

哭董太守思駒

玉杯珠柱書難著。鳳髓龍筋判獨傳。記得白雲溪水漲。凌晨送上溯江船。君回里中匝月。由浙江水程赴溇州。任到官甫七日而謝世。

自勵

寧作不才木。不願爲桔槔。桔槔亦何辜。頰仰隨汝曹。杈枒適當時。旋轉如風濤。高原多低枝。感汝汲引勞。一朝時雨行。棄置眠蓬蒿。寧作無知禽。不願爲反舌。衆鳥皆啁啾。反舌聲不出。豈繫果無聲。無乃事容悅。依依檐宇下。飲啄安且吉。何忍視蜀鵲。啼完口流血。

涼夜

艸蟲忽無聲。人倦鳴亦倦。疎螢夜不飛。悄立蒲葵扇。
長廊不燒燈。夜久佇殘月。秋風驀地來。十二簾齊揭。
三更涼意多。蒲葉響回波。斜界龍樓影。游魚不敢過。
暑氣夜不收。移牀入林隙。帳頂明一星。森森知大白。

牧牛詞

門前黃牛老。牧兒甫襁褓。兒年四五卽飼牛。牛轉惜兒年過小。六七歲甫交。兒肩及牛腰。昨年上書兒八歲。兒足居然跨牛背。飼牛已了仍牧牛。牛知兒心喜出遊。登隴涉水無時休。半年送兒入村塾。半歲書從牛背讀。兒思阿耶牛憶犢。卻鼓長鞭入牛屋。牛背下來書爛熟。

種魚詞

祖遺十頃田。乃在城門邊。低窪不堪耕。卻引河水流澦澦。一船淤泥兩船重。肥土出魚何必種。南邊菰蒲北菱葑。更灑浮萍作魚俸。波面旣養鴨。波底復種螺。昨宵一雨通北河。隊鴨更挈成羣鵝。小時魚苗怕鵝鴨。魚大竟同鵝鴨狎。掉尾時時欲相壓。賣魚歲入得萬錢。不羨鄰舍耕原田。君不見原田遭荒無六穀。豈若魚池歲常熟。

畜鴿詞

老翁誅茅作一堂。東西南北皆鴿房。老翁無妻有女郎。引鴿入室還穿廊。朝來糴得新春稻。鴿刺方令女郎飽。鴿欲出房先卻掃。老翁呼鴿皆以名。好在一一能承迎。翁倦鴿亦眠無聲。休嫌養鴿形神敵。與鴿居能助精氣。閒上翁衣立翁臂。君不見老翁龍鍾女遠適。死仗鴿羣爲弔客。

養蠶詞

飼牛須小兒。飼蠶須小女。小女纔上頭。靈明已如許。堂中一筐復一筐。屋左屋右皆柔桑。挑桑作蠶衾。挑桑作蠶楮。蠶食蠶衣無不足。閒來習靜深閨裏。一種心情更堪喜。與蠶同眠復同起。蠶行作繭女嫁夫。裁繭作女身上襦。君不見養蠶雖勞得蠶效。拜得馬頭孃上轎。

寄石太守韞玉

閒說東川守。騎驢過百城。書仍寄旁午。地未塞夷庚。啓事人先悚。君以川匪曲折作啓事致成親王王卽以上聞登壇衆盡驚。巴渝兵火地。何以慰疲氓。

雨歇

高下窗櫺竹柏生。南池雨歇近三更。夜涼殘月清無寐。聽到秋蟲第一聲。

卽事

攜尊訪幽客。三至不一遇。門前秋樹好。樹下石堪據。涼風西南來。竟爾挈衾具。近刪詩不作。頗復減思慮。

惟于人事外。時得少佳趣。白鳥笑客狂。翩翩入林去。

朝陽出偏遲。昨夜路仍溼。車行三里外。已有暗香襲。幽人邀客住。一屋大如笠。平鋪波萬頃。高下見塔級。居然空色相。顧視尙難入。萬朵白藕花。鷺絲何處立。

讀書倦後偶題齋壁

蕭齋賃三間。長日渺何事。因無用世心。益堅傳世志。行裝本無幾。并疊陳篋笥。所居幸深遠。熱客無一至。中年驚已過。盍扣囊底智。不見七十翁。辭官課奇字。時正寄書錢少詹大昕索所著聲類

遣興

千杯百杯皆已空。昨者醉夢殊怔忡。承天之高豈一柱。受地之命惟孤松。孤松流青柏流翠。冷眼看人百
年內。當前何事尙營營。入後有人思潰潰。

堅持一念皆可傳。瓦硯木榻驚齊穿。丈夫自信不役物。方寸以內嘗湛然。性靈自足供抒寫。美醜都看入
陶冶。三千里外賦歸與。十九年來忘兀者。

後遊仙詩

地在天中見可眞。半從高處望紅塵。冥濛似蟻還如豆。都是三千世界人。
誰打冷泠澗底鐘。月明人宿第三峯。朱符夜半催行雨。臥聽天龍喚地龍。

詔集周秦漢宋儒。寓言曲筆勅刪除。修成三十三天史。一字都無梵釋書。
月午濤聲響怒雷。滄溟盡處覺扉開。誰憐天外花如海。只我騎鯨一再來。
雨雨風風春事休。誰言上界總無愁。可憐清淺銀塘水。不穀天孫日飲牛。
碧虛景色太蒼蒼。日月從無背面光。乞取火珠三百顆。凌晨先與挂明堂。
爾許遊蹤向客誇。偶隨漢使泛星槎。九天九地行都徧。輸與仙人萼綠華。
作賦何須定馬枚。偶接淹滯出塵埃。詞人下第文人老。流落都歸天上來。
天田近亦種桑麻。略遣仙人識歲華。偷住碧虛三十載。日紅從不到窗紗。
可是東皇意見殊。上方日日有遷除。神仙自恐無才思。偷讀人間未見書。
清虛一別事茫然。消息誰從下界傳。聞說白榆天上樹。夜涼時亦噪秋蟬。
呼吸疑通下界潮。天孫機畔水迢迢。月中仙桂如堪斫。先與裁成獨木橋。
不用爐峯向上薰。四邊香氣自氤氳。生來著色屏風好。檢取嵩高岱頂雲。
神仙多半是中年。白髮從無挂兩肩。更與種桃園裏異。天街行徧少廚煙。
天河迢遞隔天關。露氣雲光日往還。不放雙魚住天上。怕傳消息到塵寰。
踏得星光顆顆青。撥雲時坐白沙汀。天街一事偏惆悵。可惜從無疎雨聽。

獨構茅齋靜見聞。年來四氣總難分。偶扃北牖開南牖。已覺漫天盡火雲。
百年一瞬夢何曾。超劫先居最上層。飛下九天三萬里。卻驚足底日華升。
欲踏雲梯第一層。生驚石礎潤難登。冥濛下界三旬雨。引得靈河氣上蒸。
雲生雲滅望初窮。知隔黃塵幾萬重。獨占一天誰與共。兩三蝙蝠數株松。
閒來多是坐忘時。不讀丹經不賦詩。怪底東南雲似墨。書仙半日偶臨池。
昨宵騎鶴下蓉城。一舉千杯醉未成。蒼狗白衣都不管。隨他足底亂雲生。
要從天上捉迷藏。銀漢紅牆界畫方。粗服亂頭編一隊。董雙成與杜蘭香。
誅茅都在白雲巔。學道心清自不眠。抽得地坯三四尺。倒呼明月到床前。
白楊種不到天門。自詡飛仙萬劫存。要向天公破陳例。凌虛高築醉人墳。
雲林一到一徘徊。選勝頻同逸客來。構得山亭要奇古。剝殘星斗種莓苔。
天邊甲子記依稀。宵半晴光已四飛。齊向玉虛稱賀朔。曉霞紅作上朝衣。
北出雲門磴數盤。天風時一凭闌干。因看太白峯頭雪。始識棧棧下界寒。
東南一抹是揚州。天外山排十二樓。欲趁新涼看滄海。月高吹笛下雲頭。
偶得東皇食料單。烹龍炁鳳亦全刪。清虛自有餐霞法。東海靈芝進一山。

玉軸牙籤散不收。偶逢閒日亦勾留。名心畢竟銷難盡。檢得奇書作枕頭。
疎星三兩逗河津。新月如船欲載人。便擬裁帆向東去。麻姑傳說海揚塵。
行童一輩隨徐福。避世千年住武陵。華嶽峯頭毛女笑。一般鄉里各飛升。
白鶴峯頭到偶遲。三生一笑本難支。何妨背面仍分手。萬歲千秋見有時。
天然顏色勝吳娃。住近西池阿母家。養得靈蠶大如虎。也應喫盡佛桑花。
偷將暇日闔華筵。一輩誰如張老顛。只自愛看塵世界。倒騎驢子上青天。
玉皇香案住多時。慧業偏教上界知。惹得洞天三十六。都來乞我作新詩。
雲腳微黃雨腳青。望中日腳復瓏玲。前頭去海無多路。且借天腰作暫停。
七夕偶題寄女紡孫

兩月都居水上頭。夜涼雲向竹間流。輸他百鳥啼春徧。一箇吟蟲欲占秋。
層層暝色上閒廳。簾底繙書手暫停。買得一瓜如斗大。豆花棚底祀雙星。
花氣衝廊竹塞門。全家應復坐雲根。閑將故事從頭說。壓倒符孫與胙孫。
佳辰偏要耐心腸。曝過奇書曝盡忙。第一莫將花染指。預防紅色汗青箱。

宗崔月令手全鈔。誰似吾家幼女嬌。莫證瓜期是初六。怕他烏鵲再填橋。
江南人皆以初六夜爲七夕。

神魚曲

大魚立水長一丈，昂頭看船不相讓。
船撐欲近魚忽飛，白浪溼盡舟人衣。
抽帆追魚魚不及，夜夢大魚波外立。
明朝風浪急，護持咫尺看我成龍時。

神狐曲

狐強神弱爭一屋，狐悍操兵穴神腹。
神逃荆棘不敢言，白晝狐枕神龕眠。
藝神訴天狐始悔，爲神不終願爲鬼。
君不見，重新社屋迎故神，畢竟狐尙居承塵。

有饋蟹者戲答

萬羊太尉唐代，萬鴨詞林本朝。
若許各從所好，願烹十萬霞螯。

偶成

眼冷心空日，長安始易居。
三更池閣上，眠對白芙渠。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附結軒詩目錄

卷一

機聲鐙影集

古今體詩一百一首

卷二

采石敬亭集

古今體詩八十七首

卷三

黃山白嶽集

古今體詩五十三首

卷四

長淮清潁集

古今體詩四十一首

卷五

桐廬林屋集

古今體詩五十九首

卷六

鍾阜蜀岡集

古今體詩八十五首

Sumner

卷七

茅峯攝山集

古今體詩八十二首

卷八

天台雁蕩集

古今體詩六十一首

附鮎軒詩卷第一

機聲鐙影集 十三至二十歲作。

元夕侍母坐命作

阿姊邀題句。慈親偶破顏。十年風雪裏。始覺有春還。

附塾篇

送爾書堂去。窗疎尙見星。母勤三歲積。兒受一年經。影小扶簾入。聲長隔院聽。敝衣經數補。莫訝未純情。

驅兒篇 補癸酉歲作。

余八歲。自塾中遣歸。吾母抱余泣。云云。及稍長有知。遂作驅兒篇。以記母語。

東家驅兒。不使讀書。兒跪告母。母驚兒呼。西家驅兒。不使入塾。兒跪告師。兒已受扑。入告母。出告師。孤兒不食淚若絲。牧羣羊。牧羣豕。孤兒寧願讀書死。君不見。三尺孤兒亦人子。

歲歉篇

十三知歲歉。十四忍朝饑。母病逋師俸。兒長著父衣。瘦憐親申識。貧覺館僮譏。冷巷歸來晚。書聲出破扉。

精衛

精衛精衛。生於海東。朝銜西山石。莫投東海中。力不自度。凡禽笑之。精衛精衛。勞尤已時。心雖勞。志不改。塵飛揚。在東海。

正月十三夜至前橋訪姊二鼓始棹舟還

月午都將歸路迷。蜻蜓舟小住前谿。夢回三處尋蹤跡。影落水南魂水西。

夜起

不寐三更後。孤行衆竹中。夜光非借月。暗響不因風。影逐樓樓燕。肩差倚井桐。縑囊私學句。未敢付奚童。

詠史篇

運去矣。籍若何。八千人散漢一歌。時至矣。勝亦武。百二關亡楚三戶。噫吁嘻。秦明月。漢大風。恨有豎子無英雄。

母命詠月

乍覺冰蟾透下力。旋聞花漏入三商。此時金粟欲無影。徹夜玉繩微有光。眼底樓臺空浩渺。秋中節物自清涼。翩翩歸妹西行好。莫更拈著怨有黃。

濟僕篇 先君遺一僕。以歲歉遣去。作此送之。

影小如余瘦。形疲覺汝饑。青蒿憐故食。黃葉補秋衣。炊冷泉通竈。眠遲露入扉。舊巢猶苦戀。清淚滴依依。

同蔣十二阿定登太平寺浮屠

君從城北來。覓我城東路。松花一枝折尚新。知是卜家墳上樹。東門橋邊七層塔。君上一層心轉怯。屏顏紅坐綠蒲團。怪我偏將塔鈴踏。

閨思同蔣十二賦暑花字

簾明知夜起。閣敞看朝霞。影瘦只疑鳥。顏春欲誤花。情尤耽諷詠。意解惜年華。墨瀋留唵頰。牋紋印指叉。庭隅垂竹實。牆隙隱匏瓜。穿樹鶯何急。巢梁燕乍譁。都嫌漏消息。不放入窗紗。

郭北篇

辛巳歲。洪子讀書郭北鄒翁家。翁憐其貧。欲以女妻之。聞有所聘。乃止。洪子感其意。作郭北篇。

兒家城東偏。翁家郭北隅。附翁錢一千。伴翁兒讀書。讀書書何多。翁言兒大好。枉有七八男。無如此兒嬌。翁言欲壻兒。設此堂上尊。十三名家息。十五廉吏孫。兒言苦濡漑。座客顧告翁。強自致一詞。柰此兩頰紅。兒宗實蕭蕭。母淚復縷縷。前織一匹縑。已聘貧室女。門前田十雙。屋內錦十箱。翁言雖至誠。厚意固不當。清明後一日得蔣十二阿定江西詩

惜別河干尙縱談。蜻蜓舟小水拖藍。春光乍到一百五。慧質肯過十二三。髮綠桂窗留鳥愛。顏紅入鏡識花慙。明晨哭爾西郊去。酒滿銅瓶筍滿籃。

南樓夜宿

後牖穿明月。前樓看曙星。水分三面綠。天入一隅青。影暗藏書幌。魂驚貼畫屏。眠遲偏易醒。警夢有檐鈴。
母命口占送從母歸芳茂山故宅

巢成好挈孤雛去。羹盡難依邱嫂居。裁帛寄親千里外。時外王母就養未歸簪蒿隨姊十年餘。谿田此日通漁舫。鄉夢全家上鹿車。只有諸甥偏戀母。櫻桃花下遞牽裾。

初三

初三花發檻。初五月窺門。樓小難藏影。簾重不隔魂。蛛絲黏鏡溼。鼠淚滴燈昏。笛憶參差響。書摩宛轉痕。
病中作

病怕春光到眼前。未尋鐙火已孤眠。裹中自有空明月。身外都成浩渺天。偶憶紅顏思覽鏡。慵梳綠髮任垂肩。顏生衰早終生天。誰向黃塵羨永年。

樓居

只覺樓居好。簾鉤靜裏斜。頽牆只三尺。春影過人家。

破曉

破曉簾前望。園荒綠欲齊。春知來路闊。天覺過牆低。驚筍有時折。野鶯無數啼。萋萋一坡草。踏爾過橋西。

中井鄉歌爲鄒翁賦

山花只入房。山燕只棲梁。一春綠竹不過牆。一生遊魚不出塘。誰來丈人家。北郭瘦李西谿楊。誰和丈人詩。南巷狂沈東頭王。丈人十雙田。歲得千斛糧。丈人一陂澤。歲牧千尾羊。嫁女不插花。娶婦但識桑。人間有此太古方。丈人不出中井鄉。

擬古豔詞

夜扇開幽影。春燈卸別輝。林花送愁去。棲燕抱魂歸。坐久風添陣。更闌月有圍。剩寒回繡幕。選夢入孤幃。

寄大興朱編修筠

壬午冬。在友人處讀公古賦數首。愛不忍釋。又聞公愛士。遂作此寄之。

昭陽歲餘月。公文傳手鈔。聞公學昌黎。興極乃欲號。昌黎善爲文。乃不識李翱。昌黎善爲詩。乃不值孟郊。我生十年學刺嘈。慈母訓我窮風謠。哦詩切雅賦。切騷世。哂才士。如秋毫。君不見公文足戴北斗杓。我筆亦傾東海濤。

省蔣十二墳

爲種一枝柏。流青入夜臺。繁條盡西向。記爾未生回。

芳茂山省從母

小築谿深處。都憐補薜蘿。亂山開戶遠。秋月閉門多。衣冷親添繭。燈昏乍拂蛾。遲眠貪久語。不覺夜全過。
二月十三日夜。乘月出城。至小東門橋。迷路三鼓始反。

橋南未有人。橋北盡春墳。轉向危橋立。聽鍾別夜分。橋心暉暉月華滿。魚影過。驚人影短。三更倦立倚孤桃。燕子識人來處遠。

藥裏

藥裏猶餘病裏身。三層閣小住幽辰。風簾白墮棲魂燕。花徑紅遮入夢人。往事雨昏勞把燭。此間天遠定無塵。蕭郎指爪愁都落。莫向閒中說好春。

午睡

一樹藤花六尺牀。餽簫聲遠繞空牆。幽眠乍起渾無事。新月在天春晝長。

題阿房宮圖

一百萬卒長城中。四十萬卒新安東。咸陽閭左已盡發。餘者內築阿房宮。小刑鞭笞大刑族。趣就咸陽萬間屋。連城跨渭百里餘。日月光窮許然燭。秦家築城非一隅。秦家築宮連百區。雄心一世至萬世。束縛黔首常安居。可憐絹粉今淒瑟。焦土星星野螢出。版屋祠荒賽百蟲。阿房賦冷吟殘蠹。噫吁嘻。愍儒鄉。火一日。咸陽宮。火三月。君不見。楚人灰紅秦燼黑。漢家龍興由火德。

芳茂山夜宿

節物無端五月前。喧聲徹夜擾幽眠。雷穿石壁都成窟。雨挾谿魚欲上天。深洞三時寒地氣。斷山十里接人烟。清閒不復營餘事。靜把元經曉夕研。

樓高

樓高笑語輕。飄樹復驚鶯。衫袖春風轉。房櫺曙色明。禽迷窺鏡影。竹隱上梯聲。幾日園梅發。疎窗綠綺橫。過潘二振煥故居書示其猶子尙基

傷春曾記款朱門。一樹桃花一酒尊。苦憶君家狂阮籍。幾回花落與招魂。

園居

十里巢禽樹。春深客到初。上樓人影瘦。威燭雨聲疎。隔歲書猶讀。齊年髮共梳。庾郎貧正甚。同此食園蔬。杏花樓春望

把書時復上層梯。愛看春濃柳覆隄。不惜工夫待殘月。藤床移向曲闌西。

初生十五六

初生十五六。如犢甫離乳。車旁隨母走。相距不數武。誠知芻秣好。未識誰是主。忽報上齒生。勞勞駕車苦。初生十五六。如鳥始出巢。毛翮雖未強。氣已凌碧霄。一母將衆雛。飛處不欲高。朝出莫共遠。稍知念劬勞。

初生十五六。如水初離源。到海尙有時。流聲已喧喧。洪纖悉包羅。意欲長百川。冰夷尙相嗤。何況鮪與鱸。
初生十五六。如月始離海。變變雖無多。九野識光采。延回到中天。河漢色已改。太白出較遲。何能久相待。

小池春漲

昨宵驚波來。漂去所著屐。下牀方欲索。摸得一雙鯽。

雲谿春詞

欹枕蓬窗聽雨眠。記來前事當遊仙。銷魂一曲雲谿水。坐閱春光十九年。
憶別城西爾許時。強邀相見出偏遲。生疎樓閣生疎意。却耐渠儂百日思。
樓上紅燈影接天。更闌催擺賞花筵。半酣只說沉沉醉。吹笛聲中自在眠。
疎窗三面綻薔薇。乍暖欣看試袂衣。忽地絃聲落天半。趙家樓上紙鳶飛。
銀燈影裏說元宵。踏月欣從女伴招。攜得合歡何處放。半坡春水葛仙橋。
短短疎楊綠未成。溪流闊處有波聲。臨河亭北開圓牖。買得銀鱗便放生。
相逢剛及上頭時。百種聰明不自知。憶向瑣窗談故事。比來都已入新詩。
方書緝徧日偏長。四月陰濃葉亦香。正是日來垂手處。滿欄梅子一齊黃。
尋常鏡匣傍簾鉤。筆硯拋來懶不收。却恐被人窺楷法。故揉牋紙擲床頭。

新開池館曲廊邊。拜月人來月抱肩。一度逢人作莊語。偷開笑靨百花前。
錄罷仙人肘後方。小疲時復倚回廊。學來百種玲瓏語。反覺鸚哥舌本強。
約伴同遊出獨遲。半宵偷謁社公祠。王孫古巷行將到。記得嘉名在楚詞。
城東烟景劇參差。玉局堂前花百枝。行到硯池剛欲歇。暗中扶柳立多時。
一度登樓望若仙。忽驚帆影逼吟肩。生來不識天涯路。卻問春江在那邊。
石徑玲瓏漬古苔。堂扉斜對小池開。花磚南北皆知數。立盡三更夜月來。
山莊春半踏青無。處處危橋藉柳扶。獨向回廊看新月。任他女伴隔河呼。
平頭艇子擲雙枝。畫板平鋪上岸遲。却訝海棠陰覆屋。六年不到晏公祠。
幾日西頭戶懶開。却從仄徑上層臺。無端一片落花過。兜起昨宵春夢來。
把書時復到吟堂。病久應愁學殖荒。一事乍教開笑口。親聞家舅譽韓康。
比來多分識春愁。不遣雙鬢上小樓。只有畫廊雙燕子。飛來飛去看梳頭。
愛向閑亭自煮茶。壞牆北去路交叉。鄰姬怪底時來往。籬角先開姊妹花。
水明樓上晚涼多。摘得新橙手自搓。閒倚石闌談往事。忽驚天眼裂如梭。
閒愁誰復埋衫裳。書籍拋殘滿曲廊。只有畫箱親自鎖。不知何事費提防。

八字分明記肯差。盈盈十五說年華。無端欲索生辰禮。一盒秋窗染指花。
兩株仙桂倚閒廳。幾日迷藏捉未停。同是曲欄何處躲。欲將纖影貼門屏。
朝來小婢却頻催。曉日三竿戶乍開。一把鬢絲梳未得。傳呼阿母過房來。
苦雨連宵夢不成。臨街樓上盼朝晴。春泥一巷深三尺。偏認東來蠟屐聲。
居然板屋仿浮槎。六六文窗刷絳紗。何事五更簾已捲。欲乘殘月看疎花。
尋常不肯款書樓。却爲花香少滯留。猶憶兩重門內事。一聲靈鷲惹回頭。
小閣新懸蛺蝶圖。年除不更貼桃符。宜春帖子催書過。好代堂前拜紫姑。
商量誰可伴青春。二月花枝二十人。攜得鏡臺何處去。杏花樓上度生辰。
園扉東去闢書堂。不遣簾櫳透日光。奇福却教消受盡。百花香裏貯匡牀。
病來仍不廢吟哦。紙做閒教小婢摹。欲向人前謝師法。強將難字課鸚哥。
一句纔歇雨廉纖。臨水家家喚卷簾。剛是日西勻面了。龍舟已到白雲尖。
詩社年來不暫停。秋蟬吟後詠春星。憑他百首堆吟案。只許蕭郎有性靈。
識字先憂命不辰。頻推甲子恨梟神。羨他阿姊生來福。已遣羊車嫁璧人。
別來相見較矜莊。一卷華嚴禮法王。添種碧桃三兩樹。攔他春夢入閒房。

欄街報喜有紅箋。返棹匆匆泊岸邊。却被校官傳釋菜。替簪花朵出筵前。
清修只有燕鶯知。背客從無一語私。我本學仙卿學佛。十年端愧說相思。
一春心事訴花枝。猶恐花枝笑客癡。誰向樽前按檀板。聲聲譜出惱春詞。

獨酌謠

獨酌謠。獨酌無所好。生來菖蒲花。不解向人笑。阿三爲我提壺。阿二爲我行沽。風吹門開。胡蝶自來。揮之
不去。落我酒杯。一杯邀春風。一杯待明月。嘒嘒嘈嘈聲不歇。市上人催酒錢切。
獨酌謠。獨酌無所知。離離春心開。飄飄若遊絲。山風爲我披襟。百舌爲我行吟。樓高三層。月不得升。燐火
飛出。光明若鏡。上樓鐘聲三。下樓鼓聲四。冥冥濛濛飛雨至。蝙蝠嚇人還展翅。
獨酌謠。獨酌無所憂。天邊開八門。地上列九州。三江昨餉餒。百粵復饋離。支何曾開筵。日食萬錢。邊令
之腹。無其便。使一石亦不多。一斗亦可已。琳琳瑯瑯樂聲起。勸客高眠洞房裏。
獨酌謠。獨酌無所待。劉伶及杜康。倏忽渺千載。北斗爲我持杓。列宿爲我鋪糟。花開如盤。勸客盡歡。出飲
市上。萬人圍觀。牛醫既可招。狗屠亦難捨。朝朝夜夜心自寫。狂藥醉人無死者。

亦園卽事

名園都枕郭西頭。乘興聊爲三日留。銀燭樹寒人病酒。紫薇花發月當樓。閒禽自欲當軒下。秋水居然奪

戶流。小坐石闌聽一曲。謝郎含笑李郎愁。

雙船行大姊命賦送楊氏表姊歸芳茂山。

儂家住橫山。生長山橋東。昨日出賽神。忘却拜社公。來時船頭雨。去時船頭風。儂家住雲溪。生小繡古佛。歸寧無一程。返棹不終日。來時半帆風。去時半帆月。雙船遙遙何處分。出得小溪當水門。姊行持香妹持燭。同向晏公祠內祝。

將至崑山訪從叔縣尉

百里初看束急裝。白家橋左趁船忙。春山一路題詩好。阿姊先爲製錦囊。

崑山登文筆峯

山風昨夜穿窗破。落月一峯床上墮。起來失喜闢北扉。雲氣縷縷穿人衣。林梢四面天光出。破曙看山始親切。牀頭拉客客不磨。乘興攜屐還孤登。褰衣只向山岡上。峯勢離人忽千丈。前行百折出樹梢。平視正對中峯腰。誰言峯勢高疑絕。一塔從空復飛出。峯臻一層塔七層。僧老爲剔長明燈。坐來足底雲生滅。萬瓦鱗鱗恍居穴。樓頭酒人知尙眠。詎識客已臻山巔。君不見。十年平地居局促。此日登山願粗足。西南一抹欲望家。卻值海上生紅霞。

虎邱

七里塘邊路幾叉。到來爭欲認繁華。萬家燈火千人石。一帶樓臺五色花。別有名園貯聲伎。愁無隙地種桑麻。龐眉書客蕭閒甚。只檢疎闌自煮茶。

無錫道中

漁舟還趁峭風開。臨水梳頭照百回。却過望亭三五步。九龍山影上帆來。

飲第二泉

第二泉邊過。無人約客遊。野花催上岸。山鳥喚登樓。別路月初好。全湖雨乍收。更殘到家早。先慰倚閭愁。

放歌行
梟不入。曾參居。棘不生。孔子林。借問棘與梟。寧知聖賢心。伐檀削跡。見惡世人禽。獸草木。知識獨真。魯東門。訪爰居。弔戎夷。海鳥饗太宰。國士無一衣。仰天出門忽大笑。誰是至人誰不肖。

春日贈鄰東王叟

屈指經旬桃李辰。貧家巷裏不知春。三間老屋四圍水。兩面毀垣千尺塵。結客孔融先下世。破家張儉尙依人。惟應寂寞牆東叟。甕牖前頭許結鄰。

贈唐上舍鵬

五年頓有三友。謂東鄰湯進士大奎。一巷分居兩頭。六時梵唄雙刹。巷東四巷尼菴。半夜書聲小樓。

來從求仲羊仲。交到元方季方。陳留兼有小阮。蜀郡本少他楊。君兩從子皆能文。余家自歛縣遷常。僅止兩世。

偶成

曲曲房廊映水隈。魚苗五色上波來。當窗正欲鑑春影。一樹好花頭上開。

曉起

日光搖不定。窗外有桃花。漠漠分紅影。冥冥逼絳紗。露筇鋪幾日。風笛起誰家。只有閒鶯燕。猶能識歲華。

鵝鵝詞

西鄰有棄婦者感而賦此。

春朝晴鵝鵝。喚婦如有情。春莫雨鵝鵝。回皇逐其侶。陰晴一日寧。有期鳩今逐。婦何處棲。雨急祇繞雄巢飛。人之無良與禽異。險阻不離安樂棄。忽構一巢居別地。西鄰棄婦真無辜。入門拜姑出拜夫。臨別復聞啼鵝鵝。君不見禽雖不言對以臆。逐婦歸須有時刻。不若人行死生隔。

春盡日騰光館賞牡丹

谿上誰開舊草堂。春殘先爲賞花忙。調脂金鼎儼同味。承露玉盤饒異香。百計可能留豔質。萬錢爭與買年光。寧知別有關心客。倚徧東風幾曲廊。

行雲

行雲欲升天。流泉欲注地。同焉出一山。由來心跡異。高高下下一日中。水氣轉綠雲光紅。朝雲升天莫歸嶺。只有流泉去無影。君不見。作霖他日徧九州。努力倘逢東海頭。

偶成

闌干高下飛胡蝶。花影都從紙窗貼。樹頭接雨青數層。魚尾閃波紅一捻。春慵畫永誰相省。幾陣簾前笛聲警。鏡面屏風八曲垂。玲瓏照見茶甌影。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附鮎軒詩卷第二

采石敬亭集己丑至壬辰

依綠亭得句

雨止修竹間。微風起天末。呼童卷疎簾。面面看山月。

汪生彥和出元人畫二十幅分賦其五

君不見竹冠布衣位至尊。漢家丞相非高門。驪山罪徒滿闕下。黥面盜首王皆真。當時入關佐天子。三傑首數韓王孫。留侯儒者固益上。詎與刀筆同時論。秦凶竟從趙高匿。楚虐幸有項伯恩。英雄歸漢有本末。丹青照水顏疑神。平生折節黃石公。我懷歎有滄海君。咸陽原爭兩豎子。冥冥者鴻竟離羣。始知高視出一世。四皓未免趨風塵。留侯功成卽乞身。心所師者真其人。赤松黃石何足云。

右留侯歸漢圖

漢家龍興及三世。高論六籍搜根株。濟南碩儒老猶在。遐算未斷神疑輸。誰何作圖貌奇古。牙齒剝落身須扶。當時秦王厭章句。生也幸得逃其誅。乾坤非常爻燔禍。灰燼尙欲生真儒。峨峨執經門大夫。太常子弟秀者儲。尙書大傳世有本。乃謂口授勞咕嚙。千年此論出安國。璽以隸佐亡蝌書。我覲不目紫奪朱。兀

兀起坐重披圖。還憐真本生已易。斷篇何止將蒲姑。

右伏生授書圖

君不見、輻涼夜半離法宮。豪華擾擾黃塵中。原嘗春陵有家法。殺人亂世非英雄。誰何要間佩兩龍。短裘駿馬羞雷同。報仇結客盡一世。末路顧與曹邱通。我裏嗤此田舍翁。兀兀一飲還千鐘。於虜男兒不種東陵瓜。有酒亦澆劇孟家。勳名生在死卽盡。姓氏肯使餘人誇。披圖憐君重然諾。廣柳車來容束縛。一生幸免兩頭蟲。令人千載悲丁公。

右季布任俠圖

挈壺失官晦朔忙。閨位不復歸明堂。專家歷象棄灰燼。日角月齒憑荒唐。伊誰守官柱下史。兀兀不語悲張蒼。緣知威水復不久。早奉定歷歸興王。披圖黍米繪極細。如彙六歷分低昂。百年星紀互得失。譚天口屈猶能張。扶風著書首堯典。裨畫益夜差五商。銅壺箭復減高密。迫促日馭無輝光。我從太初引之長。稍減陰歷還歸陽。誰推北辰定天紀。復需南正司總章。天人當日理本一。古幾至德來鴻荒。君官柱下得幾載。聞見猶勝落下黃。何人更論五德定。漢興可以追軒皇。

右張蒼治歷國

洛陽少年真可喜。長沙上書思治安。致君堯舜固盛事。不問宰相皆材官。霸陵思治讓復再。德薄何能四

三代。此時一官次鄧通。憔悴日值甘泉宮。無端鴟鳳引作侶。坐使譖譎來南中。君不見。南中還留屈原宅。千古萬古傷卑濕。斜陽何必鵬鳥飛。弔古寧同楚囚泣。季文重道不重儒。孝武重儒誰上書。可憐牧豕亦作相。殿上挾策羞吾徒。如公年命關世數。經術寧同太常錯。卷圖不忍見橫流。中有沉湘一篇賦。

右賈誼上書圖

山行

巖腹藏月華。幽房露虛白。山雞識天曙。過嶺噪林隙。斜輝不沾衣。十步見履跡。回瞻怯叢莽。頽視出泉脉。暗水復百重。微茫下岡脊。天光被原野。星景定川澤。宵露此一時。秋陰萬家宅。征衣冒幽險。居人昧昕夕。荒荒邨犬鳴。勞勞感行役。

對月

銅鋪蝕月月不流。曉星對戶如凝眸。此時鐙影薄於紙。金鴨爐中瑞烟死。東家西家夢蝴蝶。孤客夜長聞落葉。何當反影入潭底。喚起老龍吟海水。時已三月不雨。

秋分同黃大景仁賦

晨光初次角。林木總含商。感爾淒然意。能令秋氣揚。竹廊雙燕引。石磴百蟲涼。此日單衣客。行看怯曉霜。聞黃大景仁自湖南歸阻雨不見卻寄

纔把征帆卸落暉。谿南谿北恨睽違。無端一夜瀟湘客。帶得蠻烟瘴雨歸。

初十夜雲谿憶蔣肇新舅弟

薄暑不成寐。寂寥踏谿路。疎鐘出林幽。銀蟾約波素。曾從三徑客。白袷愜幽步。勝景不可追。夕汀滿涼露。

歌坐

荷盤帶露傾年光。晚螢照客愁舉觴。此時不飲亦不醉。水面葉觸波聲涼。圓針初拈唾絲滑。五花無聲蝕羅襪。文奩妝罷知幾時。一綫蟾光上華髮。吳謳越謠不得長。兩兩起舞難成行。此身萬事不可待。明日有酒誰能狂。

遊顯慶寺次韻

晴鳩聲裏度危亭。平遠風吹酒面醒。古寺踏歌春黯黯。亂山入夢晝冥冥。林泉未改幽人素。雨露偏滋小草青。爲語藥闌消息近。好攜蠟屐叩禪扃。

勸學篇

秦虜蕩六合。詩書死灰色。蠹魚頻窺人。千載不一值。後來羣師儒。沿流逞逆億。微言旣中絕。古義墮井黑。大雅卓不羣。小人儒遁墨。我衰鷓鴣志。遭此蟾蜍蝕。聖學苟不頽。行將何致力。

蔣青曜齋頭掘地得古棺索賦

江濤翻沙作平陸。又剗離宮築城郭。城郭千年有廢興。茫茫別夜初歸鶴。鶴歸幽怨尋人徧。古屋經旬動雷電。怪事曾傳出漆鐙。羣公暇日誰經見。主人花發不敢看。主人掘地得古棺。望之卻走不得近。古物出土光流丸。向我秋齋告奇字。謂我頗觀前史志。篆鼎苔文不可分。百劫記得蕭梁事。冢破空令舊苔補。落月陰寒動裏古。紫燕重逢識舊人。白楊既死依黃土。豈惟坏土愁難保。建陵一一生秋草。野燒曾傷寢殿基。摸邱便發蕭陵道。六代相看祇莫朝。美人金粉亦應銷。鬢花古巷初歸樸。土木平時罷作妖。留傳遺物誰能識。把玩空增後來惑。梁苑螿飛又幾年。蕭家麥飯虛寒食。樂游原畔客初回。何處西風少劫灰。齒冷玉魚歸市上。心傷銅翟出蒿萊。書來索我題詩急。齊諸志怪誰能襲。露井秋桃正作花。蕭蕭莫向閒庭立。暇日搜篋中得楊毓舒所贈詩卻寄。

閒搜篋中十幅字。先生作論尤激昂。銅鞮伯華不可見。遺直一語歸今楊。十年家隣市橋口。憔悴誰憐貌衰醜。虬須苦隨童子試。破帽襤衫縣中走。先生功名亦知止。先生貧賤能有恥。當時準經三十妾。已見哦詩出才子。蓬萊觀中宿儒在。經術還看棟梁待。先生著論空萬言。幾見微名上邑宰。乃知古人真可師。授徒築舍非無爲。秦延師說有長處。尙欲從君定指歸。

題畫

高人策杖來何早。一徑綠陰門巷曉。時見幽禽下上飛。落花滿地多於草。

雲谿步月同蔣三星曜

故人喜相見。攜手同幽尋。蒼茫隔谿月。早墮桃花林。不到遠公寺。誰知春草深。徘徊弄清影。君去更孤吟。雲谿泛舟憶蔣氏昉仲

憶昨春星大如斗。置酒花前夜搔首。餞春筵上一歸來。君亦江鄉客行久。我棹吳興舴艋舟。夜深重過水明樓。傷春何似悲秋好。一夜涼颼落葉愁。

江口見月

騎鯨江上客。曾憶謝將軍。江月長如此。青山不見君。偶來欵短棹。長嘯激秋雲。薄莫蒹葭外。哀鴻不可聞。青山謁太白墓

騎鯨醉月不肯留。死後却葬青山頭。青山無人幾千載。薜月松風苦相待。我欲發語驚鴻濛。詩成還輸白也工。笑謂先生安得死。明星在天月在水。直須痛飲齊悲歡。大地何似杯中寬。調羹著袍未必喜。知公不死長安市。夜郎去去愁瘴烟。知公不死南荒天。公乎公乎死亦達。不見世人皆欲殺。胸羅文字不博餐。下筆神鬼誰解看。公乎坎壈有若是。我輩自合號饑寒。君不見。杜陵叟亦太寂寞。死葬騷鄉掩詩魄。未陽屬甫此屬君。不信名山會成錯。臨江略試犀角然。水族不足窮奇觀。此間地下真五色。謝眺文章謫僊筆。湯湯日夜流無窮。當年爾去波濤中。波濤瀕洞一千丈。怯爾文瀾不能上。噫吁嘻。滄桑陵谷今古愁。太白入

月江西流。安知千秋而萬歲。浮者不沉沉者浮。君不見江流逼岸無三里。會見青山沒江底。一杯酬爾倘有靈。捉月仍從水中起。

歸安陳上舍文川餉甘鞠并索詩

竹柏葉大松風幽。曉雲如山積不流。空齋十日禪意寂。老鶴舒掌似有求。連朝茗椀太無色。江水苦渾茶苦澁。傾盤惠我鞠百枝。煎向甌中作深碧。此時卻憶吳儂家。高閣日烹顧渚茶。江頭作客不歸去。山雨開徧棋盤花。

雜詩

太虛積雲氣。高與嵩華平。天風吹其間。幻象指顧呈。士生鮮實學。何苦爭時名。寒螢值深秋。三兩參疎星。前生是腐草。顧影矜微明。

人生無百歲。百歲亦電威。風前矜華姿。愁中抱枯骨。本無松柏性。旦旦斤斧伐。中虛鬼氣深。內實人理歇。不見嵇中散。養生味真訣。

黃雲蔽四野。中有孤飛鴻。行行不敢下。怯此虞人弓。三日不得食。憂心常忡忡。道逢蒼鷹使。分食悲其窮。聞言鷓鴣肉。三歎不敢充。雲霞作羽衣。冰雪爲心胸。饑當啄寒蟲。渴當飲朔風。

立譚卽相契。刳頸酬生平。男兒處身世。恩重命亦輕。所苦張陳交。言言誓神明。失意一杯酒。禍兆五鼎烹。

縞紵何足樂。吾翼溯晨星。

積憂思舉頭。積鬱思傾喉。士生本歌哭。何以嚙幽憂。工容瑾先獻。作苦瑕易求。我行別鄉閭。親友牽車留。既知不可挽。一語贈遠遊。旨哉百鍊鋼。不若繞指柔。

黃雲如車輪。吹墮郭北門。霜蹄與短轂。碾作十丈塵。塵飛值浮雲。莫遏東歸心。東歸亦何意。咫尺願作霖。作霖會相保。棲汝在弱草。

人生處貧賤。譬若星夜行。雖無迷途憂。終苦無光明。夜長何耿耿。中有蟋蟀鳴。蟲鳴愁宵涼。客行愁途長。途長有如纒。淚下沾衣裳。誰持明星歸。化月生光輝。

百年不長在。君誤亦已再。少日師神僊。黃庭肘間佩。繼復學擊劍。頗思厲鋒銳。精神如懸毫。用之穎稍退。微明不自惜。行見月逢晦。將持養生篇。吾以習吾昧。

浮蘋從東流。桃梗從西浮。兩心苟不渝。終會大海頭。所苦對面間。有若萬里修。愛君屋上烏。彈君林中鳩。嗟予寡兄弟。隻影吟風前。亦解未與相。恨無南山田。饑來出門去。舉足任所便。高堂盼遊子。有若農占年。浮雲闔須開。一望東南天。

南昌亭

報德何因此獨輕。當時恩怨愧難平。沛中亭長須臾起。會見王孫五鼎烹。

下馬亭邊夕照低。英雄身世本卑棲。陳平糠覈還憎嫂。尙說南昌亭長妻。

古檜行在太平使院古府子城上。

城頭古樹記以百。非宋非元李唐植。森森古檜蟠空蒼。奇氣矯作百夫特。黃昏過樹雷雨青。白晝擎人爪牙黑。眼經百歲若飛電。身閱四朝猶過客。霜磨雨洗遺蹟盡。剩有創瘢餘徑尺。子城峨峨樹歷歷。建炎年中惡氛逼。建炎中將軍陳淬死此一呼落日兵四登。百戰孤雲氣逾直。將軍白馬當樹立。砍劍劍摧砍刀澁。風雲此

日總削平。穴腹猶容怪蛇蟄。主人愛樹識樹性。不遣虬枝罔相擊。南枝使南北使北。以松歸松柏歸柏。先古柏壓松上幾折至是爲剪其旁橫枝樹老枝柯總有神。時清冰雪皆生色。余生好奇奇不屈。陡然見之意亦嚇。摩挲撫樹三歎息。此樹心空壽金石。

立春日訪蔣大肇新

問訊諸中表。浮雲作客頻。欣逢此時月。猶憶未歸人。予亦昔懷減。君應白髮新。夜闌茅屋裏。爐火坐生春。

雲溪卽事

酒場吟地幾年留。鐵笛曾邀清夜遊。今日風光總無恙。水西明月水南樓。蕭瑟秋光滿畫圖。幾株風柳水平鋪。他時賀監歸來日。祇向君王乞鏡湖。夜坐憶舍弟清迪弟出嗣季父後季父亡餬口于人。

九原吾叔不可作。汝更弱齡如我長。饑驅別家不得意。十步九蹶呼高堂。人言渠面若兕面。黃犢初生虎爭健。寄食韓康命已窮。予與弟少育于舅氏承家阿買人爭賤。居無一椽食無繼。窮冬出門布袍替。汝行年少何足憂。寧知母也傷子季。在昔吾祖居新邨。百年古歙稱高門。倉庾豈歎富親族。徒隸亦感吾家恩。十載并州政聲起。窮邊民富家如洗。先曾祖守大同有德政。里民建生祠以祀。遺愛空留君子津。傳家惟剩先生履。貧來親串何足多。昔時受恩今反戈。朱門大第亘山立。短褐欲進遭其訶。飄然一身謝家末。識字還憂不能活。殘衫破帽驅出門。手把遺書爲嗚咽。辛壬癸甲遭鞠凶。先王父王母暨諸叔父皆相繼沒生者更瘁饑寒中。愍孫不死亦天幸。覓食自此無西東。豈意飄零涉江沚。執友還憐故人子。負米聊容廡下春。傭書俾住城南市。當年剛小跳躍同。兄也讀書無汝聰。蓬窗經史空滿眼。使汝廢學傷哉窮。君不見六棺未葬將誰俟。兩兩衰宗老孫子。一寄兄肥弟瘦書。黃昏淚落悲難止。

初月

墻頭開薄暝。樓上試新黃。乍鬪簾鉤影。微生匣鏡光。水程紅燭暗。天路碧雲長。欲拜風差勁。添衣下北堂。

殘月

啼鳥頻訴我。織月又如鉤。霧慘欲沉水。光微不上樓。誰同前夜看。行引盛年愁。客感不成寐。蕭蕭竹露流。

古風

朝行看蟻門。夜夢入虎穴。微中一爲緣。獸處神已泄。細火燒枯腸。中虛不知熱。匪伊金石固。夏恐肝肺裂。百態罔敢呈。至人昧生威。

門雞行

灌園老人食無穀。家留一雞啄人粟。呼兒飼雞雞苦飽。飽食雞飛兒受撲。灌園老人住無屋。秋雨穿墻漏床足。墻傾日引隣雞來。矮屋疎籬看爭逐。家雞飛鳴羽肅肅。采不外馳精在目。隣雞據地有死心。陰血四周冠怒束。微生偶然亦當局。顧禍翻憐殺機伏。屋上啼鳩看欲癡。草間螻蟻驕難捉。家雞飛鳴衆雞怒。歸引羣雌夏呼族。雄來成隊雌挈尾。爭磔雞毛洞雞腹。人生快意縱一觀。寧知強者弱之肉。老人呼兒掩蓬戶。雙淚階前抱雞哭。得失應知感塞翁。安危何事看蠻觸。君不見屋外連邨菜甲黃。年來雞啄菜多荒。衰齡爾亦忘機好。臥看青山下夕陽。

洪烈婦詩

夫爲洪。妾爲葉。夫名志達。妾家歛。夫何爲。書在篋。妾何爲。絲在匣。郎前還顧妾。眉行不離睫。一朝夢破金鼓聲。鏡中弔影花中泣。妾行不下堂。下堂死生隔。十步十不忍。一行一嗚咽。兵言欲生不欲殺。白刃差差繞三匝。夫死乎。刀在頰。妾免乎。兵在髻。不死溝渠死山峽。碎身示汝全軀法。郎魂歸。年十七。妾魂歸。年十七。霞冠羽衣魂欲活。里人作祠斂神魄。神告汝貞。藻汝節。客死淳安家歛州。九原魂魄悲難越。於虜皇天

構難猶未歇。有田不耕走倉卒。妾死因夫夫死兵。一門大節差堪匹。人生忠義寧有激。蹉跎失身恨難說。他時重過里門看。後人無愧前人烈。

歲莫雜憶

盛處士瞻

問訊先生疾。相逢涕淚頻。言將告良友。及見汝成人。與先君子交最善。風雪遲眠夜。須眉入夢真。應憐猶子遠。誰

更尉長貧。

盛處士曜

先生能嗜義。破產未爲貧。樂志陳離坎。傳書愧甲寅。先生無子。開齋肆於市。酒人朱亥近。高士井丹隣。一訪西頭市。

匆匆又浹旬。

侍御舅氏

爲定依人計。當筵不舉樽。一書貽日下。百里走師門。親老原難別。途窮易感恩。白頭期望意。豈歎在高軒。

大令舅氏

半里雲灣水。波光映關東。翛然讀書塢。清絕使君風。夢繞疲驢外。春殘竹馬中。誰言甥似舅。行跡共飄蓬。

十一叔縣尉

四十須眉富。臣家叔不癡。吏尊輕縣尉。俸薄比經師。數口拋三地。微官轉四時。自昭文尉調吳縣要調崑山江南芳草路。及此賦新詩。

楊大毓舒

百里澄江路。波清見汝心。貧無一椽隱。交到十年深。臨別曾沽酒。牽衣欲賣琴。與君門巷近。爲慰倚閭吟。
分題蕭士雲所繪騷幃子

筆頭蕭蕭如有聲。水勢忽壓巴陵城。湘花豔心覺春重。楚女照水知波晴。神雅晝飛日沉采。騷人不來魂已在。餘紈更乞理心神。珍重秋屏寫山鬼。

元夕詞寄里中諸子

月出春城霧氣消。客中情緒是元宵。沉沉一樣尊前月。不及谿南挂柳梢。

兩條門巷對谿流。百舌春來噪不休。劃斷雲溪春一曲。蔣家明月趙家樓。趙大懷玉蔣二青暉皆居雲谿
路入楊園春正賒。風光多被女牆遮。一條芳草王孫巷。綠到橋南是董家。董秀才沅居玉梅橋
留客橋南縱茗譚。滿谿谿水碧於藍。更殘不放春城鎖。吹角還知待左三。左大治蜀弟居城東

除夕

漫天霜雪朔風涼。客久驚看鬢亦蒼。逝者如斯誰惜別。酒行以往總思鄉。無多苦語憑南雁。不盡名心爲

北堂猶有天涯知已淚。絨書欲寄夏旁皇。

元夕觀舞榭

魯酒客不醉。吳歌聲漸湧。如何當筵上。絲竹轉幽鬱。傳呼雙吳兒。階下立屹屹。舞態猶逶迤。歌塵尙坌墜。一呼心魄蕩。壯士膝俱屈。雙矛白差差。巨及峙屹屹。圍場一何徑。先標里中勿。霜銛試心及。神理不問悲。然隄鷓初起。譬若泉始沸。千奇悟一正。轉展不見詘。四座爲低昂。兩軍信奇颯。彼龍睡初穩。此龍領更拂。雷驚偶呈半。蜺飲不見訖。奇成鰲足斷。快比鯨首刺。行爲水崩注。止作山岫吻。方驚堅城摧。詎料殺機歛。擇術匠亦然。傷人唯恐不。鼓進氣不落。金鳴陣猶倔。技終作楚歌。座客顏色艱。燭燼暗不光。朱圍看成黻。萬物理獨至。千夫勇難乞。終坐欲措詞。神癡口先吃。

觀魚亭

縱擊原多事。誰云江海寬。宵殘數驚起。只自厭波寒。

桂樹行寄大令舅氏

君家桂樹蔭數畝。雷火銷鑠枯其半。幹老猶穿閭闔雲。花開直到堂東畔。曾聞此樹二百年。時衰時盛皆其天。窮冬有時亦作蕊。異事往往人流傳。南省歸來氣烜赫。爲外從白玉堂開置賓客。星欹月落客不眠。露重時聞花歎息。阿新表兄十齡索梨棗。花下憐余猶在抱。摩頂相看意默深。寧知轉眼成年少。殘冬遠

宦趣束裝鐵鎖卻合平泉莊。吳氏令花時偶向古塘過。馥郁猶作兒時香。甲申相傳此花白。卻值銀城罷官日。堂開驗取看花人。阿新作須予十七。爾日相看尤跌宕。文章孝綽波瀾壯。酒酣顧我久不言。指樹爲公作宅相。隨花北開怡老堂。彌甥出入咸奉觴。深秋驛使嶺南至。荔枝紅傲巖花黃。六七年來事非昔。桂老香殘土花蝕。一作招魂楚些歌。蕭蕭大樹悲無色。外王母與太孺人之喪人生幾何花滿眼。對此唯嫌酒杯淺。三度摩挲已白頭。使君堂上生秋蘚。當時羣從六七輩。阿新別我客江館。秋到偏吟招隱詩。花開翻讓遊人看。此樹經年生計微。重來樹亦笑人非。何時更向花前醉。一訴君家全盛時。

古柏太平使院分賦園中草木

不知何年樹。尋根不能到。枝低馱鶴借。心空百蟲鬧。物性謀安居。催君路旁倒。
斑竹

春來爆竹聲。災及松與竹。寧知枝柯上。斑斑總成玉。莫待春雷鳴。龍孫先徒族。

薺菜

食薺味苦酸。食薺饑苦併。青青一畦菜。味與蘿蔔永。愁看三月三。挑殘不留影。

池草

離離千百種。種種出池沼。深知造化心。無名爾偏好。一與春風緣。還應作小草。

尋三元洞因登妙遠閣題壁

老僧竹屋臨空嵌。隻影不動蛟龍饑。鐘魚一聲夢初覺。能使風聲水聲約。陰房夜冷石骨青。神靈帶雨來聽經。卽看岸勢高于屋。春水生時手堪掬。我行涉險愁無梁。老僧穩坐江中光。終嫌禪性滯江性。目所觸處無空蒼。名山結廬此第一。脫有風濤百不失。消沉閱盡往來帆。總覺輸他一磐石。

壬辰元日立春

羲和鞭日一何駛。帝恐崆峒移甲子。天門夜半奏歷元。以龍紀年德在水。東龍不銜北陸尾。三百六句從此起。僊人一笑春初蘇。當春開筵名燕喜。百年所見亦僅此。元日立春書太史。

春日

白日看雲坐小齋。閒無一事入幽懷。林禽告我春無恙。小樹依人影亦佳。病酒心情愁柏葉。看花消息到芒屨。離居一倍風光好。閒煞城南十字街。

與黃大景仁夜話

已識半衣賤。還驚馬齒加。新春同作客。多病默思家。山色連晨雨。江聲入暮笳。吳鉤三撫罷。相對惜年華。

偶成

客行持鉛刀。利乃勝金鐵。持之十數載。懷懷儼虹霓。匪伊鋒及良。所欣不能折。心空聽螻蟻。萬牛齊鬪穴。

末俗爭雄心。聖人抱雌節。

送陽羨萬應馨歸里兼寄趙大襄玉一百韻

束髮事結納。所交盡老醜。茫茫視六合。投刺頗不苟。閒身薄監廚。借面寧哭輓。街西翁八十。楊笠雲先生重我

似瓊玖。爲言君子交。種苗先去莠。我時感其語。背誦不徹口。平生交屈指。三人數成耦。趙生紀丁卯。楊生

紀乙丑。舒號黃生己巳歲。景仁論年處其後。與之三子交。登堂俱拜母。楊生棄經史。謂欲處甕牖。經歲不一出。

戶外狸跡丸。生平重天倫。家庭樂斯厚。德曜識大義。聘至職箕帚。晨昏偶過從。足跣面膏垢。我時規生失。

捫蝨衣始卸。與生里閨間。重生比瑩琇。時時道予病。語語皆壓鈕。兼能新機關。不使故習狃。出門望雅巢。

知生宅邊柳。趙生處羅綺。不解事矯揉。豪門苦屏跡。偏欲結屠狗。窮經辯亥豕。讀書究蝌蚪。有時四座上。

譚空氣爲嚙。挹生汪洋度。百川總能受。狂奴禮法脫。藉子作關紐。憶昨設廣讌。酒陣肅刁斗。生宰季氏贊。

我司孟孫郁。忘形三齋後。劇陣屢勝拇。快若敵王愾。巨鬯錫一卣。又如玉斗讌。惠一生焮肘。壯哉秦雖雄。

爲趙王擊瓠。生詩更近道。水清魚慳。五言築長城。不遣戎馬蹂。如升岱宗立。一覽笑螻培。造物忌同調。

分遣南北走。窮遊困逆旅。作書抵太守。沈太守兼富狼將片長揭。至此覓升籛。窮冬憶親串。恍若兒戀襪。於摩

黃公覆。亦復遭衆掎。狂來入酒肆。更遣紅粉話。因饑聚師門。朱箭河先生吐珠作才藪。天涯知己樂。頓改顏色

愀。譚言偶抵牾。南東別其畝。繼還出肝肺。持刀欲親剖。生時作一篇。恒華勢偏隄。偉哉古錦囊。十年心血

嘔。生才富集腋。我才慙敵筭。微嫌神太雋。理或不能壽。嗟嗟三子交。離合無不有。貧病予總同。疎狂爾皆
不。頗羞儒生酸。意學勇夫赴。此歌彼卽哭。我唱子能喁。綠唾火牛縛。俗訝雪獅糅。有時發大言。忘身在枵
臼。趙生體微弱。楊生色微黝。依依寸草心。爲隣結薜蘿。君從何方至。一見氣抖擻。鵝籠處已慣。新詠成一
篲。黃鐘在東序。焉能寸莛扣。如陳光明鏡。刮日到朦朧。終當咒出桺。暫見龍在湫。劣魔競摩壘。藉子作扞
振。貢之入玉堂。謂足俾我后。抑聞韋布樂。何必結纓綬。凜君意氣盛。訝君昏莫叩。君言昔尊人才名重山
阜。君先人舉丁巳鴻博弟一官翰林衰年早見背。零落成不偶。惟餘貯書富。四廚逾二酉。蘇頰風有父。無忘酷似舅。君爲
山先生甥。我意終勸君。歸家理葱韭。前堂種松鞠。後池插菱藕。土風山名茶。勝境湖結茆。閒身一簞立。快若脫
械杻。相期臘雪前。來遊備乾糗。山蔬及邨芋。一醉酌濁醜。君謂僕言善。向我覓良友。我敦古處父。爲一數
某某。君歸倘過郡。先揖趙生否。予登峯六六。時將借學使遊黃山望子在庭廡。君言春山青。稱此笠伊糾。我愁博徒
去。撇我飲春酒。春盤鯉堪煮。春蔬麩堪漉。人生數樂事。寧復居此右。恨不從子歸。悲哉魚麗罟。季布恥作
髡。食其人。詈鯁無糧乞仁祖。有酒貫武偵。悠悠薄俗交。咸工上其手。謂我衣垢敝。曷不少忸怩。幸師金人
銘。括囊尙無咎。君時聽縷縷。歸心已先誘。君嫌識子遲。我曾耳君久。新交雖可樂。故交尙回首。書疎憶楊
趙。客愁慮黃九。生平友作命。媿婦不到嬾。因君寄新詠。俾若覆醬瓿。爲言苦著書。欲以傳不朽。雖然見結
構。或尙少搔漉。終當致全力。十絲成一縉。傳之使後世。知山有培塿。兼期遞消息。一爲慰黃耆。定知屢空

悲無米實瓠。

憶城東元妙觀古松

城東古院計以七。靈境歸僊不歸佛。院中喬柯計以百。古意歸松不歸柏。隄然七尺橫路岐。細看疑蛻蒼龍皮。左家兄弟皆好奇。淺醉來坐雙狻猊。我行來遊日嘗再。對酒看松有深會。十年學得種樹經。草木蠹朽咸乞靈。籬頭小試苦無驗。無乃欲速戕其形。松根老人識真意。草木相持此生氣。半死桐心苦鷓巢。全虛檜腹因螻蟻。此松得土氣最先。偃臥猶足支百年。揠苗助長古或有。異事慎弗陳吾前。君不見筆架山前響春雨。謾謾時聞作人語。輸爾支頤道上眠。斧斤不到棲神宇。

送江都汪中歸里

汪生手攜萬言策。賣書橋下曾相值。公然出語爭錙銖。白眼逢人百不識。爾來對策何豐腴。紅綾本寫君唾餘。君言此事本偶爾。三載一至慰倚閭。撐腸拄腹苦無驗。手把奇書易長劍。去歲君盡以書寄報道將酬國士恩。不逢知己才猶斂。官書堆案日不移。君昔樂此言不疲。君前客太乾坤一身任驅策。親在詎敢言非宜。我今勸君歸計速。樂土何如反邦俗。他時好結竹西隣。白晝從君借書讀。平作書記

壙上蒿

壙上蒿。一旬高一尺。回身視根株。知君不能直。

墻上蒿。三春獸綿延。若非年命促。那不愁刺天。
墻上蒿。結根當白日。寧待霜與霰。節枯由觸熱。
墻上蒿。乃界東西隣。成陰苦無多。兩處欲市息。

青山紀遊

曉日挂絕壁。沿谿溯松聲。流泉合諸山下。向百畝傾。茅籬八九家。麥隴左右橫。足知賦稅外。尙有閒田耕。
老翁七十餘。手足尙喜輕。頗感造化功。一雨亦久晴。東巖有化日。聊以終吾生。

造物無棄壤。山險作雁田。陰蘆風蕭蕭。鉞入雲水天。荆棘穿我衣。草露滴我肩。一念昧素機。百態逞所便。
明明人子身。忽墮豺虎前。披衣偶忡忡。心如月初絃。

谿回日亭午。崖轉天去尺。浮雲態紛馳。千里一改色。各襲東西志。微願不克適。心空半潭綠。漾此峯影碧。
宿羽不可追。巖花笑行役。

空山節候晚。桃李初舒芽。流泉清淺中。祇惜無桑麻。墓古子姓盡。生意并作花。頽光入永夜。顏色誰解誇。
人事總如此。歸途溯平沙。

四山合一澗。中有毒霧黑。回飈蕩深徑。松子積一尺。陰崖走妖氛。絕頂結晦宅。造物自隱忍。阻險俾養慝。
自非光燄竟。雷火不敢蝕。巖空少留雲。林深渺停翮。我行憂境阻。欲假神鬼力。晏景不可停。咄哉蕩心魄。

當竊道中

稍稍雨灑塵。微微轉春氣。平原三月中。穠花豔天地。閒雲翳東至。春空亦微膩。游蜂與蚊蝶。後時識真意。所居異鄉國。微覺風土異。郊原計尺寸。物力多所棄。遙遙東歸心。欣看麥成穗。日出廬井喧。流光照虛晨。山田極柔桑。尙有無衣人。孩提率牽袂。苦語出性真。我哀道旁辭。感激爲重陳。造物息百年。未補一日貧。慘舒各殊抱。何以歸真醇。桑榆苟堪耕。此輩非游民。

南陵道中

卅里南陵路。藍輿古道閒。怒雲生怪樹。濃綠鬥層山。麥氣松衫入。禪心鳥雀嫻。還因去程急。未及訪玄關。
遊水西登烟雨亭

一水阻洄勞送迎。一石隱伏岡巒形。穠花遮馬不得過。駐馬下數山。花行十里復五里。乃至烟雨亭。是時尺五堆春陰。咫尺不放春山青。頽然倒影照虛壁。不雨常覺烟冥冥。風光千百年。闊遠無近情。逢山問山百不識。蒼翠複處難知名。吟聲落水開青萍。清切倒喚遊魚聽。謝公吟詩景猶在。好句剝落如殘星。沙洲芳草晴。沙岸桃花明。人生好景不久駐。遠夢忽送風塵醒。

三月十五日柳山道中

青草都愁石路幽。馬行真與雁行儔。百年親在還行役。三月春歸感去留。好景總思前路轉。名花行抱盛

年憂。此身作客初千里。鄉夢依然共水流。

文家宗祠看牡丹待同人不至

文家宗祠在何處。三十里爲停驂來。官廚待客久不至。下馬淺步尋蒿萊。桃枝兩行綠成隊。細數猶憐牡丹在。野人屋外出不窮。不看花枝看旌旒。晴鳩一鳴春更長。兩兩點入花枝旁。閒雲白日偶然失。相與屋角愁年光。憑闌坐深客初至。草草看花畢春事。斜陽官道闕無人。重夢谿南白雲寺。

休寧道中

郊原四月雨。麥氣生微涼。蔬花與來牟。千里混遠黃。父老亦有言。孟夏刈薊忙。晨光赴東菑。晏景來鹵莊。茅籬出烟火。飯熟待早嘗。計往望始奢。取今願初償。兒童讀書歸。拱立伺旁道。青青隴頭梅。裹衣試取將。懸未會有時。與子休驕陽。

附結軒詩卷第三

黃山白嶽集壬辰癸巳

齊雲山阻雨

客心已馳黃海雲。天意還留石門霧。信知幽壑夜難涉。無乃山神期欲誤。香爐峯低五老高。十里雨腳嘗周遭。禪心入石孕奇理。虎氣逼夜森秋毫。名山遙遙數佳客。佳客曾經舊題壁。黃大景仁有戊子年題壁詩在道院茶香隔座許暗探。事冷他年費重憶。連宵官鼓破客眠。對此那不思久淹。吾嚮行止匪所料。咫尺自有神明監。明當出山訪行蹟。瀑布珠簾淨如拭。後隊還吹羽客笙。前旌欲宿幽人宅。

將止小谿遇雨

晨陰連衆象。雨勢薄炎方。絕巘風雷合。高原草木長。樹荒依斥堠。馬病厭津梁。一夢藍輿足。山花笑客忙。

葉嶺

巖峯峩峩百尺身。刻削極處歸真淳。地靈草木識山性。石骨自瘦膚仍春。摧朽星辰動陰魄。元氣冥然室生白。信知太古縱森峭。那得良工怨斤尺。

唐塢

我行出谷常背日。荷葉如錢繞田出。苗荒不及野草青。穩望秋收老蓮實。野人無事愁日長。簞笠出戶鋤懸甕。田家生事尙如此。安得愁風復愁水。

山坑

山根竹雞啼向晨。催客遠夢辭風塵。柔桑翳邨出朝日。春水對戶思幽人。山川西來忽平曠。錦石都隨亂流漾。三家飛雨屋上鳴。四月桃花谷邊放。

雷津

東行出險常左顧。如夢谿山忽無路。炎天徑有黃葉飛。春水人知白魚數。薛蘿深門帶濕開。似訝空谷喧驚雷。山深往往厭車馬。日午誰看官長來。

從焦邨人黃山至慈光寺宿

歌晨雨無極。澹晦火旣濟。登壑有戒心。遠原陟危理。巖紆氣森森。谷虛水瀾瀾。同茲登陟志。難令僕夫喜。青冥狝猿嘯。黓黑蹈虎履。山川夜氣足。素景沉不起。感往詎有窮。陟今遂難已。瞻峯僅前路。入寺或數里。勞生苦無暇。明復戒行李。客感一飯蒲。門荒百年杞。

自慈光寺下山二里浴硃砂泉

南郊鬱炎理。黍谷紆涼氣。真疑造化力。不足齊冬春。何茲坎離交。振此水火原。法良自不流。集渙罔測源。

屬。均。理。固。殊。覆。釜。狀。亦。全。互。疑。百。神。居。湯。沐。錫。自。尊。留。茲。北。戶。積。盪。彼。南。風。薰。含。氛。不。停。扇。轉。垢。詎。止。輪。
尋。源。有。同。愛。勞。賤。固。不。分。流。香。沐。幽。叢。積。潤。歸。山。根。調。停。果。誰。司。頗。感。涼。燠。均。我。觀。寒。暑。途。陰。陽。積。勞。薪。
晨。曦。不。停。阿。夕。馭。詎。息。津。頹。光。燭。流。膏。元。氣。固。不。存。明。明。鑑。止。水。外。燦。由。中。溫。沉。痾。亦。當。捐。滌。煩。庶。歸。淳。
文殊洞

履。危。信。千。殊。積。駭。非。一。狀。晨。遊。藉。僧。侶。夕。止。託。神。貺。孤。生。寄。危。磴。一。轉。一。翠。幃。諸。峯。漸。莊。嚴。雲。霞。聳。奇。相。
千。繩。束。一。綆。步。窘。不。得。放。差。無。虺。蝨。懼。已。見。星。緯。上。束。炬。人。巖。竇。捫。壁。賴。古。塘。聞。呼。數。前。踵。怯。響。屢。後。望。
峯。形。覆。空。釜。口。缺。人。遠。亮。翻。疑。造。化。力。至。此。斷。心。匠。留。茲。胚。胎。質。攻。鑿。至。久。曠。陰。泉。滴。虛。房。乳。香。流。佛。藏。
持。梯。抑。何。晚。升。陟。固。不。讓。憑。崖。步。初。懾。出。竇。神。始。王。回。瞻。北。斗。光。空。濛。永。相。向。

文殊臺望天都峯

茲。峯。九。百。仞。積。厚。撼。地。軸。青。冥。阻。元。氣。久。視。眩。羣。目。危。峯。閃。虛。聲。冥。雨。隨。所。觸。回。颺。蕩。遙。紫。倒。影。虛。衆。綠。
東。南。此。分。際。層。累。不。厭。複。元。黃。彙。江。海。一。氣。轉。澗。谷。云。茲。出。雲。霧。藉。以。被。塉。黷。虔。衷。合。神。符。忽。值。峯。頃。沐。
連。陰。阻。卑。眺。展。昧。引。高。矚。我。尋。輿。地。志。藥。物。此。焉。足。明。霞。積。松。膚。華。星。綴。芝。肉。遊。蹤。契。元。朮。居。人。餉。黃。獸。
陰。晦。理。鬱。盤。宵。分。展。幽。燭。靈。區。尙。能。駐。徒。侶。不。更。速。終。當。上。孤。雲。冥。心。契。亭。毒。

夜宿文殊院

客行無朝昏。百里積芒屨。違阿詎成厭。履崇信非遽。名標恣屢盼。猷妙寡衆譽。詎少一寸陰。卑生諒難據。枯蓬逝東轉。陽烏慘西馭。獸鶻不一鳴。孤雲總成去。犇湍響初雜。巉巖觸成仆。居人持火照。洞黑訝虎踞。回崖出深林。冥坐悄衆慮。峯明佛鏡見。院古菽黍具。猷寐不敢言。晨將戒徒御。

夜起登蓬萊島看日出不見一名僊掌峯。

成此猷往心。孤猿屢窺戶。聞鐘念初覺。出寺僅數武。沉沉壑光斷。荒荒白雲阻。昏晦持一鏡。幽林變溽暑。流星掌邊下。宿羽巖際數。朝霞信清華。殘魄虛卓午。坡回屢心掉。峯中始軒舉。盪此衣袂雲。還成吳會雨。沿轡草抽蔓。絕壑風振緒。亦感筋力疲。孤筇設迎拒。誰行深谷中。泠泠出踈語。

蓮華洞避雨

雷鳴山幽幽。電轉谷爛爛。峯前十里雨。引勢殊未散。轆餘鳥道喘。路豈猿穴憚。棧巖此其一。盤礴理孕萬。頗疑雨工居。陰晦若未旦。流雲聳虛聽。交枝阻幽盼。詎寡向日心。愁霖已成慣。昏霾悅山性。塗泥積神歎。去惜蕙草衰。留成白雲綰。單衣念徒侶。空谷屢犇竄。中峯雨稍微。攀條上孤幔。

冒雨登蓮華峯

薄蘿無天風。積氣晦一山。鳴泉不知方。出步冒險艱。去景炫谷中。留猿響松間。稍霽卽復蒙。但覺草露環。流雲合山崩。激電與谷遠。中峯束諸標。呼吸競一關。驚枝不留禽。振翮響已殘。回崖雨初昏。絕頂日復殷。

荒荒阻東南。沉沉盼區寰。名都以歸天。帝命不敢盼。止壑內景虛。出表外象殫。羣生有芟除。芝草簡不繁。回瞻鬱千盤。徑絕不得攀。猱升信堪憂。勇退誠知難。

自文殊院下雲谷寺別休寧戴霖

滅巖渺流光。出壑寡積陰。涼暄本難齊。草木各有心。峯明炫朝芝。道濕茂紫葎。感此向背途。感欣頓殊襟。不惜巖岫回。成此灌莽森。十里遼深湍。引領望遠岑。余裏鬱紆多。吾子饑渴深。積瘁已浹旬。寒暑詎不侵。君其表藥物。贈遠余所欽。途長入雲荒。景慘帶谷沉。明發各異馳。誰可慰積忱。遙遙寺門鐘。沉歎勞相尋。

發雲谷寺

豈不願積淹。雖陽不停晷。君看密葉上。陰陰候禽改。朝霞綴春鮮。夕景被夏采。深茲翼哉念。復恐後者悔。觀魚入幽垌。看鳥擇爽垲。峯離自成嶽。川斷不入海。以此望遠心。山川庶能待。前門戒五闕。慘戚僕夫殆。奇標信觀止。孤懷有專美。

慈光寺觀明鄭貴妃所製袈裟

老僧破衲生春風。褊褊如雲降九重。九重鬼神識真意。監織萬縷霞光紅。霞光紅逾出川日。內府珍奇此其一。三番宮女催繡遲。一騎中官入雲疾。萬人集福歸一人。神器已曳空中陳。祖宗朝曆自有法。欲假佛力回明神。嗚呼乾寧宮中職何曠。天地兵戈開甲帳。東南織造苦不支。一半今歸法王藏。當時恩重慙孤

僧。諷經朝夕啓大乘。披衣入座祈冥福。日月已暗長明燈。滄桑一百年。遺物猶久存。黃封鄭重貯匣底。尚
謂此出深宮恩。我謂陰謀本無用。玉合銷殘字龍鳳。建業山川不出雲。洛陽宮殿今如夢。劫後袈裟未作
灰。嶺雲窺戶野猿猜。長生枉向空王乞。不見秋風思子臺。

黃山松歌和黃二韻

於。虛。恣。匠。不。可。逢。擁。腫。拳。曲。無。春。容。乾。坤。一。氣。轉。巽。艮。斯。石。爲。石。松。爲。松。松。華。不。承。霜。雪。餘。石。妙。欲。出。膚
腴。中。臧。元。氣。蘊。雷。電。火。土。木。石。皆。從。同。神。祇。千。年。愛。護。一。介。則。集。吉。剝。則。凶。吁。嗟。靈。境。與。世。異。太。古。本
遣。丸。泥。封。地。靈。藥。物。溢。丹。井。帝。憫。黎。庶。遭。鞠。誦。中。橫。巨。石。忽。裂。一。精。液。已。漏。無。由。縫。卑。枝。無。言。入。樵。斧。合
榦。已。破。纏。交。蹤。流。傳。世。人。不。解。愛。詎。有。蒼。翠。蟠。心。胸。裁。枝。屈。盆。恣。糅。矯。輦。石。鬪。骨。工。磨。礪。山。川。一。朝。物。性
失。光。怪。已。去。神。不。從。其。餘。巨。者。庶。免。劫。肌。理。入。石。無。初。終。山。花。分。紅。極。窈。窕。幽。草。判。綠。何。蒙。茸。含。苞。不。虞
神。鬼。洩。落。實。分。遣。猿。猴。供。我。知。畫。筆。不。得。到。只。有。顯。晦。無。春。冬。驅。除。極。感。造。化。力。早。以。魑。魅。投。寒。空。陰。崖
點。入。勢。益。陡。南。北。向。背。皆。從。峯。根。株。偏。能。孕。靈。藥。牙。爪。誰。識。非。真。龍。我。行。十。步。卽。一。憩。樹。亦。接。引。如。朋。從。
理。奇。終。恐。化。作。石。轉。運。始。信。非。人。工。

同邵進士晉涵尋益然大師塔不得

大師裹足褊襤衣。佛手曾殺千熊羆。飄然來歸竹牕下。野鳥入掌呼晨饑。浮雲白日忽一轉。粥魚聲長鬢

毛短。綠牀鼠怯劍氣腥。隔竹猿窺箭瘢滿。旄頭星落白虎傾。亘亘宇宙當銷兵。海濱招魯豈同調。午日弔
屈斯平生。於虜男兒生爲冤禽死作佛。生憶名山死歸骨。天都成雲盪胸熱。上升爲星下作石。枯殘姓氏
何足惜。自與此山同始卒。

贈邵進士晉涵八十韻

伊余少遭疾。廓焉昧趨承。聞言善可師。百里欣擔簦。夫子導前路。箭河先生饑翅摩秋鷹。陳編始相習。衆義恣
轆轤。迷津不逢沮。浩海愁難溯。夫子謂我言。師友善者登。予時學括囊。賢勸惡則懲。所欣君子交。循階竟
堪升。窮冬遇霜雪。百物志已凝。君乎遽唯唯。賤子慙僂僂。專家愧墨守。昧理咨疑丞。沿流築卑堤。引梯導
初層。譚言偶微中。譬若矢射弰。貫珠何纍纍。古義若引繩。頗感四座中。百問亦百應。我襄其如何。易炭更
置冰。自從熹平來。經史毒霧蒸。新蕪暨陳莽。誰薙千畝芴。鄙魯竟闕魯。薛恥欲長滕。秦氛更臨晉。宋虐竟
用郟。推之興廢源。楚失齊亦曾。觚亡不存醴。鼎廢空留香。尋源昧先河。識小矜于登。堆甸富陳言。得一卽
自矜。爲儒競綿叢。守官昧殺蒸。不審涓滴微。遽謂滄溟增。如聽十五絃。小絕由大捩。殊軌偶相值。遭此震
電馮。嗟嗟百年餘。其道若土崩。列宿爭天躔。蟲飛更書書。餘姚暨四明。月晦置一燈。作論偶抵牾。歷今無
殊稱。志乖理則合。千穗彙一腔。後來羣師儒。卮言競鈔謄。私爲一家說。遑辯淄與澠。宗規旣守株。勦義若
裂繪。不逢朱絃彈。瓦鼓還聲聲。逮今遇吾子。匪伊異人勝。乾坤師儒席。位置理亦應。憶予甫成童。授書契

顏曾平生師友誼。誨語常兢兢。因端更推委。所苦常無徵。如星列諸說。誰作旭日昇。惟茲闕夫子。平時亟聲價。欲恃意氣隆。作論擬闢僧。蘆蒲及菰蔣。妒此獸角菱。終嫌毅力薄。十載少所憑。抑聞爲山卑。道在如月恒。寒蟲晒陽雁。晦羽悲羣蠅。啾啾覩百鳥。斥此垂天鵬。君子審所自。不懼世俗憎。岱宗從東來。羣山失峻嶒。途長有如年。詎敢跬步差。我裏一篋土。欲補邱與陵。使彼後世言。淮水支分凌。逢君記前時。退若無一能。汪汪千頃波。久之不改澄。人言大羅天。羨子健筆凌。君時一回首。引領瞻觚稜。回帆擬著書。鈔殘剡谿藤。枝條千百年。貫之以巨絙。有時一傾吐。譬若火上騰。童牯競癡黠。俱欲麾以肱。聞言舌不下。几在詎敢凭。回知誘誠善。連少間可乘。謂宜藏名山。後有作者興。我欲書緒言。愧乏一束縷。不然別君時。置之在行滕。羨蕪日以深。見此觸石鯨。炎飈日以酷。見此鳴秋蟪。風裁此吾師。敢云誼則朋。相期事黽勉。道統開雲仍。我觀古師儒。好修嘗受初。後來成醜正。規員競磨稜。含沙旣沉骨。切膚詎知癢。引獸俾決籬。貪魚致亡罾。終當憂迷途。曷不大道陞。我欲家置喙。苦裏誰共饒。一綫苟有在。誓當廓之宏。君子有贈言。鄙人謹服膺。

次韻

邵晉涵

夏安月在塞。辰輪三角承。我初來姑孰。夜解雙縉箜。是時月生霸。霜氣搏蜚鷹。見君廣座中。風森幘車轆。詞源沛溟漲。泐卻海可測。探裏出歌詩。古樂三階登。用陔棧以間。克壯鼓得懲。異才獸挺出。軒鶴從

朝升。因緣比舍居。朽善占台凝。予方病皆窳。旅魄愁僂僂。縱有鏗斂音。不得喧聾丞。君持五色筆。解贈
三花層。引綸貫史事。往若矢決弼。纏徽準經義。古訓相糾繩。聞言自跡屑。瞪目不敢磨。徐觀謙謙裏。舒
卷一幅冰。矯然秀楚質。不遺薪與蒸。吁嗟瓜園後。大道理榛莽。火燎勢中裂。川沸氣上騰。淹中述游夏。
棘下保杞鄣。枕膝授芟滋。祕義得未曾。栗階不涖事。誰辯菹醢秀。張圖味東西。木豆雜瓦登。秦延廣師
說。煩言亦可矜。敷陳若稽古。志豈邀祠蒸。高密彙羣言。屹若堂墻增。中聲定律呂。候氣得互推。誰傳聖
證論。異議相削馮。清言繼颺起。防涖俄驚崩。冥心從臆決。讜語終菁菁。蟻老自纏繭。蛾昧欲撲燈。班生
譏祿利。揚子嗤名稱。變本彌加厲。一決頽溝塍。陳言強皮傅。百手爭鈔謄。汲古資深源。曷不泝淮澗。飲
必戎菽稷。寒賴裘葛繒。六經出土苴。絲竹綿清鑿。百心挽之東。獸力健者勝。束身絃誦間。搗折理亦應。
遂躡正味朔。圭礫傳高會。旦亡利牯脫。夕惕懷冰兢。不逢澹雅才。微言誰與徵。閭闔春風來。朝日丹霞
昇。江南山水窟。烟蘿被盤僂。青山破風雨。暝色延枯僧。西峯屬東阜。分簇尖尖菱。跣足踏流泉。蟠木曲
作馮。嶺窮蹊轉仄。石仆徑絕恒。長松落鳥嗉。草潔無棲蠅。援膠跨長脊。巨嶽拔海鵬。歸攜素石一。獸愛
人所憎。去作黃山遊。氣欲超峻嶒。黑雲壓素練。深澗一木菱。山花大如拱。俯引松拔陵。縣雷穿青崖。別
竇通陰凌。躔空隻手易。絕險一躍能。夕陽開天都。灑氣浮蒼澄。諸峯梳合杳。肥剔瘦骨凌。別尋蓮華選。
華應峭出稜。敲枝下勾曲。絆足疑藟藤。急雨侵回巒。瀑卷版斷緝。沿溝下雲谷。迅甚快馬騰。悔不老巖

岫枕石拳其肱。逝將遊十嶽。志在力可凭。知君兼人勇。果決超先乘。願以嗜學心。望古遺然興。與君結
綢繆。投貯報以綾。今君賦歸省。殘暑收絲滕。吟篇溢篋衍。光彩輝文鯨。江蘆繞紅芰。岸柳嘶涼蟻。秋風
已可裊。矧此別友朋。川衢慎起居。執祛語類仍。恭聞蒞人言。好學爲社初。山川豈云遠。吳越一葉棧。伊
余踈檢律。結體多疚癢。遺文思網羅。慘漏張缺罨。期子事箴規。引我從善陞。在遠豈日篤。內鑒同祇悛。
秦岑積土埤。基鞏業自宏。物恒垂典訓。君其縷厥膺。

十九日遊齊山偕同幕諸子

吳生頭蓬髮偏寡。五旬一出如犇馬。厭煩不隨朱履客。逸興早弄僊壇瓦。東郊堤長竟三里。列騎傳餐走
其下。須臾合隊簫鼓鳴。濃綠山光淨郊野。羣公翩翩盛裙屐。賤子悠悠愧都雅。青山正銜郭三面。當杯不
言我心寫。半坡盡隨鬱氣入。高閣總與湖雲瀉。沿谿草暖屐齒回。出屋花濃袖香惹。茶杯當窗客思靜。我
行看山願求假。捫碑自同蟻升木。伏險人驚鼠竄社。愛山山亦識真意。合影回光向松榭。山僧勸客顧不
停。歎木瓢傾復難捨。瞻西白日忽不駐。古栢含蒼谷流赭。歸路誰憐匹馬遲。一堤楊柳風瀟灑。

遊九華止一宿弄

西沛百里江。東照十里郭。巖光溢郊野。黛色轉澗壑。侵暝走山店。馬首青欲落。羣峯勢中斷。深竹補翠幙。
石頂一寸光。離雲自噴薄。愁霖甫歸澗。山月已在閣。草香聞鳴蟲。松聲契歸鶴。心期東走岱。誓欲南赴霍。

愁無裹糧具。十載空宿諾。茲山暨黃海。數郡秀盤錯。對此石骨逾。危峯憶蓮鏢。歡游念旬日。久與猿狖搏。孤筇半生事。寧勞四禪縛。齋遲殿前磬。暝戛巖際鐸。撫枕不得眠。雷聲殷遙嶠。

自一宿筌至中峯

踈鐘動蘭若。日華在朱樓。睠言視吾徒。明發不與儔。出屋始見山。啓戶礙碧流。延緣上層阿。竹密阻且修。寧知高峯雲。出處尙未謀。回瞻及林泉。一一金碧稠。居人香火心。列屋無平疇。雲仍五百家。晨鐘炊烟浮。朝餐款伊蒲。一飽未易酬。五月山氣涼。江聲拍林陬。誰能持回光。照此絕壑舟。僧臥不復言。長廊繪滄洲。天臺

中峯抗佛殿。累累數百級。人攀鐵鑊竟。千尺復起立。飛泉走巖竇。龍臥未敢汲。初程事牽衣。猿狖步難入。同儕去百步。顧視不可集。履石石欲下。奔瀑勢踵及。勞生幸出險。且復眺原隰。人言天都雲。百里光可吸。支筇暫思憩。復與孤僧揖。山月出白扉。盤飧幸粗給。僧雖資半被。骨冷起膚粒。林深巖氣重。蒸此簷宇濕。空山五月中。水寒蟲尙蟄。挑燈夜難寐。窗戶坐補葺。聞鐘百年心。披衣出遊急。

東巖

拔勢飛鳥外。形奇覆樽壘。肩輿折層梯。客到花亦開。僧房壁流泉。石屋架古梅。回瞻百尺餘。乃動隱隱雷。諸峯漸沉西。巖雲怒飛回。一洞不獲升。千佛合講臺。山僧諷餘經。流霞燭深杯。驚看爆竹光。百丈飛紙灰。

巖化與之俱。飄飄蕩林隈。餘景綴北窗。激電復苦催。卽欲東下險。看雲尙徘徊。間蹤倘能留。把卷觀石苔。

九華道中

近郭郭亦青。山光雨難晦。征衣山翠厚。顏色飛鳥愛。肩輿入深林。餘陽復曖曖。炎天異昏霽。高阜互向背。升中忌前顧。折級戒勇退。行李復載途。勞勞感負戴。平生夢五松。十載始晤對。偶與閒僧俱。孤吟出流壑。

半畝

半畝園前松竹虛。憶從江上慰離居。僂人閣冷棲靈鷲。遠道書來落蠹魚。臥病九秋勞問字。薰香三座惜牽裾。窗深不貯能言鳥。枉自傳牋及小胥。

曉泊當塗

曉色入深港。停橈問古原。人稀楊柳密。邨僻鸛鵝喧。不雨思祈社。無年學灌園。朝歌爾何意。隱隱度崇垣。塗行遇雨因。止白馬山。

不信龍山雨。還隨轍跡東。怒雷轟白馬。急景亂殘虹。天意成嘉穀。農心契晚風。匆匆駐征騎。與飯芰荷中。

八月十四夜病起看月寄趙大裏玉及里中諸子

憶從出谷攀楊柳。匹馬西行渡江口。半月羈人白板扉。三年作客黃藤酒。涼秋八月庭草荒。山月照面凝頽黃。堂深咫尺不敢過。時復蒼鼠窺長廊。客有吹簫擊鼓。中座聽歌氣如虎。紅燭如山月不流。花枝照

眼方亭午。夫君自昔擅佳名。謝家賓從羣有聲。暖風篷起蕭王里。夜火人歸秦伯城。城頭戍鼓催殘漏。漏盡還應續清晝。置酒堂前縱客譁。題詩扇底矜篇秀。五夜江聲擾客眠。烏啼歸夢自年年。途窮久遭鬼數齒。室靜那得狐憑肩。西隣刻燭嫌宵短。我惜寒蟾夜行緩。千里誰回落月光。一壺且遣深杯滿。

中秋病甚借黃二景仁飲

白駒抵隙先回戈。蝦蟆食影騰巖阿。銀輪椽斧聲未絕。破碎光欲含山河。星衢無雲極韜采。列闕四遣新霜磨。人間華燭不留影。天戶乃輸金作波。餘光延緣照深室。顧視清切捐煩苛。巡檐乾鵲噪空闕。挂壁葛蔓纏交柯。頽山忽落一片影。絡緯滿樹秋聲多。檀槽拍板夜不足。啓戶誰聽勞人歌。金陵酒漣重山積。兩歲過訪頻遭訶。竭來江北復逾月。寒鳥徙木蟲離窠。承君攜壺尉離疾。飲卽不醉心先荷。挑燈對君飲君酒。酒半惜我遭沉痾。人生少年不足慮。遠夢幾夕勞穿梭。長歌聲煩短歌促。對影起復三摩挲。江頭銀浪飛昨夜。信使咫尺愁難過。高堂加餐問未得。不寐輾轉追知佗。感君興發猶吟哦。新詩百篇韻不譌。東方欲明奈爾何。努力且試金叵羅。

十六夜歎坐

我胡不樂入復出。無酒空辜少年日。張燈博塞無一錢。日入祇聽江聲眠。狂蹤還憐舊滯首。十年萬事無不有。自謂聞歌已後時。誰憐不飲過重九。中座倉皇竄朱履。客不逢時同鵲起。遠道裏人索鯉魚。經旬多

病餐荆杞。歌聲不長客不豪。東面月出墻頭高。巡檐幾雙白蝙蝠。照眼尺五黃蓬蒿。於虜歌成客何惜。月入空林照歸鳥。夜火城頭戍鼓鳴。寒潮江北行人少。須臾起舞光婆娑。百年此夕當奈何。人生會見金樽滿。只憶中年哀樂多。

江上寄遠

苦憶澄江赤鯉魚。風北吹浪夜徐徐。驚秋簾外覘辰角。惜別河梁指斗車。天遠幾州樓堞見。潮荒千畝荻蘆虛。愁心黃鞠籬前酒。不爲征人致蟹胥。

出郭園亭數畝寬。芙蓉照水若爲看。檐虛鐵馬當風檻。淚爲銅人卸露盤。飄泊梗思齊士偶。蒼皇橘化楚枝官。心知未卜瓊瑰夢。幾日堂前減客餐。

登八卦城樓懷古

海客秋驚病眼蘇。江城西上眺平蕪。頻年蘆荻生高壘。往日旌旗入小孤。天險幾曾供飲馬。山形依舊繞飛鳥。遺文虵鳥誰相識。落日征人按昔圖。

登大觀亭憶蔣大肇新

北斗照大江。江回斗杓轉。蒼蒼沙岸淨。落落長雲展。海客驚氣秋。踈簾夜難卷。衰哉念羈躅。渺矣良會鮮。離居隔年月。吾黨念狂狷。飲水共一江。誰知道途舛。君愁鄉曲譽。我愧賓座選。千里對客燈。寒光耿苔蘚。

華年事文史。默處非所善。風潮警靈鳥。夜析吠邨犬。何當山月輝。裹人淚初涸。

安慶清水塘弔余忠宣

野人告我清水塘。日莫塘邊屢回步。雉堞丹樓不見人。坊祠碧瓦同寒戍。殘碑無文首函鐵。傳有中書舊

時血。報道潮聲入小孤。靈風夜火紅旗掣。烏虜江潮翻黃海。潮紫海上琴隨伯牙死。

秦不華姓伯牙晉台氏家僮抱琴從死

愛子同歸北闕魂。老臣尙曳東華履。當日承明踵後塵。和州遷謫感羈臣。崇碑欲紀先朝烈。簪筆誰歸後死人。

自集賢里至大龍山寄別邵五晉涵

集賢里中何所俟。忽憶吟聲越都市。秋光照眼炫客行。驚馬欲墮寒塘水。大龍山高不出雲。小龍山北侵斜曛。人生道路不成別。明日饑寒解念君。

舒城九日贈黃大

少賤猶能役。親衰不近名。避人來九日。爲客起新正。土俗寒偏壽。天心雨亦晴。無嗟村落酒。一醉感秋情。

題練潭館秋月樓

野鷹圍場徑十里。野鷹落處飛樓起。長川如練不能回。動送征帆越江汜。臨波館前行客集。嘶馬渡波人尙立。樓高擬眺月初升。幽輝正與斜陽及。

歸燕曲

浮雲急景須臾變。江水南頭送歸燕。燕燕辭家北向飛。客行猶是滯征衣。幸全毛羽非人力。得傍關山便息機。飛飛訴客飄零苦。近海樓臺三易主。御史空堂夜鵲棲。將軍大樹樵人斧。重來空館雨廉纖。子弟江南白髮添。尋徧念橋歌舞地。幾家恩重爲開簾。開簾入幔誰相識。莫更淒涼說寒食。黃土成雲葬美人。青袍似草憐孤客。感今歎息重依依。舊侶梁園亦半非。尋常歌館侵花館。落日簾衣聞舞衣。當時相見張公子。自謂平生總如此。百徧歡呼射獵場。崇朝走馬城西市。重門六月降嚴霜。鬼瞰空庭鼠嘯牀。輸他野雀全冰雪。記否征鴻有稻梁。一季一度還相見。顧影梁間自生羨。詎料悲秋識者稀。傷心久客逢人賤。聚散無端感昔緣。短書憔悴倩誰傳。應知桃梗流無定。海外相逢更黯然。

臯陶祠三十韻

黃屋衣裳古。朱軒日月中。九共誰第一。四岳譽僉同。大澤思神降。元臣翊運隆。陳謨歸至道。弼教本和衷。職亦勤虛聽。心期闢聖聰。曰稽符二典。欽若佐司空。永執刑無赦。羣推法至公。瘖丞初立禁。瞽瞍願持躬。瓜削看孤立。螽強敢內訌。罔朝天屢薦。三殺帝無功。父子許謀合。君臣精一通。神方歆石紐。禪已謝諸馮。雲鳥搜官紀。山龍仰法宮。趨庭原震肅。網俗自恢洪。唐傳留吁咈。義篇續旅豐。勳將十世宥。律本累朝崇。六蓼亡何忽。蕭曹創豈工。遂令常叙失。已見簿書叢。漢典頻傳赦。流民屢致恫。以威能克愛。惟嶽始興戎。

世系差僊李。家聲混伯蟲。甄衰封未續。布起跡猶雄。禮樂雲孫守。墳祠木德終。荒原餘廟貌。古壁繪青紅。揖讓熊羆虎。森嚴松柏桐。訛方夔一足。業比舜重瞳。歷殿思成績。瞻筵沐古風。居人留宿火。行客薦新糈。氣已殊光嶽。聲還振曠豐。徘徊有餘歎。五百見知窮。

六舒道中襄古

駐馬誰傳英布鄉。連雲古冢接層岡。將軍下策虛歸魄。亭長高臺早進觴。三戶遺民悲義帝。中原羣盜竊

真王。時危莫自矜皮骨。隆準相看只據牀。

儒學東岡。盛傳有九江王英布墓。按漢書英布死鄱陽。茲鄉史記正義曰布墓在鄱陽縣北百二十五里十三步。則不在此。明

矣。暇閱州志。英山復有布墓。蓋好古者爲之也。志載有樊噲墓。亦非。

移家豐沛識真龍。龍起先看荷盾從。禮樂悔令元子嗣。河山初改仲甄封。興王恩怨餘羹頤。土俗謳吟尺

布縫。猶有藻蘋堪薦處。荒岡車馬自從容。

胡廉使季堂貽封兄嫂詩

皇帝御宇叶睿圖。季治天下光風敷。慈寧壽考依古無。聖德及嶽嵩山呼。乾闥坤圜歌載塗。轉轉殿殿仰聖模。臣職欽恤臣官吳。沐浴頓首陳烏烏。帝曰俞哉倫紀扶。父官宗伯臣幼孤。三兄兩嫂逝忽諸。臣孤無兄嫂是舖。四齡鞠育難未紓。狐來跳梁鬼嘯除。嫂前勸之讀父書。蒲筵在南服北餘。一束五剛早夜儲。臣宗無人日荒蕪。新鬼故鬼小大殊。妥以松柏規以墟。猿鳴三聲淚俱枯。曾言事翁未事姑。饋醢酒醴黍稷

稌。茅萑蕭蕭。蠶莫蒲。壁畫溷浴。兼庖廚。暢白以柳。杵以梧。十黍爲象。十絜銖。內則瑣息。晨夕需。其甘如薺。詎苦荼。百年女史。乏董狐。彤管有煒。思賢姝。伊前得姓。早嬪胡。中道奄忽。天無辜。卅年守節。節不污。予手桔。据口卒屠。憂能傷人。恤恤乎。貞魄渺矣。六載徂。臣有身體。有髮膚。臣不報德。臣愧孥。粵稽在昔。禮守株。不撫不問。行路如爲位。而哭君子儒。罷舉制服。眞吾徒。以德報德。始合符。恭逢錫典。慶有孚。赫赫弈弈。光泉途。榮以翟。菲佐以襦。臣嫂瞑目。臣心舒。臣官外臺。奉職疎。蒙常錫類。報厥初。王言如綸。金石模。臣職三復。臯陶謨。

贈湯大令大奎卽題吟秋圖卷子

使君四十年正強。六年令尹官大梁。哦詩先按舞文弊。折獄早擅譚經長。吟聲滿堂意超忽。小吏抄詩腕幾脫。忽然好句落袖間。猶飽羊脾口流沫。圖中使君詩思揚。杲杲白日明秋陽。寒蟬抱枝思同永。獸鶴咽露聲俱涼。長身修髯美無度。松下非君置身處。老屋谿山北望深。柘城士女南歸慕。我謂使君德在人。滿意何不圖陽春。商聲近殺古所戒。疑似無乃傷吾民。使君軒然意殊俗。春凝于秋志初肅。詠罷寒桃露柳詩。秋光偏向衣裳綠。

雜詩

晨風集悲鳥。朝日鳴哀琴。哀琴曲難和。君子有逝心。不惜反覆彈。所悲非好音。停觴仰天歌。浮雲晝生陰。

廐馬振鬣號賓徒。各沾襟。明明喬松枝。化爲枯樹林。明明朱絲絃。徽之以黃金。

積思登高樓。樓高亦無見。北陸慘積陰。浮雲生四面。所思在鄉邑。何處屬吳甸。遊子忘歲時。誰知屢遷變。

閒居數儔侶。詎無所深眷。我友亦不遑。仲冬在異縣。

曰余寡時慕。將子欽前修。邂逅風塵中。匪爲一世籌。壯志皎若霜。言遲睇吳鈞。垂聲結長虹。撫翼映清流。

君持磴磴節。無乃兒女羞。我無區區心。何以賦遠遊。

今人匪至愚。古人匪天亶。憂思徒匆匆。胡爲損餐飯。君看西馳日。去者當復反。後有萬世來。誰云我生晚。

陽春二三月。桃李當華滋。離居撫然悲。何以處盛時。衆芳各爭妍。前路安可知。諒非殊尤質。造物寧歎私。

回飈集空房。中有憔悴姿。盛年不自惜。日暮將何之。

昔余慕清華。未嘗廢犇走。聞言京雒客。年命亦有偶。一自罹風塵。棲棲笑生畝。致身苦未遂。預恐成老醜。

落日窮巷中。流光照虛牖。持編映簷隙。妻孥晒其後。朝齋不盈餐。夕枕詎貼首。苦覓後世名。其人骨先朽。

讀宋寶祐四年進士錄作

丁亥年在崑山徐秀才克莊家見之

徐生手攜一幅紙。遠望字色昏如夢。爲言上有信國名。指畫摩挲出鸞鳳。淳熙以後西日淹。得士乃復如

吳潛。百身欲贖汪制置。一語可羞留夢炎。公時策名數尤異。落筆居然有天意。已辦厓山後死臣。趙家塊

肉初投地。祖宗當日稱得人。五色雲見尤非真。史家譏謬固不改。坐使咎祿誣名臣。公名首傳集英殿。玉

哲豐姿衆尤羨。蛟螭誰幸踵後塵。姓氏皆能以公見。名傳不亡紙不亡。至寶示世無珍藏。轉憐易置置匪偶。爾自天題處。猶含霜。陵谷滄桑代皆有。黃冠更夢傳龍首。二十餘年世事非。一名天地寧相負。白髮簾前舊考官。慶元歸去亦泥蟠。江南求士無人薦。不愧門生傳裏看。

附鮎軒詩卷第四

長淮清潁集壬辰己巳

自溍水入淮半日至潁口

溍水流不歸。長淮極天靜。我行發舒六。十月至清潁。潁尾清我心。潁歌行復警。嚴霜岸頭重。積勢落潁井。古樹啼鴝鷓。聞聲不知影。稍稍上初月。戚戚聚浮梗。曠野無人居。揚沙極千頃。中原此開闔。寥廓少醫屏。行當苦寒月。棲歛寡實潁。星辰肅中宵。行客畏短景。踟躕冰雪意。兆始心已領。百里不可休。客程同獸挺。泊舟潁上縣見月

蒼蒼邨樹合。月出斂腳斷。古屋儼覆甑。昏帆迫潁岸。長淮影猶及。清潁波始亂。照此千里心。淒涼視星漢。寒沙聚人語。徒侶或奔竄。稍苦擊析疲。嚴程詎更換。霜寒衣袂重。百里寡薪爨。孤客起夜吟。寒光亘幽幔。波流去不反。音響助淒惋。歌長竟誰聽。夢醒各已半。

昭靈宮祈雨詞

阜陽水國當河衝。潁汝作會淮作宗。淝茨渦潏柳澤從。六水闊絕流成壑。二水瀕洞聲洶洶。導水與水合。則濊多時狂飈捲。老葑轉曳斃尾牛。身鱗尉官鮓。鮓文胥。鰓三足六眼趨。鱗鰓蝦須倒垂尺五濃。張鱗奮

沫敢肆縱。淮神怠職。毫且忝。俾鯀治水。竟罔庸。祠官屢沉。圭璧琮。帝怒下遣。電目矐。命截左耳。投荒凶。青冥赫焉。念鞠誼。割壤千里。頒龍封。龍君甲族。匪出封。戴以虬角。紅綃籠。前身作令儒者容。宮中九男立。而并魚鱗。著身爪縛胸。龍服被體。何雍雍。髯翁守州德。望顛作碑刻。石謬致恭心。知其奇不欲攻。春享秋享。陳鼓鐘。瓊殮玉。饗酒百筮。三歲特間一歲縱。云官敬神。神惠饗。沙漬滄流俱淙淙。頽焱庵。蠶臚。雲翼神實有術。能彌縫。當年闢宮。豎楔椳。越六百載。猶崇墉。披圖。竭來值杪興。怪事咄咄欲起。訟無何。靈官鼓逢逢。神欲索食。覓里壘。側聞災荒懼。尤兇。麥枯而腓。樹乾。移其雨。其雨思靈零。神縱有食。慙。磔饑。我來龍穴。追龍蹤。將巫祝。辭里具供。有禱而應。斯真龍。

歲暮急葬歸里。率做述德抒情詩一百十韻。呈大興朱學士。

獸客星回紀。長歌漏轉宵。巢將辭越燕。跡本類吳藻。草木心寧死。山川境屢遙。躊躇寒暑易。承曩宿離昭。月令先嘗稻。園官已薙菽。回瞻將集。藪頗怯已涼。臙生計。覓緣木。游轡諷荷蓀。未從箴尹戒。先向兆人揪。惜別當茲夕。銘心匪一朝。輪還開。芻爽。嶽首覩。崑巒。姓識南離。曜名隨比斗杓。無雙才已擅。第五譽尤標。早著金門籍。遂趨紫禁朝。黃鐘八風正。玉律四時調。內苑親書敕。中官屢賜餽。門聯兄弟戟。葉擅祖孫貂。職本司青瑣。班皆近碧霄。衡持分五雀。鵠設中雙雕。暫輟詞臣筆。來登使者輶。載書聯十軫。導節建重喬。首以專家學。同廣盛世韶。經猶疑漢壁。論欲出秦燒。積器歸鎔冶。儲才任琢瑀。人文原冠絕。土俗懼輕飄。

獸力將持鼎。中聲屢辯駁。篇留三殿壁。禮議百廷燎。六籍資根柢。羣儒彙穆侶。叔孫終拜雅。季子願觀節。
漢運開文景。周興啓誦釗。門闌欣集冑。廟寢更懸擘。已有同聲應。咸回捷徑轍。好奇寧破冢。著論述圓橋。
義切旒垂瑱。言繁袂侈綃。蟲魚猶闕略。蝌蚪孰摩描。識字愁皆誤。遺經欲並彫。文當增榘榘。職敢獻芻蕘。
時奏刊石經。議黜孫炎黼。功旌向栩幪。檀梨原雜識。萊棗待精救。洪範寧詳圍。輪人未注掣。音非離跡象。言或
誤風謠。演慎源思正。閩平寵詎邀。書亡傷木簡。韻失亂言籥。釋草偏驚疎。持衣欲澣綸。工師難教巧。心匠
盡深樵。禮曲毋啗狗。辰嘉幸捕鼻。朝因庠序重。俗恐姓名剽。志豈思求祀。功還著不襖。天從牛宿兆。川向
尾閭澆。聽匪無充耳。言當置視瞭。商棲阿閣鳳。未假泮林鴉。夫子方垂矩。諸生各建幟。才原掄上下。質本
辯莊佻。雖禱全蒸嶽。明堂半體筴。卑心同啓牖。高會幾升庠。史筆難參夏。書篇或受暈。何期翔鴛鴦。亦俾
寓鷓鴣。臥病心難守。恒饑面苦憊。九三林卽鹿。十二草衰蕭。本乏當胸鑑。甘成折足寮。程能唯粥粥。出語
任曉曉。亦感飛而食。時還歌且繇。中江縈咫尺。南嶽望周繚。虎節愁逢魅。犀鐙或照螭。野花顏種種。椰果
實鹵鹵。語愧能言鵠。行遲獨足魍。齋糧惟飯朮。采藥尙名蕎。徑窄唯容屐。峯升更製襦。屢陪登陟險。私喜
勝遊饒。駕每憐騏驎。車寧載歇獠。年光看電轉。爲客匪蘋飄。邑小絃歌古。途長旌節搖。名區饒杞梓。多士
比瓊瑤。有象將趨古。無方可止鷺。里流烏鯛券。鄉有墨尿驕。谷信愚公徙。山疑衆煦漂。飛蓬根豈直。佳種
穗先刈。一再風初警。紛紜俗屢刁。師門雖戀棧。畏路敢揚鑣。重以高堂疾。兼之羽旆行。將捶瘦蹇歸。卽

趁輕橈。去住皆承澤。裴回尙致招。感深徒惘惘。溯別自迢迢。已卜先人壤。當還舊宅僑。蒿萊仍待剪。松柏懼先凋。痛切周虞殯。歌聞楚大招。冢中銘自古。曾爲先人誌墓篋底蠹難銷。書卷終歸兆。衣裳欲設褻。移家從地歛。置塚傍湖洮。蓬室先孤范。蘭臺未受超。遺雛封始就。君子澤寧消。鍛羽猶存翮。離弦乍反矧。人爲推甲子。運或值元枵。眇矣孤生蒂。悲茲未秀苗。師恩營飲啄。色養遂箠瓢。苦志憐張逸。名篇送應劭。敢幾堂闢奧。先認樹爲招。止目窺全乘。覃思獲數條。余衷方若戚。衆口抑何喏。總覺蜚輪捷。寧同雀競逃。夏臆橫蟬竦。寒牖挂蠅蝟。永守三季艾。忘稽四月蓼。盡期心出竅。不愛斗無料。養志曩陳坎。酬思劍出橈。行須懲畫虎。歸及見迎貓。傳有膏盲守。言遠肺腑要。臨流無玩水。大海願分潮。

山行

昔我不樂思幽眠。名山讀書歲月遷。明明此言挂人耳。皎日作誓心神鑄。山靈有約故不爽。春夢吹我來谿邊。名花馥憐後時至。光景已覺非新鮮。空山沉沉集往意。白日杲杲愁百年。人生買山安有日。僻壤棄處皆堪田。還思親在不克遂。欲徒雞犬來晴阡。看山一言願相約。吾誓與爾無間焉。

夾山館明洪武中設戍于此以衛鳳陽

鐵鎖巨地維。金臺固山輪。雄瞻淮服奠。秀攬江介錯。絕險此一隅。巖形态鑿鑿。幽局旣重置。繡壤始平拓。附蟻徑已升。棲猿樹難托。泉靈蘊真苞。澗響撼虛裹。維南峙天險。立表著神略。起脉引伏流。陰林阻炎爍。

危茲谷神徙。險絕成壘削。文成計苞桑。英謀尙依約。埋垣斷兵氣。篝火警棲鷗。遲回下平岡。暮天吹雨脚。
寄鉛山蔣編修士銓時主揚州講席。

我年十五知讀書。廓然二十東出遊。東遊見君壁間句。一室偃臥三旬留。當時止識詩句好。欲訊君名識君少。客有傳言姓字真。生今恨不知名早。君辭承明得幾載。我復饑驅客江表。先人薄宦空數州。愛客囊傾室難飽。相知敢謂異存沒。屋冷烏啼跡疑掃。門徑猶紅手植花。殯宮自綠心傷草。一生豈識劉孝標。岸然爲著廣絕交。芒屨引入使者署。蹴破世論容蕭騷。先生河吾徒零落有誰語。豈意逢君復相許。病馬投閒感牧芻。哀禽入夜傷毛羽。君詩軒闔非一體。君貌蒼然具憂喜。貧賤相看總路人。途窮歸命緣知己。離堂夜半酒乍傾。我響身世非忘情。譚深不盡百年意。努力尙期身後名。握手相知各草草。明日饑寒復難保。百計終慙奉母踈。一生忍謂依劉好。憶昨高堂念客寒。蹇驢風雪勸加餐。羊裘奚奴復付質。去冬余急葬賈羊裘贈行雞黍拜母欣承歡。識君三代總好客。才調諸郎復超忽。有日重尋竹徑人。無情不問揚州月。兩度書來問塞鴻。故人踈節爲飄蓬。應從秋月思元度。更向青山夢謝公。

附原贈作

蔣士銓

鐵崖樂府容齋筆。萬口爭傳洪亮吉。誰知二十五年身。一領藍衫尙垂翼。尙書五世爲清門。幾人眼識司空孫。三冬足用信天稟。四歲早孤稱稚存。訪我蕪城說經地。開閣延君感君意。衣留黃海萬峯雲。篋

守冬官一篇記新詩光恠森寒芒。萬鈞入手能挽強。月斧雲斤鏤肝腎。出入韓杜爭軒昂。卷軸填胸字難煮。學士愛才心獨苦。謂竹均先生爲憐松柏少青邱。特贈泉刀買黃土。堯夫元振誰與儔。戴暨丁廣難復求。悠悠富貴豈足齒。寒潮欲打空城流。酒波亘亘射眸子。風雪殘年渡江始。明朝馬鬣寫新阡。別酒三巡君可起。

次韻

彭元瑞

以硯爲田耕以筆。失得隨人歲凶吉。男兒貧賤慎所因。莫假俗流生羽翼。洪生投試款我門。甲乙肯附榜末孫。補考例附三等。茲特置一等。手持半滅一刺字。主人罷去留書存。謂竹均前輩使者塔前幾尺地。吐盡胸中千古意。落筆根源篆籀文。滿胸堆塞娜嬛記。哦詩作作更有芒。寧失不工句必彊。殘脂剩粉此間習。得之足令氣激昂。晝地作餅那可煮。何八下士知其苦。我嫌令甲不敢留。食汝安得乾淨土。袁二標格今無儔。謂春團意氣鍼芥知相求。必能爲汝讀書供。此士詎比錐刀流。作詩代簡蔣夫子。介紹其間自君始。兩君不能致一客。故人可以三歎起。

次韻

錢維喬

丈夫家貧一投筆。豈曰無衣安且吉。誰能豁眼出雙丸。立使登天生八翼。故人陋巷席作門。窮經有若雉誦孫。頻年犇走挾書策。歸來寸舌誇猶存。大江左右掄才地。使者憐才發真意。中緣三徑作曹邱。各

寫長歌當奏記。我昨夜見春星芒。頭顱加長學不強。東風打窗氣浙瀝。曉電墮瓦聲低昂。故山黃鵠不可養。命託蒲颿敢言苦。亦知雞肋是人情。使得豬肝豈吾土。與君負米爲朋儔。劍氣何意識者求。人生磨礱在千古。富貴眞作閒雲流。作詩西江嗣才子。愛君拔君自隗始。邗溝烟水暮潮生。聽子清吟鳴鶯起。

自穎水入淮

我爲穎川謠。忽與穎尾別。君歌月暎清淮流。不識孤蓬已飄雪。長淮岸頭柳樹斜。短棹繫岸驚棲鴉。可憐人鳥共淒絕。天水闊處難爲家。操舟者誰北風勁。十五吳姬寄身命。風波到眼不識愁。妝罷只照長淮鏡。淮口阻風戲贈吳二蘭亭

同行十舟總值風。風吹一舟住南岸。草頭白浪高接天。反使驚禽入舟竄。五更顛風吹向晨。吳子作詩寄餓人。僮僕瘦不敢語。賦命本薄人何憎。我舟如山集官渡。倉卒誰能更相顧。始知生也善諷嘲。昨者偶值蛟龍怒。

渡淮

長淮千里何溯洄。遠自桐栢之山來。洪纖巨細絡諸水。彙此四瀆通八垓。東南巨浸古所說。原野氣盡巖巒回。傍淮田下賦亦下。生計恃水無餘財。長年拏舟送行客。楚女擊楫中流哀。雲浮三時蚌開合。水結五

色龍胚胎。陽嘯陰吸。有至理。水上白晝。層宮開。要令幽險。各有所造物。大矣何容猜。全淮得失繫吳楚。宵濟萬馬曾銜枚。王公設險古不廢。硤石置守高崔嵬。牛羊在野。牧馬散。淮水蕭瑟山童駭。下流河勢苦相奪。二水若合坤輿頽。支祈力屈匪至此。河伯好事同臺駘。至人視世本一轍。險絕不異坳堂杯。朝帆開寒雨迷浦。莫雁戛水陰成堆。好風明日送舟疾。可至禹廟傾尊罍。

禹廟

禹都安邑。今有墟。亦越五載來省徐。南巡重瞳兆權輿。衡嶽關遠非人居。禽山作國淮所豬。會水爲澳戴石岨。乾坤赫焉集衣裾。帛纁黃元玉璠璵。四岳九牧行衙衙。我稽職方及州閭。九千六百數已餘。要荒芻爽感化潛。亦職玉帛同越起。來同翩翩合萬旗。曄若朝日輝瓊瑀。明德遠矣衆所懇。夏小正刊月後余。實集萬國太史書。予嘉乃功有獎譽。享以歲衛以周廬。誰何牧豎矜智誥。掘強溝壑同蠱蠶。終洿其邦作厲虛。汪芒大人跡迂俱。天軒地闔行步趨。帝資其血成川渠。崇崇者陵骨難昇。尼山讀書樂只且。千年能詳骨專車。博物詎止知夔魍。峩峩鼎成誰敢舉。惶惑百怪行人吁。夷堅誌之亦歛歔。白日屏息冀子瘳。侈哉黃態三足掣。好事河伯煩吹噓。稍恥刻畫來鯨吐。男丁女壬生剋除。頽然空山夢其初。一首九尾勞卷舒。服妖德聖顏則好。留之三日非躊躇。呱呱者生實國儲。狐鳴涉波牽子祛。後此一紀能歸予。白魚身長倩懊懊。偃行而前若蓬蔕。晝昇白壁夜揭檠。三來闕家俗都祛。太室卽立神人胥。民顛于巢下則漁。子口卒

瘡手拮据。烹烹赫赫。天地爐。十日照野。枯樗櫟。滔滔者流。其涸諸。鯨輸其首。難始紓。龍軒其頰。不足屠。神
知逃。誅值孟涂。女媧華星。綴衣袂。束縛烏腳。羈蟾蜍。佐子木德。相誅鉏。淮流湯湯。未澱淤。台桑猥積。而崎
嶇。豐年厥惟黍與。登高曠瞻。褻古摠。大水作瀆。小水澶。快如挈餅。注混澗。酬功欲陳。水土苴。大哉非禹
吾其魚。

擬唐塞下曲賦

鐵騎三千夜不停。郵亭歷盡始邊亭。沙場明月光如雪。上馬都看大將星。
回鶻潛師夜襲唐。軍中歌舞走倉皇。健兒狎客身都死。誰向臺前辨國殤。
將軍三箭有威名。詔統偏師出右營。昨夜凱歌齊唱捷。中原萬里馬西平。
莫鼓轅門尙未開。援糧三路羽書催。軍中博局休輕戲。恐有兵從地道來。
從軍十五戍三關。卽次君恩重若山。昨日使回同寄語。塞闔不許盼生還。
射獵原南久不歸。邊城昨夜有霜飛。微寒索取狐裘著。一半征人未授衣。
戰鼓沉沉戰卒傷。營門羯鼓更催觴。三更宴罷餘梁肉。反使烏鳶食國觴。
屯田詔下少人家。白骨皚皚萬里沙。誰遣春風過塞北。十年戰地盡桑麻。
射虎翻翻右北平。生來李廣殉功名。將軍庶食征人喜。躍馬原頭伺賊兵。

玉門關外曉霜寒。白草黃沙路鬱盤。有詔征人齊解甲。狼山祇取地圖看。

陳生漢陽自楚南歸以臥雲僊子圖索題

陳生昨來客北衙。楚語對客常嗟呀。飄然六合無室家。遠夢忽幻雲爲車。顏枯想寂夢則賒。白晝數死窮幽遐。瀟湘沉沉月交加。十年夢斷楚水涯。愛而不見古所嗟。繪爾靈匹餐朝霞。按圖以索願恐奢。洛妃楚女來些些。美人南國訟鼠牙。誰爲閒情壁微瑕。歌詩一篇須拜嘉。彤管有煒詩無邪。

全椒宿江氏園亭

到來芳草莫。梁燕語前期。朱門風雨黯。南樓晦朔移。寧知遙夜酒。復此酌前墀。蠟淚紅暉永。芳尊綠意離。塵封夢猶澁。波響意如疑。莫下聞歌淚。吾生亦已疲。

署齋東隣

夜長漫漫星爛爛。老嫗哭子常及旦。尋聲隔竹慘不窮。原野蕭條若絲散。喉枯入夜不得高。對此三夕爲憂焦。哀音慘埋壁間火。尸氣亂薄墻頭蒿。我行齋居理不怵。亦覺陰森動心魄。城頭鼓罷荒雞鳴。荒翳還遲日東出。嗚呼哀樂理本均。安得對此無酸辛。編書堆案勿復陳。東壁倒置新死人。

遊醉翁亭

一成坯。再成英。一再曲折山以名。注川曰谿。注谿曰谷。谿行谷行水聲復。藍輿背山始入山。水聲已往何

時還未登醉翁亭。先繙醉翁操。山禽飛還水禽噪。言尋醉翁石。更誦醉翁文。醉翁賓客不可見。山石欲雨谿生雲。咄哉文字亦有靈。能使此山此水無餘情。我觀翁時植梅喜且驚。猶復夭矯屈曲如龍形。春風蕭蕭壁間琴。脫千百載無知音。吾知山悽欲謝巖桂色。水咽復斷蛟龍吟。醉翁琴。琴喑喑。乃知醉翁待我成古今。我歌一篇翁賞心。滌山高絕滌水深。

贈吳秀才蘭亭

吳興四十無良朋。讀書千卷羞名僞。上官知名詢邑宰。一語偶及先生憎。書谿谿頭尺深水。忽然長羞別妻子。把書數篋躬苦辛。低頭作客事世人。世人聞言共相悔。先生於俗未言苦。求友三時感寂寥。縱譚一夕窮今古。衙齋日出多晏眠。先生著屐哦詩箋。人歌匏材與爲隱。我誦葛屨箴其偏。歷陽南來共旬日。數見明珠筆端出。私門總欲輕腐儒。公論誰能賤經術。先生雖偏意豁如。前路謂我休躊躇。眉低於身何日舒。努力得閒還著書。

黃大景仁過訪作

十日不束帶。束帶爲故人。艾家橋下騎馬別。過眼已覺無餘春。男兒在世空作客。把臂兀兀羞儒巾。我爲書記纔一月。已被青霜減顏色。興來解髮還讀書。肯學兒童事修飾。朱門沉沉酒肉堆。枉殺落花埋古苔。牆邊靈轍三日餓。一語不出防嗟來。君知我愁憐我病。走語倉皇不能竟。雀鼠山花本合巢。螿螿井李還

同命長安少年君弗嘖。一生富貴能幾旬。看雲已見白日昃。照鏡自覺朱顏新。江東風光復遲遲。江東樓
筍行可思。吾徒行樂有終始。莫恨不及春風時。春風春草梁園改。全盛應貽後時悔。勸客休嫌夜漏遲。埋
君尚有青山在。綠鬢婆娑照眼明。花枝須看酒須傾。杜陵忘情任榮辱。李白與爾同死生。送君歸。視君影。
烏帽欹斜玉鞭整。客裏爲歡事莫遲。高堂白髮行應省。我客南州無世名。故園有夢且歸耕。男兒終自戀
知己。手把君詩縱復橫。

寧國使院望敬亭山

曩遊不可追。茲山亦秋雨。郡城復蕭瑟。悽碧照簷宇。理賞感鬱陶。塵遊詎矜詡。萋萋值時卉。晰晰警羈羽。
久客中路遠。襄人蹶行踣。微衷匪無願。緬此前愆矩。登陟理有窮。淹留念誰取。歡塵旣星散。愁蹤匪蘋聚。
朝吟眺孤雲。暮烟瞻斷縷。徙倚佇後來。孤衷酌邨醪。

題南樓

東山罷絲竹。南樓起文讌。風雅嗣召孫。謳吟滿芳甸。郡齋固清暇。相賞有羣彥。守寂境已淹。忘遊跡欣便。
陰陰籐蔓阻。鬱鬱芳杜薦。香草彌可思。賢蹤苦成羨。淹留文酒會。幾微哲人見。存沒感世殊。陰暉誠朝變。
心空山水性。神驚去來電。風樞散秋光。踈英落成片。誰能知傷心。更殘入簾燕。

欲至北樓不果兼憶黃二

讞公樓上月。復此愁中斂。春蟾已抱肩。秋輝復盈掌。層城倚危構。聳嶂結幽幌。露檻夕已迷。風軒杳難上。非無千載慕。後至已恂悅。絃踈調疑沉。屏虛夢成曩。移輝識前影。吹塵續餘想。松竹一徑深。烟泉四時賞。徒勞企英躅。復此念吾黨。幽區旣神契。靈蹤亦虛往。

自涇縣至旌德道中作

井隘山左旋。鬼門日西伏。犇壑無徑波。危途有欹軸。緣邪枉矢注。蹈險脫輿輟。草暗夕已成。雲荒渺難宿。前暉尙傾樹。後響忽犇谷。車馬此寂喧。山花厭更僕。清笳發山半。戍火候茅屋。曩逢春雨深。茲來夜程蹙。悽泉墮山果。驚羽集巖竹。履坦亦有期。遵途愧難速。

度輦嶺

西陸謝日威。南行厚坤軸。積勢亦有基。尋蹤戒沿麓。人隨候蟲至。氣與秋澗肅。寒暑理不岐。犇馳念常速。華心入秋陽。慘序臨晦谷。炎衰委時卉。露澹逗巖馥。以此持贈心。傷茲遠遊目。黥峯阻中眺。歛嶺斷平陸。迅羽祇弱飛。棲猿訝卑宿。雲迷去峯迥。翠阻來岫複。履盛跡已虞。升中勢猶蓄。頽光尙綠徑。驟響匪習木。蒼然見山城。藍輿下巖腹。

題錢文敏墨竹

琅玕之竹三尺長。繪圖蕭蕭天雨霜。秋官下筆真宰泣。刻削幸有生機藏。半幅陰雲互回合。半幅長風振

聞闔老蛟玉骨本凝重。怪龍三須倒生頰。筆端天矯不自持。入夜細響生折枝。我時相思每一訪。屋北卷簾欣見之。蕭齋索句題公畫。我已題詩壁間挂。我詩公畫俱憔悴。腹痛思公昔年話。於虜執事非足稱。公也累累垂英聲。平時儒者負經濟。上馬殺賊來邊城。邊城塊莽尤無極。成功繪圖呈帝側。三時既見獄訟平。旬日更致苗民格。男兒功成氣軒豁。顧盼萬里流華日。歸鞍兀兀賦新詩。襟袖翩翩蘊奇術。十年瓜削據瀟堂。郎吏屏息趨公旁。西臺赦下額手慶。始知公力回穹蒼。公恩於人若山重。章疏流傳入歌誦。栢棟深憐一世才。鳳麟未竟平生用。得公粉本猶可誇。憶昨御題金盞花。雲霄天語偶惆悵。水墨拂拭生光華。我觀公畫頻回首。愛士如公復何有。君不見。渭濱千畝富奇材。尺寸恨不成公手。

登郡齋南樓襄黃二景仁作分韻得覽字。

如何久行役。值此時序慘。寒雨亦淒其。山城復昏闇。窗虛頽宿列。樓高夜潮撼。歡緒悵景淹。華年怯波閃。非無喪哉志。念子猶未敢。憶昨江上亭。徘徊祛重摻。徒深三載約。撫志驚冉冉。迢遙別鄉國。抑鬱避讒諂。秋至候雁鳴。隆冬雪霜糝。百物皆喪居。勞人自銜感。雖餘文史富。心跡倦披覽。馱客途路艱。馱愁衣帶減。我行仲冬月。別子執鉛槧。千里何蕭條。平原極葭葦。狂飈振肌骨。凜冽清曉犯。身謀既難遂。榮名亦俱澹。君如念朋儕。清修以爲範。允矣君子心。臨風馱流擘。

歲暮歸里別沈太守業富李大令廷鸞

陽冰篆當齋。容齋帖姑孰。是州山水鄉。往事賢慈牧。幽垆繫華組。元林嘆舟楫。秋雨鶴抱關。春暄吏持牘。微吟或緣樹。靈響尙傾谷。遙余憶前徽。惟君繼英躅。遂追物外賞。屢念塵中築。游聲固淹雅。勝景本殊俗。始節餌柏松。初心喻麋鹿。頻留迹成戀。欲去情匪速。偶作勝地謠。瑤華悵誰續。

臨發沈生在廷以詩贈行賦此志別

歲旣不我與。明當復遄征。浮雲欲何之。且指東南程。倏忽三載淹。遲回念前盟。矯首桓公臺。引領眺北城。野景肅以淒。四序各告成。嗟哉游子心。愧勿同蚩氓。卽欲從此辭。感子送意誠。吾曹勤讀書。亦猶農之耕。復恐耒耜銛。損此草木萌。陰陽蓄諸土。冒櫛理則榮。臨別贈一篇。子以貽友生。

寄汪孝廉端光

我昔約遊湖上山。值君此時復不閒。采菱雙漿送君返。裊裊碧波紅日晚。回船欲向湖頭居。得錢日買湖上魚。嘉興白酒亦供醉。興至懶曳候門裾。踟躕此意何可得。我奉親言始爲客。寥廓君饒芋栗田。風塵我祇蓬蒿宅。我慙短翮常失羣。別袂與君不忍分。君歸我復不歸去。去訪橋南揚子雲。謂揚秀才芳傑

立春日

頻悲寒序促。那復值茲辰。人意憐遲日。吾生重早春。川原看氣始。草木辨根陳。白髮還多病。踟躕強飯身。江陰遇邵大辰煥

念與酒徒別。勞勞車馬間。風塵嗟鬢短。夙昔夢身閒。我意賤投閑。君才學閉關。從茲著書急。無復出名山。
題朱子久邨居圖

君家山田圍綠池。蹲鴟千畝富不訾。夕陽野影散籬落。細細卻受東風吹。君家牧牛奴。不識後與前。牛犇
十里或五里。尋著只在君家田。綠池水澆紅芙蓉。綠池水生紅鯉魚。池邊茅屋主人出。短褐暇日周田廬。
君踰千億猶能儉。我得百錢應自斂。雖分菽麥未云智。得食糠粃亦嫌忝。憶昨嚴寒久絕薪。長饑高臥門
常掩。祇令妻子識廚荒。不使高堂知歲歉。君儲千斛欲相贈。恐我貧來益持檢。寒窗聊復手君圖。坐對水
田波潏潏。男兒心計亦最工。恨少黃犢趨春風。

除夕無米適族人饋薪炭至

囊空無復計饜飧。白髮相看有淚痕。漸典葛衣知歲冷。遠勞薪炭起春溫。風塵多事留吟骨。涼煖關情感
哲舅。慙愧饑烏隔林住。十年啼不近朱門。

附鮎軒詩卷第五

桐廬林屋集己巳甲午

項生詩生名森

項生居雖在城邑。土室讀書常畏濕。一念癡隨蠹魚化。百歲昏同候蟲蟄。平生經籍笑充牣。妻子饑寒坐啼泣。無田耕硯亦已窮。生徒資糧復難給。隣烏三日訝烟爨。雞犬眠階寡餘粒。風霜入屋秋已凍。窗戶尙少茅。佳草生時萬古恣冥搜。絮被中宵或僵立。著書雖自窮迹象。雅志不復工篇什。方今經學大昌盛。已關四庫搜遺集。諸生濟濟七百輩。各付陳編日抄輯。朝廷大儒坐石渠。天下羣彥皆引汲。翁卿經樂次君禮。謂邵會元晉滄戴孝廉習。手執專經後先入。生今著述非一家。萬象盤回互收拾。名卿知生薦將及。努力蓬窗勤講

廟東災

戒工作也。

小兒攔街言。火雞飛上天。紅星兩丸墮。火雞復生卵。燭燭燔燔神祠火。廟令夜呼神擊我。一石水。半石泥。救火來。升天梯。縣官救火急救人。里巫救火先救神。救神遲。神臂落。剝膚之慘神所樂。前年神語致廟祝。

前堂後寢匪我福。有茨有萑築茅屋。君不見西頭之廟尙斲椽。北廟買盡城南甗。烏虜一方甗。一尺椽。愚民姓氏寫未完。典衣三處輸神緣。

蜡祭失

蜡祭失。正淫祀也。俗尙五通。祀以爲蜡。

迎猫復迎虎。紈如太平鼓。妖巫坐堂中。八蜡變五通。迎神幡。不須長。高插燭。低插香。神居矮屋臨水旁。有時雞來啄周遭。犬來坐堂皇。兒童擲甗高過墻。巫前致詞。神自貶損人不知。福女祿女。無暇營其私。華堂五間列五筵。東西南北及屋前。拉拉雜雜鳴神絃。此樂與君同百年。百年長。一夕短。神留總角尙未綰。金爐吹灰墮銀盞。

洪源謁祖墓

五世還支子。全家問慙孫。野花生墓闕。古栢及祠門。樸塞吾寧忝。淵源系覺尊。所親欣絮語。燈火入前村。白首吾宗叔。黃詹入室姑。未嫌新禮簡。記取舊名呼。歷寢書留几。開筵酒在壺。爲言居處僻。燒筍出山廚。書堂三十楹。列坐盡橫經。樸學傳家久。鄉山照眼青。劈池栽石筍。裂幔出風霆。絕憶陰厓北。春濃霰亦零。重來攜弱弟。此別念衰親。山果紛相贈。谿茶采尙新。封書因問叔。勸食爲依人。儻復移家返。應知未厭貧。

發新安江

帆走百里風。收帆日初午。檣隨山翠轉。海絕數聲櫓。江蘋雖可拾。清鮒已厭數。自行新安江。罷思瀟湘浦。瞻峯百回仰。看水終日頽。舵樓起清簾。深村出漁鼓。林紅匪楓柏。草香過蘭杜。卽景情已欣。思家念稍阻。崖窮樹猶復。川盡烟復補。寄語新安人。江行未爲苦。

七里瀧阻風

我行發新安。三日挂帆幅。南風吹急雨。蕭條傍東麓。東麓祇百家。舟檣共棲宿。魚蝦成小市。禽羽來棲竹。朝飲顏不歡。莫歌聲復促。遠思嚴陵隱。近憶臯羽哭。斯人旣徂謝。遺者唯石屋。遙遙東西臺。樵夫自爭逐。江山感幽顯。風物互淒肅。解纜候轉風。還看去舟速。

富春郭

富春城樓樓跨橋。曉日已入錢塘潮。罟師張網集橋外。寸鯽尺鯉來迢迢。人來縣中不識塗。乘船進縣輸官租。城門朝開出鴨鳧。綠水蕩漾遊菰蒲。宰官舟船泊江口。昨日隔江迎太守。行僮烏帽倚舵樓。候吏黃須立沙阜。收帆入郭聞打衙。驚起白鷺飛蒼雅。平鋪萬瓦不得見。樓角矗處知人家。眼中楓樹十餘里。白石參差隱還起。停舟沽酒復遠行。之字江流去如駛。富春城郭天下無。富春邑宰舊識吾。作詩却寄君莫出。宰邑知君未旬日。開邑人汪宰斯邑

泛湖至五柳居小憩

西湖湖水清且泚。吳儂顏色湖波似。我愛回塘三百家。開門只飲西湖水。吳儂飲水復食魚。客來欲傍吳儂居。南屏山色波中綠。傍水尋山策蹇驢。

湖心亭看月偕汪大端光

汪生東來詩愈美。只惜遊山非性喜。湖心亭上三更時。一雙青瞳解看水。湖水綠欲愁。載君向西洲。扁舟來往二十里。君與明月同沉浮。

萬花樓看芙蓉

萬花樓底花無數。白玉闌干紫簫度。回塘歸燕已驚飛。卷幕輕鴻忽回顧。海棠春花不及秋。新月自遜殘時幽。簾空一畝芙蓉色。日莫踈香上曲樓。

孤山

日日狂吟不知足。林逋祠旁一間屋。處士當時只種梅。先生去後誰栽竹。苦心傳世欲誰知。尙有橫斜七字詩。千載園林休斧鑿。世人作亭同放鶴。放鶴亭側復出一亭頗礙觀眺。

寄楊秀才芳燦弔仲

十五二十不可當。羨君一門雙鳳皇。卽看骨相已深穩。坐覺毛羽生輝光。去年前年識君再。今年看山復同載。喜君交友絕畛畦。共道狂歌越流輩。儷青妃白世亦工。眼底長句唯汪中。近刪諷詠事經訓。只有黃

子稱人雄。君兼二者或未暇。兀兀孤軍已方駕。龍阿出匣競門鋒。雷電繞身猶角射。比肩令弟真奇童。白日跳躍青兩瞳。朗吟已解獻康樂。著集那肯偷江東。檀栾杞梓期成用。造物于材自珍重。枯朽寧無入世心。干霄未識何年種。少年筆力尙排偶。前路饑寒復殊衆。著述湖山願豈償。犇馳歲月愁相送。各有慈幃白髮新。狂唵負米尙酸辛。誰回南北東西轍。見爾嶽容歷落人。

包山寺

沿流息疲蹤。出谷轉清暉。林長旣丰容。寺古復幽鎮。延回橘柚色。淒颯松栢韻。餐翠禽鳥腴。墮紅谿澗潤。山僧移室火。行客戀香燼。止宿黍未陳。絕糧顏豈慍。金幢楊蟲篆。石級陷蟻陣。古佛驗始龕。洪鐘試初聲。僧修具清刻。禪行孰精進。拾果竹几盈。汲泉山井近。眠遲虛梵漏。寒早識霜信。明發臨孤潭。殘蟾復深印。

林屋洞

石脉引丹砂。巖形露元壤。幽奇徵道籙。恠悅絕塵賞。盤渦旣深入。覆釜不獲仰。微腥恍來蹤。捫黑撼虛象。憑湍同矢注。轉徑識蛇枉。不惜口耳濡。怯此腹背響。行童持火照。驚我落千丈。萬竅爭鬱盤。幽聲盪虛漿。巢溫盡冬蟄。跡巨或修蟒。金庭玉柱間。風輪自森爽。昏崖通地肺。靈跡拓仙掌。至此阻屐筇。微窺見几杖。非無悠往志。轉惜牽世網。呼吸靜有聲。陰陽孰能想。泥塗久昏翳。谷口始虛朗。勝景未可窮。鐫名繼疇曩。

洞口有順治
六年人題名。

大風自包山放舟至石公山遊畢渡湖抵莫釐峯僧寺宿

湖波連日吹黑風。雨意已在西高峯。狂蹤大笑出深洞。挂席欲至東山東。同行篙師不習船。乃以性命輕重泉。布帆三幅破兩幅。縷縷看向風中穿。石公山色落我眼。笑我咫尺何不遊。舟人苦辭日曠黑。不語攜屐登沙洲。石公山居石樓末。類視青蒼莽遼闊。扁舟徑欲乘宵去。一葉真如向風脫。虔心禮佛禱塔燈。九級照見波千層。我生譏嘲匪同調。歡喜只任同舟僧。同舟之僧來複山。半生冰雪鍊玉顏。禪心定山不定水。指顧失色狂風間。趙生新來左耳聾。目瞪不覺翻蛟龍。祇愁雪片濕衣袂。欲假酒力將寒衝。命輕舟小危一髮。港轉風收上寒月。傍山十里枯菡萏。幽境清涼照魚窟。湖山夙業尙淹留。蹤跡平生學渚鷗。兩日風狂三日醉。四更月出五更遊。

石公山

放舟來孤峯。展眺陟林杪。金鑑無陰晴。小雞昧昏曉。孤生疲竹杖。沉想入烟篠。視此一徑雲。遙遙去窮島。坤輿此微缺。石理側生巧。悟彼積勢奇。還看出林矯。危峯墮鴻翅。怒石刻鷹爪。履險跡屢傾。遵途意猶掉。莊生世緣淨。向子息機早。闢館樹橘橙。移舟販秬稻。園林尙堪宅。雞犬移自好。心賞撫碧苔。離蹤戀紅蓼。頗褻著書願。暇卽事搜討。此意孰與償。名山鑿幽抱。

莫釐峯

賞心殊不借。清晨登茲峯。晴景開遠林。嚴冬自春容。入寺尙履霜。及巔聞曉鐘。駭浪昨莫消。平波鑒千重。遙睇縹緲烟。近瞻東麓松。寓興無累懷。振跡鮮繼蹤。波平出湖田。千畝橫亦縱。沙戶復茲頓。茅籬間山農。詎必風土優。山水秀所鐘。頽仰六合間。頻拓萬頃胸。念隨飛鳥沉。思與湖雲濃。顧視待道流。佳景竟不從。茅齋樂羣憇。山果紛客供。稍留下蒼厓。視此玉檢封。

租舍

踈籬插棘護霜筠。租舍聊應絕市塵。稍喜歲時容坐客。未淳風俗愧居人。鄰童汲井窺南牖。老母梳頭拜北辰。粟米價騰生計少。笑看八口未憂貧。

雜詩

馬卿窮買賦。邢邵老作牋。丈夫非爲貧。肯作無用言。馬周客常何。封事草數篇。一朝天子知。不復歸窮軒。遇合固有期。賓主亦大賢。持此語世人。多謝俗子憐。流波終無停。征禽詎知閒。欲以志念疲。矯此木石頑。夙抱一世心。壯歲復阻艱。東瞻織阿生。西征落霞殷。蹤跡千里餘。塵土犯鬢顏。我友亦告勞。去冬歸雪山。心跡各相審。勞勞寄塵寰。憂來非區區。白日忽匿采。一葉墮素波。遙遙亦歸海。感此去志堅。驚濤庶能待。丈夫摶世務。百折不詒悔。立念非一時。沉吟自年載。瞻焉念儔侶。耕也任饑餒。屢空跡縱疲。邁征業寧怠。

陰陽迭回環。四序猶鱗差。草木各未萌。何歎苦後時。才短而志長。是用世所嗤。孤松託巖阿。成棟斧未施。結根百代前。詎炫一世姿。當其隱顯周。造物爲求知。智者尙遲觀。愚者空爾疑。

前車揚薦牘。後軫載謗書。丈夫名知人。何以朝莫殊。留如握中珍。去若濁水珠。識趣固不堅。因人以步趨。掩抑達士懷。尺寸詎可拘。賢者尙復然。何況一世愚。

一裘值千金。毛羽豈足供。一食累萬錢。珍錯亦易空。履盛不自持。何以處勢窮。俗奢示之儉。卽始訓有終。誰爲生民謀。一矯吳楚風。

客有雍門琴。未逢鍾期生。不審託業卑。歎欲操正聲。合樂而殊歌。哀音而激鳴。一彈賞音稀。再鼓里耳驚。持謝一世人。辛苦難自明。琴聲誠未諧。藉洗笛與箏。

古賢樂簞瓢。昔聖廉一介。信哉百世師。取與夙所戒。清修旣不飭。多藏以爲快。陳平節尤累。戴聖儒復敗。人慕莊周通。吾師伯夷隘。

陽氣發不收。桃李冬猶花。窮辰雨雪稀。麥隴未出芽。側聞深村民。生計資魚蝦。何能待來春。米價已踵加。客子念歲時。顏色不復華。憂來本無方。非歎爲室家。

落葉不還樹。流波不還源。只有同袍人。千里識本根。念我蹤跡疲。問我衣裳寒。感子珍重心。昨一傾肺肝。久客頹眉。顏色爲不歡。冬窮春復萌。與子歸江干。

初泊揚州

作客頗爲江上行。寒城鼓角聽淒清。星躔已見妖氛歇。謠俗欣傳米價平。南下舳艫思就熟。東來盜賊敢偷生。邗谿谿畔經年住。寂寞愁聞歌舞聲。

送汪秀才中至寧波度歲兼寄馮兵備廷丞

宵從董相祠前別。酒向歐公堂上醒。南去租船愁短景。東行倚劍看疎星。眼中吾子容千輩。肘後奇書繫六經。聞說馮唐更招客。爲言王粲正飄萍。

寄大興朱學士三十韻

海內朱公叔。名篇著絕交。幾人猶按劍。俗黨異投膠。惜別旬時久。傷貧歲月消。封書曾懇懇。待遠尙營營。夙者蟬無翳。茲來鵠有巢。殘編依甕牖。舊寢貼堂坳。徑喜蓬蒿隱。門從薜荔敲。經營心屢折。生計手頻抄。幕府稍陳乞。賓僚解獻嘲。信知供刻畫。誰可避喧嘩。宦食嗟尤窘。儒經欲漸拋。艱難思一第。往昔夢三爻。旅館魚彈缺。朱門肉委庖。延回凝望眼。去住憶同胞。時舍弟欲往六合淮堰聞防汛。潢池已就勦。祇須歸耒耜。不必事鞭鞘。祝祭虛沉馬。驅鋤竟斬蛟。流民咸返室。新宅記誅茅。世總欣仁宇。吾真感樂郊。撫膺同季路。行腳類申包。客思飛蓬末。鄉心挂柳梢。住應謀粟米。行欲理芻茭。戚戚能廉虬。依依久繫匏。錙銖寧世畜。溝壑竟天教。運蹇鹽車驥。才輸織室鮫。賦詩憑雁鯉。懷舊詠蠨蛸。夫子勤編輯。諸生賤斗筲。更旬分薄奉。浹

日厭嘉肴。官舍梅垂蕊。寒冬竹有苞。固窮歸未得。衆口尙嚶嚶。

由江口泛舟至焦山

人言金山屋包山。焦山山高復包屋。舵樓清切望疎林。風急何容傍山麓。扁舟半日始接灘。山僧驚喜開禪關。排灘松檜一千樹。內有榴火猶含丹。此生得到清淨地。垢髮未洗停躋攀。齋廚粥飯客粗飽。石磴千級臻回環。佛樓梵塔構雄傑。下視了了徵君壇。衆生大垢積有地。雀污不遣歸名山。對面一峯。雀噪堆積。峯頂數尺爲白。澄心一鏡既全寂。礙眉闕株行可刪。反思去水不千步。耳寂已不聞潺潺。海門初日孤照我。寒沁肌骨愁衣單。吾生窮眺祇百里。八荒縱望目力殫。譬如鷹隼視天地。力薄道遠猶知還。江流入海會有定。萍梗蹤跡苦未閒。魚鱗雲起欲飛雨。雅背風黑當狂瀾。東南一徑尙蒙密。有景不歷知緣慳。山僧約客復來此。我笑此行非可止。登舟解纜忽疾風。驚魂欲墮一江水。

冬夜不寐追念亡友率成十律其前後以死之日月詮次不繫輩行也

蔣表弟定熙

憶昨僑居久。親知冷煖殊。曾爲秦贅婿。未齒魯諸儒。公子尤憐姊。姬宗孰問姑。童烏眞義重。三復贈羅襦。

董公子書圖

垂堂曾未戒。痛絕下帷生。我友能爲厲。如君尙可生。讖疑成鷺黑。冤孰辨魚頰。花院泠泠雨。猶聞唄佛聲。

潘上舍振煥

臥病潘公子。秋來尙一編。參苓欺命薄。其豆感時煎。服缺從殤禮。囊充靳藥錢。空餘抱琴妾。愁絕總帷邊。

蔣表兄寶善

何來車載鬼。已見室憑狐。牯本緣思婦。山應化望夫。枕棺麻絰在。入夢羽衣無。好擇諸舅子。行將任撫孤。

君遺命以道士服斂所聘
孫氏君死後守節不嫁

錢進士璟

早著錢神論。難期駐景方。蓋棺家難起。入室舊巢傷。屬有嵇康戮。門餘戴聖賊。衰親真命蹇。頭白哭諸郎。

唐公子肇文

小築邗谿上。尤愁逼歲除。田荒還賣券。力薄更藏書。世澤應歸汝。才名孰可如。塵封舊留贈。石硯贅蟾蜍。

楊處士笠雲

欲識先人事。翁真大父行。快譚三世過。飽食一身強。後起憐余在。衰年覺慮長。詩編付誰手。零落感孫塲。

天寧寺僧智能

先禪歸禪室。靈堂寄弱孤。苴麻參佛座。粥飯乞僧廚。北寺鐘同聽。東園菜早輸。前塵猶可憶。刻徧誦經珠。

盛處士龍光

人爲奇士目。說爾是孫斌。我讀先賢傳。知吾邁法真。授徒租舍北。行藥住江濱。歎有遺言在。碑文付託頻。

楊秀才燬

弱歲於通達。相知誼早敦。累年傷惡疾。遷室竟亡魂。燕燕篇中警。星星曙後存。素交恩義重。歸日哭私門。

登樓

出郭登樓客思多。啓窗三面俯江沱。下流未可依終古。中策頻誰障大河。堂北雪流客病臥。淮南歲歉尙高歌。虛愁薄俗逶迤久。欲挂征帆次弟過。

贈孫秀才星衍

孫郎少日偏兒戲。一室狂言及晷季。詩句終能向我誇。姓名真不勞人記。嚴君四十官廣文。衝齋首宿連寒雲。窗開了了見絕壁。邂逅冀遇茅山君。茅山僊人不可學。時復讀書升屋角。醉舞塔前海鶴看。狂唸樹底山猿覺。

醉後登蜀岡野望

歲晚狂唸急。樓高莫景俱。燒原災野鵲。葬地入谿魚。樸塞天心苦。飛騰人事虛。眼中生計足。欲傍此村居。

慰汪孝廉端光悼亡

尺五薔薇一徑陰。孝廉亡婦正愁唸。緣知舊侶偏同命。轉讀新詩爲撫心。室靜有聲飄故紙。夜寒無寐對

重衾蕭郎衣薄裝綿少。不怕冰花結素襟。

與楊秀才倫夜話作卽寄其尊人詩南上舍

君家昔有江上田。歲租百斛輸豐年。官糧入倉穀積廩。蜡臘時復開賓筵。十年遷移不常好。有兒讀書田已少。朝供肉醢不足餐。莫食魚殮未能飽。生男娶婦女締姻。看君已作無田人。空倉穴鼠噪終夕。老屋巢鶻翻清晨。君今擁書不復出。令子相逢在天末。网世翻嫌識面疎。幾句欲使狂蹤密。朗吟一篇避舍三。雛鳳不語饑爲慙。置牀客舍容我住。喜我與發能狂譚。試看萬事東流水。貧賤于今莫深恥。矧君家貧有才子。穀田初荒硯田始。

贈木蘭院僧誦茗

相逢同著軟紅塵。誰認前身與後身。我信西來本無佛。茅庵還坐苦吟人。
謀餐曾費寫經錢。遲客猶留炊後烟。一樣揚州木蘭院。山僧煮筍廿年前。
樓上

樓上踈燈徹夜明。營前擊柝斷人行。宵嚴都尉觀巡柵。歲歉村農罕入城。峴首一書愁未報。淮南十月更孤征。霜寒不是無衣苦。淒瑟難爲負米情。

春間彭少宗伯元瑞和蔣編修韻見贈未及裁報茲當還朝輒傲述德抒情一首五十韻奉上

闊絕諸生禮。淒其勞者歌。新春謁轅下。朔雪溯江沱。將母能毋亟。傷負未可訶。憐儒曾降格。擢士本殊科。
託業嗟萍梗。封書救坎軻。頻言才作記。俾以禮爲羅。幕府勤箋奏。時薦入維揚關署生徒藉切嗟。長饑資莞爾。辛
業誦猗那。雅喜朋簪盍。徒成側弁俄。賓僚輕賈誼。旅舍值常何。積瘁消篇詠。更旬費揣摩。躊躇噓短翮。曲
折妒修蛾。舉匪羊公鶴。嘲因仲子鵝。有時逃座客。轉或泛湖波。默處心期永。茲邦習尙頗。儒纔分菽麥。俗
總壞鹹齏。駭浪崇朝積。征帆竟夕過。省闈愁屢試。匣硯怕重磨。月挂依无忌。天花感曼陀。虬鏡虛照影。鵲
語記傳譌。雅意將雕朽。微名等棄梭。情常關去住。請詎厭煩苛。使節經時滿。潮聲昨夜多。暫容停越席。旋
卽理征舸。學爲膠庠式。心尤下士荷。羣星咸識漢。衆水合宗河。愧比尋源鯉。真同測澗螺。書紳言縷縷。箴
佩色瑳瑳。鼎鼐調羹切。笙簧問瑟餘。行將膺玉簡。去卽侍金坡。已返春官敕。選鳴學士珂。傳呼過淮甸。消
息近東阿。海燕巢初徙。河魚疾已瘥。閭閻思集木。城郭覺盤渦。一再頻加賑。流移詎有佗。早歡平塾仄。誰
復肆么磨。風霰初回旆。萑苻正倒戈。奏應天聽喜。歸及聖情和。禁院趨青瑣。名廳敞綠莎。讌譚欣乍接。昔
酒驗微酡。遠訊裁鴻雁。陳編究蚪蝌。總期襄化理。寧敢罷逶迤。別夢牽襟袖。垂情念笠簑。潛鱗驚失餌。倦
鳥欲離窠。客館金先罄。高堂鬢已皤。涼風吹闌瓦。生意撫庭柯。室豈饒蠹穢。門猶閉薜蘿。兩岐空頌穀。三
百恥無禾。覓食悲諸弟。言愁紹九哥。匪公推肺腑。孰肯念蹉跎。燭向孤舟跋。詩成五字哦。感恩兼佩德。將
紙復摩挲。

清泉白石圖爲余芭貽先生賦

清泉何淙淙。白石何盤紆。先生六十味道腴。頰端新拈白髭須。貌之玉立微有軀。雙肩山聳步復趨。枕流坐石樂有餘。談說仁義顏非迂。憶昔一載登師門。寒廳聚首十一人。二三子者章與秦。題難韻險藪畢陳。各脫束縛愁難馴。我成數藪甫及晨。頗恥刻燭來宵分。就中數子業最醇。乃歎譽我稱能文。風狂雪暗短景臻。作詩送別邁等倫。我慙貧賤敬未伸。十載念此空銜恩。先生五子一子才。早掇芹藻身猶孩。作詩曹謝賦馬枚。杕榦栝柏看呈材。先生師法妙化裁。門墻百株手自栽。披圖春風坐中來。泉石已老堪徘徊。我雖蒙鑄慙顏回。朗吟一篇獻濁醅。

段上舍達和修竹吾廬圖

我家城東南。數日過城北。馬家池頭竹樹幽。破曉來看雨中色。我思移竹先移居。近乞數筍栽東隅。待其榦老筍復茁。影覆一室真吾廬。君于此意亦三復。筆底森森繪寒玉。夜闌題竹復贈君。驚筍出我牆東屋。折桃行當西洲曲。

折桃訊妝樓。咏桃寄蕭寺。咏桃人十三。折桃人十四。十四復翩翩。郎年羨妾年。摩書爭睹腕。聽講得隨肩。隨肩誰復見。只有書堂燕。種得百叢花。隔窗紅四面。妾處接郎家。門前石徑斜。來年不相見。知道鬢垂鴉。垂鴉年復幾。只住深閨裏。南陌踏青時。眼光還礙姊。別姊下庭除。尋郎問素書。還將奇字睹。試把玉斂輸。

釵分情自急。去已低頭泣。遠水帶殘陽。爲郎幾時立。去住復匆匆。帆吹幾尺風。年年臨七夕。只自淚珠紅。指尖空自長。腰瘦難如曩。昨夜又重陽。夢郎名在榜。去夢復悠悠。來魂值陌頭。東風吹夢合。一夜上妝樓。

瘦影疎香圖

簾前露色垂空白。屋底鏡光擡慘黑。三更窗外發古樸。瘦步行來月華直。寒雅窺人爭一枝。卻視人影何參差。雛顏小妹愁不知。處姊十五應相思。

寒窗幽夢圖二首爲孫大賦

日紅不到谿光濕。風折黃墻蘇燕蟄。園扉清冷未經春。薄暝初銜淚痕入。銀衫貼石手腕涼。病餘支頰銷頰黃。幽裏沉沉夢難破。魂小還從竹梢墜。

附結軒詩卷第六

鍾阜蜀岡集乙未

詠史十首

項羽欲入關。沛公無如何。神明所都會。日復尋干戈。咸陽宮殿中。流血遂成河。哀啓青門瓜。乃比人頭多。
神理有代謝。杜伯齊城陽。峩峩蔣子文。晚復出建康。一朝無神靈。毀廟升牧羊。何似三戶民。常禮楚懷王。
晉家府庫災。三日火未已。所藏希世珍。灰燼收不起。神奸與至聖。寧止相倍蓰。如何王莽頭。得配孔子履。
廢興非無端。今古若一轍。亡隋視亡秦。皆至二世失。才非不兼人。志乃在玩物。雷塘一斛螢。竟以天下易。
吾欽韓張良。吾愛越范蠡。穀城山下石。笠澤湖中水。遐哉兩先生。千古常不死。徒學辟穀方。真成妄男子。
荆山鼎既成。卞和玉亦剖。如何希世珍。俱爲楚人有。江流合漢處。萍實大如斗。我欲剖食之。甘芳溢人口。
燕丹欲圖秦。既殺樊于期。咄哉淮陰侯。不能活鍾離。求存反速亡。賣友仍貽譏。虞卿真丈夫。棄印隨魏齊。
鬱儀旣織人。恒娥亦悖婦。干戈生曠林。弟傲兄不友。如聞天上樂。乃復分道走。昭昭日月星。竟作逋逃藪。
我思蓋世豪。實惟楚重瞳。其事雖不成。氣已吞域中。男兒頭可斷。不惜歸江東。始知孫伯符。未足稱英雄。
顛頂出上代。伊尹生殷商。巍巍龍蹲聖。誕降徵奇祥。讀書撫然疑。史說恐未詳。如何三聖人。類皆出空桑。

送黃大景仁至都門

弱冠心期誓始終。故人江夏有黃童。數行書札來春半。一夕舟檣出雨中。雀鼠幾時仍共穴。馬牛誰信不
同風。應憐楚越依都徧。更向燕臺試轉蓬。
姑谿夜雨剪春蔬。歸計頻番說荷鋤。放眼關河斜日永。驚心歲月二毛初。生涯未解營巢急。妻子都嗤涉
世疎。此日北堂應有夢。凝塵黯黯鬢慵梳。
鉛槧頻年席未溫。十年心跡幾朱門。難忘節物偏垂涕。有約乾坤不受恩。涉世未妨顏更冷。依人何意舌
猶存。蕭蕭故業斜陽外。共爾無慙廉吏孫。
蹤跡平生苦未閒。我貧君病改朱顏。料量絕業思傳世。各有名山待閉關。曉袂靜看雲氣白。夜鐙慵拂劍
光斑。偏慙楚客多鄉思。依舊春風策蹇還。

將至都門留別洪大六首

黃景仁

翩與歸鴻共北征。登山臨水黯愁生。江南草長鶯飛日。遊子辭鄉去友情。五夜壯心悲伏櫪。百年左計
負躬畊。自嫌詩少幽燕氣。故作冰天躍馬行。
看人爭着祖生鞭。彩筆江湖焰黯然。親在名心留十一。我行客路慣三千。誰從貧女求新錦。肯向朱門
改舊弦。吳市簫聲燕市筑。一般淒斷有誰憐。

窮交數子共酸辛。脉脉臨歧語未申。割席管寧休罷讀。分財鮑叔尙知貧。初心小負栖岩約。後會依然戴笠人。除是白雲知此意。幾曾情艷軟紅塵。

冷炙殘杯夢亦慵。雪痕到處印泥蹤。原嘗好客依都遍。鄒季論交別更濃。浪許詞場誇姓氏。要將人海盪心胸。不妨面似先生黑。上帝何曾殺黑龍。

身世渾拚醉似泥。醉醒無奈聽晨雞。詞人畏說中年近。壯士愁看落日低。才可升沉何用卜。路通南北且休迷。只憐寒食清明後。鬼餒坟頭羨馬醫。

載酒扁舟障錦車。風情昔日擅年華。牽魂西子湖頭月。照淚吳王苑裏花。已是舊遊如夢境。那堪遠別更天涯。馬前細草茸茸碧。來歲相看可憶家。

題陶太守易東井汲泉圖

君昔官并州。五冬而徂春。愛此樸塞區。唐魏之遺民。不假鞭撻威。民氣始一申。義茂三閭堂。案牘不復陳。日出報早衙。野老獻束薪。豈不上下孚。相與以性真。兒童習君顏。不識長吏尊。愿者吾教之。斐然有其文。闕堂聘經師。相與恣討論。復苦遠汲勞。君也疏鑿勤。講舍之東偏。比戶得飲淳。偉哉十萬錢。卽澤十萬人。報最復遠移。千騎刺楚分。忽逢秋雨餘。值此黃淮奔。遠近決堵壅。老幼屋角蹲。君時值倉皇。拯溺復止紛。立馬尺水間。不惜泥土渾。息此百衆蠶。魚貫出一門。餘人託城墻。兀兀萬竈屯。夜火明城樓。擊柝衛遠村。

時時撫循之。無間晨與昏。善後計復周。俾得息痛呻。披圖識君顏。廉直厲且溫。惟茲兩州民。沐浴其深恩。我感此一隅。先人蹟猶存。先曾祖曾歷官山西幾二十年君也更繼之。惠遠澤復臻。誰爲使君謠。我實廉吏孫。他時國史中。補此吏蹟循。

酬彭秀才翰

洪子家貧不素飽。作客遙憐自辛卯。未過社日已離家。憶得出門何草草。昇州刺史苦愛客。隔歲招呼絕傾倒。數子相隨藉討論。六經未熟慙師表。君來適館我則喜。共對寒窗坐昏曉。避跡曾嫌吳楚囂。移家爲厭黃淮擾。已拈經籍過淮南。更覓書堂住江島。三百五篇頌難輟。六日七分工復早。魯兩生看絕業傳。楚三戶覺居人少。彭生避地攜笈季。洪子辭家念衰老。別夢更番涉米鹽。狂情歷亂辭花鳥。雨花亭子南城外。我昔來遊興孤矯。壯歲君看有鬢絲。少年我詎工文藻。彭生彭生本非俗。我有新詩向君讀。明日浮雲各去留。相思寄我書千幅。

寄趙大翼玉四絕

趙生讀魯詩。篇舉三百五。今日鉛槧中。例應廢蒙楚。一說蒙楚悼亡詩也。

築室雲谿東。讀書慕不朽。亦若顏子淵。髮白二十九。

兀兀秉禮生。一歲值兩朞。誰能善居喪。吾終望銚期。時趙有世母及妻之喪

得朋信無力。結交戒便辟。今日士大夫。移牀誰遠客。

與徐民部大榕同舟述其先人殉節及家僕從死事感賦此

半日猶遲江上楫。一宵更聽官街鼓。鼓聲隆隆客難寐。意外逢君倍淒楚。譚深不厭傾耳聽。語久復煩屈

指數。我悲詩老埋碧血。謂趙戶部文哲汝哭先人亦黃土。九原可作晉隨會。百身莫贖秦鉞虎。墨衰從軍自歲卯。

君先人以丁父憂留營辦事亦羽飛書贊旁午。崎嶇意自激風雲。慷慨心寧怯刀俎。箭鋒轉鬪無全目。裹瘡夜戰亡半

服。是時列陣盡猿鶴。憶昨軍門萬貅獠。招魂蕭蕭植大旗。歸元淒淒忽飛雨。平生氣尙留須髮。慟哭腰猶

繫圭組。丈夫既死存全豹。國士捐生出五殺。先生二僕從死其一業治皮者可憐共作百夫防。詎有名編五人伍。微軀容

易裹馬革。今子切莫聞雞舞。方今聖人赫然怒。兀兀千軍倍雄武。心膂欣看任方叔。爪牙不復歌祈父。還

聞二月傾巢穴。佇看千屯破樓櫓。帛米更番賜上方。廟謨重疊傾樞府。建祠錫爵隆俎豆。聚魄凝魂列勳

簿。已看戰骨慰泉源。復見靈輻下江浦。君行記歷川南北。早歲即依天尺五。骨肉方看聚里閭。功名期不

越宗祖。君談已竟猶悲憤。我感無端自仰俯。男兒忠義非偶爾。烈士捐軀未爲苦。明年春後塞草生。詞客

還歌戰場古。

春望

城隅聊北望。芳草一何多。繁花最撩人。稚禽鳴春和。飄飄襲輕裾。沉沉窺素波。漁唱忽復來。帆從影中過。

南村散賑圖爲山陽尉題

河流東來不可當。憶昨魚鼈升君堂。官卑方攝丞簿尉。天險欲合江淮黃。河流決城已旬日。散賑還呼尉官出。尉官耳聾年六十。驗票呼人百無失。大者屋角狂狐犇。小者樹底饑鷹蹲。頭顛頸縮三日餓。共盼賑粟來空村。持瓢舉釜復攜斗。已見千人立沙阜。黃衫小吏足不停。村後村前更招手。深泥沒髀無肩輿。尉來村北跨一驢。行籌散盡整鞭去。不遺索米來豪胥。淮陰太守知君績。早晚臺端奏賢跡。君今所補非寸尺。不見遺黎活千百。

憶舍弟

爲賈憐吾弟。犇馳屢告勞。奉親居舍北。食力去江臬。歲火周榆柳。年辰卜桔槔。尙慙非義養。未敢競秋毫。偶成

弱冠始讀書。緬焉託經穴。不作章句儒。平生慕奇節。曲臺日繫肘。取與日用切。此外三百篇。行行富陳說。扶風業雖粹。槐里節尤絕。磊落一世裏。儻容有不屑。

禮堂寫六經。虎觀集羣愬。事經百輩後。不復有殘缺。所貴其師儒。人人善遺說。庶幾先聖意。得再見施設。昌黎障中流。功與魯鄒埒。井田與學校。不在守陳轍。緬此經濟儒。慨焉門戶別。

善哉歐陽言。六經盡除緯。我謂非聖書。流傳更滋僞。支離衆家說。頗苦隔肝胃。邪流混寰區。吾儒所深諱。

功應闢吾黨。何忽歆異類。前古與後古。愬焉望同志。芟夷蘊崇之。而俾無所試。浮屠道德言。自信無一字。我憂一世儒。兀兀釋負擔。士生習風流。恐復開清談。日用其經常。顧欲鄙大凡。陳編百年來。反復叢謗讒。逃儒或歸禪。士也行二三。峩峩卞忠貞。晉世多蒙慙。太息通鄙間。憂來念焚燄。遲舍弟不至。

別館雨方歇。離堂夜已扃。躊躇思子意。破曉看殘星。春草生門戶。鄰花覆居墻。貧家生意足。早晚願稱觴。

題陶公子花下讀書圖

我昔卑居近谿築。鄰花過墻常覆屋。少年不識杏與桃。但覺春光艷心目。嬌兒恃母無不至。竟欲把書升屋讀。鄰花吹墮復吹開。我讀書完復書續。未因屋窄思遷徙。可柰花殘意蕭肅。爾來一室更淒然。春日渾如坐空谷。眼中對此空成羨。慧眼輸君看春足。君家窮海花枝少。故畫疎枝滿橫幅。朝朝把卷惜朱顏。夜夜看花燒絳燭。居然少壯分今替。我鬢初蒼爾顏玉。勸君時讀復時看。歲月看如電奔速。

讀書

我思古聖賢。一一備載記。讀書無餘閒。安能復營利。幸茲將母暇。入室卻遊戲。力食既已周。盤殮幸粗備。少窮本孤露。離析到舅季。長識干祿艱。無心學毛義。陳編恣偃仰。非欲置論議。丈夫一寸心。筆墨非可寄。

千秋萬歲外。有人知此意。

憶孫秀才星衍兼寄朱訓導沛

雨中春事忽過半。今者已往時難失。人生稱意只少年。花枝可看唯二月。墻頭燕語初撩亂。戶外草生殊鬱勃。已看花氣逼眉宇。其奈春愁刻肌肉。迎風梅蕊飄屋角。淺笑桃枝倚巖窟。可憐花好更落開。痛若人生有存沒。如君肯來來已莫。謂我不思思轉鬱。整衣日復望趨承。束帶誰能受迎謁。慣經作客甘顏厚。不善著書寧口吃。君因漫叟識愚公。世總肥秦視瘠越。遙思句曲不百里。近苦客齋無十笏。喜君比舍得詩人。坐讀新篇激林樾。前時一見尤深慰。古道須眉意超忽。先生老矣憐徐穉。夫子聖者同臧紇。酒兵越席工射覆。蠟屐登山歷凹凸。平生學杜能遺貌。朱君前以近作見寄并贈余詩數章十得其九非髮髯。筆端森嚴鋒穎禿。君以異采相黼黻。狂言欲使坐中詫。好句忽來紙上突。昌黎和仲舌本強。畏子巧言甘木訥。尤驚春去偏冉冉。思與酒徒同兀兀。榮槿得失休更計。久識此生由造物。我飯桃花例得仙。君悲石火猶依佛。蟬乾久已難吞篆。瓜苦惟應僅留啜。要從方寸息雕鐫。須向口中留石闕。勞生役役本其理。嗟我道自爲親屈。三句望弟復不至。柔櫓江心自搖抗。男兒青眼常向誰。看我朱門衣卽拂。

夜坐

疇嘗樂貧居。衡門亘松陰。一與塵世緣。久非平生心。朝出莫復還。豈不愧素禽。偃仰一室餘。不欲聞衆音。

耳目雖無礙。尙苦俗慮侵。我行忘歲時。庭草忽已深。落月照我牀。恍然思幽尋。振步苦不遙。咫尺阻密林。瑤華信無多。少壯忽至今。秉燭有所思。遂以成長吟。

造物無成心。流藏有生息。于茲桃李花。偶然寄顏色。百物當其榮。欣欣亦攀陟。感茲羣動意。不復能緘默。英華信流露。方寸庶彫飾。吳生傷疾疾。盛守苦淒惻。早讀叔夜書。恒焉寐先識。

寒食醉歸作

身如病鶴形。踽踽昨者苦。辭歌舞筵。繞廊匝室百回步。初五月照空簾前。花開桃枝復李枝。忽恐春去無來時。含情清淚一飄灑。已被鶯燕窺相思。小樓西角簫聲永。有客傷春愁獨省。可憐五夜起徘徊。明燭滿堂。唵瘦影。花枝折來非替春。人老亦苦非春人。春風吹園雨如塵。夢斷不斷愁侵晨。臨街已聞折柳聲。苦道明日成清明。

曉起

曉聞粥鼓官齋側。瞥眼今朝是寒食。鄰家屋外數枝春。蜂蝶爭誇好顏色。游蜂蛺蝶安得忙。拂曉卻復經頽墻。三春人稀徑泥滑。一雨昨過苔痕香。橫塘遠映城西閣。十丈朝暉射羅幕。誰從簾底著春衫。花好只從衫上落。園空無人少木幽。我今不來誰與愁。樓高欲隨峰勢側。簾卷已逐波紋流。華年作客情如昨。綺語銷除愁不作。傷春擬復共孫郎。寶馬日高馳郡郭。

讀馬令南唐書

神仙空說善調劑。畢竟誰將國事醫。劫裏萬人籠似豆。空中五嶽走如碁。經時肘繫眞王印。幾日心懸大將旗。莫向新亭更西望。年來疆域漸離披。簡寂虛推帝外臣。卅年三見海揚塵。皖公山下今非昔。固子坡前夢是真。天上鯉魚傳吉語。宮中烏爪出僂人。東南地大如甌子。肯使羣公議得伸。

春日偶成

傷春客占舊池臺。稱意簾櫳信手開。一晌鏡中紅不定。折花人帶日光來。

寄呂秀才星垣

前年作客歸里門。舊游說子能論文。蘭陵城邊數握手。杯酒未洽重辭君。識君文名已三載。才如百川不歸海。銀河倒注弱水西。努力滄溟欲相待。

錢公子中銑招飲卽出其尊人文敏詩見示感賦二首

三年爲客歎消沉。聞說尙書墓更深。顧我久虛泉下望。感公重讀座中箴。時讀所書格言經時絕嶠清烽火。公昔

州苗香要往事燕臺盼雨霖。不爲蒼生留莫歲。杜陵淒斷蜀州吟。清宵同款雨中扉。高閣開筵夜漏微。老去詩篇尤澹宕。重來賓客尙依稀。郎君彩筆親承久。小弟青雲事

業非。時樹叅會
試報罷 剛過公門豈無意。感恩歎爲淚沾表。

旗亭小飲悼馬秀才鴻運

馬卿消渴酒壚邊。只住人間三十年。黃卷共愁生計累。紅塵苦被世名牽。城樓月出誰同上。竹屋風吹祇

獨眠。今日下河休痛飲。更無僮送典衣錢。君寄籍順天補博士弟
子員以往反勞瘁病卒

醉歌

年華過眼如飛塵。一杯自酌當春辰。眼看百事不復闕。只惜風雅無傳人。青蓮仙人本長庚。醉中揮手騎玉鯨。五花筆采埋九京。恨事頓使文章平。我今壽古抱積誠。欲生者死死者生。後來才弱誰與爭。冢中枯骨珍連城。烏呼。一杯酒。萬世名。舉以贈子良非輕。我狂亦醉杯中酒。百篇于世應不朽。男兒何必事功名。落落姓名高北斗。

書陶太守易朝天贈言册後

三千里路趨朝去。四十篇詩餞客回。循吏共傳邀異數。帝心仍復念偏灾。召見時問去秋
淮安水灾甚悉 頻年舊雨聯心

契。歸日新絨許手開。不是吳公知賈誼。幕中誰得滯通材。

寄襄州倅舅氏

浮雲送翁豈有極。如翁五十復六十。窮愁心跡數端迸。多難人生百憂集。兩兒兩女昏嫁畢。五嶽催翁理

遊筴浮生寧作車坎軻。歲月難同蚓蟠蟄。聞翁求祿意有餘。擾擾自曳侯門裾。黃塵拜跪顏色苦。赤縣簿尉鞭笞俱。坐思一斗復百篇。安得轉翁還少年。時人愛少翁復老。何所位置于其間。白雲谿。白雲宅。中有茅籬兩蓬壁。鄭公之詩費公易。待翁歸來竟賤釋。所注有開易遵注等翁閒更作左氏鍼。儻能驅我周官癖。

重過廢園有感

十二窗櫺敞絳紗。關心閒看後時花。殘春寥落成秋夢。曉日荒黃似月華。憶舊已無機上錦。清遊思泛斗間槎。橫塘波影空如昔。噪盡官私兩部蛙。

年荒

田荒舊分摘園蔬。薄暑還看帶露鋤。鼎鼎百年生計少。勞勞人海著書初。重逢元禮談心切。若說深源濟世疎。青眼幾回南北望。感時懷舊鬢慵梳。

自儀真放舟至揚州。謁汪孝廉端光

不及虹橋修禊辰。布帆東下剩殘春。鷺鷥里俗非吾土。窮憶交游有此人。日晚細尋花下路。風喧時避竹間塵。重來屈指無流輩。董相祠前駐短輪。

不雨

消息秋江上。連旬望雨霖。斗閒雲耿耿。日畔氣森森。蝮棟橫猶昔。蝗蝻害至今。吳鄉頻歲歉。愁絕旅人心。

寄舍弟

憶把家書讀。愁言米價增。已知河鯉涸。只望雨龍升。八口茲何計。三田再不登。年荒應殺禮。親迎莫燒燈。

有客

有客更傳淮左郡。五旬不雨已無禾。頻年歸燕思巢木。此日枯魚泣過河。賣屋置船移地急。荷鋤立澤望恩多。百年土著流離甚。辛苦勞人尙作歌。

陶太守曷守淮安日。入古寺見維摩詰。像周公孔子侍立。因斥維摩象毀之。重建惜陰書院中。楹祀先聖先師。而使諸生讀書。其旁彭少司空元瑞。既爲作惜陰書院記。余復繫之以詩。

浮屠之言竟如此。孔子吾師之弟子。空譚惑世已足誅。况敢模金鑄形似。居然右孔復左周。手搢爾笏還垂旒。此方儒者不能闢。無乃學術人心憂。淮安太守行春暇。古壁流觀發驚訝。三千畫繪經橫膝。五百復驚僧出舍。大呼斥出象與獅。據有法力寧能施。正周南面孔東面。盤辟雅拜尊吾師。我聞外侮人所召。史說無端列三教。謂魏收北魏書能驅楊墨世已希。秦毀淫祠政尤要。羣經插架梵籓沉。太守建堂名惜陰。傳之後世俾勿失。莫使浮屠闌入室。

丙吉問牛圖

車斑斑。斑兩輪。我識漢家丞相尊。漢家丞相朝趨朝。道中累累奔百僚。車停不行路人咤。丞相公然爲牛

下仁心豈止愛一牛。丞相自爲陰陽憂。長安殺人不置論。我慶此牛丞相問。披圖今古服輓同。恨生不逢丙相公。君不見。三時不雨暑復酷。牛喘深宵汗流足。天心似復爲宏羊。丞相誰來問黃犢。

孝陵瓜

陵旁三十戶。都賣孝陵瓜。野本摘來細。踈藤隨處花。薦新虛寢殿。乞種故侯家。忽覺新涼永。簾前感物華。雲谿競渡詞在趙大翼玉席上賦卽寄蔣氏舅仲并引

谿流一曲。渡口數家。兩橋則風月居多。三徑則人材最盛。僕也少焉棲息。長復淹留。墅屢居甥。樓曾作贅。茲值歸帆之便。欣逢競渡之時。問畫舫之寂寥。頻云歲歉。詢烏衣之消息。半屬天涯。不無瘠歲之憂。益以勝遊之感。值倚樓之招客。遂入座以抒詞。對爾言愁。爲余命酒。然今者雖承雅讌。何心烹谿口之魚。儻異時念我狂言。爲手補岸頭之柳。

雲谿水淺舟難行。今年競渡不進城。居人閉戶懸艾虎。行客坐岸聽林鸞。雲谿渡口晴陽驕。一十八株風柳搖。遊蹤至此起歎息。欲去被客還招要。招要我過谿南室。約把雲谿盛時說。我住雲谿二十年。風光除我無人述。當時雲谿只兩樓。樓檻對映東西流。蔣家居南趙家北。兩處日夜從清遊。相逢只說天中節。容易人生值茲日。龍舟夜謁水神祠。便喜明朝是初一。晏公祠外當河衝。水清波淺戲五龍。一龍前驅四龍竝。後者擊水前呼風。還因國忌龍舟歇。夜久鐙船復齊出。燭影看過第四橋。簾鉤正值初三月。兩邊樓閣

竝時開。午日龍舟次第來。齊向趙家樓下泊。鬧鵝一日戲千回。此時卻憶豐年樂。節底遊錢恣揮霍。海口生魚集市橋。湖裏好米填城郭。東家西家集畫船。南岸北岸銀鐙懸。沿河漁叟苦不睡。絲竹徹夜聞喧闐。俗奢則敵由來忘。荒歉頻年本天意。斗米應須二百錢。閉門不敢重游戲。雲谿我別今五年。蔣家舊宅聞頻遷。移居都向冷坊住。開閣誰款幽人眠。閒來谿口尋蹤跡。巷裏居人尙相識。路指南頭乳媪居。舟橫北岸篙師宅。可憐石徑盡欹斜。多半樓臺住小家。簾幕影沉回舞燕。管絃聲歇鬧棲鴉。日光下照官河口。趙家不種春楊柳。我向雲谿渡小舟。寂寥閣閣頻招手。今年已去明年來。我願俗好淳風回。相攜士女樂佳節。不飲亦可傾千杯。我爲客譜雲谿曲。欲寄雲谿兩家讀。何時更續廿年遊。除是年豐室家足。

寄從舅氏人騏卽題行卷

書來憶我秦淮路。秋到思人越舫齋。十日雨餘開菊徑。五旬歸後著芒屨。料量竹石心殊苦。看取花枝影亦佳。只有謝家庭畔樹。尙隨萍梗客天涯。謂小阮重光

夜抵泗州作

快哉風帆不能留。我乘夜月來茲州。舟人興發不避淺。篙急已觸城門樓。城門樓對僧伽塔。月裏額墻見周匝。傑閣都教水勢沉。佛樓苦被帆檣壓。民人魚鼈厄有期。我豈識有吳支祁。此方戶口最寥落。人實苦瘠蛟龍肥。收帆港口還鳴鐸。月黑波腥杳難託。行客終宵厭水風。居民百載無城郭。自州城湮後。泗州移治盱眙。不復設城郭。

道中作

上元縣南逢野叟。十里渴走將何求。呼余道上馬應馬。羨爾笠邊牛戴牛。禾枯澆甸向余語。欲到官衙請祈雨。翁乎任爾秧種枯。縣官祈雨怕減租。

七夕夜坐

屈指看初月。關心未及秋。一年春夏永。七夕古今愁。暗鵲響辭樹。明河影入樓。此宵成獨立。清切數牽牛。

約伴

約伴東頭去。三更啓曲筵。誰知芸閣上。望雨亦難眠。

舍弟以八月親迎予。憫其未知稼穡之艱難。而卽有家室。爰作詩二章勗之。以成人之義云爾。

我年十五六。卽爲童子師。無父誰復憐。門戶獨力支。汝行作螟蛉。識母父不知。嗟嗟叔父喪。千里歸何遲。門少片瓦遺。廢讀亦此時。汝雖歷飢寒。幸母畜汝慈。衰宗數十年。變故亦已滋。前者汝勿忘。後者汝勉之。貧家婚媾遲。汝尙未宜匹。傷茲季母心。急爲而授室。晨昏侍堂幃。冀以慰苦節。黽勉卅載修。冰霜歷周折。年衰心血盡。始及抱孫日。願汝勗室人。承顏幸無缺。

贈史秀才凱卽送至潁州

與君本相知。卜舍幸咫尺。迢迢兩家巷。臨水一畝宅。犬吠過石橋。晨扉已知關。綢繆外姻締。繡綵復逾昔。

挈闔屢過從。清譚恣閒適。浮萍匪長聚。去矣自南北。舟楫誰更遙。君爲潁陽客。傾茲一杯酒。屈指分手夕。歲暮歸衡門。相期事休息。

男兒行

君不見、男兒出身當建勳。二十作將皇威申。長安東頭第一門。去時餞別歸洗塵。漢皇重武不重文。丞相詎有將軍尊。麒麟閣上十一人。磊磊落落當其倫。人生功成亦莫喜。計失頭須行萬里。

蓬生麻中行

但種麻。莫種蓬。種麻蓬已生。麻中移蓬根。植麻側。蓬心飛揚麻性直。君不見。蓬生麻中有張說。百年所爭只一日。

立仗馬行

立仗馬。不得鳴。丞相以此愚明廷。馬不鳴。食三品。戀棧人多消祿廩。君不見。立仗馬生舞馬死。丞相之言亦良旨。

卽事

鄉民數千人。曉集龍祖殿。焚香禱靈雨。老小叩頭徧。痛哭對縣官。民情亦堪見。鄉閭報荒冊。堆案驚雪片。君等司牧民。無爲數清宴。災荒尙屠殺。事已動謠諺。宴客設八珍。嗟余豈能咽。家雖無負郭。八口寄吳甸。

晨昏切祈禱。天豈鑒微賤。齋肅告牧民。勉思民所便。

去冬淮安荒。民死十七八。天意未可知。水荒兼旱魃。感茲財賦地。頻復降茲罰。抑聞物力侈。商賈更輕狎。土木既已繁。多金建崇刹。奢淫理召禍。誰復肯深察。盛夏百草枯。炎炎肆誅殺。

近復

近復遷城東。屋舍八九間。非因卜其鄰。樂此蹤跡閒。久客偶一歸。入室靜掩關。兀兀經史陳。文章藉以刪。燕語不識疲。屢啓慈母顏。弱子復數齡。提抱不覺頑。遠聞剝啄聲。予仲亦已還。倘得無事貧。偃息安足慰。

曉起

爐烟幾絲。裊獨愁。殘魄一綫。辭簾鉤。雞聲已曉。方報曉。蟲韻未秋。先警秋。秋聲初來。隔帷帳。遠憶幽人起。相望。夢好難尋。五夜餘。樓高只住三層上。

憫旱

山之嶙嶙。不解出雲。雲之繹繹。不解沛澤。南山有雷。我聞其聲。朝雷興雲。暮雷復晴。十旬皇皇。民力亦屈。萬車遏流。江海亦竭。

寄遠

昨送北歸人。今逢北歸燕。傳語北歸人。來書附征雁。

夜起

遠隨明月去。獨望曉星來。蟋蟀三兩聲。海棠花半開。秋衫全濕露。團扇半粘苔。戶訝流螢出。窗驚電影回。非因馳照遠。誰復認池臺。

秋風歎

秋風吹。復秋雨。簾底秋人怨如許。牽牛花開不歸家。滿庭又放金錢花。花間門鎖誰相省。電紫磷紅少人影。空房燭冷眠易驚。下階雨歇看啓明。

紅梅閣小憩

靈構非一椽。蓬門晝常扃。道流習清靜。塵跡罕到庭。時邀二三子。暇日每一經。愛此野圃風。竹外敞曲櫺。北戶時啓扉。圍棋子丁丁。中有鶴髮翁。服食致百齡。瞠目不與言。高臥枕道經。各欲適褻抱。久久還忘形。題江天雲樹岡送陶兵備易至廣東

黃陵廟前官舫開。使君遙溯長江來。金陵渚邊津鼓響。使君復傍長江上。長江一碧吳楚交。公來早潮去午潮。江寧太守衡陽宰。公官只飲長江水。江天尺幅寫入神。溯江送者還百人。就中年少揖官舸。綠鬢朱顏差似我。君不見。江潮初生海日紅。來船去帆咸使風。我乘素舸何所從。送公西上吾還東。太平訪沈太守業富不值贈公子在廷四首

蹤跡辭賢守。心期念友生。款門逢夜雨。撫樹識秋聲。兩地余遊倦。三年爾業成。談經匡鄭事。莫更急詩名。
今歲江南地。愁看八郡荒。蝗蝻曾接壤。禾黍獨茲方。日晚初離郭。秋成驗築場。似聞祈雨切。澤早徧山鄉。
入太平境。禾黍甚茂。

尊酒留賓切。開筵樂縱譚。脫冠懸竹樹。拾果貯筐籃。後約知南北。時座中有賈田祖。顧九苞諸人。清光此十三。桓公臺上望。題句爾何慙。

清絕憐公子。華年日正東。卷圖衣袂碧。落紙海雲紅。觀水淵源合。譚經志節同。他時東觀闕。應許嗣家風。

時攜觀海圖索題。

題饒上舍匿印譜

元明文敏筆法工。六書八體無能通。爾來識字益不廣。誰肯細意搜魚蟲。省文破體入書舍。開帖堂碑益增價。子雲奇字縱失傳。太常說文猶可借。豫章先生值此時。乃欲一意追冰斯。唐人識字宋人否。藉與未俗平嘲噓。祇今白髮看盈把。姓氏鐫殘賞音寡。宰印寧訛白下羊。隸書不混烏邊馬。先生五十動齒牙。只惜四海還無家。搆將絕技廣南去。炎嶠恐乏窮侯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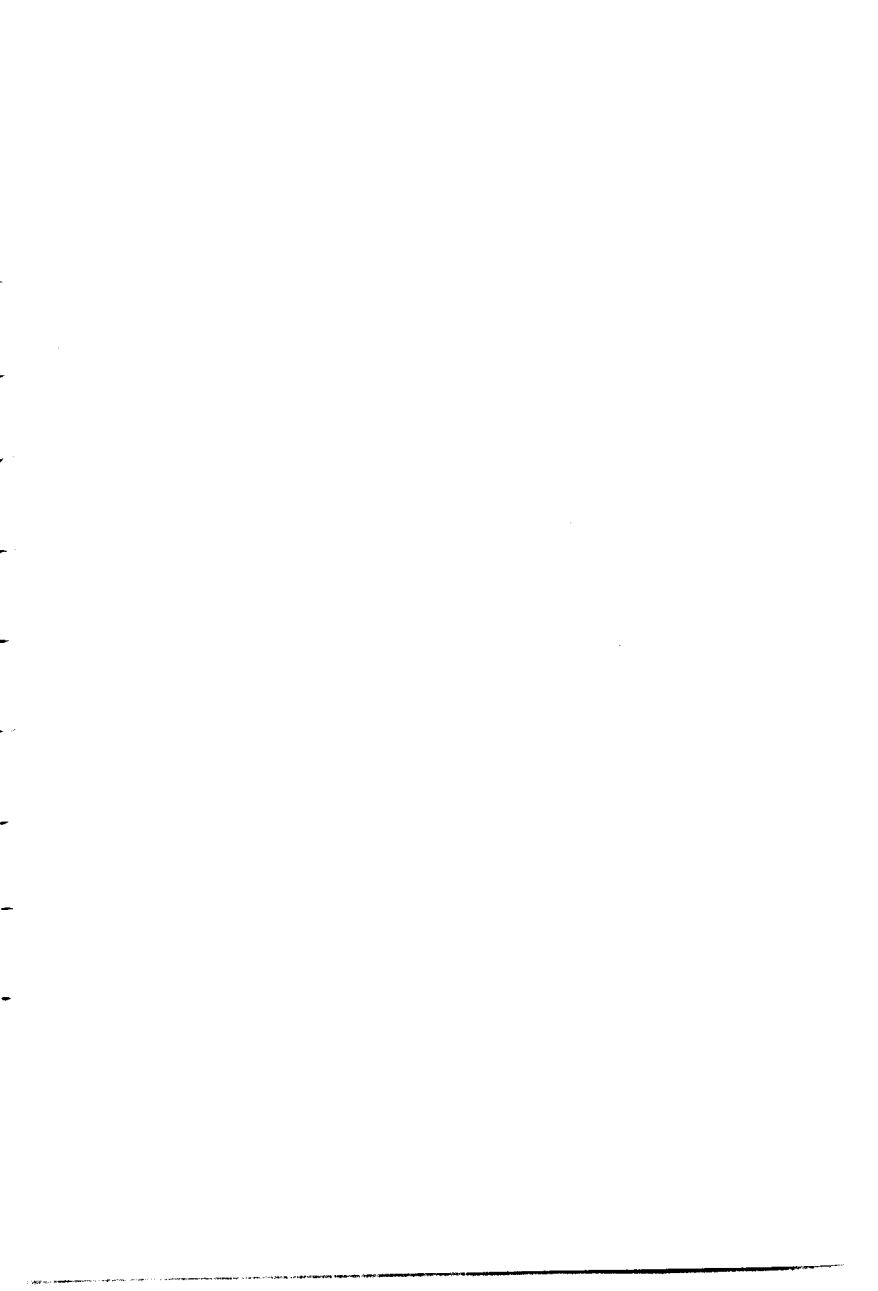
中秋偶成四首之一

檀板聲搖燭影紅。韋郎情劫記匆匆。鄉閭一賦傷窮鳥。帷幕三秋盼斷鴻。往事酒傾波影裏。幾時簾動月

明中春人樓閣疑天上十載遙遙夢未通。

至日度清流關作補壬辰冬

元雲開北嶺。至日度崇關。人馬朝飢極。烏雅掠食還。



附結軒詩卷第七

茅峰攝山集乙未丙申

書汪少尹蒼霖民謠三章後并引

甲午八月河決入淮安城。其冬蒼霖奉憲檄。運米抵淮安城下。賦詩三章。仁人之言。知民疾苦矣。昔杜甫讀元結春陵行。謂得結輩十數公。忝錯天下爲邦伯。天下可安。余亦謂今日得蒼霖輩十數人爲令丞。于吏治未必無補。蒼霖又嘗以強直爲上官所斥。因賦贈此章。非特贈蒼霖。亦甫所云庶幾知者聽耳。

五十命一官。悠悠困簿領。山城當孔道。坐席不得永。憶昨抵任來。東西屢馳騁。黔陽竣差委。飛檄調至省。載米數十船。前輸被災境。淮民水中哭。聞者爲咽哽。風謠譜三章。言要意深警。江南財賦地。水旱更苦併。今年零雨絕。赤地百萬頃。山邑命更懸。饑寒久延頸。心期長官至。爲可急匡拯。慷慨前竭誠。果遭上司屏。丞微顧白事。不斥良已幸。歸來臥荒廳。逸氣空耿耿。稽查又蒙檄。零雨泥沒脛。流離散清奉。不忍溝壑挺。我聞昔丞簿。得爲民命請。監門繪流圖。藍田奏蒙省。居儒所當效。不必厭官冷。酌酒讀子詩。中心契剛馥。九月十三日飲朱博士沛室奉贈二首

博士齋頭飲。偏逢月十三。官貧愁歎歲。節冷喜狂譚。百念營生計。吾曹合負擔。無窮憂樂意。白髮影鬢鬢。
宵宿荒西署。先生未厭貧。官清雙古柏。唵老一閒身。種學兒曹切。談經士氣淳。猶餘憔悴客。共爾結東隣。

九月十五日沈公子紹祖招飲月上後復移飲王廣文吉士西舫醉歸贈孫大星衍作

沈生一樓滿貯書。其下置酒招羶儒。就中年少數爾我。吐納俱有千明珠。峩峩縣東王廣文。玉骨飲酒無
由醺。攜樽晚復酌西舫。我醉脫落頭上巾。十年作客狂難忍。萬碗急須澆舌本。蠶腸食蟹苦攻馳。髀肉騎
驢復消損。我前失路無所歸。典衣作客來款扉。洛中先生初釋菜。院南主人思採薇。孫大自言生時夢伯夷入室因字薇隱。

忽然相約過谿步。數子于吾亦非故。三尺雛童訝款門。主人迎階客四顧。清譚已了進百壺。愛客更肯容
歡呼。燭花低昂眼花眩。失足尙厭旁人扶。狂來高歌出門走。兀兀橫街屢招手。君從東路邀狂客。我頃西
行追北斗。谿西尙有一燈紅。醉影延回谿路中。脫衫懸樹墮涼露。振袂過橋迎好風。橋頭匆匆復爾汝。爛
醉誰知是賓主。三更歸路過縣門。側耳還聽數聲鼓。

得孫大詩知昨日醉眠處乃古墓也戲賦一首卽寄孫大

城南路。昨日宵眠不知處。沙寒月薄影荒荒。白項老烏啼一樹。石阡埋沒不計年。跣足走上岡頭眠。夢中
白骨相爾汝。惹起醉魄時流涎。古人身後亦足悲。烈火燬盡山南碑。當時百練乞名筆。奇字剝落飛成灰。
青天沉沉醉歌苦。地下何知月三五。幽眠時揭紙錢開。漠漠酒香驚沁土。枕碑莫更笑客狂。猶勝斷隴眠

牛羊喬公墳上故人少。誰肯過往傾千觴。酒杯去手卽欲愁。況復地下眠春秋。荒墳一畝儘容臥。未識更有閒人不。鬼風吹人寒露襲。幾尺醉魂離地立。跨驢明日復經過。贏得奇人壠頭揖。

同作

孫星衍

兩生宵來醉眠處。卻往經過不能去。原頭乃有大臥人。一簣斗起殊嶙峋。道旁農人爲予語。此墓多年近畊塢。天寒出窟狐作羣。林空無人鳥呼侶。悵然爲憶昨日遊。快意一失成千秋。試呼墓中人。汝亦能飲不。醉魂飄飄出幽穴。知汝見麴涎應流。山頭土乾夜寂莫。知爾哀歌動吟魄。得非古豪英。列屋羅香姬。瓊杯綺食伐天粟。坐使螻蟻相凌欺。不然朝行碌碌廁官尹。似吏非吏隱非隱。黃金買譽立作碑。磨滅不傳行人憫。君乎名山一息苟足垂。若敖雖餒悲何爲。君不見。浮名如雲死卽歇。三寸桐棺喪幽骨。才豐德薄肆語言。不及葛底甘淪沒。清風朗月去不回。知爾至樂無如歸。百年大悟信豪舉。回視身世真劫灰。吾儕不飲亦黃土。夷蹠塵埃各千古。一杯榛棘死何靈。莫聽酒人頭上舞。

新霽晚步歸小飲沈公子紹祖宅

句曲城東路。蕭蕭雨載塗。暫晴思策蹇。不夜復啼烏。地冷疎門禁。年荒減市租。華陽山石盡。聞已食蒿蘆。

今歲句容最荒。村民先屑石粉食之名。觀音粉近復食蘆根。

公子能留客。深杯敢盡歡。早憐詩思窘。未覺酒腸寬。粟米應儲種。魚蝦僅入餐。吾曹欣飽食。莫更計宵寒。

樓上倚聲圖

夏居舫。秋居樓。月華只來樓上頭。吹瓊簫。續羌笛。梧葉秋飄古牆隙。梧飄一葉笛一聲。聲遲聲疾已五更。秋花如烟隔墻裏。石上聽歌人未起。

養寂

養寂非子心。習勞從所慣。非甘棄筋力。庶以別芻豢。羣居無一事。恐復涉嘲訕。才短識亦庸。無師古人慢。逢迎畏文士。涉歷羞巧宦。不作一世。人能寡憂患。

得黃大書知家叔自潁州歸

襖被蕭蕭出潁城。空囊羞復溯歸程。關心鄉落悲年歎。過眼兒童愧世情。多病更憐難作達。詣人都餉不留行。惟因騎馬淮南路。水碧山青尙送迎。

穎歌清絕繫人思。開篋欣緘七字詩。感激最憐翻楚調。升沉且復任吳兒。孤猿獨鶴傷歧路。廢瓦頽垣夢

昔時。多事更休題綺句。春人都已鬢如絲。時黃大寄到綺憶詩十數首

道士家看鞠

道人半歲不出門。種得塔前一畦菊。菊枯望雨無消息。日致城西水三斛。百錢買水寧忍饑。花開道士已典衣。我笑琳宮狂道士。看菊朝饑還飲水。

前題

孫星衍

道人無家花作命。只種此花開獨盛。愆陽自說人力多。觸熱我知花骨勁。原頭草枯落照紅。更上傑閣看雲峰。秋心不及花態濃。九月村景如殘冬。

讀黃二綺憶詩漫和四首

小閣珠簾動影紋。別離消息恨初聞。徒教小玉燒心字。枉乞麻姑看手文。籠袖紙燈行怯怯。牽衣花刺觸紛紛。兒家一片橫塘水。只到門前派已分。

氍毹廳北揖新正。碧玉多時羨長成。乍語已知留後識。相逢都尙識前生。消沉楚雨三更夢。來往鄰雞第一聲。剪罷燭花裁罷句。玉釵原不墮塵情。

紅墻一角露薔薇。日晚人來喚闔扉。說夢故教聲悄悄。傷春偏覺影依依。清修篋底裁番勝。密約樓頭毀嫁衣。最是玉缸淒冷處。蒲團真欲證忘機。

華年作客此蕭辰。已覺涼秋勝好春。鸚鵡頓離前度劫。芙蓉須認再生人。空從碧落傳私語。只句金僊乞病身。殘月一鉤幽夢醒。笑他還墮軟紅塵。

題沈公子畫幃

東風吹春著花樹。有客閉門花裏住。春光九月初三。漠漠卷簾流影素。幽居隔竹時見山。竹外好鳥聲

綿蠻沈生園亭莫上關。恐有逸翮宵飛還。

聞同人會飲沈公子宅。予以事阻不得往。戲寄。

我來句曲無所爲。日夕知從少年飲。廣文齋頭酒尙醉。復思騎馬過狂沈。沈生無錢能典衣。洪子得飲殊忘飢。連朝短晷去尤速。誰復料理霜螿肥。生家粉壁繪子安。樓上作賦千人看。忽思我亦好身手。二十落拓吟聲酸。鄰齋兀坐非一時。我狂只有羣公知。撐腸拄腹五百卷。快意不欲爲人師。朝來高歌氣如虎。客欲出門逢吏阻。人生敗意皆若斯。卻值升堂打官鼓。

憶昨

憶昨寬租詔。頻言下縣官。連旬清戶冊。累日駐征鞍。大吏徵求急。飢黎歎息看。窮鄉無宿食。莫更侈傳餐。

十月六日同朱大桂芳孫大星衍城南晚步

十五日一出遊。原上草木初辭秋。惜啓歲歉寡歡思。且覓二子噓窮愁。市中擾擾無百家。落日鼓已鳴官衙。飢民入市競挈攬。野店插竹覆攔遮。故人住近宮牆左。破壁經時有烟火。吏病無能索市租。客來聊復供山果。芒屨日晚踏市塵。城上月出光愁人。斜陽欲沒尙未沒。照曜樹頂棲鳥噴。城南城北荒塗永。城裏蓬蒿餘百頃。檜柏難尋隱士境。轆轤已斷仙人井。前時一雨潤麥田。短麥稍喜抽平阡。已看黃口竭樵探。忍聽白髮談豐年。道旁一輩還相告。日昨征西捷書到。時金川百斛裹船米禁開。征人失喜居人噪。我

今作客雖一方。百里尙得稱吾鄉。眼中見此誰得忍。樹赤無皮石無粉。

偶書呈朱博士

十餘年來俗不淳。水陸食譜宗吳門。維揚富人益輕猾。土木侈麗窮奇珍。淫祠一方有千百。媚禱役役勞心魂。衣裳更厭陳制度。袍袖割裂無完純。一方好尙匪細事。此事得不尤薦紳。吾曹讀書有原本。忍釀薄俗憂君親。十年此論不敢發。得遇公等眉纔申。一門風氣最淳古。兀兀把卷勤人倫。廣文雖微有祿入。節齋尙得分親朋。喜公招客只一尊。五簋不必羅雞豚。佳兒四十布作禪。冠服稱禮無新陳。行之一方俗可敦。請以此法遺子孫。

苦雨

始聞視北斗。初昏見南門。陽月倏已除。節候尙復溫。驚看未蟄蟲。唧唧鳴樹根。山雨忽復來。急響勢若奔。寒暑理已乖。涼燠異旦昏。夙有登涉心。時擬遊茅山。浹旬阻清尊。我友住巷南。眼急瞻朝暾。予懷亦鬱紆。對此

屋漏痕。

遊城東千佛樓作

原頭蕭蕭北風動。騎馬登山不施鞚。斜陽入寺紅已微。竹色圍樓綠疑夢。竹中添綠莓苔肥。慘碧忽訝開雙扉。移鐙入室許相見。可惜僧老無完衣。樓旁三楹屋深暗。僧言一樓狐復占。佛頭經雨已落青。畫壁凝

霜欲成紺。鐘魚聲中日未昏。羣狐擲磚催閉門。空廊星踈鬼復語。白骨欲起亡精魂。欲言不言還屏息。此地年深本難宅。半畝莓苔積殲宮。敗墻破塚連荒碧。我思僧語無所徵。起視爲剔長明鏡。樓頭缺月夜半升。欲挈襍被陪枯僧。

同作

孫星衍

城東佛樓幾年閉。塞徑秋榛刺芒利。飛燐射屋烏啄墻。鬼風吹檐斷佛臂。此間非墓非戰原。豈有厲魄號煩冤。青狸捧骨夜窺月。日氣不到羅神姦。迎廊一僧病枯瘠。見慣妖蹤訝人跡。老莎出戶曲復斜。反鎖空堂晝深黑。樓前冷碧竹作堆。逼袖細影明殘暉。愁霖滴塔漬幽血。敗粉剝壁生陰苔。竹梢朦朧上無路。疑墮中宵夢遊處。回頭不憶隔世來。過眼復復恐今生去。齶牙壓肩樓腳搖。驚起穴棟千年鴉。屏聲獨立瓦爭落。失勢一墮魂難招。原頭日落樹蒼莽。既下心神久恍恍。林梢卻顧寺角移。那得騰身立平壤。

晚眺同得景字

惜此歲序遷。高原自引領。城空氣蕭瑟。鬱鬱見遙嶺。流水聲已澌。原田百餘頃。行當苦寒月。野復少遺秉。落日下北城。暉暉半樓影。荒塗寡人跡。枯骨穿棘梗。晷短測景臺。泉枯煉丹井。村墟炊烟直。籬落鐙火永。薄霧復四圍。蕭條隔人境。

偕孫大張二步月復得景字

初三月雖好。初五光尤永。一巷敲柝聲。雙橋月華影。橋南二三子。蹤跡喜馳騁。狂孫旣軒宕。張子更修整。偶復作一篇。先尋句中警。嗟余本孤客。非子誰復省。編摩苦無暇。欲去未得請。昨復寄一書。還家索衣領。牀頭餘病婦。念我迫寒景。宵漏定不眠。踈窗剪刀冷。

丹陽酈布衣爲予寫雲谿一曲圖。時予客句曲而黃二景仁則遠在淮潁間。因并命寫入圖。復作詩寄黃門前水屋下流。屋小亦若蜻蜓舟。蜻蜓舟輕舉家住。楊柳門深不知處。沿谿柳色搖空春。春來只思樓上人。樓前流水深三尺。樓上人今去爲客。谿南狂客唵欲顛。月出喚渡愁無錢。沿谿灣環百回走。搖盡東風岸頭柳。谿花初開谿水鮮。谿禽窺客還少年。芒屨布襪岸南立。復有笠影垂吟肩。元卿居子雲宅。此時莫問樓頭客。一在江南一江北。

夜宿茅山元符宮步至印房待月復下飲石壇作

山行數十里。破暝入巖腹。勞人慣登涉。未欲憇征躅。携火出院門。荒荒踏叢竹。狂尋石千級。孤轉徑三曲。幽房經久閉。衰草已沒足。青苔點朱符。元鶚咒紅燭。危蹲悄塵慮。激響應空谷。東山一千頃。月色依皴綠。光景忽復新。參差辨層屋。孤蹤尙登眺。道侶已相速。樹杪下石壇。山隈面平巖。欣茲一尊酒。石上手屢屬。夜久霧氣清。山虛漏聲促。肴殘尙傾榼。石冷忽思褥。棲羽亦已醒。幽人杳難宿。歡悵于此聚。頗復念幽獨。

時張紹南未得至心賞不可忘。良辰記十六。

同作

孫星衍

琳宮鎮山坳。高下飛軒櫺。征鞍上盤盤。日暝客始停。遵途百勞忘。尋異千念盈。徑微已三折。屋暗仍重。扁竝上怯曳衣。孤行危建瓴。道士然炬來。開門導前行。靜覺鼠嚙松。微聞鳥梳翎。林空虎氣逼。草滑龜涎腥。山頭白濛濛。寒氣生夜明。空窮露華涼。誰見風笛橫。悄然步初還。遊侶見自驚。誰能守幽房。客夢冷易醒。

自元符宮上大茅峰憇曉霞閣

申旦不復眠。視此崖上月。初陽尙未升。了了見仙闕。冥濛松樹外。復見一星沒。樓北客尙眠。樓西窗已豁。藍輿顧不至。久待意鬱勃。二里抵一泉。流清鑑毛髮。延回積千轉。磊磊出山骨。原野何鬱紆。陰雲氣飄忽。層樓自孤迥。燬壁尙高揭。峰頂有五層樓今燬于火原田間山麓。百復不居一。歲歉民氣愁。山行寡完褐。犁鋤復羣聚。草樹經剛掘。野雉不敢飛。窮搜入狐窟。疲蹤願登閣。幽想已入樾。曾言富仙釀。斟酌苦易竭。亦感生計微。年荒未收秫。

同作

孫星衍

晨策登危峰。峰危屏鞍騎。巖阿氣候交。僕從神色異。目流衣邊雲。足滑崖上翠。陷知仙蹤深。斷若鬼斧

利回巒激泉響。暗谷聚風勢。蟻行信逶迤。猿升亦凌厲。倒視白日懸。仰干黃雲閉。寒空四垂光。積氣浮厚地。唯聞天雞喧。不見井蛙沸。靜懷鴻濛始。遠厭身世細。誰能逐輕塵。擾擾此中寄。山樓足高寒。飛闔白晝閉。寧惟戀佳釀。兼想挈孤被。

入蓬壺洞行二里許以燭盡不得入

探奇愜幽尋。百步得數洞。巉巖束穴口。已復拒徒衆。澹暝持一鐙。幽光破苔縫。遲回歎遊侶。賈勇得予仲。孫大聲震浦足洗踏伏流。身輕擬飛鞚。仙扁怯靈響。鬼壁怵虛哄。百步不一申。稍寬復思縱。頗欣露巖竇。已復出盎甕。去脈始及泉。回塗漸成術。猗獰閃身入。岌嶮壓肩重。惜此燭炬消。誰持蠟燈送。蝸涎入衣綻。蝠嗉補壁空。堅此獨往心。危詞阻羣從。崖昏杳無覩。地煖已消凍。石乳嗅復馨。壁書捫可誦。石上有數人題名靈蹤此疑聚。深處列屋棟。想有太古人。莓苔閉幽夢。

同作

孫星衍

看山不能吞。卻往入山腹。玉柱既參差。華陽復洄洑。茲遊稍通人。所歷亦娛目。奇鋒訝孤豎。密理看斜矗。冬溫蒸厚地。溜響滴虛谷。初驚石粼粼。始見沙漉漉。捫蹤走妖怪。穴竅散蝙蝠。垂乳甘可餐。流膏滑難觸。心疑轉仙逕。曠蕩見平陸。身輕便僂僂。足冷勇踏蹴。道人見纔訝。謂此足虵蝮。微微濕氛腥。慘慘陰霧蓄。子行決獨往。我與恥瑟縮。惜哉萬丈窟。一乞一寸燭。山靈厭搜覽。居客恠剗劓。莫附杞人憂。甘

同謝公辱

遊乾元觀尋陶宏景宰相堂舊址

此山產丹砂。林木頗不茂。十里及鬱岡。幽篁始深秀。峰回拓平陸。駿足亦已驟。山翠忽到門。鐘聲及清晝。沿林飛弱雉。列級臥頽獸。古壁挂笠瓢。虛堂祀星宿。碑文炫雷合。籤軸遭雨漏。尋井識毀垣。穿松歷遺構。夫君感通隱。信美想華胄。元芝究方術。玉篋富章奏。澗響已出肩。山雲詎歸岫。流連若人度。沉想莫余覩。三歎讀道書。孤懷爲心疚。

同作

孫星衍

尋幽轉山腰。折杖行數里。離崖樹歷歷。蟲地石齒齒。羣峰已低環。茲岡復孤起。巖棲寡俗駕。客至道人喜。開門響叢竹。繫馬落松子。檐澁挂薜蘿。階荒合椿杞。蕉心冷逾碧。茗味苦還美。星燈列金僊。雷火合石理。窮搜已折屐。促坐況陳盞。念沉鐘聲前。影閉竹華裏。耽奇悵將別。臥靜想無始。遵路何茫茫。霜林亂紅委。

偕王三沈大孫大遊駱氏園林

出郭祇一里。入村唯數家。過橋追落葉。搖樹起飛雅。上客留題急。名園春信賒。茅籬兩三處。只少酒旗斜。自句容至江寧半道欲遊青龍山未果

鳴雞聲未斷。一路續山禽。古寺出層碧。當門轉午陰。霜林鞭影瘦。石燈燒痕侵。客飯匆匆去。幽棲未及尋。
自雨花岡北攜酒至臺上痛飲復憇永寧泉二首

岡北岡南路。蕭蕭雨黯晨。大都饒落木。不復有居人。寒意欲侵骨。酒香思入唇。明朝騎馬去。無分乞閒身。
荒岡千百轉。知有永寧泉。屋底亂流響。原頭野火然。村童供茗具。行客臥苔甄。到晚逢僧語。憐余未解禪。

同作

孫星衍

寂寞荒臺路。狂眠共子來。居人驚腐脅。行客看擎杯。無復侵袍草。空生貼徑苔。客心襄舊迹。交手步千回。
路轉知泉近。冷然漱玉琴。頽檐方列坐。危徑更幽尋。露肘天風冷。鈎衣竹翠深。原頭莫招手。正爾作鷺音。

遊小倉山房卽呈袁大令枚

不覺幽居僻。孤行人竹中。鳥驚穿樹客。鶴抵應門童。白髮耽文史。青山作寓公。園西風月滿。二十五房通。
初七日雪與孫大飲城南酒樓

此日樓頭飲。還披篋底錢。百壺邀冷客。雙燭啓離筵。詩許逢人說。狂驚入市眠。雪花如掌大。偏欲墮吟肩。
兩夜偕孫大宿承恩寺十笏齋讀僧雨疇詩孫大賞其破樓鬼拜自鳴鐘句相約爲詩贈之竝寄偉然。偉然亦寺中詩僧。

寒風蕭蕭催卷簾。三更枕側開詩緘。虛堂晝短夜苦淹。一僧詩成白髮添。危樓初升雨廉蠹。樓角倒射酸風尖。鬼聲隨葉墮屋檐。欲落不落蛛絲黏。琉璃燈昏佛火燿。羨爾險韻還頻拈。一詩刻鬼印玉鈐。懣光游仲亦已殲。粘詩作符可止疢。七字霍若霜鋒鈿。一僧垂老甘蠶鹽。好句亦復抵十縑。雙編攜來驚阿咸。手擘八法爲書籤。子今往矣口若箝。嗟我石闕悲親銜。詩腸已澁韻苦織。刻削心刀魂難恬。庵深不聞更漏嚴。雞唱喔喔來窮閭。新詩寄將不自嫌。支公遠公誰得兼。函封勿受世俗砭。我詩自有神明監。

將至句曲酌酒與孫大別

共被吟宵雨。添衣念曉寒。故人應話別。尊酒足餘歡。夢逐微更轉。詩留隔歲看。雲谿春水闊。隨我把魚竿。

時擬同孫大旋里。

夜宿西來庵因憶春初與吳九祖健宿此感賦一首

西來庵畔聞鐘路。聊寄頻年此間住。故人樓被念宵寒。行客衣裘犯朝露。三更騎馬入一村。四更風急復出門。馬毛旋冰馬尾凍。兀兀鞍上愁吟魂。馬頭擊柝聲遙遙。曉星如月照過橋。問敲村店市濁酒。一醉陡覺冰顏消。眠牛岡頭曙雅起。一綫朝曦射林裏。居人宵夢尙未醒。客馬嘶風已十里。

偶成寄孫大

邑宰容狂客。居人識寓公。看山荒署裏。騎馬驛亭中。作達銜杯酒。尋幽理釣筒。吾交有孫楚。詩筆擅宗風。

爲林大令光照題劍俠圖

三尺寒雲落苔井。飛仙人來月無影。秋霜瑟瑟依鬢青。五花靈符佩鎮星。蒼松爲橋石爲室。相與隔橋論劍術。星文百步森有芒。已覺氣冷侵毛骨。神仙幾日離岫中。衣袂常帶朝霞紅。可憐秋水一渠碧。水色欲上搖青瞳。華陽仙令杯在手。說劍知君飛將後。繡綠千年尙不銷。無聊化作杯中酒。

烏翅岡探梅分得果字

秋仲余始來。仲冬歸未果。蕭條霜林下。凜冽雪花墮。園丁掃枯枝。驚見發梅朵。勸客時一來。寥寥此間坐。窗踈露山角。墻缺隱城堞。僻徑偶獸尋。重門尙深鎖。寧知狂客飲。喜與主人左。三兩酌濁醪。圍爐聚溫火。吟篇判蔬藪。是日以席間所有分韻。投贈及果麻。薄酒苦易醒。誰人復招我。

大風登攝山頂望江

山僧出戶驚狂客。絕頂立同山木植。蒼松岡南閣一層。飛鳥欲下人還登。白雲濛濛一招手。天風忽吹離立久。雄心直挾海水飛。南望天門北京口。

白鹿泉

松杉已疑蟄澗龍。闌干亦如飲渚虹。天青下合水泉碧。山綠暗裏樓臺紅。鈴簷飄風看百尺。石徑生雲埋四壁。欲從略約飲寒泉。怯此巉巖墮危石。

桃花洞

寒月欲盡居窮山。道人厭客久閉關。禽棲深林獸藏穴。只有孤客偏忘還。杉身三年長過屋。松石一鱗如
瞪目。嚴寒尙厭冰雪稀。靜揀山泉濯雙足。

紫峰閣石龕作

幾年捫壁壁忽崩。石頂裂穴藏枯僧。窮冬移來暑復出。愛此雲氣時薰蒸。幽崖無風日色斷。貼屋驚看蟄
蟲滿。枯僧定後眼忽開。下視山空地輪轉。

與孫大約作攝山詩久不見寄戲簡一首

我生好恠不避讒。詩到何沈猶遭芟。平生刻骨愛狸鮑。謂此駿馬辭羈銜。騷壇庶復見黃子。能刈惡木培
松杉。喜君筆力更食象。病虎不足充君饑。吾曹生世匪無益。一奇尙救世俗凡。風塵顏面日苦醜。人復銳
意憎青衫。森然落筆兩寒餓。豈意共有神明監。窮冬登陟本不惡。遊屐捷過隨風帆。君狂喜我百無畏。深
處往往逢麇麇。山川靈秀積腑臑。剩者亦遣眉端嵌。君留奇句壓嵩華。岡阜不足窮鐫剗。

幽居菴雨夜偕王三吉士沈大紹祖孫大星衍聯句三十韻

茅菴面山腰。嶢秃各百仞。豹霧釀濕雲。吉士虬枝結陰陣。渠荒澗猶澁。亮吉脉斷壑誰落。梅梢束春魂。紹
祖篁叢定風信。廊敗已剝椒。星衍階頰尙榮薜。杉根破石理。吉士隼瓜畫沙印。陰陰結垂螺。亮吉歷歷伏

蹲踞。坳奇臥猶局。紹祖崖滑墜甘殉。盤鶴啾巢寒。星衍饑麗竄枝迅。龕深黑初透。吉士壁合紺誰爨。苔綠
掩佛躋。亮吉晴紅閃妖瞬。層氛塞巖罅。紹祖積踵陷石躡。藤影交怒蛇。星衍樓形露飛屨。絲垂暗天網。吉
士屬濕鮮地餽。蟻穴訝走珠。亮吉蛟宮伏莽汛。微濛霑裘毫。紹祖幽滴沐山鬢。颺風短燭焰。星衍石氣浮
礎潤。呼酒拭敗几。吉士割鮮僭銛刃。饑嫌鴨脚瘦。亮吉渴若鯨口進。驕唵帽先側。紹祖耻醉魄尙振。枯僧
刻殘香。星衍雛僕匿斷燼。狂才愛披衲。吉士攏客厭蠶緝。循茲袂褊襪。亮吉愧我髮鬢髯。無舟遂藏壑。紹
祖有骨苦行殯。奇懷逼神惡。星衍恠語奪天吝。佳遊真逝鳥。吉士去日更馳駿。良朋偶散一。亮吉時沈
寒月驚過閭。遽廬大誰息。紹祖傳舍閒亦僅。狂遊謝絕絆。星衍兒戲學齟齬。莫聽嶺鐘鳴。羈心逐轉輒。

小除前一日與孫大城北痛飲卽送歸句容度歲

一句歸客狂難已。十日醉眠呼不起。我病何能謝友朋。君才頗不容鄉里。城門樓西放晚晴。我歸惜君還
遠行。酒徒無人只爾我。兀兀共把深杯傾。我憐歲月去不回。日晚聊折壻頭榘。壻頭榘花贈行客。明日東
西復南北。男兒行路亦可憐。道上飄零寡顏色。君今二十衣仍素。我入中年鬢難黑。粟米燠餘損道心。文
章富後供人役。金陵昔時共酒杯。前輩亦復知君才。我甘黃金與千擲。君被紅顏惱百回。紅顏昨日非今
日。歲宴相逢又相失。富兒門巷鬧車輿。貧客衣裘厭霜雪。荒荒衰柳出層城。冷巷窮門爆竹聲。津頭戍鼓
方三下。屋角疎星已二更。新詩別我何橫放。同輩誰能出君上。世上兒偏苛細微。里中姥忽驚奇狀。還君

歌詩酬一卮。鄉黨豈足容男兒。人生貧薄亦何厭。握手只惜爲歡遲。孫郎高歌狂轉甚。別我還因接王沈。破產明朝事遠遊。典衣此日供荒飮。此間亦有趙與楊。累日爲爾稱離觴。座中卜子庶同調。送客獨至官河旁。官河迢迢夜程黑。倦僕誰披立船側。一風鼓棹不尋停。明日還家已除夕。

同作

孫星衍

千杯酬我上北邙。不及容我生前狂。千言相思寄行路。不及逢君尋君怒。君來巷南雙拍肩。入市欲藉糟叩眠。六街隆隆塞賓從。酌酒還呼乞人共。市中先醉識子兄。入座不飲如公榮。卜生吾交君未識。揮袂徑使飛千鱗。市橋來看立重足。更脫纓裾舞鸚鵡。我生志大不自量。非薄曩喆如糝糠。小儒不答風射耳。愛我如君合心死。屈魂鮑鬼不可呼。我識二子今應無。百千年來復誰樂。六十日醉真吾徒。凡鉛難燒石難煮。此腸應歸濁醪腐。眼中絕業合有傳。身後榮名苦無主。三更惜別各不知。欲去顛倒前相持。幽魂如絲墮空闊。側聽鄉語離多時。菰蒲蕭蕭夢中過。骨冷猶疑枕君臥。

送汪秀才中歸里

不敢居鄉里。來遊戀友朋。狂名偏自慰。絕業許相矜。我病心無竅。君愁眼有稜。明朝風雪路。應亦厭飛騰。

十六夜偕諸同人步月

破壙明月上。從爾復東行。一市燈明滅。三更酒淺清。篷聲隨岸遠。誰羽墜巢驚。無復童年戲。牽衣入曲城。

句曲與孫大遊烏翅岡探棧

荒岡野橋谿水清。我初來遊因沈生。橋邊古棧百餘朶。瘦影入柏何縱橫。孤韉東去復逾月。來此已聽春禽聲。花間氣候亦殊絕。塘北飛雨墻西晴。看花人老苦無暇。可惜數日遼東行。油衫泥韉二三子。勸我花底傾餘觥。看花初舒復盛放。不待花落非人情。孫郎高歌值好春。瘦骨我獨支花辰。繞花百匝與君別。明日病馬騎勞人。

句曲與孫大別

長亭有春草。可以復遠行。我今別君歸。憔悴無歡情。可憐手中花。不及隄上草。隨我東西南北行。因風零落何能好。一生不合工隱憂。早與俗士成愆尤。閉門冷巷慣飄泊。一刺更厭逢人投。君知我心如皎日。我念君情比明月。落拓君真與世殊。狂名我更從人乞。世人與我爭百年。擾擾禮法拘名賢。讒聲笑口有時止。我共君名入青史。邑中大姓讒馮君。桓生自識楊子雲。里中少年辱韓信。異國偏能重廉藺。君今抑鬱何所爲。莫自憂愁減青鬢。我行折君牆上棧。數日念爾還東來。插棧泥中有根本。君若不來棧瘦損。江頭水色深復深。不能隨我去潁陰。潁中兒歌亦堪聽。對酒聞歌發狂興。一日寄一書。百日祇百回。莫嫌信使久闕絕。江口時有淮船來。淮船遙遙出江汜。欲別心難贈知己。我去真慙集戟鳥。君留更作趨庭鯉。貽君書籍貯閒廳。絕業無如校六經。芟除園草種叢竹。俗客不到門嘗扃。君憐別語方離口。我念征人復回首。

曲岸初生黯黯波。層城已隔青青柳。

社日雨偶成

短檐矮屋橫如艇。杏樹垂枝入苦井。窗外濛濛濕雨絲。折花聲裏春人醒。蛛絲黏戶暗不開。蒼鼠出牖銜莓苔。三條闕小雨聲滿。靜聽蠟屐衝泥來。此時樓北亦啓扉。細響曲折升層梯。空園初春悵無侶。小咒東風社公雨。

憶孫大

所思終不見。日夕對衡宇。暗牖翻月波。驚巢墜棲羽。沿門柝聲響。夢醒識人語。燭燼暗不光。薄帷風自舉。塵虛繪遺跡。琴慘續遙緒。古井時一聲。知零前夜雨。

盤馬圖

君如有氣吞西城。兀兀草間騎一匹。馬頭飛鬣閃神弓。直叱驂騑與爭疾。我騎款段亦狂吟。雅有男兒一寸心。贈君芻糧戒君御。獨向城西望君去。

寒食出遊作

眼明不欲看春水。意懶只合尋殘花。殘花飛飛不辭遠。風急復入春人家。蕭閒橋北遠市聲。我逐燕翦登春城。春城東西夕陽好。蝴蝶雙翻女墻草。紅橋白塔臨水旁。十里目極黃花黃。黃花叢邊故人住。死墓花

香最深處。謂馬秀才廣運沿谿楊柳記同攀。詎料都成慕前樹。死友已死生友狂。鄉黨欲斥憐孫郎。城東乞者飲君德。百徧問爾遊何方。我尋春出亦偶然。寂莫歸喚臨谿船。聽歌買醉亦有處。耻與俗士同周旋。

清明日諸同人餞予旗亭醉後賦此

君知我狂休更激。醉中牽人醒不識。君知我倦休復來。夢裏得句醒還猜。十年寥寥賞音寡。四座誰人手堪把。君今欲看隴頭花。使我頻隨富兒馬。東門城上放陽春。青眼看春有幾人。城中車輿盡東去。日莫不斷花間塵。欲行不行誰與共。獨客緣知乏人送。谿南燕翦忽西飛。十里隨人去如夢。

上冢

今朝原上草。萬綠慘一望。北郭展嫩晴。東塘拓新漲。全家茲上冢。人語雜烟舫。岸柳記昔移。山泥識初葬。林紅逗遙溜。窗碧啓虛障。新月眉際垂。春花袖中放。遲歸待深春。薄飲接幽貺。十里鸚紙錢。春人復惆悵。
夜泊金山寺

柳綠垂黃不垂碧。雨腳飄青復飄白。風林吹散一萬雅。隨我東來蔽江黑。前舟只聞柔艣聲。風水不定愁宵程。後舟微茫接沙尾。稍辨人聲出蓬底。一更初明山寺鐘。二更雨止歸寺僧。三更棲鳥避光景。塔漾空明七層影。

江上曉行

船頭明月已四更。孤客幽夢隨潮生。寺樓疏鐘祇一聲。北風吹舟南岸橫。晨光初浮港口沙。微雨已落江南花。江魚千頭迎日華。水色艷艷明紅紗。朝暾東來月西缺。卻視隔林星景沒。舟人無言去帆疾。欲至真州岸頭歇。

遲孫大不至

相識隔百里。待來殊不來。酒邊雙淚落。身外一花開。病婦裾應擘。狂交札復催。城南風與日。遲爾上荒臺。遣僕詞寄汪二尹蒼霖

予方愁。汝莫哭。主人堂前遣一僕。主人一步僕卽隨。三月西來無斗粟。朱門騎馬誰家子。僕學主人還上視。人嗤汝拙汝莫懲。遣汝去隨強項丞。

雨花岡北小飲復至西天寺久憩

探巢豈止墮鵲卵。捫壁且欲尋蝸涎。百壺遊春不知遠。醉倒只乞壻根眠。花枝滿身縈綠煙。酒面冷貼青苔錢。天桃嬌春柳絲愁。竹裏樓高有人占。花須隨蝶自悠揚。露眼窺人復明暗。原頭少心吹冷香。衣上日腳明殘黃。殘黃過水光不沒。一半驚看入壻缺。谿南古屋三四家。已有幽人盼新月。

自岡北至暢春園看牡丹因憶去歲與孫大醉飲處

日晚迷歸路。隨雲度北岡。野花沿岸白。新月過橋黃。百里虛傳札。經旬待舉觴。臺高更孤上。無復昔時狂。

落拓居人識。相逢索酒錢。好春餘幾日。爲客入中年。竹冷怕侵鬢。枝低更壓肩。明朝一雙淚。真欲墮花前。
上巳日寄孫大時擬重遊句容。

短後衣看逐短輪。荒塗擾擾值茲辰。銷殘塵海無奇士。寥落雲山隔酒人。痛飲摠虛遙夜約。狂吟苦覓昔時春。浮萍飛絮都飄泊。好向閒中悟此身。

重過拈花庵

尙欲隨雲度小谿。四山殘月眼都迷。塵中惘惘千年鶴。夢裏荒荒五夜雞。客久竟須忘巧拙。塗窮寧復辨東西。拈花庵畔枯僧老。一再逢人乞舊題。

得句容諸友人札

九十山程折簡呼。尙憐狂跡滯窮塗。禰衡自欲兒文舉。爰盎偏應弟灌夫。爲客百年悲白日。論交一輩近黃墟。重來只向閒街走。多恐人知舊酒徒。

書事

戶勘灾荒里訟冤。心清久厭吏庭喧。早聞市卒添梅福。已覺衙官少屈原。脫屣何能喻妻子。挂冠終不夢田園。甕君洗眼看塵海。局促誰人尙守轅。

客句容署中以縣試不得出寄孫大

夢醒空自惜年華。法鼓聲聲報晚衙。兩度摠慙巢幕燕。一春只看隔牆花。窺鐙鼠怯穿衣桁。緣壁蟲驚落
畫叉。我自懷人不可寐。高吟時復振窗紗。

偶成

莫學王公寡宦情。耻隨平叔竊時名。百年我聽村雞舞。一輩誰先仗馬鳴。孤客感時雙鬢改。小樓入夜衆
星明。亂雲堆裏重南望。水黑山昏斷去程。

重至句容

莫歎頻來席未溫。一旬騎馬入朱門。蹇年不復營妻子。岐路翻成戀友朋。烏鵲辭巢知樹冷。狐狸窺院趁
鐙昏。浮生迸入今宵夢。夢破勞勞斷客魂。

寄張紹南

只隔橋南北。離居未得同。酒魂沉盞綠。春夢壓鐙紅。念爾孤生蒂。憐余獨轉蓬。鄉心與流水。日夕向川東。
觀棋圖

山風颯颯卷床書。日午聊將倦眼舒。攬得橋中雙病叟。三株松下鬥秋儲。

句容遊孔氏園亭

參差黃白一畝花。竹扇圍處知誰家。青衣亭亭復孤立。手搏飛絮團輕紗。深紅淺碧開錦屏。萬朵綴壁如

華尾。我唸一句一星落。片片飛入谿南亭。閒門卻映深深竹。竹葉濃遮鳥巢綠。簷前鳩婦鳴不飛。靜看水塘烏浴浴。

三月二十日夜與孫大挈榼至城上飲

華堂非不樂。相與草間飲。擾擾千百中。孤生自殊稟。君來攜一榼。味復異烹飪。曲木藉作盤。曲枝勞作枕。回瞻白楊路。先有石甓寢。酒面鋪月光。鬼風吹懷懷。

趙大襄王招飲醉後卻寄

朝狂飲百觴。莫狂飲千鐘。恨客只說樊少翁。惟君何招蓋次公。立談一語咸失歡。醉鄉天地何能寬。醒時頗知客顏色。兀兀一尊移面壁。酒狂於我不可當。一月不出蓬蒿堂。讀書只欲究世務。放筆安肯爲詞章。胸中之奇亦思吐。意欲上書丞相府。直將心跡寄青雲。不用頭顱入黃土。

郊行

十日耽狂飲。茲遊欲避人。衫輕蕩飛雨。髮短入流塵。僧古百年衲。松閒七尺身。東門橋下水。照影失青春。癡寺

尺五當門草。心知久閉關。亂墳三畝地。幽夢一房山。客鬢慙行役。僧修厭往還。尙留遺殿址。淒絕此松間。種蔬

食力祈無暇。經旬獨種蔬。狂難知死所。儉欲夢生初。井李偏愁咽。壻蒿尙欲鉏。何因棄貧病。知好亦全疎。
得孫大書

我書必雙函。君書亦百紙。書來幾回讀。淚落忽不止。我顏如灰君色苦。夢慘從君聽街鼓。離堂一鏡分。構思病婦黃頰支多時。忽然好句落唵管。晦日寄我城南詩。華年只覺奔馳急。君匪春人我三十。舟楫終慙身世浮。龍虵苦羨秋冬蟄。一生一死安足愁。生我何不如蜉蝣。備書朝莫自一室。搥閱百歲同憂囚。離居入夢華陽阪。冶葉倡條識春晚。生魂應挂楊柳枝。雨濕風飄不能反。

附鮎軒詩卷第八

天台雁蕩集丙申

獨鶴行寄黃景仁

獨鶴亦不高。如人長七尺。羅張網布不可以暗飛。悄然墮爾秋原之孤白。幽蟾光短不得長。一星當天病眼黃。鶴于此時何處翔。不隨鴨頭青。不隨鴨頭碧。不隨愁鴻南。不隨悽燕北。汝黑汝白不可知。汝南汝北我則思。君不見。羽毛如霜膝如鐵。汝今雖遠遊。慎勿使。霜毛摧。鐵骨折。

飢鷓行寄孫星衍

飢鷓爾何來。聞自天上墮。世人不知爲奇祥。聞聲而驚反懼禍。何爲牽汝頭。縛汝腳。使汝鳥不鳥。鷓不鷓。嚙傾月明。庭低露涼。秋蟲食之。令人心傷。徘徊不能行。我見驚是飢鳳凰。君不見。鳳凰雖已飢。光采自不藏。猶吐五色雲。高若百尺墻。世人文章休目迷。我辨毛質皆山鷄。不然何以飢鷓苦。飢汝苦肥。

病馬行

糝三升。糶一尺。馬病空槽不能食。神駒力屈亦有時。馬今不病主不知。青天白日。蓋此四野。馬辭主人。哀鳴其下。鳴聲不欲高。恐復驚道邊。世人不相知。謂馬爲乞憐。文絲十尺絡剛羸。主今復飾疥駝。君不見。

同生相逢尙相失。空費黃金求死骨。

獨居裏黃二

二十力學經初橫。三十著書還未成。隣家老翁苦槌壁。欲睡厭我咿唔聲。園蔬青青食貧始。此意何能喻。妻子富人僚。瘠苦見輕。自審貧薄何由齒。我貧于世應食力。八口還嫌婦慵織。瓜葵未飽緣年歉。藥物預儲愁里疫。雅無親串饒知己。遠寄雙縑潤行李。肯將心力事時人。月值纔能謀粟米。故人已獻長楊賦。自說雲霄尙無路。飢寒念爾筋骨疲。百里津門直徒步。與君同家谿水頭。午日簫鼓喧中流。我貧頗復厭薄俗。不遣病婦登高樓。還愁賃屋豪家側。簷溜傾庭積卑濕。苦唸時復過三更。癯裏竹竿知月直。

舟行三塔蕩看月

湖堤昨日崩新漲。青石帆嶼紛相向。舟人飯罷衝北風。擊鼓船行三塔蕩。湖堤灣環湖月白。復有斜陽半湖赤。橋門去水只數分。波底接天無一尺。前帆已礙雅巢過。後艇方驚魚窟出。空明積水漾蒲衣。寥落居人飯蓮實。船頭明月忽已過。不若夢裏聽吳歌。前山白雲如絮多。明日急雨翻層波。

雨過石臼湖

溧陽之南集商舶。百錢買舟長十尺。推篷漁叟不識人。錯認湖頭販魚客。微風吹篷雨腳粗。一日一夕穿層湖。水花空明映蓮葉。時有菱角翻菰蒲。漁人網結湖邊宅。笑指層湖作衣食。牀前水淺撈白蝦。竈底泥

深探清鯽。五湖天闊煙水通。放艇只憶陶朱公。按范蠡所泛五湖此其一。餘不出當禽燕湖界中。故人戲語天倘從。老作石臼湖

中龍。同行周君所言如此。

簡黃二景仁

東西南北誰能達。一月不寄長安札。金陵江頭候消息。兀兀束裝聞欲發。泥中垂翅亦其理。殿上策名知有幾。時獻賦報罷我貧已是歷三州。嗟子何不遠千里。男兒脫身行路旁。素面日益塵沙黃。黃金臺前集多士。

笑爾八尺身空長。斬蛟射虎縱一往。少年何必齒鄉黨。能容卿輩詎止千。雅識國士真無兩。平生亦知少

所與。憶爾唯同瘦孫語。我因作客締心知。女也粵人非貌取。余與孫子訂交因黃二君家南頭住狂呂。百斛龍文亦

思舉。矜名苦遭時俗罵。尋句唯邀鬼神許。可憐蹤跡二三子。母病妻愁摠如此。固窮不出誰能勸。離俗未

遠吾猶耻。長貧寧使婦無禪。不遣朋來缺酒尊。當時總角共言笑。一輩更有誰人存。讀書雖多顏不迂。食

力既久形非癯。乾坤亦憐壯心在。不使齋恨填溝渠。別離幾載無苗麥。君意欲歸歸詎尋。三間老屋蒿數

尺。十畝荒田禾半石。世奢豈復慮終始。我儉纔能救晨夕。瓶無斗粟休謀因。身有葛衣應賤帛。狂來苦欲

慕前賢。俗薄何能謝其責。我今作客苦乏資。女復告我歸無時。窮愁屬女休苦思。破崗聊寄孫郎詩。

五鼓出句容東門聞孫大已先期走送不值卻寄

君乘殘月來。我逐荒雞起。華陽門邊後先出。豈意違君復數里。原頭草荒行接天。病馬兀兀梧楊鞭。谿橋

東西路還判。別夢隨君已零亂。君今驚魂不自招。我逐暗影徒飄搖。春泥深尺那可跡。蠟炬遺灰杳難覓。哀笳三更復五更。憶君出城還入城。悲來無端念死生。此別惘惘俱吞聲。

紅梅閣夜坐贈道士王清真

勞勞定何意。擾擾遣久住。兀傲七尺身。特立百年樹。幽蹤無端心賞僻。喜聽禽聲厭人跡。卽看松櫟醒醉顏。愛向宵深坐壇石。堂中飛仙人。一一古丈夫。莓苔陰陰塌西壁。恠此慘綠生肌膚。棲真幽人顏色醜。月午臺前禮星斗。塵沙十尺障眼脂。對面寧能辨誰某。蘭心玉質脆不堅。國士何以無長年。豈其奇才眩世目。不遺白髮亟唼肩。沉心觀物亦如此。幾徧楛栝栢難死。辭家君欲侶松喬。入世余愁對妻子。鑪煙已滅飛暗灰。道童天曉殊不回。振衣縱步出門去。歸路覺我形神摧。

寄朱博士沛

君管送我時。城南廣文宅。門前青竹竿。森森月華直。博士今冷官。謀餐不能飽。頗感招客勤。盤中釘梨棗。我愁鬢髮疎。君苦牙齒缺。相識只一年。驚看五回別。

縣丞輸餉作。大尹賑饑詞。絕憶窮衙裏。都工五字詩。謂汪蒼霖林光照

將遊白紵山待同人不至

百日低眉坐。看山眼倍明。靜餘懸屐想。狂卽拂衣行。破冢愁尸氣。荒邨覓吠聲。何因久相待。幽絕晚涼生。
白紵山半望江北諸山漫賦

前行未及松頂關。半嶺已落天門山。晴江帆風走十里。望去不越坳堂間。江天空濛雲百頃。行人舉頭天壓頂。驚濤隨風落耳邊。長松蕭蕭日沒景。丈夫生世不合閒。履險始尋開心顏。吳船百斛看橫渡。臥穩亦覺魚龍頑。何時疾帆飛。渡我至江北。黃河決處看迅流。使我軒眉畫奇策。潛行欲索河伯符。不佩五嶽真形圖。魚頭誰識可換黑。龜眼切莫輕塗朱。山川英靈幾人在。看此橫流日歸海。杯底銀濤雪浪飛。鏡中綠髮朱顏改。山雲欲出山雨從。越嶺已覺聲洶洶。君不見。壯遊能消磊落胸。愛此激電鋪江紅。

于湖曲

晉書明帝微行。至于湖陰。察王敦營壘。于湖縣名。屬丹陽郡。樂府誤作湖陰曲。溫尉集亦然。今正之。
一言不合收斬鬻。利劍入座光新磨。虬須心懸祖龍坐。拔劍指天雲欲破。營門三日兀不開。妖夢豈識真龍來。原頭天低日輪黑。日在么麼夢中赤。將軍大呼蜂目突。十萬犇鯨聳皮骨。豺聲一出衆已驚。怒叱百馬追龍行。君不見。西飛黃塵東掣電。赤日上天龍入殿。

方布衣薰寫幽居圖見寄賦謝

男兒已自辭官府。壯歲應須立門戶。八口終嫌無事貧。一身肯作多錢賈。感君爲圖伯夷築。愧我未學樊

遲圃年豐祭止陳魚菽。歲歉資應缺雞黍。承顏竟日說桑麻。入室三時響機杼。山田定早輸農稅。臘月先聞擊村鼓。波平百尾齊上竿。雨急萬茵爭出土。瓜桃未熟隣先餉。錢帛可通誰是主。過因不事斥官蛙。未厭無稽傳市虎。能憂雅欲師唐魏。問俗甘不如鄒魯。譚知野老慣掀須。讀飭兒曹莫刺股。田廬課後童無約。種植經存茶乏譜。立談客可贈一困。量腹我纔消二鬪。君不見三間老屋亦太古。兩足木牀穿未補。男能辛勤女作苦。一月共粿四十五。

姚良年鑄奸鼎歌

君不見山之南。鬼止一足行。君不見山之北。蛇豕兩頭人不識。乾坤浩大何足窮。日月匿影于巖側。奈何天生人。人復發其覆。形幽迹殊詭。一一誌篆籀。虜身虎質非不仁。何必責獸皆麒麟。揆筮攪綱理有鑿。尋食尙不嫌雞豚。恠哉神奸只食人。狂口嚼嚙憎人馴。遂令居高揣肥瘠。食盡不懼天公噴。人觀此鼎毛髮逼。我謂鼎陳神鬼惑。豺狼當塗狐被劾。熊羆噬人貉遭責。一言君還縱姦慝。百恠誰甘受雕刻。強吞弱囚理豈容。造物未必終夢夢。森然顏面待錢削。舍此更欲求良工。君不見經蟲雕。史檮杌。飢饉人屍渴人血。問工何時鑄饕餮。四十八州爭獻鐵。

與孫大飲鳥翅岡主人園

鳥翅岡頭路。春殘屢款門。後來無此客。別夜肅清尊。病覺詩篇短。狂憐骨相存。千杯吾未厭。渾欲酬狂孫。

賈孝女詩高郵人翰林檢討賈兆鳳女

一臂落節獲完。兩臂碎。孝復全。剝膚活親奇女子。兒臂若完心卽死。左臂療母母不亡。右臂封肉乞父嘗。骨肉已合肌膚傷。肌膚傷。兒勿惜。親在還能念兒瘠。君不見。親身康強家乏食。兒合臂創須事織。

九井山讀書歌爲朱明經滋年賦

望山山不登。卷書書不讀。山奇要戴巨鼈首。字古須撿蠹魚腹。我聞昆侖命高。食嶠奇。發興欲遣憑公移。復聞秦王墳。不韋家。兀兀陳編富周孔。腐儒執經休聚喧。中郎發邱須置官。囊中苦無名嶽住。地下或有奇書看。願君讀書能棄書。鼻準磨墨人嗤儒。願君入山不識山。山雨滴硯屏嘗關。君不見。山屏嘗關山徑阻。九井九龍稱地主。井泉聲寒誦聲苦。願君飲此可釋暑。

偶書

收得城西博進錢。一旬七日啓華筵。閉門只共屠沽飲。羞殺城東惡少年。

七月十二夜偕孫大暨王吳二秀才易僧服泛舟訪青山莊故址薄暝銜醉歸仍至旗亭痛飲四鼓乃別

莊爲京江相國
孫布政迺別業

清秋攜客出郭門。名園傳自丞相孫。當時官富乞休早。聊以暇日娛清尊。名園蒼蒼列松柏。此地由來遠城北。无山而山名目奇。飛白當門題徑尺。平泉莊啓賓客多。往者不樂還高歌。鄉閭我識陸恭仲。試語舊

事勞滂沱。曾言騎馬園南走。斥買閒田起岡阜。田夫築土經幾時。老去園丁變樵叟。橫塘水涸煙雨荒。夜久月白西頭廊。傷心并乏狐兔竄。祇有曲院藏牛羊。山纔一成谿數尺。谿灣菱魚山鬻石。水車載水注旱田。山丁移山入豪宅。百年老樹惜不畧。大斧摧殘落巖側。寒窗无櫺戶无格。署券園南索昂直。可憐憔悴張公子。辟債臺高客中死。諸孫寥落寡屋椽。依徧相公門下士。相公昔日崇清儉。盤馬廳成寡欄檻。吾嗣移家志已荒。多金築室心還慊。盛衰興廢无百年。看田作園園作田。林禽埜鵲遞相誚。巢樹不定頻遭遷。吾曹痛飲愁何著。遶院僧來借衣著。三更艇子不畧停。歸及江城鎖門鑰。

八月十三夜借趙大襄玉令姪學愈暨孫大攜酒至覓渡橋上飲

前宵飲城東。昨復飲城北。偏驚里中兒。成羣喜觀客。城西岸頭七尺橋。紅欄卻喜挂酒瓢。狂孫短趙幸俱集。共說月好輸今宵。人生放手卽復左。遠夢遙遙落飛舸。瓠腰菱角秋正鮮。明日縣南誰醉我。

中秋夕邀同錢唐郭焜暨孫大呂大攜笛及酒至雲谿泛舟作

雲谿里中夜四更。無多少年只郭橫。傾囊攜來一瓠酒。欲覓同輩吹新聲。孫郎歌殘意不懌。隔岸還招呂生笛。五年圓月歷五方。喜此復尋从君獍。回洲三面眺明鏡。升樹百尺餐清光。歌聲飛來壓簾重。可惜谿南百家夢。隨聲吹落波影中。宿燕啾啾復離棟。吾曹吟魂怕歸束。尺五菱舟載人六。風塵明日卽別家。辛苦牽船不居屋。

嘉興煙雨樓

川淒雨復淒。天遠雲亦遠。寥寥沙際楫。擾擾竹中館。卑鄉集魚蟹。豐歲樂鷄犬。煙柳積百重。坡塘信千轉。征衣旣頻質。寒序忽更煖。日午候北風。應看去帆滿。

雨霽登飛來峰

積奇登茲峰。峰卑阻雄眺。煙蘿雖復翳。巖石苦未峭。秋霖雜飛瀑。深谷積泥潦。窄訝虺蜮居。圓摩蝙蝠窠。朋僚厭幽濕。攀樹引夕照。空此邁往心。松門一舒嘯。

傷鱗賦并詩

洪子以丙申之秋。蒼皇遠出。斯時也。聶政有母。寄姊嫫之家。文矩別妻。歸弟法之宅。十口遠送。百錢從行。車輪折於吳門。征帆淪于越市。猶復踰越險遠。窮來會稽。狂唵墮魂。獨處失影。鬻故衣於市上。備乾糗於日中。楊朱遭岐塗而悲。元伯念死友而泣。爰作傷鱗之賦。以寄所思。其辭曰。

鱗兮鱗兮。產於西蠡。柰何來遊。因此越谿。惟此越谿。匪子之依。投絲於南。設餌於西。辨之有實。子不尋食。晉之斑斑。魚尾之赤。所思如何。我江我河。何時旋歸。送子涉波。念此涉波。有魴有鱖。餉子藻蘋。慰子風雨。一鱗之困。心焉永傷。一士之厄。于何不恫。惟翔思林。惟伏思沼。爰作傷鱗。以配窮鳥。

有讀傷鱗賦而悲者爲作二詩

囊金達千里。貧賤死里閻。柰何抱饑寒。顧欲處路隅。鍼生足文史。於世何所須。陶朱一何賢。泉明一何愚。北風凌朝至。悲我无衣裳。念之輟晨餐。晨餐亦難望。入市有所需。餅餌索少嘗。多錢不能供。少錢不充腸。嗟嗟復嗟嗟。我僕泣路旁。

九日登府山望海亭寄里中諸子

沉憂匪不傷。夕鬢朝已改。侵晨冒幽險。飛鳥忽不待。山氣何淒淒。危崕匿陽采。寧知唵眺處。先有數人在。萍梗離北江。浮蹤眺東海。行傷居者病。去惜僕夫殆。禰衡憶孔融。侯生結朱亥。徒悲成令節。復此念前載。歸計辦耦耕。無年願同餒。

曉發曹娥江

晨帆縣江開。夕騎府山發。秋原易風雨。喜此天宇豁。微茫數峰轉。奮迅百里達。篷寒服朝華。檻膩積流沫。蘋花聚川氣。蒲節散石髮。眼識化隼鳩。心傷祭魚獺。川程此迢遞。山驛方峭拔。甫託東歸雲。還繙北來札。虞江舟中晝眠夢孫大

雨淚忽不停。心傷枕函重。簾帷開虛風。秋陽暴幽夢。悲茲遲遲日。幽鳥時一啣。非无求友志。首疾念予仲。三旬滯鄉邑。百里走相送。放楫余已遙。犇駒爾難鞿。徒云堅後約。待此川澤凍。遠恨一以生。尋君舊詩諷。晚泊樸樹灘

黃悲西逝日。紅傷秋末花。羈聲出叢薄。暗影聚回沙。抑鬱川原棹。淒迷山半笳。停餐征騎集。持火夜程賒。推篷見孤月。何心不憶家。

自岷縣至天台山行雜詩

楓生北山上。葉落入西嶺。傷此東南風。愁看去來影。蕭條莫天氣。淒瑟鬪人境。露草黃一壇。土花紅半井。傷禽旣相戒。廐馬行復警。寥寥天地心。窮秋一深省。

夜唵方倚樹。曉夢已入竹。風鈴散踈聲。懸鐙照淒綠。頗欣謝塵事。息仰在深谷。迹感鐵羽禽。狂驚失羣鹿。窮鄉此留滯。樂歲苦躑躅。豈念襄與安。徒成歌復哭。

青谿多道士。華棟祀僊人。綠屨封君達。醜顏賀季真。林腰束雲岫。谷口入風塵。川綠疑成雨。巖紅忽覺春。開窗恠禽集。繫檻野猿馴。無由乞靈藥。終此駐閒身。

鐘沉遂無聲。燭滅忽有影。還登落月峰。眺此絳雲境。荒荒北來水。阻此西去嶺。客久亦撫心。僮勞屢延頸。來蹤匪无戀。去志忽不猛。寒月无裳衣。徒憂涉波冷。

山禽呼水禽。棲息多在戶。夏蟲語秋蟲。寒久何忽暑。川原旣相間。涼燠各有主。車馬喧寂中。勞勞自爾汝。征衣冒荆棘。客飯雜塵土。日發斑竹山。言尋白蘋浦。

秋心何其紛。宵念亦不一。思隨麋鹿遊。矧有犬馬疾。遲遲及沙岸。擾擾駐巖室。霧徑杳已迷。星塗易相失。

寒頻怯風信。飢苦藉木實。明發登北山。行當復三日。

台州使院雜詩寄孫大

秋風何其悲。冥雨入空隙。林鳩啼檐端。晨光慘將白。同儕渺何所。衰屨斷行跡。簾櫳悲深沉。青鏡挂餘壁。階除展余步。墮瓦甫及額。竹柏淒一林。東西綠苔色。回房昔清讌。饑鼠嚙歌席。誰聽晨鐘鳴。聊來視孤客。山樓與水樓。高下千百級。南城視北城。飛鳥亦不及。離離夕雲起。裊裊晨氣濕。枯薪旣盈路。墮果欣可拾。獨客窗際樵。居人樓上汲。孤猿乍驚竄。已復傍人立。旅念亦已消。經旬滯鄉邑。

秋衾旣迢遞。冬夜淒以肅。非因念遠人。胡爲秉明燭。明燭何搖搖。光紅條成綠。囊哉不能寐。深室遣僮僕。帷帳列北隅。緇塵拂茵褥。衣裳久顛倒。書史誰復束。昏旦一目遠。鳴雞喚人宿。

茲邦及鄉邑。東西千里遙。林禽皆殊聲。感歎同枝條。抱疴來幽巖。辭喧及崇朝。雖曰積驅馳。文史亦已勞。日晚忽北風。塵廬送塵囂。鬱鬱梁棟間。巖雲不能消。登涉興轉孤。歡讌理必招。因悲復成篇。歌竟還長謠。西軒夜吟寂。北寺鐘聲歇。山館落葉深。荒黃不因月。三更啓南牖。頽仰眺叢樾。墮石響北林。葦雲動城闕。巖要恠風起。老獸亦離穴。中野忽一鳴。哀聲振寥闊。霜嚴肅帷幔。寒至矻肌骨。已念无衣裳。誰能坐悽瑟。游思雖无方。鬱積亦有在。自與斯人違。沉沉歲時改。秦嘉傷婦病。范冉值妻餒。禽窮只守巢。萍離乃飄海。吳雲旣昇威。越嶺復崔嵬。子有東顧憂。予貽後時悔。蕭條此陽月。惻愴日无采。歸日東郭門。何人岸巾待。

見有倒松爲橋者

老樹栽爲橋。其根施作艇。纔辭恠鳥聲。已動游魚影。

謁禹陵觀窆石

蒼梧之崩竹已斑。黃態之殞血復殷。人疑賢聖盡野死。亦識君父非生還。地崩山傾水泉出。誰識防風悍
侯骨。誅龍于淵首不殊。齧鼈于山足不缺。茲陵峩峩獨百尺。豐碑蹲南穴列北。雲埋山昏人不識。四千年
來一橫石。當時神功爲鬪山。山石已破摧天關。頽紅尙帶海蛟血。慘綠入骨生爛爛。江淮修修怨神女。生
魂不招柰何許。齋山立石石不語。鬢絲爲風沫爲雨。乾坤功大寧復論。截江作國封未孫。我疑無物可酌
德。庶海作醴山爲罇。君不見。驚濤昨日入海門。海岸已沒千家村。時蕭山海塘屢
壞漂沒人家汝曹面目須感恩。不爾
摠戴魚頭犇。一坯山青一瓢海。疏鑿功深孰能改。神祠無窮石不毀。息壤千秋復留彼。

無錫舟次與孫大別候忽三月詩已代簡

一船如梭眠不得。更覓一船東作客。推篷見我燭燼紅。落月懸君布帆白。錢唐江頭惡浪軒。我別郭子無
一言。東西遙遙屢揮手。淚落不落中心煩。飛蓬无根逐風起。東去一千三百里。離家百日不得書。欲覓南
谿北谿鯉。山中食桃還憶君。足躡遠踏東峰雲。貽君許覓鮑家艾。申旦入谷勞樵斤。寒風蕭條日西馭。破
樓懷人獨箕踞。冬窮臘盡春不生。天盡海飛人復去。

自黃巖至樂清經盤石斤竹十餘嶺兼望雁蕩諸峰作

舒心及朝陽。結念向西日。犇星空谷中。驅濤廣川末。遵途念寒病。履險恃頑質。連峰驚西回。犇厓此孤突。危維天柱險。陰訝地維缺。目極泛海舟。神迷入山轍。離蹤念松桂。幽賞寄芝朮。終憶謝守言。歸同阮生述。持鐙何遙遙。照此前路濕。心傷戍樓鼓。值我夜行急。巖雨何蕭條。犇雲及原隰。林猿旣哀嘯。宿鳥感回集。鬪嶺一以長。衣驚北風襲。宵餐念難飽。僕馬誰更給。途慘且復行。嚴程尙三十。

盤松岡還長。斤竹嶺亦阻。非因征客瘦。兼傷馬行苦。遲遲發長道。出堡值亭午。前旌旣穿屋。後響復沿浦。鬪續十里塵。巖花渺無主。冬川感陰翳。昏谷事仰俯。藤蔓慎莫牽。先愁客衣補。

林紅無天光。竹綠補地影。藍輿及曛黑。顧視不可省。十里勢鬱盤。延回歎宵永。尋聲始離樹。辨響已入井。猿慘落果頻。禽驚出林猛。居人涉津訝。戍鼓隔樓警。紛茲菱粟餉。遠復啜巖茗。心怯念後來。懸燈照山頂。

過黃巖六十四條嶺

時達江都人寄書與汪大端光自臨海至黃巖六十四里半屬嶺路故名

東雲旣鬱蒼。西嶺亦荒荒。古橋人巢聚。空灘雁渡忙。奇峰圍作屋。橫石臥成梁。寥落長松蔭。淒清澗壑光。海飛天已盡。无復望君方。

舟行夜起

徒知川路闊。誰識夜還長。暗棹穿絲網。犇帆礙石梁。嚴程初擊鼓。寒月正褰裳。露白迷荒徑。鐙紅出毀墻。

樓頭搖旆影。樹底角星芒。徒歌既難樂。空樽行復傷。已及鳴雞店。雞聲慘不揚。

將至青田作

蓬心初轉白。橘實未全丹。犇馳此冬月。迢遙及越灘。村紅列楓柏。郭暗樹松檀。廢井迎人少。窮鄉候驂單。五門臨細水。雙闕峙危壇。城隅落帆駛。山樓吹角殘。誰信奔灘急。真如上嶺難。

石門憇誠意書院看飛瀑

黯黯晨光開。泠泠布帆疾。非因探虛泉。聊爲駐幽室。川原開異境。曠朗見遙闕。鑿石避險艱。沿流戒奔越。亭空注飛雨。景短迫寒日。靈川饒徂思。華年緬陳哲。嘘泉失真氣。犇壑斷雲轍。時平乏龍蛇。羣材實蟻蝨。流離念文史。倣儻負奇節。稷下未奮須。隆中猶抱膝。埋垣神劍起。毀篋異書出。三復名世思。孤衷濟時術。

石帆山

放舟石帆山。山險落帆幅。犇流信湍激。水淺石蟲蟲。噴聒入窗際。頽仰欣在目。維茲僧宇峻。絕頂秀林木。墮響摠入雲。危巢猶戴屋。延回勢千仞。壁立此背腹。常瞻東升雲。不見西景伏。陰厓畜陽煦。十月逗巖馥。疊嶺眺不窮。回灘去何速。思迎甘始藥。未辟子房穀。從此亦山居。彌年謝塵躅。

冬月寄孫大

同心燭不分。懸腕書尤疾。緣君傷遙程。知余念新別。離牀展冬夢。晝闔理宵結。瘴嶺一月行。蠻灘百重越。

吳文三尺簾。越嶠千頭橘。且欲寄一書。何由審虛實。時孫大婦病甚劇。

天台赤城歌寄孫大

赤城黃海天下奇。我昔探奇入雲海。天台山高一萬丈。結霧蒙雲住仙宰。犇車覆舟何不閒。數載豈復覩青山。丈夫事業百無就。筋力苦瘁登臨間。山中之人薜蘿繞。塵面看山亦徒擾。犇猿立鶴噪豈休。笑我飢驅髮蓬葆。黃塵入骨體不輕。手扶赤藤上赤京。崖窮壑轉忽相失。側耳已聽鳴泉清。塵寰下士禽子夏。五嶽遊期迫衰謝。我留綠髮不敢遲。急復料理居山資。人生何爲南北馳。憂患亦苦无窮時。巖棲谷汲誰賞心。素抱幸有雍門琴。不然雲山蒼蒼萬條路。更挂飛瓢覓君去。唵肩拍處我欲狂。君亦尋君遂初賦。

甌江阻雨夜起望江心寺作

寺爲宋文信國避難興復地。

海潮初入雨縱橫。帆落東甌九斗城。夜半題詩亦何意。荒雞聲裏酌先生。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一

與安西州守胡紀謨書

昨握別後出州城西北行九十里。至白墩子。宿墩旁。地勢高下。沙磧中尙有廢城舊址。土人居者亦不下數十家。右側有泉。寬二十餘步。土人呼爲疏勒泉。日用灌溉皆資之。余時卽疑漢疏勒國在龜茲之西。于闐之北。較烏孫等國更遠。何得敦煌郡地卽有疏勒泉。連日車中無事。取所攜前後漢書西域傳及耿恭等傳校之。而知恭所屯之疏勒城。實非漢疏勒國所都之城。但同名耳。攷前漢書西域傳。疏勒國治疏勒城。後漢書傳云。疏勒國領戶二萬二千。勝兵三萬人。于西域中爲強國。則都城內既有王。又有疏勒侯。擊胡侯。以訖左右譯長等。官旣不一。加以居民勝兵。自不下數萬。何以棄而不居。反留空城爲恭等一亡千人所據。若云與疏勒國衆同城。則匈奴車師不僅圍恭等。并圍疏勒國君民矣。匈奴旣于城下擁絕澗水。則一城之人。必皆大困。恭卽能穿井得水。疏勒國衆又將何飲乎。恭卽能煮弩作食。疏勒國衆又將何食乎。且自圍城已及圍解。傳不涉及疏勒國一字。明非疏勒國都城可知。一也。二則地理遠近不合。恭傳言恭爲戍已校尉。屯金滿城。謁者關寵爲已校尉。屯柳中。金滿城卽今奇臺縣東之古城。柳中卽唐柳中縣。在哈密城西十里。皆與今州西之疏勒泉近。而與漢疏勒國城遠至二倍。圖經古疏勒國去陝西省九千六百里今鎮西府去陝西

不及五千里。古城在府西不及五百里。二也。三則日月遲速不合。恭傳言肅宗建初元年正月。秦彭等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自柳中至交河城。一往一返。及攻城之日。至少亦須一月。及車師降後。乃分兵使范羌從山北迎恭。又遇大雪丈餘。卽至速亦必半月可達。圍解之後。且戰且行。吏士又素饑困。然恭傳云。是年三月。已至玉門。則道里甚近。必非自疏勒國至玉門可知。三也。又恭傳云。發張掖、酒泉、敦煌三郡及鄯善兵。鄯善國在今沙州衛西。與三郡皆距今州西之泉密邇。當日必就近徵發。四也。四則南北向背不合。交河城卽今土魯番。在雪山之北。今疏勒泉亦在西北。而疏勒國遠在雪山之南。若恭果據疏勒國城。則當使范羌從山南迎恭。何得反從山北。此又一顯證矣。五也。又與班超傳彼此情形不合。超傳。建初三年。上疏言。臣孤守疏勒。于今五載。自建初三年。上溯至永平十七年。方及五載。校恭傳。被圍之日。正在永平十八年。及建初元年。且超傳言。永平十八年帝崩。焉耆以中國大喪。遂攻沒都護陳寵。超孤立無援。而龜茲、姑墨、數發兵攻疏勒。超守槃橐城。與忠爲首尾。卽疎勒國王使恭此時在疏勒國都城。正可與超往來接應。不慮勢孤。而何以超傳旣言孤立無援。恭傳又云孤城固守。明二人必不同在一國可知。況一疏勒城也。豈有龜茲、姑墨攻其一面。匈奴車師又攻其一面。而兩不相聞者乎。且恭果在此城內。是以喪敗之餘。二三十人。受四國迭攻。恐亦無此理。況鮑昱、鄭衆上疏訟恭之功。使圍城有四國。正當張大其詞。而何以一則言匈奴圍之。歷旬不下。一則言當匈奴之衝。對數萬之衆。皆僅言匈奴不及他國乎。此又可準情酌理。明爲必無之事。

矣。至非疏勒國城。而亦名爲疏勒者。此亦如上郡之有龜茲。酒泉之有玉門。或居其流人。或徙彼降戶。皆未可定。總之。此疏勒泉。卽爲耿恭所守。疏勒城旁之泉。雖不敢懸斷。而恭所守之疏勒城。必非疏勒國都城。則已萬無疑義矣。前者坐次縱談。知足下素留心輿地之學。況此泉又近在足下州城之下。用敢就便質之。負罪遠行。不克多攜書籍。恐有望礙處。尙望足下有以教之。

昆侖山釋

昆侖山。卽天山也。其首在西北。山海經。昆侖墟在西北。河水出其東北隅。釋氏西域記。謂之阿耨達山。爾雅釋水云。河出昆侖墟。史記。太史公曰。禹本紀言。河出昆侖墟。其高二千五百餘里之類。是也。其尾在今肅州及西寧府。漢書地理志。金城郡臨羌縣。有弱水昆侖山祠。郡國志。臨羌有昆侖山。其地在今西寧塞外。崔鴻十六國春秋云。張駿時。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卽昆侖之體。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謂此山也。括地志。元和郡縣志。輿地廣記。太平寰宇記。並云。昆侖山在酒泉縣西南八十里。是矣。杜佑通典云。吐蕃自云。昆侖山在國中西南。河之所出。唐書吐蕃傳云。劉元鼎使還。言自湟水入河處。西南行二千三百里。有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侖。虜曰闕摩黎山。東距長安五千里。在今青海界。一統志。今黃河發源之處。雖有三山。而其最西而大。爲真源所在者。巴顏喀喇也。東北去西寧邊外一千四百五十五里。延袤約千餘里。山不極峻。而地勢甚高。自查靈鄂靈二海子之西。以漸而高。登至三百里。始抵其下山。

脈自金沙江發源之犁石山。蜿蜒東來。結爲此山。自此分支向北。層岡疊嶂。直抵嘉峪關。東趨大雪山。至西寧邊東北。達甘肅涼州。以南大小諸山。並黃河南岸。至西傾山。抵河洮階諸州。至四川松潘口諸山。河源其東。而其枝幹盤繞黃河西岸。勢相連屬。蒙古槩名之爲枯爾坤。枯爾坤。華言昆命也。益可知自賀諾木爾至葉爾羌。以及青海之枯爾坤。縣延東北。千五百里。至嘉峪關。以迄西寧。皆昆命山也。華言或名敦薨之山。或名蔥嶺山。或名于闐南山。或名紫山。或名天山。或名大雪山。或名酒泉南山。又有大昆命。小昆命。昆命邱。昆命墟。諸異名。譯言則名阿耨達山。又云。閻摩黎山。又名騰七里塔。又名麻瑋刺山。又名枯爾坤。其實皆一山也。善乎馬岌之言曰。酒泉南山。卽昆命之體。明昆命山首在西域。而其體則縣亘漢敦煌。漢書地理志。敦煌郡。廣至有昆命障。酒泉。金城等郡界。穆天子傳。爾雅。以及史記。漢書。所言昆命。皆指今酒泉南山。及臨羌大雪山而言。不遠迹至于闐。葉爾羌。以及先零。燒當等境也。禹貢所言昆命。析支。搜渠。亦當去雍州不遠。昆命國。蓋因附近昆命山而名。今考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蔥嶺之水。分流東西。東爲河源。禹紀所謂昆命山者。是也。是蔥嶺名昆命之證。漢書張騫傳。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爲昆命山。此昆命山。卽指今于闐南山。是于闐南山名昆命之證。唐書吐蕃傳。其南三百里三山。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國。古所謂昆命者也。是紫山名昆命之證。元史河源附錄云。吐蕃朵甘思東北。有大雪山。亦名麻不莫刺。其山最高。譯言騰七里塔。卽昆命也。是大雪山名昆命之證。馬岌言酒泉南山爲昆命之體。是酒泉南山爲昆命

之證。總之。昆侖者。人之首。昆侖山者。山之首。亦地之首。故以爲名。河圖括地象云。昆侖山爲地首。是也。今攷南山自西域至酒泉金城。實皆南條諸山之首。故可總名爲昆侖。此山邈迤至雍州境。卽爲太乙。終南諸山。山名終南。明塞外之南山至此已終也。

西海釋

吾家容齋隨筆。以爲四海一也。無所謂西海。其實不然。山海經海外大荒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名曰昆侖。漢書西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水經注引涼土異物志云。蔥嶺之水。分流東西。入大海。大海卽西海。與西域傳略同。又引康泰扶南傳云。恆水之源。乃極西北。出昆侖山中。有五大源。枝扈離大江。出山西北流。東南注大海。又引法顯云。恆水又東。到多摩犂鞞國。卽海口。云海口。卽西海口也。班固西域傳。犂鞞條支國臨西海。范蔚宗西域傳論云。廿英臨西海。以望大秦。晉書。安息天竺人。與大秦國交市海中。又云。鄰國使到者。途經大海。海水不可食。杜佑通典。大秦國。卽拂森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此西海之見于唐以前史傳者。若以近今證之。葉爾欽卽古于闐國。西域聞見錄。葉爾欽西行六十餘日。至克食米爾。克食米爾復西南行四十餘日。至溫都斯坦。水亦可通。云云。又云。溫都斯坦。其地之江河皆通海洋。時有閩廣海航到彼停泊。是西海卽在溫都斯坦之西。東西南北之海無不通。故西海中亦時有閩廣船到也。所云葉爾欽水可通溫都斯坦。又可證西域傳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矣。余遣戍伊

犁親遇溫都斯坦人。以筆詢其曲折甚悉。土人又云。喀什噶爾連界有阿緬國。在西海之濱。而一統志于
 榜葛刺。拂菻。古里。柯枝。錫蘭山。西洋。瑣里。諸國下。皆云在西海中。又可知昆侖之西實有西海。與東南北
 三面之海並通。非荒遠浩渺無所指實者可比矣。蓋西海有泛言者。漢書。王莽立西海郡。在今青海。續漢
 志。建安末。以張掖居延屬國置西海郡。歐陽忞輿地志。北庭大都護下有西海縣。云唐寶應二年置等是
 也。有土俗名爲西海。而實非西海者。禹貢山水澤地記。谷水出姑臧南山。北至武威入海。屆此水流兩分。
 一水北入休屠澤。俗謂之西海。水經注又云。敦薨之水。自西海逕尉犁國。去都護治所三百里。此西海卽
 鹽澤。一名勃澤。水經稱爲蒲昌海等是也。容齋又疑西海卽蒲昌海。亦非是。有實言西海所在者。前後漢
 書西域傳及山海經。水經注。以迄上文所稱異物志。扶南傳。及一統志。西域見聞錄等所述是也。或又難
 余曰。故書言河源上通天漢。則河源當在地之極西。今旣言實有西海。則河源在西海之外乎。西海之內
 乎。曰。河源介西海之南。淮南子墜形訓可證矣。云。河出昆侖東北陔。貫勃海。入禹貢所導積石山。高誘注。
 勃海。大海也。河水自昆侖。由地中行。書曰。道河積石入。猶出也。蓋河水伏流。至積石山始出耳。故漢書西
 域傳云。于闐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河源出焉。下語極有斟酌。不言水東流注黃河。
 而云注鹽澤。河源出焉者。明從此以上。河皆伏流。不礙于闐以西之水注西海也。是黃河又伏流于西海
 之下。與濟水之伏流于河水下等耳。南宋曩域旣盛。皋蘭以外。卽如異域。又何況萬里外之葉爾欽。溫都

斯坦等乎。此則校容齋隨筆。又未嘗不首欽昭代輿圖之廣。得以目驗口述者。證前人所未及也。

竹栢樓記

入楓橋半里而近。有小谿。通胥江。谿旁夾岸各數百家。岸西有老栢合抱。修篁成林者。爲袁氏竹栢樓。竹栢樓者。袁君廷禱之生母韓太孺人撫孤所居也。余交袁君遲。不及親覩太孺人之行事。然每過吳門。士大夫必稱袁君學行。其稱袁君學行也。又必本諸袁君之母。余已悚然異之。繼于友人處識袁君。又嘗一登袁君之堂。則所爲五硯之樓。萬巷之閣者。皆太孺人所留貽也。又于梁棟閒讀太孺人庭誥家範。輒諷誦不忍去。袁君又嘗泣告余曰。太孺人之教廷禱也。凡廷禱一言一行之善。太孺人必色喜。獲交一端士聞人也。亦然。凡與廷禱問學相長者。過從。太孺人必親爲治具。或有以緩急告者。必傾囊以助之。適力有不能。則歛歔不怡者。累日。太孺人歿後。廷禱承太孺人之志不改。家以此中落。烏呼。太孺人可爲賢矣。余頃以罪謫伊犛。不半歲。蒙恩釋歸。甫抵安西。卽允玉門令嵇君承裕之請。爲張烈女作傳。今又得紀吾賢母行事。往返三萬里中。甫得傳一烈女。紀一賢母。然後知貞固之操。瑰奇之行。在世閒亦不能多得也。凡作竹栢樓詩者。共若干人。而舊史氏洪亮吉爲之記。

錢大令維喬詩序

余幼耽吟詠。未成童日。卽識里中詩人三。曰陳蕤賓。曰湯遵路。曰錢季木。時三人者。詩名已噪。余甫學噓。

未敢遽定其優劣也。三十後，交道漸廣，學識亦粗進，因悉取三人者之詩而合觀之，蕤賓能頌習古人矣。顧自爲詩反不能學古人，遵路能學古人矣，而未能盡化古人之蹊徑也。獨季木才最高，五言法魏晉六朝，歌行則自初唐以迄北宋諸家，無不涉歷，近體則尤近大歷十子，雖心摩古人，而于古人之外，別有一種幽奇靈秀之氣，耐人尋味。余尤心折之。年益長，交益深，季木所爲詩亦益富，及四十後，季木已以名孝廉出宰浙中數縣，遷有日矣。忽謝病歸，築室邗溪之北，名曰半園之半。乃過從未及數月，余卽入都，嗣後官京師者十年。季木之音問時至，詩顧不多觀也。歲戊午，余以弟喪乞假歸，在里中八閱月，與季木過從尤密。亦時時觀季木之詩，季木亦時時言欲綜理前後所作，乞余訂定之。而余又以奔國卹入都矣。不半歲，以語言愚戇，鄙議殊死，聖天子寬其要領之誅，戍之絕域。卽日押出國門，時余在請室中，縲繼徧身，役車又敦促上道，匆猝未暇念及妻子也。獨割讞案紙尾，疾作書寄季木與孫兵備季仇，與之訣別。聞季木得余書，痛哭失聲。時時走余家問消息，及余抵戍所甫一日，卽得季木書于患難中，申之以婚姻，所以慰戒之者無不至。在戍所三閱月，凡三得季木書，而余已蒙恩旋里矣。季木于友朋死生離合之際，不忍相負如此。然後知季木詩之工，季木性情之摯爲之也。烏乎！人惟性情不摯，故遇事輒持兩端，甚或幸人之急而排擠之，訕笑之，以自明涉世之工，否則自詡爲深識遠見，以爲固早慮其有此，此其人亦何嘗不爲詩文。然要皆揣摩世故之談，與影響游移之語，求其能頌習古人者，已十不得一矣。況能學古人而得其

似乎學古人而得其似。又百不得一矣。況能于古人之外別具心手乎。此季木詩之所以可貴。而予之序季木詩。綜覽平生。不禁其悲喜之交集也。季木近頗學釋道兩家。他日所爲詩。或稍雜道流禪悅之語。然此非季木詩之至也。故予序季木詩。亦以己未以前爲斷云。

復臧文學鏞堂問通俗文學

昨頒到通俗文輯本。披閱之下。知足下好古之殷。網羅載籍之博。與亡友任君大椿所輯字林。均爲小學家不可少之書矣。亮吉幼亦嘗從事于此。故尊集跋語內。欲足下于所引原書下分別開載。以存古人之實。足下或不以爲然而又垂詢及之。用敢粗次所知者以復焉。此書自劉昭續漢書注後。徵引者不下十餘家。然惟李善文選注及太平御覽所采最夥。攷文選注引通俗文不著服虔者。如上林賦注。水鳥食謂之噉。長楊賦注。骨中脂曰髓。登樓賦注。暗色曰黤。江賦注。髮亂曰鬢髻等是也。有引通俗文而明著服虔者。赭白馬賦注。天子出。虎賁伺非常。謂之遮迺。長笛賦注。營居曰郛。洛神賦注。耳珠曰瑤。琴賦注。樂不勝謂之嗚嗷等是也。御覽引通俗文不著服虔者。脣不覆齒。謂之齟。卷三百六十八。乳病曰庀。三百七十一。噴導曰簪。六百八十八。障牀曰幬。六百九十九。等是也。引通俗而明著服虔者。刻葦傷盜。謂之搶。三百三十七。毛飾曰毳。三百四十一。匕首劍屬。其頭類匕。故曰匕首。短而使用。三百四十六。矛長八尺。謂之稍。三百五十四。大杖曰楮。三百五十七。所以制馬曰鞿。三百五十八。凡勒節曰珂。第褰尾曰稍。三百五十九。等是也。至若他書所引。有止言服虔而文法絕似通俗文者。史

記禮書裴嗣集解引服虔云。簣謂之第等是也。有變文言通俗篇者。文選琴賦注引服虔通俗篇是也。又有止言服虔俗說者。顏氏家訓書證篇。殷仲堪常用字訓。亦引服虔俗說之類是也。至杜預左傳注。多用服虔舊說。今通俗文與杜注可相發明者極多。又如亭水曰汪。腋下謂之脅。頭創曰瘍。遮取謂之抄掠。自蔽曰庇。財帛曰賄。覆蓋曰葺等。疑皆服氏注左傳舊說。又互見于此編也。若左傳文三年。螭魅罔兩。周禮家宗人正義引服虔注云。魍魎。木石之怪。而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木石怪。謂之罔兩。益可爲服氏著通俗文之證。至襄十四年。射兩鞬。詩小戎正義引服注云。鞬。車輓。而御覽七百七十六引通俗文云。軸限者謂之枸。枸。鞬。古字同。又可知義訓無不合矣。至前人疑此書出李虔者。不過因晉中經簿所無。又引初學記器物部舟第十一。引李虔通俗晉曰。舶一語。以證梁阮孝緒之說。不知器物部牀第五。先引服虔通俗文云。牀。三尺五曰榻板。獨坐曰枰。八尺曰牀。近在一卷之中。且牀第五引服虔之說。緊次說文。而舟第十一引李虔之說。則次于廣雅之後。明通俗文係服虔所作。而李虔續之名。既相同。阮孝緒等。遂混二書爲一。如許慎淮南王書注。半淆入高誘注中。亦賴有御覽係北宋初年所輯。尙分標二人之名。後人則亦混爲一矣。唐書藝文志。因明標李虔續通俗文。言續。則非始自李虔可知。君家先人經義雜記。又以隋書經籍志次此書于沈約四聲等書後。而證其爲李虔。不知隋志亦唐人所修。與徐堅。釋元應。相距不遠。今徐堅所引。則次于說文一切經音義所引。則皆在三蒼釋名之上。則唐人亦皆以此書爲服虔所造也。至若反音。

不妨爲後人所補入。或專係李虔續書中語。與通俗文之爲服虔注無礙也。又輯本中亦尙有脫漏處。如御覽人事部二十二引通俗文。容麗曰媠。形美曰媠。容美曰媠。南楚以好爲娃。肥骨柔弱曰媠。媠。頗輔妍美曰媠。媠。容茂曰媠。不媠曰媠。可惡曰媠。大醜曰媠。醜稱曰媠等語。足下引其半而遺其半。未審何故。得暇尙示知之。

三山僧詩合刻序

三山僧者。乳山方丈古巖。攝山方丈慧超。焦山方丈巨超。三山者在江寧鎮江之間。相去不越一二百里。山旣近。而三僧者。以詩相切磋。無閒晨夕。余不識古巖。而識巨超。又因巨超識慧超。二超者。又時時爲余道古巖遺事。旣而讀三僧詩。其清遠絕俗。若出一轍。又加以性靈。焚香掃地。椀飯杯茗。撞鐘擊磬。梵聲佛號。佈施之雜沓。經懺之繁瑣。入則一蒲團一龕。出則一瓶一鉢。經府歷縣。蹈山蹠水。千險百怪。億態萬狀。一一見之于詩。而未已也。值俗家父母兄弟之疾痛。所居所遊。歷之州縣。水旱疾疫。皆于詩見之。非尋常縑素者流。貌守戒律。以口頭禪爲五七律者比。或以謂三僧者。旣逃乎方之外矣。而又拳拳于一家。拳拳于一世。若此。于彼道爲過。余獨謂不然。三僧者。惟遊于方之外。而尙能拳拳于一家。拳拳于一世。以視士大夫受倚畀之重。而遺棄一切。不肯任事。反侈說因果。縱談天釋。以驚世而惑衆。彼其心。或以爲置身事外。則人莫能窺我之際矣。又豈知卽談空說法。而不能任事之實。已百喙莫辨乎。則何如此三僧者。雖以

空虛爲主。寂滅爲宗。而尙不忘天性之親。與食毛踐土之德。有所觸而卽動。至于如此也。余性不佞佛。而未嘗不與方外交。方外之交。又以二超爲最。因二超而復有以知古巖。然後知方外之詩亦未嘗不以性情爲重也。陽湖洪亮吉序。

重建新塘鄉文成橋碑記

自城而鄉。橋之石者以千計。大率剏始于本朝者十之三。剏始于明者十之七。十之七中。其在宏治以前者。又居大半焉。蓋其時世漸坦夷。人皆務實。工作之事。董厥成。供厥役者。一切無苟且之心。濬之欲其深。培之欲其廣。鎔之欲其固。築之欲其堅。縱歷三四百年。偏旁偶有傾塌。而視其內。則鑿之不能入也。斧之不能裂也。卽一橋之成。而人事之慎密。物力之充裕。均可見焉。明中葉以後。則不然。斂錢非不多。工作非不久。而視其石。則薄以裂。視其罅。則滲以壙。視其灰與土。則淋而不周。掩而不實。故稽其所歷之歲月。嘗不及宏治以前之半云。新塘鄉之有橋。俗呼曰雪堰。卽方志所爲文成橋也。其上爲南北之孔道。其下爲吳越之要津。又爲太湖之隘口。旱潦宣洩之所經。嘉慶五年六月。甚雨水漲。橋忽崩圮。橋洞之碑出焉。云建于成化二十年。考之方志。則又曰成化十三年。要不出成化中近是。逾年。本鎮募錢得五百餘千。復興築之。拆視其下。基址深固。層復一層。惟樁以松木。則已朽壞。于是某某司其事者。益不敢艸率卒工。而排基則易以徑尺老杉。長約七尺餘。老杉以上。均用大石博砌。復鋼以石粉。自水盤石而上。約深十餘層。計

深丈有零。某等皆廢其本業。日夕監視。稍不如意。輒改作之。以視成化年之所造。蓋有加焉。夫橋之成。必書其歲月。及司事者之姓名于石。此陳例也。若歷久而不壞。則里之人必追頌之曰。是某某之所督司也。某某之所營造也。費不浮而工歸于實。是以能歷久若此。若夫成而遽毀。或不及百年。不及數十年而遽毀。則里之人亦必竊竊議之曰。是某某之所督司也。某某之所營造也。斂錢雖多。中飽者若干。浮費者若干。某某又慢于其事。以致如此。則豈不爲一方之大戒哉。橋成。乞亮吉書日月于石。因樂爲記之。并垂以爲後來式云。時嘉慶六年九月望日。

董太恭人晚翠軒遺稿序

晚翠軒遺稿者。吾友董君心牧母莊太恭人所製也。亮吉與心牧同歲生。心牧日月差長。亮吉六歲孤。心牧九歲孤。又值兩家中落。貧苦之況亦略同。憶亮吉服喪甫闋。心牧尙未居憂。舅始董安人。莊太恭人從姑也。暇日偶攜諸姊及亮吉。訪太恭人于玉梅橋里第。時太恭人一子一女。女甫及笄。里第向北。太恭人居屋南向。屋中設幔一。臥榻二。南壁鑿檀。層疊貯書。一琴在北几。甕盎四五。列西牖下。董安人知太恭人之善琴也。拂絃以請。太恭人轉以命女。鼓竟一曲。乃止。復與董安人語。兩家事故甚悉。亮吉時與心牧兒戲堂皇下。閒聆太恭人語。雖年尙少。無甚識解。已肅然敬之。殆成童日。復與心牧訂交。益詳審太恭人之所以撫孤。所以教子。所以貧而自立。幾幾至于子之有成也。與吾母太安人一無以異。以是兩人交益親。

學亦益苦。及亮吉與心牧先後成進士。官京師。而兩家之母已不及見矣。聞中與心牧過從。談及先世事。往往對泣不已。歲戊午。亮吉時蒙恩侍學三天。以弟喪乞假歸。適心牧亦以戶部郎出守廣西潯州。兩人者又同時出都。同時抵里。里中諸父老與知舊讌客。兩人者亦無不偕。心牧則時時言欲爲太恭人刊遺稿。而以序屬亮吉。亮吉敬諾之。然心牧行甚急。不暇報命也。後一年。亮吉以奔國卹入都。半歲。復乞假歸。灑行奏記三府。以語言愚戇。罪至不測。今上赦其死罪。遣戍伊犁。行至涿州。始聞心牧廣西之訃。于役車中。東向以哭。不暇爲位也。烏呼。亮吉與心牧交三十年。心牧則可以不死。而遽死。亮吉則可以死。而卒不至于死。以至復荷聖天子不次之恩。放歸田里。距與心牧別僅二年。距心牧之死僅一年耳。方其荷戈萬里。冒大雪出關。行無人之境者。至六十日。墮傳車不死。陷雪窟不死。又豈知生還有日。復能訪太恭人舊日之居第。并亮吉童年與心牧嬉遊之所。一再展故人之殯。又敬序太恭人之詩乎。蓋吾兩家三十年來。死生離合之故。無不畢備。序太恭人詩。一一根觸及之。涕不知何從。又因太恭人而轉傷吾母太宜人之先亡。與太恭人皆不逮子之祿養。繼又念亮吉流徙遷轉。瀕于萬死之狀。幸太宜人不及見之。見之而或悲其愚。悲其愚而又或慮其死。則太宜人必憂傷成疾。是又益重亮吉之罪也。太宜人遺稿一卷。詩凡若干首。上者無愧漢魏閒人。次者亦不作尋常閨閣語。雖一編寥寥。其傳于後。已無疑義。若夫守志撫孤之大節。前仁和盧學士文昭撰常州府志。已與吾母太宜人並編入賢母傳。無俟亮吉復述。時嘉慶五年歲

次庚申、歸自伊犂之次月。

與宿松文學書

遠承足下渡江過訪。慰甚幸甚。坐次足下述及宿松本漢之松滋。并言漢晉時有五松滋。分屬廬江、安豐、南郡、南河東。及僑立之松滋郡。其言甚辯。然實不如足下所云也。今攷松滋之名。始于漢昭帝始元五年。封六安共王子霸爲侯國。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有松滋。注云。侯國是也。今廢縣在宿松縣北。後漢無松滋縣。至晉初復立。又移屬安豐郡。縣治亦移至北百餘里。圖經。故城在今霍丘縣東十五里。沈約宋書州郡志。稱晉太康地志。松滋縣屬安豐是也。安豐郡本分廬江郡立。是安豐之松滋。卽廬江之松滋無疑矣。至晉成帝。又于尋陽僑置松滋郡。安帝又省松滋郡爲松滋縣。皆遙隸揚州。晉書地理志所載是也。圖經。廢縣在今九江府德化縣東。此松滋僑縣之一矣。若荊州南郡之有松滋縣。晉書地道記云。咸康三年。以松滋流戶在荊土者。立松滋縣。沈志亦云。疑是有流民寓荊土。故立。今湖北荊州府松滋縣。尙承晉僑縣舊名。此松滋僑縣之二矣。若南河東郡之松滋。則沈志又云。晉成帝咸康三年。征西將軍庾亮。以司州僑戶立南河東郡。而圖經則云。咸康四年。于南郡所屬松滋僑縣。立南河東郡。是南河東郡之松滋。卽南郡之松滋。非有二也。然古今地志。每好立異說。以亂真。如松滋之改名高塘。高塘之改名宿松。在隋開皇十八年。而樂史太平寰宇記。乃云。晉武平吳。以荊州有松滋縣。遂改爲宿松。夫晉武平吳。卽漢松滋僑縣。立尙

未久。何容卽有荊州之僑縣。則豈非贅說乎。又古今地名。復云廬江郡松滋。卽古鳩茲地。攷左傳襄公三年。子重代吳。克鳩茲。杜預注云。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圖經。今訛作勾茲港。在縣東四十里。是鳩茲在江以南。何容越江七八百里。移至今霍丘縣境乎。此又可不必辨者矣。總之。瓜分豆剖。以僑戶占實土之名。以後起變厥初之號。遂至一縣之名也。而領之者四州。揚豫荆司統之者五郡。廬江。安豐。松滋。南郡。南河東。而地志之好爲異說者。又不一。何怪足下之致疑乎。足下能以漢晉宋地志爲據。而稽其道里。驗其沿革。不爲異說所惑。則善矣。

呂廣文星垣文鈔序

吾里中多瑰奇傑出之士。其年相若而才足相敵者。曰孫兵備星衍。楊戶部芳燦。暨君而三。三人者。皆肆力于詩古文辭。而各有所獨到。孫君能爲說經辨駁之文。以匡稚圭。劉子政爲宗。楊君能爲梁陳初唐之文。尤以徐孝穆。王子安爲宗。君之文。則不名一體。其上者。則敬通問交。士衡辨亡也。其次。則皇甫持正之寺碑。孫可之之書壁也。至義關懲勸。旨寓抑揚。則灑灑千萬言不止。此又君之自命。而人亦以此推君者矣。三人者。負其才。各不相下。馳騁名場者。及三十載。然或立勳邊徼。或著績河防。皆卓然有所樹立。君獨窮老不遇。僅以名諸生貢入胄監。出而秉鐸數縣。所遭益無聊賴。則自命益不凡。自命益不凡。則所爲詩文。益放而不可捉摸。今之白雲艸堂文稿。至數十百篇。大半皆秉鐸時之所作也。余二十後。與三人交。于

孫君尤密。次則君。又次則楊君。猶憶丁酉春。余居憂。授徒里中。楊君者。買舟百里相唁。時君與孫君。皆落拓居里。因約至舍。作竟夕談。余時賃廩在白馬三司徒巷側。貧甚。無几榻。三人者。相與就余。苦次鱗比而寢。夜半月出。談亦益縱。顧饑甚。無所得食。君獨敲石火。撿旁室中。得敗蠶及麥屑。升許。就三隅竈作餐。競以手掬食。至飽。天破曙。生徒以次進。三人者始散去。是時年少氣盛。讀書多不甚知世事。各負其兀傲之志。視古今無不可及之人。天下無不可爲之事。以爲他日當各有所建。豈不負知己也。乃忽忽數十年。各更事故。各歷艱險。齒髮日益頽。意氣日益減。而議論亦日益持平。雖後此所成就。尙未可知。而三人者。明歲皆已五十。余則又過之。爲可歎也。余前歲遣戍出關。楊君適官滿候代。餞余于皋蘭河橋。昨歲蒙恩旋里。時孫君居憂。寓居江寧。先訪余里第。獨君以職守不獲相見。而書問時時來。均可爲死生患難之友矣。然則今之序君文者。豈僅爲君文而設哉。他日序孫君楊君之文。亦當如是而已。

諸氏族譜序

有西北之著姓。有東南之著姓。西北之著姓。如宏農之楊。聞喜之裴。河東柳。薛。涿郡崔。盧之類是也。東南之著姓。則延陵之吳。義興之周。琅邪之王。南昌之熊。以及吳都則顧。陸。朱。張。浙西則范。全。姚。沈之類是也。又有姓雖稀而不可不謂之著姓者。西北則太原之祁。廣平之閻。東南則丹陽之荆。昆山之諸。丁戶不甚繁。然自春秋迄今。二千年中。常聚族而居。或占一鄉。或占一鎮。卽小有遷徙。亦不出數百里之外。開數代。

必有聞人。是以譜系修明。召僂舉舉。洵可謂土著之名族矣。考諸姓出自越大夫諸稽郢。其見于春秋左傳者。有諸鞅。見劉向說苑者。有諸發。見應劭風俗通者。有洛陽令諸於。今核其譜系。雖自越而吳。自蕭山而昆山。自昆山而無錫。自無錫而陽湖。要皆不出四五百里。自唐宋以前。則聞有可攷。元明以來。則世次秩然。瞭如指掌。非子孫之賢而有學。世世克承其先志。而能如此乎。且諸氏歷世以來。官閥雖不甚顯。而亦無極不肖子弟。獲罪家國。爲世所指。名著于史冊。如沈氏之充。柳氏之璨。熊氏之曇朗。崔氏之允昭。緯其人者。謂非名宗之大幸。抑亦家法修舉。而能然歟。是則講求譜系。所以上紹祖宗。條舉家規。卽所以下貽孫子。亦名宗賢士大夫之責矣。嘉慶六年。歲在辛酉。某某等將重修族譜。以余之粗辨氏姓也。乞爲識其始末。余故樂爲序之。

釋璽一篇示及門呂璽

說文字皆從本訓。獨璽字說文云。王者印也。則本秦漢之制言之。非璽字本訓。何則。璽字从土。古人制璽。蓋皆以土爲之。呂氏春秋適威篇云。若璽之于塗也。抑之以方。則方。抑之以圓。則圓。淮南齊俗訓同古燒土爲璽。此云抑之以方。抑之以圓者。未入火以前。璽之坏也。秦漢以前。尊卑共用之。周禮地官司市。凡通貨賄。以璽節出入之。鄭康成注云。璽節。印章。若今之斗檢封矣。掌節。貨賄用璽節。鄭注亦云。今之印章也。月令孟冬之月。固封璽。高誘注呂氏春秋云。璽。讀爲移徙之徙。封璽。印封也。誘注淮南子亦同。左傳襄公二十九

年公在楚。季武子使公治問璽書。追而與之。按玉海引世本云魯昭公作璽。今此杜預注。璽印也。戰國策。

欲璽者。段干子也。史記楚世家。懷王置相璽於張儀。是上下通名璽之證。籀文璽字从玉。此籀文出當在

後。秦以來。璽無不以玉爲之者。故字又从玉耳。孔穎達正義引衛宏云。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爲印。惟其所

好。宏此語亦但以意言之。如秦以前。卽以玉爲璽。而因製从玉之璽。則宏言金可爲璽。何又不制从金之

璽字乎。玉篇有璽字。云。璽正也。奴頰切。義與此別。至說文王者印也。下又云。所以主土。蓋因字本从土。上王者印也。四字恐與

土義不相涉。故又足此四字。然究非此字本訓。玉篇以下。又皆承許氏之說。玉篇玉部下璽字又云。天子

諸侯印也。義亦不該。若在秦以前。則稱璽者。不僅天子諸侯。若在秦以後。則諸侯亦不得稱璽。蔡邕獨斷。

所言皇帝六璽。續漢書輿服志。璽皆玉螭虎紐。文云。皇帝行璽。皇帝之璽。皇帝信璽。天子行璽。天子之璽。

天子信璽。百官志。符節令下。有尙符璽郎中四人。本注云。舊二人在中主璽。是也。按霍光傳。光召尙符璽

其制耳。然則璽字本訓當若何。曰。當云。璽以土爲印也。秦以來。王者始稱璽。并以玉爲之。義方諦耳。至釋

名云。璽者。徙也。封物使可轉徙而不可發也。則又以同聲之字爲訓。與高誘注讀若義同。

釋珠乙篇示及門李珠

說文玉部珠云。蚌之陰精。亦非珠字本訓。攷珠字从玉。古人之珠。皆以玉爲之。周禮天官玉府。掌共王之

服玉佩玉珠玉。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是也。鄭注及孔穎達疏。以珠玉爲璽。續漢書輿服志。孝明皇帝

珠亦承許氏之說。殊無別據。

永平二年。初詔有司采周官禮記。尙書皋陶篇。乘輿服。從歐陽氏說。公卿以下。從大小夏侯說。冕皆廣七尺。長尺二寸。前圓後方。朱綠裏。元上前垂四寸。後垂三寸。係白玉珠。爲十二旒。按此卽周禮弁師之玉十有二旒。三公諸侯七旒。青玉爲珠。卿大夫五旒。黑玉爲珠。所謂白玉珠。青玉珠。黑玉珠。皆琢小玉之白青黑者爲之。歐陽夏侯。皆承周秦以來先儒舊說。明三代之制。冕旒所垂之珠。皆琢玉爲之。非蚌珠矣。按蚌珠亦無青黑等色。珠亦有出于天然。不須琢者。山海經。歷山楚水多白珠。揚雄子虛賦云。赤玉玫瑰。琳琅昆吾。注引倉頡篇云。玫瑰。火齊珠也。張揖云。琳。珠也。左思蜀都賦云。江珠瑕英。又云。青珠黃環。注引博物志云。江珠。琥珀別名。青珠。出蜀郡平澤。玉簫。蜀郡平津縣出青珠。此皆玉珠之天然不須琢者。且卽以說文證之。瑰字下云。玫瑰。一曰珠圓好。又云。璣珠之不圓者。又云。琅玕似珠者。亦可知珠皆玉爲之矣。若蚌珠亦名珠者。以其形之似名之。然古人亦不單喚爲珠。必加字于上。以區別之。禹貢。淮夷蠙珠暨魚。是矣。若古人所用之珠。果皆係蚌珠。則字當从虫。不必从玉也。又考說文玼字下云。玼。珠也。宋宏云。淮水中出玼珠。字又作蠙。云夏書玼从虫。寶。玉篇玼。又作琕。此則專指蚌珠而言。是知蚌珠之珠本別有字。玼是也。蠙亦是也。不必更以玉珠之珠移屬于蚌也。況物之有珠者。又不獨蚌。山海經文。鮭生珠玉。又云。激汝之水。其中多蜃珠。郭璞注。珠。亦蚌屬。是蚌有珠。鮭蜃亦有珠矣。他若鼈。鼈魚。龍。蛟。蛇。龜。龜。亦皆有珠。埤雅采舊說云。龍珠在頷。蛇珠在口。魚珠在目。鮫珠在皮。鼈珠在足。龜珠在腹之類是也。明百物之珠。皆借玉珠之字爲義。輿服志又

云。建華冠。貫大銅珠九枚。是五金皆可以製珠。然但能同其名。不可卽奪其義。人之呼之者。必當曰銅珠。或曰龍珠魚珠。不得僅目之爲珠也。然則珠字自有本訓。何得獨屬之于蚌乎。孫強等著唐韻。稍知其義。于珠字但注云珠玉。不專屬之蚌。最爲得解。夫余爲許氏之學者也。非敢規許氏。但欲以輔其不及耳。餘尙有十數字。不從本訓者。辯已見曉讀書齋雜錄。不贅。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二

春秋十論

壬戌歲、在旌德洋山書院課徒、因作此以示及門、

春秋時以大邑爲縣始于楚論

春秋時、楚始以大邑爲縣、按秦本紀、孝公十二年、并諸小鄉、聚集爲大縣、縣一令、凡四十一縣、商鞅傳作三十一縣

漢書百官表、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爲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爲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

尉、按商鞅傳止言置令丞然其制實自楚創始之、左傳宣十一年、楚子入陳、殺夏徵舒、因縣陳、十二年、鄭伯對楚莊

王曰、使改事君、夷于九縣、杜預注、楚滅九國以爲縣、願得比之、正義言、楚滅諸國、見于經傳者、哀十七年、

稱文王縣申息、莊六年、稱楚滅鄧、十八年、克權、僖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

年、滅六、又滅蓼、十六年、滅庸、凡十一國、蘇氏、沈氏、以權爲小國、庸先屬楚、除二國外、爲九也、襄公二十六

年、伯州犂言、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此見于左傳者也、其見于史記楚世家者、則子革對靈王曰、且入大

縣、而乞師于諸侯、又惠王之十年、是歲也、滅陳而縣之、是也、此外、則晉自文襄以後、大邑亦名縣、左傳僖

三十三年、晉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宣十五年、晉人賞士伯以瓜衍之縣、襄公二十六年、楚聲

子欲復椒舉。謂令尹子木曰。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昭公五年。遠啓疆。謂楚子曰。韓賦七邑。皆成縣也。又云。因其十家九縣。其餘四十縣。云云。二十八年。晉殺祁盈。及楊食我。分祈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舌氏之田。以爲三縣。是也。蓋春秋時。已有改封建爲郡縣之勢。創始于楚。而秦與晉繼之。至戰國。而大邑無不爲縣矣。又考楚文王縣申。在魯莊公六年。史記秦本紀言。武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十一年。初縣杜鄠。晉語。公子夷吾對秦使公子塾曰。君實有郡縣。皆當在楚文王縣申之後。廣韻又言。楚莊王縣陳。縣所自起。亦非。當云。自楚文王縣申息始。後世置小州。其制亦始于楚。左傳宣公十一年。莊王復封陳。鄉取一人焉歸。謂之夏州。史記蘇秦傳。楚東有夏州海陽。集解引徐廣云。楚考烈元年。秦取夏州。今按楚世家又云。納州子秦徐廣又此不同。未知誰是。又引車允撰桓温集云。夏口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張守節云。州在大江中。

春秋不諱娶同姓論

春秋時。娶同姓者。不一而足。穆天子傳有盛姬。是天子以同姓之女備後宮也。列國則晉獻公有大狐姬。小狐姬。驪姬。其娣生卓子。亦姬姓。故莊公二十八年傳。惟二姬之子在絳。平公則內有四姬。傳襄二十六年。衛人歸衛姬于晉等是也。國語富辰曰。聃由鄭姬。韋昭注。聃姬姓。文王之子聃季之國。鄭女爲聃夫人。同姓相娶。大夫則齊崔杼娶棠姜。東郭偃所云。君出自丁。臣出自桓。是也。慶舍以女妻盧蒲癸。慶舍之士以爲子不避宗。是也。哀公十一年。太叔懿子娶晉悼公子懿女。亦同姓。晉則羊舌氏爲晉公族。而亦娶同

姓論衡。叔向之母姬姓。是矣。廣韻。鄭公子有食采于徐吾之鄉。後以爲氏。是子南子皙又爭娶同姓之女也。獨昭公以吳孟子貽譏者。以魯爲秉禮之國故耳。又世皆譏漢惠帝娶魯元公主女爲婦。以爲妻外甥女。不知春秋時卽有之。左傳僖公二十四年。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史記晉世家。文公夫人。秦女也。服虔云。穆公女文嬴也。又傳稱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晉語稱不敢以禮致之。懼之故也。韋昭注。懼愛此女之故。是懷嬴亦穆公之女。于晉文公皆外甥女也。

春秋時晉大夫皆以采邑爲氏論

晉大夫皆以采邑爲氏。除韓趙魏本係建國。不必更論。後趙氏別子趙同。食采于原。故又稱原同。屏括食采于屏。故稱屏括。又稱屏季。邯鄲氏食采于邯鄲。故稱邯鄲氏。元和姓纂。邯鄲氏。趙穿之後。魏璧之孫。魏錡。食采于呂。復食采于廚。故稱呂錡。亦稱廚武子。國語。錡之子亦稱呂宣子。又魏顆子魏頡。食采于令狐。故國語又稱爲令狐文子。地理志。河東郡猗氏。樂史云。春秋時令狐也。韓獻子元孫康。食邑于蘭。又稱蘭氏。地理志。西河郡蘭縣。廣韻。蘭。姓。亦出西河。韓獻子元孫康。食邑于此。因氏焉。外若欒氏。食采于欒。故欒叔以下。皆稱欒氏。左傳哀公四年。國夏伐晉。取邢任欒郤。杜預注。欒在趙國平棘縣西北。按卽今趙州西北。故欒城與正定府欒城縣接界。地理志。常山郡關縣。後漢改爲欒城。是矣。卻氏。食采于卻。故父曰卻豹。子曰卻芮。一切經音義引聲類云。卻鄉在河內。是也。後又食采于冀。故亦稱冀芮。水經注引京相璠曰。今

河東皮氏縣有冀亭。古之冀國所都。左傳僖公三十三年。命卻缺爲卿。復與之冀。是矣。其後卻縠食采于苦成。故又曰苦成叔。潛夫論。苦成。城名也。在鹽池東北。豹之孫楊。又別食采于步。故稱步楊。世本。豹生義。義生楊。楊生鵠居。廣韻。晉有步楊。食采于步。因氏焉。楊子鵠居。食采于蒲城。故稱蒲城鵠居。見周語。韋昭注。鵠居子至。食采于溫。故亦曰溫季。按廣韻。唐叔虞之後。受封于河內溫。因以命氏。是晉又有公族溫氏也。胥臣先食采于胥。後又食采于臼。故稱胥臣。亦稱臼季。左傳僖公二十四年。取曰衰。水經注引京相璠曰。桑泉。臼衰。並在解東。博物志又云。曰季邑在解邑西北。先軫食采于原。故曰原軫。杜預釋例云。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鄉。是矣。至先且居。則又稱霍伯。當亦以采地名。郡國志。河東郡永安縣。有霍太山。按山側有霍城。水經注。汾水又南逕霍城東。是也。韋昭又云。先且居。先軫之子。蒲城伯也。後受霍。爲霍伯。是未受霍以前。又嘗食采于蒲城。故云蒲城伯。蒲城卽重耳所居。在漢河東郡蒲子縣。其後先穀又食邑于斃。故曰斃季。地理志。河東郡斃縣是也。悼公時。士魴亦食采于斃。故亦曰斃恭子。狐突食采于狐。故稱狐氏。其子狐毛。狐偃。亦然。左傳。僖公十六年。狄侵晉。取狐廚。杜注。臨汾縣西北有狐谷亭。又云。狐廚。受鐸。昆都。晉三邑。偃之子。又食采于賈。故又稱賈季。韋昭晉語注。賈佗。狐偃之子。射姑。太師賈季也。食邑于賈。字季佗。劉昭引博物志曰。臨汾有賈鄉。賈伯邑。又圖經。蒲城縣西南亦有賈城。卽古賈國。古今地名亦同。荀息食采于荀。潛夫論。荀。亦作郇。杜預注。解縣西北有郇城。水經注。汾水下。古水又西逕荀城。古荀國也。汲郡古

文。晉武公滅荀，以賜大夫原氏。按竹書紀年，晉曲沃滅荀，以其地賜大夫原氏。豔是爲荀叔。是荀叔本姓原氏，以食采于荀，始稱荀叔也。又紀年于桓王二年云：莊伯以曲沃叛，伐翼，公子萬救翼，荀叔軫追之。此荀叔軫，或卽息之先，始受采地者也。後荀首別食采于知，故自罄以下，又稱知氏。劉昭引博物志：河東解縣有知邑，是也。呂甥先食采于呂，劉昭引博物志云：河東永安有呂鄉，呂甥邑。後又食采于陰，故稱陰飴甥。左傳哀公四年：國夏伐晉，取陰人。後又食采于瑕，故亦稱瑕甥。郡國志：河東郡解有瑕城。按後詹嘉亦食采于瑕，故曰瑕嘉。文公十三年：晉侯使詹嘉處瑕，以守桃林之塞，是也。士會之先隰叔，食采于隰。郡國志：河內懷縣有隰城。至士會先食采于隨，後又食采于范，故稱隨會。又稱范武子。至文子、宣子、獻子等皆然。韋昭晉語注：食邑于范，爲范氏。又云：隨、范、晉二邑。潛夫論：食采隨，故氏隨。左傳隱公五年：翼侯奔隨。杜預注：隨，晉地。圖經：隨城在介休縣東。春秋時爲士會食邑。地理志：東郡范縣。圖經：春秋時晉大夫士會邑。號射父食采于號。梁由靡食采于梁。梁號本皆舊國。陽處父食采于陽。箕鄭父食采于箕。郡國志：修武有陽樊攢茅田。杜預注：太原陽邑縣南有箕城，是也。圖經又云：陽邑縣。晉大夫陽處父邑。邢侯食采于邢。雍子食采于雍。地理志：河內郡平臯。應劭曰：其地屬晉。號曰邢丘。郡國志：山陽縣有雍城。董氏食采于董。左傳：文公六年：改蒐于董。杜注：臨汾縣有董亭。又有董澤。在聞喜縣東北四十里。古象龍氏董父所居，故名。解揚食采于解。郡國志：解縣有解城。張老食采于張。潛夫論：河東解邑有張城，有西張城。史記又有東張。

城。今在虞鄉縣西北。輔果食采于輔。鐸遏寇食采于鐸。左傳宣公十五年。秦伐晉。次于輔氏。杜注。輔氏。晉地。十六年。晉滅赤狄及留吁鐸辰。苗賁皇食采于苗。杜注。食邑于苗地。梁餘子食采于梁榆。水經注。梁榆水出梁榆城。按在漢上黨郡涅氏縣。圖經。春秋時晉梁餘子養邑。王官無地。食采于王官。左傳。文公三年。秦師濟河。取王官及郊。夏陽說食采于夏陽。按夏陽卽魏舊邑。高粱伯食采于高粱。故曰高粱伯。杜注。高粱在平陽楊縣西南。莢成僖子食采于莢成。廣。姓。出平陽。世本有晉大夫莢成僖子。閻氏食采于閻。元和姓纂。唐叔虞之後。公族食采于閻邑。因氏焉。今考昭公九年。周甘人與閻嘉爭閻田。是閻嘉亦以食邑爲氏。故曰閻嘉也。柏氏食采于柏。晉語。韋昭注。柏。晉之舊姓。地理志。趙國柏人。注。本晉邑。叔向稱狐續慶伯。古伯柏同。當卽此也。陘氏食采于陘。廣韻云。陘。晉邑也。大夫氏焉。今爲井陘縣。以至祈氏食采于祈。按辛亦食采于祈。地理志。祈。晉大夫賈辛邑。蓋是時。楊氏食采于楊。五十里。叔向邑也。按水經注。河東郡。楊氏已滅。與鄆銅鞮之屬。司馬彌牟樂香等同。楊氏食采于楊。孟丙食采于孟。銅鞮伯華食采于銅鞮。太康地志。銅鞮。晉大夫羊舌赤邑。又未食銅鞮以前。又嘗食邑于羊舌。左傳正義引世族譜。羊舌。其所食邑也。邯鄲午食采于邯鄲。蒲城午食采于蒲城。則又皆漢河東河內上黨太原趙國所屬之大縣。人所共知者矣。更有異者。地理志。上黨郡余吾。通典作徐吾。按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晉大夫有知徐吾。又河東郡襄陵有讎氏鄉亭。水經注。襄陵縣故城。晉大夫卻讎之邑也。故其地有讎氏鄉亭。是又以采邑命名矣。亦他國所未有也。

春秋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別國人論

春秋時列國皆用同姓。惟秦不然。見于經傳者。亦不過數人。公子黶、小子憇、公子鍼、公子士雅等。是也。至好用異國人。則亦自穆公啓之。秦本紀所云。求百里于楚。迎蹇叔于宋。取由余于戎。求丕豹。公孫枝于晉外。又有內史廩。隨會等數人。若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則又百里奚及蹇叔之子也。降至戰國。而孝公用商鞅。惠文君用公孫衍。張儀。司馬錯。樂池。魏章。武王用甘茂。陳軫。齊明。周最。昭襄王用田文。樓緩。壽燭。向壽。白起。任鄙。呂禮。蒙武。尉斯離。客卿胡傷。客卿竈。王齕。司馬梗。張唐。范雎。蔡澤。將軍摎。莊襄王用呂不韋。蒙鶩。及始皇用庶公。王齕。茅焦。尉繚。桓離。楊端和。王翦。李斯。羌瘃。昌平君。索隱。昌平君。楚之公子。昌文君。王賁。李信。王綰。馮劫。王離。趙亥。隗林。馮毋擇。王戊。趙嬰。楊膠。蒙恬。辛勝。類皆異國人也。骨肉中惟樽里疾最用事。然疾中間又嘗相韓。明用之亦無商鞅范雎之專矣。且公子虔。同姓之親。又太子之傅也。鞅一言而卽劓。涇陽君。高陵君王之同母弟也。離一言而卽出之關外。公子十二。公主十。皆二世之親昆弟也。趙高一言而同日伏尸于市。明秦于骨肉之恩本薄。故人人得而間之。惟遊士則不然。能西行入秦。無不各得所欲。有不幸者。僅韓非。鮑丘等一二人。遭罹讒謗以死耳。其他則皆立談取卿相者也。此非穆公之留貽家法然乎。然秦之霸以此。秦之并天下以此。秦之士崩瓦解亦以此。迨二世之亡。項羽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疑其子姓已無復有矣。此則雖貴爲天子。而易姓之後。尙遠不如齊之諸田。楚之屈昭景等。猶能布满天

下。謂非立法不善之故哉。吾故曰。春秋時惟秦不用同姓。而喜用異國人。其法自穆公始。烏乎。穆公家法之不善。又豈僅殺三良而已哉。

春秋晉比楚少恩論

春秋時。晉國待大夫最少恩。左傳昭公三年。叔向對晏子所云。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降在。卓、隸。是也。至二十八年。而祁氏、羊舌氏族亦滅。夫狐、胥爲從亡之臣。欒、郤、原皆有勞于國外。如伯宗、祁奚。叔向之賢。又皆傳所云。猶將十世宥之者也。況所坐之罪。又均非叛逆。狐、續則坐尊殺。先穀則剛愎。三郤則驕侈。胥、童則從君于昏。欒、祁則又以家事至于滅宗。最爲無罪。若伯宗之被讒。羊舌之從坐。又不待論矣。楚則不然。伯棼之惡。至于攻王。門懷之悖。至于欲弑君。然莊王則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命其孫箴。尹克黃復其所。昭王則復國之後。賞大功九人。門懷亦預焉。子西請舍。懷王曰。大德滅小怨。道也。夫一家之中。兩犯叛逆之罪。門氏卽若敖氏而不及其身。與子孫。楚報功之典。可云厚矣。卒至戰國之末。而屈、昭、景三族。亦究與楚相始終。謂非立法之厚。遂獲享其報乎。若昭公二十七年傳。言盡滅郤氏之族。則令尹子常爲之。非王之意也。又攷春秋于叛臣篡弑之臣。其子孫之食祿居位。亦並如故。并有不忍絕其後者。夫鄭之公叔段。可云叛臣矣。然左傳莊公十六年。公父定叔出奔衛。杜注。公叔投之孫。三年而復之。曰。不可使共叔無後于鄭。又使以良月入。何其用法之寬乎。至夏徵舒親弑其君。可云罪大惡極矣。然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其孫陳夏齧復見。

子經。世本。微舒生惠子晉。晉生禦寇。御寇生悼子鬻。是又生則爲卿大夫。死則賜諡。與立勳諸臣亦無以異。至漢時。而法已漸嚴。有罪之家。不得入宿衛。其後并不得官京師。是也。然究當以漢法爲善。

春秋時君臣上下同名不甚避諱論

春秋時禮法尙疎。雖云諱以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臣上下同名者甚衆。如周穆王名滿。而周有王孫滿。厲王名胡。而五世孫僖王亦名胡。齊鄭世家。武公名掘突。而其孫厲公亦名突。簡公名嘉。而同時卽有公子嘉。左傳。史記並同。宋殤公名與夷。而一傳卽有公子目夷。衛世家。穆公名遫。而裔孫成侯亦名遫。靈公時又有戲陽遫。襄公名惡。而臣又名石惡。是又祖孫上下同名。左傳宣十七年經。蔡侯申卒。至哀公四年經。盜殺蔡侯申。是元孫與高祖同名。齊世家。武公名壽。而春秋時齊有公子壽。曹世家有夷伯喜。而後又有公子喜。時有幽伯彊。而數傳又有宣公彊。又有大夫公孫彊。陳世家有幽公寧。而後又有大夫孔寧。有武公靈。而裔孫平國又諡靈公。晉世家。唐叔子晉侯燮。而范文子亦名燮。定公名午。而同時大夫有邯鄲午。蒲城午。又文公昭公子皆名雍。宋微子啓。爲宋始祖。而春秋傳。宋景公所養子亦名啓。楚靈王名圍。而一傳卽有王孫圍。聘于晉。見楚語。至若魯武公名敖。至廢敖山。可云諱之嚴矣。然文公時卽有公孫敖。他若晉曲沃桓叔名成師。而晉官有太師。魯幽公名宰。而魯官有太宰。楚共王名箴。而官不廢箴尹。晉獻侯名籍。而晉不廢籍氏。魯魏公名濫。而魯邑之費不改。陳莊公名林。而陳地之株林不改。此類益多。不能枚舉矣。又

如以國號爲名者。衛宣公名晉。成公名鄭。魯定公名宋。陳惠公名吳之類。當時赴告于諸國者。又豈能連他國之號而諱之耶。用春秋時雖以諱事神。而禮法闊疎。尙有諱有不諱。非如漢以後禁忌日甚。并同聲之字而亦諱之也。

春秋時楚國人文最盛論

春秋時。人材惟楚最盛。其見用于本國者不具論。其波及他國者。蔡聲子言之已詳。亦不復述。外此。則百里奚。霸秦。伍子胥。霸吳。大夫種。范蠡。霸越。皆楚人也。劉向新序。百里奚。楚宛人。吳越春秋。范蠡。楚宛縣三戶人。大夫種。亦楚人。他若文采風流。楚亦較勝他國。不獨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也。史記楚世家。析父善言故事。楚語。共王博士賈。能通訓典六藝。觀射父能辯山川百神。蓋楚之先鬻熊。爲周文王師。著鬻子二十二篇。其後卽諸子百家亦大半出于楚。史記。老子。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老萊子亦楚人。漢書藝文志。道家老萊子十六篇。楚人。又文子九篇。班固注。老子弟子。並與孔子同時。今讀其書。有與平王問答篇。蓋楚平王。班固以爲周平王。誤也。又有蚘子十三篇。班固注。名淵。楚人。老子弟子。鷓冠子一篇。注。楚人。居深山。以鷓爲冠。楚子三篇。不注姓名。又孔子墨子皆嘗入楚矣。史記孔子弟子列傳。公孫龍。任不齊。秦商。鄭康成注。皆楚人。藝文志。公孫龍十六篇。卽爲堅白之論者。儒林傳。澹臺子羽居楚。至莊子雖宋蒙縣人。而蹤跡多在楚。觀本傳及越世家等可見。孟子列傳。戴環淵。楚人。著書上下篇。卽蚘子也。又云。

楚有尸子、長盧、劉向別錄、楚有尸子、張守節正義、長盧、楚人有長盧九篇、孟子內篇言、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又爲神農之言者許行、亦楚人、鬼谷子、皇甫謐注、楚人、荀況則嘗爲楚蘭陵令、藝文志、儒家有楚蘭陵令荀卿三十三篇、是也、其他在七十子以後傳經者、易則楚人馯臂子弓、禮則東海人孟卿、春秋則楚太傅鐸椒、藝文志有鐸氏微二篇、詩則毛魯二家、春秋則左氏皆出于楚蘭陵令荀卿、是矣、至詞賦家、則又原始于楚、屈原、唐勒、景差、宋玉諸人皆是、蓋天地之氣、盛于東南、而楚之山川、又奇傑偉麗、足以發抒人之性情、故異材輩出、又非僅和氏之璧、隨侯之珠、與金木竹箭皮革角齒之饒、所得專其美矣、

春秋時諡法詳略及美惡論

春秋時、于秦楚吳越諸臣、皆不著諡、蓋以戎蠻外之、何以知皆有諡而不著也、蓋以他書攷之、楚有魯陽文子、見國語、吳有辛文子、見范子、疑皆諡也、宋大夫亦無諡、或殷人尙質、宋尙仍殷之舊、故卿大夫皆無諡、至齊、晉、鄭、衛、則大夫無不有諡矣、然亦有不可解者、齊大夫則高、國、陳、鮑、無不有諡、而管夷吾、晏嬰之諡、反不著、攷之世本、管莊仲產敬仲夷吾、夷吾產武子鳴、鳴產桓子啓方、啓方產成子豫、豫產莊子盧、盧產悼子其夷、夷產襄子武、武產景子能陟、陟產帶、以上下例之、則敬卽仲諡、章昭國語注、管仲諡敬、則平亦當卽晏嬰之諡也、晉大夫無不有諡、而狐偃、卻縠、胥臣等諡、獨不著、又叔向、祁奚等、亦不知其諡、或曰、卿有諡、大夫無諡、然士彌牟、韓无忌等、亦大夫也、彌牟諡景伯、韓无忌字穆子、國語、新稚狗諡穆子、章昭注、晉

大夫是也。鄭大夫如馮簡子等，亦皆有諡，而子產、子太叔之諡獨不著。賴有晉語，而始知子產之諡爲成。衛大夫無不有諡，且有生而賜諡者矣。而史鱗、蘧伯玉等諡反不著。賴有高誘、呂覽注，而始知伯玉諡成。又春秋之例，雖出亡及被刑戮者，亦皆有諡。晉郤至諡昭子，欒盈諡懷子，知瑤諡襄子，魯卬孫諡昭子等是也。此或事定之後，時君所追諡，否則其家臣等爲之。然亦可以見風俗之厚矣。夫靈、幽、厲、悼、諡之惡者，今攷亦不盡然。周靈王以生而有神靈，故諡靈。晉悼公以降年不永，故諡悼之類是也。有似嘉諡而實非者，周穆王以周行天下，故諡穆。周懿王以王室始衰，故諡懿。史記蒙恬傳，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穆。論衡引儒家董無心之言，近而以秦穆、晉文言之。繆者，誤亂之名。文者，德惠之表。又云，晉文之諡，美于穆公。云云。按此，則繆字皆讀如謬。所謂名與實爽曰繆也。蓋春秋時懿、穆皆非美諡。衛懿公及身失國，齊懿公、楚穆王皆及身篡弑。宋穆公舍子立姪，至數世不靜。晉穆侯名少子曰成師，而至國亂十世。晉卒併于曲沃，是也。

春秋時以隱疾爲名諡

春秋時以隱疾爲名極多。左傳魯成公名黑肱，晉成公名黑臀，周語單襄公云：成公之生也，其母夢神規其臀以墨，曰：使有晉國，故名之曰黑臀，是矣。又傳文公十三年，邾子遯蔭卒，晉語：遯蔭不可使俯，韋昭注：遯蔭，直者，謂疾是邾文公亦當以疾名也。成公二年傳：楚襄老之子黑要，十年經：衛侯之弟黑背，襄公二

十二年傳。鄭公孫黑肱。二十七年傳。楚公子黑肱。昭公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並是矣。又或有肖己之形爲名者。襄公二十二年。鄭游販。說文。販。多白眼也。春秋傳曰。鄭游販。二十六年。宋太子痤。說文。痤。小腫也。二十八年。齊慶集。說文。集。頭衰猷集態也。昭十六年。鄭子齧。說文。齧。齒差跌兒。春秋傳白。鄭有子齧。今本作齧。說文云。齒參差也。義亦通。推之。楚子名預。鄭伯名論。當皆以形似名之。說文。預。面目不正兒。論。大目也。史記老子列傳。名聃。說文。聃。耳漫也。張守節云。耳漫無輪郭也。又說文。聃。字引春秋傳云。秦公子聃。聃者。其耳垂也。其見于他書者。尙不止此。蓋春秋時人尙淳樸。故生子或卽以隱疾及形似名之。後世文多于質。故每取嘉字及吉祥善事爲名。如戰國時孫子之名臚。漢昌邑哀王之名膊。僅見于書傳。不能多矣。

春秋時仲尼弟子皆忠于魯國并善守師法論

春秋時。惟孔子之徒。皆忠于魯國。哀公十五年傳。仲由謂齊陳瓘。善魯以待時。子貢責公孫成。以周公之孫而喪宗國。其尤著矣。又同師而學者。至三千人。卒未聞有起而相軋者。其敬師如此。待友又如此。語有之。同志爲朋。同學爲友。洵可謂同志同學者也。夫龐涓。孫臏。未嘗不共師也。蘇秦。張儀。未嘗不共師也。韓非。李斯。未嘗不共師也。及各仕一國。卽起而相軋。幸則爲張儀。不幸則爲孫臏。尤不幸則爲韓非。然此非數人之過。學術不正之過耳。當其學陰謀。學縱橫。捭闔之時。殺機早已暗伏。其乘間而輒發。勢所必然。然

豈特于同學之友然哉。使其師尚在。與共處一國。共事功名。亦必起而爲逢蒙之反刃。是學術使之然也。荀卿雖彼善于此。然言性惡。而以堯舜爲僞。且又訾毀及子思。孟子其心術已槩可見。夫心術者。學術之源也。心術不正。而欲其學術之正。不可得也。學術不正。而欲其徒之必無背其師。不可得也。然則使荀卿而果入秦。能保李斯之必能相容乎。曰。必不能。非僅必不能而已也。亦必以所以待韓非者待其師。不至于死而不止。或曰。何以見之。曰。卽觀其所以待韓非者見之矣。夫斯非不知韓非有過人之材。并材之十倍于己也。其心悅誠服者。亦未嘗不與待其師者同也。何以見之。曰。于非之死後見之。方二世之時。斯以丞相爲趙高所間。恐懼上書。此時畢生之學術。苟可以求免者。當無不用之矣。然其書中惟兩引韓子之言。一則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云云。二則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跖不搏。云云。未又云。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是斯之心悅誠服于非者何如。然必殺之而後已者。懼其勝己也。是卽逢蒙殺羿之意也。是卽戎夷弟子忍死其師之意也。況荀卿之材。又過于非。而謂李斯之能容之乎。吾故曰。心術不正。則學術不正。學術不正。則師弟亦不能相保。勢使然也。烏乎。安得仲尼之徒布滿斯世。以救天下之學術。卽以正天下之心術乎。若陳相之于許行。其咎不過見異思遷。非有反戈之意。此亦由陳良學周公孔子之道。學術本正。故不至破敗決裂耳。是則學術可不講哉。

跋汪大令輝祖所撰二節母行狀後

亮吉年二十餘。從吾友邵學士晉涵處讀雙節堂詩文。卽知二母之賢。學士并述君至性過人。其闡揚二母也。力惟恐不及。益心敬之。憶曾爲雙節堂詩。脫稿後卽爲友人挈去。未識得達左右否也。今忽忽三十年。蹤迹南北。究未克與汪君相見。而學士則已謝世矣。昨歲亮吉蒙恩自塞外歸。汪君又介同里臧文學鏞室以請。烏乎。以二母之賢。賢君之孝如此。亮吉亦何足以表揚萬一哉。及讀君所爲二母狀。其零丁孤苦。疾病顛蹶。與吾母太宜人無異也。其奇節苦行。百死一生之狀。與吾母太宜人無異也。遭家難而幾幾不獲自全也。亦與吾母無異。又讀狀中所云。君幼時出塾。二母令覆背日所讀書。至齒棘舌澀處。二母怒。輒欲呼杖。烏乎。又何與吾母之教亮吉如出一轍乎。然君性淳謹。以是數呼杖。數中止。若亮吉之少也。性旣暗劣。又寄居外家。外家男女兄弟至十數人。出塾後或相聚以嬉。輕則言語無狀。重則碎服折筭。是以太宜人必一夕數呼杖。乃稍稍斂抑。迨少長。補博士弟子。或出豫讌會。太宜人恐亮吉之過飲也。必先嚴飭之。歸必視其面無酒容。言語不失度。方命歸寢。亮吉三十以內。未嘗敢有酒失。太宜人教之嚴也。善乎。呂不韋之言曰。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亮吉又嘗謂聖人所云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者。亦謂父母壯盛之時。盛氣之下。或至有錯失耳。若父母年已就衰。則愛子也益甚。非萬不得已。何忍用大杖。卽用大杖。而以年力就衰之父母。杖壯盛之子。杖亦必不能有所損。如是。亦何忍走而避之乎。亮吉又嘗憶年二十九時。太宜人年已六十一。時長子飴孫生。已二年。太宜人愛之甚。一日亮吉因其啼不止也。扑

之。太宜人見而盛怒。呼杖杖亮吉。至六七乃已。亮吉起。就暗處淚潄潄下不已。姊怪而問之。則泣語曰。以太宜人杖之不能重也。知氣力之衰憊甚矣。甫及二年。而太宜人卽已棄亮吉等。烏乎。亮吉今日卽欲復求吾母之杖。其可得乎。三復君狀。不忍卒讀。非君至性過人。又何以語之。沉痛一至此乎。自此以往。君與亮吉。倘時時思賢母之訓。則末路或可以不至差跌。他日亦庶可見兩家之母于地下矣。

誥授通議大夫內閣侍讀學士陞鴻臚寺卿加三品銜特贈光祿寺卿賜祭葬胡君墓志銘

烏乎。吾又何以銘吾友哉。憶歲乙卯。余方視貴州學政。時君以兵部郎隨大學士福康安貝子。在銅仁軍營。以戇直屢與同輩鬪。余作書規之。越月。得君書遜謝。若深有感於余所言者。自後不通音問者五歲。迨己未十一月。余以罪謫戍伊犁。道出甘陝。值同歲生今四川布政使司楊君揆。同里今邠州知州莊君忻。並自漢中軍營回。極道君近日行事。有人所不能及者。云君從經略額勒登保公贊畫軍務。屢以事忤經略。經略顧能容之。每日拔營。必首跨一馬。與領兵節將偕。節將或沿路逗留。君必大聲叱之。遇賊。則務當賊衝。節將或前卻。君必慷慨獨進。怒目視節將。節將不敢不前。至弁兵之不進者。輒以馬策撻之。以是屢得勝仗。回營後。凡徑路曲折。山谷奇險。與糧運斷續。兵弁或一日二日不食。以及雨容日炙。器仗敝敗。衣履破碎。猝遇賊匪。狡詭萬端。出沒不定之狀。又諸將若者有功。若者戰不力。若敢出賊前。若僅尾賊後。必一一與經略言之。經略知君不欺。卽據案定賞罰。將弁輕則褫責。重則奏請行法。以是軍營之畏君也。與

畏經路等。然其憚其公正。卒無以間也。夜臥不半刻。卽燭治官文書。凡屬草及繕寫。皆出一手。辨色已出。營促視諸帳中。薜食。食畢。輒躍馬數步外以待。或大營中會語。視將弁之畏。意不前者。氣必凌出其上。或以持重說。淮君必叱之曰。汝安知持重。直逗撓耳。且畏死無過書生。我不畏死。汝轉畏死。是不欲死于賊。欲死于法耳。聞者咋舌。君不顧。君時已得疾。瘦骨立。日食不及半升。自湖北軍營中。須髮已畢白。見者不知其爲五十人也。余不待二君語畢。惕然起曰。如是。胡君死矣。未幾。余蒙赦還。又未幾。而君訃至。烏乎。祀典所謂以死勤事者。君庶無愧乎。按狀。君諱時顯。字行偕。一字晴溪。先世爲江西奉新人。五代時遠祖瓊。官常州路刺史。遂家武進之安上鄉。明禮部尙書諡忠安公濩。其後也。君爲忠安公十一世孫。祖□俊。父用嘉。兩世皆封贈如君官。君又嘗出嗣季父直隸高陽縣知縣文英後。季父有子。君復歸大宗。君少而穎異。讀書數行並下。弱冠出試。顧數屈於有司。年二十二。遊京師。名公鉅卿。咸禮異之。歲壬辰。適大兵進。勦金川。倉場侍郎劉公秉恬。奉命辦理西路糧餉。奏君自隨。是時君已從國子生考取。謄錄。遂馳驛偕往。凡文移案牘。無一不出君手。侍郎才之。奏請給中書。或國子監學正學錄銜。得旨賞給中書科中書職銜。越歲。侍郎又以君遇事奮勉。入奏。特旨遇缺補用。及入都。引見。擢主事。計君以軍功得官。由主事擢員外郎。中皆在兵部。三次京察。一等。嘗擢選廣東雷州府知府。以親老乞留。繼以隨大學士福康安貝子勦湖南貴州紅苗功。賞戴花翎。以隨參贊額勒登保公勦湖北教匪功。賞給內閣侍讀學士銜。嗣參贊以功授經

略君又以隨經略歷陟湖北川陝屢次奏捷功加三品銜實授內閣侍讀學士尋擢鴻臚寺卿及以勞瘁卒又贈光祿寺卿此君所歷官也君前後在軍營十數年勦川陝教匪獨至五年日日走獫狁鳥道人跡所不到之處饑未及食渴未及飲夜枕未及貼中間雖屢荷渥恩然究未嘗一見天子雖歷官九卿侍從卒未嘗一日得立於朝人或以爲君遇合之奇而余以爲君數之奇亦已至也嗚乎人生二十以內大都在長者膝下其得展尺寸之效爭竹帛之名者不過二十至五十卅年內事耳此卅年中君叠遭封君及兩繼母憂官兵部者不及十載餘則皆短衣匹馬奔走勞苦之日也勦金川酋勦苗匪勦教匪其間又嘗隨大學士福康安公一至安南國界經畫邊務凡國家有征勦諸大事君無一不預遂至一人之身與軍事相終始以迄窮老盡氣致命遂志乃獲已焉且又不止於此方君之以主事入值軍機也純皇帝悉君才行大用矣忽以言語忤要人卽日斥出要人所以擄君者不遺餘力而君之所以抗要人者亦幾不留餘地焉卒至不安於位東西走軍營而其以公事抗貝子抗經略者復如故也君亦可謂百折不變者矣君與人交不設城府亦之苟爲言語以悅人與余同官京師蹤跡亦不甚密然大節所在未嘗不交相勸余以此重之爲文移箋奏頃刻立成曲折如意同輩雖精思不能易一字也尤善書官京邸日踵門求者不絕名轉出館閣諸公上君未卒前數月尙刀疾條奏十事其請增隨征兵役口糧及令巡道稽查轄下營伍二事尤蒙俞旨焉君生於乾隆八年以嘉慶六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於興安軍營年僅五十有九有

旨照三品例賜祭葬。子之富。四川潼川府經歷。服闋。以知縣陞用。皆異數也。君娶於楊。爲同里山西壺關縣知縣。楊君宸女。前封恭人。例晉淑人。之富將以今年十二月□□日葬君於某鄉之某原。銘曰。

得官於西。卒官於西。君之遇奇。朝入軍機。夕出軍機。君之數奇。雖然。人皆以爲是。而君獨非。槐里之折東海兮。君或庶幾。我荷戈而出塞兮。不獲殺賊。君持力而行陳兮。乃屢克敵。雞頭之關待君塞。燕然之山待君勒。生爲薰臣兮。死毅魄。烏乎。君魂不歸。僅歸骨。魂待西川大功訖。我知君心兮。鑄墓碣。

開沙于氏族譜序

于氏近支凡五。皆元末自杭州而分。曰滁川。曰徐州。曰徽州。曰金壇。其在丹徒者。曰開沙一派。又自金壇近徙者也。自元末迄今。幾五百年。其在杭州者。以功業顯。卽明贈太傅忠肅公是也。其在金壇者。以文章著。而析居在丹徒者。獨以孝友稱。洵可云望族矣。今天子嘉慶建元。詔天下守土官舉孝廉方正之士。縣不過一二人。甚有無以應詔者。丹徒爲江以南大縣。而守是土者。獨以于君宗林應詔。督撫大吏核實。皆以爲允。上之朝。特旨賜六品頂帶。以備召用。于是鄉人皆曰。此于氏孝友之報也。又二年。徵君以其族姓之繁。謀于其宗。欲重修譜系。而屬序于余。夫于氏之以功業顯者。旣煊赫于前代。以文章著者。又昭灼于近時。獨以孝友稱者。名若不甚彰然。吾嘗過其里居。在京江以西。子姓之讀書者。皆愿而能文。力田者皆勤而無外事。父訓其子。兄勉其弟。若嚴師之于門弟子焉。而子弟之所以奉父兄者。亦惟恐不及。歲時伏

臘漿酒豆蘆善氣凝于一門。以次蒸及鄰里。推至一鄉一邑。皆視其家法以爲準的。俗奢者以之儉。俗薄者以之淳。以視功業之在一時。文章之僅在一家者。其有禪于世道。或過之焉。則豈非孝友之澤。積之者愈久。則報之者愈綿。又非十世二十世之所可量乎。況族譜之修。所以敍一本之親。卽所以垂百年之法。事無有善于此者。吾願于氏之宗。世世克守其家法。俾世之推族望者。爲于氏以功業顯。以文章著。又以孝友傳也。則江以南之氏族。非首屈一指者乎。余與徵君交。其弟淵。又受業于余。知之詳。故序之如此。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三

新修寧國府儒學碑記

秦分天下爲三十六郡。而江以南得大郡三。曰鄣郡、會稽、豫章。而鄣郡最大。都尉分治。東至山陰。錢唐。西又雜出。豫章郡界是也。次則會稽。又次則豫章。今江寧、安徽、浙江三布政司所屬。半皆秦鄣郡地。漢改鄣郡爲丹楊。今寧國府治。卽漢丹楊郡治。是寧國之爲大府。自秦漢以來卽然。地大物博。與會稽、豫章皆爲江外都會。其人物足以弁冕當世。其文采足以藻麗東南。三歲中春秋兩試。士獲雋者。恆倍他處。夫程功速則報本必隆。師儒多則學校益重。而寧國府儒學。乃曠及百年不修。非所以嚴祀事。植士氣也。守茲土者。亦時以爲憂。然輒以工重費繁中止。府所屬涇縣黃田。有淳德君子。曰朱武勳。偕其從子慶彩。于雍正乾隆中。嘗以修學宮爲己責。而一府之人。無議及此。朱君亦不能違衆議。遽自興作也。乃自乾隆中葉後。宛陵春穀。秦漢以來。素號文藪者。至是實學漸稀。文采漸落。科第亦漸不振。于是一府人士。皆歸咎于學舍之不修。俎豆之不肅。以至此焉。官于此者。始不得已而諷其所部之人。君之孫曾某某。遂亟承先志。毅然請獨任之。鳩工庀材。皆飭子弟督其役。越歲工竣。視其舊。則煌偉堅實過之。凡用銀七千有奇。出于君之孫曾者六之五。出于慶彩房者六之一。費不外求。而工皆歸實。是又善之善者。朱氏之先。徙自婺源。于

宋時爲徽國文公近支。今科第之盛。甲于縣中。蓋皆君崇尚學校。尊禮師儒一念。有以啓之。君曾孫理。璋。與余皆同詞館。遂屬爲文以紀之。夫學校之在今日。咸視爲不急之務。而君獨若饑之于食。渴之于飲。一日不可廢者。以視漢之文翁。唐之韋珪。或不多讓。況國家至治。翔洽一百六十年矣。純皇帝創辟。雕刊石。經于壁。與今天子。皆數幸學。講求典禮。孳孳如不及。而朱氏之修建學宮。適承其後。其所以佐右文之治。樹正學之幟者。又豈規規焉爲利百年。爲德一方者所可比乎。吾知江以南十數大府。必有聞風而起。踵行而不倦者。卽以爲創始于朱氏也可。

全秦藝文錄序

全秦藝文錄者。吾友階州邢君澍。官浙江長興縣時所著也。長興于東南爲最繁。君蒞事數年。刑清政簡。乃以其暇。哀輯宋會要及金石劄記等書。又以關中自唐宋以來。疊經兵燹。昔賢述作。淪佚者衆。復以二。年之力。精心搜采。爲全秦藝文錄一書。始自三代。迄于有明。共若干卷。脫稿後。卽郵以示余。余讀之。歎其。搜羅之廣博。類例之嚴整。大致仿歷史藝文志等書。而參以近人朱檢討彙尊經籍考之例。分別門類。條。舉遺佚。而後知君不特能于其官。卽著一書。而其取材之博。用心之審。又如此也。夫全秦爲天下之首。從。古載籍。無不權輿于斯。易則文王上下篇。詩則周南召南。書則泰誓秦誓。又且言禮則河間獻王。言春秋。則劉向劉歆父子。皆號專門之學是也。史則司馬遷班固。皆三輔人子。則道德經二篇。老子入關時爲關。

令尹喜所著。其所入關。昔人或以爲大散。或以爲函谷。類皆不出秦地。班固作漢書藝文志。凡詩賦一百六家。而以高祖歌詩二篇。武帝所自造賦二篇。弁其首。是則經史子集無不權輿于秦。舉全秦藝文。而天下之藝文已探其原。舉全秦藝文。而天下之藝文又居其半。君之此書。所以爲不可少也。抑余又有進者。關中地勢極高。水之停注者少。自秦漢以後。無不引河渭涇洛數大水以溉田。三輔之鄭白渠。廣通渠。龍首渠。寧夏之漢延渠。唐來渠。大河渠皆是。他若漢中興安。則引褒水。漢水。蘭州則引阿干水。灘水。甘州則引弱水。羌谷水。涼州則引谷水。土彌干川水。涇州則引涇水。汧水。安西則引南藉端水。肅州則引呼蠶水等。以是溝渠之在甘肅陝西境者。不下數百。然百餘年來。故道湮廢。水泉擁遏。反足爲田畝之害者。蓋十居其九焉。地勢瘠而民氣愁。職是故耳。以君之學識。官事之暇。倘復能仿班氏志溝洫之例。于關中渠瀆所在。勒爲一書。名全秦溝洫錄。他日州縣長吏。有能舉其職。及實心爲民者。案圖籍而疏濬之。則有益于鄉里者。又豈在元虞集京東水利。明王恕漕河通志等下乎。余又拭目俟之矣。

重修明太常少卿凌公祠墓碑記

吾嘗作續吳地冢墓志。載黎里鎮有明太常寺少卿凌信墓。其旁有菴。名寶綸。卽凌公祠屋也。舊藏宣德時所給勅命。及成化時賜諭祭葬之文。故菴以名焉。厥後子姓凌替。日益傾圮。一修于萬歷丁巳。同里胡居士元嶽。再修于崇正辛巳。龔居士濟寰。并爲置祠田。繕庖廬。迄今又一百五十年。田鬻于住持僧某。碑

磨于遊方僧某。其僅存之子姓，亦無有過而問者。徐待詔達源，見而慨然謀于里人，并太常之父明工部虞衡司主事凌顯祠墓，亦並修葺。工始于嘉慶六年，至七年秋甫竣，將立碑以永其傳。以碑文屬亮吉，亮吉攷明史暨一統志、江南通志、凌公事蹟，無所著錄。惟吳江縣舊志載凌顯黎里鎮人，字彥光，考授大興縣丞，欽給勅命，陞工部主事。後以子信貴，贈尙寶司丞。凌信，字尙義，以楷書授中書，仕至太常少卿。及閱明史安南列傳，載憲宗踐阼，命尙寶卿凌信，行人邵震，賜王黎灝及妃彩幣。灝遂遣使入貢，是凌公未官太常以前，又嘗爲尙寶卿，並出使遠國也。夫宣德成化，爲有明極盛之時，公以善書，遂得致位卿貳，與華亭之沈度及弟榮，皆以楷書選入翰林。凡金版玉冊，皆令書之。其致身通顯，亦與太常等稱雲間大小沈學士云。以是知士生承平，凡有一藝之長，無不可濯磨自見。太常與二沈，均可云遇其時矣。又嘗憶今天子嘉慶四年，亮吉尙在翰林，適琉球國王，以嗣位乞封于朝，掌院事者將舉亮吉以往，後值他事不果，亦可知當國家重熙累洽之時，持天子節，越大海，使萬里遠國，得以紀其風土人物，備一代掌故，亦有命存其間，固不可幸致耶。凌公之由尙寶卿得擢太常，或卽以出使故，未可知也。總之，凌公之生，獲以才自奮，其沒也，歷數百年，祠與墓又頻見修于里中之後，進使人過太常之阡，訪寶綸之菴，尙流連往復不置，謂非身前後之遭際，均有過于人者乎。亮吉旣重待詔之能，表章先哲，又慮凌公父子事蹟久而就湮也，故樂爲記之。

萬刺史廷蘭重校刊太平寰宇記序

太平寰宇記二百卷。宋太常博士直史館樂史所撰。史事蹟見子黃目傳首。所著又有坐知天下記。掌上華夷圖等。今不傳。史官至商州刺史。判留司御史臺。傳列其生平所撰述。不下數十種。蓋史官南唐及宋初。其時漢晉以來載籍尙未散佚。故太宗修御覽等三大書。及史撰此志。徵引繁富。多南宋以後所未見。本卽以地志論。晉太康土地記。宋永初山川古今記。闕駟十三州記。顧野王輿地記。魏王泰括地志。賈耽李吉甫十道志。以迄罔稱。譙周。鮑堅。李克。周處。陸機。晏謨。張勃。鄧基。任昉諸人所劄錄者。多至百數十種。史雖不善決擇。然零篇斷簡。藉是書以存者實多。此其所長也。至若地理外又編入姓氏人物風俗數門。因人物又詳及官爵及詩辭雜事。遂至祝穆等撰方輿勝覽。寧略建置沿革。而人物瑣事。必登載不遺。實皆濫觴于此。此其所短也。甚者佛胥叛之中牟。在河北。而此於開封所屬中牟。載入佛胥墓。並云墓有二。所漢書地理志。雲陵。雲陽。並左馮翊縣。而云雲陵卽雲陽。至以宋蒙門富漢蒙縣。以唐陵當楚棠谿。蓋以譌傳譌。多不參攷如此。性顧嗜雜家小說。于洛陽下。則載樊元寶爲洛水神。附書潤州下。載高驪山海神。以酒醴聘外夷女等事。意在徵奇。罔知傳信。是又非史例矣。乃自序反譏賈耽之漏落。吉甫之缺遺。不知己之病適與之相反也。然地理書自吉甫以後。藉以考鏡今古。聯綴前後。實無踰此書。宜其傳之久而必不能廢矣。自元以來。雖刊本不一。然皆不甚精審。此刻自宋影鈔本外。能彙集諸舊本。補其遺亡。校其譌

舛。于近日刊本中。最爲完善。則先生之有功于樂氏爲不少也。刊成。屬爲之序。爰書其得失。卽以質之先生。

送巨超僧自焦山移主山陰玉笥山方丈序

余自辛酉歲六月。始識焦山僧巨超。與之久處。知其心性明澈。雖不涉世事。而于世事無不周悉。與世人交。亦不離不合。而皆得所以自處。余心識之。今歲春。巨超以其鄉賢士大夫敦請之殷。將自焦山移主山陰玉笥山方丈。適余亦自洋川書院移講席于揚州梅花嶺。巨超來謁別。并乞一言以贈其行。夫巨超。浙人也。今歸主鄉山方丈。與昔人之官鄉郡無以異矣。余家陽湖。距邗上亦咫尺。今之移講席于梅花嶺也。與宋士夫之乞就近宮觀亦無以異。不知實則有不然者。昔人之官鄉郡。或委政上佐。或責成判司。類皆食其祿而不預其事。至宋人之乞就近宮觀。亦不過資其祿精。雖有提舉點檢之名。實亦無一事也。而主方丈則不然。今玉笥山雲門寺。爲浙東勝地。寺以內焚修諷誦者。率不下數十百人。其禪律之精進。梵誦之嚴整。均視一人爲統率。脫聚數十百不守戒律之人。而彼教中不能檢押。適有一破度敗律者。則將誰任其咎矣。主書院講席者亦然。揚州爲東南名郡。四方之士來肄業者。亦不下數十百人。其學業之勤惰。品詣之純雜。亦視一人爲步趨。脫聚數十百不知勤學。不識立品之人。而爲其師者。不能訓化。適有一踰閑蕩檢者。則又誰主其責矣。然則不知者或以方丈爲高僧習靜之區。講席爲士大夫養閑之地。又豈知

各有專責。與爲所必當爲者。余與巨超。又何得不彼此相勗哉。然余居山中久。疎懶益甚。驟居南北衝要。酬應紛沓。心實苦之。或不久卽當謝去。而巨超之歸主鄉山也。會稽之松栢。鑑湖之魚鳥。禪定之後。顧而樂之。其所得又豈余所可希其萬一哉。其行速。因率書所見。以爲之敘。

跋新唐書馬周傳後

余讀馬周傳。至周亡。帝思之甚。將假方士術。求見其形。不覺泣數行下。曰。君之于臣。益至此乎。漢書外戚傳。孝武李夫人卒。上思念不已。方士齊人少翁。言能致其神。令上居他帳中遙望。見好女如李夫人。云云。及唐白居易作長恨歌。有臨邛道士爲明皇求致貴妃楊氏之說。此不過情志溺惑者耳。世猶傳爲美談。乃漢武明皇用之于私昵者。文皇帝則用之于賢臣。且不特此也。魏徵傳云。帝夢徵。若平生。及旦。徵薨。杜如晦傳亦云。夢如晦。若平生。虞世南傳云。卒後數歲。夢進讜言。若平生。是太宗之精神意氣。無一刻不與賢臣往還。不以生死移。不以久暫易。不以上下隔也。夫殷高宗之夢傅說。或尙神其說。以服衆心。而太宗則實因悲成憶。因憶成夢。歷歷不爽。若此。此而欲不度越百王。直接三代。得乎。三代以下。推令主者。莫不曰漢文帝。唐文皇。賈生之才。又過馬周。而文帝之所以待之者。視文皇。顧遠不及也。然則百世之下。才如馬周者。或尙不乏。讀周傳及諸人傳者。吾知亦必有忽然而悲。忽然而泣。如吾之今日者矣。

後蕭陶氏重修族譜序

作史者不可以不明譜系。不明譜系，勢必據各族之單詞，以上亂歷朝之舊牒，矜門族則有餘，徵信史則不足。其流弊豈特新唐書世系表等然哉。又上而唐初所修晉書，又上而沈約、李延壽所修宋書及南北史，亦皆有此失。請卽以陶氏論。淵明集有贈長沙公詩，其序云：長沙公于余爲族祖，則明與長沙桓公房非近支矣。淵明又嘗爲外祖父孟府君傳，言嘉娶大司馬桓公陶侃第十女，亦非所以稱曾祖之辭。國初太原閻詠曾著論辯之，余又得顯證二云：其一則稱長沙公爲族祖，若淵明果係侃曾孫，則襲長沙公者于淵明爲曾祖之子，當稱從祖，于五服之次，爲小功五月，不得降稱族祖明矣。又晉書陶潛傳：祖茂，武昌太守，今攷侃傳子十七人，惟洪、瞻、夏、琦、旗、斌、稱、範、岱九人見于舊史。若茂亦係侃子，則既見于前傳，又嘗官武昌太守，不可謂不顯，及不見舊史矣。或又以命子一篇詳述長沙勳德，遂以爲淵明祖侃顯證。不知古人重官閥，凡同族有位望高、勳業重者，雖非本支，悉得備述。如史記司馬遷自序，載入殷王司馬卬、班固漢書自序，詳及侍中班伯事蹟，皆非本支，無礙稱述。蓋漢晉以來，文士皆然，非獨淵明也。顏延之與靖節同時，所爲陶徵士誄，亦不言系出于侃，此明徵矣。總之，誤始于沈約宋書陶潛傳，而梁昭明陶靖節傳，以及南史晉書本傳，遂並承其誤也。夫使淵明果爲侃後，則此襲長沙公者，與淵明服屬甚近，何得云昭穆旣遠，已爲路人哉。此又不待辯而知者矣。九江陶氏舊譜，明知其誤，又強移侃十七子中岱爲淵明祖，是又與本傳祖茂武昌太守之文牴牾，益不足辯。夫淵明爲晉世賢者，其人與詩，皆足千古，又豈藉長沙

之勳業始傳者哉。是欲表章淵明。而必非淵明之心也。今後蕭陶氏世譜云。出自晉康樂伯回。則與長沙彭澤二支。皆系遠派。考康樂以後。自梁及宋。代有達人。固無藉遠引二支以爲門望。且茂爲侃子。不見于侃傳中。夫家之有譜。所以信今而傳後也。今旣無傳信之書。義當在闕疑之例。是又亮吉之欲與名宗賢士大夫共商之者矣。又況今日之家譜。卽他時國史之所憑。一失其實。則後人何述焉。今之序陶氏族譜。非僅爲凡爲族譜者舉例。兼欲告後之作史者。慎無信單詞而失其實也。

長流水關神武廟碑記

人有代謝神亦有代謝神代謝者。若周之杜主。漢之城陽景王。漢末蔣子文諸人是也。惟忠義之氣塞天地者。則歷百世如一日焉。神武與唐之張許。宋之岳忠武。是矣。而神武廟尤徧天下。己未歲。余以罪戍伊犁。出嘉峪關。抵惠遠城。東西六千餘里。所過鎮堡城戍。人戶衆者。多僅百家。少則十家六七家不等。然必有廟。廟必祀神武。廟兩壁必繪二神。一署曰平。神武子也。見裴松之注所引蜀記。一署曰周倉。則宋以前悉無可考。僅見于元人所作演義。神其說者。或云。近世山西人掘地得周墓。有石碣焉。亦附會不足信。吾鄉有里儒。撰神武世繫。據吳志魯肅傳云。爭荊州日。坐有一人。云云。遂定爲周倉。夫陳壽固未嘗標姓名。則百世下何由知之。此真里儒之見矣。余前奉使貴州。過鎮寧州關索嶺。嶺有廟。香火極盛。土人及方志皆云。神武子也。正與周倉事相類。並不足信。神本謚壯繆。本朝定謚神武。余蒙恩赦回。過長流水。值里人

欲新神廟。乞爲記其壁如左云。

法式善祭酒存素詩序

一代之興。必有碩德偉望。起於輦轂之下。官侍從。歷陟通顯。周知國家掌故。詩文外復能著書滿家。以潤飾鴻業。歌詠太平。如唐杜岐公佑。明李少師東陽者。庶幾其人焉。少師雖家茶陵。然其先世即以成籍居京師。與生輦轂下無異也。若余所見。則今之國子祭酒法時帆先生。殆其人矣。先生二十外卽通籍。官翰林。回翔禁近者及三十年。作爲詩文。三館士皆競錄之。以爲楷式。先生又愛才如命。見善若不及。所居淨明湖。外距黃瓦牆僅數武。賓客過從外。卽鍵戶著書。所撰清祕述聞。槐廳載筆等數十卷。詳悉本朝故事。該博審諦。人有疑。輒咨先生。先生必條分縷晰。答之。不以貴賤殊。不以識不識異也。先生性極平易。而所爲詩。則清峭刻削。幽微宕往。無一語旁沿前人。及揣摩名家大家諸氣習。校懷麓堂集。似又可別立一幟。不多讓也。余爲詞館後進。承先生不棄。前後倡酬者五年。今余以弟喪乞假歸。先生曰。君知我最深。序非君不可。余因曰。先生之所居。李西厓之舊宅也。先生采擇之博。論斷之精。杜君卿之能事也。然則他日撰述益多。位望益通顯。本學識以見諸施行者。視二公又豈多讓。詩文特其餘事耳。余行急。請卽錄是言以爲序。

釋髦

髦見于詩栢舟者曰。禿彼兩髦。見于禮記內則者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縱筓總。拂髦。鄭康成注云。拂髦。振去塵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髦。其見儀禮既夕者曰。主人說髦。鄭注云。今文說皆作稅。兒生三月。剪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爲飾。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柩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其見于禮記喪大記者。亦同。孔穎達正義云。髦。幼時剪髮爲之。至年長。則垂著兩邊。明人子事親。恆有孺子之義也。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玉藻云。親沒不髦。是也。髦之形象。則鄭康成及孔穎達。賈公彥。皆云未聞。今攷其制。人子幼時髦。蓋剪髮爲之。今之幼童。髮覆及額。是也。及長大。則或編髮爲髦。以象幼時之狀。鄭注及陸德明釋文可證矣。鄭云。髦者。用髮爲之。象幼時髦。陸云。子生三月。剪髮爲髻。長大作髦。以象之是也。其制當如婦人之假髻。今吳俗并有不用髮。或結絲爲之。以覆小兒之首。前垂至眉際。後垂過腦。于其上設二角。俗名曰髻髻。又譌曰多梳。亦有祇結半邊者。或卽古人垂左垂右之別。其形狀當卽古之髦也。孔鮒小爾疋亦以弁髦爲太古之冠。杜預左傳注云。童子垂髦。按弁與髦雖二物。皆可以覆首。杜注似合爲一。亦非。髦知非盡真髮者。蓋一則曰飾。二則曰象。又曰用。則非天然所有可知。況髦而曰說。說又作稅。皆爲說除之義。與左傳襄公二十八年。稅服而入內宮。孟子不說冕而行一例。毛詩禮記正義又云。若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是明其可說可著。非真髮明矣。然雖非真髮。古人亦必以髮爲之。說文髻。髮至眉。从髟。我聲。引詩。紉彼兩髻。是也。蓋髦本作

髻。又作髻。義並同。釋文。髻。冒也。覆冒頭頸也。則翦髮。編髮。義並可通。詩之干旄。秦之有髻頭虎賁。漢之有髻令。皆注髻于首。又皆取覆冒之義。其形象蓋皆做髻爲之也。爾正髻。選也。髻。俊也。皆因文生義。非髻字本訓。郭璞注。士中之俊。如毛中之髦。說亦可通。

後魏書音義敘

十三經皆有唐陸氏釋文。宋賈氏音辯。以迄歷朝所著音釋義訓。及古音古字補音補義等。無慮數十種。獨史則不然。惟史記有集解。正義。索隱三家。前漢書有十三家音義。三國志有裴松之補注。後漢書。續漢書。有劉昭。李賢等注。晉書有何超音義。此外若新唐書。董衝釋音。既不載所引書名。五代史。徐無黨注。又寥寥無幾。更非何超等可比矣。嘗以爲隋唐以來之史。得失參半。且卷帙浩繁。爲音義者。尙可緩。獨沈約宋書。魏收後魏書。成於一手。文旣奧衍。義例亦嚴。尤不可無音義。中歲以後。補三國東晉疆域志等。竣。卽思爲之。顧服官於朝。凡三館纂述。皆預名其中。未暇及此也。旣又以罪戍邊垂。雖不久赦還。而精力漸短。不耐煩瑣。今春以事過宣城。值同年生凌君廷堪。以名儒教授此地。坐次出近所撰魏書音義四卷見示。余受而讀之。而以爲實獲我心也。顧此書音義。亦有數難。一則代北複姓及命名等類字。或半出六書。一則地形志真君以後所改。西北諸郡縣名。義例亦難槩悉。一則釋老等志。俗字極多。又多引浮屠氏等書。非精通彼教者。不足細釋其義。君則經史之外。於道釋二藏。本所素諳。凡諸訓義。證以中經。參之內典。又

自方言、說文、釋名、廣雅以降、凡訓詁之在唐以前者、無不旁搜畢采、徧旁字畫之正俗、亦一一抉摘其原、蓋數閱寒暑乃成、且能以其暇爲伯起辨評、洵屬史家所不可少之書矣、夫唐沙門元應等注一切經音義、旣半引儒家、而君注此書、又旁資二氏、又可謂不拘一法、及無礙著書之例者也、余雖衰陋、然宋書音義、亦粗有類例、他日當付兒子飴孫足成之、或可附君此書以傳耳、

西圃記

西圃者、余所居西偏隙地、歲戊午、自京師乞假歸、以廳事隘、因卽其地構屋三椽、隨牖之南北而六之、前疏爲小池、環以峭石、牖之北、則列竹焉、今澹香斜月西堂是也、未落成、卽入都、又遠戍絕域、往反者二年、旣歸、杜門省愆、不更遠出、鄰有廢圃、友人復爲購得之、距堂北僅數武、遂築樓三楹、樓之後架平臺、以眺東北隅、巽宮樓、玉梅橋、及楊園陸園諸勝、名臺曰曙華、名樓曰卷旒、閣名樓以下曰紅豆山房、樓前皆疊石爲小山、石徑曲折、蒔古梅及紅豆金粟青桐紫微共十數株、春秋二時、可慰岑寂、左有廊、通西堂、發曙卽乾鵠噪其上、遂名乾鵠廊、迤西南得平屋二層、因其舊而新之、名其北曰更生齋、齋有後楹、列架藏所著地理書木刻于內、名曰墨雲軒、墨雲軒之右、複道以通于南、亦二楹、名收帆港、葢于驚濤駭浪中得歸藏息于此、是以名也、嗟乎、人生不過更蜡臘數十、此數十蜡臘中、所居又已三徙、卽云定居此矣、而衣食奔走、去十之五、仕宦又去其二、戍所往來去其一、則得居此者亦暫耳、然惟其暫、益不可不記、況屋無定

主。吾子孫不能有。則他人居之。他人居之。亦不可不知本末。爰書以揭于壁。俾後之居此者。得以覽焉。敕封承德郎翰林院待詔加三級徐君妻吳安人墓志銘

余以壬戌十二月道出黎里。始識翰林院待詔徐君達源。并聞其哲配吳安人之賢。復素嗜吟詠。所著有寫韻樓詩若干卷。愬猝別去。未暇授讀也。今年三月。余授徒徽寧兩府界之箬嶺。地居萬山中。忽見有冒雨至者。則徐君僕也。發君書。始知吳安人已于又二月二十三日謝世。瀕危。屬徐君轉乞余志墓之文。徐君諾之。乃瞑。烏乎。余與徐君交僅半年。何兩人者。前後悼亡。若出一轍耶。按狀。安人姓吳氏。名瓊仙。字子佩。一字珊瑚。吳江平望鎮人也。年二十。始歸徐君。性婉淑。能得翁姑歡。翁卒。哭泣盡禮。所以事兩姑者益謹。徐君耽讀書。不甚問家人生產。凡會計出納。皆安人主之。規畫井井。暇輒助徐君校書。或分韻。至漏三下。乃息。顧體弱善病。又叠遭父母憂。益哀毀骨立。今年春。忽患痢不止。竟以是疾卒。年甫三十六。病方劇。適余與徐君書。并所贈詩。安人尙令兩婢扶起。讀竟乃臥。其性嗜翰墨如此。余嘗謂女子不可有才。才過人。則不寡必夭折。否則或遭危險困阨。有非可以常理論者。漢徐淑。晉謝道韞。唐封絢等十數人。特其較著者耳。余並世所見。亦已五六人。今安人得歸徐君。相莊者幾二十年。徐君負時名。膺清秩。中間惟官京師半年。與安人別耳。餘則皆彈琴賦詩。焚香讀書之日也。卽此半年中。從郵筒寄安人詩。前後至二十餘首。伉儷可云篤矣。安人年縱未四十。然子若女已林立。蘭茁桂挺。其長者讀書已有聲。則安人不可謂天

居江南浙江之間。東鶯脰。西虎阜。山水清絕。時奉太夫人出遊。則境不可爲困。徐君家有桑三百株。粟田五六頃。安人經理之。歲入常有餘。則家不可謂貧。倡隨得徐君。不可謂非嘉耦。性又聰穎。詩文外繪事無不工。暇卽發揮煙雲。摩寫花鳥。十餘年中。得寫韻樓詩至數百首。不可謂非奇福。然則安人雖未永年。亦可以自慰于地下矣。若徐君。則又何悲焉。余妻蔣宜人。亦以客冬謝世。雖齒長于安人二十年。然早困米鹽中。更憂患。未又苦疾病。處境無安人之逸也。安人子三。長晉銘。年十二。次晉錫。年七歲。次晉銘。年三歲。女三人。徐君將以此年四月十六日。厝安人于南冑阡。其走千里乞銘于余者。安人之志也。銘曰。恆娥抱魄。天姬織絲。女子有才。非云福之。楚蒙悼亡。茱萸傷病。女子有才。兼妨乎命。禽魚花鳥。畫奪化工。煙雲月露。思與天通。三絕是嬾。百憂亦攻。蘭芳而鉏。苗秀而擢。凡似此者。均不白髮。斷炊寒食。云以寄哀。續命上已。魂兮倘來。三層之臺。百尺之榭。定有吟聲。出乎良夜。

崔上舍金南覆車懸鑑引

天地之氣薄。而後有豆疹。蓋自唐末後五代始。唐以前。無有犯豆疹而麻者。名醫著書。亦未有詳及豆疹者。蓋天地之氣薄。而人之嗜欲益煩。五齊六和。皆醞釀。雨露日月之精華。以成。氣薄者不能勝也。于是一人之身。先天後天。皆預儲其病。以待時而後發。有不發者。特千中之一。百中之一耳。近世又有種豆之法。皆病未萌而先以藥劫之。往往至于破敗決裂。余嘗譬之。其病自至而死者。令終者也。其病未至而矯揉

造作以猝至于死者。無異于兵殺者也。然則爲父者卽愛其子。爲祖者卽愛其孫。不妨時其飲食寒暖。以待其氣機之自發。何必矯揉造作。使可以死可以不死者之必至于死。且必至于速死乎。太平崔君金南。患其里俗信種豆之說。罹其害者不一。爰爲覆車懸鑑一書。條列其利害于前。洵可云救時之苦心。保赤之要術矣。以其立論多有與余合者。爰爲之弁其首云。

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一寄張太守祥雲

一方之志沿革最要。漢廬江郡無江以南地。其證有五。漢書地理志。廬江郡。故淮南。明建郡在淮以南。非江以南。一也。廬江郡所統之縣至十二。無一在江以南者。人或以尋陽縣爲疑。不知尋陽縣本在江北。晉南渡後。溫嶠始移至江以南。是以地理志尋陽縣下原注云。禹貢九江在南。二也。試以沿江州縣計之。今自池州府東流縣以上。爲漢豫章郡彭澤縣地。又上爲漢柴桑縣地。東流以下。今貴池銅陵諸縣。爲漢丹楊郡石城陵陽二縣地。又下爲蕪湖縣地。并無隙壤可以建置廬江郡。三也。新志所依據以爲廬江郡在江南者。僅因漢書淮南衡山濟北王傳。廬江王以邊越。數使使相交。徙爲衡山王。王江北。以爲徙。王江北。則郡必舊在江南。故依此立說。除此則別無明證也。不知廬江九江之地。秦漢以來。皆稱爲江西。蓋大江自今安慶府以下。勢皆斜北而東。故江至此。又有東西之名。史記項羽本紀。江西皆反。揚子法言亦云。楚分江西爲三國。三國志魏武帝紀。進軍屯江西郝溪。吳主傳。民轉相驚。自廬江。九江。蘄春。廣陵。戶十餘

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孫瑜傳。賓客諸將多江西人。晉書武帝紀。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元帝紀。時戴淵在江西。時淵以司州刺史鎮合肥。晉書地理志。以廬江、九江、自合肥以北至壽春。皆謂之江西。郗鑒傳。拜安東將軍。兖州刺史。都督揚州。江西諸軍事。鎮合肥。是古無以廬江諸郡爲江北者。廬江王徙王衡山。正自江西而徙江北。蓋衡山王舊都。見史記項羽本紀。郟卽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漢故城卽在縣城西。北一百二十里。正在大江以北。四也。晉書陶侃傳。侃在武昌。議者以江北有郟城。卽其證。若漢書地理志言廬江出陵陽縣東南。北入江。卽山海經內東經。廬江出三天子都。入江。郭璞注。彭澤西水經。廬江水出三天子都。北過彭澤西北入于江。此彭澤卽地理志宛陵縣下之彭澤聚。非豫章郡之彭澤縣也。水經注轉寫衍一縣字耳。何以見之。彭澤縣在漢陵陽縣西南幾四百里。如果至彭澤縣入江。則當云西南。斷不可言西北。言西北者。水本從蕪湖界入江。于陵陽正西北也。三天子都在陵陽東南。或言陵陽。或言三天子都。其實則一。廬江郡本兼山水以名。廬山旣界江之中。廬水又自南而北。正當廬江郡東境。爰取以名郡。五也。今新志于首篇沿革下。言漢初爲淮南國。統四郡。兼有江南。又云。漢時廬江郡。江南之地。不知于何時割去。數語似未審諦。爰書此以質之。

跋新修廬州府志後二

又閱新志山川下云。廬江有冶父山。云卽左傳桓公十三年。楚羣帥所囚之地。巢縣東三十里有梅山。云

卽左傳襄公十八年右回梅山所在。又古蹟下府城同食館。云卽左傳文公十六年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之處。以迄無爲州之有漢陰陵故城。廬江縣之有何晏等墓。此皆誤自昔人者也。漢書地理志。汝南郡有慎縣。故城在今潁州潁上縣西北。至合肥之有慎。係東晉僑立。今以爲東晉分遂適縣置。又慎縣。宋紹興三十二年。避諱改爲梁。是宋之梁卽晉之慎。今列作二處。是又今日之未及訂正者也。其尙有漏略者。如巢縣西北有橐臬故城。又有僑斬縣故城之類是矣。又有古今方名可以類推者。漢縣類皆以山水得名。今無爲州北境有襄河。與全椒縣界。則漢襄安之名。蓋取襄水安流之義可知。地理志。廬江出陵陽東南。北入江。而丹陽郡下又引桑欽言。淮水出陵陽東南。北入大江。所出同。所入同。是淮水卽廬江水。又淮水下流名魯港。又名魯明江。至繁昌縣境入江。廬魯音同。魯港當卽廬江音之轉。是千餘年來地理家所不能悉者。今以源流道里驗之。歷歷不爽。旣足破昔人之疑。又可以補今志之缺。想足下亦必助我稱快也。再攷新唐書及十國春秋。唐文德元年。楊行密遣廬州將孫瑞。攻趙鏗于宣州。鏗將屯褐山。斷行密糧道。瑞因築五堰于魯港。塞通江之水。又可知淮水出江卽抵廬江郡境。道本徑便。故漢初取此水以名郡耳。

明周恭節公文集序

文章之傳。以其工也。乃有無意求工。亦不必求工。而其傳卽極天下之工者。亦遠不若焉。則豈非文章之外。又別有維繫于人在乎。有明嘉靖中。以文章名者。王元美。李于鱗。歸震川。唐應德等。不下十數人。可

云刻意求工矣。然而八編四部，以及震川類稿、白雪樓集等，人或閱而置之。其愛憎又或隨風氣轉移焉。獨至楊兵部椒山集、沈錦衣青霞集，雖寥寥一編，而人之尸祝之、俎豆之者，無知愚賢不肖之異也。則其故又何哉。太平周恭節公之集，亦猶是而已矣。公得罪與楊沈二公同，在請室歷五年，所稍幸者，僅僅不死耳。然當其伸紙握管，叩心泣血，又豈有死不死在其胸中耶。又豈知死之在他人，而不死者或在一己耶。蓋其激發于忠義者，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其洞燭于古今成敗興衰，利害得失者，亦豈小儒淺學之所能讀公之文，亦可以得其槩矣。余嘗數至太平，訪黃山三十六峯，卽山海經水經所云三天子都也。又嘗尋陵陽江之源，卽桑欽所云淮水，班固所云清水，其下流卽李吉甫等所云青弋江也。山水之奇如此，意其鍾靈毓秀，必有大異于他處者。顧太平自唐天寶四載分縣以後，其能挺名臣之節，著循吏之聲者，實惟公一人。與天都青弋競勝焉。則魁士畸人之在世，又豈易覩乎。公裔孫先登，從余遊，曾導謁公遺祠。祠正在山水間，松柏林立，百載後尙有生氣，偉矣哉。洵足與天都青弋共著不朽矣。余昔在京師，暨過保定，亦曾謁楊沈二公祠，其傾慕禮謁，與拜公祠無異也。旣退而讀公之集，有不能已于言者，爰書之以爲序。

誥授朝議大夫山東濟南府知府改補京員徐君家傳

君諱大榕，字向之，一字惕菴。先世由江陰馬鎮遷武進，呂市橋。遂世爲武進人。五世祖夔州府通判東旭，以次子元珙貴，贈都察院左副都御史。高祖龍游縣知縣元璞，曾祖縣學生允容，祖國子生材，父瓚。乾隆

癸酉舉人。四川新繁縣知縣。乾隆三十八年。大兵勦金川酋。將軍溫福于木果木營失事。瓚拒賊不屈死。贈兵備道。兩世皆贈如其官。君。兵備君長子也。性開敏。自幼時讀書。卽曉大義。受業同里檢討李君英之門。盡傳其學。稍長。補博士弟子。兩應省試。不售。遂入都。以辛卯舉順天鄉試。壬辰。成進士。分部以主事用。尋補戶部浙江司主事。明年。以父難奔喪歸。服闋。擢本部員外。尋轉郎中。其間隨原任大學士三品銜李公侍堯。至湖北審辦事件。君條分縷晰。務得實情。以是知名。京察一等。選授山東萊州府知府。萊州邊海。俗刁悍難理。及君蒞任。民情翕然。未幾。以州民張子布事。落職繫獄。子布性闊冗。娶羅女爲婦。子布外出。婦弟有良。將姊轉鬻他所。子布歸。詢婦所在。有良無以對。遂相與毆詈。有良強毆子布斃。時有良母在側。有良恐母漏其事。因并毆斃母。有頃。子布復蘇。有良遂以母死誣子布。知州事郭某。卽據原報申轉。君廉知情實。駁令改正。郭某堅執不從。一方大吏。爲郭所蔽。反以失出罪君。立奏削君職。繫濟南府獄。事且不測。君割案牘尾作訴狀。令所親赴刑部控告。有旨令尙書胡公季堂。侍郎吉慶公赴平度讞其獄。讞日。忽非時雷電大震。一府官吏失色。有良不待刑詢。卽將弑母狀盡情供吐。事乃大白。卽日復原官。旋調泰安府知府。尋又有泰安縣民張承宣夫婦一案。承宣爲張培嗣子。素不爲父母所喜。培與妻朱氏及張成文等共商。將承宣夫婦勒死。移屍一里外桑園內。以自縊報縣。又誣縣學生薛枝與承宣婦姦。爲培夫婦猝遇。遂羞愧自盡。君細核情節不符。移獄府中親讞之。逾月。始得其實。縣亦堅執原讞不從。別請委官檢驗。

迨發棺日。傷痕與君所指。一一不爽。乃抵張培等罪。君在山左。屢平大獄。益有聲。遂調濟南。凡諸府有疑案。必委君覆訊。無不得其情而止。君見地明決。又善揣度情理。遇疑難事。他人血膚不能決者。其真僞曲折。君輒以談笑誘勸得之。平反凡數十起。傳者以爲神。同官屬吏亦自以爲遠不及也。任首府。遇事無所讓。又素慤直。屢以事與大府爭執。大府雖以計典薦君。心勿善也。及君入覲。純皇帝尙憶君平度州事。卽命記名。遷有日矣。大府忽撫君他事。鑄君數級。迨事白。得開復。君遂以母老呈請改京職。得旨以部員補用。尋卽乞假歸養。逾年。母楊太恭人始卒。君居喪盡禮。服闋未及赴補。今歲春夏。忽患瘡疾。至冬。病益劇。遂以十一月十九日。卒于里第。年五十有七。君居家孝友。坦懷無城府。與人交。不擇流品。人皆樂其平易。然素持繩檢者。亦以是少君。尤工書。生平作詩至數千首。類皆直寫胸臆。不拘拘古人格律。至其歷落可喜處。一如君之爲人。今所存百二十硯齋集是也。平時達觀過人。里居日常賃地一廛。卽料量竹石。位置亭館。然賃券實不過二十年。人或泥君。君笑曰。吾以寄興耳。二十年後。豈復有所謂徐大榕哉。余嘗舉以告人曰。若徐君此言。則士大夫之求田問舍。規規爲身後計者。可不必矣。君娶于姜。封恭人。子三。維馨。國子生。早卒。維賢。世襲雲騎尉。仍準生員應試。維翰。年甫二歲。女二。長適陸某。次字歛縣程氏。尙幼。余與君同歲。甫出塾。卽訂交。自居里中及京邸。君處事或失當。未嘗不規君。君不以爲忤也。今其遺孤以家傳爲請。爰不辭而爲條係如左。烏乎。余自成童日。里中之友。與余同歲者。至十數人。十年來。相繼殂謝。惟余

與君在耳。今君又卒，而余復悼亡日近，濡筆述君，不自知其涕之何從也。

禮社薛氏宗譜序

黃帝二十五子一任姓。其先奚仲居薛，爲夏車正。禹就其地封之，于漢爲魯國薛縣。今爲山東兗州府滕縣地。縣東南六十里，尙有奚仲山。李吉甫云：奚仲造車于此，是以名也。薛之先最顯者，于商爲仲虺祖。已于周爲文王外家。武王克商，復封于薛。春秋時薛伯是矣。于漢爲御史大夫廣德。于魏爲鎮東將軍安都。于唐則曰訥，曰稷，曰超，皆爲宰相。曰仁貴，曰嵩，曰平，或爲大總管，或爲節度使，並見新唐書世系表。而其支分派別者，則又有南祖北祖西祖分地徙居者。則又有河東新蔡、沛國高平。此薛氏唐以前之大略也。然以余攷之，周秦以來，以薛爲氏者，亦不盡皆任姓之裔。戰國時齊田氏封于薛，再傳爲孟嘗君。後子孫亦以薛爲姓。又字書無薩字，攷菩薩二字，皆以草受名。說文云：薛，艸也。唐釋元應一切經音義云：菩薩，本作扶薛。宋張有復古編又云：薛，別作薩，非是。今之以薩爲姓者，又本皆姓薛，或得姓于草，或得姓于二氏。取扶薛爲義，是又與任氏田氏之薛判而爲三矣。且卽以吾鄉論，有義興之薛，有江陰之薛，有無錫陽湖分界五牧之薛。姓雖同而宗派別，亦不可強而同也。今禮社之薛，實由江陰而分。自宋以前，世次雖缺，略無攷，而元明以來，則條分縷晰，昭穆秩如，謂非名宗之多賢士大夫，而能若是乎？夫略其所疑，而詳其所信，作譜之法，與著史同。今之序薛氏之譜，不敢定其爲出于何姓，與析于何房，蓋其慎也。卽所以爲禮社

之辭傳信也。時嘉慶八年、歲在癸亥、秋孟。



更生齋文甲集卷第四

書文成公阿桂遺事

文成公阿桂。滿洲正白旗人。其勳簿官閣。生卒歲月。具載國史。茲特錄遺事數則。方公之爲定西將軍。勦金川。會索諾木也。已百戰。抵其巢。索諾木震懾。業約別日盡室出降。其木城木柵。悉已毀撤。是日晚。參贊以下謁公曰。事機叵測。今日必生縛索諾木致帳下。方可安枕。公不答。亦不待語竟。已入帳中臥。諸將弁待命。不敢退。而公已鼻聲如雷。徹帳外矣。諸人者。旁皇達旦。甫日出。索諾木已自縛。率諸酋。跪帳外。公次第以屬吏。因進參贊以下告曰。諸君昨日之語。蓋懼索諾木他竄。或畏罪先死耳。我已據阨要。竄將何之。渠若能死。又豈待今日哉。吾故以爲不若高臥。待旦日當自來也。諸將弁諾諾。皆曰。非某等所及。又木果木失事後。公代統大軍。一日。日欲曛。公忽率十數騎。升高阜。覘賊屯扎處。不知阜數折。已逼賊砦。賊望見。卽率獷騎數百。環西南阜馳上。公顧從騎曰。下馬。復曰。解衣。衣不足。復曰。解裏衣。解畢曰。衣悉寸寸裂。急分走高阜。雜挂林木上。挂畢。曰。無衣者。悉束帶。曰。上馬。曰。向阜南緩轡下。適賊騎已馳至。距向所立阜。僅二十步。時暝色已上。忽見岡缺處。旗幟飄忽。絡繹不絕。疑援騎從山後至。勒馬不遽進。方遣騎四出覘伺。而公已率從騎回大營矣。公曰。此兵機也。不爾。則賊馬十倍于我。寧得脫耶。前一事。余值內廷日。成親王

爲言之。後一事。在文淵閣石經館。公自言之。純皇帝末年。和珅橫甚。公業知不能制。凡朝夕同入直。必離立十數步外。和珅知公意。故就公語。公亦泛答之。然卒未嘗移立一步。公嘗病臥直廬。吾友軍機章京管君世銘入省之。公素所厚也。忽呼語曰。我年八十。可死。位將相。恩遇無比。可死。子若孫皆已佐部務。無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實欲俟皇上親政。犬馬之意。得一上達。如是死乃不恨。然竟不果。余登第日。公爲讀卷官。擬第一進呈。余素不習書。公獨賞之。嘗謂吾友刑部郎孫君星衍曰。人皆以洪編修試策該博。不知字亦過人。余首拔之者。取其無一毫館閣體耳。

書劉文正遺事

劉文正公。名統勳。山東諸城人。其行事在國史。生卒年月在家乘。不更述。述其遺事數則。信而有徵者。乾隆二十六年。河決開封楊橋。公以太學士奉命臨視決口。久不得塞。一日。日昃。公張秋氈笠。御大繭袍。微行出公廨。至決河口。見數十步外。稽料山積。牛馬雜遝。繫車轆下。人則或立或坐。或臥復起。皆戚戚聚語。甚有泣者。公訝之。招老成者問故。則並云。來已數日。遠或四五百里。二三百里不等。一車或四牛。或三兩牛。或雜羸馬。一日口食。及牛馬藪草。至減得銀兩許。日久費無所出。復不知何日得返。是以懼且泣耳。曰。何不交官。則雜曰。此岸稽料。某縣丞主之。每車索使費賒。衆無以應故也。公怒甚。回廨。卽諭傳巡撫。恭請王命。并縛某縣丞。限時刻至決口。諭一出。河堤使者亦失色。夜將半。巡撫倉皇縛某縣丞來。踞轆外。公怒

甚。出坐堂皇。受巡撫禮謁。因大聲曰。口一日不塞。則聖心一日不安。河南北萬姓亦一日不寧。塞口所恃者。稽料。今稽料山積。某縣丞以勒索不遂。稽留要工。罪死不赦。今先斬若。徐專摺參撫司道耳。巡撫股栗。叩首。堂皇下不止。天且曙。不解。伺公出。使滿尙書某起爲緩頰。久乃釋。卽命褫縣丞職。枷示決口。甫半日。南北岸稽料車無一在者。又二日。而決口塞。公臨事剛斷不假借。若此。猶憶乾隆四十二年。睢州河亦決。時余客河南。以事數至河上。見老柳下一蒼白叟。歎咤不止。旁繫兩牛一車。叟榮澤人。距決口三百里外。問其故。曰。十日前。以兩牛一車駝稽料抵工所。某主簿監收。索重費不得。遂痛抑稽料斤兩。云止九十七斤。余不敢爭也。叟故談諧。因指二牛曰。象養若數年。日食料數升。稽數束。不意恒弱至此。駝不及百斤也。蓋河員之肆橫。貌法至此。而重臣視河。及河隄使者。又類皆養威重。不輕出一任其慘肆荼毒。及糜費國帑。以爲固然。甚或借以漁利。老人年七八十者。述文正視河時事。爲余泣也。公屢奉使遠出。所挈祇二奴。用驛馬不過六七匹。抵行館。卽使二奴居後廨。公處其前。臥亦如之。公食畢。呼二奴食。奴退。徹者乃入。不使見一人。有所需。則州縣之承應者。傳以出入焉。乾隆中葉後。親信重臣出使。無有逾公者。然究未嘗于令甲外有所加也。厥後奉使者。不然。空驛馬不足給之。遂有役民羸民馬者矣。有數州縣津貼一縣者矣。有站規有門包。有鈔牌過站禮。州縣官惴惴惕息。謹厚者。費以千計。稍厲威嚴。及侈輿馬廚傳者。以萬計。以數萬計矣。大率一方倉庫虧缺。多由驛站。驛站糜費。多由重臣出使。州縣官窘急無計。則大吏爲調劑。

法以救目前。于是調腹內州縣。疊處衝途。又告乏。則又調員。不十年。而州縣倉庫。無有不虧缺者矣。使皆如公。挈二奴。用馬六七。又事事不過令甲。則民生吏治。困壞豈至此哉。方金川之用兵。每召對。公屢主撤兵議。純皇帝領之。然不遽撤也。一日。純皇帝在熱河。公留京辦事。兼上書房總師傅。上行走。天暑甚。公適在三天中檢視諸皇子日課。忽廷寄至。令公一日半馳詣熱河。公至澄懷園。索肩輿。即行。馳到。日已過午。即時召對。曰。昨軍報至。木果木債事。溫福已陣亡。朕煩懣。主意不定。用兵乎。撤兵乎。公即對曰。日前兵可撤。今則斷不可撤。復問曰。誰可任。公又對曰。臣料阿桂必能竣事。乞專任之。純皇帝良久曰。汝言是。朕意決矣。留京事重。汝即日回可也。蓋公晚年。純皇帝眷注益隆。信任益篤。事或有待公而決者。即此一事可見。公自奉極儉。所服朝珠。無值十金以上者。故綆斷即弃之。不更拾取。卒之日。肩輿已詣東華門。忽闕而仆。額駙福隆安以聞。純皇帝急臨視之。及門。聞已卒。哭而入。蓋始終倚畀之厚。朝臣無有過者。實公之盡誠。有以致之也。公之前爲大學士者。高安文。端公朱軾。最著立朝大節。多人所不能及。以采聽未審。敢俟異日。次則協辦大學士。興縣文定公孫嘉淦。大學士海寧文勤公陳世倌。文定公每事必廷諍。純皇帝輒曰。汝又以古大臣面目對君矣。文勤公每值民間水旱疾苦。必反覆具陳。或繼以泣。純皇帝輒霽顏聽之。必笑曰。汝又來爲百姓哭矣。亮吉敬釋二語。純皇帝禮貌大臣。及二公之忠。蓋抗直。均有古君臣所不能及者。國家重熙累洽。億萬斯年。職是故耳。紀文正事。因并及之。文正前一事。河南人皆能言。後一事。亮吉

在上書房行走得之餘。則同里貴西兵備道趙翼。以中書值軍機最久。以目所覩者爲亮吉言。用敢錄入焉。

書裘文達遺事

裘文達公名曰修。江西新建人。余入詞館。距公卒已二十年。不及見也。然余所蒙識拔者。皆文達所識拔之人。時時告語曰。裘文達某事某事。云爾。公賜宅在內城石虎胡同。購一軒。名好春。退直所憩。賓客門下士往來者。于關人悉不關白。徑入此軒。若已退直。則公必坐軒左右。若待客矣。一日。值歲小除。諸人者咸詣軒。與公錢歲。忽司關者至。公側耳語。公大笑曰。戶部堂官歲盡分飯食銀兩。亦不可告人耶。卽命挈一囊至。瀉出之。皆庫貯大定兩五十。公數坐中。客若干。令各懷其一。曰。諸君年事大窘。聊以分潤耳。數不足。復命入取之。徧給乃止。公食指旣廣。又賓客常滿坐。值窘乏。亦時時斷炊。一日過午。尙未具食。坐客有慍者。公覘知之。卽出語曰。諸君他日皆飲天廚。願克食之人。豈矜矜于裘某之一餐乎。且主人亦尙未食。不獨客也。客意乃解。純皇帝眷公。時得召見。公奏事畢。則必言各衙門人材。曰某人勤。某人幹事。某人擅文筆。是以公在部及掌院日。翰林諸曹司遷轉最速。由公推轂勤也。時公房師大學士蔣文恪公溥亦極愛士。肯爲寒素地。有揭薦牘來者。悉館門下。未嘗拒一人。其掌書記者。卽公所引入。一日。公入朝。遇文恪公。公曰。有一孝廉。在都候選。所學極優。師留之乎。文恪唯唯。公知文恪性闊達。賓客多寡。皆不甚措意。明日。

這一僕徑送孝廉入文恪邸第。屬僕曰：第送詣某書記廳。云：昨已面語相公。相公屬留客耳。僕致公命出。書記某即挈孝廉巡歷聽事側兩廊。見屋比櫛。悉客館。內一室門獨啓。遂徑入。見榻上亦有臥具。遽命僕撤出。貯聽事中。語孝廉曰：君行李至。即安置此。但出必須鍵戶。慎勿啓也。又一要語相屬。君雖館此。實無一事。不妨日出游衍。然必須飯畢始出。日兩飯。亦無邀客者。但聞長廊口有高喚者曰：飯具矣。即速詣聽事食。遲則不及。孝廉遵其約。每日飯畢。即鍵戶出遊。約計復當飯。則又歸。歲值五日。中秋日。及歲盡。前數日。即有老僕。從三四輩。挾巨囊至。徧入客館。見一臥榻。即置朱提一封。標其函曰：歲脩。爲數五十。若旁有臥榻。則貯一小封。爲數四。以犒從者。孝廉居文恪邸二年。選湖北一縣令。始去。在邸日。未嘗爲一事。亦未嘗一面文恪。蓋疎節闊目如此。然無礙其爲太平宰相也。故因文達連類及之。自數公以後。風氣又變。非鑽營競進之士。及以賄交者。不開閣款客矣。前一事。袁布政鑒爲言之。後二事。皆畢宮保言之。宮保自言愛才已不及公十之一二。余識公子及孫。好春軒者。亦曾一詣焉。

書李恭勤遺事

李恭勤公。名世傑。貴州黔西人。自少以父官江北鹽場大使。遂入貲爲巡檢。由巡檢官至四川及江南江西總督。內擢兵部尙書。加太子太保。純皇帝屢欲以爲大學士。有尼之者。言公不由科目。例不可官內閣。乃中止。然治行實有絕出流輩者。以此欽純皇帝知人。余素不識公。歲戊申四月。在河南巡撫畢公沅幕。

府值畢公病亟。公適自江南總督調回四川。道出開封。素厚畢公。欲入省之。畢公知余與公次子爲同歲生也。屬余迂公入。坐牀側數語。畢公憶甚。余遂延公入。就近聽事。將飯。公坐次。余頌公江南治績。公蹙額曰。子過矣。余爲江南總督。非所長。爲四川總督。庶可耳。請其故。則曰。兩江地大事劇。主持者非一人。三巡撫。一漕督。一河督。兩織造。一鑿使。巡漕權關復在外。動皆可具摺上達。以一人居十數大吏中。遷就不可。徑情直行。又不可。余故不能爲也。四川不然。舉十一府。九廳。九直隸州。與諸邊內外事。皆一人專之。事權不分。號令畫一。故可爲也。余又請其故。公曰。飯未至。姑爲子述一二事可乎。余唯唯。曰。四川自兩金川用兵以來。又承制府福康安後。徵調賦斂無藝。倉與庫皆若洗。譬若中落之家。非有一人率先。蚤夜操作。減省衣食。哀聚絲粟。則元氣不復。余旣與司道以下設厲禁。凡府州縣無事不得入成都。卽以公事來者。不得過日限。不得畜音樂。修讌會。不得飾輿馬衣服。朝珠之香楠犀碧。蟒服之刻絲顧繡者。皆有禁。余官總督數年。未嘗讌一客。成都將軍者新澁任。不爲置酒。則太愒。置則破例。乘其家口抵任日。饋一羔豚。一燒羊。使標下守備婉告曰。本欲屈入署。適聞眷屬至。謹以此佐家讌。屬吏自布政司以下。亦未始爲具一飯。惟屆歲除。則先飭子婦及婢媼。爲饌饌至十數斛。歲首五鼓。朝賀畢。布政司以下。皆集轅門。督撫制嚴重。屬吏至。恐不卽見。自正印以上。廨左右皆有官廳。余因遣巡捕官遞告曰。汝曹爲朝廷出力久。行且邊擢。今總督爲汝發兆也。遂令佐雜官坐州縣官廳。以次上令府廳坐司道官廳。皆食以饌饌。余則出延司道。

至署共食。食畢出堂皇。先受司道謁賀。卽令府廳州縣等遞謁。司道府廳禮畢。告曰。元日俗例。上司同官。雖不接見。亦必肩輿到門。道有遠近。必日昃始歸。徒苦僭從。無益也。況若曹亦有父母妻子。歲首例得給假。諸君何不早歸。令若曹亦放假半日乎。皆應曰諾。于是元日虛文往來俗例始革。迨調任江南日。倉庫缺額者。漸已填補。布政司王站住力亦居多焉。公尙欲語。而飯適至。遂飽餐去。後六年。余奉命視學貴州。嘗道黔西。公先以病告歸。足疾不得行。然入州境後。見書院學舍。義田義冢等。無不井井。李氏先隴封樹。亦倍修整。詢之。皆公歸里後。一一所繕造也。未抵城數步。公令兩僕扶掖。出迓于道左。余急下輿揖曰。何敢勞公。公笑曰。非迎學使。迎不徇情面之賢者耳。余遜謝別去。試竣。復過公。留話半日。時公相福康安由四川調督雲貴。將入境。語次。公頻蹙曰。聞近日辦督撫行館。竟有以顧繡貼地者。侈風一啓。他日伊于胡底耶。因歎息執手別。未幾。公亦謝世矣。書此以爲官大吏者勸。

書朱學士遺事

朱學士名筠。大興人。以乾隆辛卯視學安徽。延余及亡友黃君景仁襄校文役。先生學不名一家。尤喜以六經訓詁督課士子。余與黃君亦從受業焉。時先生請于朝。乞刊三字石經。并求校明永樂大典。由是特開四庫全書館。搜采遺佚。校正缺譌。凡宋元以來所亡之書。于永樂大典編韻中輯出者。亦不下數百種。實皆自先生發之也。先生以讀書必先識字。病士子不習音訓。購得汲古閣許氏說文初印本。延高郵

王孝廉念孫等校正刊行。孝廉爲戴吉士震高弟。精于小學者也。工竣令各府士子入錢市之。先生性寬仁。不能御下。校官輩又借此抑勒。并于定直外需索。以是不無怨聲。然許氏之學。由此大行。先生去任後。二十年中。安徽八府有能通聲音訓詁。及講求經史實學者。類皆先生視學時所拔擢。夫學政之能舉其職者。不過三年以內。士子率教。及文風丕變而已。而先生之課士。其效乃見于十年二十年以後。若此。先生每試一府畢。必進多士教之。值發放日。辨色卽坐堂皇。日不足。或然巨燭畢事。蓋先生本口吃。諸生自一等至三等十名以上。加以歲科兩試新進者。不下數百人。必一一呼至案前。舉卷中得失利鈍。詳悉告語。又視其實之所近。復教以讀何經。習何義訓。其初坐堂皇也。轅門奏樂畢。重門洞開。學校各官。巡捕官。以及唱名抱案書吏。各色雜役。無不依次入。肅立左右。久之。倦。又久之。飢。遂稍稍散去。日昃後。惟學使及唱名者一人。諸生執卷以聽者三四人。餘則窺學使仁。且不較細故。去已無可蹤跡矣。一日。始過午。學使與諸生方講藝。忽有戴笠策杖據案旁箕踞聽者。學使回顧愕眙曰。汝何人。何自至此。曰。余貿易者。過署外。值重門洞開。無一人。故聊入散步耳。語竟。復曳杖去。聞者無不傳以爲笑。課士日。亦必終日坐堂皇。令一童子饋食。食竟。童子卽飛步去。所與談者。惟監試校官耳。一日。語校官曰。昨作一詩。饒有古意。諸君幸正之。因頻呼童子。不應。笑曰。童僕不可恃如此。余獨不能入取之耶。其簡率皆此類。其降調入都也。亦爲門下士大興徐瀚所誤。瀚卽司刊說文者。蓄厚資。後以飲博蕩盡。先生仍錄入門下。衣食之。卒不念前事。

云。

書畢宮保遺事

畢宮保名沅。鎮洋人。以湖廣總督辦理湖南紅苗。復接辦湖北教匪。往返籌餉。及鉛核軍需各項。嘉慶二年六月。以勞卒于辰州軍營。有旨加太子太保。諭祭葬。其遺孤乞錢詹事大昕。王侍郎昶。立傳及墓道碑。本末悉具。今特錄遺事數則。待之翰林同官。及公所自言。與余所親見者。公生平之學。其得力處。在能事事讓人。然公遭際實亦半由此。乾隆庚辰。公會試。未揭曉前一日。公與同年諸君重光。童君鳳三。皆以中書值軍機。諸當西苑夜直。日未昃。諸忽語公曰。今夕須湘衡代直。公問故。則曰。余輩尙善書。倘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并候榜發耳。湘衡書法中下。卽中式。詎有一甲望耶。湘衡者。公字也。語竟。二人者徑出不顧。公不得已。爲代直。日晡。忽陝甘總督黃廷桂奏摺發下。則言新疆屯田事宜。公無事。熟讀之。時新疆甫開。上方欲興屯田。及殿試。發策試新貢士。卽及之。公經學屯田二策。條對獨詳核。遂由擬進第四人改第一。諸君次之。童君名第十一。蓋是年讀卷官秦尙書蕙田。奏殿試佳卷獨多。故進呈有十二本。非故事也。在翰林六載。以久次充補日講起居注官。值上耕籍田。講官惟籍田侍班與御座最近。先是勵編修守謙侍班日行立欹斜。特旨申飭。是日復應勵侍班。勵窘甚。知講官中惟公易制。先一夕走公寓曰。明日必須君代我。我業語君。卽歸閉戶臥。倘誤不任咎也。公亦不得已代之。翌日。上三推畢。回坐御幄中。諸大臣

依次出耕籍田。在上前者。僅講官四員耳。上忽語曰。布穀戴勝。一耶二耶。公立班在前。卽出奏曰。布穀卽戴勝。上是之。因詢甲第。又知爲第一人。因諭曰。汝能詩乎。對曰。翰林職也。上喜。卽以戴勝降于桑命題。公頃刻成五言八韻詩呈進。上稱善。遂有意嚮用矣。及已官巡撫。復值上耕籍田。語諸大臣曰。朕于此曾拔擢一人。蓋指公也。公性寬平。官陝西久。諸細事或弛廢。適上命原任大學士李公侍堯。以三品銜署理陝甘總督。駐西安。久不去。意欲翻駁數案。及鈎考諸屬吏。公以李故相也。不敢與鈎禮。每日平明。卽撤儀從上謁。到皆在司道前。李知公之敬己也。厲威嚴。不得發。留數日。意不懌。馳去。于是諸惕息者始安。嗣李以重罪逮入都。公送之獨遠。復執手流涕。乃別。李在刑部獄。語人曰。一路來。愛我者惟畢公耳。公之處同官友朋。類皆若此。然人不能學也。公愛士尤篤。聞有一藝長。必馳幣聘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余與孫兵備星衍。留幕府最久。皆擢第後始散去。孫君見幕府事不如意者。喜慢罵人。一署中疾之若讐。嚴侍讀長明等。輒爲公揭逐之。末言。如有留孫某者。衆卽捲堂大散。公見之不悅。曰。我所延客。諸人能逐之耶。必不欲與共處。則亦有法。因別構一室處孫。館穀倍豐于前。諸人益不平。亦無如何也。公軍旅非所長。又易爲屬吏。欺蔽卒。以是被累。身後田產資畜皆沒入官云。

書杭檢討遺事

杭檢討名世駿。錢唐人。少舉于鄉。乾隆元年。以鴻博科官翰林院檢討。先生性伉爽。能面責人過。同官皆

嚴憚之。乾隆中葉，上思得直言及通達治體者，特設陽城馬周科試翰林等官。先生預焉。日未中，已得數千言，語過躑躅。末又言滿洲人官督撫者過多，觸純皇帝怒，抵其卷于地者再。已復取視之。時先生試畢，意得甚。方趨同官寓邸食，忽內傳片紙出，言罪且不測。同官恐，促先生急歸。先生笑曰：「卽罪當伏法，有都市在，必不污君一片地也。何恐？尋得旨放歸。」先生家故不豐，以授徒自給。主揚州安定書院者幾十年，以實學課士子。暇卽閉戶著書，不預外事。又疎嬾甚，或頻月不衣冠，性顧嗜錢，每館俸所入，必選官板之大者，以索貫之。積牀下，或至尺許。其屜破碎，及私鑄者，方以市物，兩手非墨污，卽銅綠盈寸。然先生雖若有錢癖，嘗見一商人獲罪，離使非先生莫能解。夜半走先生所乞救，并置重金案上。先生擲出之，不顧。最不喜讀邸報。里居二十年，同歲生或積官至大學士，尙書總督，先生不知也。歲戊子，劉文定綸適服闋，特旨以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內召。過揚州，訪先生。先生見其冠服，詫曰：「汝今何官？」曰：「不敢欺，參預閣務者已數年矣。」先生諱之曰：「汝吳下少年耳，亦入閣辦事耶？」闕堂笑，乃別。余年未二十，省從叔邗溝，始識先生。先生見所擬樂府及古賦，奇賞之。留語數日，曰：「汝後必入翰林，不可不知掌故。」因日舉翰林故事十數則告之。及余入翰林，而先生所言規制，已大半不可行。蓋不及三十年，風氣之變如此。先生一歲必兩歸錢唐，歸後無事，或攜錢數百，與里中少年博。左近望僂橋下，時吾鄉錢文敏維城視學浙中，詞館後進也。一日盛暑，張蓋往訪先生，頭踏過橋下。文敏已從輿中望見先生，短葛衣，持蕉扇，與諸少年博。正酣，文敏卽

出輿揖曰。前輩在此乎。時先生以扇自障。業知不可揜。卽回面語曰。汝已見我耶。文敏曰。正詣宅謁前輩耳。曰。吾屋舍甚隘。不足容從者。文敏固欲前。先生固却之。始尋道反。文敏去。諸少年共博者。始從橋下出。驚問曰。汝何人。學使見敬若此。曰。此我衙門中後輩耳。遂不告姓名去。書至此。客適有過訪者。見而笑曰。不修邊幅。與博徒戲。若此尙足記耶。余曰。誠如若言。然以視士大夫罷閑後。日飭章服。出入官廨。干預公事。並修飾輿馬僕從者。以檢討視之。不尙勝耶。客尋思久之。曰。是當記。是當記。

書提督花連布遺事

提督花連布。滿洲鑲白旗人。以世職歷官貴州南籠鎮總兵。余視學此方。始識之。公性質直。與人交。有肝膽。自言少時讀書。曾習論語左傳。襲職後。乃輟讀。學政例歲試武生童。必移文所轄總督。乞派副將以下一員。監視騎射。蓋立法之始。恐文臣不諳弓馬。故余試南籠。所派適公。標下參將。余核定制。正坐演武廳。而參將及提調之知府左右坐。公聞不悅。日晚。會議公所。尙慍見于色。余笑曰。非妄自尊大。實向例若此耳。況公不讀左氏乎。王人敍諸侯之上。語未竟。公意頓釋。後兩人者。意氣合。遂約爲兄弟。時從弟顯吉留太守署中。一日見公。以公之官稱之。公不悅。曰。吾與若兄交。汝何外我耶。因拉入署中。令妻子出見。歲時饋問。若骨肉焉。歲乙卯。公當入覲。半道。適銅仁紅苗殺官吏反。貝子福康安以總督進勦。檄留公隨營。素稔公勇。令結一營。當大營前禦賊。悉以勦事委公。大營日宴會。或雜以歌舞。公則晝夜巡徼。飢不及食。倦

不及寢。苗匪又獸駭豕突。或一日數至。公竭力堵禦。賊已退。乃敢告貝子。如此百晝夜。須髮畢白。余時報滿。將入都。以書別公。復書曰。事勢至此。與君永訣矣。他日史館中爲余作佳傳可也。時公已擢提督。加太子太保。後半歲。公禦賊山梁上。轉戰益奮。中巨礮一。鳥鎗三。旋墮入深澗中。詬罵不絕口。賊欲鉤出之。乃自力轉入巖石下。折頸乃死。事定。諸將弁百計出其屍。則顛骨皆寸寸折。兼失一臂。特旨賜祭葬。并建碑墓上。余時正派撰進擬文字。碑文卽余所擬進也。公死事曲折。亦彙括爲敘入云。

又書三友人遺事

汪中、江都人。少孤貧。事母極孝。家無書。因日往書肆中繙閱。卽十得六七。補博士弟子後。肄業安定書院。每一山長至。輒挾經史疑難數事請質。或不能對。卽大笑出。沈編修志祖、蔣編修士銓皆爲所窘。沈君本年老。後數日卽卒。人遂以爲中致之。共目之曰。狂生狂生。中議論故抑揚。以聳衆聽。時僑居揚州。程吏部晉芳、興化任禮部大椿、顧明經九苞皆以讀書該博有盛名。中衆中語曰。揚州一府通者三人。不通者三人。通者高郵王念孫、寶應劉台拱。與中是也。不通者卽指吏部等。適有薦紳里居者。因盛服訪中。兼乞鍼砭。中大言曰。汝不在不通之列。其人喜過望。中徐曰。汝再讀三十年書。可以望不通矣。中談諧皆此類也。然不沒人之實。有一文一詩之善者。亦贊不容口。余弱冠後始識中。中頗以有用之學相勗。余始愧勵讀。書。今之有一知半解。未始非中所激成也。歲甲午。余館揚州榷署。以貧故。兼肄業書院中。一日薄晚。偕中

至院門外。各跨一石狻猊。談徐東海所著讀禮通考得失。忽見一商人三品章服者。肩輿訪山長。甫下輿。適院中一肄業生趨出。足恭揖商人曰。昨日前日。並曾至府中叩謁安否。知之乎。商人甚傲。微頷之。不答也。中憤極。從石狻猊下。潛往拍商人項。商人大驚。回顧。中大聲曰。汝識我乎。商人遂巡曰。不識。曰。識向之趨揖者乎。商人曰。亦不識也。卽告之曰。我爲汪先生。趨揖者爲某先生。汝後識之乎。曰。識之矣。中曰。汝識之。卽速去。毋溷吾事。商人大驚。然度不能奈何。喪氣以去。及余登第一月中。致書曰。足下與量殊。淵如。皆吾弟也。而前後登第。名次悉同。老兄不出。豈欲虛左以相待耶。量殊者。江侍御德量。淵如者。孫兵備星衍。皆中所素厚。中三十後。不事科舉。以選拔貢生終。中爲文及詩。格度皆謹飭過甚。余怪問之。中曰。一世皆欲殺中。倘筆墨更不謹。則墮諸人術內矣。其譎又如此。

武億。假師人生而長九尺。要腹偉甚。善讀書。成進士後。常居京邸。假朱學士筠。程編修晉芳兩家書讀。幾徧。與人無款曲。嘗欲學不動心法。因時詣菜市口觀決囚。冬月大決。亦必早詣焉。觀者數百人。亦有蹙額隕涕者。億獨色不變。翁學士方綱。與億有淵源。億顧不喜之。殿試日。對策保和殿。日晡。學士派收卷。亦至殿中。語億曰。汝爲我小門生。汝知之乎。億忽怒。抵几起曰。此豈認老師太老師處乎。欲拳毆之。監試諸大臣呵禁。乃止。官博山縣知縣。民愛之。若父兄。嘗以公事至濟南謁大府。大府無心詰之曰。聞君兄弟行居。二億疑以稗官中事相誑也。拂衣起曰。知縣已無兄。欲徑出。大府婉謝失言。乃止。其罷官也。大府亦知其

枉欲爲入陂捐復。億不願也。博山民固留居縣中。亦不願。然實貧不能歸。因歷走諸鄉郡縣。修方志。授學徒以卒。卒之三月。余自伊犁蒙恩赦還。道出偃師。見西郭外武氏先隴。有新土阜。心固疑之。入縣問。則億果先卒。昨見者卽其新壟也。億及汪明經事。吾友孫君星衍爲作傳。已詳列之。茲特記傳所無者。

汪蒼霖。錢唐人。少卽走京師。以國子生客寧郡王邸數十年。工詩及書。王甚重之。晚始得官。爲江南句容縣縣丞。歲乙未。縣中大旱。赤地數百里。縣民無食者。研石屑及糜土以食。名石屑曰觀音粉。後又掘蘆根食。適大府勘災入境。蒼霖裹數物示大府。大府怒。命跪行轅外。一日。晚復召入。斥曰。汝何官。狂惑若此。蒼霖伏曰。卑吏誠狂惑。然實不敢隨諸貪黠者病民。欲于中流中作一砥柱耳。大府笑曰。汝誠砥柱。但砥柱太短也。叱出之。又嘗奉檄運米賑淮安水災。終日立泥淖中。分撥已盡。賦災民謠三章。乃反。爲丞。氣必凌出。令上。蒼霖年故長。遇本縣令及他令。率以弟呼之。不拘俗格也。賑災銀有餘。令私分餉之。大怒。欲舉實令恐。并入己者。措置公所備添賑。以勞調江寧縣丞。丞廨在雨花臺側。余以事至江寧。必過訪之。值蒼霖據案決事。必命僕先引入內署。決事畢始入。曰。吾不敢以友故妨民事也。性佞佛。余故斥毀之以博笑。蒼霖必歷述因果及毀佛者所得惡報。以相懾。余亂以他語。乃止。嘗以公事赴吳門。回舟與汪明經中同載。二人者性並傲。且其始皆歛產也。泛論世次。忽謂中曰。余長君兩世。中曰。君誤矣。余實君曾大父行也。蒼霖志甚。欲縛中擲揚子江。以救獲免。後余官京師。聞蒼霖攝本縣事數年。甚有聲。時兒子齡孫歸試。因札

之得報書。極言爲令之難。與雪冤獄數事。未幾。聞蒼霖死矣。以不得大府歡。歷四考究不得遷。跋簡州知州毛大瀛所致書及紀事詩後。

此手書一。紀事詩二。毛君守簡州城時所寄也。君名大瀛。寶山縣諸生。善屬文及詩。試輒不利。五十外。以薦舉得官。教匪起湖北。蹂躪陝西河南四川諸處。大府奏君隨營。以功擢知縣。尋又擢簡州知州。土賊復起。君城守踰時。援不至。城陷。罵賊不屈死。距發書時僅五月耳。君爲幕府。賤奏最工業。此者二十年。其在山東巡撫國泰幕。幾十年。國泰者。君在京邸時素識。約爲兄弟者也。出官山東。卽挾之以行。國性暴戾。妻子僕隸。皆若不可一日共居。獨重君。始終無纖毫芥蒂。君質直。嘗面數其過。國受之。不校也。國盛怒時。或至撲妻子。刃僕隸。獨得君數語卽解。以是署內外事。君如神明。國亦飭所親下人奉君若奉己。君或赴試。則一府中環以泣。阻其行。若勢不可留。則各囊金爲贈。君一入試。則所獲無筭。君亦隨手輒盡。不餘一錢也。在幕府日。國四鼓卽促君起。然巨燭。與分按治官文書。日出。事始竣。國讀書不甚分句讀。顧酷嗜作制舉文。日必拈一題。強君共作。方御史錢澧之特糾國及山東虧缺庫項也。上心動。特命親信大臣偕御史晨夕馳往勘實。其弟國霖覘知之。募善走者。先半日馳抵濟南。國倉皇喪魄。時署中積金實無數。因乘夜運入司庫。及運司首府首縣各庫。以補缺項。然存金尙纍纍。公廨後有珍珠泉。深丈許。遂昇至泉側。沉之後。撫臣明興濬池。尙得金數十萬。蓋國贖賄如此。事大露。逮國入都。下刑部獄治罪。君亦隨入。時以諧語。

寬解。一日國檢衣底。出一大珠。圓徑寸。授君曰。留此無用。以遺兄。君曰。弟事解後。此即可充貢。僕無用處也。居久之。國忽得妄耗。謂君曰。事可無慮。兄處此已久。可暫出洗沐。君乃出。然國卽以其夕賜死。君偕其弟入哭。檢所爲珠。已失之矣。余識君在武昌總督署。時同署復有吳門項君。字直菴。忘其名。項君。故浙江巡撫王賈望客也。方王遭母憂。擁妻妾居會垣。并日事讎會。爲人所發。土亦知罪。且不測。而積重貲至多。因闔門召幕客散給之。數或三萬五萬不等。屬曰。若無事。歸我半。事不測。則諸君盡留之。時項適省親歸。不及預。後數日至。王嗤之曰。日前少有分餉。而君不來。何遲。塞若此。項固寒士。又極知足。則對曰。暴得重金。不祥。前日卽在。亦不願預。王笑置之。居數日。王甘肅匪災。冒賑及監糧案併發。卽日逮入都。諸幕客竄已無影。項獨送至鎮江。王強項曰。必送我清江浦。俟登陸乃返。項允之。同舟渡江。王忽慨然曰。幕中某某。吾待之極厚。竟無一送我者。今走千里。反在君。吾愧君甚。因懷中出一硯。曰。此宋蘇文忠公物也。籍沒時。獨寶此。不忍舍。故尙在耳。以贈君。倘入都後。蒙恩不死。異日必措萬金贖硯。復賦詩一章贈項。王入都。卽伏法。後項幕囊稍裕。感王意。別購一室。貯此硯及所贈詩。不一歲。室毀于火。硯及詩並煨燼。後幕客得王重貲者。五年內。不病死。卽子嗣天絕。無一終饗其利者。余嘗謂毛及項曰。二巡撫者。谿壑可謂不易滿矣。至谿壑一滿。而要領復絕。徒使己受惡名。而人饗其利。計亦大左。甚至饗其利者。不身死。卽嗣絕。是貪吏之金與酖毒。又何以異。癸亥三月。暴書得君此札。跋竟。復書此。以爲服官者戒。

新修嶺道記

嶺嶺界宜歛間爲歛休寧太平旌德要道其高徑二十里逶迤倍之大約道險澁南北合百里行其間者
藁莽塞天地藤蔓翳日月澗水拳石之礙路者隨地皆是且不特此陰翳晦莽則蛇虺穴之狼虎窟之盜
賊奸宄竊發者亦必于此焉統計一歲中顛而踣以迄遭援噬攫利刃白梃殞斃者常接踵兩府皆視
爲畏途然舍此則無別道程君光國自爲諸生時由歙縣赴會城鄉試道常出此君貧甚一囊一緘恆自
負載蓋自上嶺以至平地凡數百休乃得至焉目見行道者之難心竊憫之自諸生時已立志修嶺上下
道然力不及也後五舉不售遂儒而兼賈生計稍裕卽決意爲之薙莽鑿石削峯填塹危者夷之狹者闊
之幾及百里以歙石易泐不可用本山石不足復自新安江輦載浙石青白堅久者補之長七八尺至四
五尺不等皆隨道之廣狹築之咸自履勘不假手于人蓋蓄數十年心力甫得就焉再莽去則搏噬者無
所容道路夷則奸宄亦無可托足于是行者始不避晝夜不慮霜霰霖雨往反百里均若行庭宇間又慮
道渴力乏之無所憇也嶺半本有舊刹狹陋過甚復興工庀材築樓數十楹自此行者有所憇渴者有所
飲暮夜者有所棲宿而君之心計亦瘁矣嘗讀宋史南康軍有大庾嶺道尤險阻宋嘉祐八年蔡挺提刑
江西兄抗漕廣東乃洵土爲甃各甃其境仍夾道種松以休行旅又立梅關于嶺上以分江廣之界夫同
一嶺也抗挺兄弟以兩路持節使臣集十數州之力發官帑驅遣民夫然尙數歲始成人猶詫爲盛舉今

程君以一諸生。不假人力。數百年來。兩府人所欲爲而不敢爲。不克爲者。竟以一手成之。其智勇又豈抗挺兄弟所可同日語哉。語曰。活千人者當封。率計一歲中行是嶺者。不下十數萬人。嶺道之成。其堅久可垂四五百年。則程君之所活者。人數又不可以億兆計矣。君儒者。固不祈報。然天之所以報君者。必有在也。君卒後四年。余始自旌德。以事赴歙。道出于此。感君德在人。而又恨不及識君也。爰爲記修築歲月。以貽來者云。君之子文選。郎振甲。在京邸時。與余善。亦能隨時修整此道。不使圯壞。庶幾能承先志者。

洋川毓文書院碑記

洋川毓文書院者。旌德縣洋川鎮人譚君子文所創建也。君以勤苦起家。有貿易在廬州府之雙河。距家五六百里。君徒步負行囊。數日輒往返。以爲常。五十後。家稍起。卽割其資之半。創書院于鎮之洋山。費白金二萬有奇。縣固多富人。十倍數十倍于君者。不下二十家。倍君及與君等者。不可數計。始皆笑君所爲。及書院旣成。走數百里。延師儒之有名者主其事。而折柬招江以南四府一州之士。肄業其中。購橫舍百間。各有床几。各置戶牖。廂。負笈至者。若家焉。規畫井井。與江南北都會之地所創建者無異。君又節嗇衣食。時市珍異。以饋師及生徒之勤學者。節省日用。購經史子籍各書。以貽多士之能讀者。于是始之笑君者。亦均遣子弟受業焉。君自幼時。已棄學爲賈。然性酷嗜書。一日輒兩至院中。聽諸生讀書聲。以爲樂。院中自講堂及橫舍外。又就岡阜之高。下曲折。建爲亭館廊廡。有塔焉。以備遠眺。有樓閣焉。以備文譚游。

息。蓋勝于君所居室遠甚。余自戊午歲。以弟喪乞假歸。君卽請于大府。欲乞爲課士師。然未久。余復入都。又以罪戍伊犁。不果至也。及自伊犁歸之二年。君又遣家孫來。以前約請。余感君之意。又以地居萬山之中。可借以避纒。遠塵雜也。館于是者二年。君暇日請曰。書院之成。不可無記。記又非先生不可。余諾之。君名廷柱。年已七十一。次孫正治。已補博士弟子。亦勤學有聲。蓋君能爲人所不能爲。又使數府士子。藉此以知實學。勤踐履。則君之有益于其鄉者。又豈僅賑饑卹患。葺橋梁。施醫藥。一時之事而已哉。行且食其報矣。嘉慶八年。歲在癸亥。三月望日。陽湖洪亮吉記。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一

天山贊

自涼州以西抵伊犁。凡七千餘里。地勢積高。天形轉下。其橫亘南北。界畫中外。戴雪萬仞。排雲百重。半嶺以上。靈禽不飛。百步之外。晴霰尙炫者。皆爲天山。亦名雪山。山北人所呼爲祁連山也。夫天者特積氣耳。今祁連諸峯。尙有出積氣之上者。又況外則積鹵。中藏秀靈。櫛松芝菌。延年養生之藥。無一不備。寒暄晝夜。風雨晴晦之節。與外適殊。縣溜飛瀑。高逾石門。雲液石乳。百倍天目。而世人不知。逸客不之訪者。豈非以徑路絕遠。逾流沙瀚海。火山風穴之險。始足以盡其奇耶。且漢世雖嘗通西北國矣。然稟騎泥野。挺劍持戟。旣無意于搜奇。博望定遠。鑿空進執。亦不期于攬勝。是則天地之奇。山川之秀。寧不待千百載後。懷奇負異之士。或因行役而過。或以遷謫而至者。一發其底蘊乎。夫太華太室。僅中土之奧區。南條北條。又此山之支絡。爰爲之贊曰。

積高惟天。誰能企焉。抗不相讓。實惟祁連。首沐塔里。足排居延。萬古積雪。無人及巔。其標挺外。其秀貯腹。松櫛撐拄。高出若木。我登支峯。意欲濯足。洪流洶洶。斜出飛瀑。

瀚海贊

自嘉峪關以外。皆屬戈壁。古所云瀚海。亦曰流沙。亦曰大漠。亦曰鹽磧。今略計之。玉門、敦煌、安西、哈密、巴里坤、奇台、古城、薩木濟、阜康、烏魯木齊、瑪瑙斯、呼圖壁、綏來、精河、伊犁之頭台、二台、三台。以迄鎮堡所在。三道溝、疏勒泉、格子墩、長流水、松樹塘、菩薩溝、肋巴泉、三箇泉、木壘河、安濟海、滋泥泉、四十里井、蘆艸溝等。有水艸者。不過二十餘處。餘皆戈壁也。平沙漫漫。寸土不入。極目千里。殊無遁形。陰陽未分。霜雪不積。禽畜則四足二足以上。艸木則一寸二寸以下。飛鳴杳然。萌蘖頓絕。水泉則遠至三百里五百里。方可負汲。程途則久至二十日三十日。亦皆露宿。甚則怪火時出。光逾日星。陰風倏來。勢撼天地。鳴沙逐人。則迅雷無其厲也。飛石擊客。則霜刃無其銛也。烏乎。此亦天之所以限中外而域南北乎。蓋凡不火食而露處。前後至六十日。方抵戍所。爰爲之贊曰。

沙行如龍。欲出天表。昆侖束之。怒氣猶矯。冥冥日月。有暗無曉。人行著沙。如蠶之小。一風排空。車軸競飛。十里五里。愁無據依。白氣周匝。元雲盪摩。時出丈火。曾無勺波。

冰山贊

伊犁之南。渡渾河五六百里。有冰山焉。俗名八達坂。爲適葉爾羌西藏要道。其冰一日數坼。亦終古莫解。高撐層霄。下絕九地。能分軫陰陽。回轉日月。過此坂者。必以子夜。人馬半道。亦輒聞天傾地裂之聲。或竟有陷入無間者。開合旣候。孰窺神奇。呼吸未周。已判人鬼。每星郵羽檄。取道于斯。雖蚊行蠓步。蛇枉魚鱗。

咸震慄失形。回皇墮魄。然舍此以往。別無他道。若天風不鳴。月魄晃朗。涉其巔者。又輒聞百丈以下。弦管絲竹。嘈嘈並舉。聆其清聲。絕肖子夜。或以爲流澌沙石。上下搏擊。其幽咽吞吐。響或類斯。亦卒莫究其奇矣。主窟頓者。必日撥回戶二十。鑿冰棧冰梯。以通過客。余偶隨將軍至此。既訝其靈異。又莫測幽隱。爰爲之贊曰。

陰陽顯晦。倏爾萬變。飛仙失足。亦墮無閒。冰梢燦日。波末閃電。清商夜聆。奇鬼晝見。危茲達坂。高乃百盤。南馳于闐。北走大宛。洶洶隆隆。地軸半坼。熇熇燦燦。天字五色。

淨海贊

未至三台數里。有水焉。廣闊可五百步。深至無底。有島嶼。無委輸。不生一物。不染一塵。投以巨細。頃刻必漂流上岸。土人稱爲西方淨海。譯名賽爾謨。淖爾是也。余自烏魯木齊以來。盥沐久廢。又欲休馬力。日步行半程。足亦繭栗。驟聆此名。殊愧塵垢。爰稅駕路側。餐白雪以洗心。藉行潦而盥手。然後進焉。則見百樹之葉。隨雲外馳。四山之禽。擘翼東邁。若有所避。不容稍遲。心始異之。及抵其境。則西南北三面。盡皆雪山。中波外沙。儼欲分界。流旣百折。綠若再染。怪石林立。頽峯斂容。晷刻已移。心形並澈。歸途則又值仲夏上旬。涼風蕭蕭。弦月欲落。攜此枕簟。坐臥岸側。不復就舍館矣。山寡別木。惟松之竦而上者。岸乏雜艸。惟莖之翠而圓者。塊坐無事。因歷數字。內靈川秀壑。笠屐所至者。或同茲幽奇。實遜此邃潔。誠西來之異境。世

外之靈壤矣。爰爲之贊曰。

雲分電擘。山空月華。中有綠海。旁周素沙。奇峯倒影。幽艸舒芽。時飄遠磬。時墮空花。百步之外。靈禽不棲。十里以內。驚塵詎飛。赤日縱炙。元霜不墮。庶幾成連。抱琴來過。

與崔瘦生書

瘦生足下。昨攜履過訪。足下已遊吳門。過梅里。布帆東飛。悵望不及。屈指歸棹。尙無期日。高閣雨坐。益難爲懷。整理故書。因得足下南溟之詩。鄂渚之札。諷誦往復。詞旨悱惻。不報足下久矣。足下得無恨乎。然僕與足下形跡意親。貌遠神近。前在絕域。尙時時貢夢左右。況今得暫同里閨乎。足下此歸。寄居密親之所。僕不喜詣人。足下所知也。然僕亦有性所樂者。嘗以爲黃金可求。難者素友。白壁尙碎。況乎浮生。故每逢良遊。或值勝侶。覽畫不足。續之以夜。又遭罹憂患。悟徹生死。妻子田宅。均非挂懷。惟遇一竹一石。一花一艸。苟有賞心之境。皆存沒世之想。況春社以後。上巳以前。江南水鄉。景尤奇麗。花始破萼。禽皆出巢。天浮淺青。水作深綠。梨桃萬樹。紅白競放。薺麥百里。青黃雜鋪。時時獨行。故擾野鷗。往往高詠。多穿白雲。或輒遇知舊。縱眺幽遠。行童攜壺。每挂深樹。墊老布席。偏臨曲波。摩挲花朝。睥睨寒食。溪魚養綠。園笋鋤青。酒白風簾。蔬紅雪徑。當午讀史。凌晨注經。攜朋日昃。語鬼宵半。窮晝夜之觀。極淋漓之致。其樂本可以忘死乎。頃歸田以來。被服粗陋。惟于滋味。尙不盡忘。然而霜前斫脰。人效其方。雨後墊巾。世傳爲法。每至廛市。

兒童隨之。伺其語言。競相傳播。則亦不知其何意也。自念身歷九死。足踏百險。而筋力尙健。神明不衰。徒步之遊。尙可百里。又回顧同輩。年齒相若。尙有應童子試者。而僕轉憶疇昔。已忝擢上第。回翔禁林。出則握節方州。入則侍經帷幄。雖年未至老人。皆以輩行尊之。且少耽訓詁。粗識吟詠。執贄之驚。盈于軒墀。問奇之酒。充塞庭棟。訪竹別墅。多留劇談。尋花東鄰。咸喜過望。雖灑掃應對。教非西河。而磨礪切磋。士半北面。亦何幸哉。亦何幸哉。伏念前之所歎者。生平好遊。宇內靈境。十祇臻七。以爲當待之來世耳。昨歲忽發狂愚。當斷腰領。聖恩高厚。宥之以遠。單車疲羸。卽日上道。有司不知。敦迫萬狀。遂以十二月六日。北出嘉峪關。奚奴脫逃。死友訣別。長城以外。復判人鬼。天地改色。星日不耀。積雪百丈。流沙萬里。汗血之馬。兩斃于道。僅抵戍所。沙同海飛。冰與天接。又或怪火四出。燒雲皆紅。狂風歷時。衝斗盡黑。龍蟻成陣。飛如猿獍。山魘出遊。勢挾風雨。念所不到。目能逢之。夷堅志奇。曾未及此。顧肩背所荷。戈猶未溫。赦書星馳。已過百驛。天地之德厚矣。日月之照普矣。行路感泣。又況身受。若乃一出一入。里歷三萬。顛而復起。僵而復活者。正不計數。然宇宙荒遠之態。人世訝諤之境。無怪不搜。無險不歷。方得稍弛負擔。歸臥林壑。賓朋驚呼。妻子雪涕。百日之後。神理始定。欲求良工。圖所經歷。午枕初貼。爰成臥遊。宵魂不寧。尙歷關塞。杜門省過。沒齒戴德。暇卽約束子弟。課以耕讀。冀同齊民。時納井稅。期于未死之日。不辜國恩。奄忽之餘。無忝生我。願斯足矣。嗟乎。自非親愛如足下者。亦何敢剖肺附出心曲。以相示哉。足下哲昆二人。亦舊相識。仲爲婚姻。

伯則同歲。然皆馳騁皇路。雅志用世。束帶終日。腰嫌其疲。文書滿前。手倦于寫。與僕雅趣不同。亦各行其志也。獨足下既精楮墨。不事科舉。終日靜坐。時而讀書。陳編朽腐。輒得奇趣。又性非泛愛。交必擇友。如僕之外。投分絕少。每與相對。輒至歷時。言笑宴宴。信誓旦旦。僕之所絕心折者。僕又何嫌于足下哉。俟足下歸。尙欲綜生平所著書。其旨趣意向。有子弟所不及知者。一一告之。足下庶後世知其本末耳。穀雨既屆。庭花亂開。歸期若遲。恐值風雨。

遊京口南山記

余自返遐荒。卽思屏跡。徒以邱壠在望。松楸未盈。縹緗滿前。讎校待畢。以是尙局跡塵市。偶影妻孥。然比之再蘖之木。對林樛而顏慙。拔心之艸。值樵蘇而志惕。勢使然矣。杜門省愆。遂已閱歲。今夏六月。始近爲百里之遊。避暑焦山者。旬有六日。此山產于江心。四面遼絕。東瞻海門。百里而遠。晴雨昏旦。心焉樂之。獨恨無奇石峭壁。可以跨凌晨辰。隱顯日月。且半山以下。土氣純濕。蛇虺入波。鼉魚上岸。幽翳荒遠。非能久居。初秋復泛太湖。遊洞庭東西山。往返浹日。然石公奇矣。而巖壑殊淺。林屋邃矣。而奧窔太深。一則參居半天。易盡一覽。一則深入九地。回皇萬端。蓋絕幽鑿險之方。非養性樂生之境矣。若地近而勢阻。迹幽而心逸者。其惟京口南山乎。夾山招隱。鶴林皆六朝以前舊刹也。益之以蓮洞之幽奇。獸窟之雄峭。八公之清邃。九灣之曲折。山不甚高。而石脈萬竅。水不甚廣。而泉靈一盂。林壑之美。無心自呈。日夕所需。不求已

給。升山采菌。便可盈斛。沿境拾果。先能滿懷。故人馳書。時貽京口之酒。同學問字。頻饋新洲之魚。此則京峴左右。實包良積書之巖。滸湖東西。爲龐公上冢之路。不亦去住兩便。心形俱逸哉。夫人生恒幹七尺。有所自來。浮蹤百年。倏焉已往。而必欲于闐闐之中。房闔之內。奄然待盡。識者惜之。此昔人所以寓悲于鐘漏。寄興于駒隙也。遊凡三日。同遊者僧三人。焦山方丈巨超。攝山方丈今退居放生池靜室慧超。夾山首坐恆讚。導遊者僧一人。吾鄉天寧寺知客梅雲也。是爲記。

右竹林寺贊

天風動地。水氣漫山。月缺窺牖。星踈掩關。禽聲分樹。蟲響各灘。初芬巖桂。猶芳砌蘭。疲蹤暫歇。獨雀與閒。前惟竹林。此則經藏。百盤斯陡。八牖以曠。披帷孤眠。攀樹遙望。沙日以飛。江日以漲。金焦兩丸。如流岸上。

右藏經閣贊

松濤驅雲。竹屋披霧。花纔破暝。石已斷路。如古畸人。中含盛怒。嶽崎歷落。底蘊悉露。一寸靈臺。湛然可覩。右獅子窟贊

桑下三宿。松間屢來。崖虧日漏。樹劈門開。花光作鏡。香霧成臺。雲心頓剖。石脇疑摧。人方躑躅。鳥亦徘徊。右蓮花洞贊

雖無樵踪。時有墮果。雲從東來。影赤如火。幽禽欲出。密葉深銷。蒼蒼八公。終古常坐。庶惟淮南。配此江左。

右八公洞贊

良朋雨絕飛鳥星散攢峯霧隱。突谷霞爛我思古人。夜半始飯裁紅爲羹。剪玉作饌。山僧製秋海棠玉簪花作羹殊有風味。
風鈴乍歇星閣已旦。

右深雲菴贊

初陽上山行客下嶺絕幽匪奇。恍墮智井青蒼既合。日月斷影披帷一僧。意若修省殘燈熒然。蜥蜴據頂。
右招隱寺贊

飛仙故址。選佛名場。山頽以曲。徑削而長。千年花朽。六代泉荒。猶餘紺壁。都帶斜陽。瓜花繞屋。復此深黃。
右鶴林寺贊

遊消夏灣記

余以辛酉七月來遊東山。月正半圭。花開十里。人定後。自明月灣放舟西行。涼風參差。駭浪曲折。夜四鼓。甫抵西山。泊所爲消夏灣者。橘柚萬樹。與星斗並垂。樓臺千家。共蛟蜃雜宿。雲同石燕。竟爾回翔。天與白鷗。居然咫尺。舟泊水門。岸來素友。言采蒨芡。供其早餐。頻撿魚蝦。酌此春酒。奇石突戶。乞題蟲書。怪雲窺人。時現鱗影。相與縱步幽遠。攀躋藤葛。靈區種藥。往往延年。暗牖栽花。時時照夜。晚辭同人。獨宿半舫。蓮葉千榦。遊魚百頭。怪響出波。奇香入夢。蓋至夜光沉壑。湖浪衝霄。悄乎若悲。默爾延佇。此又後夜漁而燕。

息。先林鳥而過征者焉。是爲記。

遊城北清涼山記

夫兼葭盛則吟蟲集矣。雲霞生則麝煙絕矣。猶復紺宇斜出。瞰臨流之舟。青藤上緣。接過嶺之樹。于是縱
睇幽遠。悼歎今昔。連山青而百里。夕陽紅而萬狀。艸露炫目。天風振衣。聲搖鵲巢。影入雉堞。蓋曾不半日。
而城北之勝。已俱覽焉。菴名隱仙。樓則掃葉。北登翠微之亭。西泛莫愁之艇。升阜陟岡。遊禽輸其捷。鳴榔
鼓棹。潛鱗訝其狂。陰谷蔽日。流螢已飛。長林無風。密葉自下。金粟數樹。與松花競香。秋棠千株。共玉蘂比
潔。泠泠瑟瑟。涼生秋初。寥寥蕭蕭。境出塵表。興盡而返。途窮乃歸。經黃公之酒壚。亡友黃仲則寓瓦棺寺最久指徐君
之墓樹。謂袁大令子才歡。方延哀緒。忽振蓋。數君者。靈爽尙接。笑言如生。而墳土已三尺矣。旣傷曩遊。
復念逝者。同行孫君星衍。汪君爲霖。陶君渙悅。亦並有懷舊之感。相與彈琴賦詩。盪此哀鬱。迨至白日入
地。紅燈燭天。始復聯騎以前。接坊而過。臻于快園。復預雅集。亦庶幾曩哲投轄之旨。古人秉燭之義焉。是
日也。孫君等各賦詩。而亮吉爲之記。

右隱仙菴贊

仙桂兩樹。吟廊四周。中有道士。儻然寡儔。沉沉冥冥。夢與天遊。臨春結綺。幻境都收。四山歸雲。琴出樹頭。
萬樹蔽谷。朝曦不通。青苔綠塔。直至閣東。僧飯一盂。案有鳴蟲。秋燕睇之。低飛竹叢。誰開西窗。天風掃空。

右掃葉樓贊

清涼之西。壁實陡絕。一亭橫空。揖日及月。高攀雲衢。下俯石窟。松杉千樹。沿逕蒙密。人行旣難。鳥亦數歇。右翠微亭贊

樹杪見水。行殊周遮。入門登樓。東西采霞。斜陽新月。分照十家。白鷺之渚。偏棲晚鴉。古情乍鬱。回路方賒。右莫愁湖贊

遊幕府山十二洞及泛舟江口記

余以辛酉秋仲。送客白門。事畢欲歸。吾友孫君星衍。送我臨江之渚。時日乍過午。相與舍舟登陸。攜一僮一童。徧歷幕府山十二洞。厓層岫衍。川虛谷靈。雲浮景沉。林隱花顯。遂爾心遊于虛。神會于默。光景倏忽。遊蹤回皇。蓋僕行天下多矣。川陸之勝。寓目八九。巖壑之美。羅胸萬千。顧茲賞心。久失交臂。未嘗不歎江表之境至此極焉。其峭也。如斜行升天。遽握斗柄。其邃也。如再轉入壑。先聞鼙輪。其紆也。如蝸角已出。仍盤羊腸。其險也。如熊櫓甫離。更入虎坎。又或石頂裂穴。形如彈丸。厓旁闢扉。削若永巷。衆壑旣美。厓田亦奇。其高低不齊。赤白閒出。如墮星而圓。怪火而裂者。名曰榴田。其入地而紫。逼天而青。懸厓挂壑。五色濛冥者。名曰薜田。其榦虛而員。節厚而錯。叢生水眉。迸出石腹者。名曰竹田。虬枝雀蓋。兩兩夾擊。不風而吟。聲出金石者。名曰松田。隨波離離。影界水陸。下拂魚尾。上憩鳥足者。名曰葑田。以此五田。間茲十洞。遂復

隱顯不測。涼炎互殊。削壁萬仞。腹背裂而通樵。浮雲數重。中央虛而過鳥。樓臺東西。以雲氣爲界畫。巖岫曲折。準鳥巢而升降。梨桃多于粟米。魚蟹富于蔥韭者焉。晚日。汪君爲霖。孫君星衍。接踵而至。于是蠟屐既停。蒲帆又舉。載酒涉險。並舟浮江。霞采極于新洲。風棧生乎瓜步。激電搜海。魚皆上潮。寒星點波。豚不拜浪。螢光浮沉。沿岸遠近。飛羽啁噓。隨波上下。半圭之月。倏爾西行。雙漿之舟。逝將東邁。小史羌笛。長年吳歌。矢晨露之詞。衣夜行之錦。樂且無極。舟行不停。視謝公之于牛渚。供奉之在采石。殆又過之。蓋較量絲竹。所以陶寫性情。指揮煙雲。亦以跌蕩山水。古者之樂。既不讓夫有逢。後來之遊。庶可貽于無盡。此又山靈鑒之。江水司之者矣。是日三鼓。遂濡筆而爲之記。

陰房不晨。夜壑無晝。莓苔中滿。蝙蝠四走。巖腰偶開。日腳忽漏。危泉爭涌。怪石獨瘦。人行無聲。龍蟄其右。右三台洞贊

四山流雲。競入一門。貯之不盡。時復吐吞。巖巒積勢。藉此作根。幽扉半開。上有掌痕。風泉夜朗。煙景晝昏。右流雲澗贊

一石作壁。孤凌青天。衆峯西來。意態亦閒。山腰出樵。禽訝其仙。危轉百級。無能及巔。誰于幽絕。嵌此華軒。永濟寺贊

天與水泊。曠無端倪。一峯將頽。四壁絕依。如鳥而翼。亭亭欲飛。再轉翠壑。孤升丹梯。月露溼頂。天風灑衣。

右燕子磯贊

青芝山下卜鄰圖記

夫煖館涼軒。可以適體矣。而必委心于邱壑。佩玉垂組。可以章身矣。而或寄意于樵漁。是以朱門之內。奇石因而磊砢。丹楹之旁。珍鳥于焉翕集。杞梓構室。必名之曰艸堂。檀欒斲窗。爰號之曰竹屋。于以知宇內之榮觀。必參以塵表之遐想。始足盡幽奇歷落之致乎。然其道亦有二焉。山陰若邪。鄭公采樵之里也。襄陽峴首。習氏種魚之宅也。或因彼故廬。創爲新構。釣遊所在。鱗羽因而改觀。桑梓之邦。魂魄以之生戀。此則仁人懷土之思也。抑或齊國男子。忽遠占乎富春。平陵高隱。乃借廬于吳下。東嶽道士。至西嶽而幽居。南山丈人。或北山而訪宅。以彼勝懷。未妨隨地。則達人夷曠之致也。若賓谷先生。青芝山下卜鄰圖之作。倘亦是乎。雖然。先生嘗雅意于西谿矣。就萬樹之梅。于焉築室。擘千枝之藕。遂以蕩舟。亦實極左江右湖。背陰面陽之勝覽焉。未幾。斧斤不戒。名勝久虛。孤山之鶴。倏爾移巢。靈渚之魚。從而徙窟。而必欲就十畝之桑。爰構百人之舍。識者以爲過矣。此青芝山下之所以改卜也。其地也。環之以笠澤。拓之以吳淞。極之以巨浸。有海飛天盡之觀焉。其山也。引之以天平。扶之以硯石。達之以包山。有雲興霞蔚之槩焉。又且土膏之沃。畝或數鍾。山木之饒。枝皆十丈。采蛤之港。通于螺田。撈蝦之渚。閒以蟹簞。香成海而百步。魚跳波而十里。此實海濱之奧壤。山側之幽構焉。樂子蓮裳。萬子廉山。鄉里素心。漁釣之舊侶也。心期有年。結鄰

此日于是衡宇在望。笠屐互通。分明月于檐前。合湖光于鏡裏。如欲學道飛舉。則靈威之丈人。如欲泛宅浮家。則天隨之逸客。有不應念而至。招手以來者乎。況自湖而西。卽僕蓬茅之宅也。挂席甫竟。已抵乎溪橋。芒屨一攜。便通于竹徑。絜中冷之泉。煎顧渚之茗。市南潯之酒。烹平望之魚。相與登穹窿。陟縹緲。看雲半起。眺月初升。讀畫崇朝。鳴琴中夜。述燕臺之軼事。則蒼老咸驚。創吳下之新聞。則儒流過訪。蓋紀事之筆。與垂綸之竿。雜投學仙之書。共經驗之方。兼貯洵可償塵勞于夙夜。生神智于俄頃者也。是爲記。

姚春木萬里圖序

夫志在用世者。朝辭衡門。莫睨魏闕。徘徊九衢之上。躑躅三殿之側。倘十上書而不遇。則以君門爲萬里者矣。志在出世者。冠星冠。服羽衣。餐日月之始光。蘊陰陽之宿火。倘丹九轉而未就。則又以碧霄爲萬里者矣。若是者。希難得之遭。冀未來之遇。霑體甫竟。卽雅意于遷除。齋心不能。遽縈情于沖舉。其爲萬里不愈遠乎。若夫羈旅行役之萬里也。悠悠我思。筑筑在疚。卷回風而逾迅。見曉月而亦怨。嵩華儻面。不賞其奇峭。而厭爲紆回。滄溟在目。不覘其汪洋。而畏彼危險。秦髮元于越地。楚足繭于燕郊。此則朝吁莫愁。月怵歲惕之萬里也。至若放臣逐客之萬里。則又可言焉。縲紲未除。出國門者數驛。薪爨旣絕。距沙漠者百程。天非敢呼。而蒼蒼者目已極。地豈能縮。而莽莽者脛已疲。山鬼一足。同其步驅。妖禽九頭。引爲弔客。此僕之所身歷者也。若足下萬里圖之作也。無前之覬倖。無後之艱辛。英偉絕特之槩。于枕席便安遇之。驚

心動魄之觀。于眺覽從容得之。此則奇福種子生前。而壯遊成于俄頃。爲古人所絕無。僅有者焉。蓋足下齒未及毀。譽已起于門庭。冠甫可加。名先隆于遠邇。從宦則瑀戈元甲。洗兵于峨岷。遄歸則赤米白鹽。裹糧于梁楚。秋賦南北。恣其遨遊。趨庭東西。藉以登涉。果下之馬。行遲速而靡計。楚南之艇。泛晴雨而不常。綜而論之。黔靈劍閣。足下陸行之萬里也。長江洞庭。足下水行之萬里也。太華之巔。岷山之麓。足下夢遊之萬里也。東海之靈奇。南雲之浩渺。足下神遊之萬里也。足下貯四萬里于胸中。又且目之所及。心能寫之。心之所及。手能達之。是則嶽有五不足。罄其奇懷。瀆有四不足。殫其逸趣。竦肩之侶。庶有盧敖。繼踵之儔。或惟禽慶而已。僕之遇足下也。在明聖湖之側。足下之望僕也。在祁連山之西。遇亦可謂奇。而交亦可云雅矣。然則萬里圖之序。非僕之屬。而誰屬哉。今日者。杜門閒居。飛鳥絕迹。溝水旣斷。舴艫之舟不來。園蒿怒生。輓轡之屨亦朽。去者如夢。來者如塵。亦惟借足下此圖。以爲臥遊之具云爾。

三益齋銘及跋

持訪祕籍。攜遊名山。藜鐙校閣。松明掩關。秦鏡號齋。漢瓦製硯。鷓鴣吻尙張。龍蹲尙見。

右漢瓦硯銘

其圓若升。其陷若井。殉茲口腹。幾斷要領。過期不貳。悔或可追。庶幾昕夕。視此雲雷。

上有雲雷文。

右漢銅蠡銘

虹飛知姓。墨潤識晦。覘天月日。視鏡向背。剖文周郭。古意在鼻。星仍暈綠。字尙流漆。

右漢漆鏡銘

三器皆漢物。並二十年前于西安故市上得之。自此常挈以自隨。未嘗暫捨。己未秋。獲譴。自請室出。戊伊犁。行既迫促。衣履皆不獲具。可云無長物矣。而瓦硯漆鏡。尙攜以共行。惟銅奮則時已戒飲。獨付兒子齋歸。庚申正月望日。行未抵烏魯木齊五十里。猝中寒疾。欲死。僕人已布簾蔭。斂手足矣。殘喘未絕。尙屬從者。以二物爲殉。嗟乎。可云嗜之癖矣。夫古人患難生死之際。妻子僮僕。一不克自隨。而杜伯山獨拳拳于漆書古文。趙臺卿又諄諄于四賢之畫象。何所見之不廣歟。然古人亦有念微時之敝。簞敗筥遺。簪墮珥者。或亦仁人不遺舊之一端也。是年九月旋里。三物旣已合并。因鑿卷施閣北楹貯之。并名曰三益齋。而各爲銘。因以自儆云。

擬小言賦

壬戌八月旣望。有觴主人于西堂者。薄醉。偕諸生暨兒子輩。升山椒。穿石廊。憇乎風雲之閣。時酒渴思飲。主人適遊九華歸。攜霧露之茗。因謂諸生曰。有能爲宋玉小言賦者。沃以巨藝。諸生欣然。略一構思。卽歷級而進。汪瓊曰。體無形之妙質。乘野馬以遨遊。結廬螻螟之睫。馳驅針穎之頭。百離朱兮莫見。寧象罔兮可求。兒子符孫曰。托迹飛塵之末。遊覽秋毫之端。偕童冠兮並往。猶馳騁而厭寬。培繆楠曰。細過輕塵。萬

物莫可方象。眇逾毫末。秋陽無以鑿形。呂偉標曰。馳萬馬兮秋毫巔。嘆寥廓兮杳無邊。呂培曰。以芥稗爲乾坤。覬蟻穴之萬里。行於其中。茫乎百年。莫得其止。呂灑曰。極邊之國。有么小之人。統六軍以出戰。渺一隙之纖塵。揚旌拂天。離婁莫覩其影。大響振谷。師曠未聞其聲。譚正治曰。駕舟蠅髓兮。若博望之探天河。馳騁蟻腹兮。若章亥之窮地域。猶恨宇宙實無窮。怪其前者馳不疾。諸生賦畢。主人亦曰。揚一塵于蠅睫兮。兀若昆侖之丘。噴微噓于蠓鼻兮。浩如滄溟之流。析百分之芒穎。建九層之危樓。眇眇乎新生之蠶。未兮。上已具乎山海九州而未已也。以遊絲之莖。貫七曜與列星。以鍼鋒之所值。書廿史與九經。黃帝所不能識。以杳杳冥杳冥茫然。時睽其睛。自少迄耄。晴晝月午。究未嘗一見其真形。諸生皆曰。善。因以玉川之數。前爲長者之壽。諸生亦並得啜之。譚正治。呂灑。復得倍飲焉。方欲抽奇思。各賦大言。日方半辰。天忽晝晦。塵颺鼓其前。雷霆出其內。童豎股栗。或向或背。懸流百尺。響若列碓。皇然懷然。因不敢賦大言而退。

勸學銘

友人構兩齋。分授其二子。并屬爲銘以詒之。

焯掌刺股。其塗本分。一以希聖。一思徇人。氣食萬牛。力馳六驥。吾何所師。蚓用心。一力田銘。

朝作夜輟。志在闢壤。帶經而鉏。念已涉兩。思收拙効。巧所不務。布穀布穀。耻學鸚武。

陳姬吳荔孃志銘

吾友陳明經蔚，有別室，曰吳荔娘。歸明經甫一歲而卒。明經傷之，乞余爲志。孃倉猝未果。壬戌九月雨夜，偶檢案頭，得荔孃所作蘭陂剩稿，讀竟，慨然曰：是其慧業，或可傳矣。曰：據明經所作傳略，爲之志曰：荔孃，福建莆田人，父農家，粗識書義。荔孃幼卽喜從父讀。年八九，卽學作五七言詩。泰室之智，可云無師。椒盤之詞，是曰夙慧。然性絕愛潔，每獨處一室，其窗櫺几榻之屬，光可鑑也。香焚篤禱，日必數周。米飯桃花，晨無半合。尤異者，閩俗尙鬼，荔孃獨不然。歲時自展敬祖先外，無所拜也。姚江幼女，不事婆婆之神。清源小家，尤嚴腰臘之祀。其智識有過人者焉。年十四，問名者踵于庭，無適從也。明經獨以後至得之，迨結褵之夕，卻扇之辰，明經方賦詩催粧，而荔孃蒼詩，卽有嫁得江南詞伯之句。可云識所歸者矣。時明經以將軍之殘客，得仙遊之麗人，慕之者既多，妒之者亦衆。于是遂挈以歸江南。度仙霞之嶺，則嬌鳥助其清音，泛嚴陵之溪，則潛鱗訝其明艷。望鳳山而弔古，過虎阜以聯吟。樂事賞心，于斯爲極。歸青陽數日，明經卽有秣陵之行。而荔孃遘疾遽卒，年僅十六。未及與明經握手訣也。嗟乎！繁欽定情之詩，士林方播，庾信傷心之賦，鄉里已傳。春甫半而先凋，月未圓而遽隕，亦可謂悽愴傷情者矣。明經葬之于九華山側，原樹東向，不無情于故鄉。唐蒙孤寡，尙有懷于高格，重爲之銘曰：

生于海浦兮，嫁于江沱。降年何促兮，賦才何多。事君子兮，別所親。志懔懔兮，甫經旬。一棺旣闔兮，詩亦焚。

以松爲壠兮桂作墳。庶靈光之不闕兮。吾知其不爲九峯之月而卽釀五溪之雲。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一

平生遊歷圖序

夫有用世之心者。正整既難。挂懷抱濟人之具者。間適亦乖本念。蓋務其所急。而置其所緩也。是以少翁仕而百畝荒。元卿歸而三徑治。前詰所爲。卽後事之師也。予幼孤貧。然亦嘗有大志。又滿磨師友。飽飫慈訓。冀得稍展尺寸。以報所天。中年入官。而心性迂拙。言語躑躅。又加以不識趨避。動乖事機。思之慨然。時有退志。至己未。韓國卹入都。遂以語言文字。致罹大辟。幸聖天子全之耳。遠戍絕域。未及半歲。遂蒙赦歸。製寬博之服。以代銀章。種青蔥之蔬。漸忘肉食。又生平性嗜山水。蹤迹所至。幾徧寰宇。絕鑿幽險。冒犯霜霰。若飢之于食。渴之于飲。未嘗暫離。自奉明旨。不令遠出。于是登涉之志。巖壑之願。亦遂輟焉。壬戌長夏。以暑疾臥。更生齋年家子陸生過訪。生固奇士。尤工染翰。稔予之好遊。又陟歷廣也。乞爲道生平之奇。與怪偉錯愕。可一不可二者。留兩晝夜。余隨所記憶。絡繹告之。生歸。自以其意。爲余作十六圖。圖竣。并乞詳本末于後。遂各繫以贊。前八圖爲及侍太宜人時內外所陟歷。則腸肥腦滿。志壯氣盛。俯仰八埏。凌厲一世之志概也。後八圖則皆太宜人見背後事。是又淒風苦雨。震雷激電。千態百狀。萬死一生之境地。無不備焉。嗟乎。以壺丘待死之年。敍高密畢生之事。其達也。亦嘗召對麒麟之閣。持衡龍虎之方。錫讎而入承。

明抗言而驚三殿。其窮也。亦嘗受誣。牖上之業。屢致窘里中之墨。尿感异品于園蔬。泣奇温于襖絮。其動也。亦嘗登五嶽。歷九藪。渡駭浪而百重。越龍沙而萬里。其靜也。亦嘗插架萬卷。十旬而卒業。傍舍半畝。崇朝而畢功。蹤跡不可爲不奇。耳目不可爲不廣矣。況身縱閒退。而一世尙不吐棄。陳幣者接于戶。問字者踵于庭。名位已盛。求弁首之一言。穹碑旣磨。乞銘幽之數字。親戚藉其餘潤。妻子因而不饑。出覽百里。則道釋欣從。後車閒登一丘。則童叟歡爲撰杖。又寧非再造之後。更生之餘。蒙覆載之德。宗祖默祐。而能若是乎。他日歸魂而上岱宗。含笑而依親隴。尙當爲泰山主者告之。并述于吾父母及素所親暱者也。午臥乍起。作此報陸生。并以爲序云爾。陸生名伯才。

少而孤貧。日祇一食。言依外家。大母之德。紡牀左側。毛詩魯論。幼不力學。身餘杖痕。烏乎。杖痕雖平。兮學未就。安得吾母兮再篝燈而口授。

右南樓課讀圖第一。主人六歲孤。從母育于外家。雖間出從塾師讀。然毛詩魯論爾雅孟子。實皆母太宜人所親授也。又極爲外王母龔孺人鍾愛。以樓後廡居之。時給其缺乏。圖中後樓二楹。正瞰雲渡。太宜人坐紡牀中。旁列矮几一。密排丹墨。主人卽讀書其側。几左復一巨罇。光黑可鑑。課讀暇。卽蘸墨習書其上。以爲常。前後凡四年。歲乙亥。舅氏始以塾滿遣歸。後雖頻至南樓。起居外王母。間或留宿。然不復有課讀之事矣。

雨顏我瓦。水嚙我門。解樞繩而縛筏兮。疑童性之猶存。句不見日出兮。竈已上樓。池魚窺我鬪兮。願烹之以進羞。從中河而屢徙兮。或經歲而一至。摩挲老桑兮。庶知我之三世。

右北屋泛槎圖第二。主人十一歲。自外家遣歸。卽從太宜人居中河橋南賃舍。其北屋卽主人始生處也。旣歸而北屋已爲季父所居。遂別賃小樓二楹。大池踞其後。三四月後淫雨。則屋中水先盈尺。主人以意製木爲槎。可旋轉出入。圖中老桑一株。半枕池上。爲繫槎之所。樓俯逼鄰翁王氏宅。翁老病。不欲聞人聲。以是主人之書常默誦焉。弱冠授室。及補博士弟子員。皆在賃屋中。至癸巳秋。始奉太宜人移居城東白馬三司徒巷。計居賃屋共二十六年。

蠡河之東。無有岡與陵。市聲嘈雜。土氣鬱以烝。間有隙壤兮。闕不可以登。伊誰築居。無山而山。有亭有塢兮。終日掩關。侍親遊兮。白露節。中外羣從兮。訖臧獲。折名花兮。盼新月。惟茲遊兮。冠曩日。

右山墅訪秋圖第三。圖中所繪。爲城北之青山莊。敞者爲翡翠堂。高者爲麥浪軒。曲者爲煙雨橫塘。邇迤而折者。爲新月廊。皆園中最勝處也。先是園屬京江張方伯。適公子某能詩。曾大會大江南北諸名士于此。園中諸勝。皆有詩紀事。歲丁丑。主人年十二。曾隨太宜人與從母暨外家諸姊妹訪桂。一至其地。時主人已受四經。甫學吟。太宜人與從母曾命賦新月廊詩。不十年。園凡屢易主。續後園主以逋官錢折毀迨盡。今里中無復有勝所矣。

東迎春。南顧唐。一曲路。風花香。五月五日。千舟百輿。龍有五色。東西以趨。采船南來兮。月正皎。盈前白髮兮。不敢稱老。假辰良兮。祝壽考。燭光如山兮。一川曉。

右雲溪讌月圖第四。雲溪五日競渡最盛。歲甲申。外王母龔孺人始自江西官廨就養回。年已越八十。五月十日。太宜人暨諸舅氏從母。爲外王母補祝。合宴于畫船歌舫中。余時年十九。與外家諸兄弟姊妹均得執樽俎侍側。時笙管咽岸。燈光塞河。里中人正爲競渡勝會。徹曉始罷。太宜人與諸舅氏從母。年並過五十。酒半。疊起奉觴上壽。外王母亦甚樂。親串觀者。咸詫以爲名家盛事云。

巢禽不起客先起。竹杖棱棱注坡底。蓮花高。天都高。天都望蓮花。始覺平眉梢。一日不食。一夕不食。望之不來。疑值鬼與蜮。我入門。驚同人。手足既已僵。不復吟與呻。酌一瓢。餐數黍。顏雖活。氣尙阻。我雖堅強不莽鹵。我遊山。愧爬山虎。山人陳某登山如飛俗號爲爬山虎即兩次導遊天都蓮花者。

右黃山雲海圖第五。主人壬辰年四月。隨安徽學使者朱先生筠。歷遊黃山齊雲九華諸勝。黃山視二山尤奇。天都蓮花二峰。則奇而又奇者也。嘗憶偕諸同人。自慈光寺抵文殊院看雲海畢。即留宿山頂。夜半。知學使者不能更上。遂曳杖獨行。先陟天都之半。道梗塞。不得上。至戊戌歲四月。又從座主劉先生權之至此始偕土人陳某直陟峯頂以補壬辰年之缺。復回從間道至蓮花絕頂。久憩乃下。學使已不能待。先從文殊院下山矣。主人凡一日半。夕不食。方追及于雲谷寺。履已穿決。衣爲荆棘所刺盡裂。學使及吾友邵學士晉涵正色規曰。君遊山

亡命至此。獨不爲太夫人地耶。余悚然。自此始不敢冒險獨行。佩師友之規也。

日不赤。山乃赤。曦輪著山。淡無色。我今得遊真定識。同人搖手我獨前。瀑布千丈懸山巔。快覽人世方升天。自朝兮及夕。月初升兮日輪昃。金庭不死兮。吾豈爲所惑。我之嗜山兮。若飢者之食。雁蕩欲遊兮。除用此策。

右赤城煙月圖第六。歲丙申。主人在浙江學使者王先生杰幕府。以八九月歷試溫台處三府。因得遊天台雁蕩兩山。雁蕩忽遽不獲窮歷其勝。天台則會上赤城。并一宿國清寺。學使性謹飭。又不嗜遊山。以是值名勝所在。皆約束幕中人。不令登陟。余得遊二山。實破格之事也。嗣學使爲主人庚戌禮闈座主。主人性戇直。屢以事與座主執爭。座主每曰。此人當格外容之。仍談及浙中遊天台雁蕩舊事。以爲笑樂。

忽升天。忽入地。湖光瑒。燈影細。龍爪畫。童膽裂。入以已。出以申。湖風狂。不渡人。挈帆行。帆破幅。漁師顫。柁工哭。詣何所。莫釐宿。波如山。不見船。出險語。驚枯禪。我裹龍腹。君蛟纏。

古湖風破浪圖第七。歲癸巳。趙舍人懷玉。率弟姪讀書于穹窿山之茅篷。主人以十月訪焉。因約爲東西洞庭之遊。翊日。挈茅篷僧一。自胥口出湖。日昃。至西峰包山寺宿。侵曉。棹小舟。沿山麓。至石公山。飯飯畢。卽訪林屋洞。洞逼窄。且直。下數十級。勢已在湖底。舍人有難色。主人因獨挈舍人一僕勝元。束炬

入洞。怪偉巉刻。千門萬戶。然祇可匍匐入。百步悉不得仰。歷金庭。玉柱。迄隔凡。壁削不得進。剔炬小憩。忽大聲從石罅中出。勝元又于沙水中躡三爪巨跡。闊可徑尺。怖絕。始尋路回。抵洞口。日已西下。主人與正劇。欲徑抵莫釐峰宿。風急波暝。茅篷僧及柁工堅止之。不可。自挂帆幅以行。至湖心。則舟覆者已屢。茅篷僧及柁工並哭。然勢不獲止。三鼓。僅抵東山。舟中人面已無色。惟主人尙談笑自若。

崖紅壁紫。澗黑渚綠。青爲宿霧兮。白則飛瀑。一川之窈窕兮。忽五色以班駁。似出天地之外兮。乃墮入山水之腹。頂孟而覆。谷釜而仰。或猿獮之數擲兮。或蛇螻之屢枉。潮猛而帆劈兮。江已盡而入湖。方出屏障兮。又置我于畫圖。平湖之水兮。八月已凍。越三十年。而秋潭紺碧兮。搖搖而尙入春夢。

右江艇劈潮圖第八。此圖亦癸巳七月杪。在新安學使行廨。意有不合。卽買舟同汪助教端光。從新安江東下。一路分風劈流。蹈壑凌澗。青嶂四合。紅林萬株。恂悅幽奇。與宣歙台處諸山水迥別。過七里瀧。上東西臺。助教不能登陟。皆在山半以待。將抵錢唐。忽海潮猝至。舟倒退三十里。五鼓稍殺。始劈潮而下。泊候潮門。陟萬松嶺。至西子湖。遊覽竟日。夜卽宿湖心亭。寒甚。與助教咏瓊樓玉宇之章。徹曉不寐。瀕行。復從湖頭買菱角芡實歸里。爲太宜人壽。以上八圖。皆主人及侍太宜人時所遊歷。此後雖亦嘗登五嶽。涉四瀆。然與負米時之意緒如出兩人矣。

平生耽奇。惜乏天上梯。欲陟落雁身。與北斗齊。三更乍交。天海頓赤。滄溟洶洶。如釜底上突。雍青充豫。地

脈邊縮千奇萬怪。炫此心目。巨響出海。紅輪曠天。杳杳冥冥。一世尙眠。

右蓮峰日出圖第九。主人以壬寅七月。自朝邑潼關。西抵華陰。卽馬行十五里。宿華山之麓。曰玉泉院。將曙。卽乘竹輿行二十里。抵青柯坪小飯。復舍輿行三十里。歷千尺幢。媪神洞。仙人砭。日月崖。蒼龍嶺。諸險。抵所謂三天門者。自此以上。東爲玉女峰。補爲蓮花峰。中爲落雁峰。皆以此門爲限。晚由東峰趨山後。尋希夷厓。秦皇博臺諸勝。始至金天宮宿。道士云。宮至落雁峰尙五里。是夕早臥。三鼓。卽束炬行。昏黑中。百轉方至峰頂。華池及老君鐵殿在焉。四鼓。日已出。青齊海水畢露。金碧萬狀。天水一色。紅氣久久始融。成日輪。而下方濛濛。尙不見指掌也。辨色。乃取道蓮花峰。觀巨靈蹠山處。始下。往返共兩日。各以詩紀事。而復爲之圖。

蒙嶺望岱尙隔一程。雷電雪月。交乎四更。崔莊驛北兮。遺誥始布。岱宗之有神兮。先已縞素。

右岱宗雪霽圖第十。歲戊午四月。主人以弟喪。乞假南歸。不更思北上矣。己未正月。恭值純皇帝大事。以會值內廷。奉文奔赴。二月望日。行抵羊流店。距泰山不百里。海月正升。遽爾大雪。夜半疾雷迅風。震撼山嶽。次日。行抵崔莊驛。始敬讀純皇帝遺誥。蓋泰山有靈。先一日已相告也。日昃。過山下。已積雪。不得上。圖中縞衣素車。與林巒岡阜一色。時年家子劉孝廉嗣綰。亦以急欲就試。隨行。少讀書。長出遊。迨通籍。歲已周。惟茲一名。敢望先執。祿不逮親。受糈以泣。

右雲呈五色圖第十一。此記庚戌年登第事。主人祿不逮養。本無作記。然性素嗜書。通籍後。值國家校刊石經。命主人預司其事。兼詳覆官。藉得會萃漢唐宋諸石經。異同。讐正字體。惜未及半載。卽奉命視學黔中。不獲始終厥事。爲歎。統計前後官京師。僅五年。歷充純皇帝實錄及內三館纂修。又嘗爲咸安宮總裁。及教習庶吉士。並掌進擬文字。得以恭讀九朝日歷。周知掌故。并泛覽新疆外域圖書。不可謂非厚幸矣。圖中恭紀臚傳日拜恩訖。一甲三人。隨殿試榜。自午門出。雖自開國以來。沿爲故事。然實異數也。

幼孤貧。作塾師。急就篇。誦不輟。今官清華。進教胄子。六經盤盤。兼課奇字。人言三天中三島。悉不如節。頌內府金日叨大官廚。午餘退食沙堤畔。紫翠樓仍插天半。澄懷園觀光樓爲寓直所樓上恭貯仁皇帝宸翰云半天紫翠

右日麗三天圖第十二。圖中黃墻碧瓦。爲海澱澄懷園。恩賜入直諸臣退食之地。計一歲侍學諸臣直乾清門內北廡者。僅新正十日。及十一月。餘皆在海澱。每日辨色。卽自賢良門東紅左門入。從軍機直事房東行約半里。方達三天。碧波環之。以法瀛洲三島。惟一橋得通。天章煌煌。署曰前天垂祐。中天景運。後天不老。卯正已正。兩頰食于西廡。申正始畢出。蓋歷代家法之善。無有過本朝者。自親王以下。均與入直諸臣抗禮。侍學之暇。卽商榷經義。間或周詢世事。亮吉管窺蠡測之見。以爲庶惟漢之河間東平。唐之鄧康王曹成王。或可同日語耳。

十驛五驛兼程以馳。俟我瞑目。云何敢遲。中條西去兮。隨雨奔波。飢不及食兮。掬盈懷之餅餠。鬼伯催人兮。倏不及待。一書纏綿兮。尙附棺蓋。蠡河之東兮。安此旅魂。遺經而可讀兮。庶以期夫啓孫。

右蕭寺哭臨圖第十三。亡友黃君景仁。體素羸。又不善珍攝。二十內。卽自知年命不永。每以後事見屬。主人初以爲戲也。及壯歲遊燕趙。歷秦晉。遇益窮。疾亦益甚。先是君以天津召試二等。在三館繕寫。當得官。以費無所出。癸卯三月。遂力疾出都。將遊西安。至蓮城沈運使業富官廨。疾已亟。飛書達主人。促急行。以屬後事。主人聞耗。卽借馬疾馳。日走四驛。而君已不及待矣。運使已移君殯古寺中。入門。而遺篇斷章。零墨廢紙。尙狼籍几案。哭奠後。主人日三臨。并爲文告殯。始偕其柩以歸。葬之于黃氏先壙之側。烏乎。主人與君交二十年。不見者又二年。竟不獲執手以訣。亦命也。劉刺史大觀。趙大令希璜。已兩刊君詩。楊方伯揆。又刊君詩餘入叢集中。嗚乎。君亦可以傳矣。

伏地不起。時時叩頭。狴牢夜半。傳呼重囚。煌煌天語。汝不得活。汝爲詞臣。摺乃不密。公然萬言。移副三府。傳聞影響。疑謗君父。囚罪萬死。敢置一辭。得免拏戮。猶銜聖慈。琅琅貫索。不詣西市。再造之德。感實沒世。右園扉待訊圖第十四。主人以己未八月。乞假將歸。臨行。上書三府。卽日軍機處傳旨訊問。覆奏入。卽褫職。下刑部獄治罪。刑部獄有南北二所。主人所下。卽南所獄也。獄旁窄屋二間。凡官吏待罪者。例得居此。以別于衆囚。初。洩獄司事者不測上意。令兩吏夾持以寢。四鼓。卽喚起。嚴加桎梏。押至御史臺嚴

審。嗣軍機刑部。照大不敬律。擬斬立決。蒙恩減死。發戍伊犁。自下獄至出獄。共三日夕。每夕提鈴喝號。及重囚縲絏桎梏之聲。徹曉不絕。雖隔一巷。亦嘈雜不得寐。

室可無梅梨楂。菜不可以不花。菜甲之花。春光始華。青菘紫莧。綠葵紅蓼。有客入門。餐之至飽。主人之鋤。與戈並懸。荷戈既畢。鋤此廢廩。太常之齋兮。非欲妄託。經旬累日兮。案竟可以無肉。

右閑廩學圃圖第十五。主人蒙恩赦還。道過哈密。見少司馬伍彌烏遜。于廨旁闢圃。親課園僕種菜。晚日。卽以圃中所有飯客。主人見而慕之。回里後。閉門謝客。不涉世事。適鄰左有隙地一廛。友人爲購得之。爰闢作菜畦。暇日卽自力作。稍有功緒。迺命雛童竟其事。圃中凡春夏秋諸種之菜。靡一不有。以爲常餐。殊有至味。他日并當命少子幼孫。于讀經之暇。卽入此圃。力作習勞。或亦前人抱甕連甃之遺意耳。

六齡卅齡。黍下日少。庶歸魂之有日兮。尙可以娛我二老。吾家先隴兮。前橋之村。因伯姊而闢地兮。近外氏之墓門。子孫而賢兮。不望封植。惟三松而五梅兮。毋或使中道而瘞。

右疊港種梅圖第十六。余在伊犁日。于渾河左側。置地一區。已屬同戍之友張太守鳳枝。韋大令佩金。他日奄忽。卽葬我于此。蓋慮罪釁甚重。不能歸骨也。今旣蒙恩釋回。則歿後祔葬先人壙側。已無疑義。稍暇。當于旁近擇一隙地。種梅五樹。松數株。爲他日歸休之所。大灣橋水。至吾家墓前。凡數折。層岡疊

港間之極夷曠幽遠之致。夫生寄死歸。又得從先人于地下。所謂魂魄猶當樂此也。此一圖不繪人。但三松五梅。層岡疊港。境極寥寂。主人或先已休神于地下也。蓋生平之事。畢于此圖。故取爲殿云。

琴高溪夜遊記

夫長川不回。非必歸海也。而潛鱗避之。危嶂無極。非必接天也。而迅羽遠之。是則魚鳥也。亦畏天地之高深乎。非也。逶迤而上。則飛鳥巢其巔矣。紆徐而赴。則遊鱗萃其中矣。宣州之山水。迨皆逶迤而上。紆徐以赴者乎。獨琴高之溪。與嶺則不然。拔地矣。不遽千仞。而旋螺如可級也。赴壑矣。不及十尋。而頰蛤如可拾也。此則幽隱之外宅。動植之奧藪乎。主人以壬戌七月。再過此谿。日昃不行。炎歊轉甚。相與挈竹簞。持坐具。憩于橋陰。適客有就主人乞譽者。攜精筆良墨。甘水苦薺。以至。主人亦出姑溪之蔭。洞庭之蓴。以佐之。橋廣十步。長及半里。青峰四圍。白石千級。主人與客占其半。餘則以資行人。走驛騎。尙各不相涉。輕塵既淨。矮几徐設。相與拈毫搆思。揮筆振紙。歸鳥合隊。覘其苦吟。潛鱗一雙。嘆此餘墨。未幾。赤日墮嶺。涼颺出林。客導主人。復陟隱雨之巖。歷垂竿之徑。石竇半豁。凝神而有光。藤牀倒欹。冥坐而自得。遵彼幽遠。試筋力之捷。愛此清冽。淨肌膚之塵。殘漏客去。而主人亦不歸逆旅矣。曠北斗之星。繩下弦之月。行及十里。天始逼曙。回顧曩處。煙籠霧隱。纔隔半黍。幾疑兩塵然。而五色之露。猶霑苧衣。一鉤之雲。尙滯竹笠。未始非琴溪崑山之所得也。七月二十六日發曙。是爲記。

自下洋川取道由九華山記

壬戌八月，自下洋川將遊九華。梯峰礪川，蹈險蹠暗。凡百有六十里。甫至山麓，過嶺四九峰，三折軻，沖樞嶺，越水三洋河，麻川，舒溪，洋河合于麻川，麻川合于舒溪，下不十里，石溜灘險，卽青弋江也。穿縣三，太平，石埭，青陽，均不及城郭，或遠至半程，或近在百步。時瞰閭井，輕煙間之，遐瞻浮圖，飛瀑又隔。途次望名山二，黃山則天都蓮萼，近接眉睫。陵陽則洪嶺旋溪，不越肩背。又沿路可觀覽者，蓮心之亭，石柱之灣，烏林之社，黃華之岑，金光臺笠，洞盡穴脅，舒姑黃雀，波悉鑑心。初七日，宿汪王岑，月方上弦，天若覆笠，候蟲入枕，蝙蝠拂衾，鵝鴨上樓，牛羊下穴，數寐數起，猝不能臥，披霧入嶺，追雲過橋，依乎杉楠，飯止梨栗，日未昃，已至南陽灣，樓臺破空，厓壑頓遠。是夕初八，宿陳氏湛清園，主人明經蔚他出，其弟爲呼網師，捕此溪鯽，山筍裂徑，秋菱溢池，烹鳴旦之鷄，漉隔宿之酒，子弟聚立，多于鳧鷖，房廊散空，盡逼星斗，飛雨適至，煩襟頓除，休乎北窗，愜此清夢，翊日，筍輿竹籠，已布門外，自屋後上嶺，復四十里，迺抵所屆，陳氏子弟之雋者，二人偕行，度澗越壑，能言其名，躡履撰杖，過愜所望，石屋木柱，危橋蔓支，舍輿而行，憩一陟兩，回皇峯巔，屏息樹杪，飲泉一甌，未抵雨汗，休磴百級，纔平喘聲，徑逾精廬，遠跡危巘，山僧出迎，忽訝素識，披薜讀碣，則壬辰年石刻在焉，是夕初九，宿捨身厓之東牖，霖雹怒飛，松樅雜響，雷斧劈牖，雲光閃窗，披衾驚寒，穴竇望曙，逼殘漏，冒宿霧，復與二生，拉一老衲，尋所爲轉磨之峯，摩空之嶺，木獸猛而若蟄，雲峰奇而欲飛。

時絕幽深。時漏光影。蓋半日始徧歷焉。洞外獨支房廊。別一天地。足力既乏。凝神久之。仍臻來途。復飯故處。始悉呼僦從下嶺。時主人已自江北回。余少日同學也。來迎山輿。笑關水榭。盤羅川陸。話匝今昔。又命少子塾。猶子壤。執經于余。卽偕行之二生也。天曙。別取道陵陽鎮。以避柯沖之險。過沙澗。復飯于及門曹汝賢宅。乃回。是遊也。往反共五日。上距壬辰年。偕諸同人。隨學使者大興朱先生筠。過此信宿。已萬一千一百七十餘日。嗟乎。回眸未周。云已一世。申臂俄頃。先逾卅年。以至昭昭笑言。落落指顧。珠玉之氣。久幽于泉扃。雲霞之光。不升于天闕。蓋前遊十二人。墓木拱者。已十有一。均未臻徂年。隕以半道。摩挲讀碑。嗚咽話舊者。僅後死之一人耳。以視棲澗之鶴。頂仍未丹。蟠庭之松。蓋初欲偃。人之不能與植物動物等也。一至此哉。又怪乎山水顯晦。各自有時。陵陽棲真。神仙窟穴。今則磴道棘梗。厓谷晦霧。而梁陳以前。輿地不紀。如九子峰者。金碧蓋地。丹青燭天。赤松不遊。白足斯集。居者若聯房之蜂。來者若赴垤之蟻。相隔數里。間有所謂仙人子明與弟子安者。已不能舉其姓氏矣。不又重可歎哉。重可歎哉。道中及登山所歷之境。各繫以贊。共十六篇。以貽明經及兩生。

乙川倒流。波捲白電。礙眉萬竹。霧隱不見。石亭當空。樵徑四叉。山童關門。曉日正華。

右蓮心亭贊

山旣百盤。谿亦百曲。山水旣窮。天浮慘綠。層巖疊嶂。厭客入井。晴陽穿空。時漏鳥影。

右石柱灣贊

萬峰陰陰。突出古廟。蓑蓑入門。綠竹如笑。客夢正熟。秋蟲上牀。雲光露影。意與之涼。

右汪王岑贊

千步石嶠。下有怒溪。時長時落。條無端倪。雲噓谷咽。石阨澗沮。老蛟窺人。或以月午。

右千尺嶠贊

中水小水。咸輸大川。山漏白道。灘聲響泉。斜穿數縣。直下百丈。四山彈琴。合此清響。

右舒姑泉贊

石上戴石。危如累碁。黑白未判。仍思出奇。如古畸人。長劍左佩。雨零日炙。臺笠破碎。

右臺笠洞贊

黃禽白雀。背負山雨。穿松北來。翅濕不舉。陵欺谷壓。賭勢競高。一風吹空。萬木怒號。

右南陽灣贊

過橋飛電。正值天笑。入門稜稜。奇石礙帽。新雨瞥下。魚梭亂飛。意欲上樹。藤爲作梯。

右湛清園贊

古之陵陽。神仙所都。時移世易。競築浮圖。靈蹤沉埋。梵宇凌逼。我登經樓。東望太息。

右九華山贊

羣峰東傾。一徑東突。下視佛樓。陷同蟻垤。萬愁蒼蒼。蓋此九野。摩挲石碣。行感逝者。

右石舟厓贊

卽東巖

秋氣集谷。鳴蟲不驕。露白于月。光凝九霄。三更中峰。謂天柱峯霞采明滅。飛仙人來。讎此佳節。

右摩空嶺贊

截峰成佛。剗石製虎。一松千年。栽作木主。大石自轉。枯僧不驚。謂磨盤峯半黍出定。初疑耳鳴。

右伏虎洞贊

履危無梯。怪蔓作索。緣邪瞥下。如石投壑。秋隼攬笠。飛瀑搏頰。神光驟離。骨節競響。

右金光洞贊

千盤升天。勢不獲仰。飛泉瀑松。反出雲上。嶺僅三折。人經數休。林鴉笑客。多端逗留。

右三折嶺贊

黃萼離離。布滿一谷。斜暉戀之。不忍西落。白龍升天。陵陽不還。巖扃窅然。頽光若山。

右陵陽峪贊

雷欲劈樹。不知有人。電母入谷。如撻驚魂。兩厓出泉。陡落萬丈。幾葉竹舟。浮來天上。

右九峰嶺贊

黃山浴朱砂泉記

余授經洋川。距黃山七十里而近。欲續舊遊者屢矣。頻待良友不至。八月杪。余適有抑搔之疾。昕夕不寧。因決意往焉。攜兩門生一僕。由雲嶺西南行。蓬艱蔽路。愁霖積塗。日入甫屆湯口。又曛黑行五里。抵紫雲菴。菴據湯泉上。百步。住凡三日夕。計七浴于湯泉。而所患若失。人皆異焉。蓋溫泉有三種。曰朱砂。曰礬石。曰硫磺。礬石皆能捐夙痼。除積垢。而氣實酷烈。久之不能堪也。惟朱砂性溫而和。涼暖適中。浴之久。可以濟神明而益年壽。然世苦不多。非地近而與山水有夙緣者。或畢世不一值焉。余得三涉于此。幸也。至浴之候。或以曙朝。或以子夜。雲埋去跡。谷斷來轍。衆響盡歇。池光自明。于是清氣溢澗。溫香出谷。芬凝髮膚。砂沁肌骨。相與涵濡久之。心志愈定。則神光屢回。此則蟬蛻之境。證而益明。羽化之期。樂無逾此。洵靈區之秘蘊。延景之上藥也。屢浴之後。神清體疲。不復更能遠陟。又念天都蓮萼。奇險之處。昔已畢歷。因與門生北歷紫峰之麓。南瞻白龍之潭。訪藥鑪藥竈遺跡。并西眺飛瀑澗。半道尋狎浪閣故址。均不出五里以外。卽返屐焉。實則今昔既殊。勤惰頓異。嶺雲瞰客。弔此衰容。山鷗蕩林。掃彼陳迹。人殊曩時之勝侶。僕亦乏往者之逸興焉。及回憩所爲紫雲菴。則亦茅齋平而復移。石屋傾而屢築。砌薜增綠。林花減紅。窺林之虎。深夜仍來。飲澗之猿。舊時已徙。均無復昔時之境也。門生呂培。譚正治二人。各得詩十數篇。而余僅

經贊四首。聊以紀事云。時壬戌九月初四日也。
地之寶。龍所守。浴者褻。湮厥寶。乾隆二年。江北飢。逃荒男女。屢至。雜浴于池。未幾。大雨。兩數日。僧有道。泉復歸。雲青紅。池上垂。西湯嶺。東湯口。飲泉人。無下壽。

右朱砂泉贊

紫雲芽。無鼓鐘。風水石。聲成宮。泉彎環。嶺壁立。夏堪浴。冬可蟄。禪志定。夢亦無。氣清明。天所都。莽背即天都峯。

右紫雲芽贊

石何奇。長半里。飛濤來。石或起。濤光青。潭氣黑。雲漫漫。雨工宅。霆爲索。雷爲鞭。呼龍起。雨大田。是年夏秋。皆苦旱。

右呼龍室贊

雲門開。日正晝。雨霏霏。訝天漏。泉腹斷。石脇摧。迤東峰。勢益危。瀑四飛。厓半鑿。頭正仰。樵斧落。

右飛瀑厓贊俗名珍珠挂簾。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三

金秀才學蓮三李齋詩序

夫傷心之士。吾知之矣。于四序爲秋。于六時爲夜。爲西日之光。爲下弦之月。爲零雨。爲飄風。爲啓明之星。爲先集之霰。皆先事而生感緒。轉境而鬱悲懷。危苦之語。出于豐腴。蕉萃之情。根于髣髴。烏乎。沉湘投汨之後。代不乏人。于宋得一人焉。曰鮑參軍照。于梁得一人焉。曰江光祿淹。北周得一人焉。曰庾開府信。唐得二人焉。曰李協律長吉。韋常侍莊。雖顯晦不同。通塞異致。其情一也。若吾友金生學蓮者。以功名之士期之。而渺爾不顧。以承明著作之才望之。亦夷然不屑。惟以傷心之士目之。而翩爾來斯。啜其泣矣。嗟乎。是豈所望於生者哉。而生若舍此。卽無所位置。其故亦可得言焉。生饒于才。而富于情。甫當弱冠之年。兩抱中閨之戚。定主簿之情。先傷瘵疾。就樊姬之館。已染沉疴。屢悼重烏。仍傷金雀。永朝兮永夕。銜恨無窮。九地而九天。埋愁何所。遂使霞晨月午。露晚星初。花亦寓愁。草皆銜怨。精衛有未填之海。蜀鵲無可望之鄉。駕言出遊。愁思之嶺千折。挂席以往。惶恐之灘百重。憂能傷人。事可知矣。故其所爲詩。類皆黯爾銷魂。淒其動魄。沉憂入骨。無可瘦之腰。清淚盈眸。多欲彈之血。言其格。則晨風穠黍。無其悲也。飛蓬杲日。無其怨也。白雲黃竹。無其清也。錦衾角枕。無其豔也。境地若此。又何三李之足言乎。烏乎。噉紅萬古。化碧三年。

我倘知君誰曾解此。覓忘憂之草。庶永今生。續傷心之銘。用爲茲序云爾。

貞壽堂記

貞壽堂者。陸孝廉繼輅。奉母林太孺人娛老之室也。太孺人家本閩海。世傳神繫。勝衣之歲。于焉施衿。汝南出獵。蔚此周宗。泉正幕廟。以祥孟氏。于時太夫人在堂。女君見背。暇粟之饋。踵寢門而陳。蘋蘩之采。闕影堂而祀。于歸之日。女君之子。均已授室。結鞠之詠。邦人以謠。晨風之操。伯奇罷作。自居中閨。卽董家政。如願趨事。與紫姑均勞。便了立約。偕長鬢分役。以迄警晝。主夜。露翼掉尾。凡在鳴吠。各就準繩。冲和外施。嚴肅內秉。及大令罷歸。素持廉聲。并乏長物。文具紫蛤。無海南之珍。紡牀績筥。有鬱林之石。里門旣歸。座客嘗滿。執經問字。闕牖已盈。束脩之羊。執贄之鶩。嘗溢軒棟。爰有隙地。遂營簡園。列竹半畝。以供春盤。種魚千頭。日備文讌。怪鳥之舌。僮于笙簧。軒禽之羽。潔比雪霰。客至不速。輒呼治具。一語之外。無他及焉。孺人酌量燥濕。平準豐儉。山雌水母。珍極水陸。梁溪會稽。酒門吳越。宴本卜晝。時而徹宵。生果數種。備醉客解醒。華燈十盤。與蒼頭夾侍。客號夜半。筵移月中。非時之需。不求已具。大令及客。樂可知矣。費之所從。不復問也。蓋大令里居二十年。此樂一月。輒數舉焉。袁吉士枚。與大令爲同歲生。每詫大令家烹飪。爲吳中第一。職是故矣。服髻之後。一意教子。時孝廉甫及毀齒。罄此薄產。以延名師。宵供魚殮。晨饋梁肉。十稔于茲。心力已瘁。孝廉遂以孤童。鬱爲偉器。甫及壯歲。卽升巍科。東方諸侯。招作上客。北海太守。呼爲小友。鮑

叔知我時而分金。林宗異人。庶可拜母。太孺人顧而樂之。適春秋之序已七十矣。奉觴北堂。開宴東第。亮吉與孝廉兩世交也。嘗讀後漢書范滂傳。滂母云。既有令名。復求壽考。今太孺人壽考若此。而孝廉復名滿士林。以方古人。過之遠甚。今之記貞壽堂者。非僅以祝賢母。亦一爲孝廉幸。一爲孝廉勗也。

題襟館記

題襟館者。賓谷先生權署中退食之地。亦公讌之所。其地也。踞四達之衢。半塵不入。處三江之會。百舫咸通。稍離聽事之廨。別構精思之軒。仿漢上之名。據邗水之勝。奇石三面。回廊四周。高棟接乎層雲。危垣隱于修竹。無須館僮。有候門之鶴。不蒔雜木。留掃廳之松。晝接賓友。夜染簫翰。蓋官事之暇。無不居於此焉。維時海宇承平。名流輩出。由庚無塞。旁午不驚。以公事及攬勝至者。置鄭莊之驛。盈孔融之坐。李郃覘象。識西行之星。何公審音。聆南下之棹。夜半之客。寧惟逸甄。日中之期。不爽前范。以是西北之彥。東南之英。有不登先生是堂者。咸若有所缺云。先生亦愛養人材。傾意賓從。有周朗之逸朋。無敬容之殘客。寒素靡至。視比于麟鸞。恢奇博收。愛同於彛鼎。執經之彥。多于三伏之星。臨書之池。仿彼半規之月。分韻卽就。劈牋若飛。振鄴都之聲。貴洛下之紙。仕宦之地。有神仙之目焉。自癸丑以來。十年於茲。先生以政舉尤異。當膺節旄。于是高齋賓僚。橫舍弟子。恐盛事莫傳。高會不再。屬亮吉爲之記。亮吉百里來遊。三宿生戀。居山謝客。草木頗諳。泛海陶生。鷗魚並識。茲不辭而爲記者。亦以誌賢人之集。上比景星。名篇之傳。後成故實。

云爾。

遊天台山記

天台山者。山水清深。靈奇棲止之所也。其徑路迥殊。卉草亦別。霜霰異色。風霜能岐。山最幽者爲瓊臺。沈埋滄溟。凌歷世宙。金碧之影。見層霄之中。雲霞之光。衣九地之表。山花抽藍。圓葉疑扇。林翼接翠。和聲同琴。樵蹤蛇紆。升降數十石。脊猿奮。回皇半時。儼果潤肺。作朝霞之紅。靈泉清心。漾夕澗之綠。雙闕峙其前。絕壑振其表。霜同剝蘚。偶印來蹤。雲與昔賢。難停去影。登陟旣疲。久坐石屋。作華陀五禽戲。乃返。最奇者。爲石梁。長不計丈。狹僅盈咫。潛蛇窺而甲悚。飛鳥過而魄墮。余齋心旣空。往志益奮。青苔十層。去履不嚙。飛瀑萬仞。來目未眩。遂休神於藍橋。嘯詠於碧澗。飛花積衣。重至盈寸。驚笋礙帽。長皆及尋。至魚鼈啖其影。而步不移。猿獾攝其神。而坐不返。蓋渾渾乎身世兩忘焉。最高者爲華頂。此山本斜侵東溟。高壓南嶺。烏免重疊。交輝於其巔。魚龍萬千。出沒乎其趾。于是山棲谷汲。餐松餌柏之士。無不萃焉。結茅以居者。至七十二所。類皆委形神於土木。冀壽命於金石者也。靈雨界山。春霰迷谷。余與清涼僧振屣欲往。笠飄于上。衣裂于下。隔歲櫛葉。橫來嚇人。經時颺風。險欲飛客。土人云。海霧至重。卽上亦無所覩也。重以松檜拔地。振龍鸞之吟。塵霾蔽天。現蛟蜃之影。凜然瑟瑟。半道乃返。距頂尙百步耳。最麗者爲赤城。水復注水。雲頭已穿。山仍戴山。日暈亦礙。途經百盤。望乃咫尺。施丹埤堦之上。煥采乾坤之中。晴日墮而轉紅。凍雨洗

而逾赤。遊客十憩。方臻松扃。巢禽百飛。乃屆石竇。一塏冠斗。雙橋冒虹。絳萼萬樹。疑飛仙之飯桃。元宮一區。云化人之委蛻。心神激激。視聽凝一。而遊遂止於此矣。凡居山者五日。耳疲於聽。而鴻濛之響。萬劫不停。目倦於觀。而愴恍之形。六時屢變。手勞於牋記。而腕不欲休。心瘁於描摩。而興不可遏。遂至揭藏經之紙。競寫紀遊。坐團蕉之僧。願傳詩訣。亦可謂方外之勝遊。塵表之奇福矣。凡宿清涼寺。方廣寺。桐柏宮者。各一夕。兩阻國清寺者二夕。所歷者爲騰空嶺。萬年嶺。寒風嶺。桐柏南峯。北峯。赤城上寺坡。下寺坡。共得詩三十首。時嘉慶□年二月十一日也。

遊廬山記

出九江府南門。行十五里。至新橋塘。霜花已零。湖水尙漲。又十五里。抵東林寺。樹雜絳紫。畦分青綠。峭雲盤鶴。零叢埋雅。水聲琮瑤。人境淒瑟。寺殿圯已久。僅存虎谿橋。三笑堂舊址。有二斷碑臥道。則元至正中。重刻唐開元二年李邕碑記。及元至元中虞集所撰寺碑也。堂基丈寬。碑石寸裂。雲去不停。客來難駐。過西林寺始飯。青浮七層。黑壓半嶺。所謂香爐峰繙經臺。及東晉舊塔也。日甫過中。渡虎谿。沿山行。林禽若梭。水碓如織。十里。度石門澗。抵報國禪林宿。僧名去凡。略有元解。本能仁寺方丈退閒者也。小憩。復陟山後鉢盂峯。峯有數巨石。徑七八丈。獐狲拒客。歷落笑人。積勢欲頽。支以弱木。漏下。返寺。堂敞延月。窗虛受風。清夢未沈。曙光已徹。去凡僧欲從至天池。千磴百回。五里九折。過白雲亭。甘露亭諸遺址。瞰北峯九奇。

菴。儼嵌眉睫。大砂磊砢。細石瑣碎。間以飛瀑。無時無聲。舍輿而步。過半天峽。徑益險澁。峯峯倒垂。石石悉立。巖號試心。洞纔駐足。復入一石門。門刻廬山高三字。明王守仁所署也。益歷九十一盤。至峯頂。有平地半畝。爲披霞亭。故址仍高低百餘步。至天池寺。舊峯頂寺也。入寺先頹天池。朝瞰上樹。殘月在潭。林花雪花。競門開落。寺西數武。爲廬山神享殿。外突出一坡。爲文殊臺。稍高爲聚仙亭。舊所云凌虛臺矣。飯後由寺北約行三里許。至佛手巖。掌紋羸旋。爪削犀利。巖泉從石竇中出。嶺指九天。泉蟠九地。洵奇景矣。由寺後西北。尋訪仙亭遊仙石故址。出壑森峭。沈雲鬱興。其陽則春花成團。其陰則冰柱垂尺。涼暄分於一谷。寒暑變於俄頃者焉。小憩。復上嶺。至白鹿昇仙臺。與去凡僧揖別。肩輿復東上一嶺。峻折一二里。甫至地坪。卽緘封寺門外也。別逶迤上一嶺。較前益陡。嶺半已洶洶作聲。卽黃龍澗。自此至黃龍寺一里許。皆行深樹中。空翠沁骨。寒風襲肌。低行坎塹。恍隔人世。寺門甫開。山勢乍拓。門上卽藏經樓五間。正面西日以境地幽曠。爰下榻焉。金輪森轉。玉宇嚴凝。非復人境矣。樹皆娑羅。高出山頂者尙數百尺。山僧云。祖師自西域攜種來。非所詳矣。入夜奇冷。寺僧燒松明徹旦。始得就枕。五鼓起。飯數盂。迎日東上。寺僧以竹筧接泉。長至五里。泉響旣斷。峯形轉高。歷金竹坪五里。陟上霄峯。蹠含鄱嶺。嶺勢直下。肩輿幾殆。又十里。逕三峽澗。入棲賢寺。山谷中紅紫眩目。波濤聳耳。憩方丈飯。又歷登影堂。舍利閣。空曠之致。與巢禽共分。幽深之景。隨潭鯉浮出。沿澗百步。至普門橋。旁卽普門菴。山與澗深。谷同雲轉。十五里。至萬杉寺。寺僧引至寺

後觀臥石上龍虎嵐慶四帶書。旁注槐京包一行。僧指爲宋包孝肅。非也。又二里至秀峯寺。舊名開先。卽詣黃龍潭。觀千尺瀑布。宇宙之觀。至斯而極。台蕩之勝。曾何足奇。臥以代坐。書遂至暝。石上前明迄本朝。人題字極多。半皆俚鄙。半復漫滅。惟正德八年李夢陽題名。尙可察識。夕卽止宿七佛樓下。晨仍堅坐潭側。久乃出寺。循金輪峯趾。行空翠中。十里抵歸宗寺。則金輪峯乃寺後鎮山也。方丈僧復導至晉右軍將軍王羲之故宅。前有墨池。池測南壁。嵌宗鑑堂石刻。自宋黃庭堅至明董其昌。共十數家。並尙完好。飯後至寺北五里。訪玉簾泉。泉亦出山頂。與開先瀑布同。覺微瘦耳。峯同玉燭。吐餓及天。水漾珠璣。流影匝地。從官道至南康十五里。星子縣令廣西周君吉士。已遣人遠迓。遂入城。憩一行館。周君爲甲寅舉人。來謁久談乃去。夜將半。南康太守霍正寶君國華垂訪。知已臥。乃去。翼晨復來。余已欲出城。塗次相值。立談一晌。始知太守乃庚子北闈同歲生也。十五里。逕回流山。至白鹿洞書院。周君已候道左。相與登洞前。眺石橋飛瀑。諸生在院者。亦鵠立相迓。并聞私語云。蘇內翰去。洪內翰來。不知可相敵否。諸生大半皆豐城人也。遂升講堂。并謁禮殿。夫子暨七十二賢。均有塑像。蓋仿曲阜孔廟所作。文翁西蜀壁繪聖賢。李渤中唐室陳俎豆。蓋山惟此一隅。不爲佛刹所占云。飯罷。與周君及諸生別。八里。至土樓。又三十里。至吳障嶺。圓月已上。團蕉可棲。覺籬條之席。華莞無其安。蠶鹽之餐。牲牢遜其潔矣。未曙。卽度嶺。回車與匡君揖別。二十二里。至八里坡。始出山。是日雲氣陰翳。日出復沒。又八里。至九江城。前後計遊六日。若文殊臺之峭。佛

手厓之奇、黃龍寺之古樹、開先寺之瀑布、則又廬山之四絕也。所未遵者、亦黃厓及三疊泉、與蘇文忠等耳。共得詩二十六首。嘉慶□年十月望日。

青山莊訪古圖記

余以丙申之歲、奉母家居、衡門授徒、往往多暇、時則孫子伯淵、以婦病就醫里舍、相與譚讌、時時出遊、典架上之書、市樽中之醪、鄉閭憎其跌宕、鄰里目爲狂生、有佳城菴焉、爲北郭叢葬之所、王生秉玉、吳生公珍、讀書其中、亮吉樂此清幽、頻與過從、老圃相就、譚皆無稽、殤鬼分遊、客同不速、俗名三一日者、秋雨初霽、晴陽不驕、忽憶故侯之莊、爰求漁父之楫、于野謀食、無須兼珍、從僧假衣、不避百衲、笠屐之影、高參鴉巢、唵哦之聲、下駭牧豎、未及三里、則青山莊址在焉、老鶴旣蛻、青松亦僵、潛鱗已殲、溝水盡黑、蕘稗生於寢室、禾黍裹其窗軒、狐兔作窟、昔爲藏嬌之區、牛羊來斯、前經宴客之所、猶憶六七歲時、園未毀之日、曾隨太宜人及親串遊焉、翡翠作屋、晴紅四周、瓊瓏斲窗、膩綠千疊、新月半缺、回廊百盤、風花過樹、鳥亦裴徊、烟雨壓簾、魚曾睥睨、此一境也、旣而秋蛇緣樹、臺已漸傾、野獺瞰梁、池皆半涸、分香故姬、展夜臺之鏡、織屨遺僕、晞冬日之陽、林鴉有聲、梁燕無影、此又一境也、百牛銜索、連此奇峯、十斧臨門、摧茲怪樹、以鴛鴦之碎瓦、填魚鼈之空池、劈山榴以代薪、析海桐而作榭、傷遊客之心、裹漁樵之足、此又一境也、遂使天山戍客、尙夢橫塘、余戊西海時曾夢至此蘭亭舊友、欲模曲水、平原草木、盡作勞薪、南皮主賓、半爲異物、時王君及菴僧並已

故。此又悽愴傷心之一境矣。孫君撼懷舊之念。作訪古之圖。千里寄書。屬爲之記。嗟乎。園成百歲。毀祇片時。揆厥所由。誰職其咎。聞向生之笛。慘不成聲。聆雍門之琴。泣何能已。今之援筆作此者。亦以志前遊難再。去日苦多。病叟出橘。已迷滄桑。仙人爛柯。難詳塵劫云爾。

戒子書并詩

余以年迫遲暮。不復能備力於外。又念女曹漸已成長。回憶畢生之事。冀弛日暮之肩。郭外有薄田二頃。城東老屋三十間。使四子一嗣孫分守之。以爲寡也。則廉吏之子。尙有負薪。以爲多也。則翁歸之家。或餘賜。女曹能勤苦自持。當衣食。足耳。又余本中材。不敢以大賢上哲。祈女惟早承先訓。門有素風。易衣而出。并日而食。疊遭家難。竊識世情。忍餓讀書。先大夫之遺語也。財不歆非義。福不歆非分。處則孝於家。出則忠於國。太宜人晨夕之面命也。慎之哉。惟儉可以立身。惟恕可以持已。儉則無求於人。恕則無忤於物。況以單門而處侈俗。涼德而承世業乎。無昵宴朋。無染薄俗。無是古而非今。無陟前而忘後。毋愛尺璧而不愛修名。無畏疾雷而不畏清議。窮達本之於命。豐嗇任其所遭。如是而已。飴孫年過三十。處事尙不克平心。是女之短也。惟編校故書。尙知條理。他日或當傳吾記誦之學耳。余幼嗜六書。長而不倦。今符孫弱冠已過。涉筆便譎。又更歷十師。難成一技。學之不修。亦已焉哉。其餘幼子弱孫。則尙爭粲栗。無辨菽麥。顧念菽菊之子。縱非同生。樹蘭之門。亦均共氣。他日兄率其弟。父課其子。庶幾寒宗。毋墜先緒。夫功名之

士以身殉時。勤學之儒。以身殉古。各有所好。強之不能。在立志何如耳。形質不能與天地爭久。姓名則克與嵩華競高。植足疾流。學金石之止。鑒影巨壑。師江海之寬。勤則王霸之子。蓬頭而不慙。惰則任昉之裔。衣葛而莫恤。女曹慎之哉。夫陶令。達者也。不忘於戒子。魏收。涼德也。亦眷眷於遺言。吾上不敢望泉明。下不致同伯起。是在女曹成吾之志耳。又況承恩返里。已屬更生。憂患備嘗。庶謀行樂。每當朝暉入座。夕月灑窗。春樹欲花。秋林未穉。何嘗不攜阮孚之屐。泛漁父之舟。東眺郭門。西尋村墅。南湖樂其浩渺。北阜陟其高寒。挈伴以出行歌以歸。但使入曾元之室。酒肉尙陳。過言子之廬。誦聲不輟。願斯足矣。樂何如之。今雖聞雞而起。尙擬著書。秉燭以遊。仍書細字。然墓草已綠。鬢絲不元。素心之友。蔭鬼燐而見招。同氣之親。出柏根而相望。鬼者歸也。歸其真宅。庶有時矣。自念生雖無似。然不見屏於里閭。不見譏於長者。蹤跡徧於九州。姓字鐫於五嶽。官不達而齒胄以之爲師。祿不加而問字豐其所贄。詩文至五千首。撰述至三十種。門生義故百人。著錄弟子三百。窮老盡氣。韜精斂魂。終此天年。從親地下。以此貽女。不亦多乎。伊維我祖。於歎始遷。中河之橋。賃舍在焉。我之始生。賃廩之左。水何清命。桑亦婀娜。他時築樓。署曰生我。其生也瘁。其死也休。下壽六十。吾又何求。或有所求。厥惟允嗣。後望百年。上承奕世。墜緒茫茫。曷哉小子。九垓之內。人同蛾多。不自僂力。資生則那。東鄰歌鐘。北寺擊鼓。嚴霜入門。響亦淒楚。人以爲歡。我以爲苦。欲貽子金。我不爲盜。宦而巧取。較盜尤暴。鑿楹有蠹。穿徑有螢。益人神知。照我汗青。療貧之術。不出戶庭。

更生齋文乙集卷第四

遊武夷山記

夫五嶽之外。復有勢凌星辰。氣絡垓宇。規重溟以爲郭。蓄滄海以爲池。智計之士。思慮所不及。周濡豪之。儔摩擬所不克肖。其惟閩之武夷乎。山之得名最早。重嶺未開。奔鯨避其威。八神乍萌。乾魚肅其祭。而且圓則九重。不足包其外。苗裔百世。不足盡其緒。圓則不包。則煉石以補之。苗裔不盡。則張樂以譟之。蓋巨山喬嶽。未有天象昭著。神理嚴肅如此者。余以□寅八月。得成茲遊。沿塗雨零。到日飀霽。以月之十八日。鼓棹入山。謁沖祐之觀。禮幔亭之神。而魍魎據其宮。灌莽沒其脊。陰翳荒寂。有足感者。偕此勝侶。憩乎頽垣。金粟一樹。豔侵銀河。羊燈百盞。光導兔月。是日沿嶺望大青師。小青師。玉女峯諸勝。暝色已上。遂泊舟第一曲之水。光厓宿焉。蒲帆接天。桂棹沒水。響振碾而磴磴。夢蕭蕭而寥寥。疑登天中。非復地上。夜色未殘。枕與雲接。零露欲下。波同雨飛。蓋明霞未殫。而蠟屐又御矣。舟移至第二曲。振鳥上嶺。盤石磴百級。凡歷數佛刹。正望天樞峯。無路可上。爰易棹而進。則玉女峙其前。虹橋亘其後。虎嘯突其裏。香厓裂其中。經松緯杉。背魚面鳥。目鉤奇於雲表。心索幻於瀾際。挾奇而來奇。迥出於素念。抱虛以往虛。更廓於靈臺。是日或舟或步。徧歷仙人橋。釣魚臺。接筍厓。仙人掌。雲寮泉諸勝。或上征而絙絕。或下瞰而波騰。裂石藏霧。

奔厓礙斗陰巖百盤。頑仙積其遺蛻。陽谷萬仞靈霄暴。其神丹見所未見者。亦元之又元矣。斜景炙衣。絕壑當面。飛鳥礙跡。遊踪忽騰。百步黝黑。疑穿黃泉。一成朱丹。已上赤巘。途披兩厓。亭號一覽。捫舌指暖。餐臑腹寒。卽土人所謂天遊菴也。是晚舟宿第六曲。復緩步至金雞社。則缺月已上矣。明發更早。澄波愈寬。山光慘青。天宇淡白。不愁霖而霧。不閃電而雷。昏霾三折之嶺。墨染九回之水。逮聞齋鐘。方抵星塢。五方之語。雜出蜃墟。八垓之形。錯浮蜚舶。九曲蓋至此畢也。回棹甫發。玄雲轉暝。壁日慘慘。弔影叔圭之厓。黃雲離離。匿跡仲晦之室。然復賈餘勇。臻乎茶坪。訪避秦之源。覓季宋之蹟。草黑百步。花明七盤。疑浮邱之再來。歎季札之觀止。憩錦雞嶺。桃源洞。伏虎厓。司馬泉。及乘臯禪林者久之。復迴棹至第一曲。晦谷復明。霧徑稍霽。遂沿嶺至止菴。復古菴。紫雲洞。並久坐大王峯下。峯蓋武夷主峯也。鴻濛未開。元氣仍鬱。絕巘冠斗。危峯瞰霄。栢檜蟠其根。風雲出其腹。蹤皆斜行。目怯正視。山僧汲寒泉之英。烹蒙頂之葉。并出繭絲。以索蟲篆。二鼓。移棹出曲。宿盤珠巖下。夜半卽起。顛蹶上嶺。涼飈揭冠。暗水冒袖。十步五步。鷗鼻搏影。前岡後岡。蟋蟀攢響。夜氣沈澗。涼蟾滿山。破曙。甫抵盤珠。上征之途已窮。下嶺之石悉起。僧宇未闢。頽然臥階。日月交影。金碧炫乎層霄。山川霽顏。林嵐聳其殊態。俯仰偃息者久之。遂復高下百折。石腹之鐘。甫聞。東西屢迷。天心之菴。乃出盤巨石。歷奔澗。已往而復。似續忽斷。目迷乎曲折。口倦於咨詢。逮夫途窮。適與舟合。則已離原泊處十里。出九曲之外矣。是遊也。遵途者百程。居山者四日。晴雨晝夜。倏呈眉端。幽深

靈奇。疊嵌方寸。桂棹所入。代筍鞵之疲。風帆旣懸。無雨笠之苦。入波愈深。升嶺益峻。此則五嶽四鎮。無由兼川陸之奇。八域九州。獨此擅燥濕之勝。爲人外之靈境。域內之大觀。蓋蹤迹所至。足冠乎平生。而東南之遊。亦止於此日矣。是日行抵建溪。是爲記。

遊南湖記

南湖者。南江之委也。自漢以來。南江不能至。山陰入海。遂匯爲此湖。與丹陽石臼湖等通。桐水亦入焉。潁洞千里。微茫百重。蘋蓼荇藻。青浮一州。梅梅棕櫚。綠積萬狀。巢波則盈丈之鱗。細至徑寸。南湖出針魚穴岸則百斛之蚌。微而么麼。五色之鳥。時浮鏡中。同聲之禽。或囀雲外。圓浪衝漢。驅凌日星。方波撼山。振動林木。魚鼈層累。以淪漣爲梯。蠶螺沈浮。藉漚沫作屋。游鱗東西。或生世而不值。水族巨細。亦恃強而互吞。雲霞朱丹。時出波底。雷電赤白。咸飛水心。或夜半金碧。知朝暾之升。或日中青黃。識靈雨之集。衣食於南湖北湖者。至數千家。然詢其層湖之深淺。壖岸之廣狹。卽終老於此者。亦不知也。蓋陸有定界。州縣以之區分。波難割圓。蛟蜃因而越軼者矣。余以丙寅三月中旬。偕友人來遊。食宿於湖者二日。晴雨雜出。風雲杳冥。絳蘂白絮。爭飛一林。黃麗紫剪。雜囀百步。釣岸有得。卽供晨餐。傍舟所撈。云待夕膳。兒童驚其嘯詠。鹿豕訝其淹留。距岸十步。狂思揭衣。雖橋數尋。響已拍枕。不速之客。無算之爵。日之夕矣。夜如何其。穿徑出筓。足供朵頤。驚濤落魚。助此饕餮。飛雨踵至。將沉席帆。殘蟾忽升。時颺竹笠。神燈翔乎影外。鬼語出於橋心。

忘世之侶。能全其性。天朝宗之魚。以此爲渤海。有聲無形之禽。怪響時出。由波達岸之獺。跛形可嗤。雖止二日。而晴雨晝夜之景。罔不備焉。迨乎回舟。已接新霽。童冠之樂。云當暮春。拔除之期。剛展十日。鬪草船尾。瀟裳水濱。萬鱗窺蒲。百翼映樹。雖皆遠人。疑若送客。於是泛山陰之樽。摘水陽之稻。櫻桃紅而餉客。玫瑰豔而登席。叩舷而歌。擊楫以往。有不知儀度之脫略。神致之飛越者焉。同遊者爲涇縣胡孝廉世琦。宣城貢州倅□。及門旌德呂文學培。而亮吉爲之記。

答章徵君天育書

西台徵君足下。昨歲比屋而處。每一念及。欣然過從。及相隔百里。此樂遂不可再。庶幾稽亭之龍。行雨至彼。江岸之鯉。沿流及斯。或得藉申契闊耳。又聞足下遭伯兄之戚。值邱嫂之喪。拚當篋笥。以襄窀穸。儉不廢禮。哀至則哭。足下之境。何其感歎。獻歲發春。麻衣似雪。想更匿跡里門。弔影蓬徑也。然益恩雖逝。小同漸長。家本義門之胄。室有禮堂之書。中閨雍穆。無敬通之悍聲。童稚笑歌。饒栗里之樂事。秋燈課讀。春花助裝。歌北門之詩。夫豈交謫。關南向之牖。欣然含飴。亦足以懣岑寂。忘世態矣。來書云。小學六書。時時從事。懣何如之。足下既下董生之帷。專沮誦之業。精心字楷。留意聲詩。僕又恨近日學者。呂登陸譔。字林無新舊之別。子慎李虔。通俗味正。續之殊。甚至雍熙新附。混作召陵之編。安南釋名。淆入祭酒之籍。則聲音訓詁之不講。未有甚今日者也。足下昆季。才皆過人。但吹壘之暴。曾少逝梁之遊。鼓瑟之點。偏饒舞雩之

樂。一則面壁百日。方烝烝而皇皇。一則鼻亭一隅。轉泄泄而杳杳。嗜好或不同也。秋仲聞鼓鵠洲之棹。歌鹿鳴而來。老蚌出珠。光先照乎百步。鰕生剖玉。價迺逾於十城。得之者無心。賞之者有目矣。又承詢兒子。飴孫近狀。已令索金門之米。寫蘭臺之書。徵祿倘霑。衰親可養。然老不自量。願欲受童蒙之書。壯而欲行。轉使謀升斗之糈。足下得毋笑其老諄乎。比作六書轉注錄。及比雅聲類等。均已告成。不日返延陵之臯。觀弔屈之舸。榴火塞徑。蒲英蒲觴。海燕拂檐。江魚入饌。惜不獲與足下共耳。飽食讀書。相見不遠。此啓。

奉政大夫刑部河南司主事候補員外郎李君墓表

嘉慶十二年七月日。刑部河南司主事候補員外郎崑山李君。以疾卒於里第。越□年□月。將葬。遺孤存厚等。以表墓之文爲請。余與君同舉順天試。知君最悉。爰不敢以不文辭。謹按狀。君諱以健。字建人。一字淞漁。晚又號蔭蕪。先世出宋忠定公綱。十三傳至字愛泉者。自無錫遷居崑山留暉門外。繼遷縣東南之尙書浦。遂世爲崑山人。曾祖國學生緝熙。祖歲貢生惇。皆以都轉君貴。並贈中憲大夫。長蘆都轉鹽運使。父都轉君世望。自爲諸生已有名。由辛卯科進士。歷官刑部郎中。雲南迤南湖南岳常澧分巡兵備道。調鹽法長寶道。擢長蘆都轉鹽運使。所至咸有循聲。人以爲君之學行官位。均可以繼起云。蓋君之幼也。爲大父贈君所賞。而外大父配京君有知人之鑒。亦奇愛之。出通德之里。爰名小同。授彭祖之經。先知大義。時都轉君尙爲諸生。家計甚窘。君時隨母夫人寓外家。距所居數十里。歲時省覲大父母。以買舟多費。常

徒步往還。曲渚鼓棹。時遇西陵之風。危塗褰衣。或阻北嶠之雨。君不以爲苦也。少卽嗜學。長而益純。百氏旁通。五行並下。片善可紀。卽服伯淵之膺。三時或疲。先焯子若之掌。其勵學又如此。君之長也。色養則無間。晨昏程藝。則有聲學校。時都轉君已舉本省鄉試。主淮安麗正書院。未幾卽成進士。官京師。君並隨侍。靈輒之餓鬻桑。宦遊不輟。卞和之別楚國。獻玉益勤。蓋君是時已省試連報罷矣。遇旣滯留。業益精進。至乃屏絕人事。寄居蕭齋。披衣搆藝。則每趁晨鐘。升屋讀書。則時隨落月。至庚子。甫舉順天試。其失之也。人呼趙壹之冤。其得之也。衆賀公孫之第。蓋爲諸生時已爲海內所屬望如此。逾年。卽聯捷禮部。歸進士班。銓選。時都轉君以特膺簡在。出任監司。由六詔而三湘。自分巡而都轉。其在長沙及天津也。君皆隨至。任所。喬卿之在親署。不見一人。掌武之侍節樓。克襄百度。人以爲君經世之略。馭衆之才。並權輿於此云。君之服官也。始選山西汾陽縣知縣。爰以書生。遽膺劇邑。然而彼汾一曲。譽已播於三河。此水東流。化偏敷於西土。君尤嚴誣告。時警奸徒。赤口不騰。墨尿歛迹。縣東鄉地勢洼下。每遇夏潦。輒成巨浸。君以禹貢行河之法。師叔敖泄水之方。水患遂絕。巡撫蔣君肇奎。於屬吏中尤契重君。遂奏調鳳臺縣。薛宣無害。官從粟邑。而移魏戍。不貪獄。上梗陽而定。蓋君至是治聲益著云。未幾。入爲刑部河南司主事。君旣佐爽鳩。尤嚴害馬。然豐下之相。本殊乎削瓜。持平之心。不嫌乎刺骨。時值辦首逆劉之協一案。殲厥鉅魁。寬其脅從。蜀郡之平米賊。莫不使支。典午之勦水仙。波難再沸。大學士尙書並契君。擬令總辦處行走。而君以都轉

君年邁。遽爾引歸。朝野惜之。以爲未竟其才也。及君之居里也。始則承歡。繼而奉諱。哀毀過禮。瘞祭竭誠。營大夫之廟。籩豆綦嚴。過京兆之阡。松楸益整。而且薛焚債券。仍無市義之心。周集哀鴻。爰動哲人之譽。讌宗之什。升自風詩。寄妹之書。傳於雷岸。加以元伯死友。留須巨卿。子敬積貲。先推公瑾。蓋自君居里。而一方頌德。百廢俱興。文翁之修禮殿。像亦顯圖。魯郡之發懸書。壁難暗竊。他若修神廟之檐楹。創講堂之灑掃。尙不在此例也。余所見士大夫居里。能爲一方實心任事者。黔西李恭勤公世傑。無錫秦都轉震鈞。與君而三云。秉命不融。斯人長逝。春秋僅六十有一。嗚乎哀哉。存厚等將以明年□月□日。瘞君於某鄉之某原。君配顧宜人。子四人。存厚。國子生。候補光祿寺署正。培厚。附貢生。候補太常寺博士。徵厚。早卒。皆顧宜人生。增厚。尙幼。姜周氏。生君。所著詩文集若干卷。並藏於家。嗚呼。昆岡之玉。遭炎火而焚。秦柱之雲。值疾飈而墜。遂使巴湖減色。虞浦無聲。過南武而傷懷。逕北山而隕涕。草沒亭林之塢。傷耆舊之云亡。兩荒傳是之樓。悵藏書之誰讀云爾。

繡餘近草序

若有人兮。夢落雲中。居懸海上。偶拈愁句。輒寄三天。不畫修娥。迥如初月。掩卷靜思。念鸞鶴之侶。啓戶遙矚。挹龍魚之奇。繡餘近草者。非復尋常女士所及矣。憶其生自海虞。來歸滬瀆。王謝家世。烏衣悉知。童蒙賦詩。青鳥代誦。臨水鑑影。媼嫗知其不凡。當春詠花。尊親嘉其明悟。蓋高世之格。有見於生初者焉。又生

擅奇福。獲配嘉耦。有林下之風。無天壤之歎。相莊之下。時復歸寧。迢迢七夕。既無阻於星期。明明百里。曾未憂於河廣。此其所以幸也。然而高明之室。鬼瞰其貧。多女之門。盜屏其迹。罄倉中之粟。雀鼠生愁。遊釜底之魚。魴鯉聚泣。熊羆之夢不兆。鸚鵡之翻仍斂。此其所以愁也。若其詩格。則又可言焉。夫中閨之所云才者。不過椒花一頰。柳絮片言。卽以名滿古今。豔傳中外。今則萬言述志。百首抒懷。早已軼彼士流。并不慙於作者。又且黍室之女。殊抱隱憂。丹山之禽。時揮奇采。颯颯乎有身世之感。具民物之憂焉。暇日一編。屬爲之敍。夫僕也。早交臣叔。忝據輩行。曾主騷壇。雅同臭味。授而讀之。未嘗不歎其語之奇。采之麗。不覺爲心折也。他日言旋言歸。永朝永夕。賭圍棋於別墅。侍絲竹於東山。得值晏閒。置之几案。則僕也。雖無擲金之聲。庶可質安石之坐云爾。

答胡孝廉世琦書

得手書。知別後訪六朝之山。過百花之巷。隨潮東去。逐雁南來。尋香佛樓。采藥倦徑。幽居一句。蠟屐欲碎。曲巷半夕。驚梭忽投。可云豔播白門。韻流金屋矣。繼又聞無知故鬼。亦愛新人。挈此楮錢。來趨錦被。足下此時。得無作長人之前導。爲土偶之蹇修乎。此則花開夜合。定許同遊。詩唱秋墳。或當聯句。此事得之於施上舍。未識信否也。自僕之歸。旣悼遺簪。復遭竊鐵。窗扉半折。篋笥一空。青氈不留。金粉零落。所謂燎原之後。加以焚林。嚴霜之餘。復此密霰。嗣以出弔東郭。遂遊北山。過漁父之居。陟樵風之徑。西墅讌客。南屏

訪僧。紅林薰天。晴碧涼醉。素月下嶺。環蒼若眠。持螯歷旬。黃綫指爪。鬪茗百度。青浮眼光。甫乃返棹本州。憫災故里。盈前赤地。絕不生禾。滿眼青蟲。偏能害稼。僕縱傾篋中之俸。搜甕頭之粟。無濟於事。稍竭厥誠。然而晨無糶粒。鷄不來前。暮乏積儲。鼠皆遠竄。蓋已從事枵腹。難快量飽矣。急欲抵貴郡者。了文史之案。免素殮之譏。但空齋兀兀。絕少讎朋。深閣迢迢。并無巢燕。短狐射影。來自鳩茲。妖禽顛聲。半出鵲岸。泮林之鼻未變。蒙楚之葛堪憐。如是而已。回憶擘浪挂席。浮觴上巘。元暉故宅。銀杏巢鳥。謫仙危樓。畫壁匿魅。士龍笑疾。險墮急灘。樂天醉吟。無畏狂藥。蓋三十句之內。六百里之中。似此樂者亦罕矣。何時合併。方快紆鬱。彼此諒同。不更多及。

志事將竣與寧國太守及諸同事書

不晤足下者。越一年矣。此回僕抵宣城。志事已刊至十分之四。聞底本皆自蕪湖發來。改竄處極多。未知盡足下所定否。竊有未喻者數事。敢更質焉。一則府縣次序。本朝憲綱。與前代不同。宣城附郭。下卽次以南陵者。元明兩代之憲綱也。宣城下卽次以涇縣者。本朝之憲綱也。元明之憲綱。以元明二史地理志爲據。本朝之憲綱。以本朝大一統志爲據。若康熙中府志以及吏胥文移案牘。尙沿勝朝舊例。未經改正者。固截然不紊者也。今以南陵縣生員一訴呈。遽移南陵在涇縣上矣。是曲畏刁生之健訟。不難移昭代之章程。此未喻者一也。人物如懿行宦蹟數門。不輕采錄。最爲得體。然事必慎之於始。未有今日批准。明日駁回。批準者旣或由私囑。駁回

者亦未盡叶輿評。徒使朝令而夕更。未必昨非而今是。此未喻者二也。冢墓中同一贈將軍也。乃登耿宗元而刪葉遇時。二人一見府志。一見縣志。同一侍郎也。乃登張守道而刪徐沛如。以爲采訪冊不足信。則乾隆十八年之志。亦由采訪而來。況又有非采訪冊而亦刪者矣。又入本朝以來諸臣冢墓。既載及梅氏兩代封翁矣。而諭祭賜諡之梅文穆。卽不葬本鄉。亦須注明所在。而今亦略之。此門按語有云。自乾隆十八年以後。采訪冊悉不足憑。是因現在之生人。讐及冢中之枯骨。且此次續修者。續修乾隆十八年以後事也。今自職官選舉諸門以外。一切槩從其略。則新修府志何爲乎。此未喻者三也。循吏中載寧國令范傳真。是矣。然何以令寧國而得修南陵之堰。則唐宣城郡之地理與名宦傳不可不合勘也。文苑中欲登唐詩人張喬。是矣。然何以家南陵而又附入池州之籍。則唐武德中之沿革及人物志不可不並校也。此皆近在志傳。而亦懶於搜稽。此未喻者四也。山水諸門。係僕所纂者。頗欲正前人之失。不致傳後代之疑。其考證各條。略具苦心。皆還實據。今乃不察由來。半從刪改。執筆者既以不狂爲狂。主修者亦遂將錯就錯。是同事欲泄一時之私忿。竟忘其爲六屬之官書。此未喻者五也。學校之金石。有登有不登。官廨之廢興。有載有不載。甚至宣城缺新建之祠。旌德削俞公之廟。涇則縣丞廨宇亭脫見山。旌德則主簿衙齋堂芟景呂。升降任心。去留隨意。此未喻者六也。祥異各志。營建諸門。於舊志皆照本抄謄。甚誤者亦略無改正。何貴重修。是名爲愛古而薄今。實則偷安而自便。此未喻者七也。封建則挂七而漏三。大事則記一而忘兩。流俗之

傳疑則信之。正史之明備則略之。此未喻者八也。刊工雖集於宣城。而底本則來於樞署。局中總修分校諸人。皆若有不得預聞者。遂至一卷之內。前後逕庭。半部之中。各相矛盾。而奉行者又復過當。以爲自蕪湖來者。無一字之可更。自局中定者。無片言之足信。此未喻者九也。虛設總修之號。翻爲衆怨所歸。況足下旣取獨斷而獨行。又何須羣策而羣力。加以官事孔繁。高齋少暇。足下旣假他人之手。以代辛勤。他人亦卽假足下之名。以逞威福。以致物論沸騰。人情駭阻。此未喻者十也。他日告竣之時。尙望於編纂內削去賤名。何敢於弁首中復加拙序。尙以爲微勞可錄。片善必登。卽希將鄙人此書。及與同事諸君書。附入卷末。備芻蕘之獻可矣。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更生齋詩卷第一

萬里荷戈集

八月二十七日請室中始聞遣戍伊犁之命出獄紀恩二首

暫離三木卽身輕。忽綴元戎後隊行。那彥成尙書奉命往陝西軍營參贊亦于是日率京兵啓行。天上玉堂虛想像。道邊金甲尙縱橫。

預知前路應長往。從此餘年號更生。穩臥側輪車畔好。員扉幾夕夢難成。

已作孤兒三十春。道旁今更泣孤臣。全軀自感君恩厚。對簿偏忘獄吏尊。人笑冷官羅法網。天教熱血灑

邊塵。受知兩度真逾次。未散館卽簡任學政及入直內廷皆屬異數。敢向閑中惜此身。

蘆溝橋口占贈張吉士惠言并寄同館諸君子

張君本同里故交。今歲五月。余蒙恩派教習庶吉士。張君適在其內。執弟子之禮甚恭。余不敢當也。其

餘諸君亦竝絡繹出送致贖。故作此致意云爾。

春明門外駐征輪。簪笏同來唁逐臣。我視黃州已僥倖。纒行相送較情親。

出嘉峪關僱長行車二輛。車箱高過于屋。偶題一絕。

持燈行三更。鞭屋行萬里。削雪正欲烹。一星生釜底。

出關作

半生蹤跡未曾閒。五岳遊完鬢乍斑。卻出長城萬餘里。東西南北盡天山。

抵玉門縣

萬餘里外尋鄉郡。

余家郡望敦煌。

三十年前夢玉關。

余弱冠時在天井巷汪宅課場。曾夜夢至天山。詳見所著天山客話。

絕笑班超老從事。欲從遲

莫想生還。

安西道中

萬古飛難盡。天山雪與沙。怪風生窟穴。戰地絕蓬麻。野戍年將換。穹廬日不華。仍從候人間。恐有路三叉。

疏勒泉

一水懸天上。遙知疏勒泉。浴波童類鶴。剝岸屋如船。齒髮衝冰墮。功名養弩傳。從戎本吾願。前路莫潸然。

安西至格子墩道中紀事

我行發安西。十日五停軸。疲蹤本思憇。所苦乏室屋。兼之山萬仞。不貯水一掬。狂風飛牛羊。往往集空谷。三更寒霧重。馬足植如木。乞火爇束薪。言依橐佗腹。

此日風候嘉。殘漏行百里。荒荒紅一綫。日出土囊底。嚴程原有限。沙磧從此起。來從天山頭。去向天山尾。沙深行旅斷。見客心輒喜。泥漿藏破屨。到口甘若醴。飲馬投百錢。喧聲尙難已。

偶逢陳世昌。曾令楚邊邑。殺賊爲賊縛。荷戈來百驛。三歲得減徒。庶幾歸有日。班荆相慰藉。反致淚嗚咽。一妻前被殺。兩子致殘疾。生還雖可樂。奈已乏家室。東望嘉峪關。中懷慘如結。林鳥大如犬。兀傲不避人。攫肉翔道旁。足蹴十丈塵。居民半焦黑。人鬼固不分。出穴競往來。半雜鷄與豚。襍被何處棲。爬抉沙石根。不然升高原。廟古依土神。

天山歌

地脈至此斷。天山已包天。日月何處棲。總挂青松巔。窮冬棱棱朔風裂。雪復包山沒。山骨峰形積古誰得窺。上有鴻濛萬年雪。天山之石綠如玉。雪與石光皆染綠。半空石墮冰忽開。對面居然落飛瀑。青松岡頭風陸梁。一一競欲餐天光。沿林弱雉飛不起。經月飽啖松花香。人行山口雪沒蹤。山腹久已藏春風。始知靈境迥然異。氣候頓與三霄通。我謂長城不須築。此險天教限沙漠。山南山北爾許長。瀚海黃河茲起伏。他時逐客倘得還。置冢亦象祁連山。控弦縱遜票騎霍。投筆或似扶風班。別家近已忘年載。日出滄溟倘家在。連峯偶一望東南。雲氣濛濛生腹背。九州我昔歷險夷。五岳頂上都標題。南條北條等閒耳。太乙太室輸此奇。君不見。奇鍾塞外天奚取。風力吹人猛飛舉。一峯缺處補一雲。人欲出山雲不許。

進南山口

一峯西來塞官路。峯頭一峯復回互。人疲馬懶亦少休。雲外飛橋落無數。山坳路古盤如綫。卻向林梢瞰

遙甸一片伊吾曉日華。黃金世界空中現。

下天山口大雪

危峯北去高無際。過嶺風聲水聲異。鞭梢拂處險接天。風勢吹人欲離地。千峯萬峯迷所向。意外公然欲相抗。雲頭直下馬亦驚。白玉闌干八千丈。

松樹塘道中

馬定知人意。穿松屈曲行。漸忘遷客感。足慰看山情。閱世心俱寂。聽泉夢亦清。林威丈人約。何日許將迎。

松樹塘萬松歌

千峯萬峯同一峯。峯盡削立無蒙茸。千松萬松同一松。榦悉直上無回容。一峯雲青一峯白。青尙籠烟白凝雪。一松梢紅一松墨。墨欲成霖赤迎日。無峯無松必奇。無松無雲雲必飛。峯勢南北松東西。松影向背雲高低。有時一峯承一屋。屋下一松仍覆谷。天光雲光四時綠。風聲泉聲一隅足。我疑黃河瀚海地脈通。何以戈壁千里非青葱。不爾地脈貢潤合作天山松。松榦怪底一直透。星辰宮。好奇狂客忽至此。大笑一呼忘九死。看峯前行馬蹄駛。欲到青松盡頭止。

菩薩溝道中

天山南北口。百里積冰雪。歲晚不逢人。牛羊伴除夕。

山隅一兩家。早已閉門宿。空明北斗光。穹廬代然燭。

齒髮能旋里。應知亦主恩。時值有江西減徒回里者帶同戍人齒髮歸里仍憐異鄉久。魂怯玉關門。

此水酌一滴。永清人世心。臨流莫相照。聞說鬢毛侵。

廿八日抵巴里坤

兩山高瞰城。下復裂深谷。巉巖千丈堞。排齒入山腹。晴天飛雪霰。卽已沒車軸。陰寒中人深。肩背苦瑟縮。千年留戰地。往往鬼夜哭。年殘風益暴。客至裏重幄。燈火集一城。宵驚燭光綠。

除夕巴里坤客帳祀先

昔日公孫瓚。臨岐祀北邙。潯然感先德。忘卻在殊鄉。燭借穹廬火。牲求牧澤羊。荒寒一甌雪。聊抵奠椒漿。除夕夜坐

世緣應已盡。夢亦不還家。別有關心處。偏忘去路賒。幾行墳樹影。千疊隴雲遮。他日能歸骨。從親傍水涯。鎮西元日

兩日松塘走急程。亂雲開處出邊城。奔馳萬二千餘里。來聽鄰雞第一聲。殊方都喜說新年。板屋斜欹彩勝偏。一事暫教鄉思緩。家家門巷有秋千。逢人入關卽寄胡安西紀謨。楊靈州芳燦莊邠州斫錢華州拈四刺史。

何處能尋遷客蹤。車箱眠已過三冬。聊烹太古荒寒雪。盡洗平時磊落胸。人說更生同子政。我慚行殯學山松。心交海內今餘幾。呵凍裁書手自封。

覆車行

風漫天雪逼夜。匹馬隻輪馳至山下。驚沙撲馬馬忽奔。削徑倒下先摧輪。車箱壓馬馬壓人。馬足祇向人頭伸。身輕竄逐死非枉。只惜同行僕无妄。驚魂乍定忽自疑。奔車之上無伯夷。

肋巴泉夜起冒雪行

北風排南山。山足亦微動。寒光亘千尺。壁立雪若衝。車箱沁肌骨。清絕無一夢。更殘欣出穴。飛白壓衣重。百里僅數家。山房疊成盃。相將依爨火。漿濁感分送。人氣亦少蘇。無如馬蹄凍。

人日白山道中

三載逢人日。驚心客鬼方。謂在貴州學使任今來遷客夢。仍阻亂山旁。莽莽沙如雪。勞勞鬢已霜。居人能尙義。猶饋束脩羊。逆旅主人子將授經。屢余爲分句讀。

自白山至噶順

嚶嚶蕭蕭徹五更。狗亦不吠雞不鳴。車箱縮項凍欲死。誰復料理征人行。忽然破屋晴光出。湧得天山一輪日。疲羸嘶風馬亦奮。踏雪兼程到噶順。

發大石頭汛

天山界畫分半空。白雪自白雲光紅。馬蹄斜上雪飛盡。衣袂飄入雲當中。連峯中斷郵亭壞。此是奇台鎮。西界平沙日午捲。北風數點牛羊落天外。

烏蘭烏素道次

烏蘭以北地不毛。極視千里無秋毫。窮荒烏亦拙生計。啄土飲雪居無巢。居人覲面能欺客。獸復欺人占。居宅健兒彎弓射不得。空手歸來氣填臆。

初八日乘月行四十里至三個泉宿

人煙百里何渺茫。疲羸獨行古戰場。高天下地總一色。明月白雪分清光。拂眉時有山禽過。清歎聲高野。禽和三泉屈指尙半程。我倦欲從雲外臥。

古城逢立春

短轅車逐短衣人。萬里來尋塞上春。識路未應呼老馬。岐塗先已泣孤臣。雲邊一笛驚殘夢。天外三山伴。此身肯把障泥容易澣。就中猶有帝京塵。

鷹攫羝行

一山巉巖忽裂口。千羊萬羊出其竇。羊羣居前牛在後。鷹忽飛來攫羝走。羣羊哀鳴牛亦吼。北巷南村集。

羣狗。鷹攖。飛勢偏陡。雲中健兒弓已拓。一箭穿雲覺雲薄。羊毛灑空鷹爪縮。天半紅雲尙凝鍊。
牛觸冰行

天山十丈冰稜大。牛角觸冰冰欲破。牛向冰稜窟中墮。馬車西來不能過。三馬曳牛牛尙坐。道旁田夫添
十個。索曳牛蹄角先挫。須臾冰陷牛方出一角已從冰上折。牧童驅牛不敢叱。更裂氈裳裹牛血。
夜抵木壘河

到得山村夜已迷。窗櫺全不辨東西。狼馴似馬憑鞭策。鵠大于雞共樹棲。穴鼠岸然欺客睡。壑猿時復雜
兒啼。峯峯塞路誰能究。只覺檐前北斗低。

早發四十里井寒甚。路人墮指者

極天惟有雪。萬古不開山。祇覺雲生滅。從無鳥往還。路人傷墮指。遷客屢摧顏。尙有攀躋虎。思排虎豹關。
元夕過阜康縣七十里宿黑溝

君恩應已重。不敢更思鄉。卽此逢元夕。先忘在遠方。話愁惟對影。與僕互傾觴。兒女雖相憶。何由識阜康。
黑溝步月

邊庭昨日已東風。寶鴨頻添雪乍融。一响春人夢魂賦。焉支坡上月先紅。
五家村裏獨裴回。奇絕峯巒面面開。三百囊它燈一盞。夜深偷渡黑溝來。

安濟海夜起

夜闌安濟海。波焰燭天紅。迥異雲霞色。都疑神火烘。松杉開嶺末。烏鵲繞圍中。待得雞頻唱。關門日始東。

自烏蘭烏素至安濟海雪皆盈丈十餘日不見寸土因縱筆作

烏蘭烏素迄安濟。十日見天不見地。有時天亦被雪遮。天與雪光原不異。惟交日午與月午。日月破空光獨麗。阜雕如鵬排齒舞。黑蜨象龍交角戲。雙峯獨峯駝背闊。三角乙角羊頭細。家牛渾乳酪尤厚。堊雉作羹膏過膩。冰厓倏爾超百仞。雪窟不須分四季。狹哉豎亥東西步。笑絕唐虞朔南暨。漢家亦僅開張掖。惹得控弦益無忌。何如聖世中外一。并斷匈奴左邊臂。南庭北庭暮已空。陽關玉關門不閉。二千餘年方拓壤。三十六國皆請吏。尤欣棲畝盡軍食。不爾關疆虧國計。溫都斯坦布魯特。退木爾沙哈拉替。修眉羅刹久作汗。戴角博羅都號比。羣驅羊馬作互市。從此番回悉衣被。賜之瑰麗手加額。日以會豪頭戴髻。昆侖去天纔咫尺。日月藉此相隱蔽。金銀臺殿誰得過。我欲乘風縱遊轡。渾河入地波乍冽。熱海逼冬泉亦沸。山傾西北悉破碎。河界天人此分際。張騫鑿空乃得到。伯益臆實何其諦。荒寒近始遭扶剔。神妙誰能復思議。元霜更在昆岡外。手握龜蛇出人意。只憐我亦老史臣。振筆欲增西域記。會看拓地過西海。不使羣生有殊氣。閩船已具千百艘。宛馬益多三萬騎。寒門銅柱親勒銘。功德高于百王帝。

贈呼圖壁巡檢沈仁澍

如何遠宦經三徙。君從關展調署濟水。薩丞又調署呼圖壁。僅比流人近十程。同向瞭高臺上立。欲從何處望江城。

三臺阻雪

北風吹雪入鬼門。風定雪已埋全村。村人鑿穴透光景。百尺稜稜瞰樓頂。燒松作炭雪不消。反使石穴全身焦。征人停車已三日。雪穴驚看馬牛出。平明一綫陽光開。烏鵲就暖皆飛來。征人欲行馬瑟縮。冰大如船復當谷。

發二臺

看山不厭馬蹄遙。笠影都從雲外飄。一道驚流直如箭。東西二十七飛橋。

行至頭臺雪益甚

天山雪花大如席。一朵雪鋪牛背白。尋常雞犬見亦驚。避雪不啻雷與霆。幾家房廊陷成井。百丈青松沒松頂。警鷲一騎去若飛。雪不沒髀風生蹄。東風乍停北風起。颯雪松濤十餘里。松柴燒亦老瓦盆。奇冷更變成奇溫。

蘆草溝

蘆草溝邊路。茫茫日欲昏。堅冰截南北。空白合乾坤。馬避千人集。雅啼獨樹村。車箱葦疇昔。聊足慰羈魂。伊犁紀事詩四十二首

城西乞得暫勾留。到日將軍派居城西別墅中。何止逃喧亦避讐。只覺醫方有奇效。閉門先學陸忠州。

囊筆頻年上玉墀。虎賁三百笑舒遲。書生亦有伸眉日。獨跨長刀萬里馳。廢員見將軍。佩刀長礮。

環碧軒中祟不迷。僅餘風柝雨淒淒。固知此老迂難近。絕勝宵分咒準提。余寓齋相傳有魅。全太守士潮。居之每爲所翳。夜分輒誦準提。

咒然不能禁也。余未至前。數日鄰童夢魅已移去。

到日先傳領督催。無端堂帖復追回。余到日初派督催處。行走後又改派册房。開心檢點流人册。根觸西川御史臺。余檢點舊

李玉鳴年貌册。故及之。

熟客先驚問姓名。記曾躍馬入咸京。當時書記疎狂甚。親屈元戎作騎兵。謂張總兵廷彥。余辛丑歲客西

導至曲江。鎖看花。

誰跨明駝天半回。傳呼布魯特人來。牛羊十萬鞭驅至。三日城西路不開。布魯特每年驅牛羊及哈拉。明鏡等物至惠遠城互市。

已分從公老牧羊。門生家世本敦煌。金丹五百題容緩。臨行屬篆金。丹五百字。先獻麻姑禁酒方。房師王荔園先生。官湖北安襄鄖道。

以軍興法先遣戍伊犁。在將軍署課。讀飲酒時或過量。故未語規及之。

畢竟誰驅瀾底龍。高低行雨忽無蹤。危厓飛起千年石。壓倒南山合抱松。伊犁大風每至。飛石拔木。

日日衝泥掃落苔。一條春巷八門開。鼓樓北有八家巷。屋宇街道極修整。外臺自有蕭閒法。謂廉使德泰乞余書。堂額云蕭閒外舍。攜具方家

說餅來。方兵備受嗜。製餅極佳。與廉使對門。每邀余飯。則兩人合治具。

坐來八尺馬如龍。演武堂高夾路松。謫吏一邊三十六。盡排長戟壯軍容。四月一日隨將軍演武場角射時廳員共七十二人。

鑿得冰梯向北開。陰崖白晝鬼徘徊。萬叢燐火思偷渡。盡附牛羊角上來。冰山為伊犁適業爾羌要道常撥回戶二十人日鑿冰梯以通

人行

古廟東西關廣場。雪消齊露粉紅牆。風光穀雨尤奇麗。蘋果花開雀舌香。

城隅兩日霽寒威。章曲詞人尙下幃。謂章大令佩金趁得南山風日好。望河樓下踏春歸。直伊江為一方之勝。

幽絕城西半畝宮。古垣迤北盡長松。危樓不用枯僧上。罔兩時時代打鐘。西城外有古廟常白晝見罔兩趙上人無敢入廟者。

百輩都推食品工。剪蔬饒復有鄉風。銅盤炙得花豬好。端正仍如路侍中。今館于綏定城食品最工燒花

嗜肉尤美

甌脫宵寒忽異常。行轅門外囊它僵。堂期縱過天中節。明日仍冠骨種羊。將軍一月內以二五八為堂期詰廢員咸入辦事又伊犁夏日

即換季後每天寒則仍帶暖帽

遊蜂蛺蝶競尋芳。花事初紅菜甲黃。只有塞垣春燕苦。一生不及見雕梁。春燕皆巢土室中。

一卷平臺紀事功。十年循吏說宏農。楊廉使延理曾官臺灣知府預平林爽文等著平臺紀事二卷時屬余點定廉使在閩中最有政聲。便同海外奇書讀。

腹痛還思邴曼容。內有紀吾友湯大令大奎死節事。

城西連日雨昏黃。急溜先傾羊馬牆。夜半老兵驚起叫。阜鵬如虎撲人忙。

萬死方來西海頭。別司鎖鑰領兜牟。謂張太守鳳枝。時派管軍器庫。南中老守疎狂甚。尙憶東風燕子樓。太守有一妾。留時憶及之。

將軍昨日射黃羊。親爲番王進一湯。時哈薩克王子以承襲王爵來謝。因照例設宴。百手盡從空裏舉。更憑通事貢真香。外番以

貴有所敬則獻之。

芒種才過雪不霏。伊犁河外草初肥。生駒步步行難穩。恐有蛇從鼻觀飛。伊犁南山下有異蛇一種。遇驢

驢。馬遇之無不立死。

黃泥牆北打門頻。白髮來辭喜氣新。謂開鎮臺九統以前四月奉恩旨釋回。至四川軍營効力。卻買鮮魚飼花鴨。伊犁鵝鴨必以鮮魚飼之。乃肥。商量

明日餞歸人。

伏流百尺水潺湲。地勢斜衝北斗垣。高出長安一千里。故應雷雨在平原。伊犁地形高出西安八百餘里。

生羌一月病彌留。夜半魂歸戶不收。忽變驢鳴出門去。郭橋何似板橋頭。二月中有生羌居北關外。將死忽變爲驢。惟一足未化。人皆見之。

偶選龍媒貢上方。萬蹄如鐵剖河梁。驂駟盡解如人立。環拱將軍下角場。

鶉鳩啼處卻東風。宛與江南氣候同。杏子乍青桑葢紫。家家樹上有黃童。伊犁桑葢極美。白者尤佳。

疊臣百計遣秋光。學圃年來寢有方。蒔得菊花三百本。歸家亭子宴重陽。歸方伯景照善蒔菊。每以重陽前後宴客。

窮荒連月有恩綸。邊雨初晴塞艸春。昨午北郊迎詔使。分明捧日兩黃人。純皇帝升祔詔使到日。雨適霽。余隨將軍出北郭恭迓。

怪風時起撲燈蛾。舊燕巢欹鼠作窠。蒸得春蚊大如斗。南山溼霧入簾多。

老饕到此已無緣。且減常餐汲井泉。十日齋廚冷于寺。故應蔬味勝腥羶。

達板偷從宵半過。箏琵琶絲竹響偏多。不知百丈冰山底。誰製齊梁子夜歌。夜過冰山者。每聞下有絲竹之聲。又聞有唱子夜歌者。莫測其

也。奇

籩豆花紅薜葉班。時時約客話更闌。齋廚百品多嘗徧。惜少山雌入食單。陳巡撫准食品絕精。聞秋冬間燒雉尤美。惜不及食之。

山溝六月曉霞蒸。百果皆從筵上升。買得塔園瓜五色。溫都斯坦玉盤承。果子溝至六月百果方熟。伊犁北郭外滿洲駐防塔章京園內

有五色瓜。溫都坦製玉盤。孟等極精。伊犁亦時有之。

偶向尊前學楚歌。天涯誰識故人多。郎官湖水清如鏡。絕憶三更放棹過。癸卯秋。余自西安歸。過漢陽。族姪聖也邀余夜遊。郎官湖時廉

使德泰爲漢陽守。亦在座。余已不記憶矣。及至此。廉使話及之。

五月天山雪水來。城門橋下響如雷。南衢北巷零星甚。卻倩河流界畫開。四月以後。卽引水入城街巷。皆滿。人家間作曲池以蓄之。至八

九月始涸。

戟門東去水潺湲。山色周遭柳作垣。日昃馬行三十里。納涼須駐會芳園。會芳園在綏定城。總兵署後極幽爽。

待得城樓月欲升。竟攜茶具就書燈。九朝舊事無人聽。只有西廳老郡丞。同知哈豐阿性嚴冷。與滿漢同官無一合者。惟最重余。又留心

國朝舊事。以余歷直內廷。諸館頗諳掌故。每夜輒攜果餌等物。就訪乞。余爲說九朝事蹟。恒傾聽不倦。

結客城南緩步回。水雲寬處浪如雷。昨宵一雨渾河長。十萬魚皆擁甲來。

伊犁河魚極多。皆無鱗而皮厚如甲。陳巡撫寓齋粟獨盛。有五色如盤者。蓋江西所攜來之種。擬

分日宴客。

積雨冥濛路不開。噴吭歷盡始三臺。萬松怪底都相識。曾向童年入夢來。

雪深纔出玉門關。三月君恩已賜環。贏得番回道旁看。爭傳李白夜郎還。

行抵伊犁追憶道中聞見率賦六首

嘉峪關前夕霧收。布隆吉後曉星浮。馬毛作雪明千里。龍氣成雲暗一州。冰谷對床聲乍噤。火山當戶汗

仍流。平生每厭塵寰窄。天外如今一舉頭。

黃羊如織馬如梭。託命三更有駱駝。闕展尾疑通地穴。巨靈手竟握天河。松杉條爾垂行帳。魍魅居然避

荷戈。行到路歧偏認取。卅年前記夢中過。

背可施鞍鼻可牽。衆生疑鬼亦疑仙。地幽古佛皆穿耳。月朔新蟾已抱肩。初一日即見新月厄魯特魚紅有影。俄

羅斯馬白無邊。流沙萬里傳書少。且續夷堅海外篇。

總是非非想處來。見聞無用更驚猜。人如混沌何嘗鑿。天似鴻濛乍欲開。日月偶搏空外影。塵沙都認劫

前灰山魍獨足蛇岐首。盡咒征夫去不回。

烏弋烏孫視陝西。九天九地判高低。下飄鬼國須浮楫。上瞰神霄若有梯。湯谷沸波今未改。寒門標柱古

誰稽。流聞何止征和碣。伊犁相傳有張審石碣。徧訪未之見。尙詡倉公四目題。

莫笑書生一召弓。置身十萬健兒中。雲烟氣總歸西海。弧矢音皆中北風。跡隸伍符慙百戶。階崇都護歷

三公。將軍位在蒙古王公上。逐臣自問難酬德。且學張騫事鑿空。

附題萬里荷戈集諸友人詩。以得詩前。後爲次。

黃聘三閩縣

忠言讜論壯朝班。能得君心忽解顏。臣罪當誅寬斧鑕。聖恩過厚賜刀環。賈生猶待三年召。韓愈何曾
百日還。青簡留題光奕奕。明良聲問重如山。

韋佩金江都

莫作逐隊鴉。百千爲羣散風花。須爲鳴岡鳳。忠孝會使文章重。投書樞府帝曰吁。容臣愚。不殺軀。覽書
丙夜帝曰俞。鑒心孤。戌名除。嘉慶五年閏在夏。擊鼓鞞鞞詔書下。將軍轅門馳匹馬。趨跪當階聽宣赦。
西海九死臣。伏地不起放聲悲。堯仁覆載廣。舜哲日月輝。遭逢如此隕無恨。豈在一人留與歸。作錢不
爲君設酒。折贈不爲君折柳。聖人解網羣生宥。中外騰頌主恩厚。道旁感嘆泣稽首。

陳 淮南丘

結托十載前。已識才如斗。何期故鄉人。翻遇雪山口。諫艸動萬言。樸誠真不朽。直有回天力。堪稱救世手。鎔經與鑄史。莫不欽抱負。荷戈來伊江。閉門斷詩酒。雷霆間雨露。總沐主恩厚。既不受人憐。豈肯隨人走。委心任去留。東歸瞻馬首。煌煌天語頒。一德洵非偶。以上三人同在伊掣戍所。

顧 挾金匱

天祿藏書幾費詮。逍遙暫作地行仙。先憂早裕昇平業。後會都成歡喜緣。域外扶輪推大雅。馬前揮筆著新編。銘留御座輝煌甚。片札應同刀劍傳。

張騫碣下拜恩殊。聖德如天重碩儒。文字直堪追漢魏。遭逢更喜邁韓蘇。吟懷朗映三秋月。飲量汪涵萬頃湖。他日廬陵訂詩史。可容祕演學浮屠。時戍烏魯木齊。

楊芳燦長洲

蘭山話別各傷神。浩蕩冰天逐雁臣。幸免若盧收杜衆。還愁樂浪竄崔駟。孤蹤判作長流客。溫語旋迴絕塞春。開盡桃花消盡雪。兩行紅柳送歸人。雞竿詔向九天頒。鄭重君恩特賜環。傳到好音先破涕。懸知小別未催顏。朝搜斷碣窮沙磧。夜聽清笳度雪山。萬里只如庭戶近。輶車聊當採風還。

上書慷慨豈活名。願效涓埃答聖明。宣室舊曾徵賈傅。讜言今已念班生。親知預擬聯裙屐。邊徼行看洗甲兵。見買夫須營釣艇。滄江穩臥頌昇平。

湖山佳處儘相羊。蟹舍魚邨認故鄉。築室且教泥水蔽。著書合付子孫藏。羈魂恐尙依銅柱。溫都斯坦有堯時銅柱。相傳塞外人死者皆歸。夢時應到玉堂。愧我浮沉銷志節。白頭顏駟乞爲郎。

莊 忻武進

聖主由來宥首臣。投荒旋見作歸人。重逢隴首飛黃葉。此去江南采白蘋。飲酒無多消歲序。吟詩何益費精神。扁舟我亦如張翰。相訪城東月色新。

曾 燠南城

聖主求言量獨宏。謗書宜示舉朝驚。竟將忠愛憐蘇軾。不許公卿害賈生。絕塞烏頭三月白。歸裝駝背一編輕。旁觀猶感君恩重。何況親爲雪窖行。

孫星衍陽湖

秉燭論心已有期。尊前霜鬢認依稀。我傷駒隙二年速。君自龍沙萬里歸。折檻風流成盛節。埋輪心事有危機。巖在山左。幾爲附。貴者所中傷。不知此後方元白。可仗文章定是非。前尊詩有偶讀開成太傅詩七年。我亦長微之之作。故此句及之。

趙懷玉武進

青楓林外擬招魂。此日居然入玉門。詔下已聞伸士氣。身留何以答君恩。可能詩酒捐狂態。想見妻孥拭淚痕。氛祲未消雲漢皎。時久幾人封事爲時論。

錢伯垌武進

山峻嶒兮窮巖。雪瀾漫兮際天白。朝不見日出兮。暮胡然而止息。荷戈者誰子。度沙漠兮。不知其幾萬里。莽寥廓兮寄生死。落彼大荒。竄跡牛與羊。大府特兀凌穹蒼。旌旗雲日。刀劍光。將軍使相曰中堂。中堂屹然坐堂皇。叱聲階下走。小臣帖身受。汝何獲罪聖天子。天子宥汝以不死。但當蟄伏窮三冬。敢櫻詩酒號寒蟲。翰林卑躬執廝役。帶刀跨馬前趨風。皇輿隆覆載。此日西域界。是罪人所徙。西盡日所躡。張鷟擊空疑不到。鄒衍空談九州外。間搜聞見落中華。地志山經補其隘。忽然中堂宣拜舞。丹詔煌煌奉天語。賈生仍遣洛陽歸。小臣涕泣紛如雨。是能先幾翊萬幾。且將座右箴其辭。大哉王言詔中外。八荒共慶天無私。昔年身向圖中去。關門一閉入朝路。今日生還作畫看。謹誌君恩不忘處。歷聖相承二百年。吾鄉清節幾人賢。妙筆生涯拓君手。畢幼安高士也。實寫此圖。壯哉斯圖洵不朽。

楊輞谷武進

六合誰能賦。千秋獨占難。高岑纔塞上。燕許只臺端。更關詩中界。還馳域外觀。書生空膺縮。武士但糾桓。健者今詞伯。風騷主敦盤。臚雲登上第。起草擬如干。葑菲辭誠過。芻蕘慮畢殫。無私天鑒近。不殺聖

恩寬慷慨行何畏。頭顱亦早拚。壯懷輕萬里。祖帳揖千官。遠戍提長戟。輕裝衣短襦。雄關出嘉峪。中土隔騰蘭。赤陂陰常燄。平沙井亦智。大風掀濛濛。古雪積巒岼。險阻勞筋骨。荒涼沁肺肝。只疑天欲盡。不道路猶漫。所仗惟忠信。如飛得羽翰。烏孫傳舊部。虎將築新壇。乍到名編籍。先驅背負簫。空房鎮宵魅。軍府對南冠。履尾凶將唾。吞羶強勸餐。愆尤悔山積。感激涕洟瀾。舞劍霜華滿。聞笳月魄闌。敢懷歸井邑。長夢侍金鑾。豈料烏頭白。真啼黍谷寒。炎崐分玉石。集泮別鴟鸞。特旨從原宥。危言策治安。賜環裘葛換。匹騎往來單。雙足重添趼。千山慣據鞍。自來原鐵漢。服食謝金丹。定遠生仍入。終軍吏不攔。眼中風景舊。歸後髮膚完。慈訓三遷里。才名百尺竿。胸全羅列宿。腹稍露琅玕。威鳳終巢閣。孤鴻已漸磐。芟荷裁野服。桑梓結清歡。庭草觀生意。漁磯息怒湍。親朋爭問訊。尊酒話團圓。佛國追成紀。荒經好補刊。若非身自歷。誰信語無譌。博異前賢少。瑰奇後代看。惠潮皆內地。小譎笑蘇韓。

楊元錫陽湖

黃沙莽莽無行迹。玉堂仙人碧霄謫。天山積雪沒馬蹄。一萬里去陽關西。長鞭搖搖入雲去。繞袖濃雲若披絮。怒龍鬪雷騰半空。蒼鶴攪人飛上樹。二事皆集中記所見一峯行盡復一峯。奇句題徧峯峯松。松濤嵐翠蕩胸臆。咳唾珠玉隨天風。天山盡處軍容重。曉謁轅門氣先竦。投筆能教壯士驚。請纓都訝文人勇。山中魍魅怒侮人。鍵戶瑟縮潛悲辛。同時遷客皆開讌。問訊爭來識君面。邀月空憐太白杯。微吟欲築望

鄉臺楓林青青塞雲黑。五更笳管腸千迴。殊方寧望生還路。玉門不信春風度。一道恩綸天上來。萬人感泣成甘澍。羨君出關復入關。匹馬仍復過天山。峯峯松雲若相識。馬首青山向君揖。添得長刀短後衣。用集生向玉關吹笛入。折檻曾憂直節難。賜環旋荷主恩寬。桂叢未老黃華綻。待得歸人酌酒看。故人握手驚且喜。快讀新詩搔首起。天生奇境待奇才。抉透靈光筆端使。吾謂才華學問雖絕倫。不若獨乘至性歸貞純。機聲燈影少年事。比鄰早羨樓頭人。君少時隨太夫人居外家樓上。與余比鄰曾作機聲燈影圖。萬言伏闕直聲震。必于孝子求忠臣。一時風骨如君少。孤隼凌秋羽毛矯。長安冠蓋去復來。諸君袞袞奚爲哉。岷崙山高接西極。妙手圖成挂齋壁。和君萬里荷戈詩。醉臥牕前看山色。

莊宇遼陽湖

雨露雷霆次第過。閒身始得返山阿。故園快把初衣逐。小謫榮於畫錦多。寫入丹青傳大漠。編成詩卷當章我。直開邃古鴻濛界。那數陰山敕勒歌。萬里輪蹄疲雪窖。孤臣心事挽銀河。履危欲坦顛軀道。出險迴思灑瀨波。噩夢儘教游汗漫。壯懷難仗酒消磨。請纓畢竟書生志。不是封侯使荷戈。

孫 韶上元

身到金鷲最上峯。人間還種碧芙蓉。三年使節歸雙闕。一疏危言動九重。才子文章原慷慨。聖朝進退自從容。抽簪不比長沙謫。閒拄仙山綠玉筇。

黃郁章 述昌

去歲長安中。說經當破屋。請業席縱橫。過午啜齋粥。仄聞罪言上。衆口譁不足。晨趨視行李。空庭烏啄木。追送踰國門。聞已單車促。驚沙翳盧溝。佇立傷遠目。男兒得罪去。身在已爲福。不知途路遠。寧惜毛髮禿。絕漠事耕種。揖讓非殊俗。行矣甘白頭。飽餼太平粟。而乃高厚恩。於全天語獨。投荒未百日。歸及塞草綠。竄死固踰分。生還竟何速。海內幾交游。感嘆同一哭。我行到江南。問訊屢躑躅。昨逢曾大夫。示我書累幅。塞外天蒼茫。鐙前墨滲漉。又見先生筆。措目再三讀。定知再造身。安心侶樵牧。村童及鄰叟。招要趁秋熟。嗟余迫行路。未共離樽續。寄詩隔江湄。遠勝招魂玉。

陳文杰 錢唐

青海西頭咽暮笳。詔書萬里許還家。行周地角輕秦隴。赦出天恩陋漢槎。小謫夢隨金闕遠。生歸魂悸玉關遮。閉門自有名山業。珍重文章蔚國華。

陶渙悅 上元

卿月分光照草萊。桂花迎客已全開。自攜塞北新詩至。爲訪江南舊雨來。落紙雲煙多古趣。驚人著作本仙才。秣陵佳味蓴鱸美。好對秋風共舉杯。

已治安求益治安。賈生獻策瀝忠肝。桐孤真比臣心直。海闊何如帝量寬。諫艸傳來荒服遍。封章收上

御屏觀。聖朝赦過開言路。似此遭逢古亦難。

霜冷窮荒草盡斑。身騎匹馬出重關。獨由絕徼難行路。飽看中原未見山。一片丹心昭盛節。九重恩詔

許生還。江湖切莫耽閒放。轉瞬除書紫禁頒。

積水潭邊荷滿池。秋藤花下酒盈卮。京華春好詩中記。悅在京師屢陪塞外風寒別後思。蘇軾愛君青

史重。朱雲折角聖人知。望公丰采還如舊。萬里行歸鬢未絲。識集有詩紀事

張問陶遂寧

無詩無酒氣縱橫。誰指伊吾問死生。萬里風沙悲獨往。舊時李杜愧齊名。是非終向平心得。毀譽徒勞

衆口爭。落日安西凝望遠。浮雲難掩故人情。此首送

窮荒一夕返驚魂。天遣春風度玉門。有詔傳觀褒諫草。無人申掾見君恩。全焚詩筆留心血。重製儒衣

想淚痕。小別經年歸未晚。殘秋高枕夢江邨。

徐鏞慶金匱

才名落拓誤儒冠。醉著新書擬治安。抗疏已招時輩忌。謂平邪投荒還幸聖恩寬。龍沙地古人煙少。虎

帳天寒道路難。絕塞寄書愁不達。朔風涼雪祝加餐。

遭逢堯舜際昇平。忽謾狂譚四座驚。甚欲致君嗟乏術。須知涉世忌孤行。萬言書本違時用。三代人原

戒好名。他日朝廷思汲黯。春雲回首鳳皇城。

劉嗣綰武進

一紙書來笑絕纓。班超已復動歸程。龍鱗肯恕孤臣死。馬角終邀絕塞生。天上本無私雨露。山中還有舊柴荆。歸時好濯江流足。聞道銀河昨洗兵。
惠遠城西萬里鞭。主恩到處總如天。長沙漫泣遷來傅。太白真呼謫後仙。聖世漁樵原戀闕。清秋蟹稻好歸田。登高准備茱萸酒。便有洪厓共拍肩。

蔣業晉吳縣

諤諤昌言動九霄。平生風義士林標。羅胸列宿窮三史。抗疏孤臣答兩朝。荒徼賜環天子聖。家山拄笏碩人遙。好賢不待蒲輪賁。有客欣開石室招。謂寧國府譚君設學仿紫陽書院幣聘相招。

汪爲霖如皋

談笑天山匹馬馳。讀書不愧是男兒。十年我見先生晚。一片心惟聖主知。塞月蒼涼隨遠夢。秋笳斷續入新詩。生還復恐除書到。未許江干理釣絲。

王豫丹徒

語罷月沉水。江濤忽怒飛。不緣明主詔。那許直臣歸。白髮悲青鏡。丹心戀紫微。朝廷留正氣。吾道豈終

非。

荷戈君遣後。近覺直言稀。君遣後。上諡廷臣曰。自洪某遣戍。無以君德民隱。上陳者。得毋以洪某爲戒乎。卽下旨放回。天語真堯舜。王心判是非。直教臣節愧。不負布衣歸。正值憐才日。終難臥釣磯。

吳嵩梁建昌

一疏居然動聖明。同時申救少公卿。窮荒天許重磨盾。請室心猶望洗兵。正氣三更鎗鬼餒。邊愁萬里入笳聲。孤臣垂死恩難報。不願人傳敢諫名。春風吹入玉門關。天上金雞詔特頒。五月雷聲傾雪水。一梯雲影度冰山。神魚擁甲隨潮滿。龍馬如人立仗閒。留得新詩光萬丈。夜郎爭看謫仙還。

陳蔚青陽

侃侃陳詞迴不羣。高岡鳴鳳振朝曛。上書自謂同劉偉。移副何嘗異李雲。此日更生逢聖主。當時欲殺有將軍。荷戈萬里詩篇富。西域江山盡助君。

釋清恒焦山

一棹乘風過海門。千秋事業喜重論。長歌絕塞詩人福。卽賜刀環聖主恩。不殺真能容直道。忘身始可得危言。而今暫與焦仙約。只恐天書下九關。

釋達瑛攝山

目窮西海歸東海。到處名山已盡探。正恐欲閒天未許。不妨暫借與茅庵。

又以下及門

呂培旌德

古人求忠臣。是必于孝子。讀書苟有得。家國一理耳。先生起孤貧。中歲乃筮仕。思親不能報。盡瘁供職使。詞臣兩抗疏。惜不作御史。刑官據成律。奏上擬殊死。巍巍聖人恩。幸免肆都市。出門卽荷戈。去去行萬里。先生愛遊山。崑崙插雲裏。先生校輿圖。絕域接天尾。何須博望槎。海已過安濟。長吟猿夜啼。慘淡塞烟起。洪河文思闊。葱嶺筆峯峙。冰雪悟餘光。風沙闡名理。盟誦每一過。孤懷緬朱李。

陳壤青陽

萬里輪臺縹緲間。迢迢車馬出秦關。探窮星宿源頭水。趙遍崑崙界外山。諫草至今留御座。詩篇自昔滿人寰。盤根錯節寧無意。大任將肩豈等閒。

譚正治旌德

一片金戈鐵馬場。挺身原不計冰霜。詞臣舊慣鸞坡直。謫吏今趨虎帳旁。萬里外圖時勘校。卅年前夢未荒唐。此行敢爲先生惜。只筭天山債已償。

陳 塾青陽

黃沙四起朔風吼。萬仞雪山迎馬首。批鱗不殺投新疆。狂直緣知聖恩厚。書生此去學荷戈。天語傳來誠耽酒。手疏猶縈聖主心。頭顱豈落將軍手。崢嶸壯志銷不得。搖筆精神益抖擻。黃沙青海入唵鞍。毳帳旃牆歸墨數。嶺海欣逢吏部韓。沉湘快得儀曹柳。百日方周卽賜環。選秀剔奇愁未久。暫從西域歸東海。小挫亦知終大受。君不見。丈夫勳業高星斗。豈獨文章垂不朽。

呂 璽旌德

似此遊方壯。身危氣不磨。夷堅窮地軸。博望溯天河。鳥道千山折。龍沙百日過。從今校圖說。時辨古人訛。

汪 瓚旌德

月朔先舒月一鈎。望鄉客上望鄉樓。投荒漫作中原夢。此是西南天盡頭。莫作烏孫戍卒看。十年長見侍金鑾。天山百丈冰和雪。尙念瓊樓玉宇寒。

呂偉標旌德

奇山奇水酷相思。勘徧方輿卅載時。應恐較圖遺塞外。天教萬里走焉支。中壘文章冠漢京。石渠天祿校讎精。先生前後相輝映。不愧齋名號更生。

于淵丹徒

昨返南湖棹。來尋西海菴。先生昨從洋川書院回。卽至焦山避暑。要隨雲共宿。不與佛同龕。蓬島頻年住。河源一昔探。讀公詩百首。何異啓瑤函。

譚時治旌德

已束傳經帳。何期出漢都。歲己未。家祖廷至書院。課經後。以入都奔國。卽不果至。心惟天子諒。詩創古人無。鏡硯藏行篋。關山入畫圖。喜今趨鹿洞。一一指前途。

譚貴治旌德

萬里沙場外。孤臣匹馬過。死生冰雪裏。呵凍尙高歌。探遍天山境。詞人幾輩迎。生還恩渥厚。足慰著書情。

曹景先績溪

平生學業尙淹通。解詁居然並馬融。聚米圖知詳地域。生花筆更奪天工。萬言削牘人爭誦。謂征邪教疏。五字堅城客敢攻。文苑儒林兼獨行。問誰能繼此宗風。

更生齋詩卷第二

百日賜環集

庚申又四月廿七日特奉恩命釋回感事紀恩四首

出關無別念。止有首邱願。何期聖人恩。特敕返鄉縣。將軍塔下九叩頭。微臣之命天所留。上慙螟螻下螻蟻。百計無能報天地。

疊臣七十人。臣罪最不赦。寧知未旬日。先已詔書下。一人泥首百衆隨。塔下戴德聲如雷。命輕恩重無所惜。挺劍終南殺殘賊。

虞翻作逐臣。一世未賜環。縱有骨肉親。不敢期生還。聖恩直與天地參。投畀有北仍歸南。鶴鶴怪啼魍魎笑。此客入關真再造。

五月始生魄。送者盈北關。捆載戚友書。代致閭里問。入關一日走一驛。計到江南上三月。茲還夢想所不及。到日閉門先感泣。

將發伊犁留別諸同人

如天聖主沛殊恩。料理投荒未斷魂。一體視猶同赤子。十旬俗已悉烏孫。詎留齒髮歸銅柱。西去卽鄂羅斯。相傳有唐

堯時銅柱上鐫寒門二字。西域人死，真戴頭顱入玉門。他日荷耒農事了，築廬先署海西村。
者魂氣皆歸于此。如中國之岱宗云。嚴鼓三聲曉漏收，將軍營外引纒囚。此生不料能歸骨，萬死無言祇叩頭。常擬帶刀同佩犢，何曾投筆學封侯。渾河橋畔春波闊，一輩羈人望未休。

別惠遠城

下馬步出城，百步屢駐腳。長刀短後衣，未忍卽拋卻。
逐客縱已歸，猶念未歸客。今宵路岐夢，分道向南北。

瑪瑙斯龍鬪雷行

雷欲飛出山，石忽逼雷住。龍神復驅石，橫截雷去路。龍施水法雷火攻，水影火影懸當空。水火燄燭星辰宮，忽然雷奔龍亦走。龍旁小龍突張口，奪得雷輪大如斗。雷神歸山訴失守。

綏來縣

十里一戍樓，無異畿緊赤。山城忽橫亘，云以界西北。關門白髮吏，日昨適上值。椽微襄要務，奸宄亦專責。車旁勤問訊，藉以驗名籍。其餘童僕馬，無不視清冊。長吏出郭迎，吏驚竄無迹。招邀驛亭坐，先已具朝食。官賢誠念舊，一一訊邊客。不知經年來，添得幾相識。離家萬餘里，百事宜自適。諄諄意良厚，共話移晷刻。客去始閉門，林陰正西直。

呼圖壁

一日渡百河。馬力亦已疲。星光瀉空灘。懸溜復四飛。豈惟乏纖鱗。波急草亦稀。渡旁茅屋中。燈火已出扉。

騎馬入土城。夙與仙尉期。佇聽鄉井談。藉以慰渴饑。兼聞徐南昌。時同年徐大令午亦納贖將南歸先時理征衣。倘得合

伴歸。百驛庶不迷。語盡夜已闌。當窗警晨雞。

二十日抵烏魯木齊。那靈阿州守顧挾熊言。孔徐午三大令頻日致餞。即席賦贈三十韻。

我為東海臣。罪重謫雪嶺。前行望西海。祇隔八達頂。聞言潮洶洶。已備閩越艇。窮商咸裹足。此道實荒梗。

來時冰萬丈。去已孕桃杏。投荒雖百日。屈指萬千幸。疊臣先未到。幕府業奏請。國書三百字。引例悉嚴整。

狂恚乃至此。不殺不足警。余未到時總統將軍已具清字摺密奏稍蹈故轍即一面入奏一面正法磨刀營門前。到日即延頸。鼓嚴方喚入。長

跪氣先屏。厲語若雷霆。官皆上持梃。歸來荒屋下。閉戶匿形影。時時語僮僕。恐不待朝景。皇恩實寬厚。往

返不俄頃。倘非如天德。未免汚湯鼎。同官接踵賀。喜極代咽哽。珍羞羅中丞。陳巡撫准方伯邀說餅景照方伯微

生仍懼禍。觴至代以茗。離城三十里。馬尙不敢聘。旬時經精河。庶獲保要領。脫身豺虎穴。足甫踏人境。自

來以東方設郡縣與軍台稍異明明天與日。再得見公等。前時覆尊壘。前至此漸飲今此復酌非云肆荒宴聊記受恩

文將歸況聞寬大詔。悉欲洗尤青。昨讀諭旨以京師甘霖普遂令九死客。一一返鄉井。兵先清隴蜀。

盪滌到河頰。災黎都踊躍。羣盜命合併。巖廊固無論。耕鑿亦清靜。東歸理春田。彌覺化日永。此意告故人。

故人應早省。

將至滋泥泉汛雨

未來滋泥泉。風色忽十丈。南山青數點。龍已扶雲上。排頭盡如瓮。勢欲穿疊嶂。須臾雲腳下。牧豎指所向。冥濛半犁雨。谿水未及漲。洶洶南溝頭。牛羊尙奔放。沿村拾新麥。打鼓雜俚唱。車箱徐徐眠。北斗挂客帳。四十里井汛。

四十里井間。祇有十家住。十家汲井過。併向麥畦注。麥肥如野菽。飽食耐征戍。耕餘了無事。間或插桑苧。遂令半里間。夾屋無雜樹。南山團作障。三面塞去路。時有歸墟人。穿雲白如鷺。

三臺夜宿

峯巒南北途千曲。天半亂霞烘馬足。山程九十到未遲。覓得山村最西屋。綠莎窗開波影搖。酒渴我尙餐山桃。夜闌殘月僅一綫。紫燕白鴿爭歸巢。

未至吉木薩二里見賽神者絡繹不絕時劉二尹之芳亦出城相迓因作此以贈

彩旗彩勝從空墮。滿屋春人賽神坐。賽神已畢跨馬忙。十里紅袖沿春塘。城東出城愁不及。爭上城樓向西立。鐘魚聲中角聲響。馬上人皆避官長。

廿九日發古城巡撫伊江阿大令阮曙竝馬送至水磨關茶話乃別

出城聞泉聲。到閣復數里。逶迤岡四面。雲向水中起。漾漾萍藻綠。水鳥浴未已。曲處響始奔。驚流出潭底。人栽沙果好。都入北窗裏。板屋止兩層。高瞻忽迢遞。殷勤相送客。門外尙餘幾。揮馬去不停。林長久延企。奇臺訪同里。張縣尉潮海。

一刺字半滅。長鬚方叻叻。縣尉亦足來。窺門忽呼號。前月流人來。今月流人返。聖恩真如天。來去僅旦晚。飯我屋正中。浴我堂北箱。百斛塵土盡。陡然餘清涼。主人雖至誠。留客已不及。三更出東城。持燈上車急。道白山口取小南路往哈密。

一山傾欹一山斷。宛轉前行入螺旋。山頭雲氣復四飛。人行忽如蠶綴衣。行完百里無一家。荒宗井乏棲林鴉。黃羊上嶺客登樹。相望遙遙徹天曙。是夕入馬依高樹下宿。

道中遇大風避入山穴半晌乃定

白山之東絕椽瓦。間有土房人亦寡。雲光裹地亦裹天。風力飛人復飛馬。馬驚人哭拚作泥。吹至天半仍分飛。一更風頽樵者喚。人落山頭馬山半。

將至七箇井宿

日腳欲下雨脚酣。半嶺草色同江南。山坳一道去如綫。卅里外人皆覲面。霞光天半色若頰。新月竟與斜陽爭。星光延回日光暝。一道彩雲生斗柄。

朝發七箇井雨

初陽甫出山。絕壁忽挂雨。馬行益奮迅。踏破雲萬縷。濛濛戈壁暗。行及卅里許。我僕穿徑來。提壺挈篋筮。陰厓巢老鶴。猛志欲攫取。征人思暫停。我意仍未許。空翠落不完。欣同僕夫語。

初四日至節節草店露宿

新雨乍傾飛瀑溜。一尺水深疲馬瘦。雙鞭齊舉馬忽騰。傾刻已過坡三層。駝蹄峯前祇一家。新月欲出峯欄遮。車箱兀坐夜忘永。腐齒猶能截堅餅。

早行四十里至一間房小憩

大風搖天山。旬日不出屋。茅舍縱一間。寥寥雞犬足。昨宵天始霽。雞犬屋頭宿。尤欣飛溜急。潭水綠如玉。心空聊酌水。小坐傍車軸。亭午尙一程。搖鞭出林曲。

瞭臺三老柳行

自根及頂僅二尋。老榦橫披忽千丈。梢梢幸遇坡陀轉。不爾居然勢奔放。驅車覓路尤盤曲。騎馬入林時俯仰。風飄羊角忽迅厲。枝撼鷓巢頻震盪。排空欲攫雷電影。入暝爭言鬼神狀。土人所言如此清泉竟爾流根窟。

飛瀑無端挂枝上。半晴半雨勢乍分。一榦一枝形不讓。近看十戶民居繞。遠與萬株松翠抗。鍊形或是倚

丹井。相近有丹井挺榦終須抉青嶂。距村十里復掉頭。攔路青蔥尙堪望。

至蠟子泉雨驟大

戈壁無端雨。先愁急溜衝。電低偏嚇馬。雲薄不藏龍。躑躅千盤磴。低迷萬樹松。時南山口前行及山寺。剛打午時鐘。

宿沙棗泉

伊犁三月三。哈密六月六。風日固自佳。其柰客幽獨。今宵宿沙棗。馬病擾心曲。時一馬中暑病五日不食矣揮扇急出門。臨流看飛瀑。林長久延佇。石喜可容足。鴉巢厭人影。月出競相逐。雙燕獨有情。更殘導歸宿。

余發伊犁日理事。同知哈豐阿贈一白馬。性極馴謹。行抵白山。改道由小南路。馬忽中暑。五日不食。至三堡。汛勢垂斃。矣詢于逆旅主人。主人以爲尙可救。余卽留以贈之。并作一詩寄意。

視爾如新僕。相期返故鄉。艱難同所歷。寒暑忽違常。魂豈招中野。年疑等下殤。頻行亦何意。偏一傍車箱。
自三堡至頭堡。一路見刈麥者不絕。多回部所種土人呼回部爲纏頭。

三堡至頭堡。畝畝麥新刈。咸攜薄笨車。往返數難記。伊吾節候晚。已及三夏季。纏頭何辛勤。風雨所不避。全家挈筐榼。兒女在旁戲。一歲祇一收。倉箱已云備。窮荒無天時。祇復收地利。今看戈壁外。沃壤庶無棄。

尙書膺大任。本裕經國計。時覺羅長麟爲甘陝總督秦隴多流民。移來就邊地。邪教近又滋擾秦隴一帶并突至靜寧安定間。抵哈密日誠毅伯伍彌烏遜。招飯署東蔬香圃。

屋中書繞屋。堂下水周堂。清絕無餘事。時聞薜荔香。
昔聞東陵侯。今見安山伯。皆種五色瓜。偏能餉行客。
蔬圃雖一隅。百種花皆具。成團胡蝶來。成團胡蝶去。

相公眞蓋臣。

侯爲大學士
伍綱奏子

司馬習邊事。哈密土魯番。十年勞臥治。

長流水題壁

短流頭。長流頭。長流水。流不休。黃蘆關。格子墩。二百里。無軍屯。黃塵燒。赤日炙。聲如雷。裂山石。

自哈密至苦水鋪作

兩車一馬裝亦華。後乘滿載敦煌瓜。一句戈壁苦無食。幸與瓜時適相值。日昨長流河。今日苦水泉。不復置茗椀。惟應進瓜盤。兩旬遙遙入關口。縱剩數瓜常亦朽。卽以車藏酒泉酒。

十三夜三鼓抵星星峽

天上星。白噠噠。地上星。黑纍纍。星星峽中十五夜。天星地星光激射。一屋皆支一星罅。須臾天晦地忽明。地星卻比天星青。北斗黯黯雞初鳴。聲三號。眠一眨。炎炎火星星峽。

月夜自馬連井至大泉

入夜程偏好。微茫大小泉。鶴巢雲外突。馬影月中圓。達板驚斜下。征車偶倒懸。林梢瞭房近。已有角聲傳。

度赤金峽

茲山多赤雲。石石悉靈異。冥濛當月午。寶氣燭天地。丹砂亘南北。碧澗分巨細。絕頂關石房。玲瓏逼天際。青羊及馴鵠。一一向空睇。稍南盤一徑。石古路如砌。森森女媧廟。客戶競私祭。兒童聚鄉塾。師出盡兒戲。黯黯神燭昏。脂車作行計。回坡何雜沓。足滑沙石膩。出峽月已高。驚聞鼓聲沸。是夕村人賽神。

入嘉峪關

瀚海亦已窮。關門忽高矗。風沙東南驅。到此勢已縮。候門餘數騎。駿足植如木。風遞管鑰聲。巖扃忽然拓。城垣金碧麗。始見瓦作屋。羌回分畛域。中外此樞軸。曉日上北樓。長城莽遙矚。平衢馳若砥。雪嶺俯如伏。天形界西域。地勢極南服。數折向郭東。泉清手堪掬。尤慙關令尹。來往餉芻牧。駐馬官道旁。生還慶僮僕。
示關吏

詔許南回理釣磯。寄聲關吏莫訶幾。書生萬里歸裝內。添得長刀短後衣。

涼州城南與天山別放歌

去亦一萬里。來亦一萬里。石交止有祁連山。相送遙遙不能已。去年荷戈來。行自天山頭。天山送我出關去。直至瀚海道。盡黃河流。今年賜敕回。發自天山尾。天山送我復入關。卻駐姑臧城南白雲裏。天山之長亦如天。日月出沒相回環。朝依山行暮山宿。萬里不越山之變。松明照徹伊吾左。隆冬遠藉天山火。安西

雨汗揮不停。酷暑復賴天山冰。天山天山與我有夙因。怪底昔昔飛夢曾相親。但不知千松萬松誰一樹。是我當時置身處。茲來天山樓。欲與天山別。天山黯黯色亦愁。六月猶飛古時雪。古時雪著今楊柳。雪色迷人滯杯酒。明朝北山之北望南山。我欲客夢飛去仍飛還。

古浪縣七夕

古浪縣邊逢七夕。天河橋外說雙星。夜深偶憶小兒女。遮夢遠山無數青。昨來三伏差快意。飽啖甘瓜過肅州。留得一枚如碩果。夜涼聊與薦牽牛。

過枝陽渡

危樓在天上。天半一橋橫。清絕枝陽渡。平番只半程。水如天上來。欲冒四山出。四山如覆釜。東北口微缺。

自武勝驛抵平番

萬重山險忽已收。又轉百曲羊腸溝。前行正愁途愈窄。對面乃復來車牛。馬行攢蹄牛怒目。百計方能挽牛足。牛人咨嗟馬夫歎。半日誤程時已宴。南行噪鵲北喚鳩。晴雨亦如風馬牛。

客歲在請室中。崔大令景儼頻入問訊。就道時又送我獨遠。今歲余奉恩命釋回。大令適官蘭州。先飛札道中。急待把晤。因率占一律以寄。

纒辭獄吏仍低首。乍見交親卽解顏。杜甫預悲成死別。虞翻偏幸得生還。含辛客路犇馳速。旁午軍情措
置艱。崔時理軍爲我急沽桑落酒。與君先話祝期山。祝期山卽火醮山。

十五日過車道嶺時尙留一巨瓜因分餉僮僕及同行伴侶并以瓜皮飼馬

西域餘一瓜。剖餉及童馭。瓜皮兼飼馬。人畜皆悅豫。

征車方下嶺。雲已沒車轍。風向西北來。天空雨絲白。

荅楊文學琴

我前訪子梁溪北。鯉魚如龍相對食。昨君覓我黃河邊。北風如虎吹出關。出關入關止三月。意外訪君君
不測。君前寄我詩一篇。令我回環誦難綴。君今五十道在躬。遊歷幕府寧終窮。布衣欲作車丞相。文教先
布船司空。我今欲行爲子留。攜手且上黃河樓。黃河洶洶欲歸海。我屬河流少相待。海上先人敝廬在。

七月杪道出西安費大令濬邀集同里二十餘人宴我于署齋之海棠小舫卽席賦謝

短衣昨日過咸陽。故舊都憐鬢髮蒼。赤汗馬驚來異域。余乘一大宛馬入關是日贈莊刺史所素心人喜盡同鄉。蓴羹鱸膾

秋皆具。是日饌皆鄉味雪窖冰天夢未忘。蘇武廿年臣百日。坐中客以蘇武牧羊圖見贈感恩真欲罄千觴。

八月十五夜中牟旅次邀李巡檢宜春及逆旅主人共飲待月作解餉回。李白甘蕭

居然一斗鄴州酒。復有雙尾滎陽魚。秣陵醉尉興不淺。逆旅主者言非迂。秋花叢叢入檐隙。眉上都飛一

輪月回汀風勢疾轉徐。出水月光凹復突。酒行千巡客將起。頭上玉簫吹不已。主人長嘯客亦呼。秋燕驚飛鵲巢裏。官漏亦已絕。車鐸又復喧。明晨醉眼上鐵塔。飽看萬筆揮如椽。時直秋試。

十六日抵祥符與蔣表弟青曜話舊

十年又向祥符過。把臂故人無一個。祇餘髯蔣住北頭。貧病亦憐豪氣挫。我行萬里歷七州。腹痛屢過元規樓。昔遊西安開封皆依畢尙書節署。主人蛻去巢已毀。我正荷戟天西頭。前遊轉悔耽書誤。風月梁園等閑度。嚴明徐王復邵涵約客頻。只我書堂日扃戶。此時豪興忽復來。無意更上城南臺。土街嘈雜棚巷窄。且擇隙地同徘徊。三更開筵四更歇。望後清涼一輪月。與君歷落論盛衰。逐客亦厭遊天涯。

十八日杞縣東郭阻雨

兩日兩夕秋雨大。杞縣東頭不能過。疲羸顛蹶泥土中。油衣不完油轎破。水深一尺村農喜。東陌西阡麥苗起。鄙人拚得三日留。只恐灌頂黃河流。

商丘作

三日愁霖大。黃河欲倒流。魚蝦成水市。鵝鴨占城樓。久戍兵纔返。時守兵半隨巡撫守盧氏。經時麥未收。儒生半投筆。

土人云今歲應試者最少爭欲事兜牟。

廿三日將至江南境大雨

堪憐海西客。纔聽江南雨。迢迢萬里來。海西十日五。雨行何稽。八窗檐漏無時歇。寒甚燭光青欲裂。愁中
淮岸三尺風。夢裏天山萬年雪。

過宿州

鵝鵠聲裏轉西風。秋色江南倍不同。夢醒鄉心覺根觸。瓜花黃過宿州東。

宿州東阻雨

州南飛鷺絲。州北富葑草。茫茫葑草高逾屋。白鷺絲多部民少。州城正當決口衝。三板不沒天回風。扶攜
老幼向何處。江北民戶逃江東。高田出水曾無幾。卻慮河流更東徙。河魚驕盛不畏人。白日城牆曝腮尾。
東西路斷已經月。門外水泥皆尺一。投荒客到且不愁。飽飯魚蝦待晴日。

道中無事偶作論詩截句二十首

偶然落墨竝天真。前有寧人後野人。金石氣同薑桂氣。始知天壤兩遺民。

早年壇坫各相期。江左三家識力齊。山上蘼蕪時感泣。息夫人勝夏王姬。謂吳祭酒偉業爲江左三家之一。

筆底居然絕點塵。卅年大雅藉扶輪。爭傳北宋南施好。恰與邊徐作替人。

蠶尾山人絕世姿。聆音先已辨妍媸。何應一代才名盛。只辦唐臨晉帖詩。王尙書士正

藥亭獨渡許相參。啞苦時同佛一龕。尙得昔賢雄直氣。嶺南猶似勝江南。

只辨人間時世粧。名姝未稱古衣裳。查編修慎行不凡作事惟龍子。拍手先驚斛律光。陳檢討惟崧

校刊存疑信可嗤。近人刻吳天章集于一字二字同异皆注存疑後先相距不多時。名家往往無全集。贏得人傳選本詩。謂吳曼康乃心

等。窘于篇幅師王孟。略具才情仿陸蘇。學古未成留僞體。半生益覺賞心孤。

晚宗北宋幼初唐。不及詞名獨擅場。辛苦謝家雙燕子。一生何事傍門牆。朱檢討彝尊

茶烟縷縷出山廚。遼左名家竝不如。一事枉拋心力苦。欲將尚史比藏書。豸青山人李鏞

長慶老郎人不識。開元宰相帝先知。試看甲秀樓頭句。不愧名同諸葛祠。鄂文端爾泰有紀功鐵柱在貴陽府南門外其另有祠傍諸葛

忠武享堂亦名丞相祠堂

近來浙派入人深。樊榭家家欲鑄金。何似耕餘老居士。百篇猶有古遺音。謂鄭孝廉世元著有耕餘集

遊戲詩應歸苦海。性靈句實逼香山。同時老輩猶難及。只許錢程伯仲間。袁大令枚錢侍郎載程編修晉芳

四十九年前一日。世間原未有斯人。此二句阿文成桂五十自壽詩相公奇句誰能敵。祇覺英雄面目真。

雲谿南北兩詩人。黃景仁追楊起文。不以烟霞蓋簪笏。尙書亦足張吾軍。錢文敏維城

鬼簿算經雖作俑。王楊盧駱信難訶。近來海內詩家少。一半人誇記誦多。

氣粗語大定何如。百輩先慚筆力輸。各有醇疵不相掩。弁山前後兩尙書。謂畢宮保詩集才氣橫逸絕以前明王尙書世貞

虞山文筆比詩工。

邵編修齊齋

一卷齊梁體格同。贊善

鄭贊善虎文

學韓王大岳

學杜愛才兼有古人風。

描頭畫足高東井。

高孝廉文照

盪魄回腸瞿叔遊。

瞿主簿華

都遜上虞張處士。每誇醉刎月氏頭。張處士鳳翔上三人皆同余在安徽

學使朱學士筠署內張有詠西瓜燈詩。內一聯云藍團盧杞臉醉刎月氏頭。

祇覺時流好尙偏。并將考證入詩篇。美人香艸都刪卻。長短皆摩擊壤編。

將至固鎮

平岡方縱眺。烟水忽無涯。一道黃蘆港。都成白鷺家。竹房經雨壞。漁網帶風斜。問路偏難準。蒼茫十里賒。

過臨淮關憶亡友黃二景仁

及到淮南路。尋思三十年。夜窗書共讀。吟舫客如仙。癖更誰能解。貧仍不受憐。傷心黃叔度。泉下已高眠。

過滁州憶亡友朱訓導沛

所交盈海內。誰可作人師。只有朱居士。無慙元紫芝。百篇于道近。七十入官遲。腸斷西岡路。瀕行手重持。

自浦口放舟至觀音門

且展蓬窗緩舉杯。蒲帆百尺水鳴雷。不妨東海波臣笑。逐客新從西海來。

燕子磯守風

陸程何其長。一百二十日。方買一葉舟。風急橋又折。空灘一步不可移。烏鵲亦向西南飛。蘆花白處雲氣

黑。坐看日脚平沈西。遂臣自分千天譴。萬死南回尙難免。何堪十日五駐程。風伯雨師頻致餞。柁樓攢書讀不休。飽飯更上空王樓。浮生過眼行可歎。沿江纍纍石俱爛。

抵家

鄰舍牆頭望。親朋戶外呼。生還亦何樂。聊足慰妻孥。

雪窖冰天歸戍客。瓊樓玉宇謫仙人。生還檢點從前事。五十年如夢裏身。

趙兵備翼以長篇題余出塞詩後報謝二首

四岳三塗力不支。避公海外去吟詩。惟餘日月同中土。不覺鴻濛是昔時。山鬼憤覘人動息。天龍爭共馬奔馳。歸裝正苦無奇句。辜負先生弁首詞。

老結雲谿宋莫鄰。詞場官局幾番新。七千里外尋陳語。君前任貴西兵備及余視學此省已距二十年尙于行部時見君吟詠十四科中認

後塵。雪舫正堪談往事。雲山難得共閑身。玉堂此度真天上。公作邊臣我逐臣。

附原贈作

趙翼

人間第一最奇景。必待第一奇才領。渾沌倘無人可鑿。不妨終古懵不醒。中原一片好景光。發泄已盡周漢唐。所未泄者蠻獠窟。天遣李白流夜郎。又教子瞻渡瓊海。總爲儻昧開天荒。伊犁城在西北極。比似炎徼更遠僻。烏孫故地羶裘鄉。雖吐何曾讀倉頡。近年始入坤輿圖。去者無非罪人謫。一聞嚴譴當

出關。如赴鬼門。淚流亦豈知天固不輕與。若輩紛紛何足數。要等風騷絕代人。來絢鴻濛舊風土。稚存先生今李蘇。狂言應受櫻鱗誅。熱鐵在頸赦不殺。廣柳車送充囚徒。天公見之拍手笑。待子久矣子纔到。鍾儀故是操南音。斛律何妨歌北調。從此天山雪嶺間。神馬尻輿恣吟眺。國家開疆萬餘里。竟似爲君拓詩料。卽今一卷荷戈詩。已如禹鼎鑄魑魍。狂風捲石落半嶺。堅冰鑿梯通九達。人驚鷗撲抱頭竄。雷怯龍鬪飛輪馳。生光變驢或刺腿。降夷化魚皆遊屍。皆詩中所謂隨手拈作錦囊句。諾臯狹陋寧須支。翻嫌賜環太草草。令威百日歸華表。尙更留君一二年。北荒經定增搜考。憶君唯恐君歸遲。愛君轉恨君歸早。

歸里後案頭見友人問訊書積已盈寸作此奉答

南歸真復對妻孥。更訪黃公舊酒壚。絕域先傳畀豺虎。故鄉曾否見鴟鴞。山海經鴟鴞見城郭則其國有放士傷離罷種文無草。避毒誰攜押不蘆。時有友人索阿魏等藥故及之好語海濱垂釣侶。鮫人休更淚成珠。

余文學形畫山水竹石幅見貽作此報謝

千山萬山客始還。無夢不與山相關。忽然一客款門至。贈我百尺山彎環。危牆陰陰日光縮。復有三竿五竿竹。故人此意良獨殷。以竹以山娛宋莫。故人昔日知名早。下筆萬言超意表。賣文不活方賣畫。賣畫纔供一家飽。憶君更憶君茅堂。亦有怪石兼修篁。茅堂東邊雜雲樹。我昔曾從畫中住。腹痛鄭公門外路。君

人余受
經師也

答友人問近狀三首

自從伊江歸。閉戶不敢出。惜無先世田。可以給晨夕。中年一哀樂。并力事撰述。茅廬枕江汜。日起掃一室。蕭閒無客至。時復理卷帙。庶幾能傭書。八口仰以活。

一兒初計偕。一兒未離塾。呼僮拾墮薪。庶可佐宵讀。其餘孫與子。襤褸尙善哭。梨桃雖未競。時欲索饘粥。昨來山中友。約我種黃獨。善卷山地美。歲歲少荒熟。吾將攜長鑊。畢命此山谷。

昨來方閒居。老僕忽窺牖。貽我尺素書。言來自江口。側聞雲霄客。念及耕釣叟。飢寒門內事。詎足累交友。幸茲中歲後。神智未衰醜。奇書倘編校。事或需下走。吾雖乏三長。一得庶時有。囊錢與束脯。計功良可受。

立春前一日出郊訪迎春堂故址因遇園叟均祥話舊

均祥余乳媪子

四十一年上。衰翁挈家孫。來從太平寺。閒訪小東門。野鳥顏寧識。堂獅劣尙存。惟應灌園叟。猶認乍歸魂。兇觥還趙歌。爲趙大令貴覽賦。

神廟嗣立當冲年。方禮師傅開經筵。忽然宰相報父死。據政乃不思歸田。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詞垣本乏諫諍責。抗疏反在臺臣先。二公不死實天幸。血肉狼籍彤廷前。此時英英許文穆。獨執兇觥行且哭。同官餞別事亦常。正氣稜稜挽朝局。君不見。救朱雲。辛慶忌。救陽城。張萬福。武臣何忠諍。文臣反瑟縮。差

強人意惟許公。稍爲儒生洗慙辱。此觥閱歲二百餘。如璧歸趙盟無渝。我作兕觥歌。淚若綆貫珠。忤宰相者罪瀕死。忤聖主者當何如。始知吾皇聖德古所無。歐刀在頸赦不誅。僅使萬里行長途。樞庭昨忽下急符。絕域已把流人呼。小臣萬死不蔽辜。乃復荷此天高地厚恩。施殊我欲借兕觥。獻觴于九重。并爲千古萬古。臣子勸。曷不肝腦塗地歸命于蒼穹。君不見。以今視昔何不同。堯舜之主臣偏逢。漢文宋哲尙爾遠不及。何況明代末葉之神宗。嗚呼曷不肝腦塗地歸命于蒼穹。

劉舍人召揚自山左寄示潘文學夢陽驛柳詩四首并約同作因恩猝賦此卽寄文學

萬緣濛濛夾去津。鞭絲影裏柳絲勻。何曾肯綰千回別。只解平飛十丈塵。地近紅心愁戍馬。天留青眼閱勞人。春明門外重分手。一度相看一愴神。

半生蹤跡共榮枯。記得迢遙往事無。李白舊曾傷遠道。楊朱今與泣岐途。秋期黯黯金風透。春路茫茫玉雪鋪。擬向下河亭長說。流年真欲寫成圖。

憶共柔條賦遠征。出門西望迴含情。萬株密蔭長楊館。一逕斜穿細柳營。馳道舊聞通候火。捷書先喜報銷兵。風光畢竟秦中好。走馬來聽谷口鶯。

和烟和雨一絲絲。三復君家憔悴詞。絕憶戍樓勞遠望。前歲余遣戍時君適在都下送我獨遠并傾囊中裝相贈別幾曾驛使寄相思。

愁生王粲南登道。君時卽南歸話到桓公北伐時。惆悵玉門千萬里。含情頻折最高枝。

小除日卷施閣祭詩作

不意茅齋內。居然拓八窗。源曾探西海。派尙憶長江。逐客形非獨。寒梅影亦雙。百壺聊自慰。淺醉對銀缸。

更生齋詩卷第三

山椒避暑集

辛酉正月二日步至前橋村上冢兼至大姊宅久憩

我行八九里。筋力喜尙強。前抵松柏林。連塵眺層岡。步緊不敢舒。先世之所藏。何意俯仰間。愛弟亦在旁。攀條泫然悲。我鬢久已蒼。地下骨肉多。會面庶久長。半里謁姊居。迎門慶扶將。亦有容膝居。闔戶羅酒漿。三田昨大收。已穀一歲糧。我謂隙地多。代補幾樹桑。卻待菜作花。還來啜新黃。

天寧寺僧借月兩以詩見投戲得八百二十字報之

我性不佞佛。而喜方外交。苦憶揚州僧。八句名誦茗。西山有顛禪。神理亦復超。不語已九年。見客兩手招。今爲謫吏歸。偶詣知客寮。聞有借月僧。形羸事推敲。爲爾攜蠟屐。爲爾經谿橋。爾從百僧中。揖我坐砌坳。我于儔類間。望爾成詩豪。峨峨巽宮樓。肖爾詩筆高。迢迢西蠡河。似爾詩致遙。不然蟻舟亭。綠水可半篙。與子攜竹籬。悠悠泛輕橈。不然紅梅閣。絳蕊已半飄。與子學坐忘。沉沉燕香茅。否則樓三層。夜半禮絳霄。否則塔七級。凌晨歷高標。猶勝居一菴。時時坐團蕉。蒲牢吼五更。木魚響終朝。禮佛佛不知。泥塑而木雕。唄佛佛不應。唇乾而口焦。窮老盡氣時。生趣總不聊。不聞金剛禪。能拒鬼伯邀。不聞大乘經。能使罪孽消。

他人飫八珍。爾獨食一瓢。他人襲重茵。爾僅絮一條。趨承衆檀那。世故仍膠膠。經營伊蒲餐。歲儉猶嗷嗷。
 不知天生人。洪鑪鼓鴻毛。天無所容心。人何必太勞。我得定命丹。非世所及料。生老與病死。安坐任所遭。
 不知人在世。蟻蝨處縵袍。附身身不知。偶或相爬搔。我得養生法。身外一切拋。雞豬與蔥蒜。遇便卽飽饕。
 結習苟未忘。間或追風騷。我唱子必和。我歌子其謠。三百六十日。往往忘昏朝。一十二萬年。茫茫齊壽夭。
 縱有甲子期。何必詢大撓。似聞三神山。亦已沉六鼇。羣靈無所歸。空中任翔翺。誰向足底過。下士嗤盧敖。
 生生遞銷除。物物難堅牢。惟有行樂方。可解末俗嘲。麴生時時來。向我屢折腰。醉鄉何其寬。一世皆并包。
 炎精貢火梨。金母致木桃。灤河鹿重胎。淮浦蟹兩螯。流沙割么鳳。蘆水烹文鯨。芸芳出陽華。桂樹生招搖。
 閩中紅荔支。涼土黃葡萄。南州設寒具。北地致冷淘。妖姬萼綠華。童真王子喬。爲我彈素琴。爲我吹玉簫。
 湘靈鼓瑤瑟。洛浦鏗雲璈。或欲赤雙足。或復垂雙髻。翩翩有光施。裊裊難摩描。醉飽爲語言。古欲過卦爻。
 縑鋪三百軸。軸軸鮫人綃。文簫與采鸞。爲我玉手鈔。醉呼日月星。啜我醪與糟。狂吐江海流。變作醇與醪。
 子其從我遊。飄飄復飄飄。庶幾末路惺。不爲異說淆。彼教倘有人。卽以子作格。仍煩走諸方。一一呼其曹。
 或歸士與農。或混漁與樵。同祈享昇平。各復修宗祧。充腸苦齏鹽。潤之以脂膏。章身厭袈裟。束之以紳條。
 郁郁梅檀香。化作蘭與椒。森森旛幢林。化作旌與旄。所得如邱山。所失無纖毫。一炬尙可收。無待原火燎。
 一派尙可挽。無待洪流漂。我爲子作詩。非徒逞喧囂。冀子鑒苦心。中道回風颯。戒衣旣已穿。華髮亦已彫。

生既不可恃。死亦不必逃。我言既諄諄。我醉仍陶陶。

過祥源觀訪陳刺史明善

故人近住祥源觀。老友時過楊陟庭。謂楊刺史
舊字陟庭準待北河春水發。墅橋安穩共揚舲。時約遊
徐墅

十四夜同人至各廟觀燈棚歸路過白雲谿步月

青牛老子廟。白馬社公祠。古屋門齊敞。疎燈架已支。凍梅纔放後。春月正圓時。卻向雲谿步。無嫌夜漏遲。

辛酉元夕燈詞十首

百串歌珠百串燈。綠楊枝外九龍升。商量踏徧城東路。先把浮屠七級登。更闌女伴各招邀。八字尖西巷數條。走得三橋更思五。迎春橋轉玉梅橋。撥灰誰復認前塵。被酒黃壚屢欠伸。只有溪童偏識姓。廿三年上喚舟人。今宵無月有疎星。僻巷行來草乍青。挈得蔣三茶話去。洗心池上小方亭。燭龍七節影俱無。空有邗溪似畫圖。卻約十番諸子弟。孫家廳北戲於菟。夜久頻將玉笛催。白雲尖上冷徘徊。谿流到此先嗚咽。不見紅窗四扇開。轉憶輪臺樂事紆。蠻姬十隊合吹竽。三更人馬皆同色。杏子紅衫汗血駒。一條春港乍冰開。艇子如風去復來。看盡廟燈三十架。所思不到兩偏來。

兩邊簾幕影參差。方玉堂西月午時。只向最無人處走。芒屨先踏晏公祠。
日日衙齋燈火盈。一樓絲竹慶昇平。人生只有鄉園樂。萬里孤臣夢尙驚。

積雨簡趙兵備翼

三月不雨當如何。內河水涸連外河。吳船寸步行不過。斷港日日挑泥螺。忽然一雨卽五日。怒雷聲聲喧
不歇。人言未墊先啓墊。一百廿日晴晝失。西鄰翁歌苦寒。昨見示東手三日書難觀。東鄰叟歌苦雨。隔巷

招邀期亦阻。皇天有意寬災黎。米價不復能居奇。昨朝三十今廿五。只有菜把仍拖泥。米價稍平。惟蔬價甚昂。市沽常糝泥
出君不見。龍嘴灘。帆盡走。豬婆灘。停不久。銜尾糧船出京口。

雨中得莊刺史所榆林寄書言甘陝盜賊已盡喜而有作

閉門六晝雨如塵。枉卻江南乍好春。只有蟲書消永日。愁無蠟屐走西鄰。茅齋伴客餐乾糗。竈屋呼童爆
溼薪。稍喜八行來遠道。早聞盜賊靖三秦。

廿四午後暫晴翌日復有雨意再柬趙兵備

乞得田間自在身。課晴課雨閱昏晨。天山尙夢三時雪。人海初平十丈塵。浪說戈頭能浙米。幾曾釜底乞
分薪。燒燈市外雲如墨。辜負風光過早春。

東西街近屢經過。各有門迎八字河。此客半千殊未敵。買鄰百萬不爲多。書生絕檄曾磨盾。先生曾奉命參博文忠公

征緬甸軍事 逐客新疆偶荷戈。咫尺五湖烟水闊。得閒休負釣魚蓑。

二月二日獨行至城東北謁土神祠。幾徧回途至玉梅橋觀社火作二首

巷南行已徧。巷北此重經。一陣社公雨。三層雲母屏。水心初漾白。柳眼乍回青。絕憶年時事。斜橋且暫停。土風今已變。社日勝元宵。草綠烏衣巷。花明朱雀橋。滿堤喧畫鼓。隔院喚錫簫。聊復行歌去。城東有酒標。花朝日乍晴。邀諸同人各攜一壺一櫟至橫舟亭小飲。乘月乃歸。卽席成長句一首

檐漏乍歇。豁風清。天放一角東南晴。同人宿約竟思踐。十里五里同遊行。橫舟亭枕大河側。五兩往往衝簾旌。布帆樓外出無數。去者如送來如迎。辛夷纔放梅未落。牆角老杏先敷榮。風光好處一亭嵌。綠柳島島空中縈。與花對面設高座。雄談四出聽者驚。烹蔬各復出新意。洗盞未了仍飛觥。沉思往事亦何幸。昨歲此日烏孫城。磨刀置頸久乃釋。賜以區脫全餘生。豈知此日對花飲。座上八客皆知名。溪光簾影恍如昨。一一逞態來檐楹。諸公莫更堅拇陣。頭上怪石危將傾。喧聲入樹鳥巢動。老鶻突出筵前鳴。酒酣各復繞廊步。衫袖拂處香何清。臨河亭子闊丈五。缺月未出波先明。嫣然修竹靜如笑。似與花朵爭高擎。嘿攜一盞問何處。苔滑石洞穿崢嶸。祝花生日并自壽。笑我一往饒深情。髯翁去後七百載。或者海外仍騎鯨。不然卽跨赤壁鶴。落落遊戲歸蓬瀛。文章在世匪偶爾。動與氣數關虛盈。矧公大節越流輩。詎止洛蜀稱耆英。零篇斷簡映天地。文采縱落留精誠。此詩此筆復緜讀。代有作者誰能爭。卽如硯池祇一泓。墨瀋尙

在光晶瑩。餘波沾漑及一世。清亦可濯塵中纓。眼前樂事最難得。何必擊筑兼吹笙。君不見。仙亦不羨茅初成。幻亦不學王方平。五侯鯖復懶入口。狎客詎識樓君卿。關心別有一二事。梁上語燕林間鶯。商量桃李及時放。牡丹芍藥況已萌。山陰清酒京口釀。誰其爲我儲百壘。此生萬事不可料。未審明歲將何營。與闌一笑出門去。攔客花影偏縱橫。

十三日同人復約至趙恭毅祠看杏花回飲蔣太守熊昌宅賞玉蘭花作

五更枕上聞剝啄。瘦僕排門徑相速。爲言紅杏開半株。恭毅祠西一間屋。江鄉又饋刀鯽至。驚筍出籬剛

一束。眼前光景期不負。遠拉髯吳俊臣及癯陸伯才。南華先生有加饌。出水鱖鯪俾雙目。潁州食指久已

動。有客樽前避酖毒。廚娘洗手緩烹飪。脇若凝脂肪如玉。其餘蔬果七八種。糟漉蟹螯鹽漬肉。吾徒寧僅

事口腹。冀欲昨詩今夜讀。況聞阿買近已殤。謂蔣駿昌通判昨殤一孫約至西齋慰歌哭。荒廳留客談益紕。茶味方回

酒剛熟。雖僧又復攜花至。七尺亭亭樹如沐。爲花位置久乃妥。徑把牆西古苔剝。旁栽修竹或四五。白壁

終須伴蒼藪。主人意欲傾家釀。一斗初完百壺續。參軍觴政束溼薪。作吏極良糾則酷。淋漓百盞急思避。

口令瀾翻及詞曲。雖然盤樂亦當戒。雅興何須十分足。半圭春月縱未墮。已換兩番銀蠟燭。歸途南北更

握手。天外濛濛柳絲綠。青錢三百倘復贏。明日定來看覆局。時太守與兩吳君角棋互有勝負

十五夜獨至雲谿步月

燕後花前春好。鷗邊竹外樓高。黃舒新柳一搦綠。響回波半篙。

可惜舊時風月。都銷一徑雲烟。倪媪閣仍臨水。

即響鑑倪宅。

王家艇在誰邊。

舊雲溪有渡舟。篙師名王太年。

十七日趙兵備翼蔣少府。廷曜疊邀賞山查及杏花。薄晚歸看燈作。

山查花紅杏花白。兩地賞花日已夕。寬衣側帽行水東。卻好徑側來和風。趙家茶花甲城郭。赤繖當空日華薄。蔣家文杏種亦殊。昔時一株今兩株。闌干影裏分南北。花上晚霞皆五色。春花艷極乃不香。祇以顏色酣春光。風光只有花朝好。燕剪乍來蜂尙少。兩家觴客酒百壺。月出隔岸聞歡呼。樓臺一帶光凌亂。花影入波波亦絢。沿溪約略三兩家。歸客攀樹驚棲鴉。齋鐘初動客初醒。花外萬枝燈火影。

十八日戴村土人約食河豚。因放舟詣其居并留宿。

鯨鯨肪白土花斑。夙約凌晨出北關。卻到戴村渾半日。舵工云轉十三灣。

牛宮斜對讀書堂。纔出堂扉便廣場。不種疎梅與桃李。門前十里菜花黃。

十九日偕陳刺史明善同詣亦園夜宿。卽席賦贈。

我初來亦園。主人耽賦詩。坐客劉

文學

邵辰煥

屠紳

各各拈吟髭。

我再來亦園。主人思彈冠。名士欲出

山笑殺蔣

侍御

與袁

大令

山中援鶴拋離久。卅載復來園畔走。紅香亭暗綠閣傾。一壑一邱何所有。亦園

主人亦可憐。五十乞養囊無錢。折腰空拜道旁吏。歸骨已少城南田。窮州遠在風沙窟。自說歸裝僅冰雪。

賣刀買犢記前時。作字換鵝空此日。主人工書時賣字作活主人雖貧仍愛友。布置一筵談夜漏。園空月出棲鳥驚。醉折園花爲君壽。

月上攜酒花神祠下小飲

夢中欲去醒復還。門外流水聲潺潺。主人約客啓一關。天嬌十二排紅闌。神兮卻立玉作顏。佩影空際鳴珊珊。仙人顏色皆渥丹。騎鶴無數雲頭看。案旁一人堆髻鬢。艷若桃李香吹蘭。格高意遠不可攀。幸昨識面緣非慳。乍離乍合彈指間。嫣然笑口合覺難。三十三徧春花殘。始知神仙在世亦不閒。況我木石心同頑。作詩題壁興亦闌。月午花朵偏班斕。放船出口越數灣。臥看一桁船頭山。

古香齋柏樹歌爲陳刺史賦

古香齋頭兩株柏。出土根同榦如劈。主人齋屋斜向東。一樹從南一從北。虬枝擊屋屋已破。拔地青蒼刺天黑。森然四角沉陰滿。日出當心不能赤。人間落落古丈夫。天半亭亭挺孤直。飽經雨露顏仍黝。不與凡姿競顏色。主人愛客客奇絕。三十年前住昕夕。客行握別樹始栽。樹竟幾番長過客。今來盤薄山齋內。樹與主人皆素識。摩挲撫樹對主人。可惜主人頭竟白。客今行周三萬里。樹亦添高廿餘尺。祁連山頭檣木滿。曾遜此株雄且特。頂平不待修雷斧。榦老偏能挽風力。枝經數折撐霄漢。根已二重透泉脈。因思復有三十年。樹欲扶天人入穴。沉吟不厭百回步。徙倚每聞三歎息。十圍樑樹枝皆俯。半里松濤響誰敵。心空

早厭禽巢鬧。眼冷靜將人海閱。商量何物伴歲寒。移得園東丈人石。

二十日微雨自徐墅七里步至潘墅買舟歸

徐墅及潘墅。弓背路七里。雨絲雖驟灑。客步亦徐起。買舟東岸下。柳外天始霽。紆徐路何曲。偃仄橋欲圮。行至西小湖。驚翻一雙鯉。

廿一日同人遊東嶽廟久憇禮斗樓

奇花初孕鶴初胎。曾約幽人一再來。要望紫雲飛過處。大家排手上層臺。

長日悶從何處破。拈得紙燈繙夜課。三層樓上月當心。燕子不來人獨坐。

寒食已刻趙兵備翼招同趙比部繩男蔣太守熊昌莊宮允通敏陳大令賓劉宮贊種之小飲山茶花下

卽席賦贈

萬花紅處履初停。勝踏橋南百草青。此樹果然同畫錦。故交先已若晨星。十餘年前曾同盧學士文昭才莊明府繩祖識此今皆下世

奇恥著談龍錄。席間主人論及近時人詩議極平允屋廣仍餘旋馬廳。何幸洛中耆老會。始衰先得附頽齡。坐中客自八十年

僅五十餘

是日晚偶成

月到廿三剛半夜。客從二十便孤征。何因沙漠歸來早。重見江鄉節序更。蒸黍未嘗忘絕域。伊犁清明日以蒸黍饋客

賣錫先已報清明。籬桃乍放溪梅落。算在人間又一生。

莫折柳歌

清明日早起見人家皆折柳插門戶感而賦此

君不見道旁人。歲復歲。傷陽春。又不見道旁柳。年復年。摧客手。赭白馬。迎人歸。所種樹。皆成園。門內人。門外樹。縱相離。無十步。客欲折。人已噴。人愛樹。花憐人。前花朝。後寒食。柳眼青。人鬢白。

清明日早起

一片迎神鼓。驚從枕上來。最憐新節序。須覓好池臺。鳥逐吟聲囀。花同笑靨開。兒童漫相詫。廿載客初回。
予自己亥後至此始值里中清明

廿四日西堂獨坐

魏紫姚黃放尙遲。東風先落小桃枝。梨花白到銷魂處。只有雙雙鷓鴣知。

廿七日上城東浮屠遠望

偶踏城東路。孤僧爲煮茶。因登七層塔。看得一城花。
挂帆東北去。尙未越溪灣。只有吟眸闊。能看百里山。

廿八日莊徵君宇達招飲小山堂看花作

抱病經時履跡稀。忽傾家釀佐鮮肥。春從傍水朱門入。花繞扶風絳帳飛。雲外子規啼緩緩。夢中胡蝶影

依依。主人未是耽狂飲。憐我新拋短後衣。

初二日味辛齋看海棠作

無香色已冠香林。豔向亭坳屋角尋。隔岸綠先浮曉漲。對牀紅欲膩重衾。秋花祇作傷心草。蜀魄原疑共命禽。一曲闌干三尺影。幾回燒燭到更深。

三月三日攜酒出遊并上城東浮屠

風光真已勝清明。杏葉扶疎柳葉輕。上已幾年悲遠客。先庚三日喜新晴。初一日晚積雨始晴。至初四爲庚辰日。書從薄洛

津邊至。是日得蔣仲先河南書。酒向浮圖頂上傾。不是遇花偏痛飲。更誰佳節住江城。

顏大令崇頌寄示明楊忠愍公名印敬賦二律

不與頭俱碎。惟餘石一拳。百年宗社託。三字姓名傳。人世心先剖。登壇肘偶懸。何須尋四角。應有怒蛟纏。卻憶明中葉。權奸盜國章。幾人關氣運。此石閱滄桑。尙有朱丹色。彌爭日月光。危塗如借佩。魍魅爾何藏。趙兵備詩來。嘲余牡丹未開。遽爾召客。因走筆用原韻作四百二十字報之。并邀同作。

前日上已過。後日穀雨至。天公逞春容。伎倆已畢試。惟餘木勺藥。牆缺尙需次。含苞雖未吐。已復極姿致。春鶯翩然來。胡蝶各展翅。鄰家雙紫燕。日向闌楯伺。主人亦瞿然。此足助詩思。萬物取氣先。遲恐不及事。以口試問心。催花具當治。倘經三兩日。蜂蝶必大肆。成團舞花下。人反無位置。鄰翁顧相嘲。笑我先設施。

何如花放日。花下具筵熾。看花仍縱飲。仍拜主人賜。不知主人心。蓋亦有所自。流年如電掣。稍縱卽欲逝。前時餞辛夷。欲待月十四。十三風雨破。白璧忽捐棄。留花無別法。祇隕花下涕。因之悟消息。事事須早計。一觴兼一詠。庶不失交臂。諸公誠詩豪。亦可預先製。名篇早流播。不使有疵累。又聞此花開。神仙定游戲。以我廁其間。造物或者忌。何如先數日。看此欲開意。花光雖未破。先足嗅花氣。梨桃及棠杏。四美況兼備。縱然輸國色。紅白亦奇麗。午餘新月好。旭日又晴霽。譬如名姝來。先已媵姪娣。遲延至月望。花迺徧甲第。家家排花筵。勢必窮百味。而我先設餐。庶不晒粗糲。先生展然笑。此或自爲地。牡丹開十日。鶯粟又當替。藤花三兩架。紫艷半空蔽。芙渠與金粟。一一緣此例。主人詞已畢。客或笑詞費。仍須罰主人。別具餅一箇。謝花兼謝客。并助詩氣勢。花月皆十分。何妨再揚鱗。

趙兵備以十四日招客讌牡丹花下。先期以花朵絕小作詩解嘲。因用原韵復得五百八十字答之。

我家一叢花。發自月初九。將開及全放。自卯看至酉。凌晨攜臥具。月午佇尤久。今年比前年。花朵益穩厚。將傾十家產。約此數執友。忽然敲門來。遞到詩一首。千言何反覆。欲自飾怩怩。主人詞未畢。花已若蒙垢。我爲花歎息。轉向主人叩。解嘲旣前作。踵韻曷敢後。名花同主客。兩造愈紛糾。今來展詩讀。花乃開笑口。主人非憎花。其實乃惜酒。酒纔量升合。花敢大如斗。如能傾宿釀。日日約儕耦。更呼箏琵琶。花外小垂手。園亭雖未廣。水木足淵藪。池寧嫌屈曲。山不厭培塿。尋檐引芻尼。關港貯蝸蚪。斜飛紅蛺蝶。倒挂綠鸚鵡。

花光既全舒。花蘊始盡剖。圓花與圓月。上下璧合紐。自然圍徑尺。益復致抖擻。酬春倚池臺。窺客入戶牖。黃紅紫墨綠。五色無不有。主人不負花。花肯主人負。今聞乃不然。花亦欲回話。年前春乍半。挈棹至虎阜。買花先靳價。遂不計美醜。歸同薪把束。益致種雜糅。譬如龍鳳姿。肯齒牛馬走。名雖市娉婷。實則計子母。花神暗中笑。此老亦奚取。如何不自責。反使花受咎。不見劉中允。之種不見蔣通守。昌賦千金買傾國。臉杏臂則藕。錢刀惟不惜。貴在得幼婦。名花倚闌檻。靜女執箕帚。理固無不同。珍皆等瓊玖。主人讀新詩。唯唯又否否。花無纖介失。過總主人受。鼠姑開已徧。次欲到鴉舅。香丁紫瑣碎。菜甲黃蕾善。翻反山櫻桃。旖旎水楊柳。蕤蘭成一頃。樹蕙又數畝。凡茲眼前景。均足佐樽卣。如思共晨夕。竝可約誰某。名花分向背。好友列左右。目成原不易。心賞亦非偶。闌干巡乍徧。牆角放偏陡。商量設几席。羅列到盃缶。看寧修水陸。囿自足筍韭。沿林採松蕈。搜徑覓竹飴。將雛雉登木。合隊魚臞。山陰醅正熟。淮北麵須漉。一一炊溼薪。時時具乾糗。花前成勝賞。兼爲主人壽。我若醉百回。頽然亦成叟。

偶遊夾城菴題壁

夾城菴。風日好人欲往。橋先倒。牛羊多人跡少。百株花。一坡草。僧歸遲。燕來早。

十五夜小飲牡丹花下待崔三景侃不至

燕燕鶯鶯久作羣。牆頭入夜望如雲。得天獨厚開盈尺。與月同圓到十分。何處更容傾國見。此香先已上

樓聞誰憐露白燈紅夜。倚徧熏爐待鄂君。

劉中允種之齋頭紅牡丹盛開。招同人小集。卽席賦贈。

入座香風已四飛。姚黃魏紫認都非。神仙隊裏仍耽酒。富貴叢中獨賜緋。影共朱霞相激射。情於紅袖最因依。平泉十載纔開宴。怪底從前識面稀。

自無錫放舟至梅里謁泰伯祠

山城距山鄉。卅里挂帆往。土風何清淳。耕釣尙相讓。崇岡經數折。土殿亦軒敞。東西無雜木。列柏振清響。咫尺堯峯山。堯時日初上。

古藤歌

藤相傳爲宋蘇文忠公寓孫氏宅時手植。今宅歸湯方伯雄業。三月十九日。湯公子招同人宴集花下。卽席賦此。

建中靖國藤一條。剖半化作潛潭蛟。猶餘半榦臥偏穩。閱歲七百如崇朝。心空貌古枝尤禿。自砌及檐剛五曲。居停偶憶孫居士。移種竟傳蘇玉局。花時一卷吹古香。紫燕不敢棲雕梁。借公真氣方壽世。木理亦肖公文章。距花百步看乃足。高榦都遮出檐木。沿溪左右三十家。一半看花盡升屋。葛仙橋邊路四通。香氣已過橋欄東。半空紫繖益奇絕。千朵萬朵飛玲瓏。竟思遠挈郛筒酒。祝樹與公同不朽。因花我復憶名

花香國亡來亦云久。

蘇側有香海棠一株亦文忠手植康熙中燬于火

滁山釀水首重回。風味不減歐家梅。滁州醉翁亭側水上有歐陽文忠手植梅。

廬陵幾載作滁守。公亦三度常州來。才名一代兼風義。落落寰中此師弟。詩狂久已上青天。翰古尙能蟠

大地。樓窗八扇正面花。欄楯屈曲枝丫杈。若將座客比花壽。細校歲月無多差。坐中十客年共計六百餘君不見紫藤

花開墨池漲。東坡洗硯池不在藻花則古色班爛各相抗。此花畢竟始何時。我欲東行咨石丈。

雲谿行送楊上舍元錫北遊

月出雲谿東。照見雲谿西。雲谿鯉魚亦成隊。生世不肯離雲谿。奈何溪邊人。屢放溪邊艇。我向溪頭望遠

行。布帆一一飛無影。君居雲溪已七世。三世及交情竝摯。君族祖衣文印曾及矧君才筆勝昔人。使我論

交復傷逝。牡丹花紅繡毳綠。搖蕩溪光數間屋。家無長物殊可笑。祇有貯詩餘舊篋。城東別墅高數層。君家

有園在玉梅橋側俗名楊園老樹尙挂千年藤。昨因酒後一臨眺。君已薄醉難同登。最憐雲溪春。更向雲溪步。我屬溪

頭赤鯉魚。送君直到江干渡。

廿三日沈廣文元輅招飲餞春

首蒼盤雖舊。櫻桃讌已新。是日始嘗櫻桃歌仍呼趙鬼。論早薄錢神。二句鑿括座中事半夜乍升月。五更猶是春。更欣時

雨足。歸路洗街塵。

屋後圃中罌粟盛。開率成一律

日日衝簾柳絮風。送春已覺酒杯空。牆頭新月半鉤綠。屋後好花三畝紅。芳草更繁人跡外。艷陽都在鳥聲中。誰憐萬里烏孫道。錦樣韶光罩郭東。伊犁年來羶粟最盛。花朶視內地加倍。

蔣州守業晉寄天遠歸雲圖索題

江漢爭流處。茫茫鸚武洲。又隨鴻北去。直到海西頭。楚國萍如斗。天山月掛鉤。何因暫謀面。兩地訝同遊。

余兩至楚中。一詣塞外。與君略同。而路較遠。又戊午年。乞假歸。曾于吳門一識君。

萬里端歸日。輪臺雨夜過。夢餘清淚落。天外斷雲多。此客情何逸。勞人鬢亦皤。披圖一惆悵。疑聽郢中歌。

端五日偶成二首卽柬趙兵備

古人稱禁煙。不聞禁競渡。此如唐水嬉。亦若漢賜酺。一年惟數日。犇走及婦孺。書生縱憂俗。施設當有素。

調劑得其中。貴在審時務。何因興大獄。幾至成黨錮。甘陵判南北。此事匪細故。流傳到絕域。衆口尙含怒。

欲救舉國狂。惜哉謀已誤。余昨歲入嘉峪關。卽知里中因禁龍舟。至興大獄。

白雲一曲溪。夢寐三十載。流觀眼底人。已苦乏同輩。今晨新雨霽。耕者釋耜耒。萬屐鏗有聲。紛然聚闌闔。

榴花紅似火。村女滿頭戴。橋左幔已張。溪光迭晴晦。沿溪尤曲折。窗牖分向背。龍舟銜尾至。畫舫亦成隊。

俗奢原可慮。幸此豐歲再。江魚類入饌。山果隨所愛。水明樓上望。趙叟已先在。相應攜蒲觴。終日與晤對。

雲溪競渡詞十二首

雲溪如畫水如油。今歲歡場昨歲留。不肯更將風景煞。六龍城現四龍舟。
高處燈光礙月輪。軒窗無地着飛塵。生生視昔加三倍。樹上禽巢樹下人。
怒雷激電滿平川。艇子如風不及旋。齊向白雲尖上立。萬堆蠟屐雨聲圓。
傳來新調唱攤黃。分半吳姬束急裝。八角鼓完三弄笛。十番絃索一齊忙。
萬艇如梭集水隈。兩邊樓閣亦齊開。官河塞斷雙龍嘴。不管吳門水馬來。
吳船裝束近來工。南北窗櫺面面通。一晌夕陽紅不定。杏黃衫子立當風。
枇杷桃杏滿盤堆。遠有江鮮入饌來。屈指半旬交夏至。洞庭船不送楊梅。
河泥船好六倉寬。村女梳頭映水看。燕麥兔葵蠶豆莢。曉涼先向舵樓餐。
占得雲溪好景多。前門船向後門過。詩翁住處人能識。八字門臨八字河。
角黍堆盤酒滿壺。家家歡喜易新符。董龍社橘人猶指。更禁魚蝦入市無。
一句日日做華筵。醉向東頭閣上眠。怪底月光飛不到。船船燈影接青天。
夢裏雲山一萬重。生還真荷主恩濃。升平樂事誰能譜。我本江鄉識字農。

續競渡詞十首

紅板平橋次第過。未昏燈火塞城河。風光暗覺年來換。畫舫珠簾卜夜多。

趙兵備所居
前後皆枕溪

緩雲閣接甌香館。一帶紅欄間碧欄。正值白雲豁水漲。龍舟南北打招寬。

鳴鈺日午說傳餐。鄉味偏驚水陸全。拋卻萬錢邀七客。將軍原合住樓船。劉德鎮炬謙客極費爰戲及之。

無舟可買上藍輿。祇覺今年興有餘。畫舫塞河人塞岸。更無隙地著禽魚。

郭東千尺水雲寬。老白龍來盡改觀。更向榜頭題御覽。天津城北昔迎鑾。

五色牙旗按五方。東西北廟燕真香。更穿白馬司徒港。去謁金龍四大王。

水中彩鷁岸雲身。鈺鼓聲喧雜晚筵。同向赤烏橋外過。霓旌紅閃半天霞。

百尺濃雲水上開。嫩晴先已過黃霉。白須社長從頭說。二十年中第一回。

兩邊簾幕不須遮。日日輕橈泛水涯。笑煞隔河諸女伴。釵鈿質盡不歸家。

雲蓑雨笠剩閒身。夢後樓臺愴客神。依舊瑣窗飛燕剪。就中偏少賭茶人。

趙兵備以地理數事見訪因走筆奉答猥蒙長篇獎假并目爲行祕書因率成四截句酬之卽戲效其體

百篇君有連城壁。萬卷吾無紀事珠。一賦十年如製就。願同達載注三都。

尙慙正卯記醜博。敢說師丹老善忘。莫更一瓶緣舊例。次公猶恐醒而狂。來詩欲緣借書之例問一事卽贈酒一瓶故戲及之。

一巷東西本接連。數椽應愧卜居先。倘逢款戶求文者。大作家今在那邊。

三伏將臨九夏長。不辭揮汗走門坊。奚奴拍手還相笑。此兩閒人何大忙。

西谿漁隱歌爲會都轉燠賦

我家近南江。乃望北江北。桃花洲上三面山。久欲臨流築居宅。君家住西江。乃憶西湖西。西湖盡處一溪在。碧水蕩漾天低迷。我爲北江農。志不謀稻粱。江潮壁立一亭嵌。日校五雅兼三蒼。君爲西溪漁。意不在魴鯉。綠簑一領不肯穿。日日吟詩北窗裏。萬言落筆不得休。雕琢欲使前人愁。明堂左右列樽俎。武庫甲乙森戈矛。西溪漁隱詩六卷。派與西江亦殊判。沉思早挾天地奧。古色不供時世玩。竹西風月宦十年。珠履賓客盈三千。平山堂縱日登眺。清夢只落西溪邊。西溪近界江海中。溪上南北雙高峯。詩筒往往雜釣筒。得句時復驚蛟龍。才名京國誰能偶。輩行居然欲稱叟。西清東觀及外臺。十六年中一千首。歐陽戀穎湖。安石號半山。名流所在寓清興。好景何必皆鄉關。卽如西溪邊。咫尺接東海。拔地倚天詩筆在。潮生潮落爾許忙。漁弟漁兄欲誰待。君不見宮亭湖上源兩支。章水貢水流無時。西江宗派吾豈知。快意且讀西溪詩。

袁文學廷構移居載書圖

不惜兼金百計儲。牙籤時卷復時舒。一瓶日詣袁居士。欲讀人間未見書。

委巷南頭與北頭。三遷我敢比前修。丹黃句讀依然在。時復傷心上小樓。中河橋側委巷中有小樓二楹。余少孤時母太宜人授經處也。

今從弟顯吉等尙居之。

袁文學集明東林諸賢及黃石齋手札彙成長卷索題

不知我者不可言。知我何不書連篇。笈花委鬼正當路。舉筆欲下心憂煎。二周一魏書如此。悼歎人生不如死。求忠于孝古所云。忠節門仍生孝子。銅山先生起漳泉。萬言一疏人爭傳。明知末路不可挽。獨抱白日歸虞淵。蓼洲詩石齋集。筆底欲扶天地立。快論時歌復時泣。明家社屋已百年。紙上尙復生雲烟。君不見季侯箋孔時箋。

跋巨超上人足踏萬峯卷子

天下佳山水。南條與北條。我餐蔥嶺雪。目斷海門潮。是處皆飛錫。何峯合挂瓢。言從贊公宿。相與話迢遙。佛國鳩羅什。仙都梅子真。欲尋方外友。喜得箇中人。論已參禪悅。菴仍借隱淪。百篇心賞在。幽谷乍生春。十五日自京口渡江至焦山憇定慧寺作

西南行盡路萬千。返棹乃訪茲山巔。茲山風急不得上。幸有巨石攔洲前。山坳一石戴一屋。步縱曲折心安便。側身東望始寥廓。初日欲上潮無邊。心飛西海足東海。下瞰無地高惟天。放臣逐客罪應死。跬步懼有神拘牽。山靈怪我貌衰老。頭上雪色來祁連。齋廚粥飯客寮酒。彈指已近三十年。僧雛髮白野猿老。只有鶴頂紅逾鮮。四山松柏悉合抱。榦老盡起青蒼烟。少年事業百不就。削壁僅把新詩鐫。浮名在世究何益。回顧我已慙焦先。塵勞擾擾及一世。足繭欲乞空山眠。來歸萬里去萬里。祇覺豎亥堪隨肩。咋呼漁叟

與堅約終老。誓種江南田。

東升樓看日出

海日欲出海。先有龜鼉鳴。青氣一綫來。潮與佛閣平。樓上客未眠。光景榻畔生。一杵京口鐘。先遞瓜州城。山半訪隱君洞。

此山開何年。此客殊突兀。形骸生卽委。真性任汨沒。遂令巖樹上。飛鳥性皆拙。想見千載藤。猶纏隱君骨。觀音厓待月。

我來觀音巖。月出斷厓口。棱棱紙聲碎。壁上蜥蜴走。海風吹幡竿。石冷坐偏久。夜半扶月歸。清輝膩人手。法界樓夜坐。

龍界與人界。相去僅咫尺。夜半驅潮來。知憑夜叉力。枯僧樓上坐。親見髮如戟。復恐漁叟驚。懸燈照昏黑。山齋訪冒鳴。茹壽衢兩秀才并招小飲。

書聲出戶蟲不鳴。山鬼一足深宵行。人頭魚身慣窺戶。見慣不怪心能平。昨來酷暑剛三夕。讀得好書盈一尺。鄰翁最喜文字交。夜半煮酒來相邀。

翠屏洲訪王秀才豫

此洲樓閣何參差。五十年前盡江水。廣陵城低波浪闊。藉此居然障東海。圍洲三面煙水空。正與北固成。

屏風更殘日出東海東。照見一角樓窗紅。

六月二十一爲宋歐陽文忠公生日同人賦醉翁操以壽并邀同作卽呈曾都轉煥

醉翁去後七五十年。平山堂下仍復開賓筵。醉翁生日重理醉翁操。欲使醉翁心跡一一傳人間。醉翁十年二十年。孤露蹤迹殊可憐。父書讀能母垂涕。窆骨尙未營新阡。卅年四十年。醉翁作直臣。彝陵滁州兩遷謫。身縱可屈眉仍伸。幾年作詞臣。幾年作循吏。治平至和中。遂爾登政地。醉翁文筆世莫儔。超軼六代直接韓潮州。遠不識柳開。近不數穆修。醉翁志節尤崢嶸。手挈正士歸明廷。是時青苗免役新法尙未行。洛黨蜀黨亦未交相傾。醉翁居朝端。一世仰作範。仁宗朝相不下數十人。公也獨參韓富范。醉翁勳業又如此。一世如公幾人耳。醉翁吟。吟一篇。惜乏沈夫子。亦無杜彬琵琶皮作絃。醉翁操。操土風。此曲依約來滁中。當時坡翁及涪翁。門生後進詩筆縱極工。若論文福一一皆輸公。昔者楊靈州。道公我前身。揚州守芳

傑願進士敏恒扶崑所言
如此見所著梁溪筆記

公名如太山。詎敢追逸塵。惟餘一事薄相似。唇不掩齒厥效何其神。無事得謗

如前人。因之壽醉翁。醉翁或不噴。泠泠絲竹公賞音。逸興更或彈鳴琴。斜月欲墮長江潯。陳後山。謂東浦方伯

曾南豐。詩名官爵皆可次醉翁。不見題襟館中來日集。都轉生辰後公二日荷榦荷葉依舊吹香風。滿堂樺燭漏盡

不須剪。正好來日直接朝曦紅。

寄酬曾都轉見題荷戈集詩二首

記程一萬六千里。蔥嶺遙遙接蒜山。今日竹西歌吹地。又從吟榻夢陽關。
我于經閣論心久。君已詩壇駐足牢。絕似鄴中諸子會。主人吟比客吟豪。

附原贈作

曾燠

君得爲詩是國恩。長歌萬里入關門。笑他紹聖元符際。蘇軾文章禁不存。

滄江風雨一船高。招我松寥看海濤。君時在焦山避暑。擬往訪之。絕少行吟憔悴色。知君未肯著離騷。

題襟館贈鶴

空廊怪底步不前。五鶴一客隨吟肩。廊斜入屋勢尤窄。鶴步故緩人爭先。回風開窗捲羅幕。客醉欲眠聞擊柝。閒扉六扇夜不扃。窗裏客眠窗外鶴。

又贈柳

柳枝西北禽巢大。枝下砌蟲鳴百箇。三更星暗月欲來。蟬響復從枝上墮。乍眠乍起天欲明。絲柳拂面人先醒。比肩豈獨同心友。添得三株水楊柳。

巨超偕棲霞僧慧超過訪喜賦

一僧江北去。復挈一僧來。把卷憶前度。論詩日幾回。病依筇作命。瘦與鶴同胎。夜久生衣薄。相遲般若臺。月波臺夜坐。

萬聲聽不絕。人靜此樓頭。地缺洲三面。天空月一鉤。烏鴉爭噪暑。蟋蟀遽鳴秋。夜半龍吟水。寥寥衆響收。
贈巨超慧超卽題二僧詩集

巨公居江心。慧公住江滸。詩筆如龍復如虎。句成寶氣燭九霄。龍虎鉢中頭盡俯。生平我喜七字詩。不可
一世人儘知。眼中無人絳方外。一任下士相嘲嗤。君看建業東來水。日夜滔滔欲歸海。二僧筆力可截江。
端坐已受潮頭降。餘力更把焦山扛。巨公欲雲遊。慧公欲高臥。飛錫竝從天外墮。他日蓮臺孰高坐。

廿六日同人月波臺看潮

東南風轉急。全不見朝暾。雲欲沉江島。潮爭截海門。鬢因思舊白。眼覺讀碑昏。偶問滄桑事。枯僧幾個存。
會都轉燠及諸賓客約以廿六日至焦山見訪聞至瓜洲阻風二日尙不得渡作此戲柬

七日東南風不止。倒捲滄溟入揚子。順流一葉不得下。斷渡先從象山始。一客旣去不得來。一客留滯仍
難回。時翠屏洲王下二生過訪。一松寥閣小一無事。飽看雪浪飛千堆。回頭卻憶瓜洲客。日日江樓看風
留象山一留此皆不得渡。

色。別來幾日心眼空。清夢時與焦公通。君不見。波濤繞榻一萬重。正好日試登山筇。時叱檻外巡江龍。

酬慧超僧二首

因觀竹柏樓月。遠指高旻寺燈。三世佛前老衲。六朝山下詩僧。
懶到不參佛座。閒來唯理詩瓢。囊中五岳難住。海外三山見招。

廿八日同巨公慧公松寥閣早飯

山僧約客松花飯。破曉同登竹葉樓。正爾日長思就枕。未妨風急遽回舟。

以始聞部轉等
阻風回舟

怕傳消息來三楚。

時楚中教匪
尙未淨盡

閒理心情說十洲。淺醉更從窗外揖。午潮無際接天流。

將至消夏灣在新塘守風晚值雷雨

一湖水欲入船。一湖風欲揭竿。雨沉沉三十里。消夏灣在波底。

泊舟夾浦七夕

此夕新湖汊口。昨年古浪城樓。笑看新月生處。曾到斜陽盡頭。

一叟自談衷曲。十年寄跡湖邊。衣食全家已足。瓜田盡處桑田。

夜攜酒至湖口望縹緲峯作

明月鋪不滿。全湖半生陰。東山飛鳥來。欲宿西山岑。一觴初完一觴續。倦向望湖橋上宿。潮生月落方嘗

心。天盡海飛空極目。

東南風急不得至西山因回舟從伍浦抵東山作

白鷗入我夢。知我無窮意。憐茲眼前景。不作身後計。浮名生在死。卽休不見敗筆作家糟。成瑯石公咫尺

不得進。回棹決向東山遊。

自新塘至伍浦溪行雜詩

溪水綠已窮。巖扃忽重閉。日華與山翠。層疊川上賦。前村爨煙好。穿此石林細。一徑山雨來。寥寥入秋氣。瓜花黃無端。被此一川綠。晨涼把竿好。閑坐此谿曲。人家隔坡水。路暗通石谷。日午攜榼來。人聲出山腹。兩村本一村。中有雲水界。溪流經數折。南北已分派。連宵風色緊。目送去帆快。人定波有聲。神魚望星拜。陸行富桑麻。水行富菱芡。惟茲雲水鄉。不虞年歲儉。門前臨水路。鵝鴨數堪點。屈指白露交。秋禾又將斂。寄長興邢大令澍二首并柬李司馬廣芸

故人久宰長興邑。逐客新遊消夏灣。甚欲牽船遠相訪。斜陽影外浪如山。

年前寄我長牋好。

前寄實經說數條

連峭文章擅一時。更憶南荒李司馬。同官同榜兩經師。

偶成

橫風兩日住江干。甕底桃花米已完。咫尺荒村無處糴。芡頭蓮實抵朝餐。溼雲堆裏漾龍鱗。一片荒寒景色新。猶勝玉門關外路。綫頭無水動經旬。

伍浦夜泊

高士宅邊新月上。伍胥浦口落潮餘。多應念與雙峯結。未覺途經百里紆。別路更須尋馬蹟。此行端不爲鱸魚。宵殘燭跋攤書臥。靜聽松聲落枕虛。

五鼓自伍浦渡湖至東山

到來青歷歷。七十二峯巔。駭浪魚先拜。驚雷鳥已顛。水聲搖短夢。風色昧長年。昨夜前山雨。茫茫笠澤煙。喜晤程司理思樂

我借全湖水。來清百斛塵。故人吟骨健。遷客鬢絲新。感激樽前語。扶持難後身。麻旁營釣舫。久約共垂綸。懃東山道院

松杉千百株。小者僅及肩。歷盡松杉梢。一院開山巔。黃庭讀未完。丹爐火猶煎。道士識未來。勸我山頂眠。白雲有塔級。倘可升青天。

孫總戎廷璧坐上卽席賦贈二首并憶卍總戎九敍四川軍營孫爲庚辰科武探花。

萬頃洪濤艇似梭。相逢先唱定風波。山中共說支離叟。天上同魁甲乙科。話舊半皆淪宦海。謂畢宮保沅童少宰鳳三人湖源先已到黃河。狂吟痛飲三更盡。衣上分明燭淚多。

獵獵營前秋雨斜。將軍筵上說龍沙。何曾一醉輪臺酒。余出關卽戒酒憶昨同乘博望槎。薄譴最憐家似夢。感恩新覺鬢添華。誰知萬里歸來客。依舊軍門聽曉笳。時卍在四川軍營効力已補都司矣

初九夜乘月自東山放舟至西山消夏灣宿荷花內

花光礙月舟不前。花氣薰客宵難眠。三更一棹破花出。客夢尙結花香邊。東山荷花十里長。千枝萬枝送

客忙花朵露。滴淚心涼。西山荷花一灣好。千枝萬枝迎客早。曙色上波花愈姣。楊梅樹繞荷花灣。深紫已落新紅殷。荷花香破夢亦闌。再轉已入仙人關。

梅花仙人歌爲程司理思樂賦

伯牙臺前花一山。君家梅山下。愛花人住梅花灣。無夢不與花相關。莫釐峯頭花萬樹。愛花人宦梅花渚。卻喜

官閑作花主。少年愛名花。花外無性情。離花一步不肯行。四十不復營功名。中年愛名花。花外少肝腸。一官雖卑意亦適。靜對花枝已忘食。世人不知君。笑君作花癡。君聞亦夷然。直受顧不辭。滿堂花開滿堂客。客或呼君作花癖。君聞若不聞。意亦良自得。一花初開詩一首。爲酌花枝亦呼酒。花神感君祝君壽。來歲居然七旬叟。花癡花癖君寧然。意與花有前生緣。君不見。梅花賦就三百篇。我今署作梅花仙。

消夏灣歌贈蔡博士九齡

全湖三萬頃。包此千仞山。湖流再轉已不見。山腹復有溪彎環。溪流迴與湖流異。湖水如油溪水膩。荷花世界夢亦香。淺白深紅炫天地。幽人家在花深處。正闢軒窗摘蓮蕊。蜻蜓舟小逐客回。半日醉客荷筒杯。荷筒杯。醉君酒。荷露烹茶沁人口。荷花中間結一樓。主人約客樓上頭。烹魚煮藕日尙早。手劈蓮房客先飽。

白雲

白雲濛濛。空所依傍。天風吹之。偶落坡上。魚吹浪蹴。忽爾孤往。空中亭亭。儼若覆盎。成陰旣溥。一世咸仰。新浴後怡雲開望縹緲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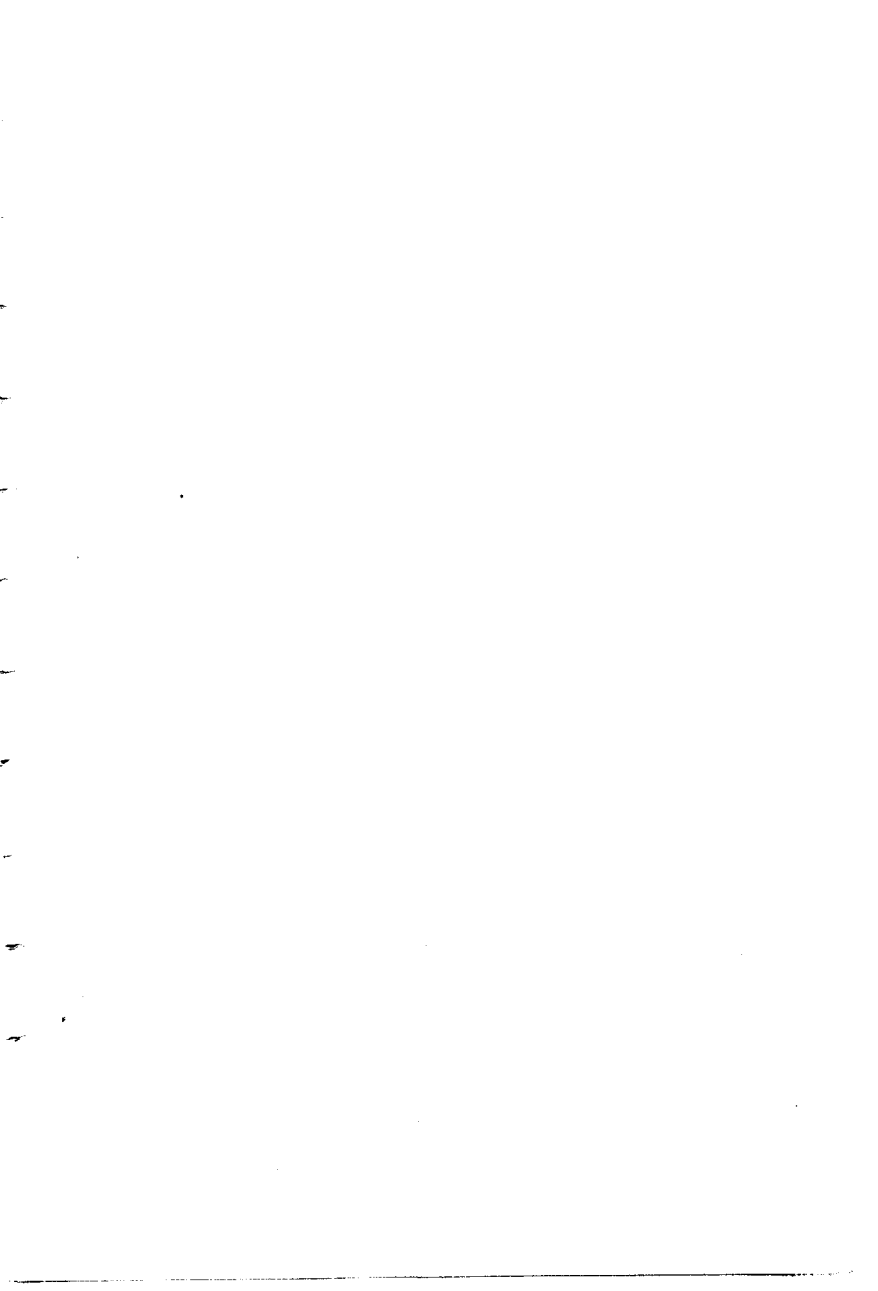
不向前山策短筇。新涼浴後且從容。幽窗正苦日西轉。陡落一支縹緲峯。

雨花臺待同人不至

凌晨發清興。瘦馬入絕壁。沿山石理黝。雨點亦深黑。馬力忽已微。斜行憇危石。風雷莽成障。花雨渺無跡。卻啓西北扉。高臺望孤客。

四鼓自西山渡湖

挂席向何處。五更風色微。海雲天半立。山雨月中飛。百念籌關隴。全家理釣磯。東峯此歸去。魚鳥爾何依。



更生齋詩卷第四

滬濱消寒集

題孫文學韶行卷後卽送至浙江幕府

江左詞人最擅場。卷中亦復唱伊涼。通天臺下曾三過。怪底新篇壓沈郎。
怨李恩牛意氣真。罪言草罷見經綸。能容一個真名士。足抵孤寒八百人。
重修水繪園卷子爲冒文學鳴作

記曾彌勒與同龕。園中廢爲僧舍近始復。小劫誰從靜後參。檢點樓臺及魚鳥。風光依舊壓江南。

人物當年勝永和。時時觴詠雜笙歌。更闌偶向樓頭望。天上星無座客多。
雙鬢愁同萬樹凋。閒窗話舊雨瀟瀟。桑田是處連滄海。門外時時起怒潮。
雲郎去後小楊枝。檀板都吟絕妙詞。只有夜烏還記得。冒家園裏放燈時。

蔣斗燦童養媳呂貞女題詞

烏乎何辜。貞女生不見父兮。童養于蔣。又不及見姑。然貞女之幸兮。曾未結縭而已得數面其夫。何貞女之遇屯兮。守義二十五年而尙未及撫孤。我聞而心惻兮。感外氏之衰徂。緬前孫從表兄定安聘妻孫氏亦未嫁守貞年過五十

卒。而後呂兮。顧兩見夫貞姝。倘貞女而有後兮。吾將代卹夫遺雛。
生日自述

今朝柴門開。親故忽羣集。云將壽先生。共向草堂揖。我聞方猛悟。答禮恐不及。回頭語山妻。治具爾須急。嬌兒與孫子。禮數未嫻習。賓來盡歡喜。傳語競出入。先看具杯茗。繼復羅酒汁。仍愁翁欲醉。預向膝前立。長孫纔毀齒。口語已捷給。私語更五年。阿翁剛六十。

偶成

閒從里巷說新事。臥聽兒孫讀故書。不必更攜芒屨出。閉門紅日下階除。

喜張上舍舟過訪口占以贈

五回曾領江淮運。君祖有衛籍。曾兩度同招楚蜀魂。華尙書。沅。毛州守。大瀛與。君最善。今先後歿于王事。赤米白鹽家已破。朱旗元

甲陣猶屯。多愁自覺新詩少。老友今餘幾輩存。話到十三年上事。渚梅零落野雲昏。辛酉年。新正在漢陽。三山徑訪梅。握別。

黃主事不烈祭書圖

古人飲食必祭始。何以讀書則不然。致身通顯不知報。是爲飲水忘其源。先生剏例實陳例。拜庚子日尊文宣。陳書萬卷復千卷。燭炬如挺香如椽。書神報君亦孔厚。往往獲一珍珠船。宋元精蘊本幾備。尤喜篇幅皆完全。先生嗜此若性命。快意不惜千金捐。搜羅書目所未採。中興館閣明文淵。樓名傳是閣天一。嗜

好亦恐無君專。就中精本祕不傳。緘以篋笥承之。氈偶逢識者一啓示。先掃几席除葷羶。何應寒具致汚軸。千載以上。噓桓元。君家舍宇本精潔。又少俗客相糾纏。焚香偶復展一卷。眼與明月光同圓。君不見。時逢朔望列一筵。不必牢豕須新鮮。胥谿菱芡石湖藕。一一皆可成加籩。書田雅與穀田等。報賽或可祈豐年。我曾借本細讐校。例得陪祭來筵前。虔誠拜罷共飲福。一醉欲乞書倉眠。

九月十三日越來谿見燕

寂寞漁莊款水扉。越來谿上月微微。何因燕子不歸去。卻向夜涼庭院飛。

自吳松江抵上海與友人夜話

吳淞江上路。乘月去迢迢。海氣全疑雨。天風不捲潮。夢餘頻悵望。雲外偶招邀。及此燒紅燭。層樓已半宵。

唐大令仲冕招飲網師園卽席賦贈

纔從識面便忘形。飯我城東水上亭。老友瘦真同野鶴。謂王廣文芭孫殘荷多尙比天星。百身未易酬恩遇。時坐客詢

伊粹釋回日月。一石偏教吐性靈。歸去且營耕釣好。得閒隴畔便橫經。

偶成爲陳太守廷慶賦

一幅蠻牋任屈伸。半鈎新月倍精神。關心幽鳥能窺客。過眼空花不惹塵。雲影去來傷往事。水光搖蕩識前身。悲秋宋玉支離甚。況復登臨送遠人。

過盡三春爛漫時。九秋籬落訂交遲。來猶背面誰曾見。去不回頭事可知。海上早應隨范蠡。洛中枉自賦陳思。黃庭一卷香千縷。半欲銷魂半自持。

顏魯公名印歌

一方石。千餘年。魯公名。誰所鐫。海中投龍鬪龍骨。更點星星老蛟血。地老天荒丹天滅。君不見。公名怪底天子驚。河北二十四郡僅一顏真卿。

哭蔣二尹齊耀

萬里歸來訪病身。劇憐面目已非真。余自伊犁歸訪君君半面已毀。嘔心疾比龐眉客。懸腕書同透爪人。兩度悼亡形轉悴。一官瀕死志難伸。東山絲竹銷沉盡。垂老羊曇益愴神。余少受侍御舅氏知每過居第未嘗不揮淚也

偶成

萬念俱空後。寥寥酒易醒。未能離世網。聊展度人經。路暗燈明壑。窗疎劍指星。書生爾何意。空自逞心靈。石湖訪范文穆祠分賦得石字

茲遊日已斜。霞采疊蒼赤。携茲書畫舫。償我山水癖。舟行十餘里。心境一開釋。杉藤凌澗紫。鳴鷺點波白。濛濛湖一曲。落落嶺千尺。非無懷古意。風捲渺無迹。危登開士閣。幽轉范公宅。祠即文穆舊宅。斯人預機軸。時事

已逼窄。終焉感滄桑。渺爾念疇昔。憂時識希文。蹈海憶少伯。遭逢速伊管。隱顯並賢哲。丈夫如有志。于世

匪無益。庶幾不朽名。勒此崖上石。

夢遊仙詩三十二首

屢讌瑤池鬢已蒼。偶從天半話滄桑。輓轡幸是仙人屨。踏盡紅雲到上方。
科頭跣足任天真。隨分燒香拜紫宸。卻喜近來蕭散甚。蓬壺管領謫仙人。
生世應居離恨天。愛從生後說生前。銅仙又復垂鉛淚。會面居然五百年。
白雲紅葉影參差。欲向前頭訪素知。拖得月華裙半幅。卻來波面立多時。
誰從天上號詞宗。淡寫新篇墨不濃。一朵絳雲環一字。笑他人世碧紗籠。
尋常每夜不呼燈。卻坐雲窗第二層。一卷道書時背誦。惜無人與證飛昇。
下弦殘月訂幽盟。青鳥傳來誤已成。幸有玉妃來世約。眼波回處定三生。
慣拈針線作生涯。剪得靈河一道斜。認取近來花樣好。青城雲氣赤城霞。
我識飛仙萼綠華。最憐秋鬢插春花。天田亦種人間果。一味香清愛木瓜。
繞砌菖蒲倚閣松。仙人眠處五雲濃。夢回報道高真過。先鎖閑門十二重。
出世情懷絕世姿。冥濛香氣散如絲。紅雲一瓣邀同坐。奇福難消是此時。
紫府新來品秩高。隨風上下騁輕軺。磨厓五岳都應徧。且復題名北斗杓。

屈曲房櫳宛轉風。一樓疑復住虛空。盡驅雞犬雲中去。獨敞銀屏待八公。
心思一串最瓏玲。更有長眉射眼青。欲筭人間未來事。滿盤珠借滿天星。
掣伴時來阿母家。采蓮艇子住雙娃。神仙一例嬌羞甚。不折天池並蒂花。
幽居隨處費提防。忽報飛星已入房。親到下方緣底事。借將弧矢禦天狼。
生來不假麝蘭薰。坐處偏離粉黛羣。欲灑天山萬年雪。置他巫嶺不生雲。
住近天河水氣涼。萬株荷幹一方塘。蓮花蓮蘂都嘗徧。不及仙人舌本香。
欲逃百劫避羣魔。天上誰知事更多。斲斷玉虹橋百尺。神仙從此絕經過。
桂樹扶疎月影涼。漫無情緒守吳剛。靈山採藥他年事。先與栽成出世裝。
雲漢西頭路幾叉。浮家真欲擬乘槎。兩三紅淚揮天末。都作人間異種花。
早住扶桑暮落棠。仙人遊戲本無方。忽然招手來天外。認得麻姑指爪長。
雲軿一步一徘徊。不分前途分手來。啖得荔枝三百顆。此時應向海南回。
日月雙丸剩半丸。東西海水亦齊乾。仙人一笑春風轉。萬劫偷從祕籍看。
王母池邊踏月回。羣花妒影不曾開。何應三百神仙侶。總學劉禎平視來。
巧笑仍含一種愁。見人常自不梳頭。朝來偶凭闌干望。自有神光照九州。

高居豈復有塵情。魔境應從道境生。惹得龍華先罷會。人間飛語謗雙成。
要從南粵達南閩。天漢東頭與問津。十度錦箋何處寄。倩他三百六魚鱗。
多應清福不曾修。逐浪來居羅刹洲。莫歎姻緣簿多錯。天孫亦復嫁牽牛。
朝正儀從最輝煌。龍虎前頭列隊忙。騎得鳳凰拳一足。笑他六六紫鴛鴦。
鋒車晨夕響如雷。結屋星辰頂上來。卻約下方人未到。天門一日走千回。
日正斜時月乍圓。紅林處處露珠懸。洪厓洞古誰能訪。只有修真謝自然。
趙兵備翼以所撰唐宋金七家詩話見示率跋三首

一事皆須持論平。古人非重我非輕。編成七輩三朝集。好到千秋萬世名。未免尊唐祧魏晉。欲將自郤例元明。塵羹土飯真拋卻。獨向毫端挾性情。

詩家別集已成林。一一披沙與檢金。作者衆憐傳者少。前無古更後無今。法家例可平心斷。大府文非刺骨深。卷卷漫從空處想。就中多有指南鍼。

名流少壯氣難馴。老去應知識力真。七十五年纔定論。一千餘載幾傳人。殺青自可緣陳例。初白差難踵後塵。君意欲以查初白配作八家余固止之只我更饒懷古癖。溯源先欲到周秦。余時亦作北江詩話第一卷泛論自屈宋起

附和作

趙翼武進

詞客低昂本不平。品題間弄腐毫輕。但消白首無聊日。豈附青雲不朽名。老始識途輸早見。貧堪鑿壁借餘明。洪崖拍手從旁笑。猶是燈窗未了情。

何限紛紛著作林。揀來只剩幾銖金。論人且復先觀我。愛古仍須不薄今。耳食爭誇談娓娓。鼻參誰候息深深。錦機恐負遺山老。枉度鴛鴦舊繡針。

晚知甘苦擇言駟。一代風騷自有真。老學我悲垂盡歲。大名君已必傳人。幸同禪窟參三昧。不笑元關隔一塵。從此國門縣呂覽。聽他辨舌騁儀秦。

偶成

愁多久已置形骸。恩重終須異輩儕。長慶集仍含諷諭。東方論敢雜談諧。銷兵乍喜流亡返。橫潦仍嫌變理乖。何自近來恆斷肉。安貧聊學太常齋。

汪庶子學金以捉月圖屬題戲成三言詩一首

天上月。地上人。煙茫茫。隔十塵。隔十塵。欲捉月。馳風輪。風輪遲。月輪快。不得已。及天外。隔十塵。欲捉月。轉地輪。月輪寬。地輪小。不得已。出天表。隔十塵。欲捉月。借日輪。日輪紅。月輪白。不得已。兩相食。上弦月。捉不得。彎如弓。向人射。下弦月。捉不來。愁如眉。慘不開。十二三。十五六。圓疑環。白疑玉。玉與環。難把握。醉中客。總不知。時呼月。一問之。蓬萊山。作糟邱。捉不得。卽拍浮。滄溟水。作醇酒。捉不得。卽濡首。排千觴。列百樽。我

欲起爲解紛。仰明月。呼先生。爲詩伯。爲星精。時或醉。時或醒。酒星暗。蟾月明。啓明落。長庚橫。萬萬古。傍月行。

曇陽仙觀題壁

生天成佛事皆真。二百年來記昔因。化鶴人歸寃已剖。釣鼈客到觀重新。觀爲州守。鼈圖新建。蟲魚篆尙留遺跡。麟

鳳洲先謁後塵。王鳳洲兄弟。畢竟傳疑由弟子。曇鸞枉說化前身。鳳洲作曇陽仙師傳。未修說師爲曇鸞師後身。以致人疑。

題明姜黃門藝圃諫草樓二圖

折檻朱雲氣已粗。時艱不敢作身圖。愚忠自欲回天地。臣罪原難保髮膚。滄海變來留隙壤。危樓築處傍浮屠。敬亭山下春蕪滿。月黑愁聞杜宇呼。

吳梅村祠題壁

寂寞城南土一邱。桮梅零落水雲愁。生無木石填滄海。死有祠堂傍弁州。同谷七歌才愈老。集中有避誰。秣陵一曲淚俱流。興亡忍話前朝事。江總歸來已白頭。

題王應宸太守洞庭泛月卷子

修月八千戶。常居天上頭。釣湖三萬艘。亦趁水東流。我覺飛仙好。時陪帝子遊。宵涼亦何事。嘯起岳陽樓。苦愛蓬心叟。煙雲筆底濃。冥濛舟似蟻。活潑水如龍。欲到三層閣。仍携九節筇。天風忽然遞。嶽麓寺前鐘。

又歲寒宴坐圖

不知門外路。爾許雪霜深。客念此時寂。鐘聲昨夜沉。淡然忘世味。渺爾豁幽襟。在在都無著。空明此夜心。
如公能幾輩。未許臥蓬蒿。終爲蒼生起。應知素望高。志猶營宇宙。跡暫脫塵囂。卽此坐忘處。天風響海濤。
題扇贈汪童子元爵

昌黎已序張童子。魏國先知員半千。他日蓬萊問家世。童子祖父已三世詞館四傳應號小神仙。

吳舫卽事

杜曲城南記最真。繁華悟後始尋春。蘭香仙去秋孃老。零落尊前見此人。
水明樓上會羣芳。屑玉研珠費較量。折得一枝紅芍藥。鏡臺先欲贈花王。

別友

謫下蓬萊又幾春。形骸疑假復疑真。天荒地老重相見。君是前身我後身。
意外相逢是昨宵。可憐知復在明朝。十三夜月難連曉。魂斷溪南長短橋。

消寒第一會。萬大令承紀招集吳舫聽寧福校書彈胡琵琶爲賦長句。時長至前一日。

金闈城外人煙密。琵琶一聲萬聲絕。萬聲縱沸亦不聞。琵琶聲高壓四鄰。夕陽欲滅猶未滅。喚出團圞海邊月。北風吹潮海上來。怪響迸入蛟龍堆。繁弦促節手不管。似有玉虬纏玉腕。神明矩度心不關。金鳳獨

翔金指環。一聲舒遲。一聲疾。霹靂出山天。乍裂大絃。展拓幺絃收。雲霞鋪空地欲浮。欲完未完聲一束。直立琵琶若鼉足。我行昆崙葱嶺二萬里。青氣漫漫障天起。非無胡琵琶。拉雜彈不已。妖姬十五如山魍。十指漆黑聲啾嘈。招來區脫彈數曲。帳外似虎天風號。烏孫戍客何曾久。意外生還感高厚。禽巢南枝獸邱首。百里遊行畏讒口。蒲帆無風向東走。忽復遭逢數良友。烹龍炁鳳爲我壽。更拉琵琶佐樽酒。金戈鐵馬音鏗鏘。奔厓裂石詞激昂。玉門關前天雨霜。天馬欲走蹄先僵。天山界畫陰與陽。日月影礙冰瓊嶺。曲終四坐慨以慷。似識遷客曾投荒。我爲琵琶歌。行酒復食炙。商婦當年已衰謝。何似茲樓起聲價。雲英翩翩未經嫁。拜起尊前貌閑暇。當時樂天淚墮琵琶下。我謂時平遷謫何足訝。況復經時卽豪赦。南冠初除囚服卸。席地幕天無所藉。三百六日擇此最長夜。金烏玉兔光激射。二十八星環水榭。君不見。樽前情淚何能灑。百歲浮生亦虛假。胷中之奇誰識者。出戶茫茫眺原野。有淚或向銅仙瀉。

消寒第二會汪庶子學金趣園座上追賦嘉慶戊午四月編輯婁東詩派成爲諸詩老設供建水陸道場用瑜伽薦度法并考生平行詣分上中下三壇別設閨秀一壇七日乃竣分賦得栢梁體一首

玲瓏水上飛千燈。東海璧月同時升。佛香妙處緡大乘。掃屋更結壇三層。一壇別設列采繪。雲鬢飛入皆鬢髻。天人丰格不敢誣。淨名居士智力宏。佐以百六高功僧。婁東詞客繁名僞。恆河沙數量不勝。詩編大束以緝。平生慧業此可徵。魂魄化去心神凝。光采尙若燔薪蒸。靈車鬼馬空際騰。一一彼岸祈同登。否

亦向冀天衢昇。仙人心中空鑒亦激。品第甲乙復經吓增改定品第甲乙殊兢兢。空中垂問空中膺。忠如龍比孝閔曾。陳

雷朱范篤友朋。賈彪郭泰偕李膺。柱世風骨真稜稜。就中節義尤所矜。生可模楷沒豆登。列上上乘皆曰

應。其餘稍或寓勸懲。亦不以愛不以憎。原心略迹目匪瞢。大邦齊魯小杞鄆。州蓼隨統郝薛滕。次等亦復

難加增。灌夫罵坐肆轢轆。樓護結客多依馮。胷中鱗甲手葛藤。甚或遇事全模稜。諫垣瑟縮噉凍蠅。酷吏

伎猛同蒼鷹。亡身破家刺史澄。降胡負漢都尉陵。品列下下無能陞。知人論世最足憑。不以文筆相誇凌。

大弦稍緩小絃掬。筆法直似朱絲繩。定論無用參疑丞。此邦前代尤峻嶒。後先七子稱代興。荆石相國弇洲

尙書事業世所稱。各有祠廟羅肴膾。迪功集若雲霞烝。日觀噉鳳天池鵬。梅村祭酒緒復承。此道亦屬三折

肱。歷年二百留雲祢。流光疾若矢射棚。琅邪太原壇坵仍。品題直到驢與騾。語簡而當爭鈔謄。我于彼法

習未曾。服此論斷非僂僂。忠賢奸佞各列棚。竟若二水分淄澠。學仙學佛縱不能。何必苦判溝與塍。山雲

欲凍海欲冰。萬丈雪霰愁難變。歸裝幸有十束綾。敬錄一本隨行勝。

消寒第三會王孝廉履荃胡明經金誥邀遊樂郊園因出婁東十老圖索題

十老爲王育。字石隱。年八十。陸羲賓。字素朴。年七十一。宋龍。字子猶。年六十四。郁法。字儀臣。年六十五。

顧士埏。字殷重。年六十四。盛敬。字聖傳。年六十二。陸世儀。字道威。年六十一。江士韶。字虞九。年六十。陳

瑚。字言夏。年五十九。王撰。字異公。年五十。皆婁上明末隱君子也。

十人慘慘荒江渚。時歌時哭天爲陰。朝無食案夜乏衾。尙披朱履行空林。沈思古昔淚雨淋。往者不作何況今。魯連旣向滄海蹈。屈子又復湘江沉。田光刎頸萇宏脆。漸離矚目豫讓瘖。吹簫吳市亦時有。擊鼓河岸誰能尋。寰中止剩伯倫錘。海上自拊成連琴。龔生未授新祭酒。伏勝尙屬秦儒林。以之相較盡不愧。餘子未足披深襟。歸迂顧怪在咫尺。庶可與爾稱同心。

消寒第四會汪刺史廷昉座上賦南園古梅歌梅爲前明王文肅公手植名一隻瘦鶴

一隻鳳去不回。一隻鶴翩然來。城北卽雙鳳鎮翩然下啄莓與苔。渺爾化作羅浮梅。羅浮仙夢何時醒。幻作梅花

尙朱頂。三生落落出世姿。七尺亭亭照波影。不飛不鳴作高格。四出枝猶排逸翮。亭空月冷露欲零。仙客

欲騎騎不得。百餘年來丁令威。游戲倘復時來歸。人民城郭縱非是。尙認一樹衝寒開。幽人幾日園南住。

香氣橫飛海東路。滄溟今已作桑田。斐河口今長海沙遂至淤塞此樹應須慢然悟。園林之主先後殊。昔者太保今尙

書。南園近爲華秋帆尙書購得以居甥沈慙師圍棋賭墅偶然得。瘦骨尙欲凌高株。研菴居士開賓閣。邀客詠梅如詠鶴。長身

安得居樊籠。復恐化鶴飛橫空。

消寒第五集田大令鈞邀集官廨卽爲題荆樹山房圖卷子

荆樹山房爲大令六世祖明萍鄉令□□所建嘉慶三年錢唐黃司馬易爲補圖。

田家集在何處。門前清濟會濁河。百世流傳紫荆樹。紫荆樹老花愈多。四出不復分枝柯。尋根旣悟一本

義攀樹時作同心歌。我願兄弟心。化作此樹陰。祥風甘雨萃一林。三冬三夏不使嚴霜烈日交相侵。仍願手足誼。化作此花蒂。千枝百枝同一氣。花葉雖繁枝不替。李家花萼樓。馮家棠棣碑。不及君家此樹好。顏色千古萬古名。猶垂山房三間下有池。容易得值花開時。花前盈盈酒滿卮。既不識。尺布斗粟三字辭。亦不聽。然其菘豆七步詩。君家此樹真堪愛。大令遠君剛六代。一門草木皆異常。茱萸不吟護樹背。龔梧生黃小松。爲君作圖作記皆極工。君不見。紫荊花。花色異。絕愛君家好昆季。六世相傳幾循吏。更覓甘棠栽隙地。

消寒第六會汪公子彥國招集復初齋觀王石谷繪山水直幅

畫係石谷贈公子七世祖明處士汪溥溥亦工畫爲婁東第一手

我行徧天下。卻愛黔中山。黔中山勢盡壁立。出地萬仞無彎環。南峯升雲北峯月。畫裏溪山亦奇絕。靈泉破空山石裂。飛出千年萬年雪。崖窮路古林光倩。斷壑奔灘鬼神現。林花對客纔一笑。山鳥窺人剛半面。洞門怪響七尺筇。奇古似是商山翁。商山翁居海曲。得意時歌復時哭。地老天荒一間屋。滄浪之水清濯足。鸚鵡茲與同浴。放艇時來玉峯麓。森然非松亦非竹。植立門前聞剝啄。主人開戶喜不速。邀坐茅檐背同曝。忽然一筆寫不足。肌膚如山骨如玉。狂叫自呼王石谷。我題此畫亦非偶。二百年前倘良友。畫中蕭疎兩閒叟。著罷枯槁偶垂手。瞥見洪崖拍肩否。

王石谷自題有洪崖拍肩之語

山中古洞如敲開。兩翁曳杖還能來。消

寒集上醉幾回。大笑手覆三千杯。

消寒第七集唐明府仲冕招集吳縣倉廩觀唐六如畫馬

唐生畫馬如畫鶴。仙骨稜稜難捉摸。不識人間有帶絡。唐生畫馬如畫人。體采奕奕光瞳神。氣軼天半心難馴。唐生本是神仙謫。畫馬亦與龍麟匹。眼空千里萬里程。一點飛從草頭黑。蹄高四尺尾徑尺。全力都從尾間出。頭肩背腹鬣。經膝大氣回環如一筆。蠻靴烏帽衫落拓。此客我疑孫伯樂。不然而以神采飛騰氣磅礴。我曾行經大宛兼烏孫。枕戈萬里求絕塵。生還豈意復相值。雪夜對此開芳樽。六如畫品陶山詩。落筆往往饒精思。前生不是趙承旨。或者卽爲李伯時。君不見。旄頭星尙照巴蜀。眼急捷書來不速。十萬驂驅競馳逐。餓火燒心尾毛禿。何如此馬真有福。飛行限以尺一幅。低首且食太倉粟。

消寒第八集孫兵備星衍邀同人泛舟至永昌鎮訪孫武大家率成四首

初日甫欲升。照我出東郭。巫門已迷離。何況冢邱落。言尋永昌鎮。十里路初拓。英雄骨未朽。其上已耕鑿。雖然巢冢鵠。鷹隼不敢搏。繙罷越絕書。酸風下懸閣。

伍胥貢奇士。本欲爲國謀。寥寥一寸心。亦報身家讐。要離與專諸。詎與公等儔。蕭蕭吳宮中。頸血五步流。遂令姑胥臺。濃春修成秋。平原不知兵。亦斬笑者頭。

生齊而仕吳。位視客卿例。如何蓋世才。乃用作兒戲。兵鋒纔一試。已取鄢郢地。嗟嗟甬東叟。不及盡奇計。至今十三篇。海內悉衣被。

荒墳極十頃。上有柏樹根。高碑止留趺。文字已不存。茫茫今古殊。地尚名孫墩。百步絕采樵。沒世若有神。千年倘思鄉。魂登望齊門。

消寒第九集臘八日李廉使廷敬招同人至虎阜憩梅花書屋看黃梅作

十步亘一閣。五步橫一臺。藐姑仙人尙未來。風信先已催黃梅。門開稜稜石千尺。徑險最宜雙蠟屐。小樓開處三面花。花下屋古如浮槎。闌干東西屋前後。不及捲簾香已透。紅紅白白不並時。南枝北枝開故遲。維餘寒影互激射。凍蕊落葉光參差。黃蜂千頭綴枝冷。只惜南園蝶無影。紆千山雀時一雙。噪得遊人發深警。日當臘八月上弦。樓上兩兩排華筵。飲中八客疑八仙。是日同在詞館者共有八人不飲我欲花前眠。花光旣分飛。燈影亦交錯。君不見談深不覺冬日促。幾樹夕陽黃不落。

古會晤詞

回頭卽相思。對面忽無語。妾身雖堅貞。妾意已相許。妾如團圓月無缺。儂似曉星常逐月。升天入地影不離。何必更判雲與泥。

古訣別詞

絮騶不曾歸。青驄不曾去。同行複道中。意外復相遇。黃梅一株香未折。花底忍寒來訣別。暗影朦朧啓北扉。嚴霜正白城頭月。

邗溪步月

空外月華直。幽人此際來。寒梅三兩樹。並影一齊開。

臘月十九日卷施閣邀同人爲宋蘇文忠公生日設祀作

東坡謫南海。我謫西海頭。東坡更三歲。尙未離儋州。我頃荷戈來。僅止三月留。我歸正值黃流漲。海外奇花未全放。天山六月汗不流。冰雪千層萬層障。竭來半載荒江泚。一念感恩先欲死。江田時陸復時沉。自歎浮生亦如此。年殘百事如蠟毛。歲未全稔民仍勞。憶公更憶初度日。置酒遠復邀朋曹。初陽離離開竹屋。黃白種梅香乍馥。遠行萬里今甫歸。濯足卷施一隅谷。君不見。坐中七客鬢皆斑。難得人閒歲亦閒。同獻樽前一杯酒。祝公生日我生還。

凌同年廷堪以其族曾祖明侍御□□遺札屬題率賦一首

一紙留遺墨。千秋識蓋臣。更因懸腕疾。彌覺剖心真。臣節終橫草。朝端尙厝薪。傷心江總輩。文采竟亡陳。借月歌爲借月上人賦

出門卽看山。閉門卽抱膝。上人于世何所需。祇借天空一瓢月。有時欲閒吟。一瓢月在心。空濛百斛光。先與祛煩襟。有時欲說法。一瓢月在頰。靈明百琲珠。如看瀉行篋。空空相色非非想。瓢月時時復盈掌。離鄉忽欲念鄉山。天姥天台或長往。去年住城東。看此瓢月生。巽宮樓前燈影明。今年住城北。看此瓢月蝕。天

王堂中香炷熄。僧既不還俗。月亦不上天。假而不歸凡幾年。聞說塵劫歷百年。經千天邊之月時或缺。月在一瓢光不滅。

許上舍汝原觀濤圖

避人何敢學乘桴。東下滄溟住得無。轉眼忽憐塵世小。一杯海水一葫蘆。三千里路客何久。十八家村住亦難。我欲與君同卜築。城南陽羨好溪山。

題畫

峯峯嵐氣誰能辨。一色采雲分一面。山形正闕西北峯。卻好海霞生片片。山深六月徹骨涼。世事不到三間堂。回厓偶爾透日光。水流花開天地忙。石壇中間棋局具。五客入門饒逸趣。纔完一局已卅年。騎鹿公然上天去。

荅友人問近狀

門前三萬六千頃。架上二千四百年。胷次近來無一事。釣竿纔放枕書眠。

跋唐豐溪處士呂從慶詩集後

處士本大梁人。以唐廣明元年避黃巢之亂至歙。又自歙移旌德之豐溪。遂家焉。處士卒時年已九十。七。自題其墓碣云。唐詩人豐溪漁叟之墓。時已屆石晉天福中。蓋處士之不忘唐如此。自後遂世居豐

溪迄今已九百餘年。子姓繁衍多至數千家。余來主洋川書院。其末孫璽與培皆從余游。近復從零縑斷碣中搜羅處士之詩。并前所刊共得四十五首。乞余序之。因并繫以詩。

君詩四十有五篇。流傳九百十六年。豐溪自此占居籍。百世尙識開封遷。人丁至萬戶。至千前後南北園。墳田清明歲歲上先冢。十里以外聞香煙。千年家法堪則倣。不用西方化人教。牲牢奠後布路回。墳頭從不飛紙灰。君不見司空表聖羅昭諫。唐末英英義聲見。詩人豈藉詩句傳。大節所在尤昭然。豐溪處士生晚唐。末路乃值晉與梁。時嗔時輟心內傷。醉後自比陶柴桑。烏衣山王官峪。糾嶺柵峯同峇巒。九原數子如可作。愧煞陵陽杜荀鶴。

友人貽所知集見卷中錄先君子詩頗多敬讀一過感賦

親承色笑猶如昨。孤露餘生五十秋。夢好尙能依膝下。愁多時復上眉頭。傳家舊業詩千首。卜築新塘土一抔。便種梅花滿墳屋。他時地下鎮從遊。

Page not available.

Please help scan and add.

页面不可用。

请协助扫描添加。

更生齋詩卷第五

箬嶺授經集

勵志詩三十首

獨不可製棟。乃反裁作橋。獨木之橋。心焉搖搖。獨木可立柱。乃反刳作舟。獨木之舟。或沉或浮。天形不知。以農爲師。地圖或濶。引商參問。欲知古詢。及賈欲通俗。訪及僕。

羅網待物。不擇飛走。資格縛人。不問賢否。

慢神無福。諂亦如之。不慢不諂。是爲得之。學佛無益。毀佛無損。不佞不毀。達人所允。

萬燈雖明。不敵一星。九流雖精。不敵一經。星晶瑩。海宇寧。經習熟。治術足。

莽佐飲。於佐食。腸浸淫。口呼吸。一火攻。一水厄。消肌膚。鑠精液。

一家飢寒。擾及里鄰。四民飢寒。憂及君相。

靈狐猖獗。善惑世人。神祠穴久。不媚土偶。林禽剪舌。巧過百物。有法制之。禦以木訥。身欲死。藥不靈。心欲死。語不經。語不經。神殛之。藥不靈。鬼殺之。

我欲上天。祇憑一梯。天之高高。梯則已低。我欲渡河。祇結一壺。河流湯湯。壺不可附。

以力養人。力懼不展。以心養人。活及無算。以財濟世。財有價時。以言濟世。利無窮期。妄思奇福。必得奇禍。妄思窖金。必至家破。

龍行雨聲不聞。龍出聲雷卽噴。鵬搏風翮不露。鵬奮翮天卽怒。

我所思在九域以外。九域旣窮。天地何屈。我所思在萬物之究。萬物旣究。孰持其後。心無欲傾。不畏震霆。行無疵累。不畏社鬼。社鬼所搏。必非強梁。雷火所觸。人或不祥。齊三士可稱勇。伏劍死。不旋踵。魯兩生可號儒。叔孫先。不能污。齊三士誰可敵。田橫島。五百客。魯兩生孰可同。哀平中。楚二龔。

衣無複單。難以禦寒。家無法紀。難以服官。衣之有複。潤及肌肉。家之有法。化及鵝鴨。惠人升斗。莫惠以口。殺人刀戟。莫殺以舌。口惠人。怨必叢。舌殺人。已必凶。

妖禽九頭。妖狐九尾。顧首顧尾。不見可喜。扞鬣斷足。形天斷頭。時起時舞。不見有憂。盜賊水火。不過家破。飢寒困窮。一身之凶。妒賢嫉能。殃及孫曾。利己害物。禍至殄滅。環堂而行。跬步有幾。行之不已。可積千里。索書而觀。書苦易竟。循環讀之。義乃不盡。欲身不病。無與物競。欲身無災。與物共財。

檻虎縱馴。不使導遊。吾誰與偕。岸有白鷗。籠禽雖俊。不與論心。吾誰款曲。案有素琴。

不隨俗。可挽俗。不趨時。乃抹時。

父母存。苦賤貧。齏鹽蔬菽。日以奉親。父母逝。感遭際。錢刀錦綺。僅以營祭。東流滔滔。逝不回。西日宛宛。誰能追。行持形骸。入蒿萊。元堂幽扇。永趨陪。

鵬六翮。難傅天。蟲百足。難陟巔。終爲人所嗤。不爲人所憐。

百步之內。必有嘉木。吾拜松竹。重其先拔俗。一林之中。必有飛翔。吾拜烏鵲。重其不出鄉。一身之事。妻孥不詳。欲告我友。又苦各一方。百年之中。半不居里。惟蠹魚追隨。見我輒喜。

喜飲海水。喜食海魚。春夏卜居。無逾巨區。喜餐湖淥。喜采湖菱。秋冬讀書。宜傍禹陵。鏡不留物。影過卽滅。世不待人。事去卽陳。浮雲激電。生滅何速。視世以心。不視以目。

壬戌新正九日吳封翁端彝等邀集世經堂看梅作

昨夜羅浮月。微黃挂屋端。居然半間舫。釀足十分寒。殘葉樹頭墮。古香枝上探。花前兩年少。吹笛勸加餐。
十八日偕陸孝廉繼輅莊上舍會儀黃秀才載華至城東橫舟亭探梅回集卷施閣小飲卽送孝廉北上。東風纔解凍。北風又飛雪。已傷青春遲。復與友生別。陸郎卅載同鄉里。早歲聲名日邊起。蝶夢莊周昨已醒。牛醫黃憲今誰比。三君一例皆少年。各矯健翮凌風前。流光真慨熟羊腓。壯志欲餐生處肩。嗟余病已經時臥。五十五年彈指過。范雎脅向生前折。苟偃頭從夢中墮。閉門且學楊子元。精義一一離言詮。雪花

六出梅五出。日月右旋天左旋。因茲悟徹無生旨。大地春光亦如此。要從鶯燕識春秋。不與蜉蝣共生死。燭光千頭淚百堆。日昨畫鷁從東來。元夕城東威墅。堰有競渡之戲。天門一笑即飛電。地軸半拆驚轟雷。閒門卻倩梅花守。掃徑惟應待良友。二頃雖無陽羨田。百壺且中山陰酒。東門之東花幾株。草根樹皮春已蘇。大姑城訪東晉刹。少伯河接西洮湖。荆湘米價平難得。楚蜀軍書尙馳驛。燈火初回眼已青。干戈乍歇頭先白。八角籬門尺五汀。暫時分手若爲情。南行欲趁鳧溪棹。北上先題雁塔名。

將至洋川書院先詣郭北謁別先塋

經年方覺定羈魂。松柏蕭蕭謁墓門。已分頭顱行萬里。昨歲蒙恩免死。遣戍伊犁。至戍所。將軍又欲行。亦荷聖恩以免。僅留皮骨反孤村。長愁擬共張平子。妙德慙無袁愍孫。揮淚更從原北望。鶉鴉聲裏上朝暾。

過東垣

已斷中江路。銀林五塋長。水難歸震澤。波轉突丹楊。別派分天塹。低圩減地糧。五垣成。高淳諸縣。遂爲澤國。前明遂奏減地租。派入

宜興荆溪等縣。臺濛遺事在。三復感滄桑。

花朝日阻風。江口望采石。太白樓咫尺。不得上。

今朝花朝無一花。今夕月夕亦無月。因之酒人無酒飲。空向酒仙樓畔歇。沉思往事心內傷。陳劉應徐均已亡。謂三十年前學使署及沈太守榮富署中諸賓客。如邵學士晉涵。高孝廉文照。汪明經中諸人。我前同公謫夜郎。意外復得還江鄉。眼中千里與萬

里只坐沙洲慵不起。忘機雅有忘機伴。嗚鳩鷺絲飛不已。君不見江源亦出昆命中。往者險欲探奇蹤。伊
去昆命伊豈知勞人家住海東岸。江水過我始得東朝宗。犇馳歲月方三載。江水未移青鬢改。竹帛偏憐
嶺皆不還。壯志虛乾坤。剩有詩名在。二更月出斷崖口。遠道呼童復沽酒。花時雖無桃杏花。且向原南折新柳。

涇縣道中夜宿

春山一路幽蘭香。菜甲遠襯斜陽黃。藍輿時向杏梢度。薄暝尙欲穿層岡。一山初平一山出。怪石總從頭
上突。卻到山溪夜已闌。橋南一樹花如活。

過茹麻嶺

茹麻嶺南無隙地。麥隴盤盤上天際。青松陰裏紅杏花。波影日光微覺膩。疎疎一樹闌干右。燕剪未來蜂
已逗。晴空復聞喚雨鳩。呪得一角陰雲浮。

行次桃花潭山店看杏花作

整整斜斜劇可憐。桃花潭側杏花妍。銷魂樓上三更雨。似畫江南二月天。小語未妨留睨睨。閒情只欲惹
鞦韆。慈恩回首真如夢。露冷烟殘又十年。

山坑道中

雲乍離山日向晨。浣衣津口淨無塵。不知頭上花齊放。祇覺遊蜂戀美人。

抵洋川書院

來路雲已遮。去路山復塞。山禽亦分界。飛不安南北。惟愁山外事。傳到此山側。預戒五尺童。不延山外客。追思荷戈地。亦有萬仞山。但覺白氣周。無此青鬱環。攤書向檐前。鳥語殊綿蠻。勞攘三十年。獲此一歲閒。生徒十數人。曙卽攬衣起。周廊聽書聲。都穿白雲裏。與談前世事。一一盡色喜。所愧學業荒。款門來不已。樓前半畝花。紅氣通八牖。朝霞復相間。赤白分左右。欣茲讀書暇。時亦陟岡阜。日昨山雨肥。園丁獻新韭。詠亭側海棠。

薄暝行山坳。花氣籠一谷。紅襟一雙燕。守此花畔宿。紅紅白白競。半春只此花。態尤清淳。亦如名姝善守身。艷極不欲銷人魂。一花初開承一葉。葉上時時綴胡蝶。雲紅露白夜不眠。要看殘月來花前。

曉起看梨花

一白疑無影。亭亭物外斜。祇宜將曉月。襯此欲開花。飛瀑空相照。幽禽靜不譁。闌干兩三曲。何處著春華。

山樓喜雨歌

一月不雨憂三田。四山出雲高接天。雨聲似挾海潮至。一夜迸落山窗前。山中懸溜本數重。添出百道如飛龍。喧聲忽然入室中。欲挾床几凌虛空。漫空花雨尤堪訝。桃花李花成陣下。海棠可惜昨始開。連藥都飛北窗罅。園丁失喜農師幸。風伯差嫌煞風景。翻盆雨驟晴亦驟。北斗仍看挂松頂。沉思往事聲暗吞。憶

昨雨急趨烏孫。竄身無地得空穴。雷電又入拔驚魂。雨行作雪夜若年。我僕尙滯南山巔。羊裘溼盡不得脫。指凍欲裂餓腸煎。卽今生還萬事足。況復眼前書可讀。雨聲風聲縱淩厲。足不下床頭戴屋。君不見。雨餘溼翠復幾堆。曳杖更欲登層臺。老饜無端笑口開。明日驚筍登盤來。

山館靜坐憶孫大星衍

戊戌年曾共隨學使者按臨過此縣境

峽號壘。篋澗響琴。卅年前事一追尋。巖腰柳尙凝青眼。谷口蘭真愜素心。偶爾塞翁悲失馬。依然山館仿來禽。舊遊十輩今誰在。最少如君白髮侵。

將至旌德趙兵備翼枉詩相餞未暇報也山館無事戲作長句柬之并約同遊黃山

逐臣初歸戀鄉土。日日醉眠腸欲腐。有花卽向花前飲。不問誰賓復誰主。少年英英丁與陸。明經履恒。孝廉繼翰。跌宕

宕文場氣頗粗。就中我敬西頭趙。七十高年健如虎。哦詩一字不相讓。往往雷霆雜吞吐。牡丹八首尤奇

絕。老筆轉能生媚嫵。百年文獻差不愧。一輩賓朋試重數。忘筌莊叟善高論。通敏。中允。荷鍤伯倫稱大戶。舍人。召揚。

沈吳近又結詩社。廣文元翰。封君端彝。劉蔣頻招宴花圃。太守熊昌。地鎮炬。賽神我憶月廿三。去歲二月廿三日清明。競渡人喧日端

五。波光已覺淨如綺。筆力復看強過弩。座中詩派判唐宋。壁上兵鋒看秦楚。危詞縱累十二碁。定律不差

分寸黍。便教長樂嚴刁斗。敢與淮陰鬪旗鼓。強梁幾欲扛周鼎。弱肉何堪試蕭斧。叢譏杜老作詩瘦。轉學

荀卿著書苦。此來百里程迢遞。實避千言氣莽鹵。仍攜季豹同趨塾。時挈兒子符孫入塾。未礙伯鸞居賃廡。萬山已

距南來轍。一屋祇開東向戶。三天子障肩堪並。五老人峯頭復俯。九華山距此不及二百里雲光破曉嵌眉睫。清氣歷

時充肺腑。恥同詞伯競壇坫。可許散仙居洞府。狂遊尙未卜時日。鄙意終須待儕伍。我餐黃獨纔匝月。君

跨青驄去何所。時聞有吳門之行名山欲入先鼓輿。此老若來當步武。朱砂泉記仍可續。紅杏原詩不須補。緩程

水定由青弋。回路嶺仍登白紵。狂思策蹇升龍脊。醉或然犀燭牛渚。餘閒并可覓酒人。陳巡撫淮近寓居蕪湖得暇

未妨談食譜。君如爽約當有說。意必兩端持首鼠。蹤疲既畏行客笑。句劣或恐山靈侮。興公果係天機淺。

安石輒爲人事阻。縱然曳踵看山色。應悔埋頭住江滸。溪南帆席不肯挂。屋北降旗定須豎。歸時擲示一

巨編。讓我長歌擅今古。

登山半小閤

一閣瞰四山。缺處望箬嶺。山坳一千戶。歷歷若居井。白雲穿入牖。曉夢尙難醒。幾家晨爨早。烟縷上山頂。

烟光觸花氣。倏忽暗朝景。獨坐心轉清。憑闌試新茗。

山下訪友

門前古樹分向背。千枝百枝鳥聲碎。有時出屋不及冠。頭上白雲如可戴。興來欲訪溪南友。水鳥鷺絲分

作隊。橋心甫過魚驚竄。瘦影亭亭嵌波內。南山雲晴北山暗。坐覺一窗殊顯晦。野人留客頗勤懇。手剪青

青一畦菜。家貧不諱瓶無粟。舍北村南總堪賃。飯餘一晌眠初熟。倏忽怒雷喧水碓。竹中一徑穿曾慣。人

去鳥來都不礙。零星舊事談難竟。送過前溪步方退。爲言山僻有一龕。明日倘來堪晤對。
侵曉送客過嶺

孤帷隱一燈。行客尙未起。殘月下北山。寥寥犬初吠。
一峯抱一峯。劣徑入隻騎。十里吹溼香。原空瀉花氣。

偶成

鳥聲不下樹。蛙聲不上山。夢醒聞衆聲。寥寥隔層關。前宵一雨山光綠。添得水聲飛上屋。三層閣倚百尺松。飽聽日午唵蒼龍。

連日風雨花事零落殆盡牡丹芍藥尙無消息感而有作卽示諸生

岡北岡南厭登涉。十日看花都作葉。風飄萬朵無一存。隔隴疏花尙層疊。閒情幾日少歸束。春夢百番難妥帖。負暄行客乍脫綿。驟暖高齋欲搖箑。無端頃刻變晴雨。或者陰陽欠調燮。名花縱謝柔桑嫩。樹上家家有蠶妾。攜壺挈榼上冢忙。剛土四邊封馬鬣。茶畦偏多麥畦少。久矣斯風盛宣歙。洋川書院挺山半。築屋居然象城堞。一種我尙遠借書。百里最慙爭負笈。閒繙左氏獲麟史。教做羲之換鵝帖。蜂腰終覺句可商。鳩舌半憐音不叶。九經四史孰淹貫。八體六書宜涉獵。百房燈影遙相射。半里書聲恍如接。埋頭已覺遙夜永。陟足偏欣上山捷。諸生英英志莫惰。春日遲遲睡防壓。何時便可放芍藥。此信定難瞞蛺蝶。花寬

十日五日約香已千枝百枝。麝新蟾屈指黃半鈎。嫩葉關心紅一捻。二分纔向枝頭吐。一朵誰先髮邊貼。花前勸我頻攜酒。花下阿誰時步履。醉同山簡接羅倒。雨學郭公巾角墊。金鬪總向人前瀉。玉笛須從樹頭摩。半街月霧籠衫袖。五色花光照眉睫。商量卻待榴火紅。青弋江應放歸楫。

度嶺

一山初平一山起。更有一山生足底。怪峯稜稜都礙履。山鴉啼愁山鵲喜。翠柏青松淨如洗。山頭回身望山尾。來路都沉白雲裏。天梯初升石門啓。已隔下方三十里。

山樓曉望

花紅宜朝暎。花白宜曉月。梨花尙帶殘月光。一樹棠梨已迎日。人家分住東西嶺。菜甲作花連十頃。平田雨後飛溼光。雲朵亦與花爭黃。

微雨

天半浮雲過。山頭暗一重。早涼開北牖。微雨入前峯。已度三層澗。全迷萬壑松。冥濛看飛鳥。歸樹尙從容。

山行

添衣欲出門。日色驟晴照。濛濛北原上。春氣零若雨。斜穿松樾徑。百鳥頭上語。草花三兩種。曲折礙芒屨。前渡淺水灘。牽衣待儔侶。

三月三日憶里中雲溪諸勝

今晨三月三。禁烟亦此日。風花無一朵。清冷值佳節。攜樽上高阜。轉覺鄉思切。遙憐池館好。疎雨亦將歇。

北郭展嫩晴。雙橋上新月。應有挑菜人。延回出城闕。

我家白雲溪。雲白溪亦漲。一鳥溪上鳴。千花樹頭放。近移東半里。築屋轉相向。春來倘無夢。夢輒在溪上。樓前楊柳樹。闌隔可閒望。花落溪水深。春人定惆悵。

郁李

階前郁李多。只惜花瑣碎。沉沉春晝影。迷客有如醉。幽蘭獨高格。開向與人背。梨花嫣然姿。亦出桃李內。庶幾顏色淡。蜂蝶所不愛。三春孰蹤跡。一客獨盼睽。欣然攜茗具。晴晝看至晦。詎忍折一枝。夜窗仍晤對。

半山看雨

雨聲欲走北。風力欲挽西。遂令一谷雲。分向西北飛。風驚西來雨。北走天頂依然挂。星斗風聲雨聲入夜昏。鳥歸人歸爭一門。君不見。歸人歸鳥何太急。鳥亦有巢人有笠。

大風拔木歌寒食前一日

危亭不合皆畫龍。怪底拔宅思騰空。爪牙森森頭角挺。惹得天龍下窺影。雨聲飛完復飛雹。風力驟回先拔木。飛泉如濤響空谷。餘勢尙摧花與竹。晝耶真耶不可知。但見半壁雲分馳。雷聲亦自屋中劈。照見鱗

甲光參差。江南山高水復闊。幽處盡爲龍所窟。以龍招龍龍卽出。或者真龍怪唐突。黃山之西白嶽東。勸翁掃壁更畫高高峯。不爾龍挾此屋飛入雲當中。

寒食偶成

伊犁河上值清明。東距關門尙百程。今日萬山深處坐。雨花如夢撲簾旌。誰向洋川紀歲華。沿門都已採新茶。山中春事忙如許。桃李先開半月花。日午山窗睡起遲。東風吹夢入遊絲。愁無一架秋千影。閒煞滿庭紅杏枝。衰遲未敢說春愁。根觸鶯花憶舊遊。只有白雲知我意。隨風都到海東頭。

偕諸生至下洋川修禊各賦一首

我來已半月。未及洋水濟。茲逢禁烟節。又值上巳辰。諸生學經時。用志已不紛。相攜勝地來。驗此心賞真。聯行亦無多。童冠八九人。牽衣過石橋。酌蠶向水澗。頗感歲月馳。奄忽及暮春。吾徒勤讀書。尤在志行純。心性苟不漓。遑計泰與屯。朱雲折安昌。其氣尙未馴。及對辭韜君。品乃絕等倫。寥寥一千年。冀欲追絕塵。狂狷致失中。又恐戾聖門。同堂貴參稽。得間盍共陳。歸及新月輝。陶然飲芳尊。

清明日望遠

三更白雲四更雨。踏青人聽更殘鼓。鼓聲纔絕人聲擾。已見春衫度林杪。濛濛松竹徑尙昏。春燕亦復隨

春人風光縱好春人訝。似怨桃花已先謝。山中一歲止一來。棠棣枝下仍徘徊。一句春鬢無顏色。卻戴幽
蘭露。猶滴洋川曲折徑亦斜。沿路喜尋親串家。滿裙春水年年好。只惜紅顏鏡中老。

階前艸花黃白可愛爲賦一絕

黃黃白白滿窗紗。破悶聊拈午後茶。從此不嫌風景淡。草花能替樹頭花。

清明日憶女紡孫卻寄

小白長紅幾樹桃。嫩黃淺碧柳條條。春光偶到三層閣。客夢頻牽八字橋。堦可學文愁病肺。兒能涉筆幸

垂髻。

謂符孫

他時卜宅烏衣巷。時得孫大季仇札約買宅共住江寧故云門外山光卽六朝。

偶成

校得南華內外篇。晚春已覺日如年。新紅看罷看新綠。正是江南麥秀天。

夜起

尋詩似厭春晝忙。三更起行百尺廊。紅蘭花前月尤皎。白鷺影外天何長。樓臺密處欄干復。北斗正垂闌
北曲。水西一燈行不休。夜半已到山南頭。款門殷殷人不識。失喜偏逢寄書客。山深不及羅酒漿。飯客祇
有蔬花黃。主人將眠客復起。欲到縣中還卅里。

水北三松歌

日日樓上看三松。今日甫向松根過。亭亭拔地百餘丈。遠望仍疑水邊臥。松邊一橋亦千步。橋盡松根始全露。盤空天矯不可名。一半橫遮水南路。松梢沉沉足烟霧。白鶴不來棲白鷺。一枝北出勢更奇。豈得樓臺復無數。五松中間兩已枯。問向岸北尋根株。移南倘復十數武。老榦直欲捎浮圖。霜皮一尺裂一縫。堆得苔錢已無空。風聲雷聲昨倥傯。龍欲出山雷雨踵。倒海排山浪齊湧。只有此松兀不動。攬挈星辰疑有力。回轉陰陽不踰刻。根株盤盤穿入石。透出石中枝尙直。松聲近樹反不聞。數里外覺驚濤奔。鄰翁下見五代孫。自說輩行無松尊。愛之不忍手撫玩。一月幾回來斷岸。君不見。四山中間人跡斷。此客此松聊作伴。

暮窗看霧

分半山坡枕水涯。讀書樓上一燈斜。怪來眼界空如許。白霧漫漫蓋萬家。

望遠

挑菜滌裙總未曾。半旬常自睡菅騰。小桃落盡春無夢。雙燕歸遲夜有燈。舊友許貽京口酒。新詩都寫剡溪藤。惟餘望遠心偏切。月黑高樓上幾層。

山杜鵑

十日不出戶。杜鵑紅滿山。始知造化功。足補春事殘。紫藤亦牽花。掩映松竹間。胡蝶去已久。何時復飛還。

曳杖一縱觀。花露衣上班。側聞鄰翁言。消息到牡丹。有此匝月紅。庶可待藥欄。

山中

山中雨半宵。三日足清響。蛙鼓亦上山。寥寥非意想。

卽事

山雲朵朵欲凌空。罩得山花處處紅。自覺著書心地徹。不知身在白雲中。

雨夜友人過訪友涇縣人。

竹笠芒屨猛叩關。匆匆知自震州還。故人欲話三年事。積雨先沉四面山。勸客酒杯心轉怯。照人燈火鬢

初班。離家早已忘家累。擬築幽居水乙灣。所居水西山水尤勝。

洋河橋題柱

洋川三面是人家。到得橋頭路已叉。卻趕犂牛山北去。不教喫盡野田花。

題士女遊春圖

白白紅紅艸亦香。且扶新月過橋梁。春光似海人如海。不避遊人說大方。
羅衫葉葉趁春遊。竹粉時時拂面流。摘得菜花何處用。嫩黃先襯玉搔頭。
黃蜂何處覓遊蹤。欲上層梯意轉慵。拂面遊絲已無數。第三層塔且從容。

驟晴驟雨筆難描。一朵輕紅未破苞。乳燕尙嫌毛羽重。祇教胡蝶上枝梢。
曲曲溝塍之字斜。踏青纔了路偏賒。一條春巷門無數。何處能尋阿姊家。

十四日夜起

及此三更後。嗙堂寐不諱。夜雲時作態。春月亦能華。蝶夢穿書幌。蟲聲落畫叉。空明一灣水。似不隔窗紗。
十五日詣日涉園看牡丹

紅疎綠暗悵無端。路僻山深夜尙寒。似爾鏡中花爛漫。鬥他天上月團圓。風光豔憶餐霞閣。香味清逾承
露盤。迢遞樽前小兒女。故鄉春好不同看。昨歲友人貽異種數叢植卷施谷中此時當亦盛開故憶及之

看花歸值急雨

雲頭條已昏。雨腳來亦驟。歸途經略約。四面水聲湊。忘攜篋笠具。衫袖薄將透。幸茲坡險處。我僕已迎候。
扶攜到軒墀。屢復注簷溜。樓頭窗八扇。看雨敞前後。只隔山兩重。空明月如晝。

夜坐

好書圍四面。復屋住三層。花氣能消酒。雲光不礙燈。下帷更乍永。擁被月初升。只此清涼境。年前得未曾。
十八日詣延芳書屋看牡丹

別分池館枕汀洲。花外纔停喚雨鳩。修到紅顏仍有福。開從綠野不知愁。吹香簾下頻牽夢。照影波中亦

並頭。倘仿徐熙圖。沒骨。焉支山下我曾遊。

歸途復過日涉園。花事尙盛。

別來莫恨花開緩。月缺一分花尙滿。風風雨雨卽不時。梅枝李枝能護持。牡丹旁有梅一株。高出檐角爲蔽風雨。梅枝高更出簷角。雨縱日飛花不覺。固知顏色異。泛常樹亦曲意憐花王。花前艸綠都如帶。花影將沉夕陽外。朝霞色淡莫色紅。雨後花尙嬌春風。片時危坐北窗裏。靜聽周廊鵲聲喜。君不見。林陰初昏客初起。香氣逐人還半里。

二十日大風。雨屋瓦皆飛。至四鼓乃睡。

四山都幕雨。雲氣代成峯。怪響時穿屋。飛濤半入松。夜燈迷百級。露瓦揭三重。誰說高居好。眠遲待曉鐘。
案頭盆蕙盛開。

書纔完一卷。蕙已舒九朵。清絕山館中。幽花伴人坐。

二十八日破曉雷雨。

驚雷一片穿窗紙。花上棱棱電光紫。朝霞欲上修復收。讓此霹靂穿雲頭。日光初明電光暗。雲外數峯雷尙占。陰晴百變誰得知。殘月尙挂青松枝。

連日風雨。山杜鵑紅者盡。落復有黃色一種。花朵較大。滿山谷喜而有作。

昨朝山杜鵑。一雨紅盡退。今來黃更豔。萬朵出山背。深山花事好。五色若相代。花黃不到處。點入四山黛。
森森碧合流。纍纍綠成隊。如拳復如合。花朵不繁碎。已有采藥人。嬌黃鬢邊戴。

自十五六日雨至此十餘日不止春事將闌感而有作

只惜花千片。都隨雨腳飛。此時孤客夢。樓上一燈微。夜久頻牽幔。春寒孰寄衣。惟應入簾燕。話舊尙依依。
衆響居然寂。天風靜掃闌。殘春懷遠道。斜月逗前山。影逐孤雲上。魂隨獨鶴還。鄰翁縱相約。花事恐闌珊。

二十九日稍霽向山後縱步

上山平。下山險。霞光舒。露光斂。雲頭尙有瀑一重。雨腳亂飛花萬點。厓窮谷斷步欲回。對面樵客穿雲來。
沿流飛渡捷于鳥。詭說北山花事好。

山樓讀書雜詩

朝陽出東山。生氣滿空谷。春禽飛不到。時亦響啄木。經時春露好。潤此松與竹。閒披東北牖。偶復眺村屋。
空外飛纍烟。應知飯將熟。

晨興對聖賢。夜夢侍親側。神明渙然開。真趣誰復識。孤生百年內。所苦駒過隙。庶幾餘寸晷。藉以獲三益。
平生尤與悔。至此已冰釋。

平泉三日晴。原野漲春氣。裊裊青竹竿。森森逼天際。高低楊柳外。鳥亦鳴得意。而我久客斯。孤生或如寄。

山農勤播種，僻壤少隙地。昨者餉豆苗，盈筐綠猶細。
山樓極高寒，所苦山霧重。誰云春日暖，幽谷未消凍。軒墀行迹絕，艸密已無縫。冠裳束高閣，月朔偶一用。
離俗愧未能，經旬有鄉夢。

閒身三十年，一日書不離。每于積軸中，獲此神解奇。一義苟豁然，詎識渴與飢。遊山素所耽，近屢改日期。
亦恐心志專，或以耳目移。殘漏披北窗，攤書竟忘疲。
山雲不出山，舒卷如在我。林禽知客意，時亦近窗左。軒墀無別物，積軸致堆垛。而我顧樂之，時行復時坐。
風花雖已謝，又綻滿林果。今日山杜鵑，入簾開幾朵。

頻年著左傳，詒已欲告成。偶題一律。

頻年几案整精神，訓詁方輿勘較真。于世已疑成棄物，此經未愧號功臣。時將古意參前哲，不肯多端誤
後人。紅豆一株今在否，莫教嘉種化為薪。紅豆山房，惠徵君定字所居也。此書宋徵君九經古義，頗多故憶及之。

三十日餞春

屈指將長至，攤書晝漏長。日濃花氣淡，山靜水聲忙。紅隱新邊社，青連古戰場。北去卽關石，爲晉宣城守桓彝屯兵距蘇岐處。殘
春今已盡，三復舉離觴。

山館卽事

三重碧澗客難渡。一片白雲吾與居。平心已任喚牛馬。壯志偶欲箋蟲魚。樓頭青松下芳艸。樓上著書人未老。經旬窺徑無一人。抗手欲招飛過鳥。

花光一重雲一重。花氣香入雲當中。雲頭花香亦分卸。高下任逐冷風幽。居百日絕忘念。山在屋頭看不厭。惟嫌村酒淡不釀。卅里呼童走山店。

初七日夜偕同人至鄭氏園亭看芍藥歸途遇雨作

閉戶纔旬日。高原麥已黃。亂流雲外湧。百草雨中香。地僻留春氣。廊虛閃月光。居人無乃笑。曛黑看花忙。

喜青陽陳明經蒞過訪

驚起山南鳥鵲羣。筍輿穿徑已斜曛。意中欲定千秋業。時以所作乞序肩上猶飛五色雲。種蛤近添新事業。

近于江北置水田數頃射魚仍憶故將軍。君客福建將軍署中五年他時九子峯頭路。訪罷東巖使訪君。東巖卽九華東峯三十

訂重遊九華

豐溪道中望天都峯作

山南地陷如智井。人鳥爭巢松柏頂。高低山麥皆已刈。留得白雲鋪十頃。千峯萬峯雨模糊。一峯獨立天

所都。記曾曳杖至絕頂。七百里瞰高浮圖。戊戌歲隨學使者遊黃山。曾偕士人陳某登天都峯頂。天氣晴

土人名爬山虎名山歷徧人驚老。如虎健兒今亦少。君不見。置身高處眼界開。足底復有千山來。

聞死已及十年

畫眉嶺

竹笠芒屨雨腳粗。更從峯隙望平蕪。畫眉嶺上無多地。除卻茶菴使酒墟。

涇縣道中山行

水東水西天下最。一縣好山都染黛。人行螺旋不得休。纔欲出山雲復礙。溪光五采霞五色。霞外樓臺好登陟。艸頭黃白時有花。紫燕交飛亦如織。仙人溪上雲冥冥。山青一路至敬亭。君不見。車箱驢背坐已怕。欲借仙人鯉魚跨。

琴高溪小憩

連山雲氣暗層岡。瘦僕偏憐策蹇忙。只有雨絲無日影。琴高溪上十分涼。

琴魚琴筍更琴茶。

琴高魚之外地產茶筍亦極佳土人名爲琴茶琴筍

似與仙人共一家。欲約麻姑過溪上。平田添種女桑花。

渡小南湖

稍晴渡南湖。波闊三十里。鷓茲及鸕鶿。水面飛不已。一綫日影中。湖頭達湖尾。四山青乍露。雲已伏不起。何因吳地犬。見日亦鳴吠。只有南下人。推篷展然喜。時陰雨已及半月

第一村圖

子徵君宗林。家在蒜山之麓。相傳卽晉時孫子荆所居第一村也。壬戌六月十日。徵君招余過洲上信。

宿。並命幼弟淵問業于余。坐次出此圖索題。因作長句以贈。

京江西頭第一村。大水細水吞柴門。柴門開處一峯立。對門卽九子山直上椽椽百千級。水邊楊柳分三層。鳥巢人屋魚有罾。水光不動山雲化。魚鳥與人皆入畫。東瞻北固南五洲。屋背更壓金山頭。徵君兄弟文筆優。關屋別築藏書樓。草堂時來第一流。十日五日能勾留。萬株青竹竿。百頃香水稻。九派江流入懷抱。君不見。晉人風流安可效。合署此村名有道。余過介休日。曾兩詣郭有道村。

十一日同人遊九子山

今朝北風好。吹我入南山。一谷怒當路。千花靜掩關。時繡毳薈開客從三伏斷。雲自五州還。卻挂征帆去。幽

巖未及攀。擬重遊獅子窟未果。

剪江至焦山并遊巨公厓諸勝

火雲燒處戶難開。卻被支公信使催。我比海潮還有信。兩隨圓月渡江來。

石骨峻嶒石髮纖。海雲東上日西淹。來看桃花處之字。江流品字巖。匡正對桃花洲。

巨超上人于焦公洞西北復關一厓。境極奇峭。十二日邀余及同人避暑其下。并乞命名。余因以巨公名

之。復繫以詩。

道人夜洗山。洗入北山腹。玲瓏逢一竅。貼若巨龜伏。梳爬及三日。寬已半間屋。西來山勢猛。至此始盤曲。

石石悉欲雙。惟茲石成獨。安排青石磴。甫可展遊目。南瞻及京口。西正眺浮玉。鬱鬱卅里洲。雲烟互重複。鑿山疏水績。始事尤足錄。成功雖欲讓。衆論久已屬。剝苔題數字。庶配朗公谷。

十三日早至別峯菴看日出

一峯既別出一水亦別流。山水各有別。于茲起危樓。樓上八牖開。正對東海頭。百怪未及藏。光已燭郁洲。森森赤玉盤。正向案上浮。朝景既已開。夜氣始盡收。我心亦空明。障翳一不留。僧雖訝久淹。敬進水一甌。移榻閣上眠。心神與天遊。

詣高旻寺如鑑上人招登天中塔望海

不信帆檣上。居然戶牖開。岸疑穿地出。山欲渡江來。舫屋東西接。樓船楚蜀回。贊公招手處。飛鳥亦驚猜。此日隨飛錫。多年歎轉蓬。三層歷霄漢。百級出樊籠。天意誰能問。坤輿已欲窮。請看東海水。流入尾閭中。

茱萸灣別墅與諸同人納涼分賦卽放生池

茱萸灣中無六月。水竹水雲涼沁骨。支公迓客鶴亦隨。毛羽離披脛先折。房廊已遠官河口。四壁都依水。楊柳幽人見慣亦不驚。水面大魚人立久。斜陽欲入雙徑松。一杵已遞焦山鐘。雷塘螢火忽飛到。百劫尙識臨江宮。石牀旁邊安竹榻。僧古說詩如說法。道心不止鷗鷺喻。善念都看到鵝鴨。勞勞行客歷八荒。誰識此子疲津梁。天山冰雪話難竟。客詢及出塞舊事座客心地皆清涼。茶杯門罷門酒杯。七客反送孤僧回。君不

見、東西咫尺涼燠異、隔岸火雲飛驛騎、

高旻寺行宮敬賦

一水居然跨兩州、塔前千尺步廊周、怪蛇古柏爭橫砌、海燕溪雲各上樓、話久綠莎廳外路、涼生黃屋殿西頭、誰憐憔悴江干客、曾侍長楊五柞遊、

侵曉詣放生池看荷花因夏仲雨水過多花事寥落池上謝公祠等又半燬于火感而有作回途復至卞家池小憇

謝公祠畔路、不是不能來、水雲旣已荒、水上無樓臺、半池枯菡萏、十頃黃蒿萊、沿溪三兩家、枕此蘆荻隈、終朝女墻影、鏡裏常裴回、待此曉日升、久坐石砌苔、回經卞家池、紅荷反齊開、

盆蕙盛開

東南卅步回廊直、香氣出門如索客、尋香覓蕊淡不分、花葉稍分淺深色、一枝亭亭凡九花、根蒂尙帶山中沙、君不見、離山更憶居山日、萬朵奇花一鈎月、洋川書院在山中、此花尤多。

哭張編修惠言

直爲朝廷計、尤須惜此人、義堪風有位、官僅作詞臣、嫉俗眉常斂、憂時意獨真、研心仲翔易、骨相亦同屯、

君時注
虞翻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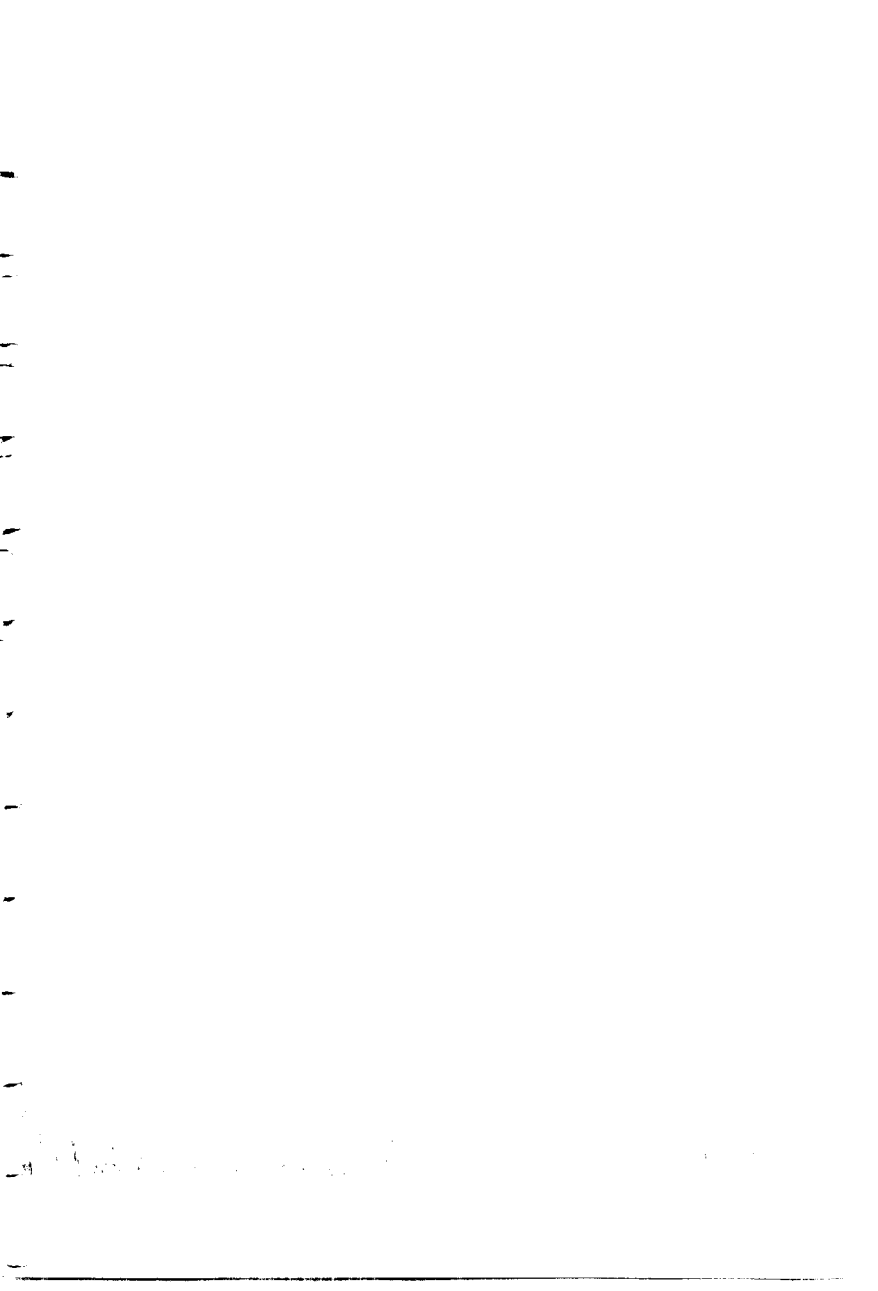
萬里逢嚴譴。三秋值抱疴。避人來請室。鞭馬及渾河。已未八月余在請室中君無日不入訪閱世知心少。
思鄉別夢多。應欲乞假歸未果十年無淚灑。爲爾一滂沱。

校禮圖爲凌同年廷堪賦

君年三十正據鞍。相與共客河之干。丁未戊申曾同客河南撫署是時我有左傳癖。未暇從子研周官。禮經盤盤若干

例。君近著禮釋例甫完先擢第木天粉署非所願。只覓著書將母地。宣城僻在水一方。昔爲詩藪今禮堂。

驚人不賦謝眺句。解詰問學盧中郎。我行千里與萬里。羨子枕書眠不起。昨宵訪舊來此州。萬卷都堆竹
窗裏。遊談我已戒不根。況子經術今專門。留賓亦復太狡獪。倉猝爲我羅雞豚。君不見溪茶可煮筍可食。
官滿十年階欲陟。他時博士擢禮官。兀兀看君稱其職。



更生齋詩卷第六

蠡河傷逝集

夜宿九華山東巖讀壬辰年朱學使筠題名碑共十二人自亮吉外十一人無一存者感而有作

前遊十二人十一登鬼籙惟餘一生者西復窮地軸當其勢倉皇天地爲一哭寧知遄返迅又此濯雙足平生時檢點恐負友生屬餘年惟欠死除此萬事足山僧勤問訊把袂恍如昨灑酒對石厓四山紅躑躅
度柯冲嶺

屋前童失聲屋後山起立尤愁沙石滑空處不置級斜暉初沒水行客勢轉急君看厓上樹迅羽亦不集飛騰如猿獠我僕愧難及明星三兩顆天已逼斗笠石罅出一門雷霆復相襲時時涼沁體衣袂宿雨溼
過嶺望九華凌空向子揖

潢清園夜宿爲陳明經蔚點定所輯聯珠集

不用屏風六曲遮屋頭了了見金霞門外卽金霞峯一門詩集追元祐百里溪光似永嘉墨雨醉看飛四座水雲

涼欲罨千家平生幾兩遊山厓到處爭園問字車

下洪溪憩雲嶺書屋贈芮茂才炳

泉聲碧玲瓏。石氣青巖巖。林梢花匠匠。潭隙魚瑣瑣。主人雖獨坐。修竹列成隊。主人雖孤眠。翔禽舞成對。閒雲知夙契。空水識心愛。中年富文史。亦屢至都會。因緣無把臂。甘此事恬退。況今耽道寂。久與俗相背。閑仍課經卷。偶亦勤耜耒。扱履不出門。寥寥今卅載。

自廟首至石柱山久憇

二石絕不黏。高下及三丈。凌晨北風峭。積勢欲顛蕩。將頽仍不下。突兀出意想。奇峯覲千百。此石僅能兩。行人經脇下。險絕不獲仰。無心雲亦懾。出谷徑皆枉。孤盤千級磴。竟少一寸壤。艱危歷方盡。烟水忽駘宕。貪看遊屐過。樓閣幾家敞。夾岸紅蓼花。沿途足心賞。

歸途訪白山精舍

南山與白山。勢若不相接。青紅雲萬縷。祇向白山貼。望中纔數步。忽隔嶺千疊。松梢高復下。門此筍溪捷。樹杪露石樓。參差間層堞。山深富文史。百里爭負笈。讀書精舍者甚衆禽巢及人屋。近若眉與睫。窗開瞰峯罅。鳥道入休歛。稜稜飛瀑外。山鬼或能涉。爆竹偶一聲。跼蹐落如葉。

松澗

藍輿一折已入山。百折不獲升松關。鳥聲噪客一何急。飛瀑復向輿前攔。夕陽欲沒仍不沒。始覺石門天。半突雲頭陡落一片陰。且憇松澗聽鳴琴。

余本約焦山僧巨超同遊九華。巨超遲至山二日，遂不相值。巨超瀕行，丹徒顧文學鶴慶繪天臺踏月圖見寄，因作長句題後，以貽巨超。卽寄文學及王秀才豫。

我前遊九華，苦乏熟客陪。

道成俗家江都今主九華飛來峯精舍

有峯號飛來，登峯挈僧行。奇險始盡開，猶遲

過江僧。未及登天臺，天臺山高一千丈。卻值秋中月，將望山光正好客不來。一谷猿猴致惆悵，我來早數時。君來逾二夕，蒲帆何遲筇。籟疾百里白雲迷，去轍數君住。近桃花洲，見畫忽欲生離愁。君不見，我今讓爾出一頭。逸興竟與神仙儔，天空月華露不收。任爾徹夜成清遊。

余以九月初旬至黃山，浴朱砂泉及門青陽陳博士坡文學壤及塾昆仲後十日始至，亦不相值。博士等宿文殊院及紫雲菴，各二日始下山，并迂道過訪出遊山詩相質，復率作此篇跋後兼寄巨超。

半春約客遊天臺，芒屨已返客始來。半秋約客入黃海，可惜疲蹤復難待。山靈笑我屢失期，不待伴侶相扶攜。豈知事會適然耳，僅隔百里趨先岐。山山秋爽山山月，爾乍入山余轉出。題餽說餅興益豪，不負秋中兩佳節。狂來翻怨天半風，不遞笑語來雲中。諸君清福亦誰及，各以月滿升中峯。一峯參天一拔地，盜得乾坤最清氣。環山宣歙十萬家，下視泠泠垓中蟻。九華旣愧雲水僧，黃海又復慙吟朋。君不見，天臺天都讓爾登。我轉下歷塔千層，萬峯中間一水澄。寶氣上燭光如燈，三宵七浴爾可能。痼疾若失神明增，靜中道氣時鬱蒸。他日或者能飛升。

七月廿三日道過宣城。凌教授廷堪邀趙舍人良霽戴教諭大昌陪遊南樓。晚日卽飲教授學舍。率賦一篇奉贈。并呈趙戴二君。

我前來宣城。北樓正盛。南樓傾。樓頭七客作高會。璧月夜半縣簾旌。我今來宣城。南樓招客北已局。江城不雨及匝月。樓上習習涼風生。地高正可瞰中外。岡阜缺處菰蒲平。春歸臺前望敬亭。山色無復前時青。流光彈指卅年耳。舊友一輩誰崢嶸。紫微舍人有盛名。前遊正直歌鹿鳴。靈光巋然尙及見。謂舍人父侍辰年隨學使者至此猶及見之令我再到思前型。西頭博士官極冷。大戴小戴俱橫經。教諭子孝廉揚輝亦隨行邀來共向此樓坐。意外一一欣合并。我行僻路人罕經。頗怪百輩隨人行。我顏衰慙衛洗馬。我句拙愧蘇端明。郡人看我亦何意。後先轉告喜且驚。得毋平生性拙罪屢撻。或者疑我非人情。不然又疑昆侖雪窟在何處。怪我萬里游行輕。豈知我荷再生德。投畀又許重歸耕。此來訪舊亦偶爾。難得四面山如屏。依然游興尙未減。九子蓮萼思逢迎。凌陽仙人竇子明。邀客不惜飛千觥。烹鮮斫膾煮菱藕。灑掃竹徑開荒廳。茶杯初停酒杯續。愛我奇論時縱橫。主人先醉客轉醒。隔屋僕豎杯難停。君不見。燭花墮穗已四更。門外僕馬催長征。炎天雖熱夜氣清。嵐翠重疊浮冠纓。蒼騰醉客路杳冥。照徑幸有東南星。南樓北樓此夜一回首。落落更鼓餘三聲。

霜降前二日得家書知山妻病甚亟時以事淹滯未得急歸書此遣悶

山館傳經底事忙。一旬猶未返江鄉。青林盡變爲紅葉。那得愁人鬢不霜。

宿京口于徵君宗林宅

日月雙丸竟若梭。此愁難遣酒銷磨。癸辛雜志從頭讀。丁卯荒橋接踵過。鄰舫乍驚歌小海。寓樓偏苦逼長河。淹留信宿非無事。課得侯芭奇字多。

焦山法界樓記夢

法界樓前雨乍昏。半宵忽復見驚魂。夢中不畏波濤險。飛盡江關到海門。

幾番推枕睡難成。索索愁聞故紙聲。一語似傳陽羨好。微茫或已證來生。夢中見蔣宜人。似言將往宜興。

悼亡八首

蔣宜人亡已匝月。心緒惡劣。不能握管。昨赴弔吳門。舟次無事。勉成八律。聊寄哀思云爾。

四壁都無百事非。依然佐讀忍朝飢。窮年累日埋頭慣。月地花天攜手稀。質釧記供除夜讌。購書先鬻嫁時衣。貴來只憶居貧候。宦海頻頻勸息機。

會稽僚壻最輕浮。心薄酸寒笑不休。顧我幾時纔奮翮。累卿長日鎮低頭。補衣怕在人前綻。缺米羞從舍外謀。春半好花秋半月。可曾結伴出清遊。

客久燕臺復吹臺。遠人難返遠書回。中年總覺愁眉斂。上第纔令笑口開。官俸薄憐隨手盡。宮紗新憶稱

身裁

宜人二次入都皆直端
午拜內廷紗葛之賜

歡場畢竟平生少。夜夜遲眠漏暗催。

奈此迢迢遠道何。行完舟楫上車贏。七千里外攜家往。三十年來負汝多。憶塔夢魂逾紫塞。傷兒涕淚滴

黃河

余視學貴州出都日次子盼
孫忽癘宜人思之往往垂淚

浮生本擬難重見。卿咏飛蓬我荷戈。

百齡原未敢輕求。妄冀同將甲子周。昔日望夫幾化石。他時喚婦怕聞鳩。裹屍馬革吾曾具。滴淚牛衣爾
尙收。奉倩過情蒙叟達。悟來一笑欲忘憂。

常將家計一身支。甘苦誰人得盡知。慈母羹湯調隔日。

宜人自都中回母莊孺人年
已九十宜人日饋甘旨不絕

兒曹衣履製隨時。輸

官不待催租吏。掃室先延課讀師。可惜了無情緒在。譜他遺事人哀辭。

深閨解笑元才子。捷徑行纔冠百僚。尙詡俸錢逾十萬。可知名節墮終朝。偶思卿語閒中涕。頻把生魂暗
裏招。我亦營齋更營奠。居貧未改舊簞瓢。

一種傷心譜不成。畫眉窗外總帷橫。何堪枕冷衾寒夜。重聽兒啼女哭聲。隻影更誰憐後死。遺言先已訂
他生。無眠轉羨長眠者。數盡疎鐘到五更。

客中雨夜不寐起坐讀吳祭酒錫騏近所寄詩

誰憐奉倩最傷神。起坐披書屢欠伸。垂老僅餘囊底智。獨醒時啖果中仁。閒將晴雨占庚子。未許雌雄判

甲辰

癸酒與予同舉鄉試
井同庚故戲及之

正是客懷淒斷處。玉梅窗外影橫陳。

十二月十日同徐達源待詔陳煥理問唐在簡潘眉沈翹三秀才呂英馮珍兩上舍遊故宮傳周元理宅後五畝園率賦

我來黎里鎮冬杪意淒肅悠然思縱眺退傳存老屋維時款戶客笑語聆皆熟攔門富烟水惜尙少喬木尙書曾一面歸棹昔何速休神家街日久已鬢毛禿死有五畝園生爲八州督同時弇山叟亦復振英躅俄焉大星隕倏爾故巢覆並看饒遠略獨此享殊福無端判豐悴誰得識倚伏去去訪墓門靈巖北山麓

畢宮保墓在靈巖山麓

贈徐達源待詔

居鄰水國號山民校勘陳編事業新官爵偶同文待詔唱隨欣得管夫人君配吳夫人亦工詩有寫韻樓集四卷買書韶好通支港寫韻樓高絕點塵屋後女桑三百樹不妨來訪異時春

跋屠秀才挾觥燈筆談

吳江書生授徒畢不朽思憑退毫筆文章李益詩韓翃鬼董狐兼作三絕比來作家殊可商數日便已盈巾箱春秋三傳閣上束委宛一册匱間藏豈知著書人貴在義創獲陳編盤盤出心得世事悠悠嗤耳食元之又元倘難冀譎以傳譎究何益韓陵碑外呼以驢沈約傳中嗤作賊游談縱欲宗儀衍邪說遠不如楊墨仍矜信手書一寸可畏當頭法三尺汗牛充棟出不休郢書燕說吾所羞流傳縱復屏不視雅爲世

道人心憂掃除一切斯政要。昨者竟煩天子詔。近有諭旨銷禁說部等書從茲委巷絕傳布。不與俗儒資語笑。六經置案廿史陳。吾儒事業本有真。見聞自此可畫一。風俗或者歸真醇。君之此書我所喜。有勸有懲非衆比。因君發我所欲言。白日當空照窗几。

阻風二首寄吳祠部蔚光

殘年心跡閑如此。爲訪知交屢阻風。料得故人吟案側。寥寥先有夢魂通。燕然日日荷戈馳。苦憶孤蓬聽雨時。何幸望湖亭外路。阻風中酒更題詩。

偶成

俗儒不知古。亦復不識今。喜作經世書。何異鬻與瘡。聖人旨昭昭。不向六籍尋。沉埋語錄中。痼疾旣已深。事故紛疊來。隨俗而浮沉。仍然嗤老莊。又復哂向歆。一册挾兔園。更詡工詠吟。遐哉鍾子期。何可託賞音。阻風二日隨地泊舟。率書所見四首。

昨宿吳淞營。今宿海虞鎮。官塘咫尺不得近。且向波心候風信。雪花夜半縱復橫。一燈如豆寐不成。老龍窗外欠仲立。來聽五夜吟詩聲。

一村無十家。屋背皆黃蘆。村前村後集釣徒。衣食總靠門前湖。大魚網得愁無法。倔強先將石砧壓。魚多市遠不值錢。時割銀鱗飼花鴨。

人蹤既已稀。犬吠亦不聞。舟移一村復一村。對面忽迫前朝墳。荒碑半埋難卒讀。落月正懸墳上屋。多年翁仲欲出行。石馬石羊爭尾逐。

一舟依魚梁。一舟衝蟹蘆。鴉巢紛披鵲巢亂。風急船船欲登岸。清晨糴米路復遙。蠟屐險欲經危橋。船窗飽飯無一事。行客水鳥皆無聊。

山村雜咏

殘冬已見蟄蟲蘇。晝暖無人詣酒壚。看徧市橋春帖子。家家都已寫神荼。

豬欄鴨欄護偏牢。柴積先逾屋脊高。一事轉驚除夕近。堆盤春餅襯年饅。

蠻方聞未息烽煙。近聞廣東復有會匪蠢動。造物恩于此地偏。但得臘頭三寸雪。江村又可卜豐年。

江鄉歷盡更山場。蝦菜都看入市忙。曉日淡黃天淡墨。竹梢先已逗春光。

自吳江歸取道宜興舟次值同年邢大令澍話舊卽席賦贈

前年西子湖。同訪孤山鶴。戊午冬仲在西湖把晤。今年鼓歸棹。值子鷗波闊。我行萬里歸兩年。君官一縣還未遷。卽

令大吏舉尤異。鞍馬結束行朝天。官舟初停我亦泊。意外值君殊錯愕。山陰踏雪訪安道。西陵遇風獻康

樂。分張久已慨班尹。同泛近看追李郭。君才轉以繁劇進。我境苦從憂患縛。吟詩不已復著書。君前著全

近又欲緝宋會要官齋聚書至三萬卷多有藏書家所無者。萬卷總爲秦風儲。精心復緝宋會要。俗吏百輩誰得如。邇來述作殊難說。

往往著書成頃刻。惟君畢力究經史。餘事猶能及金石。家山憶在古隴西。君家在階州近聞尙未歇鼓鼙。秦川

之中血沒腕。白日已有妖禽啼。怪君語及顏色慘。日日心馳到關陝。飛書走檄君最慣。殺賊持刀我尤敢。瀕行索我輿地編。我今學業荒可憐。投荒來去絕吟咏。卽有亦不如年前。昨來歷徧甘涼肅。荒翳從誰借書讀。河西子弟多才俊。健筆尙須資卷軸。君駝萬卷歸秦階。可作隴右藏書家。開門看山閉門讀。課子暇日還啣啞。妖氛銷盡山容爽。隴底平平亦如掌。秦中山川我神往。挈杖來遊異時儻。

夜泊

忽風忽雨入黃昏。繫艇聊從古樹根。五夜單衾驚驟冷。卅年舊夢喜重溫。荒途似訝非人境。密意憑誰寄鬼門。我已傷心不能說。更聽鈴鐸語荒村。

十二月十八日吳祠部蔚光招同邵聖藝封君孫原湘席世昌邵□□三孝廉雅集小湖田館卽席分賦小湖田館值年殘。難得詩人六輩閒。映雪半窗聊讀畫。衝泥雙屐罷登山。休官未免仍憂國。荒飲何曾更閉關。尤喜賊氛消咫尺。符離城外戍兵還。昨宿州鹽臬戎官滋事江蘇巡撫亦領兵至徐州防守適聞事已大定兵可撤還

打冰行

船頭敲冰如戛玉。船尾打冰如擊筑。一冰飄來大如斛。船尾船頭手皆束。北風如虎冰所憑。冰面又復添層冰。嚴霜一層雪一層。照耀白日初東升。枯樹灣。白楊渡。舵樓指點鑿冰處。鼻涕先驚作冰柱。

守凍雙河口。竟日對錫山喜賦。

平時祇覺山容峭。不識玲瓏石千竅。今晨看山山益奇。九峯高處鳥不飛。半宵稜稜朔風曠。雪壓白雲如絮皺。更殘缺月上嶺時。雲白與雪光參差。霜加濃。雪增厚。襯得空林鳥巢瘦。三日凍雲難出岫。

小除前一日祭詩作

過江名士渺難求。溫嶠居然第一流。懶把黃金鑄生佛。閑栽碧玉繞新樓。時于屋後築一小樓。先期種竹以待。升歌尙有兒能讀。斗酒先無婦可謀。誰更殷勤送梨橘。蔣宜人在日。余夜飲。歸必預儲梨橘以待。未經沉醉已生愁。

癸亥元日影堂祀先感賦時蔣宜人亦附祀。

收拾全家畫裏看。愁從紙上話團圓。如卿又已裝成軸。只我何時定蓋棺。殘臘雪封梅蕊白。五更風颺燭光寒。朝參久罷朝衣典。野老應知禮數寬。

新正十九日趙兵備翼招同莊宮允通敏劉官贊種之暨舅氏蔣檢討蘅滿貽堂雅集適同年會運使燠過訪遂并邀入會並詞館也兵備作三詩紀事余依律奉答并寄顧修撰皋莊吉士驛男謝吉士幹。是本集約

三君修撰以道阻。二吉士以屬疾皆不至。

堂高真認大羅天。五輩飛仙一謫仙。同羨玉皇香案吏。仍參絳縣老人年。檢討舅氏以年過八十賜第。已甘名士稱龍尾。里中同館。余謫戍伊犁。將軍會與將軍導馬前。每出多使余前馬。今日蓬瀛重預會。尙疑枚乘是張騫。

一院陰陰覆薜蘿。清談原不沸笙歌。筵前客尙遲三少。修撰及兩吉士座末人猶冠七科。余于詞館爲後進。然下距壬戌新及第諸君子。

已屬七科。選日早欣傳里鄮。使星偏欲駐巖阿。運使以公事赴吳門。揚州金帶圍休羨。只此梅花瑞氣多。

前輩矣。屈指先庚與後庚。兵備以庚午鄉舉。余以庚子前後却三十年。迢迢卅載許齊名。登科記憶蘇和仲。諫獵書慙馬長卿。九秩乍

開稱晚淮。檢討舅氏年已近九十宮。一堂分半禮先生。家風雪窖冰天慣。敢詡鑿坡世澤清。先文敏謝啓有父子相承

四上鑿坡之直云云用及之。

是日座上有懷孫兵備星衍復成一律卽呈諸前輩并寄兵備

白門旅客亦詞臣。卻望歸帆已浹辰。坐次尙虛三祕閣。飲中原擬八仙人。居然皓首稱先輩。同向青雲逐

後塵。兩度木天高會好。占他殘臘與初春。前歲臘八日李廉使廷敬于吳門作高會坐中同館亦有八人。吳祭酒錫騏。范編修來宗。李樞儲奕疇。孫兵備星衍李太守堯

棟。張吉士溥。暨余及廉使也。

十三日約蔣二廷耀出東郭看迎春

今朝卻喜值花辰。是日梅始放花。晴雪能消隔歲塵。卻約白雲溪畔客。試燈風裏看迎春。

二十四日小窗獨坐聞慧超巨超蓮艇三上人已抵西郭卽欲過訪喜賦

薄寒開南窗。默坐苦不樂。忽聞三上人。遠到慰離索。閒雲西北至。並落天際鶴。呼童掃三徑。先把長帚縛。

溪邊梅樹古。細驗開與落。山人庭宇窄。略復具疏鑿。更生新作齋。卷施昔名閣。沿階攤坐具。相與話寥廓。

未知江上艇。能得幾時泊。蕭然忘世味。蔬止辦藜藿。飲罷訪定僧。

謂天寧寺了月方丈。

連翩出東郭。

二十五日雨中同三上人至紅梅閣探梅小憩

久晴既望雨。久雨亦望晴。街泥滑如油。攜履忽遠行。一樓入虛無。三面柏作屏。沿階石狻猊。色帶苔蘚青。中藏全真廬。翛然誦黃庭。遠挈開士來。勞此道侶迎。清談忽移時。天色又已冥。仙人既飛空。梅蕊亦不馨。

時閣後古梅凋落殆盡。

朔風擘衣裘。難臻橫舟亭。惟應梅檀香。歸塗訪天寧。

蔣宜人亡已百日感賦一首

生離每經年。死別又百日。感此泉下人。時添鬢邊雪。薄帷風乍舉。暗牖燈自滅。如何傷心淚。先作冰柱結。椒漿聊此奠。時物爲卿設。笑言猶在耳。音響已終絕。明明稱共命。惘惘冀同穴。行築土一坏。衰年願方畢。

邢大令澗松林讀書圖

作宦已十年。讀書近萬卷。仍然勤吏事。訊讖無剩案。時移六經筆。頻寫五花判。精嚴吏胥懾。事事取心斷。輕鷺吳下俗。近已樸而愿。公餘仍泛覽。官廨若經館。寧惟勤載籍。百氏悉貫串。太湖三萬頃。此縣實南岸。旁通若與雪。百里足灌溉。官清放衙早。嵐翠塞庭院。挹茲清遠境。迥異繁劇縣。松青三面列。竹綠四時看。官賢既如此。多士亦競勸。曾聞哲人訓。仕學本同貫。作吏卽廢書。彼哉何足算。

二月十七日早至淩江關久憩浣悟道士爲招張高士鉉郭孝廉塋早梅花下小集于生淵昆仲聞信亦

至日昃更放舟至金山駐江天寺看夕照作卽寄浣悟道士

凌江高閣平明開。橫江一鶴先飛來。扉聲殷然磬聲落。道士迎門亦如鶴。修眉長爪彈素琴。朔風泠泠絃上音。張生郭生住咫尺。招我花下同披襟。花當爛漫人惆悵。萬事不如花未放。初春閣上景亦幽。春酒初濃月剛望。于生來從第一村。拜浪先復驚江豚。忽然興發欲西去。挂席日昃來山門。一山遊完履方駐。樓小如船欲同住。回瞻閣勢尙隱然。卻在斜陽正紅處。

江天寺晚步

一曲中冷泉。至此波始闊。多年石巖窟。筓理已欲活。豐碑八尺柏木韜。壓岸不使鼃鼃驕。青霞赤日疊絢采。神物終須走東海。

西來閣夜宿

一菴名西來。圓月向東出。江空遙夜永。雲水四邊徹。僧樓一一高挂空。倦客似鳥投樊籠。三更以後羣動息。萬夢並落蛟潭中。

曉登慈壽塔

孤筇摩青蒼。一塔壓白日。棱棱開四牖。絕頂海門出。濃雲浮江帆不舉。江北江南洗春雨。高寒鐘磬已絕聲。自在一鈴天上語。

頭陀巖小憩

墻頭開鳥巢。墻下出蟻垤。天風飄客下。已復抵石室。莓苔青青石色赭。人語依依微出巖罅。陰房舉火照始驚。百歲枯僧蟄其下。

方丈僧出宋蘇文忠公玉帶見示並恭讀純皇帝御製四詩敬賦三首

八尺囊裁宋刻絲。雕盤中有上清詞。平生不合時宜處。輸與團團碧玉知。
七百年來步後塵。乘雲游戲任天真。更從以上推前輩。只有金貂換酒人。
蓬萊謫下已多時。肯向紅塵挂一絲。莫笑寶山空手入。髯翁留帶我留詩。

二月廿四日程文學贊皇吉士贊寧王上舍豫招往平山堂探梅卽席感賦一首卽寄汪司馬端光廣西并近東儲明經潤書汪秀才文錦

花朝已過十餘日。梅枝纔杼三兩花。舍舟登岸一展眺。令我三復悲年華。浮雲變滅誰能說。轉憶邗溝授經日。當時白袷諸少年。眨眼忽驚頭盡白。汪生憔悴文錦金生死。高郵金明經。在揚州日。皆寓秋雨菴。今久下世。秋雨菴中土花紫。窮邊遠宦今何在。久不得汪司馬端光消息。三歲不貽書一紙。岡南岡北梅花村。何處可覓詩人魂。他時鶯燕亦惆悵。靦面已少前時人。新知雖多故知少。百歲交情願相保。徑草猶稀敗葉深。林禽已老雛僧小。花枝映水作淺紅。沿岸更溯東南風。回舟擬向虹橋歇。準待四更山吐月。

古意十篇奉酬范文學棠見贈作

西山望東海。東海何茫茫。銜此木石來。力苦不自量。何補涓與埃。口舌均已傷。青鳥昨獻規。與世期相忘。與世而相忘。在我殊不敢。閒居緬前哲。所慕莊與黯。平生櫻世事。又苦知識闕。欲獻封禪書。將毋近于諂。諂既不可學。躑亦不敢居。東溟及西洋。三萬里有餘。一身周其間。力竭敢告劬。自非覆冒恩。詎返先人廬。維茲先人廬。經始已卅閏。感此聖善恩。頻嚴義方訓。童年粗有識。先戒以干進。奉此庶畢生。敢稍逾尺寸。妖氛昨已殄。欣此海宇寧。耕鑿率厥常。時時詠升平。兒曹能讀書。僅令畢六經。留此樸魯風。長爲聖人氓。河汾伊洛間。風氣一何質。齊俗愧未能。先以訓十室。故人從政久。半已遁仙佛。獨善良所嘉。于人貴求益。波流何迢迢。熠燿亦鳧鳧。經天日月星。明豈藉腐草。所悲微末質。志欲燭昏曉。不畏霜霰零。衝寒出林杪。頻年筋力強。日出逐羣動。雖耕東海田。時有北闕夢。投荒獲歸骨。恩渥亦云重。懷抱尺一書。時時隴頭誦。平時苦諷誦。暇亦窮幽尋。尋源酌其流。間憇嘉樹林。此木經卅年。綿綿而成陰。乃知道化功。生物具苦心。仙人海上來。貽我縑數尺。蟲書周四角。字古不能識。緘藏何敢讀。讀卽三歎息。中有經世言。今人豈能得。汪上舍璨自泰州枉道過訪不值卻寄一首

君居海陵倉。我客江濱祠。相隔祇百里。聞聲久相思。故人昨復貽新詠。聞說薄寒成小病。梅花香裏倘復

來。同聽茅菴六時磬。講院旁
卽僧寺

二月晦日家太守梧招同族子瑩族孫維德小集梅花下用少陵示從孫濟韻見投率酬一篇卽用來韻
東風被郊原寒久氣已溫泠泠疎梅花宛宛成一村窺檐兩三株樹古皆蟠根吾家太守賢花下羅盤飧
招邀數宗盟情話逮日昏宗支雖已疎誼則視弟昆同登三榜中敢云齒末孫吾家歛之西里有通德門
義我忠宣公品望自昔尊平章及簽樞畫象今尙存所願子姓賢追計泰與屯我頃荷戈來縱談及昆侖
冰天雪窖中甦酪亦雜吞得預合族筵詎非大造恩興到酒反疎頻頻覆空樽時久已節飲

閏二月朔日曾同年煥招同人至平山堂探梅歸途值風雨漫賦一首

今年花信何太遲探梅幾及修禊時寶珠木筆絕消息風裏未見垂楊絲長春嶺畔花千樹縞袂紅裝出
無數仙人間有萼綠華時綠梅數樹尤佳一湖波光飛上花花光炫處波光暝隔岸山容恍如病花前舉酒不得

休花外時浮一聲聲東風吹香香乍回雨脚似妒花齊開乍開乍落止一日千點飛入黃金鬢花香方濃
酒香續消得千條萬條燭主人愛客客亦豪風雨何嘗敗花局一更初聞柔櫓聲二更分燈入北城三更
濃香袖中起客夢猶疑帶花底

秋雨菴

溪花紅不然溪水綠無語瞳瞳日影中似有蕭蕭雨竹聲穿戶水到門三面皆有春人墳春人墳上梅花
發烟露濛濛棲獨鶻

鎮海樓

一樓枕刊溝。江水出其右。到來東海聲。已復走南牖。炊烟十萬攢。郭門窗隙下。瞰千帆奔。樓頭城上紉。如鼓風急三更遞江浦。

江口喜遇焦山僧。巨超賦贈一首。時巨超將從焦山移主山陰縣玉笥山方丈。

欣逢一棹入江灣。與話春波浩渺間。笑我轉成僧退院。時余以性疏懶將辭揚州梅花講席。羨君真有禿移山。何妨講席頻

南北。更擬名區遞往還。爲語若耶溪畔客。忘機何似白鷗閑。

題秋海棠卷子即贈金秀才學蓮

醉完春酒醉春茶。三十才人鬢欲華。滿砌海棠雙瘦影。時君已兩次悼亡。僅攜一姬寓維揚。傷心人看斷腸花。
江左孫郎最少年。每吟詩輒問青天。君詩筆絕似吾友孫君星衍少時。此才只有君堪替。合跨茅龍統衆仙。

初至梅花書院

橫舍東西竹柏林。暫停行笈事披尋。二分明月三生夢。萬樹梅花一客吟。閱世更須堅晚節。傳經先已負初心。枕流漱石吾寧敢。且與同堂借寸陰。

史閣部祠

尙餘坏土枕荒汀。冢樹蕭蕭戰血腥。末路愁呼大丞相。初心思挽小朝廷。時危未可無安石。事去先驚有

隕星擬把烏金鑄。馬程番與阮懷寧。

清明日招同人各攜一壺一碟至艤舟亭小集酒半崔三景侃以事先去餘十五人並至月午始歸分韻得闕字

十五地上人。十五天上月。花初紅欲膩。月正圓不缺。相招花下飲。佳節興超忽。空濛柳絲外。水綠鑑毛髮。閑汀三五轉。怒草生鬱勃。亭亭辛夷花。香氣盈十笏。盤殮隨所見。各各辨嗟咄。無愁觴欲罄。門外酒旗揭。人生歡會少。半又感存歿。黃生景仁久埋玉。莊叟賈書二人皆昔時同遊者又歸骨。神仙吾懶學。況肯事禪窟。餘生益疎懶。久已罷干謁。惟餘花月夜。往往興孤發。客來常不速。客去亦倉猝。崔生逃席半。瘦影竄林樾。追之不能到。足滑致顛蹶。其餘凡幾輩。杯底任汨沒。天空亭月午。清響益疎越。空明無障礙。醉影自突兀。終當跨茅龍。矯焉歸玉闕。

舟行

一道溪流之字斜。阻風阻雨路尤賒。柳絲綠入船艙內。爲泊橋頭賣酒家。

泊楊家港

小樓三面花光顯。分半紅深半紅淺。濛濛三日春雨絲。浸得鶉鴉巢半偃。沿塔細艸三兩叢。艸心更比花心紅。一雙燕子乍前卻。似怨簾角西南風。

過三塔蕩

花光照夜都無隙。帆底略聞香氣息。三層簾外軟東風。開到桃花已無力。紅窗一扇紗斜破。夢裏驚聞紙
鴛墮。湖波添得尺五寬。胡蝶驕鸞飛不過。

抵銀林埭

溪流南北都如箭。風急爭飛萬花片。愁看上埭亘高淳。不使中江走陽羨。沿溪水瘦湖水肥。水影分上征
人衣。一帆如龍忽東去。劈浪欲上桃花堤。

渡小南湖

南湖雖小卅里周。水面亦復分三州。濤聲忽濺柁樓上。挂席風急知難收。舟輕半日穿湖罅。雲氣青紅不
知夜。鷓鴣方欲飛入雲。激電正穿雲脇下。

廿一日抵宣城偕凌教授廷堪戴孝廉揚輝暨蔣表姪德培至城南看桃花值雨

此花綻日征帆開。看花直到宣城來。泥中處處留鴻爪。花笑征人在家少。官河一路春雨絲。嫩寒莫厭花
開遲。紅紅白白競顏色。敬亭山放朝晴時。山雲青黃水雲墨。襯得此花成五色。看花人憶卅年前。花亦嬌
然念疇昔。城頭細草已若麻。坡底正謝紅山查。固知地氣輸不盡。餘力尙放山鵲花。雨聲蕭蕭走西衙。多
半春陰壓衣重。幽人過曉尙未醒。小閣三層結春夢。

蘭石桓太常墓

古戰場邊置古祠。祠旁荒冢柏參差。猶疑上廁銜刀識。想見櫻城伏節時。一瓣心香留故治。萬年遺臭付佳兒。孝侯生札充生勁。天道從來未可知。

重至洋川書院

依然林鳥喚春風。三面晴窗落采虹。採藥僮歸青嶂外。著書人老白雲中。東山未肯隨安石。北海憑誰問孔融。衰病漸將忘世事。經旬不更展郵筒。

山居雜詠

白露零有影。白雲流有聲。靜中一相值。倍覺幽興生。我欲過石橋。眺此殘月明。行穿竹柏中。疎鐘已三更。空際飛瀑來。忽向足底橫。

一月不出門。驚筍折衣架。偶然窺北牖。竹密已無罅。山中春仲月。氣已若長夏。生徒增日課。所幸仍有暇。意欲校道書。閒從佛樓借。

樓居一何高。高出雲百丈。樓前芳草地。一片綠如掌。攜燈坐深宵。空此一一想。竹梢穿入牖。坐久不獲仰。破曉山鵲鳴。官蛙始停響。

我從居山中。不復關世事。所苦剝啄聲。郵筒有時至。經旬及逾月。排案已鱗次。預擬欲別山。從頭一披視。

案塵。僮不拂。聊用一相試。此僮有機心。不遣案旁侍。

更生齋詩卷第七

西圃疏泉集

競渡燈船行

燈船尙隔三條橋。寶氣已復衝層霄。三橋百巷密如櫛。波上歷歷人聲囂。須臾赤焰將橋鎖。分半樓臺燭光裹。林鴉林鷓鷲四飛。鴉背鷓頭都帶火。忽然龍爪攫半空。千人萬人看燭龍。橋回風勢亦稍緩。龍忽正面停波中。橋南百尺波如沸。龍甲龍鱗照天地。妖狐竄水魚登岸。光景欲從何處避。綠楊枝頭開幾層。無數紅袖圍紅燈。船燈直與閣燈接。咳吐落處雲霞蒸。百舟迎龍百舟送。別有百舟排不動。三更以後抵北關。一派火光飛入街。鉦聲已遠簫聲起。裊裊聲驚入雲裏。蜻蜓舟小琉璃暗。有客添衣出蓬底。雲溪我住三十年。客夢只落雲溪邊。回船復向溪上過。衫影笠影人疑仙。曙光曛曛斷更鼓。千萬燭光收入浦。君不見。何如天上兩燈忙。圓月乍傾圓日吐。

跋錢三維喬自製壙銘及三幻圖說後

雖非祖道電河干。易水一紙上蕭蕭風色寒。君是生魂我生輓。銀牋聊當白衣冠。

太虛偶爾綴微塵。詎有前身與後身。多少樓臺雜松竹。君皆疑幻我疑真。

宗忠簡祠

六百年來氣不磨。江干遺廟鬱嵯峨。迎門九派東歸海。臥榻三呼北渡河。夢裏銅駝餘涕淚。望中鐵騎敢經過。劉琨祖逖應同傳。未了忠心尙枕戈。

陳少陽祠

少陽祠外駐征輪。國士應知俎豆尊。已覺舉朝忘二帝。不妨在野蹈三仁。捐軀子諒彈仙客。並世朱雲值佞臣。一樣書生心跡異。曾前叩馬又何人。

城渡橋訪明唐襄文讀書處

荆川臺址尙峻嶒。卜宅當時愧未曾。余戊午乞假回將居于此後不果君慕古人三不朽。我甘世事百無能。牛腰卷軸傳難必。馬革功名謗已騰。何似掩關長卻掃。白頭仍擁讀書燈。

讀晉書偶成

剩得荆揚半壁天。偏安王氣尙綿延。生憎謝客稱山賊。死笑孫恩作水仙。南渡化龍纔幾日。北來飲馬是何年。茫茫萬里中原土。只惜無人肯著鞭。

七夕京口淩江閣待友人不_至率成四絕卽寄張文學_崑郭孝廉_荊暨及門于生淵
兩株高樹倚檐前。卻擁秋衾自在眠。絡緯乍停蟬又響。曉霞紅入寺門鮮。

煉丹臺畔值佳辰。也買甘瓜向曉陳。不敢更談天上事。久安心作謫仙人。
北固潮頭未肯降。忽驚人影出蓬窗。誰言一葉舟偏小。滿帶秋聲過北江。
年來百事總闌珊。門外江流亦漲灘。一枕水窗眠未醒。算來還比白鷗閒。
是日過聽秋軒飯并觀瓜果筵作

華堂乞巧筵。商略祀牛女。天邊瓠包星。筵上戲摘取。
華堂乞巧筵。商略坐宵永。籬角牽牛花。迢迢妒星影。
陰晴客不知。榮悴草無語。門前洗手花。門外洗車雨。
天孫踏鵲橋。中隔雲一片。靈鵲不擡頭。何由見仙面。
千聲與萬聲。蛩響一何切。天邊方停梭。地上已促織。
天上星神過。人間兒女忙。欲知霽漢事。除問杜蘭香。
攜子生淵夜半剪江至焦山

百尺驚濤內。呼舟半晚過。夜帆明蠅螭。秋浪狎鼉鼉。舊雨南徐少。回風北固多。到山山已黑。撼樹且高歌。

焦山

山頭高士龕。山下大江湖。一柱中流兀。千年古像凋。氣猶凌北固。名欲並南譙。山本名譙山且把心香爇。魚龍

未敢驕。

張秀才學仁寄槎圖

家山同百里。各復感飄蓬。我在昆侖上。看君滄海東。枕戈馳遠夢。振袖揖長空。咫尺天河近。無須更使風。
吾鄉錢生履坦在南昌。日作梅花卷子寄萬刺史。廷蘭到日正值刺史八十四壽辰。因繪爲長卷。刺史并作詩紀事。邀同人共賦。

此梅公手植。梅壽亦輸公。卻喜南枝早。香浮北屋中。老來長句健。客到一尊同。他日花開處。先酬百歲翁。
翠屏洲

秋聲塞港口。風急船不過。江蘆明百頃。一叟截江臥。游鱗逐驚蛇。居然上舟柁。
嘉魚港

大水抱細水。水盡波忽動。中有百頃潭。嘉魚歲堪種。食之可平心。兼乏江海夢。
種竹軒

百竹綠半村。十竹綠一巷。人從巷口立。時與竹竿撞。海上蠓螋來。餘光半軒絳。
巨公厓

重來巨公厓。石石悉迎客。惟餘一石傲。壓客險及額。石上雲亦奇。孤飛上天直。

初九日鄒水部文瓊載酒相訪因約同人松寥閣小集分韻得聲字

難得新涼載酒行。酒兵鬪罷鬪心兵。江光入夢仍如練。秋色搏空若有聲。悟後雨從衣上落。醉餘天向笠邊橫。京華舊事勞重說。臥看潮頭滅復生。

初十夜山半步月至三鼓始回

出門看山光。月色忽無盡。簾前秋景好。花氣亦徐引。江光山光新月光。點入秋色逾蒼涼。花香堂前一杯酒。杯底清光無不有。三更以後月愈明。興發我欲凌波行。秋花倘點頭。秋竹若搖手。秋鐘冷冷恍開口。一風吹人入竹樓。竹樓旁邊茶百甌。茶香雖清客沉醉。七尺竹牀三客睡。花香亦若憐酒人。忽灑花影來周身。夜光齊收夜鐘歇。卻夢酒魂飛入月。

十一夜東昇閣看孟蘭盆放燈作

一燈先出法界樓。大魚迎燈爭逆流。燈來大魚忽然竄。一鬼一燈擎不亂。三燈五燈波面停。鬼欲待侶方同行。有時一燈衆鬼擎。惹得燈影皆深青。燈光時分復時集。鬼臂壓魚魚直立。燈光叢處鬼亦夥。魚驚避鬼欲出波。大聲軒然波上起。盡捲燈光入雲裏。鬼車鬼馬已四飛。燈去鬼伯愁無依。洲東洲西萬聲沸。鬼氣居然避人氣。樓頭仙客正朗吟。激得波響如鳴琴。君不見。神燈紅。鬼燈綠。入海無心競遲速。東流燈影西上潮。鬼勢瑟縮魚龍驕。

萬刺史廷蘭邀集令子承紀丹徒官廨小飲卽席賦贈萬爲壬申庶常前輩

方壺員島振公名八十年來始合併佳士盡看稱弟子靈光真欲比先生南遊畫鷁仍須迓時約遊吳門日便道過

東下飛蝗偶有聲適有飛蝗過境幸不爲害今日宰官誠不易好傳良法拯疲氓刺史居官舊有聲

江口待慧超僧不至卻寄一首

松寥高閣不同登一榻慵眠醒未曾僧性最懶我憶放生池上路秋花病鶴與孤僧

月波臺夜坐

月色轉綠天光青松梢盡處明一星星光忽隨白露零倒射北斗光泠泠星光墮後山光暝竹屋居然覆漁艇三更向盡吹曉笳海上已復生紅霞

林下二髯圖爲萬刺史昆仲賦

北江一漁舟日昨泊北岡欣逢西江叟相與話情慤叟顏如春髯若戟髯上泠泠流古色比肩令弟何不來與共官齋話晨夕見公與公語別公展公圖我題詩贈公公見應軒渠君不見林泉不復營生計只有公家好兄弟一執奇書一如意石泉淙淙瀉奇氣石上松花積何膩山果投林有真味阿兄詩成屬余季老友寥寥亦堪寄石門前頭百級砌老木千章萬章蔽門外紅塵卽如沸一山遊完一山替五老八公時把臂我昔亦是神仙吏謫下九天居九地他時華髮尙下垂曳杖從公共遊戲

六月二十日偕同人載酒至城東陸氏中隱園看荷花至二鼓始歸率賦

今年水滿荷花低。前後一月稽花期。花期忽展六月杪。花朵如盤色逾好。陸家荷幹捎城牆。隔城薰風沸滿塘。橫舟亭畔一雙燕。聞信遠復來尋芳。雛鶯縱老尙引吭。蝶翅不待秋間黃。花前十客羅百觴。過午一來追涼。花枝迎客若問訊。一客一花須坐近。坐久未窮花底蘊。花下蛩聲亦殊韻。殘蟾出水光何陡。花竟嫣然開笑口。看花親切花轉羞。花已低頭客濡首。花梢連實花下藕。花底誰人小垂手。引得荷盤貯杯酒。月影星光滿盤走。看花既足酒亦完。花外尙有千琅玕。深綠影護紅團圓。不須更與花朵語。花外鶻聲催客遽。一半酒人穿竹去。

陸孝廉繼輅洞庭緣樂府

下第才人暗自傷。忽驚奇福出尋常。龍堂入夜波如海。別展蛟宮作壻鄉。玉茗花殘閣亦傾。是誰拈筆與爭名。到頭一例神仙夢。樂府新傳兩柳生。

陸公子鎔邀至城北看荷花而客坐正與花相背率賦一首時將遊焦山

屋向南頭水北頭。背花開讌我殊羞。預愁簾幕遮香氣。聊折荷筒抵酒籌。有客苦談當世事。是誰能代古人憂。深杯到手休辭醉。明日征帆向潤州。

清泉濯足長卷

門前水屋後山。山深深。水潺潺。紅塵三十年。足垢久當浴。尋常一曲流。又恐污吾足。奇峯千疊谿。九回溪。流曲處。點碧苔。客欲濯足時歸來。足垢既濯。登峯若飛。盧敖仙人。世外可期。飛空游行有時倦。展我北堂三萬卷。吉金樂石東西列。嗜硯居然又成癖。周秦彝器唐漢碑。硯材端溪復歙溪。何日約客來搜奇。我攜蜻蛉舟。爾居鴻雁浦。挂帆一日即詣君。與爾一軒談邃古。

年來里中賽神之會。事事競勝。較十年前費已百倍矣。感而賦此。七月望日。俗所傳中元節也。

鳴鳩圖
令節尋常事。奢風幾歲開。綺羅裁幟翼。金玉裹輿儻。神豈餘威及。人爭罄產來。徒充里胥囊。一日醉三回。

占得危巢復幾時。滿天食雨劇相思。一枝費盡林鳩意。只有山禽總不知。

江流斷處有停水。數十步荷花盛開。偶賦

黃雲昏處盡黃蘆。留在荷花世界無。渚上鷺絲爲料理。約風三日水平鋪。

新構卷施閣。成登眺。偶賦

萬瓦縱橫內。居然峙一樓。愛從雲盡處。看到郭東頭。世味都應熟。吾生合少休。掃梁迎舊燕。相與話初秋。

題范秀才來鳳鐵琴詩草

以鐵作簫。以鐵作笛。何如鐵琴。聲出金石。琴或以石。琴或以銅。何如鐵琴。逸響遏空。君家鐵琴詩。堅古亦

如鐵。前古與後古。試問欲誰敵。一編能窺天地心。白電掣屋霜飛林。我攜君詩及鐵琴。海上落落求知音。月夜登北固。更望金焦二山回。途與友人憇。演武廳小飲作。

更從石脊眺昏黃。無盡江流入渺茫。百歲過人疑短夢。兩山與月鬥圓光。鷓鴣影逐浮瀉沒。蟋蟀聲隨墜露涼。北府健兒京口酒。算來今日總尋常。

哭同年楊大令倫

一生心術及詩篇。都復研摩到昔賢。稷契許身聊復爾。君生平作詩服膺杜氏所著杜詩鏡證二十卷羲皇入夢致悠然。填胸

卷軸逾三萬。歸骨程途渺七千。未敢與君中外敍。子與君皆蔣氏甥君母則余外家姊也忘形且自託齊年。

登別峯菴望海忽值風雨

朝曦色染滄溟綠。東望海門如半粟。滄溟突處天蕩搖。頃刻已見西來潮。象山南頭蒜山尾。一舸倒流還數里。風威不敵潮勢狂。吹角北岸停帆檣。君不見。日居萬瓦鱗鱗內。眼暗頭低殊不耐。此時懷抱覺暫開。足底隱隱聞驚雷。天公似把炎蒸洗。東海叱龍龍盡起。一晌江都電影來。翠屏洲上紅三里。

山中避暑聞同年會都轉燠將報最入都卻寄一首

野客空山避暑遲。正聞軺傳入都時。西京鹽鐵何妨論。南國鶯花盡入詩。應有功名參計相。最憐風味似經師。愛才一例尤難及。報到平安杜牧之。

地燈行

五月朔燈高懸。不照地。乃照天。七月晦燈下墜。不照天。乃照地。燈高懸。禮北壇。土人云。天燈爲天地水府而設。其實元張士誠有德。于蘇常。蘇常之民。于其死日。懸燈一月以報之。託言天地水三官神也。天地水府稱三官。燈下墜。出東郭。幽明教主轄萬族。俗傳地藏爲幽明教主。天燈不接天。僅與星斗聯。地燈不貼地。都復置塔砌。地燈數比天燈多。五里直接官塘河。雜以梵唄兼笙歌。千舫百舫燈前過。君不見。天燈完地燈接。更有水燈波上貼。三燈看盡無燈看。秋半皓月升團圓。偶檢故書得三友人遺札各賦一首

通政司副使錢澧

早年重望出遐陬。六詔人文第一流。作史舊曾居柱下。建言頻見伏螭頭。鷹從鳩化心仍恕。蓬自麻生節亦遒。君與余同年。葉舍人雯最善。警共寓居。每以名節相勗。我是庾公樓上客。彈章傳到亦生愁。指甲辰年糾陝甘。署督畢宮保一事。

太子太保提督花連布。提督死事尤烈。其諡祭碑文。余在翰林時所擬進也。與余同官貴州。交契尤密。生平以志墓文見委。故所撰碑文。敘其死事頗詳。盡云。

尺書肯爲故人題。已值倉皇盡命期。生戴頭來知秀實。死餘膽在說姜維。蠻荒屢共中宵讖。絕徼曾襄大將旗。君先在金川著功。八百里驩休更御。送公天上去騎箕。君有善馬。嗜之成癖。

鳳山縣知縣贈雲騎尉湯大奎

廿年里巷憶同居。廟食今看義烈俱。君少時與余同居中河橋。委巷中。巷口。即隋陳司徒果仁祠。祠額名英風義烈。未到斷頭先墮指。最憐歸骨

向銜鬢。書埋魚腹濤空沸。餉轉羊腸道苦紆。君年前曾解餉甘涼畢竟酒人能報國。君尤善飲霸陵醉尉亦捐軀。時里可王廳可

亦以佐雜殉節陝西。
近築西圃將次落成偶賦八截句

堆胸奇氣漸銷磨。山不嶙峋水不波。只有露臺高百尺。偶然平視到羲娥。
薤草澆花久乏人。攤書聊剩此閒身。不妨我少元章癖。滿架傾欵滿座塵。
荷戈歸後鬢初絲。未礙齋頭睡起遲。忽夢天山萬年雪。一燈如豆酒醒時。
轉憶童時奉母居。三遷遺訓尙欷歔。半間板屋孤兒占。聊抵親存侍板輿。
心事初冬鬢晚秋。祇餘春夏氣仍留。旁人莫笑閒居早。五岳遊完住此樓。
人說池亭入畫圖。臨流時悼影形孤。防他春到鳩鳴急。巢好先無婦可呼。
作達時時憶樂天。尙嫌七十始歸田。一丘一壑吾應足。不更描摩池上篇。
屈指平生志業虛。勞勞蹤迹五旬餘。東西豎亥行將徧。纔得蝸牛一角居。
蔣通判騏昌官興平縣日子土中得漢張騫印一方興平古槐里也壬戌歲出以相示并屬作一篇以紀
西京世數傳至九。文爲仁君武英后。張騫鑿空縱萬里。金印何嘗大如斗。姓名惟剩玉一拳。誰果好事爲
流傳。玉方一寸白如雲。或者采自黃河源。當時開邊承意指。堂邑氏奴同出使。隨軍卽以勳得侯。終是人

間妄男子。功名雖奇意則妄。地上行完歷天上。惟應地下名不傳。想欲攜之伴深葬。騫經絕域我亦經。祇少一棹天邊行。伊江傳有故侯碣。伊掣傳有張騫石碣。搜訪百日終沉冥。四周雖完一角折。世上誰能盡完璧。漢家末葉益可傷。傳國璽猶輕一擲。君不見廢丘千載剩荒丘。故物摩挲說故侯。國士一坏何處覓。轉因槐里憶朱游。朱雲槐里人。墓已無考。

同里戈裕良世居東郭以種樹累石爲業近爲余營西圃泉石饒有奇趣暇日出素篋索書因題三絕句贈之

奇石胸中百萬堆。時時出手見心裁。錯疑未判鴻濛日。五嶽經君位置來。知道衰遲欲掩關。爲營泉石養清閑。一峯出水離奇甚。此是仙人劫外山。三百年來兩軼羣。山靈都復畏施斤。張南垣與戈東郭。移盡天空片片雲。

中秋夜坐

天上風初緊。人間暑盡收。獨搖明月影。頻訪市橋秋。暗響蟲藏砌。華燈燕出樓。年年當此夜。坐待曙光流。八月二十日抵寧國同年魯太守銓邀遊北樓并留飲桂花樹下賦贈二首

自有茲樓復幾年。爭傳句好問青天。人言李白曾低首。我是洪厓許拍肩。不覺玉盤遲出海。何妨金粟早開筵。羣仙高會今三度。余與太守同年同門。然把晤甚少。惟已未一榻仍容醉後眠。歲太守調運入都會飲二次。及此而三耳。

汝穎東西頌宰官。一麾出守又江干。魚頭參政家聲古。鶴背仙人鬢影寒。秋老茱萸先釀酒。衙荒苜蓿罷堆盤。凌教授欲招飲以此而止升沉中外誰能記。仍作龍華會上看。

半月臺久坐

正值下弦候。來登半月臺。夢中雙屐遠。足底萬屏開。閱世餘喬木。流光漬古苔。他時闌楯蒼。太守欲修樓及此臺應許醉千回。

席上喜晤施上舍晉賦贈

十年不遇施居士。金粟花開偶來此。白須居士金粟花。我鬢亦與霜爭華。主人開筵當日夕。夕日暉暉照杯赤。我傾一斗君百杯。秋老頓覺春風回。陵陽仙人作校官。邀我苜蓿餐闌干。我嫌苜蓿不救飢。卻向太守求甘肥。山陰之尊飲不竭。滿案溪羹間山栗。仙人赤鯉膾作絲。興發不顧琴高嗤。青松枝頭碧月來。移酒欲上元暉臺。眼前百事不措意。肘後花朵驚齊開。山禽飛回水禽集。只覺樓高渺難及。何時百尺爲貯梯。時北樓梯拆不得上送我白雲頭上立。

琴溪客館作

拉拉雜雜彈琵琶。蕭蕭瑟瑟開渚花。青天沉沉忽無見。殘月黯黯生光華。迢迢溪水何方瀉。漠漠山窗已成夜。膠膠擾擾鷄一鳴。雨點落落煙冥冥。

曉度翁嶺

屏山高萬仞，厚亦徑千尺。空明初日照，表裏恍不隔。寧知深谷底，夜氣未收墨。白鳥倚樹眠，青蟲抱枝蝕。林梢開百里，下嶺勢尤仄。天都雖半露，地脈已全坼。平塗無十步，絕頂一關阨。亭午日氣紅，楓林亦齊赤。夜宿許村

許村凡五里，路險客難到。回厓視昏旦，絕頂突夕照。高低皆萬仞，山石時露竅。昏鴉無樹集，占此社公廟。原北色已暝，原南赤如燒。蹤疲思托宿，地陷忽如窞。明晨還屈指，卅里路森峭。夜半嚶語多，擔夫時競道。與程吏部振甲話舊

精廬百里走難停，依舊山排屐齒青。老眼讀碑猶似月，故人堆髮已多星。揮毫尙記參旁午，君久值機廷鑿險。今看邁五丁，君尊甫虛谷先生修築嶺南北道幾及百里至卻喜過庭詩禮在，半傳家法半傳經。

程君款我于丹丘，精舍前後凡五日。醉後率成二律，卽贈令子待詔洪溥。

帶得天都夢，來眠石室雲。半庭花韻寂，一谷草香薰。李白金魚佩，羊欣白練裙。醉中揮墨嬾，且與話離羣。山雲猶帶夢，山溜已驚眠。林果堆衾上，秋蟲出枕邊。宿醒吾尙病，縱飲客疑仙。問訊諸郎好，溪茶手自煎。河西橋太白，酒樓歌同汪。孝廉燁及程，待詔洪溥作。

春人不肯留，春燕亦難駐。秋風開簾帷，微黃入山樹。山葉欲落禽驚翔，紅樓參差已夕陽。一千年上事誰

識樓上有客傾千觴。新安茶多苦無酒。何似山陰剡溪走。仙人遊戲無定方。飛去飛來亦何有。我疑黃山六六古未開。五字那不題元暉。不然元暉去後公復來。何以長句不賦空銜杯。驚人句好公問天。我轉欲問公從前。惜哉仙人蹤跡不稍待。祇見樓外山色黯黯谿水鳴濺濺。公前祇有樓。公後復有橋。石橋千步樓百尺。遠視城郭何迢迢。白雲中間立少時。適有遠札馳相思。時得方明經如川札約遊巖寺同遊年少亦清絕。瀟洒並若崔宗之。君不見樓頭一派揚之水。直下嚴灘復難待。故人憶我我憶公。雲自歸山水歸海。

烏聊山

女牆沿山百千級。客到女牆皆卻立。城南暝色似拒人。一片昏鴉堞樓集。山頽五石皆隕星。突處尙帶天光青。山僧羨茗餉山客。五客一人蹲一石。山頭有落星石今裂爲五。

太函山

離居幾日無情緒。雁尙未來春燕去。城頭乾鶴時一雙。咒得蘆花白如絮。太函山人晝掩關。五客偶復遊茲山。丹丘南頭碧潭左。一塔對窗如揖我。

傍溪菴

西風冷冷響天關。炊煙一城飛出山。炊煙飛青水煙白。襯得斜陽滿江赤。新安古刹皆李唐。此刹勢復凌層岡。石厓中飛雲縷縷。佛頂古苔堆寸許。

環峯閣

雲光開處穿飛騎。一嶺蓼花紅到地。瓜花黃蔓復上天。石屋疎疎集秋氣。屏風一曲隱一牀。窗扇重疊穿朝陽。芙蓉花生溪水死。一半遊鱗鏡中紫。

留別程吏部

茶香清後酒魂蘇。更對奇峯引百壺。明日兩重山外路。夢君先欲夢天都。偶向新安踏市塵。蕭然六合此閒身。煉丹池畔揮千紙。赤鯉先驚化墨鱗。

贈沈教授成渭

我愛沈夫子。平生見地超。鬢疎秋後葉。筆勁午前潮。地僻成鷄市。官閒類馬曹。醉談先世事。七十恍垂髫。

贈莊司訓雋甲

我愛莊夫子。中年薄宰官。君大挑一等
呈改教職芙蓉開晚晚。首藉笑闌干。世事心知熟。羣經口誦完。俸錢餘數百。

先約客晨餐

出郭望天都峯

三爲歛嶺遊。一詣天都頂。天都頂上人。今晨若居井。蓮花何鬱鬱。蓮蕊何迢迢。蓮峯雖絕奇。未與天爭高。我雖憶天都。天都不思我。天風響空中。青紅落雲朵。昨登九子山。正面天都峯。闊別三十年。舉手揖半空。

芒屨久已穿。遊客亦俱蛻。謂壬辰歲同遊諸君我憶天都峯。無心返吳會。

半道宿吳公壁

危途怯宵征。百步亦千折。我攀飛鳥巢。忽見孤僧室。同儕亦驚喜。天上一燈出。寧知到天上。石屋左右列。酌我山腹泉。心空水清澈。重陽猶未屆。霜露已成雪。危梯延客臥。膚凍慘欲裂。濃濃衾枕膩。嵐翠入窗密。燒燈雖未燼。辨色戒行疾。出屋望始驚。山禽挂枝歇。

道中偶得二絕句。卽寄洪溥并呈瑤田徵君

煉丹池北小方亭。無數山光入幕青。贏得閉門三日醉。持螯左手不曾停。

易田三禮彝齋史。更有魚門五七言。怪底郎君家學好。春華秋實萃篁墩。徵君及文學敦編修晉芳皆篁墩支。

山中夜起

山空羣動息。木葉已先凋。衆響從何至。天風與蕩搖。砌涼蟲語寂。閣暗鼠聲驚。夜半催人發。新霜幕外飄。

霜降節在重陽日時甫月初五。

重陽日霜降

白衣方送酒。青女正飛霜。聊記重陽節。今年在下洋。

唐二軼華罷東流。縣尉寓居皖口已二十年。昨得問訊書。作此奉答。并勸歸里。唐本名鵬。後以字行。

昔年曾住屋西頭。薄宦離家已卅秋。彭蠡九江時北望。廟溝一水尚南流。君舊居也。踏殘春草思前度。數到晨星憶舊遊。丘壠近聞荒翳甚。待君歸更理松楸。

見落葉有感

年已迫遲莫。無復少壯時。落葉旣辭樹。終難上故枝。今年故枝衰。明歲新枝好。亦如人代謝。子老孫復抱。明年春異今年春。老人衰遲喜抱孫。花開千回落千徧。孫復抱孫吾不見。

乘月行宣城道中

葉葉隨風逐去程。半空殘月出殘更。秋林紅到傷心處。先有曙鴉啼數聲。李白西樓眺北樓。南樓又占庾江州。老夫才地雖然減。也築危樓東海頭。

登北樓作

卅載時牽夢。今辰眺覽真。頽然五蒼柏。都似六朝人。徑有元暉月。樓無庾亮塵。更應招白也。同醉小陽春。是日立冬。

夜泊小南湖

小南湖畔路。舟泊已初更。四壁懸星影。千灘出雁聲。夢零前夜雨。雲識詰朝晴。魚鼓敲何急。如從枕上鳴。
溧陽道中

木橋分西南。澗水四邊集。人家臨澗好。門外水聲急。青山無半里。朝爽近堪挹。村翁無一事。倚杖水邊立。兒曹農事竟。茅屋飭修葺。禽鳥靜不譁。深村啄餘粒。

瀟湖夜望

沿林風轉急。紅葉裹歸僧。隱隱青山隙。迢迢露塔燈。夜雲空際落。殘魄望中升。十月南湖澗。魚龍氣尙蒸。

題畫

留得春風自掩關。三層閣上著書閒。祇饒碧蘚無紅葉。不使秋冬氣入山。

蠡河感舊

挂席去無影。夕陽空閉門。重經昔時地。頻斷昨宵魂。檻折春禽占。廊虛暗水吞。尙餘煙柳在。依約舊衫痕。

乘月行攝山道中至朝陽門作

水雲村樹共彎環。樹裏人家未啓關。正是四更殘月好。騎驢行徧六朝山。南岡北阜界初分。遠憶茅濛蔣子文。江左名山本無幾。讓他一帝一眞君。

過徐中山王墓道有感

難從英辟共功名。事過猶令野客驚。彭越醢非三尺法。謂蓋玉傳范增疽盡一杯羹。中山病疽。特賜鵝炙。一鵝食之乃卒。鵝蟠帝闕形仍壯。燕啄王孫兆已成。猶幸開平得前死。不然險欲壞長城。

送孫大星衍仍兵備山左

萬仙祠畔早披襟。

在句容訂交

不信居然莫景侵。

兩世逮君皆皓首。君祖母年近百齡。尊甫年已七十五。君須髮盡白。又數年矣。

一生于我

伴長唳。知交出處關成數。天地分明鑒寸心。良史異時商合傳。莫教廊廟媿山林。

采石重謁大白樓

枯僧驚爲起蓬關。三十年前棹始還。身後名輸一杯酒。

眠中人隔幾重山。

前與孫大同遊。今孫大尙留滯吳門。夢留蔥嶺煙

雲外。月挂蛾眉杳靄間。公謫夜郎余更遠。得歸公亦代開顏。

然犀亭懷古

過江名士竟誰優。到死猶爭第一流。倘遇可兒先拔舌。早逢英物一開眸。孤亭正對天門峙。百怪將從地

府搜。卻憶登壇誓師日。義旗幾欲指荊州。

一事傷心說倚閭。求忠于孝果非虛。勤王縱使能投袂。將母何因使絕裾。休更火犀然穴鼠。也應風樹泣

旱魚。留賓截髮兒能報。羨殺陶家奉板輿。

涇縣黃田訪朱吉士。因留宿培風閣。卽席賦贈并寄哲昆觀察理閩中。

君家門前溪水足。大石寬于百間屋。到來三折山已深。鎖徑一橋環碧玉。四山蒼蒼合一澗。澗水時聞不

曾見。青松點入紅葉灘。時有水雲飛片片。溪風蕭瑟溪雨涼。鷓鴣直來問字堂。縹緗堆架一何滿。山鵲亦

聽書聲忙。樓頭讀書日幾回。樓上客兩官蓬萊。西園子弟盡才俊。作賦險欲追鄒枚。一更月出斷厓口。卻對好山爲置酒。醉向培風閣上眠。窗疎不礙看星斗。談深復憶神仙侶。藁筆乍完仍叱馭。溪山如此不歸來。卻復看山廈門去。

列岫軒久憇

峯巒三面峻。都抱讀書堂。半夜吟聲苦。層霄月影涼。偶懸徐穉榻。真認鄭公鄉。他日來相訪。門前荷芰香。

二十二日夜雨曉起見山頂皆白蓋天氣嚴寒山半以上均已作雪也喜而有作
飛雪不到地。祇積高高峯。高處亦不停。旋轉西北風。稜稜夜半風尤猛。東嶺雪仍移北嶺。樓頭一白直接天。樓上客真同坐井。清寒入骨難久留。北風吹人下小樓。衝寒簾下一杯酒。酒色絕似清江流。曉風初收晚鐘動。山骨吟肩疊高聳。圍爐倚酒欲作書。飛白先驚入窗孔。

復憇松竹塢卽贈陳孝廉寶泉

松竹軒中說授經。授經人已久知名。詩傳一一鶴聲峭。考比非非國語精。墨鯉鏡中浮浪起。蒼龍天半怒濤生。闌干月上應無事。更掃書堂鬥酒兵。

莫愁湖久憇并謁徐中山王畫象

結綺臨春事久非。湖北卽清涼山臨春結綺舊址在焉。隔坡樓殿尙依稀。到來海燕樓禪幄。運去山龍暗袞衣。空館尙餘調

鶴地真王徒剩釣魚磯。今湖尚屬山子孫收稅。惟應兒女英雄淚。灑向秋空作雨飛。

感賦年來里中同歲者相繼物故近聞劉舍人召揚亦歿于山左亦同歲之一也感而賦此。

流光到眼若飛塵。零落知交倍愴神。鄉曲苦無同歲友。名場嗤作過時人。酬知事每失交臂。傳世書仍欠等身。只有壯遊聊自慰。記經星海陟昆侖。

偶書示友

習尚多年卽一更。後生原不及先生。好名亦是文人事。不近情人不近名。

楊大令倫劉舍人召揚歸櫬尙未抵里復追悼一首

一作郎官一省曹。五旬年命不堅牢。管寧死後無龍尾。謝守生前有鳳毛。君爲劉文定少子。學博可曾編說苑。愁

多先已反離騷。殘秋旅櫬仍難返。望斷清江綠半篙。

天王堂謠堂在城東太平興國寺。

天王堂中屋不修。雨腳總打天王頭。耳中穴鼠雀啄眸。力士杵亦隨波流。欲修天王堂。泥閉天王目。一臂天王已先剝。臂落金剛復傷足。擡天王。出募錢。募錢疏挂天王肩。募錢縱多僧醉飽。卻任天王坐旁倒。

以長至日太和殿早朝詩課院中諸生亦敬賦一首

鷲瓦千行瑞雪消。火城三面集金貂。記曾采服趨中禁。特荷殊恩拜內朝。至日皇上或不御殿則百官朝服列班午門外行禮惟值內廷

諸臣準采服拜乾清門墀下。萬里烽煙清禹甸。丙辰丁巳長至日。九天音樂奏虞韶。觚棧回首真如夢。獨向江村聽麗譙。

萬卷歸裝圖爲孫大賦

每恥前人我不如。年來妄念始消除。笑君積習偏難盡。尙喜人間未見書。君正褰帷我荷戈。買書錢已苦無多。丹黃別有三千卷。或可釐君校本譌。

月午樓歌

仙人好居樓。樓築青山頭。樓雲又比山居好。八牖居然拓天表。山樓明月不待宵。海上月出光先搖。讀書聲高月亦高。月午尙覺書聲飄。前黃高峯後箸嶺。書聲飄壓四山頂。松梢夜半老鶴醒。鶴唳亦比書聲清。樓頭鶴影兼人影。樓外雲鋪百餘頃。仙人世外無書看。聽書日日來檐端。月亦不得落。書亦不得完。君不見紅闌干前白玉盤。讀倦且把明霞餐。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更生齋詩卷第八

北郊種樹集

讀史六十四首

大九州藏小九州。大瀛海外水仍流。九州各有開天聖。迭拄乾坤到盡頭。
啾啾唧唧四邊鳴。造字臺邊夜哭聲。足見一篇無鬼論。使從上古已難行。
一粟先看世界浮。女媧搏土不曾休。自從未有人行日。玉兔金烏已出頭。
魯陽戈已嫌多事。第一尤憎后羿弓。正要不分晷與旦。懸他十日照寰中。
棋家國手說秋儲。此局開從允子朱。破盡工夫究何用。笑他一著競贏輸。
何須刻意別靈頑。物物同生宇宙間。各有出奇爭勝處。翼填東海擘開山。
蠶食何堪四面來。陽人負黍踵難回。周家八百年天下。末路惟餘避債臺。
曉饌牲牢夜擊鮮。華堂養士各三千。何如五百田橫客。蹈海都同魯仲連。
督亢先看具地圖。樊于期忽仰天呼。燕齊海上多奇士。狗盜要難及狗屠。
一椎一筑一匕首。三客果誰能策勳。滄海君來亦無用。先知獨讓瀉池君。

開國先愁乏遠圖。西都習尙遠東都。漢家一代崇虛誕。黃石兵書赤伏符。
緣知隆準是真龍。白帝先愁試劍鋒。功狗已烹高鳥盡。祇留一雉雥深宮。
萬卷先從客舍儲。撰成八覽紀乘除。笑他只善居奇貨。也學虞卿強著書。
漢家中葉慶連綿。元狩元封國祚延。天上歲星來執戟。如何天子不長年。
前殿危言批逆鱗。後宮恩重亦忘身。朱雲折檻熊攀檻。越顯名臣與美人。
蘭茝招魂些續歌。楚天萬里不生波。願將魚腹詞人弔。文考湘江屈汨羅。
宣元以後治優柔。況復專朝有五侯。正與商君法相反。蝨官不去鼠姦留。
客未登車主候門。世家家法已無存。史臣倘爲宣尼諱。十四傳中削此孫。
烈士傷心古道旁。一生曾未值孫陽。卻看老驥還千里。正負鹽車上太行。
法堯禪舜亦家風。二十韶年作上公。不見露臺曾惜費。偏能全賜蜀山銅。
著書空費萬黃金。剽竊根源尙可尋。呂覽淮南盡如此。兩家賓客太欺心。
並世才能識魏公。死猶兩女嫁英雄。次雞斗酒無多費。我欲時時醉冢中。
大將王常太尉牟。喬夫游徼盡通侯。東京人物寥寥甚。卓茂居然冠輩流。
同時北海出儒宗。兩管仍堪合作龍。畢竟漢朝經學貴。黃巾爭拜鄭司農。

祖尙元虛自晉賢。黃初人物已開先。漢家盛日尊黃老。不習南華內外篇。
霸業王基並有因。轉嫌封拜不酬勳。虞侯賜劍燕王刎。恐負難兄付託殷。
謂孫大帝宋太宗。
東京文格本來卑。一字無慚語亦欺。不被古人瞞到底。曹娥碑與郭君碑。
多金贖女出匈奴。友誼曹瞞絕世無。愧煞君家五官將。刀頭難赦仲宣孤。
聖證篇成漢學亡。六書訓詁孰推詳。一編難與專門較。杜預春秋甯穀梁。
家世何應出阿戎。嗜錢鑽核作門風。葫蘆塵尾皆長柄。莫哂南朝王侍中。
絃歌小邑最風流。一令寧輸督八州。強使名賢附華胄。泉明地下亦包羞。
江東王氣總綿延。晉宋梁陳代屢遷。只有蔣山惟一帝。居然香火占千年。
白雀空矜一世才。新支堡下忽徘徊。死胡尙嚙生天子。何怪堅頭入夢來。
漁人何事舌偏饒。歷數炎精迄本朝。從此桃源不淳古。并知劉石與苻姚。
虛無上八洞真僊。稗史新傳委宛編。不信堯時白蝙蝠。能知混沌與開天。
已見苻堅過項城。八公鶴唳與風聲。淮南雞犬都仙去。尙剩沿山草木兵。
妄思成佛反遭魔。歷劫應知負債多。何必贖身同泰寺。累他臨歿喚荷荷。
武都山接谷軒轅。百頃仇池富水源。不是氐羌來據險。人間此亦種桃園。

蕭曹丙魏冠西京。房杜淪亡姚宋生。只有漢唐人物好。中興開國盡名卿。
三峯高接華山巔。下視蒼茫幾點煙。不是謫仙人在世。好詩誰敢問青天。
胡雛相異兆生時。鐵額銅頭并護持。制得豬婆龍死命。僅須一個李豬兒。
中唐風節數韓公。詎止文章一代雄。異類強藩盡低首。王庭湊與鱗魚同。
總是滄桑劫裏來。唐除丑口呂書回。何應一落金門第。不作仙人卽盜魁。
萬羊太尉李文饒。食料誰知命所招。日啖半升原作相。何需八百石胡椒。
轉覺雙鬢有定評。旗亭聲價一時傾。怪他九級慈恩塔。徧檢都無李杜名。
絕代才人韓致光。百篇詩句一奩香。虎須捋罷吟么鳳。鐵是心肝錦作腸。
述怪稽神作語林。誰知劫數已相尋。冠貂衣紫人如豆。篋下南朝徐楚金。
年名五代不多時。七姓官家盡健兒。辛苦九朝長樂老。朝秦莫楚費支持。
魯論半部篋中藏。垂老應知亦健忘。怪底一朝多語錄。用他學究佐興王。
香孩兒事最堪疑。滅迹思將一代欺。身上黃袍袖中稿。製成恐不是臨期。
百事都嫌強出頭。扶乩壇上亦來遊。神仙何苦名心重。處處題詩向酒樓。
詩案曾留御史臺。儉人亦轉歎奇才。雄文卻要蛟龍助。不枉先生過海來。

尙書別有古文傳。西蜀才人著太玄。僭聖亦同非聖例。揚雄梅賾趙師淵。今所傳通鑑綱目實朱子門人趙師淵所作揚以太玄擬易趙

以綱目擬春秋與梅賾撰偽古文尙書其罪一也

一成一旅總堪憑。萬頃洪濤一葉凌。不據西湖據東海。趙家端可號中興。

儒林道學本同原。分傳翻嫌史例繁。只我欲書三獨行。石工軍校鄭監門。石工安民殿前軍校施全監安上門鄭俠

萬乘曾爲孤注來。惹他讒口一時開。契丹西夏非強敵。祇覺中原乏將才。

七尺終當死報君。黃冠南下屬傳聞。一編瓊璽名臣錄。都讓王家生祭文。

戴主恩如戴昊天。投荒百日準歸田。家風尙愧鄱陽集。雪窖冰天十五年。

詩情畫筆號專門。三絕雖兼格不尊。說到彥回先齒冷。更誰人數趙王孫。

讀史常侵夜漏餘。時時一夢到華胥。可知不在青天外。竟欲乘風去卜居。

都似空中飛鳥過。強分名目費編摩。試將列傳平心看。一代傳人本不多。

千日中山醞已嘗。使須一鉢冢中藏。伯倫死酒非真死。想要逃名入醉鄉。

飲啄何須更好名。修真先要近人情。烹龍炁鳳瑤池讌。誰說仙家不殺生。

晉代旌陽唐李筌。是誰人已得真詮。近來老輩神仙少。數到元時白玉蟾。

寓興

一身從何來。父母之所昇。既須建修名。亦以綿世繫。受全歸亦全。所係實非細。蒼然魂魄化。仍與親附麗。一一返厥原。同歸天與地。形骸既速化。齒骨朽亦易。留貽世間者。不滅惟此氣。

古人善讀書。書亦本來少。經年可卒業。不必徹昏曉。沉酣六經外。祕籍偶搜討。方書亦無幾。素問及本草。百二十國書。一名作寶。少纔能肆力。多即難見巧。陳編逮今日。富至不勝考。所以無用書。空資蠹魚飽。天地雖至大。物力本不多。惟茲搏節心。爲能養天和。日食數萬錢。遠聞王與何。飛走不得逃。高下設網羅。曾誇鼈重裙。兼詔四足鵝。風俗近益奢。青峯炙明駝。俊味罔不登。搜及燕雀窠。末流心竊憂。詎敢揚厥波。非有求福心。又豈懼譴訶。甘受鄙吝名。不敢知其佗。

學術本一途。後乃判釋道。魏收最無識。作史列三教。三教中復分。十百富名號。爭奇仍鬥捷。一一欲建效。遂令清淨域。無事亦爭剽。民生半無業。物力因已耗。合一縱甚難。何不各守要。兼收更非計。分路或同到。惟求心所安。誓不惑果報。

新進喜事人。不可位相將。持其一偏見。遑復計得喪。紛然變成法。畢竟無一當。古來大聖人。貴述不貴創。周官不善讀。邪說復首唱。青苗市易行。天地爲播盪。巴東亦不免。時露好事狀。偉哉無口瓢。此乃真宰相。側聞飛仙人。上者居列洞。騎龍跨鳳外。頑石亦能控。游行一世間。風伯自迎送。怡神雖足樂。于世究無用。況經年五百。劫數亦殊重。我意不謂然。險糜復時弄。空言如有裨。後世亦諷誦。無爲守丹竈。寧可抱酒瓮。

化人王無功。日昨屢入夢。沉冥雖已久。顏色益飛動。醉鄉苦無書。爲寫酒德頌。
家儲萬黃金。或者有愛色。行乞得數錢。陶然樂昕夕。賤者未必非。貴者未必得。置身豐歉外。庶不爲物役。
鍾乳一千兩。胡椒八百石。縱如彭祖壽。亦恐難畢食。徒然使後來。笑聲千載劇。
少歲盛意氣。不願爲詞人。垂老筋骨衰。勤力始作文。投荒昨歸田。松菊僅有存。親亡逮卅年。兼復鮮弟昆。
偕老願亦違。骨肉滿墓門。尙幸一室中。不乏子與孫。久客偶一歸。旨酒又已溫。僕婢立我前。勸我盡一樽。
慰勞固多方。嘯笑恐未眞。欲營山水區。庶畢勞瘁身。持此一寸心。不死期報恩。
北轅窮大宛。西轡險棧閣。洪河狎蛟蜃。滄溟截鯨鱗。回思至危境。亦卽寓至樂。豈惟豁雙眸。胸次亦已拓。
丈夫處閭巷。百事苦束縛。終年心賞處。僅止一邱壑。低瞻暫赤鯉。高視愧元鶴。寧知韉轡屨。天外亦飛落。
平生無別嗜。有景必搜索。生當恣游覽。死卽安冥漠。一世誰最愚。南山石成櫛。
束髮事結交。良友堪悉數。文章與談讌。各有投合處。立身復不同。分道各馳騖。揚雄性沉默。遂秀欣世務。
君看華與管。始合分末路。彼此不必非。邪正性所賦。卽如同學者。意見亦參互。王何標理解。張趙崇傳注。
璣稱善名物。曜乃詳訓詁。一得皆可傳。無須學跬步。君看天上星。東西各分布。飛何必噉走。赤亦難誚素。
絕交論亦編。故者無失故。

學術尙周孔。治術尙黃老。漢家西京前。異說不得擾。官皆核名實。學亦具師表。黃初尙元言。配老乃以莊。

治術日以頽。沿流益荒唐。明道崇理學。升孟以配孔。專門學益希。語錄衍千種。寥寥一千年。感此風教殊。實政罕逮民。私心競師儒。誰祀周元公。誰讀軒轅書。

獨遊水西登煙雨亭久憇追悼朱學士筠江太守恂

壬辰四月曾同遊此

山城一水環如帶。雙塔影飛三里外。行人望塔路不迷。斜日已過山城西。別來江水依然綠。竹樹千尋路千曲。林梢盡處立一亭。日氣轉赤煙光青。亭危一角驚先拆。使我傷今復懷昔。春燕巢空春草枯。憑誰更問春消息。當時逸氣橫九垓。桃李迎客爭先開。寧知過眼若飛電。三客坐處生莓苔。卅年舊事愁難再。何況風光隔千載。龍徙空山杏莫尋。鶴歸華表寧能待。芒鞋已倦蒲帆舉。別意惟同夜鳥語。行客多時怨水風。危亭入夢仍煙雨。

過水西渡

已作如塵似夢看。殘春曾此一停鞍。能迎三十年前客。只有參天竹萬竿。

青弋江舟行

順流轉比逆水難。北風吹水欲上山。風中歸鳥性偏急。逆浪逆風穿樹入。青山影外溪流足。溪水亦輸江水綠。水西明月來水東。卻罩一角斜陽紅。

夜起

窗櫺高下綠低迷。夜半何人發水西。留得月痕剛一線。卻教山鵲盡情啼。

長至後一日消寒第一集。諸及門餞余洋川書院之生。雲閣分賦得山樓卽事四首。

前宵雨初停。溼霧一山皺。白鳥入白雲。延回飛不透。

樓閣三百家。溪流自環繞。澗底出笙歌。年豐賽神早。

卻倚青松樹。迤東築小樓。昨宵驚蟻冷。靈鷲宿牀頭。

紅林千百株。一夕已無影。山風颯然來。巢禽各延頸。

蕪湖喜晤張太守祥雲時攝道事

暫移五馬駐雄關。意外相逢遞往還。同輩漸如秋後葉。異書高比屋頭山。時洋匪在寶山嘉定一帶

滋事我共江干鷗鷺閒。闊別十年重握手。喜君青鬢不曾班。

荅友人贈梅

一棹欲歸江浦。五株誰贈溪梅。卻掃軟紅塵去。安排萼綠華來。

港口小泊

濛濛雨細天垂黑。白鷺欲將行客嚇。眼前風浪轉不驚。飛鳥蹈空人踳躓。

消寒第二集。陳孝廉懿本招遊蕪湖城東沿後湖隄。至三昧菴看黃梅作。

後湖三百頃。煙霧忽微茫。寺作前山界。隄真夾水塘。瓜分留寓縣。東晉時改蕪湖立襄垣定陵遠道三僑縣果熟薦空王。坐久還成雨。黃梅發古香。

十五日晚自東梁山移舟至西梁山泊晨起阻雨

東梁山上雲。欲作西梁雪。移此江南舟。過江看落日。江干三尺霧。又向江南結。三更迎面雨。隱此當頭月。已有曙鵲聲。愁霖苦難歇。

守風西梁山竟日

雲從西走東。頃刻一山出。回瞻東梁山。復向雲表沒。寧惟南下少。北去帆亦絕。檣鳥與林鶴。對語較清切。荒庵懸陡岸。正晝色如漆。我倦亦枕書。陶然醉終日。

舟過蕪湖始聞彭尙書元瑞之訃謹輓一首

不求立異不從同。十載追隨采殿東。編集會昌名一品。蓋棺光政贈三公。沒後奉諭旨仍升沉總在雲霄上。公自副相降補閣學復擢侍郎尙書皆直南書房。恩怨都銷氣篋中。最惜石渠天祿署。更誰博物比司空。公聞見最博尤悉本朝掌故一時無兩。

十七日晨起北風尙勁書此遣悶

昨雷雨如煙。今晨雨如霧。多謝西梁山。留人三日住。咫尺不見娥眉開。山溜隱隱喧驚雷。明朝未敢望江浦。祇願征帆泊牛渚。

是日晚抵采石因獨遊三元洞作

西來長江一萬里。盡向石竇光中收。回頭滄海亦不遠。初日欲上潮驚流。孤僧聽慣亦不訝。枕上長江六時卸。長明燈燼已十年。空水光中不知夜。

夜起登太白樓

準擬宵深秉燭遊。然犀亭下泊扁舟。青天無月人無酒。辜負三更太白樓。

十八日早自采石挂帆將抵江寧訪孫大星衍先寄一篇卽以志別

時將赴山東監司任

今晨挂席思凌空。五色已曜帆檣東。舵樓繙書未一卷。席帽亂捲三山風。新晴水面鋪朝旭。影外波濤尙如斛。艱危歷盡心已平。水狎鼉鼉岸麋鹿。此時卻憶單居使。可已乘流向揚子。白髮樽前有底忙。素心海內無踰此。河流雖濁官能清。河隄使者憎好名。得閒篆仿徐內史。好古客呼劉石經。功名試問誰能足。仕宦我知貧最樂。他時青兗來看山。北抵二嶠東岱嶽。

十九日早過烈山作

烏江浦口暫徘徊。昨日舟從采石開。半晌柁樓眠未穩。六朝山已上帆來。

十一月二十一日消寒第三集胡戶部稷昆仲邀同孫兵備星衍冒雨至小倉山房探梅并留飲小眠齋卽席賦呈並贈袁公子遲

曾見郎君入抱時。傳經近復課佳兒。古梅似向閒人揖。舊事都應老鶴知。墩割一隅袁大令枚即埋謝傅。

錦留五色付丘遲。談深紅燭全銷焰。門外三更雨若絲。

十二月二日消寒第四集李兵備廷敬招同人集平遠山房觀宋四家墨蹟卽席同賦

裝成橘頌荔枝詩。尙憶煙雲過眼時。

余久客畢宮保署見所藏宋四家至二十餘種尤奇者蘇文忠橘頌蔡端明荔枝詩也。

一代傳人原磊落。百年

真氣藉扶持。寒梅消息遲霜信。殘臘心情付酒卮。我是庾公樓上客。摩挲故物劇相思。

題秦宮人曉粧圖

仙雲如綺復如羅。天上新看鏡乍磨。錯認廣寒宮小集。一輪圓月一姮娥。

李兵備以會勘江浙地界泛海至羊山信宿公事畢繪泛海圖屬題率成長句以正

一帆出海何飄然。五百甲卒藏戈船。帆檣解與潮勢鬥。五色幢下蛟龍纏。竿梢時浮復時沒。蜃氣回環一

山出。海風吹人若步虛。卻及島中方履實。誰言海外一事無。文案積若牛豨粗。經時履勘事甫竣。瞰海絕

壁如浮圖。故人尙有洪厓在。挂席何應不相待。請公別買一葉舟。我亦時來看東海。

初四日消寒第五集李明經筵嘉招同李兵備廷敬何徵君琪陸孝廉繼輅林鎬儲桂榮楮華李學璜鮑

熙改琦徐棠諸文學並鐵舟上人吾園小集時余以明日旋里諸公皆卽席賦詩相餞醉後率荅一篇卽

以留別

一鶴引一客。閑步汀西頭。汀西開上人。一一如眠鷗。元裳丹頂時窺牖。埜鶴居然戀紅袖。有時合隊出探梅。七尺亭亭影俱瘦。簾前新月輝。簾外踈梅開。春人結束登春臺。鼓吹復從門外來。主人約客排宵讌。落日暉暉坐中見。陸郎年少飲亦豪。十七人中稱最健。香巖儲高詠。竹圃鮑歌。激得閣外生回波。就中匿笑何春渚。七十風懷尙能補。坐中有歌者四人解衣作畫改七蕘。我亦石上題牋忙。鐵舟開士詩才逸。畫筆年來亦如鐵。謫仙開衙東海頭。好客絕似劉荊州。穀人詞老梅村叟。前後可稱雙祭酒。時遲吳祭酒錫以病不至微嫌病酒及十旬。明歲花開可來否。一更飛觴至二更。坐上客始連翩行。冥濛歸路不知數。幸有導騎持燈迎。君不見。新知雜故知。卜晝又卜夜。三更未醒船已行。挂席當從蠡河卸。

鐵舟上人邀至南園早飯

晨餐未了午雞啼。好客應知劇孟齊。上人坐上。食客皆滿。一味孤行最相稱。公參玉版我黃齏。

舟過昆山有感徐司寇乾學王司農鴻緒舊事率賦二絕句

傳是樓空水榭荒。百年先已感滄桑。早知身後名皆在。何必師生軋百場。司寇奉命所修一統志及司農明史稿皆係可傳之書。

人言太僕繼南豐。微覺前賢面目同。我讀亭林居士集。不求工處自能工。

初七日消寒第六集瞿應謙別駕攜酒招遊虎丘久憩生公石時宿霧漫山飲畢不見一人悵然而返分賦得石字

山僧啓山關。驚出雙逸翮。寧知攜榼者。先已候門隙。僧寮雖未啓。已布行客席。樓臺丹碧影。裹此寒霧白。三載偶一來。爲歡感今昔。兼攜亡友句。時適攜亡友遂寧張問警詩爲閱定久憇生公石。同儕櫻世事。一晌閒不得。時待諸同人並

至。千人石上苔。寥寥坐雙客。

臘八日破曉過錫山作
山雨接天白。破寒溪上來。北風吹別袂。南酒勸銜杯。宿鳥依林顛。驚魚蹴浪回。呼僮泛膏粥。聊賞膽瓶梅。先壠側形家言。尚有昭穆二穴因。以昭穴葬亡婦。而舍弟冢適被水漂。遂遷葬于穆穴。自此先壠已無隙地。他日子姓不得更附葬。并此作詩以爲戒約。暇日復課兒子等添種松百本。作籬衛之。庶幾封殖之義云爾。

憶從葬西原。子姓殊不少。一輩課十株。佳柯已繚繞。冬青女貞樹。墳道藉以表。東南離百步。溝水成曲沼。春到上冢船。粼粼碧波小。經營三十載。齒髮慙已老。無貽地下羞。吾行倘堪保。十步依我祖。五步依吾親。料量松柏株。芟此荆與藁。石凡清且修。藉以列俎尊。吾弟近亦遷。庶免水嚙墳。弟冢爲水嚙墓門爰遷附穆穴全家骨肉多。鬱鬱滿墓門。統計一室中。誰亡復誰存。恒榦有自來。吾以還二人。逐臣西戍日。卜冢渾河源。回頭蔥嶺高。萬仞瞰北原。豈知螻蟻微。竟荷天地全。荷戈復歸來。衣敝履亦穿。得耐先壠旁。此事豈偶然。願旣遂首邱。萬念盡可捐。所慙德未酬。以鬁子與孫。

憶昔初結褵。白雲溪畔室。追隨三十載。亦既衣翟菲。一朝人事改。丹旆屋頭設。明明同命者。今日乃獨活。忍心奚若此。委彼在林樾。翁姑歲時饋。地下冀修潔。卻待松有濤。吾行亦歸骨。

十七日消寒第七集。楊上舍槐招同趙兵備翼莊宮允通敏劉宮贊種之金太守聚方明府寶昌早飯石竹山房。復至秦園茶話。始別分體得五古一首。

春筍未及抽。石竹已成列。草堂花氣暖。無異讌春日。主人工治饌。廚婢亦修潔。溪魚及園韭。日昨已梳剔。樽羅會稽釀。盤滿洞庭橘。寧惟充口腹。志意亦怡悅。尤欣嘉會早。讌罷日方昃。復有縮地方。秦園茗堪啜。

宅北有茶亭。仿錫山秦園爲名。

更生齋獨坐

更生齋獨坐。俗客無一到。圖書堆滿案。藉以拓褻抱。主人五十八。始覺有白須。蓋棺無幾時。所幸樂有餘。前時葬山妻。日昨哭亡友。平茲萬古愁。庶藉一杯酒。林梅旣寒香。水仙亦幽姿。呼兒開甕頭。屈指當祭詩。讀歸方伯景照猶女佩珊詩冊。率跋一首。時聞方伯已從戍所。旋里卽以寄之。

每詡嬌兒筆陣逾。憶偕臣叔戍西郵。李騰空仙不旋踵。段秀實歸仍戴頭。種樹經曾攜萬里。方伯在塞外蒔菊種至數百。簪花格已定千秋。東山絲竹真堪慰。各有深閨侍唱酬。

過白土鎮

古縣華陽驛。前朝白土鄉。剩坡餘臘雪。微雨出朝陽。月向螭頭墮。人從驢背忙。盤飧思往事。乙未冬過此本鎮茂才紀

開道以盤飧頻問讀書堂。

青元觀

仙人高臥處。觀後卽葛仙翁大家一巷亂雲飛。列闕真如峙。蒼松相與依。鵲靈朝語警。鶴古道身肥。法侶來迎客。仍

穿禮斗衣。

重至句容展亡友王廣文吉士殯率賦一篇卽呈令兄司馬周南理問斗南

卅年不到華陽岡。岡南栝栢都已蒼。縣中老友誰更健。腹痛最憶西頭王。與令兄周南分居東西宅當時賓從頻來往

修竹山房及西舫。漫士心情沈隱侯。校官風度王元長。騎驢已倦牽車來。醉客何止三千回。澹香吟屋賦

詩處。采筆一一埋青苔。朱茂才鏞及令姪鏞鏞秀才三奇均已下世孫郎遠宦鴻河口。我亦荷戈天外走。前時白袷諸少年。相

對各驚成老醜。青元館前訪葛仙。更向烏翅岡頭眠。三峯遠復有前約。時將遊茅山道士待客排雙筵。城南欲

別頻回首。復挈城西草葦酒。一杯酌爾應快心。生友竟堪成死友。

臘月十九日消寒第八集王司馬周南招宋學博保暨令弟理問斗南文學簡可陪遊獨鶴山莊看梅歸

飲修竹精舍卽席賦贈分韻得莊字

三十年來事渺茫。塢中藤蔓屋頭葉。何期句曲羣仙會。重醉先生獨鶴莊。天上黃人曾捧日。時話西清舊事月邊

青女自飛霜。遲眠緩步消餘酒。嗅盡寒梅樹樹香。

二十一日自句容沿破岡瀆抵綠野村。裴主政暢招同楊文學鳳翔暨小阮中翰錡上舍鍼集金粟山房作消寒第九集并約明日同遊茅山卽席分體得長短句一首

我飲秦淮水。欲覓秦淮源。荒岡百折走不盡。側耳已聽流聲喧。未遑赤山湖。先逢破岡瀆。古澗寒流三尺足。其上莓苔蓋深綠。關心七日卽小除。爆竹響已盈衝途。年殘只我無一事。尙向山腹撿奇書。道人相貽綠玉筇。一笑欲上高高峯。寧知遊興昨方發。大茅山頂雲先紅。招邀伴侶皆踈散。祀竈黃羊亦充饌。饋歲人貽赤鯉魚。經時我啖青精飯。主人頻開綠萼堂。更約入夜傾千觴。一門羣從悉來謁。問我何事投遐荒。遐荒萬古風沙集。我感君恩仍雨泣。不是天邊早賜環。何能地上周遊屐。陶貞白。葛仙翁。拍手空際欣相逢。神仙大半遊世上。宰相亦復居山中。清涼境地真殊絕。一樹寒梅一甌雪。我向梅花樹下眠。羅帷夜半飛明月。

遊裴氏園亭

深澗遊魚五色。小樓乾鷗千聲。寒日欲斜松阜亂。雲已暗山城。

破岡瀆夾岸皆栽桃。裴明經鍼于此送別。更約花時復遊。因作此贈之。
破岡瀆後亂山多。結屋欣看傍澗阿。此是碧桃花世界。不妨開日更經過。

入茅山自黃仙墓至乾元觀宿

死非死。生非生。黃仙蛻處還留瑩。出不出。處不處。宰相居山究何補。平生不解陶華陽。念念都欲縈君王。惟餘一事差快意。愛聽千尺松聲涼。宦途不礙神仙境。句漏旌陽兩仙令。但使能修駐景方。周妻何肉都非病。我來依茅岡。咫尺鄰荒墳。山風蕭瑟溪水溫。夜半白狼來叩門。

山北尋老君垂雲諸洞

半月西已墮。半月東復升。團團滿月光。莓苔結三層。一洞嵌碧月。一洞垂紫雲。紫雲欲下條復上。離地驚看不盈丈。高低元氣若吐吞。一朵突出驚當門。其餘一朵復一朵。忽若雕盤貯新果。朵雲盡處叩石鐘。復有雷鼓聲隆隆。君不見。蠻中飛雲亦已奇。此洞何止雲能飛。洞中英英鋪不足。卻惹生雲夜來宿。

乾元觀夜起乘殘月看梅

萬夢初醒處。回廊歷幾周。好花紅蝶背。新露白烏頭。徑轉風千尺。簾斜月一鉤。是誰喧客耳。春水竹中流。

宿乾元觀有懷孫兵備星衍

百轉千回歷鬱岡。跨驢前事渺難忘。曾攜天上神仙侶。來憇山中宰相堂。今日故人分出處。更憐餘子半存亡。

乙未冬同遊者兵備外爲林公子崇祺與及門鄭聯華今均已下世

蓬萊海水都清淺。道書以陶貞白爲蓬萊都水監故及之。

畢竟誰尋駐景方。

張太守鳳枝謫戍伊犁以愛姬冉寄其姊榮陽令署華太君處越歲太守札致太君偶不及姬姬本思憶

成病復因是。銜恨遂雉經。卒太守自戍。所還傷之屬賦此詩。

繁臺幾化望夫山。卻待征人久未還。情到死生何以報。揮殘老淚入陽關。

七千里外別銷魂。州人十五年前誓尚存。郎不薄情儂薄命。再生端欲入空門。

地府永埋千載恨。天山不寄一行書。傷心三尺生綃影。入夢多時尙未除。

索嶺盤江歎遠官。相隨幾見月團圓。定情金縷裙猶在。摺向空箱不忍看。

東坡南海公。西海莫雨朝雲夢。總空寂莫小桃墳上樹。異花猶染淚珠紅。

魂小仍隨油壁回。憶郎門向裏河開。築他燕子樓千尺。供養平生畫像來。

瞥見驚鴻影未真。在貴陽日太守曾喚姬出拜青綾步幃動遊塵。多應平視劉公幹。罰作新詩悼洛神。

尙有西臺讞案存。誓心終不出侯門。九原若遇河陽令。謂陳大令熙藩時亦久卒更欲低頭拜昔恩。

小除日更生齋招諸同人祭詩

年殘風雪寒。良朋悉遄歸。如何未入春。石砌已墮梅。東西比鄰中。雅有數子才。招來更生齋。相與銜深杯。

諸君盡盡華年感。我莫景催送客復入門。晴陽尙暉暉。

趙司馬懷玉自山左奔喪歸同官贈以一舟至清江浦渡河膠敗舟圯八口幾至覆沒以救得免司馬作

厄解自嘲并索余一詩記事

大舟峩峩高百尺。敗久無人肯相索。先生途窮欣得之。輦致妻孥及書策。忙中方渡天妃閣。意外忽趨河伯宅。無端突起尺一波。竟敢馮陵四干石。兼攝本郡馮生詎欲謁陽侯。展氏不關多隱匿。艫無阿堵物堪羨。舟有辛餘靡亦坼。郎君幸免魚頭戴。如願本從龍窟得。篙工舵手聲齊奮。撒網持鉤拯亦亟。微軀險欲爲人鮮。定例并須援嫂溺。孤兒一日三番哭。水厄仍兼絕糧厄。推量其故亦可曉。至寶隨身遭迫逼。龍神要看瀧岡碑。鮫府思接辟雍刻。不然畫寶吳道元。或者字藏黃魯直。遭風濕米考竟升。落水蘭亭價誰敵。評書既貴屋漏痕。佞佛本當衣壞色。但令釜底不生魚。何必篋中長貯帛。罷官尙飲八閩水。助葬誰貽一船麥。可憐剩有朝衫綠。亦復染成天水碧。窮經先已集坎培。讀禮遠遲卜窀穸。曝日神方時。僂僂見星歸路難。匍匐髮膚未毀眞。天幸妻子得全容。衆力王楊盧駱半遭此。君曾刊唐四傑集才大例須沉澤國。先生盛名亦不減。一死何妨塞其責。卽令萬一免沉淪。從此尤應斷縑墨。如何更不思愆咎。更準解嘲成解阮。君毋更以性命戲。勢必重遭神鬼劾。一官青社既偃蹇。三載聖廬須簡默。仍愁溺後陸士龍。照見麻衣笑聲劇。

更生齋詩餘卷一

冰天雪窖詞

主人少喜填詞。壯歲後。恐妨學。輟不復作。卽偶一爲之。終歲不過一二首。歲戊午。自京邸乞假回車。箱無事。輒填至數十闕。及自塞外回里。亦時時作之。遂滿一卷。名曰冰天雪窖。從其後言之也。少日所作。亦不忍棄。并裁作一卷附焉。機聲燈影詞是矣。

臨江仙

綠鬢學仙愁已晚。卽今況復蒼顏。天空鳥去不曾還。未知雙蠟屐。再入幾名山。半世著書難得了。硯臺肯放清閒。酒人相約掩蓬關。臉從花索笑。心與石爭頑。

憶王孫

涼風吹綻一天星。約伴時時過水亭。說鬼宵深不可聽。掩疎屏。小婢齊聲唄佛經。過汀故說愛新涼。躲過前頭姊妹行。私語喃喃已不妨。卻提防。移得鸚哥出畫廊。兩重門內忽相逢。一串花香出袖濃。剛賭秋千氣力慵。且從容。眼角回青頰轉紅。傷春長自下簾鉤。杏葉扶疎柳葉柔。三月花前雨不休。沒來由。私語催人上小樓。

滿江紅陳其年先生填詞圖爲伯恭學士賦

卅載填詞香一瓣。敬酬陽羨。可可是、豕山百里。畫中頻見。前曾見先生四十畫像涉筆偶描秋士影。關情別有春風。

面笑青衫。五十尚沉淪。工排遣。將振笛先施鞵。乍展卷。仍安硯。仗卿卿。壓盡等閒斂。鈿別夜。最憐天似

水。當頭吹落雲成片。算個儂。風味有誰窺。梁閒燕。

試問熙朝人物在。宋元之右。只己未。宏詞一榜。尤稱淵藪。前輩愛才真似命。昇平樂事吾能究。趁閒來。歌

板兩三聲。消清晝。竹垞老。梅村叟。招玉叔。攜紅友。且不知秦七。何論黃九。翡翠几暫停。三寸管。新腔已落

千人口。羨當年。風月最清華。誰能又。

雙調江城子紅豆詞爲禮親王世子作

深秋門巷動涼颺。掩關遲。雨如絲。折得一枝紅豆。立多時。天上亦添新別恨。人不見。渺相思。拈來枝葉

影參差。意誰知。酒難辭。且與梁園賓客。譜離詞。只有文園消渴甚。賦不到。九秋枝。

十六字令 初冬

風。一夜千林葉墮空。開軒望。斜月正中峯。

減字木蘭花

香濃月淡。幾朵露蘭光欲泛。行過房櫳。福橘栽燈墮小紅。茶甌清冽。留得那年元夜雪。說夢聲低。偏惹

簾前鸚鵡疑。

唐多令

真氣本無前。豪情忽欲顛。一百番、沉醉酣眠。亂摘九天星與斗。權當作、酒家錢。寥廓約頑仙。踏紅雲種田。待秋成歲月三千。擬釣六鰲滄海去。雖不飽、且烹鮮。

眼兒媚

杏花樓上杏花香。無語斷人腸。干他甚事。鶯鶯燕燕。咒盡年光。依然簾幕依然鏡。依舊隱斜陽。如今再要當時人面。卻費商量。

又

嵌心百事總難忘。閒處一端詳。鮑姑紈扇。柳娘羅襪。謝姊縑囊。愁多不合住江鄉。夢少也千場。笙歌元夕。鶯花上巳。簫鼓端陽。

轉應曲

雷鼓雷鼓。打過春三四。還虧列闕豐隆。催得前村挂龍。龍挂。龍挂。一幅水鄉圖畫。

蝶戀花時欲乞假南回。書示子弟。

十二闌干紅半曲。桃杏將開。一雨先舒萼。多分散人真有福。半春好夢無重複。卅里迢迢煙艸綠。欲望

江南遠樹偏遮目，好水好山生計足。汝曹莫恨歸期促。

賣花聲春分。

艸綠未成茵，柳線難勻。等閑鶯語幾曾聞。只讓杏花同燕子，占盡春分。心切望朝暾，霧暗連晨。關心西北有征塵，日日玉堂天上坐，卻是閒人。

謁金門

誰決策，除是劉琨祖述。一事差堪贏越石，承平非狎客。又手巡行今夕，放眼追思疇昔。好友緣儒都入

墨，寥寥心孰白。

相見歡

黃昏獨下珠簾，病懨懨。羞喜眉頭常苦，夢常甜。三叉渡，三生路，白雲尖。恁悅長林斜月，影纖纖。

鳳棲梧

畢竟春來饒氣勢，萬鳥啼春，萬夢隨春至。惹得玉梅添意智。花開又豈干春事。白袷春衫聞已製。輕暖輕寒，春轉無倫次。何是與秋非一致。春人只把情懷試。

滿江紅譚子受英雄兒女圖。

大纛高牙，問此是誰家年少。只亘亘、倚天長劍，勢將離鞘。千里偶追流電影，萬金願買傾城笑。算渠儂、二

十五年前堪同調。且緩緩。金樽倒。更艸艸。離愁攪。看車前。努目急思投効。兒女情懷何者是。丈夫志業誰能料。問卿卿。何日定天山。紅旗報。

菩薩蠻

玉皇宮殿高無極。東西龍虎更番直。天上事偏多。仙人髮亦皤。麻姑空一笑。偶自舒長爪。搯破碧桃花。花光照萬家。

減蘭寄舍弟

吾家阿弟。先我一年辭帝里。玉版銀鱗。飽啖江南二月春。小桃開落。穩坐卷施東畔閣。應念衰翁。騎馬朝朝冒朔風。

應天長直廬卽事

構巢招得雙鷓鴣。激水養成千屬玉。長林麓。橫溪曲。卻向此中開竹屋。閑官殊不俗。所喜更無拘束。昨賜萬條官燭。寫三朝要錄。

江南好時將乞假南回。作此寄里中親舊。

鄉園夢。昨已到雲溪。生小樓臺三徧換。柳邊門巷亦全非。新綠浸簾衣。
鄉園夢。昨已到花橋。對舫乍憐詩社歇。陸祁生每與丁叔候兄弟及。隔河添得酒旗飄。燈火徹清宵。

鄉園夢。昨到構舟亭。小港蓄魚橋半圯。荒庵燒笏戶全扃。僧老厭繙經。

鄉園夢。昨到放生池。煙柳綠交楊令宅。

楊大令西河宅在池側

水雲碧。菴謝家祠。清景待題詩。

鄉園夢。昨到驛樓前。障眼市塵高百尺。關心鄉語別經年。真個說歸田。

鄉園夢。昨到石橋村。高筆欲盤雲外塔。神魚時拜竹閒墳。松子積臺門。

鄉園夢。阿弟屢邀呼。新築水亭招社燕。別營山家葬童烏。

猶子明男近癡

作達且提壺。

鄉園夢。好友遞將迎。木杪軒中搜逸句。竹初庵內證長生。奇論尙縱橫。

鄉園夢。外舍最依依。榆莢綠迷穿徑水。薔薇紅隱上樓梯。花發子規啼。

鄉園夢。羣從亦翩翩。坐我小樓敲句好。輸卿長日枕書眠。屋外水周天。

前調抵江南境作。

江南地。一碧已無塵。小市雨晴初試馬。長隄星暗乍逢人。猶剩一分春。

江南月。不厭徹宵看。無奈乍圓還乍缺。未妨輕暖與輕寒。長凭玉闌干。

江南岸。屈曲漾蘭橈。舊事乍思情漠漠。夜程初急雨瀟瀟。已過驛西橋。

江南艇。鸕鷀與同飛。待得柳稍殘月出。水禽蹤跡已全迷。留得夜烏啼。

江南屋。低小只如船。一樹石榴初吐豔。四更銀燭尙高然。隱隱笛聲穿。

江南路。從此遂幽尋。韓偓豔詞容寄意。陽城下考亦甘心。別念撫孤琴。
江南夢。日昨已全醒。黃卷誤人頭欲白。綠楊窺客眼猶青。闌小戶仍扁。
江南客。天末溯歸蹤。漁唱便須蘆笛和。芰衣仍待柳絲縫。鷗鷺且從容。
江南侶。說著已銷魂。松柏徑中尋舊友。鵲鴿原上指新墳。尤歎此衰門。
江南節。屈指已天中。絲柳乍青蒲葉綠。楊梅初紫杏丸紅。水淺試雙龍。

虞美人

黃昏獨坐闌干左。竹葉深深鎖。橫陳玉體見何曾。知道紅窗六月、不燒燈。
夢中嚙語愁人覺。小婢都辭卻。無聊長自睡蒼騰。懊惱一鉤殘月、鬢邊升。

江城子

生疎廊屋幾曾經。意忪惺。步伶仃。偏是半邊團扇有流螢。縱向曲闌深處躲。防照見。一星星。
紅闌干外路三千。病懨懨。說當年。贏得半生憔悴半生眠。只有畫籠鸚鵡好。渾不記。有從前。
采桑子

別來已覺無情緒。放了風箏。過了清明。總向閒門冷巷行。何時約略三春夢。多比流螢。少比疎星。春睡
蒼騰白晝醒。

轉應曲

天上。天上。誰把兩丸安放。東西滄海漫漫。出沒真如轉丸。九轉。九轉。天也有時不管。明鏡。明鏡。看了有時仍聽。吉祥善事多般。頓覺愁顏喜歡。歡喜。歡喜。儂與鏡兒知己。春夢。春夢。誰向小窗分送。夢中說夢尤疑。身外分身絕奇。奇絕。奇絕。魂共燭花凝結。千里。千里。只在離人足底。別來吳苑花香。又復燕臺夜涼。涼夜。涼夜。酒薄衾單多謝。

虞美人

人人愛說芳菲節。更愛團圓月。箇儂心事獨嬌愁。卻喜花看春半、月初三。長安道上金貂集。青紫容人拾。到來生怕說頭銜。只戀年時憔悴、舊青衫。

昭君怨

原是一般年紀。可算他作弟。記得小名無。衆中呼。入夜書樓先鎖。百計要將人躲。何意學生疎。上頭初。

柳梢青

纔賭千秋。又邀門艸。且漫藏鉤。衆裏聰明。箇中機警。格外溫柔。日斜剛下粧樓。招女伴。更番出遊。鳳尾墩邊。鵝毛洲上。龍嘴灘頭。

西江月

夢裏鶯花繚繞。愁中風雨廉纖。一般時節症懨懨。起對燭花呵欠。小膽疑聞鬼語。細心時卜神籤。病兒生怕不增添。百計把人排陷。

減字木蘭花

乍談心曲。何事小名呼小玉。彈指年華。未比梅花比杏花。最憐同調。八字果然生剋肖。判與他生。自有麻姑肯玉成。

蝶戀花

閒日偶從妝閣偵。聞說驚鴻。險被袁宗聘。私語又防人竊聽。團圓只指隨身鏡。情短情長何自定。除了今生。更把來生訂。一晌遲疑還未應。喃喃只說心腸硬。

酷相思贈俠士

日晚黃塵都似織。徒倚徧樓南北。便四海無家歸未得。一劍也。千金直。一騎也。千金直。恥向人前稱羽客。況肯談天釋。任醉眼昏昏青轉白。天上也。誰相識。地上也。誰相識。

醉春風

好把春衣換。更舉離觴勸。眼前誰可寄相思。算算。指上先掄。心頭久嵌。口中難喚。合是人天眷。莫更

情懷亂。個儂只怕太酸寒。看看看。爾許年華。這回風格。那般詞翰。

羅敷媚

年來情事誰能識。神也瞞他。佛也瞞他。小婢依微道着些。無端兩地難牽合。心在誰家。身在誰家。夢裏

時愁去路賒。

又

秋千架下分頭走。姊住東谿。妹住西谿。只望秋千影不迷。更闌重到秋千下。月也低迷。露也低迷。畫索

斜拋烏夜啼。

長相思

風蕭蕭。雨蕭蕭。窗裏無人響玉簫。紗燈壁上搖。夢無聊。醒無聊。窗外荷珠落亂跳。游魚蹴浪高。

木蘭花慢

秋夜重愁團飄書
屋示蔣二振三

只團飄書屋。仍一片。挂斜陽。算杏已摧紅。蘭先殞紫。桂尙杼黃。悵悵那邊門巷。歎簾衣何短。艸何長。百遍欲尋歸燕。幾番試問寒蟄。十年羣從半淪亡。頭白剩蕭郎。縱見了桃根。尋他菱角也。費猜詳。平時枕書眠處。是何人重與擺繩床。酒醒佛燈藏幔。夢回鬼語沿廊。

又太湖縱眺

眼中何所有。三萬頃。太湖寬。縱蛟虎縱橫。龍魚出沒。也把綸竿。林威丈人何在。約空中同凭玉闌干。薄醉
正愁消渴。洞庭山橘都酸。更殘黑霧杳漫漫。激電閃流丸。有上界神仙。乘風來往。問我平安。思量要栽
黃竹。只平鋪海水幾時乾。歸路欲尋鐵甕。望中陡落銀盤。

念奴嬌 生日東西家。

半秋纔過。不多時。到了初三新月。八字雙飛胡蝶好。生與菊花同日。剛欲題糕。仍邀說餅。且把書聲歇。齊
肩齊歲。那人先占佳節。猶記七夕樓頭。穿鍼簾底。腰瘦頻頻折。知道個儂勤頂禮。偏喚小名何必。笑靨
方開。愁眉更斂。梁燕防饒舌。燈花解事。雙雙紅蕊偷結。

菩薩蠻 贈俠客。

偶然來預朱門宴。身輕只比梁間燕。驀地出人頭。燈前尙閃眸。一腔填恨血。匕首懷中熱。座客酒遲乾。
先防冷眼看。

木蘭花慢 己未中秋內城
南池寓舍作。

歎八年此夜。移八處。看陰晴。算幾載持衡。兩番入直。一度歸耕。西風欲催人老。趁乍寒。刮得鬢星星。已被
月中人笑。從今莫更多情。依然薄醉擁桃笙。如水玉階平。只三十年前。境難依約。夢不分明。沉思那回
塵劫。把深杯都向夜臺傾。一例碧虛解事。半宵霞采橫生。

臨江仙

恭纂高宗純皇帝實錄第一分
進呈擬欲乞假南下偶此書事

人說綠簑青箬好。可容仍殿朝班。玉堂官燭影闌珊。昨朝書已奏。明日棹當還。天上樓臺曾小住。明湖如帶回環。夜涼偏欲夢鄉關。屋前雙疊港。屋後一堆山。

琴調相思引歸燕

一樣樓臺夕照昏。杳無心緒入朱門。欲飛還止。銜得舊時恩。差喜故巢同海上。好春仍得話溫存。倘逢

精衛。可許代招魂。

減字木蘭花

夜涼人定。正好明心同見性。一縷茶煙。透到梅花小閣邊。休休莫莫。夢好正嫌無着落。與我周旋。莫鬥

眉梢眼角禪。

滿江紅贈崔三瘦生

十八年前。相見在謝家庭院。驚一揖。玉梅花底。與花同顫。葛塢東西山水窟。劉綱夫婦神仙眷。便匆匆。從宦向湖頭。湖冰泮。茗雪上。頻開讌。荆郢路。頻傳箭。只悠悠。七載。幾曾謀面。蔥嶺南頭時入夢。蒜山北下。仍相見。歎人生。聚散總無端。空中電。

昭君怨苦雨

窗隙與誰同坐。咒雨鴉鴉兩箇。兜起卅年愁。舊南樓。暫向曲屏高臥。夢又把人顛簸。睡覺夜燈青。影伶仃。

滿庭芳

兩窗簡蔣振三昆仲

撇卻千山。行完萬水。偶來茅屋勾留。又教聽雨。日日捲簾鉤。畢竟誰人過訪。三兩客。兼雜鳴鳩。門扇響。奚奴睡熟。親爲點茶甌。颺颺風乍急。紙窗搖動。無異扁舟。擬乘流徑去。隨分清遊。東海波臣尙笑。曾見汝。大漠西頭。祁連冢。何時築就。埋骨此荒丘。

念奴嬌

元夕醉中復至城東慈巽宮樓

餘生何意。擘蠻牋。重寫孝侯風土。醉我百杯元夕酒。更聽一堂簫鼓。我醉還歌。歌仍引滿。說盡邊亭苦。妻孥雨泣。昨年投畀豺虎。殘夜出戶閒行。城門東去。彌望多平楚。一領綠簑收拾好。恰稱瀟湖漁父。踏曲歸來。兒童指我。眉目皆飛舞。爲言此客。與樓與月千古。

前調

錢竹初松菊猶存圖

十年歸計。只剛剛。長就滿籬松菊。買得半園工位置。儘可賞心娛目。忽悟浮生。因求大藥。并禮西天竺。回頭自望。髻毛鏡裏先禿。差幸服食祈年。迷途未遠。末路仍堪贖。莫待扁盧俱束手。醫雅難于醫俗。一逕香清。一簾花好。一味茶初熟。這回休誤。白駒頭上行速。

因而自省笑先生。曷不工于責己。萬里歸來行樂好。何以埋頭不起。幾尺牙籤。三分燈影。一寸書堆。几蠹魚規客。先生今盍休矣。倘冀後世名乎。三唐兩漢。試問誰堪擬。況是傳人皆有命。不朽古來能幾。文仿淵雲。經研鄭賈。詩筆還蘇李。君應諄我。愚公愚更無比。

沁園春 喜趙味辛乞假歸里即送之
青州司馬新任依原調二首

司馬江州。從事青州。頭銜若斯。歎機庭綸閣。鳳池邊奪。治中別駕。驥足安施。竿上緣魚。磨中旋蟻。可是先

生宦興詩呼驢。問儘才堪令僕。汝好爲之。雖然樂已難支。只白髮高堂健飯時。算阿奴碌碌。無慙令弟。

深源咄咄。尙有佳兒。跨鳳清才。乘鸞仙客。君諸壻皆都唱微雲山抹詞。掀髯笑趁唐灣風月。且倒金卮。

三十年前。稱詩少年。惟君不狂。看元卿三徑。招邀二仲。謂黃仲則左仲甫宏農別館。款接他楊。楊介社蔚之元之

密西廬則系出山陌上班雕。堤邊畫舫。新樣蠻箋。古錦囊。今消歇。已半登鬼錄。半下名場。別來萬里投

荒。幸絕域初歸。鬢乍蒼。便依然花鳥。何時索笑。依然樓閣。何地傾觴。蔥嶺煙雲。祁連冰雪。夢裏都憐徹。骨

涼。君知我。是愁多易老。恩重難償。

金縷曲 題萬大令廉山請纓圖
大令隨華秋帆尙書姜杜香侍郎勸辰州紅苗最著勞績

此客真先識。趁升平。時時留覽。九邊阨塞。試問請纓何太早。髮正垂垂覆額。天下事。引爲己責。手理韜鈴。仍躍馬。果湖湘。陡建非常績。勳勒徧。壺頭石。丈夫自信饒奇策。況生平。服膺所在。劉琨祖逖。如許少年。

能十輩。分置楚南川。北談笑盡。萑苻之澤。只我感恩思効死。便歸耕。尙枕投荒戟。隨爾去。殺殘賊。

鷓鴣天

秋杪雲
溪曉望

谿光未是廿年先。一樣闌干到眼前。風急萬鴉爭古木。露寒獨鶴舞長天。情漠漠。淚綿綿。舊家仍倚白雲邊。尋春去問堂前柳。破夢來穿渡口煙。

滿江紅中秋夕雨

窮海歸來。正盼望。此年此夜。還準擬。半宵燈市。半宵水榭。三徑久甯風伯掃。萬錢欲向天公借。更持螯。左手持盃。人閒暇。雲驟暗。重簾罅。雷驟起。層檐下。忽蕭蕭瑟瑟。瓦溝如瀉。移樹鷓鴣驚巢乍。走橋人嬾粧先卸。歎街泥滑處。約良朋。稱多謝。

西江月

九月初七日
雨窗遣悶

門外愁霖似潑。帳中清淚同揮。一年多事上心來。不飲已防先醉。明歲重陽何處。去年此夕方歸。人言死別復生回。今日正當周歲。

鷓鴣仙

日斜時候。日斜年紀。又是日斜風味。斷腸言語不須多。況正值、斷腸天氣。前宵牢記。昨宵牢記。此夜更須牢記。半生最怕說銷魂。敢再到、銷魂田地。

江城子

柳絲南北罩通津。水波勻。月痕新。卻到晏公祠畔，暫逡巡。偏是畫船紅燭影，頻照見，夢中身。

又

播錢堂上記還真。是穠春。是花晨。依約別來如影復如塵。安得學他雙燕子，來與去，不隨人。

壺中天

和女史歸佩珊韻，即寄令叔方伯伊犁。

從天試問，恁詞華，只付掃眉才子。百歲含愁容易過，經得幾番彈指。未盡名心，先拋世味，且復營書史。回看海水，比來清淺如此。猶憶絕塞歸來，君家癡叔，憔悴何能死。寥落雁鴻千萬里，憑寄阿兄數紙。并說中閨，尤憐嬌女，詩思清如水。比來相見，怪他風味都似。

又贈僧鐵舟

浮生如夢，記恩恩，滬濱城邊小別。石爛海枯重握手，相對各驚華髮。瓶鉢隨身，才名蓋世，詩畫書三絕。鋼經百鍊，鐵舟果否如鐵。今日短簿祠前，長洲苑外，客路將鋪雪。一領袈裟渾欲破，賣字依然得活。極目天南，關心鄉國，鞞鼓聲纔歇。何時飛渡，醉眠黃鶴樓月。

僧漢陽人。

浣溪紗

病後殷殷總率真。見時故故不溫存。已教銷盡昨宵魂。開士心情居退院，美人顏色賦長門。年來偏重

過時人。

鷓鴣天

百罰深杯總不辭。忽從酒半透微詞。前房阿母都瞞卻。只許青溪小妹知。重攬鏡。更添衣。衆中偏覺語支離。不知天上頻攜手。故說人間會面稀。

臨江仙 六月二十日詣學宮觀諸生釋菜并登尊經閣遠望

憶向校官稱弟子。春秋祀屢追陪。仲丁六十又三回。舊題名已暗。明倫堂有進士舉實題名余皆預焉親爲拂塵埃。尋徧

浪淘沙 壬戌中秋夜起望月不見時在洋川書院

纔歇雨冥濛。月甚朦朧。玉塔處處有吟蟲。咫尺好山都不見。說是秋中。少壯去如風。老尙飄蓬。別家還喜住江東。金粟玉簪開已徧。閒卻簾櫳。舍間驪事側多此二花

蘇幕遮 醉題焦山月波臺

屋禪關。樓法界。十仞高臺。更能危樓外。奇氣尙能除百怪。穩坐蒲團。且受江豚拜。舉杯遲。吟句快。乞篆題縑。總仗孤僧介。一日已償詩畫債。興來不學前人派。

瀟湘夜雨 汪秀才次玉屬題夜意圖時余悼亡日近與君同病爰率賦此寄意

悟徹前因。銷磨塵劫。又來樓上孤眠。微黃燈影。鏡臺偏。聲慘慘。寺鐘初動。光黯黯。簾幕斜褰。無聊境。我方
匝月。君已三年。兩愁相校。望夫山外。愁更堪憐。只投荒歸日。病正纏綿。渾欲訴。金戈鐵馬。念誰禁。激管
哀絃。忘情好。他時同穴。百歲鎮隨肩。

八聲甘州夢亡婦

向空房。盡處瓦燈昏。缺月影橫陳。算傷離感逝。殘冬既爾。何況經春。打疊半牀衾枕。時爲拂纖塵。奩鏡都
安好。與照歸魂。畢竟瞞卿何事。只夜臺相值。問尙殷勤。歎襄王孤館。久已斷行雲。想闌干。東西十二。便
夢回。總欲一周巡。梅花句。從今不賦。防要含顰。

前調常熟訪吳祠部竹橋賦贈

又匆匆。扶醉入山城。雪意釀寒更。算玉芝堂朽。赤厓開圯。紅豆莊傾。今日劍門吾谷。都已屬先生。壓徧江
南北。壇坵崢嶸。小弟頭銜一品。但才名艷絕。似遜難兄。羨盈門弟子。分日門心兵。更傳聞。量才尺好。隔
絳帷。親授與雲英。憑誰有。平生奇福。來入詩盟。

小重山

夢不分明醒可憐。小樓簾半卷。月初弦。喘聲低緩。髻斜偏。朦朧坐。誤認卜金錢。衾薄忍添綿。舊曾揮淚
處。錦仍鮮。擁來都恨夜如年。無眠客。今轉羨長眠。

如夢令十三日侵曉
過碧浪湖

龍氣出波冉冉。鷓鴣鷺絲皆閃。海日未升時。幾片斷霞如斬。休喊。休喊。驚破一羣鷓鴣膽。刺得曉星數顆。芒角出同諫果。尙未破天光。水碧盡將魚裹。孤坐。孤坐。千尺浪中一我。

菩薩蠻十四夜過
南潯鎮

高高下下游鱗繞。侵人不已侵巢鳥。一碧作魚天。空明不起煙。東西樓似織。出水高千尺。玉手盡垂空。長廊接斷虹。

減字木蘭花十五日五鼓
過平望湖

偶開窗扇。破曙鷓鴣聲波上亂。百頃湖光捲上。先生六尺牀。雪花難集。倔強水蟲多不墊。落月團團。東海魚龍尙愛看。

昭君怨吳江道
中夜行

惹得夜烏難住。萬點鬼燐穿樹。似復有人行。散如星。鷓鴣鷺絲屬玉。齊傍水仙祠宿。宵半忽爭鳴。學巡更。

清平樂湖中
迷道

風風雨雨。且向前湖去。欲問來船船不遇。進退總愁無據。忽然香氣縱橫。半空舉手將迎。岳瀆貴神抗

禮算來只有書生。

浣溪紗萬頃橋

萬頃湖頭萬頃橋。雨簑煙柳共飄搖。水從天外綠周遭。宿火照將鴻雁暝。曉霞烘得鷺絲驕。是誰來伴

客無聊。

鳳棲梧戊子秋杪至虞山赴邵先生荀慈之喪時亮吉結禱甫三日今復以事來遊則距悼亡日甚近也感而賦此

憶昔來遊才合卺。新婦三朝尚向紗帷隱。小別乍歸爲整鬢。對人言語尤奇窘。三十三年真轉瞬。未比

松筠。早向深秋殞。紅豆莊前紅淚隕。回途魂已銷將盡。

虞美人寶帶橋

蒲帆過盡危橋百。徑縱無千尺。便將蟬竦屈成梁。只惜都無寶帶一般長。泠泠橋外光如電。雲朵裁成

片。頃傳三萬六千寬。聞說真仙不穀放漁竿。

憶秦娥殘冬甚暖夏蟲並出感而賦此

羊裘熱營營。案上蠅聲出。蠅聲出。醉螿當渡。凍魚須徹。煤逋藥債都應逼。商量艸艸營除夕。營除夕。年

年共命。此年獨活。

清平樂孫解元子瀟屬題雙紅豆卷子

夢回永晝。滿地春光皺。半領綠衫花氣透。胡蝶趁香來嗅。文窗特與丁寧。東風格外垂青。欲配一雙紅豆。除非天上雙星。

浪淘沙

夢入小紅屏。露灑簾衣。鏡奩殘月影微微。偏是獨眠人帳外。胡蝶雙飛。小膽更多疑。怕踏層梯。畫屏深處認依稀。七尺紫檀香案上。誰共扶乩。

前調

斜照鬼門關。落日彎環。夜臺可望望夫山。生怕瘦魂扶不上。添箇紅闌。推枕漏初殘。朱淚斑斑。寒宵何止夢能還。地下若無埋恨處。仍到人閒。

十六字令

拚。歷徧長廊耐曉寒。梅花瘦。不厭百回看。聽。一雁寥寥下遠汀。荒寒境。月黑鬼燈青。休。斷送春人不上樓。三更夢。和月挂簾鉤。遲。已是踈鐘報曉時。山禽影。蕪蕪落高枝。念奴嬌。

未至常熱四十里值大風雨

三更向盡忽驚呼。飛去蓋頭竹笠。鐵馬金戈聲乍沸。波峭半篙難入。絕壑魚龍。陰崖神鬼。空處通呼吸。推蓬起望。一湖湖水全立。只有卅里遙程。前舟顛簸。側搶回須急。病羽樓頭。秋蟲砌下。纔復商量。愁人無寐。殘宵短夢千摺。

水調歌頭

自吳江常熟回舟欲至婁上作

性既不談釋。又不學神仙。半生纔一彈指。何苦慕長年。卿自埋憂地下。我欲寄愁天上。索醉向雲間。自有十洲客。供我八方錢。胥江口。雪溪畔。尙湖邊。回頭三十三載。舊事散如煙。昔日蘆簾紙閣。今日梅花紙帳。清冷耐孤眠。短夢乍回處。殘月影床前。

前調

偶厭玉虛住。屈作世閒人。人生誰最快意。良夜與良辰。我欲花開地下。更使水流天上。耳目一番新。倘荷化工允。寧懼俗流噴。又誰願。朝列闕。叩羣真。百年三萬多日。臥足幾回伸。九野分鋪列宿。五岳填平四海。從此罷揚塵。萬事等閒耳。無鬼亦無神。

點絳脣

題折枝圖贈友

遠恨新愁。半春已覺難消受。海棠花瘦。鷓鴣雙雙咒。十二紅闌。春氣應全透。關心否。鶯前燕後。定有人垂手。

賣花聲

過三叉河
贈練塘僧

洲樣亦如瓜。淺泊江沙。二分月已透窗紗。留得雪泥鴻爪影。都爲梅花。稍遠市樓譁。港到三叉。山僧親

爲煮山茶。白髮一龕忘世久。與證年華。

浣溪紗

梨花和金
手山秀才

一棹春游蘇小家。紅紅紫紫信方賒。玉闌干外幾枝斜。仙子衣裳原縞素。美人顏色本空花。淡雲流水

證年華。

望江南

過京口訪諸佩香
女史率成二首

忘世事。只有杜蘭香。焚得一爐煙未燼。萬帆門外去來忙。吟客鬢都蒼。

淒冷處。招得女生徒。女徒殷姓。其姊爲故尙書和琳側室。琳死。姊以身殉。其妹流落無歸。因依佩香以居。桃李盛時顏紫莫。海山佳處語模糊。猶憶

故尙書。



更生齋詩餘卷二

機聲鏡影詞

蝶戀花題畫

絲雨絲煙湖上道。夢裏年華，深淺誰知道。天上玉梅開過了。又教人世東風早。春事及今偏艸艸。有分披圖。月與花枝小。獨立數峯吟句峭。乾坤分半輸懷抱。

鷓鴣天

學畫敲詩興轉闌。更從花裏響銅環。雕籠出語偏生脆。翻遣鸚哥課小蠻。顏冷落。致闌珊。萬重密意總相關。鄰家姊妹邀同坐。說夢先消春晝閒。

點絳脣春病

隔箇紅窗。強將八字排來看。自憐魂斷。欲把他生算。支枕應難。且復憑詩案。誰相伴。喘聲低緩。虧得鸚哥喚。

風入松題春山
獨往圖

翛然一境迥難攀。幾家人住谿灣。疎籬敗壁憑誰補。借亭亭、隔岸青山。小史亂頭粗服。先生雨笠雲衫。

生綃忽破酒人顏。清夢置其閒。谿塘正好營高閣。待他時、風月人還。仲蔚蓬蒿須補。劉安鷄犬都刪。

醜奴兒令

海棠小院春深見。一晌難描。千種無聊。容易將人挂眼梢。低徊不解傷春句。一卷離騷。纖手難拋。自把蠅頭小字鈔。

紅林擒近

紅錦香猶淺。白閒春正長。睡起懶無事。鬢花礙釵梁。春衫攜來早皺。呼小婢、熨沉香。屈指桃菜年光。待畫艇尋芳。麗句傳鸚母。名絲繡雁娘。妝樓無事。鏡邊更展縹緗。算傷春未敢。閒愁無據。背人私自禱海棠。點絳唇送春。

又是春殘。海棠花外游絲亂。淚珠成串。待把年光換。惜別匆匆。鎮倚閒庭院。闌干畔。綠愁紅怨。約略傷春券。

漁家傲

題陳野航畫竹

午餘睡起茶初熟。一竿愛寫玲瓏玉。葉葉枝枝濃淡各。還須屬。三更窗外秋聲莫。娟娟穩稱輕綃薄。圖

成好置闌干角。待得晚涼新雨足。大如沐。月痕倒挂梢頭綠。

酒泉子

驀地行來。一樹好花離地。出雕闌。排玉砌。陟瓊臺。四更玉笛聲三弄。肩上露華堆重。與雲飛。隨月上。逐風回。

探春令

題侍女屏風

晚妝初罷怯春寒。約伴花閒步。正一縷愁來無著處。把十三絃偷訴。玉簫斜倚林閒路。想個儂丰度。到宵深。霜月空濛。錯認作梅花幾樹。

醉桃源

前題

薰風池閣簾微亞。日暖豪華卸。行到綠沉窗下。一樹榴花謝。滿樽蒲酒人初暇。結伴消他長夏。采戲又還輸卻些事關心者。

紅窗聽

前題

一院飛花空白晝。看結束。春弓閒走。隄畔盈盈堆絮厚。襯得鞦韆幫瘦。簾幕深深垂錦繡。闌干外。總燒金獸。昨宵霜冷。今宵風驟。屈指剛三九。

買陂塘

題錢孝廉澗川鸚鵡媒傳奇

爲多情。青衫血淚。生生判向愁老。冰絃誰把傷心譜。又早別懷縈擾。幽會巧。君不見。茫茫碧落相思鳥。芳心寸拗。待密約重圓。愁盟暗續。一一淚珠織。銷魂處。我亦青鸞信杳。年來暗損懷抱。江南江北傷春恨。

付與斷腸衰艸。辜負了。是舊日、金釵鈿盒情多少。閒愁待掃。又一兩三聲。無端逗起。清夢隔簾悄。

河濱神迷藏

游戲共登壇。窄靴小袖衣單。身輕總欲避遮攔。空裏時時指彈。同是曲欄何處躲。慧心先向偏左。女伴盡皆藏過。百忙何苦尋我。

清平樂

楊花恁早。不待春歸了。可惜玉人渾未曉。逗點與他知道。晝長人倦敲詩。畫屏一枕閒支。睡覺數聲搏黍。消他春日遲遲。

點絳脣

花事關心。東風吹到茶蘼架。燕兒多謝。呪得春成夏。不放春歸。斜日簾微亞。秋千下。游絲無賴。又向荷錢惹。

鵲橋仙

玉鉤響斷。玉簫聲斷。更苦玉人音斷。清明上巳。總無聊。欲飛去。晴江南岸。小園春半。小窗月半。尤喜小樓天半。黃鶯紫燕。不曾來。只蝶螭。與人作伴。

望江南

幽夢破斜倚小紅樓。又是卷簾人不見。滿街絲雨。春愁綠暗。幾重流。

昭君怨江行

帶得綠簫鐵笛。消受短篷秋月。帆影入江流。小于鷗。目極楚天遙。潮接海門如線。一點着林梢。是金焦。

減字木蘭花

垂垂一樹。曾見個儂珍重處。已分成陰。頭白蕭郎恐不禁。還憐飛絮。一樣東風飄泊去。郎已沾泥。莫趁

流鶯是處飛。

相見歡夢中作

無端踏卻輕鷗。共清遊。夢裏居然東海向西流。雲中屨。風中麤。不能收。幸喜天鷄初叫。始回頭。

一叢花

林禽喚我作春遊。煙景逼南州。蓋輿卸處幽吟好。尋僧話。又引閒愁。無事銜盃。有山埋骨。此外總悠悠。消沉白了少年頭。青鏡惜風流。江山勝處余歸也。等幾度。白玉成樓。悟徹孤花。彫殘心字。春總不如秋。

青玉案

十三夜
玩月

東風又把細梅染。看靜裏、簾斜捲。追取十年前事轉。亭涼月暗。漏深花滿。兩兩傷春券。如今細雨沿門

繆。幾陣落紅愁欲浣。鐵笛五更吹更慘。任他風雨。任他憔悴。再也無人管。

千秋歲瓶梅

春來心性。花與人同命。香未拆。愁先進。一枝聊供汝。五夜誰相訊。最好是、百花頭上慳慳病。晝永寒先警。骨冷魂尤勁。花總謝。香難並。幾絲芳意織。一瓣心香永。拚得是、閉門風雨無人省。

買陂塘

邵二雲姚江歸棹圖

黯然歸。一肩行李。春風不遣人住。姚江雙槳悠悠去。去也更休回顧。天意苦。要汝是、名山夜雨成千古。功名射虎。只亘亘平生。才皆中下。李蔡豈君伍。當年事。千佛名經曾數。一枝原最高處。衫青袍紫都閑物。惹我酒閒起舞。君莫誤。君尚有、數椽茅屋秋風浦。萍蹤語汝。恐又引先生。酒闌燈掩。清泪滴殘炷。

天仙子

溪上鷺絲忙報客。玉人遣透春消息。怔忡相送已嫌遲。無可說。祇相憶。門外瀟湖千頃碧。

蝶戀花落梅

白白紅紅開未止。一擅孤標。卽兆飄零始。如此人生剛半世。問年一樣輸餘子。入夜春愁爲剪紙。屬汝重來。休昧初來旨。多分柔魂猶在水。五更吟斷梅花詠。

又

窗外游絲空復漾。十見花殘。那得人無恙。莫向酒閒矜跌宕。春風已把飛瓊葬。花未開時愁已釀。寄語桃根。春到休輕放。人世有情還有障。招魂供汝青綾帳。

賣花聲

獨客正思家。到曉啼鴉。灑窗寒雨又如麻。不放南枝開到好。春是些差。客裏事堪嗟。似錦年華。幾人紅泪隔窗紗。燕子平生真恨事。不見梅花。

倦尋芳 春星

寂寥銀闕。怪底瓊妃。賸他數個。三五春宵。可許玉階同坐。人說高寒應讓汝。九重天上還難妥。喚風詩。只咏到衾裯。被他喚做。也知我。殷勤看爾。駐向樓頭。幾番難過。錦樣連錢。一例被風吹墮。仙掌夜過防暗。摘月盤露。冷愁輕簸。寄新詩。先問汝。點頭也麼。

荷葉杯

病到幾番委頓。誰問曲闌旁。畫眉頻喚不能住。猜是甚心腸。

蝶戀花 啼鳩和仲則

艸繡平堤花繡樹。如此江南。隻影堪飛度。畢竟屢情猶未悟。雨晴簾角聞呼侶。倚樹鷓鴣爭笑汝。三度營巢。依舊無家住。幾日酒痕兼墨污。樓頭催澣春袍袴。

前調鷓鴣

莫向天涯棲苦竹。只遇啼鶻。歸計須頻屬。望帝愁魂已續。此閒樂亦應思蜀。何事啼聲常傍屋。解喚哥哥。引起春人獨。花到黃陵千度落。這回尙憶詩人谷。

憶秦娥

春時節。春人住處春光別。春光別。膩紅花朵。膩黃新月。濃濃膩綠千條結。樓梯欲上愁三折。愁三折。文

簫聲動。剪刀聲歇。

柳梢青

新柳次高東井詩

向曉層巒。將煙做霧。釀雨成寒。髮綠衫青。眉長眼瘦。子女何干。一枝折了重看。怪徹底春愁總譜。柳宿

前身。萍花再世。我亦差堪。

沁園春

題萬黍雜持籌握算圖

儒林傳耶。貨殖傳耶。君因併書。嘆百不如人。一籌還展。十嘗九誤。些子都輸。業可拋經。讀宜從律。且把蒼生經濟儲。他年看看致君事了。更累錙銖。滿盤算了還虛。怕仰屋他年更苦劬。只田從玉局。須求陽羨家。從杜牧。更創吾廬。我謂先生。歸謀之婦。料理牀頭阿堵鋪。先生笑有五銖七幣。盍往觀乎。

摘得新

難得來。休教到便回。屋頭雙喜鵲，久徘徊。紅窗故啄墮青梅，勸銜杯。

玉珥墜金環

晝永窗虛嫩寒先把花朝做。幾番凝恨上重樓。樓又教人鎖。長自雨篩風簸。把春陰、當成功課。沉思往事，判盡浮名，換他真個。寂寞深園，小桃也肯留人坐。細拈春夢寫春愁。夢又將人躲。知道枕衾孤臥。算風光、幾曾到我。年華誤盡，到了今番，更教難妥。

東風第一枝桃花

團泪成花。搓煙做骨。商量不遣春瘦。幾番醉了重蘇。依然十三時候。前塵誤汝。應一例、向風回首。笑無端、占了珠簾。肯放玉人垂手。只花也、憐人非舊。問此度、探春何後。簸錢堂上重來。不似那時清晝。芳心易逗。算薄命、永供人咒。待拈他、花片緘來。付汝一春消受。

八聲甘州

又西風吹雨上空樓。點點雜更聲。正涼隨雁至。宵同燭永。夢與年更。十二鏡雲何處。江館聽吹笙。多分樓前約。不記啼鴛。一半塵封玉鎖。看碧紗籠處。墨雨縱橫。只蠻箋消息。何事苦難憑。想蕭郎、傷春恁遠。料夢魂、逗不上銀屏。須知我、青衫泪濕。不爲浮名。

南鄉子

自雲溪放舟
至青山莊

藥王廟。晏公祠。北關剛值午晴時。三折水程欣已到。都贊好。門外水田門內沼。
花塢曲。月廊周。半塘煙雨幾時收。百步小橋隨鶴過。思久坐。翡翠北軒晴日墮。

長亭怨慢蟹

猛霜風。漸肥郭索。是處橙香。薦他黃玉。記得年時。酒徒醉月小樓曲。深盃浮綠。陡地向。天公祝。臣願把浮名。都付與。蟹螯添足。稻熟。漸燈明深港。糝破一溪寒綠。鱸魚便美。怎占得。九秋名目。第一是。左手須閒。

怕明日。故人相速。只紫蛤紅螺。風味幾堪作僕。

寒夜重光齋頭看秋海棠因言前曾于花下掘得古觀發之

金縷曲

寒夜重光齋頭看秋海棠因言前曾于花下掘得古觀發之

燭冷人初醒。正虛廊角聲吹徹。商聲又警。籬落寒花開自好。露點欲斜。仍整粧。慘淡。玉人微病。不向春園

誇勝事。伴艸根。菜甲三秋永。其下有。波如鏡。千年舊事思量猛。被西風。吹將世換。泪珠紅併。一半齊梁

遺蹟在。漠漠土花填井。待說與。古懷誰省。落月微黃。天乍曙。向闌干。逗出銷魂影。重認取。劫灰冷。

玉燭新

窺簾新月小。卻數朶花枝。照人寒峭。新詩寄與雙環巧。故把幽期漏了。文鴛堆枕。密意取。夜香薰好。又早
是。玉漏星星。門前乳鴉啼曉。紅箋付與殷勤。只此恨平分。幾時堪繖。歸期及早。重到也。不是玉簫年少。
萍浮絮裊。試逗點與他知道。須記取。錦瑟年華。暗中易老。

鶯啼序關神武廟後有隙地里人別構諸葛忠武祠落成謹賦

丞相祠堂看古栢。陰陰翠繞。重來處。一瓣名香。空裏晴絲自裊。黃石兵書吾懶讀。青田洞府愁難到。只先
生志業。今古幾人同調。憑高回首。炎精中燼。天意殊難曉。聞說定軍山下。翠羽靈旗。山昏月黑。鼓聲猶
惱。陰平貽悞。夔門敗踵。滿盤都錯。何須說。更譙周。黃皓知幾早。相隣壯繆遺祠。未了忠心。此時重表。茲
地當年。紫髯虎踞。更周郎年少。奈江山。數著殘棋。着手便教輸了。把荆梁。十郡名區。輸織屨。小兒坐嘯。尙
躊躇。北定中原。南清江島。當途高也。往日紛紛割據。算曹瞞尤狡。匹馬過秦中。早鷄筭全拋。虎鬚重燎。
巾幗謀臣。彈碁胄子。一揮羽扇愁俱倒。只遺恨。在五原秋艸。十年深計。擬將赤帝關河。重藉手。還高廟。

法駕導引補赤城韓夫人詞

天上樂。天上樂。博戲更癡釣。怪底燭龍呼不醒。兩丸日月覆金甌。螢火照清秋。
雲漠漠。雲漠漠。飛渡赤城梁。摘取列星歸北斗。倒傾銀漢入西江。天闕費平章。
銀漢畔。銀漢畔。織女起高樓。玉作簾衣花作座。海雲爲佩月爲兜。縹緲坐牽牛。
偕勝侶。偕勝侶。仙閣坐虛無。一賦玉樓猶未竟。人閒甲子總模糊。長爪比麻姑。

點絳脣次黃仲則韻

尺五荒墳。小桃一樹傷心艷。寄將花片。沒個人兒便。芳艸多情。引他歸騎尋教遍。模糊見。月殘如線。霧

隱傷春面。

如夢令

簾外日遲風簸。簾內粉消香灑。未慣是撈捕。輸了更拋金鎖。還我。還我。莫被小鬟猜破。

摸魚兒

清風亭故址

又斜陽晚林一抹。天空飛破歸鳥。危亭竟遍蓬蒿徑。咫尺謝家山到。吟未了。算好景如前好句還輸。眺初三月早。看一縷吟魂。寒鴉爭瘦。逗去碧波小。當年事。此地放歌孤嘯。狂來幾側烏帽。詩名天地成何補。身後一椽誰保。吟愈峭。把長句風前漫博。先生笑。思君欲老。怕騎鶴還來。此間亭上。留得醉中艸。

青玉案

過凌敲壘故址

凌敲臺剩荒基也。雨洗石。苔侵瓦。到日短衣尋客話。庾郎年少。衆中爭羨。不醉看盤馬。孤城陡築寒山罅。城裏猶聞暮潮打。休怪客愁容易惹。那邊人語。者邊雁叫。月照荒荒野。

減蘭

閒遊采石。早起披衣看曙色。不敢窺簷。烏鵲南枝夢正甜。酒衫芒屨。二十男兒工跳躍。一縷吟魂。先向

風前逗早春。

金縷曲

清風亭夢李白

天與人俱老。又何爲。一千年後。此閒憑弔。一半江山歸李白。一半分還謝朓。我到也。祇餘衰艸。畢竟微軀容易盡。覓些須。身後名纔好。勤打疊。零星藁。青衫百計供人笑。只悠悠。非公知我。恨和誰告。金粟前身真小劫。墮作五湖年少。有夢也。不離蓬島。猛憶人生何者是。只浮雲。偶寄孤飛鳥。殘夢破。余歸了。

前調

再次汪劍潭韵

花是明朝放。只萋萋。滿城芳艸。已供凝望。多病年時誰付與。綠酒紅愁同量。且小立。雨中惆悵。若許鶯花還再世。拉春人。早向春風葬。簾蒜揭。心旌蕩。樓高總伴閒雲上。有當年。鏡盟衫誓。篋懷琴況。可惜韶光都健在。春到也。須微恙。莫輸與。個儂門巷。我比絮泥心更定。背天桃。穩坐青綾帳。塵夢覺。釵鈿響。

前調

蟬屐嫌疎放。任些時。殘紅剩紫。幾曾凝望。廿載可憐青鬢改。江水未勝愁量。春付與。別人惆悵。我慕蠹魚能再死。趁餘香。好伴殘編葬。渾未管。流鶯蕩。聽歌人在青雲上。只年時。招邀勝侶。尙牽游況。杜牧揚州人已換。只有月還無恙。照慘慘。幾家門巷。尺五桃潭三徑艸。瓣心香。供汝青綾帳。添一綫。春潮響。

前調

再次汪劍潭韵

夢遠金鈴響。正無聊。紅窗睡足。倚帷牽帳。羅襪閒行花露重。頗怯曉風深巷。渾悟到。玉人春恙。薄酒多愁眠易醒。問樓高。更有何情況。梯隱約。難重上。傷春早怕春飄蕩。把泥金。書成梵字。伴花同葬。一例有情

應解取花也對人惆悵。已開滿十分春量。此度見花應背面。誤人人、簾底三年望。屬來歲、休輕放。

醉花陰

爲孫大和婦
王采薇韻

日午麴塵何處避。斷粉零紅。且自由天地。三十年華愁也未。不回頭負春人意。情到九原須更記。骨冷灰飛。灰冷情還膩。幽夢壓簾魂壓被。醉醒怕沒絲兒氣。

浪淘沙

路遠小樓低。花朵分飛。依然銜恨上重梯。何止舊人尋不見。梁燕都非。愁裏闌窗扉。殘月剛西。畫簾風破鏡臺欹。只有曲屏風六扇。猶罩羅衣。

點絳脣

門艸歸來。一窗好夢非無據。筆床茶具。且復安排預。強自支持。鬼病終難愈。誰來覷。藥爐煙畔。只有風飄絮。

憶王孫

山坳池閣水邊樓。一雨銀塘便覺秋。長日無人掉小舟。水分流。胡蝶閒來立鴨頭。

青玉案

算來未到銷魂地。偏是識愁滋味。欲寫紅箋珍重寄。隨肩小妹。隨身小婢。多恐難回避。幔垂不放通花

氣又早斜陽把門閉。莫道文窗蹤跡祕。黃鸝紫燕。畫眉百舌。箇箇知人意。

浣溪沙二首

玉腕偏憐金釧寬。鳳釵頻撥獸煙寒。萬重心事壓闌干。杜牧已留來世約。蕭郎不作路人看。雖然猶覺恨無端。

前調

背面難禁萬種愁。見時無語只凝眸。初陽一綫下簾鉤。百計未能通一語。暫時曾許共扁舟。淚痕和露咽心頭。

傷春怨劍客

匕首飛將過。到處人頭疑墮。日昨詣叢祠。土偶居然離坐。旋空中如磨。電影終難挫。驀地指晴空。一道采虹中破。

金縷曲

之。 僮窺園從予八年矣。體弱善病。今年予秋試被落。忽爾辭去。念事傷離。不能無作。命沽酒歌此調以送之。

衣薄還如紙。最淒涼。前宵瑣錄。今宵送爾。八載追隨無別事。傷病傷離傷死。總誤爾。朝飢飲水。苦訪蟲魚。

塵篆籀。但論才。爾便成佳士。休更作朱門使。無家我共僧居寺。只蕭蕭寒雲丙舍。尙堪南指。入夢總從吾父母。醒處怕逢妻子。況薄命久無人齒。明日出門誰念我。就飄蓬斷梗商行止。爾去矣。淚流駛。

前調重九日陶然亭作

車馬長安道。有誰憐。中秋雨暗。重陽花少。尺五閒亭三徑柳。亭徑尙餘秋艸。更難得紅塵似掃。半舫斜陽新月影。借團蒲穩夢。仙人島。算懷抱。此時好。玉山莫向壘前倒。只空囊。俸錢難假。酒錢輸了。門外鍾聲催客去。衣上薄寒清峭。料理是。舖糟代飽。無數樓臺凝醉眼。訝籬頭果大星辰小。歸尙有未棲鳥。

前調僅得前詞泣不忍去復成此闕

暗裏驚聞泣。一聲聲無端惹我。青衫又濕。多病經旬誰得似。欲共候蟲秋蟄。爾似燕。舊巢還入。典盡衣裘。頻擁絮更同扶。瘦影當風立。渾不怕霜華襲。八年侍我肩差及。笑囊空。新詩屢付。傭錢未給。費爾一杯村落酒。爲我解除狂習。說月好。今宵初十樓上三更雲氣淨。看星辰如豆。天如笠。吟正遠。催歸急。

青玉案十一日同人飲長安酒樓

臨街樓上冷泠語。醪味薄。催添糲。一院酒人揮不去。持螯手冷。潑醅顏熱。繞著筵吟句。臨街樓外疎疎樹。已覺秋聲落無數。一院酒人招不住。來時天慘。去時月暗。繞著城徒步。

憶秦娥寄季仇

鍾已動。一聲破我長安夢。長安夢。世情未了。鬢絲先種。書乍捧。故人遲我華陽洞。華陽洞。丹沙填壙。碧山成冢。

浣溪紗

薄暝微醺枕酒瓢。病心一縷逐風搖。夢無來歷入鴉巢。初八夜星還照曉。十三涼月卻終宵。瘦魂尤避

出林鷗。

買陂塘

送繆公子笠莊至江浦

趁霜風。沿林飛徧。巢荒去住無據。雁聲卻有東歸信。切莫更留征羽。淒燕語。道千里同來。千里應同去。霜鴻未許。算我願隨陽。卿尤避熱。各自歎羈旅。天涯路。來日風風雨雨。別離頓起愁緒。江南兄弟誰能健。羨爾雁行有序。須記取。只紫塞重逢。可識前時侶。天空欲舉。穩待爾重來。春風三月。共看滿林絮。

漁家傲

宣武坊前清酒美。多錢約客誰來會。日午闌窗人似海。孤劍在。萬金難買心無愧。畢竟浮名猶可待。少年莫學呈身銳。鼎鼎百年君誤再。棺已蓋。幾時贖取從頭悔。

一萼紅

懷孝廉克一寓居晉陽庵側因屬余顏其齋曰聞鐘并係以詞

傍禪關。構閒亭似舫。四面啓疎櫺。十五良宵。一雙人影。三千里外鐘聲。有多少。春人心事。柰秋窗。黃葉已

先零借了蒲團。繡殘梵頁。悟徹鎗槩。我亦能來聽此。只青衫似夢。百倍淒清。苦竹疎蘆。幽花淡艸。此身
如在江城。況惹起。寒蟲鳴砌。又丁丁。蓮漏滴殘更。待得蕭齋響寂。人語還生。

摸魚子

雙克一遊遊夕照庵。卽展其令弟紫樹廡。

正無衣。爐頭索醉。油車忽引君到。愁中天氣。還如霧。咫尺遠山舒眺。煙柳道。算怕是。逢人只是逢僧好。無
多落照。但挂近禪房。和將夕磬。便有暮雅叫。荆高市酒人一樣。潦倒塵沙埋盡年少。江干舊侶。今誰在。
癸巳秋。予與劍潭紫樹。同客姑孰。至宣城始別。可惜龔生竟夭。渾未料。看冠蓋如雲。更有閒人吊。高原古廟。但肯費茶瓜。時時款
客。我輩不須召。

荷葉杯

自夕照庵步至萬柳塘。

三里望中依約。樓角亭館太荒蕪。萬株楊柳一行無。風急戰菰蘆。林際黑歸一片。雅點。隔寺暮鐘聞。寂
寥城上去閒雲。雲薄帶斜曛。

小重山

舊日紅闌已作薪。玉蘭花滿樹。曬春裙。經過燕子亦嫌貧。呢喃語。故故入西鄰。寂寞掩重門。小樓三面

暗。易斜曛。屏風吹淨十年塵。中還有。兩小舊啼痕。

謁金門

送雙曉升南歸。卽題其長松片石行幃。

歸亦得。卷裏天青雲白。不誤今宵歸計決。誤前時爲客。屋三閒。醒夢適。何止長松片石。七十二峯晴歷歷。在先生窗隙。

梧桐影

將至仙遊潭迷路

馬獨來。南山麓。厓上石樓纔一閒。推門且抱神龜宿。玉女泉。清無極。雲外木魚聲不停。三更月向東峯直。

臨江仙

溪山秋曉卷子

十里空濛雲外水。水雲光隱回汀。最無人處小舟行。到來谿館冷。秋燕語分明。渾異踏青前度至。滿坡花氣將迎。剩他幾樹綠無情。四更山曙早。紅葉點疎星。

蘇幕遮

寒禽枯木卷子

綠初離。紅乍失。白釀層雲。黃澹初升日。空裏數聲禽語切。似說宵寒。約略明朝雪。凍絲黏。冰綫結。莫折高枝。恐有東風出。轉向竹梢深處歇。玲瓏石愛蓬山骨。

臨江仙

蘇州

紅鶴谿山烏鵲館。金閨從古繁華。三分樓閣二分花。一分留隙地。隨分種桑麻。海物新奇爭入市。晨餐都厭魚蝦。等閒吳語六時譁。笙歌叢作隊。脂粉瀉成洼。

玉樓春

園空膽小愁無侶。錦幕時時風欲舉。生憎梁燕不歸來。銜得徑泥何處去。三更又是瀟瀟雨。剩得燈光青幾聚。小樓西畔宵無人。一片落花浮鬼語。

點絳脣

傳粉攤書。祝勞小匣先安鏡。梅花同命。瘦到年時影。小別生疎。問語都愁應。更初定。爲憐春病。偷向床

頭省。

好事近

抱處恍如無。奈小語心尤怯。夢裏有誰知覺。紅上雙雙頰。三更碧月淡紗帷。涼把重衾壓。欲訴二年情

事。和淚開吟篋。

金縷曲

元夕柳子廟道中作

綠鬢還如舊。又依然、長隄風細。碧空雲皺。艸艸柴門元夜到。催送斷腸時候。幸濁酒、數杯還設。愁欲成癡。眼轉醒。怕相思。一夕人天瘦。欹枕處。淚痕透。樓高往日長垂袖。摘疎枝、殷勤記取。柳邊花右。分半紅窗堆卷軸。多付個濃消受。渾可惜。此生難又。欲倩雪衣爲懺悔。更煩他、百舌聲聲咒。春夢破。月如晝。

霜天曉角

讀天寶遺事

開元政倦無逸圖先換。頒到秋來羽扇。無多日。賢臣竄。感晚更相煽。羯奴先兆亂。河北河南皆叛。何須責哥舒翰。

河湟使典宰相居然忝。天子更思康譽。遠應惜無人薦。傳箭出郊甸。馬嵬軍又變。啓覺堂開月。偃休專怨長生殿。

臨江仙

八月十一夜雲
谿晚步有感

猶記石橋橋畔路。死生離別匆匆。綠波搖月去如風。唾痕都作血。岸柳不曾紅。留得一行臨別語。幾生重得相逢。夜臺沒箇寄書鴻。廿年如夢過。來聽渡頭鐘。

減字臨江仙

十二夜步
葛仙橋

十日秋陰情緒減。乍眠卻喜新晴。紅墻千尺月華生。水明鏡暗。依約卷簾聲。豁口寂寥尋渡少。酒徒多分飄零。柳絲笑客眼猶青。好天涼夜。祇剩一人行。

烏夜啼

十三夜

水邊門掩重重。海棠紅。不信者般顏色。墮西風。相扶醉。相偎睡。意惺忪。正好一鐙私語。伴秋蟲。中年一種情牽。病懨懨。欲借舊家樓閣。訴當年。黃庭卷。丹爐畔。學飛仙。留得一絲兒恨。未生天。

小冲山

十四夜無月
三更後微雨

一種閒情那得知。乍眠還又起。出門遲。秋鐙替月已多時。三橋走。衣袂雨絲絲。空外影參差。西風吹不斷。柳絲兒。呢他燕子說相思。還生怕。燕子笑人癡。

滿江紅十五夜坐雨

百事輸人祇贏得。幾番沉醉。又苦是。宵燈替月。秋霖成歲。說餅齋拋荒徑外。采蘩舟冷青溪內。倚闌干。聽雨到更殘。何曾睡。風轉處。枝枝背。檐漏處。聲聲碎。只無端兜起。舊愁無柰。白玉盤埋雲慘淡。黃金花買秋憔悴。擘蠻牋。題恨寄花前。花垂淚。

八月圓十六日顧唐橋步月

昨宵細雨沿門糝。深巷掩重扉。繞砌寒蟲。滿廊歸燕。秋思依依。今宵暢好。橋邊樓上。人月雙輝。曉漏將

殘。夜烏啼徹。直自忘歸。

醉太平十七夜庭桂甚開。鄙人復有貽秋葵野菊者。獨飲偶賦。

萼芳菊芳。蜂忙蝶忙。小庭節近重陽。是秋花總黃。疎枝貼窗。濃陰滿廊。人閒月午清涼。比天邊更香。

金縷曲送唐大令蔗園之嵯縣任

衣上春雲起。記征程。錢唐到日。好花開矣。兄領三州君作縣。穩稱陸家難弟。只手版。也須隨例。昨夢越江東去好。是紅塵。不到天光賦。官事少。看山未。京華往日曾聯騎。憶匆匆。斜陽古道。柳絲同繫。丁未春借君及孫澗

如計借一幅東風吹上了。兩兩金門高第，偏剩得杜陵書記。捉鼻功名知不免。笑他時，我亦神仙吏。輸一

著早曾計。

買陂塘送莊舍人植三南歸並寄蔣太守
星仲趙舍人億生莊進士葆琛

又憎騰幾番煙月。東風吹過年少寂寥三徑尋遊侶。只有阿蒙還小。忘不了。是當日曾經擲果蘭陵道。一官亦好看衣桁簪花佩囊橐筆。渾稱此風貌。夷門路金尊昨日頻倒。天涯尙未生艸。回來恁不同將去。撓亂數旬懷抱。歸正巧。算剪韭烹葵煮筍都堪飽。寄聲短趙。更瘦蔣風流。癯莊繙藉相憶令人老。

虞美人二十夜楊孝廉敬之招集騰光館看桂

艸元亭在雲溪北。暇日能邀客。寂寥深院倒金尊。添得幾絲疎雨。易黃昏。廿年前記題詩處。花壓闌干住。故人多半起雲霄。只我閒居尙赴。小山招。

南歌子古州道中

似柳應同韻。疑花未解羞。慣拋白足上危樓。喜折連枝果葉。插入頭。生熟居然異。形聲迥不侔。怪來行立總如猴。拗得脆蛇寸寸。啖同遊。生苗有能啖蛇者

人月圓黎平試院作

蠻中三月春光好。新雨又新晴。纔離豚水。仍盤獅嶺。又抵黎平。昨宵上巳。今辰寒食。來日清明。釀碧成

蒼。催紅做綠，有甚心情。

浣溪紗

楊太守席上看牡丹作

雲作簾衣絮作塵，向前還有幾多春。艷陽天氣說生辰。圓比十三將望月，嬌如二八上鬢人。晚蘭香味

玉精神。

又杏花。

一晌花枝欲上樓，東風先爲揭簾鉤。和煙和露搭床頭。百五時光容易過，十三年紀不知愁。初陽籬落

悄凝眸。

菩薩蠻

淇縣道中贈譚上舍子受

青泉落處紅雲碎，馬啼亂踏林聲脆。十里繞淇泉，愁無青竹竿。遲行雖數里，已覺唵聲起。知我欲回車，

來朝度曲徐。

桂殿秋

飯已熟，忽呼茶。滿盤堆得雨前芽。麤杯到手復揮去，獨自開簾看杏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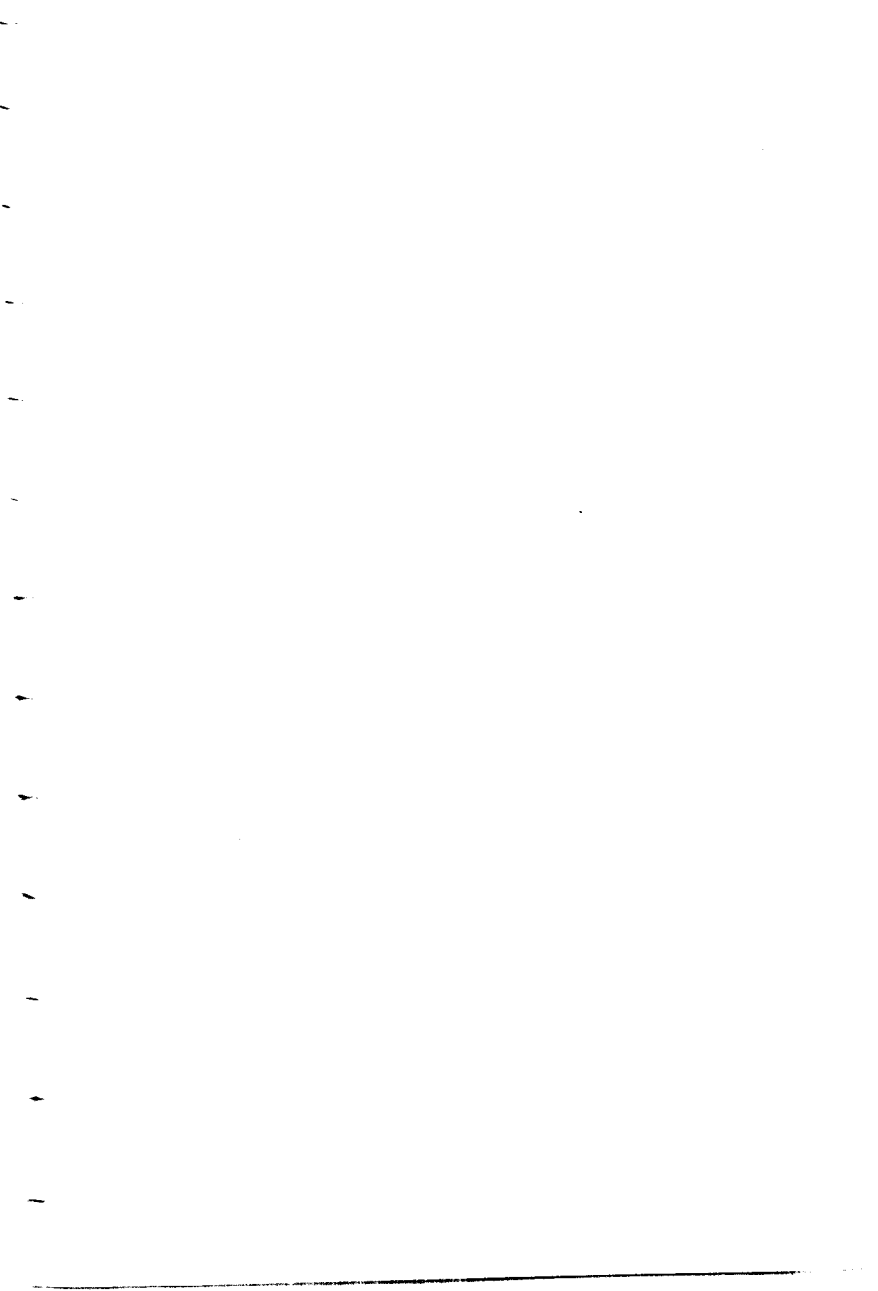
三字令

天上月，枕邊來，似追陪。香一盒，貯玫瑰。襯珠蘭，和玉蕊，髻旁堆。羅幕外，燕疑猜，蝶徘徊。鐘已歇，漏仍催。

婢朦朧窗隙報浴蓮開

更生齋詩餘卷二

一三四九



呂子曰。樂之有情。譬若肌膚形體之性情也。情失則蕩。音必鉅。失則隘。音必小。失則危。音必清。失則煩。音必濁。太鉅。太小。太清。太濁。則必若雷霆。若聚蚊。若哀弦。若噪蝟。夫古之爲樂也。有節有侈。有正有淫。陽散則定。以陰。陰閉則宣。以陽。陰陽滯。則爲淫。爲侈。陰陽調。則爲節。爲正。其所以爲淫爲侈者。情之失也。其所以爲節爲正者。情之得也。夫上古之樂。情至而樂興。中古之樂。樂成而情生。是故笙簧琴瑟。樂之器也。詞章譜曲。樂之文也。而皆非其情也。執笙簧琴瑟之所調。詞章譜曲之所著。而強襲焉。脗合焉。以爲是樂也。是情也。人人皆樂。樂幾何不亡耶。夫漢魏晉唐之樂府。樂之糟粕也。當其時之爲之。則皆有情焉。然其文止以述時事。非以敘古人也。敘古難於述時。則以古人之情。未必今人之情。以情述情。無過情。無不及情。則古今又未必不相及也。何也。夫人之形骸。肥者。瘠者。高者。矮者。髯者。疾者。肌膚之白者。墨者。赭者。而皆不得以己與也。然其爲情也。則必隨乎其肥瘠高矮髯疾白墨赭者。各自肖而各不相肖。故其爲樂也。可觀可興。可羣可怨。其爲詞也。可曲可直。可豐可廉。皆適如其情而止。夫適如其情而止。雖古之樂府可也。況今之樂府乎。夫今之詞章譜曲。無所施於笙簧琴瑟之用。而以爲樂府。則樂之各有。而樂之實亡矣。然而吾不以名存實亡而樂府之者何也。夫必漢魏之人之樂府。有是題。有是篇。而今之人之樂府。亦因以有是題。有是篇。是無情也。是無樂也。若古無是樂。而今樂之。則不必笙簧琴瑟。而詞章譜曲。固可以如其情而出之。譬如優孟衣冠。以爲樂也。吾不謂然。陶氏之琴無弦。乃真琴聲也。夫今之樂府。鐵崖始之。茶

陵繼之。悔菴又繼之。稚存洪子曰。吾之爲樂府也。祖此矣。昨歲喜晤洪子。且喜讀洪子之樂府。將以吾之所以論樂府者質之。而未有以問也。今洪子梓其樂府。乞余之序之。余固何以序之。錄其將以告洪子者。以寄洪子。以爲然否耶。夫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者。有進乎音者矣。洪子年少力學。而性情自得。將不徒乎樂之有節無侈。有正無淫已也。異日者。且與洪子相遇於無言也。皆乾隆歲次辛卯夏月。松崖學弟管幹珍拜跋。

余童時從黃石緘先生遊。先生素邃史學。平居爲說典午南北之際事極詳。余聽之靡靡忘倦。每日夕自塾中歸。粗憶其節略。爲諸姊弟言之。太夫人顧而色喜。忽忽十數載。余童而冠。而先生則已休神家術矣。頃歲以來。粗知讀史。又以不獲從先生遊。得悉其緒論爲恨。今秋文戰報罷。因取兩晉南北史事雜書之。爲擬古樂府百二十首。非敢計工拙。亦以誌童時結習未盡。而所聞于先生者。雖忘失殆半。輒根觸于燈昏雨黑時也。抑余聞先生言。西涯、西堂。皆以樂府名家。然西涯上下千百年。而篇什較少。西堂則珊瑚木難與牛溲馬勃竝列。有陸平原才多之嘆。則先生雖伏膺二公之樂府。而尙不能無遺議也。因先生言。益增今日之愧。

乾隆三十五年長至後二日。稚存洪禮吉自序。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目錄卷上

馬同槽	廣武嘆
蘇門嘯	社稷勳
佳作傳	別駕謠
峴山碑	飛渡江
銅駝嘆	清談誤
雉短短	金谷讖
中台坼	華亭鶴

陽湖洪禮吉稚存撰

屠紳笏巖

管幹珍松崖

同里閱

錢維喬竹初

趙懷玉味辛

除三害 思子臺

寧馨兒 侍中血

龍虎爭 十三月

赤白氣 特尙可

壯士歌 留降款

中興瑞 夜半舞

王與馬 新亭淚

呼伯仁 拜士行

踐海冰 義旗指

獻行璽 一目主

識英物 日書空

海西公 鬼董狐

東山臥 牛心炙

阿房城 長星見

負舂來

行路難

丁零王

新平寺

五經表

借鬼兵

續佛經

槐樹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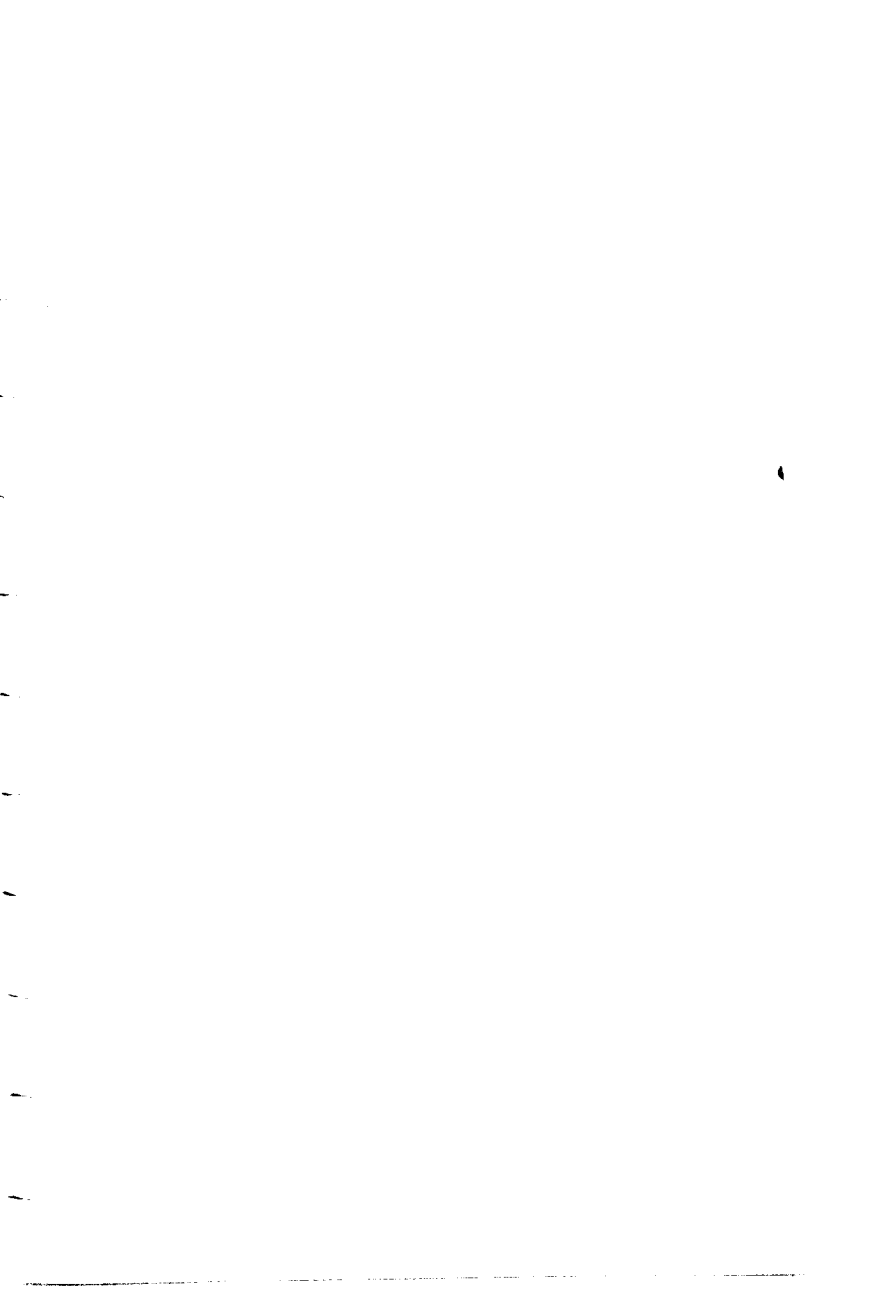
虎臺謀

沐謙刺

彗星出

義羲號

桃源記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卷上

馬同槽

聲嘈嘈。馬騰槽。火炎炎。龍上天。去年秉黃鉞。今年加九錫。龍旂十二旒。天子在頃刻。桃花源。武陵船。問魏與晉何茫然。

魏武帝夢三馬同食一槽甚惡之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泰始元年晉王炎稱皇帝廢魏主為陳留王。

廣武嘆

一日哭。留狂名。百日醉。留酒名。酒名狂名俱不免。先生能作青白眼。驅車何茫茫。廣武何荒荒。當時楚與漢。莽莽百戰場。百戰場。斜日下。豎子成名尙堪詫。擾擾何況牛與馬。

阮籍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籍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蘇門嘯

阮生狂耶。稽生傲耶。先生何人。泠泠嘯耶。咸熙魏耶。咸寧晉耶。先生何人。冥冥隱耶。

孫登隱蘇門山善嘯阮籍見之歸著大人先生論稽康從登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將別謂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社稷勳

炎精中燼赤帝死。祖龍西來作天子。大開明堂錫弓矢。謀臣誰。裴與王。股肱誰。荀與羊。金符玉冊何琅琅。策勳第一推平陽。當時曾殺高貴鄉。

武帝將廢賈后。楊太后爭之。曰。賈公闕有大勳於社稷。公闕賈充字。充使成濟殺高貴鄉公。

作佳傳

一丸藥。勞侍婢。千斛米。作傳紀。彼哉譙周及門弟。三分竊據孫與曹。正統那付當途高。君不見。一士已沒。賴半士。定論早出習鑿齒。

陳壽遭父喪。使婢丸藥。謂丁儀子曰。覓千斛米。爲尊公作佳傳。習鑿齒作漢晉春秋。以蜀爲正統。因有瘞疾符堅稱爲牛士。

別駕謠

海沂之康。寔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嗚呼別駕。今三公。惜哉不作徐州終。

王祥爲徐州別駕。郡中諺云。魏亡入晉。官太保。年八十五始卒。

峴山碑

杜公碑。碑書功。高岸爲谷。谷作陵。叶羊公碑。碑墮泪。茫茫淚枯。碑不碎。碑不碎。由民心。君不見。古來賢達。皆爭名。羊公碑。後碑俱泯。此碑非金亦非石。碑之崇。崇以德。

羊祜墮泪碑。在襄陽峴山。杜預好爲後世名。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一。

飛渡江

前揚帆後執柁。南人倉皇北人坐。棹居前。楫居左。岸軍愁呼水軍臥。城門開降帆來。七萬騎。全軍回。當時若聽王渾指。北兵安得飛至此。

王渾率舟師直抵建業。吳人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詔渾至秣陵。受王渾節度。渾遣信令渚暫過計事。渚舉帆直指，報曰：風利不得泊也。

銅駝嘆

立人當立德。擇子先擇嫡。宮門老臣三嘆息。銅駝會見在荆棘。老奴亦言座可惜。爲官乎。爲私乎。此座何不歸桃符。

索靖知天下將亂，指洛陽宮銅駝嘆曰：會見汝在荆棘中。齊獻王攸小字桃符，文帝嘗指御座曰：此桃符坐也。

清談誤

王與謝揮麈尾。樂與衛饒名理。清談麈尾從天來。洛中已建單于臺。

王弼謝琨善清談。樂廣衛玠善名理。桓溫自江陵北伐，登平乘樓望中原嘆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雉短短

雉短短。飛來入宮院。欲竊主權欺主閭。昨日殺龍母。今日殺龍子。可憐銅駝宮。化作荆與枳。

惠帝后賈充女也。武帝嘗曰：賈公女有五不可。種妬而少子。醜而短黑。后廢楊太后於金墉城。絕膳八日而卒。使太醫令程據毒太子。

金谷讖

紅蕤花開置行幕。一盃兩盃緩行樂。美人頭向盤中落。珠歌翠舞听斜陽。珊瑚七尺施作牀。人間夢醒春茫茫。花枝如烟墮高閣。散盡黃金恣揮霍。白首同歸訊潘岳。

潘岳金谷園詩。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歸。後岳與石崇同死。趙王倫之難。遂成讖。

中台坼

去年誅韓信。今年醢彭越。駿球既首禍。瑾亮亦繼沒。南風當國勢絕倫。手持天下歸先生。叶中台星坼日。

復蝕先生不言務。簡默金墉城。太后薨。許昌宮。太子凶。誰與殺者張司空。
中台星坼。張華少子。隨勸華遜位。華不聽。華將死。謂張林曰。卿欲害忠臣耶。林稱詔詰之曰。卿爲宰相。太子之廢。不能死節。何也。華曰。式乾之議。諫事俱在。曰。諫而不聽。何不去位。華不能答。

華亭鶴

華亭鶴。雲間哭。聲何悲。悲二陸。白紵喜談兵。貉奴寧作督。机山深。三泖陰。蓴鱸千里方揚舲。此時笑殺張

季鷹

陸機將死。嘆曰。華亭鶴唳。可得聞乎。張翰聞秋風起。思菰菜蓴鱸魚膾。卽日挂冠歸。

除三害

禾兮芄芄。稷兮翼翼。父老不樂。仰天太息。解一長跪告父老。父老究何苦。父老不苦。長橋之蛟。與南山之猛。

虎^{解二}父老慎勿悲。山有虎兮虎可摧。水有蛟兮蛟可揮。兒不讀書。兒身何^爲。兒^{解三}讀書。讀書不忘始。少慕奮身。十年俠士。長慕事親。十年孝子。^{解四}兒讀書。讀書不近名。兒爲良臣兮。天王聖明。兒爲忠臣兮。讒人豈成。^{解五}

周處爲御史中丞。梁王彤違法。處深文按之。及齊萬年反。彤郅督關中。諸軍事。賊有衆七萬。彤逼處以五千兵擊之。絃盡矢絕。遂力戰而沒。

思子臺

南風狂。惠風閉。千歲憫。饑齒牙利。承華門。詔誰作。黃門侍郎有潘岳。許昌宮。逆誰預。黃門將軍有孫慮。思子臺。愁雲結。許昌一聲飛。蒸裂金墉城。中貯金屑。

惠帝爲愍懷太子立思子臺。太子犯名惠風。太子嬰發許昌大風雷電。幃蓋飛裂。賈后廢金墉城。飲金屑酒死。

寧馨兒

寧馨兒。乃具媚人骨。少無宦情。皇皇詣闕。長無宦情。營營三窟。一代龍門竟誰識。可憐車前拜石勒。阿堵積室中。持籌亦錢癖。新婦可作阿戎匹。

王衍勸石勒稱帝。衍妻郭氏好聚飲。嘗令婢以錢繞牀。使衍不得行。衍晨起見之。謂婢曰。舉阿堵物却。

侍中血

長安門開鼓聲死。賊騎如雲走天子。西來從輦無一人。萬乘蒼茫草間止。行間殺氣何紛紛。侍中獨拜車

前塵馬前飛矢着龍節。侍中獨濺衣上血。侍中血中散葉。琴聲欲絕日欲沉。有子乃不傳廣陵。

稽紹蕩陰死節。血濺帝衣。後左右欲浣衣。帝曰。稽侍中血。勿浣也。稽康將刑。顧視日影。案琴瑟。題之曰。廣陵散。于今絕矣。

龍虎爭

虎皇皇。北來牽兩狼。南飛值龍龍。角張洛中碩鼠尺二長。一解莫打虎。打虎先傷龍。龍鱗十五五。二解莫打

鼠。打鼠已驚犬。犬聲欲聞數武。三解雄鷄默雌鷄啼。大馬死小馬饑。四解

元康中童謠。虎從北來鼻頭汗。龍從南來登城看。指齊王問成。都王穎。永嘉初童謠。洛中碩鼠尺二長。若不早去。大狗至。鼠指東海王越。狗指荀晞。大寧初童謠。老馬死小馬饑。指明帝崩成帝幼而言。

十三月

十三月。狼生獮。十五月。獮生狶。獮生已難禦。狶生奈何許。蛟龍何況得雲雨。絳灌無文。隨陸無武。以之讀書。橫覽今古。父作蒙珠離。子作遮須夷。神州擾擾不可止。洛中又出新天子。

劉淵十三月而生。淵子聰十五月而生。聰子嘗死復蘇。見淵為蒙珠離國主。且曰。遮須夷國無主。符汝父為之。

赤白氣

旗獵獵。天門開。雲中天子騎龍來。赤光耀以西。白氣耀以東。非烟非霧。杳不知其濛濛。熒熒煌煌。遂開明堂。礪礪落落。雄藝卓犖。石武鄉。一生低首惟高皇。幕中乃有張子房。

石勒生時。赤光滿室。白氣自天。屬於中庭。勒嘗謂人曰。若逢高皇。當北面事之。遇光武當並驅中原。勒以張賓為謀主。賓自比張子房。

特尙可

鍾離崩陷石穴。一如丹。一如漆。入穴多于蟲。出穴莫敢雄。拔劍刺屋居其中。鹽神冉冉兮。紛相從。神之一飛兮。九日盡落。浹旬茫茫兮。不見城郭。天空空。野夢夢。遺以青縷。射以雕弓。鹽神去。王廩地。特與雄。廩君齋。欲寄食。寧作賊。官貪如狼政如火。李特尙可尙殺我。

李特爲廩君苗裔。先鍾離山崩陷赤黑二穴。出黑穴者四姓。出赤穴者卽特先。五姓爭爲神。相約以劍刺穴。屋惟廩君劍獨着。遂爲神。有鹽神從之。其飛閉天廩。君射殺之。天乃開朗。特據廣漢百姓謠曰。李特尙可。羅尙殺我。

壯士歌

七尺刀。八尺鞍。壯士歌。悲陳安。啾啾唧唧。天陰雨黑。伏兵邀我西。飛騎追我北。班騅無聲草間匿。嗟嗟見入不見出。西流水。東流河。壯士歌。奈爾何。

陳安與趙將平先戰。會日暮雨甚。匿於山中。爲呼延青所殺。臚上人思之作壯士歌。

留降款

來。一千義軍守陴哭。城中天子亦食粥。誰歎守者索都督。長安城闕生蒿萊。長安城門不肯開。車騎來。萬戶

劉曜逼長安。城中飢甚。愍帝食芻屑粥。索琳留降款。不發使子說曜曰。若許琳以軍騎萬戶者。請以城降。

中興瑞

綿綿延延華光燭天。正氣萃此者。五百二十六年。時已過。運乃昌。朱旗卓地一丈長。金符落天走建康。化

龍一馬與眞王。龍爲王馬遂亡。

始秦時望氣者云。五百年後。金陵有天子氣。至晉元帝中興。果五百二十六年。初。玄石圖有牛繼馬。後故宣帝深忌牛氏。及恭王妃夏后氏竟通小吏牛氏。生元帝。太安時童謠。五馬浮渡江。一馬化爲龍。

夜半舞

鷄三聲。客三喚。起視東壁有疎燈。啓明光已亂。英雄乘時空浩嘆。元明之間久無旦。

祖逖與劉琨俱爲司州主簿。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鷄鳴。蹴琨起舞。

王與馬

王與馬共天下。將軍前。丞相亞。將軍無謀丞相詐。丞相謂將軍。三州勢堪藉。事成爲王失爲霸。嗚呼將軍。邊叱咤。鼓頻頻。肆逆氛。丞相大義已滅親。白旗懸首煩將軍。

王敦王導乘政時人語曰。王與馬共天下。永昌元年。敦率衆內向以誅劉隗刁協爲名。敦死懸首南桁。莫敢收葬者。

新亭淚

慎勿學。楚囚對。慎勿灑。新亭淚。天茫茫。天方醉。人茫茫。人方睡。

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中坐嘆曰風景不殊舉目有山河之異皆相顧流涕王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對

呼伯仁

渡江來不安坐茂倫一言伯仁賀向見夷吾在江左夷吾有急呼伯仁伯仁百口還理君爲君瀝肝膽爲君全令名叶伯仁言感天子夷吾不言伯仁死三司耶令僕耶知人不易古所嗟夷吾亦殺鮑叔牙

王敦反王導每旦率子弟詣朝待罪見周顛入導呼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不應及入爲導申救甚至出又上書明導忠誠導不知甚恨之及王敦問顛于導三問不對敦遂殺之

拜士行

朝亦運百甓暮亦運百甓欲清中原還致力古人陰惜寸今人時擲尺欲清中原先惜日叶陶士行真名臣神機魏武忠孔明叶陸遜陸抗非其倫前年擊杜弼今年殺蘇峻君不見元規枉自受顧命賊來亦拜陶士行

蘇峻反庾亮詣陶侃拜謝侃止之曰庾元規亦拜陶士行耶尙書梅陶與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

踐海冰

北風吹海海欲立海底潛蛟抱冰泣馬蹄踏海聲隆隆三日不拆玻璃宮玻璃平鋪三百里鐵騎茫茫踐之起君不見一聲簞策海水開海底已執乖龍回

燕慕容就討慕容仁天寒海凍從昌黎東踐海冰而進凡三百餘里仁部下叛執仁以降

義旗指

去年反王敦。今年反蘇峻。六師束手庚元規。八州觀望陶士行。君父之難安可逃。義旗一指天爲高。官軍已成白石壘。賊騎不越朱雀橋。功成倘憶絕裾處。夜夜精靈泣牛渚。

蘇峻之難。溫嶠約陶侃東下。後侃以糧盡欲返。嶠謂曰。公若沮衆。敗事。義旗將回。指于公矣。初。嶠欲將命。母崔氏固止之。嶠絕齋而去。

獻行靈

獻行糧。獻行靈。尙薄袁本初。何敢學成李。二十八宿纏宮門。大業無愧張耳孫。龍章九錫未入告。白舡入棺還自悼。還自悼。百六乾坤總羣盜。執手傳家自忠孝。

前涼張軌。漢張耳十七世孫。據涼時。有平石白點成二。十八宿。子茂。以未受王命。白舡入棺。勉嗣子以忠孝。

一目主

爲公。長安天子眇一目。長安城中月鼎足。妖星茫茫射黃屋。死我者堅活我雄。東海大魚化爲龍。男皆爲王女

苻生眇一目。童時。祖洪戲之曰。吾聞瞎兒一泪。信乎。生引佩刀刺出血。曰。此亦一泪也。性殘忍。祖洪欲殺之。雄勸乃止。生立太史。奏長安城中三月竝出。

識英物

兒勿啼。兒啼驚一切。兒啼何奇。知兒是英物。兒勿來。兒來光一室。兒來何殊。知兒有奇骨。星茫茫。墮兒頰。

中七。山巖巖橫兒頂中一君不見。温太真擅奇術。燃犀照餘幽魅出。何不攜來照英物。

桓温生未養温嬌見之曰此兒有奇骨可試使啼及聞其聲曰真英物也温面有七星

日書空

夷甫矜空談。神州已陸沉。深源復中起。蒼生更誰倚。嗟嗟一百年。處士相後先。書空計已左。周旋猶作我。東山捉鼻四十春。蒼生所望真斯人。

殷浩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海西公

局縮肉馬作犢。海西公。犢化龍。龍化龍。是龍子。朝向離宮生。暮向吳宮死。吳宮死。悲何如。君不見。永嘉袖手永昌呼。入廟會言帝室儲。何因龍種欺黃犢。會見鷄雌擾鳳雛。

海西公不男使左右向龍與內侍接生子以爲世子民間謠云本言是馬駒今定成龍子局縮肉元帝時謠孝武時謠云黃雌鷄莫作雄父啼

鬼董狐

鬼董狐事何略。天地茫茫總初覺。元凱誰。鱗而攫。元海誰。鱗而躍。敦與温。重筆削。君不見。枋頭既敗史筆誣。定論只有鬼董狐。

千寶作搜神記劉惔曰卿可爲鬼之董狐杜預在荊州因宴醉臥外人聞嘔吐聲竊窺於戶見一大蛇垂頭而吐劉淵母祈子于龍門見一大魚頂有二角伏于祭所夜夢旦所見魚變爲人遂生淵

孫盛作晉陽秋直書枋頭之敗溫見之大怒孫詣子懼遂竊改之

東山臥

大謝執如意小謝揮麈尾中謝無所爲冷冷善名理一門羣從真無慙閨中飛絮還撒鹽君不見四十東山臥初足與人同憂亦同樂別墅風流賭棋局

謝安兄奕爲桓溫司馬喜執玉如意弟萬常着鶴氅安悅兄子元戲賭紫香囊得卽焚之

牛心炙

欲知名啖牛心欲書名聚鵝羣叶昔不減阮主簿今可伍王懷祖攜諸子抱弱孫婚嫁畢學尙平學尙平事亦足中年以後傷哀樂叶得閒且自陶絲竹

王羲之十三時詣周顛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顛先割啖之由是知名阮裕有重名爲王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不減阮主簿王述字懷祖與羲之齊名

阿房城

鳳凰鳳凰止阿房一雌一雄雙翱翔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閉白日鳳西飛雀東飛腸斷朱宮復紫隄錦袍一領軍前卻鳳皇鳳皇不如雀

苻堅時諺云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又諺云鳳皇鳳皇止阿房時慕容冲與姊清和公主俱有寵慕容垂妻亦得幸於堅與同輩宦者趙整歌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閉白日慕容冲逼長安堅使送錦袍一領冲却之

長星見

熒惑入南斗。天子下殿走。熒惑來天垣。天子坐未安。坐未安。亦何有。長星勸汝一盃酒。臣願天子聖。列辟賢。追古七十二帝恩綿延。臣更左執矢。右執鞭。妖星射落淵底眠。陛下聖壽千萬年。

長星見。孝武帝甚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曰。長星勸汝一盃酒。自古何有萬年天子耶。

負舂來

負舂來。洛陽鬻望塵來。司隸逐。卿無忘螭蟠。朕無忘龍伏。嗟嗟景略奪何速。不事西夷事南服。八公山。悲苻融。五將山。毒吳忠。景略有君死。景略有兒繫。泓首丕。登先亡。鎮惡後。鎮惡死。報苻氏。

王猛少時。鬻舂於市。苻堅七歲。戲官道。左。徐統戲曰。不畏司隸縛耶。堅至五將山。姚萇遣將軍吳忠圍之。求傳國璽。不得。遂縊堅。猛孫鎮惡奔晉。隨劉裕滅後秦。為沈田子所殺。

行路難

行路難。歌以哭。四座茫茫慘無樂。叶松柏何啾啾。屋下尸自愁。挽歌何慨慷。道上殮自往。袁山松。愁何工。君家兄弟才偏雄。呼盧十萬擲布帽。卿輩可識袁彥道。

袁山松喜歌行路難詞。又喜道上作挽歌。時謂張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殮。袁耽。字彥道。桓溫嘗博進。負數萬。求適于耽。耽許之。就局十萬。一擲直上百萬。探布帽擲地曰。竟識袁彥道不。

丁零王

丁零中。一隅地。幾人稱王幾人帝。

翟斌據丁寧。慕容垂以爲河南王。翟劭改元定鼎。後敗爲慕容永所殺。

新平寺

長星出天十丈長。東掃宛洛趨雍涼。明光殿前老父走。甲申乙酉悲魚羊。魚羊食人人更少。長安十陵長秋草。威鳳重飛入禁中。蛟龍更出屯官道。東帝鮮卑西帝秦。英雄歸骨向新平。萋登自構君臣禍。垂永還操門戶兵。

後秦姚萇縊堅于新平佛寺。堅時有人于明光殿大呼曰甲申乙酉魚羊食人。慕容永爲西燕。後燕主垂復滅之。符登載堅木主與萇戰。每事必啓主後行。

五經表

宗生去。大事已。趙生來。大事濟。彼棄龍頭附蛇尾。才何奇。九州小。書何奇。五經表。不處城廬處洲島。沮渠據北乞伏西。自鄗以下還無譏。

秃髮烏孤據廣武。秦王興使韋宗覘之。歸曰吾乃知九州之外。五經之表。復自有人也。宗生名敵。趙生名振。烏孤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沮渠據張掖。乞伏據金城。

借鬼兵

城門西。鬼兵十萬啾啾啼。城門東。陰旗獵獵愁。燐紅賊騎欲向南。鬼伯趨趨。賊騎欲向北。啾啾啼。鬼伯城門開。待鬼來。椒漿爲汝奠。靈甲爲汝裁。一朝賊退歸海中。幕府上簿皆鬼功。鬼兵不來兮。奈何許。賊兵皇皇兮。矢如雨。風折兮。蝥弧血染兮。頭顱。將軍苦身折。天師竟無術。彼夫人兮。眞丈夫。抽刀殺賊賊卽呼。

天壤欲似王郎無。

孫恩攻會稽內史王凝之素奉天師道官屬請出兵凝之曰我已請大道借鬼兵守諸城門各數萬不足憂也及敗遂爲恩所殺妻謝道蘊聞變肩輿出手殺數人。

續佛經

君不見長安天子好禪論。浮屠沙門多以萬殿陞空陳。豐草詩深宮自進伊蒲飯。又不見長安天子多武功。蜀氛西靖燕東封。一朝熒惑星失守。萬劫昆明火更紅。可憐德脩期愈促。自謂當時邀佛福。邀佛福。三

千佛經盈臥閣。萬死難懺姚萇惡。
後秦姚興好佛與鳩摩羅什續佛經長安里中沙門至萬人興好獵杜延著豐草詩以諫熒惑入瓠瓜中忽亡不知所在是歲秦大旱昆明池竭童謠訛言國人不安。

槐樹賦

槐樹賦述志賦撰作遐方一何富。上馬能殺賊。下馬作露布。龍吟夜半與真人。譖系乃出飛將軍。彼夫人兮亦清節。三年不言似亡息。

西涼王李嵩隴西人李廣裔著槐樹賦述志賦夫人尹氏有志節以先適馬元正三年不言。

虎臺謀

兄爲囚。妹爲虜。父命事仇無不可。叶父已死。兄已誅。父命殺仇仇卽夫。父仇不報豈女子。反面事人有餘恥。事已不成寧惜死。黃泉有血流浩浩。九州之外五經表。

南涼王儼檀女爲秦王熾馨后。與其兄虎臺謀殺熾馨事泄死。

沐謙刺

一尺七首三尺雲首提革囊飛入秦。飛入秦殺龍子。感恩茫茫復中止。君有疾吾侍之。君有藥吾奉之。涔涔下不能止。義士今時爲君死。匣中夜半風颼颼。恨不飛斬仇人頭。

劉裕使沐謙刺司馬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未得間。乃夜稱疾。楚之果自齋湯藥往視。情愈動。篤謙感楚之恩。反爲之用。

彗星出

明堂坐一龍。纔升一龍墮。慟哭來徐公。徐公得無過。星離離入太微。經北斗。絡紫微。茫茫一百二十祀。酖君以生不如死。晉亡亦有死節士。

彗星出天津。晉恭帝禪位於宋。自遜于鄒那第。祕書監徐廣痛哭謝晦曰。徐公得無小過。裕使張偉酖帝。偉曰。酖君以生不如死。遂自飲而卒。

義義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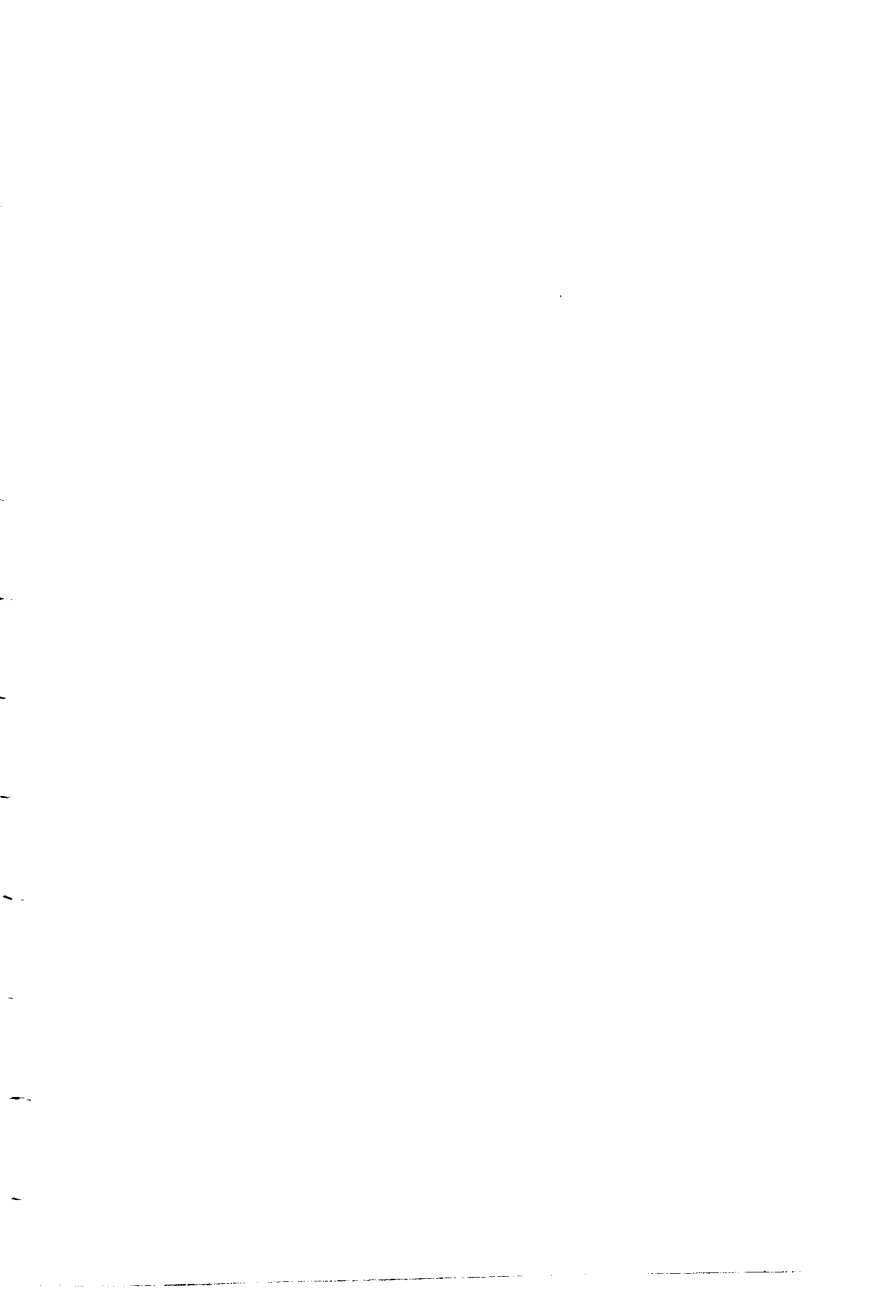
仇池一隅世忠孝。宋家日月飛不到。永初年間義義號。當時彤弓與盧矢。老臣自當臣晉死。我死善事新天子。嗚呼國亡不與亡。柴桑處士仇池王。

仇池王楊盛。聞晉亡。不改義義年號。謂世子玄曰。吾老矣。當終爲晉臣。汝善事宋帝。及玄立。始用元嘉年號。

桃源記

不聞人聲。但聞琴聲。不聞絃聲。但聞指聲。桃源中人。羲皇上人。何論魏人。何論晉人。

陶潛性不解音。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目錄卷下

一尺劍

味卿言

金昌亭

東山屐

檀江州

春月畋

封狼胥

佛經識

宜速斷

見要人

竹林堂

遠導旨

領軍腹

石頭城

陽湖洪禮吉稚存譔

屠 紳笏巖

管幹珍松崖

同里 閱

錢維喬竹初

黃景仁仲則

天王家 移吾牀

易犬子 郎君書

解散髻 八驕嘆

閱武堂 合肥捷

談風月 山中相

鹿子開 房公馬

鮮卑奴 水東流

南飛吉 明月謠

狐非狐 金甌缺

臣如龍 寒山石

百年冤 握槩來

劉桃枝 金叵羅

延年杖 無愁曲

百升謠 殺一園

腳杖痕

景陽樓

高涼洗

阿干歌附外城

魚鼈橋

鬼鼓喧

雌雉卜

金羊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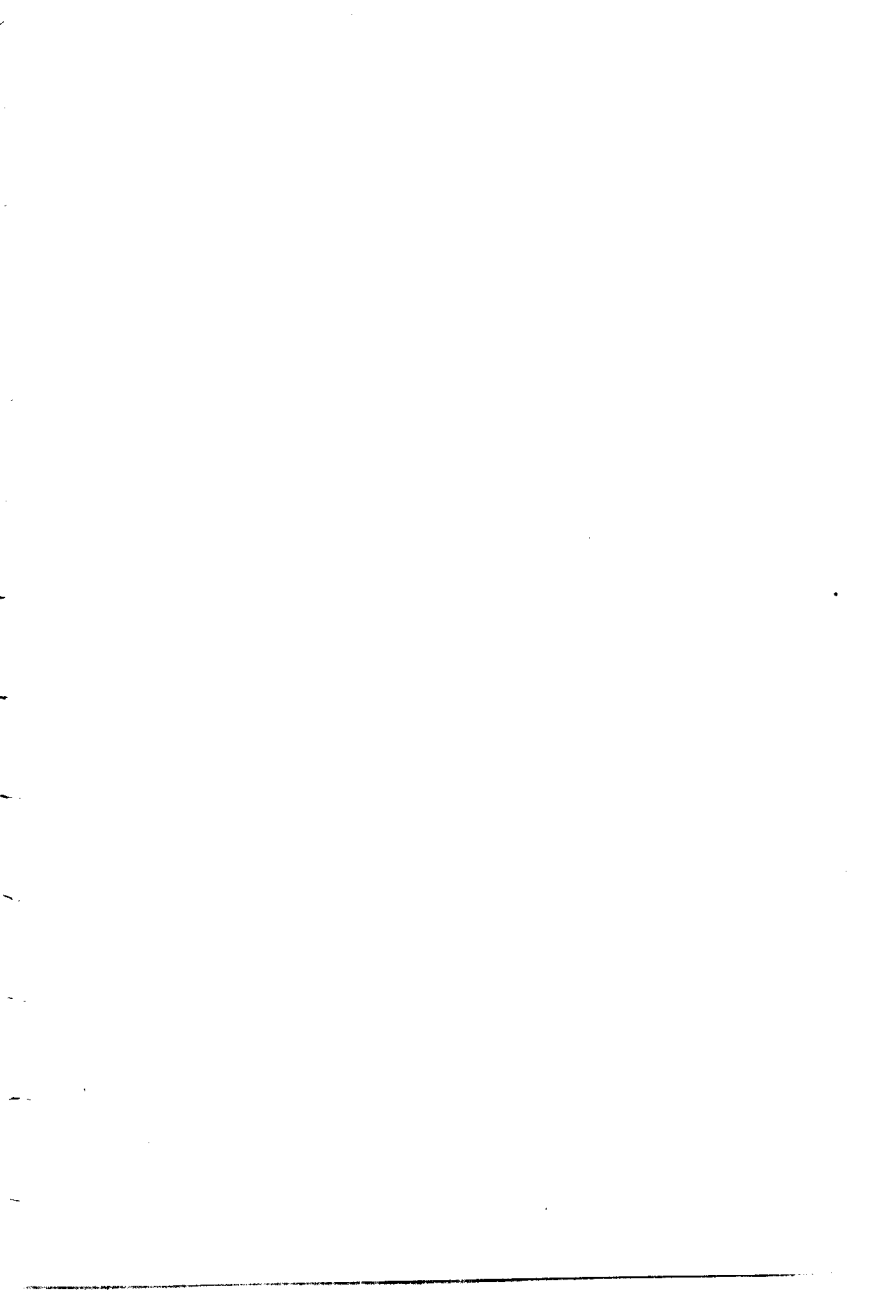
新羅人

雨爲歲

孔雀羣

燉煌西

日出處



擬兩晉南北史樂府卷下

一尺劍

一尺劍。馴兩蛇。五百載。還劉家。一炎精斷。典午亂。真人興。紹皇漢。二草肅肅。沒輦轂。金之刃。之悔不速。三

宋武帝本漢後為高祖弟。楚元王交裔。武帝伐荻。新洲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見數童子青衣搗藥。宋時有童謠云。欲知其姓。草肅肅。蓋肅道成受禪之譏。

味卿言

恪誰長。慕容暉。有霍光。猛誰伍。秦苻堅。有仲父。裕誰堪。司馬宗。有曹瞞。知人何詳。己何略。如君之才。總誰角。可憐死。慙高著作。

崔浩與魏太宗論近世將相之臣。太宗悅。賜御繚。釀十觚。水精鹽一兩。曰。朕味卿言如此。鹽酒。浩後以譏國史族誅。高允為著作。郎十七年不遷官。

金昌亭

東華吳聲猶未已。司空中書執戈起。同謀亦聞檀道濟。廬陵何人。武皇愛子。陛下弟。金昌亭邊鼓聲沸。磨刀霍霍且及帝。五蛇升一龍去。龍歸若得瞻皇馭。應問爾來何太據。

徐羨之與傅亮謝晦受遺詔輔少帝。帝居喪無禮。羨之等令檀道濟引兵入殿。帝為營陽王。復弑之。金昌亭并殺廬陵王羲真。

東山屐

東山屐不釋。屐不釋。作山賊。西堂夢。夢莫論。夢莫論。思王孫。君才苦多實。苦少。別夢盈盈滿春草。君心苦雜迹。苦幽。探奇累累山靈愁。山靈愁。向天訴。桃墟邨中夜相捕。君鬚成佛骨未仙。生天乃落孟顛前。

謝靈運既徙廣州欲要合鄉里小兒于三江口篡取為秦郡將宋齊所廢于桃墟邨獲七人靈運遂坐靈運將刑捨鬚作維摩詰像孟顛事佛精懇靈運素輕之曰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當在靈

後運

檀江州

可憐白浮鳩。枉殺檀江州。萬里長城君自毀。明年飲馬長江水。長江飲馬君有知。目光裂電神駢馳。

魏人聞檀道濟雄名憚之圖以禳鬼道濟被收脫幘投地怒曰乃壞汝萬里長城魏太武引兵南下文帝登石頭城望之謂江湛曰檀道濟若在豈使胡馬至此

春月畋

咄爾箠。嗟爾笠。曷不遠暱。我馬欲逸。咄爾騎。差爾王。曷不傍皇。我田欲荒。一日荒。不得實。一日飢。不得活。王將四征營三驅。驅斥老農胡爲乎。還君壺觴不敢食。我田我田食我力。

衡陽王義季都督荆湘嘗春月出畋有老父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父曰盤於游畋古人所戒今陽和布氣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農也義季曰賢者也賜之食不受

封狼胥

朔風一夜長城倒。百萬甲兵如電掃。石頭城上烽連天。不見居人見秋草。秋草秋肥胡馬驕。江南地赤總無苗。雍徐白骨連青翼。又見催書集飛騎。君不見。耕當問奴織問婢。封狼居胥亦何易。

朱文帝欲經略中原。王元謨尤好進策。帝曰：「觀元謨言，令人有封狼居胥意。」沈慶之諫曰：「耕當問奴，蠶當問婢。陛下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謀之，何由濟？」帝不聽。魏人凡破南徐，徐兌豫青冀六州，所過赤地無苗。春燕巢於林木。

佛狸讖

江水飲莫飽，佛狸死江島。去年歲在寅，今年歲在卯。崔伯深死亦早。

魏太武南下，童謠云：「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佛狸，太武小字。崔浩字伯深。

宜速斷

禁林半夜愁烏號，深宮一舉雙鷗梟。鷗梟食母獍食父，假以羽翼授以刀。齋宮門開燭未滅，舉几一揮指齊裂。洪之不斷江洪遲，陛下裁弟難裁兒，難裁兒已殺父。嗟嗟雙鷗梟，更假一鷗鷗。

太子劭始與王潛與嚴道育王鸚鵡巫蠱事發，帝欲廢太子，劭賜潛死，與徐湛之、江湛、王僧綽謀之。僧綽曰：「事宜速斷，當斷不斷，反受其亂。」帝久不決，更以謀告潘淑妃。潘淑妃母也，以告潛。於是太子劭遂與徐湛之、江湛俱死。

見要人

衣如鶉，馬如狗，道逢八驕不得走。平生不喜見要人，要人近復生公門。君不見，要人耶，亦堪喜。陛下有綸

臣仲禮

顏延之、子竣，既貴，常乘羸牛笨車，道逢竣，輒簿，即屏往道左，謂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侯景圍臺城，邵陵王綸及都督柳仲禮按兵不戰，梁武帝嘗問策於柳津，對曰：「陛下有邵陵，臣有仲禮。」

不忠不孝
賊何由平

竹林堂

寧馨兒父不知。渠大贖鼻何如斯。贖鼻不懼鬼。射鬼鬼殺爾。今日當屠猪。急付大官廚。猪來代爾宰天下。

竹林堂空鬼亦怕。

廢帝射鬼於竹林堂為壽寂之等所殺。王太后疾篤呼廢帝不往。怒曰：那得生寧馨兒！帝入太廟指世祖像曰：渠大贖鼻如何不贖！帝嘗惡湘東王或呼為猪王。一日忤旨帝縛之使擔付大官廚曰：今日屠猪建安王休仁笑曰：猪未應死待皇太子生或遂免。

遠導旨

欲言耶負導旨。不言還負翟黑子。宮中門啓戈矛森。臣寧負迹不負心。天威煌煌距尺咫。臣寧負生不負死。高渤海真純臣。天文書上天顏溫。臣才區區勞獎述。清河司徒臣不及。

高允嘗授太子經及崔浩國史事發并欲誅允太子入言允小心謹密且制由浩請赦其死魏太武問曰國書浩所為乎對曰浩所領事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於浩太武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入威嚴重允迷亂失次耳臣向皆言浩所為太武問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虛妄殿下哀臣欲乞其生耳太武為太子曰臨死不易辭信也為臣不欺君貞也遂赦之允退為人曰我不奉東宮導旨者恐負翟黑子耳先是翟黑子奉使并州受布千匹事發謀於允允勸首寔翟黑子不從太武殺之魏太武使允集天文災異書凡八篇太武善之謂不減崔浩。

領軍腹

七日宴慎勿開。司空血裏長安臺。牽牛星慎勿見。蒼梧首離仁壽殿。江州首禍徐州亡。天意總在蕭建康。

館中有箭箭有鏃痛恨不穿領軍腹。

宋明帝以七月七日殺巴陵王休若。後廢帝亦以七夕死。帝醉廢仁壽殿。令楊玉夫伺織女渡河。曰見當報我不見當殺汝。玉夫懼遂弑之。帝嘗直入領軍府值蕭道成晝臥。帝盡其腹爲的。欲射之以王天恩言遂以飽箭射。

石頭城

石頭城悲孝子悲忠臣。寧爲榮死。慙淵生。叶江陵市爲忠臣爲節士。不作充生作陵死。

袁粲與子暹同死。曰汝不失孝子。我不失忠臣。沈攸子將起兵曰吾寧爲王陵死。不作賈充生。攸司馬遷榮亦不屈死。

天王家

生不落。降王車。死不入。天王家。王敬則虎而翼。板輿迎居別宮耳。司馬家亡亦如此。王光祿獼尾哭。輿亡兩見。勿復哀。鸞飛又向天邊來。

宋順帝禪位於齊。王敬則以板輿入迎。帝曰欲見殺乎。敬則曰出居別宮耳。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帝曰願生生世世勿復生天王家。右光祿大夫王琨晉世已爲郎中。至是攀車。翹尾。慟哭曰人以畜爲歡。臣以壽爲戚。既不能先驅蠶蟻。遂復類見此事。

移吾牀

紀僧真無所須。從官乞作士大夫。士大夫非天子命。江家謝家聽不聽。欲娶須造中書堂。欲貴須近尙書牀。桃笙三尺牀。七尺尙書移牀遠俗客。

紀僧真得幸於齊武帝請曰臣出自武吏階榮至此為兒復得婚荀昭光女無所復須但願乞作士大夫武帝曰此由江數謝論可自詣之僧真詣數登榻坐定數顧左右曰移吾牀遠客僧真喪氣返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

易犬子

延昌宮中國祚短神龍墮地化作犬楊婆咒禱空紛紛寧知金翅啣王孫王孫憶翁須好作翁死旬時還奏樂花枝裊裊春綿綿楊郎宮中恣醉眠狐裘錦衣左右直徐郎殿前躬畫敕寧失官家朝莫犯周侯刀寧遠至尊訓莫拒舍人命禁中刀敕空縱橫國運詎識歸宣城尙書不言侍中走舉朝盡醉吳興酒

齊武帝時有小史姓皇名太子帝為移點於外作犬子何點曰太子作犬不得立矣後文惠太子果卒鬱陵王為皇太孫時令女巫禱祀速求天位及太子卒益加敬信世祖崩大斂畢即呼伎作樂帝左右楊珉與何后同寢處帝寵任蔡母珍之周奉叔及宦者徐龍駒等珍之有所求無不應有司相語曰寧拒至尊敕莫違舍人命奉叔有單刀二十日嘗語人曰周侯刀不識君龍駒至代帝畫敕宣城公鸞謀繼大統多引朝中名士參畫侍中謝朓心不願求出為吳興太守至郡致酒數斛與弟吏部尙書論曰可力飲此勿豫人事

郎君書

郎君書悲欲死不死三軍死尺紙田橫客走安歸先生血染門生衣陸家門生頸已折袁家門生遭狗齧先生之靈幾時沒

晉安王子懋與防閤陸超之董僧會舉兵討蕭鸞為參軍于琳之所殺僧會見懋子昭基書曰郎君書也悲痛而卒或勸超之遠遁超之曰恐田橫客笑人遂為門生所殺頭斷而身不僵門生亦助舉棺棺抱兒以首兒死後靈慶嘗見兒騎大駝狗戲年餘靈慶竟為駝狗所殺

解散髻

華林園中宴初設。彥回琵琶稱第一。清歌沈季葉王郎。三公解事惟拍張。尙書尙書技偏乏。稽首臣須用。臣法。臣今有法。臣知書。當時封禪推相如。帝曰休哉盛德事。琵琶聲停拍聲止。一代風流比謝安。插簪散髻解朝冠。王郎何似吳興守。力飲不肯解纒綬。

王儉爲國子祭酒。作解散髻。斜插簪。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意以自比。齊高帝幸華林園。宴集。使各效技藝。褚彥回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王敬則脫朝服拍張。獨儉無所解。誦相如封禪書。齊主曰。此盛德事也。齊主受宋禪。以謝朓爲侍中。不肯解纒綬。乃用王儉爲之。

八騶嘆

君不見鄧仲華。二十佐命人爭誇。又不見王僕射。弱冠與齊推定策。君名照耀同扶桑。三十官止中書郎。前無八騶任搥壁。人何轟轟我寂寂。絳衫戎服官門來。嗟君殊非濟世才。濟世才任輕薄。驢乎驢乎汝好作。如汝人材皆令僕。叶

中書郎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爲公輔。嘗夜直省中。嘆曰。爲爾寂寂。鄧禹笑人。行逢朱雀。銜開喧嗽。不得進。植車壁。嘆曰。車前無八騶。安得稱大丈夫。齊武帝疾亟。融欲矯詔立竟陵王子良。戎服絳衫。于中書省。開口斷太孫仗。不果。遂坐誅。融嘗與劉祥同載。祥見道旁驢。曰。好爲之。如汝人才。今皆令僕矣。

閱武堂

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妃酤酒。阿兄來。盤馬走。阿丈來。醉一斗。宮中夜遊誰敢毀。宰相已作破面鬼。

東昏侯於芳樂苑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曰閔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酤酒東昏呼潘妃父為阿丈前靈韻為阿兄沈昭略臨死罵徐孝嗣曰廢昏立明古今令典宰相無才致有今日以顯擲其面曰使作破面鬼

合肥捷

合肥城邊鼓三下將軍乘輿不跨馬麾幢繖扇沿河堤兵不貴多還貴寡三關關北增高樓將軍閉壘征人愁征人誰知法中法法在用強還用法百戰孰比將軍功將軍豈數曹景宗原頭射獵師不競行路空

歌霍去病

韋叟體素羸每戰未嘗跨馬嘗乘板輿合肥之捷魏人歌之曰不長蕭娘與呂姥但畏合肥有韋虎先是諸將請益兵叟曰兵費用奇豈在衆也梁武帝使叟救馬仙理叟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怯叟曰不然為將當有怯時曹景宗救義陽頓兵不進但原頭射獵而已

談風月

南尚書奔競謫詹事官求不獲北尚書選格裁洛陽令爭不迴停年格銓選格羽林夜火尚書宅南尚書

北不如宵來風月談軒渠

徐勉為吏部尚書客有因宴求詹事五官者勉正色曰今日祇可談風月魏崔亮為吏部尚書立停年格洛陽令崔叔上書諫不聽先是張瑀立銓選格排抑武人羽林相率焚其宅

山中相

華陽夢破生紅塵山中宰相作外臣芒鞋尋山芝草竟茯苓屢辱官家命官家手敕來岩陬先生不願金

龍頭同時亦有何處士捋鬚不得臣老子。

陶宏景隱居茅山國有大事每遣使咨訪時號山中宰相梁武帝遣所在給茯苓武帝手敕禮聘不出唯出兩牛一著水草間一金籠頭武帝欲拜何點爲侍中點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耶

鹿子開

建康城頭衆驚走。根根取人飼天狗。朝呼食肉宵呼肝。根根得人食始歡。食始歡。殺鹿子。龍公不死鹿子死。四十八年王氣止。

梁武帝立長子統爲皇太子時民間謠云鹿子開城門蓋反語爲來子哭也後太子果薨天監十三年都下訛言有根根取人肝肺及血以飴天狗百姓大懼

房公馬

糗盈升草盈把。兒童競養房公馬。見公之馬還思公。連錢蹀躞奔兒童。兒童粟多果馬腹。更辦名香馬前哭。馬前哭。因思公。君不見。房公之馬鮑氏驄。

房讓爲大寧太守有惠政以不起兵應爾朱世隆爲所執以其馬別給戰士戰敗蜀人得之謂讓遇害莫不悲泣善養之謂爲房公馬

鮮卑奴

銅拔打鐵拔。兀家歲將末。鮮卑奴起渤海東。電隱隱兮雷轟轟。朱家魏家總非匹。一冒空拳一穿鼻。賊來百箭殺百人。武牢不死真有神。宣訓宮中叩頭列。一母三天亦人傑。

高歡累世北邊習其俗遂同鮮卑魏孝明時洛下以兩拔相擊謠言銅拔打鐵拔元家歲將末武牢之敗親信都督尉與慶謂歡曰王去矣與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歡妻婁氏生六子洋演湛皆爲

帝時諺云一母生三天

水東流

欲要君四十啓叶欲爭君二千騎東帝不成作西帝征途歔歔悲啼勿啼君心有南北此水無東西水東西猶入海魏東西天命改

魏孝武帝惡丞相高歡西依宇文泰歡上帝四十啓帝不省泰率二千騎逆帝中途帝謂侍臣曰此水東流而朕西上因流涕泣下帝至關中復與丞相泰有隙飲酒遇敵而殂

南飛吉

烏鴉耶燕雀耶南飛者利耶轅門中置大鼓將軍紫衣氣如虎彎弓北來射鸚鵡

賀拔勝奔梁三年梁武帝遇之甚厚屢乞師討高歡不果乃求還勝自後每執弓矢見飛鳥南向者皆不射之以申懷德之意魏時童謠云可憐青雀子化作鸚鵡子青雀指孝靜帝鸚鵡指高歡

明月謠

明月明月相隨不滅昨宵入懷抱今宵委荒草

魏孝武帝閨門無禮從妹不嫁者三人皆封公主平原公主明月尤寵帝以之入關爲宇文泰所殺

狐非狐

天門開焦梨狗子天邊來狐非狐貉非貉吠聲長達河朔青雀何嗷嗷新巢復舊巢舊巢鸚鵡啄新巢飽犬腹犬乎犬乎爾何酷會見金鷄樹頭哭

魏孝武時諺云狐非狐豺非豺焦梨狗子嘴斷索蓋指宇文泰俗謂之黑獺也泰母孕泰時夢抱子升天機不至而止周初童謠云白楊樹頭金鷄鳴祇有阿舅無外甥蓋指隋受周禪之兆

金甌缺

蕭繹盲老公侯景跛老子中原龍戰四十春乾坤戾氣歸斯人斯人不來國不破誰使金甌向空墮當殺不殺慕紹宗當斷不斷吳老公跛奴之禍禍已酷盲僧蒙成還骨肉

梁武帝欲納侯景曰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脫納景致紛紜奈何後以朱異言卒納之景右足偏短慕容紹宗追景急景謂曰景若就擒公復何用乃縱之湘東王釋眇一目初武帝夢盲僧託生王宮遂生釋

臣如龍

天子勿走馬大將軍噴大將軍勸陛下酒敢勿聞黃門郎來前且受意癡人勢亦小差未欲進食先揮刀龍耶虎耶亡崇朝亡崇朝反及禍臣如龍北面坐臣如虎尙是可臣如鼠已殺我

東魏高澄忌魏靜帝使黃門郎崔季舒伺帝動靜嘗與書曰癡人比復何似癡勢小差未澄爲購奴蘭京所殺高洋欲受魏禪母婁氏曰汝父如龍兄如虎尙終身北面汝何人欲行舜禹之事乎

寒山石

一片石寒山頂餘者誰比蛙黽蛙聲蚓聲猶可識邢家魏家工作賊

庚信使北婦人問北方人土何如曰惟溫子昇寒山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邢邵曰江南任昉文體本疏魏收非直模擬亦大偷竊收聞之謂人曰伊嘗于沈約傳中作賊何敢言我

百年冤

濟南毅魄死。不灰。九死上叫天。關開精誠入。日日忽變。白氣夾日如長圍。涼風臺前血一斗。百年來時繞塔走。兒今何罪生王家。乞命作奴還俯首。深宮半玦留分明。兒今已死忍獨生。忍獨生。還把玦。明月不來

空斷絕。君不見。婁家血泪還纏綿。濟南悲罷悲百年。

北齊昭帝廢故主為濟南王。尋復弑之。立子百年為太子。及昭帝疾。婁太后視之。問濟南所在者三。不對。太后怒曰。殺之。耶遂不顧而去。武成帝立。封百年為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赤星見。帝欲以百年厭之。使召百年。百年知不免。割帶玦與妃斛律氏別。見帝于涼風臺。曰。乞命與阿叔作奴。帝不聽。卒殺之。妃把玦不食。月餘亦卒。玦猶在手。父光自擊之。乃開。

握槩來

臣彈箏。君進酒。君持觴。臣為壽。君王沉醉宮生春。兒家乃有握槩臣。趙郡痛哭宮門首。臣為國家不為酒。

珠簾終蔽和十開。兗州刺史需君來。十開生。趙郡死。非常作事有龍子。

北齊和士開。以善握槩彈琵琶。有寵於武帝。使士開與胡后握槩。復得幸於胡后。及武成帝。和後主尤委任之。趙郡王歡與司空婁定遠。立請出士開。外任太后命。賜歡酒。歡正色曰。臣論國家大事。非為厄酒。後主不得已。出為兗州刺史。士開載二美女。珠簾詣婁定遠。願得一辭。二宮定。遠許之。士開遂與太后及後主謀殺歡。瑯琊王儼殺和士開。斛律光聞之。撫掌曰。龍子作事。固自不凡。

劉桃枝

劉桃枝。信力士。所為如此事。永安耶。鐵籠死。平秦耶。露車死。趙郡耶。雀離死。大明宮裏呼家家。腸肥腦滿

悲瑯琊。桃枝桃枝。技還絕。飛向青天斬明月。劉桃枝。慎勿過。君如鴛鴦。見者禍。嗚呼爾首。何時墮。

劉桃枝。齊天保間力士。齊文宣囚永安王浚。上黨王渙於鐵籠。使桃枝就籠刺浚。因自殺。渙呼曰。乞命。王歸彥祕獲。載以露車。使桃枝拉殺之。桃枝拉殺趙郡王歡于雀離佛院。瑯琊王儼將死。呼曰。乞

見家桃枝以袖掩口殺之。周章孝寬長斛律光。維諺言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故言光至涼風臺。桃枝自後撲之不仆。光反顧曰：桃枝誓爲如此事，我不負國家。齊文宣嘗使桃枝殺高德。桃枝不敢下。
顯祖怒曰：爾首卽墮。

金叵羅

爲丞郎。郎善盜。金叵羅在官帽。爲達官。官善溫。胡桃油。獻至尊。爲三司。司善刺。黃金丹。寬一死。爲流囚。囚善柔。燕菁子。薰兩眸。盲人當國。亦識古。官欲殺弟。引慶父。盲人當國。還傾朝。官欲殺舅。引薄昭。盲人耶。竟誰恃。外有和老公。內有女媧氏。

北齊著作郎祖瑛。疏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叵羅于瑛髻上得之。武成帝爲長廣王時。瑛爲胡桃油以獻。武成帝將殺瑛。瑛曰：陛下勿殺臣。臣爲陛下合金丹。因徙光州。置地牢中。夜以燕菁子爲燭。由是失明。胡長仁。瑯琊王儼之。死。皆瑛引經成之。瑛媚後主。保母陸令萱。謂後主曰：令萱女媧以後一人而已。

延年杖

延年杖。南面植。大司馬前。爲進鳥。太師前。爲設席。皇帝陛下。北面進爵。百僚捧匱。三公洗勺。臣學孫吳。不學孔孟。羣公雍雍。陛下至聖。

周武帝視太學。以太傅于謹爲三老。賜以延年杖。謹入門。帝迎拜。謹荅拜。太師宇文護設席。謹升席南面坐。大司馬豆盧寧正鳥。帝立于斧辰之前。四面有司進饌。帝跪設醬豆。袒割。謹食畢。帝跪受爵。以醇于謹。幼好孫子兵書。子經史。但略窺而已。

無愁曲

疑兩晉南北史樂府卷下

日短短苦未足。夜遊還秉燭。琵琶絃撥無愁曲。鬪鷄開府鷹儀同。無愁天子歡無窮。歡無窮。起相和。杞人莫自憂天墮。女媧宮中捧石坐。

北齊後主好自彈琵琶為無愁之曲內侍和者百數民間謂之無愁天子有鬪雞號開府狗馬及鷹皆有儀同郡君之號

百升謠

清風園中菜租減。盲老公言百升反。棗枝十束弓廿張。百升反具何尋常。老公言時老母證。官家比來亦大聖。天亡明月資秦人。中河不事椎屠冰。吁嗟二妃一皇后。敕勒老公知不久。

北齊後主以鄴清風園賜穆提婆於是官無菜除買于人負錢至三十萬斛律光以為言提婆大怒令祖珽以章孝寬謠言啓後主且續之曰盲老公背受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盲老公自言老母指陸令萱後主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籍孝家得棗枝二十束弓廿張先是周人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椎冰及齊政衰反長周至冬月冰結齊警使人椎之

殺一圍

撮許賊何能為。官家更勸殺一圍。平陽城頭賊鋒挫。美人不來城不破。嚴兵何紛紛。伐鼓何喧喧。美人一呼官家奔。官家奔亦何往。君不見馬上徒膺禕翟榮。車前已作降王長。

周師圍急安吐根曰一撮許賊馬上刺取鄆汾水中耳後主與馮淑妃獵于天池聞晉陽陷齊主欲還淑妃請更殺一圍齊人作地道攻平陽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後主敕馮淑妃共觀之妃慙點不時至城遂不下先是後主以淑妃為有功勳將立為左皇后遣使詣晉陽取服御禕翟等至是遇於中途後主拔嚮為淑妃着之

脚杖痕

欲從君君不可從。陛下爲不孝。孝伯爲不忠。欲爲身。身不可避。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天昏昏。誰與伸。嗟嗟陛下勿捫脚杖痕。

周宣帝爲太子時有過武帝輒加捶撻及武帝崩捫杖痕大罵曰死晚矣宣帝嘗從容問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宣帝與孝伯謀殺齊王憲對曰陛下爲不孝臣爲不忠時遲運勸孝伯出外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何之。

景陽樓

樓高高插天表。玉樹一聲天下曉。宮中天子樂事新。一日可敵千萬春。齊軍三來周再至。不恃人心恃形勢。宮女烟花狎客箋。送君還上九重天。噫吁嘻。胭脂井冷何堪辱。此間樂復不思蜀。一曲吳歌酒千斛。

陳後主聞隋兵臨江曰玉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敗彼何爲者乎後主入隋警酖醉罕有醒時。隋文帝問飲酒幾何。對曰與子弟日飲一石。每預宴文帝恐致傷心。爲不奏吳音。

高涼洗

中原龍戰苦不息。兵戈變盡狼虎跡。帝以倫常付巾幗。江南王氣悲銷沉。銷沉忠義無一人。投袂乃屬夫。人城許家善心亦國士。陳亡不死隋亡死。死時應愧夫人耳。

陳亡嶺南數郡共奉高涼郡太夫人洗氏爲主號聖母保境拒守隋遣陳叔寶遣夫人書諭以國亡使之歸隋夫人集首領數千人盡日慟哭許善心聘於隋會陳亡病哭三日後以宇文氏篡弒不屈死

阿干歌附外域

莫聽阿干歌。阿干心獨苦。棘城西去白蘭山。茫茫隔今古。阿干爲弟言。馬傷君莫怒。弟言報阿干。連枝本

同父阿干歌。悲無窮。阿干有子遠思忠。登高山而望遠海。慨異國之朝宗。阿干歌。歌自悼。阿干有孫遠識。孝報讐不得留讐衣。縛草作讐兮射讐貌。阿干歌。歌以風。此歌安得流寰中。君不見。宋湘東與梁湘東。

河南王吐谷渾慕容廆之庶兄也。因二部馬鬪廆使讓之。吐谷渾遂度龍而西。居於白蘭。地方數千里。庚追思之爲作阿干之歌。河南王吐延。雄勇多猜忌。爲羌西姜聽所殺。子業延立。痛念父讐。常縛草泣射。白蘭王阿柴登西強山觀墊江源。見水東流。慨思朝宗。因遣使入貢於宋。

魚鼈橋

高句麗乃是河伯之甥。赤烏子。精誠貫日日倒戈。河伯乃遣魚鼈爲填河。魚耶鼈耶。今日濟我。犬耶豕耶。昔日飼我。

高麗王嘗得河伯女。閉於室內。女爲日所照。遂有孕。生一卵。大如五升。王棄於野。犬豕飼之。後破卵得一子。名曰朱蒙。高麗人謀殺朱蒙。朱蒙出走。遇一大水。無梁。後追騎甚急。朱蒙告水曰。我是日之子。河泊外孫。今追兵垂及。如何得濟。於是魚鼈爲之成橋。

鬼鼓喧

銀刀霍霍波鄰鄰。江魚見水不見人。與魚同居識魚性。刺魚要伺魚入定。魚一尾。直百錢。得魚買醉神祠邊。深秋鬼鼓何填填。

獠人能臥水底。持刀刺魚。百發百中。以口嚼食。以鼻飲。取人面皮籠之于竹。及燥。號曰鬼鼓。每有慶賞。卽用之。

雌雉卜

羽肅肅飛來手中伏。男王叩頭女王祝。欲得粟須剖腹。腹中粟如玉。今年穀大熟。九層樓中仙樂作。蘇毗千秋阿脩羅萬福。

女國在葱嶺南世以女爲王姓蘇毗。備祠阿脩羅神。歲初以人祭。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視之有米穀則給瓦礫則凶謂之鳥卜。土營居九層樓。

金羊牀

陽春有脚不得走。赤帝騎龍作歲首。蠻王笑擁金羊牀。琉璃珊瑚琥珀光。真珠瓔珞垂兩襜。七月七日華筵張。腰銀弓。手金戟。囊駝飛來能啖客。

波斯國王坐金羊牀視朝。國以六月爲歲首。有鳥如囊駝能高飛丈餘食草與肉亦能食人。其國嘗以七月七日宴會。

新羅人

新羅人。新羅人。新羅山多水復險。終古猶匿秦遺民。常是避秦竟深人。深入千年作都邑。武陵太守空驚傳。寧知處處皆桃源。桃源中共棲歇。他時飲馬長城窟。城邊猶認秦時月。

新羅國其先世本秦亡人避長城役來此。馬韓割其東界居之以秦人故名之曰秦韓。

雨爲歲

婆羅蠡鼓喧沙堤。綠魚千頭迎客飛。舟行海中不見海。云是鯨鯢腹中水。王開北戶迎北人。蔗酒旣設椰漿陳。椰漿陳。且高醉。春爲年。雨爲歲。

赤土國在南海中。冬夏常溫。多雨少霽。隋使常駿通之。既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又數日。至一處。水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其國重北戶。北面。每有南使至。則啓北戶迎之。以甘蔗作酒。亦以椰漿爲酒。

孔雀羣

孔雀孔雀。頭珠懸。尾翠壓。朝飛暮飛。與人狎。蠻中不識文禽尊。呼作家鷄與野鴨。毛毳毳。羽堪衣。尉犁山北不可棲。雀乎何不東南飛。

龜茲國土多孔雀。羣飛山谷間。人取而食之。孳乳如鷄。鷲其王家常養千餘隻。尉犁山在龜茲國南。

燉煌西

燉煌西。白骨撐。日月飛不進。鬼火欲與天爭青。朝行暮行不見影。鬼聲西來落空井。魍魎耶。魍魎耶。叢叢細草生枯骸。枯骸欲歌人欲哭。燉煌之西且裹足。

高昌國在燉煌西。自燉煌向其國多砂磧。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其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每聞歌哭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魍魎也。

日出處

子夷人不可悉。我家乃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日出。不識日所歸。茫茫渡海尋光輝。尋光輝。光欲竭。汝家乃在滄溟之西。見日沒。日出必有方。日入必有鄉。願隨東升日。東升朝日王。

倭國人自稱子夷。其王以天爲兄。日爲弟。嘗以夜半治事。至日出而息。日付諸弟。其誕妄如此。隋時遣使入貢。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入處天子。無恙。

跋南北史樂府後

屠紳譔

小年欲窺。堪逞志者墨兵。大雅相歡。乍移情兮樂部。擅三長而擗管。原四始以審音。聲與政通。辭緣情綺。論詩每稱爲史。咏史那得廢詩。振古如斯。當今無輩耳。洪君對巖。才不患多。書能求聞。以譚天之口。成擲地之聲。謂夫兩介山河。六朝金粉。天醉投壺之酒。感此茫茫。人迷夾岸之花。憐其擾擾。龍爭入好奇之局。鵲起高門靡之文。試將翠管填詞。難盡摸魚戀蜺。若命紅牙按曲。何妨換羽移宮。爰變新聲。獨彈古調。事或未經人道。言無不獲我心。晉啓化龍。陳亡擒虎。三百年王氣將終。甥承冒頓。舅代宇文。十六國人情可見。易淫哇而高如白雪。裁穢史則穆若清風。蓋筆有鹿盧。胸無芥蒂矣。若夫呼豨飲馬。陳陳已苦於相因。鹽州石壕。戛戛更難其獨造。何似取千秋金鑑。爲兩部鼓吹。登傀儡于場中。追魂而攝魄。寄陽秋于皮裏。恍目以劇心。縣門且不易千金。畫壁豈徒驚一絕。此日博聞強識。官可秘書。異時按部就班。郎宜協律。走也不知許事。欲喚奈何。樂認鈞天。編疑豔異。彼羌無故實。等閒當膽馥殘膏。苟別有會心。遮莫付銅喉鐵板。